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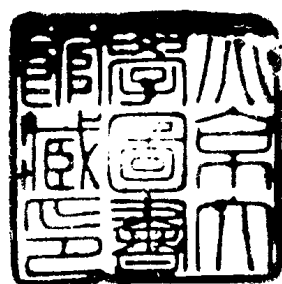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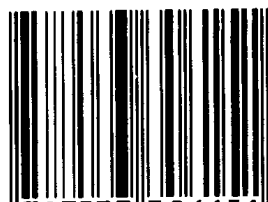
集部  
第一七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1339/04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 集部第一七冊目次

## 集部·別集類

### 朱子文集大全類編一百十七卷(二)

〔宋〕朱熹撰 〔清〕朱玉輯

蘇州大學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八年朱玉重刻本

.....

朱子文集大全類編一百十

七卷(二)

〔宋〕朱熹撰 〔清〕朱玉輯

蘇州大學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

館藏清雍正八年朱玉重刻本

文公初任同安學職諱諱以率屬生徒與勸講學為首務此

年二十四將至任始受學於延平先生四考滿罷歸築室武夷

夷山中從游者負笈恐後終不自信每一見延平先生必

留宿數月而退江端明嘗稱其師事延平久益不懈其向

學之篤如此請祠家居者越二十年屢召辭至再三年五十

起南康軍辭不允東萊南軒二先生亦勉一出為善始拜命

初不車即延訪民間利病五日一請學官為諸生講學盡置

不能屬邑秋旱失收措置疎荒奏減稅租開墾濬善政繫

繫所活丁口以百萬計再差提舉浙東亦如南康時而條陳

荒政用心尤苦按歷七郡官吏憚其風采有不留意荒政不

恤民病者按劾無少貸由是所部肅然民無流離之患繼以

劾奏台守唐何友按章六上反為所訴知道之難行退而奉

四冊引述

祠杜門不出海內尊信者益眾孝宗每欲得難進易退之士

而用之累具辭免光宗即位之初除江東轉運副使辭再被

除命改知漳州時文公年逾六十矣訓勸諸生變易風俗除

減無名稅賦七百萬無額總制錢四百萬繕奏行經界法旋

為居要路者沮不果行以嗣子卒巧詞歸卜居考亭又明年

除潭州湖南安撫寧宗立召赴行在奏事除待制入侍經筵

僅四十六日而去國嗚呼文公非不欲仕也茲邪蔽主羣小

附和正人君子既沮之必欲禍之若丞相趙公諱死於承鳴

其冤者貶竄亡赦文公能全身遠害焉休終老註釋經傳垂

訓萬世今讀其經筵政蹟鞠躬盡瘁匡襄經濟更無有出其

右者殆與天地同永日月爭光者也

文公曰而今救荒甚可笑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

氣以致豐稷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時理會更有何益末幾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幾個柴綾册子來某處已如何措置某處已如何經畫元無實惠及民或問先生向來救荒如何曰亦只是討得幾箇柴綾册子更有何策此文公當年全集未嘗於世不免有此一問也今之實心利民者當以文公之措置經書爲左券

文公劾唐仲友其黨造爲不根流言欲爲仲友飾愆而波及呂伯恭陳同甫謂二人與仲友不相能乘間飛謗以中仲友而文公信之故力爲擯劾夫文公光明正大公是公非百姓主之豈易受人之譖者且彈章六上諸供鑿鑿尚何所掩其罪而反爲謬妄之說排陷君子乎是亦不經之甚者也

四册引述

文公帥潭一日得趙丞相簡密報已立嘉王爲帝當首以經筵召公文公密而不言檢案於法所必誅者十八人取獄以決之明日登極赦書至此非文公嗜殺也恩濫則法弛法弛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昔孔子之誅少正亦曰罪在不赦則不免於君子之誅

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文公爲侍講文公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命點句來曰宮中嘗讀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謂人曰上可與爲善若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自謂有來日之功居中用事文公約彭子壽請對欲發其奸侂胄預謀逐公御批既出宰相臺諫給舍爭疏皆不從子壽出護使客回則文公已去矣噫文公當年去國之遠天也文公之福也繼而嚴爲學之禁其終奈之何哉

十六代裔孫子百拜謹誌

朱子文集大全類編第四册目錄

政蹟卷一

同安任四考

舉柯翰狀

請徐王二生克學賓中縣劄子

代同安學職事乞立蘇丞相祠堂狀

中巖昏禮狀

辭免召命狀 巳卯

辭免召命狀 癸未

回申催促供職狀 丁亥

乞嶽廟劄子 戊子

回申催促供職狀 戊子

第四册目錄

辭免召命狀 壬辰

辭免召命狀 二

辭免召命狀 三

辭免召命狀 四

辭免召命狀 五 癸巳三月

辭免改官官觀狀 一 五月

辭免改官官觀狀 二

辭免改官官觀狀 三

辭免改官官觀狀 四 甲午五月

申建寧府狀 一 五月

申建寧府狀 二

謝改官官觀奏狀 六月



中省狀

中建寧府狀

辭免秘書郎狀一丙申七月

辭免秘書郎狀二八月

辭免知南康軍狀戊戌八月

乞官觀劄子十月

乞官觀劄子己亥二月

與宰執劄子

政蹟卷二

南康任二考

知南康榜文

又牒教授榜

第四冊目錄

白鹿洞牒

示俗

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第一狀 文關

奏南康軍早傷狀

乞放免和稅及撥錢米充軍糧賑濟狀

再奏南康軍早傷狀

奏推廣御筆指揮二事狀

奏借兌上供官錢糶米并乞權行倚閣夏稅錢帛狀

乞撥賜檢校合納苗米充軍糧狀

奏勸諭到賑濟人戶狀

勸農民耘草糞田榜

曉諭兄弟爭財產事

勸諭趁時請地種麥榜

勸農文

日劫不合用劄子奏事狀

白劫不合致人戶逃移狀一

白劫不合致人戶逃移狀二

乞加封隘威公狀

乞官觀劄子庚子

勸諭築埭岸

勸農文

申諭耕桑榜

乞官觀狀三月

與政府劄子

第四冊目錄

乞官觀劄子

勸諭救荒

曉諭逃移民戶

減木炭錢曉諭

夏稅田冊

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第二狀

受納秋苗

減秋苗

曉示人戶送納秋苗

曉示科賣民戶趨引及抑勒丁酒

約束科差夫役

約束差公人及米鈔事

與曾左司事自劄子

申南康早傷乞放租稅及應副軍糧狀

申南康早傷乞倚閣夏稅狀

乞住招軍買軍器罷新寨狀

乞除豁經總制錢及月椿錢狀

申脩白鹿洞書院狀

乞支錢米脩築石隄劄子

乞催脩石隄劄子

論都昌創寨劄子

申免移軍治狀

論馬辛獄情劄子

論南康移治利害劄子

第四冊目錄

論阿梁獄情劄子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一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二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三

乞聽從民便送納錢絹劄子

乞禁保甲擅開集劄子

乞保明戒星子縣稅劄子

報經總制錢數目劄子

乞戒移用錢額劄子

乞行遣備米官吏劄子

乞申明閉籬拮揮劄子

乞撥兩年苗稅劄子

與執政劄子

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狀

乞頒降禮書狀

乞增脩禮書狀

放官私房廊白地錢約束

措置賑恤糶糶事件

措置兩縣到岸米舡事

招誘客販米斛免收力勝雜物稅曉諭

再勸脩築陂塘

措置客米到岸民戶收理不盡曉諭

曉示鄉民物貨減饒市稅

約束不許偷竊禾穀

第四冊目錄

約束諸縣泛催官物各給憑由

免流移民舡力勝

禁旅店不許通傳單獨

取會管下都分富家及鬻食之家

施行早傷委官驗視

施行早傷任催官物一月

諭上戶承認賑糶米數目

約束舖兵

檢坐乾道拮揮檢視早傷

施行下諸縣躬親備詰川段和祝

禁戕人從不許乞覓

放免官私房廊白地

論人戶種蕎麥大小麥

政蹟卷三

南康任

施行人戶訴狀乞覓

施行專攔牙人不許妄收力勝等錢

禁豪戶不許盡行收糶

晉下縣相視約束及開三項田段

乞行下江西從便客旅與販米穀

約束米牙不得攬攬米入市等事

約束質庫不許關閉等事

施行張廷諫訴旱傷事

施行邵良陳訴踏旱利害

第四冊目錄

委官置場循環收糶米例

約束遊手不許脅持良民

援例乞撥錢米

再諭人戶種二麥

行下三縣抄割賑糶人戶

行下三縣置場

約束許下戶就上戶借貸

再諭上戶恤下戶借貸

幸住米船隱瞞情弊

行下場所草住米船隱瞞

中提舉司將常平米出糶

行下置場不許留帶客糶

行下兩縣委官捉人戶糶米減灶

申諸司乞行下江西不許過糶

申倉部及運司檢放三縣苗米數

糶場印式

號式用青絹印

夾載糶場交錢量米處

總簿式

牌面印紙式

牌背題字式

賑糶曆頭樣

措置賑糶場合行事件

糶支外令施行下項

第四冊目錄

施行置場賑糶濟所約束事

委官往各場究見元認米數椿官實數

再措置場所賑濟孤老人等約束

取會諸縣知縣下鄉勸諭佈種如何施行事

再行下三縣勸諭到上戶賑糶不許抵拒事

行下米場人戶不到者於總簿用印

行下米場具糶過米式

施行場所未盡抄割戶

措置行下各場關防上戶用濕惡糙米

續置厝下場五日一次開具糶過米

行下普作賑濟兩日

再諭上戶借貸米穀事

再委官體訪場所合千人減剋等事

申監司為賑糶場利害事件

申提舉司借米付人戶築陂堰

施行闕食未盡抄割人等事

審實糶濟約束

施行權免和糶令客米從便往來

免糶客米三分

旅行許令人戶借貸官司米數兒種子佈種

不係賑濟人一例賑濟

行下各縣抄割戶口并立支米穀正數

都昌縣搬張劉二家米等事

諸縣得米人戶依時佈種等事

第四冊目錄

行下各場普濟半月外照約束接續

委官覈實四戶賑濟米數縣官保明事

移文江西通放客米及本軍糶米船事

節次差公吏收糶并撥錢下賑糶場

勸農文

招舉人入白鹿洞咨目

請洞學堂長帖

洞學榜

奏乞推賞賑濟上戶

繳納南康任滿合奏稟事件狀

辭免直秘閣狀一

辭免直秘閣狀二

辭免直秘閣狀三

政蹟卷四

浙東任一考

除浙東提舉乞奏事狀

社倉事目勅令并跋語冊

約束侵佔田業榜

再放苗米分數榜

約束檢旱

浙東容次榜

與宰執劄子

乞禁止遏糶狀

乞賑糶賑濟合行五事狀

第四冊目錄

申審住催官物指揮狀

阿馬奏案內小貼子

奏紹興府都監賈祐之不抄割飢民狀

乞借撥官倉給降度牒及推賞賑助人狀

奏救荒事宜狀

乞將衢州義倉米糶濟狀

抹荒事宜畫一狀

論督責稅賦狀

論減否所部守臣狀

乞給借種狀

奏紹興府指使密克勤諭益官米狀

奏延慶台奏聞陳乞事件狀



奏上戶先照續不伏賑糶狀

奏巡歷發備救荒事件狀

發蝗蟲赴尚書省狀

奏蝗蟲傷稼狀

御筆回奏狀

乞脩德政以弭天變狀

再奏衢州官吏擅借支常平義倉米狀

奏衢州守臣李嶧不留意荒政狀

奏請畫一事件狀

奏張大聲孫孜檢放旱傷不實狀

乞賜鑄削狀

乞給降官會仍將山陰等縣夏稅秋苗丁錢住催狀

第四冊目錄

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和買役錢展限起催狀

乞住催被災州縣積年舊欠狀

乞推賞獻助人狀

奏衢州官吏擅支常平義倉米狀

約束不得搖擾保正等榜

減半賞格榜

政蹟卷五

浙東任

勸立社會榜

奏救荒畫一事件狀

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措置賑濟狀

乞支降錢物狀

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狀

中再有措置災傷事件狀

論差役利害狀

乞許令佐自陳獻廟狀

乞將台該鑄開夏稅人戶前期輸納理折今年新稅狀

奏巡歷沿路災傷事理狀

奏知海寧縣王碎綱不職狀

奏救荒事宜畫一狀

奏明州乞給降官會及本司乞再給官會度牒狀

奏台州免納丁絹狀

再乞給降錢物及減放住催水利等狀

乞降旨令婺州撥還所借常平米狀

第四冊目錄

奏巡歷至台州奉行事事件狀

奏均減紹興府和買狀 同本府

奏鹽酒課及差役利害狀

奏義役利害狀

除秦檜祠移文

政蹟卷六

浙東任

按知台州唐仲友第一狀

按唐仲友第二狀

中尚書省狀

按唐仲友第三狀

按唐仲友第四狀

按唐仲友第五狀

乞罷黜狀

又乞罷黜狀

申尚書省劄子

按唐仲友第六狀

辭免進職奏狀一 王寅

辭免江西提刑奏狀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一

申省狀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二

申省狀

辭免進職奏狀二

第四冊目錄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三

申省狀

官觀卷七

乞官觀劄子

申建寧府改正封勘俸給狀

辭免江西提刑狀一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一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二 四月一日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三

乞官觀劄子

辭免江西提刑狀二

與宰執劄子

辭免江西提刑狀三

與宰執劄子

辭免磨勘轉官狀

與宰執劄子

辭免直寶文閣狀

與宰執劄子

辭免召命狀

與宰執劄子

辭免召命奏狀

申省狀

與宰執劄子

申登聞檢院狀

第四冊目錄

辭免崇政殿說書奏狀

申省狀

與宰執劄子

辭免秘閣脩撰狀一

與宰執劄子

辭免秘閣脩撰狀二

與宰執劄子

辭免江東運使狀一

與宰執劄子

辭免江東運使狀二

與宰執劄子

辭免知漳州狀

與宰執劄子

辭免知漳州劄子

政蹟卷八

漳州任一考

州縣官牒

漳州曉諭詞訟榜

曉諭居喪持服遵禮律事

勸女道還俗榜

勸示古靈先生勸諭文

勸諭榜

乞鑄減漳州上供經總制額等錢狀

條奏經界狀

第四冊目錄

十四

又奏乞戒約州縣妄科經總制錢及除豁虛額錢數狀

經界申請司狀

再申請司狀

回申請運司乞候冬季打量狀

曉示經界差甲頭榜

自効地震及患腳氣不能祇赴錫宴乞賜罷黜奏狀

乞官觀劄子

漳州延郡士入學牒

勸農文

龍巖縣勸諭榜

乞褒錄高登狀

按苗反狀

辭免知漳州劄子

辭免秘閣脩撰狀一

與宰執劄子

辭免秘閣脩撰狀二

與宰執劄子

辭免湖南運使狀一

與宰執劄子

辭免湖南運使狀二

與宰執劄子

辭免湖南運使狀三

與宰執劄子

辭免知靜江府狀一

與宰執劄子

辭免知靜江府狀二

與宰執劄子

辭免知潭州狀一

與宰執劄子

辭免知潭州狀二

與宰執劄子

政蹟卷九

湖南任一考

潭州委教授措置嶽麓書院牒

約束榜

看定文案中狀式

第四冊目錄

十五

乞撥飛虎軍隸湖南安撫司劄子

劾將官陸景任狀

同監司薦潘裔韓遷蔡威方銓狀

舉潘友恭自代狀

釋莫申禮部檢狀

乞潭州譙王等廟額狀

乞放歸田里狀

經筵卷十

煥章閣待制侍講

辭免召命狀

與宰執劄子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一

第四冊目錄

六

與宰執劄子

辭免煥章待制侍講奏狀二

與宰執劄子

辭免煥章待制侍講乞且帶元官職詣闕奏狀三

申省狀

又申省狀

辭免待制侍講面奏劄子

辭免待制改作說書狀

與宰執劄子

謝御筆以次對係銜供職奏狀

山陵議狀

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劄子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一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二

乞差官看詳封事劄子

乞令看詳封事官面奏劄子

乞瑞慶節不受賀劄子

經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

論災異劄子

經筵講義

乞進德劄子

乞討論喪服劄子

乞脩三禮劄子

祧廟議狀并圖

第四冊目錄

七

面奏祧廟劄子并圖

議祧廟劄子

進擬詔意

祧廟申省狀

再申省狀

史館擬上政府劄子

謝御筆與宮觀奏狀

乞放謝辭狀

辭免寶文閣待制與部狀

辭免兩次除授待制職名及知工

申省狀

與宰執劄子



乞追還廢章閣待制奏狀二

申省狀

吳宰執劄子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三

申省狀

與宰執劄子

申省狀

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乞追還待制職名及守本官致仕奏狀四

申省狀

與宰執劄子

乞追還待制職名并自劾不合議永阜贛陵事奏狀

第四冊目錄

六

五

申省狀

與宰執劄子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六

乞改正已受過從官恩數狀

與宰執劄子

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與宰執劄子

乞致仕狀

與宰執劄子

與宰執劄子

與宰執劄子

表疏卷十一

謝表

南康軍到任謝表

浙東提舉到任謝表

謝依所乞仍舊直寶文閣及賜詔書獎諭表

潭州到任謝表

除秘閣脩撰謝表

潭州到任謝表

謝除待制侍講脩撰實錄表

辭免待制仍舊充秘閣脩撰提舉南京鴻慶宮謝表

落職罷官祠謝表

落秘閣脩撰依前官謝表

第四冊目錄

九

致仕謝表

賀表

天申節賀表

會慶節賀表

疏文

天申節功德疏

會慶節功德疏

祈雨疏

母喪潭送水文

母喪潭送水文

朱文公政績卷一

同安任 高宗編興二十三年 文公二十四年 同安任 二十六年 丙子七月 秩滿屢召不起家

舉柯翰狀

照對縣學見缺道學一員竊見進士柯翰守道恬

專以講究經旨為務行年五十壘壘不倦置之學校必能率勵

生徒與於義理之學少變奔競薄惡之風欲乞備申使府差補

請徐王二生充學賓申縣劄子

製勸縣學教集生徒漸成次第但職事員數既少又皆頗有分

職以此不得專意教導竊見本縣進士徐應中留意講學議論

純正進士王賓天資朴茂履履堅懇求之輩流未見其比乞從

縣司行下本學具禮差人敦請赴學特給厨饌待以賓客之禮

不惟使生徒觀其言行得以矜式亦庶幾士民向風有所興勸

政績卷一

代同安縣學職事乞立蘇丞相祠堂狀

右某等伏觀故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贈司空趙郡蘇

公道德博聞號稱賢相立朝一節終始不虧自其高曾世居此

縣比因遊宦始寓丹陽今忠義榮陽二坊故宅基地宛然尚在

而後生晚學不復講問前賢風節學問源流是致士風日就彫

弊某等今欲乞收榮義坊為丞相坊仍於縣學空閑地架造祠

堂一所不惟增修故事承前烈之風聲庶以激厲將來俾後生

之味飭謹具狀申王簿學士伏乞備申縣衙照會施行

申嚴昏禮狀

竊惟禮律之文昏姻為重所以別男女經夫婦正風俗而防禍

亂之原也訪聞本縣自舊相承無昏姻之禮里巷之民貧不能

聘或至承誘謂之引為妻習以成風其流及於士子富室

亦或為之無復忌憚其弊非特乖謬且與清亂國章而已至於

姪婦相形稔成禍孽則或以此殺身而不悔習俗昏愚深可悲

懶欲乞檢坐見行條法曉諭禁止仍乞備申使州檢會政和五

禮士庶婚娶儀式行下以憑遵守約束施行

辭免召命狀 已卯

右熹九月二十六日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

旨召赴行在者伏念熹性資鈍學術迂疎絕無所長可以自

見為親于祿得備祠官斗升是營敢有他望今者伏遇公朝薦

延多士濫塵收召之目雖知非稱豈敢有辭獨念素有心氣之

疾近數發動應對思慮未復故常若使貪冒恩榮聞命奔走竊

恐臨事顛錯自取罪戾無以上副招徠之意欲乞且依徐度呂

廣問韓元吉例今熹候嶽廟滿日前行在庶幾得遂恬養猶

政績卷一

或可以勉悉愚慮備使令於異日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

省伏望特賜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召命狀 癸未

右熹四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云 熹已於當日望闕祇受

詔伏念熹性資朴鄙學術空疎內自省循無以仰副朝廷招徠

之選若不瀝情控告所免誤恩即恐冒昧之嫌難逃物論伏望

某官某官特賜敷奏追寢元降指揮俾熹得以少安愚分謹具

狀申尚書省謹狀

回申催促供職狀 丁亥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勸會樞密院編修官施元之因磨勘改官

別行江授令熹疾速前來供職仍具已起發月日中尚書省錄

熹近感淫氣見患足疾未任起發前去供職謹具狀申尚書省

伏乞照會謹狀

乞嶽廟劄子 戊子

熹昨監潭州南嶽廟未滿準勅差充樞密院編脩官近準尚書省劄子令熹疾速前來供職竊緣熹近感溼氣見苦足疾未任就道而家貧親老急於祿養久欲復備祠官顧未敢請今既迫以官期深恐稽延自取罪戾欲望鈞慈特與陶鑄嶽廟差遣一次干冒威嚴恐懼之至

回申催促供職狀 戊子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令熹疾速發來供職者照對熹昨於五月內兩次準尚書省劄子催促前來供職已具因依回申乞監嶽廟一次未蒙施行今來又准前件指揮緣熹委是家貧親老迎侍不前不敢依應指揮前去供職欲望檢會前狀早賜陶鑄

政蹟卷一

嶽廟差遣伏乞照會施行

辭免召命狀一 壬辰

右熹正月十七日準建寧府遞到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令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續準本府再送到元寄納軍資庫尚書省劄子二道內一道備坐乾道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召熹赴行在指揮熹已於二月十日就本家望闕謝恩訖伏念熹才不逮人學無所就累蒙召擢訖無補報近者喪制未終復叨收召之命甫及除禫朝旨又趣其行熹雖至愚仰戴恩過豈不感激奮勵庶以圖報萬分實以凡庸自知甚容項希微祿徒以為親今則禍罰之餘荒益益益誠不忍虛冒榮寵以增不治之悲加以憂患侵凌心志痼弱近於帶裏後發癰腫雖幸被廣 恩惠多正使義無可辭

筋力亦難勉強惟是跡涉違慢心不自安敢罄微誠仰干洪造伏望參政僕射平章樞密公洞鑒惻愍曲賜矜憐都俞之間特賜敷奏早與寢罷元降指揮庶使微賤小官獲安愚分免以稽留威命抵冒刑誅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召命狀二

右熹五月三日準建寧府遞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林杗朱熹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祇受訖伏念熹昨蒙聖恩收召續被朝旨趣行自知愚陋初乏寸長無以仰稱公朝薦延之意復念往者為親妄意干祿然猶自審無能不敢過希榮進矧今孤露僅及免喪遽於此時起趨名宦情既不忍義亦難安加以禍罰餘生氣今凋瘵疾病攻撓勉強不前即已具狀懇辭乞賜敷奏寢罷去

政蹟卷一

訖竊慮其狀在路迂回未徹朝聽是致今來再有前件聖旨指揮恩厚命嚴踟躕無措然匹夫之志前已具陳勢迫情哀必蒙鑒察更望參政丞相丞相特與檢會早賜開陳收回元降指揮以安愚賤之分則熹不勝幸甚

辭免召命狀三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檢會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林杗朱熹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劄付熹令疾速起發者伏念熹微賤無堪頻煩趨召拜恩踧踖震懼皇實以祿弗違親不恐從宜加以疾病牽勉莫前已於二月五日內兩次具狀陳乞敷奏寢罷去訖雖人微趨下詞義鄙拙不足以仰動朝聽然被濫肝膽事皆有據不敢一言之妄以取要君罔上之誅伏望參政丞相丞相史賜檢會少留聽覽特與改奏 恩惠通行則熹不

勝其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召命狀四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據熹伏乞敷奏寢罷起召指揮劄付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前來者伏念熹自蒙收召前後三狀陳述事理已極詳明既未蒙敷奏施行今亦未敢別有所請倘以近遭叔母之喪別無得力子弟喪葬之役須當躬親營奉度至來春方得了辦欲望朝廷矜憐特賜寬假許熹候叔母葬事了日別聽指揮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辭免召命狀五

右熹準三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令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仍具已起發月日申尚書省者伏念熹昨蒙聖恩

政蹟卷一

五

熹雖不堪奔走已嘗節次具狀瀝懇乞賜敷奏罷免去訖不謂愚誠未能上達致煩朝旨再三催促愈益嚴峻熹自揣微賤不勝恐懼遂不敢再有陳述只乞候叔母葬事畢日別聽指揮今蒙又準上項朝旨再念熹貧家獨力卜地營葬已及半年未有次第若遽舍之而出竊恐愈見狼狽重以多難早衰舊疾間作近因久雨感溼傷冷復苦脚弱步履艱難雖不候履而疾趨其勢亦有不可得而勉勵者竊恐久稽朝命負罪益深夙夜憂危不遑勝慮謹復具狀申尚書省欲望參政丞相俯賜敷奏收回元降指揮以安愚分且便私計實為厚幸或恐不欲以一介犬馬之私輕改朝廷已行之命即乞別賜陶鑄差熹監獄廟一次便得杜門養病萬一異時稍復僊健尚或可借使令之末熹勝幸甚

右熹準寧府到五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一道五月二十八日奉聖旨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與改合入官主管

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熹至愚不肖昨蒙聖恩收召至于再三屬以憂患之餘疾病衰廢不能扶曳一造闕庭通慢之誅方竊俯伏以俛不謂天地父母之思至隆極厚既赦其罪不即誅滅而又過於臨照誤有褒嘉一字之榮踰於華袞至於特改京官即昇祠祿又皆朝廷平日所以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愚賤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熹雖至愚豈不知感激聖恩誓死圖報何敢復辭受取舍於其間實以多病無能求退得進揆之私義既有未安而賞不當功名不孚竊慮以此或致上累聖朝綜核之政則熹之罪又將有不可勝誅者此熹之所以怔營前却千慮百思而終不得以不辭者也所有前件省劄不敢祇受謹已寄納建寧府軍資庫訖敢復瀝懇披陳仰干洪造欲望參政丞相特賜敷奏收還元降指揮或許仍理舊資即乞別與撤廟差遣以安愚分實為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政蹟卷一

六

辭免改官官觀狀二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私義未安未敢祇受已具狀申尚書省及將所準省劄申建寧府寄納軍資庫訖今來又準告命一軸仰戴異恩俯伏震懼然熹思懇已具前狀不敢再有陳述除已將上件告命并送建寧府寄納訖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檢會前狀敷奏施行

狀





不復... 再蒙檢... 則憂患之餘... 傷疾病交攻不復堪從... 夫艱苦半生首末如此... 愚之分敢不自安今乃誤蒙... 改京秩界以祠祿寵數... 優內省庸虛實為非據... 蓋語其勞最則入任以來... 二十七年開居之日十居七八語其志節... 則隨羣逐隊應寬官前後求... 開皆緣急祿語其... 行則躬行不力未能寡過... 俯仰愧忤內訟方深此皆非有高世之心... 絕俗之行豈真能驕富貴而... 輕爵祿者而使之... 竊安貧守道之名... 冒養老優賢之禮以... 薰恩昧尚有以自矜不稱... 况公論有在人謂斯何若... 復貪戀恩榮不知引避... 強顏忍耻視面受之此必傳... 笑四方貽譏後世在... 嘉雖不足道實懼玷辱聖朝... 此區區所以冒犯鈇鉞而... 不得不盡其辭者也所有... 告劄印紙... 嘉既不敢祇受... 謹已印時當面納還... 崇安縣丞王

政蹟卷一

九

文林仍具公文回報請為申送使... 依舊送庫寄納外今謹具... 述愚懇欲乞鈞慈... 矜念特與備申朝廷乞賜... 敷奏收回元降告劄印紙... 庶使小臣不致久違... 朝命免獲罪戾或蒙... 還以丁憂已前初品舊階... 改差嶽廟一次俾安... 愚分以盡餘年尤為... 厚幸嘉不勝所懇... 激切之至謹具狀由... 建寧府使衙伏乞照會... 備中施行謹狀

中建寧府狀二

右嘉華使府... 差建陽縣主簿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 并嘉元寄納告命一道... 省劄二道印紙一軸... 令嘉祇受者竊緣嘉昨來... 辭免實以私義未安不敢... 冒受朝廷褒寵之恩... 所以控竭愚誠仰干朝聽... 亦蒙使府備申去訖... 今來雖有上件回降... 指揮嘉所陳未奉... 命允義難苟止須至... 再有陳述今有狀一封... 申尚書

省欲乞使府發遞前去所有告命一道... 省劄三道印軸一軸... 其建陽主簿不肯交領... 前回今專遣家人賈... 詣使府乞依舊寄納... 軍資庫謹具狀申... 建寧府使衙謹狀

謝改官官親奏狀六月

右臣嘉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 以臣安貧守道... 廉退可嘉... 特改左宣教郎... 主管台州崇道觀... 續準降到告命一道... 授臣前件官臣聞命... 震驚同知所措... 前後三次具狀... 申尚書省乞與... 敷奏寢罷尋準... 尚書省劄子檢會... 近降不許庶官... 辭免指揮奉聖旨... 訓與臣照會者... 仰體德意不敢... 固辭已於六月... 二十三日望闕... 謝恩祇受... 訖伏念臣一介... 微賤無所能似... 昨蒙聖恩收召... 實以憂患... 侵凌血氣... 凋瘵不獲與... 曳殘疾顛越... 道塗以盡... 臣子之恭方竊屏伏... 以俟... 詠夷乃蒙... 聖慈誤形... 褒寵改官... 賦祿絕無... 近比及其皇... 恐辭避... 觸科禁則又... 申命丁寧... 不以印罪... 恭惟褒勸之意... 寬赦之恩... 皆非臣愚... 所能稱... 寒願不敢再有... 辭遜以瀆... 天威祇命... 感恩心口相... 誓惟當躬... 佩訓詞益... 堅持守以求... 無負天地父母... 至隆極厚之... 恩舍此而言... 則雖湛身... 碎首九隕而... 不辭亦不足以... 論報矣... 臣無任... 瞻天望聖... 受恩感激... 之至謹具... 狀奏聞謹奏

政蹟卷一

十

右嘉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 以嘉安貧守道... 廉退可嘉... 特改左宣教郎... 主管台州崇道觀... 續準降到告命一道... 授嘉前件官... 嘉聞命震驚... 同知所措前後... 三次具狀申... 尚書省乞賜... 敷奏寢罷尋... 準尚書省劄子... 檢會近降不... 許庶官辭免... 指揮奉聖旨... 訓與嘉照會... 者仰體德意... 不敢固辭已... 於六月二十... 三日望闕謝... 恩祇受訖伏... 念嘉一介微... 賤無所能似... 昨蒙聖恩收... 召實以憂患... 侵凌血氣凋... 瘵不獲與曳... 殘疾顛越道... 塗以盡臣子... 之恭方竊屏... 伏以俟詠夷... 乃蒙聖慈誤... 形褒寵改官... 賦祿絕無近... 比及其皇恐... 辭避觸科禁... 則又申命丁... 寧不以印罪... 恭惟褒勸之... 意寬赦之恩... 皆非嘉愚所... 能稱寒願不... 敢再有辭遜... 以瀆天威祇... 命感恩心口... 相誓惟當躬... 佩訓詞益堅... 持守以求無... 負天地父母... 至隆極厚之... 恩舍此而言... 則雖湛身碎... 首九隕而不... 辭亦不足以... 論報矣臣無... 任瞻天望聖... 受恩感激之... 至謹具狀奏... 聞謹奏

中省狀

右嘉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 以嘉安貧守道... 廉退可嘉... 特改左宣教郎... 主管台州崇道觀... 續準降到告命一道... 授嘉前件官... 嘉聞命震驚... 同知所措前後... 三次具狀申... 尚書省乞賜... 敷奏寢罷尋... 準尚書省劄子... 檢會近降不... 許庶官辭免... 指揮奉聖旨... 訓與嘉照會... 者仰體德意... 不敢固辭已... 於六月二十... 三日望闕謝... 恩祇受訖伏... 念嘉一介微... 賤無所能似... 昨蒙聖恩收... 召實以憂患... 侵凌血氣凋... 瘵不獲與曳... 殘疾顛越道... 塗以盡臣子... 之恭方竊屏... 伏以俟詠夷... 乃蒙聖慈誤... 形褒寵改官... 賦祿絕無近... 比及其皇恐... 辭避觸科禁... 則又申命丁... 寧不以印罪... 恭惟褒勸之... 意寬赦之恩... 皆非嘉愚所... 能稱寒願不... 敢再有辭遜... 以瀆天威祇... 命感恩心口... 相誓惟當躬... 佩訓詞益堅... 持守以求無... 負天地父母... 至隆極厚之... 恩舍此而言... 則雖湛身碎... 首九隕而不... 辭亦不足以... 論報矣臣無... 任瞻天望聖... 受恩感激之... 至謹具狀奏... 聞謹奏

具狀申省伏乞 狀

中書省府狀

右嘉慶者祇受命係出特恩今有奏狀稱謝合於使府附遞  
申發竊慮小臣微賤限於條制無由得微見施之聽謹具狀申  
建寧府使衙欲乞照會繳奏施行

辭免秘書郎狀一丙申

右嘉準六月二十一日尚書省劄子并告命一道授嘉準秘書郎  
者嘉準命震驚同知所措病以聖主寤寐俊傑圖起事功片善  
寸長靡不收用巖穴幽隱亦弗棄遺遂使俊庸有此遭遇恩德  
隆重林戴難勝豈敢飾詞避避以孤獎拔之意然嘉準惟國家  
開建圖書之府所以儲蓄秀異之才選試有程未始輕授即以  
奉守為職雖異典校之官然自昔相承或用以處老成者德之

政蹟卷一

上

士如嘉凡陋豈所克堪今若貪冒寵榮不自量度此必坐取嘲  
笑以累聖主知人之明又况頃年屢以多病不才懇辭召命已  
蒙聖慈洞照肺腑蓋既憐其愛君憂國粗有猷畝夙夜之誠而  
又知其衰朽無庸重閱勞以官職之事故凡所以假借褒嘉惠  
養全活之意雖非愚賤之所當得然天地父母委尚生成之恩  
則有不可以終辭者此嘉所以懇辭踰年而卒拜明命且復具  
以此意附奏陳謝其所以感恩自誓之誠蓋有激然而不可欺  
者今乃欲因聖主前日所以假借惠養之資而遂竄緣以冒進  
權無涯之寵則是古人所謂登龍斷而左右望以固市利者不  
惟士夫清議有所不貸而嘉之不肖亦竊羞之是以恐懼同皇  
不敢祇受伏惟鈞慈察特為敷奏早賜寢罷元降指揮使嘉  
準分稍安不勝幸甚嘉準已將省劄告命申建寧府送軍資

奇請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謹狀

辭免秘書郎狀二八月

右嘉準八月三日尚書省劄子以嘉準免新授秘書省秘書郎  
恩命八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不許辭免者伏念嘉準草茅賤士  
章句腐儒昨被詔除自知不稱輒形控避方俟譴訶豈意天慈  
曲垂恩旨聞命震恐即合奉承敢以固辭重動淵聽伏况遇者  
聖德日新容受讜言旌賞狂直雖在亡沒亦不棄捐海內聞風  
感動興起以至更相勸勵咸願竭忠如嘉之愚雖不及此亦豈  
不願依附木光效其人寸何忍自棄明時老死巖谷泯泯沒沒  
徒與草木俱腐實以空疎頑鄙本非臺閣之姿不敢輒塵華貴  
進官頒祿已冒閑退之寵難以復造朝班所以千慮百思徊徨  
瞻顧雖感恩昔日不勝欬畝之誠而仰愧俯忤卒不得不盡其

政蹟卷一

上

詞也是敢重瀝肺肝再嬰斧鑕必冀上回冲鑿下遂夙心伏望  
參政特為開陳早賜寢罷或仍舊與宮廟差遣一次則嘉不勝  
大幸其降到省劄內有聖旨指揮不敢拜受已寄納建寧府軍  
資庫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知南康軍狀八月

戌戌

今月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南康軍張杆闕又  
準尚書省牒奉勅宜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仍借  
緋者聞命震驚若無所措伏念嘉準之姿不堪從宦病臥林  
野日益支離昨蒙聖慈矜憐特與改官仍界詞條以遂閑退之  
願於嘉準分已為過優今者忽有前件恩命山意望之外足  
見天地之仁不遺一物寸長尺短皆欲使其  
不自  
八千里



乞聞鑄官廟差遣然以久病命終已伏病  
前來信州管下聽候處分今日未敢進止而嘉疾病日益  
浸加精神昏耗氣力綿微若復勉強以之官必取頽路也  
嗟笑在嘉賤微不足深恤痛恐或非聖朝所以眷憐收用之本  
意也今不獲已復具公狀冒昧有請伏惟丞相幸垂察而加憐  
焉特賜開陳從其所欲伸之早得歸伏田里休息疲瘁訪問醫  
藥以終餘年則嘉之感恩戴德銘鏤肺腑何有窮已敢忘進越  
輒具劄子申聞伏乞鈞察

政蹟卷一

五

文公 續卷二

南來任 孝宗淳熙六年己亥文公五十歲三月晦至任八年  
三月晦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次歸向二月去  
歸家歸 一切除南康府任南康事之古將歸南康講道  
寫上不敢其進去遂有是命 另送親與南康府茶鹽  
知南康榜文

當職久以疾病退伏里閭比蒙誤恩假守茲土懇辭不獲扶曳  
而來到任之初伏自惟念聖天子所以搜揚幽隱付畀民社之  
意固將使之宣明教化寬恤民力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  
已顧雖不能其敢不勉今有合行詢訪勸諭事件下項

一本軍土瘠民稀役煩稅重前後長吏非不欲多方措置寬  
恤民力實緣上供官物既已浩瀚軍用所資亦復不少只  
得逐急了辦目前更無餘力可以議此是致民力日困無  
復安土樂生之心深可哀憐安忍坐視今恐管下士人父

政蹟卷二

老僧道軍民諸色等人有能知得利病根原次第合作如  
何措置可以寬郵並請于細開具著實事狀不拘早晚赴  
軍披陳切待面加詢問審實相度多方措置庶幾戶口歲  
增家給人足有以仰副聖天子愛養元元之意

一本軍民俗號稱淳厚廷少評訟獄少係囚及按圖經前代  
有太中大夫司馬馮司徒從事中郎司馬延義登春縣令  
熊仁瞻皆以孝行顯名及至國初又有義門洪氏亦以累

世義居婆婦陳氏守節不嫁遂蒙太宗皇帝賜以宸翰寵  
以官資旌表門閭獨除徭役此足見其風俗之美非他郡  
之所及又况大性人心不易之理在昔既有今豈無之患  
在師帥不良不加敦勸是致頹靡日陷偷薄今請管下士  
民鄉鄰父老歲時集會並加教戒問或因事反復丁寧使

發生子弟咸知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

尊其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庶幾

風俗之美不愧古人有以仰副聖天子敦厚風俗之意

一本軍背負羗廬前掘彭蠡地勢雄秀甲於東南禹跡所經

太史所遊有聖賢之遺風下逮東晉陶氏則長沙靖節祖

孫相望爰及聖朝劉氏則屯田祕丞父子相繼皆有德業

著在丹青宜其風聲氣俗猶有存者後來之秀接踵比肩

而比年以來士風衰弊而學校養士不過三十人大比應

書人數亦少雖講道修身之士或未必肯遊學校入場屋

然詢於物論以求物外之英萃則亦未聞卓然有可稱良

由長民之吏未嘗加意使里閭後生無所從學以至於此

今請鄉黨父兄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來入學

陪屬待補聽講供課本軍亦一面多方措置增置學糧當

職公務之餘亦當時時詣學與學官同共講說經旨多方

誘掖庶幾長材秀民為時而出有以仰副聖天子長育人

材之意

右曰榜星子都昌建昌縣并市曹曉諭管下士民父老等請詳

前項事理逐一遵仰副聖朝愛民教化之美意并牒三縣照

會及別給印榜每縣各一百道委巡尉分下鄉村張掛不得隱

匿并牒軍學教授請從長相度合如何增添贍學錢糧備立課

款規矩間具回報切待措置施行

又牒頭南東勝文和政寬通民力為助

一密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興建義旗康復帝室勤勞忠履

其

本軍都昌縣界及有初貌

禮皆有感應未委上件事迹是與不是請實

一晉太傅廬陵謝文靖公始自隱淪已推特望及登宰輔優

有武功今按圖經公始封建昌即本軍之建昌縣未審本

縣曾與不曾建立祠宇

一晉靖節徵士陶公先生隱遯高風可激食儒忠義大節足

厚委倫今按圖經先生始自柴桑徙居栗里其地在本軍

近治三十里內未委本處曾與不曾建立祠宇

一按圖經建昌縣有陳太中六夫司馬嵩司徒從事中郎司

馬延義皆以孝行見於陳書有墓在本縣界又有唐宜春

縣令熊仁瞻亦以孝行旌表門閭未委其墓及唐朝所表

門閭有無損壞

一按圖經白鹿洞學館雖起南唐至國初時猶存舊額後乃

廢壞未委本處目今有無屋宇

一按圖經建昌縣義門洪氏本以累世義居婺婦守節嘗蒙

太宗皇帝賜以宸翰龍以官資旌表門閭顯除徭役未委

其家目今有無子孫依舊義居所藏御書見作如何崇奉

所表門閭曾與不曾修葺

一廉溪先生虞部周公心傳道統為世先覺歷寧中曾知本

軍未委軍學曾與不曾建立祠貌

一西澗先生屯田劉公避世清朝高蹈物表其子祕丞公亦

以博聞勤節見知於故司馬文正公與修資治通鑑而所

著十國紀年通鑑外紀又自別行於世故黃門蘇文定公

嘗以冰清玉剛比其父子而鄉人因以冰玉名其所居之

堂今被園經西潤舊有劉居士菴及訪聞城西能仁寺側  
有劉公墓及太史范公所撰祀丞墓碣獨冰玉堂無所登  
載未審其墓足與不是的實菴堂墓碣曾與不會損壞  
一訪聞故贈諫議大夫陳忠肅公會居本軍未委日前有何  
遺跡

遺跡

一編恐本軍更有前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圖經文字有失  
該載及日今見有似此之人或山林之間科舉之外別有  
懷材抱藝守道晦迹之士亦合廣行詢訪有無遺逸

右牒教授楊迪功司戶毛迪功請詳逐項事理廣行詢究取見  
詣寓派一子細條具回中以憑稽考別行措置仍榜客位遍呈  
寄居過往賢士大夫恐有知得本軍上件事迹詳細切幸特賜  
關諭及榜示市曹仰居民知委如有知得上件事迹詳細之人

政蹟卷二

係子細具狀不拘早晚赴軍衙申說切待併行審實措置施行  
淳熙六年四月日榜

白鹿洞牒

契勸本軍廬山白鹿洞書院於國朝會要本軍圖經記文石刻  
元係唐朝李賓客渤隱居舊有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為一  
時之勝南唐昇元中因建學館買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乃以  
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為洞主掌其教授至本朝太平興國二年  
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嘗數十百人望賜九經書使  
之肄習詔從其請俾國子監給以印本仍傳送之七年又以洞  
主開聖為蔡州襄信縣主簿七年始置南康軍遂屬郡境至祥  
符初直史館孫冕請以為歸老之地及卒遺葬其所其子比部  
中珠復置學館十間以廬山之書堂六字揭於楹間以教

子弟四方之士願者亦給其食當塗郭祥正嘗為之記  
經兵亂屋宇不存其記文石刻遂徙置軍城天慶觀昨來當  
到任之初即嘗詢訪未見的實近因接視陂塘親到其處觀其  
四面山水清遠環合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真羣居講學適  
迹著書之所因復慨念廬山一帶老佛之居以百十計其廢壞  
無不興茸至於儒生舊館只此一處既是前朝名賢古迹又蒙  
太宗皇帝給賜經書所以教養一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廢累  
年不復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懼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材之意  
亦不著於此邦以傳於後世尤長民之吏所不得不任其責者  
其廬山白鹿書院合行修立

示俗

孝經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謂依時及節謹身節用謹身謂不

政蹟卷二

犯刑憲節用謂省以養父母人能行此三向之事則身安力足  
使食用不妄耗費庶人謂百姓也能行此上四向之事方是孝  
樂此庶人之孝也順雖是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  
產業不至破壞乃為孝順若父母生不能奉養父母亡後不  
能保守便是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載由為鬼神所責明  
為官法所誅不以上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係先聖至聖文宣  
王所說奉勸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解說早晚思惟常切遵守  
不須更念佛號佛經無益於身枉費力也

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第一狀文

秦南康軍早傷狀

照會本軍并管屬星子都昌建昌縣自六月以來天色亢陽缺  
少雨澤田不乾枯本軍奉依御筆處分嚴禁屠宰情意祈禱及  
行下逐縣精加祈禱去後今據星子都昌建昌縣申依應通詣  
寺觀神祠及諸潭洞建壇祭祀請水精加祈禱雨澤並無感應



今來諸鄉早禾多有乾損及備據稅戶陳德祥等狀披訴所布田禾綠雨失時早禾多有乾損不遇收刈申乞委官檢視本軍今檢準淳熙令諸官私田災傷依田以七月聽經縣陳訴至月終止本軍除已依條施行外須至奏聞

乞放免租稅及撥錢米充軍糧賑濟狀

臣伏觀本軍令為久缺雨澤早田早損已依準令式具狀奏聞訖照對本軍地荒田瘠饑重民貧時於乾道七年曾遭大旱伏蒙聖恩放免本年夏秋二稅錢米紬絹共八萬六千三百二十貫石匹及詔本路監司應副軍糧米四千石撥到糴軍糧米錢九千餘貫并撥本軍米一萬一千七百餘石本軍借兌過乳香皮課錢一萬餘貫奏糴軍糧支遣官兵及撥到賑濟米五萬石又拖欠兩月上供折帛月椿等錢共九萬三千四百一十六貫石匹兩然後遺民復得存活以至今日今茲不幸復罹枯旱之災又蒙陛下親降御筆深詔守臣精加祈禱而臣奉職無狀無以感格幽明祈禱兩月殊無應効今則早田什損七八晚田亦未可知正得薄收其數亦不能當早田之一二訪聞耆老云乾道七年之旱雖不止於如此然當時承屢豐之後富家猶有蓄積人情未至驚憂又以朝廷散利薄征賑給之厚而人民猶不免於流移殍死間并蕭條至今未復况今民間蓄積不及往時人情已甚憂懼目下軍糧便關支遣計料見管常平斛斗亦恐將來不足賑濟支用若不速懇先自奏聞懇恐將來流殍之禍及他意外之憂又有甚於前日欲望聖慈早降睿旨許依分數放免稅租外更令轉運常平兩司多撥錢米應副軍糧準備賑濟則一郡軍民庶幾不致大段狼戾冒犯天威臣無任懇

政蹟卷二

六

待舉之至

再奏南康軍旱傷狀

臣對不軍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管下諸鄉自春夏以來雨澤少愆尋行祈禱於五月中旬已獲感應稍霽足遂至高下之田皆已布種至六月上旬以來又闕雨澤及遍詣管屬靈跡寺觀神祠諸處淵潭取水建置壇場依法冊祭龍及修設醮筵禁止屠宰精加祈禱自後未獲感應其管下民戶陂塘所積水利雖卑厚注蔭禾稻綠乾九日久兼又風色滲漏是致民田多有乾稿不通收刈見不住據人戶投陳旱傷不絕本軍恭依御筆處分嚴禁屠宰精意祈禱及行下逐縣精加祈禱去後據星子都昌建昌縣中依應遍詣寺觀神祠及諸潭洞建壇祭祀請水精加祈禱雨澤並無感應今來諸鄉早禾多有乾損及備據稅戶陳德祥等狀披訴所有田禾綠雨水失時早禾多有乾稿不通收刈申乞委官檢視本軍檢準淳熙令諸官私田災傷秋田以七月聽經縣陳訴至月終止具錄奏聞

政蹟卷二

七

乞截留米綱充軍糧賑賑賑給狀

臣竊昨以衰病無能退居田野陛下過聽不忍棄捐超資越序付以千里民社之寄德至深也而臣亡狀不能悉心管職宣布寬惠馴致旱災害及民物雖已嘗具奏聞及申省部諸司乞行賑救今來竊聞撥濟飢民事常平司已行措置惟有軍糧一節利害尤為不輕而未聞諸司有所措置竊慮一旦事出意外皇無所逃須至殊死再有陳奏伏望聖明俯垂臨照臣契勘南康軍受納人戶苗米計四萬六千五百一十九石連年科發並充上供起發而本軍一歲糧粟計需用米二萬六千五百



支修計米只八戶餘納苗者

桂高量風高及便支漕司科撥米盡米州支作於淳

五年內奉聖旨令人戶自行地之免商交量每斛口減斛面二

斗及臣到任訪聞民間曾以所納為事又行措置減去加耗一

斗所入之數既已不多然若無水旱人傷并泛支遣更以別邑

官錢多方糴補亦可儘免曠闕今者不幸此早傷差官檢放

雖未見得分數多寡然以目所見察之傳聞其勢所收未必及

三四分竊慮將來減放之後實納苗米頭數不多當此凶年所

減加耗斛面又難以復行增起即本軍官兵所支糧粟委是並

無指擬夫民飢猶能流移遂食軍兵既係尺籍從來仰食於

豈容一日有所欠闕臣既淺短無術可為旬月以來晝度夜

以至成疾雖已醫控危衷陳乞罷免然念州郡事勢日就危

又有萬倍於一身者若不力告朝廷早為之所而日逾為一

之計自求安使則其上有陛下板蕩任使之恩雖復萬死猶

餘辜故不自揆其跡賤輒敢復具情實冒昧奏聞欲望聖

鑒遠方軍民遭此旱虐深然日有溝壑之憂特降降旨

照六年殘寒未起米糶及七年合起米糶其充太軍軍

糶賑給支用其賤糶米錢候將來收到別隨細解解發度

如生靈若軍若民皆得以保其蟻蟻之微命共感天地造

窮之恩更乞聖所慮心疾不堪思慮又苦脚氣任步履早

賜罷免仍催已差下人石等不候般家接人疾速前來之任使

臣行即請還官盡餘息則臣之私計亦為幸甚謹錄奏聞伏

候勅旨

政蹟卷一

入

照對本軍淳熙六年米糶未起僅五千石今年苗米且約減  
放七分即所餘合米不過一萬三千九百五十五石若蒙  
聖旨盡行撥賜亦不為多又况賑糶米錢將來續次發納即  
其實支之數愈更不多此在朝廷至為微末而可以救活一  
郡軍民之命誠非細事伏乞聖照

奏推廣御筆指揮二事狀

具位臣朱熹

伏觀本路安撫使司牒備奉御筆指揮頗聞雨澤愆期有妨  
農務仰本路帥守勸佃民隱決遣滯獄嚴禁屠宰精加祈禳  
若未感格即具奏聞當議降香前來期於必應仰雨澤霑足  
寬朕憂軫卿等各勉旃毋怠臣伏讀聖訓有以仰見陛下畏  
天之誠愛民之切雖成湯桑林之禱宣王雲漢之章無以過

政蹟卷二

九

此其盛德也臣幸以愚賤獲奉詔自謹以騰寫楮告質之幽  
明休戚靈屢獲感應但其雨澤不至決洽均勻目今正是  
早禾吐穗結實之時尙多闕水去處又聞湖南湖北淮西等  
路例皆枯旱將來不幸或至荒歉即雖移民移粟之小惠亦  
無所施臣是以夙夜憂惕不遑啓君竊以愚見推廣聖訓畫  
為一策具以奏聞如有可採乞賜施行庶幾有以導迎和氣  
銷去旱災仰寬陛下宵旰之憂惟是不量卑鄙屢犯天威無  
任震懼隕越之至臣之所陳謹具如左

一臣伏讀聖詔有曰勸恤民隱臣謹已遵與施行訖然臣  
竊聞陸贄有言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  
本傷其本傷則支幹凋瘵而根抵蹶拔矣推此言之則  
今日所以勸恤民隱莫若寬其稅賦弛其逋負然後可

以慰悅其心而感召和氣也臣自去年到任之初即以  
三軍皇子縣稅賦偏重皆具奏聞乞賜蠲減及續體訪  
到三縣夏料木炭錢科紐太重亦管具申省部及提點  
司其木炭錢近得提點司保明條奏已蒙聖恩蠲減二  
千貫訖獨皇子減稅一事雖蒙聖恩施行而戶部行下  
漕司漕司委官覈實近日方得回申戶部此事若格以  
有司之法必是方多阻難未容便得蠲減所願聖慈深  
賜矜憐直降睿旨特依所乞則此縣之民庶幾復得樂  
生安土永為王民不勝幸甚臣又竊見州縣積欠官物  
已準去年明堂赦書自淳熙三年以前並行除放而近  
者上司行下依舊催督至如本軍雖小而所催除虛額  
逃漏外凡一十三項計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三貫石匹

政蹟卷二

十

兩其他大郡抑又可知其間所欠雖復名色多端然而  
皆是赦恩已放之物今日再行催理不唯仰虧帝王大  
信而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蓋若勒令州縣填補則州  
縣無所從出必至額外巧作名色取之於民若但責之  
欠人則其間多已貧乏狼狽雖使賣妻鬻子不足填納  
而應繁在官無復解脫之期均之二者皆不足以足用  
豐財而適足以傷和致沴為害不輕臣愚欲望聖慈特  
推贖蕩之恩自淳熙三年以前但千欠負官物不問是  
何名色凡赦恩已放若已放而未盡者一切蠲除如有  
違詔取行催理仰被受官可繳連其奏委自三省看詳  
將施行官司重行查覈一邑一人戶亦許從之聖聞敢  
說進狀陳理依此施行庶幾聖恩下達民情上通可以

感格和平銷去災沴惟聖明留意則天下幸甚

一臣伏讀坐詔有曰決遣帶獄臣謹已遵稟施行詎然臣  
竊聞之易曰君子明謹用刑而不留獄此聖人觀象立  
教萬世不易之法也今州縣之獄勘結固備情法相當  
者並皆即隨時決遣惟其刑名疑慮情理可闕者法當  
具案聞奏下之刑寺審閱輕重取自聖裁而州縣不敢  
以意決也此深得古人明謹用刑之意矣然奏案一上  
動涉年歲且如本軍昨於淳熙四年十一月內中樞密  
院乞奏切賊倪敏出辜案其罪狀明白初無可疑而凡  
經二年有半至今今年三月內方準勅斷行下其他似此  
亦且非一竊計他州繁劇去處此類尤多若使皆是行  
劫殺人之賊偶有疑慮使之久幽囹圄亦何足恤其間

政蹟卷二

十一

蓋有法重情輕之人本為有足憫憐冀得蒙被恩貸而  
反淹延禁繫不得早遂解釋則恐非聖人所謂不留獄  
之意也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嚴立  
程限令將諸州奏案依先後資次排日結絕其合貸命  
從輕之人須當日便與行下其情理深重不該減降者  
即更寬與一限責令審覈然後行下庶幾輕者早得決  
遣釋放重者不至倉卒任濫是亦導和弭災之一術惟  
聖明留意則天下幸甚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借兌上供官錢糶米并乞權行倚閣夏稅錢帛狀  
臣昨為本軍今年災傷至重奏乞蠲免二十上供米斛內循往  
委伏俟詠夷不...即至開元甲與...里軍民鼓舞相

慶節數天... 母再生之恩... 復損軀首誠不足... 以仰報萬  
分之一今... 檢放早修秋苗... 不止七分除已一百... 濟其奏  
聞外復有危迫之懇... 須至冒昧以聞... 竊見本軍今年所理夏稅  
緣自省限起催以來... 即苦旱乾人戶車水救田日不暇給... 憂勞  
愁歎實與常歲不同... 遂不敢嚴責諸縣... 依限催理只令勸諭人  
自行輸納至今... 裁日方據納到緡九千四百匹錢一萬六千  
二百二十五貫二百五十九文... 省共緡一百支裝起發所有見  
緡緡緣本軍別無儲積... 可備賑糶不免擅行允借... 并未起淳熙  
二年折帛錢七千三百一十九貫二百九十六文... 省通前兩項  
錢二萬四千五百五十二貫五百五十五文... 省越此米價未起之  
際收糶米斛約計可得一萬一千五百七十石... 賑糶飢民却除  
糶畢收簇元錢... 節次起發其餘人戶所欠錢緡數目尚多而民

政蹟卷二

十一

間自今以往... 飢餓寒凍之憂... 日甚一日漸次無力... 以供輸臣  
誠不忍更行催督... 以速其流離轉死之禍... 故冒萬死復以上聞  
欲望聖慈... 更賜哀憐... 許將本軍今年人戶未納夏稅錢帛... 權行  
倚閣... 令候來年蠶麥成熟... 却隨新稅帶納... 庶幾飢餓餘民得保  
生業不勝萬幸... 所有臣輒將上供官錢借兌糶米之舉... 敢不俯  
伏恭俟... 朝典伏乞聖慈... 併賜施行... 臣無任瞻天望聖... 皇懼懇切  
之至

乞撥賜檢放合納苗米充軍糧狀

準向書省劄子... 宣教郎權發遣南康軍朱嘉泰... 為今歲旱傷除  
接濟飢民... 一事常平司已行措置... 惟有軍糧歲用二萬七千五  
百一十三石... 並無粟名支撥... 乞將淳熙六年未起米五千石并  
年苗米檢放外... 餘數乞盡行撥賜充軍糧及賑糶賑給支用

奉聖旨... 本路提舉常平... 將所部... 應呈而平糶倉錢米  
通融寬數... 交撥外... 更許本軍將淳熙六年未起米... 並指盡數存  
留充軍糧... 及賑糶等支用... 到債錢令項... 權管非奉朝廷指  
揮... 不得擅行支使其淳熙七年分來候見得實旱傷分數... 別行  
申取朝廷指揮... 本軍除已遵稟施行外... 今據星子都昌建昌縣  
申到檢放通計八分四毫四絲... 所有今秋苗米管催四萬六千  
五百餘石... 除放八分四毫四絲計米三萬七千四百餘石... 外合  
納米九千九十餘石... 竊緣本軍一年支遣米計二萬七千五百  
一十三石... 政使盡蒙撥賜上項米斛... 其於歲計尚闕支遣... 若於  
數內更令發起... 仰其狼狽... 又將有不可勝言者... 欲望聖慈... 矜憐  
孤遠... 特許盡數支撥... 上件放外苗米與充軍糧... 則一郡軍民不  
勝幸甚... 伏候勅旨

政蹟卷二

十二

奉勸諭到賑濟人戶狀

照對本軍今歲旱傷... 細民鬪食... 已行下管屬星子都昌建昌縣  
勸諭到上戶張世亨等... 承認米穀賑糶... 接濟民間食用... 已行下  
逐縣告示... 上戶依所認數目... 權管在家... 候差官審實... 監糶去  
後... 續準行在尚書戶部... 符九月十九日辰時... 準淳熙七年九月  
十三日勅中書門下... 省檢會... 昨準乾道七年八月一日勅節文  
訪聞湖南江西間有旱傷州軍竊慮米價踴貴... 細民艱食... 理合  
委州縣守令勸諭... 有米斛富室上戶如有賑濟饑民之人... 許從  
州縣審究... 指實保明... 申朝廷... 依今來立定格目... 給降付身... 補授  
名目內... 無官人一千五百石... 補進義校尉... 願補不埋... 二千石  
補進武校尉... 如係進士... 與免... 解一次... 不係... 四千石... 補陳信郎  
如係進士... 與免... 解一次... 不係... 四千石... 補陳信郎  
補上州文學... 五千石... 補承節郎... 如係進士... 符本軍疾速施行本

運送軍票行下星子都昌建昌縣勸諭承認賑糶米穀之人如  
願將來賑濟依今來所降指揮格法推賞去後今據都昌建昌  
縣狀申勸諭到元認賑糶米穀稅戶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與黃  
澄四名各情願依格法將米穀賑濟飢民乞依今降指揮保奏  
推賞本軍已行下逐縣告示張世亨等依數核管米斛何候本  
軍給曆付飢民及差官前去監督賑濟飢民請領食用候見的  
實賑過米數別行保奏推賞外須至奏聞者

勸農民耘草糞田榜

雨水調勻田苗茂盛仰人戶及時耘苗拔去草根多用土糞如  
法培加已帖知佐月半以後不測下鄉點檢將田中有草無糞  
之人量行決罰的無輕恕六月六日

曉諭兄弟爭財產事

政蹟卷二

古

照對禮經凡為人子不蓄私財而律文亦有別籍異財之禁蓋  
父母在上人子一身尚非自己所能專有豈敢私蓄財貨擅挪  
田園以為己物此乃天性人心自然之理先王制禮後王立法  
所以順之而不敢違也當職昨來到任之初詢訪民俗考按圖  
籍曾以司馬大夫司馬中郎能縣令洪義門孝行義居事跡勸  
諭士民務修孝弟忠信之行入事父兄出事長上敦厚親族和  
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庶幾有以仰副聖天子敦厚風俗  
之意今已累月而誠意不孚未有懇切比閔詞訴有建昌縣劉  
琬兄弟都昌縣陳由仁等係母親在堂擅將家產私下指  
撥分併互相推託不納稅論到官殊駭聞聽除行下建  
昌縣及都昌縣

約法行毀抹當聽說劉琬  
兵財下率弟姪協力未

務公共出納輸送官物 福慮每 此棄違禮法係  
風教之人而長吏不能以時教訓糾察上 以承流宣化之責  
自循省不勝恐懼今檢坐條法指揮下項之至曉諭者  
律律云云

右除已出榜市曹并星子縣門都昌建昌縣市張樹曉示人戶  
知委如有祖父母父母在堂子孫擅行違法分割田產析居別  
籍異財之人仰遵依前項條法指揮日下具狀將所立關納赴  
官陳首毀抹改正待奉父母協和兄弟同管家務公共出納輸  
送官物不得拖欠如不遵今來約束致違犯到官之人必定  
送獄依法斷罪云云 淳熙六年八月日榜

勸諭趁時請地種麥榜

政蹟卷二

十五

契勘秋來久早晚田失收茲幸得雨可種二麥今勸人戶趁此  
天時多耕闢種接濟口食其有無地可耕之人及有功多而地  
少者仰自踏逐空閑官地具出字號四至畝角經縣陳請布種  
當與判狀執照免料權給一年其有情願永遠請佃之人亦仰  
分明聲說即與給據管業特免五年稅料即不得因而侵占他  
人見耕田地及廣行包占狀外官地項畝如有違犯許人陳告  
當以狀內所請地及見種子利充實本人仍別科罪除已行下  
三縣照應施行外須至曉諭約束者

右榜勸諭人戶請詳此事理趁時多種二麥盡力請佃官地務  
盡人力以相天功庶幾來年不至闕食淳熙六年九月

勸農文

當職入處百習知穡事茲奉都 勸農文見本軍已是  
地瘠稅重民間又不勤力耕種私糶國 減烈救之他處大段

不同。以上脈跡淺草盛苗稀雨澤稍愆。見荒歉皆緣長吏勸課不勤使之至此。深懼無以下。因邦本仰實。願愛今有合行勸諭下項。

一大凡秋間收成之後。須趁冬月以前。便將戶下所有田畝。

一例犁翻凍令酥脆。至正月以後。更多著遍數節。次犁耙。

然後布種。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種禾易長。盛水難乾。

一耕田之後。春間須是揀選肥好田畝。多用糞壤。拌和種子。

一種出秧苗。其造糞壤。亦須秋冬無事之時。預先剗取土面。

草根。曬曬燒灰。施用大糞。拌和入種子。在內。然後撒種。

一秧苗既長。便須及時。趁早栽插。莫令遲緩。過却時節。

一禾苗既長。稈草亦生。須是放乾田水。子細辨認。逐一拔出。

踏在泥裏。以培禾根。其膝畔斜生稈草之屬。亦須節次芟。

政蹟卷二

削取令淨。盡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將來穀實。必須繁。

盛堅好。

一山原陸地。可種粟麥麻豆。去處亦須趁時。竭力耕種。務盡。

地力。庶幾青黃未交之際。有以接續。飲食不至饑餓。

一陂塘之利。農事之本。尤當協力興修。如有怠惰。不趁時工。

作之人。仰眾列狀。申縣乞行懲戒。如有工力浩濬。去處私。

下。難以糾集。仰仰縣自陳官為修築。如縣司不為措置。

仰仰經軍投陳。切待別作行遣。

一桑麻之利。衣服所資。切須多種。桑柘麻苧。婦女勸力養蠶。

織紡。造成布帛。其桑木。每遇秋冬。即將旁生。拳曲小枝。盡。

行新創。務令大枝。氣脈全盛。自然生葉。厚大。錢錢有力。

一大凡農桑之務。不過前項數條。然土風俗亦自有不同。

去處。而恐訪行。所未盡。更宜廣詢博訪。謹守。行只可。

過於。可失之怠。情傳日。民生在勤。勤則不置。經曰。

惰農自安。不悛作勞。不服田畝。越其剛。有黍稷。此皆聖賢。

垂訓。明白。凡厥庶民。切宜遵守。

右今印榜。勸諭民間。各請體悉。前件事理。父兄教誨。子弟子弟。

遵承。教誨。務敦本業。耕收。以養父母。毋或惰遊。賭博。喫酒。

妨廢。農桑。庶幾衣食。給足。禮義。興行。感召。和平。共躋。仁壽。淳熙。

六年十二月日。

自劾不合用劄子奏事狀。

右憲伏。都進奏院。牒臣。劄子。奏。臣竊見。舊制。章奏。凡內外。

官。登對者。許用劄子。其餘。則前宰執。兩省官。以上。許用劄子。以。

並用奏狀。乞申嚴。有司。應帥。潛郡守。主兵官。如事涉。兵機。許。

政蹟卷二

用劄子。餘僭越。犯分。有不如式。則令所屬。退還。等事。三省同奉。

聖旨。依奏者。伏念。燕山。野生。疎不識。事體。近於。今年。六月。二十。

二日。因本軍。陳乞。蠲減。稅錢。事。曾具劄子。奏聞。雖在上項。指揮。

之前。實亦有。違舊制。聞命。震恐。不知所為。仰欲。具奏。自劾。又恐。

復以。任妄。重干。典憲。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敷奏。亟行。罷黜。以。

為。疎遠。小臣。慢上不恭。之戒。謹狀。

自劾不合致人戶逃移狀一

右憲昨蒙。聖恩。畀以。郡綬。懇辭。不獲。冒昧。而來到官。未幾。不勝。

吏責。疾病。交作。殆不自支。仰具劄子。申乞。改差。官。觀。差。遣。側聽。

累月。未蒙。敷奏。施行。冀誠。愚昧。夙夜。靡寧。亦欲。勉。悉。疲。以。酬。

恩。退。顧。以。山野。不閑。吏道。重以。周郡。財。匱。民。貧。去年。上供。綱運。

起發。至今。粗及其。半。官吏。相承。但知。竭力。催科。以。給。公。上。庶。逃。

罪責不意為縣今秋有旱傷處不惟失於檢放加以程督過嚴  
遂致八戶流移怨訪竊起雖已遣官慰喻尚恐未能安帖憲竊  
自惟平生章句腐儒之學雖不適於世用然區區之志亦未嘗  
不以愛人利物為功今乃以是上負使令下負所學積此懸擱  
疾病侵加誠無心顏可食俸祿欲望鈞慈特與敷奏早賜罷免  
以為遠近教守不勤撫字之戒而憲亦得以杜門省身益求其  
學之所未至庶幾後効以贖前愆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  
伏候鈞旨

自効不合致人戶逃移狀二

右憲昨緣本軍管內今秋有荒旱處不知及早檢放而催理舊  
欠過於嚴急遂致人戶愁怨相率逃移已於十月內具狀自効  
尚書省乞賜罷黜以為州縣之戒惕息俟命至今兩月未奉  
處分憂懼日積疾病有加職事之間益以荒廢謹具狀申尚書  
省乞賜檢會前狀早賜敷奏施行謹狀

招學者入郡學榜

惟此邦江山奇秀如此俊茂宜倍於他郡而誦絃之聲寥寥曠  
此長吏教化不明之責也今致請新臨江軍新淦縣尉某人  
統軍學傳道堂主盟文社教授總司教條每日講書次日覆三  
八出題四九日納課擇精勤者書考以示勸無籍者給食有籍  
者以此差補職事其不率教者則有規請賢父老勉其子弟坊  
方從事於學尚庶幾以見其成焉

乞加封陶威公狀

據都昌縣稅戶董二等狀伏觀本軍榜示詢訪先賢事跡敦中  
一頁晉侍中太尉陶威公興建義康在帝室勤勞忠順

政蹟卷二

九

政蹟卷二

九

以沒其身... 國經公始家鄱陽後居... 有遺跡在本軍  
鄱昌縣界及有廟貌在本軍城內及鄱昌縣... 願皆有感  
應未委上件事跡是與不是指實且翌等係鄱昌縣居民縣以  
之南北的有陶威公廟二所其神聰明正直陰有所助廟貌建  
立年代深遠遠時居民商旅祈禱無不感應及本縣管下并隣  
近州縣等處遇春夏雨鄉民詣廟祈求立有感應兼本廟邊  
臨滙澤大江水勢湍急網運舟船往來祈禱風濤自然恬靜前  
後廟記聲述分明今來翌等不敢沒其實陳乞詳酌具錄陶威  
公曾應事跡保明奏聞乞加封號本軍所據前項狀述尋行下  
鄱昌縣勘會得董翌等所陳委是著實保明申軍及繳到江南  
劉義仲所撰公贊曰晉太尉陶威公侷有大功於晉讀其書稟  
字若兄其唱義於武昌破石頭斬蘇峻何其壯也東坡蘇公嘗  
為予言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  
是乎且就其說考之威公夢生入翼登天門九重登其入關者  
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強兵居上流潛有窺覷之志輒思  
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心之所寓者為志神之所寓者為夢何自  
而知其然哉至其書梅陶稱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  
明豈不信哉魏武起徒步唱義兵非若威公威名之著也以漢  
德之深磐石之固可折筮驅之以息天下之禍非若成帝削弱  
之資也董卓之亂未必大於蘇峻魏武之功未必過於威公保  
兗州以為固挾天子以為資其意安在則其託與復以為名是  
乃窺漢之計也名莫大乎忠孝分莫大乎君臣若魏武無忠臣  
之節其所謂機神明鑒者茲雄耳威公豈其北乎始蘇峻之  
賊將害其子者馮鐵也馮鐵奔石頭為將石勒畏威公之靈

殺厲石勒自以爲一時豪傑標置二劉之間俯視曹孟德司  
馬仲達而氣出其右顧畏威公如此威公設距今幾千年所在  
廟祀之郡昌縣南北嶺爲九盛廟屢廢而屢興山其有功德於  
斯民者厚也又繳到近世撫州布衣吳濟所著辯論曰卓哉陶  
士行之獨立也方魏晉之際浮虛之俗搖蕩朝野一時匡人達  
士名卿才大夫莫不昭於未流罔知攸濟惟士行深疾時弊概  
然有作蓄其剛毅沉厚之氣秉其忠愨正固之節以與流俗爭  
衡雖動而見尤所向白眼一入仕途荆棘萬狀而方寸耿耿者  
未始少渝終日運百覺於竹頭木屑間纖悉經營雖一束之縷  
劬勞不怠當時名士觀之宜若老農俗吏無足比數而士行確  
然爲之不屑也幸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以大庇斯民當晉室  
橫流之中屹爲砥柱自非明曾獨立安能臻此哉然覽庾亮之

政蹟卷二

手

傳應詹之書則疑侃有跋扈之心觀溫嶠之舉毛寶之謀則見  
侃有顧望之跡比至泗血成文登天折翼動可疑怪豈有是事  
也哉此行高於八衆必非之加以蘇峻之誅庾亮耻爲之屈  
既士行蓋先朝露後嗣零落而庾氏世總朝權其志一逞遂從  
而誣謗之耳秉史筆者既有所畏何所求而不得哉是其旁見  
而不出乃所以證成其罪也然觀士行義旗旣建一麾東下子喪  
不臨直趨蔡洲一時勤王之師蔑有先者暨亮勳克集賢主斯  
盟而退然不有旌師歸藩既坐擁八州踞上流已重泰山晉輕  
鴻毛移其宗社曾不反掌而臣節益脩未始擅作威福以自封  
通朝廷惟其勳名每加疑備而士行泰然曾不少芥胸欠及未  
年以疾封府庫而登舟舉愆期而自代視去方伯之重不啻脫  
履其臣節終始夷險無一可訾晉二百年間卓然獨出不羣

故令

難明故也今晉史欲誣士行而乃以苻苻之祥是其難明殆又  
甚於閻房哉然不知士行而實懷異志則如此夢寐之祥正合  
自知耳人安得而知之晉史以此待士行其智果不得與小兒  
等其說固不待攻而自破云本軍今檢準乾道重修令諸道釋  
神祠祈禱靈應宜加官爵封號廟額者州具實事狀申轉運司  
本司驗實保明及詳本縣繳到文字所以發明公之心迹尤爲  
明白有補名教理宜褒顯而公位登三事爵冠五等當時所以  
品節尊名者亦已稱其行事之實今據士民陳請在前欲乞朝  
廷詳酌採其行事特賜廟額以表忠義更不別賜爵號須至申  
聞者右謹具申轉運使衙伏乞照會詳酌前項所申事理依條  
施行伏候台旨

政蹟卷二

主

乞官觀劄子 庚子

熹輒有誠懇上瀆鈞聽熹昨蒙聖恩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已於  
去年三月三十日到任累以疾病陳乞祠祿未蒙敷奏施行今  
來在任已滿十月非久當審一考實緣衰病愈侵心力凋耗加  
以脚氣衰飲發作無時難以勉強在職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改  
授祠廟差遣一次使得杜門竊食休養殘廢庶幾不至即日顛  
頽不勝幸甚

勸諭築堤岸

今曉示農民火急趁此未耕種之際速相勸率各將今秋田畝  
開濬陂塘修築堤岸毋至後時追悔毋及二月日榜

勸農文



竊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農此自然之理也若夫農之  
爲務用力勤逸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及時者所得少此亦  
自然之理也本軍田地既填土肉厚處不及三五寸設使人戶  
及時用力以治農事猶恐所收不及他處而土風習俗大率懶  
惰耕種時既不及時耘耨培糞又不盡力陂塘灌溉之利廢  
而不修桑植麻苧之功忽而不務此所以營生足食之計大抵  
疎畧是以田疇愈見瘦瘠收拾轉見稀少加以官物重大別無  
資助之術一有水旱必至流移下失祖考傳付之業上虧國家  
經常之賦使民至此則長民之吏勸農之官亦安得不任其責  
哉當職久在田園習知農事到官日久目覩斯弊恨以符印有  
守不得朝夕出入阡陌與諸父兄率其子弟從事於耘耨耒耜  
之間使其婦子含哺鼓腹無復饑凍流移之患庶幾有以上副

政蹟卷二

聖天子愛養元元夙夜焦勞惻怛之意昨去冬嘗印榜勸諭管  
內人戶其於農畝桑蠶之業孝弟忠信之方詳備悉至諒已聞  
知然近以春初出按外郊道傍之田猶有未破土者是父兄子  
弟猶未帶當職之意而不能勤力以趨時也念以教訓未明未  
恐遽行笞責今以中春舉行舊典奉宣聖天子德意仍以舊榜  
弁星子知縣王文柱稽察等法再行印給凡我父兄及汝子弟  
其敬聽之哉試以其說隨事推行於朝夕之間必有功效當職  
自今以往更當時出郊野巡行察視有不如此故說亦必行先此  
勸諭各宜知悉

申諭耕桑時

當職二月十五日奉近降指揮守令出郊勸農已印給勸農

桑等法文榜發下三縣貼掛曉諭民間通知去訖續據玉文盛  
申到勸諭農田方法尤爲詳細竊慮都建昌縣人戶未能遍知  
今分下兩縣曉示鄉村人戶仰通相勸諭依此方法及時耕種  
川力既勤必有豐年之報再此勸諭各宜知悉淳熙七年二月

乞官觀狀 三月

右熹昨準勅差前件差遣累以病患辭免不蒙開允遂於去年  
三月三十日扶病到官交割職事今來在任已是踰年疾病支  
離不堪吏責申聞節次具狀陳乞官觀差遣亦未準回降指據  
近於三月六日視事之際風痰大作頭目旋暈幾至僵暗今已  
累日精神愈見昏憤委是狼狽不可支持謹具狀申尚書省欲  
乞鈞慈檢會熹累乞官觀文字早賜敷奏特依所請不勝幸甚  
伏候鈞旨

政蹟卷二

與政府劄子

熹昨以衰病支離輒具劄子陳乞陶鑄官觀差遣側聽踰月未  
蒙處分近於三月六日視事之際風痰大作頭目旋暈幾欲僵  
仆今已累日精神愈見昏憤委是很狼狽不堪勉彊已具狀申尚  
書省欲望鈞慈早賜敷奏特從所請使熹得遂休養以保餘齡  
不勝幸甚于日威嚴俯伏俟罪

乞官觀劄子

熹職有危迫之懇于冒鈞聽熹舊有心氣之疾近因禱雨備災  
憂懼休迫復爾發動怔忡炎燥甚於常時竊慮當此旱荒曠廢  
郵事其爲利害又非它時之比欲望鈞慈特賜敷奏與熹官廟  
差遣令得少遂休養不勝幸甚所有本軍荒政昨已措置略自  
次第更望催促替人石路疾速前來接續賑救則千里飢民不



勝幸甚

勸諭救荒

契勸本軍管內久關雨澤祈禱未應田禾已有乾損去處皆山兵吏不明改刑垂錯致此災殃永念厥愆實深悼懼除已具申朝省及諸監司乞行寬恤賑濟及檢計軍倉兩縣常年米見管萬數不少又已多方招邀米船目近出糶仍兌借諸邑錢往外州循環收糶準備賑濟况朝廷愛民如子聞此災傷非晚必有存恤指揮將來決然不至大段狼狽今有預行勸諭將來事件下項

一本軍日前災傷人戶多致流移一離鄉土道路艱辛往往失所甚者橫有死亡拋下墳墓田園屋宇便無人為主一向狼藉至今遺迹尚有存者詢問來歷令人痛心况今淮南湖北等路亦不甚熱捨此往彼等是饑餓有何所益今勸人戶各體州縣多方救恤之意仰俟朝廷非常寬大之恩各且安心著業更切祈禱神明車馬水漿救取見存些少禾穀依限陳訴所傷田畝項畝聽候官司減放稅租賑濟米斛不可容易流移別致後悔

政績卷二

五

一今勸上戶有力之家切須存恤接濟本家地容務令足免致流移將來田土拋荒公私受弊

一今勸上戶接濟佃夾之外所有餘米即須各發公平廣大仁愛之心莫增價例莫減升斗日逐細民告糶即與應副則不惟貧民下戶獲免流移餓餓之患而上戶之所保全亦自不為不多其糶米致多之人官司必當施行保明申奏推廣其餘措借出放亦許自依鄉例將來填還不足官

六之人即仰下

一今勸貧民下戶既是平日仰給於上戶今當此凶荒又須賴其救接亦仰各依本分凡事循理遇闕食時只得上四告糶或乞賒借生穀舉米如妄行需索鼓眾作鬧至奪錢米如有似此之人定當追捉根勘重行決配遠惡州軍其尤重者又當別作行遣

一早禾已多損旱無可奈何只得更將早田多種蕎麥及大小麥接濟食用

曉諭逃移民戶

檢會趙知軍任內訪聞本軍三縣民貧年穀稍不登熟往往捨墳墓離鄉井轉移之他者非其本心逃移未出境而豪右

政績卷一

五

請佃之狀已至縣司其弊多端或止押狀而無戶帖或逃請因而冒耕者或計會鄉司作逃移多年而免科例者或有戶帖而官無簿者或免科例限滿而詭名冒請者或有強占而人不可誰何者所有都分之內遞相容蔽遂至租稅皆無稽考及其陳狀歸業鄉司邀阻及上戶強占百般阻難淹留歲月無以自明又復棄之而去深可矜卹已散榜管下縣分元給曉諭切慮文榜沉匿合行再給文榜曉諭

右今印榜曉示逃移民戶具狀赴使軍陳訴切待追入根究施行各令知委

減木炭錢曉諭

近據人戶陳訴木炭折錢太重遂行申請乞行均減今準提點錢衙委官考究科數輕重及水程近遠特行裁減自淳

熙七年為始數內建昌縣每料元科錢貳百陸拾支省令裁  
減錢四十支省實納錢二百二十支省除已出榜縣市曉示  
人戶知委外竊恐鄉村人戶未能通知須至散榜曉示者  
右出榜建昌縣管下鄉村曉示人戶知委據戶下台納木炭斤  
秤依今來城定實錢送納如本縣鄉司人吏輒敢過數催科即  
仰人戶徑赴本軍陳訴切待追人根勘斷勒令知委

夏稅牌由

契勘人戶遞年送納夏稅和買本色折帛錢多是無憑照應令  
納數目是致送納或多或少及有人戶在約束前已納之數當  
來亦無照憑兼下戶不成端疋之數依已降指揮每尺納錢一  
百文足已行下星子都昌建昌縣每戶置立牌由分明開說某  
番某都人戶合納夏稅折帛和買細絹各若干給付人戶收執  
須管於省限內盡數具鈔同牌由赴場照數送納如不賣牌由  
同鈔前來定不交受其有人戶在今來約束以前赴所屬送納  
者亦仰給付牌由數內若有少欠併人戶照牌由數目依數納  
足須至曉諭

政蹟卷二

三

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第一狀

臣誤蒙聖恩埃舉備壘自度庸愚無以補報到任以來夙夜憂  
勞惟思所以布聖恩下求民瘼仰副使令之萬一者竊見本  
軍諸縣大抵荒涼田野榛蕪人烟稀少而星子一縣為尤甚因  
竊究其所以乃知日前兵亂流移民方復業而官吏節次增起  
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人戶盡力供輸有所不給則復轉  
徙流亡無復顧戀鄉井之意其行若亦皆苟且偷安不為子  
孫長久之慮一旦小有水旱則復顧而之他觀其氣象如腐草

浮草無有根蒂愁歎已勝深可憐憫是以去年六月曾以此縣  
稅錢利害條具聞奏乞賜蠲減伏蒙聖恩即日降出而戶部下  
之本路漕司漕司委官究實復以申部取旨施行百里疲瘵日  
夕仰望聖澤之下流不啻飢渴而戶部乃以去歲議臣之請復  
下漕司資以對補吏民相顧悼心失圖臣愚惶惑亦不知所以  
為計然竊伏惟念陛下寬仁勤儉恭己愛民四方遠近凡以病  
告無不惻然與念即賜復除臣不敢廣引前事且如近者汀州  
所貢白金歲數千兩一旦沛然出令舉以丐之了無難色此豈  
復責其有所取償而後予之哉慘怛之愛發於誠心而不可已  
也而往者議臣不足以窺測天地含容施生之大德輒為對禱  
之說以逆沮遠近祈恩望幸之心臣雖至愚有以知其決非陛  
下之本心也且州郡誠有餘財自當措置充那以紓民力豈後

政蹟卷二

三

敢以此等項末上勞天聽正為公私匱乏不能相救是以冒昧  
有此陳請今乃限以對補之說不附其說則遠縣窮民永無蘇  
息之期必從其說則勢無從出不過剗肉補瘡以欺天罔人不  
惟無益而或反以為害不惟仰失陛下愛民之本心而臣之愚  
亦有所不忍為也是以敢冒萬死復以奏聞欲望聖慈特降降  
旨檢會前奉依汀州例直賜蠲放施行計其所相除不礙上供  
數外不過納絹一千五十餘匹錢二千九百餘貫比之汀州之  
數未為甚費而可以少寬斯人使得安其生業臣不任祈天歷  
懇冀恩侯命之至

受納秋苗曉諭

檢會趙知軍任內契勘星子都昌建昌縣每年受納人戶秋  
苗所收水脚雇船起綱頭子市例等錢數多是人戶輪納重

文足其勒合便零錢係照... 外並不得多交民戶一  
文竊慮合干人依前例外非理巧作名目別行乞覓錢米已  
散榜管下縣分曉諭切慮元給文榜沉匿合行再給文榜曉  
諭者

右除已再騰受納官常切鈴束外今立賞錢二十貫文出榜縣  
管下要關處張掛曉示人戶知委自今後應輸納戶下米斛每  
正米一碩除前項立定雇船起網市例錢六百七十文足并隨  
鈔收勒合便零錢外不許例外乞覓民戶一文如有合干人依  
前例外非理巧作名目別作乞錢米之人不拘多寡許人戶經  
官陳告將犯人根究依條斷罪追賞施行的不虛示各令知

政蹟卷二

未完

戒秋苗

照對本軍去年交納人戶秋苗每石正米連省耗加耗共計  
一石七則六勝今年冬米許人戶從便赴軍倉交納今於去年  
所納數上每石更與減米一則合行曉示者

曉示人戶送納秋苗

契勘管屬都昌建昌縣遞年所納人戶秋苗並係起發上供之  
數緣是上戶棍子等人把持縣道兜收在已與公吏通同作弊  
延延不納規何縣道窳束全無措置即將下等和米以應副預  
借為名勒徵或餉合數雖是循良細民各縣却復倍收加耗高  
量劑而多端遊阻及勒令行錢將收到水脚錢等侵移使用緣  
此起發納運大段遲滯且又欠折不足事繫利害今照淳熙六

年苗米起催在即若不預行措置定致上供轉見拖壓細民愈  
受重困今相度欲互差都昌建昌縣官前去各縣受納與減加  
耗糜費之類令人戶自行打盪斛面不得阻節如有諸鄉人戶  
情願赴軍倉輸納苗米並聽從便重與優加裁減務使樂輸及  
行下約束都昌建昌縣不許預借官物如有不遵約束輒將米  
斛預借縣道本軍將來並不理為納過之數本軍除已具申請  
監司照會外須至曉示

曉示科賣民戶麴引及抑勒打酒

勘會民間吉凶會聚或修造之類若用酒依條聽隨力沽買  
如不用亦從其便並不得抑勒令訪開諸縣並佐官廳每遇  
人戶吉凶輒以承買麴引為名科納人戶錢物以至坊場違  
法抑勒人戶打酒切恐良民被害婚葬造作失時須至約束

政蹟卷二

未完

右今印榜曉示民戶知委今後如遇吉凶聚會或修造之類官  
司輒敢科買麴引或酒務坊場私勒買酒並仰指定見證具狀  
徑赴使軍陳告切待拘收犯人根勘依條施行

約束科差夫役

訪聞管下諸縣以和雇為名科差夫力應副過往官員修造船  
拉諸般役使以至縣官出入公幹亦令保正長關獎夫力荷轡  
擔擊有妨農業甚者至令陪貼錢物為害尤甚除已行下約束  
外如更有似此去處仰被擾人戶徑赴本軍投訴切待依法重  
作施行

約束差公人及米鈔事

應令... 差公人... 約束... 米鈔事... 約束... 米鈔事...

應軍糧倉庫送給通人戶... 追犯人勒... 給還

應人戶二稅如已送納獲鈔而本縣重疊追擾許人戶執鈔赴軍陳訴定追承行鄉司等人重斷勒罷

與曾左司事目劄子

熹已具前劄復有愚懇并以浼附事目如後

一本軍恭奉聖旨打造步人弓箭手鐵甲一年以三百日為期兩日一副昨日已打造到一百五十副了畢申乞起發繼準樞密院劄子檢坐元降指揮只令如法樁收竊緣上件鐵甲計用皮鐵匠一萬八千工錢五千二百餘貫匠人多係遠鄉農民追呼擾擾離家失業不無愁歎錢除給降到見錢乳香數外尚欠七百餘貫乳香變賣不行不敢科仰

政蹟卷二

三

又兌支過一千一百八十餘貫初謂朝廷別有急切用處今乃但令本處樁收徒使州縣勞民費財以供不急之用已為非策又充樁收日久皮線爛斷札片鏽蝕不堪使用亦有深可惜者設若遂為歲例則其為害無有窮已尤為不便欲望一言密贊廟堂特賜開陳將已造者各令發赴比近屯駐軍馬去處披帶效閱日夕使用免致朽損仍降指揮向後年分更不打造則州縣民間不勝幸甚或慮缺於武備即乞行下諸軍取會累年以來中外製造鐵甲數目不少既是久無征戰不應無故損失須符契勘見收管數目若干便見虛實如有不足亦可令諸州有作院處多募役兵漸次打作庶無闕事

一本軍形求本行增種二麥指一推逐年所申漸次增廣至淳

熙五年三縣共種一千四百餘畝內皇子

為宰臣已

占三百餘頃近據知縣王仲傑申本縣今年一種已足增多然實計之所種不過六千餘畝未敢循習舊例供中虛敷嘉昨在田里索問此事皆是官司立定數目行下鄉村

妄亂供申公行欺罔遂判其狀行下依實供申及行下兩縣亦不得循習舊弊欺罔朝廷去訖將來申到比之舊數必是大段虧少若朝廷以此加罪固無可言萬一緣此別

行根究竊恐其他州軍官吏有任其咎者在熹私議亦所未安欲乞一言密贊廟堂別作開陳恐口前所申有未實

處立限辭令陳首改正違限不首然後坐以誣上之罪使知其罪者得以自新實為幸甚然所有增種指揮實無補

於足食之功徒有損於實實之政而州縣奉行鄉村應對

政蹟卷二

三

畫圖供帳亦或不能無擾或降指揮直行寢罷尤為簡靜

申南康早傷乞放租稅及應副軍糧狀

伏觀本軍今為久闕雨澤旱田早損已依準令式具狀奏聞詔照對本軍地荒田瘠稅重民貧昨於乾道七年曾遭大旱伏蒙聖恩放免本年夏秋二稅錢米紉絹共八萬六千三百二十貫石匹及詔本路監司應副軍糧米四千石撥到糴軍糧米錢九千餘貫并撥本軍未起米一萬一千七百餘石本軍借兌過乳香度牒錢一萬餘貫奏糴軍糧支遣官兵及撥到賑糴米五萬石又拖欠兩年前上供折帛月椿等錢共九萬三千四百一十六貫石匹兩然後遺民復得存活以至今日今茲不幸復罹枯旱之災又蒙聖旨... 臣精加祈禱而熹奉職無狀無以感格

由... 亦未可知

正使李得勝以其數亦不能當早田之一二訪問耆老皆云乾隆七年之旱雖不止於如此然當時承屢豐之後富家猶有蓄積人情未至驚憂又以朝廷散利薄征賑給之後而人民猶不免於流移殍死間非請條至今未復况今民間蓄積不及往時人情已甚憂懼目下軍糧便缺支遺計料見管常平米斛斗亦恐將來不足賑濟文用若不瀝懇先事奏聞竊恐將來流殍之禍及它意外之憂又有甚於前日除已其錄奏聞許依分數放免租稅更令轉運常平兩司多撥錢米應副軍糧準備賑濟外

云  
申南康早傷乞倚閣夏稅狀

具位

熹昨為本軍今年災傷至重奏截留兩年上供米斛已蒙支撥

政蹟卷二

三

淳熙六年未起米五千石充軍糧及賑糶等支用本軍除已恭稟施行訖今來檢放早傷秋苗通計不止七分除已一面備具奏聞外竊見本軍今年所理夏稅緣自省限起催以來即苦旱乾人戶車水救田日不暇給憂勞愁歎實與常歲不同遂不敢嚴督諸縣依限催理只令勸諭人戶自行輸納至今截日方據納到緡九千四百匹錢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五貫二百五十九文省其緡一面支裝起發所有見錢竊緣本軍別無儲積可備賑糶不免擅行兌借并未起淳熙六年折帛錢七千三百一十九貫二百九十六文省通前兩項共錢二萬四千五百一十二貫五百五十七文省以此米價未起之間收糶米斛約計可得一萬一千五百七十餘石賑糶飢民却俟糶畢收錢元錢節次起發其戶所欠錢緡數目尚多而民間自今以在飢饉寒凍之憂

日甚一日漸次無力可以供輸熹誠不忍更行催督以速其流離轉死之禍除已具錄奏聞乞賜許將本軍今年人戶未納夏稅錢帛權行倚閣令候來年蠶麥成熟却隨新稅帶納庶幾飢饉餘民得保生業不勝萬幸所有熹輒將上供官錢兌借糶米之罪亦已具奏恭俟朝典併乞施行

乞住招軍買軍器罷新築狀

具位

熹照對本軍見準上司備準到省指揮招填缺額禁軍及拋買軍器物料并向來申請乞行省罷管下都昌縣棚置新築逐項利害除已具公狀申聞外合行供稟者

一準安撫司備準樞密院劄子立定本軍軍額招填禁軍共五百人今照本軍舊管禁軍額數至多蓋緣承平之際戶

政蹟卷二

三

口繁多投募者眾州郡又未有諸色上供及揀汰歸正使臣軍員倉庫充溢足以支遣近年以來稅重民貧戶口逃散已是無人應募州郡上供之額既重冗食之數又多並無留州得用錢米可以養贖所以招收常不及額猶尚支遣不足蒙朝廷察見上件事理於淳熙七年內已降指揮權以二百人為額今來又準上項指揮照應見管二百人外尚缺三百人雖已遵依分委兵官招收緣本軍僻陋小郡戶口不多日今雖是荒年尚乃無人應募設若有人應募其添招禁軍三百人每年合用糧米五千四百石料錢八百六十四貫文省春冬衣絹一千三百五十四緡一百五十四緡四千五百兩衣錢七百六十五貫委是數目浩濶即無合廢案名可以支遣况當完數之後稅尚屬放殆

其在八數尚且支給不行若不申陳竊慮虛負稽緩之責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乞依元降指抑且以二百人爲額如以州郡武備不備必欲招足元數亦乞限一年添招十人庶幾數十年間漸還舊貫而州郡得以漸次措畫不致違悞

一準轉運司備準樞密院行下地買第十一料至十五料甲葉牛皮敬竊緣郡境民貧不堪極擾十一至十五料節次具中未敢行下收買獨十四料幸蒙漕司申奏蠲免而又已有拋買第十五料指揮竊緣本軍三縣去歲大旱民間貧困異於常時官司夏秋二稅檢放倚閣無可催理逐月官兵請俸尚且積壓無可支遣今來雖是漸次起催新稅然旱荒之後民氣未蘇尤當存恤撫摩庶幾不至流散若

政蹟卷二

三

更分拋下縣催督買發官司初無合破官錢不過科擾取辦上件軍器既未有急切用處徒爾驅逐飢民使之逃亡失業因致死亡有負朝廷救荒卹民之意事屬不便欲望鈞慈軫念特賜敷奏權與蠲免候二三年後年穀豐熟却令漸次收買起發施行

一照對本軍淳熙五年內蒙提刑司奏請於管下都昌縣朔置管寨招刺軍兵彈壓盜賊已行依應旋招到軍兵二十名及於管下巡檢司各差撥兵士十名并於本軍添差兵官內差委一員專一在寨統轄教閱今照都昌爲邑百餘里見有棠陰四望松門楮溪大孤山五寨土軍額管四五百人縣邦又有弓手八十人足可彈壓盜賊當時止緣盜徒倪四等乘船經過縣岸提刑高公泗一時中請添置此

寨見在縣郭當五寨之中而與尉司相去僅百餘步委是虛設徒費帑廩昨來備述利害及以本軍置乏無以贍給累具申陳乞行省罷此寨欲將招到軍兵併歸四望山寨填補額之數未蒙行下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依所乞施行

乞除總制錢及月椿錢狀

熹照對本軍去歲旱傷至重檢放秋苗八分以上及蒙朝省行下將第三等以下人戶夏稅畸零倚閣是致經總制錢收越不及合行除豁及月椿錢無從椿辦不能如額已嘗具申總領轉運提刑司照會乞行除豁無收經總制錢及乞據實椿到月椿錢數起發除別具狀供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外今具事節合行申稟者

政蹟卷二

三

一經總制錢年額係於夏秋二稅內收越緣本軍去年分檢放過苗米三萬七千四百五十一石一斗二升三合一勺紐計無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六千三百七十二貫一百一十七文省及依準淳熙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聖旨指揮倚閣本年第三等以下人戶未納畸零夏稅折帛錢二萬三千三百一十五貫四百六十五文本色絹三千八百一十六匹九尺六寸紐計無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二千九百二十五貫八百四十七文二項共合除放經總制錢九千二百九十七貫九百六十四文其前米上所收經總制頭子勘合等錢遵從淳熙四年戶部韓尚書申明已得指揮並合隨苗除放其夏稅畸零錢帛既已倚閣亦無合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數日合依例除豁方欲具申乞下總所

...令...州近以旱傷申請已奉聖旨...  
...米上無收...制錢况本軍早傷尤甚既檢放...  
...外又蒙...閣第三等以下...夏稅所有上項...  
...委實無所從出...察特賜...於本軍...  
...七年分令...制錢內除...前項放免無收錢九千二  
...百九十七貫九百六十四文仍乞行下憲司總所及本軍  
照會

一本軍月椿錢係於夏秋二稅并場務出納錢物收到頭子  
經總制無額錢及酒稅課利分...椿辦緣夫歲早傷之故  
苗米放及八分三等夏稅亦復倚開白九月十二月終月  
額共合椿辦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貫九百一十二文除  
已據實收椿到錢將新補...遞互償那共計一萬三千九

政蹟卷二

百一十三貫五百四十七文節次起發外尚有六百二十  
貫三百六十五文及今年正月以後合發錢數目今空竭  
無可椿辦欲望鈞慈特賜敷奏將淳熙七年九月至十二  
月終收趁不足月椿錢六百二十貫三百六十五文特賜  
蠲免外所是淳熙八年正月以後合發月椿錢數亦乞行  
下准東總領所照會據本軍每月實椿到錢數起發候向  
去年歲豐熟民力稍蘇即依舊數發納

中修白鹿洞書院狀

具位

契勘廬山白鹿洞舊屬江州今隸本軍去城十有餘里元係  
唐朝李渤隱居之所南唐之世因建書院買田以給生徒立  
師以掌教導號為國學四方之士多來受業其後出寫世用

名跡...者甚眾至國初時學徒猶數十百人太宗皇帝聞  
之賜以監書又以其洞主明...為蔡州襄信縣主簿以旌勸  
之其後既有軍學而洞之書院遂廢累年於今基地埋沒近  
因搜訪乃復得之...廬山山水之勝早於東南老儒之居  
以百十數中間雖有廢壞今日鮮不興茸獨此一洞乃前賢  
舊隱儒學精舍又蒙聖朝恩賜褒顯所以惠養一方之士德  
意甚厚願乃廢壞不修至於如此長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責  
除已一面計置量行修立外竊緣上件書院功役雖小然其  
名額具載國典則其事體似亦非輕若不申明乞賜行下竊  
慮歲久復至埋沒須至申聞者

政蹟卷二

契勘本軍已有軍學可以養士其白鹿洞所立書院不過小  
屋三五間姑以表識舊跡使不至於荒廢埋沒而已不敢妄  
有破費官錢傷耗民力伏乞鈞照

乞支錢米修築石隄劄子

照對本軍邊臨大江舊有石砌隄寨墩住西灣水汊藏泊舟船  
每歲江西諸州錢糧綱運并商榷舟船浮江上下並於寨內地  
泊或值風濤大作亦免沉溺之患公私兩便自紹興以來不暇  
開修逐年風浪衝擊砌石損動往往多被回運空網偷般壓船  
前去以致寨內水汊沙土填塞積滯之久不復開浚重載舟船  
不免於石寨外江心排泊岸石每不堪繫纜每有大風震作  
漂溺人...私錢物不可勝計本軍慮其



水無所從出入恐一其妨農作緣此坐視  
不政中前今本軍早傷至重細民鬪食檢準紹興重修常平  
免後今諸災傷監司隨所分州縣有興工役而可以募入者雖  
非農田水利謂如城隍道路隄岸及種林木之類各預行檢計工料錢穀之數  
具利害奏聞本軍已委星子知縣王文沐司戶毛迪功躬親詣  
地頭逐一從實檢計到開修石寨去處合用工料等錢五千三  
百七貫一百二文米四百五十六石四斗五升本軍已行具申  
轉運使衙取撥案名錢米雇募人工修葺去後近準使司回牒  
止撥到移用錢一千貫文米五百石今照先委星子知縣王文  
林司戶毛迪功檢計工料錢米並是實用之數本軍今不敢全  
乞取撥率止乞更行增撥錢米付本軍支散自餘少缺之數本  
軍自行計置貼助使司撥到錢米趁此天氣和暖雇募人工開  
修不唯官私舟船得免風濤之患且使飢民就役不致缺食須  
至中稟者

政蹟卷二

天

乞催修石隄劄子

熹照對本軍臨江石砌隄岸自紹興以來被風浪衝擊損壞  
港汊壅塞稍自江水退落不堪仕泊舟船已嘗具利害申稟乞  
行計料開修已蒙委官相度開具合用工食錢米供申去訖未  
蒙行下緣目今水漲正是併工開修之際若是蹉時向後寒凍  
工匠艱辛除別具公狀中呈欲望台慈早賜申奏仍乞行下逐  
旋取撥案名錢米一面趁時用工開修施行實為公私久遠利  
濟之惠

論都昌創寨劄子

竊見自古建立州縣與安頓營寨去處不同州縣得山水

環聚地十萬年可容官府民居去處而未必要害營寨即須相  
度地勢果是盜賊來往所必經由之地可以卓望邀截不容走  
透方為要害然後建立此事理之必然也故古人於此二者經  
度安置各有所處未嘗差互其州縣去處雖非要害然既有官  
府民居倉庫刑獄則亦不可無備故逐縣皆有尉司弓級大者  
百餘人小者不下數十人與營寨土軍表裏防護其用意亦備  
詳而深遠矣若以州縣去處瀕江帶河恐有姦人不測侵犯便  
為要害則凡州縣少不近水設使果是要害去處其縣道亦有  
弓手足得防護不必更於弓手之外立寨招兵然後可以守也  
本軍都昌縣者地實瀕江然上有棠陰木門四望下有楮溪大  
孤山大小五寨近者四五十里遠者亦不過百餘里逐處可以  
卓望把截是為要害其縣郭去處正在五寨之間又有尉司弓

政蹟卷二

天

級額管七十五人四至八到在隆興饒江三州星子建昌兩縣  
之間即與淮南州郡並無連接去處百十年來除李成大盜橫  
流之後不聞曾有盜賊直犯縣邑只於淳熙四年因有散亡窮  
寇三人匿跡舟中經由縣步初未嘗敢上岸作過却被尉司弓  
級緝捉驚起即時竄逸是時偶有饒州職官沿檄到縣中路得  
於傳聞意謂本縣已被焚劫遂張皇其事妄申憲司一時憑信  
便將官吏對稱奏稱都昌縣接連淮南而南康管内都無一兵  
乞創此寨以天子使者持斧逐捕之威而為窮寇三人驚駭擾  
亂至於如此固已可笑又况初不計籌增兵百人一歲所費為  
米一千八百石錢五百餘貫絹五百匹綿一千五百兩使州縣  
何所從出亦不審慮兵官一員禁軍百人出在外縣使聽何人  
節制於民有無益憂致誤朝廷降此指揮自今觀之利害得失



昭然... 人無... 莫不知之故本軍昨來輒具中陳乞行廢  
罷今幸朝廷行下使司相度竊計必蒙洞照底裏力賜主張使  
邑屋無侵擾之虞州郡免供億之費遂除一方永久之害然熹  
熹慮尚恐州縣官員解事者少而便文自營之私勝觀望畏怯  
之習深既不明形制要害之緩急又不察公私事力之有無但  
恐廢罷之後萬一復有衝突或能累已又見元係憲司陳請不  
無觀望之意惟到地頭相度往往不能盡公竭慮而偷為一切  
首鼠之計或稱實係要害去處見有招到軍兵造到寨屋難以  
廢罷上誤鈞聽則熹請有以折之夫地勢要害衣糧耗費種種  
利害熹前已詳言之矣請更以一事論之今所置寨正在本縣  
尉司之南數十步間若以弓手為不足恃則廢弓手而專募寨  
兵可也今置寨以來弓手之巡警未嘗敢廢近又會合外縣捉

政蹟卷二

平

獲但淳莊賊而所招新兵者飽食安坐未嘗少立功効及至本  
軍行下督責巡尉之際其軍兵反教寨官申稱當來置寨只為  
防獲縣郭不合下鄉巡捕其無用如此但能在縣生事擾民詞  
訴不絕州郡相去既遠縣官莫敢誰何若不早行廢罷向後郡  
縣民間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若蒙察此利害數端之實許行  
廢罷其見招軍兵數目不多自可撥隸諸寨填補闕額見造之  
屋其數亦少自可就近撥充弓手營房他無所用也豈可明知  
其傷財害民有損無益而但為此羸卒數人破屋數間之故留  
此巨害之根以貽患於無窮乎夫論事不論其利害之實而欲  
因陋就簡偷合取容以徇目前一切之計此乃世俗淺陋之常  
談宜不足以惑高明之聽然熹之愚亦有不能無過計之憂者  
故敢復盡其言以煩執事伏惟幸垂察焉其或議者尚慮復有

前日舟中三人之盜而不可以無備則豈鈞慈更垂體察只勒  
本縣立限招足關額弓手而更於額外增置二十五人湊足一  
百人亦足以增重形勢防衛不虞而弓手係屬本縣尉知縣  
等級相承名分素定易為拘轄比之立寨招軍利害蓋萬萬不  
侔矣其都昌縣與諸寨相去遠近里數形勢今并形畫成圖連  
粘在前乞賜鈞覽于身威尊皇恐死罪

申免移軍治狀

準安撫轉運使衙牒備準尚書省劄子浙差知袁州曹大夫奏  
乞將南康軍移治湖口縣撥隸彭澤縣及都昌縣依舊成三邑  
却將星子建昌縣撥隸江州事除已移牒諸司從長相度經久  
可行利便修寫同衙檢狀連書施行外牒軍詳此從長相度有  
無利害具狀供申所準前項使牒指揮本軍檢會昨淳熙三年

政蹟卷二

平

內準安撫提刑轉運提舉使衙牒二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  
戶部中準都省批下白劄子乞將南康軍建昌縣隸江州而復  
以江州湖口縣隸南康軍或建昌縣若還隸隆興府事牒本軍  
契勘建昌縣湖口縣坐落去處并各縣抵接本軍水陸界分地  
呈遠近相度經久可行利便具狀供申本軍已行取會逐縣具  
利害回報及塌畫地圖送發廳集眾官會議合依建昌縣士民  
比建昌水陸地界至江州皆遠至南康皆近陳乞仍舊隸屬本  
軍為便事理保明具中安撫提刑轉運提舉使衙照會施行去  
就今又準上項指揮本軍今相度開具下項須至申聞者  
一本軍自太平興國七年於建軍治至建炎間李成賊馬殘  
破其元建軍額案牘不存尋照圖經及簽判廳舊題名記  
統黃訪士民檢到皇宋咸平本軍官兼通判余致堯撰

新利民備... 太平興國六年相國張齊... 江表以其地在廬山之陽彭蠡匯澤直注于是每春江水漲湖沈島沒度吉樵筭洪諸城軍實萬艘浮江而下或天鼓噫氣終清沃空篙工棹郎摧枯是慮指斯邑也為極滿之地公於是度其便則沂流之要衝和其宜則上游之樞台非鳴鼓前收帥以守茲土則觀風之政幾致闕如由是紀事實以入奏請改其邑為軍太宗皇帝嘉其言曰俞南方之俗其在康哉可賜名南康軍自是之後幾二百年至紹興以來復建軍治及諸倉庫郡官解舍兩獄諸軍營房泊至成就所費不貲若一旦棄而不用徒置它所必須初建軍治城壁及諸務廩郡官解舍兩獄諸軍營房不知所費從何取撥而湖口縣治地勢狹前近大江後逼高山亦無建立軍壘去處今欲初建軍壘必須占奪民間田

政蹟卷二

聖

地極提不細以此論之移治之說彼此公私有害無利灼然可見  
一星子縣係本軍見今治所地瘠民貧昨因經界之後二稅愈重倍於它邑自辛卯大旱之後民力未甦幸而輸納水陸皆便朝至暮歸無諸枉費然而民間未免猶有愁歎若隸江州則陸路一百二十里而水路順流一百二十里至湖口縣入沂流四十里至江州沂流一里折二里通二百里輸送期會轉兄遙遠以此論之則割隸江州於民有害於官無利灼然可見  
一建昌縣元中樞進士熊望之等并父老及稅戶傳政等連狀本縣陸路至江州二口八十里至南康一百三十里水

政蹟卷二

聖

縣三百里去江州則又一百二十里到湖口縣湖又沂流而上八十里方到江州又必經由南康軍湖口縣兩處口岸不無阻節見今江州係屬割去處一有所科近縣則便遠處則不便且如德安縣乃江州屬邑之遠者尚不過一百二十里本縣去在德安縣之南又六十里且以馬料徵事言之隨稅高下均科本縣水行五百餘里方至江州如陸程則南去鄉分到本縣又百餘里往返有六百哩之遠動經旬日若中等之家科棊二百束每人止負兩束以人數較之動費百夫上等入戶則又不止百夫若令人戶就縣交納亦有般擔糜費官司解發亦不過取辦於民本縣既遠於德安縣况連丁大旱之後人民流移未盡全復若更以隸江州豈特流移之家不歸而見在入戶亦必逃移猶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江之東西亦皆王民萬一必欲撥隸民間豈敢回違然望之等伏見朝廷清明四方無虞東西兩路之民各安其業與其所改易不若仍舊實為安陳乞備申朝省詳酌利害施行以便民本軍今來相度建昌縣昨來所申事理委得允當以此論之則割隸江州於民有害於官無利灼然可見  
本軍逐年起發上供經總制月椿等錢及支遣官兵衣糧百色支費全仰三邑椿辦而建昌星子應辦不啻過半今來若將撥隸它州則所餘都昌地瘠人貧歲多旱歉催科稍急則有逃徙之慮財計實無所出難以湖口彭澤兩縣支隸本軍各為依舊三縣而湖口彭澤所入亦少不足裨

二萬彭澤所入不及其半今欲以二縣二馬

秋二稅及諸色歲計之目依各縣元數令逐州承認惟上

供之數或可隨時改割至於養贍在軍官吏軍兵支用之

數不知何從而出以此論之以建昌星子隸江州以湖口

彭澤隸本軍於官有害於民無利灼然可見

本軍相度利害於前又詳建議之人首尾陳述略無義理其

九南分東西路實以江西為界者今契勘江西一路自隆興

無州建昌軍皆在江西之東若如議者之言則此一府一州

軍盡合移治江西之西而其諸縣亦合改隸江南東路矣又

許州南康疆境交互奔走期會民頗難之又有風濤之險監司

必歷民戶輸送往來每以為艱今契勘星子建昌兩縣民戶輸

送地星遠近如前所陳若以議者之言便行改割則是使之給

政蹟卷一

近就遠去易就難與其所陳事理利害正相違背兼本軍所管

都督一縣雖是隔江然人戶輸納不過苗米一項最為繁重自

來久例又只在本縣交納裝綱起發人戶即無往來之阻至於

移動一軍城壁官舍倉庫營寨所費浩濶度須用數萬緡而起

這一縣民居屋舍及占奪其地使之蕩析流離不得安其生業

尤非細事而議者率爾言之僅同兒戲不知今日民力凋敝州

縣空竭之際如何計置得上件錢物給此支用而勞民動衆為

非有害無利之舉其說為恐難以施行徒然煩費文移動搖物

議一境軍民日夕憂懼不遑處極為非便謹具申監司衙

欽望詳酌早賜奏聞寢惟前件指揮以安一郡軍民之心不勝

伏候台旨

契勘本軍建昌縣陸路至本軍經涉江州德安縣界內

直至本軍不隔外州其隔江州界分去處初亦無甚利害已

是德安縣遞鋪兵士以非本軍所轄尋常不肯傳送本軍

建昌縣文字有此一節小小利害然亦須別有措置豈有為

此之故而輕移一軍遞割四縣之理今若將德安一縣遞角

文字特令兩州巡轄使臣通行點檢則郵傳亦自不至阻滯

併乞台照

論馬辛獄情劄子

憲契勘本軍軍院昨准使帖押下承局馬辛根勘凌犯階級情

罪依條施行已據本院勘到招伏情節依條合徒二年配鄰州

憲竊詳本人所犯却因發覺方彥故違使司元降約束私買板

大遂致爭鬧若便依條斷罪竊恐情輕法重或非台慈之本意

政蹟卷一

朱敢便行決遣亦不敢輒具公狀申陳取以此私於下執事欲

望矜察行下稍從寬典不勝幸甚竊以亟遣遞筒未暇別紙布

謝悃併乞台照

論南康移治利害劄子

竊報有愚懇仰瀆台聽近準安撫衙牒備承使司公文差委池

州余推官前來相度曹大夫者所陳移治湖口改割兩縣事本

事已遵依行下兩縣相度去訖然其事理實有不難知者本軍

建立二百餘年兵火之餘掃地亦立今又五十餘年官府民居

方始就緒然猶頗有未圓備處若更遷徙必致狼狽兼今來民

方已極困饑官司尤覺艱難移治所費少亦不下數萬緡不知

何所從出又聞湖口地步窄狹自今為縣且費力若何改建

何所從出又聞湖口地步窄狹自今為縣且費力若何改建

以安撫使可以安撫亦必悉其苦衷設非其苦衷其地  
乃可營建不知今日幸無道則何必為此以動搖人心為  
取怨此移治不便之說也至於改割兩縣則兩縣距今南康  
治所道里近而去江州治所道里遠南康財賦取辦於建昌星  
子者過半而湖口彭澤二縣所入不足以補其數雖上供歲額  
或可隨縣改割而本軍官兵吏員廩祿不知何所從出此割與  
不便之說也竊意此事終久決難施行而徒煩費支移動諸眾  
蓋使兩處軍民之情疑慮惶惑不安厥屆極為非便慮衰病之  
餘扶與來此且夕即為引去之計視此不啻如傳舍豈有毫髮  
便絕之心特以既荷聖恩疆界民社既未能有以使其人安於  
百里而無愁嘆之聲誠不忍更使復為人心淺議所擾故敢直  
以已意干昧中呈其詳見於公狀欲乞台覽早賜奏陳寢罷其  
說以安兩處軍民之心不勝幸甚

政蹟卷二

論阿梁獻情劄子

照對本軍阿梁之獄節次審詞互有同異須至依條再行推  
鞠然以愚見本人審詞雖非實情然且只據其所通情理亦不  
可恕不必再行推鞠盡如前後累勘所招然後可殺也蓋阿梁  
與葉勝私通致葉勝因其夫病而手殺之雖使阿梁全然不知  
殺害之情究其所因已絕人理况已明知殺意當時自合出門  
聲叫或密投隣里以求救援今乃抱兒立於門外半時之久以  
俟其夫之死及見其夫之出聞其夫之聲知其事之不成然後  
隨聲叫呼以求救以此一節其情蓋已灼然可見不必同謀  
殺然後可算極典也夫人道莫大於三綱而夫婦為之首今  
梁所犯為白極惡人理之所不容據其審詞自合誅死無足

已具申乞行推鞠然意欲望使司詳此情勢  
其間乞降旨只依元降指揮處斬施行不推得以致正典  
其意因之人不得以遷延幸免亦以聳動羣聽使眾著於人  
倫之義於以溺成聖教實非小補意以人微職賤不敢頻有奏  
陳敢以此私於執事伏惟鈞照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

查轍有愚懇仰濟台聽伏見管下都昌縣人戶夏稅錢內一項  
科折木炭自來只用木色備船裝載赴監送納自紹興二十四  
年徒點韓寶文任內因納炭稽遲追典押取問偶一時懼罪自  
行供認乞每秤折納價錢二百六十文省解發赴監自行置場  
買炭考之縣吏每稅錢二十文折木炭一秤以稅錢則例言之  
夏稅見錢一貫五十文合折絹一匹官交價錢六貫文省若折  
木炭合管炭五十二秤半每炭一秤官交正錢二百六十文省  
共錢一十三貫六百五十文已上以兩項價錢比並則木炭錢  
多於折絹價錢七貫六百五十文係爭一倍以上數目已極懸  
絕况都昌民戶逐年長養團林採柴燒炭每斤直錢五文至六  
文止若比做折納價錢又幾三倍所以民力重困多掛欠籍追  
速督迫幾不聊生今來人戶乞依祖來舊例備本色自雇船裝  
載赴監送納獲鈔銷注誠為便利民戶所陳大略如此所有此  
折且于公磨取乞台慈詳酌從所請庶幾疲瘵之民得以少  
蘇實出使盡之惠不勝幸甚冒昧台嚴不勝悚仄

政蹟卷二

小貼子

上件所陳乞納本色木炭或以為 比附納絹量減價  
錢却從使司置場收買尤為利便而乞台慈詳酌施行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

巴木炭赴使司文節

紹興十五年間使司行下每種納銀一百五十文足額  
每斤至二百六十文省契勘其炭係以納稅紐折今求所納銀  
錢比之折納計多一倍以上委是太重民力不堪昨據人戶  
訴已曾具申使司乞納本色未蒙行下不免具申朝廷今準官  
制已送使司指定竊念本軍地狹民貧稅額偏重而折納炭銀  
比於納絹計增一倍以上其於本色計增三倍以上農桑之家  
有本無錢送納累年委實困弊欲望台慈仰體聖朝勤恤民隱  
之意特賜詳酌依所乞送納本色不勝幸甚干冒乞嚴俯伏  
俟罪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三

哭

政續卷二

憲昨日伏業面諭許賜行下究實都冒木炭價錢利害特與  
減仰見仁人君子所以愛民之實不為苟悅於一時而所以為  
之計慮深遠如此感幸歎息無以為踰適準使帖謹已遵稟施  
行續當條上然竊竊伏思之復有一說上可以推廣台慈於恤  
之惠而下不至於多失有司經常之入敢預言之以俟採擇謹  
按木炭本以稅絹紐計納本色比之納絹所費已增一倍之數  
折納價錢比之納絹所費又增三倍之數反覆折至於數倍  
上違法意下損民力本軍三縣皆受其弊然二縣距使臺為遠  
折般本色其費不費故雖價錢稍重而不敢深以為苦都昌則  
距使臺甚近而津般不難故仍願納本色而深以價錢之重為  
病要之以錢比絹而論之則三縣之寧體初不異也竊前者  
論本軍及此兩縣使司直從所請令納本色則憲不及百所議

矣今乃幸蒙台念更令免六如與蠲減是以憲得以復有  
欲望台慈更賜詳酌三縣第三等戶一限軍行蠲減其上兩等  
人戶今且依舊送納庶幾一郡細民均獲大賜而上兩等戶  
事力稍寬猶可不至大段狼狽亦不至多失使司財計免致  
別有經畫實為利便須至中京者

乞聽從民便送納錢絹劄子

憲近者兩具劄日陳乞官廩差遣恭想已徹鈞聽外服下僚不  
敢數以寒暄浮禮仰塵威重茲乃復有懇惻轉日布之憲求幾  
讀書不親世務加以疾病益復懶廢茲蒙恩起家試郡觸事  
昏塞不知所為近因奉行近降指揮令上三等戶稅絹零丈  
尺漆鈔送納本色外下戶不成端匹稅絹每尺並以一百文足  
折價從便獨鈔送納節次據本軍下戶陳訴乞依舊漆納本色

政續卷二

哭

憲初不知利害曲折只見朝廷指揮之意本為優恤下戶但行  
諭遣催促送納自後點檢得見納到數目大段稀少遂行詢問  
乃知本軍絹價每匹不過三貫文足今令上三等戶得納本色  
而下戶却令一尺折錢一百文足即納一匹計成四貫文足委  
是折錢太多所輸反重於上戶所以下戶不願折納而憲昏愚  
不能加意詢問及時申明致此違慢已從本軍具申尚書省  
欲乞許從民便送納錢絹敢乞鈞慈早賜敷奏行下以憑遵守  
謹督免致拖欠為公私久遠之害所有憲申明後時上誤國計  
亦乞明賜點責以為守臣慢令廢職之戒千日鈞聽伏深恐懼

小字子

憲新中軍理錢令更令免六如與蠲減乞鈞慈詳酌從自朝廷  
施行

吏無所不至則捕者不致驚心至於必至於病民矣為乞重念

熹又竊詳今者所降指揮它州未聞有以為病而申陳者乎是本處緝價高貴今得例從低估民間實以為便故熹所申亦不致乞減所定錢數只乞許從民便則價貴處人自納錢價賤處人自納緝兩不相妨各得其便伏乞鈞照

乞禁保甲控開集劄子

契勘保甲之法什伍其民使之守護里閭覓察盜賊誠古今不易之良法也然既許其蓄藏兵仗備置金鼓則其節制階級似亦不可不嚴猶見目今見行條法累降指揮但有開結教習之文初無戒令糾禁之法鄉里豪右平居挾財恃力已不可制一旦藉此尺寸之權妄以開集教閱為名聚眾弄兵凌弱暴寡拒捍官司何所不至如本軍都昌縣劉邦達等只緣劉彥才爭競聞得官司追呼遂於盛夏輒行開集鳴鑼持仗過都越保欲以報復怨仇抗禦捕吏向非託於保甲之名安敢公然如此喜除已將劉邦達等依和殿報寬為名結集徒黨立社法等第決配編管外仍具利害中使司欲望台慈許酌特賜行下約束施行區區之懷別有愚見更望使司特賜察奏明降指揮今後應保甲首領等人以開集教習為名聚眾弄兵欲以恐脅官私起怨拒捕者比凡人之法特加一等收罪庶幾豪強知畏不致貪緣敗壞良法委實利便須至申稟者

政蹟卷二

手

乞保明減星于縣劄子

熹昨日方遣八具利口申稟相為石德適所遺陳乞減星子稅人回廣利一遺謹復寄人中乞賜台慈保明申不勝

幸甚其門之供

中請考有別色可以對神即亦不須申請今有司之吝至乃以此為問則錫減之恩似已無復可望然邑人緣此陳乞往來計會亦已薄有所費其心不能無僥倖於萬一而熹元奏固已有謂如蒙施行不唯今日見存人戶得保生業而已逃未復願耕無田之人必將有扶老携幼而至者不數十年生齒日繁墾田日廣向來榕關之數亦可漸次起理以復承平之舊者似已預為今日解紛之地欲望台慈頗采其意特為申述使得不為刀筆所沮而早得蒙被堯舜之澤熹與邑人千萬幸甚于冒威尊無任戰悚

小貼子

上件文字欲乞不別委官看詳徑從使司保明回申幸甚

政蹟卷二

手

報經總制錢數目劄子

熹照對近準使司公牒依準總領使所牒催發本軍去歲未發錢四千六百餘貫并今年未發錢三萬九千五百四十餘貫謹按去年錢內合除豁坊場取闕減下錢一千四百四十貫三百餘文僧道免丁比額不敷錢一百六十四貫六百餘文祇使招軍造甲經總制錢一千八百九十五貫文及已申及乞理折費乘羨等稅錢九百九貫餘文共計登四千四百九貫三百四十五文省外實體到茶租錢二百八貫已差備前蕭彥押發別無未起之數節次具中總領所照會去訖所是今來錢除已起發春卒外未發錢數內亦有合除豁坊場取闕體減下錢僧道免丁比額不敷錢共登一千九百一十二貫七百九十九文餘文備錢數本軍今年夏初以來同大遺遺早令

八分已上民間目下已自備食兼淳熙七年第三等以下未納時零夏稅已蒙上司備奉聖旨行下權行倚閣今來正稅既無所入其經總制等錢亦別無合收棄名官錢可以權辦所有秋季經總制等錢係據實收到錢七千四百六十三貫二十四文省差衙前王溥管押外有冬季錢數當在來年正月起發本軍亦緣早傷人戶艱於輸納兼準近降指揮住閣夏稅官物竊恐將來施下合發錢數虛預罪戾已節次具申朝廷并上司乞賜教奏將合趨經總制錢容本軍據所屬實收到錢數批曆入帳拘收池發免以遞年季分比虧去訖除已別具公狀供申外今蒙使司所追都吏以下欲望台慈存留催發官物干冒威嚴不勝惶恐之至

乞減移用錢額劄子

政蹟卷二

至

熹契勸本軍財賦隱之官兵支遣常是不足逐時全仰酒稅課利分隸相助近自乾道九年內蒙使司於經常分隸錢數之外創立名色每月拋移用額錢一千二百餘貫均於城下及兩縣酒稅務趁辦自此之後酒稅所收課利除樁移用錢外諸司所得分隸錢數不多致本軍財計轉見闕乏支之不行兼近年以來沿流州軍收稅太重商旅稀疎又為諸軍差出軍兵販賣物色齋到戶部總所曆頭不許州縣收稅場務愈見虧欠州縣愈見窘闕只如本軍見今拖欠使司移用錢四箇月無以起解今有公狀具申欲望台慈矜憐特賜於元拋移用額錢上重賜裁減行下樁辦非獨場務可以稍解遺欠亦於本軍不無少有補助干冒威嚴不任悚慄

小

取資不重困其整

避而不致出於其塗也今者本軍得蒙使司蠲減前米

錢每石至一百三十九文農民固已幸甚獨往來商旅州

場務以課額浩大不容優恤若蒙台慈詳察將上件移用無

名之額痛賜裁減使州郡得以約束務官輕減商稅拓邀客

旅令得通行是亦使司久遠大利之源不必竭取於一時然

後為快也

乞行遣攔米官吏劄子

熹已具申稟未行之間復有危懇重浼鈞聽熹昨嘗妄以隣路

壘羅利害申聞已蒙聖旨特賜指揮近得彼路諸司文移始許

通放而屬縣下吏乃敢蔑視朝廷號令帶領吏卒公肆拘攔至

於越境釘斷破口以絕往來之路正復戰國相傾之世不至於

此雖已移書彼郡及諸監司請照條令按劾尚恐未以為意不

免具狀申省乞賜約束欲望鈞慈矜憐早賜行遣不勝幸甚真

干冒非一罪無所逃伏紙不勝戰栗俟罪之至

乞申明閉糴指揮劄子

熹輒有迫切之懇仰干鈞聽本軍地瘠民貧米穀不多遞年雖

是豐熟亦仰上流州軍客船販米糴糶食用今年遭此大旱歲

收七分以上而上流儘有得熟去處顧乃循習舊弊公然過

以致米船不通細民闕食本軍糴慮無以賑糶支遣遂逐急

兌諸色官錢差人前去收糴米斛今據差去人中已糴到米

諸處官司出榜禁約不許放行竊慮客販不通官糶又自境

限除已移文諸處官司請照累降指揮



及不許... 蘇察外更欲具奏及中尚書省又慮違失降授之  
驛向後別致阻反為深害謹密具此中京欲望鈞慈特賜  
察單為數奏待降辱旨檢舉舊法遍下諸路嚴行約束但使  
私米較遠近通行則沿流荒旱州軍自當不至闕食非獨此  
之幸而已千冒威尊伏增震悚

小貼子

懇對本軍勸諭上戶賑糶近十萬石其間多有有錢無米之  
人亦須上流收糶若彼沿路阻節米船不通即此勸諭之數  
盡失指準民命所繫為害非輕伏乞鈞慈深賜留念

乞撥兩年苗稅劄子

竊昨曾具奏及申尚書省約計本軍今秋放旱外三分苗米一  
萬三千九百五十五石及去年零欠綱運米五千餘石乞賜裁

政蹟卷二

蓋

撥下本軍充軍糧支遣今續據管內三縣申到檢放實數多是  
全戶乾死所傷不啻八九分若依元數必取三分苗米即恐人  
戶無從輸納必致逃移其去年殘欠初意亦候今冬催理填納  
今既災傷如此亦非并督舊道之時以此計之即嘉前奏所乞  
兩項米數正使便蒙聖恩許賜撥然皆已難作十分指準未  
蒙哀憐則其狼狽又將有不可勝言者蓋嘗竊謂有軍則糧決  
不可以不足既旱則稅決不可以不赦此二者皆必然之理也  
但在今日欲取足軍糧則民已無食更責其稅必有逃移不  
之憂欲盡放民稅則有軍而無糧民亦將有不能保其安者一  
者之為利害其交相代又如此然就其一端而論之則關  
之禍淺而易見不赦稅之禍深而難却... 州縣之... 不...  
目前為應文地實之... 地敵災

從開井... 年之稅何止倍蓰且如本軍乾道七年  
歲嘗大侵流殍滿道至今十年而流庸尚有未安集者田土尚  
有未開墾者今者不幸復遭此旱計其分數乃或甚於彼時民  
尚無以為食若復責以輸納租稅將來之患必當有甚於前不  
知更費幾年功夫可得復似今日此尤不可不深慮者也然非  
朝廷察此利害之幾有以給其軍食使之得以盡實檢放而無  
乏供之患則難知之深害未弭而目前立至之禍已不可免此  
熹之所以不敢避僭瀆之罪復論前奏之未審者仰冀鈞慈深  
加憐察特賜敷奏且依所乞截留兩項米斛外更令帥漕兩司  
同共相度別行應副則閩郡軍民死生而骨肉矣如蒙留念更  
望早賜行下以安其心熹無任惶恐俟命之至

政蹟卷二

蓋

望早賜行下以安其心熹無任惶恐俟命之至

小貼子

熹所申稟只為乞撥六年殘欠及七年放外兩項米斛又恐  
朝廷怪其檢放分數之多故其妄言遂至颺糶誠不能無草  
野僂侮之嫌然其區區之心實欲深為國家生聚教訓既復  
久遠之計若熹之私則云替不遠疾病侵陵罪戾孤縱日俟  
謹斥決非久於此者亦何必曲沽民譽過為身謀以罔朝聽  
而陷於不測之誅伏惟鈞慈深賜洞察

與執政劄子

熹瞻望台躔久不申起居之間下情第切宗仰比以災旱告急  
于朝竊計已蒙鈞念惟是疎拙素不更事重此困迫不無煩擾  
今復有判子二通申稟放稅乞米及滕塊開糶寧而熹疾病之



餘文以... 禮有... 奏乞... 請千萬之幸... 以勞侍史并乞鈞照

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狀

照對本軍詳因修葺軍學照得從祀神位名號差舛曾具狀申尚書禮部續準本部符降到見行從祀神位名號本軍謹已遵依彩畫題寫奉安訖熹恭觀崇寧元年二月二十五日詔追封孔鯉為泗水侯孔伋為沂水侯今按本部降到神位名號其泗水侯獨未得在從祀之列蓋嘗考之論語伯魚過庭親承詩禮之訓先聖又嘗使為周南召南之學其才雖曰不及顏淵然亦不應盡出七十子之下竊意當來禮官一時討論偶失編載非固有所取舍升黜於其間也熹愚欲望朝廷特賜詳酌將泗水侯列於從祀位在七十子之後沂水侯之前庶幾孔門之賢悉登記典有以仰稱崇寧聖詔褒崇之意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施行謹狀

乞頒降禮書狀

照會政和五禮新儀州郡元有給降印本兵火以來往往散失目今州縣春秋釋奠祈報社稷及祀風雨雷師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無所據依循習苟簡而臣民之家冠昏喪祭亦無頒降禮文可以遵守無以仰稱國家欽崇祀典防範民彝之意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行在尚書禮部欲乞特賜申明檢會政和五禮新儀內州縣巨民合行禮制鑄板行下諸路州軍其壇壝器服制等亦乞彩畫圖本詳著大小高低廣狹深尺寸行下以憑遵守

小貼子

契勘王公以下冠昏喪祭之禮鄂州見有印本但恐其有謬誤只乞行下取索精加校勘印造給降不須別行鑄版其州縣祭禮及壇壝器服制度即乞檢會抄寫圖畫別為一

乞增修禮書狀

伏見本軍昨準尚書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禮儀式竊嘗恭攷其間頗有未詳備處方欲具狀申審今親進奏官報近者判部侍講侍郎奏請編類州縣臣民禮儀鈔版頒降已奉聖旨依奏此誠化民善俗之本天下幸甚然熹竊慮其間未詳備處將來奉行或致抵牾今具如後須至申聞者

一所準行下釋奠禮儀熹按其神位除正配三位外有殿上

政蹟卷二

卷二

兩廊從祀未見位號名數不委新儀全書有無具載欲乞討論并賜行下然按祀令二月八月上丁釋奠文宣王以充國公鄒國公配牲共用羊一豕一白幣三而已今其所祀乃近一百餘位一豕一豕無緣可以徧及又州縣廟學窄狹祭器獻官多不及數往往不能一分獻其為欺慢莫甚於斯竊欲更乞相度申明許令州學免祭兩廊諸位縣學免殿上十位庶幾事力相稱儀物周備可以盡其誠敬

熹又按行下釋奠行事儀引三獻官請舒王神位前一節係政和間所定後來靖康年中已有指揮追貶王安石等秩降罷祀享訖今來上尊儀注尚仍舊文竊慮州縣各行反致疑惑亦合申明正并乞台照

一所準行下釋奠祭祀陳設章皆云又設太尊二山尊二在  
之東南間北向西上此位即於正若尊在前皆有坫如勺  
器為酌尊一實明水為上尊餘皆實齊初獻酌之  
煮按後章行事儀云初獻酌犧尊之泛齊亞終獻酌象尊  
之醴齊與此不協竊疑兩處必有一誤尋考祭祀稷祀風  
雨雷師陳設儀皆設犧尊象尊為酌尊乃知正是此章之  
誤其著字當作犧字犧字當作象字又既云北向則是犧  
尊在北象尊在南所云在前亦是重複倒置欲乞申明改  
正行下

一所準行下釋奠祭祀陳設章皆云又設太尊二山尊二在  
神位前太尊一實芝齊山尊一實若尊二犧尊二象二壺尊  
六等實明水壺尊三實元酒三實三酒明水元酒皆在  
政蹟卷二

五齊三酒皆在殿下皆北向西上內祭社稷儀  
以本處酒在殿下皆北向西上云南向東上加器五齊  
三酒皆設而不酌蓋按此太尊山尊乃是都共設於殿之  
前楹壇之南而其北更容獻官拜跪酌獻非是逐位之前  
各設四尊所謂北向者恐是太尊二為一行其南山尊二  
為一行又次南階下階尊二為一行又次南犧尊二為一  
行又次南象尊二為一行又次南壺尊六為三行其南向  
所謂西上者謂國寶元酒東實五齊三酒其東上未委是  
否各乞討論并賜行下  
一所準行下州縣社稷風雨雷師壇隨制度蓋按其文有制  
度而無方位尋考周禮左祖右社則社稷壇合在城西而  
唐開元禮祀風師於城東祀雨師於城南未委漸嚴全書  
有無同異欲乞討論并賜行下

一準禮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境內者又曰山川之神水  
旱疫癘之災於是乎禁之蓋以其崇高深廣能出雲氣為  
風雨以滋養潤澤乎一方也今州郡封域不滅古之諸侯  
而封內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其有祠廟亦是民間所  
立淫誣鄙野非復古制顧乃舍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之  
實而偃僕拜伏於土木偶人之前以求其所謂滋養潤澤  
者於義既無所當又其牲牢器服一切循用流俗衰味燕  
器於禮又無所稽至於有山川而無祠廟者其歲時祈禱  
遂不復樂於山川而反求諸異教淫祠之鬼此則尤無義  
理而習俗相承莫知其謬欲乞檢照五禮新儀如已有祭  
山川禮即與編類行下如有遺闕亦乞討論依倣祭祀禮  
儀立定時日壇場方位制度并賜行下

政蹟卷二  
一伏覲累降赦書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有功及民者並  
令致祭謹按唐開元禮享先代聖王並用禮器法服令仰  
未委新儀全書有無歲時祠祭儀式欲乞檢照討論并賜  
行下  
右謹具申尚書禮部如有可採乞賜台旨施行庶編類成書之  
後免致疑惑復有更改謹狀  
放官私房廊白地錢約束  
照對目今天色亢陽見行禁止屠殺祈求雨澤未獲感應竊慮  
細民不易所有官私房廊白地錢自七月初二日為頭五十文  
以上放五日五十文以下放十日

措置賑卹糶糴事件  
竊見軍境災飢雨澤深慮細民困苦擬合預行招誘客販

船載軍山糶并... 餓急... 下項...  
如遇客販米到岸欲就軍出糶何赴務陳狀看驗稅務說令...  
石寨內捐泊出糶印與免在城稅錢三分或有糶不盡之數欲...  
載往它處須再經本務出給關引方得起離前去庶可關防欺...  
隱透漏之弊今帖城下稅務遵依施行

尋常客人糶米必經由牙人方敢糶常被邀阻多抽牙錢是致...  
不肯住糶合嚴立榜賞上約許從民旅之便情願交易庶得牙...  
人不致搔擾使軍今立賞錢一千貫文榜市曹張掛曉示如遇...  
客旅與販米斛到軍聽從民旅之便自行糶糶如牙人不遵今...  
來約束輒敢邀阻解落牙錢許被獲人盡時具狀經使軍陳新...  
切待勾收犯人重行勘斷追納賞錢入官施行

政蹟卷二

本

免留滯須當勸諭上戶及時收糶不惟他時可濟荒歉於俸...  
之家豈無宜利可謂兩便合帖委官敦請上戶說諭

措置兩縣到岸米船事

照對早傷細民關食合行出糶常平米斛應接細民食用切慮...  
向去日久有誤不測賑濟况今鄰郡州縣收成正是客旅與販...  
米削之際本軍已行措置不行收稅仍免本船雜物稅錢招...  
納米船住岸出糶接濟民戶日食其兩縣務亦合依此措置招...  
誘米船候有米船到岸即將常平米斛在糶準備將來支用七...  
月十一日帖都昌縣

招誘客販米斛免收力勝雜物稅曉諭

照對本軍并管屬縣口近以來關少雨澤見今祈禱未獲感...  
米價漸高本軍已行下城下稅務都建昌縣招誘客販米斛前

來從便任糶免收力勝雜物稅錢不得邀阻減過牙錢之類...  
竊慮客人未能通知須至曉諭并帖縣依此施行七月十五日

再勸修築陂塘

契勘今歲旱傷蓋緣人戶不修築陂塘積水灌溉田禾致令乾...  
死使軍已節次行下三縣及散榜給印榜曉示人戶陂塘沒漏...  
處亦合併力開掘修築如有欠闕工料支費并請軍縣借米喫...  
用修築次年送納如陂塘廣闊費用工力數多亦當計料工食...  
申軍切待具中提舉衙撥米借貸

措置客米到岸民戶收糶不盡曉諭

照對管內田禾多有旱損切恐民間關食已措置合稅務多方...  
招誘客人米船住岸出糶接濟民間收糶食用與免收納雜物...  
稅錢今來漸有客旅與販米斛到來如有民戶收糶不盡之數

政蹟卷二

奎

許令牙人并有力之家收糶停頓準備接濟合行出榜曉示

曉示鄉民物貨減饒市稅

照對近城鄉民全藉將些小什稅之物入城貨賣辦糶口食若...  
依近年收稅切慮無從所出合將客旅步擔與販紗帛藥草絲...  
綿雜物依舊收稅外其餘鄉民應有些小土產物貨入城轉變...  
並與減饒三分之一合行約束不得因而作弊

約束不許偷竊禾穀

照對三縣管下田禾雖是旱損其間有水源及可車戽去處今...  
來漸次成熟切慮有不守行止之人聚集偷竊禾穀合行下...  
對司嚴行禁約

約束諸縣泛催官物各給憑由

訪聞逐縣尋常文... 欠戶更不於司內批鑿少欠是行

分官物名色若干數目。及年推木及人戶。到官多是。吏作弊不問所欠多寡。例將斷罪。是以小民憂疑不能安迹。合行下請。縣約束如有人戶少欠官物各給憑由。明言批鑿所欠。是何年分官物立限給付。少欠之人依限赴官送納。

免流移民船力勝

照對有流移之民船至軍岸。合行下稅務審實。並與蠲免力勝放行。

禁旅店不許通傳單獨

訪聞管下旅店遇有單獨困疾或流移之人到店。多是慮其死亡。更不容留。遂行通傳驅逐。出界因此喪命。合行下諸縣多印榜文於旅店。約束遇有過往單獨飢餓困病之人。即仰所到店戶不得通傳打擡送出。外界許就便米場驗實。量給口食。臨安。症日遣去。萬一有死亡之人。即時報都保審實。申縣行下。如法埋葬。

政蹟卷二

奎

取會管下都分富家及闕食之家

契勘管界久闕雨澤。田禾早損。使軍已行委官措置。招誘客人。與販米斛。蠲免力勝雜物稅錢。禁戢滅寇牙錢之弊。勸諭前來。出糶。目今日遂有米不闕軍司。亦已行帖都建昌縣及委官。依使軍所行措置。招誘客人。赴縣任糶。及勸諭上戶。將所有米斛。相各逐鄉村開倉。依時價出糶。應接民間食用。去說切慮。向去富實戶。將米斛停頓。不行出糶。使細民闕食不便。合行立式預先委官取會管下都分蓄積米穀上戶及闕食之家。如后七月十六日。

某都其幾家

一富家有米可糶者幾家。除逐家口食支用。供驛地客外。有米幾石可糶。民糶。開客戶姓名米數。併開客地。一富家無餘米可糶者。計幾家。而僅能自給其地客。佃客不闕。仍各開戶姓名。併開客地。客姓名。

一牛產僅能自足。而未能盡贖其佃客地客者。計幾家。開戶姓名。併開之數。

一下戶合要糶米者幾家。

作田幾家。各開戶名。大人幾口。小人幾口。別經營。甚業次。

不作田幾家。各開戶名。大人幾口。小人幾口。經營甚業次。

作他人田幾家。各開戶名。係作某人家田。大人幾口。小人幾口。兼經營。甚業次。

兼經營。甚業次。

右件如前。並是着實。即無隱漏。其闕食之家。亦無詐冒。重疊。仍五家結一。保如將來。使軍委官審實。挑覆。如有不實。去處。甘伊重罪不辭。

政蹟卷二

奎

施行旱傷委官驗視

照會本軍。并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自六月以來。天色亢陽。闕少雨澤。田禾乾枯。本軍恭依御筆。處分嚴禁屠宰。精意祈禱。及行下諸縣。精加祈禱。去處。今據星子都昌建昌三縣。申依應。遍詣寺觀。神祠。及詣潭湖。建壇。祭祀。請水。精加祈禱。雨澤。並無感應。今來。諸鄉。旱禾。多有乾損。及備據稅戶。陳德祥等。狀。披訴。所佈田禾。絲雨水。失時。早禾。多有乾稿。不通。收刈。申乞。委官。檢視。本軍。今檢。據。淳熙。令。諸官。私田。災傷。秋田。以七月。聽經。縣。陳。訴。至。月。終。止。本軍。除。已。依。條。施行。及具。奏。開。申。省。部。監。司。外。須。至。出。榜。三。縣。管。屬。鄉。村。都。保。各。仰。通知。以上七月十六日。

施行早傷催官物一月

契勘本軍三縣遭此旱災早禾乾損已由榜曉諭人戶依期投  
訴早狀將來檢踏奏減秋稅外有去年秋糧零欠甚多及今年  
夏稅全未納及分數緣其所欠並係起發上供及本軍軍糧之  
數雖是今年早田不熟在法無緣免放然而訪聞諸縣催科無  
術不免決捷係長搔擾人戶當此關雨之時深慮重困民力除  
已行下各任追催一月色 係長人戶奔走期限例遭刑責費  
去車水工夫今仰人戶各體此意遞相告報於任催一月限內  
自備所欠錢糧各赴倉送納上以應副官司起發編運供贍軍  
兵下亦使本戶不被追呼得以一意車水救田別作營求用備  
將來關食之患公私兩便各仰知悉

論上戶承認賑糶米數目

政蹟卷二

查

契勘本軍管下今歲旱傷田禾切慮細民關食使司已行下三  
縣推舉管下富實有米上戶并自能贍給地佃客富家姓名各  
家見蓄米穀數目或有田產而不多或無田產却有營運蓄積  
米穀錢物之家致請赴官以禮勸諭承認賑糶米穀數目申軍  
所委官并三縣勸諭到上戶承認賑糶米共七萬三千二百六  
十八碩五斗已檢等前項條令出給公據付人戶收糶米斛回  
軍賑糶

在城上戶二十五名共認賑糶米一萬一千六百三十五碩每  
升價錢一十七文足

星子縣勸諭到上戶三十一名共認賑糶米一萬一千九百三  
十五碩每升價錢一十七文足

都昌縣勸諭到上戶五十九名共認賑糶米二萬八千九百八

碩五升每升價錢一十四文足

都昌縣勸諭到上戶九十一名共認賑糶米一萬八百碩每升  
價錢一十二文足

約束鋪兵

本軍蓋緣早傷遂置厝及黃旗綠匪急速前去兩縣追會早傷  
事件須管遵依台判日限時刻仰鋪兵連夜走傳至縣仍仰本  
縣於厝內批鑿承受日時手分姓名即時依限回報亦仰批發  
離縣日時責付鋪兵連夜依限赴軍投下以憑稽考違滯去處  
根究重作施行

檢坐乾道指揮檢視早傷

使軍照對管屬星子都建昌縣人戶陳訴秋田早傷使軍已立  
式出榜三縣曉示人戶赴縣投帳繳申使軍切待依條差官檢

政蹟卷二

查

視減放苗米所有近水鄉分可以車肩注蔭得熟田段切慮人  
戶將早傷田段家同得熟之田影帶披訴今檢準乾道六年六  
月二十七日勅戶部會尚書劄子奏契勘州縣每遇災傷依法  
聽人戶經官陳訴差官檢視蠲放稅租訪聞近來往往多被豪  
戶計囑鄉司將豐熟去處一例減放其實被旱澇去處所委官  
憚於往來檢視則貧乏下戶不得蠲減臣愚欲望聖慈特降  
旨委諸路諸臣散出文榜於鄉村曉諭應有災傷去處仰民戶  
依條式於限內陳狀仍錄白本戶砧基田產數目四至投連狀  
前委自縣官將砧基點對坐落鄉村四至畝步差官覈實檢放  
如報數妄移豐熟鄉分在早傷地分僥倖減免許諸邑人陳告  
依條斷罪仍將妄訴田畝並拘沒入官以一半給告人充賞施  
行若州縣奉行減裂從濫臣按治重真典憲取進止六月二十

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原照檢踏災傷在法差官同合佐  
所先檢見存苗私次檢災傷田段合委官前去三縣鄉村究實  
得熟田段具帳申軍已行帖出榜星子都建昌縣約束人戶從  
實投帳以備差官檢放如有將得熟田段影帶披訴却致被人  
戶陳告定依條斷罪追賞施行

施行下諸縣躬親詣田段相視

使軍契勘今歲三縣田禾早傷間有邊臨山源溪澗或有得雨  
去處自熟田段其稅賦合全行輸納又有邊臨大港并有積水  
陂塘可以車戽接救田段皆走人戶自入夏一乾之後合家老  
幼舉債辛勤用工車水救得其禾稱十中只有三五分熟者即  
行比做自熟之田究見其數畝量輕重別作一等優卹兼有無  
水車厚全然早死田段切慮人戶將來一槩投訴早傷欲將各  
縣鄉分分委縣官赴此未曾收刈之際躬親下鄉遍詣田段地  
頭親自相視仍囑叫者任并人戶指證供給罪賞撥類開具供  
申

禁戢人從不許乞覓

使軍照對所委官下鄉切慮將帶合干等人因而生事乞覓  
擾事屬不便合令縣給口食與隨行人不得搔擾保正寺觀等  
人仍立賞降給文榜付檢早官隨行張掛約束

放免官私房廊白地

照對星子都建昌縣軍自六月以來天色亢陽闕少雨澤見據  
人戶經軍縣陳訴早傷切慮細民不易理宜寬卹所有人戶承  
買官私房廊白地錢自八月初一日為頭以十分為率謹行減  
免二分候至來年麥熟日仍舊

人戶趁此雨澗冬

接濟食

政蹟卷二

南康任

施行入戶訴狀乞免



據學生馮椅劄于述照對今歲旱荒民戶已是投  
委官檢踏其在都昌舊來踏旱之弊名色非一不敢不以告者  
凡和早狀官中所收則謂之酷息錢直日司乞免則謂之接狀  
錢已下案案吏乞免則謂之買紙錢及投早帳則謂之收帳錢  
官員下鄉檢踏供帳民戶着押社司乞免則謂之着字錢檢踏  
官員隨從人吏於保正名下乞免則謂之債付錢官司行下調  
放所納米斛社司隨斗數數乞免則謂之苗頭錢凡此之類皆  
蠹民之尤者官中所放本以裕民而民之糜費乃至於是人戶  
既已困窮坐受其弊無力赴愬委實切害合行下星子都建昌

政蹟卷三

縣嚴行約束及出榜各縣門并檢踏官隨行張掛曉示人戶知  
委如合千人依前乞免前項逐色錢數仰人戶不以早晚具狀  
經縣陳訴從本縣拘收犯人申解軍切待根勘依條施行各令  
知委

施行專欄牙人不許妄收力勝等錢

照對本軍道出榜於上江州軍曉諭客販米斛前來從便住糶  
免收力勝雜物稅錢及約束不得邀減牙錢之類外切慮牙人  
并稅務專欄不依先來約束仍前收納力勝等稅錢及牙人妄  
有邀阻減剋牙錢之類今立賞錢三十貫文者榜而曹并稅務  
檢稅亭張掛曉示客人知委廣行與販米斛前來出糶贏落利  
息如稅務專欄等人并米牙人輒敢收納力勝等稅錢及邀阻  
減剋牙錢之類仰各人不以早晚具狀赴軍陳論切待追收犯

人斷罪追賞施行

禁豪戶不許盡行收糶

照對本軍管下今歲旱傷訪聞日今外郡客人與販米穀到星  
子都建昌縣管下諸處口岸出糶多是豪強上戶拘占盡數收  
糶以待來年穀價騰踴之時倚收厚利更不容細民收糶事屬  
未便如遇客人販到穀米仰上戶不得獨行拘占盡數收糶許  
細民皆得從便食用

管下縣州視約束及開三項田段

使軍契勘在法檢視災傷先檢見存苗畝次檢災場田段蓋欲  
趁得人戶未及收刈之際略見荒熟大槩的實分數然後豁出  
熟田細檢荒早去處不致得吏姦民通同作弊本軍近徠荒早  
檢坐上項條法行下諸縣遵依施行除星子知縣王文林躬親

政蹟卷三

下鄉兩日之內多歷都分見得荒熟田段分明民間咸樂其來  
不以爲擾都昌權縣孫迪功亦已申到躬親行視所見災傷等  
第人情苦樂皆有條理獨有建昌一縣地理稍遠未據申到却  
訪聞得本縣官吏誤認法意欲將熟田一坵一角逐一看視委  
是繁碎不惟重擾災傷人戶亦恐枉費日月不能了辦合行約  
束

且如一坂之田大約百坵內有三五十坵成熟即指定是何人  
田段約計畝角抄入熟田數內不在將來檢放之限如一坂百  
畝只有一二十畝稍成熟即不須逐畝抄割留與人戶充收  
半禁口食仍令人戶一面收刈犁翻種麥量留根查聽候檢放  
或有田而大槩黃熟而其中有未出者有出而青空者有出而  
白死者並係荒損然其根查却與熟田無異切恐將來收刈之



後誤被抄入熟田數內不得檢放尤為不便今請便行約多  
少定下荒熟分數令人戶一面犁翻種麥如今來所檢熟田數  
內將來續有死損仰人戶量留穗稻候檢早官到別行陳訴  
續與檢放

### 乞行下江西從便客旅與販米穀

契勘本軍并管屬諸縣今歲旱傷全籍江西豐熟州軍客旅與  
販米斛出糶接濟細民本軍已行散出文榜招誘與販前來與  
免附載雜物稅錢行下城下稅務約束及出榜曉示米牙人不  
得減尅分文牙錢令客人自行出糶切慮向上州軍阻節不令  
穀米下河致使客旅不通及聞有與販米穀舟船州軍妄以雜  
物為名倚收稅錢是致商賈不肯搬販米穀前來出糶細民失  
望為害非輕欲望鈞慈速賜行下江西豐熟州軍許令商賈從

### 政蹟卷三

三

便與販米穀向下以來山糶應接民間食用仍乞嚴行禁戢場  
務不得妄作名色收納稅錢庶得客旅通行米價不致騰踴

### 約束米牙不得批攬搬米入市等事

契勘諸縣鄉村人戶搬米入市出糶多被米牙人兜攬向或在  
店入水拌和增擡價直用小升斗出糶贏落厚利遂致細民艱  
食情實切害合行約束

### 約束質庫不許關閉等事

契勘質庫戶平時開張庫店典質錢物利息所入不為不多幾  
值早傷歲時輒以關錢關閉阻撓遂至細民急切關用無處質  
當兼目今關雨澤城市古井多被有錢之家拘占大欄不合眾  
人沒運情理切害合行告示約束施行

### 戒約上戶體認本軍寬郵小民

契勘本軍并諸縣今歲旱傷民間理宜寬郵今訪聞乾道七年  
放債豪強之家為緣旱傷人無以償多被強取去猪羊以至入  
其家搜奪種子豆麥之類及抑令將見住屋宇并桑園園地低  
價折還人無所歸遂致流移有至今尚未能歸業之人本軍雖  
行下三縣曉諭上戶體認本軍寬郵之意量度欠債人戶如粗  
有收成有力可還之人隨宜取索外其貧乏之人見闕口食委  
實無可償還仰上戶且與寬容俟民力少蘇却行取索如將來  
人戶特頑不還當即為理索外上戶乘此旱傷細民闕食之  
際強以些小錢作合子文字借貸遂空頭年月價買立契字未  
及踰時即行填掇預先月日經官投印及有吞圖婦女顧充奴  
婢致細民受苦不一理合禁約

### 施行張廷諫訴早傷事

### 政蹟卷三

四

據學生張廷諫劄子述夫早曠之歲朝廷檢放秋苗成法具在  
而上中等戶無不力陳必求其放免而後已縱使官吏有弊亦  
須及半下戶無力陳告憚於所費故皆不投帳守令慮不及此  
則有帳者次第減放無帳者多至全催糧食之儲既絕望於其  
前追租之吏又驅迫於其後回視屋宇器皿布帛不可食者皆  
不可售進退皇皇朝暮不能相保今若不待投陳檢視凡下等  
之苗先此全免放則見存者其志益堅而已逃者各思反其鄉  
里矣遂行下當縣取會五斗以下米單名申軍不待檢視先次  
並與除放施行

### 施行邵良陳訴踏早利害

使軍今照近據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人戶陳訴田禾早傷  
已帖委縣官躬親下鄉先次檢視熟田具帳供申去後據進士



邵良劄子稿見官吏下鄉檢視山段略不問及人戶早傷去處  
惟於每戶帳狀供具所熟田畝亦不問所熟分數但勒令供作  
全熟田段鄉民不知官吏深意皆相顧駭惑夫都昌田禾例宜  
早種非若星子早田十居七八安有五月中旬一雨至今而有  
全熟之理雖坡塘脚下及近容水去處間有熟者然賴軍厚之  
勤所得不償所費而又如此便利去處其實無幾且以所居一  
都言之惟麥坊劉坊大寧余子之旱為尤慘雖或一二分熟者  
然大槩顆粒不收然則熟田實不能當早田二十分之一誠恐  
官司它日以所供熟田多少而定通放秋苗分數則些少熟處  
適所以累及早傷之家有大不均之病聞之鄉老皆以為今歲  
之旱酷於辛卯蓋彼時人家尚有歲備自夫一旱之後加以連  
年晴折入間例無蓋藏自前月來鄉曲上戶小民流離已覺相

政蹟卷三

五

踵只今此正收刈之際人家尚有一二分早禾可恃而已如此  
者雖亦糊口迫之誠以催科之窘且深為後日慮而畫此至無  
賴計耳比年以來都昌上戶多為小人誣賴故闕乏之際有力  
之家至不敢與交易由是貧乏下戶愈覺坐困而無告今鄉曲  
猶未雨油麻粟豆並烏石赤地未耕二麥且有失時之慮嗣歲  
之計彼將何措此蠲和之惠尤鄉民之所深望也昔唐制早七  
分租庸調皆免被三分之收非不知取捐之蓋有深望也本軍  
遂作訪聞行帖三縣檢視官約束

委官置場循環收糶米斛

照得本軍管界久闕雨澤旱死田禾目今在在闕米出糶切慮  
細民鬪食合行借撥官錢委官就軍置場措置循環收糶米斛  
出糶應接細民食月

約束遊手不許脅持良民

契勘今歲早傷委官下鄉檢踏成熟田畝外有早田人戶一面  
犁翻種麥量留根查聽候別有官前來檢收切慮遊手脅持之  
人見人戶早田已經犁翻耕種妄作鄉村虛聲首熟欺詐乞寬  
使善良人戶不敢犁翻以至種麥失時不能安業今仰人戶知  
委若實有早田即依條量留根查以備檢放一面犁翻種麥免  
致失時如有似此脅持妄稱陳訴欺詐之人仰被撥人戶經官  
陳理切待追取送獄根勘斷罪施行

援例乞撥錢米

照對本軍今歲早傷細民鬪食已行下星子都昌建昌縣委官  
抄劄合賑賑賑濟戶口人數申軍及照得乾道七年早傷係蒙  
提舉常平使司支撥到池州太平州蕪湖繁昌等縣常平米五

政蹟卷三

六

萬碩差官管押前來本軍分撥下三縣賑賑賑濟送具申常平  
提舉使司乞支撥米斛差官管押前來本軍賑賑賑濟蒙提  
舉使司支撥信州貴溪縣常平米五千碩差人前去撥取及支  
撥池州常平錢五千貫省付軍收糶米斛賑糶

再諭人戶種二麥

使軍累行勸諭人戶耕種二麥蓋為今年荒旱不比常年須是  
併力加工收濟性命今訪聞多有未施工處顯是頑慢已帖檢  
早官并行催趣將頑慢惰農之人量行決罰先此曉諭各仰知  
悉

行下三縣抄劄賑糶人戶

照對近委官抄劄三縣管下賑糶人戶姓名大小口數申軍尋  
將已申到帳掩照得合賑糶人戶並不見聲說見住地名去處

恐有漏落增添情弊不難以稽考合行下逐縣將逐都場畫地圖  
畫出山川水陸路徑八戶住止去處數內不合賬羅人戶用紅  
筆圈欄合賬羅人戶用青筆圈欄合賬濟人戶黃筆圈欄逐一  
仔細填寫姓名大小口數令本都保正長等參考詣實繳切  
待差官點摘管實

行下三縣置場

照對見委官抄劑三縣賑賑賑濟人戶大小口數畫圖結申務  
要實惠及民無致妄冒所有置場去處委官劃量地里遠近分  
定置場去處各縣水陸地里若干其勸諭到上戶賑羅米斛亦  
合撥隸近便赴場去處以憑施行續據三縣申置場共三十五  
處

星子縣置場七處 都昌縣置場十一處 建昌縣置場十一

七處

政蹟卷三

七

約束許下戶就上戶借貸

契勘今歲旱傷非常得熟處少本軍已節次行下三縣散榜曉  
諭人戶趁此土脉未乾并力耕墾廣種二麥接濟將來食用如  
有情農耕種失時之人即請照已行榜示行遣其貧乏無種根  
之索請諭上戶借貸如要官司文曆即印給令上戶收執遇有  
下戶借貸麥種糧食即令就厝批領將來還足對行勾銷如有  
不還官為理索

再諭上戶卹下戶借貸

契勘今年荒旱非常得熟處少本軍多方救卹務使人戶不至  
飢餓流移及行勸諭人戶多種二麥接濟喫用非不叮嚀當職  
近因出郊相視陂塘見得麥田多有未施工處蓋緣人戶打殺

未了亦是官司勸諭未至其得孰處不闕種糧可以佈種然其  
人既無飢餓之憂便乃懶惰其荒旱處合更勤苦又以難得糧  
種遂致因循今仰人戶速將所收禾穀日下打持趁此土脉未  
乾并力耕墾其高田堪種麥處即仰一面種麥其水田不堪種  
麥處亦仰趁早耕翻多着遍數務要均熟庶得久遠耐旱宜不  
其得熟人戶當念幸得收成常生慚愧不可便致惰怠趁此餘  
力多種二麥將來可以博得他處物貨其遭旱人戶當念既遭  
此難尤當勤力多種食物方可養贍老小不致飢餓流移其下  
戶無種根者上戶當與憫惻之心廣加借貸目今施惠既可以  
結鄰里之驩將來收成亦自不失收息之利庶幾過此荒年各  
保安業今恐前來勸諭未明再此榜示仰人戶知委

革任米船隱瞞情弊

政蹟卷三

八

契勘賑羅場收糶米斛如遇米船到岸內過稅船隻收糶三分  
住糶米船止留一分其住糶米船法格並免收稅錢外訪聞  
客旅多生奸猾動是數隻到岸於內却將一兩隻作住糶結計  
在而米牙人令其虛解牙錢稱就而糶訖却將在船住糶米斛  
貨夜搬往過稅船內隱瞞官司合行出榜約束

行下場所革任米船隱瞞

照得賑羅場近緣住糶米船客人結計牙人虛解牙錢貨夜搬  
傳米斛往過稅米船之內隱瞞官司有此欺弊遂出榜河岸約  
束今來尚慮住糶客人雖依曉示在而出糶切慮關防不盡合  
行下本場自今後遇有住糶米船即令城下稅務看驗具數開  
報賑羅場本場權住山糶令客人搬米赴場從本場差人監用  
本場升斗自行出糶接濟細民日報糶過米數糶足為給關干

放行庶幾杜絕隱購官司之弊

申提舉司將常平米出糶

契勘本軍今歲旱傷細民闕食遂行下三縣抄劄到合賑糧賑濟戶口人數已行措置賑賑濟所有本軍城下常平倉見椿管在倉米八千八百九十三碩二斗六升五合二勺除今年八月內盤量欠折米一千六十碩三斗二升四合外實管見在米七千八百三十二碩九斗四升四合八勺係是乾道八年以後逐年收糶到數目價錢不一其來經年在厥內有結冒陳損兼照今年七月內管屬建昌縣關少米斛出糶所支撥義倉米估價應接民間食用每升計價錢一十文足已具收報提舉使衙照會去訖所是見管和糶米本軍今追到牙人沈先等供具其米經年陳損與受納到入戶義倉米陳損色樣一同依市價每

政蹟卷三

九

一升估計價錢一十文足本軍照得上件米係是當來委官和糶到數目切慮虧損元價未敢擅便出糶具狀申提舉使衙照會依目今所估價直賑糶應接民間食用庶幾飢民不致流移

行下置場不許留滯客旅

契勘本軍今歲旱傷細民闕食雖移交江西州縣通放到客米舟船又慮牙舖解落及市民日糶數少因滯客旅不便遂行委官置場支撥官錢依市價兩平交量收糶客米以備賑糶應接細民食用今訪聞得本場每遇客米糶場中糶更不即時交量及至交量又不即時支還價錢切慮合千人因而作弊留滯乞覓錢物合行約束限當日交量即時當官支結價錢如違將犯人拘斷

行下兩縣委官捉人戶糶米減尅

契勘管下今歲旱傷細民闕食使軍送批置支撥官錢差人前往外州縣收糶到米分撥兩縣出糶訪聞合千人將人戶所糶米並不依實支量公然作弊減尅今委逐縣知縣縣尉每日不測捉人戶所糶米三兩戶當官覆量如有少數即根究解人赴

軍 申諸司乞行下江西不許過糶

契勘本軍并管屬諸縣今歲旱傷最甚細民闕食及無米支遣軍糧遂多方借充官錢差檢公吏前去江西得熟處州縣收糶米數回軍賑糶支遣及檢準淳熙令災傷官司不得禁止搬販及近降指揮州縣不許閉糶如有過糶州軍許鄰州越訴及準今年八月十九日聖旨節文江東安撫使陳少保奏今歲災傷先合措置通放米斛州縣有過糶去處許行越訴本軍遂節次

政蹟卷三

十

備坐移文隆興府照會收糶去後已承回報行下諸縣許令本軍所差人收糶米穀放行今却據差去公吏呂棋狀申在本軍建昌縣管下二陂山田等處四散收糶靖安新建縣鄉人米斛欲裝上船觀奉新縣尉司弓手五十餘人各持鎗棒沿江巡綽不容裝發米斛又被奉新縣差人越界釘斷建昌縣管下三陂潭德交口陂水把截不放船隻上下往來已申建昌縣差係正隕官防護所糶米船今於十月二十四日被奉新縣差弓級徐成等部領弓手係正等於要路把截不容鄉人搬糶米穀申乞施行本軍今照差去公吏呂棋係在本軍建昌縣界收糶靖安新建縣管下米穀其奉新縣官吏公然違戾見行條法及不遵今年八月十九日聖旨指揮飭差弓手持鎗棒沿河巡綽不容收糶又差人越界前來建昌縣管下三陂把截釘斷水口

不惟本軍所糴米穀百端攔遏不行通放有悞賑糴支遣至於  
客販米穀舟船亦不得往來公私利害至重移文隆興府并江  
西轉運司照詳前項條法指揮請將奉新官吏按劾仍通放米  
船并申諸司行下隆興府通放本軍所糴米船并申御史臺乞  
依近降指揮彈奏施行

申倉部及運司檢放三縣苗米數

本軍照對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自六月以來天色亢陽關  
少雨澤田禾乾枯本軍恭依御筆處分嚴禁屠宰精意祈禳及  
行下諸縣精加祈禱去後續據星子都建昌三縣申依應遍詣  
寺觀神祠及諸潭洞建壇祭祀請水精加祈禱雨澤並無感應  
今來諸鄉早禾多有乾損及備據稅戶陳德祥等披訴所布田  
禾綠雨水失時早禾多有乾槁不通收刈申乞委官檢視除放

政蹟卷三

七

苗米本軍除已依條行下諸縣令人戶供投土段文帳差官檢  
視及於七月十六日具錄奏聞并申朝省及諸監司照會施行  
遂選差委迪功郎司戶參軍毛大年前去星子縣及委迪功郎  
星子縣主簿李如晦前去都昌縣及委從政郎司法參軍陳祖  
承前去建昌縣同逐縣知縣躬親詣早傷田段地頭逐一對帳  
檢視續據所委官具到已檢放過人戶災傷田段共放過米三  
萬七千四百五十碩一斗二升三合一勺申軍本軍今照星子  
都昌建昌三縣淳熙七年分管催人戶苗米四萬六千五百一  
十九碩六斗五升四合五勺四抄七撮數內除豁所委官檢放  
過米共三萬七千四百五十碩一斗二升三合一勺統均計放  
八分以外實催米九千六十九碩五斗三升一合四勺四抄  
七撮本軍已具奏聞乞存留上件米支遣官兵外今開具諸縣

檢放實催米數下項合具狀供申行在尚書倉部及申轉運司  
使衙照會

星子縣管催米六千五百三十石七斗三升二合六勺已委司  
戶毛迪功同知縣王文林下鄉檢視

檢放米五千三百六十八石七斗二合一勺檢放計八分二厘  
先放五斗以下四百石三升二合七勺所委官檢踏放四千九

百六十八石六斗九合四勺實催米二千二百六十二石六斗五勺  
都昌縣管催米一萬九千七百七十五石五升一合四勺八抄

七撮已委星子縣主簿李迪功同權縣孫迪功下鄉檢視  
檢放米一萬六千八百四十四石二斗七升一合放八分一釐三毫

四系先放五斗以下一千八百六十四石八斗七升七合  
所委官檢踏放一萬四千二百一十九石三斗九升四合實催

政蹟卷三

七

米三千六百九十石七斗八升四勺八抄七撮

建昌縣管催米二萬二千一百一十三石八斗七升四勺六抄已委  
司法陳從政同知縣林宣教下鄉檢視

檢放米一萬五千九百九十七石七斗八升放七分九釐一毫  
五系先放五斗以下米五百四十一石六斗七升

所委官檢踏放一萬五千四百五十六石一斗一升  
實催米四千二百一十六石九升四勺四抄

糶場印式

入門訖監 押

交錢訖監 押

支米訖監 押

交錢若干訖監 押

不到監 押係糶米人不到於  
簿眉上用此印

依數支米記一押

號式用可緝印

某場監官隨行八吏某人斗子某人入門使押

夾截糶場交錢量米處

交錢處 糶門 量米處

門

總簿式

使軍

今給總簿一面付某縣某場照給賑糧

層頭賑濟牌子仰照此字號批鑿牌對填米數給付人戶今

就此簿交領逐次糶濟訖用支訖印於本日窠限內其糶不足

者實填所糶米數候結局日繳申 年 月 日給

政蹟卷三

天字 府某都其保其人逐次請米若干訖姓名押

正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二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三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牌而印紙式

某縣某鄉第 正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都人戶 二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五日一次赴 三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場請賑濟米 閏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使 押

牌背題字式

縣給付 都 官 押用戳印

字號監 押

賑糶層頭樣

使軍 所給層頭印不得質當及借賣與不係今賑糶之人如覺

察得或外人陳告其與者受者並定行斷罪

今給層付 縣 鄉 都人戶

大人 口小兒 口每五日資錢赴 收糶

如糶米大人一升小兒半升 並五日并給閏三月終止

如糶穀大人二升小兒一升

右給層頭照會淳熙八年正月 日給

使 押

正月初一日 初六日 十一日

措置賑糶場合行事件

政蹟卷三

照對管屬今歲旱傷尤甚鄉民闕食使司已措置委官抄割到

闕食戶口及勸諭上戶承認賑糶米斛并支常平倉見管米斛

合自淳熙八年正月一日為頭賑糶賑濟至閏月終任

糶支外令施行下項

一差寄居見任指使添差酒稅監押監廟官三十五員前去各

縣逐縣監轄賑濟及要各縣當職官分場巡察不得容令隨行

人并保正長作弊并監轄糶官每月支見任官食錢二貫文米

六斗寄居官錢三貫米一石并逐場差役人吏共三十五名每

月支食錢一貫五百文米三斗

一使軍置造入門并交錢訖支米訖不到交錢若干訖依數支

米訖印于各六枚各三十五箇并合千人青絹號云某處監官

隨行人吏某斗子某人使押并遣造升斗委官較量及簿曆給

下逐場交管行便

一即給賑濟戶曆頭并賑濟人口牌面發下三縣交管於賑濟  
賑濟初一月出榜曉示人戶定某日前來本場請領曆頭牌于  
出榜後半月委各場監官就本場當官審實依總簿內千字文  
號批鑿牌曆給付人戶附簿交領

一見置場賑糶米穀合於賑糶賑濟前十日勅逐都保正將置  
場處用棟刺夾截作兩門兩重極小只通一人來往外門之內  
裏明之外須極寬可容一場賑糶賑濟人外門之側為一窓後  
夾截交錢位于一間依使軍立去樣式告示保正夾截

一見措置下場賑糶濟米穀所有般運及支破擔脚仍鈐束合  
千人不得減刻斜面

官司米穀並前一日般赴場監官交足上戶米令各家自用客  
津般每石三十里外支米三升三十里內二升十里內一升其  
米就所糶內支官給價錢還上戶如米去場五里內即就各家  
見安頓監糶

政蹟卷三

五

官米陸路即仰保正輪差能擔糶糶米人戶般送每石依上項  
計里數支糶米水路即本縣和雇人船裝錢比陸路減半支其  
人船食米並於官錢內支使賑糶米穀一月分六次出糶常平  
米切慮內有去置場處稍遠般運艱辛即令本場上戶一面充  
米出糶即令監轄官具糶過賑濟米穀報縣本縣以常平米糶  
錢依市價給還元兌糶米上戶交領其縣市去置場相近即般  
運米解前去置場處糶濟依已立定船脚支破

施行置場賑糶濟所約束事

契商賑糶賑濟人戶米穀已下場差官及合千人監轄外逐場

先出榜分定都分先後仍於外門外及裏門外各依先後資次  
排定都分上戶坐處近都先交錢後請米  
逐都後交錢先請米  
至日天明監官入場問官入交錢位子隨行人非有保正大  
號不得入門保正大  
保長各將旗號引本都保正下輪糶濟人赴場外門依資次旗  
座定以監官逐隊叫名保正以旗引保長保長以旗先行賑濟  
人戶以次詣窗前呈牌問官以入門印印其左手訖撥入門監  
官逐隊叫名保正長引賑濟人以次請米訖監官用支米訖印  
於牌下日子之左以濕布拭去手印即時出門次引賑糶人戶  
詣憲交錢上戶米錢自行交外更不附履常  
平米錢縣司差人更當聽交納交訖用紅印於曆  
內本日合糶米數下之右如錢數不足分明批上實糶之數却  
付人戶以入門印印其左手入門監官逐隊叫名保正長引賑  
糶人以次糶米訖監官用糶米訖青印印其曆內交錢印之左

政蹟卷三

五

仍用濕布拭去手印即時出門一保畢又引一保如前一賑糶  
人戶逐都各置絹旗二面止用小絹一幅約長  
二尺各書第幾都字逐保各置小旗  
一面或絹或紙從便各書  
第幾都第幾保字逐場都各各異色保各如其都之色  
委官往各場究見元認米數格實實數

契勘先據星子等三縣官勸諭到管下有力上戶承認賑糶米  
穀接濟民間食用軍司已籍定姓名認糶數目及行下各令格  
骨準備將來賑糶切慮其中有掩不及所認之數有悞指準合  
行委官前去究見各戶見今的實格管米穀數目如有闕少即  
請嚴責近限計置稽管數足

再措置置場所賑濟孤老人等約束

照對今歲早傷軍司已行措置賑濟賑糶事件立日式行下三  
縣遵守一例施行自來年正月初一日為頭賑糶賑濟去訖數

契商賑糶賑濟人戶米穀已下場差官及合千人監轄外逐場

內合賑糶事件切慮軍司有所未盡兼賑濟孤老殘疾等人若  
依每月作六次支給又恐久寒趁日分赴場請米不及合行下  
三縣如所行賑糶事件未盡請畫條具申軍所是賑濟孤老殘  
疾等人所請米次數可改作每月初二日十六日作兩次預行  
支給庶幾不至失所

取會諸縣知縣下鄉勸諭佈種如何施行事

使軍契勘先印給文榜發下三縣曉諭鄉民將田土趁時犁翻  
多種二麥今詢問得除種麥田地外尚有未犁田地處處稍多  
及已耕翻田鄉民又不趁時墾事兼相去交春日過切慮農事  
失時委白知縣躬親下鄉勸諭鄉民遍行翻犁田土以備來春  
佈種如使軍不測差官前去點檢得再有未翻犁去處必定勾  
追有違約束之人重行斷罪先具已如何施行狀申

政蹟卷三

七

再行下三縣勸諭到上戶賑糶不許抵拒事

契勘今歲旱傷細民闕食已行下都昌縣勸諭到上戶承認賑  
濟米穀數目申軍使司亦已行下本縣將勸諭到上戶米穀數  
目照應置場處戶口多寡分撥付逐場出糶務要均平切慮其  
開上戶抵拒官司不即依從分撥印仰具姓名申軍

行下米場人戶不到者於總簿用印

照對今歲本軍管屬早傷已行關防約束行下三縣自來年正  
月為頭賑糶賑濟去訖所是賑糶米日分人戶赴場糶米不及  
仰監經官印時用不到印子於總簿姓名下印訖為照合行下  
仍開報逐場

行下米場具糶過米式

照對本軍管屬今歲早傷已據呈于都建昌縣勸諭到上戶承

認賑糶米數數目申軍使司亦已措置關防置場差官下縣監  
轄自今年正月為頭賑糶賑濟去訖所有各縣合五日一次巡  
糶米日分具糶過米數文帳二本申縣本縣繳連一本申軍令  
立式下項

某處賑糶場

今具某月某日糶過米數下項

一本場本日合糶人戶計若干共糶米若干

大人若干合糶若干

小兒若干合糶若干

一本日實到糶米人戶若干共糶過上戶其人米若干如是糶

官米即說官米

大人若干糶過米若干

小兒若干糶過米若干

一比合糶米數不到人戶若干少糶米若干

大人若干合糶米若干

小兒若干合糶米若干

右謹具申 同 淳熙八年正月初二日

施行場所未盡抄劄戶

照對本軍管屬呈于都建昌縣早傷已行下各縣委官抄劄

到關食戶口人數自今年正月為頭賑糶賑濟近據人戶前來

投陳係漏落抄劄不盡本軍未見着實難便施行今出榜賑糶

濟場曉示如有不濟戶當來漏落未曾抄劄即仰具狀經本場

巡察官陳理從本官見着實如委係闕食印仰一面賑糶具姓

名仔明申軍其間或有稅產得過人戶以乞賑濟為名意在避

稅



免釐役徵收委員須索官司罪當追治

措置行下各場關防上戶用濕惡糙米

照對本軍早傷已行下三縣勸諭管下上戶承認米穀賑糶軍司已行措置關防約束置場差官下縣監轄賑糶外切慮其間有上戶却將濕惡糙米穀赴場出糶有悞民間食用合行下三縣如有上戶津般到濕惡糙米穀赴場出糶米即仰退回令上戶津般地好米穀出糶不得容令作弊并印榜曉示

續置曆下場五日一次開具糶過米

照對本軍管屬早傷細民闕食已行下三縣勸諭到上戶承認賑糶米穀數目申軍使司已關防措置約束事件置場給曆下縣付人戶差官監督自今年正月為頭每五日一次賑糶切慮其間尚有人戶不能措辦五日錢一頓收糶合續添賑糶曆一

政蹟卷三

十九

本立式行下三縣關報逐場如有入戶願日赴場收糶米斛者即仰費元立層頭赴巡察官粘連印押付人戶逐日收糶其有人戶願依前五日一次赴場收糶者即仰依已行事件施行仍五日一次開具糶過米穀文帳供申

行下普作賑濟兩日

契勘本軍管屬早傷尤甚細民闕食已行下三縣抄劄到闕食戶口人數申軍及勸諭到上戶張世亨等四名依格承認賑濟米共一萬九千石及依條取撥常平義倉米自淳熙八年正月以後紿管屬寒雪本軍行下屬縣將賑糶人戶一例賑濟兩日正月八日節都建昌縣

再諭上戶借貸米穀事

契勘本軍管屬去歲早傷已行下星子等三縣勸諭上戶以所

收米穀賑糶除認數外有餘剩米穀并不係勸諭賑糶米穀人家通年多是春間將米穀等生放放下戶秋冬隨例收息今來上戶以早傷之故慮恐下戶將來負欠不還官司不為受理仍以官司勸諭為詞不肯生放使下戶用乏失業不便使司今準淳熙四年十二月初三日指揮節文諸人戶除糶米令欠戶還米本外每斗收息五升其生放約秋成計本息還錢亦合一體施行如有拖欠不還官為理索所費兩無虧損合行下三縣散榜勸諭約束施行

再委官休訪場所合千人減尅等事

契勘本軍管下去歲早傷已行下三縣勸諭到上戶賑糶米穀使司遂措置差官下縣分場監轄賑糶濟及帖縣官分定地頭巡察去訖切慮各縣逐場監賑糶濟官容縱合千人減尅升科

政蹟卷三

二十

及容上戶將砂土碎截濕惡空穀米穀赴場中懸濟及巡察官不即前去巡察事屬不便就委官前去休訪如有似此違戾去處即具狀供申

申監司為賑糶場利害事件

契勘本軍并管屬諸縣去歲早傷至甚細民闕食切慮人戶逃移失業遂多方勸諭上戶賑糶米穀并將見管常平米數行下分定置場去處官吏監轄賑糶濟應接細民食用今有下項利害事件合申諸監司

除本軍勸諭上戶椿骨米穀并於外州和糶及常平米糶濟應接管內細民食用外近來續據人戶陳訴當來抄劄漏落姓名及隣路州軍流民前來逐食又不免行下管屬多方存郵相度賑濟所費米斛比之元來計度數目大畧增添而向去小熟日



子尚遠切慮所糶米穀不能周給無可接續糶濟却致民間缺  
食事屬不便乞卽撥米二三萬石應副接續糶濟如蒙允許卽  
乞早賜行下取撥去處以憑差撥人船前去搬取

本軍昨準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敕中書門下省檢會昨準乾  
道七年八月一日指揮立定勸諭上戶賑糶濟格日給降付身  
補授名目內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限  
二千石補進武校尉如係進士免支解一次不係進士願補不理選限  
信郎如係進士與進士候到部與免解一次四千石補承  
減半推賞又準淳熙七年十月八日指揮節文賑糶米於市價  
減半錢數卽照已降指揮推賞

本軍卽已滿坐行下官屬勸諭只據上戶張世亨張邦猷劉師  
與黃澄四名承認依格賑濟本軍已行具奏及申請監司照會

政蹟卷三

三

賑糶一項至今尚未有申到承認應格之人蓋緣本軍地瘠民  
貧除上頂四家賑濟之外未有出得上件米穀減半出糶之人  
是到所認米穀數目不多有關賑糶欲乞詳酌所申持賜敷奏  
乞將上戶承認賑糶米價止令量減四分之一便與依格推賞  
却於所得官表比折錢數量展磨勘之類早賜行下勸諭增認  
庶使上戶樂於就賞細民不致闕食

今照管屬近來不任有外州縣飢民流移入界本軍已行下諸  
縣存卹及委自當職官勸諭上戶收充佃客借與空閑屋宇許  
令請佃係官田土給與種糧趁春開耕如向去豐熟外州縣稅  
戶前來識認官司不得受理如今來所招佃客將來裏私搬走  
回鄉卽許元贖養稅戶經所屬陳里官爲差人前去追取押回  
斷罪交還及散榜鄉村通行曉示外欲乞詳酌更申朝省明降

指揮行下庶幾州縣有所遵守不惟安集流民免致失所亦使  
開闢曠土供納稅賦實爲利便

中興舉司借米付人戶築陂塘

照對管屬星子等三縣去歲旱傷尤甚緣田段多是高仰見管  
陂塘多是穿漏是致旱死不任據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人戶經  
官陳乞借口糧修築陂塘本軍行下逐縣委自知縣躬親前去  
管下逐一驗視所管陂塘如有穿漏及開掘卽卽一面計度合  
用工數供報提舉司乞支撥米斛已蒙提舉衙回牒指揮支撥  
係借常平司六百五十四石

施行闕食未盡抄割人等事

照對本軍管下三縣諸鄉係正當來受情不行依公抄割闕食  
人戶多將得過隱實之人抄作闕食其實是闕食人戶却不抄  
割未欲便行追究合行約束

政蹟卷三

三

仰隅官係正照應本縣巡察官所行事理須管從實隨門再行  
審實抄割闕食人戶若係正依前減裂不卽同隅官抄割及將  
元冒濫人蓋庇或在鄉乞覓人戶分文錢物仰隅官具狀陳訴  
切待追究重作施行

有當來不應抄割隱實有營運物業之家及上戶自能贖給地  
客見執使軍曆頭之人仰隅官係正追收繳納若顏情蓋庇不  
卽追納別致人戶陳訴或覺察得知必定重作行遣

有委是闕食人戶隅官係正不爲抄割或係正等乞寬撥擾仰  
被擾人戶不拘早晚起本軍陳告切待重作行遣

有得過人戶妄稱闕食陳乞給曆察填官司之人定當追收赴

軍重罰

有合追收元給文層人戶取敢倚恃得健訟把持不伏退收仰  
限官保正具狀陳訴切待重作行遣

仰屬縣逐鄉問官保正從實再行審實抄割到關食人戶切待  
委官躬親下鄉覽門審實如再有不實仍前泛濫去處必定追  
收犯人赴軍定送獄根勘情弊施行

審實糶濟約束

照對已行帖逐縣審實糶濟事件切處各鄉問官保正不依所  
行約束別致引惹詞訴事屬不便合帖屬縣再行約束開具供  
申

各鄉有營運店業興盛之家其元給層頭合行追取若雖有些  
小店業買賣微細不能贖給已請層頭不合追回如有似此未  
係抄割之人亦請令問官保正從實根括施行毋至泛濫

政蹟卷三

三

各鄉止戶地客如王家自能贖給其元給層頭合行追收如主  
家見白關食不能贖給雖是地客亦合給層如有似此之人即  
請問官保正從實根括毋致泛濫

各鄉人戶如將戶名及第行重資請去層頭合行追回如是只  
用第行雖不用戶名實非重登其已請層不合追取人戶已請  
層頭如有虛增口數今來嚴實合行減退即請於層頭并總簿  
內分明改正

縣市

一上等有店業日逐買賣營運興盛及自有稅產贖給不合請  
給層頭人戶若干

開具坊巷逐戶姓名大小口數

一中等得過之家非公人等合赴縣倉糶米人若干

開具坊巷逐戶姓名大小口數

一中等貧乏小經紀人及雖有些店業買賣不多并極貧秀  
才合請層頭人戶若干

開具坊巷逐戶姓名大小口數

施行權免和糶令客米從便往來

本軍早傷逐支撥官錢委官在軍置場和糶客人米斛循環糶  
糶應接民間食川及本軍勸諭到上戶承認糶米斛并差公吏  
前去收糶到米斛權管賑糶濟不關所有元置和糶賑糶場合  
權行住糶客人米斛及出榜號示從便上下出糶

免糶客米三分

照對本軍去歲早傷細民關食逐行措置置場和糶客旅米斛三  
分應接食用今來賑糶濟米數不關已行住糶合行散榜上流

政蹟卷三

三

州軍客旅通知

旅行許令人戶借貸官司米穀充種子佈種

照對管下三縣去歲早傷至重本軍已行措置賑糶賑濟近來  
節次據人戶經軍陳狀因早傷目今佈種是時關少種糧乞行  
借貸常平米斛佈田軍司已行下各縣相度依條施行去訖未  
據申到今檢準常平免役令諸災傷計一縣板稅七分以上第  
四等以下戶乏種食者雖舊有欠關不以月分聽結借貸借米  
穀不堪充種子紐直以錢谷二貫石給限半年隨稅納仍免息  
利豫以應支數保明申提舉司行訖申尚書戶部據計一縣放  
而本戶稅及七分者準此

今來除尾子知縣一面充實和糶依條借貸外所有都建昌縣  
合委官同各縣知佐相度究見管下第四等以下戶委糶之

種食之人各令結保依條施行

不係賑濟人一例賑濟

契勘去歲旱傷細民關食使軍已行勸諭到上戶承認賑濟米穀及有上戶自能贍給佃地客戶口外使軍已印牌層付關食人赴場賑濟除將見有牌層令賑濟人戶普行賑濟外其上戶贍給地佃等日前除不係賑濟之人亦行抄劄一例賑濟一十三日自三月十一日為頭將張世亨等所認米及取撥常平米普行賑濟務要實惠

行下各縣抄劄戶口并立支米穀正數

契勘所支賑糶米緣三縣各鄉間有數戶抄劄口數太多恐未盡實合委官與縣官評議豫將所支米穀立定正數賑濟施行二十口以上每戶支穀止於五石

政蹟卷三

三五

二十口以下十五口以上每戶支穀止於四石二十五口以下計口計日支給如管穀四石以上所支亦止於四石

都昌縣撤張劉二家米等事

照對都昌縣止勸諭到黃澄一名承認賑濟米五千石奏所管義倉米會計賑濟不用本軍遂行下建昌縣於張世亨劉師與賑濟米內取撥四千石付都昌縣賑濟其合用願升水脚錢每石支錢三十五文省并每石支撥脚錢四十文足令張劉二家差人搬搬就官請領贖錢並經都昌縣所管常平米錢內支破

請縣得米人戶依時佈種等事

使軍近行下諸縣但係元給牌層賑糶賑濟民戶並以勸諭到張世亨黃澄劉將付米及義倉米並行賑濟半月仰得米人戶併力及時耕種田土如合千人減就不行盡實給數仰人戶

徑赴使軍陳訴切待根究重作施行

行下各場普濟半月外照約束接續

照對本軍近將勸諭到上戶黃澄張世亨等賑濟米斛自今年三月一日為頭普行賑濟通作一十五日今來相次了畢所有元勸諭到上戶承認賑糶米斛合行依使軍先來約束接續賑糶應接細民食用

委官覈實四戶賑濟米數縣官保明事

照對去歲旱傷細民關食勸諭到都昌建昌縣上戶張世亨等四名共賑濟米一萬九千石本軍遂行措置相度地里遠近分作三十五場委官監轉賑濟及委官巡察近準尚書省劄子檢會淳熙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勅中書門下省勘會兩浙江東西湖北淮西州軍去年間有旱傷去處檢坐乾道七年內立定勸

政蹟卷三

三六

諭富室上戶賑濟賑糶米斛賞格已降指揮行下遂路施行近來遂路州軍雖有開具已勸諭到賑濟賑糶數目緣無逐司保明是致推賞未得切慮因而滯留未稱勸賞之意正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遂路安撫轉運提舉司各行下所部州縣將願出穀賑濟賑糶之家如有見得數目應格合行推賞即日下縣結罪保明申州州結罪保明申逐司仍仰逐司疾速連銜保明申尚書省不得少有稽滯今有張世亨等所認賑濟米斛已行普濟管下關食人戶相次了畢未見逐縣知縣結罪保明申軍施行今帖委司法前去建昌都昌縣覈實的確賑濟米數數日結罪保明供申切待再行稽考施行

移文江西通放客米及本軍糶米船事

契勘本軍管屬去歲旱傷細民關食及無軍糧支遣本軍節次

借撥官錢五萬三百四十四貫三百七十九文差撥公吏前赴  
江西得熟州軍收糶到米共二萬三千五百二石二斗四升五  
合回軍賑糶及支遣軍糧并檢準厚熙令諸米穀遇災傷官司  
不得禁止搬販及近降指揮州縣不許閉糶如有過糶州軍許  
隣州越訴又準今年八月十九日聖旨指揮節文江東安撫使  
陳少保奏今歲災傷先合措置通放米解州縣過糶去處許人  
戶經本司越訴遂移文江西轉運司安撫司并奉新縣等通放  
米船回軍賑糶支遣軍糧施行

節次差公吏收糶并撥錢下賑糶場

軍資庫錢共二萬一千三百六十二貫八百九十六文  
四千貫文省差劉京手分盧文彬管押於去年七月十六日前  
去隆興府管下常池市收糶到米二千三百一十六石九斗六

政蹟卷三

七

升於八月二十一日到建昌縣交卸賑糶  
四千貫文省差衙前楊發手分朱浸於去年七月十八日前去  
隆興府管下進賢縣收糶到米一千九百二十一石八斗一升  
并穀一百五十八石五斗至十月初九日回軍城下省倉交量  
米七百九十石都昌縣交量米八百二十一石三斗一升星子  
縣交量米三百一十五斗穀一百五十八石五斗  
一百七十一貫二百文省換依折帛錢共四千貫差衙前呂祺  
手分熊瑜管押於去年七月二十九日管押前去收糶  
二千貫省差衙前呂祺往隆興府管下奉新縣收糶到米七百  
四十九石六斗於三月十一日回軍  
九千八十二貫一百一十九文省於去年八月二十五日已後  
節次支付在賑糶場收糶米係在後項聲說

正支錢二千七百一十二貫文  
轉支收到公吏糶米剩到錢共六千二百七十貫一百一十九  
文

四百八十貫七十七文省係轉支糶米回納錢付楊發收糶其  
米在後項聲說

一千貫文省支付朱彥俊糶米其米在後項聲說

一千六百二十九貫五百文省換折帛錢共四千貫付衙前謝  
安道職級高宗選管押於去年七月二十九日往下項去處收

糶共一千八百二十六石一升五合於十一月初八日回軍隆  
興府奉新縣糶到米一千一百六十九石五斗六升五合淮南

新州糶到米六百五十六石四斗五升折帛錢共二萬八千九  
貫二百一十文省係淳熙五年六年錢

政蹟卷三

八

一千三百七十貫五百文省係六年分支付謝安道高宗選收  
糶米共糶到米已在前項聲說

三千八百二十八貫八百文省係六年分錢付呂祺熊瑜收糶  
米其米已在前項聲說

四千八百八十九貫九百一十文省付在軍賑糶場收糶米係  
在後項聲說

五千貫係七年分錢差衙前孫燕職級江彥和管押於十一月  
二十五日往隆興府管下收糶到米二千二百九十七石一斗

六升於今年正月二十三日回軍

五千貫文省差職級朱彥俊管押接前項共六千貫文省於十  
一月二十三日往江西吉州收糶共二千八百五十七石於今年

三月二十九日回軍

善於乳香度臘糯米本錢共八千八百九十二貫二百七十三

文省

四千貫善衙前王邦翰手分蔣安禮管押於八月十五日往隆  
興府晉下常湖收糶米一千九百三十二石八斗九升至十一

月二十四日回軍

四千四百二十九貫二百七十三文省換作前項錢共四千九

百九貫三百五十五文省管押於十二月初一 正隆興府奉新

縣收糶二千三百

勸農文

當職昨為本軍民間農事滅裂累曾出榜反復勸諭自從去歲  
以來凡吾父兄子弟似亦稍相聽信方欲從事於深耕疾耘之  
務以冀一飽而當職不德刑政失中使迫陰陽招致旱虐使吾

政蹟卷三

三九

父兄子弟終歲勤動而不獲有秋之望永思厥咎愧負何言尚  
幸一二父兄皆能率其子弟當此荒歉之中種麥耕田及時盡  
力不為輕去墳墓之計而又賴天之靈崇社之福雨雪應候土  
潤泉通麥既可期稻又可種嗣歲之功似已有可觀者而當職  
亦幸免於罪戾且將受代而歸矣今以中春之月祇率典常躬  
載酒食出郊行田延見一二父兄同舉此觴以告將別父兄其  
強食自愛謹身循理以教子弟使之孝敬父母慈愛骨肉和睦  
鄉鄰救災恤鄰納苗稅畏懼公法專心致力於農桑之務如  
前此勸諭之云者而勿為飲博遊惰爭鬪論訟一切非理違法  
之事以陷刑辟其子孫之敏秀者則又教令讀書講學使知先  
主禮義之教既以上副國家長育人才之意而爾之門戶亦將  
與有榮焉其前年舊榜及呈子知縣王文林耕田種桑法今亦

再行給散并此勸諭各宜體悉淳熙八年二月

招舉人入白鹿谷目

恭惟國家以科舉取士蓋循前代之舊規非以經義詩賦策論  
之區區者為足以盡得天下之士也然則士之所以講學修身  
以待上之選擇者豈當自謂止於記誦綴緝無根之語足以應  
有司一旦之求而遂已乎今歲科場解發赴省待補之士二十  
有八又文行彬彬識者益稱之郡亦與有榮焉然惟國家之所  
以取士與士之所以為學待用之意有如前所謂者是以更欲  
與諸君評之今白鹿諸生各已散歸山林間寂正學者潛思進  
學之所諸君肯來當戒都養給館致食以俟專此咨白可否須  
報

請洞學堂長帖

政蹟卷三

三

謹按國朝會要修復白鹿洞書院已差補職事學生入洞管幹  
訖今按江南野史本洞舊制洞主之外更有堂長名目今觀學  
錄楊日新年德老成在洞供職紀綱庶事表率生徒績效可觀  
合行敦請須至給帖者右給帖付貢士楊日新準此充白鹿洞  
書院堂長職事淳熙 年 月日帖

洞學榜

契勘本軍廬山白鹿洞書院元係唐朝太子賓客李公遺跡經  
歷五代號為國庠及至本朝太平興國中嘗蒙太宗皇帝賜以  
官書咸平年又蒙真宗皇帝重加修葺中間庠壞殆且百年今  
者本軍鼎新建立教養生徒漸有倫緒又承本路諸詞及四方  
賢士大夫發到文籍收藏應副學者看讀以至山林田土亦已  
標界至措置撥買規模一新可垂久遠已具事狀奏聞乞賜

救額去說竊慮向後諸色等人不知上件事理輒有毀壞以三偷盜文籍侵占田土及過往之人妄有擾擾事屬不便須至曉示者右出榜白鹿洞書院張掛各請知悉淳熙八年閏三月日

奏乞推賞賑濟上戶

照會本軍去歲旱傷至重細民闕食檢到常平米斛數目不多隨行勸諭到官屬上戶承認米數本軍恭稟行下官屬再行勸諭如願將米賑濟切依所降指揮格法推賞去後今勸諭到元認賑糧米稅戶張世亨劉師與進士張邦獻黃澄四名遵法賑濟內建昌縣稅戶張世亨五千石乞補承節即進士張邦獻五千石乞補進功即稅戶劉師與四千石乞補承信即并都昌縣待補太學生黃澄五千石乞補進功即及差官監轄賑濟已於

政蹟卷三

三

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先具奏聞及申本路諸監司照會去訖續據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共抄劄飢民二萬九千五百七十八戶數內大人一十三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百七十六口本軍各仰給層頭牌面置簿層發送逐縣當職官給散付八戶預於縣市及諸鄉均定去處共置三十五場分差見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共三十五員監轄賑糶賑濟及委縣官分場巡察嚴戒減尅乞覓之弊自淳熙八年正月初一日為始今抄劄到關食人戶赴場賑糶其隸寡孤獨之人即以常平米解依法賑濟至正月內又綠雪寒行下屬縣將元係賑糶飢民用上件張世亨黃澄等及常平義倉米一門賑濟兩日至三月內又慮飢民難得錢收糶米解再自十一日為頭行下諸縣將已給層賑糶飢民一例普行賑濟一

十三日通作半月又照約都昌縣止有黃澄一名承認賑濟五十石奏所管義倉米會計賑濟不同本軍遂於建昌縣張世亨等賑濟米內撥米四千石本軍措置官錢和雇夫脚舟船裝發送都昌縣交官分於置場去處實令監轄賑濟至閏三月十五日終節次據都昌縣建昌縣申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與黃澄賑濟過米糧等共計一萬九千石星子縣元無勸諭到上戶賑濟米斛即以常平義倉米解依例普行賑濟外本軍節次行下都昌建昌知縣逐旋審究的實賑濟過張世亨黃澄等米數係明中軍去後據進功即監城下酒稅權都昌縣事孫僑通直郎知建昌縣事林叔坦狀保明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與黃澄賑濟過米一萬九千石委是節次賑濟飢民食用之數即無冒濫本軍一面委差從政郎本軍司法參軍陳祖承前去都建昌縣覈實得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與黃澄賑濟米一萬九千石委是賑濟過的實之數本軍再行稽考別無冒濫保明是實本軍勸會得張世亨劉師與各係稅戶張邦獻係應舉習詩賦終場士人并黃澄係於淳熙四年秋試應舉習詩賦取中待補太學生第十五名是實其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與黃澄賑濟過米數各應得近降指揮賞格數內稅戶張世亨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承節即稅戶劉師與賑濟過米四千石合補承信即進士張邦獻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進功即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進功即除已具申本路安撫司轉運司提舉司提刑司照會依條保奏推賞外欲望聖慈下所屬給降合得付身發下以憑給付張世亨等祇受謹錄奏聞

繳納南康任滿合奏稟事件狀

臣熹昨於淳熙五年準勅差前件差遺續奉聖旨令臣任滿前來奏事臣已於次年三月到任至今今年三月已係成資方欲等候替人前來交割職事即依元降指揮前去奏事忽於三月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自顧疎頑已試無狀薦蒙任使恩重命輕未敢遽有辭避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祇受訖緣爲替人未到準法未得離任其元降奏事指揮又緣已有前件恩命兼臣見患心氣精神不全思慮應對動有差錯不敢前詣國門聽候進止外伏念臣愚賤疎遠在任二年凡所奏陳多蒙開納甫及終更會無績効又蒙聖恩有此陞擢臣雖至愚然早服父師之訓其於君臣大義與夫古今治亂得失之故粗亦識其梗槩豈不願得一望天日之光少罄平日愚忠之萬一願以衰頹不獲自盡退就田畝死有

政蹟卷三

三

遺憾惟是今任職事尙有合具奏稟事件不免具事狀條畫以聞而總其月如左須至奏聞者

一臣熹狀奏爲本軍星子縣稅錢太重欲乞直降睿旨特賜蠲減事

一臣熹狀繳連本軍狀奏爲勸諭到稅戶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興黃澄共承認米一萬九千石賑濟飢民給賜了畢欲乞不候諸司保明早依元降賞格推恩事

一臣熹狀奏爲乞降指揮淳熙七年被災之郡不得催理積欠及將倚閣夏稅特與蠲放共上三等戶零欠夏稅亦與多作料次逐年帶納事

一臣熹奏爲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及乞頒降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及圍子

監九經注疏等事

右謹具如前欲望聖慈特降睿旨逐一施行不勝幸甚臣瞻望闕庭無任慕戀所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右臣誤蒙聖恩俟舉偏壘自度庸愚無以補報到任以來夙夜憂勞惟思所以上布聖恩下求民瘼仰副使令之萬一者竊見本軍諸縣大抵荒涼田野榛蕪人烟稀少而星子一縣爲尤甚因竊究其所以乃知日前兵亂流移民方復業而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人戶盡力供輸有所不給則復轉徙流亡無復顧戀鄉井之意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爲子孫長久之慮一旦小有水旱則復顧而之他觀其氣象如腐草浮萍無有根蒂愁歎亡聊深可憐惻是以到任之初曾以此縣稅錢利害條具聞奏乞賜蠲減伏蒙聖恩即日降出而戶部下之本路漕司漕司委官究實復以申部取旨施行百里疲羸日夕仰望聖澤之下流不啻飢渴而戶部乃以往者議臣之請復下漕司責以對補吏民相顧悼心失圖臣愚惶惑亦不知所以爲計者是以默息久之不敢復有奏陳今既終更不遠郡境又遭去年之旱其憔悴無慘之態又有甚於前所陳者是以不敢愛死復嬰鈇鉞而一言之夫以民之貧病至於如此州郡誠有餘財自當措置寬那以紓其力豈便敢以此等項末上勞天聽正爲公私匱乏不能相救是以冒昧有此陳請今乃限以對補之說使遠民之疾苦不得以上聞而陛下之德澤不得以下究此殆議者過計之憂臣雖至愚有以知其決非仁聖之本心也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淳熙六年十月十九日對補指揮更不施行仍照有司檢會臣熹前奏本軍星子縣稅錢事直賜蠲

政蹟卷三

三

下之本路漕司漕司委官究實復以申部取旨施行百里疲羸日夕仰望聖澤之下流不啻飢渴而戶部乃以往者議臣之請復下漕司責以對補吏民相顧悼心失圖臣愚惶惑亦不知所以爲計者是以默息久之不敢復有奏陳今既終更不遠郡境又遭去年之旱其憔悴無慘之態又有甚於前所陳者是以不敢愛死復嬰鈇鉞而一言之夫以民之貧病至於如此州郡誠有餘財自當措置寬那以紓其力豈便敢以此等項末上勞天聽正爲公私匱乏不能相救是以冒昧有此陳請今乃限以對補之說使遠民之疾苦不得以上聞而陛下之德澤不得以下究此殆議者過計之憂臣雖至愚有以知其決非仁聖之本心也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淳熙六年十月十九日對補指揮更不施行仍照有司檢會臣熹前奏本軍星子縣稅錢事直賜蠲



放蓋其所捐除不礙上供數外不過納捐一千五十餘匪錢二千九百餘貫此於大農之經費不足以當九牛之一毛而可以少寬百里之民使得安其生業臣不任所天瀝懇惶恐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勒旨

貼黃

奏為本軍勸諭都呂建昌縣稅戶張世亨劉師與進士張邦猷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飢民斗斛

照會本軍去歲旱傷至重細民關食雖有椿管及撥到常平米斛數日不多深恐不行周給遂行勸諭到管屬上戶承認米數賑糶接濟民間食用續於去年十月十一日準行在尚書戶部九月十六日辰時準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勅中書門下省檢進乾道七年八月一日勅節文訪聞湖南江西間有旱傷州軍

政蹟卷三

三

竊慮米價踴貴細民艱食理合委州縣守令勸諭有米斛富室上戶如有賑濟飢民之人許從州縣審究指實保明申朝廷依今來立定格且給降付身補授名目內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二千石補進武校尉如係進士與免文候到部與免限將仕郎聽四千石補承信郎如係進士與五千石補承節郎如係進士與符本軍疾速施行本軍恭稟行下管屬再行勸諭承認賑糶米數之人如願將米賑濟切待審究保明申朝廷依今來所降指揮格法推賞去後據都呂建昌縣申敘內勸諭到元認羅水稅戶張世亨劉師與進士張邦猷黃澄四名各情願承認米依格法賑濟內建昌縣稅戶張世亨五千石乞補承節郎進士張邦猷五千石乞補進功郎稅戶劉師與四千石乞補承信郎并都呂縣待補太學生黃澄五千石乞補進功郎各乞

依今降指揮保奏施行本軍遂行下告示張世亨等依數轉米候給曆付飢民差官監轄賑濟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先具奏聞及申本路諸監司照會去訖續據管屬星子都呂建昌三縣共開列關食飢民二萬九千五百七十八戶數內大人

政蹟卷三

三

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十七口小兒九萬二千七百七十六口本軍各印給曆頭牌而置簿曆發送逐縣當職官給散付人戶預於縣市及諸鄉均定去處共置三十五場分差見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務監廟大小使臣共三十五員監轄賑糶賑濟及委縣官分場巡察嚴戒減尅乞寬之弊自淳熙八年正月初一日為始令抄剗到關食人戶赴場賑糶其鰥寡孤獨之人即以常平米斛依法賑濟至正月內又緣雪寒行下屬縣將元係賑糶飢民用上件張世亨黃澄等米及常平義倉米一例賑濟兩日至三月內又慮飢民難得錢收糶米斛再自十一日為頭行下諸縣將已給曆賑糶飢民一例普行賑濟一十三日通作半月及照得都呂縣止有黃澄一名承認賑濟米五千石奏所管義倉米會計賑濟不周本軍遂於建昌縣張世亨等賑濟米內撥米四千石本軍措置官錢和雇脚夫舟船裝載發送都呂縣交管分於置場去處責令監轄賑濟至閏三月十五日終節次據都呂縣建昌縣申到張世亨張邦猷劉師與黃澄賑濟過米最算共計一萬九千石星子縣元無勸諭到上戶賑濟米斛即以常平義倉米斛依例普行賑濟外本軍節次行下都呂建昌知縣逐旋審究的實賑濟過張世亨黃澄等米數保明申軍去後據進功郎監城下酒稅權都呂縣事孫倫通直郎知建昌縣事林叔坦狀保明到張世亨張邦猷劉師與黃澄賑濟過米一萬九



千石委是節次賑濟飢民食用之數即無冒濫本軍一面差委從政郎本軍司法參軍陳祖永前去都昌建昌縣覈實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與黃澄賑濟米一萬九千石委是賑濟過的實之數本軍再行稽考別無冒濫保明是實本軍勘會得張世亨劉師與各係稅戶張邦獻係應舉習詩賦終場士人并黃澄係於淳熙四年秋試應舉習詩賦取中待補太學生第十五名是實其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與黃澄賑濟過米數各應得近降指揮賞格數內稅戶張世亨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承節郎稅戶劉師與賑濟過米四千石合補承信郎進士張邦獻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迪功郎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迪功郎除已具申本路安撫司轉運司提舉司提刑司照會依條保奏推賞外欲望聖慈下所屬給降合得付身發下以憑給

政蹟卷三

三七

付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與黃澄祇受須至奏聞者

貼黃

臣契勸本軍管下去秋種麥甚廣春初亦極茂盛續次訪聞近緣雨水頗多大段傷損民間養蠶亦緣雨濕桑柘不至十分成熟伏乞聖照

臣契勸除上項張世亨等四家米數已行支散了畢外續次訪聞都昌縣下尚有漏落人戶未曾賑濟除已帖本縣知佐審實用義倉米支散去訖伏乞聖照

貼黃

奏為乞特詔有司不候諸司保明將本軍所奏黃澄等賑濟

二賜依格推賞奏聞事

右臣昨奉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聖旨勅諭到本軍人戶黃澄

等出備米一萬九千石賑濟飢民已曾累具書一奏聞去訖近緣春初風雪寒凍又三月以來農功將起已帖諸縣將上件米普行賑濟管內飢民兩次通計二萬九千五百七十八戶數內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千七百七十六口大人一十五升小兒七升五合足為半月之糧今已了畢千里之民既免於飢餓流離殍死之憂無不歡呼鼓舞感戴聖恩臣亦多方體察詢究委無欺隱漏落詐妄不實之弊已因近降指揮具事狀中本路監司乞行保奏外竊緣當來勸諭並是臣親書榜帖分遣官屬再三往復示以朝廷命令官賞之信其人乃肯欣然聽命今臣秋滿非久解罷若不力為奏陳早乞推賞萬一他日有司視同常事巧為沮卻則不惟使臣得辜於民亦恐朝廷異時命令無以收信於下本軍不免別具狀奏欲望聖慈特詔

政蹟卷三

三五

有司不候諸司保明將本軍所奏黃澄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與早賜處分依格推賞庶幾民間早獲為善之利日後或有災傷富民易以勸率貧民不至狼狽實為永久之利臣不勝大願其本軍奏狀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右臣輒有愚見上濟聖聰臣竊見本軍去年大旱田畝不收幸蒙聖恩減放秋苗倚閣夏稅而又申詔有司發糶勸分前後丁寧勸勸懇懇凡所以加惠於無告之窮民者至深至厚以故今歲開春以來及今已是七十餘日而閭里細民幸不至於大段闕食又幸目今雨澤以時原野漸潤逆料不過四五十日則二麥可收又四五十日則早稻相繼決不至於復有流離捐瘠之禍以勤陛下宵旰之憂矣然臣竊以為採荒之政獨除賑貸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

之人方其病將湯劑破矣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  
起居之節所以將護節宜小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  
不可不察具也今者飢餓之民雖得蒙被聖恩以幸免於死  
亡然亦類若鳥形鵠面爾然無異於大病之新起者有司加意  
撫綏寬其財力則一二年間筋骸氣血庶幾可復其舊若遂以  
爲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之功但見其尚能耕墾田疇梓柱門  
戶而遽欲責以累年之通負與夫去歲倚閣之官物則是人者  
其必無全理矣竊聞乾道七年之旱夏稅秋苗亦皆蒙聖恩  
矣而流殍甚眾迄今不復者正以次年帶納前料稅物者迫之  
也然考其實所謂帶納者初未嘗大段有人納到以佐有司用  
度之闕而姦胥猾吏得以並緣極擗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其  
後淳熙元年九月四日乃以薦饑始蒙蠲放則三年之間所失

政蹟卷三

三九

已多而無及於事矣今舊道未除新稅將起斯人懷慄已有很  
顧之憂臣愚欲望陛下慈臣之言承詔有司凡去年  
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催理積年舊欠及將去年倚閣夏稅悉  
與蠲放其上二等入戶當此凶年細民所從仰食其間亦有出  
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欲望聖慈普加恩施許將去年殘  
欠夏稅多作料數逐年帶納則覆載之剛幅員之內當此災旱  
之餘無有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矣臣愚賤疎遠不當妄有  
陳奏竊以誤庸委寄職在牧民竊於詔令之間有以仰窺陛下  
子愛黎元之心有加無已大懼無以仰稱萬分是以不敢不盡  
其愚冒瀆天威臣無任恐懼顛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右臣竊嘗伏讀國朝會要恭觀太宗皇帝嘗因江州守臣周述  
之奏認以國子監九經賜廬山白鹿洞書院既又以其洞王明

起爲蔡州黃信縣主簿以旌儒學每恨無由一至其處仰觀遺  
迹及蒙聖恩假守茲上到任之初考按圖經詢究境內民間利  
病乃知書院正在本軍星子縣界而陳舜俞廬山記又載真宗  
皇帝咸平五年嘗勅有司重加修繕間因行視陂塘始得經由  
其地見其山川環合草木秀潤真開燕講學之區而荒涼廢壞  
無復棟宇因竊惟念太宗皇帝真宗皇帝所以幸教多士垂裕  
萬世之意其盛如彼而下吏淺聞弗克原念以稱萬分之臯其  
大如此駭懼震懼不皇啓居既又按考此山老佛之祠蓋以百  
數兵亂之餘次第興毀鮮不復其舊者獨此儒館莽爲荆榛雖  
本軍已有軍學足以養士然此洞之興遠自前代累聖相傳存  
頤光寵德意深遠理不可廢况境內觀寺鐘鼓相聞珍乘藝倫  
談說空幻未有厭其多者而先王禮義之官所以化民成俗之

政蹟卷三

四

本者乃反寂寥希濶合軍與縣僅有三所而已然則復修此洞  
蓋未足爲煩於是始議即其故基度爲小屋二十餘間教養生  
徒一二十人節縮經營今已了畢但其勅額官書皆已燒毀散  
失無復存者不敢擅行標題收置輒昧萬死具奏以聞欲望聖  
明俯賜鑒察追述太宗皇帝真宗皇帝聖神遺意特降勅命仍  
舊以白鹿洞書院爲額仍詔國子監仰奉光堯壽聖憲天體道  
性仁誠德繼武緯文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及印版本九經疏論  
語孟子等書給賜本洞奉守看讀於以褒廣前烈光闡儒風非  
獨恩臣學士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頃年親見潭州嶽麓書院尚存舊碑大書勅賜嶽麓書院  
六字伏乞睿照

辭免直秘閣狀

右憲準七月十八日尚書省劄子七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以熹昨任南康軍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可陰直秘閣者熹聞命震驚受恩感激有不知所以言者然竊伏念熹昨以非才誤蒙任使不能布宜德意以惠遠民乃以刑政失中招致殃咎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據罪論刑豈能幸免政使粗能措畫不致大段狼狽亦是職守之常何足補塞愆負而况蠲關租稅撥賜錢米許借上供錢物糶米賑糶皆是聖主天地既施非常之恩官吏於此豈有絲毫之力至於勸諭富民發粟賑濟亦是聖朝不愛官爵以救民命頒下賞格極於禮厚以故富民觀感視做始肯竭其困倉累歲之積以應公上一旦之須亦非官吏之力所能及也然其賑濟人戶初無致旱之罪今又不取一錢而捐米

政蹟卷三

聖

四五千石方得一官自私家言之其數亦已多矣此則在所當賞而不可緩者非一時官吏有罪無功之可比也今熹享際隆寬曲加容貸更蒙除用已極叨踰今者又被聖恩復有上件除命而熹前所奏南康軍賑濟人戶張世亨等四名合依元降賞格補授文武官資者有司顧以微文沮卻其事至今未見報行推賞指揮是乃聖主過恩既賞於其所當罪而有司失信反吝於其所當賞熹雖至愚於此竊有所不安者所有降到省劄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寄納軍資庫謹具狀中尚書省欲望朝廷洞照誠憫特為敷奏許賜收回仍檢會今年閏三月內南康軍奏及熹獨銜奏狀詳酌所陳事理如是節次官司果是固為邀阻至今不為保明特與先次依格等第推賞豈降付身令本軍日下

當官給賜是則不惟熹之私義得以自安亦庶幾自今以來州郡長吏奉法遵職務格和平不至幸民之災自圖身利不惟此四人者早蒙聖恩免有邀阻乞覓之擾父子兄弟感戴無窮而萬一不幸四方復有水旱饑饉之災亦使其他富民知所激厲易為勸誘貧者有所恃賴不復流移其利非止一端而已也狂妄僭率子冒朝聽祈恩俟罪無任懇切恐懼之至謹狀

小帖子

稅戶張世亨賑濟五千石依格乞補承節郎稅戶劉師與賑濟四千石依格乞補承信郎進士張邦獻賑濟五千石依格乞補迪功郎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五千石依格應補迪功郎

政蹟卷三

聖

右具如前伏念熹罷官還家舊任別無積聚只此一事未了初謂朝廷賞格必非虛文不謂今乃以此自陷於罔民之罪每一思之如負芒刺傾以居閉不敢陳請今者幸因辭免恩命得致一言過此則分守有拘又將無以自達切望鈞慈早賜垂念千萬幸甚如是四人近日皆已得霽恩賞不曾報行即熹屏居深山探問不實之罪亦乞移貸而其所乞辭免恩命與比事體自不相須更望方賜開陳期於得請乃為厚幸伏乞鈞照

辭免直秘閣狀二

右憲九月初四日準八月十七日辰時尚書省通到告命一道照對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熹前任南康軍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可除直秘閣熹竊伏惟念昨來在任政刑乖錯招致早災有罪無功不致祇受兼在在日遵奉淳熙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勅旨賞格勸諭到稅戶張世亨劉師與進士張邦獻待

補國學生黃澄四名出米賑濟其計一萬九千石已行支散卽  
夏秋間及申請司乞與保明推賞補授文武官查今來已是年  
年歲慮慮既得替之後諸司未曾報明致得本人未蒙朝廷推  
賞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收還誤恩仍將張世亨等四名  
不候諸司保明早依原降賞格特與推恩給降付身令本軍日  
下當官給付及具狀繳連所降省劄寄留建寧府軍資庫訖今  
來又準上項告命慮為有前項所申兩節事理未準回降指揮  
不敢祕受已并申建寧府寄留外謹再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檢  
會前狀特與敷奏許濠辭免仍將張世亨劉師與張邦獻黃澄  
四名早賜依格推賞則熹不勝幸甚謹狀

辭免直秘閣狀三

右熹準九月五日尚書省劄子備坐熹前狀所乞寢罷新降直

政蹟卷三

四十一

秘閣恩命事奉聖旨不許辭免者熹仰戴聖恩不勝感激雖未  
敢即日祗受謹已望闕稱謝訖但熹狀內所稱熹雖至愚於此  
有不能自安者正為南康軍保明勸諭到稅戶張世亨獻米五  
千石賑濟依格合補承節郎進士張邦獻獻米五千石賑濟依  
格合補迪功郎待補國學生黃澄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  
迪功郎稅戶劉師與獻米四千石賑濟依格合補承信郎一節  
未蒙戶部依格放行恩賞乞賜敷奏施行今來所準省劄內却  
刪去此項事理熹竊恐區區愚昧迫切之誠未得仰關天聽其  
合推賞人依舊未得霽被聖恩則熹於義亦難祗受又况目今  
諸路水旱廣闊公家所積已經發散所餘無幾全賴富民獻米  
賑恤若見朝廷施行如此誰肯應募助國救民兼熹見蒙改除  
提舉浙東常平公事當此凶歲專以救荒為職若此所乞依格

推賞不蒙施行不惟失信於南康禮治亦無面目可見浙東之  
民將來必致悞事上貽仁聖宵旰之憂熹雖萬死不足塞責欲  
望朝廷詳酌特賜敷奏詳熹前狀所陳將南康軍所奏稅戶張  
世亨劉師與黃澄張邦獻各與照應元格早賜補授文武官資  
則上件恩命不必加於熹身而聖朝綜核之政備於上遠近觀  
聽有所激勸於下矣謹再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政蹟卷三

四十二

牙文公政蹟卷四

浙東任 孝宗淳熙八年辛丑文公五十二歲八月癸丑提舉浙

東常平茶鹽時浙東若饑上彰宸慮遂拜命即日單

車就道仍乞奏事十一月准入奏

除浙東提舉乞奏事狀

右喜今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改除前件差遣熹

以衰病之餘心力凋耗目昏耳重不堪繁劇擬具情懇于告廟

堂乞與敷奏聽容辭勉而開之道路本路今年災傷至重民已

艱食若更遷延有失措置竊恐向後飢民愈見狼狽重貽聖主

宵旰之憂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祇受訖所有合赴行在奏事

未奉指揮伏念熹自違陛戟十有九年誠不勝臣子惓惓願得

一瞻天日之光况今救荒合行奏稟事件非一又熹前任南康

亦有合奏聞事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施行

政蹟卷四 社倉事 勅命并發高開

宣教郎直祕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今具社

倉事日如後

一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社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排

其間有停藏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之人隱匿在內仰社首

隊長覺察申報射司追捉解縣根究其引致之家亦乞一

例斷罪次年三月內將所排保簿赴鄉官交納鄉官點檢

如有漏落及妄有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即許人告審實申

縣乞行根治如無欺弊即將其簿紐美人口指定米數大

人若干小兒減半候支貸日將人戶請米狀拖對批填監

官依狀支散 一逐年五月下旬新陳未接之際預於四月上旬中府乞依

例給貸仍乞選差本縣清強官一員人吏一名糾子一名

前來與鄉官同其支貸

一申府差官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一日一都曉

示人戶 產錢六百文以上及自有各依日限具狀狀內開

小兒結保 每十人結為一保遞相保委如保內逃亡之正

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大保長並各赴倉識

認面目照對保簿如無偽冒重疊即與發押保明其社首

人不保而掌其日監官同鄉官入倉據狀依次支散其保

明不實別有情弊者許人告首隨事施行其餘即不得妄

有邀阻如人戶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抽勒

一收支米用淳熙七年十二月本府給到新添黑官桶及官

斗每桶受米 仰糾子依公平量其監官鄉官人從逐聽只

政蹟卷四 許兩人入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挨撥攙奪人戶

所請米斛如違許被擾人當廳告覆重作施行

一豐年如遇人戶請貸官米即開兩倉存留一倉若遇饑歉

則開第三倉專賑貸深山窮谷耕田之民庶幾豐荒賑貸

有節 一入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十

申府乞依例差官將帶吏到前來公共受納兩平交量舊

例每石收耗米二斗今更不收上件耗米又慮倉教折閱

無所從出每石量收三升準備折閱及支吏斗等人飯米

其米正行附曆收支

一申府差官訖印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納一日一都

仰社首隊長告報保頭保頭告報人戶遞相糾率造一色

乾硬糙米具狀向保其為一狀未足不得交納如赴倉交納監官鄉官吏對等人至日赴倉受納不得妄有阻節及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米約束施行其收米人吏斗子要日不可  
差換

一收支米訖逐日轉上本縣所給印曆事畢日具總數中府縣照會

一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差到人吏一名斗子一名社倉美交司一名倉子兩名每名日支飯米一斗約半發遣裹足米二石共計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貼書一名貼斗一名各日支飯米一斗約半發遣裹足米六斗共計四石二斗縣官人從七名鄉官人從共一十名每名日支飯米五升日共計米八石五斗已上共計米三十石二斗一年收支兩

政蹟卷四

三

次共用米六十四斗逐年蓋墻并買藥薦修補倉厥約米九石通計米六十九石四斗

一排保式某里第某都社首某人今同本都大保長隊長編排到都內人口數下項

甲戶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居他地各某處或產戶開說產錢若干或白墾耕田開店買賣土著外來係某年移來逐戶開列

餘開

右某等今編排到都內人口數在前即無漏落及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如招人戶陳首甘伏解縣斷罪謹狀

年月日大保長姓名 陳長姓名  
保長姓名 社首姓名

一請米狀式某都第某保隊長某人大保長某人下某處地名保頭某人等幾人今透相保委就社倉借米概大人若

干小兒激牛候冬收日備乾硬糙米每石量收耗米三升前來送納保內一名走失事故保內人情願均備取足不取有違謹狀

年月日保頭姓名 大保長姓名 隊長姓名  
保長姓名 社首姓名

一社倉支貸交收米料合係社首保正副告報隊長保長隊長保長告報人戶如關隊長許人戶就社倉陳說告報社首依公差補如關社首即申尉司定差

一簿書鎖鑰鄉官公共分掌其大項收支須監監官簽押其餘零碎出納即委鄉官公共掌管務要均平不得徇私容情別生奸弊

一如遇豐年人戶不願請貸至七八月而產戶願請者聽一倉內屋宇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毀損及借出他用如有損失鄉官點檢勒守倉人備償如些小損壞逐時修整失毀改造臨時具因依申府乞撥米解

政蹟卷四

四

具位朱熹奏節文

一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欲望聖慈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置立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付木鄉出等人戶主執歛散隨宜立約實為久遠之利其建寧府社倉見行事日謹錄一道進呈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

十一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戶部看詳聞奏

勅命

行在尚書戶部

準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敕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

戶部狀準淳熙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尚書省送到宣教郎  
直祕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劄子奏臣所  
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道四年鄉民  
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  
愚同其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  
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  
逐年依此欵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  
今十有四年量支息米造成倉廩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  
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  
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欵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  
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其堂管遇欵散時即  
中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

政蹟卷四

五

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  
無文人情難強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  
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  
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欵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  
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  
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却將息米欵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  
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  
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為久遠  
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擾擾此皆  
今日之言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預備久遠  
之計及今歉歲施行入必願從者眾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  
行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令戶部看詳問奏本部今檢準紹

典重修常平免役令下項諸州常平錢穀及場務錢不足申  
提舉司通一路之數移用仍聽互相兌便支撥諸義倉附常  
平倉監專兼管教屋以轉運司倉充其積藏而應兌換者準  
常平法無轉運司倉處諸義倉計夏秋正稅無正稅穀處均  
撥充常平物應豐熟計一縣九同正稅為一鈔不  
此者準每一鈔別納五合分以上即納一升分同正稅為一鈔不  
收頭子脚乘錢及耗限一日先次交入本倉出利通正稅候  
日據數即正稅不及一鈔并本戶放稅二分以上及孤貧不  
濟者免納諸義倉穀唯充賑給不得他用縣遇災傷當職官  
體量自第四等以下關倉戶給散若放稅七分以上通第三  
等給並預申提舉司審度行詒奏諸災傷計一縣放稅七分  
以上第四等以下戶乏種食者雖舊有欠闕不以月分聽結  
保貸借印穀不堪充種子者細直以錢各成貫石給限二年

政蹟卷四

六

隨稅納仍免息州預以應支數保明申提舉司行詒申尚書  
戶部雖計一縣放稅不及七分而  
本戶放稅及七分者準此本部看詳欲行下諸路提  
舉司備下木路諸州縣曉示任從民便如願依上件施行仰  
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有行義者具狀赴本州縣自陳量於  
義倉米內支撥其欵散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  
不須預抑勒仍仰提舉司類聚具中聽候朝廷指揮奏聞  
事十二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戶部看詳到事理施  
行奉勅如小牒到奉行前批十二月二十四日辰時付戶部  
施行仍關合屬去處須至指揮  
兩浙東路提舉常平司主者仰一依今來勅命指揮疾速施行  
仍關合屬去處符到奉行  
淳熙八年十二月 日下



書令史郭繼令史頓地主事全安仁

將作少監兼權戶部郎中兼權 押

新 除 郎 官 未上

郎 中

跋語

淳熙八年冬十有一月己亥臣熹以備使浙東奉行荒政蒙恩  
召入延和殿戒諭臨遣因得具以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羅鄉  
社倉本末推說條奏蒙開納即詔頒其法於四方而臣熹又  
以使事適獲奉承仰戴皇仁頓首幸甚因竊惟念里社有倉實  
隋唐遺法往歲里中妄意此舉所以收恤隱民者蓋偶合其微  
指顧以國家未定著令是以不能遽及且懼其弗克久今乃得  
蒙上恩徧下郡國將遂得與閭宇之間含生之類均被仁聖之

政蹟卷四

七

澤於無窮固已不勝大幸而荒阪下里斗升之積又得上為明  
詔之所稱揚下為四方之所取則抑又有榮耀焉故敢具刻尚  
書戶部所被勅命下浙東提舉常平司者屠於故里本倉廳事  
而記其說如此俾千萬年含哺鼓腹之禱有以無忘帝力之所  
自云淳熙九年四月丙辰宣教郎直祕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  
茶鹽公事借緝臣朱熹拜手稽首謹言

約束侵占田業榜

本司發廳申照對本司見行下諸縣根刷沒官田產有下項事  
件申乞指揮須至曉示

一今來根刷諸司沒官戶絕等田產并新漲海塗溪漲淤成  
田地等多是豪勢等第并官戶公吏等人不曾經官請佃  
擅收侵占暗收花利不納官租其間雖有經官請佃止量

立些少租課計囑土行人吏又且不曾催納入當平倉上

下蒙庇官司無緣得知今出榜遍於縣鎮鄉村張掛曉示

限一月經官陳首與免罪從公組立租課就行給佃更與

免追日前冒占花利如犯人尚敢恃其豪勢仍前坐占限

滿不首如官司覺察得知或因諸色人告首定當送所司

根究從條斷罪追日前花利人官仍盡給告人租佃

一諸司沒官田產多是本縣公吏與有蔭人詭名請佃或與

出名人分受花利上下蒙庇不曾納租如此積弊何緣覺

察今來出榜曉示諸色人如有似此之人仰經官陳首當

與將所首出田產不拘多寡盡給告人租契如詭名人并

出名人能在一月內赴官首說當與免罪從公組立租課

就令租賃仍免追日前花利如限滿不首被人陳告或官

政蹟卷四

八

司覺察得知當送所司根勘依條施行

約束糶米及劫掠榜

照對管下州縣中夏以來久不得雨高低早禾多有旱損切慮  
人民不安理合存卹曉諭

一州縣目今米價高貴止緣早禾早傷其中晚之田自有得

雨足可灌溉成熟去處兼當司已蒙朝廷給降本錢及取

撥別色官錢見今廣招廣南福建浙西等處客販般運米

解到來投糶準備糶米州縣般運前去出糶切恐有米積

蓄上戶與停塌之家未知前項事因以謂早損少米意圖

邀求厚利閉糶不糶此項除已陳諸州府請速行通下場

此米糶米登之際各依時價自行出糶應請糶民食用如

致無自遠民切切以充運行向造如是向去民間大段艱

食切切待行申奏朝廷乞  
更多糶糶米前來糶糶



一州縣火容佃戶耕竹主家田土用力為多全佃主家借貸  
應副今來旱損其田主自當優卹賜給存養無令失所訪  
聞多有坐視火容佃戶狼狽失業恬不介意切恐因而失  
所却致無人布種荒廢田畝此項除已解諸州府請過行  
以田客所出耕布勤勞為念常加  
優卹應副存養勿令失業云云

一州縣旱傷去處應有無知村民不務農業專事窮惑聚眾  
輒以借貸為名於村疇之間廣張聲勢亂行逼脅以至劫  
掠居民財物米穀此項當司檢察律強盜不得財徒二年  
一疋徒三年二疋加一等十疋及傷人  
者絞殺人者斬其持杖者雖不得財徒三千里五匹絞傷  
人者斬今來切慮愚民不曉條法悞犯刑名深可憐憫除  
已牒諸州府請過下請縣曉諭民戶知委  
各自安業勿致窮惑輕犯典憲後悔無及

右今錄榜曉諭民戶知悉故榜  
再放苗米分數榜

政績卷四

九

契勘本路今年旱傷檢放苗米多有不實去處曾具奏請今  
來嘗職詢訪不實最多未欲按劾施行今來到任已是深冬  
難以檢劾須至別行措置將諸州縣人戶災傷苗米等第更  
行蠲放除已奏聞及中尚書省外須至曉諭

右今將本路州縣人戶苗米元檢放五分已上鄉分全戶五斗  
已下全放元檢放四分已上鄉分全戶四斗以下全放元檢放  
三分已上鄉分全戶三斗以下全放元檢放二分已上鄉分全  
戶二斗以下全放元檢放一分已上鄉分全戶一斗以下全放  
其紹興府人戶須有丁之家方得蠲放其湖田米亦依例蠲放  
施行今印榜曉示人戶知委如州縣再行催理仰經本司陳訴  
切待追究按劾施行

約束檢旱

照對今歲適當早歉州縣合差官徇往鄉村檢視每見差出官  
員多是過數帶人從反行須索擾動村落以納圖冊為名不  
論人戶高低每畝科配項項頭性之類又不親行田畝從實檢  
校反將訴荒人戶非理監繫勒令服熟殊失救荒卹民之意今  
來當職對酌每官一員止得帶廳子一名吏貼一人當直八名  
仰從本州縣陳乞計日給錢米各自負行並不許分毫搔擾保  
正副及大小保長須親行田畝從實檢放如有違戾許人戶徑  
到本司陳訴切待追治施行

浙東各次榜

熹叨被臨遺專以刺水為職自惟昧陋不足以盡知官吏之  
賢否然既尸其任不敢不悉心詢究故自到任以來凡所論薦  
皆必稽諸公論考其事實然後劄奏不敢徇私容情以自陷於  
罔上之誅凡我同寮亦望究心職事律已愛民以待考察不必  
投書獻啓自陳脚色挾持勢援宛轉請求徒失所以自重之道  
而反貽絀辱之羞也或恐實有賢哲之士潛晦不耀而熹之愚  
不足以知之則却望相與推揚具以見教熹敢不承命加察焉

政績卷四

十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劄子奏聞乞撥米三十萬石添貼紹興府糧濟未蒙指  
揮支撥竊緣熹所乞上件米數內十四萬三千餘石係取到本  
府見行指約間日糧濟收日別作逐日糶濟會計合用之數其  
餘亦係慮恐日後更有增添約度大數若不得此則不唯使熹  
今日空手渡江無以布宣聖主憂勞憫惻之意實恐將來飢民  
口食半升之米不足充虛接濟力不能行業營生必致殍死流離  
上貽當宁宵旰之憂或恐豐儲見在米數不多難以盡行支撥

即乞且十四萬三千石先付熹前去將紹興府諸縣一例作  
逐日賑濟外所乞餘數却乞細計價錢付熹前去與知明州謝  
直閣同共措置在募海船收糶米接續賑濟仍須管除賑濟  
外所有賑糶到錢令項椿管中取朝廷指揮實爲利便伏望鈞  
慈早賜敷應副施行

### 乞禁止遏糶狀

契勘紹興府發衢州諸縣皆有災傷見行賑濟合用米斛已承  
降聖旨指揮給降到本錢三十萬貫接續濟糶緣本路兩年荐  
遭水旱無處收糶熹今體訪得浙西州軍極有豐稔去處與本  
路水路相通最爲近便已行差官雇船前去收糶及印造遣人  
散於浙西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客販竊慮逐州縣不體鄰  
路飢荒之急故行遏糶及客人應募船販亦恐逐州縣稅務循

### 政蹟卷四

十一

習邀阻妄作各色輒收雜稅力勝買醋錢之類使本路飢民日  
就狼狽虛被聖主播賜賑卹之恩事屬不便今檢進淳熙令諸  
穀遇災傷官司不得禁止般販及今年八月三日聖旨勸會淳  
熙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勅兩浙江東湖北旱傷全藉鄰路豐熟  
去處通放客米訪聞得執州郡輒將客販米斛邀阻禁遏奉坐  
旨劄付諸路帥漕各檢坐指揮條法通下州軍不得遏糶如敢  
違戾仰逐司覺察按劾及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本路獲降指  
揮本路州縣稅場邀阻妄收稅錢力勝之類將官吏並於見行  
條法各加一等坐罪至來年六月却依舊法欲望朝廷特賜敷  
奏早降指揮將見行遏糶條法劄下兩浙轉運司令行下浙西  
得熟州縣約束其沿路稅務邀阻收錢亦乞依本路已獲降前  
件指揮如等坐罪施行庶幾公私般運免致艱阻一路飢民

需實惠

### 乞賑糶賑濟合行五事狀

照對自到任以來奉行賑糶賑濟有合行五事已具申朝廷未  
蒙回降開具下項

一件熹體訪得浙西州軍極有豐稔去處與本路水路相通  
最爲近便已差官雇船前去收糶及印榜招邀客販竊慮  
逐州縣故行遏糶亦恐州縣稅務邀阻妄作各色輒收雜  
稅力勝買醋錢之類乞敷奏將見行遏糶條法劄下兩浙  
轉運司令行下浙西得熟州縣約束其沿路稅務邀阻亦乞  
依本路已獲降指揮如等坐罪施行

一件熹照得本路今歲災傷唯紹興府最甚雖蒙朝廷給降  
錢米濟糶猶恐不能周給其勸諭上戶獻助至今未有勸

### 政蹟卷四

十二

到數目臣條奏請特依淳熙元年耿延年獲降指揮減半  
推賞熹詢訪得紹興府田土瘠薄連年災傷上戶縱有儲  
蓄所出之米及格必少乞敷奏如諸路州縣人戶者願出  
米穀自行般運前來紹興府賑糶賑濟亦乞與依上項指  
揮減半米數推賞

一件熹契勘人戶身丁每年合納本色折帛丁鹽絹綿丁錢  
等條除夏料送納依准省限合至五月十五日方行起催  
熹訪聞紹興府諸縣日前年分多是正月初間便行催督  
已是違法况今早荒人民飢餓不容官吏更有侵擾熹除  
已行下紹興府及屬縣照應條法不得促限追擾外乞指  
揮更賜劄下紹興府鈐束諸縣遵守條法不得前期追擾  
施行

一件憲照對本司去年勸諭到上戶陳之高等出助米穀賑濟賑糶合行該賞本司先已保明具中尚書省未蒙朝廷推恩以致入戶無以激勸已具錄奏聞及申尚書省乞速賜推恩施行

一件照對昨准省劄喜所奏檢放不實之弊奉聖旨令嘉詢訪不實最多處後効施行及續准省劄紹興府山陰會稽等縣人戶余宗榮等狀訴檢放秋苗不盡不實劄下檢實嘉詢訪見得本府諸縣檢放委有不實去處但今田土多是已種二麥及爲飢民採取是此鋤掘始遍無復禾稻根查可見荒熟分數乞日將下戶等第住催上戶寬限勸諭其新林一帶亦許嘉差官檢定潮泥不堪耕種之處等第蠲闕租稅其衢婺州及木路處有訴旱去處亦乞依此委

政蹟卷四

官約度分數住催官物乞教奏特降指揮施行

右竊絲紹興府今年饑荒極重官司雖已不住措置糶濟竊緣錢米不多終是不能均濟惟有蠲除稅和禁止苛擾激勸上戶最爲急務譬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緩於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具申尚書省乞照前狀速賜指揮施行其檢計人口分撥錢米見已一面施行候見欠關定數別具供申聽候指揮

中密住催官物指揮狀

近準尚書省劄子勸會已降指揮行下江浙兩淮早傷州縣將第四第五等戶今年以前應干殘欠苗稅丁錢並特住催及將官私債負權免理還其流移人拖欠官物亦與除豁不得令保正長代納并支撥米斛通行賑濟十二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江浙兩淮帥漕提舉司各行下所部州縣將流

移到人戶遵依已降指揮多方存恤毋致失所來春如曠業趁時耕種即量支錢米給據津遣與免夏料作科仍仰所在州軍山場曉諭劄付本司已即時恭稟通行下諸縣施行今據紹興府新昌縣申照對今年以前未委是淳熙七年官物或是淳熙八年二稅若是淳熙七年二稅並無合催之數淳熙八年夏稅丁錢今年八月二十二日已承本府帖行下備降指揮住催訖所有今年秋苗人戶爲見前項指揮早傷州縣將第四第五等下戶今年應干殘欠苗稅丁錢並特住催因此不肯送納有此疑惑中乞行下

政蹟卷四

以憑遵守施行

阿馬奏案內小貼子

臣熹等契勘阿馬既與外人通情密謀殺夫自是不容旁有知證本不敢具案聞奏今準提刑司牒須至具奏謹按本人所犯壞絕三綱情狀慘酷聞之猶可酸鼻竊慮有司因循常格擬從減等之坐有害風教事體不輕欲望聖明洞察特依常法以警昏愚以正邪法臣等不任大願

奏紹興府都監賈祐之不抄劄飢民狀

照對紹興府諸縣今歲災傷飢民流移鬻食甚衆奉聖訓寅夕究心奉行緣本府山陰會稽縣人戶不住遮道告訴抄劄不盡漏落不實臣即已借置專設一局見今呼集耆保鄉司專委本府當職官敦請鄉官重行隔別審實其在城五廂團練鄉民

及流移到府之人本府雖委逐兩官沿門抄劄訪聞多是止惡  
廟典合干入多有不實不盡亦行前來陳訴臣又已送下兩官  
容實抄劄所有他處流移到府臣亦已行下本府與縣令佐約  
束停房店舍不得多所賃資并津渡遊滯仍通行收拾病患飢  
困及遺棄小兒就寬潤寺院安著支撥常平官錢收買柴薪藥  
薦給衣襖之類修合藥餌醫治瘡造三兩等稀粥粥次第救助  
仍委諸慈悲僧道主管看養所行非不告戒臣今月十九日據  
馬林等投狀稱是嶧縣人氏移在本府第一廂居住關食飢餓  
內有馬百四一名扶到臣治所已是飢餓日久十分羸困纔到  
不久即便倒死臣即令醫人用藥灌救移時方得甦醒遂行呼  
到本廂官武翼郎紹興府兵馬都監賈祐之取問元不抄劄供  
報因依本官應對不行及先來承受本府牒委及承臣送下陳

政蹟卷四

五

狀並無抄劄事因報應本官委是不職難以存留在任臣除已  
先將賈祐之牒紹興府對移本府指使差遣外欲望聖慈特降  
睿旨重賜黜責以為官吏奉行賑濟不虔之戒

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及推賞獻助人狀

臣昨被臨遣備使浙東又蒙聖慈賜以錢會三十萬貫以給一  
路賑濟賑濟自謂適值聖恩隆厚至於如此其勢必可以救活  
此道之人伏自入境以來日據紹興府會稽山陰兩縣人戶投  
訴抄劄漏奪遂將諸縣悉行根括先據兩縣申到比舊計增二  
十五萬六千一百九十二口其餘諸縣尚未申到計其縣分地  
里之大小戶口決當數倍於此蓋緣當來諸縣抄劄不甚子細  
而又涉日既久向之租能自給者今皆闕食所以飢民之數日  
有增加因此此數考按本府昨來均定所得錢米撥下諸縣之

數其為欠闕數目尚多遂將昨來所蒙給降會子等錢除五萬  
貫諸州申到已無見在更留五萬準備諸州取撥外即計逐縣  
大小及已得錢米多寡等第均給計已支費十八萬餘貫而會  
稽山陰兩縣自占九萬餘貫其餘準擬諸縣申到再劄人數別  
行均給者其不過一萬餘貫計可得米三四千石而已事勢危  
迫不免逐急於鹽司錢內借撥九萬餘貫賑紹興府措置運糶  
然亦僅可得米二萬餘石而已以兩縣再劄所添計之則此二  
萬二三千石之米其勢豈足以均及諸縣之人然而兩縣所得  
一家不過日得一二升一口不過日得一二合而已此皆僅足  
以苟延喘息而不足以救其死命竊料更加旬月未論不得食  
者必致殍死而此得食之人亦有羸困不能以自存者矣又况  
當來計料糶濟止到三月十五日便行住罷已不能給而麥熟  
猶在四月麥之熟否姑置未論止計住罷至麥熟猶有半月餘  
日無以接濟夫以紹興一郡之飢自臣未到已蒙撥賜米十四  
萬石錢九萬貫至臣有請又蒙聖恩如此其厚而臣智術淺短  
不能變通其所施為止於如此竊恐考之於今則徒有賑救之  
名而無賑救之實要之於後則既已費之數月之久而不免棄  
之旬日之間徒費陛下軍國之儲數十大萬而不足以解陛下  
救民水火之心固臣之無狀死不償責至於減米增賞雖已得  
旨通行而去野獻助之人至今未蒙推賞度牒換米雖已得旨  
給降而米數太多度牒一道計當錢千五百緡以此至今皆未  
聞有應募者則此竊恐陛下憂勞惻怛憐濟眾廣大無窮之  
心或格於有司等輩纖密之蔽而不得以下究也臣已與帥臣  
王希呂同狀奏聞欲望聖慈更賜憐憫再行借撥會子三十萬

政蹟卷四

六

王希呂同狀奏聞欲望聖慈更賜憐憫再行借撥會子三十萬

賈及之米五六萬石通融接續增糶濟而復於此詳具其所以然者以聞其去年本路所奏合推實人則乞特詔有司直與推實給降吉命付之本州令守臣囑上當聽祇受不須更令官司保明徒爲文具其度牒亦乞裁減半價只作百五十石仍再給降三百本付紹興府令臣與王希呂同其管管交到米斛卽與書填則人必樂從應募者衆凡此三者儻蒙施行庶幾此郡飢民逐家一日各添得米一二升逐口一日各添得米二三合而逐縣續有割到漏落戶口及流移歸業之人亦得以漸次收拾不至飢死既有以卒究陛下憂勞惻怛博施濟衆廣大無窮之心而草野愚臣亦得以憑藉威靈不負創民之命千萬幸甚如其不然則臣計已窮終必仰孤任使伏自到任以來朝夕憂懼精神耗竭四肢緩弱時復麻痺竊恐一旦溘然無以見百

政蹟卷四

十七

萬餒鬼於地下欲望聖慈赦其罪戾許臣罷免使得脫此冤債歸骨故山亦千萬幸甚披心瀝血干冒宸嚴臣無任恐懼之至

奏救荒事宜狀

臣蒙恩將命浙東奉行救恤到官日夕考究求所以上副焦勞之意竊見浙東諸州例皆荒歉台明號爲最熟亦不能無少損而紹興府之飢荒昔所未有臣以日所親回思去歲南康之歉猶謂之樂歲可也賑救既在所急事體宜先奏聞今紹興入邑餘姚上虞號爲稍熟然亦不及半收新昌山陰會稽所損皆七八分嵎縣早及九分蕭山諸縣亦早相仍幾全無收今除餘姚上虞稍似可緩外且論蕭山等六縣約其所收不過十一先次朝廷撥米一十四萬七千石錢九萬貫并本司前官申朝廷於

蕭州通融撥到義倉錢三萬八千七十五貫一百文明州義

倉米五千石數目非不多州郡日夕惟賑濟是務官吏稍解事者皆奔走不暇雖寄居士大夫亦不敢寧處不可謂不留意然終未有能救飢孳之實民情嗷嗷日甚一日不獨下戶乏食而士子宦族第三等人戶有自陳願預乞丐之列者驗其形骸誠非得已兼自秋來賣田拆屋斫伐桑柘鬻妻子貨耕牛無所不至不較價之甚賤而得以得售爲幸典質則庫戶無錢舉貸則上戶無力藝業者技無所用營運者貨無所售魚蝦螺蚌久已竭澤野菜草根取掘又盡百里生齒飢困支離朝不謀夕其尤甚者衣不蓋形面無人色扶老携幼號呼宛轉所在成羣見之使人酸辛怵惕不忍正視其死亡者蓋亦不少臣深究其所以然正緣紹興地狹人稠所產不足充用稔歲亦資鄰郡非若浙西米斛之多又以和買偏重無巨富之家連遭水旱兼失蠶麥些

政蹟卷四

十八

小積穀春首勸糶無有存者上戶先已匱乏是以細民無所仰給狼狽急迫至於如此大抵荒歉自五分以下猶可措置蓋以五分之粟給十分之人稍行勸分便可苟活今以空虛之郡而荒及九分則一分之粟既不能給十倍之人而戶口甚多所闕浩濶亦有非移民移粟所能補助者臣所目見心思兼詢訪士夫父老者慨如此復約墾田收租之數以證之除餘姚上虞外今將田畝計其歲入六縣爲田度二百萬畝每畝出米二石計歲收四百餘萬又將今再抄剝山陰會稽兩縣口數以約六縣之數則山陰會稽丁口半於諸暨嵎縣而此新昌蕭山相去不遠絕長補短兩縣常六縣四分之一今抄剝山陰會稽四等五等貧乏之戶計三十四萬口四等之稍自給及上三等者不預

高州統計六縣之貧民約須一百三十萬口併上戶當不下百

四十萬計稔歲所歛四百萬石米除上供及州用外養百四十萬之生齒日計猶不能及二升之數則所謂樂歲無餘者既信而有證矣又約六縣所蠲放分數以計今歲民間所收不過十分之一則所不救之米約計三百六十萬石而所收止四十萬石闕乏數目如此浩瀚則所謂補助無策者又信而有證矣今將紹興府先所得錢一十二萬八千七十五貫一百文并臣所得三十萬貫除五萬貫諸州申到已無見在又措留五萬貫均給諸州外不過共折米八萬二千餘石并前項米一十四萬石總而計之不及其田租所闕十分之二今來措置除蕭山僅能日給半月外其餘五縣以戶計之日之所得固已不過一二升若以口計之則日之所得又不過一二合是僅足以使之皆知聖主憂勞憫恤不忍坐視之意而已若謂如此而便足以救其必死之命則固難指準然遂欲以百三十萬之貧民盡仰官司口以升計麥秋之前九十餘日當爲粟百萬石則亦非朝廷今日事力之所及也然臣竊謂自司之力誠有限量而聖主天地父母覆載生育之心則無終窮以有限之力言之則救護之切撥賜之多誠若不可以有加之今日然以陛下無窮之心論之則豈不欲使此邦更得數十萬石之粟以必救數十萬人之命其恐直以無可奈何處之而熟視其餓餓顛仆於前乎故臣輒敢月叙其所見聞考驗之實本末如此而別具施行事目以千聖聽惟陛下哀憐財幸意道情切言無倫次臣無任皇恐俟梟之至

政蹟卷四

九

具位  
乞將衢州義倉米糶濟狀

照對衢州管下屬縣去歲旱傷細民闕食本州申朝廷乞從條於有管常平義倉米取撥五萬石出糶去年十二月十六日訓下本司照條施行今據本州申淳熙七年旱傷檢放苗米四千餘石遂取撥義倉米及勸諭上戶出助并措置和糶計五十餘萬石賑濟賑糶幸無流徙後爲去年秋旱放苗米九千餘石比之七年一倍以上兼以鄰郡嚴婺徽饑類皆旱歎本州地居其中大略相似以此愈見艱得米穀細民闕食雖已勸諭及申尚書省乞先撥義倉米五萬石仍一面開場每升量減作二十文足賑糶去後但緣連迤荒旱民情嗷嗷艱得錢物深山窮谷僻遠小民委是無錢糶米乞行下於所申取撥義倉米五萬石內支撥二萬石應副賑濟免有流移餓殍之患熹尋躬親巡歷到衢州點檢見得本州逐縣委是災傷多有飢民餓殍困闕食

政蹟卷四

十

合行救助賑濟及檢準條令義倉米專充賑給不得它用自合撥充賑濟熹除已逐急一面下本州於申請取撥出糶常平義倉米五萬石數內取撥一萬石委官措置收拾賑濟其餘四萬石仍舊出糶外欲望朝廷特賜劄下衢州施行已具申尚書省乞指揮施行  
揀荒事宜畫一狀  
今有職事已具狀奏聞外再申尚書省如熹所奏得蒙降出欽乞敷早賜施行  
一爲紹興府救荒之備不盡三月竊恐麥熟之前麥盡之後尚須接濟欲乞盡推去年賞典痛減度牒米數再撥官倉  
三爲貴庶幾賑給之餘更可作將來儲備又乞照應見行移用條法支撥諸州常平義倉米斛應副紹興府麥前

急聞

一為伏覲近降指揮將臨安餘杭兩縣四等五等人戶淳熙八年秋苗夏稅依徽饒州例並與住催欲乞出自聖意特降指揮將紹興府山陰會稽嵊縣諸暨蕭山五縣四等五等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與住催其餘諸州縣逐都檢放早傷及五分以上者五等戶亦與住催七分以上者并四等戶並與住催候秋成日併行帶納

論督責稅賦狀

承尚書省劄子勘會江浙兩淮州郡去歲委實早傷去處其合納苗稅已降指揮檢放倚闕近來州郡以寬恤為名將不係檢放倚闕之數故作稽滯不行起發劄下本司將管下州郡年額合起網運除檢放倚闕數外嚴行督責須管日下起發如仍前

政蹟卷四

三

違慢仰開具守倅令佐及當職官職位姓名中尚書省所準前項省劄熹恭惟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為民所以平時但聞朝廷戒敕州郡奉行寬恤惟恐有所不至至於督責二字考之前史則韓非李斯慘刻無恩誅誤人主之術非仁人之所忍言也今來早傷檢放倚闕民間因已蒙被寬恩然其不係放闕之數亦止合且令勸諭寬限拘催難以嚴行督責所有前項朝旨若便推行竊慮有傷治體熹雖愚陋委實不敢奉行

論賊否所部守臣狀

承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令諸路帥臣監司歲終各具所部守臣賊否聞奏所有淳熙八年分未見奏到正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遵依已降指揮日下聞奏劄付本司所準省劄令本司具淳熙八年分所部守臣賊否奏聞事照對熹去年十

二月六日到任即不見得本路諸州守臣去歲賊否兼近因按劄衢州守臣李暉不蒙朝廷施行熹委是材輕德薄不足取信豈復更敢賊否人物伏乞照會先行考察

乞給借種種狀

本司準淳熙九年正月二十日尚書省劄子勘會春耕是時深慮江浙兩淮州縣去歲早傷之後貧民下戶并流移歸業之人艱得種種却致妨廢農務理宜措置正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逐路轉運提舉司疾速行下去歲早傷州縣多方措置種種助給借務令及時布種候豐熟却行拘還具已借支數目聞奏仍多出文榜曉諭本司照對紹興府去歲早傷為甚衢婺州為次遂那撥發下紹興府及下衢婺兩州諸縣恭稟聖旨指揮措置給借并錢版曉諭人戶通知先據婺州申本州鄉俗

政蹟卷四

三

體例並是田主之家給借今措置欲依鄉俗體例各請田主每一石地借與租戶種穀三升應副及時布種候收成日帶還不得因而收息如有少欠官司專與催理不同尋常債負已下諸縣從此施行及紹興府申支撥官錢委官同與縣官措置給借五縣共給借過第五等下戶并流移歸業人五萬七千八百戶計錢一萬七千四百五十四文省并衢州中管下屬縣那措官錢五百貫文及勸諭上戶將收到稻種共二萬一千六百二十石四斗二升二合料量分借鄉民布種去訖

奏紹興府指使密克勤偷盜官米狀

照對紹興府諸縣去歲早傷飢困及流移之民見今關食非蒙聖恩撥下米解賑濟紹興府遂差指使保義即密克勤往平江府請取米一萬三千石分下上虞新昌嵊縣交卸賑濟今月初



七日臣巡歷到縣將縣糧穀嶼縣主簿趙功即葉梓申承本縣  
差往三界鎮交量各克勤請到賑濟米一萬石依應躬親將本  
府通判承議郎吳津較量斛斗交量每斛比少米一升五合又  
令親隨斗子葉古等徑自用斛行槩意在虧減升合兼其米盡  
用糠泥拌和却乃倚恃本府指使對衆抑捺意欲庇護船稍合  
干人作弊緣此未敢交量乞施行及據本縣土豪黃彥等列狀  
陳訴密克勤押到米蒙告示前去搬掘並係濕惡夾雜糠泥及  
每斗不應本場斛斗去後折欠負累不便臣尋取到米樣看視  
其米多係糠土拌和遂喚到斗子康勝對衆用斛量計每石少  
欠九升於內量出一斗餘簸內有泥土碎米一升二合并糠一  
升一合通約所押一萬三千石內折欠拌和之數計米四千一  
百六十石臣竊惟陛下聖慈天覆矜憫飢民給賜米斛德意至

政蹟卷四

三

為深厚然以臣所見嶽縣一帶飢餓之民羸困瘦瘠宛轉道路  
呼號之聲不可忍聞其不免於死亡者已不勝計其密克勤乃  
敢輒將官米如此偷盜作賤使飢餓之民不得露被實惠情理  
重害不可容恕除已牒本府通判承議郎吳津還急用嶽縣斛  
斗交量發下本縣賑濟仍拘等密克勤聽候施行及據紹興府  
送獄根勘取見著實依法施行外欲望聖慈先將本人重作施  
行仍令紹興府疾速根勘監追所盜米斛送納入官庶副賑濟

奏巡歷合奏陳乞事件狀

臣自正月四日起奉紹興府巡歷有合奏聞陳乞事件今  
具下項欲望聖慈檢會臣前兩狀所奏及今所陳事理再賜官  
會三十萬貫速行舊歲之賞備減度牒之價庶幾儲備稍豐官  
吏吏敢放牛牧活飢民其作捺湖埂亦係一縣新年農事利害

之大者并乞特依所乞早賜給降不勝幸甚

一臣初六日到三界鎮見有餓損人口頗多其死亡者亦已  
不少七日至嶽縣入日至本縣清化孝節鄉所見尤多飢  
羸尤甚據其稱說皆自八九月來闕食至今其死亡者不  
可勝數道殣相望深可憐憫臣謹已再於昨蒙給賜錢內  
取撥五千貫付紹興府通判吳津令收拾賑給嶽縣新昌  
及三界鎮一帶病困之人庶幾稍獲安存未至一向死損  
但恐錢少不足支用伏乞睿照早賜接濟

一臣初九日入諸暨界所有縣之東南一帶山鄉所見病損  
人數絕少問之鄉人云是去年稍得收成去處却見令佐  
鄉官稱說縣北湖鄉一帶接連蕭山病死人多不減嶽縣

臣亦再撥給賜錢五千貫付紹興府通判劉傑令收拾諸

政蹟卷四

四

暨蕭山病困之人及根刷到勸諭上戶賑糶米未曾出糶  
之數尚有四千餘石已牒通判劉傑及本縣催促赴場增  
添人戶每戶除單丁外更與一口收糶及有人戶陳訴乞  
借官錢及早修捺湖埂緣臣曾與帥臣王希呂通狀奏乞  
給降米斛未蒙應副今恐失時浸損二麥兼農工已逐  
急於給賜錢內借撥三千貫應副所有三項錢米雖已支  
撥尚恐數少未足支用伏乞睿照早賜接濟

一臣十三日入婺州界以後事體續具奏聞大抵婺州災傷

比之紹興府分數頗輕州縣措置亦似稍有倫理伏乞睿

奏上戶朱熙績不伏賑糶狀

臣巡歷到婺州界一路飢民頗少本州見將元撥賜米及勸諭



到上戶米斛置場糶濟逐口煮粥以給城市鄉村艱食之人亦已頗有倫緒臣自入境以來每過米場必親臨視問其文曆核其升斗小有欺弊卽行懲戒至十四日到金華縣孝順鄉第十二都地名十里牌有米二十一米場本場卽無人在彼糶米據貧乏人戶俞九等列狀哀訴本鄉日產盡賣與豪戶朱縣尉去年荒旱本縣給濟今就本都米二十一米場糶米朱縣尉米養濟且九等每日往來並不曾暇米到來致一村人民飢餓其朱縣尉爲見行司到來却於沿路散榜詐稱糶米施粥及據金二等陳訴朱縣尉雖在十四都糶米卽與米二十一場隔遠二十餘里本人令幹人許浩用使私升及濕潤糶碎糙米及將人戶官給曆頭擅自批毀每七升減作五升五升減作四升又有收下曆頭不肯付還百端抑遏無處告訴又據人戶周楊朱子智等

政蹟卷四

三

衆狀告訴朱縣尉典買產業累年白收花利不肯批割物力皆係出產之家抱空代爲送納臣尋令人督喚朱縣尉取問本人倚恃豪強不伏前來遂委金華縣尉追發據縣尉迪功卽陞道申依應追喚朱縣尉係極等上戶居屋三百餘間倚恃家勢藏隱在家不伏前來竊緣本人家僕叢衆全無忌憚臣又已行下本州追發亦復不到臣照得朱縣尉係修職郎未恩績元因進納補受官資田畝物力雜於一郡結託權貴凌蔑州縣豪橫縱恣靡所不爲本縣昨爲第十二都無上戶米斛可糶就近分撥本人在第十二都朱二十一一家置場糶米其朱縣尉敢欺交縣道不復發米前去泊至臣巡歷到彼又乃詐出文榜稱就十四都出糶致得一場糶米人戶無從得食其在案所糶又皆減尅升斗虛耗曆頭錢非一所稱散粥亦是虛文日以一二斗

米多用米糶養成粥飲來就食者反爲所誤復恨而歸凡其所爲無非恣殺切害之事及至官司呼喚又敢公然抵拒首尾三日不肯前來若使人皆如此竟改何由可辦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朱縣尉重賜罪責以爲豪右姦猾不恤鄉鄰之戒

奏巡歷發糶救荒事件狀

臣昨按視紹興府嵊縣諸暨縣已具事目奏聞訖續於正月十一日入婺州浦江縣界歷義烏金華武義縣出蘭溪縣界入衢州龍遊西安常山開化江山縣今有合奏聞事謹具下項

一婺州諸邑蘭溪水旱相仍被災最甚金華次之而境內馬海白沙一帶爲尤甚其他又次之惟永康一縣爲稍輕大槩通計比之紹興府諸邑事體殊不侔然諸縣措置不無乖謬以臣所見武義坊郭已有飢民而訪聞蘭溪金華山

政蹟卷四

三

谷之間流殍已衆幸今守臣錢佃頗能究心料理專委通判一員往來檢察請到鄉官五員日夕商議計當不至大段闕敗臣尚恐其所有錢米不足支用已於昨蒙聖恩所賜錢內取撥台州處州義倉米錢五萬貫應副本州糶米糶濟伏乞睿照

一衢州常山開化水旱甚甚江山次之西安龍遊又次之通計其實不減婺州但後當州郡各於檢放常山開化係災傷極重去處而常山所放僅及一分六釐有奇開化又止一釐一毫而已故文案之間但覺災傷輕可而兩邑之民陰受其害不可勝言聞得放前死亡已多今之所見羸餓之民亦有甚於婺州諸邑者西安雖輕於兩邑而聞芝溪一源向來兪七兪八作過去處人民已極困悴加之守

皆已通替吏民解地無復條貫臣痛憂之已轍行下本州所得朝廷許撥議倉米五萬石內將一萬石專充賑濟專委舊官兩員鄉官三員分縣措置收拾飢餓麻困之人親驗支給伏乞睿旨

一婺州諸邑有災傷稍重而巡歷未到處回程當一一點檢別具奏聞伏乞睿照

發蝗蟲赴尚書省狀

本司近訪聞得紹興府累有飛蝗入境即於今月初五日差人前去探問據兵士孫勝報今到會稽縣白塔寺相對東山下有蝗蟲數多收拾得大者一籃小者一袋其地頭村人皆稱蝗蟲遇夜食稻稊即今前去看視一面監督官吏打撲焚燄尋別具奏聞須至申聞者

政蹟卷四

三

右其蝗蟲大小兩色各用紫袋盛貯隨狀見到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敷奏施行

奏蝗蟲傷稼狀

簽黃

奏為紹興府會稽縣廣孝鄉蝗蟲入境臣親到地頭田間看視委有咬傷稻苗今與知紹興府王希呂詢訪祈禱打撲焚燄奏聞事

具位臣朱 熹

臣昨於今月初四日聞得紹興府會稽縣蝗蟲頗多即遣人走探昨已據所差人孫勝回報會稽縣白塔寺相對東山下有蝗蟲數多收拾得大者一籃小者一袋其地頭村人皆稱蝗蟲遇夜食稻臣已具事狀并大小蝗蟲二色申尚書省乞

賜敷奏去訖臣遂即時乘船出門向曉至墾地頭廣孝鄉第十都第十七都同會信令耐步行親到田間看視其蟲大者不多小者無數集於稻苗之上其未結實者莖葉皆為咬傷其已結實者穀苗皆為咬落委是為災有官苗稔紹興府先已支錢一百貫文付會稽縣募人打撲赴官埋燄本司亦已支錢一百貫文付縣添貼收買據本縣申兩日內已買到七石三斗八升五合臣亦與帥臣王希呂一面詢究祈禱打撲焚燄外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謹奏

御筆回奏狀

御筆

覽奏知紹興府界蝗頗為災朕心憂懼今不欲專遣使人降香二合付卿等宜即虔潔分詣祈禱又聞蝗之小者滋育甚多可更支賞召人收捕務速殄滅毋使遺種以為異日之害故茲札示當體至懷

政蹟卷四

六

具位臣朱 熹

臣昨具奏紹興府會稽縣廣孝鄉蝗蟲臣已同本府發錢專令本縣令耐親在地頭召人捕獲收買焚埋每得大者一斗給錢一百文小者每升給錢五十文續奉御札令臣分詣祈禱更行支賞召人收捕務速殄滅臣恭稟聖訓夙夜不遑即同帥臣王希呂就府治設醮祈禱又發錢出榜曉諭於先支貨錢之外更行倍加增賄召人收捕仍差茶鹽司幹辦公事沈大雅前去監視督責及敦請鄉官二員同縣官分頭給賞收捕今據申到說今月十三日通計收到大蟲一石五斗三

升六合小蠶二十五石九斗三升九合並已埋瘞目今尚有一分  
以上未至盡絕臣續又見諸暨縣寄居與投詞入稱紫灘鄉亦有飛蝗  
在境臣即已專委本縣令佐親臨田陌子細從實相視如委的實  
即從會稽縣所行召人支賞收捕焚埋去外臣伏爲本路所管衛  
等六州今歲早損比之紹興其災尤甚本欲取本月上旬起離前  
往親行檢視預備賑恤正緣收捕蝗蟲未盡未得起發今不佳據  
逐州縣接續申到事理委是大段緊急不免定取十五日起發前去  
經由蠶蠹地頭更行督責取見殄滅次第然後取道嵎縣山間望婺州  
界迤邐前去前路有合奏聞事件續次申發所有上項事理須至先具  
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謹奏

政蹟卷四

无

簽黃

臣竊聞旱蝗之災過貽聖慮夙夜焦勞至忘寢味臣雖疎賤不勝感泣震懼之至今此前去災傷州郡敢不究心竭力周爰咨詢庶有以仰稱明詔之萬一但前奏乞錢數事欲望睿旨早賜施行臣雖未到諸郡近日提刑傅淇張詔自彼來歸其言所見委實災傷至重尚慮臣所乞錢數少不足周給臣緣未經自見不敢再具懇請且乞早賜指揮依臣前奏應副施行庶幾前路所到州郡便可布宣德意指約收糶以慰饑民之望若不得此實無措手之處將來坐視陛下赤子流離溝壑臣雖萬死不足贖罪伏乞聖照

臣去年到任已是深冬很很急迫措置不辦只得將所蒙給賜錢米計口分俵誠爲可惜今來雖是災傷然日月尚寬足

可措置臣已行下逐州通判檢計有合與備水利去處將來廣募飢民給食工作唯是老弱殘疾婦女之類無依者方與賑給庶幾不至又似去年虛費官物伏乞聖照

乙脩德政以弭天變狀

具位臣米 熹

右臣昨爲本路旱傷祈禱不應累曾具奏及申尚書省乞爲敷奏早作防備近准省劄已蒙聖慈特從所請支錢於明州置場糶米而又伏覩陛下發自宸衷特遣中使降香祈禱臣有以見陛下畏天恤民之心至深至切不勝感激願效愚忠願恨官有常守無由瞻望清光罄竭血誠庶裨萬一不勝犬馬蟻蟻區區之情竊謂累年之旱謹告已深今日之災地分尤甚非惟官府民間儲備已竭而大農之積亦已無餘又當

政蹟卷四

无

大禮年分戶部催督州縣積年欠負官物其勢不容少緩凡所以爲施舍賑恤之恩者竊恐又必不能如去年之厚臣竊不勝大懼以爲此實安危治亂之機非尋常小小災傷之比也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深以側身悔過之誠解謝高穹又以責躬求言之意敷告下土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以承皇天仁愛之心庶幾精神感通轉禍爲福其次則唯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糶之本而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米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民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如其不然臣恐所當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臣蒙恩至深不知死所敢冒鈇鉞爲陛

下言之類犯天威恭候夷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奏衢州官吏擅借支常平義倉米狀

具位臣朱熹

臣照對本路諸州今歲旱傷比之他郡衢州尤甚將來細民必至艱食全藉本州所管常平義倉米解賑濟賑難以救民命臣近點檢衢州沈審一違法擅行借兌過常平義倉米八千石充四月五月官兵俸料臣已一百行下衢州催督補還元舊窠名及具錄奏聞乞將本州當職官畧行責罰以戒後來未得回降今來再據衢州沈審一申又於常平米內借支三千五百石充六月分軍糧三箇月共擅借過一萬一千五百石升本州申先借支過常平米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一石五斗六升四合亦係充官兵俸料未曾撥還及稱目下盤量

政蹟卷四

三

折欠米一萬七千七百一十五石五斗一升三合三勺三項共計四萬八千七百九十七石七升七合三勺更有衢州濟羅米盡米一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一斗九升本州所申不曾發說此項米着落必是亦有互用臣照對在法義倉穀唯充賑給不得他用擅支用者以違制論况本路諸州所管常平義倉米解賑衢州萬數稍多輒皆擅行支用目今見管止有三千一百六十五石三斗八升委是大失指準而本州畧無忌憚甚非朝廷置立常平之意竊慮必有情弊臣除已一面牒隣近州追衢州合千人收索赤曆千照逐一根勘從法施行外欲望聖慈先將衢州違法擅支常平義倉米當職官吏特行責罰以警諸郡為適用常平義倉米者之戒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衢州守臣李暉不留意荒政狀

具位臣朱熹

臣昨蒙賜對輒論州縣檢放災傷不實之弊伏蒙聖慈開納即降睿旨令臣詢訪不實最多去處按劾施行臣恭稟聖訓伏自到任即行詢訪大抵本路被災諸郡檢放分數多不盡實而衢州尤甚蓋自去歲大水之後知州事朝散郎李暉專務掩蔽不以實聞及轉運司訪聞差官驗問既得其實反為李暉執稱無水而其親戚方在政路曲為主張遂再下提刑司體究欲以遂其姦詐幸所差官不肯曲從方欲具以實聞又為李暉生事把持至今未竟及既遭旱暵又妄申訟司稱民不闕食未至流移後來甚不得已然後差官檢視所差之官受其風旨早田之旱

政蹟卷四

三

例不為檢晚田又不盡實如常山一縣被災最甚通計無慮七八分而暉乃只作一分六釐減放至開化縣被災不減常山而其所放則又僅及一釐一毫而已臣今行視兩縣之境水痕尚存高岸民居皆至半壁山谷之人採取蕨根以充飢腸羸瘦委黃非復人貌歲前雨寒死亡已多而李暉恬然畧不加恤對臣依舊隱諱堅執舊說其於荒政全不留意但知一味差人下縣督責財賦急如星火所蒙聖恩撥助米斛共六萬石不為不多而至今日久並不科撥下縣亦不曉諭民間諸縣官吏尚有初不聞者况於窮民何緣得知聖主天地涵育之恩加以病昏不能視履百廢廢弛不成州郡不但檢放不實荒政不修而已也臣竊奉聖訓詢訪見得上件事理不敢緘默以負委寄敢昧萬死按劾以聞伏惟聖慈早賜處分

奏請畫一事件狀

臣今有合具奏請事件謹具下項

一臣昨為紹興府米斛有限飢民日衆向後日月尚遠竊恐無以接續羅濟仰貽宵旰之憂會具奏聞乞再給會子三十萬貫及盡推去年賞典半減度牒米數至今日久未奉進止今到衢發見得兩州元係災傷稍輕去處而羅濟之備可接初秋紹興係災傷最重去處而羅濟之備反不能盡春月將來青黃未接必致狼狽無可擬者欲望聖慈檢臣前奏早賜處分庶幾有以接續羅濟不棄前功不勝幸甚

一臣昨到婺州為見豪戶僭職郎朱熙績不伏羅米抵拒官司會具奏聞乞賜行遣今據婺州府到本人居鄉豪橫不法事件條目很多不敢復具奏聞已條具申尚書省去訖其人多費方能使鬼伏乞磨斷早賜施行不勝幸甚

政蹟卷四

三

一臣昨準尚書省劄于勸會已降指揮行下江浙兩淮旱傷州縣將第四第五等戶今年以前應干殘欠苗稅丁錢並特住催及將官私債實權免理遷其流移人拖欠官物亦與除豁不得令保正長代納并支撥米斛通行賑濟謹已

即時行下州縣遵守施行去訖續據紹興府新昌縣申今年以前未委足淳熙七年官物或是淳熙八年二稅臣亦已申省欲乞明降指揮未奉回降今來巡歷見得州縣奉行果是互有不同蓋有以今年以前為七年者則八年四

等五等夏秋殘欠依舊催理有以今年以前為八年者則八年四等五等夏秋殘欠悉已住催蓋緣本文未明致此

差互臣亦未能別其是非然竊以謂治財思予寧過於厚漢汗之號有出無反欲望聖慈明降指揮將八年四等五等殘欠併行住催仍乞令臣督其奉行不如法者庶幾雨露之澤均一滂被不勝幸甚

一衢州守符並各任滿在即欲乞特降指揮催促已差下人前來赴任

奏張大聲孫孜檢放旱傷不實狀

臣昨蒙賜對奏論州縣檢放不實令臣詢訪最多處按劾臣詢訪得本路州縣檢放類多不實而衢州為甚衢州檢放既不實而開化一縣又為尤甚已節次奏聞外今取會到本州元差監戶部贍軍酒庫成忠郎張大聲前去檢視及差龍遊縣丞從政郎孫孜覈實逐官自當從實檢視減放却乃觀望本州守臣

政蹟卷四

三

意指不以恤民為念不會逐一親詣田頭檢視輒敢欺罔滅裂將七八分以上災傷作一釐一毫八絲六忽檢放是致被災人戶困於輸納追呼監繫決罰之苦流移四出而貧下之民無從得食歲前寒雨死亡甚衆有傷聖朝于有黎元救恤災患之意逐人委是難以存留在任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張大聲孫孜並行重賜黜責以為日後附下罔上慢法害民之戒

乞賜鑄削狀

臣昨以職事橫被中傷伏蒙聖明特賜臨照謹已遵稟復還紹興府界竊見諸賢縣災傷至重疾疫大作民之羸瘠死亡者已不勝數由臣前口開命之際震恐猝迫輕去職守有失照管日今雖已一面多方措置收拾救濟然前日之孽已在不赦之域加以蹤跡孤危風米銷奪竊恐無以號令州縣卒副使令願獨

惟念飢民生死之命在此數日之間恐勤宸慮未敢再乞賜錢  
只乞聖慈且將臣見在官職先次鐫削候救荒結局日別行覈  
實庶允公議

乞給降官會等事仍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丁錢  
並行住催狀

臣恭被聖恩復抵官次今有職事須至奏聞謹具下項

一臣自衛婺州復回紹興府界竊見衛婺災傷比之紹興分  
數殊少而兩州公私本皆富實賑恤之備足至秋成惟紹  
興府災傷極重所費不貲目今已是非常狼狽而考其後  
日之備乃不能盡三月而止竊恐新麥未登之際尚有闕  
乏之患而下田之麥亦有遭雨浸損去處又已無復食新  
之望其豐熟處常歲所收亦不過可為兩月之計五六月

政蹟卷四

三五

間青黃未接之際此必復有以勞聖慮者若至其時方作  
處置竊恐復有緩不及事之歎如欲及今講究早為措畫  
則臣昨累具奏所乞數事今皆尚可行也其一乞推去年  
獻助之賞者已蒙節次施行近日遂有婺州進士陳夔詣  
臣投狀陳乞獻助二千五百石訪聞浦江等縣更有一二  
家亦欲陳獻此亦可見不吝恩賞之效今若更賜指揮催  
促省部盡行推賞使無一戶之遺然後鑷取關具頒下諸  
州廣行曉諭則其慕而效之者當不止此而已也其二乞  
減度牒米數亦已蒙減五十石此則恐所減太少未足多  
致米併蓋度牒本價止四百貫適今之宜更合少損以濟  
飢民乃為得策不當反高其直使曠日持久卒無所售以  
誤指率也其三則臣嘗與帥臣王希呂同奏再乞撥賜錢

會三十萬貫而未蒙開允也此固無厭之請宜不足聽然  
紹興之民不幸罹此非常之災父老相傳以為數百年  
所未嘗有而陛下所以扶持救恤恩勤備至亦數百年  
所未嘗有今其不能免於死亡捐棄者已無可言其幸得  
延殘息以至今日者豈可不為終惠之計而使之旬月之  
間頓至闕絕以棄前日之功哉抑官會出於印造非有鼓  
鑄之勞見今通行輕重之權與見錢等雖使更散三數十  
萬亦未遽有害於流通也况以陛下之至仁至聖夫豈有  
愛於此而輕百萬人之命或且又紹興累年荒歉常平錢  
米目下支散無復一文一粒可為將來久遠之備今此所  
乞若蒙聖慈依數撥賜則亦非惟可救目前之急萬一支  
遣不盡又足以接續收糴更為後日之儲其利尤不細也

政蹟卷四

三五

凡此三者乞留聖念早賜施行庶幾緩急不至誤事然臣  
尚慮麥前急闕收糴未辦獻助不多有失調救竊見本路  
諸州常平義倉米斛尚有餘剩未支遣處欲乞特降指揮  
許臣照應移用條法量行取撥尤為利便  
一臣昨具奏乞照應元降指揮明降旨住催淳熙八年四  
等五等殘欠官物未蒙施行而後來戶部勘當止將淳熙  
七年終殘欠住催於是州縣日前雖已將八年秋米往催  
者皆復迫催其未放者則其催督愈益嚴峻臣於此時適  
以候旱不敢復有陳論然竊獨病其深失朝廷命令之體  
其後乃聞軍器監主簿李嘉言請以臨安餘杭兩縣四五  
等戶八年苗稅比附慈饒州例亦行住催而陛下可之則  
又有以知凡此戶部之所行者皆非陛下之本心也蓋所

謂四等五等戶者非他也乃今日蒙被羅濟之飢民陛下  
所為焦心勞思顧因倒廩而拯之於溝壑之中者也夫以  
救之如此其悉而猶常慮其有所未至其肯使州縣之吏  
追呼禁繫加以垂撻而速其死亡也哉况今本路災傷紹  
興為甚比之徽饒兩州臨安餘杭兩縣事體有甚不侔者  
若蒙矜憐出自聖意特降指揮將紹興府山陰會稽諸縣  
諸暨蕭山五縣四等五等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與住催其  
餘諸州縣逐都檢放早傷及五分以上者五等戶亦與住  
催七分以上者并四等戶並與住催候秋成日併行帶納  
則初不失縣官之人而足以少寬飢民日下之迫免致流  
移死損不勝幸甚

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和買役錢展限起催狀

政蹟卷四

三七

照對紹興府諸縣去歲水旱相仍田禾損傷人民飢餓幸蒙聖  
恩給賜錢米廣行賑救以至今日二麥既已成熟民之幸免於  
死亡者亦稍蘇息全藉官司存恤休養方可安業今不住據屬  
縣第四第五等人戶列狀陳稱災傷之餘生理未復竊恐和買  
役錢夏稅綿綿準例起催乞特與具奏放免一年臣照得人戶  
夏稅綿綿係是朝廷常賦難以放免亦惟是起催省限在五月  
十五日竊見下戶今春之食麥甚少二麥雖熟亦只得供給  
口食尚慮將來青黃未接更有闕食之患所有稻田又方蒙聖  
恩借給種本始得種向去早禾成熟尚遠若或依限便行起  
催竊慮細民未有可以送納不免追呼之擾却致逃移欲望聖  
慈特降旨將紹興府最荒蕭山諸暨縣會稽山陰五縣第  
四第五等戶合納今年夏稅和買役錢與展限兩月起催庶幾

新殺成熟之時可以送納所有上三等人戶自從常年條限催  
理如業開允從臣所乞則上既不虧縣官經常之費下可少安  
飢餓羸困之人誠為兩便

乞住催被災州縣積年舊欠狀

具位臣朱熹

臣伏觀四月二十二日聖旨指揮紹興府蕭山諸暨會稽山  
陰嵊縣五縣并嚴州諸縣各為去年水旱最甚可將第四第  
五等人戶合納今年夏稅和買役錢並特與展限兩月起催  
內有願依條限送納之人聽從其便仰見陛下愛育黎元天  
地父母之意臣竊慮州縣奉行不虔仰稽唐澤即已錢板多  
印小榜散下紹興府五縣曉示去訖臣訪聞本路被災州縣  
知通令佐多有只見蠶麥稍熟便謂民力已蘇遽於此時催

政蹟卷四

三八

理積年舊欠上下相乘轉相督促使斯民方幸脫於溝壑之  
憂而一旦便罹追呼決捷囚繫之苦甚可哀痛况今疫氣盛  
行十室九病呻吟哭泣之聲所不忍聞豈堪官吏更加殘擾  
臣雖已行下諸州及通判約束外尚慮未能禁戢欲望聖慈  
特降指揮令被災最重州縣如紹興府衢婺州且據今年合  
納官物照應三限條法勸諭人戶及時送納其積年舊欠直  
候秋冬收成之後逐料帶催庶幾飢餓餘民得以有活其溫  
台等州去年災傷雖不至甚然亦不為樂歲并乞同此指揮  
戒飭官吏不得意外生事妄有擾擾則一路生民蒙被德澤  
不勝幸甚臣以狂妄曲荷優容偶有所聞不敢不奏累瀆天  
威臣無任戰栗俟罪之至須至奏聞者

右記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推賞勸助入狀

臣昨具奏乞依前點檢台州措置賑濟官取延年所奏將本路  
獻助羅濟米八戶比乾道七年羅濟賞格特減米數之半優與  
推賞已蒙聖恩開允特降指揮依臣所乞將諸路州縣入戶願  
出米穀自行般運前來紹興府羅濟減半推賞臣當即恭稟施  
行節次勸諭到婺州進士陳夔等各赴本司及紹興府入狀情  
願獻助米斛本司與紹興府各已差官交量或已就行散給夫  
訖臣已與安撫轉運司連名具狀申尚書省及戶部乞依乾道  
七年及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推賞外今來竊恐有司  
將同常事未即推恩致使失信本人無以激勸來者欲望聖慈  
特降旨依已降指揮將陳夔等特補合得官資庶幾有以取  
信於民將來或有災傷易為勸諭實為利便開具逐人所獻米

政蹟卷四

三九

數合補官資畫一下項

婺州金華縣進士陳夔獻米二千五百石準淳熙八年十二

月十三日指揮合補迪功郎

婺州浦江縣進士鄭良裔獻米二千石準淳熙八年十二月

十三日指揮合補上州文學

婺州東陽縣進士賈大圭獻米二千石準淳熙八年十二月

十三日指揮合補上州文學

處州縉雲縣進士詹珍獻米二千五百石準淳熙八年十二

月十三日指揮合補迪功郎

奏衢州官吏擅支常平義倉米狀

照對臣昨據衢州知州朝奉大夫沈嵩一申今年二月二十一  
日到任適當荒歉之後財計匱乏別無可以措置已申明朝廷

乞於積儲倉內更給助米二萬石以濟支遣本州四月合散官

兵米四千餘石未有指擬廷急於常平義倉米內權行借兌合  
有擅支之罪除已具奏乞賜處分施行外申本司照會本司契  
勸衢州見管常平義倉米數不多其災傷之餘尚慮新陳未接  
之際細民關食準提接續濟糶設欲借兌自合申聞朝廷願候  
回降又不聞本司知覺輒行擅借四千餘石支散官兵有違條  
法遂申尚書省乞劄下嚴究監勒本州擅支借官支照數補還  
元舊窠名格管去後又據衢州申再行借兌義倉米支散五月  
分官兵糧米本司契勸衢州設有欠闕即合措置於別邑米斛  
應副今來本路州軍見管常平米數不多本司尚且申奏朝廷  
乞給降錢會收糶若或容令州縣違法侵廢萬一不測有誤指  
擬再具申尚書省乞賜敷奏依法施行如是本州軍糧委實欠

政蹟卷四

四

聞即乞別行應副去後未蒙劄下近觀已降指揮衢州守臣已  
行放罪臣伏緣在義倉穀惟充賑給不得他用即擅支借移  
用以違制論臣竊惟常平之法所以準備災傷廣行賑給民命  
所係利害非輕所以祖宗以來立法之嚴至於如此而議者不  
以為過以為久長緩急之計非苟徇目前姑息之私者所能知  
也今衢州當職官不能計度軍儲應副支遣而坐指常平儲蓄  
之備以為一時之用雖原其情實未必有他情弊而遽廢法度  
耗散儲蓄漸不可長故臣昨來不欲便具奏劾只具狀申尚書  
省乞與敷奏依法施行意謂朝廷必須薄行責罰以戒後來今  
乃一無所問亦不畧行戒約即在本司何以約束諸郡况今來  
旱勢已成衢州尤甚昨日有轉運司差出官員自彼回來說城  
中米價已是七十文是一升兼本州水路處處幸難轉運他處



才解將來羅濟全仰見管帶平義倉米斛尤宜愛惜不可違法  
妄有侵耗欲望將本州常職官吏畧加責罰或念其委實欠闕  
軍糧即乞朝廷別行應副嚴行約束今後不得輒將常平官物  
妄有侵支實為久遠之利伏候勒旨

約束不得搔擾保正等榜

當職照對在法保正副管轄鄉村盜賊開毀煙火橋道公事大  
保長催納稅租及隨租所納錢數一稅一替今來訪聞管下諸  
縣縣官不能仰體成法妄有科擾致見一經後次家產遂空深  
屬利害今有約束事件下項

一保正管轄鄉村盜賊煙火橋道公事委是繁重今一縣之  
內有令有承有簿有尉號為四衙雜出文引別置木牌各  
立程限盡令趕赴申展繳押需索百出多矧名色立為定

政蹟卷四

聖

例分文不可違少如押到則有到頭錢繳引則有繳跋錢  
展限錢定限常限所用之錢復有多身又有批朱縫印日  
礙之類一引牒之出乞取動是數項稍有稽違則枷錮筆  
楚無所不至且以保正一身豈能徧受諸衙督責

一追催二稅非保正副之責今來縣道盡以文引勒令拘催  
其間有頑慢不肯輸納之人又有無著落稅賦往往迫以  
期限不堪杖責勒令填納無所赴慰豈有既充重役復兼  
催科可謂重困

一保正副最為重役豈堪復有科擾今來縣道畧不加郵應  
下數買物件必巧作各目公然引令保正副買辦如修  
造廨舍進送官員整葺祠宇置造軍器似此之類其名不  
一竹木瓦磚油漆麻苧等物例以和買為名不曾支給分

文又如後使工匠科差人夫勒出錢米陪備供輸椎剝肌  
髓至此為甚

一縣官或遇檢驗定奪打量體究等事下鄉多是過數將帶  
當直雖公吏輩亦用轎乘排備酒饌需索錢物動足取辦  
保正亦有本官喫食令保正供買及所經過都分雖無公  
事于涉例有過鄉錢過水錢其為搔擾非止一端

一訪聞縣道差募保正拘催二稅自承認之日便先期借箱  
借米硬令空作人戶姓名投納在官會未旬月分限完較  
或三五日一次或五六日一次人吏鄉司皆有常例需索  
稍不如數雖所催分數已及却計較毫釐將多為少未免  
筆楚一月之內盡是趕赴比較之日即不會得在鄉催稅  
及至催納次第則又列出一簿謂之刻簿增添改易不可

政蹟卷四

聖

稽考有冊溪落江逃亡死絕有名無實之稅縣道不與勸  
會著實臨期動是勒令填納以至典賣屋業無可填備一  
次充應催稅至有三四年者雖所欠尺寸升合些少官物  
亦行結繫無能得脫百姓受此抑勒破蕩之苦而縣道恬  
不加郵委是無辜

右雙榜示所管鄉分鄉村市鎮張掛其縣道於前件約束事件  
如有違戾許保正副催科保長徑赴本司陳訴切待追究著實  
即行按奏公吏依法重行斷治施行淳熙九年八月 日榜

減半賞格榜

浙東提舉常平司

二月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備提舉司奏今歲災傷條畫  
賑卹事件數內一項去歲上戶別納羅濟之人近已蒙聖旨

種受官資無不感戴然去歲家隆減半指揮止於紹興一府  
施行今歲一路皆荒事體不同今檢會當年耿延年所乞事  
理許於浙東一路通行奉聖旨令吏部檢坐乾道七年八月  
一日賞格節次指揮行下浙東州縣勸諭富室上戶賑濟賑  
羅應裕之人保明推賞如後來檢踏得災傷最重處許提舉  
司開具保明申尚書省取旨與依減半指揮施行劄付本司  
須至曉諭

右當司除已恭依聖旨指揮行下諸州縣勸諭外今印榜曉示  
富室上戶仰體朝廷恤民之意廣出米穀以捐鄉閭有欲依募  
之家先赴本司自陳切待標撥就近災傷最重州縣入納即  
爲保明申奏朝廷乞補官資應得上件減半指揮不致有胥吏  
阻抑故榜六月七日

政蹟卷四

聖

朱文公政蹟卷五

浙東任

勸立社倉榜

當司恭奉聖旨建立社倉已行印榜遍下管內州縣勸諭  
紹興府會稽縣鄉官新嘉興主簿諸葛修職名千狀乞請官米  
置倉給貸而致政張承務名宗新台州司戶王迪功名若衢州  
龍游縣袁承節名起等又乞各出本家米穀置倉給貸當司契  
勘前件官員心存惻隱惠及鄉閭出力輸財有足嘉尚除已遵  
依所降指揮具申朝廷外須至再行勸勉量出米穀恭稟聖旨  
建立社倉庶幾益廣朝廷發政施仁之意有以養成閭里睦  
任郵之風再此勸諭各請知委九年六月八日

奏救荒盡一事件狀

政蹟卷五

臣竊見本路諸郡頻年災傷蒙被聖恩僅獲全濟今又亢旱周  
遍七州其幸免者不過三五縣比之去年被災地分大段濶遠  
至於公私積蓄則連年饑歉支移發散畧已無餘其於措置尤  
爲費力臣本欲此月上旬巡歷諸郡計度合用錢米詢訪合行  
事務回日類聚奏聞庶免煩煩天聽今爲紹興府會稽縣界理  
區畧稔見行監督掩捕埋瘞已足累日未見哀減未敢起發前  
去竊慮合奏請事漸致後冒有失及早措畫今畧條具一二冒  
昧以聞伏望聖慈閱此一方重罹災數特垂矜恤早賜施行不勝幸甚  
一臣昨曾具奏乞詔州縣照應省限理納夏稅不得促限追  
呼已蒙聖慈頒下施行今聞諸州間有不遵稟者公行文  
移必要七月上旬取足顯屬違戾兼昨具奏乞將紹興府  
去年住催夏稅人戶納過之數依做秋苗所放分數特與

此折今秋合納之數亦蒙聖慈行下又為戶部巧為沮難  
行下本府催督愈峻今來既是復有災傷豈是追呼筆難  
催督稅賦之時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被災州郡將所管  
縣分被災重處特與寬限勸諭送納其不係被災縣分內  
有被災鄉分亦合較量輕重依此施行其紹興府理折夏  
稅亦乞直降指揮依臣所乞施行庶幾遭難遺民精護安業  
一臣昨具奏諸州雨暘次第曾有貼黃奏稟乞詔州郡依條  
受理早帳及早差官檢放事蓋為田稻既是乾損及其未  
穫之際便行檢踏印荒熟之狀明白易知非惟官司不得  
病民亦使姦民無山僥倖所以著令訴旱自有三限夏田  
四月秋田七月水田八月蓋欲公私兩便近來官吏不會  
考究令文但據傳聞云訴旱至八月三十日斷限遂至九

政蹟卷五

二

月方檢早田則非惟田中無稼之可觀至於根查亦不復  
可得而見矣於是將旱損早田一切不復檢踏獨放窮民  
受苦無所告訴而其狡猾有錢賂吏者則乘此暗昧以熟  
作荒瞞官作弊皆不可得而稽考去歲本路諸州大率皆  
然欲乞降指揮糾下轉運司及本司過牒諸州縣疾速受  
理早狀目下差官檢踏早田荒熟分數其中晚稻田却候  
八月受狀節次檢踏如有本行違慢後時失實之處許兩  
司按劾以聞庶幾窮民肅來獲實實惠目下聞此德音便  
知朝廷存恤之意不至猖狂別生妄念仰勞實為利便  
一贖恤之備去年諸郡公私猶有蓄積絲今春支用數多悉  
已無餘今被災之民既是不可不加接濟則其費當出  
於朝廷臣本欲遍詢諸節約見合用實數然後奏請今恐

因循後時失於措置兼聞衢婺明州守臣皆欲巧祠而去  
台州亦申本司乞撥錢糶米數目甚多又見臣寮劄子論  
衢州等處見已乏食及有指揮行下聞廣勸諭客米前來  
温州接濟可見一路州軍荒歉匱乏事勢已急臣今且約  
一路之數權以一百萬貫為率欲望聖慈特賜開印給  
度牒官會早賜給降其度牒欲乞就十分錢數之內且給  
三分依近降指揮每道且賣五百貫文省或依元價作四  
百貫文省容臣約度分依諸州守臣令其多方措置變轉  
收糶庶幾趁此早穀成熟之際便於左近有米去處價直  
尚平之時節次收拾免致臨時倉卒貴價收糶緩不及事  
一訪聞諸州府村落已有強借劫奪之患此在官司固當禁  
約然亦須先示存恤之意然後禁其為非庶幾人心懷德

政蹟卷五

三

畏威易以彈戢若慢不加省待其生事然後誅劄則所傷  
已多所費又廣况其不勝何患不生乞降指揮早檢上項  
錢數使如臣者得以奉承宣布遍行曉諭即德意所孚固  
有以銷厭禍亂之萌矣然後明詔安撫提刑兩司察其敢  
有作過唱亂之人及早擒捕致之典憲庶幾姦民知畏不  
至生事  
一去歲獻納糶濟之人近已各蒙聖恩補授官資無不感戴  
然去歲所降減半指揮止於紹興一府施行今則一路皆  
荒事體不同乞降指揮檢會當來取延年所乞事理許於  
浙東一路通行  
一檢準常平免役令諸具備農具而募被災飢流民充  
役者其工直糧食以常年糶穀為契勘本條水利逐有

廢去處亦有全未興創去處欲俟將來給到錢物自令  
逐州計度合典修處顧募作役既濟飢民又成永久之利  
實為兩便

一伏見州縣之吏不為不多而其間才能忠信可倚仗者極  
不易得將來七州糴濟往來督察用人必廣乞降指揮特  
許將得替待闕丁憂致仕及在法不應差出之官權行差  
使候結局日如舊庶可集事

右謹錄奏開謹奏

簽實

臣所乞錢數雖多然以今日明州中色米價計之方糴得二  
十四五萬石散之七州不為甚多而盤運水脚糜費又在其  
外伏乞聖照

政蹟卷五

四

臣所乞紹興府理折夏稅事理極為分明然在中夏以前未  
經再早之時行之固若有過優者在今日再早之後人物煎  
熬朝不計夕之際沛然行之以紓民力則恐未為甚過况今  
據大數通府所放秋苗不過六分三釐以此計之所減夏稅  
亦不甚多若以去年比例言之今年夏稅亦合住催况此是  
補還去年之數直行放免不為過當重念臣自論此事上為  
省部所嫌下為州郡所仇藉端形迹無所不至原其本心只  
為陛下愛養疲民護惜根本誠亦何罪而至於此切望聖明  
哀憐照察

臣竊詳在法檢視關隸轉運司臣今敢以為請者蓋緣關  
閘賑恤本是一事首尾相須若闕放後時失實使飢民已被  
輸納追呼之擾然後復加賑恤則與割肉啗口無異故臣妄

請欲得參與其事庶幾血脈通貫使聖朝賑恤之恩不為虛  
枉伏乞聖照

臣所奏請開告今日所當施行而此項最為急切竊恐大臣  
進呈之際謾將一二項不甚緊要事節量行應副却將此項  
沉溺不為施行俟臣再請則又費月口致失機會且如明州  
糴米一事臣本是四月二十三日以後節次中奏是時明州  
米船輻輳正好收糴乃不施行及至六月十一日方得指揮  
則所有糴米已為上戶收糴殆盡矣今朝廷施行事體緩慢  
姦弊百端不稱陛下殷鑒拯溺之意夫率類此臣不敢越職  
奏聞惟是此事切乞斷自聖志力賜主張蓋不惟一路民命  
所繫實亦國家休戚所關願陛下獨留聖慮

政蹟卷五

五

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為後來之鑑近已刻石本司  
錄是臣下私書不敢咨易繳進今有一本急於申奏不及如  
法標背已申納尚書省或蒙宣索一賜覽觀仍詔大臣常體  
此意不勝幸甚

此項以後係是次緊內推賞差官兩條亦乞早留聖意

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措置賑濟狀

具位臣朱 熹

臣據知婺州錢佃申備據國學進士唐季淵等狀本州去歲  
遭旱特甚通判朝奉郎趙善堅協力措置災傷廣求利害籍  
貧之家七十萬口置濟糴場五百餘所勸諭上戶糶米借貸  
卅日煮粥以食民之不給津遣鄰郡流移收養小兒遺棄病  
者醫藥以療之無流移凍餒之人存活者幾百萬口實述可

考今共聞郡乾旱祈禱尚未感通飢餓狼狽指日可待趙善堅前來賑濟有方况今歲之旱甚於去歲善堅解罷在即不惟郡民失所倚賴而州郡亦大失神助乞特敷奏權留在州同共措置賑濟佃契勘去歲早歉通判趙善堅專一措置賑濟愈期早秋至甚照得通判趙善堅今年七月十八日任滿本州委是闕官措置乞移牒趙善堅權留在任同共措置賑濟候來年細民接食却行解罷臣照對該州去歲災傷本州通判趙善堅措置賑濟存恤飢民委有勞効本官雖將任滿本州今歲又遭旱傷比之去年尤甚緊要知府措置首尾官員差委合辦欲望聖慈特賜賚旨許從本州守臣錢佃備到士民連狀所請令善堅在任同錢佃協力措置災傷庶免誤事

政蹟卷五

六

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支降錢物狀

熹今起發前去諸州便要錢物分依逐州守臣責令運糴以備糴濟所有前狀所乞錢物欲乞鈞慈早賜敷奏盡數支降庶熹所到使得揭榜曉諭宣布德意安慰飢民寬其流離餓殍之憂息其無聊妄作之念實繫利害如是將來見得會計實數所乞錢少更當別具申奏亦望廟堂力賜主張疾速應副千萬幸甚

中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狀

熹今月初七日承進奏官傳到報狀云云浙東久闕雨澤近自衢州江山來者本縣被旱最甚苗已就槁民尤乏食鄰邑有米可糴禁遏不令出境江山之民為飢所迫已有等糧之

意似聞衢信間更有如此等處若不預行措置恐小民無知易致生事乞令有司檢察開糴指揮中嚴行下已奉聖旨依熹照對昨巡歷至江山縣見得知縣宣致郎王執中虛謬山野不堪治劇及據士民詞訴稱其多將不應禁入非法收禁入放極多盡是公吏盡索務要利罰錢物後來疫氣大作入者輒病及以此勢嚇脅平民利罰取錢等事熹以所論不係本司職事兼本官只是請謬別無顯然賊私罪犯遂只行下本縣禁約夫外熹近又聞衢州諸縣折穀未登街市全無客販及上戶閉糴絕少米斛出糴數內江山一縣尤甚遂即行下本縣將去年已撥下官米及上戶未糶米解接續出糴如有貧病無錢收糶之人即行賑濟及煮粥存養其知縣王執中一向坐視並無一字報應却據衢州繳到諸縣所申米

政蹟卷五

七

價每升皆四十五文上下其江山縣狀內獨稱大禾米每省升止糶一十八文小禾米一十七文足比之諸縣米價大段遼遠與所訪聞事體不同方於六月二十九日行下追本州縣人吏赴司根究今者伏覩前件臣僚所奏本縣饑民奪糧事理上勤聖慮特降指揮而熹備使一路曾不問知其本州縣全無申報在熹無所逃罪其知縣王執中委是弛慢不職之甚難以容令在任除已行下衢州先將本官對移開慢職事外須至供中

右謹具中尚書省伏乞放奏將王執中特賜罷職所有本司失察之罪亦乞併賜責罰施行并牒衢州諸詳此先將本官對移開慢職事聽候朝廷指揮

申再有措置災傷事件狀

亥今所有措置本路災傷事件已具奏聞乞賜施行外欲望朝廷速賜行下庶幾一路饑民早被聖恩不致狼狽須至供申今聞具下項

一奏乞特降旨支撥一百七十萬貫湊前所給通作二百萬貫令嘉及早分給諸州廣行運糶俟見糶給戶口實數却行計度支用不盡之數先次拘收回納仍乞於內紐計米數量給空名告身五七十道并度牒官會添成二百萬貫付嘉收掌如有獻助及格之人令嘉與安撫使書填給付

一奏乞特降旨於今來所降減半指揮內刪去將來檢踏見得災傷最重處方得保明取旨之文只依乾道七年耿延年所請已得指揮施行

政蹟卷五

八

一奏乞特降旨將本路災傷縣分人戶夏稅權行住催却俟檢放秋米分數定日却將夏稅亦依分數蠲減一併住

催

一奏乞特降旨許嘉前項所請百七十萬貫而令於內量撥什三候諸州通判申到合興修水利去處即與審實應副其合糶給人有應募者即令繳納糶給出厝就雇人役俟畢工日輕給如舊

一奏乞特降旨許令被災州縣人戶苗米五斗以下不候檢踏先次蠲放令轉運司疾速施行

一奏乞特降旨由嚴密請仍詔有司諸被災傷州縣人戶欲輿販物貨往外州府收糶米穀就關米處出糶者各經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糶米

訖所買回貨亦各經所在自陳判執回歸往回所過並得輸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徑下轉運司施行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論差役利害狀

竊見差役一事利害非輕本司日逐受理詞訟多是人戶陳訴上項事理雖不敢不為究心理斷然其間尚有於法有礙難以施行者若不申明乞賜指揮必是久困良民難革舊弊公輒開具下項須至申聞者

政蹟卷五

九

一舊制都副保正大小保長皆選有心力材勇之人所以聯比居民出入治實古者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任亦不輕矣至於管幹鄉村盜賊關殿烟火橋道公事則耆長主之催納稅租則戶長主之皆是募人充應各有雇錢而保正有願兼代耆長者大保長有願兼戶長者則聽之其不願者不得輒差此皆祖宗成法至今為不刊之典然而州縣奉行往往違戾至如江浙等處則遂直以保正承引保備之苦破家蕩產幾不聊生朝廷益亦深知其弊故所以為之闢防措置無所不備然而不得其本民亦終不被其澤嘉嘗原其所以蓋緣朝廷曾有指揮罷支耆戶長雇錢以充經總制窠名起發遂致州縣無錢可雇耆長戶長而此等重役遂一切歸於保正保長無祿之人至其猶存二長舊額去處又皆無賴游手之徒既無雇錢不復可繩以法度遂致乞覓騷擾反為民害嘉竊以為莫若將罷支耆戶

長區錢一項並免起發撥還州縣依舊募稅戶充者長戶  
長此計之諸路所入錢數不多不足領借則凡此舉弊不  
革自去所以關防措罰之術皆不必講而戶無大小家無  
貧富咸得以安居樂業為太平之民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一上項復雇耆戶長最為良法若以吝惜小費未能遽行而  
欲少寬中下等戶充大保長催科陪備之苦則亦有一說  
焉蓋論物力之等第則通選二十五家內物力高者一人  
為大保長一年一替通選二百五十家內物力最高者二  
人為都副保正二年一替此見行法也論方役之輕重則  
為保正者既皆上戶而承受引判追呼公事陪費實輕大  
保長既是中下之戶而一年之內輪當催稅者四人比試  
陪備其費不費充應之家無不破產其都內上戶是年之

政蹟卷五

十一

內偶不當充保長者固皆拱手端坐以視此曹之狼狽而  
當此役者其間狡猾姦巧百端避先趨後舍重取輕顛倒  
錯亂神出鬼沒所以重為貧民之害者不可勝究州縣間  
有知其弊者則送陰破此法以便其民或以物力最高合  
充保正之戶通入保長役脚或不專取見役十大保長輪  
差催稅而別通差上中之戶為催頭此皆足以粗救一時  
一方之急而頑民得以援引條法把持論訴監司難以移  
文行下衝政成法大率歸於豪猾得志貧弱受弊而已今  
若朝廷不惜小費將罷耆戶長錢撥還州縣依舊雇人  
則更不待措置關防而此數十年淡鋼牢結之弊一旦豁  
然冰消凍釋如其不然則莫若將大保長於物力最高人  
內通差而刪去大保長願兼戶長一條

戶長之理人戶既不相兼而官司又不可無人併在只  
則以是抑勒差額而徒二年監罪之法何嘗適用  
令十大保長各催本保人戶官物則充役者物力既高而  
所催官物又少自然易得足辦其狹都十大保長內有物  
力低小之家即令諸縣每年夏稅起催前一月逐部一併  
輸差物力最高人戶四名充戶長內尤高者催夏料次高  
者催秋料即不問已未見充都副保正大保長及歇役久  
近亦不理為保正保長役次則庶幾諸弊稍息而中下之  
戶得以少安矣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政蹟卷五

十二

一伏規淳熙七年六月十七日聖旨指揮臣僚劄子奏夫差  
役以都而不以鄉此前人成法也何法行既久人偽滋起  
於是徒有徙都之弊謂如一鄉有三都其第一第二都富者  
多而貧者少則所差之役常及富者而貧者得以安業若  
第三都貧者多富者少則富者慮役及已巧生計較預圖  
遷徙於鄰都而避謂富者頗多迭相循環而充役之時少  
也是以富少貧多之都每遇點差殊乏其人總及數千之  
產亦使之充役逮夫者役之後力薄費重非唯生計蕩盡  
至於鬻妻賣子殊可憐憫乞將差役之法不限以都舉一  
鄉而通差之庶幾役常在上戶而不及於貧民則本司從  
長相度具本處可行利便中嘉竊詳通鄉差募則鄉分關  
處私建家丁障都查役亦於富民有所不便今欲適中裁  
處莫若立法諸物力產錢合充保正保長之戶無故不得  
移居出都保界其有須至出界者經官自陳戶役並於元  
處收排方聽遷徙違者杖八十勒還本都居住若自富鄉  
役次疎處移入狹鄉役次密處者即聽并移戶役入所居

都分如此則亦足以稱均力役少輩豪弊其或都扶民貧役次頻數選差不行者即許相度或全都附入鄰都或將一都分作數分附入鄰都其及五大保者依法別置都保正一人通於都內選差則窮鄉細民亦可相免差役頻併之若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右謹具中尚書省伏乞鈞慈特賜詳覽或與立限委官看詳如有可采即乞敷奏脩立逐項條貫頒降遵守施行

乞許令佐自陳嶽廟狀

契勘今來諸州連歲災傷將來艱食又非去年之比全藉知縣佐官協力措置以救民命竊慮其間或有老病庸懦不能任事之人欲加按劾則無顯過欲置不問則為民害欲望朝廷赦奏特降指揮如有似此之人許令自陳嶽廟差遣一次

政蹟卷五

上

仍嚴責已差下人除程半月疾速赴上不得少有違滯其未到問即乞不以縣之大小委自本司差人權攝許於得替待闕不應差出人內選差俟荒政結局即行任罷庶幾數月之間逐縣得人不至誤事須至供申者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乞將合該綱關夏稅八戶前期輸納者理折今年新稅

具立三條 熹

臣昨備據紹興府士民魏必大等狀陳訴具狀申奏朝廷乞行下紹興府將災傷諸縣自第一等至第五等人戶照應淳熙八年已納夏稅和買役錢等依秋苗檢放分數除豁外有餘剩納過分數與理作今年合納夏稅事續承降五月三十

日省割戶部勘當即不委本府去年受納到入戶錢物自第一等至第五等各等各戶納到若干分數比秋苗有無多納過錢細細數目獲奉聖旨指揮割下開具保明供申臣已恭稟施行及照得取會各等逐戶數目緣諸縣戶名萬數浩漸竊慮遲延有妨催科繼已具中尚書省今一面取會到諸縣去年總計管納夏稅官物除山園陸地浮財屋產外其湖

籍田共計合納二十八萬六千三百七十七屯匹三丈六尺七寸五分折帛役錢等二十萬三千四百九十六貫七百五十文

除被水滄浸倚闕蠲免及人戶納到錢帛外有未納共五萬三千五百七十六屯匹一丈五尺一寸六分錢四萬一千四百六十一貫二百六十八文若以檢放秋苗分數合計七萬

一千三百七十八屯匹一丈七尺八寸錢一十萬九千五百

一十六貫二百八十二文外諸縣止有剩納三萬七千八百九屯匹三丈九尺八寸六分錢七萬七千二百三貫九百二

十六文在官乞理作今年合納之數臣照對紹興府諸縣所管湖籍田畝出納夏秋二稅官物去年為災傷其秋苗係

隨田內禾稻輕重檢放其所輸夏稅雖因水災得蒙蠲闕後來繼即遭旱水不及處亦無所收緣係未收成以前起催所

以人戶多不需被減放之恩又八月內降到調閣指揮之時

人戶之善良畏事者皆已輸納其行被聖恩者實皆頑猾之

戶事體輕重甚不均一臣又竊觀去歲災傷飢民猥眾尚蒙聖慈撥賜錢米救濟豈有田內夏稅已蒙蠲闕人戶前期誤

行輸納者却與理折今年新稅甚非朝廷矜恤之意况今夏以來諸邑又多亢旱斯民接連飢餓方苦食當此難科

政蹟卷五

上



之時委實無可輸納若不蒙朝廷特加優恤必見失所况以  
請縣數百萬戶口今來所乞通理剩納之數其為物帛止三  
萬七千八百九十七屯匹三丈九尺八寸六分錢止七萬七  
千二百三貫九百二十六文數目既少於朝廷所損不多而  
民戶可憐實欲望聖慈俯賜允從特降指揮將人戶去年  
剩納前項數目與理作今年之數獨豁庶幾嗷嗷之民得以  
安業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片

奏巡歷沿路災傷事理狀

具位臣朱 熹

今具沿路災傷事理下項須至奏聞者

一臣七月十六日再到田間看視蝗蟲大者絕少而小者

政蹟卷五

十四

尚多當處多是旱中禾稻皆已成熟多被喫損人戶皆  
稱檢官未到見分數不敢收割臣已牒本府催促所差  
下官日下出門前來檢視去訖又支錢付曹娥監鹽官  
收買四十五都鹽蠶升行埋瘞積據上虞餘姚縣中  
到本縣蝗蟲頗多亦已行下催促支錢收捕埋瘞今來  
額得雨澤遠近沾足竊慮其蟲必當殄滅已牒本府一  
而審實具奏伏乞聖照  
一臣十七日經歷上虞縣界田皆遭旱彌望雉亦間有近  
水去處尚有些小可望收成觀其災傷委是至重而本  
縣不受人戶投訴反將投訴人戶剝具舊欠監繫門頭  
及出招子催督稅賦無問貧富大小人戶五日一限逐  
限輸官之外人吏定要乞錢一百文省其不到者即差

公人丁鄉運糧糧尤甚乞寬尤多人戶不勝其苦一  
日之間避臣泣訴者至五百七十七百狀臣已送本府存恤免  
治施行去訖更乞聖慈特賜指揮庶幾州縣有所懲戒  
免致重困飢民不勝幸甚

一臣十八日到嵊縣其旱勢尤甚於上虞蓋紹興諸縣之  
旱曠為最而上虞次之餘姚又次之然上虞餘姚去年  
猶得薄收獨嵊縣一連三年遭此極重之災雖其上戶  
十家已覺艱窘餽募細民則已有掇稗子而食者臣曾  
支錢三十文買到所採稗子一升今申納尚書省欲乞  
宣索一賜觀覽早降指揮令紹興府將此三縣新舊稅  
租特與倚闕俟見秋苗合放分數斷自宸衷別賜處分  
不勝幸甚

政蹟卷五

十五

一臣十九日至新昌縣是日午後連得大雨幾至通夕本  
縣先來亦苦乾旱早稻皆已失收中晚之田亦已龜折  
方自中旬以來連日得雨田中遂皆有水中晚之禾間  
有可望去處可勝上虞等縣但諸縣大抵旱乾日久得  
雨後時秋序已深氣候寒冷其間稻苗雖尚青活而不  
復能結實者亦多有之荒熟之形尤難分別臣已遍牒  
檢視官員切宜于細不可差誤伏乞聖照

一沿路人戶已損田段不堪收割皆欲及早耕種布種蕎  
麥二麥之屬接續喫用但以檢放未定不敢施工欲望  
聖慈特降指揮催促檢放庶幾不妨民間及早耕種其  
有闕少種糧之人更令官司量行應副尤為厚幸

一臣二十一日入台州天台縣界以後事理詳別具奏聞

伏乞聖照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知寧海縣王辟綱不職狀

具位臣朱 熹

臣昨為親見台州寧海縣人戶流移已曾具奏竊慮深軫聖懷自到本州即行詢究見得本縣流移人戶已是千有餘口其知縣宣教郎王辟綱恬然不恤亦無申報委是不職竊恐將來糶濟事務繁夥必是不能了辦欲望聖慈特賜罷黜或依已得指揮與監廟一次仍特不理作自陳須至奏聞者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救荒事宜畫一狀

貼黃

政蹟卷五

六

奏為本路災傷已蒙聖慈支降錢三十萬貫更乞撥作二百萬貫及別有蓄一奏聞等事伏候勅旨

具位臣朱 熹

臣昨以本路災傷較以賑卹事宜一二條奏伏蒙聖慈曲賜俞允仍賜錢三十萬貫以充七郡糶濟之用德意甚厚臣謹已奉宣詔旨頒布遠近飢饉餘民感激受賜歡聲如雷此固足以見陛下天地父母生成覆育之恩矣然臣愚暗不知分量較政更有無厭之請錫冒萬死復以奏聞伏惟陛下少留聖聽臣不勝幸甚今具下項

一臣昨奏請給降錢一百萬貫為一路救荒之備已蒙聖慈開允應副三十萬貫不勝幸甚然臣自昨者具奏之後續據諸州申到所乞錢數明州一百萬貫婺州六十

萬貫處州十萬貫台州十萬貫而紹興府舊溫州尚未

申到計其所須當亦不下三二十萬大抵通以一路計之約二百餘萬貫始可足用而臣向來所請不及其半致陛下未知今用實數其所予者又不及所請之半臣之罪大無所逃刑唯有及今據實披露尚冀可補萬一臣竊計本路四十一縣除得熟縣分不過十數其餘大抵皆荒且以三十縣計之若得二百萬貫則一路可得米五十萬石而一縣當得一萬六千餘石若止得一百萬貫則一縣但可得米八千餘石今乃僅得三十萬貫則是一路得米不過七萬餘石而一縣為二千餘石而已其逐縣合糶給戶口雖已立式行下取會未到然以去年紹興諸邑之費推之則一縣用米有至四五萬石

政蹟卷五

七

者况今歲之荒甚於去歲一縣飢民之眾其非八千二千石之所能濟亦不待笑計而可知矣今欲少俟取見戶數而後計所不足續有陳請則恐地分濶遠取會未能遠集之間而已後糶米之期矣冬春之間糶者日眾米價日高臣恐用錢愈多得米愈少而民之飢者愈失望也臣愚欲望聖慈深察前項事理特降旨更撥錢一百七十萬撥前所給通作二百萬貫令臣及早分給諸州廣行運糶俟見糶給戶口實數却行計度支用不盡之數先次拘收回納亦未為晚伏候聖旨

發黃

竊恐度牒官會發出太多難以發洩今減半賞格已蒙施行欲乞指揮紐計米數量給空名告身五七上道并

度牒官會揆成一二百萬貫付臣收掌則富民聞之願助者必多如有應格之人卽乞許令提舉官與安撫使照應見行減半賞格聚廳書填當面給付亦足以關防私曲情弊伏乞聖照

一臣昨奏乞依取延年所奏浙東一路獻助未解人戶並與減半推賞已蒙聖慈開允施行不勝幸甚但指揮內却有將來檢踏見得災傷最重處方得保明取旨之文則臣恐聽者不能無疑而未有應募之意也臣雖已行下州縣令人戶願獻助者先經本司自陳待與標撥赴災傷最重州縣送納支散然人戶未知省部人吏將來的將是何州縣作災傷最重去處則終不能無疑且天下一家初無彼此而本路災傷重處殆計八九但令在

政蹟卷五

六

在處處米穀堆積而徐視飢民鬪食尤甚去處般運以往則亦無處不可入納又何必逆爲此不可取旨之端以疑羣聽而誤飢民之命哉臣愚欲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特降睿旨一依乾道七年取延年所請已得指揮施行而刪去今來所增委曲關防之語使大哉之言大哉之心有以宣著暴白於天下則有餘粟者爭先應募而所賜之錢又可會計餘數拘收回納是亦所謂惠而不費者伏候聖旨

一臣昨具奏乞詔州縣寬限催稅已蒙聖慈特詔本路州縣將合納稅賦並照省限催促不得非理擾擾不勝幸甚但今年旱傷實非去年之比若據事理所有夏稅自合依去年例特與住催竊緣節次蠲放蒙恩已多不敢

便爲陳乞但今八月十五日省限已滿州縣自此必公肆追呼無所忌憚使被災餘民無所告訴則致死徒仰貽宵旰之憂臣愚欲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特詔有司將本路被災縣分人戶夏稅權行住催却俟檢放秋苗分數定日却將夏稅亦依分數蠲減一併催理庶幾飢民均被實惠伏候聖旨

簽黃

臣契勅紹興府今年人戶丁錢已蒙聖慈盡數蠲放今者本路諸州例遭災旱而台州丁錢最重下戶尤以爲苦欲望聖慈許將台州五縣第五等人戶今年丁絹特與蠲放庶幾千里飢民得免追呼決捷之擾不勝幸甚伏取聖旨

政蹟卷五

十九

一臣昨所奏逐項事理並蒙開允獨有依準舊制募飢民修水利一事未蒙施行臣竊見連年災旱國家不忍坐視天民之死大發倉廩以拯救之其費以巨億計蓋其賑給者固不復收其賑糶者雖曰得錢而所折閱亦不勝計仁聖之心於此固無所吝然飢民百萬安坐飽食而於公私無毫髮之補則議者亦深惜之故臣嘗竊仰稽令甲私計以爲若徵於數外有所增加以爲募民興復之資則救災與利一舉而兩得之其與見行蠲給之法利害之類相去甚遠故不自揆既以奏聞而輒下諸州委是通判詢究水利合與復處以候報可至於近日巡歷又得親見所至原野極目蕭條唯是有被塘處則其前之蔚茂秀實無以異於豐歲於是竊歎益知水利

之不可不脩自謂若得奉承明詔悉力經營令逋村還保各有陂塘之利如此則民間永無流離餓殍之患而國家亦永無凋滅難濟之費矣不謂言語疎畧未蒙鑒照政竭其愚重以為請伏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許臣前項所請百七十萬貫者而令於內量撥什三候諸州通判申到合興脩水利去夏即與審實應副其合雜給人有應募者即令繳納糶給由厝就額人役俟畢工日糶給如舊則所損不至甚多而可以成永久之利絕凶年之憂費短利長未為失策伏候聖旨

簽黃

臣又竊恐興脩水利所費太多難以支給即乞且令貸與食利人戶額工興役却候將來豐熟年分紐計米數

政蹟卷五

三

量分料次赴官送納椿管在官尤為利便伏候聖旨  
一臣昨嘗面奏乞令被災州縣人戶苗米五斗以下不候檢踏先次蠲放以絕下戶細民奔走供億計蠲陪費之擾誤蒙聖慈曲賜開納今者本路復遭旱虐竊欲取旨依此施行但今檢官已在田野如蒙開允即乞聖慈特降指揮令轉運司疾速施行若候命下到臣巡歷去處然後施行却恐緩不及事伏候聖旨  
一臣伏觀歲既不登所在糧食全賴商賈阜通之利所宜存恤不可撥擾今米穀不得收稅雖有成法而州縣場務多不遵守至於往糶而有所挾之資既糶而有所買之貨則往來之間經由去處尤以邀阻抽稅為苦是致客人憚於輿販欲望聖慈特降降旨申嚴舊法仍詔有

司諸被災州縣人戶欲輿販物貨往外州府收糶米穀就開米處出糶者各經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糶米訖所買回貨亦各經所在自陳判執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殺法必行無赦如蒙開允即乞徑下轉運司約束沿江瀕海所過場務遵稟施行庶幾商販流通民食不擾伏候聖旨

右謹錄奏聞伏乞勅旨

奏明州乞給降官會及本司乞再給官會度牒狀

具位臣朱熹

臣據明州申契勘本州今歲關雨管下六縣皆有旱傷去處竊慮細民關食本州雖有常平錢米所管不多今來事勢不可少緩本州遂於七月十八日具奏乞支降官會一百萬貫下本州循環充本屆備人船出海往潮廣豐熟州軍收糶米斛準備賑賑賑濟或朝廷不欲支動經常之費即乞支降空名度牒一千道官告三十道下本州轉變糶米未蒙回降申本司乞更賜數奏臣照對本路諸州今歲皆有旱傷比去年大段不同雖荷聖恩給降官會度牒共三十萬不足支遣臣已具奏乞再給一百七十萬貫摺前作二百萬貫如蒙朝廷應副便可均給諸州今又據明州所申合行備錄奏聞伏望聖慈照臣前奏事理早賜依數給降仍乞就撥紹興府先蒙降度牒一百道所換米二萬石及明州先蒙降到二十萬貫糶到米並付本司均撥應副紹興府明州糶濟又貸與食利人戶興修水利却於二百萬貫內除豁其水利費錢向後

政蹟卷五

三

豐亨却令運往回結實爲利便須至奏聞者

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台州免納丁絹狀

具位臣朱 熹

臣巡歷至台州據屬縣人戶陳狀稱逐年身丁每丁合納本色絹三尺五寸并錢七十一文被州縣登承抑納絹七尺其實本州每丁只發絹上供三尺五寸却將錢七十一文令人戶苦輸折納本色竊念本州縣人戶連遭荒旱細民艱食見業迫催緊無所從出乞將週年多納理作今年合納其今年倍納在官乞理爲來年合納之數臣喚到台州典級楊松年陸迅等供抱照案例臨海五縣人戶合納丁絹除第一等止第四等係將丁產稅錢併紐科納絹帛外所有第五等丁

政蹟卷五

三

絹檢準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節文兩浙人戶歲出丁鹽錢每丁納錢二百二十七文並令納絹一丈綿一兩已是太重自令第五等以下人戶一半依舊折納外餘一半折納見錢台州人戶身丁每丁供鹽稅錢一百四十一文足折納絹七尺自紹興三年首正將第五等人戶丁鹽錢除一半折納絹三尺五寸外有一半折納見錢七十文足五分計減退本色絹數是致開少絹帛支遺本州於紹興四年相度貼支宮錢按約具申朝廷獲奉聖旨令台州拊管見錢與人戶納到數目依市價賣發不得科敷擾擾本州自紹興四年以後却將第五等人戶合納一半丁錢七十文五分足紐納絹三尺五寸照得第五等人戶計一十九萬九千八百四十四丁合納丁鹽錢二萬八千七百八十八文除一半納本色外

有一半止合納丁錢一萬四千三百五十四百二十二文足

本州却將上伴丁錢紐作本色絹三尺五寸催納計絹一萬

六千五百九十四匹一丈二尺以致人戶陳理今來若放免一

半丁絹却合催納一半丁錢一萬四千三百五十四百二十

二文足其所免上伴丁絹本州逐年自有支用趙剩細絹一

萬六千二百餘匹可以通那充官兵等支遣不礙起發上供

綱運之數臣照對台州諸縣連年災傷細民重困若不優加

存恤必見流移其第五等人戶所納丁稅既有元降建炎三

年指揮許納一半見錢自不應並納本色今來台州若免納

一半丁絹本州自有趙剩細絹可以通那支遣不礙起發上

供之數委無相妨臣已行下台州及臨海等縣遵照建炎三

年獲降聖旨令人戶逐年每丁送納絹三尺五寸并一半見

政蹟卷五

三

錢七十文五分足免致重困貧民下戶不得仍前違戾科抑

外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謹狀

再乞給降錢物及減放住催水利等狀

具位臣朱 熹

臣於今月初一日及六日兩次具奏乞給降錢物應副本路諸州糴濟支用等事至今半月未奉進止竊緣目今已向深秋欲得上項錢物給付逐州及早運糴其餘事件亦合早作措置庶幾將來飢民得沾實惠不至復似去年措置後時追悔無及但緣臣近日不合接劾知台州唐仲友不公不法事件濫耗費臣不敢更以私書干瀆陳懇願堂催促敷奏竊慮違是淹緩有誤一道飢民性命之計今不免重具書一事具

奏聞欲璋聖慈鑒茲愚悃發自宸衷斟酌事宜特降處分先將愚臣重賜行遣別選庸使錫以緡錢使布寬大之恩其減放任催水利募羅等事亦係本路救荒緊要節目若俟新官奏請然後施行必是遲緩誤事欲乞權依臣奏且與施行不勝幸甚須至奏聞者

一奏乞特降旨支擬錢一百七十萬貫揆前所給通作二百萬貫合臣及早分給諸州廣行運糶俟見羅給戶口實數却行計度支用不盡之數先次拘收回納仍乞於內紐計米數量給空名告身五七十道并度牒官會揆成二百萬貫付臣收掌如有獻助及格之人合臣與安撫使書填給付

政蹟卷五

五

踏見得災傷最重處方得保明取旨之文只依乾道七年耿延年所請已得指揮施行

一奏乞特降旨將本路災傷縣分人戶夏稅權行在催少俟檢放秋米分數定日却將夏稅亦依分數蠲減  
一奏乞特降旨許臣前項所請百七十萬貫却於數內量撥付三候諸州通判申到合典修水利去處即與審實應副其合羅給人有應募者即令繳納羅給由曆就顧八役俟畢工日羅給如舊

一奏乞特降旨許令被災州縣人戶苗米五斗以下不候檢踏先次蠲放合轉運司疾速施行  
一奏乞特降旨申嚴米穀不得收稅舊法仍詔有司諒被災州縣人戶欲與販物貨往外州府收羅米穀就關

米處出糶者各經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借貨物判執前去其糶米訖所買回貨亦各從所在自陳判執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水穀法必行無赦徑下轉運司約束施行

一奏乞特降旨就撥紹興府先給到度牒一百道換到米及明州先蒙降到二十萬貫羅到米並付本司均撥應副紹興府明州糶濟及貸與食利人戶與修水利却於二百萬貫內除給其水利貸錢而後豐年却令逐旋回納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降旨令婺州撥還所借常平米狀

具位臣朱熹

政蹟卷五

五

臣伏準尚書省劄子備據知婺州錢佃奏乞於本州見管常平義倉米內支借二萬石支遣軍糧八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許支借二萬石限至歲終撥還臣除已恭稟施行外臣竊見義倉米在法雖充賑給不許他用今歲婺州諸縣例皆早傷將來細民必致闕食本司尚自申奏朝廷支降官會度牒應副本州糶米而義倉粟名正係賑給之數先來本州已曾借過一萬七千石元降指揮候秋成先次撥還尚未還到顆粒今來再借二萬斛止存七千餘石已不足支遣而所借之米又蒙許令歲終撥還深恐後時有誤糶濟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婺州將兩次借過米三萬七千石趁此秋成盡數先行撥還庶幾可以添助糶濟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巡歷至台州奉行事狀

具位臣朱 熹

臣照得本路州縣今歲旱傷臣自七月十五日出巡取道縣逾遷入台州按視及預行措置賑恤事件節次具奏外臣已於八月十八日起離台州取處州前去所有台州奉行事件須至奏聞者

一臣七月二十三日到台州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于恭奉聖旨給降度牒三百道官會一十五萬緡臣即時分撥應副諸州外仍於台州刷到常平司及諸州庫眼有管窠名錢八萬貫及於降到錢會內撥錢二萬貫共揀一十萬貫量還縣災傷輕重地里闊狹均撥應副仍詢訪到土居官員士人誠實練事為眾所服者一縣數人

政蹟卷五

三十一

以禮敦請令與州縣當職官公共措置差募人船前往得熟去處收糶米斛循環賑糶仍多方敦請上戶說諭或出米穀或出錢物并行運糶添助賑糶仍據本州申到見管常平義倉米五萬二千餘石已令撥管準備賑濟及一面立式選差都正鄉官等家至戶到從實抄劄法應糶濟大小戶口取見的確數目各隨比近置場以俟將來開食就糶濟仍立罪賞約束不得泛濫抄劄枉費官廩外伏乞聖照

一臣所經歷去處得雨之後晚稻之未全損者並皆長茂可望收成但民間所種不多僅當早稻十之一二其早稻未全損者亦皆抽莖結實土人謂之二稻或謂之傳稻或謂之孕稻其名不一目今有已黃熟處亦有尚帶

青色處村民得此接濟所益非細但其稻莖稀疎批多殺少其色青者已逼霜露恐難指擬至於粟豈油麻蕎麥之類却並有收次第今冬未至之絕只為萬民無蓋藏竊恐來春必至艱食臣已面諭州縣官吏常切體訪不拘早晚但覺民間闕食便行賑糶收錢運糶循環接濟無損於官有益於民實為利便伏乞聖照

一臣體訪到本州黃巖縣界分關遠近來出穀最多一州四縣皆所仰給其餘波尚能陸運以濟新昌樂縣之關然其田皆係邊山瀕海舊有河涇堰開以時啓閉方得灌溉收成無所損失近年以來多有廢壞去處雖累曾開淘修築又緣所費浩漸不能周徧臣竊惟水利修則黃巖可無水旱之災黃巖熟則台州可無饑饉之苦其

政蹟卷五

三十一

為利害委的非輕遂於降到錢內支一萬貫付本縣及土居官宣教即林維承節即蔡錫公共措置給貸食利人戶相度急切要害去處先次興工俟向後豐熟年分却行拘納其林飛曾任明州定海縣丞敦篤曉練為眾所稱蔡錫曾任武學論沈審果決可以集事但本縣知縣范直興不甚曉事恐難倚仗欲乞依本司已獲降到指揮特與嶽廟理作自陳別選清強官權攝縣事庶幾興役救荒不至闕誤伏候勅旨臣前項所奏給降到錢三十萬貫臣已分撥發州八萬貫衢州六萬貫處州五萬貫台州二萬貫黃巖興修水利一萬貫及明州定海縣亦乞興修水利已撥一萬貫共已撥二十三萬貫外尚剩七萬貫初欲分撥應副明州紹興府而明州申到

已奏乞撥錢一百萬貫臣遂不敢拈出兼發蘭兩州連  
年荒歉並無蓄積可以那兌運糶竊恐將來更有欠闕  
欲且留此錢數更俟聖慈添撥到錢即并諸州再行均  
給所有添撥之數已兩次具奏今更於後項開說伏乞  
聖照

一臣於八月初三日及十二日兩次具奏更乞聖慈添撥  
錢物及紹興府明州元降度牒官會所糶米解通撲作  
二百萬貫文乞不候檢踏先放五斗以下苗米又乞權  
任催夏稅零欠俟檢放秋苗分數定日并行除豁埋納  
又乞申嚴米穀免稅舊法仍乞特降指揮與免往回物  
貨及搭帶稅物亦已日久未奉進止欲乞聖慈詳臣兩  
狀早賜指揮伏候勅旨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政蹟卷五

天

簽黃

臣第二狀內已有陳乞別選膚使付以緡錢一節今更自  
度決難自効并望聖慈早賜處分

奏均減紹興府和買狀 同本府

臣聞欲救巨患者不可惜小費欲除實弊者不可循虛名臣等  
叨蒙聖恩備數東浙竊見紹興和買之患民所不堪巧詐之徒  
益弊百出前此議者非不欲救而除之而往往過為國家顧惜  
資下比流俗循循虛名是以因循終莫能革臣等不肖誠不  
足仰觀聖德之萬分然有以知陛下愛民之心屬理之明於此  
必有所不覺者是以敢昧萬死而一言之伏惟陛下留神財擇  
臣等契勘浙東七州除温州無和買外其餘六州共管和買二

十八萬一千六百四十四丈一尺紹興一州獨當一十四萬  
六千九百三十八尺乃占諸州一半以上緣此重困人不能堪  
所以子戶詭名巧為姦弊雖有重法終不能禁且如會稽一縣  
經界之初舊例雖是物力三十八貫五百以上起科和買然以  
通數計之實及四十七貫方滿一疋今亦自三十八貫五百起  
科以通數計之乃自十八貫六百單一文已科一疋則是向來  
科納一疋者今增為二匹半矣官之所入不加贏田之在民不  
加損止緣人苦其重避免者多以故姦偽日滋以此極向來  
評議指畫亦既多端而利害相形終無定說如欲首併詭戶則  
懼具告訐成風徒敗風俗而暫併復分終不能禁欲以畝頭均  
細則縱舍游末重困農民輕重之間亦未為允欲科有產無丁

政蹟卷五

天

之戶則彼能立詭戶者固不憚更立虛丁而寡妻弱子實無丁  
籍者反受其弊如欲減退物力等則或作鼠尾推排則彼昔者  
既能析而為三十八貫五百以下之戶矣今豈不能再析而為  
若干錢以下之戶乎故嘗參酌前後眾人之論而折衷之獨有  
通計家活浮財物力貫頭均紐之說稍為絲弊雖第五等戶昔  
無今有者未免有言然於其間真偽亦復相半若真貧民輸一  
戶之和買不過丈尺彼自不較惟是子戶詭名之眾輒輸數戶  
積計甚多故尤不以為便而必爭之其力又足以挾下戶唱浮  
論以搖眾聽故不容其實者遂以自疑而共能復措其說此和  
買之議所以洶洶累年而和買之害固未嘗有一毫之損也然  
竊嘗深究其受病之原則無他焉直以元額之太重而已故今  
臣等謹將契勘詳陳此說伏望聖慈先發德音痛改茲額然後



用貫頭均敷之說以定其制惟慮所敷第五等戶之中項下戶者或受其弊則請察用高下等第均敷及減免下戶丁錢之說以優恤之但使真下戶者審知此法之行不為厲已而無他辭則彼姦民之浮論亦可以置而不問矣謹畫一條具于后

一所以先款減歲額者臣聞祖宗初立和預買法先支見錢後納緇緇民聞實賴其利至有形於歌謠者而當是時本路漕臣有私於越州者其吏復私於會稽故此郡縣所拋獨多其後請本之數遂為歲額而錢不復支緇日益貴以至今日而白着之科遂及為一州無窮之害故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綿文太上皇帝登極敕書有曰和預買法本支實價訪問官司立價甚低或高擡他物價直準折或以無實虛券充數甚者直

政蹟卷五

三十

至受納未支本錢不遵條限前期起催急於星火今來上供之類欲依祖宗法其和預買有前項違反守令并轉運司竝以違制論加二等仍委提刑司覺察每歲於依限後一月內具有無違戾問奏不以實聞與同罪仰味大哉之言則是太上皇帝再造之初聖慮之深固已及於此矣而兩聖相承於今五十餘年迫以軍國之須所資至廣卒未能有以仰稱睿謨預支實價以復祖宗之舊者臣等竊思其次獨有擇其甚處如紹興府者有以少解其倒垂之絲為庶幾焉爾然今欲去紹興和買之害使無姦弊稍得均平而不先減其當口請本之額譬如負千鈞者背脊之力既已不堪乃不知減其所負之物但欲移而寘之懷袖亦必無益於事矣故今臣等於此有陳減額之說而議者顧

以為有虧經費無所從補徒然奏陳必不聽許則臣等愚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臣等仰觀陛下愛育黎元如親父母有以病告如切其身如頃年四川之虛額饒州之全糧州之緇汀州之銀青陽星子之稅放免蠲除不可勝計而連年水旱施舍貸給何啻數十百萬何獨於此知其為害之甚而不出捐數萬匹者以紓之乎又况近者已蒙聖恩減免天慶贛陵等處和買二千餘匹固已漸示救患除弊之端矣然通而計之人戶所減每匹纔及一尺有奇而坊本煎鹽册江放生四色所放尚本除免則臣等所以望於陛下者不但如此而已也臣等竊見浙西和買最重去處無如臨安府者而其數纔及八萬餘匹欲望聖慈將紹興府且依此例為額而蠲其餘數至於版曹經費或有所闕

政蹟卷五

三十

則乞量撥內帑之蓄以補其數蓋如本路坊場課利出剩錢數歲輸內帑者至若干萬貫皆是近歲曹泳創置策名印非舊法所當供者如此之類倘捐一二歸之版曹還以補填本路上供蠲減之數則聖澤下流人知德意舊弊庶乎其可革矣

一所以謂貫頭均紉之說為無弊者蓋今和買之重人悉規避詭為下戶長姦滋弊莫可預防如經界之初會稽一縣凡為物力錢一百二十六萬餘貫而四等以上科納和買者當一百一十萬餘貫今來四十年所謂四等以上止有物力錢三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貫六百元而轉入五等者乃至七十二萬五百餘貫皆緣和買之重姦猾之民爭為下戶詭名以避均敷而其淳謹畏法不敢為者願乃為

之代受所免之數幾再倍於其舊政之不平莫甚於此從  
來爲州縣者灼知其弊非不嚴詭戶之禁往往隨份隨分  
終莫能革今若蒙恩先次痛減歲額却以貫頭均數自物  
力一文以上並紐寸尺則高下多寡其數一定而姦弊無  
所從出矣若猶以真實下戶創利爲慮則所謂高下等第  
科數以及減免下戶身丁之說臣等請得而備陳之

一所謂高下等第均數者上戶舊科和買數多今用貫頭均  
數則其數却須少減下戶舊不曾科和買今用貫頭均數  
則其數乃是頓增若使頓增數中皆是子戶詭名則固不  
足恤第其間却有真實下戶不能無咨怨者故今復爲此  
法以優恤之如第一等物力四十貫當科和買一匹則第  
二等四十五貫乃科一匹等而下之至於五等則戶愈卑

政蹟卷五

三

而科愈少矣如此施行廢幾下戶所增不多不至反有重

困

一所謂減免下戶丁錢者大率第五等山有丁者多是真實  
下戶無丁者多是子戶詭名今若將第五等戶所納丁錢  
特與除放則真實下戶雖增和買而得除此色官物其乘  
除之間亦畧足以相補矣

右謹件如前欲望聖慈特賜省覽且降睿旨悉與施行則不惟  
臣等之幸實紹興國境百萬生靈數千百年永永無窮之幸

第五等戶計若干丁每丁一錢納錢若干統府入縣計若干

所以欲改私頭二字爲物力貫百者蓋以私頭科紐則固有  
田之家被科而有浮財物力者不與亦有未均之弊故欲改  
作物力貫百則有田及浮財者皆在其中此奏是衆人商議  
而新秀州嘉興主簿諸葛千能操筆爲之其人有學行審細  
詳練恐可招而問之必能博盡異同得其利病之實伏乞台  
照濶上覆

奏鹽酒課及差役利害狀

臣竊見本司所管鹽酒課利國計所資爲甚廣而民情所患爲  
甚深若不根索弊原別行措畫竊恐民力日困亦非國家久遠  
之利臣雖書生不曉錢穀然其大體亦竊講聞久欲條奏以聞  
顧以收荒方急有所不暇今以罪疾力請投閑倦倦之私懷不  
能已輒有已見冒昧奏陳如有可採欲乞別選忠厚通敏之臣

政蹟卷五

三

付以其事令其詳細稽考因事制宜使民情得去其所患而  
國計永不失其所資實爲利便至於差役一事亦屬本司所管  
今亦有少利害并具其說如後須至奏聞者

一浙東所管七州而四州瀕海既是產鹽地分而民間食鹽  
必資客鈔州縣又有空額比較增虧此不便之大者夫產  
鹽地分距亭場去處近或距步之間遠亦不逾百里故其  
私鹽常賤而官鹽常貴利之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止故  
販私鹽者百十成羣或用大船載載巡尉既不能到州郡  
亦不能語及與運同資以自利或乞覓財物或私收稅錢  
如前日所奏台州一歲所收二萬餘貫是也以此之故除  
明越兩州稍通客販租有課利外台溫兩州全然不成次  
第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場一監累月之

聞不取一錢不支一袋而官吏糜費更幸極擾有不可勝  
言者然以有比較之法州縣恐有殿罰則不免創立鹽館  
抑勒戶戶妄作名色抑令就買出入賄賂不可稽考大畧  
審民以肥史困農民以資游手爲州縣爲提舉主管者非  
不之知然皆以圖計所資不敢輒有陳說日深月久民愈  
無聊若不變通恐成大患臣生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  
軍舊行產鹽之法令民隨二稅納產鹽錢而請鹽於官近  
歲官鹽雖不支給而民間日食私鹽官司既得產鹽稅錢  
亦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實兩便欲乞聖慈特請本  
司取會福建路轉運司下四州軍見行產鹽法將本路地  
里遠近鹽價高低比附參考立爲沿海四州鹽法其餘州  
軍自依舊法施行則亦非弊救民之一事也伏乞聖慈詳

政蹟卷五

五

酌施行

一酒坊之弊其說有四一曰官監二曰買撲三曰拍戶抱額  
四曰萬戶抱額臣竊以爲莫不便於官監莫便於萬戶其  
他則亦互有利害而萬戶之中亦不能無少利害要在講  
究詳盡然後施行則庶乎其弊之可革矣今官監之害朝  
廷既知而罷之矣然州郡占吝多不遵稟戶部漕司所撲  
仍不廢罷此則害雖除而未盡者也買撲之害在買人有  
消折本柄破壞家產之患在衆人有捫托抑勒捕捉欺凌  
之擾雖加禁防法式則偏然勢之所在終不能革拍戶抱  
額則庶幾之矣或額重而抱納不前或藉此而捫托登擾  
則其弊亦不異於買撲唯萬戶抱額最爲簡便然須以一  
州或一縣通計田賦浮財物力而均出之使無官戶民戶

之殊城居村居之異一槩均敷立爲定籍乃爲盡善若舍  
官戶而敷民戶舍城居而困村居不立官簿而私置草簿  
使吏得以陰肆出沒走弄於其間則又病矣此法本路處  
州見已施行四五十年民無爭訟官省禁防雖其小害尚  
不能無然入其封境視其氣象宛然樂國與諸州不同今  
欲復取其法行於諸州則恐本州課額素輕或非他州之  
比未可遽議然他州課額雖多從來拘催少曾登足皆是  
虛名徒掛空簿若蒙聖恩深詔有司取淳熙六年七年八  
年三歲實催到庫之數參校取中立爲定額然後以此科  
敷俾爲萬戶則亦庶幾安民省事之一端也伏乞聖慈詳  
酌施行

一臣於今年

政蹟卷五

五

言內有徐詔所畫

五

限一條最爲詳密而近準戶部  
行下乃無一言見施行者臣生長川間頗諳鄙事竊謂其  
言若得聖明一賜觀覽決須有可采者欲望聖慈特賜宣  
索觀其大槩然後付之愛民曉事老成詳細之臣令其看  
詳擇可行者具爲條畫別降指揮施行庶於陛下愛民之  
意少有裨補臣不勝萬幸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義役利害狀

具位臣朱 章

臣巡歷到處州竊見本州昨奉聖旨依布衣楊權所請結立  
義役此見陛下愛民之切雖草茅之言苟有便於民者無不  
采納施行天下幸甚然本州目今奉行却有未盡善者如令

上戶官戶寺觀出田以充義田此誠善矣而本州却令下戶  
只有田一二畝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錢買田入官而上戶田  
多之人或却計會減縮所出殊少其下戶今既被科出田將  
來却不充役無緣復收此田之租乃是困貧民以資上戶此  
一未盡善也如逐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次此其出  
納先後之間亦未免却有不公之弊將來難施刑罰轉添詞  
訟此二未盡善也又如逐都所排役次今日已是多有不公  
而况三五年後貧者或富富者或貧臨事不免却致爭訟此  
三未盡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戶輪九都副保正中下戶輪充  
夏秋戶長上戶安逸而下戶陪費此四未盡善也凡此四事  
是其大槩目下詞訟紛然何况其間更有隱微曲折未可倖  
見若不兼採衆論熟加考究竊恐將來弊病百出詞訟愈多

政蹟卷五

五

改之則枉費前功不改則貽後患將使義役之名重爲異  
議者所笑無復可行之日誠有未便臣昨見紹興府山陰縣  
見行義役只是本縣勸諭人戶各出義田均給保正戶長各  
有畝數具載補其保正戶長依舊只從本縣定差更不別  
置役首亦不先排役次而其當役之戶既有義田可收自然  
樂於充應不至甚相糾詰但其割田未廣去處未免尚仍舊  
弊若更尋理增置使無此患竊謂其法雖似闊疎然却簡直  
易明無他弊病又且不須徵收見行條法委實利便故嘗取  
其印本粘基行下州縣然以未經奏請畫降指揮州縣行在  
未肯奉行臣恐欲望聖慈詳酌行下處州止令合當應役人  
戶及官戶寺觀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止用山陰縣  
法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俟處州行

之有緒却令諸州體做施行庶幾一變義風永息爭競須至  
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除秦檜祠移文

竊見故相秦檜歸自金庭久專國柄內忍事讐之恥外張震主  
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銷沮人心忠義剛直之氣以喜怒爲進退  
崇獎天下佞諛偷惰之風究其設心何止誤國岳侯既死於棘  
寺魏公復竄於嶺隅連趙汾之獄蓋將掩衆正而盡誅徘徊  
漢鼎之旁已聞圖九錫而來獻天不誅檜誰其弱秦今中外之  
有識猶皆憤惋而不平而朝廷於其家亦且擯絕而不用况永  
嘉號禮義之地學校實風化之源尚使有祠無乃未講雖捐田  
以示濡沫恐出市恩然設像以廁英賢何以爲訓

政蹟卷五

五

浙東任

按知台州唐仲友第一狀

外封

奏為本路諸州人戶間有流移去處奏聞事

內封

奏為台州催稅緊急戶口流移知台州唐仲友別有不公不法事件臣一面前去審究虛實奏聞事

貼黃

臣竊見本人近蒙進擢而臣蹤跡方此孤危較權量力實犯不韙願以疎賤蒙被誤恩實當一路耳目之奇不敢緘默以負使令伏惟眷照力賜王張免致復為小人陰有中害不勝

政蹟卷六

幸甚

具位臣朱熹

臣今月十六日起離紹興府白塔院道間遇見台州流民兩輩通計四十七人扶老攜幼狼狽道途臣問其故皆云本州早傷至重官司催稅緊急不免拋離鄉里前去逐食臣即量給錢物喻令復業竟不能回各已迤邐西去臣因詢究得本州日前似此流移戶口已多目今方是初秋已致如此竊恐向後愈見數多除已行下本州約束令其存撫見在人戶母致復有流移外臣續訪聞知台州唐仲友催督稅租委是刻意多差官吏在縣追呼屬邑奉承轉相促迫急於星火民不聊生又聞本官在任多有不公不法事件眾口謹謹殊駭聞聽臣今一面前親前去審究虛實別具聞奏乞賜究治外所

有上項事理須至先次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按唐仲友第二狀

貼黃

奏為知台州唐仲友違法促限催稅搔擾民事伏候勅旨

具位臣朱熹

臣昨訪聞知台州唐仲友催稅急迫致得民戶流移等事即具大畧奏聞今巡歷到本州天台縣據人戶遞道陳訴本縣夏稅絹一萬二千餘匹錢三萬六千餘貫緣本州催促嚴峻六月下旬已納及絹五千五百餘匹錢二萬四千餘貫而守臣唐仲友嗾知縣趙公植催理遲緩差人下縣追請赴州

政蹟卷六

二

縣人聞之相與號泣遞欄公權回縣情願各催戶下所欠零稅絹二千五百匹限十日內赴州送納方得放免仲友遂專指揮縣內明言要在六月終以前一切數足又牒縣尉催淳熙七年八年殘欠官物專差人吏率領在縣監督及節次差下示局禁子等人絡繹在道乞覓預慢無所不至又據寧海人戶論訴本州專差天台王簿張伯溫及州吏鄧椿姜允在縣催督去年殘米下戶丁稅百端搔擾本司見行追問未到而聞張伯溫在寧海縣追呼迫急本縣人戶不堪其擾相與羣聚喧譟欲行毆擊伯溫知之僅得走免臣竊惟台州類年災傷民力凋弊仲友備臣幸得蒙恩典亦專以布宣德澤摩撫疲瘵為職而乃舞智循私助乖仁恕在法要稅首限至八

月三十日下限方滿近來戶部擅行指揮必要七月盡數到  
庫已是違法而仲友乃於戶部所促之限又促一月公行文  
移督迫屬縣頓辱良吏苦虐饑民使千里之人怨怒歎息無  
所告訴甚失聖朝所以選用賢良惠恤鰥寡之本意又况方  
此饑饉人心易搖萬一果然生事不知何以彈壓臣雖疎賤  
誤蒙任使職在刺舉不敢不言欲望聖慈先將仲友亟賜罷  
黜以慰邦人之望其不公不法事件臣當一面審實以聞須  
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尚書省狀

具位未 烹

今有狀奏知台州唐仲友促限催稅違法擾民乞賜罷黜事

政蹟卷六

三

緣在道路次舍淺迫慮有滯泄不敢備錄全文申尚書省其  
狀如蒙聖慈降出欲乞早賜敷奏施行以快千里疲民之憤  
須至供中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按唐仲友第三狀

貼黃

奏為知台州唐仲友在任不公不法事件除已將干連人送  
紹興府司理院候鞫錄案聞欲乞聖慈將唐仲友先賜罷  
黜仍請有司毋得輕望嚴行究治事伏候勅旨

此項已送到鐵匠作頭林明供具分明尋別具奏伏乞聖照  
仲友差官非法估没人戶財產多是差曹格及司戶趙善德  
家中可見伏乞聖照

造假會人蔣輝已據通判趙善似監押趙彥將就州宅後門  
捉獲臣已押送紹興府司理院傳聞此人在此是作假會甚  
多其台州解到行在諸庫官會欲乞密遣公正臣察驗其真  
偽伏乞聖照

此項已據人戶潘牧繳到仲友長子手簡與弟子王靜內說  
計囑周士衡論分公事及婦人李六娘訴王靜及弟子鮑雙  
入宅求囑犯姦公事臣追到王靜鮑雙俱道委有取受詣實  
尋別奏聞伏乞聖照

具位臣未 烹

臣昨兩次具狀按劾知台州唐仲友促限催稅違法擾民罪  
狀聞奏乞賜罷黜及聞本人更有不公不法事件乞候一面  
審究以聞臣於今月二十三日到本州密切體訪及先據本

政蹟卷六

四

州通判申弁據士民陳狀皆稱仲友到任以來少曾出廳受  
領詞狀多是人吏應察林木接受財物方得簽押無錢竟不  
得通以市戶應世榮為耳目令其在外刺求富民之陰事民  
間初無詞訴惡遣吏卒奄至其家捕以送獄擇姦貪之吏鍛  
鍊考掠傳致其罪往往徒配或請囑既行則又忽然縱舍曲  
直輕重初無定論邦人畏其凶酷無不重足而立又本州違  
法收私鹽稅錢歲計一二萬緡入公使庫以資費用遂致鹽  
課不登不免科仰為害特甚又抑勒人戶賣公使庫酒催督  
嚴峻以使其姓齊細人吏鄭臻馬濤皆為腹心妄行支用  
至於饋送親知刊印書籍製造匹帛製造器皿打造綱甲兵  
器其數非一逐旋發歸里其他細碎不盡之物下至魚鱗  
臭腐但直一文以上無不津致以歸總撥動十百計絡繹不

絕於路凡此皆人所共見有口者類能言之臣嘗令本州通判趙魯俊取其公庫文曆自二十四日已午間至中夜不至據監庫官司理王之純及造買使臣姚舜卿供每遇知州判下支單印時開支出庫所有應干簿籍於今日已時知州開得本司勾追馬澄即時盡行拘收入宅有公庫貼司俞實張公輔吳允中備見之純等曾親往控告知州堅執不肯付仲友又悅營妓嚴葉欲携以歸遂令僞稱年老與之落籍多以錢物償其母及兄弟據司理王之純供今年五月滿散聖節方知弟子嚴葉王蕙張韻王懿四名知州判狀放令前去仰不曾承準本州公文行下妓樂司照會仲友身既不正遂不能令其子弟以至白晝公然乘輜出入娼家交通關節受納財賄曾爲羣不逞就娼家毆擊狼狽而仲友不敢問其嚴

政蹟卷六

五

藥沈芳之徒招權納賂不可盡紀其簿曆文字少經倖貳之手惟倚臨海縣丞曹格及曹官范杉等格妻與之有媿姻得出入其家早暮無節物論頗醜凡此細碎污穢之迹臣不敢獲陳以瀆天聽臣謹按仲友身為儒生早取科目繼登臺省爲清望官今又蒙恩出守名郡所宜夙夜恪勤正身率下務以承流宣化牧養小民爲職顧乃不思報稱公肆姦心其刻核擾民之政既如臣前奏所述其貪污不法之狀又如臣今奉命陳而道皆官或未知其所爲猶以故意測之以至交章論薦上誤寵擢臣以職事所在恐負使命誠知蹤跡爪危不敢隱情惜已其官屬所言士民所訴與臣前後所聞大畧不異雖其曲折未必盡如所陳然萬口一詞此其中必有可信者而觀其公然占奪公庫文曆不肯解送則其衷私折

換以蓋目前侵盜入己之迹亦有不待察驗而可知者臣更不敢差官體究虛涉引皇却致本人潛將文案盡成改易無可供證竊謂唯有付之所司盡實根勘則其有無虛實自不可掩除已牒本州通判趙善仍高文虎拘收本州自仲友到任以後至截日終應于收支文曆公案及將合干人等押送紹興府司理院禁勘外欲望聖慈閱此一方久罹凶害亟認有司毋得觀望厥行究治依法施行以爲遠近四方守臣貪殘不法之戒須至奏聞者

政蹟卷六

六

一淳熙八年受納秋苗糙米每年是十月半後開開場仲友信委司戶趙善德差爲受納官公然倍取合耗高帶斛面不半月間善德已申所納糙米數足方十一月仲友將人戶未納糙米違法高價一併折錢入戶盡用賤價糶米高價納官一郡皆以爲苦至今追催所折米錢更不願恤朝廷上司時暫任僅指揮其收到錢雖入於糶本庫收附多是關入公庫巧作名色支破私用欲乞委官到州監合干人供具去年折納糙米月日石數見得不恤民力一意取錢賈迹

一淳熙八年春本州荒歉抄劄諸縣合賑濟人戶姓名散給未嘗周備仲友却專委人吏李廻乘勢監勒鄉司備具隱落丁稅之人神勒鄉司乘此作弊增減具姦計詞訴至今不已每縣添至數千人多是失實比常年添增五縣丁產絹數千匹在兩年中納要稅和買絹未及七分却並高價折錢困及小民無錢可納增起丁稅以無爲有爲一州無窮之害欲乞委官再行審實早與

除訟其所取到添丁錢並不曾起發不審將作何用  
一公使庫自來不許賣酒緣添歸正人合支些小供給錢  
仲友到任以來以此為名公庫每日貨賣生酒至一百  
八十餘貫賣酒亦及此數一日且以三百貫為率一月  
凡九十貫一年凡收十萬餘貫其所造酒米麥之屬既  
並取於倉庫羨餘而所收息錢大半不曾收附公使庫  
錢曆並是入已

一自到任以來緣公庫賣酒錢額既高督責兵官尉司逐  
日捕捉私造酒麴及糶糯米糶穀者所犯之家與四鄰  
盡是籍沒資產以充自立賞錢格所犯止於升合亦不  
能免兩年中破壞二千餘家其間久繫圍圍染疫而死  
者甚多所犯甚輕並出私意文致其罪至於徒配如兵

政蹟卷六

七

士盧宗之類聞郡軍民冤恨無一日安遑

一公庫所入舊例並支見任官員逐月供給及宴會之屬  
自兩年來却以糶本庫錢撥入軍倉庫軍資庫撥入公  
使庫以支供給公庫之錢既富乃巧作名色以饋送為  
名多至五百貫少至數十貫專委公庫手分馬澄支行  
及書表司楊楠偽作書劄送與官員封了當却供入  
宅堂又其間發州親戚如妻之親兄何知縣何教授其  
子之妻父曹宣毅其表弟高宣教者甚多止宿都齋畢  
受關節以此類作宴會無不預坐留連數月隨行饋送  
各以數百千及去年十一月次于娶婦凡供帳帳帟染  
破紫綾羅絹凡數百匹從人衣衫數百領樂妓衣服並  
是什物庫陞佩支公使庫錢行仲友私家發理所開錄

帛舖高價買到暗花羅并瓜子春羅三四百匹及紅花  
數百斤本州收買紫草千五百斤日逐拘繫染戶在宅堂  
及公庫變染紅紫其效弟四十餘人都行首嚴葉分真  
紅暗花羅餘行首瓜子羅其餘分春羅每人分依真  
紅大袖被于背子紅裙衫段幃子各一副一州驚駭自  
來未嘗有知州為效弟製造衣服名件不一違法如此  
盡是父子踰濫以此取媚其餘所染到真紅紫物帛並  
發歸婺州本家絲帛舖貨賣其子親會宴樂經月姍族  
內外一丈以上皆取辦於公庫其效弟今裏又分紗帛  
衣名件並如前

政蹟卷六

八

一仲友專委司戶趙善德兼管公庫前後妄自支使並無  
合破名色條例善德將滿遂密獻計以收買米麴物料  
為名於今年二月上旬一日之間支錢二萬貫皆是入  
已並無他處簿書收附證照

一司戶趙善德兼管本庫今年二月上旬忽支落十餘  
萬貫以轉運司差官點檢且欲移寄他庫為名此項錢  
後來即不見起發亦不見拘收並無下落

一仲友專委人吏鄭恽陳忠充財賦司凡官賦所入其間  
有不該係省及諸庫收附者盡是別作名色支破差人  
在外州買銀子及收到來印不知將作何用及就本州  
置買銀場逐日監繫舖戶稍違限期無不重斷多是以  
所賣公庫生酒錢支買不曾附曆先是司戶趙善德及  
二胥吏同謀作弊逐時於公庫以備賞為名支錢遺賂  
善德一歲至二三千緡其妄用錢物甚於泥沙不可明



其兩吏所支亦數百貫

一仲友少曾坐廳受領詞狀間有判下人戶論訴皆係應  
蔡林木接受忽自宅堂傳出盡是子弟同坐商議判詞  
其父子或自相爭執弟效早晚出入宅堂公然請囑每  
事皆有定價多至數千緡又縱獄吏百端乞覓民間冤  
苦不可勝言

一仲友自到任來本性喜引致姦私公事或告首事不干  
已或幃箔曖昧不明或僧道與人有冤並行受領皆欲  
窮究根底並不憑信獄官推司所勘自引歸花園中亭  
館及宅堂後宴坐去處親自鞠問語言穢燥吏卒羞聞  
當面露示其合該刑名至重之意其弟效與心腹人吏  
住持鄉僧等內外相通同共請托取受貨賂不可勝計

政蹟卷六

九

並是子弟專決其所諾不副者雖已釋去復行追繫增  
其刑名所需既滿者刑名雖重結案之後平白不斷如  
僧景猷犯姦事道士祝元善亦預景猷富厚賈賂甚重  
不能應其所需則籍沒其衣鉢莊產之屬祝元善因栖  
霞知官姓李者以彈琴出入宅堂首以厚賂徑達未斷  
間先令放出竟不斷罪李承節之妻為應揚所犯乃外  
甥犯從舅母或佃者犯至母干連十餘人臨斷時得二  
千緡平白不勒富室黃士龍黃日新更易其妻機不可  
言並自引上親勘既受其物至今不斷凡此等事皆顯  
然人所共知者

一兩獄直日收禁罪囚羅織枝蔓不容獄官依法裁處須  
令逐日過廳取稟已意以為輕重高下每事多是曲法

在論緣此拘繫既多致死百餘人全不顧恤

一仲友在鄉開張魚簞舖去年有客人販到鯨鯨一船凡  
數百餘更不容本州人戶貨買並自低價販販歸本家  
出賣並差本州兵級般運其他海味悉皆稱是至今逐  
時販運不絕

一仲友自到任以來開集刑字工匠在小廳側雕小字賦  
集每集二千道刊板既成般運歸本家書坊貨賣其第  
一次所刊賦板印賣將漫今又開集工匠又刊一番凡  
材料口食紙墨之類並是支破官錢又乘勢雕造花板  
印染斑禪之屬凡數十片發歸本家採帛舖充染帛用  
一仲友因修造兵器前後發買牛羊皮穿甲及生絲打弓  
弩弦支破不可勝計其牛羊皮買來甚少錢亦不歸所  
買生絲除量支作弓弩弦用外並發歸本家採帛舖機

政蹟卷六

十

織貨賣  
一仲友又因修造兵器自造精細鐵甲數副及弓弩刀鎗  
各十數件收入宅堂不知將作何用  
一本州新報恩寺元有住持僧誣以他罪逐去却請鄉僧  
介登來此住持早晚出入宅堂傳度開節凡五縣僧寺  
易換住持幾遍盡是介登保明乞差通同接受貨賈每  
處必數百緡其中皆是發州富僧近又有德世榮者亦  
作士戶狀陳乞即時給帖其無忌憚容小人紊亂郡政  
一至於此

一仲友自到任以來違法招刺備兵每一名必立定賞  
募兵士一百貫在城兵士止三五十貫下至學院了餘

台醫人刊碑刊版工匠第妓厨子各得干預請求去金  
七月間有外寨兵士經州下狀告論兵士周榮訛仙居  
縣丞楊浩齋錢一千貫贖本官廳于轉求刺軍十名事  
雖送有司緣錢入已竟不追究有案狀可驗若嗣具仲  
友自到任以來刺過廂兵人數可照所受錢數

一本州販香牙人應世榮姦得小人因其家資稍厚左右  
引置以曾與仲友建立生祠乃延為上客與之頌贊親  
自題寫世榮乃刻石誇張因此妄作聲勢出入宅堂仲  
友專一信委為心腹牙爪凡百姦獲酒盡是世榮發之  
仲友却令臨海縣丞將帶兵卒數十人追捕每一如此  
閩郡極擾驚走其他挑起事端及報其私究羅織平人  
實於重憲不可勝數所斷輕重並出世榮已意全無州

政蹟卷六

十一

郡雖士大夫善人之家亦被凌蠹郡人指為殃禍其人  
取受前後不可計數每事所得必與其子弟分受若非  
送有司勘其情犯編配遺惡去處何以贖陷害鄉士善  
良無窮之罪

一臨海縣丞曹格係仲友長子妻黨其人凶暴貪婪全無  
忌憚自仲友到任倚侍至親之故妄作聲勢凌侮同官  
樞掇胥吏凡士大夫不問見任寄居無不遭其詬詆以  
其妻出入郡齋日有醜惡之聲傳播一郡公然不許出  
入宅堂或入其子舍傳度關節百端取受介仲友長子  
之妻父曹宣教者即曹格之堂兄往來曹格之家通同  
干預公事全無顧惜仲友弟婦兒女婦姪不時往曹格  
之家飲燕嫖狎無禮靡所不至全無廉恥其曹格日來

縱橫尤甚每年交納官物皆干求差預百端阻抑人戶  
所納之物稍必援撓令破綿子曬或經月米麥必十來  
日宿倉又多取合耗人之冤苦無所告訴似此姦猾小  
吏輒敢憑藉聲勢虐虐士民不可不與正典刑

一仲友有三子長曰士俊次曰士特士濟及其甥姪數人  
隨侍來此自到任見容則立於屏側引問公事則環於  
坐隅與胥吏混立紛然干預有簽押決遣各出已意  
不容其父下筆多因賄賂先入其父不止明知有公受  
其欺者是非曲直一切及及其父子各據第妓三千多  
出入王靜沈玉張燦朱妙沈芳之家盤合簡貼絡繹道  
路本州士民有得其子所與第妓書簡受關節者亦曾  
連粘投狀訴于提刑行司

政蹟卷六

十二

一仲友自到任以來寵愛弟姪遂與諸子更相踰濫行首  
嚴藥稍以色稱仲友與之濶狎雖在公筵全無顧忌公  
然與之落籍令表弟高宣教以公庫騎乘錢物津發歸  
婺州別宅嚴藥臨行時係是仲友祖母私忌式假却在  
宅堂令公庫安排筵會餞送嚴藥近來又與沈芳王靜  
沈玉張燦朱妙等更互留宿宅堂俱直仲友洗浴引斷  
公事多是沈芳先入私約商議既定沈芳親抱仲友幼  
女出廳事勸解仲友偽作依從形狀即時寬放如應揚  
犯姦等事並是臨時裝點此等情態本州九早啓建祈  
雨道場安撫司文牒傳奉聖旨令精意祈求非不嚴切  
仲友却追拘收外縣弟子十餘人及散樂二三十人逐  
日出入宅堂以下碁彈琴為名公然於道場前往來一

日寄居士民在儀門下修設水陸道場其長子士俊自  
臨海縣丞曹格家醉歸挾笏妓數人於本處觀視嬉  
笑歌唱無所不至士庶嘆恨皆云太守如此兒子又如  
此如何會有兩澤感德又因躡履日仲友却令公厨俱  
造法煮雞鷄蹄肚食物入宅堂其長子士俊又以盤合  
乘貯生料猪羊水雞之類送與行首王靜人皆驚駭緣  
此百姓忿怒因士俊闖游無節公然捶打於第妓家更  
不敢根究

一仲友有婺州隣近人周四會放烟火其妻會下基仲友  
招換來此遇作州會以至藝為由每次支破公庫錢酒  
計十餘貫前後支過錢約數百貫妻常出入宅堂下基  
仲友却委放烟火人探聽外事如犯姦首酒等事亦是

政蹟卷六

十三

此人在外邀求稍不如意即時挑撥其間又有在婺州  
喚到刑字碑塑佛工匠十餘人壁截郡治堂屋安歇支  
破公庫錢物供膳專是在外探刺生事

一仲友造置浮橋破費支萬餘貫官錢擾擾五縣百姓數  
月方就初以濟人往來為名及橋成了却專置一司以  
收力勝為名攔截過往舟船滿三日一次放過百端阻  
節渡險生出公事不可勝計此項若不早與奏聞行下  
奏罷却是本州添一稅場遺害無窮向去復有苛刻之  
人因而增添收稅課額若一兩政循襲必不肯廢此大  
係利害橋成未及一年已收過力勝錢二千五百餘貫  
見有簡曆可照

一仲友貪墨無恥素乏廉稱到官之初適見公使庫有前

政積下官錢十餘萬貫遂有席卷之意乃擇姦備使  
臣姚舜卿為監官弁與公庫千分馬澄日夕握手密謀  
將公庫諸色官錢巧作名色支破變轉官會並用竹籠  
盛貯入宅輒先令其子節次作文字行李擔押歸前後  
幾數萬緡皆有實跡及染造真紫色帛等物動至數千  
匹皆用官錢託以人事為名逐旋發歸以為貨賣之資  
其他不悉之物往往稱是乞追姚舜卿馬澄並帳設庫  
專知陸侃送清強官可勘鞠便見著實今來既得改除  
歸鄉行李亦數百擔他可知矣有雕匠姓蔣人因造假  
會事發永康縣差人審來擒捕仲友輒令兵卒劫取反  
將承差人送獄斬打永康縣無如之何徑申提刑司牒  
本州發遣仲友輒作本人身死備申至今尚在本州其  
不遵法度皆此類也

政蹟卷六

十三

右具通判及士民所述仲友罪狀謹件如前謹錄奏聞  
伏候  
按唐仲友第四狀

貼黃

奏為續根究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事件及藏匿偽造官會人  
蔣輝實迹乞何外照勘伏候聖旨  
仲友所印四子曾送一本與臣臣不合收受已行估計價直  
還納本州軍資庫訖但其所印幾是一千來本不知將作何  
用伏乞聖察  
奏狀內第十四項係藏匿偽作官會人蔣輝詐妄行移首尾  
情節伏乞聖慈詳賜省覽

此項係仲友合匿死罪亡命姦人蔣輝詐妄行移首尾情節

乞賜詳覽即知何所犯非獨賦私小過而已伏乞聖照  
臣竊見仲友本貫婺州近為侍御史論薦又其交黨有是近  
臣親屬者致臣三奏跨涉兩旬未奉進止深慮本人狡猾別  
有計會兼恐所司觀望或致滅裂切乞聖明照察嚴賜戒勅  
施行

具位臣朱熹

臣因巡歷至台州見唐仲友委有不法事件已於前片  
二十七日具錄奏聞仍將一行干運人送紹興府根勘乞詔  
有司毋得觀望嚴賜根究依法施行以爲郡守貪殘之戒臣  
連日又據人戶陳訴仲友不法事件略行審究有施行供到  
情實數條及本州公庫簿曆雖爲仲友收藏追索不出今據  
監庫官司理王之純旋尋檢到仲友拘收不盡草簿千照年

政蹟卷六

十五

月亦不接續遂令庫子葉志具出仲友有非法支用數目已  
多及據宜人趙氏狀訴故夫鄭槐昨任江東提刑日曾按劾  
仲友罪狀後來寄居台州仲友到任懷恨不已不支俸錢百  
端凌辱以致飲氣身死仍繳到當時劾章內事件亦是多遭  
軍兵遠出茶地以促酒爲名孫其所有財物抑勒人戶輸納  
十年虧欠和買役錢拘占民船抑載官綱至有子告母姦弟  
訴兄濫取受關節著意究治種種無狀事迹一切不異於今  
日之所爲足以見其貪縱刻薄本於天資而長惡不悛日增  
月益以至於今遂肆然爲無所忌憚之意上欺君下虐民而  
專以陛下所付千里刑賞之柄爲立威收貨娛悅婦人之具  
臣前所奏雖已略陳其大端今既得其實狀請據其一二冒  
死奏聞以贖前言之非妄欲望聖慈略賜省覽降付所委推

勘官司照應催促疾速勒結毋得少有觀望庶幾可以少獲  
千里神人鬱積之憤惟是言語難清非所宜道於君父之前  
臣不勝大懼伏惟陛下哀憐裁赦須至奏聞者

一據庫子葉志等供草簿內仲友支於公庫支錢二萬八千  
六百一十六貫六百八十二文送惠與人內一千四百  
八十二貫二百六十三文送妻兄及與第二兒婦之父  
何知縣何教授何宣教兄弟係淳熙八年二月止淳熙  
九年四月簿內支破

一據葉志等供草簿內仲友以官錢開荀楊文中子韓文  
四書即不見得盡領送是何官員

一據葉志等供草簿內仲友以公庫錢六百九十九貫五  
十二文買暗花羅等與弟子嚴藥等製造衣服其嚴藥

政蹟卷六

十六

等亦已供招件數在案分明  
一人戶張見等狀訴仲友與弟子行首嚴藥情涉交通關  
節及放令歸去今據通判申於黃巖縣鄭爽家追到嚴  
藥據供每遇仲友筵會嚴藥進入宅堂因此密熟出入  
無間上下合干人並無阻節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宴會  
夜深仲友因與嚴藥踰濫欲行落籍造歸婺州永康縣  
親戚家說與嚴藥如在彼處不好却來投奔我至五月  
十六日筵會仲友親戚高宣教撰曲一首名卜筮子後  
一段云去又如何去何又如何任但得山花掉滿頭休  
問奴歸處五月十七日仲友賀轉官燕會用弟子祗應  
仲友復與嚴藥踰濫仲友令嚴藥逐便且歸黃巖住卜  
本投奔我遂得放令逐便嚴藥緣與仲友密熟有兄周

召充黃巖縣欄頭因被監官何承節窘拾行打知得妹  
嚴榮出入宅堂凡事喜美信據遂托嚴榮寫信令人力  
計會傳達仲友乞辭退欄頭等事仲友遂作訪聞追上  
何承節并周召等六名於七月二十一日赴州出頭押  
下當直司供責仲友作周召不供何承節事情爲由當  
廳免斷差陳敦押下縣放罷其何承節等至今知在未  
會結絕嚴榮又供據臨海縣貼司徐新等因差在城外  
三路及在城總店賣酒不行並是陪錢送納見經本縣  
陳狀備申本州乞免賣酒許嚴榮錢一百貫文省託囑  
仲友免賣徐新先將銀盞七隻付嚴榮作當候得刑免  
備錢收取嚴榮將銀盞三隻就廟弄丁官人家典錢一  
十二貫足用過後仲友與免總店賣酒徐新令人力將  
錢三十貫文足係嚴榮同母收受付還銀盞四隻却將  
三隻典貼與徐新自備本利錢取贖通計受過錢四十  
二貫二百四十文足嚴榮及弟子朱妙入宅打囑仲友  
免斷楊準藏仇弟子張百二事許錢一百貫文并受過  
青紗衫衫段水線魚簍等供責是實  
一據弟子行首王靜供元係長行弟子每遇祗應筵會多  
在宅堂出入無間今年三月內因公筵勸酒遂與仲友  
男十八宣教踰牆自後存來不絕五月二十一日十八  
宣教借馬三疋與王靜嚴沈玉乘騎仍將官會五道  
與王靜支散馬下人至二十三日行首嚴榮落箱是王  
靜囑十八宣教稟覆仲友補充行首仍是十八宣教將  
官會五十貫文與王靜支分使用并送毛段一丈四尺

政蹟卷六

七

及曾將蓮花紗一疋扇子一柄曲二十冊係學院子金  
璉送與王靜作人事至六月十八日王靜移過廟弄嚴  
榮舊屋居住節次是十八宣教到家宿臥至四更回州  
因此外人得知多有犯事人託王靜關節說與十八宣  
教得錢使用供責是實  
一據道士李冲虛供本房道童丁希言兄丁全充院虞候  
仲友遣往寧海縣追散樂弟子王醜奴張百二入州祇  
應內張百二不到將丁全柳送州院根勘取受結案斷  
配先憑冲虛告覆十八宣教後再託弟子王靜關節據  
王靜供丁全憑鄧十二付官會三十貫文託王靜入宅  
打囑十八宣教除學院子金璉拜韓百九抽退官會六  
貫文外王靜得官會二十四貫文還得從輕作杖一百  
勒罷利斷供責是實  
一婦人李六娘狀訴仲友非理追勘與道士王永昌有情  
涉弟子王靜同弟子鮑雙與李六娘入宅打囑仲友長  
男十八宣教今據王靜供寫批與十八宣教告仲友又  
蒙將李六娘封案王靜受過錢二十貫文省鮑雙受銀  
盞四隻錢十一貫文足推司肅明受銀盞二隻已追索  
銀盞六隻寄收州庫說六月內書表司丁志學院子金  
璉到王靜家言說有相知其承信妻李氏與應揚犯姦  
公事送司理院結絕今送人在外和會欲得免斷許王  
靜錢一百貫文王靜寫批囑託十八宣教後蒙杖罪贖  
銅兵士謝榮欲差充學院子許王靜錢五貫文囑託十  
八宣教王五七囑託王靜稱妨夫左承因事送當直司

政蹟卷六

八

經案許王靜官會一十貫文將金銀二隻作當王靜  
並與囑託十八宣教俱責是實

一人戶潘牧狀繳到仲友長男十八宣教親書寫批子與  
弟于王靜打屬周士衡理分公事與錢五十貫收下賈  
庫批當分明已據王靜供係朱十九助教相託王靜委  
曾入宅計囑上件批子係仲友長男令金通引送與王  
靜供責是實

據弟子王靜供仲友姪三六宣教同十八宣教到王靜  
家飲酒及與弟子沈玉情涉據沈玉供三六宣教先與  
弟子林瑩散樂弟子劉醜踰濫今年五月內因宴會方  
與三六宣教踰濫自後往來不絕五月三十一日三六  
宣教借馬與乘騎得錢五貫文與直馬人支分緣此多

政蹟卷六

十九

有犯事人託打屬關節得錢使用五月內貼司王敦仁  
得會子一十道囑託仲友棠給帖補充帳司人吏并鮑  
卜妻許錢二十貫文說與三六宣教囑託仲友刺軍并  
三六宣教令學院子姓董人送真紅紗一匹白蓮花紗  
一匹青扇一柄曲二十冊與沈玉作人事供責是實  
一鐵匠作頭林明投白紙令當廳供係本州差在教場內  
打造軍器內仲友私打造衣甲二副湯瓶三十三隻鑰  
石頭盆二副並係官中鐵炭工力仲友收受入已曾支  
食錢三貫文酒六瓶作送到稿設仲友男亦曾令私打  
竹節鐵鞭一條監造官林路分亦各私造鐵甲頭盔二  
副湯瓶十二隻雜物五十餘件箭三百隻并差待缺官  
孫判院同監造亦私自造刀斧箭交椅數目已多文憑

林明不與依數打造凡九次斷決小杖路分曾遣兵士  
張顯入行衙計囑林明據林明張顯俱責是實

一仲友有婺州隣人周四本名花康成會放烟火妻能下  
基仲友招來每有宴會以烟火椒藥為名支給錢酒仍  
是仲友令男十八宣教令兵士劉德等與放單本索子  
於諸司公吏倉場庫務及臨海縣并縣官廳吏弓手牙  
人等率歛錢物及康成日逐出入阿劉入宅無間上下  
觀望從此有犯事人託打關節據花康成供仲友筵會  
凡三十二次使放烟火下基共支官庫錢一百三貫文  
並酒二百一十七瓶計價錢四十三貫二百九十文足  
并率歛索子錢得錢三百貫文并曾為威果兵士祝信  
犯酒送當直司寄禁司理院抑勒行打管營結案該配

政蹟卷六

二十

將官會二十五道託虞侯陳長送與唐十八宣教得免  
罪名并吳信供母阿朱并弟吳益與隣人李念一交爭  
投廂解州送當直司却追出在室兩妹吳六娘吳九娘  
柳禁勒姦承行人林木要錢一百貫打關節吳信將金  
銀一隻金銀釵三隻銀盞三隻作當方得將母并弟兩  
妹各勒杖八十內二妹封案吳信將錢三十貫七十陌  
付林木并曾先托花康成阿劉并花康成受人吏陸侃  
引領寧海縣朱秀理庫本錢事將銀子計錢一百貫并  
馬一匹連鞍直錢一百貫與仲友姪三六宣教收受入  
已朱秀并將官會十五道與花康成又五十道與陸侃  
并松門寨兵士謝興不伏差使解州康成受錢三貫囑  
託十八宣教說與仲友將謝興止押下本寨交管花康

成取受院虞侯陶顯錢三貫文虧託十八宣教差在天  
台縣催稅花康成受弟于何惠官會一十貫囑託今來  
抵替回縣花康成受東陽縣陳客官會五貫文囑託仲  
友姪三十六宣教令案吏出引監索人頭少欠錢錢花康  
成取受仙居縣公人王富官會一十貫計囑十八宣教  
說與仲友放令回縣免罷各供責是實

一據城下天慶觀道士祝元善供與陳百一娘有姦事發  
送州院禁勘結錄下法司檢斷決春杖十三還俗託曹  
縣丞打囑仲友至今不曾科斷見令元善起建蓋竹洞  
屋宇曹縣丞受本人丹砂二百餘粒及黃士龍與承信  
郎黃復妻互行通姦送司理院根勘欲具情犯申尚書  
省係仲友親兄慈谿宰關節便行放出供責是實

政蹟卷六

三

一據本州通判備應世榮家狀解到仲友親戚高宣教綿  
五籠并人力張四等二名送送司理根問來歷據司理  
院申已申州牒兵官追捉高宣教緣本人藏閃宅堂卒  
未出獲及備據稅場專棟張元亨等供七月十二日  
是本場專知陸佩家人陸允稱知州宅高宣教有綿四  
百屯作空鈔使印候親戚曹縣丞上場交秤緣提舉出  
巡到州未曾交納寄留應世榮家今秤計二十七貫八  
百四十文重並齊下等不中粉葉綿每兩市價直錢一  
百文若納官將鈔出賣每兩得錢三百文其介得錢  
百三十五貫二百文張元亨看驗其綿不曾經官投稅  
其四百屯又合納勘合頭錢一百六貫七十文雖係係  
澄於鈔面使交錢印訖即未見齎錢入庫及根問高宣

教買綿錢據公庫合千人陸斌等供五月二十三日仲  
友令於公庫支錢一千貫付什物庫手分陸佩收買接  
官揭更不曾收附什物庫曆徑付仲友親戚高宣教將  
去其高宣教止於七月初一日買到輕法大絹一百十  
八匹高價估錢入庫計四百九十貫九百六十五文省  
盡將變染作從物使用其餘錢五百餘貫即未見買到  
物件又據李冲虛狀陳首高宣教寄下羅一十匹紗五  
匹及據百姓夏松狀首高宣教寄下羅一十匹紗一十  
匹及據開茶店百姓蔣三乙狀首高宣教寄下紗一十  
匹及弟于嚴藥供高宣教與弟子行首張輝曾在書院  
踰濫其高宣教見事發覺隱避宅堂不伏出官供責是  
實

政蹟卷六

三

一據丁志供本州有開字匠蔣念七名輝係婺州人氏在  
臨安府因偽造假會斷配台州蒙本州拘入書院同陳  
顯開文字續婺州差人緝捉蔣輝為偽造官會知州令  
蔣輝家屬具狀緝州陳論婺州差來人打折蔣輝手骨  
蔣差來公人送下州院禁勘勒令招伏放令公人回歸  
婺州自後令蔣輝在宅驛因宿食事臣遂索本州元行  
遣婺州追蔣輝公案見得婺州義烏縣差弓手劉興貼  
司劉儀帶親弟劉有及樓二齋縣牒并申狀前來台州  
及臨海縣與兵馬司投下勾追蔣輝照勘見禁黃念五  
等偽造官會公事劉興等恐蔣輝逃走先捉下蔣輝方  
敢投公文被蔣輝同伴周安先覆仲友令同蔣輝等論  
被劉興等打損傷骨仍令醫人徐浩妄作驗狀稱肩并



背脊脇脚手並皆打損及傷骨蹉跌仍令蔣輝男亞德  
具狀稱被打傷重人命難保仲友妄作差遣或忠或諛  
口詞虛立一重案卷却差獄子朱先追義烏縣差事人  
劉興等枷項政禁通作打損蔣輝傳鋪押回本縣仍將  
臨海縣同追弓手金信張阜斷罪勒罷妄作蔣輝用  
藥醫治牢固知管却又作去年九月二十九日差兵士  
王張押蔣輝前去婺州義烏縣交管其蔣輝即不曾發  
遣又詐作王張逃走並係假作行遣及義烏縣申提刑  
司轉運司及婺州回牒到本州催追並不發遣止作根  
捉王張將帶家屬逃走不見回報臣昨令本州通判勾  
追乃就州治後門捉到蔣輝據供淳熙四年在廣德軍  
偽造會千四百五十道在臨安府事發斷配台州至淳  
熙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同黃念五在婺州蘇溪樓大郎  
家開偽印六顆分寫官押及開會于留相人物造得成  
貫會于九百道與黃念五等分受於去年二月初回歸  
八月十二日婺州義烏縣弓手前來追捉輝閃在府衙  
中藏隱是實臣照對蔣念七既偽造會千發覺乃是死  
罪亡命之人婺州義烏縣前來追捉仲友幣人奪回却  
妄作打損收留醫治仍假作兵士姓名管押發遣逃走  
藏匿州治不知仲友身爲郡守乃敢蓄養此輩亡命造  
差姦人意欲何爲其蔣輝臣已押送紹興府司理院欽  
望聖慈特賜指揮嚴加鞠治必得其情

一據婺州東陽周大雅并許與供於六月二十三日前來  
參劾仲友在王八家安歇周大雅送緘紗二匹許與送

政蹟卷六

三十一

金緘紗二匹與仲友作人事仲友差學院子李錫兵士  
葉狂當直時復出入州衙書院六月二十九日同仲友  
男十八宣教并姪三六官教往王靜家飲酒因外人囑  
託調節七月內有獄子陳致許錢二十貫文囑託十八  
宣教引引往黃巖縣追人及受外縣弟子許韻等五名  
錢一百貫文放歸本縣分許錫錢二十貫文囑託親  
情俞安敗敗字疑酒事李錫又許錢四十貫文託刺廂  
軍二名并馮顯因事被禁在獄馮顯母許錢一十貫文  
及將錢二百五十文憑手分馮澄就官庫打供筵酒一  
十瓶行射于施韻家飲輿踰濫供責是實

一據王定狀訴書表司丁志抄寓假會係蔣輝離造及仙  
居縣張應龍狀論丁志取過見錢已行下本州令將丁  
志送司理院葉勤蔣輝先已發遣在紹興府取勘丁  
志隱諱未伏供招旋據承認去年十二月因張應龍載  
棉穀二十石過浮橋捉任係黃勉囑託丁志取受張應  
龍錢六十貫文九十六陌丁志告覆仲友遂得釋放丁  
志又曾同學院子葉帶等五人并擦浴兵士打囑十八  
宣教刺打甲軍兵一十名蒙送路分廳係助內吳信招  
到九名下志招到徐明一名得利軍關節二十貫文九  
十六陌衙前甘滿許丁志官會二十貫討差充軍資庫  
專知供責是實

一據朱緯然供五月內同張將仕韓天與往弟子許韻家  
飲酒與石提醇交爭追送當直司招伏仲友勸罪朱緯  
然憑表兄方禮將官會三十貫文託僱義珩過送與十

政蹟卷六

三十二



八官教并將官會五十貫文託手分陸侃送與高宣教  
得免斷願銅十八官教又受道士李冲虛古琴一面供  
責是實

一仲友非法科罰人戶追納贓賞錢致令小民監繫日久  
無可送納遂到財賦司人吏郭起張謬鄧莊截日終  
具到有周念五等一百七十六戶未納酒麴賞錢一千  
五百八十二貫五百六十二文有王十二等一百三十  
六戶未納雜色贓錢四千五百四十七貫四百九十九  
文有諸軍等一百八十六戶未納贖銅錢一百三十六  
貫二百三十文正此數歲季是不應監納已具單名并  
出榜而曹盡行除放如官吏輒敢仍舊催索別容按劾  
聞奏

政蹟卷六

三五

一仲友身為郡守當此歉歲不能存恤饑民乃促限催稅  
以寧海縣州餘林僅拘催夏稅遲慢斷配木州半城致  
得本縣人戶流移至今不絕臣已於前奏具述又據本  
州通判趙善俊申據本州阿鄭狀訴夫邵文係院虞侯  
今年正月抱患請假在家押番潘寬差院虞候林益往  
龍泉縣追會公事因販私鹽走閃本州更不受理取覆  
在假被開折司人吏應發什物庫陸侃執覆知府雷例  
配本州牢城不當檢照論訴委是羅織罪名本州  
已給據付邵文改正說又據婦人阿王狀男盧宗係崇  
節指揮兵士六月內因與兵士張立作鬧妄經三務陳  
首到家捉酒決脊杖二十斷配嚴州不當阿王經提刑  
行衙番理被本州將孫盧果又作受過仙居縣典石端

三十貫文決脊杖十五配本州牢城不當臣送本州  
兩通判根究據申追人吏蕭福等供招委是元斷不當  
看詳盧宗虛果據干連人供證委無過犯強勒供招逐  
致決醜情實無辜本州已改正出給公據付盧宗盧果

照證着役仍移文嚴州放還盧宗又據臨海縣長樂鄉  
人戶沈三四王細九張四八狀各任鄉下地名蹟村江  
次取州五十來里即非禁地內人戶七月初九日暮有  
船三隻係酒務脚子楊榮等到家捉酒沈三四等為天  
早雇覓人工車水雖有些少白酒契用即不曾將出沽  
賣即被捉押及將各家衣物搬去拷打抑令供認罰錢  
三百八十貫緣無從出被酒務專匠林椿陳明等妄作  
沈三四等在州界內賣酒本州並從徒罪斷遣監納贓

政蹟卷六

三六

錢無可送納乞行根究臣遂送本州通判趙善俊根究  
施行據申喚到酒匠林椿脚子楊榮供本務以課利法  
賣進細本州日拘納錢二百二十貫文緣天氣亢旱禾  
稻失收細民鬪食遂致發賣酒貨不行緣本州拘定額  
錢稍或違欠官吏得罪不免於在城逐販私酒之家搜  
捉罰令納錢補趨課利本務探問有沈三四等家在禁  
界外逐人薄有家產當用工車厚田畝之時須有造下  
酒貨是林椿同專知陳明前去捉獲勒令逐人罰錢以  
助課利不納解州作徒罪科斷追犯酒賞錢本州通判  
趙善俊對委是於州界外捉酒騷擾已從徒罪斷遣  
目今尚行監繫追納賞錢當此荒旱百姓不得安業已  
將陳明等從杖一百科斷內陳明勒罷又據臨海縣典

城鄉柯煥狀因今年正月內爭分被伯敦義計會開折  
司人吏林木傳狀人宅堂簽押証告煥令人力吳五七  
等行打女使及伯敦義被目役推司蕭稽迎逢判府私  
意枷緝拷訊勒令供招改送司理院勘結將煥及母阿  
童各斷徒刑情實枉屈乞行根勘事臣遂送本州主管  
官根究依法施行未到今訪聞柯敦義與柯煥父壽祺  
係親兄弟已曾分尸年深緣柯敦義自行廢湯復誣賴  
弟壽祺物產本州取受關節不與理斷柯壽祺經省部  
及漕司陳訴仲友怒其番理緣柯壽祺未歸故將其妻  
阿童并男柯煥非理鍛煉並科斷徒罪閩郡之人莫不  
憐之按仲友在本州二年凡非理窘拾人戶用刑輕重  
盡出私意並不遵守法令不公莫此為甚聞者莫  
不切齒

政蹟卷六

二十七

錄奏聞伏候勅旨

按唐仲友第五狀  
具位臣朱熹

臣猥以疎賤叨被使令雖衰病之餘精力不逮而驅馳勞瘁  
不敢頃刻自安者誠以陛下知過之深而思有以仰報萬分  
也今者不幸不得其職臣實有罪無所逃刑然有血誠敢助  
天聽臣昨在紹興府道間聞得台州守臣唐仲友催稅刻急  
民多流移即於七月十九日具狀奏聞至二十三日入本州  
界又得其實再以狀奏至二十七日又得其貪汙濫虐蓄養  
亡命事狀數件復具條奏竊謂聖明威斷必不容貸雷霆震  
擊將不旋踵而側聽兩旬未奉處分仲友始者日知罪賊應  
死亦甚惶恐此數日來忽復奇肆追呼工匠言語張至以  
弟子嚴藥繫獄之故中懷忿切公遣吏卒突入司理院門拖  
拽推司亂行捶打其狂悖無忌憚之氣倅然不衰及至本州  
結錄引斷藥等罪案仲友又遣容將張惠傳語通判趙善俊  
云已得指揮差浙西提刑前來體究未可引斷竊詳上件事  
理元係不可奏劾若有指揮合是本司被受本司既無被受  
仲友何緣聞知便敢傳布意欲施行觀此氣象若非有人陰  
為主張適語消息仲友罪人何敢遽然如此是則不惟臣竊  
惑之而此州園境千里前日歡呼鼓舞之民莫不人懷疑懼  
擲手如虎兇之將復出於柳也臣伏見仲友本貫婺州其亡  
弟之妻王氏見隨仲友同在郡舍仲友近日又為吏部尚書  
侍御史所薦而其支黨其為貪虐之人又皆臺省要官子弟  
親戚况仲友為人陰狡有素事窮勢迫干求請託何所不為  
竊慮以此之故黨援衆多而為掩蔽使臣孤忠無路上達有

以仰察日月之明兼循發明州災傷極重而處州士民近亦告急臣欲自此遍走諸州計度救荒事務而台州之人以仲友未能恐其一旦復出為惡邀留臣車不容起發臣遂不免申尚書省且任本州恭候奏報竊慮遠程日久按行遲緩有失數州饑民之望仰祈陛下俯矜之憂靜言本末由臣愚聞見事遲晚既不能及早按劾致留天誅又不能阿徇權豪其為欺蔽有此二罪難以復居官次願以本路饑民貼於溝壑未敢自劾謹復具此曲折昧死奏聞欲乞睿斷先將仲友早賜罷黜付之典獄根勘行遣以謝台州之民然後申詔攸司議臣之罪重寔典憲以謝仲友之黨臣不勝幸甚干犯天威無任恐懼戰灼之至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政蹟卷六

二十九

貼黃

臣竊詳今來所奏事理若果如唐仲友所得消息已降指揮委官體究恐亦止是文具蓋其所犯非得清彊獄官嚴行根究無由見得情實其見禁人若行放出知在亦恐漏泄已勘數情事屬不便伏乞聖照別賜施行

乞罷黜狀

貼黃

奏為恭奉聖訓疾速起發及論紀綱頹壞乞留聖慮等事伏候勅旨

具位臣朱熹

臣今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據臣奏知台州唐仲友罪狀并仲友劄子訴臣不合搜捉轉機驚怖弟婦

王氏心疾甚危等事又據檢正左右司中擬欲從朝廷遂斷西提刑司委清彊官一員依條前去體究指實聞奏其台州守臣唐仲友既已改除江西提刑欲乞劄下新知台州史彌正星夜疾速前去之任仍具起發月日申尚書省小貼子稱今來若從所擬欲乞劄下提舉朱熹照會外契勘浙東州郡早傷去處稍多合委提舉官躬親巡歷相度若不先期措置竊慮失時欲乞劄下提舉朱熹疾速起發前去相視八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檢正左右司看詳到事理施行劄付臣者臣所按仲友罪狀實迹近於八月八日八月十日又已兩次具奏伏想已徹聖覽臣不敢重疊陳述仰勤聖聽今來仲友所訴事件乃是監司按發職私作過官吏常程行遣臣即不敢過有凌逼其仲友弟婦

政蹟卷六

三十

王氏門族貴盛正仲友所恃以為姦者臣初不曾令人警怖亦不曾聞有疾病呼醫問藥臣之所以久留台州只緣憂慮仲友逞憾報復殘虐吏民欲候新知本州史彌正到來交割即行今彌正已到俟其一兩日間交割州印臣即便恭稟聖旨依檢正左右司看詳到事理日下起發不敢稽留外再念臣雖孤賤叨被使令今者所按巨姦賊汗屣虐眾所共知而未蒙朝廷依准常法略賜行下至於所擬委官體究一節竊意只是欲與拖延旬月等候赦恩且令奏薦子弟然後逃遷從輕收殺如此則是臣不唯無復顏面可以號令諸州使之悉力推行荒政而自是以往郡縣之吏復有貪殘不法肆毒害民如仲友者未審在臣合與不合按劾朝廷合與不合行遣如臣愚闇實有疑焉然以

臣之私計而言則惟有收迹朝而遠避權豪可以少遂初  
心克全素守而臣謹已疎死上奏乞賜罷免必蒙開允以  
存餘榮顧獨惟念方今連歲旱災星文失度正是朝廷之  
上君臣相戒修明賞罰以敬天怒恤民隱之時而交黨蔽  
欺紀綱頹壞至於如此臣雖不肖誠竊痛之敢冒鐵鉞效  
其狂愚伏惟陛下深留聖慮無以此事爲小而忽之則臣  
雖被戮無所復恨干冒天威臣不勝震懼陽息之至須至  
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又乞罷黜狀

貼黃

奏爲臣職業墮廢踪跡孤危乞賜黜責伏候勅旨

政蹟卷六

三十一

具位臣朱熹

臣昨審究到知台州唐仲友罪狀實迹於八月八日具狀  
奏聞又以七月內節次所奏未蒙朝廷盡法施行續於八  
月十日十二日兩次具奏乞賜廢斷將臣罷黜伏想悉已  
仰關聖聽今來臣已於十八日恭稟聖訓依檢正左右司  
所中起離台州至二十二日入處州縉雲縣界訖累日以  
來恭俟致命未有所聞竊伏自念職業既墮難叨寵祿孤  
危已甚大懼中傷難以久苦躬昏健忘腸避之疾近日愈  
甚台閣文書區處事務乘馬坐轎皆有所妨委實不堪奔  
走往來幹當職事欲望聖慈哀其任妄早賜黜責以安愚  
分臣不勝幸甚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伏爲今者按發唐仲友違與宰相侍從臺諫皆有妨礙  
已覺州郡解體不復稟承約束竊恐將來難以自效有誤  
使令伏乞聖慈早賜處分

中尚書省劄子

具位朱熹

熹緣按知台州唐仲友姦賊罪狀不蒙施行職業既墮難  
叨原祿孤危已甚大懼中傷兼以衰病支離不堪奔走已  
具奏聞乞賜黜責伏望朝廷特賜敷奏重作行遣不勝幸  
甚須至供中

右謹具中尚書省伏候指揮

按唐仲友第六狀

政蹟卷六

三十二

具位臣朱熹

臣九月四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前奏知台州唐仲友催檢  
刻惡及有不法等事奉聖旨唐仲友罷新任者臣昨來  
具奏仲友罪狀已蒙朝廷委送別路官司體究方慮失實自  
取罪戾不謂乃蒙陛下奮發睿斷特賜施行不唯足以仰見  
大明之下邪正洞分而所以鎮撫台州千里之民紓其憤疾  
之氣者抑又甚厚臣於前日又取會到紹興府司理院勘到  
情節如臣累奏頗有實狀若使將來體究官司依公開實仲  
友之罪固無所逃但臣又側聞已蒙聖恩改除臣別路差遣  
伏緣未有被受未敢具奏謝恩陳情懇祈罷免然實深慮將  
來臣既去官之後章奏無因得關聖覽體究官司不無觀望  
或至變亂白黑以惑天聽敢復掇其一二大者條奏聞伏

惟聖慈赦其僭瀆留神省覽臣不勝大幸須至奏聞者

一據台州公使庫手分馬澄供唐仲友任內據客將陳庚周式夏公明弁書表司楊棟每月寫單曆供送官員等特送折酒折茶等錢係楊棟徑就庫子葉志邊請取前去收買海味等支送親戚有付書簿可照及南果京果海味等物入宅有支送錢物具出帳狀唐仲友自淳熙八年三月初五日止淳熙九年六月初十日共支過錢一萬九千五百二貫三百二十三文送與陳宣教等如去年閏三月二十八日支錢一十貫文支送新鎮江府諸軍糧料院姜大夫辭赴任發路折酒錢係是著實支送並不曾具入前項帳內且澄所具出支送錢物帳狀委不知唐仲友曾不送與官員

政蹟卷六

三十三

一據台州書表司楊棟供去年三月內唐仲友叫楠指揮我到任鄉里官員相知並無送惠口點官員士人六七員姓位今具單狀公庫支送折酒錢數內一員一十五貫或一十貫或五貫及五十貫具單判送本庫關取會于封角同書就書院供納日後或二口一次或三日一次或五日一次類及五十千取呈批判就庫關取會于封角分書係補齋入書院交納今將付書簿逐一抽具除實送外內唐仲友虛作送與官員邵朝議等納入書院共九十項計官會四千六百四十五貫所有馬澄具出帳內其餘項目及恐有漏落名件供具未盡及唐仲友更有令客將夏公明陳庚林實周式張惠及本司李瑞各別有承受指揮寫單支送官員楠不知名件并

唐仲友開雕荷楊韓王四子印板其印見成裝了六百六部節次徑納書院每部一十五册除數內二百五部自今年二月以後節次送與見任寄居官員及七部見在書院三部安頓書表司房并一十三部係本州史教授范知錄石司戶朱司法經州納紙兌換去外其餘三百七十五部內三十部係表印及三百四十五部係黃壇紙印到唐仲友逐旋盡行發歸婺州任宅內一百部於二月十三日令學院子董顯等與印匠陳先等打角用箬籠作七擔盛貯差軍員任俊等管押歸宅及於六月初九日令表背匠余綬打角一百部亦作七擔用箬籠盛貯差承局阮崇押歸本宅及一百七十五部於七月十四日又令印匠陳先等打角同別項書籍亦用

政蹟卷六

三十四

箬籠盛貯共作二十擔擔亦係差兵級余彥等管押歸宅分明

一據台州公使什物庫專知陸侃供去年十二月間唐仲友關支軍資庫絹二百匹令染鋪長松收買紫草就本州和清堂染紫造做宅堂帳幔應干牀幃設大卓衣及支散人從衣衫等物內除從人衣衫著用外有其他什物蒙唐仲友令三六宣教用黃嚴竹籠六隻盛貯搬入宅堂排辦念九宣教娶新婦用及去年十二月間娶新婦弟奴散樂並重造新衫係公庫馬澄徑支錢收買婺州羅同歸就和清堂令馮四等變染真紅係唐仲友令客將林實與上第奴嚴藥等具名就書院親自看揀依散及今年六月初十日唐仲友親戚高一宣教就公庫

馬邊支錢二千貫文前云收買新知府從物絹帛於  
七月初一日旋交納到絹一百一十八匹變染做造外  
有其餘錢即不見買到物帛亦不見回納公庫并去年  
十二月間三次共關錢三百貫文省支買宅堂什物及  
做造聖恩二把并打造竹簾新婦行嫁動用等祇備念  
九宣教娶宅眷及自去年止目下支錢收買竹籠一百  
五隻麻布四百匹做造布袋盛貯物色使用并支在官  
零絹做袋袋五色果盤圍大小九百箇及支錢收買竹  
木做造細竹衣籠二百隻并今年正月十五日元宵設  
醮係公庫裡支錢往婺州收買黃蠟做造蠟燭有剩  
四兩三兩二兩蠟燭七百八十條係三六宣教令邵峇  
用紙打角在西書院大樹內安頓不曾通出燒點

政蹟卷六

三五

一 據登仕郎應世榮供於七月內有唐仲友親戚高宣教  
將帶箬籠盛貯絹并綿前去報恩庫下安歇過幾日只  
見般箬籠五隻盛貯綿前來出賣其高宣教問世榮稱  
說要出買綿世榮言說此回行市未好賣其高宣教言  
說不然將上件綿與縣丞說過送納了出賣見成抄與  
人戶開銷令世榮問城下攬三顧九祝十三毛三十沈  
二 其眾人說但納得綿得見成抄將錢買開其時為納  
綿未得高宣教却問州中人討書往黃巖縣去又問見  
禁人楊楠不肯寫書與高宣教世榮七月二十六日得  
知高宣教却將公使庫官錢買到大絹并綿除大絹去  
什物庫交納外見有縑五籠安寄在家世榮已於七月  
二十七日具狀作世榮名齋上件縑五籠隨狀經本州

通判陳首家解送提舉行司訖

一 據蔣輝供元是明州百姓淳熙四年六月內因同已斷  
配入方百二等偽造官會事發案臨安府府院將輝斷  
配台州半城差在都酒務着役月糧雇本州任人周立  
代役每日開書籍供養去年三月內唐仲友叫上輝就  
公使輝開離楊子荀子等印板輝共王定等一十八人  
在局離開至八月十三日忽據婺州義烏縣弓手到來  
台州將輝捉下稱彼偽造會人黃念五等通取輝被捉  
欲隨前去證對公事仲友便使承局學院子董顯等三  
人疑同仲友台旨你是弓手捉我處兵士你不來下牒  
捉人當時弓手押回奪輝在局生活至十月內再蒙提  
刑司有文字來追捉輝仲友使三六宣教令輝收拾作

政蹟卷六

三六

具入宅至後堂名清齋堂安歇宿食是金婆婆供送飯  
食得三日仲友入來說與輝稱我救得你在此我有些  
事問你肯依我不難當時取覆仲友不知甚事言了是  
仲友稱說我要做些會子輝便言恐向後收獲不好看  
仲友言你莫管我你若不依我說便送你入獄囚殺你  
是配軍不妨輝怕台嚴依從次日見金婆婆送飯入來  
輝便問金婆婆如何得來本人言你莫管仲友自交  
我兒金大去婺州鄉下擿使卷頭封來次日金婆婆將  
搨模一貫文省會子樣人來人物是接暖先生與輝輝  
便問金婆婆言是大管前任人賀選在裏書院搨摸其  
賀選能傳神寫字是仲友宣教耳目當時將梨木板一  
片與輝十日擿造了金婆婆用藤箱子乘時入宅收斂

又至兩日見金婆婆同三六宣教入來將梁木板一十片雙面并後典麗賦樣第一卷二十紙其三六宣教稱恐你閑了手且雕賦板俟造紙來其時三六宣教言說你若與仲友做造會子留心仲友任滿帶你歸婺州照顧你不難輝開賦板至一月至十二月中旬金婆婆將藤箱貯出會了紙二百道并雕下會子板及土朱靛青櫻墨等物付與輝印下會子二百道了未使朱印再乘在箱子內付金婆婆將入宅中至次日金婆婆將出象寫一貫文省并專典官押三字又青花上寫字號二字輝是實方使朱印三顆輝便問金婆婆三六宣教此一貫文篆文并官押是誰寫金婆婆稱是賀選寫至十二月未旬又印一百五十道今年正月內至六月未間約

政蹟卷六

三十七

二十次共印二千六百餘道每次或印一百道及一百五十道并二百道直至七月內不曾印造至七月二十六日見金婆婆急來報說你且急指去提舉封了諸庫恐搜見你輝連忙用梯子布上後牆走至宅後亭子上被趙監押兵士捉住押赴紹興府禁勘

一台州人吏鄭榛其唐仲友節次支行公庫官錢送委婺州唐十二宣教收買銀子抵還羅本庫借支米木錢作羅本銀起發除買銀子徑赴買銀場交拜係橫司章奎馬禮交收開簿及支發起綱亦係逐人并各案見得實數外尚有續次支去錢二千貫未曾買銀子緣公庫收支簿曆于照於內多有不明盡係唐仲友收藏人宅今來馬澄齋到排日收支官會草簿細數見在乞勒

本人詳細供具及有關買物帛泛費名件亦乞令馬澄同什物庫專知陸開逐一銷破便見欺弊

貼黃

臣伏觀近者劉焯宇文子震妄用官物聖斷赫然中外震悚今仲友所用官物不減二人而自益入已畜養亡命僞造官會之屬又二人所無有頗乃獨蒙寬貸鉅緡有所未喻伏乞聖照

臣契勘在法監司按發公事不得送置司處蓋防本官於所勘獄情輒有干預今紹興府雖係臣置司處臣自按發之後見在巡歷不曾回司所勘獄情無容得有干預伏乞

聖照

政蹟卷六

三十八

辭免進職奏狀一 壬寅

臣九月四日到處州遂昌縣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淳熙八年早傷去處監司守臣賑濟有勞令臣進職二等者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謹已即時望闕謝恩詎伏念臣昨以孤愚誤叨臨遣仰瞻玉色既聞然有畏天恤民之誠而聖訓丁寧又無非測但焦勞之實退惟誠賤遭遇如此誠不敢愛其夙夜之勤冀以仰稱萬一而疾病之餘精力淺短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蓋嘗一再自劾恭俟嚴科陛下赦而不誅已為寬典至於過恩假寵職等疏策則懼非所以示勸懲惜名器而謹馭臣之柄也况臣昨以按劾知台州唐仲友反被論訴見蒙送浙西提刑司差官體究近日雖蒙聖斷已罷本人新任所有體究指揮尚未結絕臣方當罪服藉業以俟斧鑕豈



宜建祠以崇賞刑之典所有前件恩命臣實不敢祇受欲  
望聖慈特許辭免臣不勝幸甚

辭免江西提刑奏狀

右臣九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  
除臣江西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頃見闕去冬已經奏事不候受  
告疾速前去之任者臣聞命感激已於當日就衢州常山縣界  
首安泊處望闕謝恩解罷前任職事訖伏念臣天賦樸愚與世  
寡合爰自早歲卽甘退藏雖蒙聖朝累加收用竟亦不敢冒昧  
就職杜門屏處玩思遺經賴天之靈偶窺管宥因竊妄意討論  
刪述冀成一家之言以待後之學者中間謨蒙聖恩特改京秩  
訓詞褒勵蓋亦以是期之其後更被除書起補郡吏而臣所守  
不固不能力辭二年之間中夜撫枕起坐太息未嘗不私自憐

政蹟卷六

三十九

悼而悔其初心也既而復忝推擇備使近畿凡所奏陳多蒙開  
納賜錢蠲稅無請不從自惟孤思遺遇如此則又幡然思竭  
頓以稱所蒙唯懼縱姦賊民奔命廢職異時無復面顏以見  
下至於觸忤權貴擬取怨嫌則雖心知其然而有所不暇計也  
既而果如所料沮撓萬端又獨蒙陛下聖明察其孤忠委曲覆  
護非唯不加誅極又使得以進職運官爲名而去臣竊不自知  
區區之迂愚疵賤何以得此於陛下顧念感激涕下交頤所有  
恩命誠不當更有辭避以孤庸獎然臣之愚實有所不獲已者  
恭以心日俱昏不堪吏責今夏已嘗抗章俟罪未奉進止而早  
蟬繼作恭奉御筆戒俞丁寧仰惟聖心憂勞特甚是以惶懼屏  
息未敢復言今既蒙恩許解職正是草野愚臣乞賜骸骨以  
遂夙心之時而所除官又係填唐仲友闕賅田奪牛之請雖三

尺童子亦皆知其不可况臣雖愚粗識義理何敢自安儻蒙聖  
慈特賜罷免或與嶽廟差遣使臣得以歸耕故壟畢志荷闕內  
休已憊之精神外避當途之猜怨則臣不勝千萬幸甚所有前  
件省劄內除授恩命臣決不敢祇受已送衢州常山縣寄收仍  
一面出本路界還家俟命欲望聖慈早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一

右熹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辭免新除江西提刑恩命  
奉聖旨令臣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臣已卽時望闕謝恩  
訖伏念臣區區誠懇已具前奏既蒙改命由遂其私使得免於  
攘奪之嫌以全素守其在微臣固已甚幸但臣前所奏陳願得  
蒙恩投置閑散以爲養病著書全身遠害之計則尚有未蒙聖  
察者於臣私計未便猶多敢昧萬死再有塵瀆欲望聖慈詳臣  
前奏曲賜哀憐追寢恩改畀祠祿使其得遂夙心免罹非禍  
則於微臣又爲莫大之幸所有省劄內聖旨指揮臣不敢祇受  
已送建寧府崇安縣寄收訖望聖恩隆厚報效無階瞻望軒墀臣  
無任犬馬戀慕激切之至

政蹟卷六

四

貼黃

臣祖鄉徽州婺源縣正隸江東見有墳墓宗族及些小田產  
合該回避又梁總到官今方月餘一旦忽然無故改易不惟  
迎新送故煩擾吏民亦礙累降指揮有失朝廷舉措之重伏  
乞聖照

中省狀

右熹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新除江西提刑恩命



奉旨令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熹以前奏所乞未蒙  
開允不敢受已再具奏辭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欲乞敷奏  
獲罷或與謝差遣不勝幸甚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二

右臣十一月七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奏辭免江東提刑及回  
避田產事奉聖旨不許辭免田產及免回避者臣草野賤微屢  
有煩瀆頓勞天語重賜丁寧感極涕零不知所措已即時望闕  
遙謝訖重念臣昨被使令妄意職業智識淺短條奏闕疎上誤  
公朝矢於舉措自知罪大不敢自赦是以再蒙恩除不免滯懇  
辭避凡所陳述皆出鄙誠非敢飾辭備禮以爲觀聽之美而已  
唯是曲折之間猶有不敢盡其辭者然竊仰惟陛下天日之明  
無幽不燭固不待臣之喋喋然後有以悉其允懼怵迫之情也

政蹟卷六

五

又况今來所除差遣乃是按察官司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  
所爲或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視勢徇私又恐下負夙心上孤  
陛下眷知任使之意進退惟谷無地自處是敢忘其再三之瀆  
上千鈇鉞之威欲望於憐早賜開允特與嶽廟差遣一次使臣  
得以休養精神卒其舊業退避仇怨深此餘生或者未填溝壑  
開得見陛下重整綱維一新治化而達聰明目未忘孤忠別有  
遠外重難驅使則臣雖東拙尚庶幾效其尺寸將惟陛下所以  
命之不敢復有辭矣若爲今日之計則退藏之外無可爲者伏  
惟陛下哀憐財幸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栗俟命之至

申省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江東提刑恩命及回避祖鄉田  
產事奉聖旨不許辭免田產特免回避祖付熹者伏緣任妄疎

拙已試罔功不敢復當刺舉之職已再具奏狀辭免謹具狀申  
尚書省伏乞敷奏施行

辭免進職奏狀二

右臣十一月七日準降告命一道授臣直徽猷閣者臣昨在  
任日被省劄備坐前件恩命已嘗具奏稱爲按劾台州唐仲友  
賊濫不法及被論訴未蒙結絕不敢祇受今者伏觀已降指揮  
仲友已罷新任更不差官體究其紹興府見劾已招僞造官會  
人蔣輝等亦聞已得朝旨盡行釋放訖詳此事理竊恐臣所按  
劾不公不實別有合得罪名未蒙朝廷行遣難以却因職事微  
勞遽與其他無罪之人例濫恩賞其所降到告命臣不敢祇受  
已送建寧府崇安縣寄收訖欲望聖慈深察特賜追寢施行則  
臣不勝幸甚

政蹟卷六

五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三

右臣十一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辭免直徽猷閣及江  
東提刑恩命奉聖旨並不許辭免令疾速起發前去之任者臣  
昨以怨仇當路蹤跡孤危屢貢封章乞回成命情迫已切忘其  
再三既而深自省循始知震懼方且計日以俟誅矣不謂陛下  
天度合容聖恩溥博雖未開允亦免譴訶臣聞命感激涕泗交  
頤恭惟聖詔丁寧不可數得雖知私義有所未安然不敢不抑  
節請以奉瘡瘳即於當日遙望闕庭拜受直徽猷閣恩命訖所  
有江東提刑職事迫成命之已行亦擬即日拜受畫時起發而  
臣至愚反復思慮復有所甚懼而不能已者不免味死瀝血再  
觸天威瞻顧傍徨不知所措伏念臣所劾賊吏黨與衆多恭市  
星羅並當要路自其事覺以來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騁

經營於下其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而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鯁骨何非陛下聖明洞見底蘊力賜主張則不惟不肖之身久為魚肉而其變亂白黑誣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然陛下之憐臣愈厚則此輩之疾臣愈深是以為臣今日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忠害若更貪戀榮冒當一道刺舉之責則其連怨召禍必有甚於前日者陛下雖欲始終保全亦恐有所不能及矣故臣於此深竊恐懼再三籌度以為與其他日拘繫戚促而失身於仇人之手不若今日再三辭避而得罪於陛下之前又况陛下至仁至明且既憐臣之厚而保全之如此固未必肯以此加臣之罪而必棄之也是敢決意仰首呼天而一聲其說如此所有前件差遣欲望聖慈深察危懇特賜改差

政蹟卷六

聖上

嶽廟一次使臣得以卒被前日生死肉骨之恩免遭異時睚眦中傷之禍臣不勝幸甚若臣前奏所謂著書者則臣自集諸經訓說之外於資治通鑑亦嘗有論次數年以前草萊略具一行作吏遂至罔循每一念之常恐未為千古之恨今若少寬原隰之勞更竊斗升之祿假以歲月卒成此書使於世務略有經毫之補則臣之所以仰報大恩者固不必在於簿書期會之間也臣狂妄進越死有餘罪伏惟陛下天地父母矜而赦之臣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行

貼黃

臣誤蒙聖恩俾將使指而臣方以按劾賊吏干忤相臣一身孤危不能自保其何以控制姦猾循撫柔良凡此哀鳴非特發實為陛下司事權一道民命之計切望聖慈深察

察

臣舊讀資治通鑑竊見其間周末諸侯僭稱王號而不正其名漢丞相亮出師討賊而反書入寇此類非一殊不可曉又凡事之首尾詳略一用平文書寫雖有目錄亦難檢尋因竊妄意就其事實別為一書表歲以首年而四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小註以備言至其是非得失之際則又輒用古史書法略示訓戒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如蒙聖慈許就開秩即當繕寫首篇草本先次

申省狀

候臨決

右熹準十二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直徽猷閣及江東提刑恩命事奉聖旨並不許辭免令疾速起發前去之任熹仰惟恩旨稠疊不敢固辭已於當日拜受直徽猷閣恩命訖所

政蹟卷六

聖上

有江東提刑差遣緣熹於廡廟大臣有合同迴事理已別具狀奏聞如蒙降出乞賜赦奏早與施行熹不勝幸甚謹具狀中尚書省伏候鈞旨謹狀

宮觀

孝宗淳熙九年壬寅八月以公賑濟有勞進職  
徽閣差江西提點刑獄辭十年正月差至管台州崇道觀  
十二年二月差至管華州雲臺觀十四年五月差至管南  
京鴻慶宮七月復差江西提點刑獄辭十五年六月入奏  
事除兵部郎辭七月除直寶文閣至管西京崇福宮十一  
月召入對辭遂上封事除至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  
辭十六年正月除秘閣脩撰二月光宗即位四月再辭職  
名許之降詔獎諭閏五月更化單恩轉朝散郎賜緋魚入  
月除江東轉運副使辭十一月改知漳州

乞官觀劄子

政蹟卷七

熹伏自頃歲罷官浙東聖恩畀以祠祿至今考滿家貧  
能忘祿欲望特賜敷奏更與再任一次伏惟指揮

申建寧府改正幫勸條給狀

右熹昨於去年二月內準尚書省牒差充上件差遣當申使府  
批書勸請依給家糧料院依職司人例幫勸緣熹昨來雖蒙聖  
恩除授江西江東提刑當仰辭免並不曾受告赴任難以依職  
司人例勸請添支已即節次具狀申使府乞行改正未蒙施行  
在熹私義實難冒受今再具狀申建寧府使衙伏乞指揮依條  
施行謹狀

辭免江西提刑狀一

右熹見任主管南京鴻慶宮七月二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二  
省同奉聖旨朱熹除江西提點刑獄替馬大同成資闕者孤遠

之迹誤蒙聖恩感激之深豈敢辭避實以連年災患久病摧頹  
此去赴官之期又已不過數月竊慮將來不堪繁劇終須別有  
所懇已受復辭為罪愈大所有恩命委實不敢祇受其首劄已  
送崇安縣寄收外欲望朝廷特為敷奏追寢成命令熹依舊奉  
祠以安愚分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一

右熹近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奏事訖之任者熹聞命震驚  
即欲依稟起發前去實以累年以來積負憂畏精神恍惚耳重  
目昏筋骨支離腰痛足弱其餘病苦發歇不常蓋有言所不能  
盡者所以昨來被命之初即以此誠控告未蒙俞允不敢遽有  
煩瀆今來又被前件恩旨熹竊惟念已試無堪再蒙收用天地  
父母之恩已極隆厚而又特降於旨使得奏事而行以

政蹟卷七

光華之寵自惟何者有此遭逢若使稍能自力一造闕下惟  
得以少慰八年大馬慕戀之誠而陳重疊受恩感激之意而拜  
起應對之間亦須使蒙聖主哀憐照察不至虛有詞費以干留  
令之誅願實衰殘不堪扶曳仰孤隆旨自棄明時望絕雲天第  
下霑臆輒冒萬死復啓愚衷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罷前降指  
揮令熹依舊奉祠以終餘息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二 四月一日

熹昨緣衰病嘗具劄自陳乞官觀差遣續奉聖旨令依已降指  
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熹聞命震驚不敢復有辭避已於  
三月十八日起離前來緣路疾病發作不常所至濡滯今幸已  
到信州深欲勉強前進而病勢倏加腰脚疼痛俯仰拜跪極為  
費力願以趨召之嚴未敢敢為歸計不免專具中稟迺遵前路

時候欲整頓特賜數次改差官觀差遣令嘉早得還家將理不至狼狽道路不勝幸甚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三

照對熹昨蒙聖恩令赴行在奏事實緣衰病管具劄白陳乞官觀差遣續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令依已降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熹聞命震驚不敢復有辭避已於三月十八日起離前來綠路疾病發作不常所至濡滯於當月三十日到信州深欲勉強前進而病勢侵加腰脚疼痛俯仰拜跪殊覺艱難願以趣召之嚴未敢輒為歸計已於四月初一日再具劄子申稟迺遷前路聽候乞賜敷奏改差官觀差遣令熹早得還家將理不至狼狽道路尋即扶曳前來以初四日到玉山縣等候今已十有餘日未見前回猶慮所差去人在路病患致熹感未微稽違益久罪戾愈深謹復專人別具申稟伏望鈞慈謫酌早賜敷奏施行不勝幸甚

乞官觀劄子

熹衰遲之迹退閑既久茲蒙召對遂獲再瞻咫尺之威又蒙聖慈擢登即省感戴思詭何以論報伏緣熹舊有足疾沿路偶值陰雨感胃滯氣遂復發動比入都城坎勢稍開粗能扶持一登殿陛而勢更逆增沉綿伏枕呼號兩脛如割是以被受省劄累日未能赴部供職雖已具申乞給朝假將理病慮未有痊愈之日稽留成命義有未安欲望特賜敷奏改授一在外官觀差遣

辭免江西提刑狀二

熹衰餘生養病待盡聖上不忍棄捐復加收用且令奏事而去自惟孤遠何以以上軫記憐感激恩遇未知報塞固當聞命仰

日引道實緣年憂患病多端不免具狀陳乞兩祿既不得請即不敢家居固辭而力疾就道行次信州脚氣果作兩次遣人復申前請俯伏俟命比歷旬幸而調治稍安且有從行之命即遂扶曳前進然自入國門右足復痛中則幸得小愈始克進望清光而陳愚固悉荷開納於熹志願豈復有它而奏對之時左足已痛繼以參調勞動有加及至次日特蒙聖恩除熹兵部郎官則痛楚已甚宛轉號呼不能履地矣熹以未能叩口拜命供職仰具申朝廷給假將理是晚忽有吏人抱印前來令熹交割熹以未曾供職不敢收領當具公狀劄子回申本部並無回報但令吏人指揮必要交印熹又具劄子陳懇亦不收受熹不得已遂令吏人在安下處同共看守呻吟少服即令呼喚嚴切照管擬候病愈赴部供職凡此本末眾所共知守印吏人亦

政蹟卷七

皆見聞未嘗敢有毫髮僂蹙邀求之意而次日傳聞長貳已有劾章熹不敢自辯即時具狀請祠回避復蒙聖慈曲賜全護使得仍舊持節江西并與放行累年歷勘在熹愚分優幸已深仰冷奔走赴上以圖報稱而繼聞論者謂熹姦妄過有邀求日為亂人之首加以事君無禮之罪對眾宣言遠近傳播聞之駭懼益不自勝但以去國未遠嫌於紛競不敢遽然有請今迺遷西行侵迫所部竊自思念為人臣子而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政使聖恩寬貸在熹亦何面目可見吏民兼熹所患足疾日固奔馳不得休息乍止乍休未能一向痊平而江西憲司久闕正官若更遷延日月則是以熹衰病嫌疑之故久廢一路之事稽留朝命為罪愈深熹除已一面還家待罪望朝廷特賜敷奏詳熹罪狀實如論者之言即乞重行黜責

得杜門念答畢此餘生烹不自勝幸願祈懇之至伏候指揮

小劄子

武謂烹之此請跡涉違慢恐實論者之言反速大戾烹竊自念前日奏劄子兩論刑獄利害一論經總制錢不當立額一論江西諸州科罰之弊烹之區區豈是妄有邀求厥薄外使但以今者自致煩言不堪耳目之寄須至陳懇天日在上必蒙鑒照欲乞併賜敷奏施行

與執宰劄子

烹輒有危懼肩千鈞聽烹一介孤遠久荷聖知茲者曲被記憐擢自冗散付以一道詳刑之寄又使得以職事奏對面賜褒諭留寬省曹在烹何人可以報稱實以素有足疾在道屢作自入回門右足先痛中開小愈僅能扶持入對行立稍久即覺左足

政蹟卷七

新

復痛不能支吾既出宮門復行參謁即遂大痛比及移步有劄則已赤腫拘攣不能履地矣以此不得即日供職亦嘗申省請假即非有它而傳聞長貳遽有封章劾其姦妄指為亂人之首加以事君無禮之罪雖聖朝廣大曲加掩覆使之得以私請復畀舊官從容而去然彈文喧播罪戾著聞竊自揣量若使果如所言則烹罪當誅豈可復叨外臺耳目之寄今有公狀申省待罪伏望鈞慈特賜敷奏重行黜責使得杜門屏跡深自循省不勝萬幸

辭免江西提刑狀三

右烹昨為兵部侍郎林栗抗章劾數其要君拒命作偽無禮之罪幾數百言得之傳聞不勝駭懼遂不敢前赴新任而具狀申省伏候嚴譴今奉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六日奉聖旨朱烹力

疾入對奏劄皆論新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烹拜受伏讀感極涕零伏惟天日之明洞燭幽隱凡羣下之誠偽曲直益無所匿其情者以至皇慈廣覆不間微賤優容之至辨白之詳撫喻之溫褒借之寵則又有非疎遠小臣所當得者誠宜祇承德意拜命即行而烹歸途踏熱度嶺足疾又頗發動委是不任起發前去又况林栗見今在職餘憤未平萬一事有統臨必至重遭按治孤遠之迹誠不自安欲望朝廷哀憐特賜敷奏寢罷元降指揮或恐聖慈閱其貧病即乞委曲開陳特與官廟差遣一次使得杜門念答畢此餘生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執宰劄子

烹輒有私懇仰千公聽烹昨以疾病未愈誣詆未明不敢抵赴

政蹟卷七

本

新任輒以公狀申省待罪及具劄子控瀝鄙懷近者伏青名劄仰聆玉音乃知聖明已垂深照辨理昭晰訓諭丁寧三復以還不勝感涕實以所苦足疾在路踏熱頗有增加而林侍郎列職中臺尚須回避除已列具申省文狀陳乞敷奏施行外敢復具此冒昧崇聽欲望鈞慈矜念早賜開陳俾寬彈射之虞獲醜香火之願烹不勝幸甚

辭免磨勘轉官狀

右烹今月二日準尚書吏部降到告命一道磨勘轉奉郎者伏念烹昨以無能踰伏林野聖慈過聽特改京官在烹之恩已出望外後來雖有考第合該磨勘緣烹改官之後一向奉祠即無勞效可考中間雖曾實歷知南康軍一任及提舉浙東常平數月又已各蒙聖恩特除貼職以不敢妄有陳乞自速貪冒

之罪以負重之恩今來不謂方被重劾反蒙聖知仍舊差遣特詔有司給還應勳以寵其行致有上件恩命仰戴天慈雖深感激俯循私分敢負夙心兼以近方具衝申省回避兵部侍郎林栗仍乞宮觀差遣所有恩命熹實不敢無故祗受除已送建寧府寄收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敷奏收回所降告命以安愚分伏候鈞旨

與執事劄子

熹輒有愚悃仰干鈞聽熹昨以蹤跡孤危懇求祠祿未奉進止方竊凌兢忽蒙尚書吏部遞到磨勘轉官告命一道熹實以自昨改秩以來累任祠官無績可攷中間兩被任使又已各蒙除授職名所以前後不敢陳乞磨勘即非回爲矯激又况今來方被重劾曲荷寬恕揆之師言已爲幸免豈敢無故冒當聖世隆明之典上累公朝責實之政除已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志特賜敷奏追寢前命則熹不勝千萬大幸

辭免直寶文閣狀

熹昨以妄庸荐叨除用辟言引疾山荷俯從省已顧私不任感激所有官觀差遣熹已即時望闕謝恩祗受訖惟是進職恩命眷獎隆深自顧么微莫堪稱恭兼觀近制內閣清班非有勳庸不輕遷授而熹無狀行不掩言無以取信交遊以至自貽詬辱既勤聖慮復紊朝綱罪則已多功於何有覲顏胃受義實難安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追寢成命令熹且以舊官竊食祠館不勝榮幸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悃仰塵鈞聽熹昨者辟言引疾曲荷矜憐已遂奉

之請不勝幸甚但蒙聖恩橫加職秩俯循愚分仰稽近制皆有所未安者謹已具狀申省辭免欲望鈞慈深察誠懼早賜敷奏特與施行則熹尤不自勝千萬幸願之至

辭免召命狀

右熹準九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朱熹召赴行在熹聞命震駭不知所爲伏念熹今年六月已蒙賜對狂妄無取被劾而歸雖蒙聖明始終臨照還官進職曲賜寵光自揣妄庸莫勝負荷俯仰踟躕慙懼已深獨念凡此誤恩皆爲許其閑退故竊自受不以爲嫌不謂皇慈未忍損棄復加收召俾造闕庭區區臣子之心豈不深願乘此幸會再見君父庶以畢其前日未盡之餘忠願以方竊難進易退之喪遠爾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談又况朝廷舉措之重亦有不宣數爲天下有識所窺者熹誠恐懼不敢冒進乞賜敷奏收還前件指揮使得卒被矜憐惠養之厚恩不至上誤訓辭褒勸之隆指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悃敢冒公朝之聽熹昨巧祠祿休養衰殘曲荷矜從方此拜命忽爾并被堂帖又蒙聖恩收召開命震惕無所自容願以今夏已嘗進對尋被彈劾惶悚而歸半年之間屢叨榮寵若不自揆復此奔趨是使詔復悉爲虛語龍斷之請熹竊懼焉又况意廣才疎頭方命薄儻復更遭詆辱不惟愈傷士氣亦恐重爲朝廷之羞已具狀申省辭免欲乞鈞慈特賜敷奏得遂追寢實爲厚幸

辭免召命奏狀

右臣輒有愚懇上瀆天威臣伏自今年六月蒙恩賜對雖叨除  
授寵教重幸昇祠祿以速退藏感激方深慙懼亦劇曾未踰  
月又蒙收召臣以屢蒙褒嘉不敢復希榮進具狀申省乞賜寢  
罷而陛下過恩未即開允仍詔疾速赴行在臣聞命震恐不  
知所為頓念前狀所陳已極詳盡未蒙聖照不敢煩煩竊自惟  
念昨者進對迫於疾作口陳之說有所未盡即當而奏乞具封  
事以聞至今日未得投進恐或以此之故再煩趨召之嚴內  
省稽違不勝恐懼今謹撰成奏疏一通準式實封隨狀投進伏  
望聖慈少賜觀覽則臣雖不獲身到闕庭亦與面對指陳無異  
陛下幸試察焉如其可行則采其狂妄之言而全其進退之節  
臣之幸也如不可用亦乞聖明哀憐其愚曲加裁赦只與寢罷  
元降指揮亦臣之幸也草野賤微干犯斧鉞下情無任危懼戰  
栗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政蹟卷七

申省狀

右意昨嘗具狀申乞敷奏寢罷召赴行在指揮今準尚書省劄  
子奉聖旨不許辭免疾速赴行在者意聞命震恐不能自勝伏  
念臣之事君猶子事父東西南北唯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  
也知意至愚遭遇明聖不忍終棄曲賜執收私義未安不免辭  
避未蒙開允猶復有言揆以常情實乖臣子之禮然意之愚悞  
前狀敷述已極詳明今更不敢喋喋以煩公聽惟是今年六月  
蒙恩賜對時以迫於疾作口陳之說不獲究盡即當而奏乞具  
封事以聞至今日未得投進恐或以此之故再煩收召之嚴  
內省稽違不勝恐懼謹已繕寫準式實封遣人齎詣闕通進  
若使狂妄之言得塵聖覽即意雖不獲身到闕庭亦與面對口

陳無異必蒙聖慈許其辭免以全進退之節除已具狀奏聞外  
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更賜敷奏寢罷元降指揮伏候勅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狀懇辭召命茲被恩旨未賜允俞熹之微誠已具前  
牘不敢重陳以煩公聽今謹撰到奏疏一通準式實對具狀繳  
進及別具狀略述鄙誠恭扣廟堂乞賜敷奏欲望鈞慈照察早  
垂矜念使得遂其所請不致久稽宸命以乖臣子之恭則熹不  
勝幸甚于冒威尊伏增震悚

申登聞檢院狀

右熹昨於今年六月蒙恩賜對偶以足疾發作更有口陳事理  
未得殫盡嘗即面奏乞許續具封事以聞至今日未獲投進  
茲者又蒙聖恩輒敢撰到奏疏一通準式實封遣人齎詣闕  
投進并述愚誠懇辭恩命謹具狀申行在登聞檢院欲望依法  
施行謹狀

政蹟卷七

辭免崇政殿說書奏狀

右臣昨蒙收召懇辭未獲輒敢具奏再申愚悞自惟冗賤輕犯  
天威方此取諧以俟嚴譴今月三十日忽準省劄奉聖旨差臣  
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疾速前來供職臣聞命震恐無  
地自容伏念臣本以今歲以來屢叨恩獎不敢祇赴召命又慮  
稽違日久有乖承命之恭以故不免額天陳誠冀蒙開允至於  
輒干斧鉞冒進封章亦幸聖明察其淺妄庶幾必遂退藏之願  
不謂聖恩隆厚天度并包雖聞命音亦寬刑典其爲感激已不  
勝言而又特降除書仰侍經幄竊惟此職屢得真儒實聞聖猷  
以開帝學職親地密任重非輕領臣何人敢與茲選又况方祈



開選反得超陞冒昧之嫌亦難自解在臣私義尤所未安伏望  
聖慈俯察誠款特賜寢罷元降指揮令臣仍奉外祠以全素守  
不勝幸甚千冒宸嚴臣無任恐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  
旨

甲省狀

右熹昨以懇辭召命未蒙開允輒具奏聞及中尚書省乞賜敷  
奏今月三十日忽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熹主管西太乙宮  
兼崇政殿說書疾速前來供職者熹方祈自屏反被殊恩聞命  
震驚莫知所措已再具狀奏聞乞賜寢罷外更乞朝廷特賜敷  
奏早降指揮以安愚分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勅  
旨

與宰執劄子

政蹟卷七

熹輒有愚誠仰干朝聽熹昨以控辭召命未蒙開允借尋兵奏  
深懼犯干乃蒙聖恩擢侍經幄自惟山野方願退藏反連褒陞  
益深悚仄已具奏狀懇辭及申朝廷乞賜敷奏外欲望鈞慈察  
熹所陳即非備禮早賜將上令熹依舊得竊外祠之祿以畢餘  
年不勝大幸冒瀆威尊伏深戰栗

辭免秘閣修撰狀一

右熹昨具奏狀辭免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恩命今月  
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所乞可除秘閣修撰仍舊官  
祠熹已即時望闕謝恩復還舊任下情不勝感戴欣幸之至唯  
是進職指揮竊緣去秋方蒙聖恩直賈文閣懇辭不獲祇受無  
名自頃至今曾未五月每自循省慙懼口深今來只因辭免新  
除別無絲髮勞效復有前件優異之恩比之去年尤為超躡恭

惟聖主隆天厚地之施豈一介疎遠小臣所敢辭避實以公朝  
爵賞之重私心義理之安交有所妨決難冒受欲望朝廷深賜  
矜察特為敷奏寢罷元降指揮庶幾少安愚分謹具狀申尚書  
省伏候勅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近準省劄恭被聖恩以熹辭免內祠  
經悼之命俾以中秘論撰之職復歸故官熹謹已拜恩還理舊  
任感幸之至不可勝言唯是進職無名頻繁超躡不唯分義之  
守有愧私心亦恐過誤之恩未厭公議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  
敷奏寢罷又念所請實出至情即非尋常備禮辭遜是以復此  
干冒威尊欲望矜憐早賜處分熹下情無任所扣迫切之至

辭免秘閣修撰狀二

政蹟卷七

右熹四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秘閣修撰恩命  
奉聖旨不許辭免仍準吏部降到告命一道授熹前件職名者  
聞命感激不知所言伏念聖朝爵賞之重小臣分義之安前狀  
敷陳已極詳備不敢重出以煩公聽獨觀近事蓋有曾任執政  
臣僚見帶職名起鎮藩服巧祠得請進職一階有命未行已復  
報罷者况熹微賤非彼之倫而誤寵橫加乃起三級則又非特  
如彼之序進而已法義昭著比類明白不待有識而後知其不  
可此熹所以不遵再三之瀆而敢復有辭者也又况熹本以賤  
會應舉于祿豈敢悞忘君臣之義妄意山林之高前後所以累  
辭恩命實緣自度卑鄙無以仰稱所蒙至如中間東浙救災之  
役稍可勉效驅馳即便承命以行未嘗一辭丐免其後節次  
恩命恩合得恩例熹亦隨眾陳乞此亦足以見其非敢矯情片

許而國上以要名矣今者所陳實以次無可受之理所以不量  
螻蟻之賤屢躬雷霆之威儻未允從不容苟止伏惟朝廷深察  
此意力賜開陳特與追察誤恩或令且帶舊職庶幾仰全壽皇  
眷知惠養之意昭示聖主涵容覆露之恩免使愚自取夷滅  
則熹不勝千萬幸願之至所有告命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寄  
收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有危迫之懇不避誅斥再犯威嚴伏望高明少賜憐察伏念  
熹昨以蒙恩進職輒具辭免非敢矯情飾詐罔上盜名實以僥  
冒重恩冀拔超踰稽之國常揆以私義決無可受之理故輒冒  
昧口冀允從不謂愚衷未能上達不免復具公狀引例陳情切  
望鈞慈深照本末詳賜開陳得蒙聖恩俯從卑願則熹不勝千

政蹟卷七

萬幸甚千瀆再三俯伏俟罪

辭免江東運使狀一

右熹見任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忽於今年九月準尚書省劄  
子奉聖旨朱熹除江東轉運副使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  
任滿前來奏事熹聞命震驚不知所措伏念熹空疎無取疾病  
早衰入仕四十餘年止是循常竊祿本無奇節可以踰人徒以  
屢蒙恩私積加除用罔有非其分之所當得與其力之所能堪  
者不得不控辭以干朝聽而傳聞不察指目多端獨荷壽皇天  
日之照臨許全素守又辱聖主雲章之藻飾誤借寵褒遂得偷  
安里閭卑頓香火在於愚分已極叨踰不謂聖恩記憐遂加任  
伊仰惟始初清明之日正是賢智馳騫之秋願雖殘廢之餘豈  
願效尺寸實以積衰既久百恙交攻心勦形疲視昏聽重

自揣度決然不堪一路耳目之寄若不祈哀丐免必致白取顛  
隤兼慮鄉鄰徽州正屬本路見有墳墓宗族田產在發源竊慮  
在法亦合回避欲望朝廷洞照本末曲為敷奏特與追寢新命  
令熹復還故官庶幾少安愚賤之迹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  
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誠仰干崇聽今者伏蒙聖恩除熹江南東路轉運副  
使此蓋廟堂光輔聖主圖起治功既已並用羣材不忍獨遺一  
士之意非特熹之私幸然熹以久病積衰目昏耳重心力凋殘  
動多遺忘自度不堪公朝一道之寄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  
奏寢罷去訖其間所陳病證皆有實迹不敢輒有一詞之僞至  
於墳墓田產有嫌當避理亦明甚欲望洪造矜憐早賜將上曲

政蹟卷七

為開陳使得依舊竊食祠官以安賤迹實熹疾病孤危于高之  
幸于月威尊不勝俯伏震懼之至

辭免江東運使狀二

右熹十月二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據察辭免新除江南東路  
轉運副使恩命及回避祖鄉田產事十月五日奉聖旨免回避  
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竊聞臣之事  
君猶子事父東西南北唯命之從熹雖至愚敢忘斯義又况平  
生碌碌初無奇節今者該遇覃恩轉官改賜章服並是隨眾陳  
乞冒昧祇受豈敢獨於聖恩除授差遣乃飾它詞固為避避上  
干違命之誅下違近名之謗實以衰病支離不容勉強且於眾  
疾之中目昏為甚今但拜官入境便有吏民訴訟遮撓道路百  
十為羣若但草草一觀備禮撥遣即於愚心有所未安若欲于

細按開必期有以上副使令下慰民望則熹之目力實所不堪  
未論其它職業曠廢只此一事便見疎虞在熹孤蹤固難逃於  
吏議而於公朝推擇之意亦豈不至上累聖明反復思惟益增  
惶懼不免復此控訴所免誤恩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令熹仍舊  
奉祠竊祿以安愚分于冒威尊下情不任戰灼之至謹具申尚  
書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熹所陳回避田產事雖蒙聖恩特免回避然熹宗族衰微于  
弟猥眾當此之際豈無黃緣侵擾鄉鄰素煩官府之害故雖  
未敢褫受而已不勝憂懼之懷然不敢專以此事為辭者蓋  
恐又煩朝廷換移別路差遣而熹衰病終是不堪又須再有  
應瀆則熹獲罪愈深無由自解伏乞鈞慈俯賜憐察

政蹟卷七

與宰執劄子

熹輒布腹心仰于造化熹昨蒙聖恩擢貳江東將漕之寄自度  
衰朽不堪任使且有故里之嫌恐招物議即已具狀辭免今乃  
蒙恩特免回避仍令疾速之任仰認隆指感極涕零但熹眾疾  
所攻日苦為甚受理詞訴搜尋案牘皆有所不堪者竊恐遲勉  
到官必致曠闕上誤委寄為罪益深已有公狀申尚書省欲望  
鈞慈特賜將上冀蒙聖慈矜憫追寢前命仍畀祠祿以安愚分  
則熹區區不勝幸甚于瀆崇嚴無任俯伏俟命之至

辭免知漳州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漳州填見闕不候受教疾速  
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者伏念熹昨者恐辭江東恩命陳乞俸  
舊祠祿今準前件指揮雖未盡從所請然已極為優幸自惟公

庶無所取材乃蒙聖主矜目容載之恩公朝委曲成就之意至  
於如此豈宜復有辭避以重違命之誅實以所苦日疾昏暗愈  
甚省闕書判皆有所妨若不自量冒昧祗赴必至貽患千里復  
罪非輕是以再三籌度終不獲已而復敢冒鈇鉞之威以畢前  
懇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令熹依舊奉祠以安愚分向為莫大之  
幸或且別與僻遠閑慢差遣一次使得少效微勞仰承德意而  
免於曠職殃民之罪以全晚節則亦熹之幸也謹具狀申尚書  
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竊見諸路帥司參議之屬比之官觀粗有職業但以禮秩太  
優不敢陳乞若蒙陶鑄使得備數過望幸甚

與宰執劄子

政蹟卷七

熹輒以私懇仰于公議熹昨者懇辭江東恩命已蒙聖恩改畀  
郡級此蓋廟堂矜憐衰朽而賜陶鑄有以及此幸甚幸甚但熹  
所苦目疾比復增劇自度決然不任郡事已具狀申省乞許辭  
免若蒙矜憐令熹依舊奉祠固為甚幸或與改一閑慢差遣使  
得少效微勞仰承德意而免於曠職殃民之罪則於熹亦為甚  
幸屢瀆威嚴俯伏戰汗

辭免知漳州劄子

熹伏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差知漳州恩命令熹依已降指  
揮疾速之任者蠅蟻寸誠未能上達天聽又迫已行之命有不  
容怠弱者敢復控辭以干洪造伏念熹多病早衰本非一蹶非  
以餘疾雖切已身未至有妨職事以故不敢一一陳述而專以  
目眚為言又念聖主臨御之初非是臣子堅卧固辭之日以故

不敢必求祠祿而并以開局為請區區愚悃自謂必蒙矜憐不  
意廟堂未察其私不為及時將上使喜違命日久進退無據今  
又反蒙朝命督趣危懼益深是以不免復此控訴伏望慈俯  
垂聽察特與敷奏除舊官觀或合入開慢差遣一次使嘉  
得以尋訪醫藥休養衰殘庶幾未死之前或可別聽驅策則嘉  
不勝千萬幸甚干冒威嚴無任俯伏俟罪之至

政蹟卷七

朱文公政蹟卷八

州縣官牒

漳州任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公六十一歲四月之任○公新東解職家居者八載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不敢辭

恭惟朝廷設官分職等級分明大小相維各有承屬益以一人  
之智不能遍周眾事所以建立司存使相摠攝然事有統紀雖  
繁而不亂今觀本州官屬雖具而從來分職未明文書散漫殊  
無條埋財賦獄訟盡出吏手而參佐以下官受其成詳考舊案  
亦有不經通判書押處大綱一紊眾目立隳若不更張積成深  
弊今來須至別行措置如前所陳又仰諸案呈覆已得判押並  
須以次經由通判職官簽押方得行遣文字並須先經職官次  
詣通判方得呈知州取押用印行下又準淳熙令諸縣丞簿尉  
並日赴長官廳或都廳簽書當日文書謂應行編詳立法之意

政蹟卷八

蓋欲一縣之官同管一縣之事庶得商量詳審與決公事不至  
留滯民無冤枉而比年以來此法不舉所謂過廳者不過茶湯  
相揖而退其於縣之財賦獄訟知縣既不謀之佐官佐官亦不  
請於知縣大率一出於知縣一人十數胥吏之手而已設使知  
縣才術過人力能獨任亦非為治之體而况為知縣者有不得  
人或見事有不明處事有不可勝言者今請諸縣知佐詳照條法  
係違法害民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今請諸縣知佐詳照條法  
逐日聚廳議事應授接詞訴理斷公事催督財賦並要公共商  
量簽押圓備然後施行庶幾上合法意下慰民情稍革舊弊節  
吏具檢牒通判廳遍下簽廳及諸曹官自五月一日為始依此  
施行更有未盡事理委自逐官比類推究申請施行最後一項  
仍帖諸縣請各開牒佐司同共遵守先具各知稟狀申

漳州曉諭詞訟勝

權發遣軍州事

契勸本州近準提刑行司判下詞狀計二百四十三道其間  
官吏違法擾民事理彰著者卽已遵依送獄根治其有關繫  
一方百姓公共利害而非一旦所能遽革者亦已廣行咨詢  
別行措置訖其餘詞狀亦有只是一時爭競些少錢米田宅  
以致互相誣賴結成仇讐遂久隣里之驩且虧廉耻之節甚  
則忘骨肉之恩又甚則犯尊卑之分細民如此已足傷嗟間  
有自稱進士學生宦族子弟而其所訴亦不免此此邦之俗  
舊稱醇厚一旦下衰至於如此長民者安得不任其責又何  
忍一切徒以杜後惠文爲事而不深求所以感發其善心者  
哉又况所論或人數衆多或地理遙遠或事非干已而出於

政蹟卷八

把持告許之私或詞涉虛妄而肆爲詭名匿迹之計前此未  
知情由便行追對及至得實善良被擾已不勝言慮之不深  
徒自悔咎今已刷出所承判狀委官據籍先索案祖逐旋看  
詳然後逐人引問供對庶幾深審得見實情予奪之間不至  
差誤若有姦僞先將詞人重行賄遺務以上奉公法下全私  
恩不擾良民不長姦惡此病守區區深憂吾民追懷舊俗之  
本志也將來斷訖各給斷由回申照會然後逐件勾銷元籍  
如未充當卽仰人戶自從次第官司翻論今恐詞人等等候  
日久未有施行妄有疑惑復生詞訴除已具申提刑司外須  
至曉諭者  
右今榜州門張掛曉諭各令知悉更請深自思惟新事理或  
涉虛等語每大段利害可以平和卽卽早生悔悟降心相從兩

卜商量出官判定難幾有以復此邦忠厚醇朴之俗革其年頌  
器倫薄之風少安病守閔惻慚懼之心仰副明使者循行荒遠  
宣布詔條之意如未聽信別聽指揮儻觸憲章決無輕恕故虜  
紹熙元年五月日

曉諭居喪持服禮律事

使州

今月初九日有進士呂渭夫狀陳理差役公事狀有稱見居  
母喪而身著綳幘皂紗巾背卽已開陳禮法當廳告戒尚慮  
遠近未能週知須至曉諭

政蹟卷八

者先王制爲喪禮因人之情而節文之其居處衣服飲食之間  
皆有定制降及中世乃有墨衰之文則已不能無失於先王之  
意矣然准律文諸喪制未終釋服從吉若忘哀作樂自作遺徒  
三年雜戲徒一年卽遇樂而聽及參預吉席者各杖一百則是  
世無古今俗無厚薄而有國家者所以防範節節之意尚未泯  
也又况項年至尊壽皇聖帝躬服高宗皇帝之喪素衣素冠皆  
用麤布當職嘗因奏事親得瞻仰恭惟天子之孝所以感神明  
而刑四海者如此其盛而此邦僻遠聲教未洽乃有居父母之  
喪而全釋衰裳盡用吉服者見之駭然良用悲歎自惟涼薄無  
以蒞人然幸身際盛時日親聖孝今又得蒙誤恩使以承流宣  
化爲職敢不明布以諭士民自今以來有居父母之喪者雖或  
未能盡遵古制全不出入亦須振蠶布黹衫纓布膠巾繫麻經

苦布鞋不飲酒不食肉不入房室如是三年庶幾少報勞勩  
禮律亦承聖化如其不然國有常憲今榜曉諭各令知悉故  
榜紀元年六月日

勸女道還俗榜

使州

英勘本州日前官司失於攬察民間多有違法私創庵舍又  
多是女道住持時來當職到任之初為見事有非便即已坐  
條出榜禁止今後不得私創庵舍居住丁寧告戒非不嚴切  
近日因引詞狀見得尚有女道住庵又有被人論訴與人姦  
通者顯是不遵常職約束故違國家條制誣上行私敗亂風  
俗須至再行勸諭者

右今榜勸諭本州軍民男女等蓋聞人之大倫夫婦居一三綱

政蹟卷八

之首理不可廢是以先王之世男各有分女各有歸有婦有娣  
以相配偶是以男正乎外女正乎內身脩家齊風俗嚴整嗣續  
分明人心和平百物順治降及後世禮教不明佛法魔宗乘間  
竊發唱為邪說惑亂人心使人男大不婚女長不嫁謂之出家  
脩道妄希來生福報若使舉世之人盡從其說則不過百年便  
無人種天地之間莽為禽獸之區而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有國  
家者所以維持綱紀之具皆無所施矣幸而從之者少彝倫得  
不殄滅其從之者又皆庸下之流雖感其言而不能通其意雖  
悅其名而不能踐其實血氣既盛情竇日開中雖悔於出家外  
又慚於還俗於是未婚之男無不益人之妻不嫁之女無不肆  
為淫行官司縱而不問則風俗日敗悉繩以法則犯者已多是  
雖其人不能自謀輕信邪說以至於此亦其父母不能為其兒

女計慮久遠之罪究觀本未帖實可哀此當職前日之榜所以  
不憚於丁寧也然昨來告戒未行只緣區處未廣今復詳思與  
其使之存女道之名以歸父母兄弟之家亦是未為了當終久  
未免悔吝豈若使其年齒尚少容貌未衰者各歸本家聽從尊  
長之命公行媒娉從便婚嫁以復先王禮義之教以遵人道性  
情之常息魔佛之妖言革滯亂之汚俗豈不美哉如云婚嫁必  
有聘定費送之費則脩道亦有庵舍衣鉢之資為父母者隨家  
豐儉移此為彼亦何不可豈可私憂過計苟徇目前而使其男  
女孤單愁苦無所依託以陷邪僻之行鞭撻之刑哉凡我長幼  
悉聽此言反復深思無貽後悔故榜紀元年八月日

揭示古靈先生勸諭文

古靈先生陳公勸諭為吾民者父義能正其家兄友能養身敬

政蹟卷八

能敬于孝能事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為恩若棄妻不  
其兄于孝能事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為恩若棄妻不  
男有婦女有子弟有學能知禮鄉間有禮往來燕飲序老少生  
夫分別不亂子弟有學能知禮鄉間有禮往來燕飲序老少生  
立拜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借貸婚姻死喪隣保相助無墮農桑  
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奸詐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  
遷路少避長慶避貴耕者避時地有碑不班白者不負戴於道  
路子弟負重挑役則為禮義之俗矣  
以上同保之人今仰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  
姻周鄰里各依本分脩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聞  
打莫相論詆莫相侵奪莫相瞞昧愛身忍事畏懼王法保內  
如有孝子顯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仰具申當依條旌賞  
其不率教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自餘禁約事件仍已別作  
苑行各宜遵守毋至違犯

勸諭榜

公其節次施行勸諭事目如後

一勸諭保伍互相勸戒事件仰同保人互相勸戒孝順父母  
 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鄰里各依本分各修本業莫作  
 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鬪打莫相論詆孝子順孫義夫節婦  
 事跡顯著即仰具申當依條格旌賞其不率教者亦仰申  
 舉依法究治

一禁約保伍互相糾察事件常切停水防火常切覺察盜賊  
 常切禁止鬪爭不得販賣私鹽不得宰殺耕牛不得賭博  
 財物不得傳習魔教保內之人互相覺察知而不糾併行  
 坐罪

政績卷八

本

一勸諭士民當知此身本出於父母而兄弟同出於父母是  
 以父母兄弟天性之恩至深至重而人之所以愛親敬長  
 者皆生於本心之自然不是強為無有窮盡今乃有人不  
 孝不弟於父母則輒違教命敢闕供承於兄弟則輕肆忿  
 爭忍相拒絕逆天悖理良可歎傷宜亟自新母速大戾  
 一勸諭士民當知夫婦帶姻人倫之首媒妁聘問禮律甚嚴  
 而此邪之俗有所謂官顧者則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有  
 所謂逃叛者則不待媒妁而潛相奔誘犯禮違法莫甚於  
 斯宜亟自新毋墮罪罟  
 一勸諭士民鄉黨族姻所宜親睦或有小忿宜各淡思更且  
 委曲調和未可容易論訟益得理亦須傷財廢業况無理  
 不免坐罪遭刑終必有凶切當痛戒  
 一勸諭官戶既稱仕宦之家即與凡民有異尤當安分循理

務仕克已利人又况鄉鄰無非親舊豈可恃強凌弱以富  
 吞貧盛衰循環所宜深念

一勸諭遺喪之家及時安葬不得停喪在家及攢寄寺院其  
 有日前停柩棺柩灰函並限一月安葬切不須齋僧供佛  
 廣設威儀但只隨家豐儉早令亡人土如違依條科杖  
 一百官員不得注官士人不得應舉鄉里親知來相吊送  
 但可協力資助不當責其供備飲食

一勸諭男女不得以修道為名私創庵宇若有如此之人各  
 仰及時婚嫁

一約束寺院民間不得以禮佛傳經為名聚集男女晝夜混  
 雜

政績卷八

七

一約束城市鄉村不得以禳災祈福為名飲掠錢物裝弄鬼  
 備  
 前件勸諭只願民間各識道理自做好人自知不犯有司刑憲  
 無緣相及切須遵守用保平和如不聽從尚敢干犯國有明法  
 吏不敢私宜各淡思無貽後悔

乞蠲減漳州上供經總制額等錢狀  
 具位臣朱熹

伏觀本州昨準本路提刑司牒準尚書省劄子臣僚劄子陸  
 龍飛正位施實德千民比因臣下有請諸州縣經總制及  
 月椿版帳錢悉議裁減然朝廷雖行蠲減而州縣之巧取於  
 民者自若欲乞行下諸路提刑司應州縣日前以經總制月  
 椿板帳為名巧作色目科歛民錢以足額者嚴行禁止則朝  
 廷所減為及民之實惠矣四月二十一日奉聖旨依及準安



除諸司雜華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蠲減之數郡實私之而  
縣之督責於民者如故乞令諸路監司與州郡公心商議款  
免縣道如崑山常熟之類寬融減放必不得已則聞之朝廷  
量與蠲減各限一季聞奏監司則開具一路所當減之州守  
臣則開具一州所當減之縣仍各要見所減名色錢數若干  
庶幾灼然實惠及民四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奏臣伏讀前  
件兩次所降指揮有以仰見皇帝陛下盛德至仁勤恤民隱  
至於偏州下邑亦無不欲其業被堯舜之澤者甚大惠也然  
以臣所領一州四縣觀之則雖無月椿一項之輸而諸邑上  
供及經總制無額等錢或全無窠名或收不及額其間亦有  
州郡已為抱認代納而諸縣猶或不免違法科罰以足其數  
者就中漳浦一縣缺乏狼狽尤不可言竊意崑山常熟之類

政蹟卷八

八

其窶未必至於此也今者本州雖蒙聖恩蠲免經總制額一  
千貫省然諸縣目前此色官錢除實收外所欠常數千緡以  
郡計之則又不啻二萬餘貫今者所減雖已不為不多然逐  
縣所得在欠數中僅及二十餘分之一若以此故便欲禁其  
科罰猶恐尚為虛文况欲遂見其所減放名色之苦乎至  
於諸邑上供全無指歸則前此又未嘗有以闕省州縣官吏  
以此二弊私憂竊歎以為不知何時可免斯苦今者乃幸遭  
遇仁聖憂勤惻惻至於如此而臣於此時適叨委寄得與一  
季開具聞奏之列若不能罄竭所聞以稱明詔則臣雖死且  
有餘罪臣竊計度本州財計以及諸縣所無者固無可言所  
有者名色亦多不正其為曲折固未易以一言盡今若得蒙  
聖慈且將州縣所認折茶錢罷科荔枝龍眼乾錢抱認豐國

錢不足鉛本錢七千六十四貫及近年通判趙不敵所增  
經總制無額錢四千七百五十四貫特賜蠲減則諸縣事力  
庶幾稍可支持而目前科罰之弊亦可漸行禁戢但欲便見  
其所減之名色錢則恐朝廷所為蠲減之數實未為多未容  
責效如此之速臣謹具條畫前件所陳兩項利害如後須至  
奏聞者

一臣契勘本州上供錢物一歲之數通及四萬餘貫除一  
萬七千餘貫買銀五千兩解發又有大禮年分銀一千  
兩該錢三千五百餘貫不在常年解發數內外一項折  
茶錢七千貫一項龍利龍服荔枝乾錢四千貫係逐年  
尚書戶部準崇寧大觀上供錢物格符下椿辦又一項  
名為抱認建寧府豐國監鑄不足鉛本錢其數亦一萬

政蹟卷八

九

六千貫雖無省符行下然逐年登帶省司帳狀不可分  
文違欠三色總計二萬三千餘貫是皆無復根原來歷  
之可考亦無戶眼窠名之可催從前只是本州多方那  
兌一歲僅能贖得一萬二千貫錢起發而其餘一萬一  
千四十貫則以數下諸縣措置解補向來州郡費出有  
經縣道亦有寬餘可以椿辦以故移東補西未覺收缺  
近年以來州郡增添寄居待缺宗子孤遺養老歸正等  
官歲所支錢比之往時日有增廣以此州郡若匱而縣  
道急迫日以益甚無復贏餘可以補趨雖於紹興乾道  
年中兩次蒙朝廷將上件三色上供錢盡數撥下本州  
應副左翼軍口食馬料及忠順官驛料支遣其錢雖不  
起發然皆是逐月撥定之數期限促迫尤不可緩而縣

道所解往往愆期至乾道五年漳浦一縣趨解不行州郡不免將其所認錢數減下三千九百七十六貫一郡自行抱認於是本州椿辦之數遂成一萬五千九百七十六貫而諸縣所敷猶各不減二千餘貫合三縣共爲七千六十四貫縣道既無贏餘可積又無策名可催官吏且欲避免一時州郡督責則不過囚民之訴訟而科罰之甚則誘人以告訐而脅取之州郡聞知稍行禁約則諸縣使以藉口不肯留心赴辦州郡不免又將別色官錢那兌補足爲州郡者憚其如此則遂一切聽其所爲不復可問不唯非理違法妄取民財之可罪而民之負冤苦而訴於官司者皆無白而得其平矣前後守臣不知其幾自擊此弊能不動心願以數目浩大別無計

政蹟卷八

策可以幹旋朝廷又無蠲減之意是以不敢遽然有請今幸議臣建白聖明開納許爲蠲減而臣獨幸得遭此時其敢不以實聞而力請之乎然上供錢內所有二萬餘貫買銀之數臣固不敢輕議其三色錢內本州椿辦一萬五千九百七十六貫之數臣亦未敢有請故前所奏只乞聖慈明詔有司且將諸縣所敷七千六十四貫特賜除罷却於本州合發別項朝廷錢內照數截撥添撥應副前項左翼軍忠順官等支遣則庶幾州粗有以恤縣粗有以恤民而海隅蒼生惴惴寡亦可以少被聖主發政施仁之澤矣

一臣契勘總制錢不當立額不待知者而後知也蓋其出於倉庫出納田宅契券之所收者雖可約計其大槩

然財計有時而虧盈物價有時而高下則其數已有不可得而準者又况所謂無額錢者元無一定策名可以椿辦其多少不可得而預知故其創立之初直以無額名之則其不當立額也雖至愚亦知之矣而比年以來悉皆立額比較蓋緣紹興十九年中推行經界人戶多有白契不堪照用爭出投印致得當年經總制錢所收增羨遂有無狀小人獻此殘賊之計一時朝廷既爲所誤而其流毒至今未已此本州經制之額所以至於二萬四千六百五十一貫者蓋以紹興二十三年之數爲準也總制之額所以至於五萬五千六百七貫者蓋以紹興二十八年之數爲準也然此其所以爲準者又非當年自然收到之實數皆是後來督責追補之虛額而

政蹟卷八

一時朝廷決意施行官吏不敢爭執遂以至今逐年收越不上常虧一二萬貫至於無額之額則立法以來只以遞年爲額爲錢不過五千三百一十二貫而已隆興二年通判趙不敵者妄意希賞創立北溪稅場於數十里外遠收竹木之稅又於買納上供銀寶收回出刺價錢多方督迫趙得四千七百五十四貫以充其數於是無額之額遂增至一萬六十六貫遞年收越不上所虧亦不下六七千貫州縣無計可爲則亦兌那科罰如前項所以越辦上供之術而已而又重以守伴皆有磨勘之實下吏相與希意迎合故其督責無藝冒昧不顧又非別色官錢之比使仁人君子坐視民之狼狽而不知所以爲策亦有年矣今幸外廷之議偶及於此得與諸

州例蒙蠲減而本州不幸獨以遞年發足之故所減不及百分之一此蓋任事者未知遞年所以不曾拖欠正以官吏無狀避罪希賞不能仰體聖朝愛民厚下之本意不顧郡計之盈虛民情之苦樂既已增立虛額於前而又強為登足於後也且其所取之數若彼其多所減之數如此其少分之諸縣至有僅得五十千者是曾不足以當其平日所罰中人一家之數而論者遠欲責其盡除日前科罰之弊又望其便見蠲減名色若干之實其亦難矣故臣前所奏欲乞聖慈且將近年通判趙不敵所增四千七百五十四貫者特賜蠲減庶幾州縣稍稍有以相恤百姓不至大段受害至於此錢不當立額之本末則臣昨因賜對嘗獲而陳伏蒙至尊壽皇聖帝

政蹟卷八

深加獎納然臣於是時尋即去國以故不聞有所施行今亦未敢出位犯分輒有所陳但望聖慈博采羣議更加詳酌按本塞原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

右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到任之初刷具本州逐年起發經總制及無額錢數實收之數極多不過七萬五千貫而補發之數多至二萬五千餘貫其補發者並是州司兌那發納以故昨來版曹比較歲額無欠而議者不知其然便為本州事力有餘不肯多與蠲減然考累年以來實收之數日少而代納之數日多亦足以見州部事方日就空竭加以數年恐亦無以為州而自為崑山常執之不暇固不能以恤其縣而縣之不恤其民將益甚

於今日矣臣不敢以此繁碎瑣瀆聖聰謹已別具細數單狀申尚書省如蒙聖慈哀憐特賜宣索除依今來所乞減下無額錢數外更令有司於淳熙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減無額數內兩項正錢比做他州所欠分數再與蠲減不勝幸甚

條奏經界狀

具位臣朱熹  
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指揮令臣相度漳州先行經界事聞奏者臣衰晚迂疎無所能似猥蒙聖恩畀以郡級靜惟僥冒常懼無以補報萬分今者乃幸遭逢聖朝不忘遐遠推行仁政首於二郡以臣適守是邦使得與討論之列其為慶幸何可勝言臣自早年即為縣吏實在漳泉兩郡之間中歲為農又得備諸田畝之事竊見經界一事最為民間莫大之州

政蹟卷八

其紹興年中已推行處至今圖籍有尚存者則其田稅猶可稽考貧富得實訴訟不繁公私之閒兩得其利獨此泉漳汀州不曾推行細民業去產存其苦固不勝言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其勢亦將何所底止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於官府細民而豪家大姓猾吏姦民皆所不便故向來議臣屢請施行輒為浮言所沮甚者至以汀州盜賊藉口恐脅朝廷殊不知在歲汀州累次賊盜正以不曾經界貧民失業更被追擾無所告訴是以輕於從亂其時初未嘗有經界之役也以此相持久無定論不唯汀州之民不能得其所欲而泉漳二州亦復介為所累弊日益深民日益困論者惜之今者議臣之請且欲先行泉漳二州而次及於臨汀既免一州盜賊過計之憂又有以慰兩郡貧民延頸之望誠不可易之良策

也位雖多病精力早衰無以仰副使令然不敢先一身之勞  
俟而後一州之利病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今已是仲秋自  
去十月農隙之時只有兩月之久若蒙聖慈特許施行則所  
有合行事件欲乞便令監司州郡一面施行若候得旨方行  
奏請更俟報可竊恐遲緩不及於事須至條具并此奏聞今  
具下項

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於推擇官吏臣昨因本路諸司  
行下詢究管具已見申陳欲乞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  
主其事使擇一郡守臣汰其昏繆疲輒力不任事如臣  
等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令或不能則擇於其佐又不  
能則擇於它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  
於得替待缺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或權領縣事或

政蹟卷八

只以措置經界為名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  
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  
民無擾矣伏乞聖照計賜施行

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算計之法又人  
所難曉者本州自開切降指揮即已差人於鄰近州縣  
已行經界去處取會到紹興年中施行事目及募本州  
舊未有會經奉行諸賦算法之人選擇官吏將來可委  
者日逐講究聽候指揮但紹興年中戶部行下打量撥  
算格式印本多方尋訪未見全文竊恐諸州亦未必有  
欲乞聖慈特詔戶部根檢騰錄點對行下  
二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  
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

亦須當眾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為一部則其圖帳  
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  
人戶田宅之闊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為一縣則其圖帳  
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為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  
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  
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陪備若蒙朝廷矜憐  
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  
圖草帳而官為置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  
所差官會計買紙雇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  
兩司詳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  
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甚病矣又據龍巖縣尉劉璧  
申經界之行惟里之正長其役最為煩重疆理畝訟分

政蹟卷八

別土色均攤稅賦其在當時動經再歲彼出入阡陌妨  
廢家務固已不勝其勞一有廣狹失度肥磽失宜輕重  
失當則詞訴並興而督責又隨至矣然有產則有役適  
當重難使出心力以應役使亦無可奈何然彼皆鄉民  
安知經界書算則必召募書人以代此役而書人能書  
算必嘗為胥史之樂黠者莫不乘時要求高價執役之  
人急於期限不免隨索則酬而又簿書圖帳所用紙札  
亦復不費執役之人安能勝此勞費竊謂經界之在今  
日不可不行之亦不忠無成若里正里長書人紙札  
之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其殫力耗財如曩日  
恐非仁政之意也臣竊詳此意與臣所奏大指略同而  
所陳利害更為詳盡伏乞參照特許施行

一經與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額也蓋以算數太廣難以均敷而防其或有走弄失陷之弊也若使諸鄉產錢祖額素來均平則此法善矣若逐鄉產錢祖額本來已有輕重即是使人戶徒然遭此一打量攢算之擾而不足以革其本來輕重不均之弊無乃徒為煩擾而不免有害多利少之歎乎今來推行經界乃是非常之舉不可專守常法欲乞特許產錢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為利便伏乞聖照特許施行

一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稅租輕重亦各不同政使坐落分明簿書齊整尚難稽考何况年來產田之稅牙戶

政蹟卷八

六

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尤難檢計姦民猾吏並緣為姦實佃者或申逃闕無田者反遭徭寄至於職田徭寄不足則或撥別色官錢以充之如此之類其弊不可偏舉今來欲行經界若更存留此等名字則其有無高下仍舊不均而名色很多不三數年又須生弊為今之計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槩均產每田一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却以產錢為母別定等則一例均敷每產一文納米若干錢若干去州縣遠處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庫交收却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分隸若干為省計若干為職田若干為學糧若干為常平逐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令

諸鄉各造一簿今于午卯酉年應辦大謄寅申巳亥開年解發舉人惟此四年州縣無事具本州所管田數四至步畝等第各注某人管業有典賣則云元係某人管業某年典賣某人見今管業却於後項通結逐一開具某人田若干畝產錢若干使其首尾互相照應又造合縣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諸鄉者則併就烟爨地分開排總結並隨秋料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依通行收掌人戶遇有交易即將契書及兩家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但或者尚疑如此則本州產田納稅本輕而今當反重官田納租本重而今當反輕施行之後爭競必多須俟打量了畢灼見多寡實數方可定議其說似亦有理伏乞聖照

政蹟卷八

七

并與行下俟一面打量了畢別具利害申奏聞次一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並無僧行住持田土為人侵占逐年失陷稅賦不少將來打量之時無人照對亦恐別生姦弊加以數年將遂不可稽考欲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出榜招人實封請買不唯一時田業有歸民益富實亦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於韓愈所謂人其心廬其居之遺意誠厚下足民攘斥異教不可失之機會也伏乞聖照特許施行

貼黃

第四項

臣契勘產錢不得過額此平世之常法也然此法之來亦甚

未久向來未立此法之時產錢往往過郵割上相費去處故州城縣郭所在之鄉其產無不甚重與窮山僻壤至有相信從考此逐鄉產錢祖額所以本來已有輕重之所由也伏乞聖照

第五項

所謂依寄者正田不知下落官司恐火租米卽以其租分依寄於鄰近人戶責令送納推此一端貧民受弊亦可見矣然它處不聞有此名字獨漳州見之伏乞聖照

第六項

臣伏見本州城壁素來頽壞高者不及丈餘低者全是平地居民日夜往來不得禁制向來沈師之亂閩郡驚擾不知所爲向非朝廷威靈尋卽破滅則此邦之患何可勝言以臣堆

政蹟卷八

六

來此亦事之不可不慮者今若許賣此田其錢芻乞且令本州椿管別行相度漸爲修築之計務一兩得莫便於此弁乞聖照

又奏乞戒約州縣妄科經總制錢及除豁虛額錢數狀具位臣朱熹

右臣去年到任之初卽準省符行下臣僚奏諸州縣以經總制錢爲名巧作色目科歛民錢以足歲額者欲乞嚴行禁止又乞令諸路監司與州郡公心商議將缺乏縣道寬融減放奉聖旨依奏臣於是時卽已遵稟具奏以本州罷科茶及荔枝龍眼乾抱認建寧府豐國監鑄不足鉛本三色上供錢除本州自來以省計通融支遣一萬五千九百七十餘貫外尚欠七千六十四貫並無戶限源流可催又有隆興二年府起

經總制無額錢四千七百餘貫逐年收赴不上並見敷下縣巧作名色科罰人戶供輸發納違法害民事屬不便乞將上件錢除一萬五千餘貫本州依前通融支遣外其所敷下諸縣七千餘貫及隆興二年增起無額虛數四千七百餘貫特賜減免仍乞指揮別撥一項錢物應副截支左翼軍官兵口食等用已蒙聖慈開允行下本路漕司相度今經日久未委本司已未申奏以致未得早被蠲貸之恩臣今在任將及一考逐時稽攷本州財計見得自去年四月以來卽次行下諸縣不得妄行科罰而所有上供七千六十四貫只以省計通融支遣亦不至於大段欠缺自不須更令州縣收簇解發亦不當上煩朝廷別行應副臣輒已行下諸縣自今並免解發及申嚴約束不得似前以此爲名妄行科擾去訖但恐將來官吏不能遵守復致違戾欲望聖慈特賜睿旨嚴行戒勅如有依前科擾去處州縣當職官吏並與重行坐罪庶幾海裔窮民獲安田里庶知聖主憫仁元元不間幽遠之意至於經總無額錢內四千七百餘貫虛額之數卽在州縣不容措畫却乞聖恩矜憐特詔有司直與除豁永絕科擾之原益廣涵濡之澤臣不勝大願臣冒犯天威不任恐懼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簽黃

臣所奏不敷諸縣發納上供七千餘貫乞賜戒約縣道不得科罰卽於上供元額並無虧減乞將此項先賜施行其經總制無額錢却乞付之有司立限聞奏取自聖裁特賜除豁

經界申請司狀

具位

伏覩本州準轉運衙及準提刑提舉衙牒備准省劄臣僚劄子奏開經界之政公私俱利闊廣接壤廣中已行經界而閩中未行頃者朝廷俾閩路漕巨措置汀州經界續恐有擾而權行住罷夫經界雖難進行然因其鄉俗而行之以漸則無勞擾之患蓋閩郡多山田素無畝角可計鄉例率計種子或斗或升每斗種大率繫產錢十餘文若使民戶自以本戶產錢均配其田自為二簿一簿之官一為戶簿如江浙之例每段畫圖而寫四至配以產錢若干其簿之首總計本戶產錢以合官簿之數其隱瞞不載者甘沒于官許人告首請便聞有郡例元產一錢約抵它郡數文者每每一錢以十分

政蹟卷八

為率而折之則山田小段並可均配行之二三年畝產漸實然後使保正長自畫圖為甲乙壬癸等字號而總計之則民心自安不差官吏不置司局而民亦無擾矣二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福建路監司相度條具聞奏牒請契勘本州曾未舉行經界如或已行即未委先行係作如何施行日今見行遵守有無所行未盡若未行經界亦合作何措置逐一條具經久利便因依狀申者本州除已一面詢訪到龍谿知縣翁承議條具事狀備錄供中外憲稿自念久處田間嘗試縣吏其於此事尤所習知正以本州向來不曾推行經界田稅不均貧弱受弊方欲少俟數月之間條上五事首以為請今觀上項指揮適與鄙意所欲言者不約而合以此更加詢訪見得經界行否之利害一經界詳略之利害一又得其所

必可行之術三又得其將不得行之慮一不敢隱默謹具知後

一版籍不正田稅不均雖若小事然其實最為公私莫大之害蓋貧者無業而有稅則私家有輸納欠負追呼監繫之苦富者有業而無稅則公家有隱瞞失陷歲計不足之患及其久也詎理紛紜追對留滯官吏困於稽考人戶疲於應對而姦欺百出率不可均則公私貧富俱受其弊歲引月長有增無減且以嘉身之所歷者言之嘉紹興二十三年間備員泉州同安主簿是時已見本州不曾經界縣道催理稅物不登鄉司例以逃絕為詞官司便謂不可推究徐考其實則人戶雖已逃亡而其田土只在木處但或為富家巨室先已吞吞或為鄉

政蹟卷八

至宗親後來占據陰結鄉吏隱而不言耳臣嘗畫策請於縣一時均割雖亦頗多然本原未正弊隨日生終不能有以為久遠之利况自彼時至今已三四十餘年茲者南來每見縣道官員諳曉民事者無不以此為病至於田里之民則其苦此而欲得經界又不待言而可見此經界行否之利害然也然則今日議臣之請亦可謂深知所以救時弊之急矣但其所言闊廣之事或非親見容有未實蓋紹興年中福建一路實但泉漳汀州不曾經界然亦非全然不行也是其打量橫造蓋已什八九成而提刑孫汝翼以為山賊未平民散田荒慮有不實亟奏罷之本非此三州者倘有不可經界之勢也且其至今歲月益久流亡復業田土開墾又已非復昔



時矣使昔時真不可行豈至今日終不可行而遂已乎  
伏乞台察

一經界利害如前所陳則其不可不行審矣然行之詳略  
又有利害者蓋版籍之所以不正田稅之所以不均政  
緣教化未明風俗薄惡人懷私意不能自克是以因循  
積弊以至於此雖有教化亦未可以卒然變也况今吏  
治何暇及此而遽欲版圖之正田稅之均是豈不差官  
不置局不打量步畝不攬造圖帳之所能辦乎所以紹  
興年中雖以秦太師之權力李侍郎之心計然猶不憚  
甚勞大費以至淹歷歲時之久而後能有成也若如議  
者之言即是熙寧手手疑當作首去聲實之法其初雖若簡易  
其終必將大起告訐之風徒傷淳厚之俗而卒不足以

政蹟卷八

三

得人戶田產有無多寡之實又反不如倫安度日都不  
作為之爲愈也抑紹興經界立法甚嚴人所創見莫不  
震悚然而姦猾之民猶有故犯之者况於今日以此苟  
簡之法施之流習之民而欲妄意簿正而稅平豈可得  
哉此經界詳略之利害者然也伏乞台察

一經界之行否詳略其利害已悉具於前矣今欲行之則  
紹興已行之法誠不可易但當時所行亦有一二未盡  
善者如不擇諸道監司以委之而至於專遣使命不擇  
州縣官吏而泛委令佐至其中半又差官覆實以紛更  
之此則今日之所不可不革者也蓋當是時秦氏用事  
詔路監司皆其親黨固未嘗擇至於州縣官吏又以迂  
州迂縣無不奉行用人至多而不暇擇所以其勢不得

不至於此今幸朝廷清明而本路諸司皆一時之選欲  
行經界之地又不過三州十有七縣其用官吏一縣兩  
人則亦不過三十四人而已若蒙朝廷先令監司一員  
專主其事使之擇三郡守法其昏謬疲軟大不任事如  
熹等者而於一路之中求此三四十人應亦不至絕不  
可得蓋縣令不能則擇於其任佐又不能則擇於它官  
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闕之  
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權領縣事要以其人而後已  
既得其人則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  
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以報其勤其權領者則又稍優  
其賞而歸之故官則大事克濟而於其不能者亦無大  
害此則差官置局必可行之說也至於打量一事則其

政蹟卷八

三

勢不得不少勞民力但一縣之地大者分爲數百十保  
小者分爲數十百保使之分頭散出各自打量則亦不  
至多費時月而紹興遺法亦必有能識之者此打量步  
畝必可行之說也至於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  
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  
畝之潤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眾共定各得其實其十  
保合爲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  
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之潤狹高下也其諸  
都合爲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  
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  
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  
以賙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

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爲買紙雇工以造  
正圖正帳專委守伴及所差官會計買紙雇工之費實  
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  
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甚病此  
則擴造圖帳必可行之說也抑此皆其法也若夫法外  
之意又在官更用心如何真頃在同安嘗見惠安縣丞  
鄭昭叔自言知仙遊縣日適值朝廷推行經界初得戶  
部行下事目讀之茫然不曉所謂而寮佐吏史亟請施  
行因竊自念已猶未曉何以使人乃閉閣謝事覃思旬  
日然後通曉心口反復更相詰難胸中洞然無復疑滯  
然後集諸同官而告語之使其有疑卽以扣問如是數  
日而同官亦無不曉者同官既曉然後定差保正保長

政蹟卷八

語

閩縣通差不以烟燧遠近爲拘不以賦役新舊爲限但  
取從上丁產高入分爲二等大者以備都副保正小者  
以備大保長各以紙籤書其姓名分置兩貼又於二貼  
各分四類或物力高強或人丁衆盛或才智足任謀畫  
或筋力可備奔走各以其類置於一貼凡選一都一保  
則必兼取此四色人使之同事令其各出所長以相協  
濟於是人皆悅從相率就事差役既定然後以戶部事  
目印本給之又爲說其大意使之退而講究期以一日  
悉集縣廷凡有所疑悉其請問悉以已意詳爲解說力  
疲氣乏則請同官更番應之如是五六日凡爲保正長  
者亦無不悉曉其法然後散遣打量不過兩月宅邑差  
役未定而仙遊打量見次第矣熹嘗竊記其言以爲

使使差之官人人如鄭君之用心則雖歲歲方田年年  
經界亦無害於民者今者幸遇朝廷復有推行此法之  
意敢錄其說并以陳獻如蒙采擇上之朝省下之屬部  
不獨使被差官吏有所取法亦庶幾鄭君之心因以暴  
白於後世鄭福州寧德人其後致仕家居老壽康寧九  
十六歲而終亦其誠心愛民之報也并乞台察

一經界行否詳略之利害與其必可行之術熹之言亦詳  
矣而復有所謂不得行之慮者何也蓋此法之行貧民  
下戶雖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樂喜之者多單弱  
困苦無能之人故雖有誠懇而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  
皆財力辦智有餘之人故其所懷雖實私意而善爲說  
詞以惑群聽甚者至以盜賊爲詞恐脅上下務以必齊

政蹟卷八

語

其私而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能深察  
其情而望風沮怯例爲不可行之說以助其勢殊不知  
泉漳之民本自良善不能爲寇唯汀州及漳之龍巖素  
號多盜然後數起如沈師姜大老官黃三之徒皆非  
爲經界而起也乃以不曾經界有稅無業之民狼狽失  
所者衆而輕於從亂耳若其富家巨室業多稅少之人  
則雖有不樂受產之心而豈肯以此之故棄其子孫久  
遠之業以爲族滅無餘之計也哉其不足慮亦明矣但  
此等事情曲折微細亦須身履目見乃有以信其必然  
今朝廷之尊臺府之重其去田里有稅無業之民蓋已  
遠矣而又有此浮偽姦險之說以蕩搖乎其間則亦何  
由信此利害之實而必行之哉此熹所以雖獨知之而

不能不以或不得行為慮也伏乞台察

右詳件如前竊之愚意又竊以謂此事今在諸司詳為開陳朝廷力賜主張首以定計為先次以擇人為急然後博采眾論取其所長則雖事之至難者亦將無所不濟如其不然而使復為懷姦挾詐因循苟簡之論所勝則是使三州之民日就窮困永無蘇息之望矣可不痛哉竊哀朽之餘誠叨郡寄不勝喜懼交戰之極謹具狀中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常平使司伏候台旨

小貼子

此狀所陳乃嘉平日所聞不經界之通患今到任稍久續行體訪又見本州稅籍不正田畝荒蕪官司失陷王稅數日浩瀚無以供解歲計遂至巧作名色科敷責罰以救目前官既不注吏又為姦是以貧弱之民受害愈甚州郡非不深知其

政蹟卷八

美

弊然勢之所驅有不容已雖有賢者不遇包羞忍恥拱手聽歎而已若不推行經界決是無由革去此病之根此於通行利害之中又是一郡要切利害并乞台照

再申諸司狀

伏見本州逐日承準使牒備坐省劄內聖旨指揮詢究經界利害契勘竊到官之初即被上件指揮已具已見畫一併申本州又已取到知龍巖翁朝奉等官議狀備申去訖近隼泉州關報亦已備具申聞竊意事之利病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可否之決當亦可見於此矣而至今累月未有定論使司排日接交尚且更令詢究此雖高明謙遜博盡下情謹之重之不為輕舉然此一事自初降旨今幾半歲若欲決意舉行則須及此七八月間畫降指揮檢照紹興年間戶部所行事

自離印行下令逐州縣前期講究隨宜損益舉辟官吏取捺

錢物差下保正副長變使秋成之後即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庶幾乘此農隙可以集事今來已是夏末秋初而都未見有此消息文字往來泛然而已正使幸而不致寢罷亦須明年秋冬方得下手是則不惟虛費時月使三州疲悴之民更受一年之苦而上下官吏必將妄疑諸司無意主張不肯着力詢究兼是事未施行利害曲折亦非常情所能預料雖欲詢究其道無由徒爾紛紛不惟無益而適所以漏洩幾事動搖衆心使營私避事之人得以陰笑竊議於其後非計之得也且以紹興之役觀之當時舉東南數百州之地同日施行只是李侍郎一人建白於秦太師一人主張於上斷然行之未嘗如此遲疑顧慮而中外響應無有一夫以為焉

政蹟卷八

美

已而敢萌叛亂之意及其訖事則版圖稍正稅役稍均民到於今賴之不可誣也故竊謂此事雖或不免勞人動衆然其勢不得不行而其理亦決然可行其為利害不在乎它但在斷與不斷行與不行之間爾若蒙諸司力為申明朝廷早賜行下使官吏曉然知是斷然必行之令已終不得不任其責則其利病之由折自當有能次第推尋接續申請者今皆不必預以為憂使謀空多而事不集以失三州窮民之望也又况本州今年早稻稍熟民力稍寬可為之時似不可失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再申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常平使衙伏乞台旨施行

回申轉運司乞候冬季打量狀

本州今月初九日準轉運衙牒錄白到尚書省十二月二日

劄子福建轉運提刑提舉司奏相度到漳泉州經界十一月二十六日降指揮令福建轉運司照相度到事理先將漳州措置施行仍每縣各於所部內選差有材力能幹官一員同知縣公共措置務要盡得其實毋致引惹詞訟及委陳某專一提督候打量開具已行事件及打量圖本中尚書省先具知稟狀申須至申聞者

右準指揮憲照對本州自去年二月準使司牒條具經界利便於六月恭奉聖旨令憲相度開奏當已節次具狀中奏去訖仍累行下屬縣曉諭士民各據陳述利便紐算方法仍會到福州興化軍諸縣紹興十八年舉行經界案祖逐項斟酌取其簡便易行將來不至煩擾者分明曉諭將田形算法錄版行下四縣先令人吏習學指教民戶務要人人通曉其它節目亦皆明

政蹟卷八

天

有倫緒只是差保正副長分畫都界置立土封之類以未得旨不敢預先行下今來伏準使牒備坐省劄恭奉聖旨指揮先將本州措置施行憲聞命驚喜即欲奉行既而思之方量之役全在田野其所使令保正副長喚集照應書押人戶又是產稅耕農之家所以紹興十八年間舉行此法必在十月以後正以不從奪其農時務欲公私兩便而憲自去年累次申請亦欲秋成之後即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其後又因具奏待罪明言年歲向晚播教有期若便施行亦恐不免有緩不及專之責蓋區區之愚慮亦未嘗不在於此也目今雖然方是十月中旬然閩南地暖管下田土纔及冬春之交民間已是耕犁若於此時施行不惟有妨農務而春月雨水常多原野泥濘恐亦難得應期了畢曠日持久勞費倍多將使無知之民不見朝廷之良法

美意而反以為厲已棄家大姓隱瞞租稅之人本所不悅又得以此藉口肆為煽惑動搖之計凡此曲折實有未便以是反有遲疑未敢遽然下手然又竊惟念此事之行雖非憲所建白然而節次條陳利害則憲實在其可行致蒙諸司特賜保明朝廷俯從所請至於異議紛紜久而不決又蒙聖明果斷特許行之一州德意所加至深至厚豈可不亟奉行更有前卻則又且欲及此農務尚寬之際先次差下保正副長便令打量城市山坂至春深而權罷俟秋晚而復行既又深念如此施行不惟未有深益且是既行復止中間半歲機緘泄露人情玩習其弊且將無所不有是以不敢復傾避事之嫌而極論其未可遽行之說如此欲望使司詳酌其宜特賜敷奏略做紹興十八年事體許俟七月一日方行差役十月一日然後打量其七戶畫都界置

政蹟卷八

天

立土封之類即容本州日下一而措置以至秋成之後打量之時規畫當益詳盡吏民當益諳熟既免妨農之實害又銷不逞之浮言蓋雖遲之歲月而累歲依違不決之議一方因襲難革之弊百年久遠一定之規可以優游而責成不至趨迫而害事豈勝幸甚謹具中轉運使衙伏乞台旨備奏施行

曉示經界差甲頭榜

契勘本縣日前經界未及均稅遽行住罷後來一向不復舉行是以榮家大姓有力之家包併民田而不受產則其產虛楮在無業之家冒占官地而細租則其租使寄於不佃之戶姦胥猾吏寅夜作獎走弄出人不可稽考貧民下戶枉被追呼監禁蓋楚無所告訴至於官司財計因此失陷則又巧為名色以取於民雖有慈惠之長明察之官欲革舊弊而一新之亦復無所措

手如是者蓋已有年矣乃者聖明灼知其弊添加憐憫特部守  
臣相度經界利害蓋欲仰遵紹興已行之故典加惠此邦重困  
之瘼民務使田稅均平貧富得實免致貧民下戶困於兼井聚  
猾之手雖知應役之人不無少擾然欲革百年澆錮之弊為斯  
民久遠之計勢有不得已者本州謹已仰體聖意條具奏聞去  
訖竊恐日久或蒙行下便當舉行而遠近士民傳聞不審過有  
疑慮合行曉諭及有預行撥置事件亦須先次遍行告報曉示  
下項

一今來經界乃是紹興年中已行之法當時諸路州縣並皆  
舉行始初傳聞人亦驚恐扇搖眩惑怨謗紛然及至打量  
田土橫造圖帳一都不過二十餘人遠者不過數月之久  
即便結局應役之戶雖不免有勞費然結局之後田土使

政蹟卷八

三

關產錢重輕條理察然各有歸著在民無業土產存之弊  
在官無逃亡倚閣之欠豪家大姓不容僥倖隱瞞貧民下  
戶不至偏受苦楚至今四五十年人無智愚皆知經界之  
為利而不以為害只是本州推行未畢遠行住罷所以民  
間但知其害而未及其利之如此奸民猾吏又皆知其  
利於貧民而不利於己往往互利驚恐妄說事端欲使聖  
朝仁政實惠不得下達而千里之內貧弱之民依前受弊  
無有窮極實可憐悼今仰人戶詳此聖理仰體聖朝寬恤  
之意莫聽浮言妄有驚擾

一經界之法當依紹興年例別差大小正副甲頭專一打量  
每都大約不過二三十戶本州諸縣從來本都不曾分十  
大保無以得見都分濶狹合差小甲頭之數今且行下諸

以仰各告報見役保正副等先納還都四至之內圍徑  
里東至西幾里約計田園大槩項畝大槩約度未  
縣以憑分畫方界定差大小甲頭將來定差之後打量積  
造並委甲頭管轄其見役保正若非合充甲頭之人即依  
舊只管煙火不預經界事務

一打量紐美置立土封椿標界至分方造帳畫魚鱗圖砧基  
簿及供報官司文字應干式樣見已講究見得次第且久  
當行鑄版散下諸縣庶幾將來經界大小甲頭等人各通  
曉免至臨時雇募他人重有所費

右今榜先次曉諭本州人戶各仰知悉如將來所奏事理得蒙  
聖恩即賜開允即當別行措置子細曉諭務要不擾而辦以副  
朝廷綏靖遠方蠲除民瘼之意如所措置有未穩便亦仰及早

政蹟卷八

三

前來陳說切待別行講究改正施行紹興元年八月日  
自劾本州地震及患脚氣不能祗赴錫宴妨礙職務乞  
賜罷黜奏狀

石臣中年病廢久託祠官近蒙聖恩起分符竹到任今恰半年  
却無大段疾痛又被聖訓令臣相度本州先行經界利害臣竊  
自幸以為若得憑恃威靈更且彊健營營竭力奉行仁政使一  
方千里之內貧富之民各得其所而州縣之間亦得以隱覆  
欺實出失陷財賦而免於白旗歲計違法害民之弊而臣不幸  
賦性至愚臨事多暗刑政乖戾侵迫陰陽當州境內自九月以  
來累次地震臣實恐懼未及申奏待罪而舊若脚氣忽然發動  
痛楚寒熱位於常年遍傳兩足連及右臂以至會慶聖節渴  
錫宴之日病勢方劇臣以臣子之誼不敢自安亟欲強自扶

少伸三呼百拜之恭而筋骨拘攣不容自力髮悸反側無地自  
容只此一節已無心顏可居士民之上又况在告日久獄訟積  
留今雖略能強起視事而病中服藥出汗過多氣血精神日益  
凋耗一郡軍民之務日有萬端思慮少或不周為害非細加以  
年歲向晚播數有期而所請經界至今未奉進止設使即今便  
蒙行下已是後時雖欲竭力奉行終恐不免緩不及事之責以  
是思惟憂惶惟迫不知所以為計輒冒萬死哀籲以開伏惟聖  
慈察臣守土失職事上不恭之罪特賜罷黜投之遠裔以為中  
外臣子之戒臣死且不朽儻或憐臣愚暗拙疎疾病狼狽之實  
不加大詔曲賜保全使臣得以自裹殘骸歸窆故土亦死且不  
朽千紀天威臣無任震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官觀劄子

政蹟卷八

三

查輒有哀懇仰濟崇聽熹昨以被病不堪部寄輒露投開之請  
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亦會賤軀稍可支吾不敢再有陳乞請準  
轉運河牒被奉聖旨許令本州先行經界熹即已遵稟日逐講  
究漸見倫緒只候秋冬下手打量意謂可以少效疲篤仰副使  
令之意而熹無狀行負幽明長男暫往婺州遠爾天履不惟老  
病之餘不堪悲痛而料理喪葬收拾遺孤相去隔遠私計實有  
未便雖欲強自扶持勉從事勢有不可得者欲望鈞慈特為  
敷奏後仰奉祠退歸田里則熹父子存歿均被莫大之恩不勝  
千萬幸甚

漳州延郡士入學牒

天勤州縣兩學講說課程近日以來漸有倫緒但以州郡尊賢  
尚德之心有所未至致使諸生無所薰陶涵養以發其向道入

德之趣不敏之咎何以自文今觀新江州知錄黃從事器資渾  
厚操履端方杜門讀書不交權利鄉間有識莫不推高若以禮  
請屈居州學正錄之任兼司主管縣學教導必能使諸生觀感  
而化有所興起前州學施學正 允壽 石學正 洪慶 皆以耆艾之  
年進學不倦強毅方正眾所服憚林貢士 易翰 李進士 若次 或  
究索精微或持循雅飭察其志行久益可觀貢士陳 澤 太學生  
楊士 謙 齒雖尚少學已知方永嘉學生徐 甯 務學求師志尚堅  
確凡此數士當職所知若悉招延異其禮際則凡學之子弟藏  
脩遊息無適而不得良師畏友之益庶幾理義開明德業成就  
仰副聖朝教養作成之意其在外士人竊恐尚有年高德邵聞  
里推尊經明行修流輩歸重而藏器自珍不求聞達者更當廣  
行咨訪續議延請

政蹟卷八

三

紹熙二年正月初二日牒

勸農文

契勸生民之本足食為先是以國家務農重穀使九州縣守俸  
皆以勸農為職每歲二月載酒出郊延見父老諭以課督子弟  
竭力耕田之意蓋欲吾民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  
以其趨於富庶仁壽之域德至渥也當職幸來此承攝敢墜囊  
章今有勸諭事件開具如後

一今來春氣已中土膏脈起正是耕農時節不可遲緩仰請  
父老教訓子弟通和勸率浸種下秧溪耕淺種耨時早者  
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無致因循自取飢餓

一陂塘水利農事之本今仰同用水人協力興修取令多蓄  
水泉準備將來灌溉如事干眾仰時聞官糾率人功借貸

錢本日下修築不管誤事

一耘犁之功全藉牛力切須照管及時餵飼不得輒行宰殺致妨農務如有違戾準勅科決春杖二十每頭追賞五十

賈文錮身監納的無輕恕今仰人戶遞相告戒毋致違犯一種田固是本業然粟豆麻麥菜蔬茄芋之屬亦是可食之物若能種植青黃未交得以接濟不為無補今仰人戶更

以餘力廣行栽種

一蠶桑之務亦是本業而本州從來不宜桑柘蓋緣民間種不得法今仰人戶常於冬月多往外路買置桑栽相地之

宜逐根相去一二丈間深開窠窩多用糞壤試行栽種待其稍長即與削去細碎拳曲枝條數年之後必見其利如未能然更加多種吉具麻苧亦可供備衣著免被寒凍

政蹟卷八

一鄉村小民其間多是無田之家須就田主討日耕作每至耕種耘田時節又就田主生借穀米及至終冬成熟方始

一併填還佃戶既賴田主給佃生借以養活家口田主亦藉佃客耕田納租以供贍家計二者相須方能存立今仰

人戶遞相告戒佃戶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撓虐佃戶如當耕牛車水之時仰田主依常年例應副穀米秋冬收

成之後仰佃戶各備所借本息填還其間若有負頑不還之人仰田主經官陳論當為監納以警頑慢

一本州管內荒田頗多蓋緣官司有依寄之擾象獸有踏食之患是致人戶不敢開墾今來朝廷推行經界向去產錢

言米各有歸著自無依寄之擾本州又已出榜勸諭人戶陷殺象獸約束官司不得追取牙齒踏角今更別立賞錢

三十貫如有人戶獲得象者前來請賞即時支給庶幾去除災害民樂耕耘有欲陳請荒田之人仰仰前來陳狀切待勘會給付承為已業仍依條制與免三年租稅

一今來朝廷推行經界本為富家多置田業不受租產貧民業去產存枉被追擾所以打量步畝從實均攤即無增添

分文升合雖是應役人戶日下不免小勞然實為子孫承遠無窮之利其打量紐筭之法亦甚簡易昨來已印行曉

示今日又躬親按試要使民戶人人習熟秋成之後依此打量不過一兩月間即便了畢想見貧民無不歡喜只恐

豪富作樂之家見其不利於己必須撰造語言妄有扇搖今仰深思彼此一等皆是王民豈可自家買田收穀却令

政蹟卷八

計較生事沮撓良法

一本州節次行下諸縣不得差人下鄉乞覓搔擾科敷抑配強買物色及以補發經總制錢發納上供銀罷科茶等為

名科罰人戶錢物所以上體朝廷寬恤之意欲使民得安居不廢農業今恐諸縣奉行違戾仰被擾人指定實迹前來陳訴切待追究重作行遣

一本州節次印給榜文勸諭人戶莫非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意今恐人戶未能通知別具節畧連帖在前請諸父老

常為解說使後生子弟知所遵守去惡從善取是舍非愛惜體膚保守家業子孫或有美質即遣上學讀書學道修身與起門戶

右今出榜散行曉諭外更請父老各以此意勸率鄉間教戒子



第務令通曉毋致違犯紹熙三年二月日榜

具官

龍巖縣勸諭勝

當職恭奉勅命來守此邦見本州四縣龍巖諸邑風俗醇厚  
少有公事干撓州府獨有龍巖一縣地僻山深無海鄉魚鹽  
之利其民生理貧薄作業辛苦州府既遠情意不通縣道公  
吏又不究心拊摩躬行教化往往多差公人下鄉搔擾及縱  
吏人因事乞覓不遵朝制不恤刑獄不能分別是非曲直致  
使其民不見禮義惟務肉強者欺弱壯者凌衰內則不知  
有親戚骨肉之恩外則不知有閭里往來之好習俗薄惡已  
足歎傷至其甚者則又輕侮官司公肆咆哮把持告訐無所  
不至始則詭名下狀終則將身藏閃及至州縣其欺詐自

政蹟卷八

去

捕緊急則便閉門聚眾持械闖敵殊不思量既為王民便當  
遵守王法州縣之官皆是奉行朝廷政令今既不然抗拒州  
縣便是不遵王法不畏朝廷如此所為何異盜賊縱使一時  
抵敵得過不知終久作何收殺雖說本因官吏養成此惡然  
却終須自已出頭受罪小者徒配決罰大者殺身破家赤子  
無知抵冒至此良可悲憫當職既忝父母之官豈忍坐視不  
思有以救其未然除已行下龍巖縣約束官吏務宣教化恪  
守條法不得似前容縱搔擾外須至曉諭

右今榜龍巖縣管下通行曉諭上戶豪民各仰知悉其有細民  
不識文字未能通曉仰請鄉曲長上詳此曲折常切訓誨要使  
閭閻之人常切思念既為王民當守王法自今以後各修本業  
莫作姦盜莫恣飲博莫相鬪打莫相論訴莫相侵奪莫相嘯味

愛身忍事畏懼官司不可似前咆哮告訐抵拒追呼倚靠凶狠  
屏兇刑憲庶幾一變獲憚之俗後為禮義之鄉予子孫孫永隆  
聖化如更不改尚習前非州郡雖欲曲法相容亦不可得夾當  
會合巡尉圍掩搜捉依條斷罪的無輕恕今榜曉諭各請詳思  
趁早革心無貽後悔

乞褒錄高登狀

貼黃

奏為本州故迪功郎高登嘗以直言干忤秦檜貶死容州乞  
賜昭洗褒錄事伏候勅旨

具位臣朱熹

臣猥以塵賤備員偏州仰體聖明收用獎拔之意思竭駑鈍  
仰報萬分故於聽訟決獄之際不敢不盡其愚幸踰年目

政蹟卷八

去

前人戶些少曲直粗得其情獨有事在數十年之前而其存  
直之分舉錯之重或非州郡之所得為者則在臣之職不敢  
不具以聞伏惟聖慈特垂聽察臣伏見本州漳浦人故迪功  
郎高登資稟忠義氣節孤高少遊太學值靖康之禍嘗與陳  
東詣闕上書力陳六賊之罪且言金人不可和狀至紹興間  
廷對力陳闕失無所顧避發試官忌其直降為下州文學高  
宗皇帝嘉其忠而收之調靜江府古縣令是時秦檜當國帥  
臣胡舜陟以其父嘗宰是邑欲為立祠以悅其意而登獨持  
不可舜陟欲以危法中之召致獄官驗問訊掠訖無非狀可  
書後為潮州試官又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闕浙水  
泠之所由檜聞益怒以為陰附起鼎削官徙容州以死檜沒  
之後諸以口語為桎所陷者高宗皇帝深察其冤巨細存仁

無不甄錄而登以遠人下士獨無爲言之者至乾道間近臣  
梁克家等始援紹興二十六年赦書以請而有司拘文廢格  
弗下近歲守臣傅伯壽又嘗具奏如前然今亦已踰年未奉  
進止是使登以抱恨沒身垂五十年而姓名猶在罪籍未蒙  
昭洗雖其孤忠自信獨立不懼精爽凜然必不以此爲悔而  
在聖朝伸冤雪枉勸善懲惡之意則議者猶竊恨焉臣幸得  
蒙恩假守其鄉目睹茲事若又緘默不能具以上聞則雖萬  
被戮不足償罪是以敢冒言之伏惟皇帝陛下御極以來虛  
心克己容納盡言比以陰陽失和申詔近臣樂聞至論草茅  
之士雖有狂直過甚之言始雖忤旨終薄其罪竊揆聖志如  
登之忠直宜在矜獎欲望特發德音復其官秩量加褒錄以  
慰九原且使天下之欲爲忠義者知所勸慕誠非小補臣不

政蹟卷八

表

表

量疎遠干犯威嚴無任震懼隕越之至謹劄奏伏候勅旨

貼黃

臣竊詳傅伯壽奏底有加贈官秩施恩後嗣係於聖神之  
獨斷非小臣所敢請之語臣之疎遠尤不敢輒論及此然  
區區之情實有同焉者伏乞聖照

按黃炭狀

照對本州管下沿海寨巡檢一員土軍一百六人逐年截撥漳  
浦縣人戶苗米三千一石五升近寨道倉專委縣官就彼交納  
應副支遣土軍月糧例是一月餘日方得交畢結局同縣去年  
係委縣官從事即黃炭不知有何私弊到案未及十日即便回  
縣既不恤人戶搬運且令仍舊搬米前來倉所等候其黃炭又  
不前去地頭續爲交納遂至五月以後大軍飲食赴州陳訴本

州累行催促其黃炭頭然略不介意本州爲見大軍節次奔走  
驚訴殊可矜憐遂將別色官錢量行兌支仍截下人戶未納州  
米別行委官前去監督本縣催促支散至今日久未能按月支  
遣蓋緣黃炭怠慢不職專務營私不以國家養兵捕盜爲念不  
爲及時交納致得一寨土軍一百餘人飢餓復復實非細事委  
是難以有留在任本州遂於八月初七日將黃炭與龍巖縣主  
簿迪功郎陸槐對移及具狀申尚書省吏部并諸監司照會訖  
並皆未蒙果決回降指揮今來伏觀符下六月十八日樞密院  
劄子施行朝請郎王銖論奏乞行約束州軍弓手土軍履錢衣  
糧須管按月支發毋使侵擾細民奉聖旨依本州竊詳上項申  
請指揮正與本州按發黃炭事件一同仰見朝廷撫恤民丁  
寧深切之意所有黃炭罪狀不敢隱默欲呈呈新寺將黃炭重  
賜施行以爲官吏慢令廢職不恤軍民之戒伏候勅旨

政蹟卷八

表

薦知龍溪縣翁德廣狀

且並臣朱熹

右臣叨被誤恩假守偏郡自到官以來惟思所以仰稱使令  
之意以爲布宣德意固爲郡守之職然苟屬縣奉行不得其  
人則無自而及於百姓故嘗深察諸縣令佐之賢否其背公  
營私廢弛不職者已嘗按劾具奏得旨施行其濫官公勤委  
有善狀者又豈敢默然而不以上聞乎臣伏見朝奉郎知龍  
溪縣翁德廣天資剛直才氣老成不爲赫赫可喜之名而每  
有懇懇愛民之實臣嘗以縣事大要者三察其施爲知其果  
有可稱者刑獄詞訟財賦是也縣所解徒流以上罪歲率數  
十臣取其案牘觀之見其規畫條目委曲難問必盡因解而

後已及州司理院再行審勘而囚卒無異詞皆以縣之所轄  
為得其情是能上體國家哀矜庶獄之意也漳之四邑龍溪  
為大理訴之牒日百餘紙巧偽詆調姦詐百出德廣乃隨吏  
處決終朝而畢人服其公未嘗有知責留禁之人是能使百  
姓無屈抑不伸之訟也縣所賦入最為浩繁令三縣之數不  
足以當龍溪十分之八郡之經費賴以取足德廣乃從容應  
辦民自樂輸吏無追督是能足用裕民而無御配科歛之患  
也及其治行蓋庶幾乎古之循吏者竊謂若使凡為縣者皆  
能如此則國家德澤不患於壅隔而田里之間亦不復有歎  
息愁怨之聲矣臣與德廣為同郡人其孝友稱於宗族行義  
信於鄉閭臣素知之固已甚審至此一年察其所以施於有  
政者又如此故今不復以鄉曲為嫌已照薦舉格令舉充陞

政蹟卷八

聖

陟員數又念方以災患乞奉香火朝夕得旨便當解罷而德  
廣去替亦已不遠竊恐後來者知德廣之賢未能若臣之詳  
倘至脫略則在臣有見賢不能舉之罪臣愚欲望睿慈察臣  
所舉出於公論將德廣特與陞擢差遣以為官吏勤事愛民  
之勸臣不勝大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秘閣修撰狀一

右熹昨蒙聖恩權發遣漳州事在任陳乞奉祠今月二十七日  
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淳熙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指揮除  
秘閣修撰差主晉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熹已於當日望闕謝  
恩將木牌印職事交割次官通判軍州事高伉管幹訖獨念  
熹以愚賤疎遠無所能以昨者誤蒙主尊壽皇聖帝非常之知  
已曾塗埃前件職名素以無名接受力具辭免適當聖上即改

之初已荷聖恩特降褒詔曲從其請自辭以來曾未再葺守郡  
一年又無絲髮勞效可紀特以禍患輒巧便私已垂陳力致身  
之義方竊恐懼不謂天慈矜閔許以投閑復申前命有此超躡  
內自循省何以克堪所有前件除秘閣修撰恩命熹實不敢祗  
受欲望朝廷特為敷奏許熹辭免則不惟在熹愚分不貽冒受  
之譏其於公朝亦免輕授之失熹下情無任懇禱激切之至謹  
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幸執劄子

竊輒有誠懇仰干崇聽熹昨以禍患陳乞祠祿以便私計伏蒙  
聖慈矜憐即賜開允拜命之次感極涕零但又蒙誤恩復申進  
職之命則熹昔已力辭於前今又無名再叨橫寵區區私義實  
有所不自安者已具公狀申尚書省欲望聖慈特賜敷奏收還

政蹟卷八

聖

成命今熹且以舊職寅奉真游而免於受罰不避之譏則在熹  
愚分榮幸已多伏惟高明俯垂照察

辭免秘閣修撰狀二

右熹七月四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除秘閣修撰恩命  
奉聖旨不許辭免者陳誠未力闕命不違謹已即日望闕謝恩  
訖伏念熹昨於淳熙十六年內被前件恩除兩具辭免所陳事  
理已極詳備所以當時便蒙開允今者乃以私故巧詞又叨申  
命之寵在熹愚分尤所未安蓋若使熹在任之日遭罹災患而  
能抑制私情罷勉王事究宣聖朝經界之仁政以惠千里侵窺  
失職之民或於懇求去郡之際遂能辭榮納祿致其為臣之事  
以謹不能者止之戒則朝廷之旌勞獎退猶頗有名而熹之辭  
受取舍尚不為甚無說者今皆不然則於前此所陳之外又有

此不當受之說二焉是以雖迫宸命之嚴而顧慮徘徊進退無  
據不免上冒瀆尊之罪下觸干名之嫌復控血誠仰干公聽欲  
望鈞慈特為敷奏收還已行告命別降勅牒指傳令熹日以舊  
帶職名仍充祠官差遣則在熹已不勝其過分叨榮之幸干冒  
威嚴皇恐無地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昧不移之懇再冒威嚴仰演鈞聽薰一昨辭免新除  
秘閣修撰恩命近準省劄奉聖旨不許辭免在熹微賤曲荷天  
慈寬其任僭之誅加以申命之寵固不當再有辭避然反獲以  
恩在任既無尤異可賞之功求去又無廉退可褒之節覩顏冒  
受實懼無名謹已再具公狀申省辭免欲望特賜矜憐都俞之  
際曲為敷奏得從所乞實為至幸千恩頌真大矣某粟

政蹟卷八

辭免湖南運使狀一

右熹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熹荆湖南路轉運副  
使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熹聞命震驚罔  
知所措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伏念熹前任假守漳州逾緣長  
男物故輒巧罔秩歸治喪葬蒙恩得備祠官到任方及月餘凡  
百經營未有次第加以憂患推顏精力衰耗雖欲痛自策勵勉  
赴事功終恐無以侑稱使令之意欲望朝廷特為敷奏收還成  
命令熹且食祠祿以終餘年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  
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懇仰干公聽熹昨以私家患難乞歸治葬伏蒙矜憐  
陶鑄祠祿今來到任方及一月貧家舉動費力凡百尚未就緒

今者忽被聖恩付以湖南將漕之節仰體皇慈不遺孤遠之意  
不勝感荷激切之至然熹之家事如前所陳而憂患以來精力  
凋耗竊恐無以仰副使令自速罪戾欲望某官特賜敷奏收還  
成命令熹且食祠祿以終餘年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冒瀆威嚴  
俯伏埃罪

辭免湖南運使狀二

右熹昨具狀辭免新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恩命近準尚書省  
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已於當日  
望闕謝恩訖仰戴皇慈容覆之深恭體聖訓丁寧之切極知臣  
子之義不當復以家事為辭便欲起發前去祗服職事以稱明  
詔顧竊惟念昨者蒙恩假守漳州伏值聖旨行下臣僚申請乞  
行永州經界令熹相度聞奏熹竊見本州紹興年中經界良法

政蹟卷八

三

方行遠罷貧民產去稅存不堪追呼之擾富家業多稅少益長  
兼并之勢後來朝廷節次欲再舉行皆以豪右浮言沮撓而輟  
積至於今苦樂不均公私受弊有害國家發政施仁之實日甚  
一日無有窮已是以不勝憤懣即以已見論其當行本路諸司  
審此曲折亦已條具申奏伏蒙聖恩特從所請貧民下戶欣幸  
方深而鄉官土豪已慘然不樂怨謗騰起矣今者果聞已行住  
罷靜惟厥咎由熹愚昧思慮不審上誤朝廷得道誅夷已為幸  
免更叨寵擢益系弄章熹雖不才粗識廉恥誠無心復效奔走  
無顏復臨吏民無宜復當委奇輒冒萬死自劾以聞伏望公朝  
特賜敷奏收還除命重行黜責以為不度時勢生事擾民之戒  
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願恩表再干洪造熹昨以私家喪葬未畢懇辭湖南之行伏蒙聖恩未賜命允仰惟詔令督造之嚴備念臣職難逃之賤不敢更以家事為請自求便安惟是伏思見識迂疎思慮淺短中間被旨相度經界不量事勢上誤朝廷負犯已深何以復堪一過耳目之寄輒已具狀申省自効欲望鈞慈俯垂聽察特為敷奏收還成命重賜黜責使得退省前愆免罹後咎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辭免湖南運使狀三

右熹今月二十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具狀自効前任漳州相度經界不合妄乞施行上誤朝聽乞賜敷奏收還湖南轉運副使除命別行黜責奉聖旨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使節事不相關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者自罹罪戾當伏重誅上熹呈

政蹟卷八

聖

慈曲加容覆不唯赦其萬死而又申以訓詞尉喻丁寧趣令之任蓋雖慈父之於愛子其恩勤閔惻不過如此在熹一介疎遠疵賤何以堪之是以聞命拜恩至於感泣便欲即日就道祇服厥官以稱明詔而熹命窮福薄災病相挺舊苦潮氣今春發動腫痛寒熱倍於常年日今困重未能步履設使從今便得減瘥更加休養二數月間亦恐未堪上道曠日既久既承承命之恭而本司關官已是數月恐亦不無廢務在熹恩分尤所未安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令熹補滿舊任官觀差遣庶幾得以深省前愆免罹後咎不勝幸甚謹具伏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諭賊賊上讀鈞聽熹昨以前任妄議經界罪戾自効乞罷新除湖南將漕恩命伏蒙聖慈赦宥洗雪趣遣之官訓喻丁寧

反復動至疎賤小臣何以得此所宜即日引道以稱所蒙而脚氣發動異於常年晚夕呻吟不能履地委實不容起發前去竊慮久稽詔命仰觸雷霆之威已具狀申尚書省陳乞祠祿外區區愚悃欲望鈞慈憐閔早賜開陳得請卑願以活餘年千萬幸甚肩味威嚴俯伏埃罪

辭免知靜江府狀一

右熹十二月十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知靜江府熹聞命震驚竊自惟念孤賤寒遠碌碌無聞伏自聖主臨御于今累年又未嘗得羣下士仰望日月之光而聖恩龐鴻不問幽隱擢自閑散付以名藩在熹感激誠無以喻謹已仰時望副謝恩訖再念熹性本至愚學無所就自其少日已不如人矧今衰殘寧復有用又况靜江守臣實兼帥司職事有攸于里遠面軍民之

政蹟卷八

聖

寄舉措得失所係不輕自度無能決難肩處加以所患脚氣之疾作止不常春夏二時尤難將擬萬一前路發動却致稽留朝命在熹過分尤所未安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罷已降指揮令熹依舊宮觀實為大幸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仰扣公朝熹伏準省劄恭奉聖旨除知靜江府事區區感激益不勝言願以罪戾之餘疾病沉痾不堪任使而內自忖度迂疎悖謬又非邊帥之才實不敢冒當重寄以累若相知人之明輒具公狀申省辭免欲望某官特賜省覽而為開陳許其遜避以安愚分熹冒瀆威尊不勝皇恐戰栗之至

辭免知靜江府狀二

右熹正月二十三日準正月七日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知靜

江府恩命正月六日奉聖旨不許辭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  
喜聞命震驚隕越無地竊伏思念罪戾孤蹤誤蒙收用命輕恩  
重感激難勝向使自量相能供事豈敢輒有辭避以速刑誅實  
以材質凡庸識慮淺暗向來假守支郡非有繁難然猶不能審  
度時宜以致上誤朝聽雖幸向蒙寬貸獲免謫訶然而內自省  
循末志憂懼以故前年蒙恩將潛湖南尚且不敢拜受况今除  
授實專西南一面軍政邊防之寄責任至重非亡帥比則熹又  
安敢肩受而不辭哉前狀所陳懇切詳盡不謂未蒙照察申命  
益嚴熹雖至愚亦豈不知微賤之臣分義有守不當再有煩瀆  
然反復以思區區所言非止自爲身計實恐邊境事宜或有緩  
急全賴帥臣區區鎮壓而熹垂終妄發又復如前必將有以仰  
貽國家南顧之憂者非細事也是敢昧死復有陳述至於憂卒

政蹟卷八

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布誠懇仰叩公朝喜附具狀辭免知靜江府恩命今準省  
劄備奉聖旨未賜允俞聞命憂懼莫知所措然區區愚慮猶有  
未能已者已再具狀中尚書省伏乞丞相少保國公參政相公  
詳賜省覽曲爲開陳收回誤恩復昇祠祿千萬幸甚千萬幸甚

小貼子

恩慮終恐疎拙不足以當一面之寄或有緩急必誤使令欲  
望知院相公樞密同知相公深加照察曲爲開陳收回誤恩

以安愚分

辭免知潭州狀一

右熹十二月初十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潭州者伏念  
熹疎謬不材試郡無狀解罷之後方知循省所以中間兩蒙聖  
恩皆嘗力陳愚悃竟荷從欲尚叨祠祿以盡餘年不意今者又  
蒙記譴有此除授三年之間三被杖拭自惟何者有此叨踰假  
使衰病支離不堪扶曳亦當聞命奔走不敢復有辭避實以區  
區愚慮前已控陳而昨來已曾辭免知靜江府又不能無辭遠  
就近之嫌在熹私義尤難冒處所有降到省劄內聖旨指揮竊  
緣竊見遭大功之喪準格未該除服未敢望闕謝恩已送建陽  
縣庫寄收訖欲望朝廷檢會前此兩番辭免申狀詳酌事理早  
賜開陳令熹仍舊補滿官觀考任實爲大幸謹具狀申尚書省

政蹟卷八

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干朝聽熹幸蒙陶鑄備數祠官竊祿養府方以  
愧幸忽蒙恩命假守長沙仰戴鴻私伏深感涕重念熹賦性迂  
闊處事乖疎昨試偏州已無善狀所以兩年之間再蒙除用力  
陳悃悞得遂退藏不意今來復此叨冒載循滯分實所未安又  
况昨來已辭遠戍於今未久復玷近藩擇地顧私人言可畏謹  
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駁奏緩罷欲望某官曲垂矜閱早賜開  
陳使復得仍舊奉祠苟安田里則熹千萬幸甚甚冒犯威尊不勝戰  
栗

辭免知潭州狀二

熹昨蒙聖恩差知潭州即已具狀申乞補滿官觀考任今準尚

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肅聞命震驚即  
已望闕謝恩訖伏念素自罹災患日覺摧頽惟有疎頑略無悛  
改所以前此再辭誤恩皆荷天慈俯從人欲不謂今者尚闕俞  
音竊自省循決難勉是敢冒昧再有控陳欲望矜憐特賜敦  
奏曲從所請或畀偏州改命通才往奠南服則不惟衰晚無狀  
獲逃戒得之譏亦足使處置得宜益壯維藩之勢熹不勝鞠躬  
祈懇引頌俟命之至

與宰執劄子

熹區區愚悃前屢控陳天聽未回日深恐懼今復有狀披告朝  
廷皆蒙矜憐許歸祠館別畀培彥往布上恩則賢否公私各得  
其所而為幸大矣萬一未蒙體察必使復效驅馳亦乞別與陶  
鑄達小州軍或充以次開慢差遣則於私蔑雖或未免冒昧之

政蹟卷八

哭

譏而為湖南一道軍民之計猶為莫大之幸再干威重彌切戰  
兢伏惟高明俯賜財幸

朱文公政蹟卷九

湖南征元宗紹熙五年甲寅公六十五歲五月至鎮六月壽  
在安事以輝印交劉本路遂判就道東還○按紹熙三  
年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西經略薛四年冬使人至金明  
南朝朱先生安在答以見權用節自廟堂遂除潭州湖南  
安撫公以辭遠就近辭詔曰長沙巨屏得賢為重從賦成  
命毋執謙辭會徯人侵  
擾恐其滋城遂拜命

潭州委教授措置嶽麓書院牒

契勸本州州學之外復置嶽麓書院本為有志之士不遠千里  
求師取友至於是邦者無所棲泊以為優游肄業之地故前師  
樞密忠肅劉公特因舊基復創新館延請故本司侍講張公先  
生往來其間使四方來學之士得以傳道授業解惑焉此意甚  
遠非世俗常見所到也而比年以來師道陵夷講論廢息士氣  
不振議者惜之當職叨冒假守蒙被訓詞深以講學教人之務

政蹟卷九

為寄願恨庸鄙弗克奉承到官兩月又困簿書未能一往謁殿  
升堂延見諸生詢考所合罷行事件庶革流弊以還舊規除已  
請到醴陵黎君貢士充講書職事與學錄鄭貢士同行措置外  
今議別置額外學生十員以處四方遊學之士依州學則例日  
破米一升四合錢六十文更不補試聽候當職考察搜訪徑行  
撥入者庶幾有以上廣聖朝教育人才之意凡使為學者知所  
當務不專在於區區課試之間實非小補牒教授及帖書院照  
會施行仍請一面指揮合千人排備齋舍几案床榻之屬并帖  
錢糧官於本州贍學料次錢及書院學糧內通融支給須至行  
遣

約束榜

一契勸諸縣民訟人戶自合從條次第經陳其公事各有條限



政蹟卷九

民戶越訴亦有斷罪刑各往往縣道不能結絕遂至留滯引  
 惹詞訟兼又有人不候本縣照限追會備予決便即先行  
 經州素煩官府今立限約束自裁日為始應諸縣有人戶已  
 訴未獲盜賊限一月開毀折傷連保辜通五十日婚田之類  
 限兩月須管結絕行下諸縣遵從外如尚有似此民訟亦照  
 今來日限予決若縣道違期不行結絕方許人戶赴州陳訴  
 切待先追承行人勘斷再立限驅催其縣道又不了絕致人  
 戶再有詞訴定追押錄科斷外今仰民戶經由書鋪依式書  
 狀仍於狀內分明聲說的於某年月日經縣陳訴已經幾日  
 本縣不結絕以憑行造如不明注經縣月日或不候限滿妄  
 稱已過所立日限陳述致追承行人到州見得元經月日未  
 及其人戶連書鋪並行收坐仍毀勢書鋪各名皆經本州一  
 月未滿狀詞亦不許再行

一官人進士僧道公人謂已非無以次人聽自陳聽親書狀自餘民戶並  
 各就書鋪寫狀投陳如書鋪不寫本情或非理邀阻許當廳  
 執覆一本云或非理飾說及當廳執覆不同所詞定行根究書鋪

一狀詞並直述事情不得繁詞帶論二事仍言詞不得過二百  
 字一名不得聽兩狀並大字依式真謹書寫如有干照契據  
 并未盡因依聽錄白連粘狀前

一如告論不干已事寫狀書鋪與民戶一等科罪

一民戶詞訴不應為狀首人自不當出各其應為狀首人並要  
 正身如實有事故得用以次人仍聲說因依年月若干有無  
 疾蔭婦人有無疾蔭娠孕於前從實開具或有罪應科決臨  
 時妄行供說先契勘元寫狀書鋪

政蹟卷九

一書鋪如敢違犯本州約束或與人戶寫狀不用印子使令經  
 陳素煩官司除科罪外並自要所給印子

一人戶陳狀本州給印子面付茶食人謂難並經茶食人保識  
 方聽下狀以備追呼若人戶理涉虛妄其犯人并書鋪茶食  
 人一例科罪

一契勘人戶多有不問事節緊慢不候行押詞狀日分輒行欄  
 轄下狀或投白紙今立約束攔轄狀詞並不受接并所投白  
 紙止是理訴婚田債負即非緊切利害事件亦非貧窶鰥寡  
 孤獨無告之人顯無忌憚素煩官府自今後除貧窶老病幼  
 小寡婦或被劫盜并鬪毆殺傷事干人命初詞許於放詞狀  
 日投白紙外自餘理訴婚田債負或一時互爭等事人戶須  
 管經由書鋪依式書狀聽引狀日分陳理如有以此違約束  
 之人定當重行斷罪

一引押狀詞日分預批曆請台判輪委職官一員或兩員就大  
 廳側畔用硃劃號數監用朱批事因

一引押詞狀除初經州狀外其有事祖狀並各令案吏貼擇出  
 案祖用硃批出緊要情由元詞月日作如何施行某處已未  
 結絕事因請判

一本州鼓角樓所有牌二面內東畔一面係軍州官下馬牌西  
 面係人戶詞訟牌蒙安撫到任移西畔詞訟牌於東自新開  
 雕扁牌一面安在詞訟牌之上差使臣一員監當并置曆一  
 道付監管官如有按牌之人抄上姓名押赴使府出頭取候  
 台旨施行其牌黑漆雕字具說有實負屈緊急事件之人仰  
 於此牌下跪立仰監牌使臣即時收領出頭切待施行如敢

將開漫事件不候引狀日分妄作緊急坐牌定行勘斷

一有日逐諸雜申并省符公縣文字並置簿于割陪眼拘管遇  
吏到逐旬委官點辦

一照得日逐所受人匪追索人案文字置外引開排時刻責舖  
兵依限走傳如違限委官先追押錄重斷

一類狀名色官吏受財枉法將吏受役使殺人行劫殺畧者  
盜聚眾圍打或抵拒官司豪家大姓侵擾占奪細民田業姦

汚婦女鬪打見血官員士人公人軍人僧道執狀已上當使  
應引押訴婚田地訴分析訴債負鬪打不見血差役陂塘已

上郡縣引押  
一引押詞狀元係雙日引押公事元係隻日蒙安撫到任以隻  
日引押詞狀雙日引押公事

政蹟卷九

狀式某縣某鄉某里姓名一年幾歲有無疾瘳合為狀首理  
任杖責係第幾狀一所訴某事合經潭州一卽不是代名虛

妄無理越訴或隱匿前狀如違廿伏斷罪號令右某入事明  
註年月  
盡實限二百字須至具狀披陳伏候判府安撫修撰特賜台

一照對每月長沙等一十二縣合解有無定額月椿等錢從本  
司印格日書填錢物監轄典吏椿辦限次日各分日限中解

赴州交納近準安撫嚴撰侍講到任措置逐月輪委佐官坐  
押內長沙善化縣輪縣丞主簿縣尉并外十縣輪縣丞主簿

監當官一員監轄典押承行人各一名拘椿並限次月初十  
日到州其錢須要所委官同典吏躬親坐押赴州如解足典

并免行刊州不足斷訖典吏就州監催或錢遠限不到卽追

本縣倍錢典吏及拘押錢官下承行廳于併行勘斷施行

一其照應州場日逐受納紹熙五年夏稅錢將入中限未據人  
戶實納竊恐有悞裝綱支用檢準令節文諸稅租入中限聽

追戶頭或以次家人科較品官之家追幹人令曉示人戶及  
早盡數赴州送納如違定當從條點追赴州科較監納施行

一項照應湘潭衡山湘鄉瀏陽攸縣五縣拖欠紹熙四年秋稅  
遂將錢差官下縣受納近緣天時亢旱祈禱未應恐人戶艱

於送納已自七月初五日帖所委官回州取稟候小熟日却  
去開場受納去訖竊慮鄉民未能遍知仍前追擾合行曉諭

今印小榜下縣鄉村曉諭人戶各宜安心車水灌溉田畝準  
備合納稅錢候得雨水熟日依舊差官到彼開場卽行送納

政蹟卷九

一項照對稅務日逐收到牙客人合納河市稅錢並不盡數拘  
解竊慮本務合干人作裝收錢隱瞞入已合行約束使司今

置板榜務門粘貼本務日逐申收到牙客人錢數曉示通知  
如本務收稅錢多申到數少不同隱瞞官錢入已許牙客人

具狀告首若客人稅物多供申少亦許同伴人陳首切待追  
人送獄根勘依條斷罪追賞錢五十貫文各令知委

一訪聞諸司案及倉場庫務諸官廳下擅自存留會經斷罷及  
私名之人在逐處抄寫文字合行約束今立賞錢一百貫文

府衙門許人指實陳告切待追究將犯人重斷每名追賞錢  
一百貫文其本處存留人一例斷罪施行

一照對詔縣弓手土軍係專一教閱以備彈壓捕盜本州已第  
次督責巡尉依時教閱務要武藝精熟仍月具所教人數姓

各縣知武藝帳狀申州以憑逐月三分點一赴州按教行下  
諸縣併各縣巡尉各節速便先行聲說弓手土軍姓名年甲  
所習武藝文籍供申仍於籍內便將弓兵分作三番自今年  
七月十九日為始先要第一番所發弓手齊集到州按教須  
是向後月十九日以前解發到州應期諸縣合教

一契勘諸軍武藝最是弓弩可用近下諸縣點喚弓手上軍赴  
州按教據各處具到帳籍多是將不會武藝之人裝作鎗牌  
手名色解發委是有悞緩急使喚行下諸縣巡尉各日下盡  
將所管弓手土軍並令專習弓弩務要捉親較射精絕聽候  
點喚赴州按教仍令兼習文鎗小牌諸狀武藝不得私役可  
兵妨廢教閱

政蹟卷九

六

一據客人趙壑等狀竊見民間行使砂毛錢鐵錢朝延累降指  
稱明立法禁非不嚴切今身銀戶不違約束依前來雜砂錢  
行使致得客人墜敗財本乞降賞榜於管下瀏陽湘潭醴陵  
衡山并下攝州等處約束使司已立賞錢五十貫文印給  
小榜發下長沙等一十二縣下張掛曉示外仍出榜都市并  
瀏陽湘潭醴陵衡山縣及下攝州等處張掛曉諭如有前  
項違犯之人許諸色人告捉赴官將犯人送獄從條勘斷追  
給上件賞錢施行

一契勘諸廂收領公事多是在廂經日不行申解却令兩辭和  
對更不申官委是有違條法遂符行下諸廂兵官自今後應  
有公事即時具狀申解赴府出頭不得隔宿及妄作休和申  
州如違將當行人重斷廂官別有施行  
一契勘本州累次出榜立賞錢三十貫文禁止百姓及軍人賭

博仍拆毀棚坊并告報諸營寨廂官及遍牒在城諸官廳常  
切覺察鈴來非不嚴切今來尚有不畏公法之人依前開櫃  
坊停止軍兵百姓公然賭博全無忌憚廂巡容緝兵官亦不  
鈴束深屬不便出榜都市曉示如有前項違犯之人諸色人  
告捉押赴使府出頭切符將犯人斷罪軍人次第問當各追  
上件賞錢與告人充賞若諸廂諸廳諸營寨合千人依前容  
縱定一例追斷施行

一照應近來委送官員看詳審覆公事文字其間多有引用繁  
文除看詳公案文狀已有狀式曉諭外今再立委官審覆申  
到公事式樣請只就元狀內用小帖子節畧事意看詳所斷  
指定當否今欲如何施行大抵直說事理不須繁文其狀內  
緊切事理別用小帖子標說

政蹟卷九

七

小帖子式節畧狀內緊切事理云云某官云云某今竊詳  
云云某官所斷已得允當或云未得允當已開具出榜客位訖  
一訪聞街市逐時有不逞之徒與軍兵欺壓善民毆打百姓生  
事作鬧出榜都市張掛曉示如有前項違犯之人斷罪監納  
先下拿錢五貫文每五日一限納錢三百文入官內軍兵押  
下所屬次第問當

一今後逾下諸縣諸官用符簽廳請判押檢職官連衙書押行  
下專下逐縣逐官用帖如常式仍先行下諸縣照會  
一詞狀當日職官分類呈押具式呈  
一詞狀帖牒下外諸縣者案案除程一日追人除程兩日五人  
以上去縣百里以上者除程三日案官鑿定日限案吏朱批  
某月某日限滿申展者都廳先次類聚呈押一日者不展兩

日者許一展三日者許再展再展而不到者都廳指定帖某  
巡尉差人追呼呈押行下

一在城差人監追公事各置印數緊限不展次緊限許一展再  
展而不到者訊承差人長限日展並發廳批整不再呈押內  
長限每三展一押長限如監

一當限文字並午牌以前到午後即是違限不得收接如違申  
舉

一符牌申狀到事有常式事如盜賊發露當催捕判回申當催  
申抄劄口詞檢驗屍首當差官及官員陳乞批書之類並印  
時押訖送所屬案分行造請判行下如無施行事類聚判照  
有祖及施行未到即發廳擬呈

政蹟卷九

一發廳告報諸縣諸官廳大字書寫文狀須如中指面大印擬  
貼述大槩却於狀內抹出緊要情節便見曲折不然又須書  
寫一過枉費工夫

一三獄直日開拆司先次呈押餘案抽牌押文字訖退不得再  
上如有未了文字都吏次早據牌入筒取覆抽押內有刑案

一都發廳申回項奉台州後三項修入見行約束

一照對日逐諸案銷生事號簿蒙約束遇九日銷對竊慮積壓  
今乞次日委官點對逐一批銷書能乞候九日呈點

一照對人戶役白紙止為有緊切事干人命劫盜等今未受狀  
不問事理輕重有白紙三四十紙訪聞皆是書鋪邀求致令

投陳奈煩官司今乞告不書鋪如是準前邀阻人戶致使府  
罷得投白紙人曾經書鋪不為寫狀之人乞賜喚上斷治施

行不應受理即行擇退

一準台判索案除程一節道人除程兩日五人以上在縣百里  
以上者除程三日不到帖巡尉追人一日者不展今欲乞再  
展一限兩日者許一展今欲再展一限通三限三日者許再  
展亦通三限

一照應近據諸縣申到人戶理訴婚田債負皆稱日今正是青  
黃不接之際告示候務開日施行使司契勸人戶互訴婚田  
爭地多是有力上戶之家占據他人物業或是遷延不肯交  
錢退贖或是抗拒不伏赴官理對只要拖延入務限使下  
戶被苦無能結絕檢律令諸婚田入務若先有文案交相  
侵奪者不在此例况今本州多是渴田只有早稻收成之後  
農家便自無事可以出入理對在田亦少施工未獲之利自

政蹟卷九

可退業以還有理之家諸縣爭論田地詞訴可以承行理對  
不必須候十月使司已於六月十八日符長沙等一十三縣  
遵守施行訖

一照應本州近於七月十七日準登寶位赦書內一項應官司  
房廊白地貨錢並放至紹熙四年終已出榜都市曉示去訖

今訪聞得街市有賃屋居民都有妄稱合從赦書到日之後  
納起致有爭競州司契勘前項赦書印無放至紹熙五年正  
月以後房錢之文或有屋主自願饒潤即從其便若屋主不  
願饒潤即其賃屋人自合遵從大赦指揮印還不得妄有抵  
負扇惑生事使司已於七月二十六日出榜都市曉示訖

一英勸本州州學之外復置嶽麓書院云云並同前  
委教授牒  
一照對本州所管上下釋奠及祭祀社稷三獻官祭服緣製造

年深各並不如法武令欲別行製造初獻六旒冕亞獻四旒  
冕終獻無旒冕及本等衣裳大帶中單綬佩簡膝葦帶履鞮  
各一副竊恐只依印本製造未必盡合禮制申行在太常寺  
關備上祭服每事一件付進奏官楊思恭同本州差去客司  
楊暹就臨安府製造回州行用

一伏觀紹熙五年七月七日赦書內一項五嶽四瀆各山大川  
歷代帝王忠臣烈士載於祀典者委所在長吏精潔致祭近  
祀廟處並禁樵採如祠廟損壞令本州支係省錢修葺謹按  
晉書南中郎將湘州刺史譙國司馬王諱承當王厚作亂之  
際興兵唱義爲國討賊功雖不就志節可嘉今數百年未有  
廟貌又按長沙圖誌故通判州軍事贈直龍圖閣孟公諱彥  
通判州事贈直龍圖閣趙公諱民彥將官贈武節大夫劉

政蹟卷九

公諱珍兵官贈右監門衛將軍趙公諱津之皆以紹興初年  
金人侵犯或提兵出戰或率眾守城狗國推軀忠節顯著  
本州從來只於南岳行宮設位祭享祠象不立無以慰答忠  
冤表勸節義今準前項赦書合於城隍廟別置一堂塑像奉  
安永遠崇奉其譙王長史虞理司馬虞望參軍韓階主簿周  
崎鄧騫並是當時協謀起義之人亦各合行塑像配神從食  
睢州委官討論計度塑造  
一準紹熙五年七月七日赦書內一項五岳四瀆各山大川歷  
代帝王忠臣烈士載於祀典者委所在長吏精潔致祭近祠  
廟處並禁樵採如祠廟損壞令本州支係省錢修葺州司契  
勘東晉王厚之亂湘州刺史譙國王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  
及紹興初年金賊犯順潭州通判孟彥卿趙民彥將官劉珍

兵官趙津之皆以忠節沒於王事從前未有廟貌州司今來  
遵奉赦書指彈見行和度創立祠堂塑造神像除晉朝冠服  
別行討論外所有孟趙兩通判係贈直龍圖閣劉將官係贈  
武節大夫趙兵官係贈右監門衛將軍未委本品朝服合作  
是何法制申行在太常寺仍已差人前去望塑小樣照詳典  
禮給降制度以憑製造施行

一照應本州管內南嶽衡山係國家火德興隆之地崇奉之禮  
極於嚴肅合行封植以壯形勢近來官司失於守護致得諸  
色等人妄行斫伐林木摧殘土石破碎無以保國威靈停滯  
雲氣慰一方瞻仰歸依之望事屬不便契勘其地並屬寺觀  
所管即與民間無相干涉理宜措置今帖合同李修職躬親  
前去體究相度勒本縣巡尉責本寺觀主首標識簽押除深  
山人所不見之處許令依舊開墾種植外其山面瞻望所及  
即不得似前更行斫伐開墾向後逐年深冬即令寺觀各隨  
界分多取小木連本栽培以時澆灌務令青活庶幾數年之  
後山勢崇深永爲福地并帖巡尉仰詳前項事理須管同合  
同李修職前去體究相度逐一準此施行及出榜嶽山寺張  
掛約束諸色等人不得依前於山內瞻望所及之處斫伐林  
木穿毀土石如有前項違犯之人許諸色人於所屬陳告根  
究從條斷罪施行

政蹟卷九

契勘日久久闕雨澤竊慮陂澤湖塘池溲深正副長專意放  
養魚鱉之類不肯泄水注蔭致田禾乾槁深屬未便今曉諭  
陂塘湖長等人如合承水之田關水即即日下量分數放水  
注蔭如占者不放之人仰食水人戶指實陳論追犯人重斷

施行

紹熙五年七月 日榜潭州管下通行曉諭

看定文案申狀式

具位

準使帖據某人狀或判狀即云訴事備錄使判某人狀或云看全文或云看委某看定或云看之類

並依 未文須至供中者

一某年月日某人狀

一某人執到某年月日契字或分開干照遇多項須似此開

以年月先後為次序

一檢準勅令格並同

右某竊詳上件事云云合準某勅如何定斷謹具申某處伏乞

照會詳酌施行年月日具位某狀

政蹟卷九

七

乞檢飛虎軍隸湖南安撫司劄子

竊見荆湖南路安撫司飛虎軍元係帥臣辛棄疾初置所費財力以詭萬計選募既精器械亦備經營葺理用力至多數年以來盜賊不起發福帖息一路賴之以安而自棄疾去鎮之後便有指揮撥步軍司既而又有指揮撥步軍司副都統自此之後只許緩急聽本司節制而陞差事權並在襄陽竊詳當日綱置此軍本為彈壓湖南盜賊專隸本路帥司本路別無頭數軍馬唯賴此軍以壯聲勢而以帥司制御此軍近在目前行移快疾察探精審事權專一種種利便今乃遙隸襄陽襄陽乃為控制北邊大敵自有大軍萬數何藉此軍為重而又相去一千二百餘里其將吏之勤惰士卒之勇怯紀律之疎密器械之利鈍豈能盡知而使制其升黜之柄徒使湖南失此事權不過禮

教羈縻略相賓服而已於其軍政平日無由覺察及有調發然後從而節制之彼此不相詰委有誤事必矣欲望朝廷考究元

來初置此軍一宗本末昭辛棄疾當時所請特賜敷奏別降指揮仍舊以湖南飛虎軍為額其陞差節制一切事務並委帥臣

專制只令荆鄂副都統司每歲十月關湖廣總領所同共差官

按拍事藝覺察有無關額虛券雜役之類庶幾互相防檢緩急

可恃

勅將官陸景任狀

具位臣朱熹

照對臣誤蒙聖恩委任闕寄於五月初四日到潭州交割職

事有本州駐劄東南第八將武功郎陸景任前來公參見得本官病思疴羸不能行立考其出身係因泛使入國川入流

減年奏補所歷差遣止是監當場務元不曾經兵官職事而今來所任係管潭州禁軍八指揮并有揀中軍兵幾及千人

全藉有精力不衰諳曉軍務兵軍訓練教閱又本州管下有產茶地分及上江州等各有溪洞亦賴兵官聲勢彈壓日今

邵州見被湖北循賊侵犯已調發本州駐劄東南第八副將黃俊部共往山前把截其潭州將官豈是僥倖庸流尸祿養

政蹟卷九

七

病晏然端坐之地兼臣到任之初方欲督責兵官練習軍旅以為銷伏姦宄彈壓盜賊之計其陸景任實難倚仗欲望聖

慈特降旨將陸景任與官觀差遣別選材武曾歷管軍職

事之人前來充職庶幾軍務不致廢弛須至奏聞者

右通議奏軍伏候勅旨

同監司薦潘燾韓遵蔡威方鉉狀

同監司薦潘燾韓遵蔡威方鉉狀

同監司薦潘燾韓遵蔡威方鉉狀

同監司薦潘燾韓遵蔡威方鉉狀

同監司薦潘燾韓遵蔡威方鉉狀

同監司薦潘燾韓遵蔡威方鉉狀

同監司薦潘燾韓遵蔡威方鉉狀

同監司薦潘燾韓遵蔡威方鉉狀

同監司薦潘燾韓遵蔡威方鉉狀

具位臣朱熹等

臣等竊見比年以來臣等中嚴薦舉之法以革獨員之弊蓋所以示公道而杜私情也然人之才固有不同而薦之者所見亦或不一往往獨員之薦常多而列銜之薦常少緣此故也臣等備員帥監司其於一路人才職當留意既不敢以已見獨薦而參之以公論苟有可以備采擇者又安敢隱嘿竊見朝請大夫權知邵州潘燾以學問持身以儒雅飾吏不鄙夷其民首以教化為務崇尚學校修建先賢祠宇民有罪訟論之以理事至有司敏於決遣由是庭訟日簡郡圍屢空湖北緝寇侵犯邊境而燾處置得宜民用安堵至於移屯置寨為民防患者無所不用其至其他設施一切不苟臣熹昨與帥臣周必大已嘗以其姓名薦聞矣朝請即權知全州韓

政蹟卷九

十四

選名臣之後材力有餘入仕以來凡三作邑皆有可紀民情利病纖悉洞究全之為郡久費枝梧而遞遞能檢稅吏姦稽考滲漏民間輸納不多取耐而廢費商稅寬減苛細前政財賦不辦遞至未幾即不欠漕計且足郡用奉議郎權通判邵州蔡咸有高之風自初試吏即以能聞用獲盜賞改官又用收疆賊應副錢糧賞循資又因水滂賑濟中書籍記姓名比者邵有穉人之擾成請山前督捕暴露經時多設方略鈞致蠻獠之情卒能使之恐懼納款其他佐理郡政不競不隨經總制錢不待督責每歲溢額總所亦已保奏委之賑濟措置有方民咸實惠奉議郎提刑司幹辦公事方銓器資宏豁識趨高明向宰懷安劇邑連事三帥皆稱其寬簡不擾急吏緩民所為之詞如出一口懷安之民至今稱之今在

湖南屬官其在幕中靖重寡子澹若無營至於酬應事機多所贊助前任提刑孫某嘗以其學識深潛持守正固薦充所知是四人者職雖不同然其才各適於用欲望聖慈特加旌擢以為趨事赴功者之勸如後不如所舉臣等甘坐謬舉之罰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舉潘友恭自代狀

具位臣朱熹

準令侍從官投告訖限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

右臣伏見從事郎新明州司理參軍潘友恭存心懇惻造理精潔居家有孝友之稱持已有廉靜之節其於世務亦所該通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政蹟卷九

十五

釋奠申禮部檢狀

伏觀淳熙六年尚書禮部頒降淳熙編類祭祀儀式內有合行申請事件須至申聞

一神位某近得禮部侍郎王普所著釋奠儀式考其位次爵號皆與此本不同大抵此圖自東而西兩兩相對而王氏本自東序一至五次西序一至五又次東廊一至卅六又次西廊一至卅五次西廊酒水侯孔鯉次東廊沂水侯孔伋遂連中都伯左丘明以下至賈遠又次西廊杜子春以下至王安石詳此次序固不如今圖之善但此圖十哲次序亦有小誤蓋以論語考之當以閔損為第一在東序冉耕為第二在西序冉雍為第三在東序宰予為第四在西序端木賜為第五在東序仲由為第六在西序冉求為第七在東序言偃為第八在西序卜商為第九



在東序會參爲第十在西序今廼以再雍爲第一閔損爲第三  
冉求爲第六仲由爲第七則亦誤矣又其爵號王氏本費公爲  
琅邪公鄭公爲東平公薛公爲下邳公齊公爲臨淄公黎公爲  
黎陽公徐公爲彭城公衛公爲河內公吳公爲丹陽公魏公爲  
河東公成侯爲武成侯未知孰是又按國朝會要政和間沂水  
侯與泗水侯俱封仍同從祀則王氏本爲得之而此獨獨關泗  
水委是脫誤其左丘明以下當從此圖兩兩相對但左丘明當  
在西廊對孔伋而荷況以下當在東廊公羊高以下當在西廊  
兩兩相對與此相反乃爲得之耳伏乞更賜詳考改正行下

一祭器並依聶祭義之禮圖樣式某伏見政和年中議禮局鑄  
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遺法制度精密氣象淳古足見一時文  
物之盛可以爲後世法故紹興十五年曾有聖旨以其樣制開

政蹟卷九

六

說印造頒付州縣遵用今州縣既無此本而所頒降儀式印本  
尚仍聶氏舊圖之陋恐未爲得欲乞行下所屬別行圖畫鏤板  
頒行令州縣依準製造其用銅者許以鉛錫雜鑄收還舊本悉  
行毀棄更不行用

一釋奠時日注云仲春上丁仲秋下丁某檢準紹興乾道淳熙  
令並云二月八月上丁釋奠文宣王卽無下丁之文又嘗竊見  
五禮申明冊內有當時州郡申請禮局已改下丁爲上丁訖其  
後又見故敷文閣待制薛弼任杭州教長自所申今到本州檢  
尋頒降舊本却無此條恐是前後節次頒降致有漏落將來如  
蒙別行鏤板卽乞先於儀內改下丁作上丁字仍檢申明冊內  
備錄此條全文附載篇末以證元本之失仍下州郡有舊本處  
並行批鑿改正庶使州縣奉行有所依據

一元本陳設條內著尊四犧尊四著當辨犧當作象今來頒降  
新本已行改正而政和年中頒降舊本尚仍其舊州縣奉行不  
無疑惑將來如蒙別行鏤板卽乞附載後來改正因依於篇後  
或只將其此狀全文附載仍下州郡合將舊本批鑿庶幾明白  
不至疑誤

一釋奠儀舊本鄒國公下並有舒王字今已刪去而不著其所  
以然者亦與舊本抵牾將來如蒙別行鏤板卽乞檢會靖康年  
中罷王安石配享先聖章疏指揮並行附載仍下州郡並將舊  
本批鑿

乞潭州譙王等廟額狀

貼黃

奏爲潭州創立晉譙王承及紹興死事之臣孟彥卿趙民彥

政蹟卷九

七

劉玠趙聿之等廟乞賜勅額伏候勅旨事

具位臣朱熹

臣前任知潭州日伏準紹熙五年七月七日大赦內一項節  
文歷代忠臣烈士祠廟損壞令本州支係省錢修葺竊見東  
晉王厚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  
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民彥督兵迎戰臨  
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克而  
死此五人者皆以忠節沒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無可修  
葺無以仰稱聖朝褒顯忠義之意遂牒本州於城隍廟內創  
立祠堂象五人者并考譙王本傳并象其參謀數人立侍左  
右各立位版記其官職姓名奉祀如法方行考究未及嘗表  
而臣忽被誤恩赴闕奏事計其功力不至甚多本州除已起



路運月日異通避前路聽候指揮外謹具中尚書省欲其鈔  
特賜收伏候鈔旨

與宰執劄子

竊有誠懇仰干朝聽意衰病迂疎不適世用蒙恩補卽并以  
一道軍民爲寄到任未久已覺疲憊方恐仰孤任使取便請  
退閑豈意非常之恩使得赴闕奉事薰雖至愚竊自揆度荒陬  
不學頑鄙無聞不惟無以仰裨廟堂訪落之初政而目疼足腫  
不利遠趨使造殿庭必致顛踣除已詳具曲折申尚書省一面  
起發前路聽候指揮外欲望某官察其悃愾賜矜憐特爲敷  
陳俾諧私願則豈不勝幸甚干冒鈔收伏增震恐

辭免煥章閣待制講奏狀一

右臣并任潭州日蒙恩令赴行在奏事方以迂疎疾病力具懇

經筵卷十

二

辭已歷兩旬未奉報可今者東歸道中忽被省劄誤蒙聖恩除  
臣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者臣聞命震驚惴惴知所措恭惟國家設  
官分職以熙庶事其遷進之序選用之方雖甚細微莫不有法  
而況次對之官班通禁近其自內而除者猶有歲月之限在外  
而擢者必以勞效而陞從昔以來未嘗輕授至於經帷則又仰  
闕帝尊在今初政尤所當先必得醇儒使任其職然後有以發  
揮道要感格君心大明禮始之規以爲出治之本尤不可以不  
遠其選也如臣疎賤久以病廢比叨試用又復罔功固已不堪  
起躡不次之除聞見甚淺記識不穩妄意本原亦未知要則又  
無以仰副招延自近之意在臣非敢自愛實恐不免冒昧之譏  
有累維新之政加以盲瞶跋疐不利走趨惟蒙收召之恩已仰  
辭避之懇所有今來恩命臣竊不敢祇受欲望皇帝陛下察其

悃愾特矜賜憐俯徇愚誠曲全素志則臣不勝千萬幸甚臣無  
任瞻天望聖激切所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與宰執劄子

竊有私懇仰干公聽意昨任潭州特蒙收召方以疾病迂疎  
力祈養罷未奉報可忽被殊恩擢陞次對之職俾司勸講之職  
除命超躡近比所無聞命震驚措身無所謹已具奏辭免外欲  
望某官察今所陳參以前狀卽見區區懇避之實但使暫詣闕  
庭一修朝覲揣其分際猶所不堪况欲接武俊遊入侍經帷既  
冒刃踰之誚復深頓踣之虞在於鄙懷可勝慙懼敢乞特爲敷  
奏速賜收還俾以舊官續食祠廩庶安愚分免累清朝烹不勝  
千萬幸願之至

辭免煥章閣待制講奏狀二

經筵卷十

三

右臣昨具狀奏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講恩命今到信州仍  
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者愚衷已竭聰聽未回須至敷陳  
再干旒宸蓋念臣迂闊無能分甘閑散雖自蚤年入仕而實歷  
重務差遣僅及五任通計不滿九考前後伏蒙兩朝聖恩除授  
職名內自循省已爲過分所有見帶秘閣修撰仍是紹熙二年  
八月祇受至今僅及三年其間卽無絲髮勞效可錄資淺望輕  
既不足以汗侍從之選加以年齡晚莫學殖荒落目盲聽重步  
履艱難其於勸講經幄出入禁闈私竊自揆尤所不堪所以懇  
辭皆出情實卽非飾詞備禮姑應故事而已不謂螻蟻之誠不  
足仰動天聽聞命踧踖恐懼益深又竊惟念皇帝陛下嗣位之  
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  
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萬機之暇博延儒臣早夜孜孜專

意謙事將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  
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願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  
係非輕并望聖明曲垂洞照亟還虛授以穆帥言臣以昨辭召  
命已波疾速前來供職指揮今茲祈免詔除又奉不允之詔不  
敢更有留滯見已一面起離信州前路聽候處分仰冀聖慈早  
賜問允臣不勝千萬幸甚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與宰執劄子

竊輒控劄誠仰于朝聽察攝承帥備方愧不堪誤辱聖恩特加  
收召辭免未獲又奉詔除亟拜遜章木蒙開允今再具奏冀得  
收還恩命區區誠懇悉已敷陳皆出實情即非偽飾如蒙降出  
切望某官早賜將上詳為開陳庶幾聖主無輕授之議賊臣免  
非疎之辱盡繫大造圖報敢忘于肩感嚴不勝恐懼

經筵卷十

請免煥章閣待制講乞且帶元官職詣闕奏狀三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以臣再狀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講恩  
命九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疾速前來供  
職者愚衷屢竭天聽未回祇誦恩言益增震悸伏念臣猥以凡  
品遭值昌辰龍德天飛萬物咸覩豈不願以此時進趨軒陛仰  
瞻穆穆之光况使執紼入侍帷幄得以所學論說人主之前臣  
雖至愚亦豈不冀幸少有萬一可以仰裨聖聰特以次對異恩  
無故超受在臣私分實難自安是以徬徨未敢拜受今來復準  
前項聖旨雖已望闕遙謝聖恩即日赴祭前去外欲乞到日許  
臣且依七月十一日已降指揮帶元官職詣闕奏事所有新除  
印候回奏辭免別聽處分冒瀆宸嚴臣不任惶懼頓首之至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以熹再狀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講恩  
命九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疾速前來供  
職者伏念熹愚賤小臣屢煩嚴詔不敢再三辭避謹已即日起  
發前去欲乞到日許熹且依七月十一日元降指揮帶元官職  
詣闕奏事所有新除却俟面奏辭免別聽處分除已具狀奏聞  
外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

又申省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除待制講恩命奉聖旨不  
允依已降指揮疾速前來供職者伏念熹昨以聖恩過厚私義  
未安二具懇辭自知拙訥不能仰動聖聽所以未敢必冀開允  
只乞許帶元官赴闕奏事而陳懼慚別聽處分今來已到國又  
準前項指揮在熹猶有未盡之懷決然不敢冒昧祇受然又不  
敢再具奏牘煩天聽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依熹前請庶幾早  
得趨赴行宮奏事瞻望日月之光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  
書省伏候鈞旨

經筵卷十

辭免待制講面奏劄子

臣一介草野初乏寸長遭遇兩朝過加擢用不幸未能有以報  
效萬一而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奄乘萬國奉諱攀號欲死無路  
旋聞太上皇帝哀疚迫切亦厭萬機臣子之心尤極震懼近幸  
復得遭值皇帝陛下祗膺寶命正位當天臨御之初首加記憶  
召命既出除目隨頒稽以故常實為超躡自鄙拙重以衰殘  
義當力辭以安愚分願以當仕有職不敢屢瀆天威冒昧以來  
唯冀仰望清光俯鑒愚款今幸二事已遂所懷雖先犬馬退就

請登亦無所恨唯是勅除恩命累奏辭免未蒙開允在臣愚惟  
亦豈不願因此際會得以所聞一二仰冀大猷獨恨病衰足弱  
拜起艱難目左翳而右昏耳右聾而左重內自量度必至顛憊  
伏惟聖明必已洞照欲望矜憐特賜處分收還元降除命令臣  
始守舊官賜以祠祿放歸田里待盡餘齡則臣不勝千萬大幸  
千冒宸嚴伏俟誅誅取進止

辭免待制改作說書狀

右熹拜具劄子面奏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恩命續準尚  
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日下供職者熹昨蒙誤恩  
輒加獎拔實以資淺不敢冒受愚誠屢控天聽未孚至於面有  
奏陳意謂必蒙矜許乃蒙恩旨尚闕俞音祇拜以還不勝感激  
熹已仰體聖意不敢力辭講筵職事第以未得進說先受厚恩

經筵卷十

萬一異時未有報效而疾病發作不可支吾遂竊侍從職名而  
去則熹之愚死有餘罪欲望朝廷察其情實特為開陳與免待  
制職名改作說書差遣容熹即日拜命供職或勉強年歲之間  
少有補於聖主緝熙光明之學見諸行事之實發號施令罔有  
不臧然後隨眾霑恩熹亦不敢多遜古語有之事君者大言入  
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夫進言於君而望其利已非正理  
况今一言未入而遽受大利區區於此尤所未安然不敢數具  
奏狀上勞聖覽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日面稟懇辭恩命意謂愚悞必蒙矜照今破省劄乃奉睿  
旨未賜允俞誠意未孚深自咎責然念既蒙君相恩意之重如  
此今已不敢力辭講筵職事唯是職名太峻前已具陳庶官侍

講亦無近比欲乞改正然後供職庶於愚分稍得自安熹有狀  
申省敷陳義理已極詳盡欲望某官特為開陳不憚改命使熹  
千里而來早得進說上前不至遷延虛度時日亦區區千萬之  
幸頻有干瀆伏深恐懼

謝御筆以次對係銜供職奏狀

右臣十月初十日準御前降到御筆一封付臣令臣勿復牢辭  
次對之職臣昨以新除恩命超躡異常累具辭免日望開允豈  
意仰勤聖主親御翰墨俯賜褒諭令勿牢辭疎賤小臣分不當  
得拜受伏讀不勝恐懼謹已仰遵聖訓係銜供職外謹具奏聞  
伏乞睿照

山陵議狀

具位臣朱熹

經筵卷十

準尚書吏部牒十月九日煥官覆按使孫逢吉狀定到大行  
至尊壽皇聖帝神穴事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侍從臺諫  
限三日集議聞奏臣方欲赴臺集議忽聞朝廷已別差官前  
去宣諭即與眾官員狀申省別聽指揮外臣竊有愚見溪恐  
言之不早有誤大計須至先具奏聞者

右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聖德神功覆冒寰宇深仁厚澤浸潤  
生民厭世上賓率土哀慕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垂裕後昆  
永永無極而因山之卜累月于茲議論紛紜訖無定說臣嘗竊  
究其所以皆緣專信臺史而不廣求術士必取國音坐丙向壬  
之穴而不博訪名山是以粗略簡陋欲附於紹興諸陵之旁  
不唯未必得其形勢之善若其穴中水泉之害地面浮淺之虞  
偏入傷破之餘驚動諸陵之慮雖明知之亦不暇顧羣臣議者

又多不習此等假賤之末術所以不能堅決剖判致頌明詔博訪任廷臣實痛之其敢無辭以對臣蓋聞之葬之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為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其地而下筮以決之不吉則更擇而再卜焉近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士庶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無不廣招術士博訪名山參互比較擇其善之尤者然後用之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亂離之際無不遭罹發掘暴露之變此又其所當慮之大者也至於穿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而祖塋之側數與土功以致驚動亦能挺災此雖術家之說然亦不為無理以此而論則今日明詔之所詢者其得失大槩已可見矣若夫嘉史之說謬妄多端以禮而言則記有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禮也即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蓋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故雖葬之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之理乎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今乃全不論此而直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塚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

民間亦多不用今乃以為祖宗以來世守此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則姑亦無問其理之如何但以其事實之則其謬不攻而自破矣蓋自永安遷奉以來已遵用此法而九世之間國統再絕靖康之變宗社為墟高宗中興匹馬南渡壽皇復自秀支入繼大統至於思陵亦用其法而壽皇德勳之後旋即升遐太上遠豫日久以至遜位赤山亦用其法而莊文魏邸相繼薨謝若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則國音之說自為無用之談從之未必為福不從未必為禍矣何為信之若是其篤而守之若是其嚴哉若曰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而向北固已合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臺史之言進退無據類皆如此試加詰問使之置對必無辭以自解矣若以地言則紹興諸陵臣所未親不敢輕議然趙彥逾固謂舊定神穴土肉淺薄開深五尺下有水石難以安建矣而荆大聲者乃謂新定東頭之穴比之先定神穴高一尺一寸五分開深九尺即無水石臣嘗詳考二人之言反復計度新穴比之舊穴只高一尺一寸五分則是新穴開至六尺一寸五分則與舊穴五尺之下有水石處高低齊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耶且大聲既知有此無水吉穴當時便當指定何故却定土肉淺薄下有水石之處以為神穴直至今日前說漏露無地可葬然後乃言之耶其反覆謬妄小人常態雖若不足深責然其姦心乃欲奉壽皇梓宮置之水中而略不顧忌則其罔上迷罔下逆無道之罪不容誅矣脫使其言別有曲折然一坂之地其廣幾何而昭慈聖皇皇后已用之矣徽宗一帝二后又用之矣高宗一帝一后又用之矣計其

地氣已發洩而無餘行圍巡路下宮之屬又已通狹之甚不可  
移減今但就其空處印以爲穴東西趨那或遠或近初無定論  
蓋地理之法譬如針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有毫釐之差使  
醫者之施砭艾皆如今日臺史之定宅兆則攻一穴而偏身皆  
創矣是又安能得其穴道之正乎若果此外別無可求則亦無  
可奈何而今兩浙數州皆爲近甸三二百里豈無一處可備選  
擇而獨遷就偏仄於此數步之間耶政使必欲求得離山坐南  
向北之地亦當且先泛求壯厚高平可葬之處然後擇其合於  
此法者况其謬妄不經之說初不足信也耶臣自南來經由嚴  
州富陽縣見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蓋富陽乃孫氏所起之處  
而嚴州乃高宗受命之邦也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  
川形勢寬平遂密而臣未之見也凡此數處臣雖未敢斷其必

律建卷十

爲可用然以臣之所已見聞者逆推其未見未聞安知其不更  
有佳處萬萬於此而灼然可用者乎但今偏信臺史之言固執  
紹興之說而不肯求耳若欲求之則臣竊見近年地理之學出  
於江西福建者爲尤盛政使未必皆精然亦豈無一人粗知梗  
槩大略平穩優於一二臺史者欲望聖明深察此理斤去荆大  
聲置之於法印日行下兩浙帥臣監司疾速搜訪量支路費多  
差人共轎馬津遣赴闕令於近甸廣行相視得五七處然後遣  
官按行命使覆按不拘官品但取通曉地理之人參互考校擇  
一最吉之處以奉壽皇神靈萬世之安雖以迫近七月之期然  
事大體重不容苟簡其孫遂吉所謂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爲上  
此十字者實爲至論惟陛下采而用之庶幾有以少慰天下臣  
子之心用爲國家祈天永命之助臣本儒生不曉術數非敢事

以淫巫醫史之言眩惑聖聽自速譏誚蓋誠不忍以壽皇聖體  
之重委之水泉沙磧之中殘破浮淺之地是以痛憤激切一爲  
陛下言之譬如鄉隣親舊之間有以此等大事商榷吾乃明知  
其事之利害必至於此而不盡情以告之人必以爲不忠不信  
之人而况臣子之於君父又安忍有所顧望而默然無言哉惟  
陛下詳賜省察斷然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  
候勅旨

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劄子

臣伏見近制每遇隻日蚤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即行權  
罷又按故事將來大寒大暑亦繫罷講月分恭聞陛下天性好  
學晨夕孜孜雖處深宮必不暇逸但臣誤蒙選擇以經入侍固  
當日有獻納以輔聖志今乃淹旬累月不得脩其職業素餐之  
刺實不自安故當面奏假日無事正宜進講已蒙聖慈俯賜嘉  
納今已兩日未見施行因省昨來所陳似亦未至詳悉今別具  
奏欲乞聖明特降睿旨今後除朔望旬休及過官日外不以寒  
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蚤晚進講內有朝殿日分伏  
恐聖躬久坐不無少勞却乞權住當日蚤講一次庶幾藏脩遊  
息無非典學之時聖德日躋天下幸甚取進止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一

右臣今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臣兼實錄院同修  
撰者臣聞命震駭不知所爲伏惟高宗皇帝中興艱難實同創  
業成功盛德莫可形容信史所傳垂法萬世宜得鴻博之士執  
簡操筆其間庶幾將來有以考信如臣固陋才不逮人白首章  
句之間僅能略通訓詁入侍經幄已愧叨踰至於蒐輯舊聞勅



成人與自知寡陋本非以長况復病衰心目俱廢豈能冒昧  
所不能盡職簡編以取咎請在臣非敢自愛實懼仰貽聖朝之  
羞所有前件恩命臣決不敢祇受欲望聖慈洞鑒誠悃特賜追  
寢以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請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二

右臣非其狀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恩命今準尚書省劄子  
奉聖旨不允者滯懇控陳必期從欲聞命悚惕不知所言重念  
臣愚素無史學然於是非得失之故實有善善惡惡之心又况  
先臣在紹興初嘗掌茲事實事高宗皇帝其於豐祐紹符之際  
分別邪正用力為多臣雖至愚敢忘斯志今獲叨冒復踐世官  
在臣私心豈非幸願但恨心力凋耗目翳耳昏記憶檢尋皆所  
不便復叨選擇備數繼晷晷夜思猶懼不逮豈有餘力可效  
編摩所以懇辭即非備禮雖被譴却恐懼徒濼義當固辭不容  
默已僊蒙聖察特賜允從庶使安庸獲安愚分臣無不祈天望  
聖千萬懇激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差官看詳封事劄子

臣前日面奏恭奉詔旨以雷雨之異許陳闕失仰見陛下畏天  
省己之意然臣未敢奉詔者竊見陛下登極之初已下明詔來  
獻言者甚眾未聞一有施行今復求言殆成虛語欲乞睿旨令  
後省官鎖宿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以次施行已蒙聖慈開  
納再三王音宣諭如此則求言之詔不為文具臣不勝感激欣  
幸而今已兩日未見指摺竊慮當時所奏他事很多又無文字  
可以降出是致遲緩今敢再具奏聞欲望聖明早賜處分庶幾  
聞者知勸直言日聞開悟聖聰益脩政德應天之實莫大於此

取進止

十月十七日奉聖旨差沈有  
開劉光祖限十日看詳聞奏  
乞令看詳封事官面奏劄子

臣昨具奏乞降指揮看詳臣庶所上封事已蒙聖慈施行今來  
竊見看詳官所具進冊其間點說極為詳備若令因付經幄面  
奏指陳庶於聰明實有裨補取進止

乞瑞慶節不受賀劄子

臣伏觀今日瑞慶節前一日宰執率文武百寮詣行宮便殿拜  
表稱賀臣已前來祇赴立班然竊惟念壽皇梓宮在殯陛下追  
慕方新乃以此時講行賀禮臣當以經術入侍帷幄觀此缺失  
心實未安久欲奏聞又念疏遠不敢僭越昨晚忽奉睿旨特令  
宣引今日晚講仰見聖心虛懷求善唯恐不及待遇之恩復異

經筵卷十

十一

常品感激之深不能自己謹此密奏欲望聖慈速賜傳旨便令  
權免其表亦不收接三年之內凡有合稱賀事竝依此例庶幾  
上廣孝治益隆聖德風示四表垂法萬世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貼黃

臣今所奏雖已遲晚然羣臣班賀於外而聖土抑而不受  
益見聖德之盛可為後世法程伏乞睿照

經筵兩身面陳四事劄子

臣迂愚衰賤無以逾人仰荷聖明召從遠外置之近侍之列處  
以勸誦之官此豈私於小臣者哉意者必以其粗嘗講學稍有  
思慮不肯隨眾默默或有以仰神聖治萬分之一也而臣伏自  
到闕三獲進對狂妄之言時蒙采納如增添誠言看詳封事不  
受賀表之屬皆得施行臣竊不自知以為庶幾可以被歷肝膽

軍義願忠而無負於陛下所以收錄使令之意又竊惟念服在  
內朝實以從容諷議爲職故雖被求言之詔亦不敢輒同外臣  
撰述文字以致宣洩但當面奏一二意望陛下自以聖意施行  
而累日以來竊觀天意雷霆之後繼以陰雨沉鬱不解夜明晝  
昏此必政事設施大有未服人望以致陰邪敢于陽德者而臣  
前日所嘗言之大者尚亦未蒙省察若但碌碌隨羣解釋文義  
時時陳說一二細微以應故事則不唯非陛下所以召用愚臣  
之意亦豈愚臣所以服事陛下之志哉今有微誠須至頓竭臣  
之所言其最大者則勸陛下凡百自奉深務抑損自宮闈之私  
居處服用且如潛邸之舊以至外庭禮數僕御恩澤亦未可遽  
然全享萬乘之尊庶幾有以感格親心早遂晨昏定省之願以  
爲陛下必垂開納而數日來乃聞有旨修葺舊日東宮爲屋三

經筵卷十

十四

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爲便安之計不  
惟未能抑損乃是過有增加臣不知此果出於陛下之心大臣  
之議軍民之願抑亦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  
以遂其姦心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脩省  
之時不當與此大役以拂謫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飢餓  
流離貼於死亡之際忽見朝廷正用此時大典土木修造宮室  
但以適己自奉爲事而無矜惻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  
他變不唯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  
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  
以尊老之年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  
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翻然委而去之以  
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必又將有扼腕而不平者矣前覽未遠

甚可懼也至於一離尊親之側輕去倚廬之次深宮永巷兩  
池臺耳目之娛雜然而進臣又竊恐陛下之心未易當此紛華  
盛麗之矣惑感移雖欲日親儒士講求經訓以正厥事而進德  
脩業亦將有所不暇矣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壽康足省之  
禮則臣嘗言之矣而其意有未盡也今聞通日一再過宮亦未  
得見而不亟爲之慮如臣所謂下詔自責頻日繼往者願乃透  
進舒緩無異尋常之時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  
以爲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  
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太  
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一  
向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使太上皇帝灼知陛下所以不得已  
而卽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慰軍民姑以代己之勞而非敢遽  
享至尊之奉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何時而已乎父  
子天倫三綱所繫不惟陛下之心深所未安而四方觀聽殊爲  
不美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  
懼也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  
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  
舍使之熟識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  
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  
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  
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  
下卽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  
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  
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以啓將來之

經筵卷十

十五

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以啓將來之

樊說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華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奈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且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爲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殯宮之卜偏聽臺史膠固謬妄之言墜其交結眩惑之計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但欲於祐思諸陵之傍儂那遽就苟且了當既不爲壽皇體

經筵卷十

未

魄安寧之慮又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則自辛執侍從以至軍民皆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夫以壽皇之豐功盛烈百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此豈不又大咄天人之心以致變異之類仍而貽患於無窮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凡此四懼皆非小故臣願陛下深察愚言而反之於心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閣草創殿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偏仄暴露之苦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几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下有以禦羣下窺覷眩惑之姦而慰斯民飢饉流離之歎此一事也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袴執控馬前者預詔近屬

算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前所陳宛轉方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卽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環擁更進譬諭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雲消霧散而權意淡洽矣此二事也若夫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久之計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不恆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勿徇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尚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

經筵卷十

七

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此三事也若夫山陵之卜則臣前日嘗以議狀進呈近日又與同列連名具奏今更不敢頻煩聖聽亦望特宣大臣使詳臣等前後所論而決其可否於立談之間先寬七月之期次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此四事也凡此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雷神反覆思慮斷而行之以答天變以慰人心上以彰聖主用人求諫之實下以伸小臣憂君憂國之忠則臣不勝千萬大幸又竊念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而進對之時率多遺忘言語精神又不能以自達是以前日一再面奏所陳數事有未蒙深察者今因入侍敢復冒昧獻形紙墨伏惟聖明

備賜詳覽而擇其中至於孤危之蹤不敢自保竊恐自今以往不獲久侍清閒之燕矣臣無任瞻戀懇切皇恐俟罪之至取進止乞爾中

不受賀表下貼黃

臣又聞前日賀表雖蒙退出而未降指揮今後合稱賀事三年之內竝與權免其節序變遷竝合進名奉慰并乞聖明先賜處分庶幾遇事免致失禮伏候聖旨

竊觀天意下貼黃

臣又聞前此雷雨之時累曾地震此十七日半夜前後其震尤甚八月半聞蜀中大震墻屋從從傾摧臣雖不曾親見然見者頗多傳聞甚的聖政方新而變異不止天戒甚明必有所為并乞睿照

經筵卷十

十八

此三事也下貼黃

臣又嘗謂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辯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每事從中批出處分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外間一時可以疎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伏乞睿照

論災異劄子

臣竊聞今月五日夜漏方下五六刻間都城之內忽有黑煙四乘草氣襲人咫尺之間不辨人物著於面目皆為沙土臣雖不曾親見然親舊相訪見之者多驗之數人其說如一決非虛妄臣竊思推問者以來災異數見秋冬雷雹苦雨傷稼山摧地陷

無所不有皆為陰盛陽微之證陛下雖嘗下責躬之詔出敢諫之令而天心未豫復有此怪亦為陰聚包陽不和而散之象臣竊懼焉而恐其未有敢以聞於聖聽者也蓋嘗聞之商中宗時有桑殺竝生于朝一幕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傍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己之言克正厥事不致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傍德正事故能變災為祥其效如此伏願陛下視以為法克已自新蚤夜思省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常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社神靈守之在旁慄慄然不復敢使一毫私意萌於其間以煩譴告而又申勅中外大小之臣同寅協恭日夕謀議以求天意之所在而交修焉則庶乎災害日去而福祿日

經筵卷十

十九

來矣臣不勝惓惓愛君憂國之至取進止一本乞爾中省覽一本乞降付三省樞密

經筵講義

大學臣嘉日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古之為教者有小子之學有大人之學小人之學窮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也此篇所記皆大人之學故以大學名之

臣又嘗竊謂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敘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則天下之理固已無不具於一人之身矣但以人自有生而有血氣之身則不能無氣質之偏以拘之於前而又有物欲之私以蔽之於後所以不能皆知其性以至於亂其倫理而陷於邪僻也是以古之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歲而入小學十有

五歲而入大學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以復其性以盡其倫而後已焉此先王之世所以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之不學而天下國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亂日常少也及周之衰聖賢不作於是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不脩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其書雖有存者皆不過為世備誦說口耳之資而已未有能因其文以既其實必求其理而責之於身者也是以風俗敗壞人才衰乏為君者不知君之道為臣者不知臣之道為父者不知父之道為子者不知子之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皆由此學不講之故也至于我朝天運開泰於是河南程顥及其弟頤始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而其所以開示學者則於此篇之旨深致意焉若其言曰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大

經筵卷十

三

學乃初學入德之門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賴有此篇尚存其他則莫如論孟其可謂知言之要矣後之君子欲脩己以治人而及於天下國家者豈可以舍是而他求哉臣以無能獲奉明詔使以此篇進講謹誦所聞釋其名義如右惟聖明之留意焉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臣熹曰大學者大人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故當有以明之而後其初也視程氏以為字當作新是也其義則去其舊而新之云爾言既能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人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汙也止者必至於至善不遷之地也至善則專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可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臣竊謂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而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為一身之主但其所以為此身者則又不能無所資乎

陰陽五行之氣而氣之為物有偏有正有通有塞有清有濁有純有駁以生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以人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清且純者為聖為賢得其濁且駁者為愚為不肖其得夫氣之偏且塞而為物者固無以全其所得以生之全體矣惟得其正且通而為人則其所以生之全體無不皆備於我而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粲然有以應乎事物之變而不昧是所謂明德者也人之所以為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此而所以可為堯舜而參天地贊化育者亦不外乎此也然又以其所得之氣有清濁純駁之不齊也是以極清且純者氣與理一而自無物欲之蔽自其次者而下則皆已不無氣稟之拘矣又以拘於氣稟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

經筵卷十

三

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然亦不能以自知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後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發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發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然之哉是則所謂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

之得私也向也俱爲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太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白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汗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如我之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汙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爲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月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矣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

經筵卷十

三

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復而有不純欲雖克而有不盡將無以盡夫脩己治人之道而必以是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后能得臣熹曰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所歸定向靜謂心不外馳安謂所處而安慮謂思無不審得謂所止  
臣謹按此一節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其所當止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

欲其中然不先有以知其所當中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淡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臣熹曰明德爲本新民爲末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臣竊謂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而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爲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蓋欲治人者

經筵卷十

三

不可不先於治己欲體道者不可不先於知道此則天下國家之達道通義而爲人君者尤不可以不審是以臣愚竊願陛下深留聖意伏乞睿照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臣熹曰明明德於天下者皆所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致知者致其心之知也格者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臣謹按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

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  
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  
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  
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  
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  
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  
勵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  
心之發則意也不能純一於善而不免為自欺則心為所累  
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  
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不能推  
而致之使其內外昭融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際私欲萌焉雖  
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

經筵卷十

五

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  
至於物則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不能即而窮  
之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本窮知固不盡雖欲勉  
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  
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  
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  
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臣熹曰物格  
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  
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

臣謹按此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請其  
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請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  
我者亦隨所請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可一於

善而無不實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可致其虛而無不正  
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可不陷於其所偏而無不脩矣身  
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  
謀功利之末哉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臣熹曰壹是一切也  
正心以上皆所以脩  
身也齊家以下則  
舉此而措之耳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  
薄者厚未之有也臣熹曰日本謂身也所厚謂家  
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臣竊謂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下國家為末  
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  
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  
則本必亂而未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  
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天下國家皆

經筵卷十

五

本於身又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皆本於此蓋君猶  
表也民猶影也表正則影無不正矣君猶源也民猶流也源  
清則流無不清矣若夫天下之物則有親有疎有近有遠而  
心之應物則有重有輕有長有短親者重而疎者輕近者長  
而遠者短重而長者在所先輕而短者在所後亦理勢之必  
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是以此章詳陳大學之條目曰格物曰  
致知曰誠意曰正心曰脩身曰齊家曰治國曰平天下凡有  
八事而於章末獨以脩身齊家二事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  
後之云而其旨益以深矣臣願陛下清閒之燕從容諷味常  
存於心不使忘失每出一言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修身得  
無有所害乎每行一事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修身得無有  
所害乎小而嘆笑念慮之間大而號令黜陟之際無一不反



而思之心無害也然後從之有害則不敢也則又夙興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夜寐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以至於出入起居造次食息無時不反而思之必已厚也然後守之而勿失一有未厚則又恐懼而益加厚焉念念如此無少間斷則庶乎身脩親悅舉而措諸天下無難矣惟陛下深留聖意

臣又謹按自此以上皆大學經文自則近道矣以上為前章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下為後章前章略提綱領後章細分條目鉅細相涵首尾相應極為詳備蓋夫子所誦古經之言而曾子記之自此以下傳文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當俟異日詳究其說然必先讀經文使之習熟而綱領條目羅列胸中如指諸掌然後博考傳

經筵卷十

三

文隨事體祭而實致其力使言所以明德而新民者無不止於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見其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則大學之道不在於書而在於我矣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則天下幸甚

康誥曰克明德臣熹曰克能也又有勝義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臣熹曰顧目在之也從古是字通用天之明命即人之明德也言先王之心常欲明其明德如日在夫物不致忘也帝臣熹曰典曰克明峻德臣熹曰峻言大也大德即皆自明也日結臣熹曰所引書以釋明明德之意臣熹曰皆謂自明已之明德也

臣謹按此傳之首章釋經文明明德之義舊本脫誤今移在此其曰克明德者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惟文王能明之也夫人之所以不能明其明德者何哉氣稟物欲害之也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氣偏而失之太柔則有所

不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不獨此耳凡有一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則皆有所不克惟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能以勝之而無難也其曰顧諟天之明命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事親事長飲食起居其所當然各有明法入唯不察於此是以氣稟物欲得以蔽之而不能自明常目在之無少間斷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明德常明而天命在我矣其曰克明峻德者人之為德未嘗不明而其明之為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既昧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也皆自明也者言此上所

經筵卷十

毛

引三句皆言人當有以自明其明德也能自明其明德則能治其天下國家而有以新民矣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臣熹曰盤沐浴之盤也銘其德也湯以為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之不可不有也又曰新臣熹曰康誥曰作新民臣熹曰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臣熹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臣熹曰皆欲止於至善也

臣謹按此傳之二章釋新民之義也蓋沐浴之盤者常用之器而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意有所怠而忽忘之也見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其辭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則取沐

浴之事而言之蓋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也一日香養者察之功真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滄深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深矣而所以潔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汙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滄深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汙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學於伊尹而有得於此故有感乎沐浴之事而刻銘於盤以自戒焉而稱其德者亦曰

經筵卷十

天

不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曰從諫弗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皆日新之謂也至詩所謂聖敬日躋者則其語意於日新為至近而敬之一字又見其所以日新之本蓋不如是則亦何地可據而能日新其功哉其後伊尹復政太甲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為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于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至周武王踐祚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而於几席籥豆刀劍戶牖鼎彝莫不銘焉則亦開湯之風而興起者皆可以為萬世帝王之法矣傳者釋新之義而及於此蓋以是為自明之至而新民之端也其曰作新民者武王之封康叔

以商之餘民染紂汙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其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不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若君之德昏蔽穢濁而無以日新則民德隨之亦為昏蔽穢濁而日入於亂民俗既壞則天命去之而國勢衰弊無復光華如人向老如日將暮日凋日瘁日昏日暗不覺滅亡之將至若其有以自新而推以及民使民之德亦無不新則天命之新將不旋日而至矣其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

經筵卷十

天

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臣熹曰邦畿王者之鄙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臣熹曰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詩云穆穆文王於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緡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人交止於信臣熹曰穆穆遠之意於曩美辭緡緡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詩云瞻彼淇奧菜竹猗猗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詩云瞻彼淇奧菜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僉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僉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臣熹曰淇水名與隈也某詩作綠猗倚美盛貌斐文貌切以刀據琢以椎

繫皆致物使成形成質也。璧以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之有緒而復還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對宜宣著盛天之禮誼詩作談忘也。道言武毅之禮宜詩言也。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惟鄭氏誤作峻極保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見能得至善之所由而又以贊美德容之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臣熹曰於戲嘆辭前王謂文武後其所以謂已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嘆長當熟玩之

臣謹按此傳之三章釋經文止於至善之義其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者以民止於邦畿明物之各有所止也其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者言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也其引穆穆文王以下一節則以聖人之止而明至善之所在也蓋

經筵卷十

手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眾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然

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子之所以孝父之所以慈朋友之所以信皆人心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但能因事推窮以至其極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天下之物皆有以見其至善之所在而止之矣其引瞻彼淇澳以下舊本脫誤今移在此其意則以明夫所以得其至善而止之之方與其得止之驗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粹而益背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其引於戲前王不忘以下一節則因上文民不能忘而言也蓋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經筵卷十

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臣熹曰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親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臣謹按此傳之四章釋經文物有本末之義也舊本脫誤今移在此蓋言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

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  
明而民德自親則得其本之明効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  
分爭辨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未矣

臣又謹按自此以上大學之傳以釋正經前章之義者也  
其言克明德者欲學者自疆其志以勝其氣稟之偏物欲  
之蔽而能明其明德也其言顧諟天之明命者欲學者之  
於天理心存自在而不可以頃刻忘也其言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者欲學者深自省察一日沛然有以去惡而遷  
善則又如是日日加功而無間斷也其言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者欲學者之不以小善自足而益進其功以求止於  
至善亦日新之意也凡此數者其言雖殊其意則一臣願  
陛下深留聖意而實致其功必使一日之間曉然有以見

經筵卷十

三

夫氣稟物欲之爲已害脫然有以去之而無難則天理之  
明瞭然在目而有以爲日新之地矣然後日日新之又日  
新之如既切而復磋之如既琢而復磨之以至於至善在  
我而無所不用其極則雖舊邦而天之所以命陛下者  
則新矣如其不然則臣恐天下之勢將有如前章所謂向  
老而將暮者臣不勝大懼惟陛下之留意焉

此謂知本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上當有闕文

臣謹按此傳之五章其次當釋物格知至之義今亡其辭而  
獨留此一句乃章末之結語也臣嘗竊考此篇之旨其綱領  
有三其條目有八而格物致知最爲先務今乃獨遺其本傳  
之文不知其所以發明此旨者果爲何說甚可惜也然而尚  
與程氏之言有可以補其亡者如曰學莫先於正心誠意然

欲正心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

此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  
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  
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但能今日格一件明日又  
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  
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自一身之中以至  
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  
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  
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  
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  
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  
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至於論其所

經筵卷十

三

以用力之本則其言又曰學道以知爲先致知以敬爲本又  
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  
過於寡欲論其所以爲敬之方則其言又曰主一之謂敬無  
適之謂一又曰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存之久而天理明矣至其門人謝良佐之言則曰敬是常惺  
惺法尹焯之言則曰人能收斂其心不容一物則可以謂之  
敬矣此皆切至之言深得聖經之旨傳文雖亡然於此可以  
得其梗槩矣故臣又拾遺意而論之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  
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  
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具於人心而自不容已  
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而  
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

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  
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其口鼻耳目四  
友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  
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  
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  
人也是乃書所謂降衷詩所謂秉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  
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氏所謂天然自有  
之中張載所謂萬物之一原邵雍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  
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聖之與愚  
人之與物相與殊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  
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  
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

經筵卷十

五

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  
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  
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人習於誠  
敬則所以養其德性收其放心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  
進乎大學則所謂格物致知云者又欲其於此有以窮究天  
下萬物之理而致其知識使之周徧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  
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  
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  
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  
然而自不容已者而又從容反覆而日從事于其間以至於  
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理皆有以究其表裏精粗  
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知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

盡矣凡此推演雖出管窺然實皆聖經賢傳之意造道入德  
之方也抑臣聞之治古之世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王者之子  
弟其教之爲尤密蓋自其爲赤子之時而教已行矣及其出  
就外傳則又有小學之學及其齒於胄子則又有大學之學  
凡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之具已先孰於爲臣爲子  
之時故其內外凝肅思慮通明之効有以見於君臨天下之  
日所以能秉本執要醇醪從容取是舍非賞善罰惡而姦言  
邪說無足以亂其心術也降及後世教化不脩天下之人例  
不知學而尊且貴者爲尤甚蓋幼而不知小學之教故其長  
也無以進乎大學之道凡平日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  
識者既已一切鹵莽而無法則其一旦居尊而臨下決無所  
恃以應事物之變而制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後始欲學於小

經筵卷十

五

學以爲大學之基則已過時而不暇矣夫手握天下之圖身  
據兆民之上可謂安且榮矣而其心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  
之術使中外小大之臣皆得以肆其欺蔽眩惑於前騁其擬  
議窺覲於後是則豈不反爲大危大累而深可畏哉然而尚  
幸有可爲者亦曰敬而已矣若能於此深思猛省自策勵  
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從今日從事於敬以求放心則猶可  
以涵養本原而致其精明以爲窮理之本伏惟陛下漢留聖  
意實下功夫不可但崇空言以應故事而已也臣義切愛君  
不覺煩瀆下情無任恐懼懇激之至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臣熹曰毋者禁止之辭也人心本善  
其間是以爲善之意有所不實而爲自欺耳能去其欲則無自欺而意無不誠矣如惡惡臭如好好  
惡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臣熹曰如惡惡臭與惡之深  
也如好好色好之切也

快也足也過人而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好善惡惡  
可知此明是意常快足而無自欺矣必慎其獨者所以察之於  
微之端而為自欺也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  
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

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臣熹曰閒居獨處  
之貌小人為惡於隱之中而計善於顯明之地則自欺之甚  
也然既實有是惡於中則其誠必見於外從而自欺而不足  
欺人也君子之謹獨不待此而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  
後能然亦不放不肆此而加勉也

其嚴乎臣熹曰言雖幽隱之中吾所獨知之地富潤屋德潤身  
而衆所共見有如此者則其誠必見於中而形於外  
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臣熹曰誠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  
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則  
外者如此又君子之所以不可不謹獨而誠其意也

臣謹按此傳之第六章承上章之言以釋經文誠意之義者  
也臣又詳說之曰民之秉彝本無不善故人心之發莫不知

善之當為而欲為之惟其氣稟之雜物欲之私有以害之是  
以為善之意有所不實而不免為自欺也所謂自欺者外有

欲善之形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欲者以拒乎內也外有惡  
惡之狀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惡者以主乎中也是以其外

雖公而中則私其形常是而心則否是皆自欺之類也所謂  
誠其意者亦禁此而已矣能禁乎此則其心之所發在於好

善則表裏皆好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好心之所發在於  
惡惡則表裏皆惡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惡是以其好善

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如惡惡臭而方寸之間無有纖芥不  
快不足之處是則所謂自慊而意之誠也能自慊而意誠則

其隱微之間無非善之實者君子於此亦致其謹而不使一  
毫之私得以介乎其間而已若小人之自欺則不惟形於念

慮之間而必見於事為之際此知其為惡而掩之則既不足

以自欺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則又不足以欺人亦何益之  
有哉此君子所以又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其引曾子之言

以下則所以明夫隱微之間實有不善則人皆知之如十目  
之所同視十手之所同指無不見之甚可畏也隱微之間實

無不善則其形於外也亦然蓋多財之人其屋必美有德之  
人其身必脩其心廣大則其體必安舒此又以著理之必然  
而見君子所以必誠其意之指也然考之於經則所以能誠

其意者乃在夫知至蓋知無不至則其於是非得失皆有以  
剖析於毫釐之間而心之所發必無外善內惡之弊所以有  
主於中有地可據而致謹於隱微之間也若知有不至則其  
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為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  
且無主之能為而無地之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  
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然猶為衆人言之耳若夫  
人君則以一身託乎兆民之上念慮之間一有不實不惟天  
下之人皆得以議其後而禍亂乘之又將有不可遏者其為  
可畏又不止於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已願陛下於此深加  
省察實用功夫則天下幸甚如其不然則今日區區之講讀  
亦徒為觀聽之美而已何益於治道有無之實以窒夫禍亂  
之原哉

經筵卷十

三十一

經筵卷十

三十一

乞進德劄子

臣竊聞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稟  
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蓋  
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為萬物之父母  
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為萬物之

聖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育而予善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為能履此位當此責而無愧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堯舜之域以為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之質性之於天固非常情所能窺度然而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臣恐稔積艱難容有未盡知人之情偽容有未盡察國家虛度容有未盡習至於學道脩身立志探事之本制世御俗發號施令之要亦容有未能無

經筵卷十

三八

待於講而後明者故竊以為陛下誠能於此深啜聖意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務略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君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貫通曉明日開志氣日彊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宜妄自菲薄因循苟且而不復以古之賢聖自期也臣本迂儒加以老病自知無用分甘窮寂今者徒以越召之峻冒昧而來耳目筋骸皆難勉強然而未敢遽以告歸為請者誠感眷遇之厚猶欲少忍須臾以俟陛下聖志之立聖學之成決知異日姦言邪說不能侵亂

如前所期者然後乞身以去則為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臣主俱榮矣顧以此事在臣但能言之而其用力則在陛下若一暮景迫人不容宿留則抱此耿耿私恨無窮伏望聖慈憐臣此志察臣此言策厲身心勉進德業使臣蚤得遂其所願則雖夕死瞑目無憾矣冒瀆宸聽臣無任惓款激切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聞中庸有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彊而元祐館職呂大臨為之說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彊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彊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彊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

經筵卷十

三九

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求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臣少時讀書偶於此語深有省焉奮厲感概不能自已自此為學方有寸進食芹而美敢以為獻伏乞聖察

乞討論喪服劄子

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經勅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為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短喪之後歷世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從可知已人紀廢壞三綱



不明千有餘年莫能整正及我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至性自天  
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白超越千古  
拘牽牽制之弊革去百王衰而甲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  
方冊爲世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斃而問者遺誥初頒太上皇  
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廟之重仰承大統則  
所謂承運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  
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  
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唯上違禮律無以風  
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而復墜  
臣愚不肖誠竊痛之然既律之失不及追改唯將來啓殯發  
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陛下仰  
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攷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

經筵卷十

聖

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爲之制勿使過爲華靡布告郡國咸使  
聞知庶幾漸復古制而日海之衆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  
萬世之幸取進止

書奏彙後

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  
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  
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  
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  
任國政不任喪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  
又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入此文時無文字  
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  
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

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  
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節  
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  
增損也

乞脩三禮劄子

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遺秦滅學禮樂先壞  
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  
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  
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  
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  
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  
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

經筵卷十

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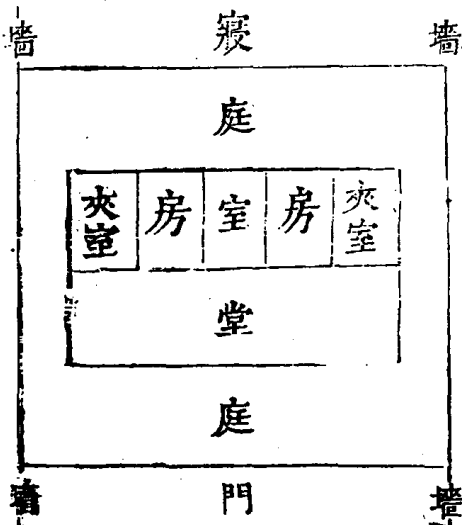
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成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  
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  
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  
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  
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  
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  
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  
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  
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  
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  
雖有官人亦不繫衙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  
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卽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候結

同日支搗實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  
 隆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  
 甚天下幸甚取進止

經筵卷十

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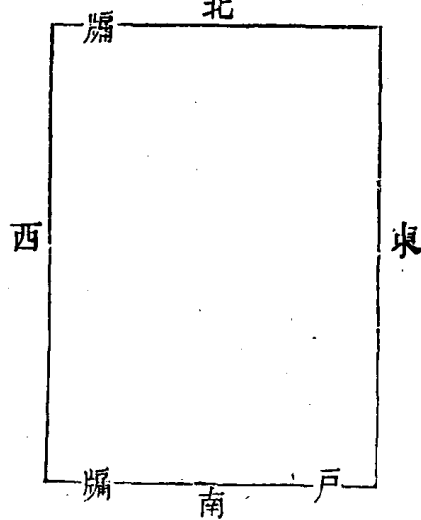
古廟制



祧廟議狀并圖

一世各為一廟廟有門有堂有室有房有夾室有寢四面有牆

古室制



廟室之制皆如此其主皆在西壁下東向裕則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

經筵卷十

聖

本朝太廟制

從後看起

東夾室

第壹室 昭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欲遷英宗於第五室而奉	第貳室 穆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欲遷英宗於第五室而奉	第參室 昭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欲遷英宗於第五室而奉	第肆室 穆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欲遷英宗於第五室而奉	第伍室 昭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欲遷英宗於第五室而奉	第陸室 穆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欲遷英宗於第五室而奉	第柒室 昭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欲遷英宗於第五室而奉	第捌室 穆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欲遷英宗於第五室而奉	第玖室 昭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欲遷英宗於第五室而奉	第拾室 穆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欲遷英宗於第五室而奉	第拾壹室 昭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欲遷英宗於第五室而奉	第拾貳室 穆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欲遷英宗於第五室而奉
------------------------------------	------------------------------------	------------------------------------	------------------------------------	------------------------------------	------------------------------------	------------------------------------	------------------------------------	------------------------------------	------------------------------------	-------------------------------------	-------------------------------------





何嘗不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爲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小大有無哉况周人雖以后稷爲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所謂神有功而宗有德之意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羣廟則亦不待東向於裕然後可以致崇極之意矣然今日宗廟之制未能如古始以權宜而論之則莫若以僖祖擬周之后稷而祭於太祖之初室順祖爲昭翼祖爲穆宣祖爲昭而藏其祧主于西夾室太祖爲穆擬周之文王爲祖而祭於太廟之第二室太宗爲昭擬周之武王爲宗而祭于太廟之第三室其太祖太宗又皆百世不遷而謂之世室真宗爲穆其祧主亦且權藏於西夾室仁宗爲昭爲宗而祭於第四室亦爲世室如太宗之制英宗爲穆藏主如真宗之制神宗爲昭祭

經筵卷十

哭

第五室哲宗爲穆祭第六室徽宗爲昭祭第七室欽宗爲穆祭第八室高宗爲昭祭第九室孝宗爲穆祭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爲宗爲世室如太宗仁宗之制三歲裕享則僖祖東向如故而自順祖以下至于孝宗皆合食焉則於心爲安而於禮爲順矣至于古者宗廟之制今日雖未及議尚期異時興復之後還反舊都則述神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繆成一王之法使昭穆有序而裕享之禮行於室中則又善之大者也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僖祖以東向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誦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孰若誦義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誦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爲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裕則

所誦之祭常少亦中事情故熹於此嘗有感焉竊獨以爲今欲議四祖神位所祔之宜而卒不免於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爲願易而無事也熹孤陋寡聞所見如此昨日適以衰病不及預議伏念宗廟事重不敢緘默須至申聞者

右件如前并畫到圖子四紙繳連在前謹具狀申尚書省勅乞并賜詳酌敷奏施行伏候鈞旨

小帖子

熹謹按禮家先儒之說兄弟傳國者以其嘗爲君臣便同父子各爲一世而天子七廟宗者不在數中此爲禮之正法若今日見行廟制則兄弟相繼者共爲一世而太廟增爲九世宗者又在數中皆禮之未失也故熹狀中所擬太廟世數一

經筵卷十

哭

準先儒之說固知未必可用若議者乃用今制而反不曾詳考自僖祖以至孝宗方及十世太祖太宗爲第三世尚在四昭四穆之中今日祧遷只合依孝宗初年遷翼祖例且遷宣祖然後爲得乃不察此而欲一旦無故并遷僖宣二祖又強析太祖太宗各爲一世既與哲徽欽高之例不同又使太廟所祀其實僅及八世進不及今之九退不成古之七尤爲乖繆無所據依政使熹說迂濶多所更改不可施行其議者并遷二祖析一爲二之失亦合速行改正且遷宣祖而合太祖太宗復爲一世以足九世之數伏乞詳察

熹旣爲此議續搜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

以傳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已  
 為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  
 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為無功業故朝廷  
 復立傳祖廟為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嘉禧  
 頤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以為高於  
 世俗之儒足以見理義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但以  
 衆人不免自有爭較疆弱之心雖於祖考亦忘遜避故但見  
 太祖功德之盛而傳祖則民無得而稱焉遂欲尊太祖而卑  
 傳祖又見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  
 出此而王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  
 之說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所以無故生此紛紛今以  
 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

坐判矣并乞詳察

經筵卷十

平

圖 弁 子 割 廟 祧 奏 而

舊制	今議	嘉擬定
九世欽宗高宗		孝宗
八世哲宗徽宗	孝宗	高宗世室
七世神宗	欽宗高宗	欽宗
六世英宗	哲宗徽宗	徽宗
五世仁宗	神宗	哲宗
四世真宗	英宗	神宗
三世太祖太宗	仁宗	仁宗世室
二世宣祖	真宗	太宗世室
一世僖祖	太祖太宗	太祖世室
夾室順祖翼祖	僖祖翼祖	僖祖始祖

經筵卷十

至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  
 傳祖為四廟之首累聖尊崇周敬失墜中間雖以世數遠遷  
 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尊奉以為太廟之始祖幸  
 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為本朝自傳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  
 傳祖有廟與稷梁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其主替祖宗之  
 尊而下附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  
 從其請而司馬光韓維孫朴孫同等以為非是力奏爭之其說  
 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為太祖受命立極當為始祖而裕享東  
 向傳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  
 所安者揆之則傳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  
 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為功德蓋不  
 必身親為之然後為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為初廟

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祖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欲當也安石之為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察乎此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太祖當日崇立僖祖之心以原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非安石章衡之所及而不知反之於已以即夫心之所安是以紛紛多為異說臣嘗病其如此每恨無以正之不謂今者之深遠達此議而又以疾病之故不獲親禮謹已略具鄙見中尚書省乞與敷奏并畫成圖本兼論古今宗廟制度得失因又訪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漢以安石之言為常點說詳盡而所論并祧二祖上成入世之說尤為明白未知已未得達聖聽欲乞宣問詳賜覽觀并下此奏別令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

經筵卷十

至

敬宗報本反始之意上延其祚下一民聽千萬幸甚取進止

貼黃

臣竊見今者羣臣所議奉安四祖之禮多有未安蓋不遷僖祖則百事皆順一遷僖祖則百事皆舛雖復巧作回互終不得其所安而又當此人心危疑之際無故遷移國家始祖之祀亦惑眾聽實為非便而或者以謂前日之議已奉聖旨恭依難復更改臣竊詳治平四年三月議者請遷僖祖已詔恭依至熙寧五年十一月因章衡王安石等申請復還僖祖又詔恭依蓋宗廟事重雖已施行理或未安不容不改伏乞聖

照

議祧廟劄子

臣前日而奏祧廟事伏蒙聖慈宣諭若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即位時不曾祧壽皇即位時亦不曾祧太上即位時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臣恭承聖訓仰見陛下聖學高明燭見事理尊事宗廟決定疑惑至孝至明非羣臣所能及不勝嘆仰然今已多日未聞降出臣元奏劄子付外施行竊慮萬機之繁未及指擬欲望聖明早賜處分臣不勝幸甚

進擬詔意

尚書省

廟議劄狀并圖包括古今曲盡底蘊非獨可為今日之法亦可留備他日稽考不若降出更令詳議如彼說妄便可反覆剖析以盡同異如彼說是此便不當固執如但含糊直降指揮却恐不厭眾心反有輕率偏徇之謂若必不欲降出再議即當擬定詔意乞降御筆指揮然終不若再議之為善也其詔意如左云

經筵卷十

至

昨因臣僚請遷僖祖皇帝而尊太祖皇帝為初室將來祫享即正東向之位當已恭依今復思之殊有未便蓋太廟見祀九世十二室僖祖自熙寧以來尊為始祖祭于初室百世不遷遇於享日即居東向之位已合典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太廟尚在四昭四穆之內亦未合便居初室亟正東向却使太廟止成八世而四祖不得合食不若上存僖祖為初室東向如故而遷宣祖一世於西夾室太祖太宗仁宗三室亦為百世不遷之廟將來永不祧毀庶幾有以仰順祖宗之孝心不至妄滅太廟世數且符合食之義以副朕欽承宗廟之意其 月 日閏十月日兩次已降指揮更不施行

祧廟申省狀

右熹初十日蒙慈宣引面奏祧廟事伏蒙聖慈宣諭若曰僖祖



自不當祀高宗即位時不曾祀壽皇即位時亦不曾祀太上即  
位時又不曾祀今日豈可容易竊見聖明已有定議今已多日  
未委因何不蒙朝廷審奏取旨施行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檢  
會將上早降指揮伏候鈞旨

再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尚書省議不當祀遷僖祖廟室及具劄子奏聞  
乞行詳議面奉聖訓僖祖自不合祀高宗時未嘗祀壽皇帝未  
嘗祀太上時亦未嘗祀今豈可祀續蒙降出所奏劄子今來日  
久未見施行熹不勝惶恐所有妄議宗廟之罪欲望朝廷付之  
理官依法施行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卜祐子

熹所請依法坐罪或恐朝廷未欲如此施行即乞鈞旨請與

經筵卷十

善

議衆官同赴都堂並給筆札與熹廷辯如熹委是妄言甘伏朝典

史館擬上政府劄子

熹等竊聞高宗皇帝駐蹕紹興時有小官婁寅亮上書以皇嗣  
未生乞選宗室子入侍禁中是時高宗年未三十一聞其言欣  
然開納即以寅亮為監察御史其後宰相趙鼎張浚等遂建大  
議至尊壽皇皇帝由此入資善堂封建國公然猶未正皇嗣之  
名仍有配嫡之慮議者憂之又後數年乃有張燾之疏見於其  
家所述行狀最後因范如圭進其所集昭陵儲議且請高宗斷  
以公道毋貳毋疑其言尤切一日高宗遂詔宰相陳康伯定策  
以壽皇為皇子進封建王遂自儲宮正位宸極其事見於日曆  
本末詳備熹等竊惟堯父舜子傳受之美遠邁前世冠絕古今  
雖由天命非出入謀然而一二忠賢抗言悟主其功亦不可以

不錄又聞故將岳飛亦嘗有請故殿中侍御史張戒私記其事  
而它臣僚亦有嘗獻言者但無文字可以稽考欲望朝廷特賜  
開陳廣行搜訪加褒顯以見聖朝崇德報功之意

婁寅亮張燾趙鼎文字抄錄見到其范如圭有子念德見知  
平江府長洲縣張戒家在建昌軍居住欲乞行下兩處取索  
其張戒亦係紹興名臣有奏議文集雜記等書凡數十卷并  
乞指揮建昌軍抄錄申送付下實錄院參照修纂

御批

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可知悉

紹熙五年閏十月十九日

謝御筆與官觀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一日伏準降到御筆賜臣朕憫卿耆艾方此隆

經筵卷十

善

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可知悉臣衰病餘年不知引退曲蒙  
聖造特賜矜憐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謝  
伏乞聖照

乞放謝辭狀

右熹今月二十一日伏準御筆除熹官觀已具奏稱謝訖緣熹  
脾氣發動有妨拜跪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與免謝辭謹具狀申  
尚書省伏候指揮

辭免資文閣待制與郡狀

右熹昨者奉奉御筆除熹官觀續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與放  
謝辭熹即已起發前路聽候指揮至二十五日晚又準尚書省  
劄子奉聖旨除熹資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熹聞命震驚罔知  
所措伏念熹愚拙有餘勸講無狀分當顯黜豈今優遷况耳重

曰休累管面秦州郡繁劇尤所不堪所有恩命火難祇受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令烹只以本官仍舊主管南京鴻慶宮庶協師言以安愚分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辭免兩次除授待制職名及知江陵府奏狀

右臣昨奉手詔宣諭除臣官觀繼準省劄又蒙聖恩除臣實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臣以無名不敢自受即具辭免又奉省劄恭奉聖旨不允仍除臣知江陵府不候受告疾速之任者竊儲峻秩荆楚要藩委寄益隆視遠猶遜恩旨之重捧戴難勝然臣伏念昨者皇帝陛下即位之初臣以愚賤疎遠之蹤首蒙眷知召置講席正以庶官無由入侍禁闈故特假以待從職名臣於是時固已自料衰病迂闊勢必不能久奉清閒故嘗再三懇辭乞以本官充職庶免後日別致紛紜不唯不蒙開允乃更曲荷

經筵卷十

姜

天慈加賜手札俾速張受此見陛下虛心求善屈已下賢之意近歲以來君臣之間所未有也而臣不佞適幸適逢可謂千載一時之會私念若得因此罄竭片陋裨補聰明是亦臣子之至願學問之初心因遂不敢力辭輒爾冒受供職四旬屢得進講凡所開啓多蒙開納而臣慙愚迫切便欲致君堯舜之上遂彌思諱以煩譴詞皇慈過恩猶不加罪親御翰墨俾就退閑旬日之間除書繼下蕩滌瑕垢曲全始終是亦近歲以來君臣之間所未有也臣雖至愚豈不知感所宜即日拜命奔走率職別圖後效以塞前愆而反復思惟前日之罪既以學力未充誠意不至無以仰稱明詔感悟天衷數咎已浚不容前洗所有元借職名已是難復冒居豈敢更叨進權之寵至於西門甲兵委寄尤重亦豈日盲耳聾之人所宜竊據以誤使令昨來雖略申陳然

猶未盡底蘊是致今復有此誤恩揣分量村決難祇受是敢瀝懇直貢封章欲望聖明俯垂鑒察正其癩曠之罪追還新舊職名俾以寄祿元官復奉鴻慶故官列聖香火庶幾憑恃感靈瀕濡德澤未填溝壑之間猶及親見陛下聖學日新聖德日茂盡逕往事居之孝極用賢納諫之誠永御丕圖為宋令主則臣雖即死無復遺憾于試雷霆眷戀軒輊無任皇恐激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伏祝元祐初特起河南處士程頤以為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後以人言罷守本官權同主管西京國子監願上奏乞歸田里其間有云若臣元是朝官朝廷用為說書雖罷說書却以朝官去乃其分也臣本無官只因說書授以朝官既罷說書獨取朝官而去極無義理臣今實以侍講之故得此待制職名既罷侍講即所授職名理合追奪與願所陳事理實無以異伏望聖慈鑒察許臣辭免不勝至幸

經筵卷十

姜

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乞辭免進職與郡恩命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仍除熹知江陵府不候受告疾速之任者伏念熹無所能似元係庶官只囚聖主欲令進講遂除侍從職名今既奉職無狀莫補家分尚蒙寬恩假以秩祿即於私分已為過優先來所授侍從職名自不當得况又寵加峻秩俾殿大藩尤非罪戾殘廢之人所能負荷已具奏聞乞賜追還新舊職名只以本官還奉鴻慶香火其間叙述義理詳明如蒙降出欲望朝廷早賜敷奏特從所請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嘉祥被寬恩奉祠去國自疑罪戾不獲躬詣大府而稟辭行下  
懷至今不勝悵仰茲者乃復叨被除書進職實儲作牧荆楚在  
憲無狀失職負病實無心煩可備驅使謹已具奏中省皆極詳  
明不敢逐一觀縷以勤聽覽欲望鈞慈察其悃悃特與將上力  
賜開陳使區區賤迹得以自安實衰朽迂愚千萬之幸干冒威  
尊不勝震悚

乞追還煥章閣待制奏狀二

右臣昨具狀奏辭免新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恩命并乞追  
還昨來任侍講日所帶煥章閣待制職名今準尚書省牒奉勅  
宜差提舉南京鴻慶宮臣已於今月十一日望闕謝恩祇受訖  
得辭閣寄還借祠官仰荷天慈俯從人欲恩深莫報感極難言

經筵卷十

五

然而尚有待制職名未蒙鑄削區區愚悃須至重陳伏念臣本  
是庶官無它勞效元帶秘閣修撰已是兩朝過恩此者只緣聖  
意欲亦令講書遂使暫陪邇列臣亦自知衰病迂闊決難久冒  
寵榮故於開命之初即嘗瀝懇具奏乞免進職改授說書不謂  
鄙誠未能上達更煩親札衷諭益勤遂爾冒居未及兩月果以  
罪戾遣罷而歸所被誤恩理宜追奪而一再陳懇竟未矜從仰  
戴皇慈豈勝感激願以愚分實有未安敢觸天威復此祈扣伏  
望聖明洞照早賜收還或令依舊論撰職名改作主管宮觀差  
遣則在朝廷黜陟之典免紊彝章而於微臣進退之宜亦全私  
誼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今雖已拜命紫銜然尚未敢幫勘請給恭俟報可伏乞聖

照

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中奏辭免進職補郡恩命及乞追還先來任侍講  
日所帶待制職名近準勅命特授前件官觀差遣熹已即時望  
闕拜受訖唯是所乞追還職名未奉允俞理難冒據恐懼益深  
除已再具奏聞外欲望朝廷更賜敷奏特從所請以安愚分則  
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再冒威嚴昨具中奏辭免進職補郡恩命已荷  
開允改授祠官尚有所乞收還待制職名未蒙施行熹已具奏  
及申朝廷再有所懇欲望某官深賜照察特為開陳俾遂所祈  
以安愚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經筵卷十

五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三

右臣三月三日準尚書省劄子以臣再奏乞追還煥章閣待制  
職名奉聖旨不允臣已即時望闕遙謝聖恩訖但念臣之所請  
實出丹衷天聽太高未賜開允迫以私義決難冒居敢復控陳  
必冀省察蓋臣竊以西廡待對名列近臣班序既崇恩禮尤渥  
蓋國家所以寵待儒學議論之賢欲其雖或守藩奉祠於外而  
猶有論思獻納之責不異朝夕陪侍於禁闈之下出入平周衛  
之間也臣之凡愚素號山野人侍經幄僅及四旬意見闊疎言  
辭鄙拙固已自知不堪選用之意惟有中間輒議僖祖皇帝皇  
家始祖不當一旦并行祧毀且使太廟之祀止及八世降於天  
子九廟之禮尤非所宜獨蒙聖恩特賜宣問親奉玉音以謂傳  
祖之廟自不當遷至於再三即以所進議狀并劄子並行降出

竊意已蒙奉納必遂施行不謂孤論難持竟亦無取退伏循省  
益愧心頗尚借寵樂許仍舊職非但有乖輿論亦恐上累清朝  
控避莫爾周章失據敢冒萬死再犯天威欲望聖明察臣誠懼  
縱未重加貶黜亦合收還誤恩庶使孤蹤獲逃後咎臣無任祈  
天望聖皇恐俟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中省狀

右熹三月三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奏乞收還待制職名奉聖  
旨不允者愚誠既竭聰聽未回私義未安不容寢黜重以向來  
曾有妄議太廟初室不合遷毀已蒙聖主宣問嘉納而朝廷不  
爲施行竊疑其間所陳必是有違典禮自知不學無術難以復  
厠近班謹已再具奏聞欲望朝廷特爲將上早賜行遣以爲臣  
子孤陋寡聞輕議大典之戒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

經筵卷十

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狀奏乞賜收還元隆待制恩命未蒙開允私義未安不  
容寢默重以向來曾有妄議太廟初室不合遷毀已蒙聖主宣  
問嘉納而朝廷不爲施行竊疑其間所陳必是有違典禮自知  
不學無術難以復厠近班謹已再具奏聞并具狀申朝廷矣欲  
望鈞慈特爲將上早賜行遣以爲臣子孤陋寡聞輕議大典之  
戒熹不勝幸甚干冒威尊皇恐俟罪

中省狀

右熹伏準尚書省降劄子一道以熹辭免煥章閣待制職名  
奉聖旨不允緣熹目今腳氣發作手足拘攣不堪拜起謝恩不  
得已送建寧府建陽縣寄收候痊安日請領別具申奏次謹先

具狀申尚書省伏乞照會

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右熹舊患脚氣近數發動日加困重不可支吾欲乞守本官致  
仕謹具狀申建寧府伏乞照會依條施行

乞追還待制職名及守本官致仕奏狀四

右臣昨具狀奏乞賜追還待制職名三月二十八日準尚書省  
劄子伏奉聖旨次對之職除授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依已降  
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以見患脚氣有妨拜跪不得謝恩  
祗受遂將所破省劄權送建陽縣庫寄收仍申尚書省照會去  
訖後來不意病勢危篤自知難戀聖朝依例乞致仕又念見  
係庶官不敢專具奏牘遂申本實依條陳乞今來復準省劄恭  
奉聖旨未賜開允戴恩重疊恐懼難勝揣分捫心但知感激唯

經筵卷十

空

是區區本以鄉來入侍日淺自知未有毫髮報稱不當仍帶書  
職出領祠官所以懇避再三卽非過爲沽激况今疾病沉痾雖  
未卽死精華已竭後效無期更竊寵榮義益難處兼親近日從  
臣有自西掖出守大藩者猶自止帶修撰况臣罪戾方此投閑  
而所得職名過爲優厚以此較彼誠有未安是敢不避煩瀆之  
誅復陳迫切之悃欲望皇明委照聖度并容深察愚衷察稽近  
比特降降旨俾遂所祈則臣不勝千萬大幸所有昨來陳乞致  
仕實緣病勢危迫方敢冒昧今雖荷延殘息終是不堪異日使  
令不敢更叨卑祿以速滿盈之咎亦望矜憐并賜俞允使就窮  
約庶保餘年臣無任祈天望聖俯伏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

臣今者伏蒙吏部降到告命密勸轉官臣即已謝恩祇受可見愚衷非敢飾詞妄為遜避伏乞聖照

右省狀

右憲累具申奏乞罷所帶職名及於建寧府陳乞保明致仕今準尚書省劄子各奉聖旨未賜開允竊以私義難安不能自己不免復申前請別具奏陳如蒙降出欲望朝廷特賜將上俯從所請早賜施行不勝幸甚謹具狀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竊輒有危懇仰干鈞聽竊昨以入侍日淺無補豪分既領祠官不當復帶舊職累奏乞行追奪未蒙開允近者復以疾病危篤陳乞致仕又蒙聖恩未從所託伏念竊前後所乞皆出誠心非敢詭眾飾辭過為矯激未能感格濬不自安不免再露血誠復

經筵卷十

奎

干天聽其間陳叙曲折援引此例極為詳盡若蒙降出欲望朝廷深察情愫力賜開陳使孤危之迹早遂退避免以罪戾姓名愚昧識見數千旋旋久素彛章招致人言重煩譴斥則竊不勝千萬大幸情迫意切言語無倫伏惟鈞慈并賜容照

乞追還待制職名并自劾不合妄議永阜殲陵事奏狀

五

右臣非累具奏乞免帶待制職名仍以病衰再乞致仕伏蒙聖慈特降旨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不惟再有陳請臣即已望因拜命恭謝聖恩詎自惟愚賤誤被睿知陳力無堪輒求開退更蒙寵渥申諭降私假以優賢之名却其再至之請領臣何者可憐哀哀感激之深無言以論所乞致仕謹已恭稟聖訓未敢再瀆宸聰所辭職名亦已仰體睿慈不敢再祈避免然伏自

念去歲叨冒獲廁周行曾因集議永阜殲宮妄意輒陳管見欲乞少寬遠日改卜神阜庶妥威靈以延運祚後雖能無所施行然在私心豈容自昧今者伏觀進奏院報前日小大之臣曾議此者皆已坐罪次第降黜而臣狂妄又嘗面奏其跡尤不可拚其罪尤不可赦但以所入文字不曾付外是致漏網未抵譴訶若遂隱匿不言更冒榮寵竊慮祇受之後公論不容未及終朝便煩褫奪顧微臣進退之義雖不足言而聖朝刑賞之中則為可惜以此之故反復思惟復致憂疑未敢拜受輒冒斧鉞自効以問伏望聖明奮發威斷付之司敗以肅邦刑庶免煩言重勞淵聽臣無任祈天俟罪踴躍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中省狀

右憲昨具申奏乞免帶待制職名仍以病衰再乞致仕今來伏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不得再有陳請竊已望闕謝恩恭稟聖訓未敢再乞致仕以頃朝聽所有職名仰體聖恩本亦不敢更具辭免却緣去年集議永阜殲宮益嘗妄陳管見欲乞少緩發引之期別擇寧神之地今者竊見前日臣僚有曾論此者皆已坐罪次第行遣而竊無狀乃獨幸免區區愚慮實不自安若使祇受聖恩復忝近列竊料非久即致迷誤朝廷紊亂刑賞愚賤之迹獲罪愈深謹已具奏自劾恭候嚴誅如蒙降出乞賜將上取旨特賜處分則竊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尚書省伏候鈞旨

經筵卷十

奎

與宰執劄子

竊輒有危懇仰干公聽竊昨者累奏辭免職名再奏陳乞致仕近准省劄批降旨示以優賢之意杜其再至之請恩指隆厚

假借超踰竊雖至惡豈不知感告老之禮未敢重陳除職之恩亦擬拜受但以項於殫陵皆有妄議今見前後同爲此說者皆已坐罪行遣而熹獨漏網更冒寵榮竊料公論終不見容異日決難幸免萬一拜命之後卽致煩言則不唯使聖朝失刑賞之中而區區賤迹亦乖進退之義俯仰踖躅無地自容謹已具奏自劾及申朝廷去訖欲望某官曲加憐念特賜開陳照例施行庶慳輿議熹不勝千萬祈懇之至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六

臣昨具奏自劾擅議山陵陳乞免帶舊職今者伏準尚書省劄子恭奉聖旨朱熹自劾無罪可待餘依已降指揮者頻瀆天威久須嚴譴復蒙寬宥感極涕零伏念臣自去歲誤蒙聖恩權宜近列使侍講筵卽以迂疎寡陋資淺望輕懇辭四五而不獲命

經筵卷十

奎

遂已不敢復辭講職只慮所帶職名大爲超躐今若日受則將來或有罷免却須回納又致紛紜遂具狀申省乞賜教奏令臣且以元官舊職改充說書其所陳說極爲詳備尋以宸翰下臨不容回避然而口與心誓所有職名只是暫受權帶以爲入從之階異時若罷講官此職決當回納庶以少贖今日不能力辭之罪其後果以老病怯寒不能立講曲蒙矜憫重賜親筆除臣官觀既已拜命又被恩旨進職與郡則臣不敢當而亟如向來私誓之言具奏辭免雖幸追寢後命而猶未鐫舊職自是之後凡四具奏力申前懇率皆不蒙開允蓋臣本意止爲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而於其間三次奏狀乃因它事忘其前語此其所以屢瀆聖聰而曾不足以少回天意者也於今始覺前言之繆不敢再有說輒冒萬死復此祈恩伏惟聖明洞鑒誠

懼特降睿旨照臣去年申省及後來第一第二次辭免奏狀且賜施行使臣得以本官仍奉香火屏伏田畝以終餘年則臣不勝千萬大幸于冒宸嚴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伏候勅旨

貼黃

臣聞或者謂臣去歲初除之日已受疏封錫服之寵該遇舉恩又叨封贈蔭補之澤其後又承吏部取會磨勘得轉一官皆爲已受侍從恩數之實今於職名乃欲回避不無作僞之嫌臣味其言極爲有理實於彼時思慮不及致此冒昧追悔無由今又不敢輒乞回納伏望聖慈并賜處分討論改正臣不勝幸甚

乞改正已受過從官恩數狀

經筵卷十

奎

右熹昨具狀奏乞免待制職名已蒙聖恩特賜開允仍舊充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已於今月六日望闕祇受及奉表稱謝訖竊緣元奏內有貼黃稱於昨來已冒疏封錫服之寵封贈蔭補之澤及用檢舉磨勘轉官皆爲已受從官恩數乞賜處分討論改正今來未奉進止在熹私義實所未安然又不敢頻具封章上瀆天聽只乞朝廷更賜矜憐特爲敷奏申勅使司將熹所陳五項事理檢照條例逐一討論悉行改正庶安愚分免紊彝章則熹不勝大願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復有誠懇敢瀆公聽竊昨來辭免近職已荷聖恩特從所請不勝幸甚但元奏貼黃內所陳疏封錫服磨勘封贈蔭補五項欲乞并行改正未蒙施行在意愚計濫不自安今來不敢別具

奏續輒具公狀申尚書省欲乞將上取旨特降處分則熹不勝  
千萬幸甚

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熹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尚忝階官義當納祿伏緣見係謫籍不  
敢冒貢封章乞依條備等申奏令熹守本官致仕庶得偷安田  
里以盡餘年伏候台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伏為今歲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尚忝  
階官義當納祿又以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遂經本貫建寧  
府具狀陳乞本府以熹罪戾不敢依條保奏已為備錄申尚書  
省去訖欲望鈞慈矜念特與敷奏令熹守本官致仕庶得偷安  
故里待盡餘年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冒瀆威嚴伏深戰栗

乞致仕狀

經筵卷十

空

右熹昨為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尚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以見係  
謫籍不敢冒貢封章遂經本貫建寧府具狀陳乞本府以熹罪  
戾不敢依條保奏已為備錄申尚書省去訖近者忽親臣僚論  
列士大夫老不知退之弊已得聖旨播告施行因伏自念雖幸  
日前已嘗有請然今累月未聞可報竊慮本府所申在路或有  
遺失致熹寸誠不能上達且將重得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罪  
反復思惟不勝恐懼不免冒昧越披訴欲望朝廷矜憐特賜  
敷奏依熹所乞令守本官致仕庶安賤迹以茲餘年免以孤愚  
再犯吏議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以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尚忝階官

義當納祿又以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遂經本貫建寧府具  
狀陳乞本府以熹罪戾不敢依條保奏已為備錄申尚書省去  
訖今來日久未奉進止又聞臣僚建議申嚴致仕條限已得聖  
旨播告施行竊慮元狀稽留遺墜使熹重得違戾聖制干犯名  
教之罪不勝憂懼不免再具公狀徑申朝廷欲望鈞慈矜念特  
與敷奏令熹守本官致仕庶得偷安故里待盡餘年免以孤蹤  
再煩吏議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再干崇聽熹草野微命罪戾孤蹤始生之年號紀  
建炎歲在庚戌應舉入仕脚色分明推移至今適滿七十足歲  
考之禮經合乞致仕顧念名在謫籍深慮不合自陳因竊詢考  
條貫乃知元無妨礙遂於去冬預懇州郡投納公狀乞作今年

經筵卷十

空

正月開假之日帶錄申奏而聞里橫議官吏過疑咸謂負罪之  
人無事可致不當冒昧自求優逸遂延稽故不為依條保奏至  
二月初方得申尚書省狀一紙又以私家貧乏無力遣人至  
三月初方得附發前去尋視郵報知有臺臣章疏申嚴休致舊  
法已得指揮播告施行方幸所請前已控陳私歲官年元無增  
減然而引頸俟命今已五旬却方撥問得此狀三月末間尚未  
申到竊慮在路稽違或是別有沉匿致使微誠無路上達則於  
元犯姦惡大罪之外且將更取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誅枯朽  
之餘豈堪摧拉謹已具狀徑申朝廷及其公劄申稟去訖恐此  
項末無由上徹鈞聽故敢復此縷縷敷陳冒犯威嚴伏祈鑒照

與宰執劄子

熹竊以孟夏漸熱伏惟某官廊廟尊嚴政幾暇豫神人依賴鈞



候起居萬福嘉罪夙瓜蹤名在請籍化鈞無外得以偷安區區鄙懷豈不知感茲綠年及禮合告休又管某官特為開陳即賜俞允所以上昭聖明優老念舊洗垢匿瑕之美意下使哀枵捐棄之人得託退休之號除廢鋼之籍而少慰其出身事主一世勤苦之夙心則其為賜也大矣其為勸也廣矣然猶非為熹一人設也至於加賜鈞翰封示勅書且復垂諭所以委曲保全之意則又仰見洪鈞大化之中克勤小物之慮至深至遠而熹獨幸得被此賜之為安且吉也感激之私言有不能喻者禮當修具公啓畧而萬一而聖制有嚴不敢干紊謹具短劄少見下情伏惟鈞慈特垂照察黃閣在望趨拜無期切乞順時之宜從民之望益保崇重以永太平之基熹下情不勝瞻望拳拳之祝

報建陽縣會船狀

經筵卷十

天

右熹承建陽縣公文取會本家有無占破船戶姓名尋行契勘日前雖有顧到船隻日久不曾使用今來自合祇應官司差使私家即無執占之理謹具申建陽縣伏乞照會謹狀

朱文公表疏卷十一

謝表

南康軍到任謝表 淳熙六年己亥三月十一

臣喜言伏奉勅命差臣權發遣南康軍尋具辭免奉聖旨不允辭免令疾速前去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臣已於淳熙六年三月三十日到任交割職事訖者迂愚無用久陪香火之班臨照不遺驟駭兵民之寄懇辭弗獲宣布云初感極涕零愧深汗洽中謝伏念臣受材凡近賦性顛蒙徒能讀古人之書夫豈識當世之務頃蒙登進獲奉清閒繼遠迹於丘樊送閱歲華之久願馳心於魏闕敢忘葵藿之誠中兩奉於除書亦屢賦於召節衙哀抱病既莫效於驅馳假寵疏榮反謬膺於眷獎力誓堅於素守庶少答於殊知豈意因仍復階任使論資校考既已極於超踰揣分量能懼愈難於稱塞矧自乖於夙志又仰負於前恩雖昔控澁而莫回終坐懦庸之無守遂扶衰朽暫別故山已見吏民具宣德意豈曰昨非而今是實絲義重而身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得堯仁道高舜哲念安民之不易故慮尤軫於遠方請知人為甚難故用或收於棄物致茲屏瑣亦備使令臣敢不仰奉詔條俯詢民瘼僮相聞於疾疢詎辭撫字之勞冀少假於旬時卒上退藏之請尚全末路克對寵光

浙東提舉到任謝表 淳熙八年辛丑十二月十一

宣教郎直祕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臣朱熹上表臣言準告授臣前件差遣填見闕臣已於今月六日就本路蕭山縣交割職事訖者權於偏壘付以外臺便道造朝單車詣部延見父老問其疾苦之因宣布詔書諭以丁寧之意榮踰望表懼

伏念臣生長田間棲遲林壑居然拙見謂迂疎  
潛心竊慕於師承行已敢干於義命會逢聖旦參預特流驟自  
草萊起分符竹乾坤大德施且不費蟻私情報於何所屬歎  
歲民無艱食謂恩臣職有微勞寵之册府之華昇以近畿之節  
雖駑馬之十駕後者鞭之然鬣鼠之五窮技止此耳母乃累公  
朝之選重以為多士之羞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闢舜四門馭周  
八柄欬尺寸之長並用致辱微之品亦收比奉對揚親叨臨遣  
大明委照不棄負薪之言零露疏恩更下賜緡之令顧憂所在  
稱塞為難臣惟當恪意講求因時施舍不能則止戒小已之便  
文當官而行慕古人之報國庶殫毫末上答丘山臣無任  
謝依所乞仍舊直寶文閣及賜詔書獎諭表 淳熙十六  
年巳酉五月上

表疏卷十一

二

臣意言臣昨具狀辭免新除秘閣修撰恩命近準尚書省劄子  
奉聖旨依所乞仍舊直寶文閣仍賜臣詔書一道特加獎諭者  
口記上聞幸曲全於愚守璽封下逮庸特示於異恩祗服以還  
戰兢無已 中謝 伏念臣學雖遜俗意敢近名徒以迂疎蚤絕榮  
途之望乃遭神聖晚深國士之知中少效於驅馳竟靡聞於報  
稱及奉金華之召寧忘舟戾之忠顧惟塵腐之淺聞莫副緝熙  
之隆指逮復退則之秋仍升論議之華寵雖荷於殊常義終慙  
於非據故上聖方臨於宸極而微臣屢觸於天威自度孤危豈  
勝糜滅敢意出綸之渥有嘉陳義之明幸引分之少安愧叨榮  
之愈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重明必昭大度并容謂臣相業詩  
書諒亦有聞於古義憐臣稍知廉恥欲其無負於初心特屈憲  
章過形褒勸臣敢不服膺至教邁迹前修不佞不來何止終身

之謂是奏是訓庶幾有極之歸臣無任

漳州到任謝表 紹熙元年庚戌四月上

朝散即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熹上表臣熹言準勅  
差前件差遣已於四月二十四日到任訖抱病支離莫副光華  
之遺封章懇切更叨選用之良引繼弗回兢惶失次即強扶於  
枯朽已親見於老倪仰戴恩威俯深感懼 中謝 伏念臣蚤由場  
屋獲廁縉紳惟自信其迂愚故絕希於榮進中荷壽皇之深眷  
屢嘗收用而終許退藏晚逢嗣聖之誤知亦既閑勞而復加任  
使凡此兩朝之殊遇豈伊一介之能堪矧漳浦之名邦實甌閩  
之絕徼青衫捧檄昔嘗粗習其土風白首分符今庶少安於昨  
俗靜揣不才之分極知為幸之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近法舜  
功遠循堯道九德咸事尚憂片善之或遺四方無虞猶軫一夫

表疏卷十一

三

之不獲肆曲收於棄物俾加惠於遠黎臣敢不深體皇仁廣詢  
民瘼筋骸可勉豈忘盡瘁之勤疾疢或加未免告歸之請尙冀  
覆養卒遂生成臣無任

除秘閣修撰謝表 紹熙二年辛亥七月上

朝散即新授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臣朱熹上表言準告  
授前件職事臣再具辭免奉聖旨論議之職以寵名儒依已降  
指揮不許辭免臣已於八月二十三日望闕謝恩祗受訖者愚  
誠屢黷初必冀於矜從成命莫回反重勤於褒借叨諭已甚俯  
僕何容 中謝 伏念臣賦質甚迂遭時獨異頃罷外臺之使薦陞  
內閣之華至於論議之除尤荷聖神之眷顧無名而有愧遂瀝  
涸以所哀本謂壽皇知遇之深當卒全其素守敢意膺主清明  
之始即洞鑒其丹衷遂茲因事以求閑重以牧民之無狀乃道

黜幽之典復加申命之恩危懼再殫命音終闕史論崇儒之意  
俾知假寵之由仰隆指之若斯豈固辭之敢必措躬無所引分  
弗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日新至仁天覆欲風屬於四方  
之士誤用獎於一介之臣臣敢不祗服訓詞恪思職業對揚休  
命惟慚薄技之無堪敷暢遺經尙冀方來之有補以茲塵瀆少  
啓生成瞻望闕廷臣無任

潭州到任謝表 紹熙五年甲寅五月上

朝散即秘閣修撰權發遣潭州軍州事主管湖南安撫司公事  
臣朱熹上表言臣昨奉命差臣前件差遣已於五月初五日  
交割職事訖者哀病臥家不堪驅使誤恩分聞重玷選掄雖屢  
控於懇辭顧曲勤於褒諭寵榮實異感懼難勝亟扶曳以就塗  
已支持而視事 中謝 伏念臣迂疎末學災患餘生得陪香火之

表疏卷十一

四

班豈復冠紳之念海瀕牧養荷愧疆顏嶺表蕃宜幸業反汗豈  
期巨屏游拜明綸昔獨避禮樂之華今專辱詩書之試况學業  
嶽麓修明遠自於前賢而壞常洞庭鎮拊近煩於元老俾承二  
任孰稱萬分豈惟肩辭遠就近之嫌抑恐爲知人安民之累雖  
欲量能而易地自知無力以回天勉見吏民具宣威德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文明出治仁孝保邦謂臣有討古之勤以臣懷澤  
物之志假之師帥之職責以治教之功臣敢不仰佩訓誥俯殫  
學力雖馳驅靡及唯知趨事之誠或電勉不前願遂歸田之請  
預陳涓滴終望 中謝

謝除待制侍講修撰實錄表 紹熙五年甲寅寧宗即位  
十月上

臣熹言伏奉告命授臣煥章閣待制侍講又準勅差兼實錄院

同修撰者分闕南州愧蔑一毫之補論經內閣恍驚二命之頒  
畀史職以仍兼戴上恩而愈重藏逃莫避踟躕靡容 中謝 竊以  
王水多聞是惟建事帝八西學于以上賢嘗始初清明之朝資  
朝夕論思之助作於心而關政事必救其原修其身以及國家  
要知所本非精誠之有格何論說之足云視孟軻之敬王始不  
負聖人之學爲張禹之持祿殆將貽天下之憂况薦紳之所難  
又載筆之爲重顧頭白汗青之可謂豈稿項黃馘之能爲念昔  
先臣嘗掌茲事正熙寧元豐之殺舛嚴於朱墨之分辨元祐紹  
聖之譏誣炳若丹青之著苟無家業曷踐世官憤而居之吁亦  
危矣伏念臣見聞甚狹才識非長開七奏之殘年荷三朝之異  
眷頃叨崇政之選嘗獲遂於終辭茲玷適英之聯視莫從於素  
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言稽往訓動法成謨以緝熙光明之美

表疏卷十一

五

而佛時仔肩以剛健篤實之資而日新其德念遺大投艱之託  
推好善忘勢之勤借是孤蹤聿來多士講曾論一筭之義敢竊  
企於師傳誦楚史八索之文庶無忘於規益臣無任感天荷聖  
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待制仍舊充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官謝表 慶  
元元年乙卯十二月上

臣熹言伏蒙聖恩以臣累奏辭免煥章閣待制降旨依臣  
所乞仍舊充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官者假寵過優居速月  
榮之愧封章屢卻退深謂今之虞敢謂天慈訖從人欲恩隆莫  
報感極何言 中謝 伏念臣早以迂儒濫塵官簿晚逢興運誤簡  
淵衷首領召節之光華促侍經帷之清燕趨箱侍對復過借於  
龍光挾策陳詞竟何裨於帝學旋奉閑勞之詔適請退處之私

雖竊便安甫深依戀帝顧山林之遠迹難通禁闈之近班固  
威顏難輸甲悃幸所陳之大義已呈於未拜之前故引避之微  
誠得遂於終辭之後然匪聖朝之洞昭敢期考陋之曲全而况  
內閣簡編未贊兩朝之深眷舊邦香火有嚴四聖之真游足對  
垂盡之期允謂非常之遇此益伏遇皇帝陛下仁涵萬有德奉  
三無謂臣於勸講之功雖無所就察臣所懇辭之意悉出於誠  
特昇前首使償本願臣敢不益堅素守仰稱鴻施景雖迫於柔  
喻力難報國身未填於溝壑詎敢忘君臣無任

落職罷官祠謝表 慶元二年丙辰十二月上

臣熹言臣前任祕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今年五月十三日  
已茲滿罷至二十七日伏準尚書省慶元二年十二月劄子節  
文臣寮論臣罪惡乞賜廢斷職罷祠奉聖旨依臣已於當日

表疏卷十一

六

謝恩祗受訖者罪多擢髮分甘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  
之貶逮復尋於白簡始知麗於冊書鑄延閣論譖之名報真祠  
香火之奉茲為輕典允賴洪私捧戴奚勝感藏局喻中謝伏念  
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眷獎晚逢興運  
復叨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擢參帷幄畧無可紀足稱所蒙暨  
遠去於朝行卽永歸於農畝然猶賦之佚祿使庇身於卜祝之  
間真在清流容厠迹於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違悔尤乃弗謹  
於震章致自投於寬網果煩臺劾盡發陰私上瀆宸嚴交駭聞  
聽凡厥大譴大河之目已告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歸  
亦乃詳情之共棄而臣憤恥初周聞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懼豈  
謂乾坤之造獨回日月之光畧首從之常規既俾但書於薄罰  
稽青終之明訓儻許卒遂其餘生是宜哀涕之易零已覺大恩

之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香周知謂表正於  
邪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於一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真頑  
逃竄極臣敢不涵濡聖澤刻厲愚衷雖補過以修身無及桑榆  
之暮景然在家而憂國未忘葵藿之初心瞻望闕庭臣無任

落祕閣修撰依前官謝表 慶元四年戊午十二月上

臣熹言臣昨於慶元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節文  
臣寮奏臣罪惡乞與職罷祠奉聖旨依劄臣照會臣卽於當  
日望闕謝恩解罷職者仍奉表稱謝去訖今於 月 日復  
準都進奏院遞到 月 日告命一道付臣落祕閣修撰依  
前官者彈文上徹已幸免於嚴誅詔墨下頒復寵加於明訓閱  
時既久祗命惟新感極涕零懼深首隕中謝伏念臣草茅賤士  
章句腐儒惟知偽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頃叨任使已屢奏於

表疏卷十一

七

罔功旋卽便安復未能於寡過致煩重劾盡倚宿愆謂其習魔  
外之妖言履市塵之汗行有母而嘗小人之食可驗思衰爲臣  
而高不事之心足明禮闕以至私故人之財而納其尼女規學  
官之地而改爲僧坊諒皆考覈以非誣政使寬投而奚憾不虞  
恩貸乃誤保全第令少避於清班尚許仍居於散秩愁重書之  
來下恍歲律之還周視要囚詎止於句時蓋存遷就速數惡難  
從於未減猶聽省循口誦以還心銘敢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仁兼覆載明極照臨作福作威總大權而在已日賢日俊付公  
論於得人謂罰刑固足以懲姦而播告豈容於匿指式敷顯號  
徧警具寮臣敢不深省昨非細尋今是年齡晚雖悲後效之  
無期肝膽輪困尙喜孤忠之有在誓堅死守覲答生成

致仕謝表 慶元五年己未四月上

臣熹言四月二十三日準尙書省遞到勅牒一道伏奉聖旨宜  
守本官致任臣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者投關置散方疑宿負  
之未償引戶板年忽慶湛恩之純被適符忱請遂沐殊私掛杖  
知榮戀軒增慨中謝伏念臣聖朝賤士幽谷鄙生自審凡材每  
抱遺經而永歎人強僻學雖逢盛且以何施乃誤選掄過叨任  
使然計出藩而入善無毫髮之稱獨聞倡偽以黨姦罪有丘  
山之積果煩清議卒抵人訶幸夙簡於皇明得下從於輕典跡  
已安於甬里祿猶寄於朝班出入三年未能寡過周旋再赦亦  
既蒙恩乞臻告老之期亟決歸田之計尙意拘縻於謫籍豈容  
遂休佚之懷暨聞播告於臺評方喜有允俞之望本原所自會  
幸何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聖自天文明周物當彼忠佞交  
拏之際既皆判別而不疑逮其精華欲竭之時豈與休息而無

表疏卷十一

間智仁兼盡威德並流豈但一夫獨爲私幸臣敢不仰陶至化  
俯遂餘年廣履細旃雖已絕雲天之望東阡北陌尙難忘賦畝  
之忠生復何爲死而後已

賀表

天中節賀表

黃屋非心茂對重明之運玉卮爲壽聿臨戴育之辰慶洽中天  
驩騰廣域中謝恭惟尊號至仁被世盛德在躬立聖政九百五  
條行堯之道履帝位三十六載薦舜于天得聖人時心至愉而  
形至佚爲天子父貴無敵而富無倫既申命之用休宜降年之  
有永臣欽逢盛旦假守偏城卽雲氣而望蓬萊阻陪拜手觀泰

允之授神英徒切傾心

會慶節賀表

盛德當陽光啓重熙之運羣心就日樂推歸美之誠有開繞電  
之屏敢望祈天之禱中賀恭惟陛下慶流有衍德合無疆膺曆  
數以在躬垂衣裳而致治撥黃帝推策迎日之統以真不增過  
周家定鼎十年之期自今其始臣承流支郡幸際昌辰鰲抃干  
官班阻遏於文石嵩呼萬歲祝敢後於華封

疏文

天中節功德疏

式逢舜旦慶龍樓虹渚之祥仰祝堯年假玉籍金輪之教大啓  
天人之會少仲臣子之心尊號伏願注南斗之長生等西方之  
無量上千萬歲壽阻遏文石之班同億兆人心願效華封之祝

表疏卷十一

會慶節功德疏

聰明作元后式開長發之祥黎獻惟帝臣願上無疆之頌欽崇  
殊利庸假游緣恭願陛下日月照臨乾坤廣大仰瞻魏闕莫陪  
虎拜之班願比華封請祝虹流之祉

祈雨疏

丁壯在田厲農功之既作陰雲布野閔時雨之尙愆由拙政之  
不修顧疲民而何罪肆陳州州仰額蒼穹伏願鼓以雷霆亟霈  
爲霖之施澤及牛馬併銷連死之憂願仰歸誠吁嗟請命

臥龍潭送水文

往分靈液來卽洞瓊誠未格於幽潛澤尙愆於川畝惟特淹久  
懼弗吉靈敢奉冰壺言歸貝闕別禱餘潤用彈炎棄尙神聽之  
庶中鑿惟衷而響答

文公書劄往還皆切時事出處之大者非若近今棧者絢綺

麗麗於一時之風尚使後人釘釘相因易成

以尺牘見推如永叔子瞻涪翁仲益諸先生

風流殆柔翰之能事蔑以加矣文公是集

或數言古與雋永以少許勝人多許或數百言累如貫珠意

激而氣雄於此見歐蘇妙品未絕人間考亭墨蹟首闕名教

次雜義禮其沾溉後學良非淺鮮矣

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為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

切以為為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蓋其生長富貴本

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為此官逐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

轄又多寬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

無吏民繫繫之憂而州縣守令勢及出已下可以較轡故後

五冊引述

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愴然愚意以為可且

為營一稍在人下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

欲求與官幹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也文公愛人以

德至於如此。卓夫人乃少傳劉公彥修之妣樞密共父之

母五哥即平父初文公遵父獻靖公遺命以家事屬少傳奉

母祝夫人就居焉少傳手書與白水劉致中云於潭溪得屋

五間器用完備又於七倉前得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池可

魚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矣故文公視卓夫人猶母云

廬陵士人藏文公小簡皆集內所未載云便中承書知比日侍

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何如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

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已者往來熏

染習熟壞了人也景陽想已赴省奉章當只在家凡百必能

盡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

人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漫納試讀之

不曉處可問季章也未即相見千萬為門戶自愛此簡益文

公與親戚中早行也後生小子能寫一通置之坐側朝夕觀

省何患不做好人景陽姓許名十春季章姓劉名輔皆廬陵

醇儒從文公學季章後為特奏第一名

十六代裔孫王百拜謹述

五冊引述

朱子文集大全類編第五冊目錄

卷一

書劄時事出處

與李教授同安任 紹興甲戌

答陳宰

與鍾戶部論虧欠經總制錢

與黃樞密 辛巳

答陳潛論鹽法 隆興癸未以後

答劉平甫

與延年李先生

與魏元履二

與陳侍郎乾道乙酉

第五冊目錄

與汪帥論屯田 丙戌

與曹晉叔 丁亥

與魏元履二

賀陳丞相

答魏元履

與陳丞相

與汪尚書 三

與陳丞相 戊子以後

答汪尚書

與陳丞相

答劉平甫

答張欽夫

卷二

書劄時事出處

答張敬夫 四 庚寅以後

答沈侍郎 壬辰以後

與建寧諸司論賑濟

與建寧傅守

答傅守 淳熙乙未

答龔參政 二

答陳秘監

與傅漕

與呂伯恭 二 丙申以後

答韓尚書

第五冊目錄

與龔參政 二

與陳丞相 三

答呂伯恭 戊戌

答鄭自明

卷三

書劄時事出處

與史丞相 南康任 巳亥以後

與王樞密

與表寺丞

與曹晉叔

與楊教授

與臺端



與王甫帥

與王漕

與顏提舉四

與執政

與丞相二

與王樞使

與丞相

與曹晉叔與子以後

與黃教授

與江東陳帥三

與江東王漕

與漕司

第五冊目錄

與王運使

與江西張帥二

與江西錢漕

與江西張漕

與江西張帥

與江東尤提舉

與星子諸縣議荒政

與執政

與周參政四

與陳師中辛丑五月

與陳丞相別紙

與福建顏漕

與顏漕壬寅

上宰相

與陳丞相別紙

卷四

書劄時事出處

與趙帥三 癸卯家書

與林擇之

與陳建寧

乞給由于與納稅戶條目

與李彥中張幹論賑濟

與林擇之

與趙帥二

第五冊目錄

答梁丞相

與陳福公

與陳丞相

與陳福公別紙

與史太保二

答詹帥四

與王漕丙午

與周丞相丁未

與曹晉叔

答尤廷之戊申

與周丞相

與留參政

與周丞相

答劉潛

答或人

卷五

書劄時事出處

與周丞相 戊申八月

與曹晉叔

答陳同文 二

與周丞相 巳酉

與李誠父

與張元善

答李誠父

第五冊目錄

答王謙仲

與留丞相 二

與黃仁卿

答趙帥論舉子倉事

與陳憲 庚戌

與留丞相

與趙帥 二 辛亥

答陳潛

與留丞相 七

與趙帥

與留丞相

卷六

書劄時事出處

與趙尚書 四 壬子家居

與留丞相

與執政

與漕司

與留丞相 二 癸丑

答吳茂才 甲寅

與臨江王倅

與王樞使謙仲 二

答汪長孺

與李季章

與趙丞相 二 庚元乙卯

第五冊目錄

答李季章

答黃仁卿

答李公晦

又丙辰以後

與鄭參政 二

與李季章

與留丞相 戊午

答任行甫

與楊子直

與項平甫

答張定叟

與李章 巳未

與黃直卿

卷七 以下三卷別集補入斤次如舊

書 時事出處

劉共甫二

彭子壽

程允夫

魏元履五

呂子約

向伯元四

林井伯三

方耕道

陳子真

第五冊目錄

劉德修十二

李端甫

劉季章

黃直卿

祝汝玉

劉公度

蔡季通

劉智夫二十七

與長兒塾

林樾之

卷八

書 詩學及雜往來帖

胡藉溪先生

文叔

程沙隨二

程尚書惠叔

程允夫八

彭子壽二

孫季和八

劉子澄四

王子合

劉共甫五

何叔京

第五冊目錄

廖子勝

魏 元履弟

汪時法

何伯元十三

林井伯九

趙子欽

方若水

卷九

書

方耕道四

鄭景明四

朱魯叔

八

學古二

方耕叟

皇甫文仲七

皇甫帥

林子方三

劉德修三

丁仲澄

詹尚賓

志南

西原崔嘉彦

林師魯

林熙之

第五冊目錄

朱叔魯

余景思

林擇之十九

黃尚伯

楊伯起

葉水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

卷十 以下五卷續集補入序次如舊

書問答

答黃直卿

卷十一

書問答

答蔡季通

九

卷十二

書問答

答蔡伯靜

答蔡仲默

答劉晦伯

答劉韜仲

卷十三

書問答

答呂東萊

與王尚書

答趙都運

與侍郎

第五冊目錄

與章侍郎

答尤尚書

答郭察院

答郭邦逸

答羅泰政

與羅師孟師舜兄弟

答羅縣尉

與林安撫

與趙昌甫

答江隱君

與鄭景實

與饒廷老

與張孟遠

答劉德修

與方耕道

回劉知縣

與蔡權部

答盧提幹

答儲行之

答黃子厚

答邱子服

與劉平父

答王樞使

與方伯謨

第五册目錄

答俞壽翁

答曾景建

答余景思

與陳同父

答李繼善

答折憲

與黃知府

答江清卿

答滕誠夫

與葉彥忠

答李伯鍊

答趙景

卷十四

書問答

答馮奇之

答王撫州

問目

問目

問目

問目

與李教授書

紹興甲戌同安任內



竊惟朝廷興建學官以養天下之士使州之士以學於州縣之十以學於縣以便其仰事俯育之私而非以別異之也然其制財用之法所謂贍學錢者蓋州縣通得用之今執事之議於提學司曰業於州者得食於縣官而業於縣者無與焉以竊觀之朝廷立學養士之意與夫制財用之法似皆不如此今且置此而以私言之蓋朝廷以執事官為人師故以執事教泉之人為上者執事固不得而盡教之雖使教不能盡亦不愈於坐而棄之乎今執事之議曰使縣之任其費執事以為縣將焉取之於民者悉矣今茲民力困竭官吏愁勞日不暇給而責之以此是其不能有以教而將直棄之明甚於執事不為有補執事何苦而必行之以棄此縣之人也如曰縣學所以教者不能如州則諸縣者竊所不能知如竊所領學其誦說課試大小條科竊自以為亦無甚愧於執事之門而其師生相接之勤則竊自隱度以為雖執事力或有所未能也謂宜得在假借之域而反以例削之使不得自盡此何說哉竊已具公狀申稟而以此私於左右伏惟思究朝廷立學養士之意而改其制財用之法痛念吏民之艱弊而深察竊之所領其於州縣有異焉於不可與之中捐而與之亦所以視高明之意有在而不專於己勝足以勸其能者而不能者知所厲焉又况理法有可與者乎干冒威嚴不能者而

書劄卷一

勝皇恐

答陳宰書

昨夕坐間蒙出示廣文公書似未見察者聊陳其一二李君兄弟之賢聞於閩中竊少時見諸老先生道語其故心甚慕之及來此道過三山乃識其兄廷仲即之粹然而溫無諸矜爭之色時未識李君以謂其猶兄也至官未久聞其分教是邦心甚喜以為所領縣學事有相關者當大得其力助故事有不可未嘗不因書文以喻意指而不意其志至此也竊所辨七事如左

李君書以為竊有少年銳氣嘗為論事者當以事理之長短曲直而不當以其年之先後若直以年長者為勝則是生後於人者理雖長而終不可以自伸也又謂奚不於監司郡守前論列此李君之所能而竊誠不敢也所以然者竊不欲以監司郡守之勢脅持上下耳此李君之所能而竊誠不敢也李君又自謂本無欲勝人之心止是推車欲前耳異哉李君之欲前其車也

書劄卷一

獨不思夫郡縣之學本一車耶譬則郡其軫蓋而縣其衡輓也後其衡輓而獨以蓋軫者驅馳之曰吾欲前此耳此竊所不曉也又謂四分錢乃郡縣學通得用竊既留其二而歸其二於郡學矣尚何言使縣不得用其二分是猶州不得用其二分也假糧於道是乃前所謂自備錢糧者奚獨縣學則可而郡學則不可乎推此言之前李君所謂無勝人之心者竊不信也又謂郡學泉州學也同安學同安縣學也各盡力於其中耳此又不然竊前疏所陳云云者非以自高乃所以極論究心一二而求見哀於李君外自有一州之教官上為丞相所自擇用下與大府部刺史分庭抗禮而竊嘗所擬一縣小吏而敢有勝之之心乎今李君所云無乃與竊之私指謬也又謂竊不能有所養而於此未能自克此則中其病但竊所爭乃公家事無毫髮私

意於其間此固官長之所深知而其戒熹敢不思也熹以謝學事但此色官錢終不可失蓋此乃同安一縣久遠利害非吾人所得用以徇一旦之私伏惟持之不變以幸此縣之人而以熹所陳者曉李君無深怒也李君書與熹前所為劄并封納呈他尚容面究

與鍾戶部論虧欠經總制錢書

二月一日具位朱熹謹東向再拜致書侍郎右司執事熹昨得見執事於省戶下忽忽五年矣中間執事來使閩部熹是時方退伏田里有俯仰出入之故唯不得瞻望履舄之餘光亦嘗以童少卿丈所致書輒為數字之記以通於左右是後乃不復敢有所關白不自知其果能達視聽否也比來同安踰伏簿書塵土中乃聞執事復為天子出使巴蜀萬里之外弛去適負緡錢

書劄卷一

三

之在官者以數百巨萬計弭節來還天子嘉之下所議奏於四方擢執事置尚書省為郎以計六曹二十四司之治可謂寵且榮矣又以執事通於君民兩足之義俾執事攝貳於版曹務以均節財用便安元元為職除日流聞四方幽隱無不悅喜以為執事必能以所嘗施於蜀者惠綉此民寬其財力之所不足以助天子仁厚清靜之政也今執事之治事數月矣四方之聽未有所聞也熹不佞竊有所懷敢以請於下執事蓋熹聞之天子惻憐斯民之貧困未得其職故數下寬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筭與逃賦役者之布又詔稅民毋會其踰贏以就成數又詔遣執事使蜀弛其逋負如前所陳者熹愚竊以為此皆民所當輸官所當得制之有義而取之有名者而猶一切蠲除不復頭計又出御府金錢以償有司是天子愛民之深而不以利為利也明

矣而況於民所不當輸官所不當得制之無藝而取之無名若所謂虧少經總制錢者乎熹以謂有能開口一言於上以天子之愛民如此所宜朝奏而暮行也而公卿以下共事阿莫肯自竭盡以助聰明廣恩惠前日之為戶部者又為之變符檄惡郵傳切責提刑司提刑司下之州州取辦於縣縣以相承急於星火奉行之官如通判事者利於賞典意外督趣無所不至此錢既非經賦常人為民所適負官吏所侵盜而以一歲偶多之數制為定額責使償之又如今案就整全是經總制錢今年二稅放免今年虧欠必多亦不可不知也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矣縣將何取之不過巧為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議者必且以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為說以誣誤朝聽耳計

書劄卷一

四

今天下州縣以此為號而率取其民者無慮什之七八幸其猶有未至於此者則州日月使人持符來逮吏繫治撻擊以必得為效縣吏不勝其苦日夜相與據其長官以科率事不幸行之則官得其一吏已得其二三並緣為姦何所不有是則議者所謂督責官吏者乃所以深為之地而重困天子所甚愛之民也夫吏依公以侵民又陽自解曰此朝廷所欲得非我曹過也夫愚民安知其所以然者何哉亦相聚而怨曰朝廷不郵我等耳嗚乎此豈民之所當輸官之所當得者耶其制之無藝取之無名甚矣夫以天子之愛民如此彼所當輸當得有藝而有名者猶一切出捐而無所吝况如此者惟其未之知耳一有言焉其無不聽且從矣而獨愛其言者何哉是執政任事之臣負天子也執事誠能深察而亟言之使所謂虧欠經總制錢者一日而



罷去則州縣之吏無以藉其口而科率之議寢矣然後聖明約  
束痛加繩治敢以科率病民者使民得自言尚書省御史臺則  
昔之嘗爲是者其罪亦無所容矣於以上廣仁厚清靜之風下  
副四方幽隱之望無使西南徼外巴賓印祚之民夷獨受賜也  
豈不休哉豈不休哉熹疎遠之跡於執事有先君子之好而亦  
嘗得一再見辱教誨焉今也執事適在此位爲可言者誠不自  
知且愚且憊思有以補盛德之萬分敢獻書以聞惟執事之  
留意焉方春向溫伏惟益厚愛以俟真拜不宣

與黃樞密書 辛巳

竊聞敵會隕命種人遁走淮北遺民悉降我師此蓋天命眷顧  
宗廟社稷之靈廓清中原以全昇付莫大之慶海內同之然熹  
之愚慮獨不勝私憂過計敢以布於下執事蓋自戊午講和以

書劄卷一

五

至於今二十餘年朝政不綱兵備弛廢國勢衰弱內外空虛近  
歲以來天啓聖心稍加振理始復漸有條緒然宿弊已深非得  
同心同德之臣素爲海內所屬望者爲之輔佐進賢退姦修滯  
補弊要之以盡而持之以久使其勢翁然而大變則未可以有  
爲也前日不量事勢亟下親征之詔則既失之易矣然理直言  
應庶幾有成事同發機有進無退而曠日引月不聞進發之期  
任國政者不聞有寇忠愍之謀典宿衛者不聞有高烈武之請  
使諸將精心六軍解體敵騎橫突深入兩淮兵少而敵益逞事  
急而糧已匱於是戒嚴未及兩月而募兵科借之禍已及民矣  
向非天佑皇家降罰於彼則勝負之決蓋未可知今日之事其  
不可謂諸公謀於廟堂之效羣帥攻城野戰之功亦已明矣恩  
謂正宜君臣相成就慎勿貳肅改圖柄任益修政理以答揚上天

眷顧之命不宜坐虞鄰國之難以幸爲利而遽自以爲安也抑  
今中原之地幅員萬里敵人奔走震駭之餘力未能爭朝廷坐  
視而不取則持計取之則功緒廣而勞費多此正安危得失之  
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可以不審也熹竊以爲必能因其人  
以守因其糧以食使東南之力不困然後根本固而不搖必有  
以大慰其來蘇之望而深結其同濟之心使西北之情益堅然  
後藩籬密而可恃必使敵人他日崩定力全之後不能復窺吾  
虛籠之塞然後朝調陵廟還反舊京之事乃可言也不知今日  
朝廷之上侍從之列誰爲能辦此者獨舊人之賢起而未用者  
一二公使之出則重於今日視師之人授之政則賢於今日乘  
釣之士獨恐朝廷終不聽用則無如之何耳夫今不早爲計敵  
人士馬精強固未有損今茲所失獨先顏亮一夫耳萬一旬月  
之間復悉其衆挾其喪君之恥以來修怨於我不知朝廷之議  
復以何計禦之敵民則民惟悴而不可堪募兵則兵脆弱而無用  
將據中原而與之爭則形勢未習將棄中原而守淮泗則恢復  
無期不知議者何以處此苟處之未審而日姑又以待天幸之  
來則非愚之所敢知者是以私憂過計夙夜拳拳而不能已也  
顧衰病之餘氣短辭拙不能言利害之實然其大要不遠是矣  
閣下以道學履踐致身廟堂在諸公間最有人望故熹敢以此  
言進觸目威尊皇恐無地狂妄之罪惟左右者裁之

答陳潛齋鹽法書陸與發未以後

熹昨承垂示勸法利害累日究觀竊以爲適今之宜莫便於此  
及論諸鄉人則其說不無同異不敢不以聞蓋問之崇安之人  
則比其舊費畧有所省無不以爲便者問之建陽之人則云手

全之產今日買鹽所折不過千錢而辦法輸銀半倍其舊又須出錢買引鹽食之計引鹽至建溪上流比之今價亦不能甚賤則其為利為害未可知也兩邑之數具之別紙可見其實又不知他邑如何爾然喜竊謂法之大體實已利便蓋疆弱均敷已寬下貧應役之民便省陪費又凡種種弊俾皆無所自而作固不可以輕變但更須博盡眾謀多方措置使輸錢之數比舊稍輕買鹽之價比舊頓減即公私兩便法可久行若其不然則官戶豪宗特幸免而今例輸者橫議紛紛必有所緣而起雖有良法美意不可行矣竊嘗思之引價之所以貴以引額之數拘之也本錢之所以多以所支之數取之也此鹽之所以貴也賣引之額所以狹以所運之數拘之也海船之錢所以取以般運之費計之也此計產輸錢之所以重也欲致二利去二害在乎罷

書劄卷一

七

海倉之買納而已矣誠能罷海倉及下四州諸縣之買納而使客人請引南自漳泉北至長溪各從便路徑就埋戶買鹽與販則引價可減本錢可輕而鹽賤矣引額可增海船可罷而計產所輸亦薄矣夫海倉為鹽法害言之根本使臺知之詳矣下四州諸縣買納之弊不異乎海倉而漳州以盜賣合支產鹽重為民害使臺知之亦詳矣使其無害於今日所議之法猶將廢置以獨積弊况所以增官鹽之價而厚私鹽之利者皆在乎此豈可以不罷而改圖其新乎夫賣引之額以上四州逐年運到一千萬斤者為率而海倉每歲所取亦止此數尚有之絕不繼停留網運之時故引價至於二十三文而慮其貴引錢止得二十三萬而慮其少皆此之由也竊謂夫一千萬斤者官運之正數也若夫小埋戶搭於網船漏於步擔而散於四郡之間食

之無餘者一歲又向畜數百萬斤此乃埋戶所煎民間所食之實數而前日棄之以為私販之資者正以海倉侵盜本錢稽留割剝使埋戶不願輸官而寧私為賤需以抹目前之急故也今若罷去海倉而收此數百萬斤者併入引額則引價每斤可減數錢而所以收引錢大數反增於舊矣請如增作一千五百萬斤引而一斤止賣二十文亦得三十萬貫恐又使埋戶更無私鹽可賣而官鹽益快何憚而不為此夫所以使客人納鹽本錢每斤十二文者將以給埋戶為循環本也今官收而官給之在客人則為枉費在埋戶則無實利曷若使埋戶客人自為貿易而官封之沿海逐縣或簿則客人不費四五文可得鹽一斤每斤所省數錢足以具舟楫資往來埋戶售鹽一斤實得四五文比之請於官司名為十二文而經過官吏攬子之手什不得其一二者大相遠矣所

書劄卷一

八

以使州縣榷海船錢五萬餘貫者本為漕司自海倉運至懷安以待客販也若罷海倉而使客人徑從便路與販則此錢固已在所鑄矣行此數者使引價可減本錢可省則官鹽自賤而私販自戢引額可增海船錢可罷則此兩項所增所罷之數以減計產所輸之數亦不啻什四五矣下四州人戶則使徑就埋戶買鹽不限引法但立法以防其與販透入上四州界可也此外非臺聞見思慮所及但議者見使司自王侍郎以來三四年間代納上供其數不少或謂增鹽尚有可減之數更望計度如其可減則願更減分數於三項立法之中均退幾錢尤為久遠之利使閩中之人相與稱曰鹽法之利於吾民自陳公始予孫不志豈不休哉鄙見如此未知當否以下問之勤不敢虛辱既採民言又竭思慮以稱塞萬分狂妄之罪尚冀高明矜而察之幸

甚幸甚

答劉平甫書

聞已遣兩使議和金人待遇甚厚或疑金勢實衰故且緩我師耳所遣乃歸正人也楊已罷御營用周元特之言也周已還南榻矣山中已問否伯崇兄不及別上狀想且留屏山此日讀何書講論切磅之益想不但文字間也上蔡帖中儒異於禪一節道間省記頗覺有警試相與究之見日面論也

與陳君謨寫去只可呈大兄一讀而焚之勿留也此言之發其不能受也固宜然萬一成行則所言必有甚於此者又將何以堪之耶觀此氣象不若杜門之為愈下計終當出此耳元履云若為貧即不妨已以行道自在而以為貧處人此正吳材老之論古音也可以一笑

書劄卷一

九

與延平李先生書

熹拜違侍右倏忽月餘頃嘗附兩書於建寧竊計已獲關聽矣熹十八日離膝下道路滯滯二十四日到欽山宿於六十兄官舍路中幸無大病今日戴君來診脈其言極有理許示藥方矣云無他病只是稟受氣弱失汗多心血少氣不升降上下各為一人其他曲折皆非俗醫所及頃在建陽惟見大湖一親戚語近此耳至於心意隱微亦頗得之信乎其不可檢也熹向蒙指諭二說其一已叙次成文惟義利之說見得未分明說得不快今且以泛論時事者代之大畧如中前書中之意到闕處一得對畢即錄呈也但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平時豈不講論及此今欲措辭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為說無乃此身自生在裏許而不之察乎此深可懼者此問亦未有便姑留此幅書以俟

附行言家賜教只以附建寧陳丈處可也天氣未寒更乞為道保車以避曉卯九月二十六日拜狀不備

與魏元履書

熹六日登對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酢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讎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仗幸賜張則不復聞聖語矣副本已送平甫託寫呈當已有之矣十二日有旨除此官非始望所及幸幸甚甚然關尚遠恐不能待已具請祠之劄辭日投之更屬凌丈催促必可得也和議已決邪說橫流非一葦可抗前日見問葵而質責之乃云此皆臆中言今姑為目前計耳熹語之曰國家億萬斯年之業參政乃為目前之計耶大率議論皆此類韓無咎李德遠皆不復尋逐初賦矣庶寮唯王嘉叟諸人尚持正論然皆在閒處空復爾為兩日從官過堂詣府第不知所論云何歟少費之輒不值未知渠所處也言路惟小坡論甚正但恐其發不勇不能勝眾楚衛王之望龍大淵已差使副不知尚能挽回否諸非筆札可盡共父之出中批所命朝野不知所坐本欲作先生一書醉矣不能因書及之亦令平甫寫其劄副菜寄呈矣

書劄卷一

十

與魏元履書

近時一種議論出於正人之口而含糊齟齬之使人憤憤似此氣象規模如何抵當得王之望尹為輩更何足掛齒牙簡也

與陳侍郎書

昨者伏蒙選賜手書慰藉甚厚拜領感激不知所言而奉兩同昧之請又蒙台慈引重再三卒以得其所欲所示堂帖謹以感受仰荷恩眷尤不敢忘而不知所以報也蓋熹賦性朴愚惟知

自守問一發口柄鑿頓垂度終未能有以自振於當世退守丘  
園坐待溝壑而已今以閣下之力得竊廩似以供水菽之養其  
為私幸亦已大矣顧於義分猶有僥倖之嫌而閣下推悅之初  
心猶以為不止於此此則豈意所敢聞哉又蒙垂喻今日之事  
慨然有憂憂乎其難哉之嘆且承任職以來屢有建白去處之  
義自處甚明意也雖未獲與聞其詳然有以見賢人君子立乎  
人之本朝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之憂亦不肯以一日居其位而  
曠其職蓋如此然猶不鄙迂愚疎賤之人而語之及此其意豈  
徒然哉意誠不足以奉承教令然竊不自勝其慕用之私是以  
忘其不佞而試效一言焉執事者其亦聽之喜嘗謂天下之事  
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為力揀其末者雖若切  
至而實難為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

書劄卷一

十一

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論  
之上則天心未豫而餓殍薦臻下則民力已殫而賦歛方急盜  
賊四起人心動搖將一二以究其弊而求所以為圖回之術則  
豈可以勝言哉然語其大患之本則固有在矣蓋講和之計決  
而三綱崩萬事廢獨斷之言進而主意驕於上國是之說行而  
公論廢於下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為是說者苟不乘乎人  
主心術之微則亦無自而入此意所以於前日之書不暇及他  
而深以夫格君心之非者有至於明公蓋是三說者不被則天  
下之事無可為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又豈有可破之  
理哉不審閣下前日之論其亦嘗及是乎抑又有大於此者而  
山野之所弗聞弗知者乎閣下誠得其本而論之則天下之事  
一舉而歸之於正殆無難者而吾之去就亦易以決矣意竊不

自勝其憤懣之積請後得而詳言之夫祖國家恢復之大計者  
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嚙吾民忠  
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苟道目前宵旰  
之憂而養成異日宴安之毒者亦講和之說也此其為禍固已  
不可勝言而議者言之固已詳矣若憲之所言則又有大於此  
者蓋以祖宗之讎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不忘者苟曰力未足  
以報則姑為自守之計而蓄憾積怨以有待焉猶之可也今也  
進不能攻退不能守顧為卑辭厚禮以乞憐於仇讐幸而得之  
則又君臣相慶而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  
既捐之矣欣欣焉無復分毫忍痛含冤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  
下之防者嗚呼孰有大於祖宗陵廟之讐者而忍以薄物細故  
捐之哉夫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家者所

書劄卷一

十二

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今所以造端建極者如此  
所以發號施令者如此而欲人心固結於我而不離庶事始終  
有條而不紊此亦不待知者而凜然以寒心矣而為此說者之  
徒懼夫公論之沸騰而上心之或悞也則又相與作為獨斷之  
說傳會經訓文致姦言以深中人主之所欲而陰以自託其私  
焉本其為說雖原於講和之一言然其為禍則又不止於講和  
之一事而已是蓋將重懷若君使之傲然自聖上不畏皇天之  
譴告下不畏公論之是非其雷震之威萬鈞之重以肆於民  
上而莫之敢禦者必此之由也嗚呼其亦不仁也哉甚於作偏  
者矣仁人君子其可以坐視其然而恬然不為之一言以正之  
乎此則既然而旬日之間又有造為國是之說以應之者其  
亦天工人包藏險惡抑又甚焉主上既可共奏而羣公亦不

有以爲不然者蓋請有以詰之夫所謂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  
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  
尺土一民之相而天下莫得以爲非況有天下之利勢者哉惟  
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憑欲天下之是之也故必懸賞以  
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僅足以劫制士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  
真是非則有終不可誣者矣不識今日之所爲若和議之比果  
順乎天理否耶合乎人心否耶誠順天理合人心則固天下之  
所同是也異論何自而生乎若猶未也而欲主其偏見濟其私  
心疆爲之名號曰國是假人主之威以戰天下萬口一辭之公  
論吾恐古人所謂德惟一者似不如是而子思所稱具曰予聖  
誰知烏之蚍蜉者不幸而近之矣昔在熙寧之初王安石之徒  
嘗爲此論矣其後章惇蔡京之徒又從而紹述之前後五十餘

書劄卷一

十三

年之間士大夫出而議於朝退而語乎家一言之不合乎此則  
指以爲邦那那詆而以四凶之罪隨之蓋近世主張國是之嚴  
凜乎其不可犯未有過於近時者而卒以公論不行馴致大禍  
其遺毒餘烈至今未已夫豈國是之不定而然哉惟其所是者  
非天下之真是而守之太過是以上下相徇直言不聞卒以至  
於危亡而不悟也傳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况所差非特毫釐  
哉嗚呼其可異也已奈何其又欲以是重誤吾君使之尋亂亡  
之轍跡而躬駕以隨之也嗚呼此三說者其爲今日大患之本  
明矣然求所以破其說者則又不在于他特在乎格君心之非  
而已明公不在朝廷則已一日立乎其位則天下之責四面而  
至與其顛沛於末流而未知所濟孰若汲汲焉以免於大人之  
事而成已成物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意柱門求志不敢復論

天下之事久矣於閣下之言竊有感焉不能自己而後發其任  
言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也尚書王公計就職已久方羣邪  
競逐正論消亡之際而二公在朝天下望之屹然若中流之砥  
柱有所恃而不恐雖然時難得而易失事易毀而難成更願合  
謀同力卓悟上心以圖天下之事此非獨熹之願實海內生靈  
之願也

與汪帥論屯田事 丙戌

崇安有范芑通判者頃從鄭資政鎮蜀能言當時漢中屯田之  
利所以實邊郡紓民力省歲費者其有條理不知其幕府文書  
猶有存於今日者否就使不完當日官吏必尚有可訪者今之  
所謂和好豈可長保萬一可保而在我者亦豈當但爲安坐以  
守所保之計乎聚人之本財用爲急與其責度牒責財於民而

書劄卷一

十四

髮其首以絕生聚之源實官告使入仕之流猥濫訛雜以爲吾  
民之病孰若因天時分地利借力於飽食安坐之兵而坐收富  
彊之實效乎况前人已試之驗未遠在博訪而亟行之爾稼穡  
之功經歲乃成然當可爲之時緩之一日則失一歲之事今以  
閣下之明乘此邊事少休歲收大稔之際兵民皆有餘力可以  
就事况諸司又皆通情則事之在漢中者亦可委曲審議而共  
爲之失今不爲恐後難復值此可爲之會矣熹在遠僻不能深  
得利病之詳然得於傳聞參以簡冊所記載竊以爲此最當今  
邊防之急務而申軍律練士卒備器械抑又次之皆不可不先  
事預謀以爲之備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與曹晉叔書 丁亥

意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午矣荷敬夫愛子甚篤相與講明其

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外其語誠不覺胸中灑然誠可嘆服處處學者漸多其間亦有氣憤醇粹志趣確實者只是未知何方往往往聘空言而遠實理告語之責敬夫不可辭也長沙使君蒙稟後遺今日奇士但喜於立異不肯入於道德可惜屢詢近况似深念尊兄者曾得近書否其父到闕之後言事者數矣其言又皆慷慨動正近世之所未有聖主聰明無不容納然所憂者一薛居州若得三五人贊助之國事或可扶持也此豈人力所能參哉看上蒼如何耳

與魏元履書

被教備悉至意大槩只放稅廩窮兩事爾放稅是秋冬間事且與諸公商量未晚廩窮亦是州縣間台行事似不必聞之朝廷

書劄卷一

五

朝廷每事如此降指揮恐不是體面昨日已作書今錄呈不知且如此可否第五等是五百文以下其間極有得過之人若物業全被水傷固不可不全放若但傷些小如何一例放得但百十錢以下產戶即不能如此分別與全放不妨耐西府書且夕遺去意亦當作書且以老兄所說與嘉鄧意告之惟其所擇但一兩縣災傷似只是監司州郡事若執政者切勿然只專為鄉理會事似屬偏頗道理亦不如此內潛之書相咨問如此若以誠告豈有不行徐任亦方留意此事儘得商量若商量到十數日間亦須有定議矣朝廷在千里外其為報應豈不穆耶但商量事須酌中合宜教人行得無不可告之理其或不入告乃在彼若自家所說過當教人信不及行不得則是自家未是安得專告他人耶况再稟顏子事體不同吾人已出位犯

分了若合告州府監司者告州府監司合告朝廷者告朝廷盡誠以告之而行與不行付之於彼猶未為大失今一問如此却似未是道理蓋此事一發使朝廷失慮四方之體州郡監司失其職吾輩失其守雖活千人不可為也如何如何不若更度事理之所宜力告諸公有合朝廷應副者今自申明而約以助其請則庶幾或可爾謝諸公書必已有定論頃見伊川集中謝韓康公啓乃是除講官後方謝之吳憲既得書却難不答且答其書因謝其意似無不可但諸公無書來者則未須爾將來謝帥之辭不過自叙已意謝其薦揚而已橫渠有數篇謝人薦舉書甚佳何必作佞語亦何必作恣辭但薦書中有此人姓名亦是人生不幸事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也養源小批如此而遂竟去何耶憲看得今日之事只是士大夫不肯索性盡底裏說話不可專告人士

書劄卷一

六

椰子厚曰食君之祿畏不厚今惟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然今日吾言之不行今人多是此般見識也得汪丈六月十九日九江書云六月末可到玉山於彼候請祠之報已作書速其行矣一請猶是禮數若又再請則無謂矣意與書云有如再請忽遂雅懷而治亂消長由此遂分豈惟公終身恨之天下後世亦且有所歸責矣不知衆又以爲如何所欲言甚衆亟遣人草草

與魏元履書

里中大檢數年所無幸事然小民債負亦倍常年比收歛已想亦無餘矣昨得趙推書云漕司已備錄嘉劄子行下府中未知後來如何王守通書蓋亦懶與此事矣其父前月二十間問論王琪專破密旨築真州城不經由三省密院大柱上旨批與端殿宮觀次日又批與知隆興乞放謝却令朝辭乞以

念八日又令初四日却似悔前舉之失然其父書云陳丈力爭此事恐亦不能久爾公在朝雖礙大事不得然善類不無助恃今各辭去亦可慮也書中令致意尊兄云事體與昔不同陳丈若去則此事當自審處平父亟遣人至雲際人立候書草此為報集議文字上內飲夫他文未暇檢然多取而不究其旨此乃尊兄舊病何為未能去耶苟老書中相告戒切中拙病何其相愛之意不敢忘也

賀陳丞相書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均凡在陶鎔孰不欣頌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養囊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從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慷慨然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

書劄卷一

七

也大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為相則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為上言之為上行之其不驟然而受兀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竊所愧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仁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

求以進其知板援吸引以求其助如揀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以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變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為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庶乎猶足以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為今日之怏然也抑熹又有請焉蓋熹嘗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為大臣不過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履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疆敵在前邊備未立如之何其可為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復思慮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修慶而冒以為請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真難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書劄卷一

六

答魏元履書

所喻杜征南語此固切論然今日之事恐異於此蓋彼以疆大兼人之國故其計謀規畫不得不然今以弱小自守而義當自用為乃其義理事勢不得不爾今日雖無征南之明畧而天下之事當得但已耶愚謂孟子所謂成功則天董子所謂明道正義



武侯所請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料者正是今日用處若以征南之言爲正竊恐落第二義也前日答書思慮偶不及此兄來書又言之駢發其愚不知老兄以爲如何也頃見林黃中說在官邸讀史記秦伐楚于郢李信爭兵多少處偶及近事因云今乃欲以數萬之卒橫行中原何其慮事之不詳也熹因爲言此事正不爾秦滅六國楚最無罪故楚既亡而其國人悲思有三戶之謠則當時秦人之攻楚人之守勢可知矣今日之事與此正相反奈何以爲比乎此與所論亦稍相似因謾及之入抵議論先要根本正當然後紀綱條目有所依而立近看論語說及爲兒輩說唐鑑因得究觀范太史之學不知此人胸中如何其議論乃爾暇日試熟讀數遍當見古人論事輕重緩急之方大毋讀至會心處未嘗不廢卷而歎也

與陳丞相書

五

熹啓中夏毒熱禁惟僕射平章樞使相公鈞侯起居萬福熹昨奉咫尺之書修致慶問因以思慮上瀆高明自揣妄庸宜得譴斥之罪乃蒙鈞慈還賜手教撫存開納禮意動厚伏讀三歎有以見明公位愈高而心愈下德彌盛而禮彌恭果非小人之腹所能料也台司禮絕不敢復致啓謝惟是區區歸心黃閣之下未始一日而忘忽又奉承堂帖或以祗事之期囊封候置似亦非常制所當得者自顧何人可以當此九竊恐懼不能自安然竊之狂狷料愚不堪世用明公知之蓋有素矣頃自祠官叨被除目聞命之初卽惕然有不敢當之意顧以近制不應辭避之科固欲復求祠官幾得斗升之祿以其水菽之養則又以待次尚遠懼有貪躁之嫌是以因仍寢嘿以至於今幸官期已及而

廟堂又特爲下書以招徠之則熹之不獲已而有求似亦不爲甚無請者已別具劄子一通道其所欲伏惟明公哀憐而幸聽之不使輕犯世故以貽親憂則明公之賜於熹厚矣或恐未卽遽蒙矜許則熹請得復罄其說蓋熹雖愚不肖無所短長然區區用力於古人之學履天下之義理亦庶幾不爲惰然者豈不知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母子之情而平生知己如明公者待之又不可不爲不願不願及明時效尺寸以報君親知遇而直遂巡退縮以求守此東南之陬乎此中必有甚不得已者惟明公幸察焉而聽其所欲使得補祠官之祿以養其親而自放於荒閒寂寞之境以益求其所志庶乎動心忍性涵泳中和履天之靈得遂變化其狂狷朴愚之質則異時明公未忍終棄猶欲垂沐而器使之其或可以奉令承教而不敢辭也明公亦宜自

書劄卷一

干

與汪尚書書

自頃拆號日望登庸尙此滯留不省所謂海內有識之士蓋莫不爲明公遲之而熹之愚獨有爲明公喜者蓋以省閣之取舍裁之則疑明公於天下之義理尙有當講求者而喜其猶及此開暇之時也自道學不明之久爲士者徂於偷薄浮華之習而詐欺巧僞之姦作焉上之人知厭之矣茲欲遂變而復於古一以經行迪之則古道未勝而舊習之姦已紛然出於其間而不



可制世之入本樂縱恣而憚繩檢於是乘其隙而力攻之以為  
古道不可復行因以遂其自恣苟簡之計俗固已薄為法者又  
從而薄之日甚一日歲深一歲而古道真若不可行矣譬之病  
人下寒而容熱熾於上治其寒則熱復大作俗工不求所以治  
寒之術遂以為真熱而妄以寒藥下之其不殺人也者幾希矣  
蘇氏貢舉之議正如此至其詆東州二先生為矯誕無實不可  
施諸政事之問則其悖理傷化抑又甚焉而省為盜用此文者  
兩人明公皆擢而真之衆人之上是明公之意蓋不以其說為  
非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明公未為政於  
天下而天下之士已知明公之心爭誦其書以求進化耳濡日  
染以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遂以偷薄浮華為真足尚而敢肆  
詆欺於昔之躬行君子者不為非也况於一旦坐廟堂之上而

書劄卷一

三

以宰相行之其害又當如何哉明公前者駁正張綱之謚深詆  
王氏之失議者避之而今日之取舍乃如此死者有知得無為  
綱所笑不審明公亦嘗悔之否乎熹愚無知辱拜抑獎甚厚往者  
亦嘗聞說及此而今署驗矣故獨不敢以延拜之避為恨而以  
猶得及此暇時講所未至為深喜明公若察其願忠之意而寬  
其志分之誅則願深考聖賢所傳之正非孔子于思孟程之書  
不列於前晨夜覽觀窮其指趣而反諸身以求天理之所在既  
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又推而見於言語政事之間以  
正天下之心則明公之功名德業且將與三代王佐比隆而近  
世所謂名相者其規模蓋不足道况蘇氏浮靡機變之術又其  
每下者哉熹忽被堂帖戒以官期本不欲行今乃得遂初心有  
書懇丞相求祠祿以供水菽之奉恐或怒其不來未易遽得即

乞從容一言之賜早遂所求幸甚幸甚參政梁公之門初無麗  
輪之舊不敢以書請又恐疑於簡已也有劄于一通乞轉致之  
目及此意則又幸甚熹不敢復論時事蓋亦有不待論而白者  
明公尚勉之哉

答汪尚書書

徐倅轉致五月二十七日所賜教帖恭審比日暑雨潤澤台候  
起居萬福感慰之深伏蒙勅行尤荷眷念熹近拜手啓并申省  
狀自崇安附遇俄請祠祿不審已得徹台聽否熹孤賤無庸學  
不加進而懇思日甚與世背馳自度不堪當世之用久矣往者  
猶意明公來歸必將有以上正君心下起頹俗庶幾或可效其  
尺寸以佐下風是以未敢決然遂為自屏之計而今也明公之  
歸亦既累月矣似又未有以太慰區區平昔之望則熹也尚復

書劄卷一

三

何望於他人而可輒渝素守以從彼之皆昏我所以深不獲已  
而有前書之請非獨自為亦欲明公諒察此意而圖其新耳今  
承誨飭之勤敢不深體至意然熹愚竊謂明公必欲引內其身  
不若聽用其言言行矣則其身之出也可以無所愧其不出也  
可以無所恨若言不用道不合預躡蹠然甘利祿而一來前有  
厚顏之愧後有駭機之禍熹雖至愚獨何樂乎此而必為之而  
明公亦何取乎熹而必致之也抑明公之教熹曰既到之後若  
有未安則在我矣兩得元履書亦以公言見若如此此則明公  
愛熹之深而所以為熹謀者反未盡也夫事之可否方雜乎與  
冥之中而未知所決則姑為之以觀其後可也今此身之不可  
仕仕路之下見容已昭然矣尚何待於既至然後有所未安耶  
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望今身在山林尚恐不能自主

况市朝膠漆之城當世之大人君子至是而失其本心者踵相尋也若慮者又可保其不失耶故嘉深有所不能無疑於明公之計惟前書之懇敢因是而復有請焉如蒙矜許固為大幸若其不遂則嘉豈敢坐違朝命而不一行但老人年來多病既不敢勞動登途又不放遠去膝下只此一事便自難處藉令單行至彼就職則使被拘縶不就則重遭指目就職之後遠去則又似無說不去則自違素心凡此曲折皆已思之爛熟其勢必至顛沛無可疑者伏惟明公以其所以見愛之心施之於此而為之謀則必有所處矣然嘉亦非必欲祠祿若荒僻無士人處故官少公事處縣令之屬似亦可以藏拙養親但恐無見闕耳窮空已甚若有數月之闕即不可待又不若且作祠官之為便也復因徐倅使人拜啓區區底蘊敢盡布之伏惟明公察焉進見未期伏乞進德備業為主眷人千萬自重不宣謹啓

書劄卷一  
三  
答汪尚書書

國史侍讀內翰尚書文台席去月十一日徐倅轉致台翰之賜即已具啓盡布腹心今當微聽聞久矣今日得崇安適中十八日所賜教帖代讀再三仰認至意感服之餘得以竊聞比日暑中台候起居萬福又以為慰嘉學不加進而迂展日甚特以去歲門牆之久明公不深知猶復以故意期之移書招徠詞旨篤厚此見高明好賢樂善之意有加於前而嘉無以堪之徒自懼耳區區之懷所欲陳者所附徐倅書已索言之但不知何託元履致丞相書及申省狀等會一一投之否度可否之報必已有所定然未知諸公所以必欲其來何謂也哉以為欲行其道則嘉學未自信固無可行之道今日所處人得為之又非可行之

書劄卷一  
三

官且諸公皆以耆德倚望服在大僚而紀綱日紊茲倅肆行未有能遏之者又非有可行之效也以爲欲榮其身則使嘉捐親而仕舍靈龜而觀朵頤隨行逐隊則有持祿之義而首信眉則有出位之戒是亦何榮之有哉凡此數者久已判然於胸中往時猶欲以明公卜之是以未敢決然爲長往之計今明公還朝特年諸事又且如此則嘉亦豈待視一魏元履而爲去就哉然聞元履數有論建最後者尤切至若一旦真以此去則有志之士難欲不視之以爲去就亦不可得矣蓋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於義而已嘉累蒙教警固已不敢輒徇匹夫之守今只俟前日之報若已得請固爲幸甚無所復言若猶未也而諸公果能協成元履之論使聖德日新讒佞屏遠逆耳刊行之言日至於前而無所忤焉則嘉失所望於前者猶或可以收之於後又何說之辭哉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嘗不可止而止也嘉則何敢議此特因來教而及之至於前日冒進之言明公不以爲譴而欲與之上下其論且將推是而益省焉明公進德不倦之意可謂盛矣然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醞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若嘉前日所請欲明公致一於孔孟程子之書者乃窮理之要不審高明果以爲何如也近見呂中公家一二議論殊乖僻悖理不謂原明親炙有道而所見乃爾向見明公篤信之今亦覺其非否蓋天下無二道今兩是相持於胸中所以臨事多疑而當疑者反不察也所欲言者無窮薄暮欲遣書入遞不能盡懷伏世益爲此道千萬自重不宣

與陳丞相書 戊子以後

熹昨以愚懇冒瀆威尊似聞鈞慈憐念未許遽就閑退區區感  
激何可具言實以鄙性忝愚觸事妄發竊觀近事深恐一旦不  
能自抑以取罪戾不肖之身非敢自愛誠懼仰負相公手書招  
徠之意重玷聽言待士之美則其為罪大矣伏况老親行年七  
十勇無兼侍尤不欲其至於如此且夕憂煩幾廢寢食人子之  
心深所不遑是敢再瀝悃誠仰干大造欲乞檢會前狀特與  
鑄獄廟一次俾得婆娑丘林毋子相保遂其麋鹿之性實為莫  
大之幸情迫意切不知所言伏望鈞慈俯賜矜察

答汪尚書書

熹此月二日遞中領賜教即以尺書附遞拜答續又領章左藏  
寄來台翰又以數字附劉審計伸前日之懇不審今皆呈徹未  
也忽徐倅送示九日所賜手帖恭審即日秋暑盛德有相台候  
起居萬福感慰不可言重蒙戒喻令熹審思出處之計苟合於  
義他不必問也熹雖至愚荷明公矜念之深教誨之切至於如  
此豈不願奉承一二少答知己之遇然區區之意已具前書更  
望留意反復則有以知熹之所處其度於義蓋已審矣但恐熹  
所謂義乃明公所謂不必問者而忽之耳然熹既已申省則今  
日亦須再得省劄而後敢行但至彼不過懇辭而歸他亦無以  
自效却慮一旦親見諸公之訕訕音聲顏面有不能平所發或  
至放過甚以自取戾則明公雖欲曲加庇護而不可得殆不若  
早為一言遂其所請之為愈也前書戒以勿視元履為去就熹  
固已畧言之矣夫朝有問政宰執侍從臺諫孰可却立不能一  
言使小臣出位犯分顛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能優容

書劄卷一

三

與勸願使之遠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俟其自請而甫誦出  
之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之士乃如此明公又不少加調  
護而聽其所為則熹亦何恃而敢來哉蓋熹非敢視元履為去  
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而為進退耳願明公思之為  
熹謝陳公熹之坐違朝命已三月矣欲加之罪不忠無辭既不  
早從所請則不若正其違傲之罪而謫斥之亦足以少振風聲  
使天下之士知守道循理之不可為而一於阿諛委靡之習以  
遂前日之非亦一事也不識明公其亦以為然乎頃年陳公在  
建安明公在蜀郡熹嘗獲待言於陳公竊以為天下之事非兩  
公不能濟陳公蓋不辭也至於今日乃復自憂言事之不效往  
者則不可諫矣來者其亦尚可追乎伏惟明公深達陳公相與  
巫副之喜之心蓋猶不能無拳拳也承諭且夕即上告歸之請  
熹竊惑之蓋明公非不可去特萬里還朝主知人望如此其不  
薄也一旦未有以藉手而無故以去此古人所以有屑屑往來  
之讒也愚意却願明公審思以合於義毋使人失望焉則熹之  
願也陳公劄子一通乞賜傳達幸甚幸甚邈然未有拜侍之期  
伏惟願時之宜為兩自重不宣

書劄卷一

三

與陳丞相書

屢以愚懇冒瀆鈞聽未蒙矜許憂懼實深今日復得尚書汪公  
書戒以速行謹以愚見復之頗盡曲折竊恐相公未知區區之  
心試取而一觀之則知我罪我當有所決矣熹受知之深豈願  
如此亦惟有以深囑其不得已之故或遂改圖則不惟熹猶有  
望焉而天下實受其賜惟相公深圖之

答劄平甫書

領武昌五月下旬書知行李平安登覽雄勝甚慰所懷而安閱諸詞更勤手筆讀之使人飄然直有凌雲之氣也此日新秋尚熱伏惟到荆已久侍奉萬福喜請詞久不報昨得元履書云相君怒甚恐不可得然三得江尚書書已兩報之竭盡底蘊次第亦須見怒矣或恐更有備禮文字來即當再入文字彊勉一到衛娶聞聽朝命又不得請即煩一到面懇諸公恐到彼終無好出場耳元履竟不容於朝雖所發未為中節然比之尸位素餐口含瓦石者不可同年語矣陳固無可觀汪亦碌碌知人之難乃如此此則拙者之誤一兄也聞到鄂已有所處置威望隱然甚善甚善到荆不知又別有何施行想規模素定不勞而政舉也邊侯既未聳統帥之命當且中止似亦不必切切以為言喜向兩書為一兄言此知皆達否

書劄卷一

毛

答張欽夫

昨所惠吳才老諸書近方得暇一觀始謂不過淺陋無取未必能壞人心術如張子韶之甚今乃不然蓋其設意專以世俗情狹怨懟之心窺聖人學者苟以其新奇而悅之其害亦有不勝言者道學不明無一事是當更無開眼處奈何奈何元履十六日已到家昨日遣書來未暇往見之然想其脫去樊籠快適當如何也諸公既不能克己從善使人有樂告之心又曲意彌縫恐有失士之請用心如此亦已繆矣喜所與劄子設錄呈足以見區區然勿視人幸甚

朱文公書劄卷二

書劄時平出處

庚寅以後

垂喻曲折必已一一陳之君相之意果如何今當有一定之論矣伏蒙不鄙令誦所聞以裨萬一此見臨事而懼之意推是心也何往不濟然此蓋非常之舉廢興存亡所繫不細在明者尚不敢輕况愚昧荒迷之餘其何敢輕易發口耶大抵來教綱領極正當條目亦詳備雖竭愚慮亦不能出是矣顧其間有所未盡計非有所不及恐以為無事於言而不言耳請試陳之夫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讎之大義為重而掩葬之常禮為輕以示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讎然後為有以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槨衣衾極於隆厚實與

書劄卷二

一

答張敬夫書

委之於空為狐狸所食蠅蚋所吸無異其義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前日議者乃引此以開祈請之端何其與春秋之義背馳之甚耶又况祖宗寢欽廟梓宮往者屢經變故傳聞之說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此其存亡固不可料矣萬一狡寇出於漢斬張耳之謀以誤我不知何以驗之何以處之熹昨日道間見友人李宗思相語及此李云此決無可問為臣子者但當思其所以不可問之痛流血飲泣益盡死於復讎是乃所以為忠孝耳此語極當若朝廷果以此義存心發為號令則雖齟齬跋躓之人亦且增百倍之氣矣何患怨之不報恥之不雪中原之不得陵廟梓宮之不復而為是紕繆倒置有損無益之舉哉不知曾為上論此意請罷祈請之行否此今日正名舉義之端不可不審萬一果有如前所陳張耳之說却無收殺若前日之言未盡此

意常更論之此不可放過也其他則所論盡之但所謂德者當如何而脩所謂人才者當如何而辨所謂政事者當如何而立此須一一有實下功夫處愚謂以誠實恭畏存心而遠却妄誕臣之役險迷迎軟熟趨和者以漸去之凡中外以欺罔剝削生事受寵者一切磨斥而政令之出必本於中書使近習小人無得假託以紊政體又須審度彼已較時量力定為幾年之規若孟子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說其間施設次第亦當一一仔細書為科條要使上心曉然開悟知如此必可以成功而不如必至於取禍決然不為小人邪說所亂不為小利近功所移然後可以向前擔當鞠躬盡力上成聖主有為之志下究先正忠義之傳如其不然則計慮不定中道變移不惟不能成功正恐民心內搖仇敵外侮其成敗禍福又非坐而待亡之比家族不足惜奈宗社何此尤當審處不可容易承當後將有悔而不及者願更加十思不可以入而後量也抑又有所獻嘉幸從遊之久竊觀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近年見所為文多無節素條理皆是病理無大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又巧免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勿使能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為事半功倍矣事之有失人以為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之問多有「人言而為之復以一人言而罷之為善向見舉措之者亦太輕易矣從之則守之不固必矣慕仰深切不勝區區過計之憂敢以為獻想不罪其僭易也虞公能深相敬信否願聞尚有湖海之氣此非廊廡所宜願從容深警切之使知為克己之學以去其驕吝之私更進用誠實沈靜之人以自輔其所不足乃可以當大任而成大功不然銳於趨事而昧於自知

書劄卷二

二

吾恐其顛躓之速也熹向得汪丈書道虛公見問之意時已遭大禍不敢越禮言謝今願因左右效此區區庶幾不為虛辱公之問者伯恭於此何為尚有所疑熹嘗以為內脩外攘譬如頂內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固不可然亦未有今日直內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不可一日忘而復讐之義不可一日緩乃可與語今世之務矣

答張敬夫

今日既為此舉則江淮荆漢便當戒嚴以待不知將帥孰為可恃者近年此輩皆以貨賂倚託幽陰而得兵柄漫不以國家軍律為意今日須為上說破此病進退將帥須以公議折中與眾共之則軍不待自練而精財不待自節而裕矣此張皇國威之本不可不早慮也兩淮屯田兩年來措置不知成倫緒否議者紛紛直以為不可罔不是議論然亦恐任事者未必忠信可仗其所措畫未必合義理順人心此亦不可不早為之所向見范伯達文條具夫田之說甚詳似可行於曠土便為井地寓兵之漸試詢究其判病如何均輸之政見上曾及之否此決無益於事徒失人心今時州縣老兒所親見豈有餘剩可剗耶關中之兵春間忽有赴帥司圍殺指揮七郡勞遺所費不貲然後肯行至彼又無營寨止泊間極怨出不遜語此等舉動誠不可曉昨日道間又見奉行強盜新法者殺傷人犯姦縱火皆死此固無疑於當戮但賊滿之限亦從而損之此似太過蓋所以改此法正以人之軀命為重耳今乃一例為此刻急則人但見峻文之迹而未察乎所以愛人之心者亦不得不駭矣不若改此一條使賊滿之數比舊法又加寬焉以見改法之本意所重乃

書劄卷二

三

在人之軀命而不在乎貨財則彼微有貪生惜死之情者爲惡將有所極而人之被劫者亦或可以免於殺傷之禍汗辱之耻矣又經賁命而再犯者殺之似亦太過不若斬其左足使終身不復能陸梁全生之仁禁非之義並行不悖乃先王制刑齊姦之本意也憂居窮寂不聞外事接於耳目者僅有此耳一一僭聞幸少留意

答張敬夫

奏草已得竊觀所論該貫詳明本末巨細無一不舉不欲有爲則已如欲有爲未有舍此而能濟者但使介遂行此皆義理失幾會之大者若敵人謀不拒吾請假以容車之地使得往來朝謁不知又將何以處之今幸彼亦無謀未納吾使不若指此爲學道還而顯絕之乃爲上策若必待彼見絕而後應之則進

書劄卷二

四

退之權初不在我而非所以爲正名之舉矣尊兄所論雖不見卻然只此一大節目便已乖戾而他事又未有一施行者竊意虞公亦且繆爲恭敬未必真有信用之實不若早以前議與之判決如其不合則奉身而退亦不爲無名矣蓋此非細事其安危成敗間不容息豈可以坐糜虛禮逡巡閑默以誤國計而措其身於顛沛之地哉必以會慶爲期竊恐未然之閑卒有事變而名義不正爾綸又疎無復有著手處也彼若幸而見聽則更須力爲君相極言學問之道使其於此開明則天下之事不患難立詳觀四續却似於此有未盡也竊常謂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

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濶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却是成已功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的如不先涵養而務求知見是也故其論此使人主亦無下功夫處今乃知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然後乃可爲者此區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未有孟子手段不若且循此塗轍之無悔吝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

書劄卷二

五

昨陳明仲轉致手書伏讀再三感幸交集蓋始見尊兄道未伸而位愈進實不能無所憂疑及得此報乃豁然耳向者請對之云乃爲不得已之計不知天意懲勳既以侍立開盡言之路而聖心嗟納又以講席延造膝之規此豈人謀所及哉竊觀此舉意者天人之際君臣之間已有響合之勢甚盛甚盛勉旃勉旃凡平日之所講聞今且親見之矣蓋細讀來書然後知聖主之心乃如此而尊兄學問涵養之力其充盈和平又如此宜乎立談之頃發悟感通曾不旋踵遂定腹心之契真所謂言載之遇也然烹之私計愚竊不勝十寒衆楚之憂不審高明何以處之計此亦無他術但積吾誠意於平日使無食息之間斷則庶乎其可耳夜直亦嘗宣詔否夫帝王之學雖與羣布不同經綸之業同與章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愚竊以爲無二道也聖賢之

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沉默識而心通焉則  
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  
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夫聖言平淡之真味而徒為學者口耳  
之末習至於人士能之則又適所以為作聰明白賢聖之具不  
惟無益而害有甚焉近看論語舊說其間多此類者比來尊見  
固已自覺其非矣然近聞發明當仁不讓於師之說云當於此  
時識其所以不讓者為何物則可以知仁之義此等議論又只  
似舊來氣象殊非聖人本意才如此說便只成釋子作弄精神  
意思無復儒者腳踏實地功夫矣進說之際恐不可以不戒筵  
中見講何書愚意孟子一書最切於今日之用然輪日講解未  
必有益不若勸上萬幾之暇日誦一二章反復玩味究觀聖賢  
作用本末然後夜直之際請問業之所至而推明之以上之聰

書劄卷二

六

明英盾若於此見得洞然無疑則功利之說無所投而僥倖之  
門無自啓矣異時開講如伊川先生所論坐講之禮恐亦當理  
會也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為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遠講而財  
利之柄制於聚斂括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  
州縣之有無而為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  
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終日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  
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為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未  
流之弊不可勝枚思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脩其實明降  
詔旨哀憫民力之凋悴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逐州逐縣各具  
民田一畝歲人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一畝內田  
幾何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同  
前有餘者歸之何計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應忠厚

總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  
州縣實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憐舒亦不至大相絕矣陸宜  
公論  
於詳備似可採用也 是則雖未能遠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  
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如此然後先王不忍人之政庶  
乎止可施也又屯田之議久廢不講比來朝廷似稍經意然四  
方未覩其效而任事者日被進擢不知果能無欺誣否今日財  
賦歲出以千百萬計而養兵之費十居八九然則屯田實邊  
最為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定因陋就簡則欺誣者易以  
為姦而隱覈者難於得實此却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  
書為丘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為  
準書為一法使通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間者以內地  
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軍民無雜耕之擾此則非

書劄卷二

七

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為復古之緒高明試一思之今日養民之  
政恐無出於兩者其他忠邪得失不敢槩舉但政本未清俸門  
未窒味未有以見陽復之效願更留意暇日為上一二精言之  
至於省中職事施行尤切伏想直道而行無所回互不待愚言  
之及矣猥承下問敢效其愚伏惟采擇

答沈侍郎書 壬辰以後

熹伏蒙迭示告命極感眷存竊計掄揚推挽之力多矣然熹愚  
不肖昨以憂苦之餘疾病殘廢不堪仕宦故召命之下不得不  
辭最後諸公以謂無故罷遣非朝廷待士之禮勢必難從不若  
以獄祠為請庶幾有以藉手而罷始者猶以無事而食祿為嫌  
不敢出口久之然後敢言意謂向來遭喪既已去官今若朝廷  
用之舊秩從其所請使之得便私計而免於稽違僱塞之罪則



已為非常之恩矣不謂今役橫被殊私事出於望表始者聞之未敢遽信既而猶謂臺省諸賢必有能論其失者勢必中寢忽前日府中送省劄來乃知此命之遂行而今得竊窺訓誨叮嚀之意尤使人皇恐慄慄而不敢當已送建寧府寄內今有二狀申省輒以附內得賜旨投送為幸但其間所陳緣愧恐悚迫不能盡鄙懷敢乞因見丞相特借一言因意之辭便從所請不惟孤疎之迹得免邀君鈞寵之譏亦免以謬恩濫賞上累公朝綜核之政則上下之勢兩便而俱全矣如其不然寧碎首瀝血以請違命之誅不敢蒙羞忍恥為微幸荷得之人也切望台慈鑒此誠懇早賜矜念則覆護保全之賜終身銜佩何敢弭忘木欲自作劄祈哀又念孤遠不敢容易至感激知遇之厚則有不及待言而喻者然亦頗恨其不能置此無用之人於度外而必為

書劄卷二

八

此以促迫之也此懷抑鬱無路自適正賴高明終惠之耳

與建寧諸司論賑濟劄子

一安撫司賑濟米合於冬前差船般運免至冬後與民間般載租米互有相妨或致延滯

一廣南般係米多去處常放商賈轉販船交海中今欲招避合從兩司多印文榜發下福州沿海諸縣俟立價直發官收糶自然輻湊然後却用溪船節次津般前來建寧府交卸

般運廣米須得十餘萬石方可濟用合從使府兩司及早撥定本錢選差官員使臣或募土豪給與在路錢糧令及冬前速到地頭趁熱收糶清惠司與本路界相近往回別無踈虞即與支賞約運到米一千石支錢其糶到米數最多之人仍與別議保三十貫充賞更多尤好其糶到米數最多之人仍與別議保奏推賞施行

一上件福廣米既到府城即城下居人自無關食之理不須過有招邀上溪般米反致鄉村匱乏將來却煩官司般米賑濟勞費百端今合先次出榜曉諭諸縣產戶寺院除日逐出糶不得閉糶外每產錢一貫椿米三十石省亦依此紀數兩首通行勸諭親自封椿開具本都椿管米數及所椿去處限十一月內申縣備覆實不得輒有藉口虛申數目及妄挾怨仇生事擾擾其社首家禾即委問官封椿

一鄉下有外里產戶等寄莊即仰社首及本處居人指定經官陳說封椿十分之七

一鄉下有產錢低小而停積禾米之家仰隣保重立罪賞陳告亦與量數封椿十分之五並依前法

一上戶有願於合椿數外別行椿糶之人許其實數經縣自陳收附出糶量行旌賞

書劄卷二

九

一所椿禾米更不預定價直將來隨鄉原高下量估平價出糶不使太貴以病細民亦不使太賤以虧上戶

一所椿禾米自來年正月為始以十分為率至每月終即給一分還元椿產戶自行出糶直至稍覺民飢即揀見數五日一次差隅官監糶大人一斗婦人七升小兒四升如至六月中旬民間不甚告飢即盡數給還產戶自行出糶

一府城縣郭及鄉村居民合糶禾米之家合預行括費取見戶口實數即見合用米數及將來分定坊保給關收糶庶免欺弊大人婦人小兒

一上戶自有蓄積軍人自有衣糧公吏自有廩祿市戶自有糶紀工匠自有手作僧道自有常住並不在收糶之限

一疎寒孤獨老病無錢糶米之人候三四月間別議措置如左

一疎寒孤獨老病無錢糶米之人候三四月間別議措置如左

饑荒須令待所

右謹具呈第一項至第三項乞使府兩司早賜詳度定議第四項以後乞使府出榜通衢恐有未盡未便之處令諸色人詳其利害疾速具狀陳述廣詢審議然後施行庶使大戶細民兩得安便伏候台旨

此米須留以待來歲之用日今秋成在邇般運到人已食新切乞存留無為虛費積米多則上戶不易少又儲蓄不足此數更乞裁酌更以戶口之數計之方見實用米數

與建寧博守劄子

嘉竊以秋冬之交寒氣未應恭惟某官台候起居萬福熹北津建陽凡兩拜問必皆已呈徹矣拜遠誨益忽已累日追思館遇勞睨之寵已劇愧荷至於連榭奉教又皆潤澤忠厚老成人之

書劄卷二

十一

言感發多矣幸甚熹昨日已至山間弛擔兩日又當南下然旱久水澁更須數日乃可抵城下也歸途訪問田畝豐儉相補計已未至甚夥常數但備禦之策不可不講而知舊往往見尤不能深陳糜穀之害且云未論醞釀所耗只今造麴崇安郭內度費萬斛黃亭小市亦當半之而鄉村所損又未及數與其運於他州有風波之虞舟楫之費易若坐完此穀了無事而百全也萬計之麴所來所糜秣米又當以數萬計若能果如前日收糴秣米之說所完亦豈及此聞邵武已行此令彼以最爾小邦尚能行之豈堂堂使臺大府之力而反不能乎到家得浦城知友書亦頌及此今謹納呈願高明更與楊丈熟計之也但恐已緩不及事耳此人姓張名體仁好學有志在士也似亦與景仁異同年前此因垂問人物亦嘗及之矣又聞楊丈已行下主筆

糴米而未及杭秣之別不知果如何糴稅之害前已陳之然千里之內戶口不知其幾若必人人糴米而食之恐無以濟其勢

須令上戶積留禾米如前日之說儲備乃廣但所遇縣道官吏之說皆憚於此計蓋恐上戶見怨又慮見欺殊不知救災之政與常日不同決無靜拱而可以獲禽之理夫富人之多粟者非能獨炊而自食之其勢必糶而取錢以給家之用今但使之存留分數以俟來歲聽官司之命以恤隣里之闕何所不可正使其間不無真頑難喻之人然喻之以仁恩責之以大義甚不從者俟之以刑其樂從者報之以賞何至憚其怨怒且慮其欺已而不敢為哉似聞建陽之西已有自言於官願以家貲二百萬糶米以俟來歲之荒而以本價出之若果如此則人亦豈為鬼為魅全不可化者但患上之人先以無狀期之故強者視以為深德而肆其凌暴弱者畏之如大敵而不復能以正義相裁二者其失均也嘗讀蘇明允書以為權衡之論為仁義之窮而作竊以為為此乃不知仁義之言夫舒而為陽慘而為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故凡此所論雖若柱後惠文一切之說其實趨時救弊不得不然蓋其心主於救人而所及者博故雖有人所不欲而彊之者初亦不出乎仁術之外也夜不能寐起坐作此信意直書無復倫次不審高明以為然否正使未必可行亦足以當一劇論也前日所稟第子職溫公雜儀謹納上字已不小似可便刊女誠本傳中有一序恐可并刊此印行紙內上數幅字數殊密須令作一樣寫乃佳仍乞早賜台旨當不日而就也刻成之日當以弟子職女誠各為一秩而皆以謹儀

書劄卷二

十一

深德而肆其凌暴弱者畏之如大敵而不復能以正義相裁二者其失均也嘗讀蘇明允書以為權衡之論為仁義之窮而作竊以為為此乃不知仁義之言夫舒而為陽慘而為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故凡此所論雖若柱後惠文一切之說其實趨時救弊不得不然蓋其心主於救人而所及者博故雖有人所不欲而彊之者初亦不出乎仁術之外也夜不能寐起坐作此信意直書無復倫次不審高明以為然否正使未必可行亦足以當一劇論也前日所稟第子職溫公雜儀謹納上字已不小似可便刊女誠本傳中有一序恐可并刊此印行紙內上數幅字數殊密須令作一樣寫乃佳仍乞早賜台旨當不日而就也刻成之日當以弟子職女誠各為一秩而皆以謹儀

附其後蓋男女之教雖殊此則當通知者使其流行亦輔成世  
教之一事也雜儀之書蓋項年楊丈嘗以教授者感今懷昔歲  
月如流而孤露至此言之摧咽不能自已語次及之亦足為慨  
然也熹本更拜書楊丈昨日方歸今早有人行雞鳴起僅能及  
此遂不暇作然所欲言不過此想從容次必盡及之未拜侍前  
更乞以時自重前即詔除然區區竊與閩人俱不能無借留之  
願耳

答傅守劄子 序照上未

垂諭曲折極感眷念之勤但茲事鄙意初固料其如此蓋理法  
當然無可疑者台念不置宛轉至今事體益以明白在使府雖  
欲奉承朝廷矜恤之美意而在熹豈得執法令之疑文以冒受  
所不當得之祿哉熹雖貧病然為目已久粗能自安實不敢以  
此自毀廉隅仰累執事謹具狀申乞寢罷其未行者收毀其已  
行者以安愚賤之迹切望憐其誠懇請云施行千萬幸甚

答龔參政書

乃者明公還朝一再旬朔即被書贊延登廟堂近歲以來君臣  
之契感會神速未有若斯之盛者熹竊聞之不勝其喜即欲脩  
咫尺之書以稱慶於門下顧以衰病懶廢因循前却以至于今  
而遂不知所以進也不謂明公眷念不忘枉賜手教伏讀感懼  
不知所言又得本府韓尚書報朝廷以熹未敢受祿之故申飭  
所司特給符券府司既受而行之矣此非明公矜憐之厚則亦  
何以得之自是以往不惟得以少追溝壑之虞抑使躬悴孤蹤  
不以矯異詭激得罪於公正之朝為幸大矣惟是支離伉拙無  
由進趨賓客之後白鳩愚頓以報萬分伏惟明公深以平生所

學為念仰體聖天子所以圖任仰成之心端本清源立經陳紀  
使除邪退聽公論顯行則羣生蒙福海內幸甚熹不勝瞻望倦  
倦之至

答龔參政書

伏自去春拜啓之後不復敢貢起居之間蓋懼瀆尊之咎亦避  
援上之嫌其於瞻仰之私則不以一日而忘也茲蒙賜之手書  
眷撫甚厚區區感激盡不勝言惟是恩除過望深所未安此雖  
參政記憐疇昔有以及此然熹之平生有志無才少容多忤參  
政固所深知顧乃以是處之似恐未得其適也數年以來私自  
揣度決無可用於世重以前歲目受朝廷寵褒惠養之恩其義  
不容復捨退閒起趨名宦非惟自處已審至於友朋之論亦皆  
以謂必其若此庶或可以少補前日冒受之非也敬以公狀申

書劄卷二

堂伏惟矜憐早為敷奏如其所請或令仍舊充備祠官則熹之  
受賜亡涯矣熹其勢終不可出萬一未蒙俞允必至再辭竊恐  
迫阨之甚言語粗率有以自取罪戾者參政必不欲其至此幸  
早圖之所以記憐擁護之恩宜無大此者焉伏惟留慮千萬幸  
甚

答陳秘監書

熹憂患餘生屏處田野瞻仰重望蓋亦有年顯晦殊途無由微  
聲于下執事茲乃伏辱不鄙而惠以書喻以恩除之意且連其  
來眷予良厚顧惟衰賤無庸久絕榮望於此有不獲承命者已  
具公狀哀懇廟堂所示劄劄亦已送本府寄納矣衰疾杜門瞻  
望無日鄉風引領不勝依依

與傅潛書

烹竟不免真有前日之命皇恐失措冀公以書付陳舍人遣人以來此意雖厚然烹出處之計已定於前歲受官之日矣至此不容復有前却已具狀申省及以告劉奇納軍帑乞賜台判送下幸甚官親恐合日下解罷俸給亦乞住勘爲幸冀公亦有書至門下還書之際幸略及鄙意蓋終不可復出者異時復得舊物或奉香火於幔亭之祠以畢誅茅夕陰之願於烹足矣若迫之不已必發其狂疾却恐倍費調護不若及此而棄之之爲全也烹申省狀已極詳備不復爲第二狀之計矣用此進呈少假一言之助其勢可以一請而遂切乞力爲言之盡此底蘊千萬幸甚

與呂伯恭書 丙申以後

書劄卷二  
竊六月初始得離婆源扶病觸熱幸免他虞到家未幾忽聞除

命出於塗外不知所爲然向年所叨異恩已是朝廷愍勞惠養之意况今又兩三年精力益衰豈復尚堪從官不免復以此意辭當以力請必得爲期耳昨日得韓文書遺時未有是說然見人說韓文嘗於榻前復及姓名勢必緣此若然則是向來哀懇都無絲毫之功足見平生言行不相副無以取信於人如此使人皇恐無地自容向來自受恩命已是辭却一年復來見無收殺又思此既是朝廷美意又直許其退閑於理疑若可受故不能終辭然朋友四面之責已不勝其喋喋况昔已辭彼今復受此則是真爲望阿無復廉耻雖有子貢之辨亦不復能自明矣在烹一身固無足道然區區自守畧已半生辛勤勞苦無所成就今日韓文又豈忍必破壞之邪况世衰道微士大夫假真售偽託公濟私者方繁於世若又開此一塗使清官美職可以

從容辭避而得年除歲遷何所不至則是此弊由烹致之平生所以自任者雖不足言然又不至如此之輕實不忍以身啓此弊爲後世嗤笑已作韓文書懇之幸因書更爲一言使其察此衷誠力贊廟堂因其辭避早爲寢罷不使蹤跡布露反取譏詞則拙者之幸也又况如老兄者未忘經世之心而又富有其具乃未收用而使此荒拙猥在其先此又豈所宜邪年來百念俱息唯覺觀勝已奢警益之樂爲無窮何時復奉從容豁此意耶又向來見人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爲樂勝之爲喜近來唯覺彼之迷昧爲可憐而吾道不振之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己耳此不知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情性之正也向見吾兄於儒釋之辨不甚痛說此固爲深厚然不知者便謂高明有意陰主之此利害不小竊近日見得學者若於此處見得不分明便使忠誠孝友有大過人之行亦須有病痛處其爲正道之害益深正當共推血誠力救此弊乃是吾黨之責耳

與呂伯恭書

區區出處之計極感誨諭異時難處亦深慮之但目下便有許多間阻使人難於進退平生多所愧耻於此自信未及打不過耳又更有一二事平生自知無用只欲脩葺小文字以待後世庶小有補於天地之間今若一出此事便做不成設使異時收拾得就將來亦無人信矣又今日諸公推挽之意人人知之若到彼之後所見一有不同便爲背負知己如陳了翁事亦是賢者之不幸非其所欲也若每事唯唯緘默隨眾則其爲負益深又非鄙性所堪然則亦何爲必出以犯此數患乎今日聞元復獲昭之命使人感傷渠亦正坐當時不量諸公相知之淺深遂

之同異故後來不免紛紛之論耳康節之慮前此固嘗講之  
所以受却前年恩命亦政為此然曾不足以止今日之所蒙者  
而或反以為梯此又豈計慮之所及乎猜阻之患亦深憂之但  
既出之後或有妄發不能自己處則其為猜阻益深耳前日  
龔參自以書來當時煩擾中答之不盡此意且久或別以書言  
之今日且望老兄以此兩書曲折盡達韓文今日別無醫治方法  
只有早聽其辭便自帖帖無事若更降指揮一下一上則干冒  
類煩傳聞廣而議議多必別致生事矣憲祠官向滿方慮未敢  
再請只得再差一次為幸甚厚此外實不敢有一毫意思也前  
書勇往之說以今觀之又似舊病依然畧未痊減一二分易言  
之責深以自懼耳

答韓尚書書

書劄卷二

六

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自視  
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為然竊妄意此必尚書文過  
思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遷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傳文亦以所  
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  
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竊猶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  
回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  
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已志所願欲者不  
過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誦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  
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  
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  
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  
實而欲假以閱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授

書劄卷二

十七

間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為是足  
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  
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憾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變  
不然者竊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憲之獨介迂疎不能俯  
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  
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  
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竊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  
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為群小嘲笑之資且憲之私願所欲  
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  
以為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况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  
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  
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為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駸縱  
史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  
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竊  
者向既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  
豈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  
也近世以來風頹俗靡士大夫倚託欺諛以取爵位者不可勝  
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憲適不幸諸公必欲彌之使充其數豈  
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  
而嗤鄙之也且憲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  
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遊談大為引重而其要歸成効則  
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憲所不能識且復竊  
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  
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

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前日所報大參書，怒怨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借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冀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寤，則願因其請，免復異詞。官之秩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為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既作，然後棄之乎。瞻望門墻，無由遵侍，情意迫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

與龔參政書

熹衰陋亡庸，誤蒙引拔，自知不稱，嘗力懇辭，未奉命，音祗增震懼。今再有狀，欲望哀憐，早賜敷奏，施行則熹之幸也。抑又有以聞于下執事者，熹自幼愚昧，本無宦情，既長，稍知為學，因得側聞先生君子之教，於是幡然始復，誤有濟時及物之心，然亦竟以氣質偏滯，狂簡妄發，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落落無

書劄卷一

六

所諧，偶加以憂患，心志凋零，久已無復當世之念矣。而明公乃欲引而致之，搢紳之列，不識明公將何所使之也。使之隨群而入，逐隊而趨，耶則盛明之且多士，益庭所少者，非熹等輩也。使之彊顏苟祿，以肥妻子，耶則熹於飢寒習安已久，所病者又不在此也。且必無已而使之，得以其所聞於古而驗於今者，故其愚於百執事之後，則熹之所懷，將不敢隱於有道之朝，竊料非獨一時權倖所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必不以為狂而斥之也。由前二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後之說，則懼熹之殺身無補，而反得罪於明公也。意迫情切，言不及究，伏紙頌越。

與龔參政書

竊伏田里，仰依大造，自頃拜勅奉祠，以書陳謝之後，無故不敢輒通牒，敬以犯等威區區，第切瞻仰。茲者竊聞還政宰路歸

榮故鄉行道之難，不無私歎。然意者必得參候車塵，瞻望顏色，以慰積年引領之懷。而卧病田間，偶失偵伺，遂乖始願，尤劇惘然。獨念頃歲黃亭客舍，拜違左右，屈指於今十有五年，其間事變反覆，何所不有，而其不如人意，使人悵悵不能無遺恨者，則已多矣。憂患之餘，衰病零落，雖已無復當世之念，然私所幸願，猶冀天啓聖心，日新厥德，公道庶幾其復，可行乎。明公強食自愛，應之於後，以遂初心，則海內幸甚。行良苦，引首馳情。

答陳丞相書

熹昨罹私擢，仰勤吊恤，拜啓還使未足究盡鄙懷。方欲別伸問訊之禮，忽聞拜章公車，祈就閑退。聖主重違明公之意，峻其班秩，而後賜可，竊自惟念雖與一道窮民，同失膏雨之潤，不無悵悵然想稅駕里門，雍容就第，超然事物之外，其樂有不可涯者。

書劄卷二

九

至於聖主不忘之意，則又海內搢紳之所共慶，而熹之恩，昧竊獨深，有感焉。蓋今時論歸趨，益異於前後，來諸公未見卓然有可望以回天意者，有識之士日夕寒心。明公受國家大恩，起布衣至將相位，尊祿厚，德流子孫，今又為聖主所優尊，士大夫所歸鄉如此，豈豈以一身之樂而忘天下之憂哉。伏惟高明深念此意，亟於此時反躬探本，遠使親賢，以新盛德，廣賢業，庶幾異時復起，有以格君定國，刻弊錮疑，慰斯人之望者，千萬幸甚。

與陳公別紙

前幅所稟親賢遠使之意，蓋已屢資鈞聽，然似頗未蒙深察，懷不能已，輒復陳之。蓋在今日此事利害尤不難見，惟試思平日所以願忠於國者云何，而反求諸其身，則其得失之數隱然心目之間矣。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况欲格君

心以救一時之禍此豈細事而可不責之於吾身積之於平日而苟焉以一朝之智力圖之哉

與陳丞相書

竊聞鈞飾尚留上饒不審幾日遂東所以反覆啓告之方必已有定論矣但竊竊料比來言者指陳闕失白發姦欺不爲不盡而未有開悟之益正坐不正之於本而正之於末不求之於理而求之於事不言所以增崇聖德紀綱政體之意而惟詳小之過惡是攻此其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少者與伏惟高明深察乎此而有以反之庶乎其有以慰天下之望也蓋不惟元老大臣所以告君之體當然顧其理勢攻之於彼不若導之於此之爲易誦衆人之所已言不若濟其言之所不及者之爲切也鄙意如此而不能達之於言不審相公以爲如何數日道間竊窺日

書劄卷二

三

用之妙其忠誠博厚之意蓋盎然溢於容貌詞氣之間知數年以來所以進德者如此其深且遠也以此感物何往不通况吾君之聰明而又助之以海內忠臣義士之心乎願相公益勉旃不幸而不得其言則不可暫而立其位也

意前幅之尾所稟尤願垂意蓋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得施於時而猶在是異時猶可以有爲也不合而苟焉以就之則吾道不惟不得行於今而亦無可望於後矣此其機會所繫不淺豈愚不肖又病且衰蓋已決然無復當世之願顧其痛心疾首所不能忘者獨在於此前日雖嘗言之然自覺有所未盡故復喋喋於此忠憤所激至于隕涕伏惟相公念之

答呂伯恭書 戊戌

中雨辱手教獲聞適日秋清尊候萬福感慰之至但所被恩

命以烹之資歷分義精神筋力皆無可受之理雖感君和洽謙之意重以仁賢說誘之勤終未敢起拜而恭受也申省狀已附遞回付奏即副本錄呈叙說雖詳然似無過當之語只是須如此說方盡底蘊耳如以未安幸爲却回仍別爲作數語見教庶幾可以無忤若只意自作終只有此等詞氣出來也觀此氣象豈是今日仕途物色當路者必欲彊之大是遠才易務矣區區之志狀中備見更有一事自數年來絕意名宦凡百世務人情禮節一切放倒今雖作數行書與人亦覺不入時樣唯在山林則可以如此恣意打乖人不惟責一日出來作郡承上接下豈容如此又已慣却心性雖欲勉強亦恐旋學不成徒爾發其狂病此是一事又數年來次輒數書近方畧成頭緒若得一向無事數年不死則區區所懷可以無憾而於後學亦或不爲無補

書劄卷二

三

今若出補郡吏日有簿書期會之勞送往迎來之擾將何暇以及此因循歲月或爲終身之恨而其爲政又未必有以及人是其一出乃不過爲兒女飢寒之計而所失殊非細事此皆未易與外人道故狀中不敢及之只欲老兄知之更爲宛轉緩頰使上不得罪於君相下不見疑於士大夫足矣扶掖導養之功正應於此用力想不以爲煩也於路未敢作書煩爲深達此意只俟此事定疊再得官觀如舊便自作書謝之也武夷今冬當滿今既未受命亦未敢便落舊衙但未敢請俸耳或恐得祠別有所加此亦決然難受亦可微詞諷曉之免臨時復紛紛也千萬留念至懇至懇保全孤跡使不至踈脫深有望於高明也烹來日出紫溪迎哭劉樞之極昨得其訣書猶以困耻未雪爲恨亦可哀也賸行其冗又急遣回遞中草草作此殊不盡意八月十



之日上狀不宜喜頭首再拜

子重不及拜狀昨日亦嘗以書附政和行者想未能即達也  
此事亦告調護得免疎脫朋友之賜厚矣欽夫久不得若彼  
想時問問也王程驅迫不得少休聞此尤使人怕出頭耳

答鄭白明書

副封曩恨未見今茲幸得竊讀感歎之餘歛衽敬服嘗竊論之  
以爲非獨忠諫懇切有以過人於才辨智畧亦非人所能及不  
知劉元城陳了翁輩如何爾上聖聰明開納如此一旦感悟去  
鼠輩如反覆手耳太平萬歲雖老且病尚庶幾及見之幸甚幸  
甚補郡懷章雖鬱公議然得以此閒暇進德修業益懋久之  
規天意亦有非偶然者矣更願深自培養以厚其基篤志講學  
以潛其源使誠意充積而鋒穎潛藏義理著明而議論條暢則

書劉卷二

三

一日復進而立於朝其所以動竊啟發者夫不但如今日之所  
就而止也蓋前日文字固爲剴切但論事多而論理少數羣小  
之姦欺雖詳而於人主之所以端本清源修德立政之意有未  
備也此其所以然者失於逆料聽者謂之迂濶而不敢言亦自  
於此理講之未精不免於自以爲迂濶而不足言也兼今日之  
病只此一病最大若藥之未効則其他小小證候不必泛投湯  
劑以緩藥勢而欲攻此病所用之藥亦須一君二臣三佐五使  
多少緩急次第分明乃易見効今既雜治他證而所用以攻病  
根者又未免互有得失亦已嘗爲令弟言之歸當一一稟白不  
審尊意以爲如何衰陋不足以及此猥蒙不鄙見使與議其間  
亦私感時論之至此不覺顛倒而忘其愚耳此外則伯恭所告  
讀書取人之意亦所宜深留意者蓋吾人所立已如此使天

於右宋則已若有此意異日之事豈得而辭其責哉然則今

日吾人之進德修業乃是異時國家撥亂反正之所繫非但一  
身之得失榮辱也惟高明深念之然講學之方未得而論猶頗  
以爲恨也陳丈此行所繫不輕待於下流不勝日夕之拳拳也  
意之出處不足爲時重輕諸公或聽其辭固幸不爾則受命而  
復請祠又不得則當申密奏事以卜可否又不得則引疾丐閑  
此於進退固自以爲有餘裕者未嘗老兄以爲如何若終身不  
出之計則自祿不逮養之時已決於心懷矣今亦不敢固必且  
得隨事應之耳但申審狀中欲少露久違軒陛願得一望清光  
之意使知本無羞滿詔除之心不知可否幸爲籌度留數字於  
曹晉叔處令尋的便附來見教爲望或不必然即只依常格寫  
去也似之文字果佳甚慰人意老兄亦當勉其進修以俟時也

書劉卷二

三

向來一番前輩少目粗有時望晚年出來往往不滿人意正生  
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少有所立即自以爲事業止此  
更不求長進了荆公所謂未俗易高險塗難盡者亦可念也人  
材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卽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  
此亦吾輩將來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  
爲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間也陳侯官處更有胡明仲侍  
郎史論議論亦多切於事理不知嘗見之否若未可就借看發  
人意思也

昨得都下知識書云伯恭說意不必請對此其意蓋恐喜復  
以抵觸得罪沮壞士氣此意人少識之者只似喜偷得差遣  
做一般伎意固善然恐不可承用也如何

朱文公書劄卷三

書劄 時事出家

與史丞相劄子 南兼任內  
已亥以後

熹申謝常禮已具公函候問勤誠又見前幅不敢復有陳及以  
恩鈞聽唯其愚戩之鄙懷則有不得不為執事言者熹伏自項  
者誤蒙陶鑄懇辭不獲不敢履瀆朝聽即已力疾上道來見吏  
民違負初心已積慚憤而閑放之久驟嬰吏役觸事涉塞復有  
血指汗顏之差加之仇拙有素不能俯仰流俗雖欲抑而為之  
念已不入時宜輒復慨然自廢計此孤危竊恐未敢告去之間  
已不免於彈射之禍矣在熹愚戩不足深借所可惜者明公薦  
延海內名士今無得立於朝者甚或重遭詆毀被以惡名而去  
若又以熹之故重為門牆之辱則於私義誠有所不敢安者切  
望鈞慈早賜垂念使得先駭機之未發而奉其不肖之身以歸  
老於故丘則明公之賜之厚又百倍於前日之所蒙矣冒昧感  
尊伏增恐懼至於病衰目暗作字草畧并冀寬度有以亮之幸  
甚幸甚

與王樞密劄子

熹申謝常禮已具公函候問勤誠又見前幅不敢復有陳及以  
恩鈞聽唯其區區之鄙懷則有不得不為執事言者熹伏自錫  
山拜領鈞翰之賜開覽詳悉愛念良厚遂不敢復請謹已力疾  
來見吏民違負初心已積慚憤而閑放之久遠從吏役觸事涉  
塞復有血指汗顏之差加之仇拙有素不能俯仰流俗雖欲抑  
而為之念已不入時宜不忍徒變所守輒復慨然自廢計此孤  
危竊恐未及引去之間而已有或擊之者雖欲氣夜究心謝求

民瘼為此一方除深錮之害與久遠之利以副聖上特達之知  
蒙公薦寵之意亦不可得矣有少文字託潘郎中袁寺丞而稟  
若蒙矜念早賜宛轉使得先駭機之未發而去之則熹之受賜  
又不啻前日之所蒙矣自瀆威尊伏深戰栗病衰目暗午晝不  
謹并乞矜恕

與袁寺丞書

熹失計此來無可言者初若稍可支吾亦不敢必為去計今內  
則精神昏憤兩目生花白晝對人往往坐睡而省閱文案簿書  
決遣之際為尤甚此一當去也外則財用耗竭支遣不行性本  
踈拙不能稽考收拾恐更一二月轉見狼狽此二當去也至於  
刑獄最是重事而一經監司何問官吏便欲望風希旨變異情  
節則是此事亦復不得自專此三當去也鄙性伉直不能俯仰

書劄卷三

所以怨飢杜門不敢萌仕進意今行年五十乃復變其所守為  
此睢盱以求苟免於譴辱中夜思之既以自愧而當其俯仰之  
時大悶不聊深恐不能自抑而忽發其狂疾此四當去也到官  
兩月思歸之情不能自關往往無口不發於言語書問之間官  
吏知之亦不復以尊重難危見期所以號令不行財賦不辦而  
熹以一身孤客於此攜小兒甥在此無婦女看當無日不病熹  
時又須自視問其醫藥家中碎小想兒無人收拾亦復不成模  
樣業已不為久計又不容復往般取以耗公家此五當去也業  
前作書從班言路請公此非所憚但初意只一二月間便去故  
不能虛為此以違素心今既不能得去又有所奏請事勢須關  
白已不免作書與之但言語拙直不能婉順其間未必不有觸  
其忌諱者或反以速其抨彈亦不可知此六當去也向來關中

私竊有所論者自謂庶幾可以傳前聖之心開後學之耳目一非細事今既來此無復功夫可以向此而衰困湖盡與死爲鄰萬一溘然於此則此事遂成千古之恨非獨燕不瞑目而已也此七當去也當去之事畧數之有此七條其他曲折不暇備舉熹亦已有書懇諸公可憫然又不敢盡言此意只告尊兄力爲一言使必從所請乃千萬之幸大抵自度材力事勢祠廟之外不選甚差遣都做不得小卽小狼狽大卽大狼狽遠卽遠狼狽近卽近狼狽諸公儘相哀憐必欲扶持而全安之豈應使至此極耶幸以此意極力盡言使不至於再請以煩尊聽則大善不然繼此亦須有請但恐前所陳者忽有一事不恰好則諸公雖欲曲相維持亦無所用其力耳

與曹晉叔書

書劄卷三

熹此既多病而郡中窘闕外縣廢壞本初不爲久計不欲深料理今決不容久安前月未已上刷請度更半月必有報萬一不遂不免再請以必得爲期耳學中時到今已漸有能致思者但恨非久客不能盡所以告語之意慮早亦唯三峽玉淵爲最勝然暫遊不效宿從很多不無勞擾亦不敢數出也作官不好相此可見山亦不可得遊而况其他乎谷簾遠未能至但飲其水信佳恨遠不能奉寄以助甘旨之奉耳趙丞書掩以附的便渠前日遣人來有書今却附納直卿已歸所與之書亦回納也周子一冊二圖已就令內去又一本寄伯謨不及別書便中承書甚慰意也子澄近到此相聚甚樂謨知之

與楊教授書

熹昨日面懇寢罷鑊飯事未蒙深察竊自愧恨誠意不孚言語

不足以取信於左右欲遂息照則事有利害不容但已須至再有塵瀆蓋茲事之不可者四而長者之未喻區區之心者一此書雖多前賢之說而共去取盡出鄙見未必中理或誤後人此不可之一也政使可傳而脩改未定其未滿鄙意者尚多今日流傳既廣卽將來蓋棺之後定本雖出恐終不免彼此異同爲

才之恨此其不可之二也丞爲長吏於此而使同官用學

糧錢刻已戶若之書內則有朋友之無責外則有世俗之譏嘲雖非本心豈容自辨又况孤危之縱無故常招吻唇今乃自作此事使不相悅者得以爲的而射之不唯其啾喧咕囁使人厭聞甚或緝以成罪亦非難事政如頃年魏安行刻程尚書論語乃至坐臧論此不遠之鑒此其不可之三也近聞婺源有人刻熹西銘等說方此移書毀之書行未幾遽自爲此彼之聞者豈

書劄卷三

四

不怪笑其被毀者豈不怨怒此又使熹重得罪於鄉黨宗族此其不可之四也昨日蓋嘗以此爲懇而執事不深曉直以熹爲謬爲謙遜者熹之不得已而爲此書其不遜甚矣正以非其一時苟作之文是以謹之重之而不敢輕出而平日每見朋友輕出其未成之書使人摹印流傳而不之禁者未嘗不病其自任之不重而自期之不遠也區區於此實有廣已造大之羞而執事者反謂其謙遜而爲此不情之語其不相察亦甚矣愚意迫切不得不力懇於左右幸辱矜照一言罷之其所已刻者熹請得以私錢奉贖毀去而其已置之版却得面議別刻一書以成仁者開廣道術之意自不失爲善事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專此布露切冀痛察

與臺端書

喜未見顏色比輒妄以名姓自通方以借漢自咎乃蒙教答又  
枉手帖之誨降屈威重謀及疎遠此古人之事而執事者行之  
甚盛甚盛頌喜之愚不足以當之然取無謂以對蓋嘗竊謂欲  
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功之緩速制藥之寒  
溫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  
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之顧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伎  
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事有廉靖貞孤之操擇真諫垣納  
用其言屏去姦惡皆所謂膏肓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  
心蓋已深悟隱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  
事之心所以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為之兆耳其必將有以謹  
之則夫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累月未有所聞則  
又懼夫二豎子者知良醫之傷已而先為術以去之以是憂疑

書劄卷三

五

不知所定尚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臺端之重  
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足以少慰士大夫心然意之愚  
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自為謀者必將  
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何以處之蓋伐  
木而翦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  
金鼓耀戈甲而譟呼以逞虎不若乘其方避而擊之之速也今  
執事則既撼而覺之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怒怒冰裂之  
勢喜竊為執事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  
非罪惡不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  
檢而問者議臣乃復扶掖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糾則宜矣  
唯其日侍燕閑逢迎趨使使人士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  
之言不得以進徂於甲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斯賂公

行姦邪堵立蓋凡所以為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日傾月壞而上  
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深為  
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為罪揚於王庭深養聖主去  
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并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  
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太平萬歲喜雖不武尚能為執事誦之  
不識執事亦有意乎熹比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畧為明主言之  
矣顧疎賤之言未足取信而或以取辰謹已束裝恭俟嚴譴惟  
執事者母以為戒而亟深圖之則天下幸甚亟遣此人專此布  
稟交淺言深分疎禮簡蓋區區之心深以古人之事望於執事  
而不復以世俗之常態自疑伏惟深察然此書也一讀焉而采  
其意然後削而投之火中不足為外人道也引領臺寺不勝奉  
拳

書劄卷三

六

小帖子

此事所繫不輕共成否不可必但義所當為有不得而避者  
願早決計萬一不濟此心固無負於幽明四方忠義之士必  
有聞風而興起者直言日聞聖主之心終必感痛矣葵藿野  
心言及於此不勝憤激痛恨之至

與白圭甫帥書

似聞戎車將有湖廣之役不審定以何日戒途伏計運籌決勝  
自有成筭跡遠不當僭有所陳然慕用之私懷不自己輒效其  
愚惟高明裁之喜生長閩中又嘗試吏泉漳之間其地密迤江  
西頃歲山寇出沒之處紹興十八九年間朝廷屢遣重兵卒不  
得志甚者至於敗餽狼狽不還及後專委陳太尉第招募土兵  
而後克之所謂左翼軍者是也蓋此輩初無行陳部伍憑恃險

阻跳跟山谷之間工得用其長技而官軍乃以堂堂之陳當之地形兵勢凡彼之所長者皆我之所短是以每戰而每不勝近者茶寇形勢正亦如此所以江西官兵屢為所敗而卒以鋒攻死之兵困之此往事之明驗也竊計今日湖廣之寇正亦類此嘉願太尉養威特重擇形勝之地堅壁以待之而廣募土人解兵厚其金帛結以恩意使之出入山林上下溪谷以與此察從事則彼之長技正與賊同又倚太尉之威聲以順討逆彼假息遊魂之衆亦將何所逃其命哉嘉書生也輒語兵事近於督率而可笑然私心惓惓竊恐太尉不勝忠義奮發之心直欲以輕兵銳進深窮巢穴草薙而禽獮之則非計之得也大率東南形勢絕與西北不同願更博訪而審度之以圖萬全之功則區區之望也仰恃知照敢布陳之以俟采擇惟不以其狂妄畏怯而鄙棄之則幸甚幸甚

書劄卷三

七

與王漕劄子

嘉輒布誠細仰濟台聽嘉比蒙聖恩誤膺郡寄懇辭弗獲亦既視事唯是小邦民貧財匱歲必乏數月之糧嘉到任以來官兵廩給全無顆粒可以支遣究原其弊緣本軍三邑所管苗米止四萬六千餘石每年科撥起四萬外餘米亦係使臺盡數刷發如此則本軍將何所取以供用度較之旁郡如饒池州皆自存留贍用官兵米數獨本軍先來有失申請存留支遣况今來除上供已起外自餘未發米數係諸縣先因早澇有逃移死亡及零殘拖欠無戶可催之數縱有催到非惟不多又且累政隨即借兌目今虛掛欠藉用敢輒拜公牘肩浣控告欲乞台慈俯體適者聖詔丁寧之意計盈虛通有無將淳熙三年四年五年未

起零殘之數悉從蠲免繼自今以往亦乞存留以為贍用官兵之費高明必有以矜憐之與其留腐倉庾終為後人之妄費孰若使千里並受其賜而民力不至於重困耶惟執事圖之干冒台嚴不勝恐悚

與顏提舉劄子

嘉昨者輒以撥米干冒台聽仰荷矜憐俯從所請然顯俟久之未蒙明文行下今復專人具稟欲乞台慈特照舊例早賜開允不勝幸甚復有少稟本軍米解舊來多就建康交納近一兩年忽蒙使臺改撥入都不唯小郡頓增水脚之費無所從出而舟船艱得裝發遲緩盤剝留滯耗折百端於事有甚不便者今亦有狀中稟乞賜台旨只令赴建康府交納儻蒙垂念不勝厚幸

與顏提舉劄子

書劄卷三

八

嘉不揆疎遠流賤之跡自到任來數以職事仰干台聽例蒙矜照感幸已深惟是至今未被明文行下竊與一郡官吏軍民同切翹盼以俟嘉命今此又有所稟仰祈恩施內循進越不勝恐悚嘉昨以星子一縣稅錢偏重奏乞蠲減亦已具申聞矣今聞府旨已下使臺竊惟聖天子明目達聰之意雖不聞於芻蕘至於其所決然取信而亡疑則在明使者之一言耳欲望台慈早賜垂念遣吏核實具以上聞使一方疲瘁遺訊遠霑仁理之休澤不勝幸甚至於前請亦乞始終大賜以慰顯顯之望千萬幸甚

與顏提舉劄子

嘉瞻望使臺無由伏謁傾仰不自勝長至節臨又不獲奉賜群走之後九切馳情已具公牘備慶竊惟清名重德士論所歸

茲剛長之辰固不待祝而諸福朋來也茲非者使還蒙賜手教復以標準新圖魯公舉帖爲規尤荷不鄙之意前此因遣牙吏部綱嘗具稟劄畧陳固陋計今當已徹聽聞矣恐或未安更望垂誨幸甚幸甚撥米二事仰荷台念感激尤深竊和之請亦當已蒙施行矣區區衰拙不堪爲吏強顏於此百事曠廢若非明使者矜而容之種種假借久已罪去矣復有少怨別紙布之伏乞台照

與顏提舉劄子

熹復有少稟敝郡今秋少雨晚田多旱除星子都昌多是早田被災處少唯有建昌一縣晚田數多前此失於訪問遂速檢放之限近因遣佐官行縣乃知其實則又不容坐視已具奏聞及申使司而熹已具狀申省自劾矣見亦一面遣官行視俟見分數當復兵申使司得賜矜從畧與減放不勝幸甚星子王令老成篤實邑人甚愛之同官中如其比者蓋少也小郡荒涼人材衰乏同官中可任者不過三數人其間又有有材而過當其他則又難言所以凡事費力不能備人意誠無心顏久尸榮祿自劾之請既上即束裝以從罷遣矣每荷垂念故敢并及之

與執政劄子

熹昨以疾病侵凌不堪吏責屢以祠官之請冒瀆朝聽伏蒙鈞慈垂念未忍棄捐不惟發教下臨慰藉勤懇至於士友之間傳道所以誨飭存撫之意又詳諄焉自惟疵賤何以堪之感激之心無以爲喻自是遂欲勉竭頓首以仰答恩私意謂姑使上不得罪於朝廷下不得罪於百姓則亦可以少延時月徐罄前懇而山野愚膏不能斟酌事宜近因屬縣早傷失於檢放加以

催科不無迫擾遂致人戶流移怨譟蜂起仰惟朝寄本以爲民時節素心亦期及物今乃一舉而兩失之日夕憂愧疾病益侵勢恐不堪復加勉勵不得不早爲計謹已具申都省欲望鈞慈特與敷奏細削罷遣以謝無告之民喜雖飯疏沒齒何敢有怨或蒙矜憐曲加全護使其仍得祠官之祿以終餘年則其幸抑又甚矣干冒崇嚴不勝戰栗

與丞相劄子

熹輒有危懇仰干洪造熹昨蒙誤罪以符竹自度踈野不堪委寄累辭不獲黽俛就事今十閱月矣惟念君相所以眷顧使令之意不敢不竭驛頓以圖報稱而材力有限疾病相仍形甚心勞卒無善狀政荒財匱歲惡民流自去秋以來知舊往來涉其境者問於道塗黃童白叟無不愁歎蹙頞或苦其刑政之苛

書劄卷三

十

或病其征賦之重以至流聞遠邇亦莫不然貽書譴責提耳告戒者殆無虛日以故去冬嘗以公狀申省自劾又以劄目哀鳴冀得早蒙敷奏亟賜罷免而鈞慈含覆未遽矜從踈遠賤微何敢固必謹以抑心自強祇服官次不敢復有所言矣而一二月來國言愈甚士友之責愈深使人日夕憂惶不知所以自處夫爲政而不宜於民爲所厭苦至於如此誠無心可居官府無顏可食俸祿不免復冒威嚴再陳請而後竊惟其官終欲曲賜保全不忍以其罪戾之跡聞於天聽故於公劄更不敢具述如上曲折備蒙俯筭得以病免其何幸如之仰瀆高明俯伏俟罪

與丞相別紙

熹區區愚懇已具前幅復不自量輒有踴進之請忘其罪戾敢私言之熹愚昧之資少即踴悔書史之外酷好山水今以某官

化之力乃得爲吏慮早之下其丘林泉石號爲東南最殊勝處固已私慙所願而去歲勞農山間又得所謂白鹿洞者溪山遶密林趣茂美尤有幽絕之致熹惟是雖避僻而實先朝所嘗留意不當廢墜至於如此乃卽其處復立七架小屋五間亦已具狀申省矣因竊妄意以爲朝廷儻欲復修廢官以闡祖宗崇儒右文之化則熹雖不肖請得充備洞主之員將與一二學徒讀書講道於其間庶幾上有以訓知遇使令之意下有以遂其平生之懷若復更蒙矜憐假之稍廩畧如洞官之人則在熹又爲過望而於州縣亦不甚至有糜耗顧以事體希瀾言之若草野而倂侮者是以不敢輒具公狀申聞惟冀鈞慈深察愚悃都俞之暇因事及之萬一可從則熹之受賜爲不淺矣狂妄之罪亦惟有以寬之

書劄卷三

與王樞使劄子

熹不避狂僭瀆尊之罪復有迫切之懇須盡布陳熹素愚昧不曉物情加以閒散日久尤不諳悉事至此將及一年凡所施爲雖不敢不竭愚慮而所見乖謬動失民和四方士友賚書見責者積於几閣不知其幾而前件陳克已者尤其詳盡其間歷數謬政無一可者迹其所聞皆有實狀區區鄙劣亦豈不欲痛自矯厲以補前愆而精力凋殘已有所不能及者矣竊以爲此非姦民猾吏流言飛文之書乃出於相愛慕來問學之口尤足取信故敢冒昧繳連陳獻若蒙鈞念得以備呈東府兩公庶幾有以察熹前言之非妄者早爲開陳亟賜罷免或如前兩劄所請者則熹猶可以不重得罪於此民而此邦之人猶可以安其生業而免於流亡死徙之患不勝幸甚干犯煩仍伏紙尤增惶恐

越

與丞相劄子

熹仰詩知照忘其罪戾猶復別有私懇輒以仰干鈞聽熹近因尋訪得白鹿洞故基稍加興葺已具曲折上之尚書矣今以罪戾義當自屏而狂妄進越猶欲並緣此事輒有私請蓋熹前幅所懇二端竊計必有一遂若直蒙賜以罷免則固無復致有所言若以洪私曲被使得復備洞官之列則熹竊願丞相特爲敷奏舉先朝之故事脩洞主之廢官使熹得備執經焉而其辭畧比於洞官則熹之榮幸甚矣蓋與其使之以崇奉異教之香火爲名而無事以坐食不若脩祖宗之令典使之以文學禮義爲官而食其食之爲美也熹遠外之職率易及此誠有草野之悔之嫌然其實亦朝廷正名革弊之一事竊惟聖君賢佐必垂察焉是以敢冒言之

書劄卷三

與曹晉叔書庚子以後

熹求去久不獲近忽得機件及一二知識報諸公已有見許之意其說可笑會前數日已遣人行投此機會勢必得之曾原伯亦許爲致力也但聞敬夫病殊可憂前此得請意欲一往視之若見歸湖南卽自江西便道以歸也此間謬政想亦傳聞近得陳勝私書責以煩刑暴斂數條已封與王季海託其轉呈東府矣今但得脫去爲上更不論此是非虛實也季通子直到此相攻亦甚力次第不虛傳也劉公度來此不能久居其氣質不易得也德廣爾家於此暫歸臨江矣東老可傷此人行遠未暇致奠因見其于幸及之擇之書角煩付往近刻康節書納一本他無可寄也



答黃教授書

烹無狀居此一年有餘率意直前不能遺道干譽得罪於士民多矣請罪雖已報聞然且夕自當以他罪行遣不至久為仁里之害也示喻曲折深荷愛念然必欲使烹餒虎狼保養蛇蝎使姦猾肆行無所畏憚而得歌頌之聲洋溢遠近則亦平生素心所不為也姓高人事文叔在此備見首尾此而可恕則亦無以官吏為矣至如木炭錢事亦是州郡所當為而幸上司之見聽方恨不能推類盡蠲苛擾初不以是而求歌頌於斯人也此錢都呂所減獨多又是毛椽考究之力此人固有過當處然細詢田野之言而考之案牘以求其實則前日銷骨之畏亦云甚矣此舉錯在直之間所以難明非有道以照之則所自謂公正者未必非私意之尤也區區不喜自辯又於老兄不可有隱情

書劄卷三

三

故久不知所以為報今偶有便信筆及之非欲較比是非亦欲老兄深察於公私名實之間而真得其所謂本心之正耳太極之說甚善南軒遺言兩句不知其本文上下所指何事俟更問之定叟也

與江東陳帥書

茲者伏審榮被明綸進班亞保竊惟明主思賢念舊之意可謂盛矣然使相公尚滯滯服而未得究其輔贊彌綸之業則海內有識之士猶以為恨抑無故而驟遷在彼權幸籠利之臣則可而施於相公則於四方之觀聽亦不能無所疑也不審高明何以處此烹則竊為門下憂之而未敢以為賀也茲承鈞慈遠賜手書竊審嘗欲有所論建自以文不逮意而罷烹於是竊為門下喜焉而敢冒進其說夫諫說主於忠誠不尚文飾且今日之

言有不可緩者猶救火迫亡人也况以相公之忠義懇切豈真

以文不足為病而怠於納諫者哉亦曰將有待而言之耳夫苟誠有待而言之則其所待無有大於今日之所遭者願相公因辭謝之章而因有以附見其說不必引據鋪張不須委曲回互直以心之所欲言時之所共患者條件剖析為明主言之其所病者乃在於文之過而不病其不足也幸而聽從天下固受其賜而相公之榮豈止於今日不幸而不入則相公辭受之決亦不難處矣夫今不言於天下之事固失其機而在我者不無昧利之嫌一旦雖欲復有所言人亦莫之聽矣長孫無忌之事與近歲李參政光前車尚未遠也况今所授正與其人併肩而處若果出於無心尚為可取且又安知其不故以是風切相公而使與之同哉烹踈賤狂瞽之言意謂必觸雷霆之怒今聞已降

書劄卷三

十四

付後省矣是明主固優容之但此章宜露賤迹自是愈孤危矣夫以聖恩之寬大於烹又且容之而况於相公乎萬一未即開納無後咎餘責亦可保矣願和公勿疑極意盡言以扶宗社以救生靈烹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與陳帥畫一劄子

一本路諸郡旱損處多竊料將來賑濟用米不少然今來旱勢甚廣近郡之穀不復可仰須廣為規畫多致米斛乃可接濟至於乾道七年本軍得米凡五萬石然流殍之民不可勝數田里空虛至今未復此不可不早慮也似聞總所積穀頗多日就陳腐更久亦不堪用若得商量措置且就支此米餉給諸軍而計諸路網運除檢放外更許裁兩分與諸州撥運賑糶收篋價錢所管或候豐年補前本色斛斗亦為利便

一月今旱勢如此而漕司差人在此催發舊欠夫催欠之與救災事體各別不可雙行欲乞一言且與追回其他州郡想亦  
有此并得一例施行尤為幸甚若是戶部指揮漕司自台申  
請停緩或不敢言則丞相自當言之亦致和消沴之一術而  
救急安民之切務也

一去年赦恩所放官物諸司依舊理催欲乞帥司因此早傷作  
訪聞檢舉行下諸州令逐一具中特與觸放

一旱災如此良田賦歛苛急民氣不和所致欲乞丞相建言乞  
將赦恩所放之後一年官物并行除放

一本軍建昌縣去年放旱米三千餘石總所漕司累次行下令  
於上供軍用數內分豁此甚允當今漕司忽變其說令本軍  
全於軍用數內除豁不得減上供數熹有劄子懇兩漕別本

具呈乞賜鈞念一言及之是亦救荒之助也

一本軍中漕倉兩司乞撥錢米修結石寨狀別本具呈并乞鈞  
念或蒙應副亦可并下諸州放此施行募民充役可以集官  
事濟飢民消盜賊伏乞鈞照

熹復有愚懇欲從漕司借留六年前上供零米五千餘石約  
今冬或來春可還有狀申漕司今亦錄呈乞賜宛轉及之

幸甚適又檢得乾道七年省劄亦錄梗槩上呈恐今歲事  
體不減此也提舉通鋪司牒有近日雨水日多之說恐江  
東已需足矣此獨無行奈何

與陳帥書

前此屢以上流過糴利害中稟未蒙施行今本軍糴米人船已  
馬隆與邀截不許解離又凡客販皆為阻絕江西頗有得熟州

郡本自不須如此又况著令及累降指揮皆有明文已作書力  
懇之恐其未必經意蓋自初羅已節次懇之今乃約束愈峻其  
意亦可見矣切乞早賜移文仍申朝省或具奏聞乞遞下諸路  
約束不獨此邦蒙大賜也頃時劉樞遣旱首奏此事其後容船  
幅奏米價自減此最為救荒之急務向蒙賜教乃謂上流昔旱  
無所告糴但擬撥椿積米此但為建康州郡計耳然賴古開澧  
湖南諸郡皆熟若用劉樞舊例請奏此米皆可致而一路受賜  
矣不然則椿積之米得賜取撥使諸郡各得三五萬石亦為幸  
甚漕使本別具稟熹偶足疾大作疼痛亡憊不敢多作字只乞  
鈞念為達此懇同賜區處以速為上移文至江西附遞恐遲得  
為專人徑往千萬之幸

與江東王漕劄子

喜久不拜起居之間日有瞻仰人選被教感慰亡窮蒙喻置寨  
事極荷台念但事已差池今又方有救災之急未暇再請若稍  
定未去終當料理耳減稅事尤感垂意之勤初謂必可遂請適  
有牙吏還自臨安云省吏果以使司未保明為言勢須再下此  
終有望於維持也白鹿官書拜賜其寵謹已別具謝劄矣但今  
歲旱勢甚盛此自五月半間得雨之後枯旱至今雖有得少雨  
處殊不沾洽旱稻已無可言晚禾亦未可保民情皇皇未知所  
以慰安之者而使司差人在郡迫人吏催官物者凡三四輩熹  
雖不敢拒違台命然當此之時督責縣道追擾農民則實有所  
不忍得賜追還令得一意講求備禦賑恤之政以救此遺民於  
溝壑之中不勝幸甚其可辦者熹固自不敢緩也又建昌去歲  
檢放總所已行下令均在上供州用數中而反未蒙使司除

上供之數尤非所望於仁人君子者喜竊惑之更乞深賜省察  
任妄冒瀆皇恐死罪

嘉前幅所稟之外更有石隄一事已具公狀申聞不審台慈賜  
念否若今之君子則固不敢以此望之惟執事者儻以禹覆之  
心爲心則此一役也而可以兩濟得蒙垂意不勝幸甚此或有  
委弁乞垂示

嘉前幅所稟去冬放旱事初已得使帖如總司之云矣既而中  
改一予一奪殊不可曉今別具公狀及劄子乞賜台覽若決不  
可行則憲於此不容宿留便當自劾去官雖重得罪不敢辭矣  
本欲初秋卽申祠請又遭早虐自以爲義不當求自逸故勉強  
於此若不獲已則亦不免冒此嫌耳一生忍窮不敢求仕正爲  
如此且未來此時知友皆以爲于公之仁必能庸崔君今乃反

書劄卷三

七

爲所誤而姚提點平生不相識乃能俯聽愚言一奏減本軍木  
炭錢二千貫不審亦嘗聞之否嘉老矣已無意於人間不堪久  
此鬱鬱也

與漕司畫一劄子

一本軍昨具奏乞依乾道七年例支撥錢米應副後來照得元  
數頗多恐難應副遂再具實欠軍糧米奏乞截留六年殘欠  
五千石及今年撥放七分外三分米一萬餘石庶幾數少易  
撥今續契勘諸縣檢放分處大段乾損處多恐不能及三分  
之數卽雖蒙朝廷許截上件米亦恐不足支遣更俟取到實  
放數外台納之數却行紐計欠數申稟或別具奏乞送使司  
預乞台照

一本軍常平米通兩縣計五萬石見行取會下戶仰食之人數

日未到候將來冬後闕食卽將上件米解分等第糶給別具  
措畫詳細中間或恐米數不足卽乞支撥應副嘉已兌那諸  
近收糶約可得萬餘石但苦錢  
少而近地米價已高難運耳

一石隄已差官計料以俟徐推之來此舉本不敢容易蓋欲因  
此贍給飢民一舉兩利切乞留念

一去秋建昌檢放米當依台諭申省部乞下使司乞賜俾明除  
豁然此又是一重往復不知徑自使司申請如何申詳矣

一星子減稅省部對補之說乃以內糜之論可付一笑若本軍  
本縣自有名色可補卽何用更乞減放耶近世議論大抵如  
此令人氣塞見已別具公狀申聞仍申朝省極論其繆預乞  
台悉

一聞得贛吉諸州及湖北沔澧諸州皆熟得湖南詹憲書云湖  
北米船填街塞巷增價滯遊氣象甚可喜飲乞更與帥相商  
度乞奏指旌兩路不得阻節客販許下流被害州軍徑具奏  
聞重作行遣此一頃早  
乞爾念

書劄卷三

六

與王運使劄子

嘉復有少稟近準使牒奉行詔書取會本軍金穀出納大數初  
欲一一從實供申偶會得池州式樣官吏皆以爲當效其所爲  
可無後悔遂止據有正當窠名合收之數以爲收支之數而凡  
州郡多方措畫以添助支遣者皆不敢載大約所供才十之二  
三而米猶不在數中也見欲一而如此撥寫供申然在鄙意終  
有未安蓋聖詔所爲丁寧使臺所謂取索凡以欲知州縣有無  
之實而均給之以寬民力耳今乃如此在嘉素心則爲上欺使  
臺以及君父在州郡利害則恐今既自謂有餘後日將不得蒙

均給之惠以病其民也是以深竊疑之未敢不以實對然官吏之說則又有二端焉其一以爲州郡措置所收窠名多不正當恐有詰責莫任其咎此則便文自營之計蓋所不敢避也其一以爲若盡實供具出數今日固未必實有均給之惠而盡實供具入數異時上官所見不同或將按籍而取之則州郡必致重困此則其說不爲無理而竊有所不敢違也是以尤竊疑之又未敢遽以實對伏念旬日不能自定敢以此私於下執事伏惟台慈開示所鄉使得奉以從事不勝幸甚

與江西張帥劄子

熹比數以短劄承候起居計悉已塵几下今者復有少懇輒敢以冒聞聽熹以不德招殃致凶又無術畧以濟饑饉已屢伸告糴之請然小郡貧薄不能多致儲積遠近軍民唯仰客販沿流而下得以餬口其引領南望朝夕之勤蓋不啻農夫之望歲也今乃竊聞督府所臨南自贛吉西極袁筠東被南城方地數千里幸蒙德政之餘休皆有秋成之慶而任事者私憂過計未撤津梁之禁熹愚竊以高明方以天下之重自任其視鄰道何以異於吾民願賜一言俾除其禁則不惟葺補小邦歌舞大賜抑自是以東列城數十實均賴之率爾于冒始猶自疑及念前日蒞于分甘之意然後有以決知執事之不棄此土之人也是以敢幸言之伏惟台慈俯賜矜照

與江西張帥劄子

咫尺門牙無添進調第切傾鄉之私比以告糴仰于台聽竊意必蒙矜念今聞收糴牙吏未及解發而使府約束愈峻遂不能歸且郵程荒涼舊雖豐歲亦不免仰食船粟之來自封境者况

今早歛溝壑在前其所望於餘波之惠者又非他日之比前記之懇雖出僭易然亦仁人君子所宜動心也今再具稟及以公文爲請伏惟高明擴一視同仁之心敦救災恤鄰之義俯賜矜宥千萬幸甚千萬幸甚

與江西錢漕劄子

此以民饑告糴陸興已具曲折懇張帥意必蒙其憐閔推所餘以并活此邦之人乃今聞其約束愈峻所遣牙吏得米而不能歸至於客販亦復斷絕若上流果亦荒旱則不敢備聞贛吉臨川諸郡及隆興屬邑自有豐熟去處則江西當自不至闕食而其餘波因可以及鄰境恐不必過計爲此以傷一視同仁之心害救災恤鄰之義熹已手書復致此懇於張帥更望台慈賜以一言之重使得早遂見聽則此邦之人仰戴仁人之施其可量哉

與江西張漕劄子

熹未見顏色輒有所懇比以民饑告糴陸興已具曲折懇稟張帥閱學意必蒙其憐憫拯此困急今乃聞其約束愈峻所遣牙吏得米而不能歸至於客販亦復斷絕竊緣本軍地瘠民貧雖號熟年不免仰食上流諸郡况今凶儉事勢可知然若上流亦荒旱則亦不敢固請今贛吉臨川諸郡及隆興屬邑皆有豐熟去處則使節所臨江西一路決當不至闕食而其餘波自可惠及鄰境是以敢布其私欲望台慈一言於張帥早得放行本軍所糴及弛客販之禁則台座活人之恩被於鄰道此邦之人所以感激歸戴者爲如何故

與江西張帥劄子三

查案具稟告糶米船乞賜照條法及近降指揮特與通放亦已累蒙公移回報開許良感仁庶之及但未新令尉乃敢公然違戾百端攔過其意必使敝邑飢民束手受斃而後已設若使境之早與弊軍等則嘉不敢有請今使境諸邑粒米狼展發洩不行而弊軍諸縣放皆及八分山谷之民已苦艱食所遺糶米本錢又皆允借上供錢物方此自効無所逃竊意窮苦之狀必蒙矜憐不謂此輩乃爾不仁既格詔旨又違使臺約束而所以貽患於鄰邑者尤爲無狀嘉已具公文上之幕府欲望台慈詳酌將本縣官吏重作行遣將本軍米船早賜通放上以體聖朝一視同仁之恩下以見盛府救災恤鄰之義不勝幸甚

與江東尤提舉劄子

此間糶米者五種其一已還餘尚未有端倪然四近米價皆高

書劄卷三

三

恐不及元科之數而諸縣下戶口數萬建昌四鄉申到計一月已當米四千石餘雖見催未到然以鄉計之尚當七倍於此則一月已用三萬餘石今計常平之積及本軍所餘僅可給兩月勸輸上戶所得可給一月即開春便無以繼欲以糶到錢再糶則諸處米向後必愈難得又恐米可指準不知使司番陽之米將來可撥幾何若得五萬餘石即所欠尚有月餘多方那費或可接得大麥都冒小戶尤多恐用米穀不止此若不及此數即尤狼狽矣欲乞早示一公牒檢定米數此當一面差人般運庶以慰安善民彈壓姦盜非細事也

與星子諸縣議荒政書

急爲政不德致此旱災雖已究心多方措置庶幾吾民得以保其生業而免於飢餓流離之苦然竊自念智力淺短不惟精神

思慮多所不周而事體次第亦須由軍而縣方能推以及民若非二縣同官各有至公至誠之心深念邦本民命之重相與協力豈能有濟今有思見懇切布開條具如後

一 延縣知作既是在同一縣協力公家當以至公至誠之心相與凡百事務切要通情仔細商量從長措置自然政修事舉民受其賜苟或上忽其下唯務私已吝權下慢其上但知偷安避事則公家之務何由可濟况今災數非常民情危迫經營措置當如拯溺救焚之急不可小有遲緩齟齬有誤民間性命之計切告深體此意盡革前弊庶幾事有成功民受實惠

書劄卷三

三

一 檢放之恩著在令甲謹已遵奉施行今請同官當其任者少帶人從嚴切戒約給與糧米錢物不得縱容需索搔擾又須不憚勞苦逐一親到地頭不可端坐寬涼去處止恐鄉保撰成文字又須依公檢定分數切不可將荒作熟亦不可將熟作荒其間或有疑似去處或有用力勤苦之人寧可分明過加優恤不可縱令隨行胥吏受其計囑別作情弊

一 勸諭上戶請詳本軍立去帳式令鄉眾依公推舉約定所陸客戶所糶米數數目縣司容備酒果延請勸諭厚其禮意諭以利害不可縱令胥吏非理搔擾上戶既是富足之家必能體悉此意其間恐有未能致悉之人亦當再三勸諭審共虛實量與增減如更詐欺抵拒即具姓名中軍切符別作施行

一 根括貧民請詳本軍所立帳式行下諸都隅官保正仔細

抄劄著實開排再三叮嚀說諭不得容情作弊妄供足食之家漏落無告之人將來供到更於本都喚集父老貧民逐一讀示公共審實衆議平允即與保明如有未當就令改正將根括開官保正重行責罰

一將來糶米亦請一面早與上戶及糶米人戶公共商議置場去處務令公私貧富遠近之人各得其便大抵官米只於縣市出糶上戶米穀即與近便鄉村置場出糶不須搬載往來徒有勞費如有大段有餘不足去處及將來糶難常平米斛即具因依申來切待別行措置

一凡郡中行下寬恤事件各請誠心公共推行如有未當或未盡事宜更望仔細示諭當行改正

書劄卷三

右件如前各請痛察如或未蒙聽從尚仍前雙致此飢民一有狠狠即當直以公法從事不容更奉周旋矣千萬千萬至懇至懇

與執政劄子

熹輒有危迫之懇已具公劄申陳然其曲折有不敢盡言於若父之前者復此干冒鈞聽得賜免轉陶鑄不勝幸甚熹肝緣疾病不堪吏役累具劄目乞備祠官至五月間伏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自惟卑賤不敢頻有所扣觸犯天威欲俟新秋乃伸前請而德薄政荒招致災早深念千里民命之重不忍當此艱難窮困之秋輒求自便於是屈心抑志嗟俛服官祈禱百方卒無所効又慮將來軍民必致闕食不免行下屬縣勸諭富民根括下戶那兌官錢於鄰近州縣米價稍平去處收糶米斛準備賑給又已申奏朝廷及申轉運常平兩司乞行放助更欲勉

悉疲等講求荒政以副聖主子愛黎元之意而力小任重日夕驚憂遂致心疾大段發動上災下潦勢甚危急在熹一身死生夜且所不足言實懼失於備禦有誤一方飢民橫致流殍則熹爲上負朝廷死有餘憾於是不復敢顧辭難避事之嫌有此申稟欲望鈞慈憐察特賜敷奏與熹宮廟差遣使得歸死故山仍催已差下人石整疾速前來料理荒政救濟飢民不勝幸甚

小貼子

伏念熹昨以朝命救迫勉強到官不敢携家爲久任計祇挈一小兒在此方十餘歲今若病勢有加即彼此存沒一時狠狠欲望鈞慈深賜憐察

與周參政劄子

熹竊以仲秋之月賸涼未定恭惟參政鈞候起居萬福熹前日專人奏記尋即未被遞中所賜手教伏讀再三感慰亡踰又蒙垂喻謬妄所陳聖旨乃有假借納用之意自推疎賤不宜得此悚戴之私殆未易以言說既也然前事不聞有所施行後事更被詰問若將反以違滯之罪罪之者惜乎聖主虛心受言之美未有以見於行事之實也加之賤體自遣人後心痛浸劇而足疾復作痛楚非常不能履地在告已旬日矣自度衰頹不堪勉強恐誤一郡軍民性命日夕憂懼不能自安謹再具劄子中布

書劄卷三

三

賤恐然於所職亦不敢志過計之憂頃有狀奏乞截綱運充軍糧事并以申省然於羣公前已致問不敢頻有煩瀆願因問語賜一言焉得并前劄早賜開陳使熹得與病以歸而軍民不至狠狠不勝幸甚力疾專此稟不能他及瞻望台履遠在霄漢

二由進拜第切奉奉

與周參政劄子

近得尤允書已具道鈞意矣固知遠方下邑朝廷不常備有應副然災傷如此竊意似當隨其生輕普加恩意也昨日省符行下議臣奏請檢放之弊所謂但憂郡計之不支不慮民力之愈困者真可謂仁人之言矣三復歎息不意議者猶能及此方之對補之論蓋不啻九牛一毛也然郡計之不支亦非州事喜嘗論之矣切望垂意朝廷之體固不當私一郡尤不可棄諸郡也不審鈞意以為如何未能自脫而欲為左右言可謂僭妄然區區之心有不能已者其所以望於參政者蓋非特今人之事也伏惟恕而察之幸甚本路尤倉甚留意然常平之積恐不足以周今歲之用開建康椿積甚富而漕司亦有餘財但相去之遠呼呼不聞未知所以為計耳前此減稅及乞放去年建昌三千餘

書劄卷三

五

石猶不任責況有大於此者尚何望哉觀此事勢上下決不相應熹性狷狹進則有熱炭之傷退則迫切無慘疾病侵加恐徒死而無益參政儻哀憐之不若投畀閑散以安全之乃為大幸然其所請截撥應副乃一郡之計初不繫於熹之去留也過羅之請尤急聞其用法甚峻犯者或乃沒入其家此望早賜約束少遲則早殺向盡晚米價高雖通無益矣熹又思之恐得詞去此見在同僚未有能充此難者已與尤倉密計更調守者然朝廷亦當一面催促代者彼至則足以蘇此人但道里遠遠未能行耳耳凡此皆望深賜留意幸甚幸甚又蒙垂諭所以曉于澄者莫非至當之言不勝歎服但未知于澄之意果如何若熹則方與邦人厄於陳蔡之間雖有維燒之令亦不暇起而爭救之矣今夕亟遣此人未及究鄙懷之一二然其僭易煇燿之罪已

不勝悚仄矣并乞鈞察千萬之幸

與周參政劄子

熹復有愚見懷不能已敢以私於下執事今歲之旱其勢甚廣凡見連日降旨所以為祈禱寬恤之計者足以知理主之憂勞矣然所謂禁屠宰決杖罪放房緡及茶鹽賞錢者恐未足以為應天之實而今日又報蠲放綱運欠米十石以下者此尤近於兒戲欲以此消已成之災息未形之患吁亦難矣成湯桑林之禱宣王側身修行之意其反求諸已者為如何哉熹竊思之今日之事應天之實有四曰求直言曰修綱政曰黜邪佞曰舉政直恤民之大者有六曰重放稅租乞行下諸路監司察州郡不名曰通放米船乞下江西湖南兩路仍許下流日勸分賑之曰截留綱運曰嚴禁盜賊曰糾劾貪懦區區念此至熟悉矣欲叩首

書劄卷三

五

信肩一言於上又慮出位干時未必取信故敢以告於執事伏惟都俞之暇從容造膝一為明主極言之則天下幸甚

與周參政別紙

竊聞參政間以隔并之災過自引咎願雷行之詔既下則明公不得終遂其高矣然天戒昭昭聖心警懼惕然有意於講闕政以召和氣此實盡忠補過轉禍為福不可失之幾願明公深以為意則天下幸甚熹前日所陳應天恤民之目皆今日之急務而求言之詔尤四方所渴聞者不識明公亦有志乎若復推遷失此大會則自今以往熹之言不復能出諸口矣引領東閩不勝幸甚

與陳師中書辛丑五月

熹謂都無狀以丞相庇臨之力幸及終更復叨除命傳聞皆污



成謂薦墨是以有此意者偶因臧否支郡及之比歸見劉平父  
乃知所以假借稱道者過實殊甚使人愧懼踴躍不知所言亦  
相既已失之老兄在旁又不力諫止使熹負此無實之名他日  
反爲門牆之累追悔何可及耶欲具書謝丞相具道此意偶值  
此便未暇更旬日問當有的便續修致也歸途所過知識往往  
能道次舍經歷之狀但未知果以何日至莆中舊第區區不勝  
瞻仰也熹閏月二十七日受代即日出城遊山玩水自江州界  
渡江在道十餘日以前月十九日到家疾病支離且得休息江  
西勅告尚未被受哀懶豈復堪此幸關期尚遠得以徐爲去就  
耳自明之亡行且期矣念之怛然痛恨如新不知向來所編  
次文字今已就否渠所立自足以不朽然其議論曲折亦不可  
不使後人聞之也其家事復如何朋友傳說令女弟甚賢必能

書劄卷三

三

與陳丞相別紙

自明云亡忽將非歲念之令人心折其家忽時收安問熹前日  
致書師中兄有所關白不審尊意以爲何如聞自明不幸旬月  
之前嘗手書列女傳數條以遺其家人此殆有先識者然其所  
以奉家於此亦豈有他正以人倫風教爲重而欲全之聞門耳

伏惟相公深留意焉

與福建顏漕劄子

前日已被改除信劄傳聞會稽斗米八百錢其勢不容辭避已  
申乞奏事矣邵武勢須四五日間方得歸即治裝以候命萬一  
成行恐不復得請教不勝引領之懷凡所以居官治民及救荒  
方畧有可見教者尚冀不鄙幸甚幸甚

道間詢問收成次第云僅可得六七分今又遭雨若未遽止  
即不得及此數矣恐欲聞其實故敢及之

與顏漕劄子壬寅

熹衰病之餘疆顏一出適此大侵費縣官數十萬而越人之殍  
猶不可以數計俯仰幽明踴躍憂殆未易以言喻也加以仇  
拙不堪世俗之迫隘中問求去不得復此宿留今幸二麥登場

書劄卷三

三

賑救記事見贊帳日中發印誦前請庶幾觀變玩占可以無大  
過耳浙東山佳處都未得放懷登覽剡中雖雨到然憂累方深  
無復佳興也若便得報罷當取道石橋龍湫以歸庶不負此行  
耳前承在書稿審軛車一出周徧八郡狂寇束手姦民屏息山  
谷困窮受賜多矣他可以爲一方久遠計者尚冀高明慮之千  
萬幸甚

上宰相書

六月八日具位謹奉書再拜獻於某官竊謂天下之事有緩  
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  
大體而朝廷之氣爲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進事  
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爲當緩而  
急者其害固不爲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

可以不察也竊觀今日之勢可謂當急而不可緩者矣然今日之政則反是思不知其何以然也去歲諸路之饑浙東爲甚浙東之饑紹興爲甚聖天子閔念元元之無辜傾國倒廩以救之而甚者至出內帑之藏以補其不足德意之厚與天同功意於是時憊臥田野而明公實推挽之使得與彼使令趨走之未仰惟知遇撫已慙忤然自受任以來夙夜憂歎恐無以仰承聖天子之明命而辱明公之知於此時也是以不憚奔走之勞不厭奏請之煩以盡其職之當爲者求以報塞萬一而乃奏請諸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而其甚者則又漠然無所可否若墮溪井之中至其又甚者則遂至於按劾不行反遭傷中而明公意所左右又自曉然使人憤懣自悔其來而求去不得遂使因仍以至於今日以來神明消耗思慮恍惚兩日昏澁省閱艱辛方欲少俟旬日別上封章冀蒙哀憐得就閑佚又以連日不雨旱勢復作紹興諸邑仰木高田已盡絕拆而山鄉更有種不入土之處明發台州皆來告旱勢甚可憂雖已一而多方祈禱必冀感通天道高遠事有不可期者萬一更加旬日未遂所求則去年境界又在目前而上自大農下及閭巷公私蓄積頻年發散亦自無餘後日之憂必有萬倍於前日者熹之迂愚固不知所以爲計誠恐難以聖主之聰明聖智明公之深謀遠慮亦未必有斷然不可易之長策真可以惠活飢民彈壓姦盜而保其必無意外之患也熹是以徬徨林迫未敢遽請而復冒昧一罄其愚惟明公試幸聽之竊惟朝廷今日之政無大無小一歸弛緩今亦未暇一一條數以恩崇禮且以荒政論之則於天下之事最爲當急而不可緩者而荒政

書劄卷三

三

之中有兩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日給降緡錢廣糶米斛今二廣之米艘舳相接於四明之境乘時收糶不至甚貴而又顆粒勻淨不雜糠粃乾燥堅頑可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數奏降給緡錢三二百萬付熹收糶則百萬之粟旬月可辦儲蓄既多緩急足用政使朝廷別有支撥一紙朝馳而米夕發矣且往時不免轉大農之粟發內帑之幣以應四方之求矣積之於此與彼何異而又乘錢廣糶利重實輕殆與臨期支撥糶貴傷財者不可同日而語且今米船已集求售無所停住日久坐失本利後者懲創因不復來無窮之害實自今始此一事也二曰速行賞典激勵富室蓋此一策本以誘民事急則藉之以爲一時之用事定則酬之以爲後日之勤旋觀今日失信已多別有緩急何以使衆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數奏照會元降卽與推恩使已輸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輸者有歡豔棄用之心信今旣行願應者衆則緩急之間雖百萬之粟可指揮而辦况是此策不關經費揆時度事最爲利宜而乃遷延歲月沮抑百端使去歲者至今未及霑賞而今歲者方且反覆邵難未見涯際是失信天下固足以爲今日之所甚憂而自壞其權且濟事之策者亦今日之所可惜也謀國之計垂屢若此臨事而悔其可及哉此二事也然或者之論則以爲朝廷一節財用重惜名器以爲國之大政將在於此二者之請恐難必濟愚竊以爲不然也大樽節則用在於塞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幸得之賞今將預備積蓄以大爲一方之備則非所謂侵欺滲漏之弊也推行恩賞以昭示國家之信則非所謂無功幸得之賞也且國家經費用度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

書劄卷三

三

而八九至於將帥之臣則以軍籍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姦餽  
師之臣則以簿籍之虛文而行其盜竊之計苟直輦載爭多關  
巧以歸於權倖之門者歲不知其幾巨萬明公不此之正顧乃  
規規焉較計毫末於飢民口吻之中以是為樽節財用之計愚  
不知其何說也國家官爵布滿天下而所以予之者非可以限  
數也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之華外而牧守之重皆  
可以交結託附而得而比乘歸正之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荷  
旄仗節小者正任橫行又不知其幾何人明公不此之愛而顧  
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為重惜名器之計愚  
亦不知其何說也然熹亦嘗竊思其故而得其說矣大抵朝廷  
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  
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  
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蓋民之  
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則散則可復聚民心一失  
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  
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明公試  
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  
不生於飢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數公當  
此無事之時處置一二小事尚且瞻前顧後踰時越月而不能  
有所定萬一薦饑之俗事果有不可知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  
明公自度果有以處之則熹不敢言若果無以處之則與其拱  
手熟視而俟其禍敗之必至孰若圖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  
弭其端而使之不至於此也古之人固有雍容淡密不可窺測  
平居默然若無所言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

書劄卷三

三

太中之安者然從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之時而規模措畫固  
已先定於胸中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其泄泄而  
沓沓也況今祖宗之警恥未報文武之境土未復主上憂勞惕  
厲未嘗一日忘北河之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陵夷風  
俗敗壞政使風調雨節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無事况其飢饉  
狼狽至於如此為大臣者乃不愛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  
坐以待旦如武侯之經事紛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為者顧欲從  
容假仰玩歲愒日以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如此不已禍本  
日深熹恐所憂者當不在於流殍而在於盜賊受其害者當不  
止於官吏而及於邦家竊不自勝深室發婦之憂一念至此心  
膽墮地念不可不一為明主言之而猶未敢率然以進故先以  
告於下執事惟明公深察其言以前日進頓寬緩之咎自列於  
明主之前君臣相誓務以盡變前規共趨時務之急而於熹所  
陳荒政一二事者少加意焉則熹雖衰病不堪吏役尚可勉悉  
疲駑以備鞭策至其必不可支吾而去後來之人亦得以固其  
已成之緒葺理整頓仰分顧憂如其不然則熹之愚昧衰遲固  
不能為此無變之不托而其任妄將有不能忍於明主之前者  
明公不如早罷其官守解其印綬使毋得以其狂瞽之言上瀆  
聖聰則熹也謹當緘口結舌歸卧田間養鷄種黍以俟明公功  
業之成而羞愧以死是亦明公始終之厚賜也情迫意切矢口  
盡言伏惟明公之留意焉

書劄卷三

三

與陳丞相別紙

蒙論第二令孫為學之意乃能合世俗之所尚而求夫有貴於  
已者此蓋家庭平日不言之教有以啓之非面命耳提之所及

也蓋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窺見義理根源體甲之大畧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常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難遍覽只前此所稟近思錄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尚恐理會未徹不在多看也大學中庸向所納呈繆說近多改正且夕別寫拜呈近又編小學一書備載古人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法亦有補於學者併俟錄呈乞賜裁訂以授承學也

朱文公書劄卷四

書劄 時事出處

與趙帥書 癸卯家君 于直

竊見使司行下委兩鄰附籍事官司嘗已施行但此事初議只委鄉官勸諭人戶自來附籍蓋不欲使吏與其間恐有煩擾雖有不願請米者亦不之強但欲請米者非已附籍不給即其人利害切已附與不附皆須自任其責行之既久人漸相信今忽有此指揮即自此之後生子得米之人可以安坐不問而歸其責於鄰人鄰人不得米者顧乃代之任責而又無罪賞以督其後又况一甲之內除懷孕家外尚有四家今却只取兩家爲鄰若在街市人家齊整去處猶可責之兩畔切鄰不容推託若在鄉村人烟星散去處即或前或後或左或右或疎或密必是互相推託不肯爲任此責其生子得米之人既不干預却使無利害之人任無罪賞之事而四家之中又無正定主名萬一無人及時申附直至生子之後其家或欲殺棄即通同蓋庇不復申舉或欲請米即須論訴鄰人以爲不申附之罪鄉官既難受理根究其勢必煩有司追證操擾其害不細不知及今尚可問否若得且令鄉官依舊勸諭人戶自行附籍而委措置官者察附籍者之殿最取其尤怠慢者申縣改差而稍加沮辱以警其餘亦足以革舊弊廣恩意如其不然即須嚴立罪賞而使甲內四家同任其責如有懷孕五月之家即四鄰先取本家申乞附籍文狀仍說願與不願請米四鄰連名簽押狀內公共指定專委兩鄰某人某人傳送取附籍鄉官批回付本家收照候生子訖再取四鄰保明繳連元批赴收支鄉官請米其不願請米人亦

須四隣具狀繼連元批你明不曾殺棄關報注籍如此乃可斷防推託遺滯詞訴搔擾之弊然既如此卽事體規模頓異前日而將來亦恐終不免於煩擾更乞詳酌其宜計其利害之實而行之也大抵此事從初商量非不知如此措置決是不能周徧然所恃者既無煩擾之弊而勸諭恩意有以感動之則賑給之惠雖不能周而陰受生活之賜者自將不勝其衆耳若以此爲不廣而欲其速得周徧則決非勸諭之所能及勢須一切以文法禁令驅迫然後可成如此非不美觀然恐官司從有文移而無事實民間徒被搔擾而無恩惠非前日所爲思慮措畫之本意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熹上覆

近日倉司所行全是文具委官散榜編排甲戶置立粉壁處處紛然而實無一文一粒及於生子之家惠意此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

與趙帥書

適聞崇安宰丞同到精舍云彼使檄有所營造不知果然否此是私家齋舍不當恩煩官司不唯在私私義有所不安加以蹤跡孤危動輒得謗今更坐役官司起造屋宇此正是好題目彼等所日夜窺伺而不可得者侍郎見念之悉豈當以此禍餉之乎春間在彼亦有朋友數人欲爲營算已定要束矣尋聞去歲有人僞印圖勝列熹及劉平父名銜勸緣題疏有一後生親見印本因思如此乃是爲實前訪遂報諸人罷其所謀况今乃煩官司豈得爲穩便乎向嘗蒙諭蓋已有此意其時亦嘗具稟委之官司恐不穩便但未嘗究其說耳官司爲之於義既不可於事亦不便蓋其一則必有搔擾其二則不能如法萬一爲之自

此意更不敢入精舍矣聞之憂恐惡作此附遞拜懇乞且行下罷役若台意必欲不虛前諾徐別圖之亦未晚也

與趙帥書 甲辰以後

前書所稟懷有不能自己者既而思之言語過當深以自咎然有以知高明之必見容也賣鹽之事誠亦非便蓋下四州民間納產鹽錢州縣自合給鹽價之今既創不給鹽而帥司復行權賣議者之言亦未爲不當但相承已久調度所資有不獲已者向時汪丈入閩正值沈漕罷去王與道任資之後亦深以此爲疑後不得已竟復權之想亦是別無壁畫處也不知使司今欲作如何相度愚意此事今且如此暗行貨賣姑爲不得已之計則他日或有能弛之者若遂相度奏請明降指揮則是福州民間增此一項無名之賦自我而始况泉漳興化事體一同勢必

書劄卷四

援例公行則其爲害又不但福州而已此事更乞深思少遠緩之不須催促漕司相度或只作手劄密奏上意未必不以爲然更以書白廟堂諸公亦當曉然見此利害也不審台意以爲如何祠請未遂不知再入文字否似聞論鹽事者頗及浚湖之役不知是否前日林子方因治建昌士人無禮教官事幾爲要路所擠今日風俗大抵不甚嗜是令人憤懣伏想高懷於此必有處也

與林擇之書

彼中早勢如何得雨莫已沾足否橋苗尚可救否此中燥濕不均山間有頰得雨處有極枯槁處度其勢短長相補亦足以相救所患者人心喜亂不待飢餓而已生狂妄之意又患些小米設爲他處般販則亦無以爲繼而實有飢餓之憂以速變亂耳

已累書白帥宜亟糴廣米及台州米近聞永嘉亦有米可來此皆不可不早爲之計如福州開米則近觀其所處置却只是禁上流欄米及道人來收糴此二策者不過取之吾之境內譬如一家之中二千皆飢乃奪甲以哺乙耳亦已極論其非是不知以爲然否幸以累年以來見聞之驗告之此非細事也唯壬午癸未陳應之守建時禁港甚嚴而汪丈在福州一無所問此最爲得其後趙清卿任元受在福州則陳邦彥在建寧之爭王瞻叔在福州則在希純在建寧之爭二公雖悍然卒不能奪建人之守然後無事今上流諸州其小者不敢抗大府之命其大者又未必有意於民而亦不知其利害之若此也帥府又快於吾令之得行吾民之可以無飢而木及慮夫建勅之俗一有紛紜則將爲吾之憂有大於此者而不及救也如建寧向來屢飢亦不免用諸縣自給之說不得般水下船然後村落獲濟城中又泝流發米以助諸縣然亦不聞城中之飢今任事者曾不察此諸縣以舊事告皆不之信此必不能有說以告帥司全在帥司自爲一路之計筭其長者而爲之耳聞延平積粟皆已價竭此可深憂宜檄諸州照例禁港下得無致將來關食生事凡大益城皆起於深山遠官府處不可不應也此於帥府事體蓋所當然而一面多方招邀運致外道米解入界乃爲上策廣中雖云不熟然亦當勝本路如溫台則粒米狼戾今正及時可招可糴不可失也如本路糴米則非計之得又非其時枉費多錢反得少米不若且看將來如他處米來多即不須糴若不得已亦且俟十月以後間晚禾成熟後方可糴此理然前日書中亦說不盡更煩子細爲陳之不可有一字之遺也

書劄卷四

四

與陳建寧劄子

伏見本府夏稅小麥秋稅糯米除折錢外並納淨利錢聞之故老本府酒課舊來元係官權至宜政間故御史中丞翁公出鎮邗邦始以官務煩費收息不多而民以私釀破業陷刑者不勝其衆於是申請罷去官務而會計一年酒課所入除米麥本柄官吏請給之外總計淨利若干均在二稅小麥糯米折錢數內別項送納民間遂得除去酒禁甚以爲便但今竊詳淨利二字不見本是酒課之意竊慮將來官司不知本末或有再權之議欲望台慈詢究本末申明省都將淨利二字改作酒息庶幾翁公所以惠於邗邦者垂於永久不勝幸甚

書劄卷四

五

此事曲折舊見妻家尊長說及當時以鄉黨親戚之故親兄翁公措置此事至今爲利中間偶聞官司有再權之意因以此說告之得寢其議然數年以來耆舊周零已無知其說者深慮日久無復稽考必有後患伏惟知府尚書於姻戚間必嘗知其本末今又屈臨此邦得賜台念幸甚幸甚

乞給由于與納稅戶條目

一諸縣舊例每遇二稅起催前期印造由于開具逐戶產錢出入及合納稅物逐項數目給付人戶以憑送納近年諸縣間有都不印給由于致人戶無憑送納或有所納過多既成虛費或有少欠些小又被追呼欲乞行下約束依例及時印給一諸縣人戶送納稅物官司交訖合給朱鈔縣鈔印關主簿勾銷戶鈔印付人戶執照使人戶免致重疊追呼擾擾近年諸縣間有交納錢物不印鈔印以鈔單給付人戶既無官印不可行用及至追呼不爲對勘斷監納山谷細民被害尤

甚欲乞檢坐勅條行下約束諸縣倉庫交到人戶稅物一錢  
以上須官當日印給朱鈔令所納人當官交領不得似前只  
將鈔單脫賺人戶

一諸縣受納亦有印鈔者又不即時開過簿應已關過者主  
簿又不即時勾銷正簿雖承使府倉庫發下朱鈔亦是如此  
怠慢不即勾銷以致縣道妄行追呼人戶雖有執到戶鈔者  
又不與照應釋放及將鄉司案吏重作行遣却將已納人決  
捷監繫追胥案吏誅求乞覓至有只欠三五十錢而所費十  
數千者甚者又遭送獄禁繫勒斷監納人不聊生欲乞檢坐  
勅條行下約束嚴責主簿須管依限勾銷其催稅官司如有  
人戶執到戶鈔即仰畫時釋放仍將鄉司案吏重行勸斷  
右具如前並乞行下約束仍印小榜簡約其詞令人戶通知其

書劄卷四

六

有奉行違戾去處許人戶徑赴使府陳訴將官吏重作行遣

與李彥中張幹論劄濟劄子

示諭勸分之說足見仁人之心區區所慮蓋亦如此但門中不  
敢數與外事前日以船棗盡輸城中鄉落細民無所得食恐  
有他患不免以書扣府公久未得報未知竟如何但此說又與  
來喻補城發米之說正相反及恐不容自有異同竊意莫若邀率  
鄉里諸長上先次相與合議可行之策使城郭鄉村富民貧民  
皆無不使然後其以自於當路而施行之蓋此事利害稍廣非  
一大之智所能獨決又筆札敷陳未必盡意不若面言之可究  
底蘊也但此事之行於富民必不能無所不利但以救民之急  
不得不小有所忍權以濟事若為富民計較太深則恐終無可  
行之策也言急朝廷巧羅鄉部恐亦不能有補吾鄉在玉山行

嶺之中朝廷縱有應副不識何路可以運致鄰部唯有廣東船  
米可到泉福然後中今年亦早近得福州知識書言之甚詳此  
固無可指準就使有之亦如何運得到此浦城之米想亦不能  
甚多發之無節恐山谷間細民饑餓將復有貽州郡諸司之憂  
者尤不可不深慮也度今城下惟有兩縣勸分之說須作持置  
然亦且令愛惜樽節接續長遠乃為至策若乘快督迫數日之  
閒散盡所畜則無以為後日之計矣但上戶有米無米之實最  
為難知若一槩用產錢高下為數此最不便顧恐今勢已迫不  
暇詳細不免只用此法耳若說不拘多少勸諭任其自糶則萬  
無是理也要須別有一法以核其實乃佳耳浦城之米必不得  
已可就糶而後已凡此數端恐可以裨商論之末故畧陳之不  
必傾此縣而後已凡此數端恐可以裨商論之末故畧陳之不

書劄卷四

七

識高明以為如何也

與林擇之書

近因便兵附狀想達秋涼遠惟德履佳勝不知到城中居甚處  
必已不復入學矣前書所論曾言之否聞汀寇甚熾想幕府無  
暇及他事矣近例帥須親到地頭督戰此甚非策然既有此指  
揮恐不得不一出但末可遽深入且到延平徐議進退可也此  
賊已敗官兵殺將吏決不可招只有盡力撲討然其所以致此  
必是官司前後非理侵擾有以致之却須詢究其由將元來官  
吏奏劾重作施行以謝其人仍計盜起縣分合起發支遣錢物  
並令一切倚闕以慰人心不令別致響應即支遣不可闕者令  
漕司撥錢應副此兩項是第一義若能行之即一面多出印榜  
簡約其詞令人於地頭散貼曉諭其次即須非時接見賓客僚



吏務通下情以資計策此事平日已是大關其尤不可不備也其尤不可不備也其次須有將有兵  
乃可責効若只用見今兵官統見今兵卒此則決然敗事無疑  
聞辛幼安只是得所募敢死之力見馮湛說亦招得賊中徒黨  
作鄉導方能入山破賊巢穴本路左翼軍向來便是此等人所  
以陳敏用之有功今已無復舊人只與諸州禁軍士軍無異却  
恐歸正官及牢城中有可募者但得有心膽事藝者勿問其所  
從來可也向見帥喚得商榮者在彼後來看得如何沙世堅者  
本亦只是此流欽夫拔之徒討之中使捕小賊輒有功至李接  
之亂遂收其用耳起發諸州禁軍決是無用然今卒未有人其  
勢不可以不起但亦止可逆為聲勢切不可使人山與賊交鋒  
適所以長賊威而沮官軍之勢亦防賊人乘虛衝突旁近州郡  
或本處有嘯亂應賊之人須稍分留令足彈壓必不得已寧可

書劄卷四

申朝廷撥廣東推鋒軍與左翼相倚角亦是一事但正當此荒  
歉供億之費不貲不知何以為計耳聞沙縣宰頗有才南劔推  
官趙師淵劔浦令丞皆曉事此是將來帥到南劔可備使令之  
人亦不可不知也此皆老生常談恐或可禪思慮之所不及相  
見煩為言之前日通放米船之說當此火色尤不宜力主偏見  
以搖人心更可細說得作訪問行下建劔云恐上流州郡闕米  
本司日前行下通放米船約束更不施行仍委本州逐縣隨宜  
相度措置儲蓄以備賑恤如此即事體正當物情便安矣今日  
向前進討勝負之外更有衝突響應二事甚可慮西南慮衝突  
此間諸公只未舍尚可告語然非捕盜職事不知新憲如何若  
亦未有長策即一路之命全在趙帥一身獨自擔當不是小事  
昨夕聞此令人展轉不寐偶有歐陽慶副便託渠先發此書此

間事不暇及渠到必自相見也

與趙帥書

熹竊聞究心荒政以為來歲之備者甚至甚善甚善但上流經  
米之數似亦太多蓋雖未即津發然收之官民間便闕此數又  
且處處置場收糴冬間米價便須增長來春糴貴下疑今業已  
施行不敢便乞任罷若但得少損其數亦不為無補也又聞浙  
米來者頗多而價頓減邦人甚喜而識遠者慮其將不復來此  
一道安危之大機也調宜多方招致稍增市價官為收糴以勸  
來者比之溪船海道官自搬運糜費損失所爭決不至多此等  
事一是要早商量二是要審計度三是斷置果決不可因循去  
冬見議開湖事熹謂須先計所廢田若干所溉田若干所用工  
料若干灼見利多害少然後為之後來但見匆匆興役至今議

書劄卷四

者猶以費多利少為疑浮說萬端雖不足聽然恐亦初計之未  
審也大抵集眾思者易為力專已智者難為功此等事但呼官  
吏之可與謀者條畫而籌計之其贏縮利害可以一日而決不  
必閉閣淡念徒弊精神而又未必盡乎利病之實也庸闇疎闊  
智不謀身而過計多言喜與人事淡自覺其可厭而未能遽已  
不審高明以為如何狂妄之罪亦惟弁寬之也官自運米弊病  
百端頃時會稽有一斛而虧兩斗者不免奏劾坐押使臣而王  
仲衡力庇之反欲摺拾發舉官吏乃刻縣葉簿即黃丞之表第  
問之可知也或謂當募出等商買使之抱認津致雖或優其備  
費亦未敵官運折欠之多也此事前日陳教授歸嘗囑以稟聞  
似亦可採用也陳雖後生然甚曉事聞俾即遇之頗厚凡百更  
垂下問當有所助然詢詳實廣亦不專在一入嘗記先儒解孟

子訖訖二字以為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此言甚有味也今時士大夫非無愛人憂國之心但雖賢者不免有此氣象所以雖其所知所與可以盡言而無間者亦未必得竭懷抱而況於疎遠卑賤之人乎此可為長太息也諸公奏議大體甚正其間一二篇如蔡承禧禮議論無甚可採不足列於諸老之間而獨斷數篇恐或飲藥以增病也溫公兩篇當為章惇而發雖其救時之切不暇遠謀然亦終不可以為後世法也使紹聖崇寧之間羣小得此蹤跡豈不為奇貨哉又聞明道王霸劄子中間雖遭擯黜今雖已復收然恐其他更有似此若迂而實切若小而甚大者須別作一眼目看不可輕有遺棄恐後世有明眼人冷地看著有所遺恨竊笑於今日也伯恭文鑿所載奏疏甚詳頃但見其目錄亦不暇細考然恐其去取之間亦須有說鄙意以為凡其所載似不可遺其所不載乃當增益此亦條例中之一事也此事之說甚長恨去歲困於人事不得子細請教耳

與趙帥書

熹衰病之餘災患屢至殊不自堪伏蒙問恤且為感又蒙軫其乏絕割清俸以周之仰詔容存尤切愧荷但窮巷書生蔬食菜羹自其常分不知後生輩以為創見便爾傳說致誤台慈以為深憂亟加救接至於如此在熹之義豈當復有辭避實以近口偶復相可支吾未敢虛辱厚意謹已復授來使且以歸納萬一他日窘急有甚於今當別稟請以卒承嘉惠也人參附子則已敬拜賜矣但少有鄙懷冒浼台聽不審高明以近日所處劉家典庫事為如何若熹鄙見則竊以為甚不類門下平日之舉措也鄉里自此旬月以來問巷聚談有誣竊歎下至三尺童子

書劄卷四

十

亦皆憤然有不平之氣熹恐門下於此偶未之思也行迷雖遠尚及改圖以全素節以息流議不審門下亦有意乎其不然則天下之士將有以夸尚之道疑於門下而不入其鄉者矣此熹之所大恐蓋不特為劉氏遊說也久辱知遇不敢不盡所懷雖被譴絕所不敢辭伏惟有以察之而已他喻數條未暇報稟歲晚更乞順時之宜進德自重區區不勝祈望之切并幾台照

答梁丞相書

熹伏讀賜教盛德不居退託愚懦仰惟明公之心正大光明表裏洞徹無一毫有我自私之意而熹以妄庸受知之久又勤下問至於如此亦豈能恣然自閉一無所進以效其尺寸之愚哉但以正此退藏不當出位是以於政體之是非人材之邪正一毫不敢有所陳說而獨請以王通所謂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者敬為明公誦之其言雖近其指則遠伏惟明公於此試留意焉廣引人材勤攻已闕使凡政事之出於我者無一疵之可指則上以正君下以正人將無所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事之小不正者積之之多亦足以害吾之大正使吾至大至剛之氣日有所屈於中而德望威名日有所損於外是則且將見正於人之不暇尚何望其能有正君定國之功哉今天心未豫而民力已殫國威未振而敵情叵測惟明公於此深念而蓋圖之則熹也受賜多矣狂言犯分亦惟高明有以寬之

與陳福公書

北方消息傳聞不具春間有上封事者前言趙為西夏所逼故遷國以避之其後乃慮其設詐以謀我此已是揣摸無一定之計其後又只泛言乞詔樞廷嚴為邊備而已乃大中上意改秩

書劄卷四

十一

降官其後乃聞虜帥王希呂奏寇爲契丹遺種大石林牙所襲  
夫亡甚數老曾遁走不知所在三日而後得之朝廷頗信其言  
然去冬有親戚自淮上歸已傳此言却云渤海所襲尋亦不聞  
約耗然則此報又未知其信否也若鄙意則以爲此寇盛極而  
衰舉措顛錯就如所聞未必得實其勢不足深慮彼其修城浚  
汴恃爲虛聲以懼我耳然朝廷已爲之調發海舟一番騷動此  
正高顯王朴之遺策而我已落在計中至於天文變於上坤軸  
動於下正是君臣上下動色相戒飭躬正事以圖消弭之時顧  
乃視之恬然略無驚懼之意上之則九重不聞有側席求言之  
詔下之則諸府不聞有引愆避位之意舉朝矜阿相徇爲日已  
久士大夫稍有氣節敢議論者盡在遠外寂然不聞有一人能  
爲明主忠言以指姦佞禪闕失固邦本達民情者聞其語及天

書劄卷四

三

變則盡以歸之敵人使應天道此已爲詭諛不忠之大至於地  
震東南數路無一不然又將使誰當之而不以爲慮耶熹以爲  
今日之事所當憂者莫大於此而境外之事不與焉明公果有  
乃心王室之意但當以此曲折譚言於上勸以博詢芻蕘深求  
已闕之意則明公雖不盡言天下之事而天下之言因我而達  
此功固已大矣又何必刺探隱謀密陳秘計然後爲論事哉觀  
富韓公退居西都時已嘗坐汝州青苗削奪之譴司馬公呂申  
公又皆新法異論得罪有嫌之人然因事抗章盡言無隱不少  
異於立朝之時彼豈不知迹方孤危重咈主意復忤貴權之爲  
患誠以愛君憂國之誠切於中而不暇顧也又况明公乞身已  
久於今日諸人本無睚眦之怨固無請公之嫌而上心不忌更  
番龍錫又非若諸公之嘗在淪落擯棄之域也亦何惜而不

明主一言以安宗社於阡危之際救生靈於水火之中乎近年  
以來將相大臣始終全德無可指譏如明公者指不可以再屈  
誠能及此更爲此舉則功烈被於當年聲稱垂於後世者又不  
止於前日矣不然不過今日苟全上下之交而後之忠臣義士  
考觀歲月計慮安危必將有大不滿於明公者夫以裴令之賢  
猶不免於晚節浮沉之譏可不念哉可不戒哉仰恃知照不覺  
縷縷伏惟高明有以亮之

與陳丞相書

竊聞侍祠之詔至于再三此蓋聖主思見故老有所咨詢非獨  
循常備禮之所爲而得林擇之書側聞丞相亦有行意伏惟久  
去闕庭不勝忠戀且以向來嘗欲有言因循未果乃復有此幾  
會誠不可失計程今或已在道矣敢中事不足言今日之憂正

書劄卷四

三

在精銳銷英憤習藝安廟堂無經遠之謀近列無盡規之義阿  
諛朋黨賢知伏藏軍政弄於刑臣邪憲屈於豪吏民窮兵怨久  
不自聊季孫之憂恐不在於曠吏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并伯  
書云廉夫有學易之意甚善然此書難讀今之說者多是不得  
聖人本來作經立言之意而緣文生義硬說道理故難說得行  
而揆以人情終無意味頃來蓋嘗極意研索亦僅得其一二而  
所未曉者尚多竊意莫若且讀詩書論孟之屬言近指遠而切  
於學者日用功夫也抑嘗聞之元城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  
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大抵諸郎爲學  
正當以得師爲急擇友爲難耳

與陳福公別紙

昧有所干扣極犯不趨近得泉州黃寺丞書云陳休養病

中嘗爲渠言曾令嘉致懇丞相爲其女求嫁資令其見語後以稟聞嘉實不記曾有此說初不敢爲言既而思之此老之意止是欲令嘉與黃寺丞共致此懇而無其端故說此言以發之意丞相聞其屬穢深悲之言必當惻然憐之也故敢因黃回便先附此劄其詳實必只稟嘉更不敢觀穢然已不勝其恐懼矣

與史太保書

竊聞頃者凡杖造朝禮際隆洽蓋自祖宗盛時所以褒崇故老報答元勳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自是以來人無愚智莫不吞嗟歎息以爲聖主尊師重道之意若此其厚而以明公平日自任之重卜之知其所以報此殊遇者必當有以度越前人決不肯爲張禹孔光以及近世之以明良慶會自居者之遺臭於無窮也今者變異重仍敵情巨測當宁側席有識寒心慈愚竊謂

書劄卷四

古

元老大臣同國休戚告猷之會誠未有急於斯時者明公不能及此發口一言則永無報效之期終懷寵利之愧矣故願深察愚言亟召門下直諫多聞之士曲加訪問俾盡其說兼總條疏悉以上聞於以報塞恩遇慰答羣情追配前修一洗疑論計無便於此者不審明公亦有意乎至於狂瞽妄發罪當誅斥則惟明公有以寬之

答史太保別紙

竊昨者任妄藉以警言仰瀆崇聽自循分守當得譴斥之罪不謂高明博大無所不容誨答詳諄整竭底蘊三復自幸不惟私以免於罪戾爲喜而又得側聞前此告猷之益天下已有陰受其賜者尤竊增氣尚恨未得躬扣昌言之目以發蒙昧耳今者邊事益急變異薦臻人無智愚共以爲懼然嘉慶陋稿以爲境

外之傳未足憂而譴告之深爲可畏也今朝廷於其不足慮者既已過爲之防而於其深可畏者反未有處嘉其或焉夫以災異而求直言歷世相傳具有故實明公身爲天下大老誠有憂國之心亦不當俯及細務願以此意爲上一言使幽隱之情得以上通則天下之言皆明公之言而明目達聰感召和氣皆明公之功矣感激容貸之恩懷不能已敢復言之俯伏俟罪

答詹帥書

竊自頃拜狀之後涉秋以來百病交攻幸以餘庇未至委頓以故所委文字久未能寫及來使到伏奉賜書乃始下筆欲俟其還自三山而授之而屢寫輒不入意比其還也猶三四易紙收拾補綴又五六日然後畢要是本不能書而又嘗略識古人書法不敢信手胡寫以孤見屬之意勉彊爲之終是不能成字今

書劄卷四

五

既無收殺只得封納可用與否更在高明財之也補貼處不入行道須得善工識字體者攬那取正其墨水淺漬不見元筆路處并令照應修減乃佳碑額元只欲題貼職今詳階官封爵皆高於職名今并書之然亦只用幅紙碑石必可容也但本文一二處未穩別紙具呈望更詳酌恐可略修定庶可傳久遠耳侍郎次入陪近班日有論思之益善類方以爲喜今乃以區區一方鹽筴之故輕去朝廷識者不能不以爲恨謙仲詩雖佳然無於披葉而緩其根本亦未得爲至論也州縣賣鹽不能無弊聞中今亦尚有病此之處然頃來推行鈔法又奪州縣之入以歸朝廷緣此州縣束手雖軍兵衣糧亦有支不行處幾致生事今者廣西所行既經仁者之慮必無此患然鹽利盡歸商賈而州縣只得淨利錢已是不及向來官賣之數又失夾帶耗剩之利

將來必是不免須有費力去處此恐今日亦不得不爲之過慮也昨來會稽見一書記李誠之廣西數事而鹽法爲之首大抵古人立法非是苟爲寬弛以劉晏造船之類正自有深意耳今護錄呈幸一過目又如半年不能千難而五日乃十倍之此得無近於蔡尹之役法否王正之頃嘗一見雖不甚欬然意其老成更練所慮必深恐尚可咨訪以盡利病之實此固高明所不憚也辱知之厚不敢默默借易及此愧悚亡已欽夫善政固有賴於修明然在明牧必自有以深慰四方之望者頃在浙東見州郡催科奉行版曹文書不依省限既先期取了民固已不堪命矣今見小報新坡有請州郡上供錢上下半年比較此其勢愈急刻矣當路之人略無忠言奇策以開廣德意而所以拯邦本者日甚一日爲之奈何學術之章固知有謂然所以反身之實亦實有愧於其言者但知皇恐自修而已此其爲賜亦不可謂不厚也病中整頓得中庸孟子頗勝於前恨地遠不得携以請教開中又無人抄寫拜呈深以爲恨耳金遠聲光伏幾爲斯道斯民千萬自重區區至禱

答詹帥書

熹向蒙下喻欲見諸經鄙說初意淺陋不足薦聞但謂庶幾因此可以求教故即寫呈不敢自匿然亦自知其間必有乖繆以失聖賢本指誤學者眼目處故嘗布懇乞勿示人區區此意非但爲一時謙遜之美而已也不謂誠意不積不能動人今辱垂翰乃聞已遂刊刻聞之惘然繼以驚懼向若預知道人抄錄之意已出於此則其不敢承命固已久矣見事之晚雖悔莫追竊惟此事利害如前所陳所繫已不細矣又况賤迹方以虛弊橫

書劄卷四

六

遺口語玷黜之禍上及前賢爲熹之計政使深自晦匿尚恐未能免禍今侍郎丈乃以見愛之深衛道之切不暇以消息盈虛之理推之至爲刻畫其書流布遠近若將以是與之較疆弱爭勝負者熹恐其未能有補於世教而適以重不敏之罪且於門下亦或未免分朋樹黨之譏蓋未論東京葉銅白馬清流之禍而近世程伯禹洪慶善之事亦可鑒矣豈可遽謂今之君子不能爲前日之一德大臣耶况所說經固固嫌於時事而不能避忌者如中庸九指爲訕上而加以刑誅亦何不可乎去歲建昌學官偶爲刻楷作感興詩遂爲諸生注釋以爲誇譎而納之臺諫此教官者幾與林子方俱被論列此尤近事之明鏡雖若無足畏避然亦何苦而直觸此衰憲之鋒耶欲布愚懇便乞寢罷其事又恐已與工役用過官錢不可自己熹今有公狀中使府

書劄卷四

七

欲望書押入案收索焚毀其已用過工費仍乞示下實數熹雖貧破產還納所不辭也如其不然此輩決不但已一身目前利害初不足道正恐以是反爲此道無窮之害耳切乞更入思慮不憚速改千萬幸甚德慶刊本重蒙序引之賜尤以悚仄此書比今本所爭不多但緊切處多不滿人意耳片中所用善學聖賢之語極有意味但今日紛紛本非爲程氏發但承望風旨視其人之所在而攻之耳若此人尚談清虛則并攻老子幸修齋成則兼詆釋迦曾讀三經字說則攻王氏曾讀權書論則斥三蘇恐室色而彼亦何嘗有定論而可與之較是非曲直哉但不察此而欲力與之爭則必反以激成其勢而益堅其說或遂真爲道學之害亦不爲難此尤不可不慮耳當時與王信伯辯者恐亦尚是近道理人故得以此言屈之若在今日彼豈有憚

於此耶蒙俞欽夫說曾點處鄙意所疑近已於中庸或問鶯魚  
章內說破蓋明道先生乃借孟子勿忘勿助之語發明已意說  
不到處後人却作實語看了故不能不失其意耳經題之說尤  
見精密不肯容易放過大抵此理何所不在今人初不理會只  
見事體小可便謂無害而以必整理者為過當非獨此事為然  
也頃嘗見楊子直說晁景迂嘗言先儒經解之題例不敢以已  
之姓名加之經上如春秋左氏傳尚書孔氏傳周禮鄭氏注皆  
經題在上姓氏在下此為得體鄙意嘗謂如此故每題程  
先生易傳必曰周易鄭氏傳後來以告伯恭伯恭亦深以為然  
為換却發學易傳籤子以此論之則今者所論猶若有所未盡  
也如何如何近傳得一文字詆毀策尤力不知已見之否此事  
雖累蒙誨諭然每詢之往來無一人以為便而仕於廣右者無

書劄卷四

九

一人不以州縣君之為言近又細詢只桂州諸邑之鈔已是不  
免等第科貢凡此皆與算論不同不知果如何區區過計之憂  
尚欲高明更加詢究辨其利於民之多者而從之也其范守文  
字謹以元本封呈幸一過日或有所取則彼攻吾短者乃所以  
成吾之長固仁人之所不忍棄也借易及此悚恐之深尚幸垂

答詹帥書

伏蒙開諭印書利病敬悉雅意然愚意本為所著未成次第每  
經緝閱必有修改是於中心實未有自得處不可流傳以誤後  
學加以此道年來方為羣小反目竊味聖賢垂戒欲知進退行  
亡而不失其正之指只合杜門却掃陰與同志深究力行以俟  
道之將行不當如此用官錢刻私書故觸其所不欲聞者使其

有所指以為病而其禍且上流於此學使天下鉗口結舌莫敢  
信鄉是則欲道之行而反以扼之此稷下甘陵所以基坑焚黨  
錮之禍也然今竊味台誨必以利害休戚置之度外為說則亦  
無可言者但兩年以來節次改定又已不少其間極有大義所  
繫不可不改者亦有一兩文字若無利害而不改終覺有病者  
今不免就所示印本改定納呈欲乞暇日一賜省覽即見前日  
之繆本非可傳之書削而焚之上也鑄而藏之次也必不得已  
則改而正之其字多於舊處分作兩行注字亦可此則最為下  
策雖未必便能不誤學者亦且粗漏區區今日之心然後患之  
來可以立疎熹非自愛而憂之實懼其不知妄作未能有補於  
斯道斯民而反為之禍也伏惟執事試深思之若能斷然用嘉  
所陳之上策即案前此兩次公狀舉而焚之如反手耳或恐前

書劄卷四

九

狀未蒙書判付曹今再納一本切望深察也欽夫文集久刻未  
成俗人嗜利難與語然亦一面督之得印納去次孟子說渠已  
不幸無復增修刻亦無害恐未能使其無遺憾於九原耳伯恭  
大書記甚精審古今蓋未有此書若能續而成之豈非美事但  
讀書本自不多加以衰老昏憊豈復能辦此事世間英俊如林  
要必有能為之者但恐其所謂經世之意者未離乎功利術數  
之間則非筆削之本意耳浙中近年惟論百出駭人聞聽壞人  
心術強者唱弱者和潘行門出而頌亦自附於伯恭侍郎文在  
遠未必聞之他日還朝當為深歎息也楊子直近為趙帥招致  
入蜀不知已發臨川未向未得書也此間官臨利病參半而臨  
亦遭指目與事之難蓋如此錄示鑒笑條奏及別紙誨諭詳悉

尤見所以因時救弊加惠一方之本但不知州縣果無闕乏否  
買鈔果無科擾否將來不至復爲招糴折苗之計否近見一相  
識來此云在廣東事但意聞其論此事甚悉云家廣右數十年  
平日亦嘗深持鈔鹽之論今得家問乃知其有不易行者此必  
鄉間之公論開渠已移廣西漕必相見面議也此人亦甚有志  
節必不苟爲同異幸更與詳細反復殊勝遠方傳聞其人未必  
皆賢而言未必皆可信也熹於此事本無所預出位而言非若  
印書之利病猶有關於已也但樂慕道德之深得之傳聞之衆  
其言亦或出於平生所謂忠信不妄者之口是以不能不深疑  
耳今既蒙諭懇切至到雖亦未有以見其灼然無可疑者且以  
長者之言必當可信而不敢不信耳然亦願深計遠慮履省其  
成有所未便隨事變通使不失吾前日變法之本意而已其迹

書劄卷四

三

固不必深徇而長守也不審台意以爲如何只知諸州俸給後  
來增添之數舊來鹽息不入省計故可供此今既罷去雖得朝  
廷及漕司撥錢恐亦只可助公家支俸錢而供給之屬無所取  
辦若不徑行裁損明乞指揮過取一錢論如入已贓法則只此  
一項終爲久遠之害又不知他事如何恐亦合討論究索預爲  
之防也聞中八郡上四州不產鹽故舊以容鈔官般竝行下四  
州產鹽故舊來只令百姓隨二稅納產鹽錢而受鹽於官以食  
近歲上州容鈔廢而下州官不給鹽其官般者利病參半如前  
所云其納錢而不受鹽者或自買私鹽而食之人亦不以爲病  
也不知今廣西瀕海諸州產鹽地分私鹽一斤爲錢幾何鈔鹽  
一斤爲錢幾何若私價甚低官價甚高則宜實有不便如范君  
所言者恐亦不宜不加思也向見浙東七郡四郡瀕海而僻

書劄卷四

三

客鹽縣道悉於辦課力於搜捕細民胃法陷刑不勝其衆嘗欲  
爲討論申請參州福建下四州法而未果至今恨之此亦恐可  
以補今法之不及也中庸大學舊本已領二書所改尤多幸於  
未刻不敢復以新本拜呈幸且罷議他日却附去請教也中庸  
序中推本堯舜傳授來歷添入一段甚詳大學格物章中改定  
用功程度甚明刪去辨論冗說極多舊本真是見得未真若論  
語孟子二書皆蒙明眼似此看破則鄙拙幸無今日之憂久矣  
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嘗從陸子靜學有意爲己必能開  
道其人也近日諸處教官亦有肯留意教導者然其所習不過  
科舉之業伎倆愈精心術愈壞蓋不如不教猶足以全其純愚  
之爲愈也太極西銘二解近亦嘗有所更定今同附呈欲乞并  
賜詳酌而去留之幸甚白鹿堂揭示以時世輩行言之不當在

與詹帥書

熹前日拜書并已校過文字臨欲發遣而略加點檢則諸生分  
校互有疎密不免親爲看過其間又有合修改處甚多不免再  
留來使助其口食令更俟三五日昨日始得了畢但論語所改  
已多不知尚堪修否恐不免重刊即不若依舊本作夾注於體  
尤宜向見于直道晁景迂之說云先儒解經只作此體是亦尊  
經之意若不再刊不必議也若但修改亦乞專委通曉詳細之



入親自監臨贖那字數減處空闕不妨多處不免分作兩行如  
夾注狀不可便以此本直付匠者恐其憚於工力搗去紙帖致  
有合改處不曾改得久遠為害也然又細思此亦且是今日所  
見以為粗免疎脫更過數日再看決須更有收易若臨時修版  
印版有不勝修者且亦無時而已將來又豈復常有留意於此  
者則是此書之行為學者之利殊少而為害多使熹介然常有  
不滿之意其害又不止於論列行遣而已也懷不能已再此具  
稟伏乞台照

與王漕書 丙午

喜伏辱賜教并審即日秋陽尚驕臺府清暇台候萬福不勝感  
感喜前日伏蒙垂問率爾具報既而思之其所論者乃經理州  
縣財賦源流之術若以今日救荒恤民之事言之則未為要切  
之務也慮之不精發之不當方以自愧亦意高明見其迂闊不  
過付之一笑而已以故因循未暇以書自解不謂乃蒙專人再  
枉謙誨俾盡其說此事既非今日之忍而其條目復多亦有非  
熹之所能盡知者然其大要不過欲得使司於見行鹽法之中  
擇其不可行之甚處如政和尤溪汀州諸邑之類小變其法而損其歲入之  
數使官享其利而民不以為病州縣可以立脚而漕司不失歲  
輸之實而已今一等破敗縣道編料不過然此事乃在使司審  
熟討論百全而後可發非一旦猝然之所可言也若夫今日救  
荒恤民之急則不過視部內被災之郡使之實檢放福建惟下

書劄卷四

三

時有檢放若上四州則民間全不知有此條法恩惠但知田  
無所收則殺人放火耳今示之以此亦所以息其作亂之心捐  
道租近日州縣無不以此為名可以擾民雖有催理自說不問寬今年  
夏秋二稅省限各展一月具以條自言之於朝而其可直行者

書劄卷四

三

一而行下然後謹察州縣奉行之勤惰得失而誅賞之使愁嘆  
亡聊之民猶復有所顧藉而不忍肆其猖狂悖亂之心以全其  
首領保其家族靖其鄉閭此則今日救荒恤民之急務也此外  
則荒損尤甚之鄉使之禾米得入而不得出有餘之處則許  
其通融糶販稍勸富民平價出糶勸民廣種大小蕎麥葡萄芋蔬  
菜之屬以相接續其貧甚者使更互相保而別召稅戶保之  
以官本收成之後稅納元錢亦一助也此等為災傷甚處乃行  
之想亦不至甚多也又此事雖屬常平司然或彼司無錢而漕  
司有錢則借而為之亦不為侵官也鄙見如此未知當否姑以  
仰塞下問之勤伏望裁擇其可幸甚幸甚山間之旱日甚一日  
祈禱經月略不見効望日隨眾登山祈神周視一村大半焦赤  
居此四十餘年未嘗有今日之旱令人憂懼殆無措身之所奈  
何奈何使還具稟臂病猶未能多作字伏乞台察

與周丞相書 丁未

熹在妄闕疎無用於世一昨丞相知其如此特加除用使得仰  
奉列聖真澁香火於受命之邦感慨之餘方竊自幸而未及半  
歲遠被誤恩懇辭報聞未敢再告而袁吏部經由出示所被賜  
教別紙所以存問之意甚厚然於愚分終不自安近者忽聞江  
西代者以人言報罷有旨趣熹躬聽臨遣聞命隕越不知所為  
既而方知正以丞相開陳之故是以有此熹竊恨丞相前日之  
賜不終而虛為此紛紛也熹之衰病首尾七年去冬一二陰邪  
危惡之證雖已罷去然腹心之患甫益堅牢攻擊萬方略無動  
意若不自揆冒昧輕進竊恐不惟自取顛路亦或反貽丞相軫  
念之憂故今輒有劄子復申前懇欲望丞相始終哀憐少假鈞

陶之力使得復供鴻慶守祧之役則生託榮名死題墓道無復有遺恨焉舊讀崔德符觀魚作詩有丈夫五十年要須識行藏之句未嘗不反復詠歎而有動於懷不謂今日真踐斯境而益知其言之有味也瞻望黃岡無由趨拜下風以盡其所欲言伏惟上為國家益隆寶衛亟躋元幸以慰四海具瞻之望不勝祈懇願望之至謹奉手記伏祈鈞察

與曹晉叔書

累辱惠問未能一一奉報春卿來又奉近教獲審比日雨涼尊候萬福感幸深矣熹行負幽明禍及幼稚第三女子前月未間已似向安疾勢忽變至此十二日遂不可救痛苦之極殆無以堪加以衰病之餘氣血凋耗不勝悲憫日覺危悴恐亦不復能久於世矣江右之除出自上意當路不悅者衆此恐未必為福而目下便失祠祿又須來春闕到方敢請祠已自不勝其撓况未請之間駭機一發又未必敢更請祠衰老患難一至於此豈復更有榮望但神明不遺下燭幽隱力沮邪議褒許有如此恩無路可報徒切感慨而已

答尤延之書 戊申四月

熹留玉山已半月日望回信冀得言歸今所遣人乃空手來而所賜教中見喻者又非熹之所病也區區之意正為禮節之間有不能強顏者耳如其所謂宛轉者去冬已聞之此豈可信政使可信吾亦豈可為此而屈哉老大抗拙無復餘念於此世願以君臣大義未能忘懷初欲冒進一吐所懷知難而退憂則避之今亦已矣唯願諸賢協贊明主進賢退姦大開公正之路使宗社尊安生靈有庇則熹之受賜厚矣亦何必誘之以其所不

欲而疆之以其所不堪也哉再遣此文字在元善處更望垂念便得早歸千萬之幸餘不暇及

與周丞相劄子

熹區區此來竊知皆出丞相推挽之力向之所以次且而不敢進者其故亦可知已適有幸會遂得一見聖主呻吐所懷之一二妄意自比儻猶有以效其愚於左右而事乃有出於生平意料之所不及者卒煩君相委曲調護然後得以逡巡而去丞相又枉手教以存問之此意亦益厚矣崎嶇暑行已及衢州之境前望江西不越數舍深念此行若當前日奏對之時便蒙臨遣則受命引道無所復辭今既紛紜而所坐之罪有非臣子所能堪者冒昧而行實深憂懼謹以公狀申省因輒還家俟罪別有劄目徧詣公府而復以此私於下執事三者之中狀詞尤詳足

書劄卷四

五

見本末伏望鈞慈取以奏稟早賜譴黜而改命使臣則庶幾猶可以不重其前罪熹不勝幸甚幸甚抑以熹之無庸辱知不為不久而未嘗少效其尺寸於門下今遂投迹山林不容復出而所願於丞相又有非幅紙所能盡者伏惟深以天下之重自任而引天下之士以圖之使由中及外自近而漸無一不出於正而亡有私意奸其間者則君正而國定矣若夫阿諛順指以為固位之術牢籠媚嫉以為植黨之計則固前人之所以自敗而丞相平日所非矣無所待於愚言然熹之惓惓猶願深以自警無至於復蹈其轍也干冒威尊并深恐懼

與留參政劄子

熹未嘗有一日奔走之勞於門下而參政所以知遇獎借不後於眾人越自頃年叨被改秩之恩參政實掌書命安與之詞已

浮其實而所以告戒之者又若憂其不能保夫勝節末路之難此其所以愛之之深可謂至矣熹雖至愚亦知佩服願以君臣之義不可終廢自此以來雖在疎遠而聖主之知益深益厚遂不自量妄意陳力然每起輒仆狼狽不支今者之來一前一却雖獲扶病進望清光然獨未及一見參政而衰病復作遂以煩言遠巡引去切聞進呈之際參政猶欲少加意焉誠不自知其何以得此於大君子之門也區區南歸已迫所部竊伏惟念末章所指在臣子為不赦之罪被此以出復何面目以見史民今輒具狀申省待罪并具劄日稟聞伏惟機政之餘少賜垂念使與便即得罪而江西不久闕官則所以寬其後答餘責者莫大於此庶幾收之桑榆有以卒副前日丁寧眷予之意幸甚熹當著病目作字不成貢問之初遽爾草率并望鈞慈特賜矜恕

書劄卷四

與周丞相書七月十二日

熹負罪以來奉頭鼠竄修塗酷暑不可禁當連日行衢信建寧之境又聞猛虎白晝羣行道旁居民多為所食哭泣相聞無所赴訴自惟命薄尤竊憂懼却幸偶不相值得以善達田舍人還恭被省劄仰味聖語丁寧之意已深感激而丞相賜書開諭勤至又增悚作理合拜命即日戒塗而區區之私終有未能自安者竊計朝廷寬大愛惜事體量度重輕必未能別為處分則熹之孤蹤只合杜門屏迹以俟議論之定未容冒此疑似出備使令未論後患如何但只如此行止便已非喜夙心且如何來退避七年及今乃能一出猶復宿留淹回四五十日然後敢進熹之意非專為畏彼也丞相於此其必有以察之矣今日之事亦何以異此耶又且久稽王命心不遑安竊恐聖上以謂前日謂

詞已極溫厚而熹冥頑不肯奉詔忽震雷霆之怒又聞江西前月亦已闕雨不知今復如何萬一職事曠廢或至生事則熹之罪皆不可逃非但前日口語之無根而已也若論私計則熹自去歲八月已失祠祿今適暮年貧病之態不言可知江西進兵又已遣去只此疾足乃是私雇使之任還勢亦不容至再矣切望丞相曲賜留念早如所請免致紛紜不勝幸甚且又別有一事尤係利害昨聞去歲朝堂之議欲使今袁少卿自處易賴而丞相以為賴卒悍而袁性剛不可不慮此見高明計事之審然則熹於南康嘗因莫守經由薄治賴卒之橫其釁有端又非袁之比矣弊性稍急自愛亦似不在袁下萬一軍民之間事有曲直不容屈枉則事將有不可知者前此所以不敢援此自言者政恐復如頃年避海牛之嫌而自西徂東騷動兩路竟成不寧

書劄卷四

也今不獲已聊復陳之但欲丞相知江右之不可行耳熹已有公狀申省及具劄子備扣諸公之門矣又有封事一通乃前日已蒙聖慈開允今恐投進不得亦於狀內貼說乞賜開陳然其間全不敢及前事曲直也前書狂易曲蒙謙受不勝反側區區亦尚欲有所言以垂遣人不暇然每私計天下之事則本嘗不為丞相惜此歲月幾會也熹輒有私懇率易干瀆昨過玉山見其已宰鄭謨乃十二三歲時相與同學別後聞其陷敵隔絕及此再見恍然如世俗所謂前後身者為之太息流涕久之然其人溫謹有餘而材具不足此縣推販日久其勢必不能支曾有文字干投丞相乞以歸正恩例改差一職務添俸或簽幕之屬

熹為面稟昨來忽忽不暇定及此亦嘗託張太丞稟知不

憐早賜陶鑄千萬之幸又邵武黃太監永存亦云向來蒙恩  
祠無自陳之文已嘗懇稟丞相不知鈞意如何屬憲乘間言之  
不敢不達其意并乞垂照未能自然乃欲為左右言良覺可笑  
伏惟宏度有以容之

答劉濟書

熹平生懇拙無以瘡人揣分自安非有他望公朝過聽拔用過  
宜方起輒仆上累聖神之知於此再矣尚賴皇明洞照幽隱所  
以慰藉撫循有非小臣所當得者極欲疆扶衰朽起奉明詔而  
自度孤危尚須辟人以全末路而疾疢交攻有不容自力者以  
是仰煩開諭反復熟悉引義慷慨詞旨不凡三復竦然敢不欽  
祗然前請已行度一二日當有進止之命儻遂退藏是為大幸  
區區此意諒亦蒙深照也

答或人書

熹不度時宜自取困辱比嘗自劾幸上照知申諭趨行有非小  
臣所當得者但顧罪垢未盡滌除未敢即引道耳祠請之上勢  
必可得也

朱文公書劄卷五

書劄時事出處

與周丞相書庚申八月廿四日

熹前日專人奏記伏想尋當登徹昨日先所遣人還拜領  
之賜感慰之極不可具言至於進職疏恩奉祠得請又出陶  
尤以銜戢然而丞相方且欲然深以前日不能力辨是非為病  
此則仰見大君子責已之周又不自勝其愧仰也崇福謹已拜  
命矣嫌名之喻曲荷記存此於禮律無疑豈敢更煩公聽惟是  
進職之恩則有所未安者蓋方以避仇自列而彼黜已升內揆  
於心尚覺未免上九盤帶之嫌况於他人豈容戶曉且於近制  
此等遞除雖非德選亦必有所托以為號今此何名也哉又况  
溫陵之行情狀未白此必快然尚有餘言且其為人亦嘗頗有

書劄卷五

听譽今日之去遠近必有為之不平者異時得以藉口則非獨  
為熹之害竊恐丞相亦不得不以為慮也大抵近年習俗凡事  
不欲以大公至正之道顯然行之而每區區委曲於私恩小惠  
之際本欲人人而悅之而其末流之弊常反至於左右拘牽倍  
費財處而卒又無以慰天下之公論此則熹之所不敢言而丞  
相之明其自知之亦不待熹之言矣熹今有公狀中省并以劄  
子遍懇羣公語悉由衷即非備禮切望於察早賜開陳得遂鄙  
懷乃荷大賜昨辭遷秩想亦已蒙鈞念若猶未上得并與將上  
不勝幸甚

與曹晉叔書

熹辭免文字修寫方畢更一二日始得遣人未知所請竟如何  
然亦作一奏疏極道所懷此儻可為行止之決耳山間殊不謂

外事只前月得都下書聞以諸人薦士之故逆列有橫議者不知後來竟如何蓋其間有一二病根若不能去除不惟善類立不得亦非廟社之福也不承教之久渴仰無量願無可入城之理坐成阻閣奈何奈何

答陳同父書

喜所遣人度月半前後到都城不知歲前便得歸否但迂滯之見書中已說盡自看一過亦覺難行次第八九分是且罷休矣萬一不如所料又須別相度今亦不可預定耳來教所云心亦慮之但鄙意到此轉覺懶怯况本來只是閒界學問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畦把菊若一脚出門便不能得此物喫不是小事來告老兄且莫相撻掇留取閑漢在山裏咬菜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却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

書劄卷五

累亦是一事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麼死了底何限顧此腐儒又何足為輕重况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來喻恐為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豪士笑得老兄勿過慮也

答陳同父書

喜懇辭召命不蒙開允反得除用起異非常內省無堪何以勝此已上免奏今二十餘日矣尚未聞可報踉蹌不日勝來書警誨殊荷愛念然使煮不自料度冒昧直前亦只是誦說章句以應文備數而已如何便擔當許大事况只此倖冒亦未敢承當老兄之言無乃太早計乎然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予豈不是至公至誠孟子云不臣不事大踢到底無著手處少今無此伎倆自家勾當一

尚且奈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容易出來蓋其自知甚審而世間一種不相識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之只是吾黨中有相知

日久相愛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誤相假借以為粗識廉恥而又年紀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此叨竊每中夜以思悚懼慚慚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不發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氣識畧過絕流輩而亦下同流俗信此虛聲將欲贖僥倖以千鈞之重而不憂其覆跌狼狽以誤知人之明也辭免人行已久且夕必有回報似聞後來妙論又有新番從官已有以言獲罪而去者未知事竟如何封事雖無高論然恐無降出之理萬一果如所傳則孤蹤尤是不復可出自今以往牢關固拒尚恐不免於禍况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去都城不遠想已見得近日交象矣萬一再辭不得仰不免束裝裹糧為生行死歸之計承許見訪於蘭溪甚幸但恐所說話處向來子約到彼相守三日竟亦不能一吐所懷或先得手筆數行畧論大意使未相見間預得細釋而面請其曲折庶幾猶勝忽忽說話不盡只成閑追逐也

書劄卷五

與周丞相書已西

喜聞者側聞光膺詔冊進保躬體貌益隆中外交慶燕既不獲追隨班賀之末又不獲以時奏記少見下懷瞻望門墻徒增悼惕前此幸易申懇伏蒙寵賜教答誨諭丁寧眷念有加尤深感激惟是所請未蒙施行憂懼之深莫知所措區區鄙志前已具陳既未能有以上動朝聽則亦不敢復申其說今者其狀獨以范參政進職近例為請伏惟丞相試一覽焉則朝廷之予奪與喜之辭受其當否得失皆曉然矣然朝廷於此本無愛憎之

私但爲偶失參照則亦未爲大闕獨使烹竊非其據而幸討論  
之不及則其辱大矣烹雖無狀竊漢恥之萬一此請不遂烹豈  
容而已蓋與其凶默胃受寧以罪戾煎斥爲有榮耀也然烹之  
本心亦豈樂爲是亢激者狀中已備言其曲折矣并乞深察而  
力陳之庶幾聖主有以洞照其愚而亟遂其請則不惟烹之幸  
而免使丞相分上又添此一役不了事則亦不爲無補也前書  
率爾之言無足採取過荷開納愧悚良深願今自謀之拙進退  
失據亦不復能爲門館計矣袁侍郎歸來道間一見語殊未款  
比聞其病欲往視之而賤軀衰乏尤甚未能自力念之不能忘  
也承問之及因輒布之疾病餘生無從復整履寫伏惟深爲天  
下之重千萬自愛不勝至願

與李誠父書 五月二日

書劄卷五

四

久不拜狀茲聞榮被親擢進居六察之聯深以爲慰比日清和  
伏惟台候動止萬福先生抱道不試然其心未嘗忘當世也門  
人弟子既不足以少承厥志而家有賢子足繼其業學者之望  
蓋非常人之比况祈天子繼照之初慨然有志於治而外則夷  
寇憑陵國威不振內則陰邪朋結國論未定此亦賢人君子效  
忠宣力垂名竹帛之秋也尊兄平日立志持身固有定論然區  
區更踴一意爲國無猶常日往還厚善之私深察天下公議之  
所在精慮而決行之使陰消於上而陽長於下政事脩理而國  
勢尊安不亦老先生平日之所望於後人者乎烹託契深厚不  
敢效常人進諛詞以贊除用之喜狂妄及此不審尊兄以爲如  
何胡公論事皆合公論甚強人意但二小諫之去殊可惜乃不  
能遂其言何耶諸公排逐正人乃以尊兄塞責此相輕之甚謬

凡必不能爲薛許耳不可懷此小恩而忘大辱幸深念之

與張元善書

辭免文字極荷留念危疑之迹久爲賢者之累尤以慚悚今復  
遣此人乃漕司借來省狀公劄已與錢令自投矣只煩因兄扣  
之狀彙錄呈區區早意只是如此更無他說如云立節抗論却  
非事實而反以益其疑忌蓋平生辭官只是兩事一則分不當  
得二則私計不便而已非有他也所云如有差妄却與此事體  
不同若是本等差遣力所能堪豈有不愛之理但名位超躐或  
非力所辦則亦不得不辭耳清源之說尤非所敢聞者中固不  
見容外亦非所堪衰晚如此精力昏耗一事做不得只得一日  
安靜卽是一日之福此外無所求也對班果在何日不知欲論  
何事來書所云非甚利害不服謀人者何見事之遲耶觀二諫

書劄卷五

五

之去江夏之升此乃不犯手勢而幹旋運轉無不如其意者自  
古小人所以敗亂國家豈皆凶惡猛鷲有可畏之威而後能之  
但有患失之心便自無所不至先聖言之精且切矣南臺西掖  
乃爲差強人意者然不清其原而窒其流恐徒費力而無補也  
况南牀擊去新諫此已明與之忤渠旣不得志必須更尋一枚  
如此等比置之本處不知又將何以爲計此事不遠計只在旦  
夕矣可憫見痛針刺之此公雖未相識然見其文字知其純厚  
不會罵人須力從史之以速爲上稍遲一日卽壞一日事矣二  
諫之去必須有曲折幸于細報及天下事只有箇做有箇不做  
無如此依違僥倖之理彼之隱忍回互蓋曰將以有爲也而所  
就者亦止如此與奮發直前者相去亦復幾何向使奮發直前  
果去禍根却未必不做得事也境外之事則諉曰無後段不知

如此拱手安坐幾時是有後段時此事苦處是無告語處不知祖宗之靈何負於此輩而忍至此也誠父遷後相見已開渠曾與之鄰居相與甚厚須有以警覺之縱不能回戈奮擊且得不爲所使以善善良亦幸事也蕭果卿初除御史虞丞相意也人或賀之蕭喟然曰彼見吾憤憤謂我不能言而以是處我也其輕我甚矣不數日首論其黨遂并攻之論者服其勇云經總制錢若只如此減得不多全不濟事嘉去年有一劄子曾降出否諸公之意非不欲速行只是怕諸路條上乞減太多難可否耳若未定論且守前說爲佳過了此番又無時可理會也紹興和買燕向有一說欲減總額零數十四萬中而後以田畝餘財諸般物力貫頭均敷庶幾重者得輕而元無者所增亦不至重後來不曾上得鄭書赴鎮時曾寫與之不知渠後來如何區處

書劄卷五

六

也廣西鈔監只是州縣苦之必不至大爲民害今復官賣却須有言民處以本路觀之可見矣詳觀所論大率見得人情事幾未甚分明此乃平日意思不甚流靜故心地不虛不明而爲事物所亂要當深察此病而亟反之古人所謂安而後能慮定而後能應正爲此也若只如此泛泛度日即恐枉得道氣之名而不享其利徒有損而無益也千萬留意

答李誠父書

副本垂示極感不外之意三復以還伏念頃侍先生教誨所益無非此事感念時昔不勝悲歎又喜家學有傳遂爲世用有以慰九原之思也首章所論乃古今不易之常道而在今日尤爲要切然自世俗觀之不以爲迂濶之常談道學之邪氣者鮮矣苟元既發其端此必已爲彼等所惡然吾所以告君之道無以

易此則亦何顧於彼但當守此一言以爲平生議論之本他日論事每每拈出此箇話頭不論甚事都從此話上推出去則百病之根無所藏匿而於人主所以反躬正事之幾亦約而易操矣若把此話別爲一事而當世之弊又自各爲一事則內外精粗不相統屬而真不免乎迂濶之譏矣切望勿忘此言每見必須拈出常令接續無少間斷則久久自見效矣恢復一事以今事力固難妄動然此意則不可忘頃見先生亦常常說今日但當將不共戴天四字貼在額頭上不知有其他是第一義今觀老兄所論亦得此意但當因此便陳內修政事之意而稍指切今日宴安放倒之弊乃爲不力耳至於分察職事計亦默有所處此則大要在於詳審勿徇偏詞爲善而覆護善人掩其疵疾之意亦不可忘耳又其大本則欲正人者必先正己况欲正君而可自有不正之累耶此在高明處之必已素定既承下問不容不盡耳

書劄卷五

七

答王謙仲劄子

云云不勝千萬幸甚又蒙不鄙俯垂訪逮此見高明之度雖以爵位德業之隆而自視敢然不自賢智至於如此甚感甚感願喜至愚本無知識加以疾病廢學意見愈益濶疎其將何以仰承嘉命惟是平生所問明公之節槩風烈凜然其非今世之士其尊主庇民之畧蓋素所蓄積也今日得其位而施之於海內有識仰首拭目以望膏澤之流亦有日矣熹獨竊意明公之優游不迫蓋將有所待而爲之也雖然時難得而易失古之聖賢蓋有皇皇汲汲而坐以待旦者唯明公不忘時昔之志而果斷奮發以乘其不可失之機則宗社之休生靈之幸也



與留丞相劄子

熹昨具短劄懇辭恩命方懼進越自取罪戾不謂乃蒙鈞慈還賜手教拜領伏讀感悚益深又蒙鑄喻丁寧褒與隆厚仰認至意尤切凌兢誠宜卽日拜命便道之官服動職業深求所以仰稱吾君吾相知遇使令之意而疾病之餘昏耗已甚竊自揆度決無以堪一道委寄之重不免復具公牘再干朝聽而別以此私於下執事伏惟丞相國公詳加省覽特賜矜憐曲為敷陳仍畀祠祿使得卒逃吏議以遂餘生則熹不勝幸甚幸甚或恐朝廷未知熹之實病誤謂尚堪使令不忍終身置之閑散則謀議之官若蒙陶鑄或可自效然以禮秩大優不敢有請伏惟相公試詳度之但熹雖出終不能久近則半年遠則周歲決須再有祈懇復勞區處不若及今便與祠祿之為便耳抑嘗聽於道路

書劄卷五

八

側聞乃者相公蓋嘗白發左右之姦斥之遠外所以輔君德振朝綱者甚慰中外之望熹雖愚懦亦不勝其喜幸竊意相公必將乘此機會大有建明以為宗社永久無窮之計而伏聽累月未有聞也夫陽長而不遂進陰消而不遂滅此最安危治亂之機而昔人所深畏以熹之愚猶竊為相公慮之不識高明何以處此而善其後也遠跡田間無由伏謁黃閣之下仰首一言以贊大慮引領東望不勝惓惓伏惟上為國家俯為人望千萬自重熹不勝懇禱真切之至

小貼子

熹日力昏耗不能細書惜字墨色濃淡行道欹斜殊不成禮本不能親書以所被教出於手墨勉彊作此率畧殊甚伏乞鈞慈矜恕幸甚幸甚 熹惶恐上覆

與留丞相劄子十月二十一日

熹竊以中冬嚴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嘉頌以衰疾再辭恩命方懼僭瀆自速罪戾乃蒙丞相矜憐曲為敷奏改界符竹以便其私固已甚幸至於那移闕次不一而止倍費生成之力仰累公平之政此又熹之所大懼也若使稍堪勉彊豈復更敢辭避以招尤取闕而自棄於明時實以所苦日疾浸以增加臨漳雖名事簡然一郡千里生齒萬數獄訟財計所繫不輕若以愛身之故漫不加省而委之他人豈得自安若欲一一親臨則竊自揆度決有所不能堪者前日所以力辭江東之行良以此故竊意為熹言者亦未究知其實而或雜以他說是以丞相雖已憐之而猶未深信其必然也以熹今日精力之所堪惟有奉祠一官可竊升斗之祿又復惟念君相之恩隆厚至此而

書劄卷五

九

熹必求閉退固執不回則或者之論必又有以為羞薄詔除而加以傲上無禮之罪者是以今日冒昧朝聽不敢專以祠祿為請蓋已出休迫無聊之計而陷於貪冒苟求之譏矣伏惟丞相試加察焉賜之一言明其實病而復與之祠官之祿使得休養神明避遠謗議庶幾未死之間及見丞相格君定國之效使羣邪屏伏而眾賢策進茲口熄滅而公論顯行國勢尊崇於上民心悅豫於下則熹雖在田野之中亦得以安心肆意明目開口為太平之民其與懷抱憂畏側肩屏息以寄其身於吏民之上者屈伸苦樂萬萬不侔矣若丞相亦以熹前所疑有不得不慮者則謀曹之請願垂意焉然此以為其不得已之計萬一近地或無旦次則又不必勝那增劄以致人言但與祠官乃其舊物縱使得罪亦易辭也熹未嘗有一日灑掃之勞於門下而丞相

知之之深念之之惑至於如此故薰不敢不盡其愚伏惟丞相擇而處之千萬幸甚未由趨拜門館伏乞上為兩官倍保崇重永扶公道以福蒼生熹不勝至願

與黃仁卿書

點行義不修無以取信交遊遂使中傷之禍上及先賢若非神聖鑒知則其流害將不止於不肖而已矧此悚傷無以自容豈竟不免臨漳之行示喻積弊此固當然其橫斂擾民為害有大於此者到官之後須次第討論更革之今未敢洩此意若過劍福得左右在彼面議為幸或出沙縣亦當先附報奉約一出相會也於州縣事體本自生疎又多時不出意思疎懶既承當了擔子便又苟簡不得甚欲子細商量也請兩事亦似不必如此隨分仕宦不起患得夫之心何處不是安地政不須如此若論為學則在官何嘗不可為學直患自不愛日用功耳買田舉子之說甚善此間周居晦劉晦伯皆有此議但愚意以為如此則只做得一事不如歛散既可舉子兼可救荒又將來田租亦為豪民坐欠催督費力此建陽已見之弊須更仔細商量大抵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但籌其多者為之耳只恐一日錢荒却思此米無討處也

答趙帥論舉子倉事 庚戌

次月初十日請米不得折支價錢元立約束逐月三次支米使生子之家不過一句便得接濟極為利便但支米官獨員自支或不得人則徇私作過無所不有至有將私家所收輕禾洗穀重行估折者亦有將所支官米準還本家私債者似此之弊不一而足不但折支價錢而已故中間甚不得已而改為三月一支之法雖期日稍遠然却得關會

諸部附籍鄉官同在一處不容大段作弊鄉人雖是得米稍遲却無邀阻乞覓之患亦頗安之今欲一月一支誠為中制然若不關集諸附籍官則獨支之弊復如前日若欲盡行關集則一月一來其稍遠者不無厭倦支米官又利其不來決不使行申舉因循視做必致無肯來者而獨支之弊又如故矣反覆思之只有一說雖或未能盡革售弊然亦勝於不行欲乞更於所示事目本文次月初十日請米一石之下注云仍舊關集諸附籍

鄉官各將本籍前來參驗方得支給注止仍於後項立法支米以恤其私見第三項則或可以責其必來而免致復有獨支之弊如其不然雖欲多設關防曲行小惠徒為文具終有損而無益也

佃戶人戶欠米未有約束

舉子根本全仰諸莊佃戶送納租課諸人戶回納息米今佃戶多是豪猾士人仕宦子弟力能把持公私往往拖延不納至有及來年夏秋而無敢催督之者請米人戶間有形勢之家詭名冒請一家止有百十石鄉官明知其然而準於人情不能峻拒亦有慕其權勢而因為納交求媚之計者亦有畏其把持嘲誦而姑為避禍苟免之計者及至冬月回納之時又皆公然拖欠鄉官無如之何縣官亦復畏憚不肯留意催促遂有經隔年歲終不送納者廬沙常平社倉會被一新登第人范名借去一百餘石次年適值大赦遂計會倉司人吏直行蠲放緣此鄉俗觀做全無忌憚視此官米便同已物歲久月深其弊愈甚若不早加覺察將欠多人追赴使司勘驗監納佃戶即令召人刻佃則數年之後根本變拔鄉官徒守空倉舉子之家無復得米之望矣

書劄卷五

十一

戶多是豪猾士人仕宦子弟力能把持公私往往拖延不納至有及來年夏秋而無敢催督之者請米人戶間有形勢之家詭名冒請一家止有百十石鄉官明知其然而準於人情不能峻拒亦有慕其權勢而因為納交求媚之計者亦有畏其把持嘲誦而姑為避禍苟免之計者及至冬月回納之時又皆公然拖欠鄉官無如之何縣官亦復畏憚不肯留意催促遂有經隔年歲終不送納者廬沙常平社倉會被一新登第人范名借去一百餘石次年適值大赦遂計會倉司人吏直行蠲放緣此鄉俗觀做全無忌憚視此官米便同已物歲久月深其弊愈甚若不早加覺察將欠多人追赴使司勘驗監納佃戶即令召人刻佃則數年之後根本變拔鄉官徒守空倉舉子之家無復得米之望矣

諸縣措置官下書手月支米五斗

如此則借置官似亦皆有月給兼第一項所陳利害欲乞并就此條立法若云諸縣措置官月支供給錢若干折米逐官下置書手一名月支米五斗支米附籍鄉官逐月每人支米若干以充茶湯飲食童僕往來之費此數未敢擬定更詳酌稍優為善

與陳憲劄子 庚戌 乞

熹輒有愚悃仰干台聽昨以漳浦黃尉不納軍糧營私廢職致寨兵饑餓狼狽事有可憂不免具狀申省部諸司例皆不蒙行下獨荷使臺留意差官前來推勘官吏聞風無不震悚今者忽被使檄乃問本人有無情弊固已愕然續得勘官關報又云已奉台旨往行起發不惟熹竊疑之一郡士民無不驚怪以為使臺舉措不應如此熹雖已具回申具言本人罪狀明白不待更有情弊然後可按故本州前此申狀初不謂其別有他罪乞照已行事理施行不審已蒙台察與否如何也然商日以來竊伏思之此事本非區區敢容私意正為州郡差使不行以至欠闕軍糧事勢危迫若不懲治深恐官吏習見州郡事體削弱不能使人向後迭相倣效無所稟畏萬一一且稍有緩急事將有不可勝慮者所以勢不得已須至按劾然猶以諸司在上不欲遽爾具奏既見使臺特加究治竊料台意必有所處而不意一旦自為縱弛以至於此也伏惟提刑郎中以清名直道有聞於時必不肯容請託之私以廢公法不知此何意也熹昨已具狀申省部諸司乞避此劄又念台慈顧遇過厚不應遽爾妄發遂且引卻區區衰病辭已求去然一郡之防則有不當以熹之將去而遂廢者是猶不能已而一言之伏惟高明少賜察果於去

書劄卷五

十一

惡而無為因循中輟之計以壞紀綱以損名譽則非喜之幸乃此邦之幸乃閣下之光也頃年嘗讀郡陽去郡之章至有雖鼎鑊有所不辭之語嘗竊壯之以為此真今世之古人其剛大正直之氣不可屈撓乃如此而亦意其必能有以容夫度外逆耳之言也是以不敢不盡其愚伏惟幸察

與張定叟書

契勘汀州在閩郡最為窮僻從來監司巡歷多不日到州縣官吏無所忌憚科敷刻剝民不聊生以致逃移拋荒田土其良田則為富家侵耕冒占其瘠土則官司攤配親鄰是致稅役不均小民愈見狼狽逃亡日眾盜賊日多每三四年一次發作殺傷性命破費財物不可勝計雖為王土實未嘗得少霑惠澤殆與化外羈縻州軍無異甚可痛也近因戶部王郎中申請乞行經界得旨施行千里細民鼓舞相慶其已逃亡在漳潮梅州界內者亦皆相率而歸投狀復業然此一事察家大姓不以為便使縣吏鄉司不以為便官員之無見識樂苟簡者不以為便往往皆能造為浮語扇惑上下獨有貧民下戶欲行此事有同飢渴而其痛苦之情無路上通是致前任監司妄有申述沮格成命使昔之鼓舞者今變而為咨嗟昔之投狀歸業者今復相與狼狽而去有識之士深痛惜之而在位者未之知也所幸元降指揮猶有秋成取旨之文今既及期而汀州歲貢大稔且其守臣學道夢人有風力可以倚辦失今不為竊恐向後難得似此機會欲望檢舉元降指揮詳陳前項利害申述取旨只委本路監司及本州守倅趁此農隙疾速推行庶幾不為一方久遠之利

書劄卷五

十三

與雷丞相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瀆鈞聽熹衰病餘生不堪從宦茲蒙誤恩假守  
罷勉南來意謂若幸無他疾痛可以冒昧歲月然於職事亦不  
敢不盡其愚前此依准通融蠲減指揮乞免上供罷科茶錢及  
減無額經總制錢之額以至恭奉聖旨相度經界利病皆是一  
郡永久利害而經界尤利害之大者所以不避僭率極意盡言  
不敢少有顧望前卻首鼠兩端之意退而講究巨細本未不敢  
不盡規摹措畫蓋已什八九成矣鄙意無他蓋以本州田稅不  
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為豪宗大姓籠名冒占而  
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僥倖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  
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擘畫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  
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  
有使人不忍聞者熹自到官蓋嘗反復討論欲救其弊而隱實

書劄卷五

五

郡計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所以前此申奏  
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竊聞廟堂有意施行版曹亦無  
異論亦蒙丞相賜書愉意謂必可行熹區區自喜竊謂準民自  
此可脫塗炭之苦而熹區區強顏扶病亦不虛為此來矣不幸  
心勞事拙賦政不平前九月中州境屢有地震之異未及自劾  
以聞而舊疾發動通傳兩足連及右臂痛楚呻吟不可堪忍以  
至滿散鈔裏之日皆不得少伸臣子歸美報上之誠今雖少能  
自力扶曳出廳就提批判而病中服藥多是疎利發散之劑精  
神氣血衰竭殆盡無復筋力可以支吾又况所請罷科茶錢無  
額經總之屬皆久不蒙開允經界聞亦有陽為兩可而陰實力  
沮之者只今已近冬至更五十日即是新春設使使俟施行亦  
無日子可以辦集至於按劾弛慢不虔之吏諸司又不主張甚

或已行取勘而無故自引罷者如此使熹寧復更有顏面可臨  
吏民鄙性狃急不能俯仰前日所以杜門空山甘忍窮餓而不  
敢有意於仕宦正以此耳今年六十有一衰病侵凌行將就木  
乃欲變心從俗以為僥倖俸錢祿米之計不亦可羞之甚乎憤  
懣無聊不能自抑已具奏牘干犯天威乞從罷黜而并以此私  
布腹心於下執事伏惟某官少賜矜憐曲加陶鑄或使復得奉  
祠歸死巖壑則又千萬之幸而非熹之所敢望也抵冒崇巖俯  
伏俟命熹不任恐懼震栗之至

與趙帥書 辛亥二月

雷雪之變誠可憂懼而寒雨連月陰盛陽微天雖不言意極彰  
著此亦可深慮者但求言之路未廣不知果有切至之論可以  
感寤聖心解謝天意者否侍耶身雖在外然以宗屬之親侍臣  
之重而平日愛君憂國之心與今之從政者不可同日而議適  
此幾會似亦不容默然以自同於眾人也不審囊封入告當復  
以何為先區區願竊聞之以寬發緯之憂因來密翰千萬幸甚  
近聞有旨招填諸州禁軍寄募沿江戍卒兩事並行似難辦集  
且今日州郡禁軍緩急何足恃賴正當別作措置以漸消除而  
悉收江上諸軍子弟刺填本軍以時練習却令分下諸州就置  
以省餽運防緩急歲時更代却還本軍則其事勢自然不敢退  
墮而州兵之未清者亦得以激厲增進乃為長久之計今不應  
此反令州郡泛行招刺若守將不得其人則適足以資其賣鬻  
之姦而空耗衣糧重傷民力又未論也至於寄招之令則棄子  
弟素習之技而取浮浪無能之人尤為非計似聞軍中向來以  
不堪用嘗奏罷之數年之間州郡得以少息勞費不知今日有

書劄卷五

五

何急切而忽取此已棄之繆策而復行也往在南康日見陸興所發之人全船遁去并與部轄掌事者皆不復遷移交鄰郡搜捕甚急此等之人設使到得軍中亦豈伏堪倚仗也竊謂此二事者在帥司亦合申請更以書曉諸公必不得已且罷寄招而稍遞增禁軍本等及大等第斗力必使及格方許收刺仍於逐年奏帳本名之下各注斗力不測點名抽喚令赴帥司按括則猶庶幾其或可用也此間于第投募者衆因限以必及次高疆斗力乃收而來者亦不少此亦已試之驗也

與趙帥書 三月二十三日

烹竊見元降指揮將海船作三番拘集聽候募發後來節次有旨許令當番船戶只在本州界內逐便漁業此見朝廷燭見幽遠務從寬恤之意然去年三月八日方降指揮本州四月八日

書劄卷五

七

方始被受則船戶拘集已久不無廢業官吏恬不省察恣行邀索而至命下尚且拘留適喜到官之初究治姦弊方得放散以此之故船戶畏懼不肯如期到岸聽候檢點欲望使司特賜申明乞降指揮今後當番船隻追集到岸日下差官點視即時逐旋放散令於本州界內漁業委自守臣專切掛意不得拘留向後年分並依此施行更不候別降指揮實爲利便恐或未欲如此施行卽且乞逐年初冬便與預先行下使船戶知得到州點視便得放散自然樂於聽命不致誤事

答陳漕書

近因使還已具經界乞候將來農隙施行利害中稟伏想已塵台鑒未奉回降但增悚惕今半使牒便令差官烹前此準擬外州一二待關官近聞朝論大以爲不然此亦小事不欲固爭勢

須別行踏逐外州一二官員相添乃可。案事蓋此四縣龍溪縣官皆可委仗不須差人能巖山多田少只一劉尉承嘉士人嘗從王亞夫遊頗知經界利病足當一縣或更助以一人亦得長泰縣小地狹或更須一人但漳浦地廣而荒尤費區處而宰丞簿或老或繆皆不堪使只有一尉曉事然亦是巡捕官已擬用一龍巖簿貼之然更須得兩人或三人乃足用州官中亦未見能曉事有可差者容更踏逐別得具申但既未卽施行卽且小候詳細差撥庶得其人乃爲有補不審台意以爲如何已具公狀申述俟俟回降卽當遵稟

與雷丞相劄子

經界已被漕檄竊聞此事丞相極勞經畫乃得施行千里貧民無不知感但恨聞命之日已是正初農事方興不容措手已中漕司乞候十月一日下手打量矣其合預行措置事件則目今

書劄卷五

七

不住施行講究令益精審以俟及期而行必不致有誤事但此事之行雖細民之所願欲而豪家右族倚勢并兼者惡其害已莫不陰謀詭計思有以動搖未知此八九月之間事體又復如何更願丞相深察其情而以天下至公之理裁之有以終惠此邦之人而不墮於騰口間說之計則如烹等輩尚得以奔走進全泥塗之中上爲國家均愛赤子而彼幸於有成如其不然則雖賤軀自可支吾亦當別以敬罪自劾而歸不敢遊丞相回鈞之內矣喜以本郡不曾被受省劄不敢具申其回報漕司亦當謹錄一通冒浼鈞聽僭率皇恐蠲減錢物竊知已下漕司亦當一而條具申稟彼司聽候處分更望廟堂力賜主張使不奪於有司出納之吝則非烹之幸乃此邦之幸非此邦之幸乃此民

之幸也國家愛惜斯人如護元氣不忍以毫髮擾之詔令所頒  
戒飭州縣未嘗不以嚴禁科罰為言而所以取之州縣者乃  
如此是則陽為禁止而陰實縱之又從而驅之使必出於此聖  
主在御丞相秉鈞豈忍為是以欺其民哉熹前書晉越冒進所  
聞中間伏奉手教開納諫論則至三復以還喜懼交集然迷聽  
累月竟未聞公論之勝邪說之消如丞相之言者顧其當勝而  
反消當消而反勝者則有之矣州縣雖官不常議此惟丞相深  
圖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熹瞻望台臺不勝依仰敢乞上為  
兩宮益加鼎食之衛千萬至懇

與留丞相劄子

熹誤蒙選擇備數海邦又被詔旨特許本州推行經界以惠疲  
疇方幸得以罄竭駑頓仰副使令而不幸遽聞長男之訃悲痛  
不堪自度精神思慮將有不可得而驅勉者已具公劄申稟乞  
賜陶鑄官親差遣使得蚤歸營辦喪葬收拾孤嫠切望哀憐早  
賜敷奏千萬幸甚熹又有愚懇本州判官葉棧假滿百日依條  
離任念其貧病已許為仲嶽嗣之懇未及而遽遭此禍然不欲  
食言并有劄子率易投納伏惟鈞慈不忍一物之失其所并賜  
垂念則不惟榮懷之幸亦熹之幸也方寸迷亂言無倫次伏紙  
不勝皇恐俟罪之至

書劄卷五

六

熹竊以孟夏漸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遠守偏城  
日荷臨庇昨以累子悲傷甚計不便干冒威嚴已深震悚而前  
此人還蒙賜手教存撫甚至且有憐其久處瘴鄉之意伏讀反  
側不知所為喜去歲之病乃是宿疾發動即非染瘴不知趙帥

與留丞相書 四月二十四日

何故乃爾具稟致煩軫念况此邦事簡俗淳今歲以來吏民亦  
粗相安又經界已得指揮若非家有私故則熹非雅義不啻去  
亦不願舍此僻遠之安而就繁會之危也幸今已開奉祠之請  
既有成命此蓋丞相察其哀懇而開豁及此千萬幸甚雖論議  
華資所不當得然亦且得去此只俟受命一面捲辭而於前路  
聽從欲之報也計差去人不三數日會當至此但今郡中却有  
二事不免具狀申奏其一為昨來所乞蠲免罷科茶錢已蒙行  
下漕司相度今計郡中自可拮据只乞降旨約束官吏不得沿  
此為名似前科擾不敢更煩蠲免應副而所乞除減無額一項  
五千緡者即乞特詔有司便與施行庶為一郡久遠之利其一  
為漳浦高知縣登忠言直節不幸貶死欲望聖恩特與昭雪褒  
錄其家二事皆乞丞相留意開陳得從所請千萬幸甚雖當去

書劄卷五

七

此而惟君相所以造之此來之意似非偶然欲圖以報萬分者  
是以於此有所不能忘懷其他瑣細亦有合因革者然其事在  
州郡而不在朝廷又不敢以煩鈞聽也其他至如經界一事若  
非丞相力賜主張則浮議紛播其罷久矣茲者又蒙垂諭詳悉  
尤切感歎此事貧民所欲而富者不願理勢甚明似不難曉而  
羣言胥動嚙啗萬端則不惟愚者惑之而賢且智者亦或不免  
此可怪也然此邦之人富者尚少其力能沮議而得關說於前  
者亦不其多熹之所憂獨恐溫陵富室既多其間豈無出入門  
牆之下承賄賂之恩者必將巧為詞說乘間伺隙以濟其私竊  
願高明審加察焉使此邦之賴不敗於將成則泉汀以次悉蒙  
其利而三州之境甯若無告之民無不感戴生死骨肉之恩矣  
昨來陳憲委官來此商度因令行視田野汀之行買聞之驚喜

相率拜其車下問此法何時可及吾州此可以見夫人之真情矣而必為說以敗之而圖自利其亦不仁也哉往時有閹門舍人休宗臣者亦丞相之邑子嘗因奏對論及此事其言憤激痛切蓋有所指今泉之貧民愿士人人能誦道之公議良心不可泯沒彼沮之者設不出此子孫決不乞食獨何必過為之慮而蒙此詬於其身耶是可歎已惟丞相深念有以反之此又自為門下之計而非獨為三州貧民計也熹又蒙垂諭漢以士大夫之朋黨為慮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正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為所擠而目以為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

書劄卷五

至

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敢不以朋黨為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為已任是以上之所以告於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于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有侵凌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為禍深也又稍故為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為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為是而有黨者為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

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為已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眾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為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幾幾乎前年述一諫官去年述一御史近聞又述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那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為黨其亦誤矣熹雖荷知獎而未遂掃門之願願蒙出語之勤似不為無可取者是以輒空胸臆少答恩顧不自知其狂且妄也于月威尊俯伏震懼伏惟寬宥有以裁之瞻望黃閣無由趨拜敢冀上為國家倍保崇重熹不勝下情

書劄卷五

至

千萬懇禱之至  
熹竊見紹興初年趙忠簡公為相一時收用人材之盛後來莫及然細考其間亦豈無不滿人意者但其多寡之勢此疆彼弱故雖少雜而不能害治當時有小元祐之號今者竊觀丞相之心即趙公之心然論一時人材賢佞之勢則此少而彼多此弱而彼強此則區區所以不能不深憂而輒以分別賢否忠邪之說為獻於門下也伏乞鈞照熹皇恐又覆熹又蒙垂諭陳憲趙守曲折謹悉陳憲於此極留意熹前劄已具稟矣昨見移節方竊憂之不謂鈞念已及此也幸甚趙守舊識之有心力肯向前誠如尊命然更得一言勉之幸甚近得遷官下鄉分界且通諭父老以所為方量之意并以筭法授之人見其簡易易行無不悅喜今見熹去頗以為憂而不知



丞相上張之力初不為薰一介作較也更乞加意垂念于薰  
至幸皇恩恐又覆

與雷丞相書七月十日

喜竊以孟秋猶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區區賤迹  
自四月二十六日解罷那事越三日途發臨漳五月二十四日  
遂抵建陽因途寄寓以畢喪葬但悲憤之餘無復生意仰賴巨  
庇偶未印死耳七月四日始被省御并領手教之賜仰荷鈞慈  
垂念之厚但所請上還進職恩命未奉俞允上恩隆重威令已  
行知友皆謂不當復有干冒而反覆以思竟未得具所以可受  
之說不免復從建寧借人持狀申省愚慮惘欸罄竭亡餘不敢  
重洩崇聽得賜省覽許悉開陳上請聖朝予奪之公下全匹夫  
辭受之義則薰不勝千萬幸甚又蒙垂諭經界利病乃是溫陵

書劄卷五

五

士夫猶有公論始者但見漳人有仕於朝者奔走權門口肆搖  
沮而妄疑之耳數日前陳憲按部經由亦有所聞深不自安改  
迭之請殆必為此然周潛始至相見首問及此云恐朝廷或從  
陳憲之請即欲畧知曲折未知後來既聞浮議紛紜之後又復  
如何此非閑人所敢干預第四下喻之及敢布所聞耳無額錢  
事曲蒙垂念尤深感戴版曹今當已有定論但恐出內之吝有  
司常態須仰廟堂力賜主張始可不垂所望也高古縣事不審  
已作如何施行此事南方之人無不聞知况如丞相尤是目睹  
而梁文靖公向來亦嘗為之申雪固不待鄙言而後信但得根  
前委曲敷陳特與昭酒則不唯直既往之冤中泉壤之恨而自  
今以行忠言日聞於丞相效美遜直之心亦不為無所助矣如  
聞此日朝士有以不願為忠臣之說嘗上心被親擢者遠方轉

聞不知信否如審有之則小人過計之發恐其不得為興邦之  
言也又聞其人亦嘗出入門塔溪辱知傾當是其時未有此論  
女又不然則知言知人之訓妄意丞相更當留意博求直諫之

賢置之東閣與圖天下之爭則大人格心之效不日可見而勳  
業之茂不但踰於前後較公矣諸葛武侯之教有曰諸有思慮  
於國者但勤少言之際則事可成賊可死功可超足而待矣太  
祖皇帝嘗語侍臣唐太宗虛心求諫容受盡言固人主之難事  
然苟若自不為非使人無得而諫之為愈乎至哉言乎大哉言  
乎愚竊願以武侯之言為丞相獻又願丞相以太祖聖訓日啓  
迪於上前也至如朋黨之論則前記所陳有未究者致煩鑄喻  
至於勒縛三復愧悚不知所言章蔡之禍誠如尊命但忠賢奔  
播至於如此推本其原蓋自有在而九年之間黜幽陟明培固

書劄卷五

五

根本其效見於靖康建炎之際者民到於今賴之又自有不可  
誣者若其無此而元豐紹聖便相傳裝則後日之禍豈但若此  
而已哉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並用異趣之人故當時朋黨  
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爲名言蓋嘗謂此乃不得已之論  
以爲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之猶爲愈耳非以  
爲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去而此舉真可爲萬世法也者  
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并絀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曆  
之宏規盡革熙寧之秕政者豈不盡善而盡善乎後之覽者得  
其言而不得其心知退守其所爲不得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  
盡善盡善之策是以國論日卑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而不  
振此可悲也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  
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致生於腹心之間卒以助成

仇敵之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為已禍也然則元祐之失乃在於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為太甚熹竊有所未喻也是以知言知人聖有明識區區已效於前矣深願丞相加之意也抑又聞之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易而言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為主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遏及其退而消也五龍天矯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踣躅之乎甚可畏也丞相觀於今日之勢孰為主而方長乎孰為客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為制於人者乎於是焉而汲汲乎以求天下之賢以自助使之更進迭入日陳安危治亂之明戒以開上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小傾而陷入其黨尚恐後時而無及於事不精而未免有失亦何遽至預憂其分別太甚而為異日之患乎熹未獲趨拜而辱知至深且今分廿投老無復世念故不自嫌而冒昧及此伏惟赦其

書劄卷五

五

與留丞相書十月四日

竊以孟冬肅爽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真昨者人還伏奉省劄諭以聖恩褒借不許終辭之旨又蒙鈞慈加賜手教所以開曉九極懇至伏讀再三仰體吾君吾相委曲眷憐之意如此其厚諱已竊後賦拜告命木表稱謝矣恭惟丞相國公知遇之深罔不以世俗常禮見望然亦有不取廢者鄙語卒童少見所以附報之實僅蒙照察千萬幸甚高古縣事特蒙主張得被仁聖源泉之澤九原忠憤一旦獲伸丞相所以發顯忠直摺抑姦諛之意不但施之今日周行之間所勸多矣龍溪亦業收召

書劄卷五

五

與留丞相書十月十二日

之想始望蓋不及此第切惶恐無額錢事近聞已蒙施行邑中尚未見報未敢致謝此錢雖是州額從來拋下諸邑渾浦為多此縣比年錢廢已甚熹向來措置州郡自為抱認罷科茶錢數千緡今若得更免此則此邑庶幾有可整葺之望萬一今來方是行下漕司皆定即將來更望丞相力賜主張始終其惠使此邑疲民免於非理科罰之苦千萬之幸或已俯從所乞盡賜蠲除則熹昨奏抱認罷科茶錢事雖無施行亦乞行下本州遵守不得再拋下縣仍切覺察勿入諸縣以此為名妄行科罰此又永久之利也此錢自係上供之數不敢求免本自不必具奏所以有前日之請良以此耳伏乞鈞察熹未嘗有一口掃灑之勞於門下而丞相所以知獎優異不在眾人之後顧今精神耗竭筋力疲憊無復可期以伸報效區區願丞相深觀大易陰陽消長否泰往來之變謹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公進退之母為調停之說所誤使忠言日聞聖德日新而天下之人真享富壽康寧之福朝廷之上真見平平蕩蕩之風則衰病之軀老死丘壑無所憾矣如於忠邪之分察之有未明消長之戒信之有未篤而又以一身利害之私參錯乎其間則今所謂持平者是乃所以深助小人之勢以為君子之病將見彼黨日盛此勢日孤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為者丞相雖欲奉身而退窮勝事而樂清時亦不得辭後世良史之責矣熹不勝感德之至輒復冒昧言之伏惟恕其狂妄而采其千慮之一得焉則又幸之大者瞻望門墻無由伏謁伏乞以時為國千萬自重熹至懇至禱死罪死罪

聽惟是昨因致謝輒罄鄙懷狂妄僭率不勝皇恐然自遣人之後卽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未聞丞相忠誠感格天意爲回重陰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竊自幸其言之不効旣又反復以思則恐今日之事未足爲喜而前日之論猶有可思者也蓋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卽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爲患况居侍從之列乎况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而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爲害已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已而欲親之且其可否

書劄卷五

五

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間小爲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爲慮而輕爲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鈞敵之常勢言之耳况今親踈新舊之情本自不侔忠邪逆逆之趣又各有在彼已先据必勝之地而挾羣黨以塞要衝凡一舉手一搖足皆足以爲吾之害下至近習纖人亦或爲之挾持簡牘關通內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然孤居孑然特立絕無駭駭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之地以覺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爲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躡步之間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爲主而我方爲客彼方爲刃而我方爲肉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甚惡之人置之不能爲助之處徒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雖能遍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氣但陰謀而

伺其勢以能害已則便一眦日而羣吠四起使來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暇席而已狼狽倉皇奔避四出矣尚何國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爲但去一人班列便無小人臺閣便無異論乎胡不觀於鄭尚書王著作孫司業之遂去而不留袁溫州之已除而中寢此皆誰實爲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爲崇益甚耳語口治水不自其原末流彌增其廣又曰射人先射馬禽獸當禽王蓋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抗論震動朝野善類相慶而熹獨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爾於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爲也如其不然則自今以往丞相

書劄卷五

五

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以熹竊危之而未敢以爲喜也辱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抑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蚤猶豫爾時亦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爲甚危然乘隙疾攻正在此時投機之會間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亟圖之則不唯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熹死罪死罪

與留丞相劄子

熹竊以孟冬冰寒伏惟某官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蒙聖恩起迂職秩懇辭不獲更被寵褒又得竊食祠官之祿以便私計而卒其舊業公朝誤恩於熹以爲厚矣故熹前日奏記蓋嘗畧陳其說以伸謝悃意謂必蒙矜察不意今者又被省劄乃復將有所使令聞命驚惶進退失據至以家門患難之私賤軀殘朽之故反復推較則又皆有所未安者已具中狀稟劄一二條陳以干

公幹之聽顧猶有未敢盡其言者而復以此私於下執事伏惟  
其官特賜矜憐少垂寬假使得躬視埋葬以塞老牛舐犢之悲  
休養神明以駐衰頹就盡之景更以餘日討釋舊聞以副聖主  
華袞之褒而助明時風化之美則某官之恩之德又將被於存  
沒而無窮矣干冒威尊不勝戰灼又以近方拜啓不敢復以累  
幅仰勤聽覽并冀垂察唯是瞻望門墻無復趨拜之口下情尊  
仰不勝拳拳敢乞上為兩宮信保崇重長輔聖主永康兆民嘉  
區區無任所懇激切之至

與趙帥書

喜道間道左拜違不勝惻惻移刻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所需文  
字適方檢得謹以內呈復有少稟乃適間所忘記者薰辭免文  
字度今已到久矣台旆到闕日若已得請則無他禱萬一未遂

書劄卷五

三六

則望特為一言及此私計未便之實使早得從鄙願千萬之幸  
經界一事將來本欲說破以昨夕見教之勤且復隱忍但此事  
不可不使彼知之亦幸為詳言之則熹雖不言而義亦伸矣蓋  
此一事貧民以為利而并兼豪奪之徒以為不便其理甚明故  
當時臣僚建請而朝廷行下諸司諸司行下諸郡泉汀之言雖  
有異同而諸司察其無理幸以熹言為是反復論難蓋千百言  
以聞於朝則其慮之已不為不審矣今雖有此一人之訴朝廷  
亦合審其虛實抑下諸司再令審覈則其教誘資給誣罔之罪  
必將可得如其不然諸司中必有觀望風旨自為前卻者此誘  
猶有所分不專在於朝廷也今所施行乃勿勿如此是朝廷不  
以臣僚之言為可信又不以熹之言為可信又不以諸司之言  
為可從而偏聽此人之說與其教誘資給者之說也丞相相和

甚溪薦引存問不為不厚熹雖知不足以堪此然平時狂妄所  
以傾倒不敢自他者亦不為不至故前日之辭免不敢決然為  
不出之計而於馬貳卿書復露異時乞郡之請此意亦可見矣  
今以此事觀之乃知丞相所以見過者乃在漳州進士吳禹圭  
及諸教誘資給者之下今雖無恥其敢冒此而進哉熹仇拙奇  
蹇一出而遭唐仲友再出而遭林黃中今又遭此吳禹圭矣豈  
非天黃天實為之豈敢尤人然復云云如此者猶感丞相相知  
之意而懼其以此待天下之士也幸侍郎一為誦之千萬至望

與爾丞相劄子

熹竊以季冬極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者妄以  
小夫竿牘干冒崇聽方懼僭瀆以取罪咎乃蒙賜教累番加以  
真翰所以慰答其意者甚厚至於懇避恩除以便私計亦蒙矜

書劄卷五

三九

憐委曲錙銖而馬侍郎黃寺簿呂司令又皆以書具道鈞意甚  
悉區區下情不勝感激之至謹此仰體盛旨不敢復以家事為  
言但經界妄議竟煩疲罷則熹之罪戾有不敢自赦者朝廷寬  
大雖不怨熹之重辟亦豈宜更加寵擢以素賞刑之典而熹雖  
無狀不識廉恥然亦豈宜適當此時復叨任使以垂去就之方  
哉省狀公劄別具浼聞伏惟鈞慈幸賜財察趙侍郎前日經此  
亦嘗託其面稟今以被受日久方借得人亟此申陳不暇他及  
瞻望門墻無從進謁敢乞上為國家千萬自重熹不任所懇激  
切之至

朱文公書劄卷六

書劄時事出處

與趙尚書書 壬子家語

竊以仲春之月氣候暄和伏惟某官茂對明恩神人協相台候  
起居萬福茲者竊聞榮被追詔入長天宮夫以尚書望實之隆  
宜在廟堂參斷國論之日久矣去歲人朝登用在卽而抗論極  
言不以利害之私少有回屈士論益以歸重而深恨其不少留  
也乃今幸甚天啓聖心召還故官是蓋將授以政無可疑者有  
識傳聞交相慶賀蓋不獨爲門下之私喜也然今日之事蓋有  
甚難於爲力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竊計雅懷於其大者素有  
定論不待愚者之言矣惟其小者之一二區區鄙懷竊有所疑  
於平日輒忘簡易而一言之惟高明之垂聽焉蓋天下之事決

書劄卷六

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  
足以有爲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賓門  
墻勸獎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  
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今日明公之立朝不爲不久而未聞天  
下有卓然可用之才出於門墻之下自頃出臨藩服而喜始得  
觀於進退官履之際則見明公之所與者率多碌碌凡庸唯肝  
偵伺以希寸進之流未有以職修事舉爲衆所稱以爲當舉而  
得之者也而況於其寧行嚮畜真有大過於人者乎今者進  
位於輔相之列則所資於天下之才者益衆而所進退於天下  
之才者益重若但以前日進退官屬之尺度取之則喜恐天下  
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有未厭也時事如此之難明公之任如  
此之重而所以求助者如此之狹豈難至愚猶竊爲明公慮之

而辱知有素不敢不及此而一言也伏惟寬宏恕其狂易試加  
察焉蓋不惟明公所自舉而凡所爲屬之同列以妨賢者之路  
若宜皆在誦指之中則熹之虛實可觀矣來使還自三山熹前  
此已屢拜啓薄冗姑此少伸賀禮而亦不敢爲無益之空言也  
未由趨拜履躬伏乞以時爲國自重

答趙尚書

四月二十六日熹扣首再拜上覆吏部尚書台座喜久病不得  
拜書第切馳仰卽日淫雨寒涼伏惟論思多暇神人交相台候  
起居萬福竊聞清蹕已御外朝尚書首奉延訪忠言至論登動  
上心有識傳聞無不感歎但以疇昔所嘗較者揆之似已太  
勁切矣豈忠肝義膽得全於天有不可得而抑者抑以論議不  
濟事功難必而故出此以趨勇退之塗耶以出處語默之常理

書劄卷六

言之二者誠皆有當然非海內深思遠識之士所以望於明公  
者也顧今指趣已闕標的已建而未見幡然聽納之效不審高  
明又當何以繼此此恐更宜廣詢博訪以善其後未可以便謂  
無策而付之不可如何也朝士下僚中恐不能無可咨訪者願  
自今以來稍加延納虛心降意採其所長庶乎其有補耳東府  
復留勢豈能久意其亦必自知如此而姑爲偷安引口之計以  
媚羣小冀無後災此其爲害又將有不可勝言者尚書與之情  
義不薄易若勸之乘此必不能久之勢力言於上極陳安危治  
亂之機大明忠邪枉直之辨以爲國家久遠之計其濟則宗社  
之靈生民之幸不濟則與其抑首下心前迫後畏以保此須臾  
之光景豈芥之榮祿而不能自拔於小人之羣以誤國家以此  
易彼豈不浩然而無愧悔於心哉但其人自無遠識親狎肩後

全身保妻子之慮深而憂國愛民之心淺恐未必能臨此大度之言耳但尚書既與之厚而不乘此機發此策則於君之心有不盡者嘗試一言之政使未必能用亦未至於有害又與建白於朝事體不同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劉德修忽自蜀中寄一書來慷慨振厲畧不少衰真奇士也觀其書意似亦甚悔前日欠人商量失却事機此真可太息爾然事變無窮又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人之視己不猶己之視人耶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于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打頭了他古人書也烹一春病脚至今未能出入醫藥雜進灸灼滿身殊未見效只今兩脛

書劄卷六

三

細軟飲食減少自度非能久於世者所幸小屋畧就且夕可以定居便與世相忘矣向來小報幸是誤傳不然又費分疎愈增罪累耳箇中自得林辛一路已甚幸若象先來更能爲上四州整頓得財賦源流印更爲久遠之惠但恐其意只如所謂去泰甚者則又失望耳近日此等議論真全軀保位之良藥而病國珍民之烏喙也無由贖賄寫此紆鬱切冀深爲人望千萬自重不立

與趙尚書論舉子田事

熹拜書將遣而周宰見訪說及近降指揮出賣絕戶官田此間舉子義莊絕院一十五所田收米四百八十餘石或云史公所買而無明文可考只有淳熙三年陳公政內劄子催督義莊租課開列二十五院與今一同又有八年梁公政內劄下承應亦

書劄卷六

四

云極照淳熙元年買建陽縣絕產田充義莊即是當時已買分兩今自不合隨例出賣唯是兩縣絕戶江驥江大受作過人程如岡三家田收米七百三十餘石即係元不曾買今日難以拘占然今倉司施行甚峻縣吏奉承唯謹固不容辨其當賣與否矣若不及早整理則此田日下使爲他人之有而舉子之政遂成中輟甚可惜也欲望許酌特爲申明乘此機會別降指揮依贖學田與免出賣則不唯已買者不爲奪去而未買者亦可因而撥正無復動搖其元降指揮恐隨行無本今并錄呈其間所引淳熙三年指揮本路絕產不許出賣通融以充一路養子之費者或恐亦可再與拈出且只免賣上四州絕院使朝廷易於聽從而其他未舉行處亦可漸次接續措置誠爲永久之利周宰亦已有書懇丘侍郎言之但須自尙書發之彼乃有據而行爾此事甚急切幸早賜留念熹惶恐上覆吏部尙書後項所稟若只云住賣上四州絕院則又礙江驥江大受程如岡田須云乞將已買及已撥充舉子田免行出賣外將來上四州軍如有絕產寺院並免出賣撥充舉子之費令安撫司拘收措置如此則無病矣

與趙尚書書

熹向託廷老而稟一二事不密旨意如何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當以天下事爲念然後可以講學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被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爲決無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庶事則唯其甚善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害者不得不因事抹正若其它間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

可置而不論如學校之政是也此等事欲大更張非唯任事者未必肯行亦恐主議之人未必究知先生學校教育之本意良法政使行之未能有益而反有害若欲因議而發且如來教所謂就見行法中畧與修整則舊前書紙尾四五條者最為穩當不驚動人耳目而可以坐消奔馳偽冒請囑之弊然其行與不行亦非安危存亡之所繫議而不行正亦不必問詰也今所規畫皆是創立條貫多所更革安得謂之就見行法中修整乎又况教官未必得人將來姦弊百出既已慮之而未知所以為計又何必抗言極論以爭此嘗試踈濶之策而使勞觀者更有紛更不靜之譏乎前口山問拜書不能盡此曲折深有遺恨蓋策之未善猶未足言所深慮者尚書人望之重本所奉奉者當為何事而今乃切切於此不急之務以取嫌忌嘲笑於流俗知時

書劄卷六

五

識勢者固如是乎然欲為前所謂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并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為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尚書天資高明而於當世之務講之熟矣至於前世名臣議決又嘗博觀而精擇之以為一書宜其投機合變應無遺策而今者之議以大言之則不時以小言之則不巧不唯露之至愚以為未安而天下有識亦無不竊怪其不當出於明者之口也抑其言又有大於此者蓋又皆以為尚書頗以簡貴自高憚於降屈而無好士受言之美也不識

尚書何以得此於梁楚之間哉其必有以取之矣頗反諸身而熟察之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雖蔽已以下猶然而況於南嚮萬乘之主乎尚書誠以天下之事為已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蓋非獨為已之所望於下執事者如此計善類之所望莫不然也久欲言之而不得暇今日偶病怯風不敢出戶因得極陳其愚伏惟愨其任幸甚幸甚他所欲言無大此者請俟後使不宣

與雷丞相劄子

熹竊以季冬極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伏自春間一再子月竟蒙恩厚獲安祠館區區感戴蓋不勝言願以罪戾之餘不敢復以姓名自通門墻之下不意今者曾未踰年又叨除日付以一路軍民之寄此蓋某官愛惜人才不忍使其終身

書劄卷六

六

棄於無用之地故以及此德意良厚感激難勝但熹衰病益侵精神益耗使之從政其所施為惛眊顛錯必有甚於前者而廣西一路地廣民貧邊而濶遠得失所繫又非內地監司郡守之比在熹自度實難肩受以誤使令之意謹已具狀辭免欲望鈞慈俯察愚誠特與將上令熹終滿今任祠祿之後別聽指揮若其精神筋力足以堪之熹不敢復辭避也干冒威嚴俯伏俟命惟某官茲之熹瞻望台躔無由趨拜履舄伏乞上為兩宮垂意齒牌之衛光輔神聖永膺寰區熹不勝願望之至伏惟鈞照

與執政劄子

熹伏自遠遯門墻積有年所疾病不聞無從修政普御者之問迺者竊承延登宥密中外交慶辱知有素欣賀尤深而亦不敢進越輒以姓名自通不意今者誤恩橫被擅自闕散付以一



軍民之寄此蓋某官顧念曠昔曲借推揚有以及此 餘同前

與漕司劄子

政和縣有小路數條通羅源寧德海鄉步行不過兩三程可到故私鹽每斤不過四十五文而官鹽則必沂流運綱或半歲而後達那費不貲故官鹽立價不得不高每斤之直遂至不下九十文所以從來民間只喫私鹽而官鹽自非科抑雖銖兩無售者蓋縣道空乏狼狽而州府漕司不得此縣財賦之入者有年矣中間知縣袁采始為出賣落草私鹽之術其實乃白買私鹽而分置數坊賣之以給歲計自此以來縣道稍可支吾而州府漕司亦獲其助但民間本自不願買喫官坊賣鹽而不買者又有申舉追呼之擾故行之未久即以違法致訟而罷於是本縣一歲但起兩綱盡數折還州府版帳漕司增鹽之屬本錢雖不

書劄卷六

七

易辨而官吏免得冒法賣鹽致訟民間免得買喫官坊賣鹽以致申舉追呼之擾比之袁宰之術尤為穩便上下方以為安而漕使陳右司政內有司偶失契勘却將本司積下諸州縣增鹽用船裝載泝流般上政和勒令出賣每月責認解錢五百貫文殊不知若使政和官鹽可賣則本縣必須自般自賣以供公上而積其餘以為循環之本前不至為冒法行險販私之詭計後不至為逐綱撰本盡以還州之拙謀矣正緣鹽不可賣是以不得已而為此今乃不察而必使之抱賣他州外縣可賣不賣之增鹽至於移貨就賤倒置煩擾則又本論於民有無利害而善理財者似亦不肯如此自此之後本縣復置坊出賣此鹽然實計每斤只賣得四十五文其餘四十五文無所從出又官鹽在若日久亦有走漏欠折之數乃用袁宰之餘謀陰許管坊人

商販私鹽以足其數後來赴賣不上雖已量減鹽價日額然病根不除使官吏日懼譴責百姓須與費鹽而漕司一歲所得不過三四千貫而已於民有害於官無利其理甚明竊恐高明未詳本末敢採民言以獻欲望台慈特不下司密行考究特賜在罷百里幸甚

與雷丞相書癸丑

喜輒有愚悃仰塵鈞聽孤賤鄙儒迂濶有素中間諸公不知其不自往往誤有收拾使令之意而喜方拙不能奉承是以多致齟齬而不能無遺恨於其後爰自戊申之夏復狼出關杜門空山蓋已無復當世之念矣不意相公曾未識其面目乃於秉鈞之初首加拔用喜以衰懶不堪劇部為辭又蒙收命更昇郡符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褒贈潼浦高公減免經總制錢之屬皆

書劄卷六

八

前日守臣所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熹知之不為不深而於漳之士民愛之不為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許之則又多為疑貳之言以來譏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於鄉里小兒之愛所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知其於瑣瑣姻婭之厚而匹夫之志因以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唯以粗俸已志亦庶幾陰以解謝臨漳千里狼狽失業之民而於相公則不敢以為恨也今者相公却居累月一旦來歸未遑他事而復首以不肖之姓名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以相公之言為重即使出命而相公又申以手札之賜慰諭勸勉禮意勤渥有加於前君相之恩隆厚若此敢使賤軀羸頓不堪上道神識昏昧不任治

劇亦當勉勉拜命走伏官次以稱所蒙而喜之私心反復思之終以前事有未能忘者又竊惟念相公自居大位悉引海內知名之士無一不聚於朝今茲之事雖相公出舍於郊不得親回聖意而諸賢在列各摠忠悃並進苦言不遺餘力是乃無異出於相公之口相公於此得士之多致君之效其亦以無愧古人矣然則若喜之愚姑亦勿問而置之度外似亦未足以虧盛德之萬分而况啓擬之恩謙尊之美相公又已行之乎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爲盛美若又能容嘉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寶者亦何必使之四面汚行而爲終身之羞哉抑今日之勢天意雖若暫回而恐未固禍機雖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之來乃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而恐不但如前

書劄卷六

九

日之易平也願相公深以前事爲戒公其心遠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燕者復有所激而不肯出於門墻則喜今日之言猶未爲無以報德也區區此意但欲相公知之所有省狀公劄則不敢盡吐所懷矣儻蒙將上早賜施行勿使至於再瀆則熹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書

昨日伏蒙丞相少保國公降屈成重先辱手書雖以奉記畧陳謝悃而語意狂率不知所裁竊意相公必將怒而絕之則熹因得以伸匹夫之志而相公方且坦懷虛受不以爲忤加賜真筆眷眷益勤此已出於望外矣至於所乞寢罷誤恩則又未蒙贊可願以元日奉觴益禮之次開陳督遣且因書指喻以宜行熹誠懷中不足以窺大人之度然私心猶竊不能無所疑者則以

公之心以熹前日之事今日之言爲果何如也熹今承命再三固已不敢必於退避但恐衰年精力不足以勝一道之責欲丐相公都俞之際委曲一言換一小壘若師幕謀曹之屬庶幾可以扶衰衰殘仰承恩指然其所以事相公者則不敢少毫髮異於前日之心也亦願相公深以前事爲戒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非獨如熹等輩終身服役而不敢有議於萬分矣如其不然則殆不若及其去就之未定而遂其本志之爲愈也干冒罄竭恐懼殊深進之退之唯相公之所以命

書劄卷六

十

答吳茂才書

甲寅

熹衰絰亡狀謬承召除業已在官不容辭避然亦以病告而宿習前途以俟報罷之命矣所論時務衆共知其如此而未知所以處之之方來誨又若有所難言而不欲盡者反復思之未得其要若便得請固無所預萬一不免一到臨安或恐當路有問焉者尚望高明不鄙而瀆告之然必直書其事而勿爲材語使愚者一見而曉然乃爲厚幸不然又將有所不解而虛辱諄諄之誨矣至懇至望

與臨江王倬書

熹昨臨罷郡見邸報臺諫集議素服事已有指拒施行時彼中尚未著紫衫然即已榜客位預告賓客官屬矣過袁見郡縣官皆已素服獨盛府未之行心竊疑之欲以本扣而勿匆不暇也不知後來別有指揮衝改耶抑偶未之省也至此又有豐城縣

官亦如宜春恐隆興亦已如此竊慮更當檢校討論白守候而正之乃為宜爾向以將赴江西入辭時永思已入土而壽皇所御衣冠皆以大布此為革去千古之弊而百官皆用紫衫皂帶乃王丞相以親老為嫌不肯素服議者皆有有君無臣之譏近日之論乃暨其失然猶未能彷彿古制也又記在長沙初奉諱時方悟從吏車惟當易紫以青適未即出而何潛已易之如所言矣蓋於心有不安故不約而同也并幸知之

與王樞使謙仲劄子

熹昨者到官長沙嘗獲一修記府之問伏蒙鈞慈還答之寵捧領感慰不勝下懷繼以病作不能酬致賤敬惟是尊仰不忘於中未幾遂以收召去郡行未兩日即聞大憲移鎮是邦甚恨不得宿留以俟參展然其為一路軍民喜於將蒙惠澤而三月之間頗類之政亦幸有以陶冶於方專藥物之中也伏想今茲已遂開府輒因還役極具公牘修賀而復以此布其腹心伏幸鈞察

書劄卷六

七

熹麋鹿之性久放山林老入修門尤以為苦雖荷閔勞之意職務優閒而其責則有甚難副者日夕悚懼未知所以逃責伏惟高明有以教之則千萬之幸也長沙版築不容中輟軍屯未得專制皆不得不言者此已僭易陳及亦皆得旨施行想今已有所處矣湘西精舍酒臺想已稟開得賜一言俾遂其役千萬之望昨欲廟祀一二忠賢以厲凡百已委官相視矣不知亦可并垂念否二事皆關名教計所樂聞故敢輒以為請并茂矜察

與王樞使劄子

熹昨在任日因准赦書修葺忠臣祠廟契勸晉譙閔王及近世

孟趙二龍圖劉大夫趙將軍皆以忠義死於國事合立朝像歲時奉祠以勵臣節即已牒州委官措置并檢到晉志譙王衣冠制度外及中太常寺乞會孟龍圖等衣冠制度今取到太常寺回牒一道并令人塑到孟龍圖等小樣兩身責付承局袁起濟回投納伏望鈞旨檢會元案特賜處分熹又嘗支錢令進奏官製造本州祭祀三獻官法服冠冕等恐未發到亦乞并令催促免致遺墜不勝幸甚

其譙王等廟熹已具奏乞賜勅額候得指揮別具稟次熹上

覆

答汪長孺書

熹到官三月無日不病扶曳此來良非獲已上恩過厚辭謝不獲仍自供職愧恨難勝所幸無他而主上留神問學得以少效區區丞相時得聞見可以吐露心腹但事勢牽掣亦有不得如人意處天變未銷人情未靖如涉大水不見津涯尚深憂懼耳今日入侍方講大學頗蒙開納歸來疲倦來使索書草草附此

書劄卷六

七

答李季章書

熹扶曳殘骸幸抵田舍行藏之計無復可言但向來職事不能無遺恨此獨深愧耳東府為况如何故字安涼新居鼎鑪行路之人忘其前事頗復有為之不平者此處不早謝獲將有乘人之隙者此大可慮又向來放過大體已多今亦不容坐視不為收救之計此外則無他說唯有去耳欲去則不可不早然未去之間亦不可一日不葺理季章相與之深不可不力為言此也近爭因來語及一二大者幸幸

與趙丞相書 慶元乙卯

竊以獻歲發春伏惟丞相履公鈞候起居萬福熹伏蒙賜教  
并示差勅得備祠官之數皆出陶鎔豈不知感仰錫職之請未  
蒙敷奏特從所請區區私分深所未安復有所懇切乞留念熹  
今未敢請俸必以得遂為期非若異時一再不獲尚可勉肩  
受也奏贖所陳之外又有一事蓋向來祧廟之議上意已自開  
納而丞相持之不下便將太廟毀拆及臺諫有言不知只作如  
何處分致後省復有云云據其所言亦未敢深以熹說為非但  
云未見本議欲乞降出而丞相又不降出便從其請以此而觀  
其罪不在樓陳而丞相實任之也夫始如祖之尊置之別廟不  
使與於合食之列而又并遷二祖止祀八世熹固已議之矣而  
亦未敢盡其詞也今太上聖壽無疆方享天下之養而於太廟  
遽虛一世畧無諱忌此何禮也熹本欲於免奏自効前議不明  
致此踈脫又聞彼中他議方作不欲以此助其指摘姑從刑別  
然不可不使丞相聞之也聞今別廟乃是向來二后所祔不知  
是否夫以十世之祖考而下列於孫婦之廢廟此不論而知其  
得失也相公何忍為之耶歸來因閱所編奏議乃知平日已不  
主荆公之論此乃向來講究未精之失今乃不遂其非而不肯  
改其誤益甚矣熹愚暗不見事機向者誤謂丞相有相知之意  
及今而後知丞相之大不相知而平日相與之意初不出於誠  
實也然則今日不唯得罪於人主而丞相固亦謂其不堪言語  
侍從之選矣但恨日前不合受過因數不容一一回納故且乞  
收還職名以贖後咎若又不蒙白從其請則熹不得已將出下  
策不復能計世道之消息盛衰矣然丞相以宗枝入輔王室而  
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撤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

書劄卷六

七

矣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茨以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言及  
於此令人痛心疾首不如無生丞相其亦念之熹自此不敢復  
通記府之問矣周吳二劄亦已拜領皇恐之劇專此具稟目有  
不辨白黑不能他久唯乞以時為國自重千萬至懇

別幅 錄字所擬奏葉

向來嘗竊妄論僖祖皇帝實本朝始祖之廟不谷祧遷已荷聖  
明延問嘉納而竟不蒙廟堂講究施行遂致太廟并遷二祖止  
祀八世不唯上簡宗廟失禮違經而尤非所以仰稱陛下孝養  
壽康祝延萬壽之意由臣淺陋不學言無足採致累聖朝貽笑  
後世自知不堪言語侍從之選不免再干旒屨自効以聞

答李季章書

書劄卷六

七

前日始拜祠命職名義不當受已復上免章賤跡何繁重輕計  
必得之也昨聞子青德夫之去方為歎惜忽報德修繼往令人  
尤不能為懷今日之勢政使眾賢交輔未必能濟顧乃極之如  
此其將奈何不知德修徑歸蜀耶或且留江湖間也一書煩附  
便幸勿沉浮計此形勢與集賢不能無關涉不知能復幾許時  
耳

與李季章書

台鼎動搖想諸事又一新外日間茂獻亦補外是何故耶文叔  
除命可喜且歸鄉里作村監司亦不惡也德修赴湖南否近皆  
得書日夕未暇報因書更煩道意且夕寫得却別寄也去相彈  
文云何因風語及聞常序遷者乃下兼參與然則當卜相於外  
矣不知果誰得之也

答黃仁卿書

所示劄子語簡意足李倉必須留意但恐見黃商伯狼狽後打  
草蛇驚亦不敢放手做事耳鹽利向時不暇整頓但初出關時  
陳時中名庸台州人時作檢相訪於浙江亭說此利害甚詳時  
不甚曉又失於詢訪且以救荒方急不暇及既而悔之今得來  
諭乃審曲折甚愧見事之遲也趙公相見有何語當時大事不  
得不用此輩事定之後便須與分界限立紀綱若不能制而去  
亦全得朝廷事體不就自家手裏壞却去冬亦嘗告之而不以  
為然乃謂韓是好人不愛官職今日弄得朝廷事體即當自家  
亦立不住畢竟何益且是羣小動輒以篡逆之罪加人置人於  
族滅之地以苟自己一時之利亦不復為國家計此可為寒心  
者惜乎此公有憂國之心而無其術以至於此也熹一日已肯

書劄卷六

五

其一亦漸昏暗勢亦必首而後已今年脚氣幸未發而脾胃先  
衰飲食不化兀坐更無好况辭職趙公已相諾再請可得而今  
已去方復請之未知如何然勢不可已或只得次等職名不作  
從官亦便可受却是來書所說鄙夫見識蓋位卑勢遠只得如  
此亦不奈何也

答李公晦書

兩請既皆不遂不免再告鄙意休官尚可少緩而辭職不容不  
力正與諸人之見相反然又未知今此果能遂此志否累書所  
喻得所未聞然事已爾無可奈何只得任之耳試後去住如何  
鄉里雖窮寂然却無閑是非亦可樂也

答李公晦書 丙辰以後

別紙或者以為鄉來封贈奏補磨勘屬皆已引用大對恩數

今日不當反有辭避遠近知識所說亦多如此而熹鄙意猶謂  
前此供職講筵之日帶此職名便合受此恩例今年已罷講職  
則自不合帶此職名便不合受此恩例前日之受今日之辭彼  
此一時自不相須設使前日為不當受則今日只有改正納還  
豈可却因已嘗誤受而終遂其非之理至於所謂已罷講職不  
當復帶侍從職名則其理亦甚分明但人不察耳且如侍郎給  
舍班皆在待制上及其補外則往往止帶論撰職名如近日鄧  
舍人是也豈可以其在內嘗任侍從差遣而補外亦必待帶侍  
從職名乎嘗試屏去一切利害之私而平心以觀之則此理曉  
然不難知也

與鄧參政劄子

書劄卷六

六

熹竊以仲冬之月陽氣潛萌伏惟參政相公鈞候起居萬福熹  
伏蒙鈞慈還賜手教捧讀感悚不知所言區區之請又復不遂  
雖荷容庇得免大戾然非素心所望於門下也今復有狀申奏  
并懇諸公矣此事直自去冬此等時節勞擾至今若使卻意止  
為備禮辭讓亦何苦冒觸天威煩瀆朝聽更使不相樂者得以  
議其後而終不自己耶實以從初不欲虛受已有狀申省甚詳  
後來既以罪去其無分毫之補可知即是全無義理可受官職  
其勢不得不辭前此却荷趙公察知此意許以再上當為開陳  
若果更得一兩月不去則此事已定久矣不然則及國論未變  
善類未逐之時且昧受了今亦無由追悔却是後來過了許多  
時月入了許多文字說了許多道理下稍却只如此悶默受却  
則熹雖無狀豈有顏向可見友朋今不得已須至再上以得為  
期却望參政力賜主張協贊諸公同為敷奏謂其所請實出誠

意則天意必須可回或恐不欲盡奪即得降一二等却得舊來所帶閣選熹亦不敢固辭矣况此因熹力辭而改即非責降而可以侑庇孤蹤免遭彈射又可以仰全國家退人之禮於事體殊無所傷廟堂何憚而不肯爲乎如更不蒙留意則足參政畧無矜念之意而直付之言路之筆端使得肆其誣毀而諉曰我無所預也熹不得請即須得罪決於此行若使未然亦不容苟止但自此不復敢以告於門下而坐待譴訶之及耳伏惟少垂意焉嗚呼內事恐只蔭補磨勘兩事須合改正蓋熹去年本是帶職員郎前此一却中子已叨恩命去年自不合奏請非但不應得京官也庶勘則所供考第不知此之戚官月日如何恐或不足則亦當鑄改其餘雖不繫利害然得盡削去亦一快也熹今年遣人來往虛費不貲今亦不能復遣初欲附通致懇適冀

書劄卷六

十七

擬幹過門謹此修敬并致下懷切幸情照無由瞻望馳仰良深切幾以時爲國自重熹千萬至禱

與鄭參政劄子

嘉山野仇拙處世不諳然自少日即蒙當世一二鉅公教誨期許待以國士居常厲志不敢少貶以辱其門亦庶幾得因濟會少有毫髮以自效於當世不意暮年此志不遂而又適遭時論大變咸禍下移忠賢奔波海內震駭病中聞之憤鬱結竟死無路或欲草疏自通幾或開悟而子弟諸生交諷更諫以爲如此適增國家之累而無益紛繁累日疾勢遂侵此乃窮命使然足亦無足言者今若得因病辭官并脫無名之職則與世長辭含笑入地無可恨矣伏惟參政矜憐有素切望乘此機會曲賜保全萬一更有懇抗不遂所懷則熹素心尚在本未能平一三

遇事感觸不能自己更以垂死之年自貽投鼠之禱亦非參政之所欲也抑時事如此有識寒心而參政從容其間未肯汲任其責此亦中外所深疑者而熹猶竊恐高明之有待而發也不知其果然耶其不然耶如其果然則安危之機相去日遠亦不可以少緩矣垂絕之言無復倫大唯此一念炳然如丹伏惟明公念之

與李季章書

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此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史院同僚餞別靈芝坐間或誦此言季章見謂平生亦甚愛此蓋書以見贈予謂如僕乃知此味季章未也胡爲亦愛此耶既而思之解構之際但有一人衰暮便足令滿坐作惡乃知隱侯之言猶有所未盡也

書劄卷六

十八

因并書以寄季章以爲如何也  
已作前幅送行之處渠未遣行而熹復從渠借人去上說表方得并令帶去衡陽之計聞者傷歎况吾人相與之厚耶歸葬之恩可見上意未嘗忘之復書雖未遂恐終不能久沮格也熹前所請封贈蔭補等五事未得指揮不免再申朝廷只得付之有司使以法裁之足矣若不可辭熹亦無固不但衆議紛紛紛至今未已熹非固欲如此也幸因見諸公一言及之仍懇鄭丈早得回降付夫人歸爲幸此是借人難令久伺候也昨聞宣入試聞今想已出前書所說歸計果如何耶行之昨日過此亦疑久未處也

與陸丞相書戊午

熹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爲己之學而心竊好之

久以爲巨乃人之所當爲而力所可勉遂委已從事焉庶幾粗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責初不敢爲異以求名也既而閭里後生有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有自遠至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爲不同然皆以是心至蓋不得拒也不謂嘉之無狀偶自獲罪於世而誣誤連染上累斯道下及衆賢例得詭僞之名詆以不道之法至不初不相識而橫罹其禍者杜門循習私竊負愧雖欲悔之而厥路無繇矣顧其繼而來者又未忍卻然每對之未嘗不自笑其愚而又憐彼之愚甚於嘉也今幸旬月以來各以事歸計亦聞之外間風色自不敢復來矣垂問之及溪感鈞慈風諭保全之意故敢詳布委折昨日李袁州過此能言近事又知僥倖獲附下風之義尤竊自慶幸也

答任行甫書

書劄卷六

九

衰病益侵無足言者今有申府公狀及府公手書爲乞保明申請休致煩爲投之仍計會申奏一宗文字付之去人仍作來年正月押下申發乃佳寐僚二書併以囑之矣又此休致文字不知更要錄白繳中脚色之類否案中紙札及省部亦應有合用常例悉煩問之此間者已批付幹人依例支與幸呼來付之省部者得于細批報爲佳

答任行甫書

休致文字極荷留念所以亟欲得之只爲欲因起省人帶行然亦不敢令到日即設計程未合到須令正月下旬以後投之決不至爲州郡之累也今再有書懇文昌及託林推言之想必可得也錄白俟檢法看如何若須用即繕寄去數日來頗有講論之樂恨賢者不聞之也

答任行甫書

稟病愈甚蓋是天意催促休致消息可見悠悠之論殊無所謂府公聞已許開正發文字而俞建安亦數爲游說又今再與書致懇此中初六七間有人人都須趁此前到此乃佳書中已說託建安及賢者而言幸早留念若難相見只建安言之可也林推書說要錄白文字等今亦有書報之但陳乞狀不欲全依式恐有嫌疑其他建安書中可互見此不能盡布也

答任行甫書

謝事文字極荷留念林推所喻印紙已借人寫須更兩三日方可得即遣人送去且煩爲道鄙意謝之俟遣人別上狀也保官俞宰書中已說但亦恐其難之故不欲直求之但云託其死轉而已今果如所料可付一笑所說諸人或恐未升朝或恐亦有所畏不欲更啓口只南劔田右司雖是放罷然屢已經赦罷後又會磨勸轉官恐或可作已專令吳定往求之今若不是乞兒不肯以賴子作保然亦煩更問法意如何以狀式官觀之非分司致仕等人自可作也亦已喻幹請人令勿計正月以後俸錢并煩爲收起券身之屬便中示及也

與任行甫書

保官久求不得已絕意不求只欲懇州府乞一申省狀又聞府坐移鎮已亟作書賀之并別綴致此懇遣行矣忽得昭武黃衡州書自求作保人之識度相越乃如此不免趕回且發去賀書煩爲投之亦一面遣人去昭武僉圖文字借印紙來俟到印發去求奏狀內有一書至林推今亦且抽回只券身仍煩取回俟有回便却付來也



與楊子直書

烹一病沉綿遂不能起今遣人去下致仕文字不知尙及拜受否也世間論於義者則為君子論於利者即為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悞用其心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老兄念之

與項平父書

竊老病死矣無復可言今漫遣人去下致仕文字念公平生故人不可無數字之訣時論一變盡言者得禍求全者得謗利害短長之間亦明者所宜審處也

答張定叟書

喜味於攝理百病交攻初亦只是常年脚氣而根本已衰不能與病為敵遂至沈痾日甚一日今已無復生全之望亟上掛冠

書劄卷六

三

之請矣自惟平生無所肖似雖不及趨拜先忠獻公幕府而荷知遇之意不薄及遊兄伯仲間又以道義德業相期於千載敬大棄我而先已十餘年而竊今衰病又如此則亦不得久留矣昨蒙朝廷不棄累加收用訖無補報狼狽而歸方此省愆尙期後效而時論一變中外震駭忠賢斥逐下及韋布蓋近世所未有病中憤悶無聊悲數累日顧念疎遠言之無益竟不能發一語以效其愚適會疾亟遂姑出此下計庶幾旦夕瞑目有以見兄家父兄平生師友於地下耳此外尙何言哉時事如此有識寒心默計中外羣公威望隱然思義明白誰如吾定叟者其時扶頽補敗洪濟艱難烹雖瞑目實不能不以此望於門下也更願勉思今猷益求強輔庶居深念恬養本原遠耳目之細微圖

國家之大計此又區區所深望也游載之才力可仗不但放荒

一事得收置門下異時儘有用處但亦更願兼收益蓄更得方正嚴重有餘識遠慮可敬畏者參錯其間使勤攻吾闕如崔州平法孝直之於孔明則天下之事成乎其可濟也承諭先正經解寶藏無恙今謹封納其間頗有籍記所聞處蓋亦疑而未定之詞今固不容輒有增損不審尊意以為如何也竊病甚不能作字口占布此氣已不相屬矣即此永訣切望俯念愚言千萬自愛至懇至懇

答劉季章書已未

告老得謝固為甚幸而無狀之蹤乃復累及從之方此踧踖不能自安忽得來書乃辱其計尤深痛惜欲寄一書慰其子弟不知曾作何差遣來有便幸批報也子壽憂悴殊可念近日樓大

書劄卷六

三

防又已行遣一時流輩交夷畧盡其勢必從頭別尋題目整頓一番聞鄉口湖南所按吏有詭免於朝者已下本路體量改正次第首見及矣知在晉輔處相聚甚善可更勉其收拾身心向衰叩力不須向外枉費心神非唯無益當此時節更生患害不可知鄉日石刻及今所刊三冊勸其且急收藏不可印出鄉後或欲更為此舉千萬痛止之也無疑志趣誠實相惜其橫起猜疑自立界限不肯鄉上進步書中枉費心力分跡

與黃直卿書庚申

三月八日意啓人還得書知已至三山一行安樂又知授學大第人益信向所不告文規約皆佳深以為慰今想愈成倫理凡百更宜加勉力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衰病本自笑有安意為前夢達薦一張醫來用桐砂巴豆等攻之病遂大變此兩

已愈甚將恐不可支吾泰兒又遠在千里外諸事無分付處極以爲撓然凡百已定只得安之耳異時諸子諸孫切望直卿一推誠力賜教誨使不大爲門戶之羞至祝至祝恩老昏事餘所言者上有外家禮書今爲用之履之不來亦不濟事無人商之嫌不可問也量耳可使報之且就直卿處折衷如向來喪禮詳畧皆已得中矣臣禮一篇兼舊本今先附寄可一面整理其他并望參考條例以次修成就諸借來分寫可校作兩樣本行道大小并附去紙各十番可收也謙之公庶各煩致意不意遂成永訣各希珍重仁卿未行亦爲致意病昏且倦作字不成所懷千萬徒切悽黯不具

朱文公書劄卷七

書 賸事出處 別集補入序次如舊

劉共甫 珙

以下建陽胡德方家藏



伏奉教帖甚慰久不聞問瞻仰之意然此書之後傳聞動靜千條萬端皆非村落所得詳此兩日忽聞有全蜀之命意其是乎未得其真未敢遽奉慶也行期定何如若果西去能畧歸鄉曲否此却未須遽行但亦當求對向來聖錫正如此也若所傳非的當奉行前詔則交印後似却不必迂路來歸只令平父來臨川上下迎侍以歸足矣二姦雖去氣象全未迴轆上心猶以向來所爲爲是未有敢乘此痛言其非者昨告邦彥以所當論者惟獨斷二字頗以爲然又未知果能發之否問讀陸宜公奏議一切中今日之病試取一讀從容前席爲上一一談之當有助耳若果造朝以亟行爲上早得一日是一日事然今已似太遲若更過此則又無可說矣惟近臣愛君體國之義想又非畎畝縷之比固不當以私計之安便爲先而後圖之也聞欽夫亦勸行果爾又無疑矣程集及諸書拜領厚意但誤字處更不吝脩改爲善畧讀所改數處似少吝矣如何如何李先生碑額試煩問子駒不知可爲別寫數字示及否比及宗禮歸到又須數月其家早欲成就已先刻銘文只俟此字耳駭病之說不記前書拜稟云何論論之及乃知僭率之爲咎然所自比乃爾豈故人之望耶

劉共甫

竊承延登廟堂參貳樞筦君子之仕至此亦可謂得時得位可以不負其所學矣迺聞明命贊喜亡涯某六月六日始得離長

沙與敬夫同行謁魏公墓下遂登視融絕頂已乃東歸至儲洲始分手蓋講論之樂向未曾有別去殊惘然也至醴陵始微聞兄有此拜至清江始得其真然伏讀十一月五日詔書奴詬大臣承視庶位甚矣其間而不然也不知出兄筆否當時何不畧開諫耶白見此詔連三日寢食不安其曲折未易以一言盡大抵自此人主心益肆勢益孤孤賢人君子日益消縮不願立於其朝而讒諂面諛持祿保位之士益聚而肆然其無所不爲矣反復念此惻然寒心中夜以興不覺歎咤此殆聖主思之未熟而奉令承教之臣與有責也不知比來許謨之際頗亦及此語否失之於前尚可抹之於後願益思所以矯正之術而亟諫之某嘗譬之人子事親之道不至其於父母之顏色不和爲子者當左右承順以所悅適耶當詬詈擊擊毆擊值隸以快已之忿耶

書劄卷七

此問卷之人知之不待曾參孝已而後委也至於人主事天之道何獨不然今日之爲其亦異乎吾所聞矣比至豫章見蔣參政文字慨然有出身任事之意所以告吾君者粗亦可觀但不知渠本領如何若只是如此說得亦不濟事况本領若不甚正則所謂是者非所謂賢者否又如何其可恃耶聞奏請令卿監郎曹舉士限五日奏又不得發照牒此是何措置只此一事可見風采奈何奈何陳公少進有何處畫觀今日氣象雖非有危機交急之慮然大根大本處被群小壞得八九分以上了日往月來不是小事苦痛苦痛兄與陳公素有物望非它人比今日雖未爲宰相然實斷國論若只似常人遷延歲月保持祿位以俟人主厭棄而擊逐之則非惟大失人望墮隕家聲亦豈吾平日讀書問學之意邪亦豈吾平日致身事國之意耶在長沙時

未觀近詔但已不勝憂慮日與欽夫語此幾至隕涕不知當其任者視以爲何如耳願亟與陳公謀之某至豫章宿上監寺偶復感此通夕不眠夜漏未盡呼燭作此不能既所懷之萬一欲作陳公書不暇然作亦不過如此只老兄語次達此懷足矣何以書爲哉然今日之事政須爲其大者論薦人材亦有次第今日遠則益州近則吳興皆第一義諦而敬夫尤不可後如其輩草野之臣則雖有憂歎之心然以義分觀之似未當出兄果相念當且徐之不須抑迫恐一旦大發狂疾彼此爲不利俟兩公有成則彈冠群彥之後殊未爲晚某許多年過了豈計此年歲間事耶此是實情相告其豈不欲及今一見明主極陳胸中之憤懣但思之言語必有大甚處恐却悞兩公協贊彌縫之意所以斷然自誓決未敢出不獨爲身亦以爲親爲二公爲國計也

書劄卷七

千萬幸啓

彭子壽 龜年

止堂之孫世家藏

請遠後一兩日即被斥遣之命出關拾一月始能達里門奉祠幸已得請而詞職未盡允勢須更加控免耳區區鳧不足爲重輕忽聞門下亦此論事去國而德修德夫相繼亦去爲之駭然此其間必有曲折恨未得聞不密從人今何所鄉若遂赴鎮亦須暫還江西經由上饒偶使託其教官林君致此巧以數字見報比來議論本末與諸人繼逐之由林君佳士時有人往來不至浮沉也

程允夫 洵 洪正學刊 允夫家藏

詞職幸已如願而忌之者以爲借瀆聘呢愈甚近日葉總章中已有姓名且夕必有行遣矣改正恩數實無此例前此但以衆

論紛紛放於奏狀中言之後來得請而復不說分明致此事故  
又申省陣乞近又只得省劄檢會甲明已降指揮行下蓋諸公  
不敢將上而群小因此又益紛紛細思此舉實有未安今且未  
令泰兒赴銓其它姑置勿問着數月間如何又別相度也餘干  
冤痛莫能為中理者區區於此尤不能無愧也

魏元履 按之 以下胡德方家藏

寇日深矣為之奈何諸報想自聞之此間事甚遲方傳古藤之  
命未知果否誤國至此其之肉其足食乎小謹何益龜齡既起  
不知復作何計今日正懼狐鼠之妖蠹蝕君心此為本根之禍  
不去此物國勢無自而張邊備無自而立賢才無由而見任直  
言無由而上聞矣老兄以為如何成都全不聞近報不知到何  
許胡邦衡痛哭之書見之否說病證甚危急而無甚治法但顯

書劄卷七

四

言西帥跋扈欲誅沈介取其首其機事不密乃爾可怪久不聞  
問念念不忘適有均亭便晨起手來作字不成幾不可讀亦所  
以效顰耳一笑逐湯和陳豈非貴魏無知之功乎可笑

魏元履

早稻既登採恤之勞計亦少緩矣但州郡以使節將臨大為文  
其所至雖然無毫髮之補此為可慮耳今歲之舉偶然無大  
敗關真出天幸若只賴有位借置則今無鄉井久矣此非而未  
易道也近日逐去洪邁稍快公論得劉激父書云邇近汪養源  
丈聞益州已出味非晚到玉山矣上以其留行計賊始甚知之  
不知到隔相見又如何也此事繫消長非人力所及無咎得此  
那初聞甚以為喜問那人亦深自幸既而聞之乃不疾而遠之  
人其殆禍吾州乎又非徐老之比也尚清通書否不相怪否此

諸公只好開處說葛藤緩急實難仗也此三五日來始無閑擾  
稍可近書冊矣老兄比復作何功夫可見教否今歲不為場屋  
計乎諸公薦賢之舉不知如何比扣荷語頗悠悠不知今已發  
奏未也

魏元履

邊報如所示乃可慮此傳聞復不然云已破虹縣靈壁兩城禽  
其魁帥得其積穀十餘萬斛不知孰是前日得先生書云鈞山  
見報亦如此所聞也史去而幸洪皆遷國論未知所定非草茅  
所得愛但願天意悔禍有以發悟聖心耳諫垣南樹素有直聲  
未聞有以大慰人望者何哉有所聞續以見示幸甚令子為學  
督之不敢怠但良亦費檢束耳因書更切教戒令稍尊重為佳

魏元履

書劄卷七

五

共甫書與子飛云李顯忠聞殿帥之除知為奪兵罷黜之漸有  
尹機者說之曰今魏公銳志恢復而諸將莫敢前者姑以是自  
薦公必喜而見留然計其財力未能舉事是我以空言而獲實  
利也顯忠悅言於公如機指意公果然而不復計其力之未  
能大舉也上疏出師廷議莫以為可而上意向之不可奪詔報  
公即行顯忠與邵宏淵合兵入宿州宏淵欲散府庫以資將士  
而全軍以歸李不可遣宏淵出城措置而盡有其金帛以馬載  
還其家已而置酒高會官妓人于白金一兩士卒人于錢三百  
軍士大怒會敵騎至城下眾莫肯戰揚言敵盛不可當且欲圖  
之顯忠惶遽逃走死亡七八千人七萬人出寨還者六萬餘而軍資器械盡  
後幸是日大霧敵人不知我師之遁故無他不然幾殆然敵人  
聞火累奔馳赴林人馬陷於道互相望也入宿州後事也書亦

云上意猶向魏公但不知相湯公道揚存中罷王龜齡又何意耳平甫云家書中言初聞宿州之潰不得其由朝廷震駭疑二將降北德壽以二將皆楊舊部曲遣往招之故有此命後省初欲論駁而亦不知所以爲他計者遂止不知果然否邵宏淵劉寶分護淮東西不知復如何守險之說未爲不然但不知所以爲自治之計如何耳但守與和二字相似不知爲是說者於此能別異之否愚謂今日之憂不在邊境正惟廟堂議論弛張黜陟乃折衝制勝根本魏公精用不成正坐此耳呂許公謂范文正公言欲經畧西事不如且在朝廷此言深有味老兄以爲如何

魏元履

徐嘉已罷共甫復改命三衢而朱新仲來爲泉守殊不可曉也

書劄卷七

六

二小使已還魏公復出江上廿八日已行矣查元章夔清馮方以太府少卿參議從魏請也在元受以秘閣參議亦必魏薦耳無咎除戶部郎張安國以被垣兼直詞禁王慶長闕憲想次第問之矣但文云王瞻叔已回此又何耶陳君此間過時無尋問處渠欲陸對書已作數字授之不知有効否觀其失業狼狽殊可憐恨不能有以處之耳孟子說向嘗編集雖已終篇但苦無人商量問因人或來問檢視之輒有不滿意處未欲傳出以誤後生也或彼中有人看此書講說有疑慮令逐條抄出疑問之意便中寄示客檢論論爲否有不當處却告駁難即彼此有益若全部寫得未必講習却無所用耳

呂子約 和倫

某向來杜門本無一事而泰兄誤使此來以爲到郡引疾更

得去今乃不然不意德人亦時出此蘇張之計也近復冒昧以書懇左司會文意其有以察此而力言之因通家問幸啓恭兄同爲一言以助其請幸甚累書求恭兄爲記五賢祠堂未蒙見報亦告侍次語及但得數語畧記事實爲幸仍須及早得之乘其未去刻石尤佳也豫章欲刻精義大字版意欲令并刻老兄所增橫渠諸說此間傳錄未及數篇專作此數字今後遣人就借得以付之爲幸彼有教授黃君者此邦人甚向學令寫了即送來此轉寄還不妨也

向伯元 語 以下伯元之孫公承家藏

衰病之餘勉強試吏遭此早歉四顧茫然不免控告朝廷幸亦畧蒙應副口今雖似可以支吾未知來春事體又如何比及終更亦當麥熟遺此凋瘵之民以付後人耳迺蒙稱許何以當之

書劄卷七

七

祇益慙慙然緣此一事心勤形瘵精力全衰百病交攻求去未得殊無好懷也子卿一見傾倒留款三日而行識趣議論今亦少得也聞臨江沈守留意荒政甚悉恨未得其條目而師法之今遣此人告羅其境或恐吏民有持閉過之計者願得一言以解其紛是亦仁人之惠也

向伯元

到官踰年初亦相健自秋冬來足疾發動不免廢事經界初不敢請適會議者及之被言相度不敢不盡其愚而事久不決浮議紛然遂力求去又竟不得今雖得旨而農事已起不可復爲正當少俟秋成又未知賤跡能復幾時於此也世路如此唯得早去乃爲幸耳劉薦論事不阿近所未有亦恨太疎果墮語非耳周南之策亦相問之然不能如來喻之詳那說璋行而士氣

不衰此乃為可賀者然前輩清議在下之說又為可慮奈何

何伯元

到官半歲前月忽苦脚氣手足俱痛至今未平郡計不足循例措畫無非殃民害物之事初謂經界若行欺隱自露則可以供歲費而能去諸色無名之賦今乃聞有陰沮之者至今未有成命次第且中輟矣在此既無所為衰病復爾交攻構釁度日殊無聊賴已上歸田之奏矣未知進止如何萬一未遂須再請也

何伯元

某之賤體自四月初感風濕之氣足疾發動一臥兩月屢至危殆亟上告休之請近聞未得可報今雖未死然衰頹日甚自度不能復有補於縣官勢須再請耳辭職亦竟未允當并力懇庶必遂也時論一變非復意慮所及忠賢奔播幾於空國而無君

書劄卷七

九

子矣呂子約經由曾進謁否江陵近收書否章茂獻聞欲徙居城中必時相見子卿想歸久矣楊丈書已領不知其已趨召否今日之事凡曾在趙子直處吃一呷湯水者都開口不得只有此老尚可極言以冀主之一悟不知其有意否已作書力勸之萬一肯出經由更望一言此宗社生靈之計非小故也

林井伯

成季 以下井伯之外孫方之奉家蔭刊帖

餘千久不得書日月愈遠令人傷歎山谷語云歸來今道遙西江波浪何時平真可以泣鬼神也

林井伯

某向來一出畧無補報罷送而歸祇以自愧還家初亦相造至此夏初痼疾復動遂大狼狽意必不全亟造告老人行已五六十日尚未有處分然病軀却幸少蘇未知竟何如也餘千屢得

書處之甚安亦殊不易揮之昨日自彼歸過此尤能道其曲折始者風波甚可駭愕今却少定不知事且止於此耶或更未已也相看似似不能仰首一鳴深負憂愧子約一舉却甚奇特令人歎服也

林井伯

衡陽之報令人悲痛所幸便蒙歸骨之恩今當次第在道矣前日走寒泉與緇仲父子聚哭之極不能為懷也既無廷試從者歸期想亦不遠莫須更為過餘干否子欽後來相見否幾道亦當赴部今或已到必相見也某詞職得請私議粗安若命懸庖屨則非人力所能避矣鄉樞相見有何言句耶因遣人上謝表附此草章

方耕道

書劄卷七

九

某來此已八閱月自覺得不成行止亦不成政事徒然坐食俸祿使人慚愧然求去不獲近又再請未知如何來喻云云極感忠愛然此意已決雖欲自強而不能又安能承命而改轍耶其曲折之詳已具南軒書中此不能多及想燕談之際當必及之耳皇甫路分意趣極不易得想同僚必相好也

陳子真

蕭陽方楷家藏

休致文字已申未得保明中發萬一更有遲疑即不免徑中省陳乞矣比來論議似稍寧息未知竟如何正恐不削者以耳銜公計時相見聞欲從居盤澗若不得去相近也開正晴暖欲穿舟南下又懼經由富沙不免見諸人一番露頭面可厭更俟計度若幸無疾病即當扶曳日昧一行思欲見石帶泉之勝也

劉德脩 以下後漢之會孫曾元家錄

欽聞德義有年於此中間入都雖嘗蒙枉顧然稠人中不暇交一語至今為恨如未始得見顏色也前年竊聞進登言路有識相慶繼讀邸狀又得所上章疏分別邪正明白剴切三復愷然為之汗下蓋久矣莫有以此營款吾君之側者矣然於是時竊已深為執事者憂之顧前此未嘗得通聲問無從效其區區且又意其駭機之發近在旦暮雖欲言之亦已無及然猶懷不能已竊竊私為同志一二君子道之蓋不唯欲以少效慕用之誠亦冀轉以聞於左右而求所以善其後也曾未幾時果聞去國時在臨漳無可與話此心者燕居深念撫几浩歎而已嗚呼此豈吾人一身之休戚而造物者之意乃不可測知如此哉茲承不鄙遠貽教墨所以撫存之意甚厚自視卑薄何以克堪因便布謝適有土木之擾言不盡意伏紙增跋

劉德脩

今春既辭桂林之役幸復續食祠廩而自夏初一病迄今未愈中間幾致委頓者數矣幸而獲免然今餘息奄奄未能復常呻吟少間設讀舊書姑以繫思遺老耳不足為左右道也昨聞諸公於門下設有稟言而群賢亦有策進之勢作鎮護門是為東來之兆而問者所聞乃若小異雖賢者所居而安無適不樂然當典戎幹力之任以蕃衛王室為心亦豈能忍於今日之事乎相望數千里無由一見傾倒此心引領鄉風浩歎而已某所為大學論孟說述有為刻板南康者後頗復有所刊正今內一通暇日一觀為訂其謬并以質於東溪翁因風見致千萬幸也

劉德脩

相望數千里既無會面之期而聲問亦不得數往來每懷道義馳想亡已不容比來為况果何如統內軍民計自寧謐但前此時事傳聞多端想不能不深根本之慮今雖小定然諸公書來似已便謂無事未知果便無事否耳所幸仁賢萃集未至空虛朋來彙征猶有可望如門下者恐終不得辭此責也某多難餘生近日復有季婦之戚長沙除日未之敢承其問蓋有小小曲折非敢決然忘此世也因風寓音不究懷抱伏紙恨恨鄉人江泰分教大府得親誨範甚以自幸其人明敏有志於善嘗為邑宰以平易惻怛甚得民和不幸遭讒遂至罷免竊意高明當自有以察之收拾教誨亦或可以備使令也

劉德脩

某衰晚廢學守藩亡狀忽蒙收召已不知所以然旋被除書尤非所據力辭未獲冒昧以來則承門下到闕已久且拜螭坳之命矣正人得路群議交慶此不待說而委也區區只一兩日便當入門對罷方得修敬諸容而敘以罄鄙懷

劉德脩

生平慕用昨幸為僚荷相與傾倒之深蓋同世道之憂而非爾汝之私情也別去恰一月矣每懷德義鄉往不忘某扶曳驅馳幸已稅駕道間忽拜江陵之命罪疾如此豈堪復出不免上奏乞辭計必可得自此杜門當自有趣但恨虛辱招延無所裨補猶不能忘懷於吾君進學之深深也同人往記目盲愈甚不能多及正遠唯冀以時珍衛勿忘致君行道之不懷緝熙光明以扶廟社區區至懇



老先生必且宿留後便拜狀于壽千里茂獻想時相會前幅之云僕於二三公亦不能無后望幸密爲言之勿以語他人也遠近人材必更有可與共贊王業者不知爲誰亦望并見告也文叔行後時得書否北關之集風流雲散甚可歎也

劉德脩

忽聞去國深爲悵然蓋有識之士無不同此歎息而昨日機仲經由相與仰德尤不能忘懷也今日之勢政使群賢悉力交輔猶懼不濟顧乃爲是以速之邪不審能便歸蜀耶或且宿留江湖間耶卽今已到何許也某前日始拜禍命不免復辭近職小贖前日失職之罪耳因便寓此托季章致之目昏不能多作字要亦無可言者但祝服食之間千萬自愛耳天若祚宋彼將如我何哉

書劄卷七

三

東溪先生久欲寓書今夜未暇附此致瞻仰意文叔郎中前途必相見亦告爲道鄙懷也集賢益孤勢難復久然亦有以自取也

劉德脩

兩辱惠書承且暫寓京口諸况便安足以爲慰但比來時事大變殊駭聽聞流竄斥逐下及膏布近年以來所未有也國事至此是豈細故而身遠病衰不能一言以悟主聽愧恨悲痛不知所言伏惟執事愛君憂國當同此懷也比日不審台候何似神相正直起居當益輕健也某前月之初曾約機仲會於一山寺中爲兩口之款時未有近日事也然已不勝憂歎懷抱抑鬱又感風濕歸來舊疾發動證候輕於往時而氣體積衰遂不能當藥未有効而傳聞愈甚病勢遂進不可支音今雖未死然必無

復全理已上告老之章只從本州保明別無陳乞文字次第請公見之意其已死必遂其請也固定要有人在此得附此書臂痛不能作字口占亦覺氣乏不得盡所欲言自度此生決無再見之期千萬爲天下國家厚自愛重乃所深望東溪先生體候何如得季章書聞亦不快深以爲念文叔已別附書欲作傳之數字而建康人留此已久不能復俟異時相見幸爲深道此意也

劉德脩

昨大病中奉狀告訣今未成行且復宿留亦可笑也然病亦氣衰終難扶持未知復有後會之期否耳單守人還奉告之辱乃聞賢兄東溪先生遮落手足而令女亦不起疾爲之怛然此在德門固爲不淑然前輩淪沒使一方學者失所依歸所繫尤不

書劄卷七

三

細也區區鄉慕之久去矣尚幸一見雖不及款承教約然亦足以相慰平生矣過峽定在何日相望益遠非獨吾黨無以慰離索之懷未知世事終何所底止耳病中痊發狂疾欲舒憤懣一訴穹蒼既復自疑因以易塗之得遷之家人爲避尾好遷之占遂亟焚稿齶舌然胸中猶勃勃不能已也餘于數日前得書處之甚適亦甚不易只去歲世亂中得其書字盡言語皆晏然如平日固已服其有定力矣時相恩禮一新季章超遷甚美論功第賞固自有次序耶正則請祠竟如何相見煩爲致鄙意此兩日來右臂不能屈伸未暇奉記也何見焦山瘴鶴銘則有請于楊工曹掾王珣題詩詞甚佳字亦絕類鶴銘疑出一手璜字已闕但據趙德夫金石錄云爾而文選詩中亦有此人各姓不知便是一人否近年乃絕不見不知今尚存否暇日試爲訪之

屬正則幸數本寄及為幸其冠之請人尚未還而小報已不  
允等須再請但得令換舊秩亦可以已矣不敢必其悉從也定  
受人來因得寓此殘暑未衰萬萬以時自重不浸近而愈疏臨  
風惘惘

王瓚詩首句云江外水不凍今年寒復遲者是也或正則已得  
請即以屬陳安行可也

劉德脩

昨開當有房陵之役蓋嘗因便拜狀不審得達几下否但一向  
不聞辭問馳仰不自勝耳不審比日台候何似竊惟以道自勝  
無適不安神相忠賢起居萬福某衰晚疾病去秋以來足弱氣  
痞遂為廢人然前罪戾至深幾亦不能自脫茲幸告休得請人  
謂庶幾少安自料則亦未敢保也東方事宜計悉聞之子壽近

書劄卷七

五

亦通書自云頗安然士友見之多云亦覺衰瘁也從之遂為古  
人尤足傷歎於越得書奇示浩刻亦能道示眾語不審比來閑  
中何以可日老來始覺讀書有味所恨來日無多光陰真可惜  
也建昌陳剛正已舊見呂伯恭稱之實奇士也不知曾相識否  
因其使人寓以此書所欲言者非幅紙可既

聞房州山水自佳向見張巨山集說有微王峽乃微盛之微不  
知有傳記可考否因風筆示聊為廣異聞耳又叔李章想時  
通問開馮校書極佳士遠爾烈頑深可惜也

劉德脩

某自去冬得氣痛足弱之疾涉春以來益以筋解不能轉動懸  
車年及不敢自草奏又懶作書公書只從州府中乞賜上乃無  
人肯為作保官者近方得黃中本投名人社亦不知州郡意如

何萬一未遂即不免徑自口省矣穉穉冥茫不容顧避姑亦聽  
之而已去歲數月之間朋舊凋落類足關於時運氣脈之盛衰  
下至布衣之士亦不能免令人愴恨無復生意然此豈人力之  
所能為也哉

劉德脩

某屏處如昨近以鄉邑不靜華家入城擾擾踰月今且歸矣聞  
讀邸報幸復聯名而隱迹區區乃先眾賢為不稱耳側聽久之  
未有行遣勢不能免姑靜以俟之耳度君周卿來訪志趣不凡  
知嘗出入門牆固應如此雖已不敢隱其固陋然磨磨浸潤之  
功尚不能無望於終教之也

劉德脩

示于真轉致去冬十一月十一日所惠書乃開涂中患難曲折

書劄卷七

五

為之太息吾人逆數如此向來乃欲妄意以扶顛持危為已任  
豈不誤哉比日伏想稅駕里門休息神觀久矣某辭職終年幸  
蒙聽許而諸人脾睨其勢愈急前日正則之疏已行旦夕必當  
次及矣餘于竟以樞還卜以此十日葬矣寃哉痛哉聞有為之  
賦詩摹印捐之都市而匿其名者不知亦傳到蜀中否得其子  
培書云道間游甚誤服涼劑遂不能食又感風寒遂至大故臨  
行亦甚了了然向更不死今必已度嶺矣前日聞計因就其婿  
家哭之聞夢路已有切齒者亦且得行止分明也

傳之云亡深可傷歎文叔竟成之邪否平父比亦得書去住無  
策甚可念也季章得書每以巧外為言而未有聞恐是求之不  
力如王與之雷孝友亦何嘗有人苦道之耶

李端甫

以下見蔡久所刊慶元書牘

問小豈既逐零陵即將次及亦欲置之叛逆之科不知如何又却中較不免命也滅氏其如予何

劉季章 敬

近日樓大防又已行遣一時流輩艾夷略盡其勢必從頭別尋題目整頓一番聞鄉口湖南所按吏有訴究於朝者已下本路體量改正次第首見及矣

黃直卿 翰

外間洵洵未已樓大防亦不免聞林采訴究於朝已下本路究實先所委官見其案牘駭異不敢下筆已改送他官如其所請比諸人掃制已盡或須作話頭來相料理老朽寧復計此一聽諸天而已

祝汝玉

書劄卷七

六

某罪戾所積久知不免不謂尚爾推遷以至今日孤豚之蹤初亦何足言顧乃重貽有識之憂四方朋遊蓋皆有謝絕生徒之誨然鄙性於此却有所不安姑復任之若禍善之來未遽止此計亦非闔門塞竇所能避也季通徒步上道令人愧嘆昨日又聞有毀鄉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行彼巍然當坐者豈亦不謝客而遭此耶可付一大笑也

劉公度 孟容

承書聞為况之適足以為慰患難如此乃是玉汝於成切宜強自振拔勿令頽墮為佳向來長沙時已覺意思不似南康時後來尤覺不長進今已議親為誰氏此尤不可不謹季通聲問殊不詳而其家未得的托其季子說字仲在侍尊不知何故不以命之知所傳今已兩月矣交游四十年於學無所不講所賴以

袂蒙蔽者為多不謂晚年乃以無狀之迹株連及禍遂至於此聞之當不知涕泗之流落也

蔡季通

時論如此未見陽復之驗自効之章又復不効然聞論者頗喧勢必不免然命已下又不容不盡所懷見此草奏且夕發行即束裝俟譴矣黨綱傳何必讀行且親見之矣

某聞以臺察文字已有褫職罷祠之命祠祿恰滿餘未被受亦未見章疏云何儲行之書來說渠亦遭章說移學切恐亦不能不被及賢者亦可笑也

昨日歸來意緒不佳幾成大病向晚擁裘附火幸得少定方念未聞經夕動靜忽辱手示忻慰律準已領圖志先納上諸書及藥容來晚上去面納次此間書冊在書几者一哥必知次第恐或要用即就請幸預戒之也里中恐有留委幸見喻既欲歸黃沙想只取劉原路初欲先走昔口奉別今只宿市中以俟發程矣

書劄卷七

七

彼中風土氣候果如何地主既鄉曲想必有以相處居止亦使安否乍到未甚定疊亦是常事少頃當自妥帖矣一哥前日到此云尊嫂曾少不安亦只是舊疾尋亦向安矣居晦來日就道某季子輩婦來歸不免小允漫附數字所欲扣者非遠書所能致所可言者亦不暇究悉也唯千萬自愛為禱居晦適相別因語之云賤迹不可知若得在嶺右當得託餘花此非戲語已十分作此筆擬矣景建詩甚佳韻鄙拙不足當耳書中甚知敬服後生亦不易得似此會得人說話者也向會說區渾者否似只是全道間人可試物色收拾之也知舊州勸杜門謝客者多鄙

性不計如此又已作如此斷置固不復能顧慮也居晦必有回  
便幸子細作報章欲詳知彼中動息也

章茂獻 穎 文公之孫主簿某家藏

所需廟議以乏人使令兩日方寫得了適有長沙便兵却託處  
推轉致幸視至但再讀之頗覺當時匆匆詞不足以達意不能  
無遺恨耳

某拜鑄罷之命罪大責輕唯知感戴尚復何說第恨註誤旁人  
及遭重貶耳

劉智夫 崇之 文公之曾孫市輪流家藏刊帖

某方辭命召速被恩除控免踰月未聞賜報益重憂恐來書纔  
纔備悉至意區區本懷亦豈忿然於此世但恐陰盛陽微未容  
措手而已嗚呼非耳反復諄喻蓋已慮之哀矣前日相見於大

書劄卷七

大

湖恨其發之太輕反為群狂之助也以近事一二參較已是什  
八九分不可復出但所遣人未還未知端的耳

劉智夫

某前月望日遣人入都至今未還必是值祥祭一番禮數未得  
將上不知竟可得請否耳日間邸報遲緩近亦殊無異聞但編  
類奏劄一事恐有深意不知出於何人或恐偶然妄發未必思  
慮到此亦不可知耳聞近到城中恐有所聞幸子細喻及也機  
仲相見必款或云集賢曾於榻前及前日事如此恐須得一州  
郡但不知所傳端的不耳周貴卿來相訪云當赴省無力可辨  
行計某不能如之何因其歸謾附此恐鄉里或前路有可周旋  
處得與爾念幸甚

劉智夫

新除木派士友之望然 足以優游徐為請外之計但有江湖  
佳闕不可踴躍耳不然則自此一向直前捐身為國亦無不可  
但恐未得當此地矣做得未甚有益則又不若初計平平之為  
善耳某懇辭未獲不敢固必但欲換得一小小軍壘或謀議官  
之屬為三徑資不知諸公能許之否聞長沙頗費力得免幸也

劉智夫

某茲聞時事曲折差慰人意最是北內康復尤為莫大之慶宗  
社幸甚某再辭不獲無可奈何只得勉強一行但心力短耗日  
昏尤甚未知果能勝此重寄否耳

劉智夫

某扶病此來已交郡事破壞空乏不可支吾皆未暇言而殘不  
恤緯之憂有不勝言者奈何奈何版築之計直當罷休但陶甕  
之費已六七萬散積曠野之中若不收拾結抹則此皆為棄物  
矣正自未有處也

書劄卷七

元

劉智夫

某涕泣再拜恭聞至尊壽 皇聖帝奄棄萬方痛纏普率况以孤  
賤蒙被恩私悲痛崩摧豈勝號訴想在朝之久尤當同此情也  
比來物情事勢復如何人還千萬悉以所聞見告盍叨謹守不  
能有以匡衛王室永負臣子之責為萬世之罪人矣

劉智夫

某衰晚闕疎守藩止狀已不堪收召之恩矣忽於道間又被除  
目超躡殊甚豈所敢當已上免章却於上饒俟命若便得請即  
自彼而歸亦不難也

劉智夫

再詞未允勢須一行已入文字乞許且以舊官入對面辭新命矣若得改授次等講官使得效長尺寸亦萬幸也但事體已如此捧土以塞孟津恐未必能有益耳

劉智夫

某二十日已到家疲憊雖劇然溪山之樂足以自慰精舍功夫漸見次第遠方朋友亦已漸有來者江陵勢必難赴今遣人上奏懇辭計必得之或別有行遣亦且得免作帥也機仲竟不免不知何自而發卒章所論江陵暴政則將軍都郎屬耳燕王何自知之耶近事大者都無所畏從官祗廟改服諸議後竟如何皆幸詳報長沙廟額已得之否趙主事如何渠更旬月須復往且得少須勿令觸罷為幸吳彭二文學到都吳已年及只可得祠祿已託平父語南強早發遣之并煩道及尤幸聞又須關儀曹亦已為作季路書亦告為督之士老而貧尤可念也

書劄卷七

三

劉智夫

近報所見至臘月六日矣未聞所喻之說但仲本書亦云然殊不可曉泰亨之世庸瑣自當處外顧乃為此則其為慮亦過矣且使人如何可受邪小報沙世堅自請於朝得僧牒以治邊防今具支遣之數申省如此則帥復安用此等事若整頓著便成痕迹只得力辭耳鄭溥之道人來亦有近事未有異於前日之歎豈惟不異正恐有不如矣

劉智夫

都下久不得書但聞未御常朝臣子之心殊不自安耳蜀相之召想已聞之不知何意也廷老歸塗必相見所慮大槩不相遠也身在遠外無從效尺寸但知勉備在我敬俟天命耳

劉智夫

得子約書聞已御延和非久當出視外朝也又云撥亦久以小事積累忤意近有隨龍姓名人守楚者差除遂致不安中間有投匿名於省中專斥之復有客自王信州處來云聞已出六和復人居僧坊不知此數日如何也境外傳聞亦不一識者憂之不知果如何耳得書却殊不及昨來除命中曲折也此既不是為時勢重輕而衰晚且得休息亦良幸爾

劉智夫

郭丈得上饒附來書昨日答之略言泉相舉措雖不無可議然其向正之意亦多或當言路不可令以罪去不知渠以為如何縱未必盡以為然亦須少減分數也渠却云因從官夜對及臺諫之去國者故特問之然不問孫劉而獨問此恐亦不能無說也

書劄卷七

三

劉智夫

所喻行止之計誠為難處且看所遣人還消息如何若勇猛直前便以頭目腦髓布施亦無不可也邑中之事不知所聞如何其人見事明快頗分曲直不樂者眾恐傳聞或過當然亦不能無少失要之善良自安強僧者不使耳

劉智夫

近報相君已奏告復給朝假馬會叔竟以林和叔文字除職守潤却召趙德老為版曹而趙俊臣移溫陵恐顏當改除或得祠也林擇之書云天官此一二宜對言語頗切合而得其書與其皆書乃皆有巧外之意不知何也前日以書勸其勿深論細事如舍法之類等事

可怪耳

劉智夫

疏近方見之昨日見張宰云大政親戚過者能由婆女報復而然遂使前日之言不幸而偶中自此紛紛又未知所底止也

劉智夫

時事後來復如何竟已清明至定否諸公似欲便以無事處之何慮之淺乘此正當力為久遠計耳諸公誰為可告語者想已不憚力言之也

劉智夫

外間諸傳聞虛實相半要是大勢已定其間小小變動彼其斟酌分數蓋不草草政未足為吾道欣感也

劉智夫

書劄卷七

三

祠請度未必遂見元善說建議之人雖有睥睨之意而集議者愈不謂然或者又謂劉公碩年於狀中塗去數字其人雖甚不樂而不能止今又徒有計且迤邐矣其中聞亦甚枉枉此數日却無所聞然後生可畏各欲奮其才以赴事功糜鹿雖走山林其命固亦有所懸矣如復從之不能預以為慮也陳彭楊項竟又不免子直歎日前得書方引孔子微服事見教今乃懸鵠百結而不能自免亦可笑也里中今歲艱食一番紛擾今猶未定想諸人自能報去矣所幸早稻極佳公私亦多方掄恤或可不至狼狽杜門待盡且願如此它皆有所不暇問也

劉智夫

湖開亦得中熟諸事不至甚費力然今時勢如此亦豈吾人所能為之哉乎官屬書益幸德業所可勉者惟在此耳

一路官吏向在任不久不能盡知所知者略已舉之矣但零陵

永彭銓皆十壽之姪人多稱之深以不及為恨耳潭幕支使王

藻善化令張維寧鄉簿劉正學皆有才可使今嘗薦之長沙丞

管姓者其亦可使善化尉吳姓浦城人者俯學斷事亦可觀

未及薦也潘叔昌在全州老矣方用得關陞狀亦嘗薦之方謀

率諸司列言之而未及近聞林和叔舉自代舉主無氣恐未必

可賴今將滿矣甚可念也李衡陽亦甚佳近見諸司薦之不知

已滿未也其代者仰趙希漢却有才但當裁其過甚耳諸郡惟

武岡是姨弟明敏有素政必可觀亦幸嘗之勿以厥弟為累也

廷老法應相避何以處之乘為作湘西精舍已成恐有合求助

處幸留念也元善益之德夫和繼龍逐搜羅扶別無遺力矣吾

徒皆不可保道學文字鈞連罔落如武侯營壘非華宗浪戰之

書劄卷七

三

此也辭職告老再上未報今必有處分勢須鑄職罷祠但恐向上更有行遣耳山谷說吳畫佛入滅關中大晚王舉措可駭一笑

劉智夫

邑中數日爭戰報復洵未定而罷書已至絕不見邸報所喻文字得城中相識書云有之雖未見全文然意其必借此美各以行私意也德夫之說以此所聞參之亦有此理然殊非所望於蕭傳亦可歎息耳南昌昨聞已移汪宣城而沈維祖者代之今此副樞之傳又何謂耶然則三山果誰得之金陵聞尚前却未定計未必能力辭也叔通事竟不得所起或云即向來起事之人又云嘗入城遊說不效而歸不知果然否也

劉智夫

鄉里一番荒擾今方小定又苦雷風慮損秋稼嗣歲尚可慮想

治下管不至此聞衛信亦自寬裕不知何獨困我里也

劉智夫

忽聞乘道聲問殊惡令人傷但不能為懷問彥中居時正之語人皆已薄周之恐不能給歸塗之費不知能為作江西湖南兩趙漕書否其它沿路有可囑者并巧垂念乃幸之甚

劉智夫

適報機仲諸人檢舉奉祠宋臣得竟陵而復繳罷張嚴復入臺想皆已見之不知其間一二曲折果何謂也除日未須然想已有定議且晚當有聞也仲本得書否計自此未必遂取越竟而東也

劉智夫

某前日走後山聞李通之柩已過翠嵐遂過彼哭之悲不能自

書劄卷七

高

勝然人生會如此亦將不暇悲彼而自悲矣昨夕方歸疲憊殊甚外事未有所聞但歲儉可憂所至皆崇崇安山間有絕收處細民不易可憐也嘗以書語機仲今達此意於有位大蒙痛詆以為所損未見分數公私莫以為慮不當遽言又謂今夏緣官司勸輸積米致上戶發糶不得無以自存緩急之際官司自有常平義倉之積足以為備不當求細民之糶欲上戶之怨此皆語如上戶無以自存者尤可怪也不謂賢者亦為此言他尚何望耶

劉智夫

季通之使浸密而其家問竟不至不知何故如此必是遣人在道阻滯也諸書荷留念但歸期恐亦難料蓋所屬官司有擔荷未必容其自便耳

劉智夫

近報荷垂示比得機仲書今錄呈但邑中不逞又以詭名訴半遷學於儀曹叔通亦為所指邑宰乃不敢喚上詞人供對數日機檢未知作何出場大抵所訴無一詞之實詞人乃學長卓定等彼固非學長然亦未嘗出門也然官可諸生無一人敢正其後者可數

與長兒書

吾昨日過遂昌今日方溪追遠之痛忽得汝書知與婦子俱安稍寬吾意吾昨日方被進職之命今日遣人下辭免文字江西指揮至今未到已據部吏狀揭榜謝絕詞訴便作閒人調度矣但印記尚在身未得十分蕭散只候命下便發遣回去台越之事不足淡怪吾平生為學不得力只是先辨得此一着如今眾人抗腕時節吾心却是閒暇若恩民病雖不敢忘然亦有時節固非伯寮賊倉之所能為也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力

書劄卷七

筆

量今日真試一過耳叔昌得書却似未悉此意也吾已約子約來玉山相聚不知渠能來否渠書中說汪潘康葉諸公在問訊欲相見答書時冗甚忘記謝之可寫報子約煩致意或能回來尤幸吾又欲一見潘丈及叔昌不敢坐邀汝可為稟看能來即又大幸也高劉二君亦為致意想便來相聚矣不及別書也汝想未能來且省出入彼人囚得吾甚為汝憂之切宜漢白防也渠豈能改過不可錯準擬只當益加戒心耳至祝至祝吾後七日可過衢州城外重九日次第可到界上住三日諸公若成來固幸若不成可早遣一介相報也

林擇之 文公之曾孫潘家藏錄稿

古田亦小荒窘今年到處如此平父歸說信州恐有剽掠者建陽江墩即武境近一夕為盜所焚氣象如此而浦城渠魁州府止



從配隸又問中適而逸矣茲民愈無忌憚未知所以爲善後之計也元履近日議論多如此如論人材尤要一種穩當不任事之人此不可曉要是本原不之多愈見畏縮耳

書劄卷七

五

朱文公書劄卷八

書別集補入序次如舊

胡籍溪先生 以下胡德方家藏

昨日節畧禮儀尚有二節可疑敢以求教書儀中云摺揖婦降自西階至婦轎所立舉簾以俟前日見先生云古人用車不可升階乃就階下置車故有降自西階之禮今既用轎子不知只就廳上否如此則婦先入轎然後降自西階以出矣又婦既入婿之家婿導婦以入不見有舉蒙首之禮未知今如何乞批以見教

文叔

婦既用轎子則只就廳上婿却須就廳前上馬舉蒙首之禮溫公不說少間檢伊川集續報去也

書劄卷八

舉蒙首之禮適檢伊川集有之乃未就坐飲食時行之今想已不及矣

程沙隨可久 以下沙隨之孫仲熊家藏

示及古韵通式簡約通貫警發爲多四聲互用無可疑者但切響二字不審義例如何幸望詳賜指喻又其間如積劬植圃淺味聯七字恐合入四聲互用例中不知何故却入此門亦乞見教騏之爲極十之爲譜似亦是四聲例也近因推考見吳才老功夫儒多但亦有未盡處汎考古書及今方言此類蓋不勝舉也詩說見此抄寫未畢畢即拜呈求教矣聞人丈頃年見之三山扣以詩中數事甚蒙知獎但恨不得款盡其謾耳幽詩之說則恐未然蓋發斧以後諸詩未必是周大夫刺朝廷之詩此自序序之誤耳它日繆說得徹尊聽當爲印證其可而指擊其不

然乃所願也所喻詩論十篇使中幸早見教爲望汀壘之弊已  
極手直之策未爲不然橫爲諸司所排使不得伸一方之民可  
謂重不幸矣晦伯書來所欲更張者尤廣觀此事勢如何行得  
近聞諸司於舊法中減落一二小小廢費便謂可革宿弊以一  
孟水救一車薪之火無以異於小兒之戲論甚可笑也考經妄  
意所疑不謂汪丈亦有此說近亦條具數處并俟後便拜呈也  
四營成易正爲易字卽是變字故其下文便以十有八變承之  
再功後掛卽所謂再探三探者是又一四營也凡爲四營者三  
乃成一爻爲四營者十八乃爲一卦此以積數文義求之皆無  
所礙不審尊意以爲如何也月椿條對亦乞願指錄以見教此  
事從來只是得於耳學竟未知其端的也廣西鹽法近得詹丈  
書極以爲便亦錄得中間解折范容州劄子畫一來而自彼來

書劄卷八

二

者無不以州郡窮乏爲言不知的是如何地遠難遙度傳聞亦  
難盡信大抵近世作事利民者常苦於掣肘而不得行其爲民  
害者則因循苟且上下尊守以爲不可易設使便有姚元崇真  
有濟世之術亦未必得如其意此可歎也又蒙別岳垂喻俞廣  
文立二公祠之意使爲記文尤荷不鄙但此事今日老丈在彼  
晚學小生豈當借取而妄爲之此決不敢承命若廣文有請於  
門下它日文成區區得以題額附名左方亦云幸矣幸達此意  
於廣文敬此筆以俟命也前浦城主簿任希夷經由請見幸與  
其進而教誨之其人有志於學守官不苟王漕亦令去請教也

程可久

附子爲近世通用常藥它人服之未見其熱老丈乃獨覺其偏  
有所助致生它疾此見平時所養之厚而所謂無妄之藥者真

不可試之驗也二賢祠記前書已拜稟矣豈有大師在是而晚  
生小子敢肆妄言於其側者乎况陳公平生只得一見若汪公  
則老丈游從之久投分之深又非小生之比恐不得而辭也因  
便寓此偶數日禱雨倦甚又積書問頗多未暇辭所欲言  
向蒙喻及詩論前書拜請幸早寄示諺說已寫就然尚有誤字  
且夕校畢拜呈以求教誨也易中七八九六之數何自而起說  
者雖衆終未甚安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州縣祈水旱政和新禮  
所不載而通典開元禮尚有可依放者唯鄉村所禱全無所据  
苟且從俗於心有未安者亦幸有以教之也

鄭尚書惠叔

見蕭陽所刊舊古錄後

書劄卷八

三

到三衢更一二日始遂南去病軀幸可支吾皆餘莖之及也鄉  
在長沙嘗得溫公稽古錄正本別爲刊刻殊勝今越中本欲俟  
成書奏御未竟而來又欲面奏行下取索則又未及而去每念  
此書溫公所以願忠君父之志更歷三朝然後成就其論人君  
之德有二而材有五者尤爲懇切不可不使聖主聞之不知可  
以一言及之之行下本州取索投進否然不必及某姓名恐罪累  
之跡延及先賢反致忠言不得聞達也聞中司已兼讀官幸更  
與議之同君舉子壽諸公共白之也

程九夫

以下洪正學刊九夫家藏帖

先集無人寫得亦多是應用文字非吾弟今日問學所急故不  
送前書已詳言何不見悉耶墓刻不敢忘幸且少寬之謹傳非  
病翁所作乃原仲致中二文見之其說亦有病非學問正脉也

遺書中李端伯劉質夫所錄極精可熟味之便見學問正當用  
力處矣

程允夫

某重念先世南來八人度嶺今無一人在者而老人暮年窮約  
以不肖子與世不諧之故憂窘萬狀無一日舒泰遂以至此尤  
重不孝之罪每一念至此心肝如抽裂也

某家中自先人以來不用浮屠法今謹用但卜地未能免俗然  
亦只求一平穩處尚未有定論計不出今冬也

所喻立戶事無不可但先人已立戶某又自立一戶恐於理未  
安更詳度示喻

程允夫

示喻為學之意此正克己功夫所當用力然猶是至粗淺處若  
不痛加懲窒非惟無以仰窺聖賢闢域恐亦無以自立於州里

書劄卷八

四

之間矣此甚可懼不可視為常事而緩於檢制也上蔡之言警  
切至到真當朝夕提撕然論其細微則區區所愧亦已多矣尚  
何以為賢者觀省之助乎今當彼此各致其功庶異時相見無  
所愧於今日之言耳觀書或有所疑因便疏示開特寫得便可  
旋寄德和處此中時有便人往還也所論向來解紛之意固是  
如此然亦平日持已不嚴故擇交不審而責善之道又有所不  
至故其末流之弊至於如此此當深自悔責而速改之詳味來  
辭似未有此意恐更當反復鄙言毋以前說自恕也所要文字  
正冗未暇致思齋銘亦已忘記又無草本要不必爾但得識之  
於心而見諸行事則為有以發於愚言矣祠閣二記皆不成文  
字但欲畧見此義理故不得而辭來喻之云非所望於親友間

也近思已成尚未寄到到即附去中庸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  
致遠寄且亦未定不欲廣傳也定性書解在別紙亦勿示人為  
佳雲谷記已寫寄季文矣

程欽國

後更字允夫

以下新安汪逢龍刊允夫家藏

往年誤欲作文近年頗覺非力所及遂已罷去不復留情其間  
頗覺省事講學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畧窺門戶而疾病乘之未  
知終得從事於斯否耳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  
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無所適從各為學問而實何有  
亦可笑耳示喻蘇程之學愚意二家之說不可同日而語黃門  
議論所守僅賢其兄以為顏子以來一人而已恐未然頃因讀

孟子見其所說到緊要處便差了養氣一章尤無倫理觀此想  
淵源來歷不其深也正蒙建陽舊有本近來久不曾見俟病少

間當為尋問也然此書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  
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  
後此等文字可循次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須雜博却不濟事  
無收拾也若果如此有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為妄言  
綺語自無功夫看得矣近集諸公孟子說為一書已就藁又為  
詩集傳方了因風小雅二書皆頗可觀或有益於初學恨不令  
吾弟見之又恨相去稍遠不能得吾弟來相助成之也

程允夫

書劄卷八

五

表叔墓刻不敢忘重煩督趣愧恐然此尚有少曲折異時得面  
論而後下手乃為穩當先集亦難於出之正亦有所疑耳吾弟  
近所為詩文有可寄示者否其向到湘中所語甚多然皆草率  
不足觀謾令大兒寫拜魏公墓一篇去此等閑言語正使絕出

亦何所用况又不能佳乎然姑以寄意焉可耳

程允夫

觀志觀行此章上蔡謝先生言之最詳盡大抵聖人本意只論孝子之心耳至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又出於不得已非其心本然也此義亦通上下而言不必專指人君也

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是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性之殊者亦指此而言也

自聖人言之忠恕即道也曾子之言是也自學者言之則由忠恕可以至道也子思之言是也二先生及上蔡論此詳矣宜深體味之不可只恁麼說過

浩然之氣大剛直當從伊川之說更宜深思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固是下功夫處然於此須識得箇本體始得

書劄卷八

六

明道舉焉飛魚躍活潑潑地以為與此意同須要識得方有下功夫處不然才着意便是止才不着意便是忘無有是處

聖人之於天道詳來問似看此章大意未分明摘句理會宜其不通

心往一段語皆有病心固未嘗亡但人舍之則有時而不自見耳所謂道心惟微者此也

程允夫

聞以職事忤上官暫移他局不知所爭何事若所當爭乃見所守此外榮辱不足道也昨誤聞劉智夫得江西倉臺即以書道

吾弟及一二知友姓名得其書乃云雖出亥傳然已為轉語王南強矣計必能相知但未知新憲為誰耳此辭職告老皆未允

而向來阜陵異議之人趙屠皆已行遣此獨漏網有所未安已

上自勃之章矣上意必無他但勢必不免於何劉之口亦已判然於心不復為求全計矣

程允夫

某病脚恰一月矣尚未能履地而時論又攻之於外因知語默之有時然語已在前矣今欲默之能有所及乎學徒不欲一旦盡遺恐或反致張皇然已不多自此來者勿受可也昏尾之喻已悉然阜陶有之而堯曰殺之母乃兩失其職耶

彭子壽 龜年 以下止堂之孫淮家藏

中間傳有召節固疑其非美意已乃不然方以為喜及承惠書又知開府以來經理次第尤以為慰然以時勢料之亦决知其不能久既而果聞已有奉祠之命矣却不見有文字想又從中而下也此在高明無所輕重但嗚呼信信日甚一日其勢必須

書劄卷八

七

大有處分其禍不止於摺紳而已也思以此故亦未能釋然奈何奈何某今夏一病幾死亟上挂冠之請并辭近職蒙上厚恩未即聽許將欲受之而去歲會議敢陟者似皆護罪自惟狂妄

不應獨免遂以自劾章上計今已有行遣顧地遠未即聞耳聞中讀書却有味但目已偏盲其未盲者亦日益昏披閱頗艱耳

緣此閉坐却有忙養功夫始知前此文字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

澈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錯若只如此終日馳騁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於致知又未有致知

而不在敬者正為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意下問之意但以此說推之則其受病之原與夫用藥之方皆可見矣

雄附遠寄良荷扶養之意茶五十餅漫附回使以供粗用肯時

可笑大率如此也。鄰林逝去在渠高年固無憾，但後輩失此典刑亦自可恨也。舟御不經于越否亦間之否，度不免一南轅得免喻崎幸也。茂獻必相會賤迹，既不自保又深為諸賢憂之。夏中之病由此增劇，中間幸小定，今又復作人謀，不可及矣。奈何奈何。

彭子壽

得張元德書，竊聞大旆已次豫章，今當稅駕里門矣。乍歸想一番應接有不能免者，然自此杜門少休，神觀益得玩心，率究大業。安知天意不以是玉汝於成乎。願益勉旃，以慰期望。零陵經由頗得從容，否復有一書幸為遣致，得不浮沈乃幸。

孫季和

應時 以下季和之子祖開家藏

書劄卷八

某到此緣所請未報，邦人恐虎兇復出於柳，邀留不得去已申省且留此矣。黃岩羅濟得伯和諸公在此商量，雖未有定論，然亦當不至疎脫。但水利一事，諸公以為非得一見任官主持不可。下手某已擬萬緡，今使與食利人戶與役矣。諸人欲得賢者復來見，欲差出縣丞却煩吾友擬其事。主此工役不知可來否。專令此人奉問，幸子細籌度見報，若不穩當則當別為中奏。專差措置水利亦無不可，但在賢者之來與否耳。如不可來幸為有向人可委謝戶如何欲煩論之不知渠肯來否此事非小，若得黃巖無水旱則鄰邑俱無饑饉之憂，可後乞得錢更增益之耳。度本路水利未餘姚之早與上虞分數如何幸博詢見論

孫季和

燭溪蕭寺頃成，蓋嘗一至其間，今聞狹書過彼，亦有學子相從不勝遐想也。精舍諸題悉煩着語，屬意皆不淺。三復歎想，恨不

即同晤言也。比來觀書日用必有程度及所得所疑有可見告者，因來及一二以發講論之端為幸。

孫季和

來喻諄諄，悉備詳為學次第甚慰。所懷大抵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為之本。能如賢者兼集衆善不倚於一偏者，或寡矣。更望虛心玩理，寬以居之，卒究遠大之業，幸甚。

孫季和

武夷佳句足見雅懷，更求小詩數篇，暇日見寄。先志不敢忘，但以家居困窮，客無緣得就，今既之官，却恐應接稍希，可以具藁便并送崇禮處，令轉致也。但書石須更屬人，蓋目昏殊甚，不堪此役。一破例之後，求者繼至，無詞可以却之。朋

書劄卷八

友間如楊子直書，儘有法如不識之當為轉求也。

孫季和

示及易說，意甚精密，但近世言易者直棄卜筮而虛談義理，致文義牽強，無歸宿。此弊久矣，要須先以卜筮占決之意求經文本意，而復以傳釋之，則其命詞之意與其自來之故皆可漸次而見矣。舊讀此書，嘗有私記未定而為人傳出，慕印近雖收毀而傳布已多，不知曾見之否。其說雖未定，然大槩可見。循此求之，庶不為鑿空強說也。如元亨利貞其是以下得此卦者大子若說非文王本意也又嘗作易一書亦書小序又可考但已板行不知曾見之否今往一過試看如何書小序又可考但如康誥等篇，決是武王時書，却因周公勸基以下錯出數簡，遂誤以為成王時書。然其詞以康叔為弟，而自稱寡兄，追誦文王而不及武王，其非周公成王時語的甚。吳村老胡明世皆嘗言之至於梓材

半篇全是臣下告君之詞而亦誤以為周公誥康叔而不之正也其可疑處類此非一大史公雖用其體而不全取其文如商紀中所載湯誥全非今孔氏書也雖其詞龐亂不若今書之體然亦見遷書之體或未必全是師法書序也漢書遷書從大抵古書多此體如易序卦亦是此類若使斷為孔子之筆恐無是理也先榮志文不敢忘但為歸來悲冗中未暇落筆今當少暇旦夕得成當并寄叔度轉達也記序諸篇大意皆正當而詞指清婉可喜此雖餘事然亦見游藝之不苟也入蜀不過荆門否近得劉德修一書今有報章并書册一匣寄之煩為帶行達之此公未識面而書來極勤懇前日之舉全類東漢諸賢計雖甚疎而其意則甚誠切矣亦可敬也恐帥君以姻家之故不能無嫌須調護之此非為劉乃為丘計也可嘆可嘆

孫季和

十

某衰老多病益甚於前今兩足拘重不復能動已兩三月矣度氣血已衰無復完健之理只得未死且爾引日已為幸矣然世道如此臭味凋落日見稀少亦何用久生為也久欲告老今方而外郡不為休養只得一巾在狀亦及格不敢自請且發去或者恐觸禍機然不暇顧也向承喻及祠記弔文以例不敢為人作文字遂不復曾致思所行實諸書亦已悉藏不在目前自此或有便別為寫一通來暇日試為整齊看如何然必三年然後出之時運固量但恐壽非金石不能俟耳祠記亦然但子游之封在唐為吳侯在政和為丹陽公而淳熙所頒祀禮乃為吳公益十子皆因唐之舊自侯而公然不知何時所加頃年曾為申請禮寺行下亦無的文公納長沙所刻一通去可試考之也昏尾無可講說之云可為慨歎此固無復可以及

人但不知年來自己分上功夫又如何似聞頗留意於詩文此亦恐虛度光陰也有如衰朽至於今日乃始追恨向來之懶惰今欲加功而日子鋪排已不遍矣此當以為戒而不可學也

孫季和

昨需祠記本不敢作以題目稍新不能自己畧為草定數語設錄去度未可刻以速涪城之禍寺且深藏之也

孫季和

史公入覲不知復何所處禮畢亟歸亦佳事也某去秋以病請祠不遂此間亦可少安而忽有長子之喪悲痛慘怛無復生意請祠諸公已相諾而未被命計旦夕即去此矣久欲遣人至越中而未暇及今始能作書而迫行匆匆又不暇詳悉所委文字亦未能遂就然不敢忘異時未死終當如志也新刻教書各往

孫季和

十一

一本崇禮兄弟欲各寄一本而偶書遂不能及亦不服作書只煩為道意也寧海僧竟如何秉彝好德豈容泯滅於此可驗試寄語招呼之若其意堅可率朋友合力助之以成其志亦非細事也

劉子澄

清之 以下廬陵胡翼龍刊靜春家藏帖

昨承有召命深以為喜然亦不知行止之計偶到城中黃子來相尋具言近况為慰但求教竟不之領又以為恨此日伏惟于役有相今或已至任所矣奏對得以伸此所學甚慰十友之望正學以言而不失淺深緩急之宜在賢者必已講之熟矣黃子又說頗欲多所論白此恐徒取草野倍侮之譏而匆匆畧刻之間勢必不容詳細反復則是無故徧觸眾事之機紛冗錯雜而終無感寤之理不若畧舉大體切於上心者專指而極言之幸

而開納固為莫大之幸萬一未即聽從亦足以為之光異日猶可尋釋其端緒而終其說也它則非開人遠譬可以一二指陳者在明者熟慮而徐應之毋為匆匆以致後日之悔也黃子又說見開人材之意此等事度非吾輩事力所及正不須太遽也

劉子澄

某幸如昨但伯恭逝去令人悲痛不可言昨嘗以子約計告作書宛轉托子靜送去相報近聞渠已入浙此書恐未即達然計報中必已見之傷悼之懷相與同之也去年方哭敬夫今伯恭又如許吾道之衰一至於此不知天意如何吾人不可不自勉未死已前協力支撐也某在家應孩隨分擾擾偷閒修得中庸及孟子下冊孟子得公度卷子甚濟事也今且修此經書通鑑看將來如何恐心目俱昏未必了得終遺恨於身後耳西山長

書劄卷八

向及還家四言意象蕭散吟玩不能去心欲作數語奉答自覺意思周迫恐不能佳此是膏肓之病不知如何醫治得寬平閒暇些子庶晚年身心稍安樂也沈伴令兄慕表草定納呈不知可用否公度何為至今未歸報中亦未見所擬官何耶曾于跋語并往歸來方得細看雖雜篇所收不如前意思終是奸本子見錄未得附還更有一二處當畧修耳近思續錄俟旦夕看畢奉報第三錄亦佳但如此編錄得無勞心否因看書所得隨手抄錄不妨若作意收拾搜尋布置即費心力亦須且省節為佳也蓋中年精力非少日之比不可不愛惜耳諸寫學須靜也全文告因便錄示千萬荆州論語甚吹得好比舊本大不干事若不死更長進深可痛惜伯恭詳審穩當有餘却不及此公俊偉明快也輔仲不苟如此不易其兄晦伯亦甚好它日皆未可量

也子玉不聞問且夕有尤川便當寄書與之擇之何為至今不見歸直和道遣人來納幣甥女不成却是某女子也渠來春同為金華之行今既聞伯恭計決當如約某當一與俱往與伯恭亦不欲爽前約也鄭景望亦殊可傷前書當報去矣陳正已今在甚處公度當已歸來春之約不知竟如何也某忽隨例沾說思念有罪無功不敢受又昨與與獻米人推賞諸公不為施行前日不免於詞免狀中極論其事遞中得周參書亦於報書中懇之未知竟如何聞江湖間水旱蝗蟲民已荐饑不知州縣有無措置然今年比之去年事體尤不易也廬陵當不至此此間却差稔但剽掠公行其於常歲州縣坐視不復介意此亦殊可慮耳卷集中外俱安諸郎一一佳茂愛女夭折可傷平父次女與泰兒同歲向許議昏近亦不育其女幼而解事甚可惜今此

書劄卷八

兒未有親不能不掛懷抱耳向丈得書却來說及蕪林集要序甚恨未得見也序文豈敢情易然此却好題目但恨晚輩不常作又苦心力哀畏作文字耳景陽明年且在致遠家否向見其說話意趣儘好恨不得款曲講論今既相遠又無由得相聚耳向得書朱君岑何字偶不記憶更告批諭彼中交遊學生并為一一品題以來尤幸史老所薦皆湖東知名士亦不易但陸子靜亦入此保社不知果已行未耳悲想紙墨筆帖良以愧感無物可寄祭禮及二小書設往幸收之昨得延之處祭禮三家方屬鄭丈補入而渠已物故且夕更屬新將也弟子職女戒本各為冊而皆以雜儀附之令人家小兒女各收今此冊為印者所并又缺雜儀一本不容復改然此無多字致遠更能設版流行亦教化善俗之一事也但女戒向見伯恭說欲刪修一兩處忘



記問之不知向來曾說及否呂氏二書似亦可刻并廣之也

劉子澄

某還自莆中道間大病幾不能支臥家月餘幸未即死然神氣衰憊比之春中又什四五矣雲臺將滿方欲俟批書畢遣人宛轉致懇復求舊秩忽尤延之送勅來乃蒙朝廷檢舉直差雖似小小行遣開新揆却甚以為慰意亦為一番勞擾但去冬案後收坐未曾決遣不知此又折得過否耳只恐反露後索觸着駭機亦復任之不能深以為憂也王漕送示二月十一日手書三

已見報而老兄正初始

得知之何其晚耶今自劫之章復久未報不知何以處之要當極力再請以得為期得朝士書皆云爾其相鄉慕而未相識如張元善者尤拳拳也先聖象荷奇示然此乃湖學所藏昭陵賜

書劄卷八

十四

安定本向見陳明仲有之因託定叟傳得其溫良恭遜之容比此又精善恨未得令兄見之也所謂顏子者相傳是伯魚薛士龍亦云恐湖學當有所傳也偶有便人草率附此不知書到時朱轡身蓋已在其處所欲言甚眾例不敢出自覺近日意思頗似向來所甚惡者喻玉泉之論矣年力頽侵志不勝氣至於如此可懼可懼

愛直記文甚佳昨日拜鴻慶初偶得一絕云舊京原廟久烟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下門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年衰易感不覺涕泗之橫集也

劉子澄

吳大年附到春間所予書足以為慰比想經暑涉秋尊禮益佳健但不知求去不速之後諸事又當如何想亦不以此而改其

度也細讀來書似於此未能忘懷獨蒙記憶之語又似戲謔病根依然故在也克已功夫不是易事願益加意而勉焉則區區之幸也

王子合 遇 子合之姪孫鑄家藏

前書所喻祭禮之位昨因嘗以為疑但不如此又難區處若只祭三世猶可以曾祖考妣居中而祖東考西然東位考妣之坐已自難設祖考東而妣西則妣坐迫近曾祖不便考西妣東又與今人坐次相反若祭四世則一位居中二位居東一位居西殊不齊整兩兩對設又似敬體不分尊卑况左昭右穆亦是異廟而廟皆南向即與今人相向設位不同又相向設位則舅婦之坐東西相見亦甚不便似不若只以南向西上為定之為愈也

劉共甫 以下胡德方家藏

書劄卷八

十五

自領鄂渚所賜書後一向不聞問或云體候嘗小不快不知所苦何恙淺深如何這方無田得的信徒有懸情耳比日秋涼伏惟忠勤有相釣候萬福向來微恙失去久矣宰路虛席國論一新幾微之間安危所係眾謂明公宜還釣軸尚此遲遲不無缺望然上流之重當此之際寄任亦不為輕更願進德愛身審於舉措毋使中外境况有所驚議此為增崇望實填服夷夏之本甚恨相望之遠不獲以時密罄所懷雖在流迷不忘憂歎耳區區過計以為萬一氣體小或未復故常則寒垣高秋不宜久處伏惟深以家國大慮為心勿為目前華靡細娛牽制回奪則於此不難處矣孔明擇婦正得魏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為憂焉其

白罹禍罰號慕之餘無復外事稍得溫習舊學古淡寂寥之中時有綵毫之見乃知前日所學謂者極爲草草而欲以此仰希聖賢下脫塵俗亦已難矣方作書爲欽夫言之想其未免於此也然此事自古聖賢近代先覺言之已詳病在學者自立意見別作一般主張耳其詳非面莫能究顧所謂寡欲養心者其大端也不識高明亦有意乎荆州開極荒涼無賢士大夫可奉談燕人心至危恐久流放難復收拾願日取古聖賢書熟讀深思以祛物慾之蔽幸甚欽夫造朝後至今未得書不知所論如何想彼却時得書也

劉共甫

歲前嘗以書附族叔司理除夕得書云開正方得行今不審已達未也此叔年已礙選格今該慶恩恐可泰節得少垂念幸甚

書劄卷八

六

渠亦非敢有過望也舊既寧寧劉元升者不知會議之否其人黎廉曉事再爲既寧事辦而民安之前後莫能及近幸新喻無故爲程泰之按罷客於臨江貧甚幾不能自食江西人士皆稱而憐之如此人者苟未有所歸亦可召而使也前書所稟係教授者果何如近復細讀其文必自重而不苟合者似此一人恐又當降意求之若俟其僕僕以求已則終不可以得之矣此有邵武守楊辦浦城宰吳煥政皆可親近以事涉其境見其士民交口稱頌浦城之政細民尤安樂之兩人皆有文學非俗吏也時恐亦可備使令幸畧記之也安道此來未及相見浦城爲守侯所窘業來始安跡建陽科欽煩擾首勤治之此兩事甚佳也欽夫歲前得書爲政之意甚美但所請與諸司均節一路財賦者不知者必以爲使官不知終能協濟否所論鹽法利害頗

與閩中相似渠但深排鈔法而以官般爲善不知官般果能無弊否其求訪人才之意孜孜不倦不自以其才爲可恃而留意於此此尤可敬者使當世王公大人一皆以此爲心不俟人之求已而汲汲於求人則天下豈有遺才廢事乎甚可教也

劉共甫

私門不幸老婦自去夏得疾桂海論等 此至後一日遂至不起痛悼悽切不能自堪加以勿累滿前將來百緒便不能不關心者尤非衰懶所宜未知所以爲計也昨聞尊體微不安深以憂念及此奉告乃始釋然請祠未遂又聞繼有勞賜之寵此益事功較著聖明深知雖有譏邪無間可入或者不復久勞於外矣然想亦未免再請某祠教已下適此衰翁尚未及拜受聞昨來諸公將上辭免文字上復有除職之命幸諸公

書劄卷八

七

自其不可遂止不爾則想見顛沛然聖恩深厚何以論報唯有修身守道以求無負寵嘉之意而已欽夫得書云長沙傳聞某病消息殊惡此雖非實然亦竟遭凶禍可怪也又具道其經理財賦之詳此足以惠一方矣但趙潛去時意象甚不平不知今相見後復如何也昨蒙喻天徽紛文字不知曾爲刻奏否更得留念幸甚蓋雖已有爲之者更得一言之助則尤有力也近時鄒鑑對策事想悉聞之明主可爲忠言自是士大夫願望蓄縮委曲避就養成今日之勢今又自彼七言之後寂然無復繼者消長之幾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益可寒心計商明難在外服未忘根本之憂亦當拳拳於此况俾實益隆眷禮益厚則固所

以收拾人才紀綱政體者其本末先後必有一定不易之論區區於此更望勉旃千萬幸甚詞祀責光二刻拜賜甚厚但記中

默契於中者矣誤作也字不知尚可改否鑿文本不足以發揮崇德尚賢之意讀之既久愈覺紕漏益增愧耳黃沈之義昨已報平父正為子高沈姓耳承許續致只得未背者尤便也別紙垂喻永隆葬事具悉對吉但彥集於此正自憂勞唯恐不足以集事但恐不更事凡百過不審高明所慮何自得之自此竊恐聽言之際更當加審諦使忠實日親譏慮日遠則久之業粹然無疵不獨施於州里親族之間者其愛憎賢否各得其當而已借易皇恐余隱之事前日已嘗具稟二孫之禾恐止可撥四百秤蓋宋家所收自不多若可少增恐亦不可過百秤也唯是隱之父予不解事來此干預宋家產業出言不遜其子恐將引惹方氏復來生事已令陳吳二婦作狀經府告示之矣此非得已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書劄卷八

大

劉共甫

邇崇安日首詣三里視彥築所開地岡巒形勢日前無大虧缺而水泉湧溢殊不可曉問之邑人亦無一人能言其所以為病者但謂開曠太深使然今若移穴近高而淺其曠則無恙矣此語使人不敢信因語彥莫若更呼術人別卜它處此數日亦未聞有定議政恐不易得耳然留彼三日三往諦觀亦覺形勢有可疑處所以致水益非偶然顧高明未必信故不復白直論日前所處曲折耳想聞此亦深軫念也

劉共甫

杜門如昨無足道者但傳聞淮北音問不一心竊憂之及問平父云履得近書初不及此則彼為妄傳矣然事之可憂者正亦不在是也近一二士大夫斥言近習無所隱避上亦嘉納但崇

信如初譽無變改之効不知又是何人陳此秘計欲以柔道不戰而屈天下忠義之兵彼自為謀則巧矣而為國慮日深奈何昨承委撰王公集序已嘗具稟恐不能事以病高明前日偶與平父諸人小飲醉臥中夜少甦因不復能寐感慨俯仰之間若有開其意者忽得數十百言蹶然起坐取火書之竊意以是為王公集序若可無愧但未知尊意如何耳聞莫子齊所作行狀見齊為序今屬平父附便拜呈恐不中用却乞示下當畧改以得求一本題處別作跋語為某之白言者授其子以見區區或粗可用而有當政處亦告垂喻曲折當如所戒也平父昨令與伯謨說招致之意近聞復當少緩亦已報之矣渠既未成諸門下欲邀來此相聚而鄉人子弟不可率貧家又不能有以資之度其卻武亦未必有相聚處貧悴日侵殊可念耳

書劄卷八

元

元履之弟誠之者中間得所予賻金數年質易稍有資聚今秋因索債毆人邂逅致死遂盡索所賻又舉貸以繼之然後得脫今一房四五口立見狼狽殊可憐然無術以排之往時元履病中亦以此弟見屬今無如之何親舊向來干擾殆徧又不容復有請不審樞密或有不費之惠得賜哀憐千萬之幸然渠初不致有此望更在裁處也

何叔京 編

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喻則須是天資信高底人不甚假修為之力方能如此若願會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止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

容矣既無放僻邪侈然後到得自然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但請尊兄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忘情頽廢漠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廖子晦德明 桂溪刻於紹州州學

去冬嘗苦臂痛累月不能誦仲今幸少安又以武夷精舍初成不免與諸友朋來集甚恨賢者之不在是其溪山之勝言有不能喻也祠記見屬所不敢辭但此間擾擾俟還家草定尋便寄去只恐子晦官滿不及刻耳朱舍人進用正當秦范之時畫策事却未聞說者必有來歷可考也向見濂溪家本畫象服紫當是提憲所借明道廟象服緋但伊川不知所服向來南康只用野服蓋伊川晚年已休致可不用朝服也二先生朝服當時未

書劄卷八

干

有履只合用韉了鄉飲酒禮石刻本所未見也所寄文字碑刻留家問未見而來書不及其各件不知果何書也近思錄字大甚便老眼有便幸寄一二本

魏

元履第胡德方家藏舊本更有一條在此帖之前今另補卷末

志文所改大者如此其它悉如來喻填補矣愛君憂國已云有志於當世足以見之此等事太切切言之又似出位也奉親人之常行若一一紀載則日用百事皆當悉書矣與利除害觸人之急如所載請移粟恤親舊之事便是更不必重出矣隆興乾道時政議不知是何書頃所未見大抵此等皆非草茅所當言事表而之恐益生病不如為沅離以包之也俚俗謂坂為富如此間大富藉富皆坂字也向見荆南田官說營田處地名長富即劉先主為曹操追及處史所謂富陽長坂也然則以坂為

富南北通語要之見於文字當作坂字也

江時法大度 婺州有刊帖

別後不能一奉問但聞裂裳裹足遠送遷客為數千里之行意氣偉然不勝歎服未及致書忽辱手示獲聞此日劇暑客裏殊勝尤以為喜子約此行無愧人臣之義而學士大夫粗知廉恥如僕等輩有愧於彼者多矣聞廬陵寓舍有園亭江山之勝又得賢者俱行相與講貫亦足以忘其遷謫之懷也

向伯元語 以下伯元之孫公承家藏

承乏半年了無善狀求去不獲又未敢遽復有請凜凜然日惟得罪於民是懼它無可言也至此刻得周子象圖書說賦凡五種并敘古千文重立直節堂記跋尾等率易各納一本敬夫為記濂溪祠堂子澄所書亦并納呈東立陶靖節劉凝之道原李公擇陳了翁堂方求記於九延之尚未到也得于澄書云書府有康節先生墨蹟其奇輒欲就請摹刻以垂學者只一兩月可了印專人還納也

書劄卷八

主

向伯元

春老夏初伏想林居幽勝有足樂者本喻玩意論孟之書尤覺有味恨不得從容侍教於前也某不量疎拙輒出從事無以補報縣官而乖忤貴臣幾蹈不測賴上聖明保全至此且幸未至新隴然味未敢自保也去冬病臂近方小愈然猶未不脫體呻吟之服縹閣舊書亦有一二學者相與討論足以自樂獨念遠去長者之側不得講去所疑消釋謝客為恨耳  
可見于澄說書府有康節善陶公詩地遠不敢借觀但時時想索此題目已覺清氣逼人

向伯元

紙尾批誨飲食必祭之說旨意深厚不勝歎服蓋所開誓為已多矣君祭先飯先儒舊說蓋本如此近世乃有以為君祭必先黍稷者若然則其音讀亦自不同蓋如先儒之說則飯音上聲而為食之之義如近世之說則飯為去聲而指所食之物二說雖若皆通然細推之則恐先儒之說為長蓋為賓主之禮則主人先客祭然後客祭主人食而後客食今既侍食於君則不敢當此禮而子之於父臣之於君飲食必先品嘗之而後敢進亦禮之所當然也故謂侍食者於君之祭也而已先食之其義各得若如近世之說則君祭之先後有非已之所得與者且祭之先後自有常禮上下同之不必專言君祭乃先飯也鄙見如此不審尊意以為如何昨承諭及嘗見大學鄙說近有修定本張君抄得幸試取觀有以見教千萬幸甚

書劄卷八

向伯元

某頃叨除用出於意外懇辭幸免猶然復忝郡寄上恩厚矣但年來目疾殊甚恐不復堪吏責免章再上諒必得之也于際去秋以書來告別方此憂念繼得公度書乃知遺書之後不六七日遂至大故發書一慟痛不可言然至今未能遣人奠之日以愧恨也交遊凋落如晨星矣復失此人吾道亦殊失助也

向伯元

三數年來無日不病而今年為尤甚神思疲憊筋骸弛弛飲食不至大減而肌膚消削日就枯槁蒲柳之姿望秋先頹每聞老友聰明輕健過絕於人未嘗不歎衛生之有經而愧謹疾之無術也祠祿將滿未敢再請而朝廷記憶遂有鴻慶之命杜門納

食雖若可以終身然舊京原廟隔在異域每視新街不勝悲憤之填膺也臨江張洽秀才迂道相訪後生有志不甚易得因其行附以此書并令請見幸于其進而教誨之

向伯元

蒙寄示先正遺文欲祇警誦不覺終篇竊惟忠義之操高尚之風生平之所想象鄉往而不得見者今乃得窺其一二大者於翰墨文字之餘何其幸耶蒙需跋語晚生豈敢僭越然不敢不有以見區區慕用之私也胡公注公皆人物標準名論一定誰得改評時事傳聞有足憂者每念扶持三綱之語益令人感慨也

書劄卷八

蒙誨論格物之說不勝悚仄前輩立言豈敢輕議但以河南夫子所謂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者觀之即宛轉歸己者似稍費力耳兼窮理功夫亦是且要識得事物當然之理積久貫通之後自然所行不疑而實理在我隱微之間亦無私念河南所論條目甚明恐亦不必事事比擬然後為得也又反身而誠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為一時見處發也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無由面請因風不吝垂教千萬之幸然張君所傳大學本子近日又多所更定稍覺平實恨未有人寫得拜呈也

向伯元

山間少得過從目昏不敢讀書書學浸深以自欺然閒靜從容却覺意味亦深長也非得子澄書具道昨寄武夷佳句深有教督之意再加細釋乃悟微指不勝感佩之至近聞汀劍之境有囂亂者官軍挫衄勢甚可憂貧病支離彷彿瞻顧未知世

之所奈何奈何

御書古文孝經有墨本否欲求一通此書無善本欲得此經正也

向伯元

某祠官秩滿比已再請聞諸公已相許且夕必得之又且裁拙  
休息病軀何幸如之尚恨貧窶未能即挂衣冠景行高風耳昨  
蒙委撰先集後語不揆荒拙率爾草成今附便拜呈恐有未當  
幸却垂翰容改定也晚學不當僭易迫於嘉命不敢辭耳

向伯元

昨以所撰先公文集序稟本拜呈未蒙鑄改方此悚仄今奉教  
帖反得褒賞之詞此豈所望也子澄相愛又素多可其言恐亦  
未為不易之論更望詳之有未安處却幸指示乃可傳遠耳子

書劄卷八

西

澄新除知識多以為疑罔吾丈亦有善甚來由之語此至論也  
然尚幸闕期未利得且從容耳子卿官期必不遠未及為書極  
悽想也景陽得時親几杖甚幸真足以銷鄙吝之萌矣

向伯元

周公去相尚留義興豈過婦家少駐耶近方寄得一書問訊之  
勃其速歸不知今已出江上未經由必相見當能道所以然者  
某不恨其不蚤去恨其不勇為也天下豈有兼行正道而術難  
用君子小人而可以有為者去歲入都特已知其必有今日之  
禍無疑矣

令子知丞歸來文字意足未耶今特請司文字多為有力者所  
取至或同僚較人同署一轡而奮取之者此與法令所謂恐喝  
取財者無異火色如此半進者何自得之正當量分自安想賢

即熟聞廉靖之教其必有以處此矣

向伯元

某向來妄意作一二小書初不敢以示人近年自覺昏惰不復  
更有長進有欲傳者因以付之今納四書五冊仰塵燕几恐有  
序理幸望指教尚及鑄改也

向伯元

子澄竟以薦賢遭論與某去冬波及之章正相先後但渠在那  
與閉居不同昨聞快罪丐祠未許此恐當力請而歸乃佳不審  
尊意以為如何近得其書甚恨不能早追長者之後塵也景陽  
何故却歸廬陵久不相見不知後來學業如何也

向伯元

某衰病之餘去秋復有哭女之悲支離凋耗益已甚矣昨叨除

書劄卷八

壬

命一辭不獲方欲春深闕近力申前請而代者忽以章罷便有  
奏事指揮聞命彷徨不知所以為計已專人致懇不過旬日當  
有央語萬一未遂即不免一行祈哀君父庶遂本懷耳江右之  
行勢必難勉強也子澄去替不遠醜正之人又以憂去意其可  
以善罷從容而歸今乃竟不得免又且便着道學兩字結正罪  
名世路如此豈復更容着脚不如且杜門讀書只作殘年飽飯  
之計庶無後悔耳所恨相去之遠不得時扣函丈日本詩言以  
滌塵襟銷滯吝此為恨恨耳

黃皆已歸三山赴馬帥之招為今秋潛試計也後生輩未忘進  
取為此計較亦復可笑耳前所納諸書有不當理處切幸指教  
易數比之諸家已極簡易要非侍坐從容不能究其說也龍惠  
鏡鏡川墨拜領鏡鏡謹置之對坐常以自照如長者慨然臨之

不敢不起敬也

林井伯 成季 以下井伯外孫方之泰家藏

某碌碌如昔近旬日來訟牒頓希可以藏拙但經界指揮未下不知竟如何昨夕地再震不知彼中如此否趙帥有來期未此但聞帥司已發牌印去它則無所聞也經界若行欲挽退翁仲則一來但其地皆煙瘴之鄉不知二君肯一來否煩為微扣之別有有精神耐勞苦肯任事而能戢吏愛民者不妨更為尋訪喻及此或亦專人去約此不厭人多分頭勾當庶事易集也

林井伯

示喻福公令孫好學之意甚慰鄙懷昨擇之書來亦嘗及此遺書中間編得草本未會寫淨兼亦止是記得諸公行事大畧若欲究其學問根源則不如讀其所著之書為有益也伊川先生

書劄卷八

三

多令學者先看大學此誠學者入德門戶某向有集解兩冊納呈福公其間多是集諸先生說不若且看此書其間亦有少未安處後來多改動且又別寫得當寄去換舊本也

陳公令孫之字謂何幸批報迂思錄亦好看煩并為說達之也

林井伯

承喻諸賢肯來之意尤以愧荷但指揮至今未下開有陽操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此對兩郡貧民之不幸然使區區之願不替則亦拙者無窮之恨也蔡川諸君雖未識之然既為賢者所稱已筆之於簡矣惠安文字此正以臬事之故不敢數與之通問無由可致力也某前月脚氣大作兩旬然後愈又苦臂痛中聞小愈今復大作作字如此它况可知它不可意者甚多已專

人求去矣

林井伯

某衰病發歇不常醫者以為風氣非脚氣似亦有理此數日來却幸小定然亦未敢自保也經界之命雖下然已後時恐妨農功未敢下手又不免費分疎尚恐有避事節詞之責然亦無可奈何也學古之薦昨得誦書嘗語及此公論所在人無異詞也簡卿文字極荷不外但某平生畏人來奪文字亦自守不敢求知之戒不敢以其所賤者施之於人故未嘗敢作此等書如學古亦只是自薦之未嘗為轉求也千萬見亮為幸

林井伯

某去秋今春兩次大病今夏第三女子得疾療治驚憂凡百餘日竟不可救老懷傷痛不可堪忍病軀緣此愈見衰弱奄奄度

書劄卷八

三

日無復生意江西之除雖感聖恩然形神如此豈復更堪仕宦已中省懇辭矣萬一未遂臨期須力請以得為期也過老所言極荷留念成都事已報過未知果如何若真有此可謂疎脫幕府諸人亦不得為無過矣擇之去住不知如何正恐子直亦不自安也

林井伯

錄示氣訣極荷留意不知曾試如此行持否効驗果如其說否然尚有一二處未盡曉異時須面扣也福公書亦亦說不成為三山之行可見審重之意又蒙寄惠武吏長向平易宏深真有德者之言也欲作書和韻附此便致謝以雪字韻險捏合未成且俟後便恐因見次問及幸為道此意也

趙帥進職因任可喜但聞開湖事都下亦頗紛紛人之多言真



可畏也

林井伯

某憂苦杜門一葬未定忽以收用之恩顧此私計實有未便已力懇辭勢必得之此間築室之舉作未及一已覺贊支吾甚悔始謀之不審也臨漳紛紛後來又不止此漳德繆政累及僚友深以自愧師中必已歸到前日使人尚未回也彼中諸朋友喜各安住便違事冗未及上狀各煩致意趙卿文字未得下筆前日被潘恭叔來守乃翁志銘畧為草得一兩紙便覺便旋白濁夢寐不寧此豈治筆稅之時哉永嘉林復以墨來見觀其所製頗似可用求書南遊因附以此朋舊間恐有可為可譽處幸畧道意已深喻之不敢有望於賢者矣那候好事或使知之亦佳

林井伯

書劄卷八

天

閉中何以既日想不廢探討之功伏臘之計不至入思慮否來春當復為一出計否風波渺然未知所止泊也某去年不甚病今春乃大作幾不能起廖子晦到此見之經由相見必當語及也今幸且能喫飯讀書然明年便七十矣來日能復幾何不知不覺輒到此窮極處亦可笑也除十久不得書今年為黃了由徐子宜觸動機關又復鬱鬱一上未知何時得平靜也仁里諸賢想各安佳草堂想論著不輟今年病中看性理文字不得僅繕得一二小小文書有未識來歷處欲質所疑而不可得殊鄉往也師是兄弟為况如何師中想非久赴官矣履之亦相聚否別後所進何業也

林井伯

某今年頭竟衰頹於常時百病交攻支吾不暇服藥更不

致只得一兩日靜坐不讀書則便覺差勝但魔障未除不容如此兩日偶看長編至燕雲事便覺宵次擾擾如在當時廟堂邊境之人甚可笑也閩中一歲而喪三荷皆未老而遽化近又聞子約之喪貶死異鄉尤足傷悼想聞之亦為悵然也鄭公得請奉祠歸享甲第之勝想不復以當世為念矣自其開府之初得一通問後恐蹤跡累人不敢再遣今却不可不致書輒有一緘外題只納左言處幸攜見面納之免思憂慮渠向書來亦只封與詹元善蓋恐人之知之也

趙子欽

友人林井伯文軒之從子也今往赴省因過餘于勞苦故人之在難者其義甚高到都下不欲參學以避時論欲得一僧舍安泊數月不審能與致力否渠知識自多但難於見人故欲月得僻處潛伏耳

書劄卷八

天

方若水

承諭深悉賢者才業如此及此未為世用之時加意講學勉力職事以修其在者至如士民薦舉之類亦當有以禁之勿令復出不知它人如何如某久居閑處見此等無非迎合以是心常惡之當官處遇有此等或察其情有姦弊即繫治之不少貸也別昏所諭三先生祠記多事不暇作兼長泰設此似亦無謂也縣學文字適此擾擾未暇詳閱要之此等相合有可程度足矣學者須令此外識得一用心處乃有益耳舊課新詩及啓皆善但四六須更看前輩歐王曾蘇所為乃佳然亦不足深留意也大學近改兩處及未印問改之為善其它民間利害當就九府理會龍溪事亦不足深計渠固未嘗喻及也程帖已領白杜

本後跋有記明道一二事并附入亦佳

大率諸義皆傷淺短鋪陳畧盡便無可說不見反復論辨節次發明工夫讀之未終已無餘味矣此學不講之過也大率闕撥已字太多反失正意好題意則治已字輕以仲尼字重輕處只消拂掠說過不必如此裝得太重也

補與魏元履弟帖前

病華時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語謬其母視之不巾不見也戒其子云云去命其學者云所為文章若論議訓說合數十卷卷數既未定不皆只元履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云云以此句包之如何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在學者止周道之際此一係誦親善字泣拜奉嚴君士敦之狀以銘文為請可包舉也

書劄卷八

手

朱文公書劄卷九

書別集補入序次如舊

方耕道來

所示劄藁備見勤懇之意至誠成物理必可仰但未晚其名已不知所論為已明白與未耳冠事亦不審其曲折若如前書所喻欲以不加桎梏之類為感動之術則在我者誠亦有以取之矣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入獄而加以桎梏華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思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眾人公道理况恩既歸已想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忿疾於我耶此等事病根不淺頃宅時面見更於源頭理會耳明道先生記彭中丞語云吾不為宅學但自切即學平心以待物耳此言可念也信筆及此深愧率易然以老兄樂於問過勇於辨義必不以為怪也桂林春來未得書不知為况如何求歸不獲甚可念程簿得安其職幸甚許幸書已領矣所喻不敢為久安計在邑一日且料理一日事甚善然所謂不為久計者亦須決定去得如其不然即此言反為害矣

方耕道

前書所布當蒙深察既不欲密之又欲公言而發之孟酒之餘恐尤未安以愚意觀之既為辟客即非泛泛屬官之比有所見爾正當密言之耳但亦當斟酌是否量度時宜使有益於至人而無傷於事體乃為盡善若一言不契即欲忿然引去以為高則吾不知其說矣千萬幸聽此言蓋非獨老兄一身之得失實吾道興衰所繫切告詳思此言有深味不可草草看過也暇日讀何者易傳恐宜熟觀且虛心玩味未可便容易領畧亦不

更立新說且只看他聖賢處事詳緩曲折處不要作書讀且只作事看也皇甫文仲甚不易得老兄所以箴之者其善聞渠亦善相勸真得朋友之道矣吾人之意豈是欲耕道為容說始阿之計只是要得是當耳寬猛之說前書已具言之更告留念令弟書來甚佳大慰久別之懷欲別上狀雪中手凍不能辦又急欲遣人候南軒安信只附此見區區凡百且勸賢兄寬以耐事遠方既難得朋友兄弟便兼切憊之責凡事仔細商量為佳也

方耕道

昨承書知所苦增進不勝驚憂既稍甦憊莫已旋向安矣偶按事天台奏久不報此必有掩蔽聰明黨護奸惡者以此留滯多日欲討少錢物奉助醫藥而不可得今迷急那得五十千遣夫

書劄卷九

二

老兄且加意寬心將息不必過慮今兄伯華不及別書想且相照管恐耕道病倦遣去錢物幸為檢入也

方耕道

昨日遺書匆匆不盡意比想體中益佳健矣人參三兩恐客中或隔用今遺致之幸視至迫速不及詳布

鄭景明

以下景明之孫至家藻

某老懶不堪比復大病今雖小愈猶未復常已上投閣之請度歲交或可歸卧故山矣承以職業頗為當路所知甚善甚善更在勉力請學使知益明而行益修則固不患人之不已知矣

鄭景明

示翁讀書未能無疑固應如此然且漸就易曉處求一入頭下手功夫且讀且行則久之自有見矣

鄭景明

大湖保伍施行有緒乃為強豪所撓敗深可歎惜官府不足倚賴如此子厚之不能安居固宜然遷徙重事不可草草已屢在書勸之矣小人凌上之風漸不可長能為風曉邑大夫有以正之乃縣道政事所當然非獨為子厚計也

鄭景明

往來頗談佳譽更宜勉力隨事及人亦遠大之基也破賊受賞果應功令亦復何嫌府公寬厚想不至有沮難但恐吏輩過有邀求為可惜耳某懇詞除命候畢喪葬已不得請但臨漳經界報罷已引愆俟罪勢必不成行也

書劄卷九

三

楊生道夫鄉居托托甚幸聞其懦弱頗為人侵侮或有不得已之懇幸稍左右之今時外縣例以無訟為美政善良不無受弊此不可不知也

朱魯叔

以下蒲陽方楷家藻

薦書不知竟可得否彼中諸公都無書來固不容效力然亦知自信之篤想不以此切切也向所附去文字官事之餘一日豈不看得一兩段未說要得十分通徹但時時得此澆灌心胸亦須有得力處也南海樂章乃今廟中祭享時所用之樂或云其譜乃唐朝所頒與今世俗之樂不同故欲得之耳只問尋常至行祭事史人便可得之只錄其譜與其篇章名號次第便中寄及幸也

葉學古

某忽被鑄免之命想已見報矣罪大責輕固無足言而累及知友殊使人愧恨為不通經由治下恐道間不免有所傾浼幸以

某故少加昭講渠於此事本無所預殊可念也士俊推官想以鄉里之賢能同旋更不致書然語次亦幸密喻之也

古

聞部中此來紛紜甚夥致此夫復何言但累及諸賢例為羣小所辱令人不平耳新史君到事當自定但不知龍溪事竟如何耳少恐有紙萬張欲印經子及迷思小學二儀然比枋枋為經子則不冠為回書則有餘意欲先取印經子分數以其幅之太半印之而以其餘少半者印它書似亦差便但紙尚有四千未到今先發六千幅便煩一面印造仍點對勿令脫版乃佳餘者亦不過三五日可造也丁累之費有諸幸借請已懇高丈送左右可就支給仍別借兩人送至此為幸借請餘錢却還盡數為買吉貝并附來然須得一的當人乃佳不然又作周昇矣

書劄卷九

四

昨亦已懇高丈為根究此人不知如何庫中墨刻亦各煩支錢買紙打十數本內獻壽儀及永城學記多得數本不妨獻壽儀要者更多也恐印不辦即續發來不妨但吉貝早得禦冬為幸耳

所印書但以萬幅之太半印經子其餘分印諸書平分看得幾本此無版數見不得多少也臨行時令庫中刻一書目如已下幸寄來也

方耕叟 禾 方之泰家藏

禾敬問改過行己之方願先生賜之一二言使禾自此得朝夕從事於斯口誦心惟知所敬畏庶幾前森之不復過其亦古人盤銘青紳之義云禾拜稟

天子有言弟了人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其言雖約然在耕叟今日改過修己之方莫切於此耕叟勉旃宅未有以告也五月十四日某書

皇甫文仲 賦 以下文仲之孫搗家藏

因遣人至九江市省馬恐為駟者所欺令一稟指與留意千萬之望又有一事軍中請給條例合支細色者每碩只支六斗不審軍府見作如何施行幸于細批喻

皇甫文仲

辟書已下否行之遲速若有嚴君之命不必遷延責之初九其義甚明此不足為笑而適足以見高誼耳然行日千萬更遣一報欲附書也四九姪專去請見非有素約亦不敢令暇往幸早遣其歸也

皇甫文仲

書劄卷九

五

鞠會而熱想未可來此中見治一教場甚闊亦未竟竟即可試馳射容續奉報也

皇甫文仲

示喻淮上新田偶有水患此天意更欲太尉且為國家立功立事未許就此閑適耳大學或問今付來介看畢幸示及易傳跋語未敢容易更容擬定續奉報也荆州之行果在何日未即承晤臨風俟然

皇甫文仲

某昨來求去不獲近復有請其詳具而軒書中此不備言也左右到彼既久南軒必朝夕相見講論當有深趣所喻恢復規模誠不可易之論然今日亦惟南軒實做得此功夫其遺衰懶只思縮頭豈可夢想此事也龍山佳句可見一時賓王之勝恨不

得爲坐上客也所喻易說實未成書非敢有所吝於賢者然其義理不能出程傳但節得差簡畧耳大抵讀書且當盡心於一家之說不可如此貪慕疑或况在今日老兄讀書便要道理受用又與章句儒生事體不同但于細反復看教程傳浹洽或更就上白節出緊要處看尤當得力也因見南軒試以此說扣之亦必以爲然耳

皇甫文仲

人至尊書知還待安穩卽爲期惜之行甚慰所望大丈夫所爲正應如是耳張帥書煩致之暇日從容更可詳扣立身行道之曲折也但秋風已高衝胃良勞千萬加愛爲禱弓弩甚荷留念已別具數呈稟大尉但斗力太強非羸卒所能發演少損之耳復之尤感深念但藥材之屬又不免爲賢者之費甚以爲愧幸早遣還此姪子亦不須久思館人也

書劄卷九

六

皇甫文仲

朋友數人往遊山北因欲請見大尉公以觀軍容之盛諸君皆有志者而蔡君嘗欲講於刑名分數奇正之學幸爲通之使得聞其所未聞者因與俱來爲數日之款千萬幸甚

皇甫師備

某頃者星江密迺聲光不獲一見至今爲恨年來奔走疾病多故又不得以時致問起居九切瞻鄉之勤茲辱惠書且承勸及有以知賤迹之不敢爲江右之行足見高明相知之深相信之篤三復感慰不知所言又聞謀居筠陽極爲得策但大尉文忠誠勇畧上所深知而公廉之功見於今日者又如此痛計不日浮海自消亦不容久此閒遲矣某疎拙自信仇怨滿朝幸上聖

明未忍誅斥今又叨竊祠祿安處田間較此厚恩豈有涯量亦不復敢有當世之念矣無由會面罄此心曲引領齋閣臨風奉

林子方 荆 謝錫余師魯家藏

伏奉賜教恭審卽日春和吏部郎中節傳所臨神相台候起居萬福至感至慰但區區本欲一走前路謁見少償夙昔之願已托徐丞遣人見報日今未至而來使及門則云台旆已從東路上矣此亦有山路可至大湖但衰病之軀兩三日來飲食失節氣痞腹痛似是所服脚氣之藥多有涼性以致如此復此山雨陰寒薄人勢不容進引領旌幟徒切馳情失此一見之便台坐徑躋華要而賤跡踰伏窮山出處不齊何由復遂鄙願所冀益懋德業有以振起未俗表儒之氣使吾黨之士與有光焉則亦不必同堂合席然後爲相見也須惠茶藥極感厚意方意極佳服之有效別當致謝也

書劄卷九

七

林子方

以下子方之孫文開家藏

伏見大禮教書有薦士之文而鄉人之議欲以布衣曹南升爲請如熊左史諸長者皆已列名具狀而某亦已書其後矣某與之遊爲最久知其人爲最深蓋其學問不爲空言舉動必循正理誠慮精審才氣老成雖自中年卽謝場屋而安常務實不爲激發過中之行本實當世有用之才非但稍介一節之士也昨陳正獻公作帥之日嘗欲論薦會以移鎮不果論者至今惜之若蒙台慈參考衆言察其行實以時列上必得稍被朝廷招徠之選足以見明使者爲國薦賢不遺草澤之意下使學士諸生有所矜式與於廉遜誠非小補東臺王丈亦知其人語次扣之

足以知鄙言之不妄也

林子方

比嘗願使拜書伏承誨答所懇膺文亦家留念感幸不可言區區此來所苦萬狀惟了今春荒政即欲丐祠以歸而所部皆以早告益去歲之灾所不及處無不病者而獨致荐凶公私置場尤未知所以為計獨念貴境猶可告糴已請於朝降本收糴且散榜自廣以東諸州以招誘之矣恐番禺以西更有出米通販去處謹復具公移并以榜文三百道仰累頓指散下曉諭不勝幸甚此米到得四明尚慎般運方得至衛委正自不易為力鼠伎已窮日夕憂懼高明有可以見教者深所欲聞切望因風指示一二幸甚

劉德修

光祖 以下後漢之曾孫曾元家藏

書劉卷九

九

東漢語說拜賜甚寵伏讀再三乃知師友淵源所自深遠如此士不知經果不足用信矣如韓子之言也地遠無從親扣餘論又以歎恨耳嘗思今世學者不見古經而詩書小序之害為尤甚頃在臨漳刑定經子粗有補於學者前此欲寄傳之及未于淵家而便人不為帶行今內一通幸為過目還以一語訂其是非幸甚大學鄙說一通并往所懇不殊前也此書附制司幹官孫應時項在湖東時所舉也後生好學志趣不凡經由必得進見僅辱延納而教誨之幸也趙天官所得書尚滯從班未厭人望中間進對陳說甚苦有識雖歸心然似已不為上下所安矣消長之決諒已非遠發不血絲之憂伏想同之也傳之為况如何未及寓書并深馳仰耳

劉德修

竊聞榮被除書進參講席輔導得人善類同慶某幸得為僉九切祈幸姑此布聞餘容面慶

劉德修

昨承載酒訪別情誼總豈勝感歎恨坐遠不得款承餘論而遠為數千里之別也今晚或來早即行無由論遠亦不及一見東溪先生重以悵惘又不敢拜簡以勤誨亦也小史汪致明頗謹欲事左右不審可容留否謹此遺前可否雅命它冀以時節宣訖致格君定國之効千萬幸望

丁仲澄

見臨漳語錄

來書深以其學侵畔為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工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為吾疾矣若不求衆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發夜憂虞僅能不為所奪而吾之胸中終未免於憤憤則是亦何足道願老兄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為足則無由明耳某比來溫習畧見日前所未到一二大節自願覺省力但昏弱之資乾之不固尤悔日積計有甚於著友之所患者乃承訪以所疑使將何辭以對邪然以所問質之則似不可不兩進也程子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誠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下惟無益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事則正須友朋講習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見讀何書作何究索與人論辨惟無欲速又無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日進而不窮矣

書劉卷九

九

面書或有以見教勿憚辭費某亦不敢不盡愚也向見前輩方

志於學而往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爲可戒而不可爲法也

唐尚質觀 見南溪祠志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又曰狷者有所不爲不爲之言則同不爲之意似有別矣切疑狷者之病全在於有所二字於所當爲者而不爲則非知所決擇之人矣狷者之所以不爲者病在何處苟自知其偏加篤學力行審思明辨之功便可至中耶抑氣質之偏自有定量終不足與有爲耶狷者但能不爲而不能有爲亦其氣質習尚之偏耳知其偏而反之豈有終不足與有爲之理

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所謂鄉原者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聞然媚世與夫同流合汙似忠信似廉潔所以爲德之賊也嘗

書劉卷九

十一

究鄉原之用心全在於衆皆悅之一句所以動他許多不正當底事出來若夫狷者之病只在於獨善其身非若鄉原之病於用心處有正矣使知學問亦可以變其氣質耶抑亦受病之深藥力之所不及耶不則夫子何以云過門不入室爲無微其行斯人可知矣

鄉原患在求悅於人與狂狷正相反故夫子深惡之然亦無不可變之理但恐其陷溺已深不肯變耳

志尚 見寒山子詩集後

使至特辱甚書獲審比日住山安穩爲慰天台之勝風所願遊往歲僅得一過山下而以方有公事不能登覽每以爲恨今又聞故人挂錫其間想見行住坐卧不離泉聲山色之中介以不得往同此樂爲念也新詩筆勢超精又非往時所見之比但得

說之過不敢當耳二刻亦佳作也但擬行奔市恐不免去改步耳寒山子詩彼中有刻本否如未有能爲雜枝刊刻今字畫稍大便於觀覽亦佳也奇惠黃精笋乾紫菜多品尤荷厚意偶得安樂茶分上計餅并雜碑刻及唐詩三冊謾附回便幸觀至出師表未暇寫爲得轉寄去未晚也寒山詩刻成幸早見寄

西原律嘉吉

以下見南康集

前日詣見重有喧聒媿不可言奉告獲香經宿道體佳勝爲慰某前日出山至上京六頭遇雨中屢沾濕狼狽可笑喜幸之深但恨已差晚耳承問之及感感餘俟入城得面布也

昨承枉顧接賢得款餘論爲慰即刻伏惟動止佳勝昨日之雨城中不能欲塵高隱必多得之也朱貧少許別橋送上幸視至魏錫恪即向來病甥之兄到此病作自有手簡求藥幸審其證報之當爲修製服俾也

書劉卷九

十一

昨日裴回三峽奉候久之既以日莫遠東走撈仰折桂失此一見殊悵想也奉告欣審即日發暑道休佳勝庵屋仰勤神州方丈應騰只於兩旁爲之大小隨意可也

承許示井惠竹萌良荷厚意知煩親願九珍感也臥龍亭子已下手否向說我竹木處恐亦可便令施工也人還布謝草草復未有一物爲報引領雲山第增媿仰

承手示聞還自德安體用冲勝良慰昨夕聞山間雨頗沾足坡中殊少未敢廢禱祠也所喻當爲立之庵中什器俟一面措辦且夕得雨後須一出却諸容面道或因人城幸左傾也

奉告承仁寒道體增勝爲慰臥龍新庵主人庵未得一往視之承其寄荷感感人還草草少問別奉問次



某自幼年侍立先君子之側則聞先君之各名而知其相與遊之善矣不幸既遭大禍求居深山窮谷中與世絕不相聞雖先君子之執友如芸齋公者亦無由一望其顏色而受教誨焉孤陋處徒有嚮往之誠而無以自致也此年鼎山將又來尉茲邑因得從容請問以訪先君子之舊遊然後知芸齋公之沒亦既久矣私心方竊自悲既又聞其有賢子者問學行義克世其家則又以自慰也去年林擇之不鄙過門以講學為事怪其溫厚警敏知所用心皆如老於學者因扣其師友淵源所自而得三人者焉曰程深父曰林熙之而其一則向者所聞吾芸齋公之子也於是始恨向者所聞之未盡既而擇之又出送行序引讀之蓋所以見屬之意甚厚雖竊自知其庸妄無以堪之

書劄卷九

十一

而愛其文悅其義不覺其三復而不能已也以此益知擇之之賢其來果若有自而願見賢者之心日以切切方其歸時適在城府不能為書而徒屬以問訊蓋亦憑恃事次之危而不自外焉茲者乃承捐惠長幾測以矧目情義周履足以見不忘舊故之厚而其禮與詞則端端然若後進之於先進是豈所望於通家之舊哉不敢當不敢當自是以往行李往來輒紙之書有以警誨則為賜大矣若復為足使人不敢當之禮而又告之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聞也大學集傳雖原於先賢之舊然去取之間決於私臆比復思省未嘗理者尚多暇日觀之必有以見其淺陋之失因來告語勿謂切切豈勝幸甚擇之此來得日夕聚首啓其不逮實有望焉社中兩賢亦未獲見取願寄聲以為異時承教之地為幸

去冬在頓幸得數日款奉名理感慰之深所恨空疎無以少助潛思之妙耳奉古承別來春暖德履萬福為慰為慰第聞師魯遠不起疾深為悲悅美才高志未克有成既足深惜而朋從寥落道學寡助此尤深可憂也惟惟平日切瑳我重有不易處者奈何奈何喻及仁說大槩得之但所謂三者皆心似便指作仁體此似不安又謂推而上之尤覺闕隔有病莫若只於敬字加功久之自然當處見得不用如此處度轉見汗漫支離不精切也詩之比與書來以闕雅之類為典鶴鳴之類為比皆為之說甚詳今此本偶為人借去未及錄呈大槩與詩不甚取義特以

書劄卷九

十一

上句引起下句亦有取比詩則全以彼物譬喻此物有多不說被者有下文却結在所比之事上者其體蓋不同也上蔡言學詩要先識六義而諷詠以得之此學詩之要若迂迴穿鑿則便不濟事矣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去歲歸來計度不審妄意作一小屋至今方得遷居然所費百出假貸殆通今尚未能結裝圓備甚悔始慮之不精也所喻公方具曉本末記之不難但年來多事精力益衰日閒應接不得少休獲得頃刻無事即瀆就寢俟其寧息然後可以復起應接身無暇看文字矣所欠人家誌銘之屬積壓無數難撥不行恐未暇為吾弟記此也然亦未敢不為俟定居後看如何或人事稍閒試印為思之也齋記大字亦然

彼中學校如何亦頗有士人否聞南方風俗淳朴不汲汲於進

取正當勤以讀書講學開發其聰明不當啓以趨時下祿之技也暇日亦當有觀書求道之樂但僻遠難得師友此正在自著

林擇之 用中 以下公文之實係清家叔好集

某侍旁相安早稻既登民饑亦少粟矣然朝廷所遣使者方來所至揭榜施米十日市井游手及近縣之人得之深山窮谷尚有儉民却不沾及然所謂十日亦只虛文只輟車過後便不施矣其實亦無許多米給付也世衰俗薄上下相象無一事真實可歎可歎長沙人來得南軒兄弟湘西朋友書有吾友書四封一角來人云自經由古田今并附此今自往和尋也書中所論疑義如論浩然之氣處極好益餒則便是契了此正氣而氣之本體常浩浩然也但自家身上自間隔了耳不知賢者以為如何其他不能遍論以去人立索書不能子細也書來并爲詳論

書劄卷九

之文定祠記知言序遺書二序并錄呈和章想書中自有更不寫夫祠記集冷爲看未穩處讀之數遍但見叢雜難整頓煩于細愈出及注合作如何改易附遞來漕司東廳令轉致此南軒甚欲速得之語張帥改定寫來內漕處也三序并告參詳喻及幸更呈諸同志議之既欲行遠不厭詳熟也千萬并祠記發來

林擇之

已經浙歲學不加進而年歲日侵甚可懼也承昏期在歲裏想對老人之意又聞講居奉祀并講盛禮想營治不無少勞適此酒轍不能少奉助爲愧耳文王之事考之詩書誠如所疑然此馬肝之論也不若姑闕之以俟來者不必身質之也問答方得草草一閱俟徐看有疑即報去偶此歲首多事未暇也南軒一首比亦附致尤川不知達否開欲來廷平別石又能與擴之聚

與一來相聚數日否及諸朋友在此得一講論亦快事也擴之不及別書承書并寄元禮耕老書信已領所欲言者不過如前更不及別狀撰名既犯朋友尊長名則亦難用况稗乃木鑽非雲稠也更可換得一二見報當爲擇其安者

林擇之

其憂苦如昨至節復不遠痛割不自堪幸朋友不鄙棄責以講習怒怒度日且復支持耳擴之來此相聚極有益其專志苦學非流帶所及但於展拓處終未甚滿人意耳昨欲往臨安以資用不饒又南軒蹤跡不定日令中輟今却欲且歸而歲暮復來再三留之以其歸省之意甚堅不免聽之此間事業必能一一言之不復縷縷但元履適過此云得其于九月末書南軒求去不獲數日甚捷此極知其必然不知果又何以處之尚幸擴之

書劄卷九

之輟行也來書所論數條有未合處別紙具之但覺大槩氣象有粗疎處不知何故如此似更宜警省也某近覺向來垂繆處不可幾數方惕然思所以自勸者而日用之間悔吝潛積又已甚多朝夕惴懼不知所以爲計若擇之能一來輔此不逮幸甚然講學之功比舊却覺稍寸進以此知初學得些靜中功夫亦爲助不小尚恨未免茫然應接不得專一於此耳

林擇之

經說依後書所定甚善但止謂之經說不同諸字尤好又春秋傳序四字不須別出但序文次行不須放低則自然可見論語說下不須注孟子附字又欲移禮記作第七卷而第一行下著二先生三字其後却題明道先生改正大學伊川先生改正大學其小序則仍舊附於第六卷尾論孟說後蓋此六卷乃其本

書而後一卷今所附者使不相亂乃佳也更自鄭文看如何向  
借劉子駒本改字多是胡家改定者非先生本書今不必用然  
恐有合參考者備此本在家中今令此人去取納上史仔細商  
量爲佳外書既未備不次選出此事正不須忙今草草做了將  
來有不知意又不免更易傳者人人殊異無復可信天下後世  
非所以爲久遠計也并白鄭丈看如何示及爲幸孟子解此亦  
見從頭看起未容奇去更俟幾日也

林擇之

某竟不免爲此來初到事多殊不堪今漸定暴矣但野性危蹤  
皆非宜久於此者見爲此邪科理滅稅事日夕劍奏列上卽繼  
以奉祠之請矣得否未可期但若不夫必無好出場益已有氣  
類不同望風相疾者此要爲不足恤然亦何苦將身博彈射耶

書劄卷九

其

云云 來此間非案牘卽有賓客之擾比於退食則形神俱憊只  
得瞑目危坐收拾魂魄以待事之復來殊不得看一字平生論  
著用盡心力皆有緒今乃隨此紛擾中不得卒其業精力又  
已衰耗如此大以爲懼朋友中有知識者亦皆爲某危之乃知  
伊川先生做得易傳却是得治州一行氣力也擇之彼中相從  
者有可與進於此者乎此中一旬兩到學中然殊未有慰人意  
處未去之閒亦且試撈摸看若幸指撥得一二入亦是一方久  
遠利害也

林擇之

某所請竟未報元履傳聞有添差台學之除此不待其自請而  
幸還之當路聽言待士之意可見矣所示諸說皆甚精然鄙意  
可未安者別備具之概之亦有說當自封去因來幸反復之以

歸至當計此所校亦不多但却是小差處望速垂報也見  
喻太着之病此不能無但其浮泛無根不如腳踏實地爲有  
進步處凡祭儀案本納呈未可示人且須仔細考究論及日曆  
中事雖不多然可以補事實之缺此書異時要須別刊乃有耳  
知與諸賢遊從自有直諒多聞之益甚善甚善數詩皆佳率易  
和去不成語言勿示人也伯山家事如何踰之似亦曾相見未  
今不記仔細也伯山實實可愛敬但亦染禪學耳向與深卿書  
乃附劍浦劉親不謂留滯至今欲檢案本再錄去又思擇之所  
以告語之者必已甚悉而不能週則此書雖達亦未必有效耳  
今且煩致意但信得孔孟程子說話及時試將許多破滯邪道  
說話權行倚制一兩年却就自家這下實做工夫看須有些巴  
鼻也今只昏狐疑不肯放捨又引明道少時出入釋老之事以

書劄卷九

其

備其說何不將它平生說話仔細思惟看他所以出入釋老處  
與自家只今全身陷溺處是如何而直爲此便便也又如前書  
所論馮道呂彝從事此尤害理會與之劇論否此等處不理會  
則朋友之職廢矣發明義理此亦有之向來何故不曾見某家  
似此文字向自有好處尚多向見汪書其珍秘之然便以向道  
死水裏奔殺則更無起脫處矣不知世間見有六經語孟程子  
文字既有志於學因甚不向裏面做工夫而收拾此等以爲奇  
特在本身心可欺可恨也靜勝軒錄却未見之如文字不多幸  
爲錄寄此送於蔡季通處以庭間案錄一篇乃楊昭遠記龜山  
所舉二先生語殊無精神閱人看不得不知靜勝之說又如何  
耳前日劉子澄寄得榮陽公家傳即呂原中數段末一段說呂  
初學於伊川後與明道講案李公擇孫澤老遊所見日益廣大

然公亦未嘗專手一說晚更從高僧宗本修願遊觀此則呂家  
學問更不須理會直是可以為戒亦不可不使深卿知若不倍  
則無如之何也拙齋有何說數詩幸早示及蕭溪行狀更為促  
深卿早為寄來舜臣相見未向通中亦附書交項掾果如何若  
果有志當痛與說恐頹波之中救得一箇半箇亦非細事也前  
書說有一賢宗室從來復相從否福州有一同年趙彥德任丈  
氣質亦甚好但一向習詞科項管界勸之聞今年又往試可借  
錯了路陌也近聞張安國消息極不佳果如所傳亦可惜耳南  
軒久不得書不知為况復何如所論異同處亦未報不知後來  
看得又如何也

書劄卷九

深卿詩市屨差可隱未暇泛滄洲此兩句便是箇因循俗底  
意思宜其不能勇猛自奮於異學之中也擇之抑此韻處正中  
其音旨不知渠還覺否此亦是偏處然吾儕中人之價若無道  
箇意思定是埋沒了出頭不得也

林擇之

深父遂死客中深為悲歎其弟已為了後事過此無以助之又  
此數時艱窘不可言向來府中之健自百事節省尚無以給且  
暮欲致薄禮比亦出乎不得已與其弟說擇之處有文字錢可  
就彼覓錢一千官省并已有狀及香茶在其弟處煩為於其靈  
前焚香點茶致此微意累年相聞而不得一見甚可恨也林宰  
與學之意如何可尚但聞其非久受代亦須得後人信得  
及乃佳不然恐徒費力而為主其事亦難為進退耳擇之已辭  
尤川耶彼學中今後何人料理欽之竟中諸人能左右提挈否  
百幸久不得信不知其子病如何文字錢除前日發來者外更

書劄卷九

有幾何在此擇之為帶得幾千過古則千萬早亦一數於建寧  
城下轉托言叔奇來為幸或已去手能為收拾專權一穩當人  
送來尤便此中束手以俟此物之來然後可以接續印造不然  
便成間斷費力也千萬早留意為妙頃知昨已修定送伯諫處  
未取大率事體亦只如所示但條目差分明耳欽夫想得書有  
少反復議論未及錄去其大槩曲折亦非而易布也力行固  
不易而講論要得是常亦復如此之難可歎可懼渠所論如云  
論孟序中不常言漢儒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蓋漢儒雖言亦不  
得也不知擇之以為如何某則絕不愛此等說話前輩議論氣  
象寬宏而其中自有截然不容透漏處尊者是之迫切耶近又  
得皇王大紀諸論其間大有合商量處不但小小可疑而已此  
間朋友亦無甚進益不知擇之此來功夫如何甚欲一見而相  
去蓋遠無由會而此情猶在殆不自勝也向來召命屢下既懇  
辭之又託人宛轉返得諸公消息似已許其辭矣此事只得如  
此而貧病殊迫亦只得萬事減節看如何欽夫頗以刊書為不  
然却云別為小小生計却無害此殊不可曉別營生計願恐益  
損下耳

林擇之

歸自政和佳家十餘日祭祀賓客書問之擾不得少暇因無暇  
讀一字書今又當出崇安見浙守令石宰相招極欲往觀盛禮  
及與朋友相聚講論而日月匆卒如此無家去得甚以為恨不  
知擇之能撥忙一行否昏期既在後月度尚可一行也橫之奇  
來文字皆已領前便承寄海物尤愧感也中庸因論致曲而能  
有誠然自明能動人以下已是誠之成功孟子所謂至誠而不

動者未之有也亦可見矣蓋生知學知雖異然及其知之成功則一而已通書正用此意然下文擬議便是致曲之事亦若無異處也無所不用其極之說甚巧然恐其本意未必果出於此必不可通問之可也大學正經云云亦以意言耳傳中引曾子曰知會氏門人成之也南軒語解在九川未到所論大槩甚當鄙意正如此又言行錄流布甚廣其間多合商量處中間以書告之然不勝毛舉近得報云欲收數處亦未受帖要之此書自不必作既作而遂刻之此尤非便昨日得伯謙書亦深議此事也近與伯謙往返議論稍多此人却向進未已今日臨行無暇錄寄俟後便也

林擇之

聞學中已成次第甚善但九川學者不無恨於遠去耳更能到

書劄卷九

干

彼少留以慰其意若能因遂過此小款旬月尤所望也某此如常所欲言者前書已具之矣游成之來訪其人閒爽有用之才也極可喜可喜然更能加沈潛義理工夫所就當益可觀耳果到此之日曠之亦未得數日遊談少快胸襟之懷但聞浙中學者議論多端亦殊使人憂悶耳以此深欲早就前書之志庶幾小補於世不為天地間一蠢物者而理義未精日力不足為之奈何

林擇之

辱書知講學有緒深以為慰是日偶與元履及諸朋友在鑑臺新庵共增懷想也縣學頌知甚精密但寫得未有倫理方欲為吾整頓會少冗未暇也所論仁恕之說恐不必如此立說只當以語解為正遺書所云或是一時之說不必如此奉合補綴也

午節在遐想須歸省古田既未可必即不若且來尤溪耳精義印造未辦辦即如所喻也游成之甚欲一見之恨相去稍遠耳彪德美赴省回過此相見得一夕款只是舊時議論且云欽夫見大本未明所以被人轉却亦聞擇之所在恨不一見也

林擇之

某此碌碌如昨無足言但獨學不長進而遠近朋友亦未見超然有所造詣者歲月如流良可發懼耳擇之九川留幾何時所論何事此亦久不得書矣因便仔細報來還家已來為况又何如日下作何功夫亦可一一報及相去既遠難得相聚相聚往往又不能盡所懷別後令人常有耿耿不滿之意後會不知復在何時又不知便得相見果能彼此廓然無許多遮障隔礙否它人固難語此而於擇之猶不能無遺憾不知擇之又自以為如何也二余在此日久占之警敏舜孫靜皆可喜但亦未敢與說向上去恐別生病然又似太冷淡今其告歸云過邑中頗為一兩日留可更與切磋也熙之不及別書相見頗致意擴之亦然得之州報云薛士龍物故甚可傷而不及讖之尤可恨也尤溪學記及克齋記近復改定及改去咸仁說答欽夫數書本欲寫去而二公行速不暇且奇欽夫語解去看畢寄還并論其說

林擇之

某哀苦之慘秋來增劇顧念日月易得而音容逸然發於夢寐尤痛切不能堪也此間諸人相聚自五月以後以季運大病無其倫理近又以事歸旬日間復來便為入城計亦無復講論之暇矣南軒竟不免去國道之難行乃如此可歎可歎初意其自

上飢歸可以一見今却由浙中水路還湖外又聞少留吳興過  
暑不知果如何渠在榻前儘說得透初謂可以轉得事機要是  
彼眾我寡難支撐耳

林擇之

聞縣庠始教閭里鄉風之盛足以爲慰所示文字皆甚佳深文  
埋銘讀之使人惻然與於朋友之義谷間後便多寄使得反復  
爲佳恐有建寧便只奇看叔處可也承許見訪因往九川甚善  
但經營創始之勞如此未能數月而休宰解官擇之辭職畫一  
之規又將安所付授耶頌及此物色得可相繼者庶幾不虛費  
賢幸許多心力商量爲任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賢  
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棋局之不可亂因出已意去  
取諸家定爲一書與向來大字章句相似未有別本可寄只前

書劄卷九

五

日畧抄出節目今謾寄去亦可見其梗槩矣論語未知焉得仁  
後來竟如何說因來幸詳及然此須與兼也仁而不佞孟武伯  
問三子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夫子不爲衛君股有三仁管仲  
如其仁數章相貫推說方見指意耳吾斯之未能信斯字何所  
指而言或云白指其心然否晝寢之義孰安凡皆望思之見報

林擇之

師紳深父皆有書來相屬勤甚吾友相聚之夕視此凡陋寧堪  
諸賢許與之過耶師魯寄來論解數篇極佳未暇細讀已覺儘  
有台商量處且夕因書相與評之又看如何擇之所造想日深  
累日不聞益論塵土滿襟矣

林擇之

得欽夫書論太極之說竟主前論殊不可曉伯恭亦得書講論

願詳然尤鶻突問答曲折以錄去一觀道人達不能盡錄其大  
原是如此欽夫云已得擇之前書亦殊不以爲然也拙齋深荆  
近有何議論某向答深荆書亦以爲如何前日方答此書了李  
伯詞來訪劇論兩三日書疑釋去遂肯盡棄所學而從事於此  
乃知此理幸不可得而殄滅彼迷溺而不返者亦可憐矣近何  
叔京過此少留未去伯問李通皆來集講論甚衆恨擇之不在  
此耳適因舉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江民表云勝于外是甚底請  
諸公下語已各有說更請擇之亦下一語使中早見喻也石子  
重得書云來年赴官欲約擇之相聚不知能赴其約否某意甚  
欲相挽一來而卒不可得爲恨耳擴之得安信否比來氣體如  
何前欲此來今極暑未可動秋冬間能同一來慰此哀苦否墳  
所已畧就緒儘可相聚矣

書劄卷九

五

陸崇安相會否果今冬必來赴官某表兄丘子野欲來一依託  
書館處不知渠請人否告爲託朋友宛轉問之便中見報此兄  
近日爲况益牢務秋此甚急幸千萬留意或託拙齋深荆問之  
尤佳

林擇之

得失既往不足言正惟立身行道是乃榮親之大耳比來少得  
通問而累書無所講論不知進學功夫如何深以爲念也此間  
朋友亦無與薦者但邵武饒克明赴省前日過此耳季通伯謨  
皆苦貧極無慘也某不敢受俸乃以無入府磨頭於法有礙非  
敢以爲高而時俗已不相察况其大者可歎可歎遊山關正即  
行承有借行之意甚善但恐來已不相及然某過衢信到婺女  
翁少留能來彼相及亦佳耳欽夫書適有便已發去某得疾之

山說者多端以亦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遠矣近數得書云  
安徒勝前此必病起造意將護之力也今日聞有靜江之除蓋  
近日華小媛有敗露上意必是開寤思向日之言故棄賈之入  
參賄事似欲小變未知竟何如耳此間文字亦未有緒通鑑坊  
夫浩博甚悔始謀之大鏡令甚費心力然業已為之不吝中輟  
須來年春夏間送入山僧寺謝絕人事作一兩月期畢力了之  
乃可蓋心力不強其間稍似開斷便登條例不賈故須如此耳

林擇之

某社門如昨無足言者但吾人罪戾蹤跡顯不可掩只得屏跡  
念咎切不可多與人往來至如時官及其子弟賓客之屬尤當  
遠避勿與交涉乃可自安此不惟擇之當深戒之如克之亦不  
可不知此意也

書劄卷九

林擇之

某區區想道無足言者但齒髮日衰德不加進日負憂愧耳滯  
丈處人已歸欲俟秋冬遣人相取想所報書自言其詳矣如此  
却得且從容家居區處廢務亦是一事但郡中之約恐又不得  
不應切須審處使久遠無悔各乃佳耳必不得已入學亦不妨  
只要自處得是當此更在于細也趙帥久不得書湖事想已畢  
自此宜且安靜勿與功役為相見亦可力勸之也乘昨許草  
堂之費固高為扣之然不可破官錢恐又作鄭景望也

林擇之

福公為賦武夷詩押舞字更和不得遂至今未得報謝其書  
兩日前方和得成亦不免只蹶故迹欲作書煩附達之恐已歸  
且久自別宅去也造屋事得且止之甚善昨聞自思量許冬

紛紛都從十二詠首篇中一我字生出來此字真是百病之根  
若祈不倒觸處作災怪也

黃商伯

以下見南唐集

某俯仰聖俗日負初心率意妄行無所聞過自決其不可久於  
此但以向議陳請一二事討論未備彙留至今此數日來奏願  
始具一二日進行即并上請祠之章矣姚泉近方歸番陽木炭  
之請亦未果往亦三五日間中行也老兄下車已久學中規範  
計當一新所以為教使之聞之諸生莫亦有可與進於此者否  
此中課程不敢懈然亦未大有益為可懼耳門不遠計常通問  
恐於鄙繆之政或有所聞人還幸賜批誨至懇至懇愚願見事  
極遲非面命提耳反復詳悉不能論切幸不惜痛言之也

書劄卷九

五

一言之助使必得之為幸或恐有人不可携者得令人畫圖詳  
識其尺度之廣狹高下淺深以見授亦幸也

祭器尤荷垂念但期日已迫未及製造亦有事力所未及者且  
復專人納還幸付主者然亦疑其未便盡如古制度也

木炭事申泉司果見却未知所以為計幸復思其說以見教也  
某再上祠請皆未報日久思歸而兩縣破壞姦民亂政不得不  
有所更革錮治似聞傳者以為不恕然亦只此數日間決遣事  
竟亦當少息矣蓋大恩既憐小者自當退聽耳但木炭事泉司  
不從又以獨租未報未敢再列上前請若遂臨行須臾上此奏  
以償夙心也

某衰病支離求去未得日惟得罪於士民是懼然近日兩邑得  
同官叶力詞訴却粗戔少但賦租之弊未能有以寬之殊不自



安耳學中講說不敢廢述亦頗有能問者兩邑亦令整葺教養  
庶幾有帶風者做政恐有所聞切告垂諭至極至恨

示諭極感愛念之意此亦此方聞之惕然內懼即已行下戒約  
及令住催下戶乞負之可寬者矣又得錫諭盜信所罰之不要  
更當申儆之自此有所聞更望子細批語直批督辦今者來教  
似已未委曲矣切懇切懇

前兩月配一作過茶兵於隆興中間忽為彼府押回公文中備  
坐判府安撫龍圖待制台判押回本寨殊不可曉已回牒復押  
去矣煩開為詢之想是忘記是外路外州配來誤以為所部不  
則別有他意也彼中模府會書滿紙此等事不能覺其繆甚可  
笑也

書劄卷九

三

此幸無他但建昌之事聞之不早見告者又皆不得其真僅若  
為強家遊說使人愈疑惑近不免煩食判自往調護始得其真  
乃知此郎不長厚誤事如此然縣小無官未有可遣代之者甚  
以為撓耳山野之人不堪吏職此亦可見且夕遺冬書更當力  
請慶不久為吏民患苦也

某表病如昨緣建昌事憂撓不可言雖已遣官檢旱且以後期  
申省自効勢須畧減得分數但此縣官吏無一人能為百姓分  
別黑白自此之後凌弱暴寡將有不勝其數者未知所以為計  
令人號夕不皇都昌亦費力二十年無事之身心一旦至此  
深以自歎他無可言也

警海時復敢不銘佩但區區每見凌弱暴寡之徒心誠疾之故  
其發每有過當今當承命而改之然恐終不能盡去也  
某昨嘗專以建昌事自効求去昨日人語諸公又不將上勢當

在說耳

勝私書來說此間受租水事初疑其過徐究之果然雖已究治  
然人生精力能有幾何若事事如此索關防則無復開泰之時  
矣其所論弊政非一已封呈廟堂豈必得去萬一如欲此助為  
不小也所懷萬端無出面論但日來愈覺歸思浩然不可遏耳  
某月初已專人巧祠後得臨安相識書速令來請云諸公已有  
許意至今尚未歸必是適值四明計至未敢將上度不過旬日  
必可得矣建昌納苗實有昭管不到處然與抑強似不相干稅  
務依法收稅亦非州郡所得與况士大夫下爭商賈之利無恥  
至此亦何足耶近日曾編管建昌一健訟假儒傳者必又喧沸  
此事自信甚篤絕無可疑是非毀譽付之衆口少忍旬日則吾  
已在汝上矣

書劄卷九

三

強盜三人配隸橫海乃向來驚恐都昌之人昨以其情重法輕  
稍加毒手經由隆興恐有司以為疑幸為白錢丈一言於帥座  
交管傳押為望此輩吾人所共疾想二公不以為過也

喻及帥座下喻之意已悉此是兩路三州利害如此理會甚善  
向來亦欲申請而未暇安得謂之侵官本軍今方欲援例有請  
也然謙德之盛不敢不承幸語及之

此間白鹿洞已畢功前日往釋菜開講矣延合肥吳君為職事  
但渠為書社所拘恐未必能往却有楊學錄者與一二後生欲  
往也

某請祠先遣人昨夕已歸後兼尚未到周子充曾厚伯極為致  
力而竟不效且更看後信如何恐亦且悠悠也初來不為久計  
返復動却歸心在此殊不便今既如此便再請得之亦是一兩

月事不免又且整頓此破落家計以俟誦述耳昨緣收江漕親  
戚扛稅幾為所論當時得此一章亦是草草出場也

此開揚僉忽丁憂郡中事愈費力萬一不得去狼狽不可言也  
奈何木炭却已得減免矣

白鹿洞成未有藏書欲于兩漕求江西諸郡文字已有劄子懇  
之及前此亦嘗求之陸倉矣度諸公必見許然見已有數冊恐  
致重複若以呈二丈托并報陸倉三司合力為之已有者不別  
致則亦易為力也書辦乞以公牒發來當與收附或刻之金石  
以示久遠計二公必樂為之也且又遣人至金陵亦當備干本  
路諸使者也

書劄卷九

天

其論祠不得此復在妄輒有所陳計程三五日間當以罪去已  
盡遣書冊冗長還家此數日來翹足俟命但未知何所向耳此  
間諸縣狼狽稅務絕無兩來戶掛勢亦不可復為矣比復苦旱  
近始得雨然亦未能沾足也日間雖無事然意思不仕絕不得  
近思睡耳白鹿洞記納去一本又一本寄梁文叔  
煩遣致之不及作書也五賢祠記楊廣文自納去矣

某無狀居此一年有餘率意直前不能違道于譽得罪於士民  
多矣請祠雖已報聞然且夕自當以他罪行遣不至久為仁里  
之害也示齋閣折深荷愛念然必欲使某啖虎狼保養蛇蝎  
使意得肆行無所畏懼而得歌頌之聲洋洋遠近則亦平生素  
心所不為也姓高人事文叔在此備見首尾此而可想則亦無  
以官吏為矣至如木炭錢事亦是州郡所當為而幸上司之見  
聽方恨不能推類盡備苛擾初不以為而求歌頌於斯人也此  
該都昌所戒獨多乃是毛塚攻究之力此人固有過當處然細

詢田野之言而攷之案牘以求其實則前日銷骨之毀亦云甚  
矣此舉枉錯重之間所以難明非有道以照之則自謂公心者  
未必非私意之尤也區區不喜白辨又於老兄不可有隱情故  
久不知所以為報今偶有便信筆及之非欲較此足非乃欲老  
兄深察於公私名實之間則真得其所謂本心之正耳

此邦剛經不齊整而都昌為甚數日來欲略為修整而不得功  
夫又無人能為物色圖書諸邑供來皆不可曉甚覺費力也揚  
僉之去甚失助新來兩掾似亦可使也少晚西山有徐騎省家  
書游帷觀大字及許真人并銘煥為致一二本便中示及五賢  
祠記納去一本更有一兩刻續致也都昌恐有合入國經事望  
垂論乞交勿外某鄉辱誦論本報疎率既而思之殆無以答愛  
我之厚深以愧仄自此有聞不以虛實尚望不替前日之念乃

書劄卷九

天

幸之甚  
早其不雨禱祠未有以感格日夕憂懼隆興不至此百家貧願  
隣富者亦似此間則更無可仰矣奈何奈何

此間為旱災所撓都昌縣官稍解事又請得盛族黃省幹同措  
置必可無慮但建昌官員皆不足倚仗又遍詢彼邑寄居士人  
無有能分此憂者意欲懇商同邑官區處幾下情稍通  
吏不敢肆其恣固不知渠肯俯聽否渠雖德安人而建昌亦有  
產業知彼民情欲欲倚以為重耳敢煩語次試為叩之若許幸  
早見報當專致書禮請也

歸見張帥更勸其通放水在濟此艱厄千萬千萬  
某比日傳聞得符舊報云恐可得果爾甚幸然牧荒之備  
什已七八成矣早前約須放及八分勸諭發處得盛族倡率三

其得穀十萬斛矣但前書所扣王南卿事不知曾為偵之否  
幸早報及也得子澄書云廬陵發策持論甚正甚慰甚慰小錄  
求一本便中早寄幸甚此間中選者數人甚厭物論白鹿諸生  
文字老成其以曹生秀發可喜但尚欠琢磨小物之首彭君尤  
佳惜不與薦書也已約兩榜之士來白鹿相聚未知皆能來否  
爾此間事未去間不敢一日少弛恐得細聞有所聞望一一見  
論也

某力疾救荒未見涯涘而傳聞遽云云聞之甚懼未知將何以  
副其實也南卿已到此相處甚欵但渠欲入浙不敢遂留之度  
其歸程正是急時當賴其出一隻手又恐其到關或為諸公所  
留耳告羅衙帥潛留念然縣下或更作難此乃軍糧所須若賑  
釋則已有備矣軍糧尤不可闕者更得從容一言得二公喻意

書劄卷九

三

屬縣無為阻節幸甚

張帥寄鹽鐵論來末卷前少却一板告為印寄更願於太宗實  
錄中檢白鹿洞一事在太平興國五年會要作六年六月以滿王  
年更詳之明起為褒信至其下有少本末並告錄示此已有之但不  
是實錄語否耳恐此人等候回文告以付前日送崔子虛人回尤便千萬千萬  
更問看何人來速即付之也賑糶減半價乃得推賞乃朝廷之  
命方欲論其不可乞只減二分五釐而建昌乃有願賑濟者已  
令邑官教勸盛族若以穀二萬石省賑濟可得兩名需賞也因  
書更告及之亦美事也

稅錢事荷留念都昌納米分數方兩日有定論已減八分以上  
亦已申奏乞截留上供若得之即只納占米無不可者只恐未  
必知人意耳

石守以憂不來殊失所望亦已遣人速後政吳守矣儻得如期  
解去幸甚比益昏倦不堪支吾矣  
某在此不久又子重不來後日之計未有所付須及此自了也  
其子弟能來亦佳但濡沫不能多須預令知此意耳得都昌諸  
人書已復苦旱奈何奈何今年公私之積蕩然一空萬一復早  
便無着手處矣

某無似復叨除目恐愧不自勝尚幸遠次得以從容進退還家  
數月當申祠吏之請也前月之晦已書二考代者度此月中旬  
可到今日復遣人速之矣老兄許來固願少款但恐文法有拘  
亦非細事更冀審度之也

書劄卷九

三

項椿管以依其報告為發書扣之路運幹不是彥豐否若是即  
某已識之并煩為致意早得一報為幸雖某去此後人亦當能  
成此勝緣也來書已付案中為事祖矣

辛帥之容舟販牛皮過此掛新江西安撫占牌以布幙蒙蔽  
窗甚密而守卒僅三數輩初不肯令搜檢既得此物遂持帥引  
求云發赴淮東總所見其不成行徑已令拘沒入官昨得辛書  
却云軍中收買鈔不為已甚當給還之然亦殊不便也因筆及  
之恐傳聞又有過當耳

前書奉叩白鹿買田事如何幸早示報及其未去間有定論為  
佳此錢已送庫寄收以俟矣千萬留念

某代者已到二十七日定交郡事即略轉山北迤邐東歸矣脫  
此楚龍欣快無量但念相見未有近期不能無悵悵耳白鹿田

錢已撥正牒教授使彼回文即可支付也

禮器之失不但一爵今朝廷所用宜和禮制局樣雖未必皆合古然庶幾近之不知當時禮部印本何故只用舊制向來南康亦無力但以爵形太醜而句容有新鑄者故易之耳其實皆當遣人問於禮寺而盡易之乃為盡善但恐其費不貲州郡之力不能辦耳福州余丞相家有當時所賜甚精然今亦莫能用也黃南康之政如何渠向在昭武甚佳為人所擠而罷今能不改其舊則三邑之幸也

承卿主簿老兄尚留齋館否昨承惠書此便又遠未能別狀但所問先天圖曲折甚善細詳圖意若自乾一橫排至坤入此則全是自然故說卦云易逆數也皆自己生以得未生之卦也若如圖則須如此方見陰陽消長次第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

書劉卷九

三

陽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雖似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夏至為順皆自未生而反得己生之卦益與前逆數者相反自夏至冬至為逆益與前逆數者同其曰左右與今天文家說左右不同蓋從中而分自北而東為左自南而西為右其初若有左右之勢耳鄙見如此更莫詳之故蒙改本未成後便寄去近望得伏羲象欲奉之武夷精舍恨賢者不能一來觀之耳此紙煩商伯兄呈似更同為訂之也

新泉之勝聞之爽然自失安得復理杖屨扶此病軀一至其下仰觀俯澗如昔年時或有善畫者得為使畫以來幸甚

向見楊伯起有切韻書只三四十板而聲形畧備亦嘗傳得而為人借失之今欲得一本敢煩為借抄錄一本校令審諦便中見寄幸甚或語趙守刻得一本流行亦佳此非偽學想亦不至

生事也五老新瀑曾往觀否夢寐不忘也某竟以無狀自致人

言上累師傳下及朋友愧負憂惕如何可言傳聞賢者亦有里巷侵侮之虞不知云何今日惟可凡事省縮豈復更與此輩爭是非較曲直也彼中諸書板本聞幾有焚滅之禍又云下官有持不可者遂已不知果然否耶然計此恐終不免向來得本甚多皆為人取去今欲復得一兩本不知能及未為燬燼之間印以見寄否洪韻當已抄畢幸早示乃此間付之書坊鏤板甚不費力况非偽學亦無嫌也新泉園子和成既為定業必已能盡寫其佳處只就覓此草本不必重募俗工或能反敗人意也自聞此泉新出恨未能一遊其下以快心目濺雷噴雪發夢寐也濺園韻譜近方得之圖張屋壁坐起對之恨不身到其下也定叟終於落星何不就館城中耶鄭溥之黃伯耆相繼物故皆

書劉卷九

三

盛年也亦是一時氣數然張鄭九可惜耳

楊伯起

新年幾歲精神筋力想未至衰憊如某也白鹿舊遊恍然夢寐但聞五老峰下新泉三疊頗為奇勝計此生無由得至其下嘗託黃商伯陳和成募畫以來摩挲素墨徒以慨歎也江德之甚好說易嘗與講論否且看程先生傳亦係某謬說不足觀然欲觀之須破開肚腸洗却五辛查滓乃能信得及耳又印本多錯誤恐難會了無由而談聊發一笑

將來官滿復歸廬阜耶劉婚得依餘花幸甚時有以警誨之乃係外孫聞尚附學想蒙憐撫

某衰朽益甚已上告老之章允蓋無足言者劉婚幸得托其令將滿矣不知已離彼未耶李敬子得襄陽教官見在此相案

傳其闕已到未即悉否幸因便報及也

讀易想亦有味此經自有規模格局若看得破則精神巨細無處不可受用如其未然即且將其間旨意分明處反覆玩味亦自可樂不必深求幽遠枉費心力也某之謬說本未成書往時為人竊出印賣更加錯誤殊不可讀不謂流傳已到凡間更自不足觀也劉婿相見未終然亦差覺老成此皆教誨之力也某年來衰憊殊甚兩足拘攣不能移步猶是小故而心腹之疾猶為可慮服藥無效拱手俟命而已

葉永卿吳唐卿周德之李深子

某還家方幸休息得以輯理舊書忽被恩除不勝憂懼初欲力辭又聞彼道荐儀已有流移戶口恐辭或不免而失可為之時遂不免申奏對之請更旬日間必有進止之命若得罷遣且守

書劄卷九

東岡之陂即大幸也

除職初不敢辭但以賑濟四家未被賞因此為伸理耳聞彼又苦饑想不至如去年之甚然在今日處置當倍費力也

深甫所喻減稅事不知後來如何某若得對當且乞減徐守所增中上等稅錢此數不多當必可得其宅恐亦難料理也

白鹿田已就緒甚善又聞今侯能在駕臨之九幸伯起廷彥為况如何聞承卿諸公亦皆入山觀書想山林之勝宅處真未易得令人恨然興懷也但聞或者乃欲畫其形象置之其間令人駭然不知誰實為此向欲作李賓客李九經及三先生廟於其間以未有大成毀遂不敢議今乃述然如此於義殊不安而諸人所以相期者乃復如是之淺尤非區區之所望也幸以此示諸人亟為毀撤為佳不然須別作區處也

嘗讀所云白鹿之說當時亦謾及之豈有輒取號令州郡之理葉自張皇亦不曉事之過也

白鹿買田間已就緒吳丈又許買牛此尤永遠之利也諸事更賴眾賢左右維持之其必有濟矣

朱守書來示及新編圖經乃知其郡政從容綽有餘力如此大凡區區向所欲為而不暇者今皆備矣又承喻及禁止白鹿葬地一節尤快人意但不知曾追毀其買契否不爾恐尚有後患也

白鹿知亦嘗一刊甚善甚善每念譬昔相與登臨遊從之樂未嘗不發於夢寐然亦恨當時所以相切磋者猶有所未盡也張廣文別後述至此深可悲悼某或得至浙東亦遣人視其家也

書劄卷九

承卿所喻可欲之說恐不然但以詩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觀之則知欲惡之正固有不易之定理矣彼以所當惡者為所當欲豈其性情之本然者哉孟子集注

近方修得一過未及再看更侯少定寫得別本即附去然大凡讀書且徐讀正文虛心涵泳切已省察亦當自見大體意味其間曲折却續求之未晚也

唐卿比來為况如何書來不及萬蒲平安之報何耶

去歲災變異常病既日侵秋間又哭一女悲傷無聊屢至危殆忽蒙除用懇祠未獲近乃見次又已有奏事之命不免遣人復申前請行一月矣至今未還不知事竟如何或不得已即須到彼面懇力辭庶幾可脫江西決是不成行也向承錄示藥方極成留心今脚氣已漸痊福語却變成消洩矣大率氣血漸養目

見如此也啓蒙述復修改一兩處未畢俟印得卽奉寄易之象  
數初甚簡易今人不得其說遂至支離使人不曉反逆訊以爲  
浩巫釋史之學其亦誤矣

皇朝卷七

三

宋文公書簡卷十

書 問答互見 續集補入序次如舊

答黃直卿

南軒去冬得疾亟遣人候之春中人回得正月半後書猶未有  
他不數日間計則以二月二日逝去矣聞之痛悼不可爲懷聞  
其臨終猶手書遺劄數千言不數刻而終劄中大槩說親君子  
遠小人甚切當世之弊此尤可傷痛也此若得脫即便道往哭  
之而後歸耳 庚子

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  
不輕千萬池補此中文字彥忠皆爲已屬令一一呈似矣鄭  
台州相見否更勸其子細講學爲佳書來所說殊未端的可惜  
只如此便更不求進步也

書劄卷十

昨收書報及鄭台州之計執書驚愕失聲何天無意於斯世而  
偏禍吾黨如此之酷痛哉痛哉自此每一念未嘗不酸鼻也此  
間今年枯旱可畏有彌望十數里而無一穗之可收者政惡所  
招無可言者然不敢不究心措置但勢亦有不得行者未知終  
能不得罪於斯人否耳

力請巧歸計亦未必可得但恐自以弄戾罷逐耳世態不佳老  
病益厭俯仰但思歸臥林間與如直卿者一二人相與講論以  
終素業耳

諸經舊說皆看得一過其間亦有改定處自慙却須用舊說方  
見得自家有力緊要是從本原上說來比前日尤親切

所論卷意未亡者此乃真是當得偽學二字朋友中只此一番  
細試諒亦信得人取得力但此道之傳不絕如綫深使人憂懼

也求其聚徒勢所不免但此間屋宇空虛多時不知如何處置也本領分明義利明白開時都如此說及至臨小利害便棄不得此則尤可慮也

禮書想已有次第吳伯豐已寄得祭禮來集以職事無暇及此只是李寶之編集又不能盡依此中寫去條例其甚者如祭法祭義等篇已送還令其重修特等篇亦有未入例處且夕更取家鄉禮參校令歸一却附去與看過王朝禮已送與子約令附音疏但恐亦難得人寫不能得耳

近報誤舉爲學人許令首正觀此頭勢恐子合受得王潛文字亦不穩當人生任官聊爾隨緣亦何必須改官而包羞忍恥處此危疑之地乎

伯豐書云其所厚者以其無所私禱寄聲欲絕治之子約亦甚

書劄卷十

十一

稱其所守之固但世路如此所可憂者不但道學而已在尉甚不易得然不欲深與之交恐復累入僞黨也季通家爲鄉人陵擾百端幾不可存立因書獨其陰護之爲佳

時事大槩此亦間之但諸人狼狽殊非所望耳子約終是好不知已行遣未此事未開口斷置已定多少快活可爲致意未及奉慶也

黃商伯事殊不聞首末子約書亦言其舉措有未善處不知救荒何所關於近習而惡之若是耶駭機飛語殊可憂畏疏遠遁藏然猶不敢不踴躍也

按路會相見否共說果何如邸報中見外間事賴諸賢維持且爾無大疎失但定有一節都不見人說著此甚可懼非小故也彼中親所見聞有節日因便煩子細報來

彼中且如來喻亦善世道如此吾人幸得竊聞聖賢遺教安可不推所聞以拯斯人之溺政使不得行於當年亦須有補於後也常教整頓學校亦甚不易可與聯伯說渠家有兩世奏議煩聯伯爲借錄得一本見寄爲幸辛卿齋暨得便且罷却爲佳中庸不暇看但所改物之終始處殊未安可更思之近却改得論語中兩三段如葉公子路會哲之志如知我其天之類頗勝舊本且夕錄去子約除官可喜今固未有大段擔負且看歲寒如何耳

此間數日來整頓編目事却甚簡乃知日前覺得繁只是局生要之天下事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省而深察之方是真實窮理自然不費心力也趙帥所云前官事不須理會亦是一說未可使以爲非然只此便見合得顯榮通達處如今世路未論邪正只剛強底便是八九分不得便宜了也

書劄卷十

十一

大學向所寫者自謂已是定本近因與諸人講論覺得繁笨一章尚有未細密處六字元來直是難看彼才得一說終身不核者若非上智即是下愚也此番出來更歷鍛煉儘覺有長進處向來未免有疑慮今皆不疑矣

中庸三經已細看但元本不在此記得不予細然大槩看得恐是或問簡徑而章句反成繁冗如爲魚下添又集解逐段下駁諸先生說亦恐大迫不穩便試更思之或只如舊而添集解或問以載注中之說如何

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縝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



之誤今幸見得却煩身章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

陳君舉門人曹器遠來此不免極力為言其學之非又生一泰矣所謂艱窘之狀令人惻然不知何故前此都不說者今乃一旦驟至此也自困涸轍無力相調深負愧歎也然於此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為彼所動乃見學力不然即與世俗戚戚於貧賤者何以異耶

辭免文字至今未得遣去蓋封事字數頗多昨日方寫得了更須裝三兩日方得發也所欲言者不論大小淺深皆已說盡明主可為忠言想不至有行違但能寢罷召命即為幸耳萬一不遂不免一行更不能做得文字只是面奏乞歸也或更要舉大學中庸集註中及大學或問改字處附去可子細看過依此改定令寫但中庸或問改未得了為悵耳今年早晚不皆損州

書劄卷十

四

縣官員不足恃賴未知明年復如何此外可深慮者不止一端亦非獨為一身一家慮也時論未平不謂閑廢無能之人每煩君大夫肝食之憂如此比讀邸報不勝恐懼今章中所及如泉相者已行遺湖守疏中亦及彭子壽田子真以蠱毒事又下漕司究治其勢駭駭恐未容飽食而安坐也

禮書緣遷徙擾擾又城中人事終日汨沒不得功夫點對所編甚詳想多費心力且以王侯之禮雜於士禮之中不相干涉此為大病又所分篇目頗多亦是一病今已折去大夫以上別為喪大記一篇其間有未及填寫處可一面令人補足更照別紙條日整頓諸篇務令簡潔而無漏落乃為佳耳修定之後可旋寄來看過仍一面附人音疏速於歲前了却亦是一事蓋袁老疾病且暮不可保而罪戾之蹤又未知所稅駕兼亦弄了多時

人人知有此書若被此曹切害胡為兩句取去燒了則前功便廢終為千載之恨矣明州書來亦說前數卷已一面附疏王初

禮初欲日整頓今無心力看得已送子約託其校定仍令一面附疏彼中更有祭禮工夫想亦不多若伯豐寶之能便下手亦只須數月可也但儀禮只有士大夫祭法不可更以王侯之禮雜於其中須知前來所定門目別作廟制九獻及郊社諸篇乃為盡善已再條具幸亦時為促之并得歲前了當為佳榮雷之說別紙奉報可更詳考便中報及也近日眼病全看文字不得

但因講論見得此理愈見分明門路愈見徑直前日答吉州王峴書中有數句頗甚簡當今漫錄云可以示其吉父也峴乃鄉來子約所館之家因子約來通問也子約又入王南強章疏只此數人東榜西沒到處出見其可笑也周樸甚可念一書并信

書劄卷十

五

煩因便寄與勿令浮沉為佳趙恭父竟坐其事部中行下取索不知意欲生以何罪州郡知其無辜欲為回申而恭父不願也已發去矣此却差強人意也孫之季和卿甚不易因書或相見煩各為致區區當暑目昏不及拜書也楊子直甚入時但不知亦只避得可避底枉了做許模樣也

偽學之章首辨張非偽學蓋前此劉元秀力薦王炎作察官而韓以愛知張門為疑故此章著意如此分別非獨欺天亦欺韓也故其後復申炎所陳薦舉之說乃是首尾專為土地冷眼旁觀手足俱露甚可笑也且看此人終必得志蓋此事中間已似稍緩却緣近日一繳其徒得以藉口復肆沸騰已行遣人勢必從頭再有行遣張乃孟道之弟本依韓到今此以官請欲差遣之故上書外為直言而中實刪去又以未刪之本示割而到以

示就故及於禍此乃以邪攻邪自貽伊戚然遂死於道路亦可傷也又可憐也今冬上饒括蒼興國學者近十餘人到此新書院已可居矣逐日幸有講論足以自警其間亦頗有可說話者所恨直鄉不在此不得與之琢磨也

初七日方遣得辭免近四十紙奏劄所欲言者略已盡之但猶有記不起者無奈何耳今必已到彼多日不知聖意如何若得遂退藏千萬之幸如其不然到彼亦別無話可說只是乞歸耳直卿來歲之計果向所定此人回幸見報若在後山此間諸生亦有能往者老拙亦時可一到也近日朋友來者頗多萬正淳與王子耕吳伯豐皆在此諸人皆見陸子靜來甚有議論此間近亦有與之答問論太極書未及寫去大率其論與林明州不相遠也

書劄卷十

六

儀禮疏義已附得冠義一篇今附去看家鄉邦國四類已付明州諸人依此編入其喪祭禮可便依此抄節寫入只觀禮一篇在此須自理會祭禮亦草編得數紙不知所編如何今并附去可更斟酌如已別有規模則亦不須用此也可早為之起今年秋冬前了却從頭點對并寫得十數本分朋友藏在名山即此身便是無事人不妨閉門靜坐作粥飯僧過此殘年也今日吾輩只有此事是若緊處若打不過即上蔡所謂能言空如鸚鵡者為不虛矣伯豐劉五哥說已得諸司文字以彼之才固有以取之但正用此時得之亦不能使人無疑耳目前朋友思索明快未有其比心甚惜之然於事有難言者固與之語要當有以警之教得此人亦非細事若此處打不過了更說甚操存函養即輔漢卿萬正淳皆留此兩月而後去其他朋友數人

亦將去矣諸人皆為外間浮論攻擊不敢自安而去其實欲息害者亦何必實有事迹與之相違但引筆行墨數十行便可過嶺矣此亦何地可避耶世人見處淺狹例如此令人慨歎又求學者亦未見卓然可恃以屬此道之傳者今更有此開隔益難收拾不謂吾道之否一至此也思慮及此又使人深惜伯豐之不能自立易嘗見有顏子而為桓司馬家臣耶子約却是着實但又有一種不通透處激惱人時魚多骨金橋太酸天下事

極難得如人意也禮書如何此已了得王朝禮通前幾三十卷矣但欲將冠禮一篇附疏以為諸篇之式分與四明永嘉并子約與劉用之諸人依式附之庶幾易了適已報與子約或就令編此一篇或直卿自為編定此一篇并見寄當擇其精者用之此本已定即伯豐實之輩皆可分委也病軀脚氣未動但目

書劄卷十

七

益昏恐更數月遂不復見物以此急欲了此書及未肯開讀得一過粗價平生心願也得曾致虛書云江東漕司行下南康毀語孟板劉四哥却云被學官回申不可遂已此其勢決難久存只此禮書傳者未廣若被索去燒了便成任費許多工夫亦不可多向人前說着也謝表漫錄去看勿以示人初晴更有數語後為元善所刪然亦無甚緊要若謂取禍則只此亦足以發其機也子約頗愛泰兒亦已囑令隨諸生程課督祭之矣但婺州近日一種議論愈可惡大抵名宗呂氏而實主同父潘家所招館客往往皆此類深可憂歎亦是伯才以啓之令人不無可恨耳近日郡事浸簡歲事亦可望但經界指揮不下恐復為浮議所搖前此留為報書皆謂疑此間受漳浦之壓者或與當路厚善

必黃爲此謀耳若果如此乃潭人之不幸而老守之幸歲裏即可丐歸矣寄來算法已收只此一事其說數端信知義理之難窮也

知與劉濟諸人相聚甚樂恨不在近資講論之益但春秋難看尤非病後所宜且讀他經論孟之屬如不食馬肝亦未爲不知味也所以答子約者甚佳但恐亦不必如此今所慮者獨恐物不格知不至耳知至則自見得義利公私之下毫髮不放過也伯豐絕交之事渠必不能辦只歸藏避諱遂引却似亦不爲甚難如游誠之但以誤受舉削之故至今不爲改秩計已近十年彼其人固多可議而爲學又非伯豐比且其親年已高而身亦五十餘歲矣乃能斷置如此則其長處亦不可誣也若與之交淺言深但微與說及此意勸之以晦迹避諱當無不可也好

不書劉卷十

朋友難得近日數爲人所誤令人意緒不佳深恐又失此人故不能不關念耳

大學或問齊家治國章今善好惡改作今反其好中庸章句素隱下添隱謂卑陋也在本來也之下本無可稱改作本來卑陋得江西

書吳伯豐果以去冬得疾不起見其思密通曉氣象開闢朋友中少能及之又子約元德書來皆言其自樹立之意尤不可及法門衰敗之秋又適喪如此等人尤可痛悼也子約累書來辨

中庸首章戒謹恐懼與謹其獨不是兩事又須說心有指未發而言者方說得心字未說得性字又須說是耳無聞目無見心無知覺時方是未發之中其說愈多愈見紛拏又爭配義與道是將道義來配此氣如何有人讀許多書中乃如此

壽初亦疑中庸首章近得書却云已釋然矣方知章句之

爲有功也張元德說得頗勝子約而其兄元瞻看得尤好若得伯豐且在與之切磨可使江西一帶路徑不差今既不如所望而子約輩甚滯膠固不可救拔每得其書輒爲之數日作惡也病中看得孟子要略章章分明覺得從前多是衍說已略修正異日寫去此書似有益於學者但不合顛倒却聖賢成書此爲未安耳大學諸生看者多無人處不知病在甚處似是規模太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也不如看語孟者漸見次第季通比已得其到道州書地主頗寬假之計渠亦能自處不知救後還可得量移否周純夫甚可念欲寄一書問勞之亦復不暇亦恐彼中難得便耳謝表爲衆人改壞了彼猶有語是直令人不得出氣也此輩略不自思自家是何等物類乃敢如此殊可憫笑也書院中只古田林子武及婺州傅君定在此讀書頗有緒傳尤

不書劉卷十

九

刻苦前此亦多讀書但未有端的用心處近方令其專一漸次讀書覺得却有立作將來或可望也孫丈書已收書中甚稱仁鄉政事之美恨不得聞其詳也

親舊皆勸謝絕賓客散遣學徒然其既來即無可經之理始復任之若合過嶺亦是前定非關門閉戶所能避也

晦伯人來得近問知山中讀書之樂甚慰但不應舉之說終所未曉朋友之賢者亦莫不深以爲疑可更思之固知試未必得然以未必得之心隨例一試亦未爲害也痰嗽已向安否亦不可不早治也牒試中問辛憲湯伴過此皆欲爲門既而皆自有容不復可開口其僞冒者固不容復動念知却劉倅之請甚善宗官衙場之嫌固亦所當避也吾人所處着個道理二字便自是處眾不得此是不可易之理但看處之安與否

前書所論鬼神之說後來看得如何程書中說此話處處見  
錄中 九多可類聚看須自見諦當處也遇片摺擾中亦有一二學者  
在此雖不得子細討論然大抵未有擔荷得者此甚可慮陳正  
已來自楚山實亦明爽但全別是一般說話所謂伯恭之學一  
傳到此甚可懼耳

近有臨江軍張洽秀才來資質甚好可喜可喜書院方蓋屋未  
得成就度須更兩月方可居耳

此女得歸德門事賢者固為甚幸但早年失母關於禮教而貧  
家資遣不能豐備深用愧恨想太夫人慈念必能關略然婦禮  
不可缺者亦更賴直卿早晚詳細與說使不至曠敗乃善幹孫  
骨相精神長富有立輔亦漸覺長進可好看之  
所喻先天之說後來看得如何若如所論則天人各是一般義

書劄卷十

十一

理不相親攝矣恐更當于細玩索也近見朋友殊少長進深可  
憂慮任伯起到此昨夕方與痛說覺得上面更無去處了未知  
渠能領畧否耳廣西寄得語孟說來細看亦多合改以蠶藥之  
擾未得專心方畧改得數段甚恨相去之遠不得子細商量也  
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  
其說以從夫子之教雖有琴張曾皙牧皮乃是真有得於夫子  
者其言性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計是處也可歎可歎浙  
中早甚當寧憂勞聞之令人恐懼奈何奈何江西除命錄上封  
事云云 上感其言故有是命 諸公初只欲與郡上命與此 更有  
折衷可 大抵此番盡出聖命 或者以為不當力辭其說亦是但  
衰悴如此孤危如此勢豈可 出初欲且受而臨期請祠又思不  
可不先做張本已中省辭免矣得請甚幸不然却用前說以必

得為期耳

子澄得書問直卿動靜南純在長沙與同官不協求去未知如  
何愛直堂記一本謾往子澄此文勝它篇也近看外書有一段  
伊川答王信伯之問曰勿信某言但信取理不知曾見此話否  
前書所論伊川先生語甚善聖賢之教固不一端然專執俯見  
不信人言又豈信理之謂乎此處似更有商量要非可見不能  
盡也

子澄乃令劉端章疏言其以道學自負不曉民事與監司不和  
而不言所爭之曲直又言其修造勞民而已聞之趙倉已嘗按  
之而復中輟必是畏此惡名而往臺諫處納之耳語仲事甚  
可笑今之君子無以大相過者大率如此直是使人煩惱也彼  
冲新宰已交印石觀其舉措又似了不得然今日若無變通便

書劄卷十

十一

是管葛之才亦了不得况於常人近嘗因書說與兩漕而林漕  
才到延平便以威勢迫脅小官使之為縣是全然不曉會人說  
話矣可恠可恠楊元禮亦為漕司不取願狀迫換長汀渠乞來  
稟議又不許却欲以倉徵來辨其事不知又如何今時做官不  
論大小直是全然賭是不得子澄冬至書云已遣家歸廬陵只  
與一姪子在彼俟命則是此消息來得已多時矣若道一例如  
是他人又却無是只是吾黨便有許多築碁亦可笑豈亦大家  
行着一個不好底運氣耶抑亦老子命薄帶累諸朋友也  
彼言一行不免一出但上思如此不得不竭其愚聖德寬洪必  
不深罪言者然亦不能不以為慮若便得罷逐還家乃為厚幸  
所喻學業大槩甚善此間之約諸人不見說着次第不成頭緒  
但手通韻仲說欲相約來後山若得在彼亦易相見衰老之幸

也  
整絲不知記得外翁否梁愛壁間獅子今畫一本與之可背起  
與看勿令揉壞却也此是陸探微畫東坡集中有贊願他似此  
獅子奮迅嗥吼令百獸腦裂也

居廬讀禮學者自來甚善甚善但亦不易彼中後生乃能如此  
前此嘗患來學之徒真偽難辨今却得朝廷如此開大爐精煖  
煉一番一等潭殺夾雜之流不須大段比磨勘辨而自無所遁  
其情矣

日暮塗遠心力疲耗不復更堪討論矣日者多言今年運氣不  
好不知得見此書之成否萬一不遂千萬與諸同志更相勉勵  
究此大業也

書劄卷十

主

此間朋友間有一個半個然不甚濟事但不意其敢來亦可憐  
耳彼中朋友真肯用力者名姓謂何因書報及仍畧品目之慰  
此窮寂之望也學古魯叔相繼逝者可傷矣伯豐尤可惜朋友  
間似渠曉得人說話者極少始者猶疑其守之未固後來得子  
約張元德劉季章書又知其所立如此不幸遂死亦是吾道之  
衰念之未嘗不慘然也季章書語錄去切勿示人足令同時輩  
流負愧入地也

吳元士曾相識否昨看王伯照雜說中間有一段理會不得或  
云渠嘗學於王公恐能知其說試為宛轉託人扣之却見報也  
齋中諸友甚不易相信得及年來此道為世排斥其勢愈甚而  
後生鄉之者曾不少衰自非天意何以及此老拙以此衰病之  
極而不敢少懈但精力不逮日月無多無以副其遠來之意深  
愧懼耳前日鄭齊卿去彼如此聞後來亦有一二如此者初甚

慮之近亦漸漸開明甚悔嘗昨不且留之也

所說論致仕文字其六槩止為一二人如減年乃指沈正卿而  
言初亦疑此語迂回無下落以宗師之語推之意其為沈而近  
得元善書乃云果爾則此自無可疑而城中諸人苦相沮抑不  
令刻奏為可罪也然此文三月半間已得之後來節次有便  
而游幸以為渠有專人又便有回信不若令帶去為便遂以付  
之渠乃遷延至此不知今文字在何處留滯若今尚未到則便  
遭論列亦是本分惟他不得矣然此如破甕若打破做兩片  
亦須打破兩截不復能顧慮也詔旨正為戒救偽黨不得自比  
元祐想已見之器數命題却已廢罷然此等事亦有士人合理  
會者前日之弊乃為沈潛細碎徒擾擾而無益今遽罷之又不  
究其弊之所自來大抵此輩用心豈復更有是處自不須論也

書劄卷十

主

林正卿歸自湖外少留兩夕亦頗長進但恐將來流成釋老耳  
其弟學履安和中間到此近寄得疑問來亦看得好甚不易一  
書報之可分付入試朋友俟其到城日付之也題壁揭榜者正  
不足惟但不意諸生能自安於是賢於子合矣初見渠時聞其  
說會子寢大夫之義以為不欲拂季孫之意便疑其意趣之不  
高後來講磨尚庶幾其有改不謂止是舊來見識也

想聞子約之亡重為吾道傷歎也此事似稍寧息而求進者納  
患不已復有蘇轍任伯雨之奏想已見之大率是徐葉耳然似  
此紛紛何時是了兩日無事閑讀長編崇觀以來率是如此其  
可惜也

子約之亡傷痛未定而季通八月九日又已物故朋友間豈  
有此人尤足為痛哭也但其家至今未得的信只說才仲自桂

林寫來前日李彥中歸道長沙見子蒙及趙潛說得分明矣今年不知是何厄會死了許多好人老拙尤覺衰憊非昔時比蘇府不秘即滑脚弱殊甚杖而後能行恐亦非復久於此世也季通之極已歸陳坂上對面一寺中蓋先買得一小地在其前只今冬便葬也萬幸盡矣尙何言哉一慟之餘行自病也

向留丞相來討詩傳今年印得寄之近得書來云日讀數板秋來方畢甚稱其間好處枚舉甚詳不意渠信得及肯如此子細讀如趙子直却未必肯如此案前此見中庸說極稱序中危微精一之論以爲至到亦是曾人思豈以此見其資質之美惜乎前此無以此理警於其側者而今日聞之之晚也所論曾哲事甚佳但云道體虛靜而無累恐鈍滯了道體耳吳元士說六十律爲京房之謬亦是但前此所扣乃是只以十二律旋相爲宮而生六十調非爲六十律也

書劄卷十

二孫隨衆讀書供課早晚教誨之爲幸鄭齊卿亦要去相從渠此幾日却稍得然以病倦不能聽其講解念其志趣堅苦亦不易得可因其資而善道之度却不枉費人心力也致仕文字爲衆楚所味費了無限口頰今方得州府判押但求保官更無人肯作只有伯崇一員或者以爲俞山甫必肯近以書扣之乃漠然不應今不免專人去問田子直想不至有他詞也禮書便可下手抄寫此中却得用之相助亦頗有益南康李敬子與一胡君同來見在書院敬子甚卓立然未細密胡君堅苦讀喪禮甚子細亦不易得永嘉林禱字退思者亦暫來其人甚敬然都不曾讀聖賢書只一味胡走作甚可惜也彼中學者今年有幾人可更精切自做功夫勤於接引爲佳

收近問知齋館既開慕從者衆尤以爲喜規純既定更且耐煩勉力使後生輩稍知以讀書修己爲務少變前日淺陋儂浮之習非細事也

益公每得一書必問昆仲動靜且云嘗附書不知已達否此便回能以數字報之亦佳仁知不殊此也致仕文字州府只爲申省不肯保奏此亦但得粗伸已志不暇求十全矣且夕當附人去成敗得失一切任之不能以爲念也迨老來未志仁能與俱否病倦不暇作書煩爲致意春暖一過此爲幸公度必已至亦未及書謙之數字可付之此間朋友不多亦未見大有進者然早晚畧得舉揚一番亦不爲無補也試後江浙間必更有故舊來根亦不在此不得與之商量耳此理要處無多說話不知如何人自不曉以此追念伯豐愈深傷

書劄卷十

惜如子約輩亦不謂其所造只到此處便死却也李公昨再貢集解編得稍詳今附去試看如可用可令人抄下一本別發此冊回來爲佳二孫切煩嚴教育之間外邊搜羅鼎沸如今便得解亦不敢赴省况於其他只可着力學做好人是自家本分事平時所望於兒孫者不過如此初不曾說要入太學取科第也致仕文字近方發得去度今尙未到間已有臺草指日矣此却是城中諸賢牽挽之力他人不足責曹晉叔老大隱約號爲有思慮者而日間有此章尙以不及見止爲恨不知此是何等見識處事不同義理只顧利害已爲卑鄙况今利害又已曉然猶作是論真是不下曉也彭子壽行遠想已聞之此事是放了徐子宜又要個人填窠子圖得稍詩加色一番光燭不知如此有何了期也某前日有一書今附去似亦是去年秋間附來近方

到不知有何語也書社甚盛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亦非細事  
可且勉力講論令其及己着實用功爲佳然此外亦須防俗眼  
識口橫生浮議也禮書附疏須節畧爲佳但勿大畧

彭子壽劉德倫二事想已聞之楊惲之說何言嗚呼可畏也  
借得黃先之數冊陸農師說初意全是穿鑿細看亦有以訂鄭  
注之失者信開卷之有益俟用之行附去看也

所喻惺惺之說甚善但見說講授亦稍勞似當節省并令其  
簡約庶可久也

二孫在彼如何書社諸事既有條理想自不容其造化更望痛  
加鞭策少寬暮年却顧之憂千萬千萬小四那與劉五哥莫須  
常來谷問否不在齋中宿食亦望有以達制之也

致在文字雖已得之但諸賢切齒怒目之意殊不能平不知更  
欲如何搏噬姑亦任之耳

書劄卷十

去

用之去時所附書想已達所帶去文字想皆見之今則此等功  
夫全做不得矣精舍相聚不其成條墨蓋綠來有先後人有少  
長鄉有南北才高利純看文字者不看大意正脈而却沈着零  
碎錯亂纏繞病中每與之酬酢灑灑了三四分病以此算念吳  
伯豐未嘗不愉然也履之兄弟却差勝若更加功或恐可望耳  
伯崇已赴官審陽爾其子有今微子處安實亦淳謹但未未  
奮迅拔出之意耳

人家禍患重復如此可畏此又豈章子厚之所能爲耶

古之禪窟有虛其學之念而至於感泣流涕者不謂今日乃  
親見此境界也前書所說常惺惺此是最切要處諸朋友行持  
亦願見功效否向來學者得此一番試過虛實遂可辨殊非小

王予合前日過此親其俯仰亦可憐也普之却能如此甚不  
易得也書社起亦怕看却只看得少開文字元來世間文字被  
人錯注釋者只前人做下才隔一手便看得別而況此道之廣  
大精微也耶諸生相從者亦頗能有志否近報時學小變舉子  
輩往往相質然此豈足爲重輕耶

致仕且是已分一事粗了然外面攻擊之意殊未已不知更待  
如何可付一笑但前日得劉季章書云孫從之得郡非其自請  
乃復被繳適病牙癱已逝去矣看此亦是吾黨同一氣運不得  
不然非但虎食其外也季章又云彭子壽相見亦甚衰悴題目  
不想見覺懼然亦正自不必如此也所說大規模細功夫者  
甚善諸朋友中必有向進者恨未得從容其聞耳

書劄卷十

七

功非細非他人比也但渠到此適以病倦又以諸幼疾患爲捷  
不得甚與之款曲以此知人之學所以不進只緣從初無入處  
不見其有可嗜之味而所以無人處又只是不肯虛心遜志耐  
煩理會更無他病也所論至兩句切中其病前日與語正  
惟其如此渠苦心欲作詩而所謂詩者又只如此大抵人若不  
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低此話卒乍說不得也二孫久煩教  
誨固不敢以向上望之但得其漸次貼律做得依本分舉業秀  
才不至大段狼狽似猶足矣

伯謨自去秋病不能食中間一再到此甚悴前月晦日竟不能  
起以其胃懷趨燥不謂乃止於此深可傷悼而母老家貧未有  
可以爲後日之計又深可慮想聞之亦爲一愴然也

伯崇之子見留精舍隨敬子作舉業亦淳謹朴實可喜也似遊



不成。幸猶然與今之受不係偽學舉狀者分數亦不多爭前日  
得致道書云鄭明州臨行欲薦潘恭叔恭叔對以必於章中刊  
去此說然後敢受鄭亦從之此亦差強人意而在鄭尤不易閱  
楊敬仲乃大不以爲然不知今竟作如何出場也

外間洵尚未已樓大防亦不免聞林采詠寬於朝已下本路究  
實先所委官見其案牘駭異不敢下筆已改送他官如其所請  
此諸人擄割已盡或須作帶頭來相料理老朽寧復計此一聽  
諸天而已伯謨不幸前書報去未去時亦安靜明了但可惜後  
末一向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然亦足遠過今日詩流也  
通老到彼住得幾日講論莫須更有進否已勸渠莫便以所得  
者爲是且更須前更進一步不知後來意思如何也渠說冬間  
更欲來訪但恐迫於赴官不能款曲耳

書劄卷十

九

諸生仍舊相聚否此間朋友只南康節次有人來甚不易得肯  
向此來如廬陵處即全未有轉動意思也知彼中誨誘稍有次  
第甚慰所望諸人誰是最情進者因來喻及甚佳  
齊中朋友終年相聚當有極精進者此間諸人來去不常然氣  
習偏被各任已私亦難盡責一人不是大率江鄉人太的確而  
失之固執此間入太平易而流於苟簡此古人所以有矯性齊  
美之戒也今敬子已歸臨行又與安卿不足只恐向後精舍規  
繩又曠聞耳安卿將來却須移出舊齋自不與精舍諸人相干  
也禮書須直卿與二劉到此并手料理方有汗青之日老拙衰  
病日甚於前日前外事悉已棄置只此事未了爲念向使只如  
余正父所爲則已絕筆久矣不知至後果便能踐言否子日  
之也

病日益甚甚望賢者之來了却禮書前書所說且從閣幸借人  
先送定本及諸書來如可用之歲前能上否渠送得冠禮來因  
得再看一過其間有合脩處尙多已畧改定如前書人名器  
篇者却移不得及  
重編得冠義一篇頗穩當然病衰精力少又日短窮日之力只  
看得三五段如此若非僨促功夫未便了絕也以此急欲直卿  
與用之上來庶可并力此外無他說也

鉅鈞到彼煩直卿鈴束之勿令私自出入及請謁知舊有合去  
處亦須令隨行不可自去早晚在齋隨眾讀書供課之外更  
煩時與提撕痛加鑄戒勿令怠惰放逸乃幸之甚  
子澄遂以憂歸聞之驚駭渠素體羸能堪此苦否今有一縑煩  
爲貨之置少酒果食物往致莫禮邵文一通并煩令人讀之也  
直卿向留東陽之必做得何功夫詩及論語看到甚處因便喻  
及

書劄卷十

九

所示論語疑義足見別後進學之勤甚慰所懷已各奉報矣  
喻及讀書次第意思甚善甚善且更勉力以俟後會也未知幾  
時能復來此間少人講論殊憤憤也  
道間看得格物意思兩覺通透日前原未曾說着緊要處也講  
學不可不如此可懼可懼  
日疾不說書緣此看得道理亦漸省約不成不讀書後便都無  
道理也所論氣稟之病固然然亦大段着力乃能去之近日爲  
朋友說滕文公首章有些意思他日相見面論之也  
肅仲寄此來云陳是陸學王是呂學以今觀之王是矮子渠乃  
笑爲直卿之文不知前日所試果如何  
歲晚矣何時定可來前日因書亦以直卿昆仲告鄭帥此公厚

德能一見之否來時恐亦須人便中報及當爲作諸公書去也  
書會此中無有已囑于約但殊未可必且夕更囑祝汝玉若得  
在衛尤便也此中已爲圖得一小屋基但未有錢物造得耳  
示喻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義覺得大段局促日  
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有進才覺  
如此狹隘拘迫却恐不能得展拓也

聞有奉事之命前月念五日方被省劄見已寫審只一兩日須  
可遣人得請固幸萬一不得即不免再入文字而往前路衛信  
以來聽命又看如何似向上意頗相念而士大夫亦多有以爲  
言者此亦似一幾會但覺得事有難得請知人意者脚甚澁懶  
向前道之與廢只此一念間亦可卜得八九分不必勞著龜也  
所遣去辭免人病久未還昨日便中方被告劄但又忽有召命

書劄卷十

十

云是謝坡所薦且夕申省辭免萬一未允即欲再辭而以封事  
并進前日者太草草已別草定甚詳到彼亦不過是許多說話  
況口說未必得如此之詳又免再出頭面一番若其可取徐出  
未晚不然則魏主奚少於一夫耶省狀蔡錄去只呈試爲思之  
非與仁卿景思商置度亦無以易此也

聞欲遷居此來甚慰不知定在何日也但授徒之計復何如此  
中甚欲直躬來相聚然恐此一轉未便不知曾人詩度否耶  
覺得歲月晚病痛深恐不了此一事憂寐爲之不寧也近又得  
正父書目亦有好處其長處是詞語嚴簡近古其短處是粗率  
不精緻無分別也

詳免人度今已到不知所請如何頭勢如此又非前日之比只  
待力辭鄙意更欲乘此亦有所言亦爲銀鷹獨虎之計又更得

無益於事亦不必中於語默之宜且更善之若其不可但只力  
辭亦無害於善也若已得請使不須說只恐未允故有此念蓋  
猶是從官不應然默也

泰兒學其婦歸粗慰老懷衰遲至此無復他念但更得數年整  
頓了却諸書此兒粗知向學它時稍堪庶卿諸人提挈足矣  
此間番陽近有一二朋友來頗佳恨直卿不在此無人與商量  
文字耳

湖南初且以私計不便未可往今緣經界往罷遂不可往矣已  
草自効之章且夕遣人若且得祠祿亦已幸矣生計逼迫非常  
但義命如此只得堅忍耳聞欲相訪千萬速來所欲言者非一  
知彼中學徒甚盛學業外亦須說令知有端的合用心處及功  
夫次第乃往徐葉至此已久終是脫去舊習未得近日看得後

書劄卷十

十

生且是教他依本于認得訓誥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復不厭  
日夕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躡等妄作誑誤  
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此風示  
書來知甚長進可喜近得漳州陳淳書亦甚進也今老病無它  
念只得朋友見得此道理即異時必須有立得住者萬一其  
庶幾耳

聞今歲便欲不應科舉何其勇也然親聞責望此事恐未得自  
專更入思慮如何過老過此留三日已過去矣誠實可敬但業  
未甚修耳亦非細事

見謀於屋後園中作精舍規摹甚廣也時歸來便可請直卿注  
屏乘拂也作此之後并爲直卿作小屋亦不難矣

答蔡季通

所喻已悉但區區方持此戒不欲輒破之故不敢承命亦為賢者慮之恐只中甚自愧便是病根不若從此痛自折絕母以此等為愧而深求可愧之實不必更為月壞之計以俟來年庶乎於遷善改過有日新之功而胸中之浩然者無所不備而日充矣如其不然則平日講論徒為虛語臨事之際依舊只是平日氣質世俗常情其實懼焉三復來書竊意方當落筆之時天下之義理皆小而此事獨大也不然何其與平日講論之言殊不相似也以左右之高明區區常稿愛慕深不欲其如此故竭底蘊幸熟察而深思之則不惟其之幸與朋友之幸吾道之幸也

書劄卷十一

昨日讀通鑑至班固論邪解有溫良泛愛絕異之資而不入於道德以至於殺身亡宗處方為之掩卷太息以為天理人欲之間毫釐一差其為禍福之不同乃至於此今日晨臥未起得昨日戊刻所貽書於此心復有戚戚焉姑遣來人草草奉報蓋所欲言猶有未及究者千萬察之公濟所舉似皆占人語蓋是其入處耳王通實必是康節所為向以為明道之文煥矣若明道須別有判斷不止如此也林氏見思之說昔所未見它日携來恐更有合入別錄者耳師說才字似作方字為是此類尚多今亦未暇細考耳樂說甚分明前日因希聖書皆附幅紙奉扣通典子聲之說不知如何不能布筭無以見五聲損益與此廿四律同異如何也陳圖亦未就來喻須而論乃究耳薛說固未知其如何然觀古人布陳箕張聖舒等說不一似亦與今人不相

遠但其分合出入奇正相生之變自在王將一疇心術之妙計亦非圖書所能傳耳綱目竟無心力整頓得恐為棄井矣輔仲相聚想互有滋益近日章句集註四書却看得一過其間多所是正深懼向來日用之疏略也

別後兩日稍得觀書多所欲論者幸會期不遠此只入九間下寒泉十一二間定望臨顧也

易欲如此寫一本彼有後生曉文理者今寫過只六十四卦亦得覺得如此儘好看亦綱目中生出也

律管分數甚荷見示自疑不能皆全分也前日所看圖子如可傳煩錄一通見寄雖無心力亦欲略知大槩也祭儀添衣納去錄畢却示及也

大學改處他日面呈權量所本學豈敢輕議但以幕寸計之范說恐非是耳更告熟考之也

書劄卷十一

二

律說幸早寫寄但以聲定律及均款用聲之說非面莫扣焉可恨不知幾時可相會寒泉精舍才到即賓客滿坐說話不成不知只來山間却無此樓公濟亦每以此為言也屠法恐亦只可略論大槩規模蓋欲其詳即須仰觀俯察乃可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

精舍數日紛紛無意思只得應接酒食說閑話而已亦綠屋舍未就不成規矩宅時須共議條約乃可久遠往來耳律書緩寫不妨歷法莫亦可草定一梗槩否若用先天分數不知日月五星之屬遲速進退皆可於此取齊否若得此二書成亦不為無補於世也某今歸山間懶未欲出意欲從月末間一到雲谷度暑不日能動否恐不能動和奉約一來家中相聚數日味勝

宅處惹客生事

程集近復借得蜀本初恐有所是正然看一兩處乃是長沙刊時印本流傳誤人如此可恨今漫納去試為勘一過有不同處只以紙蘸糊帖出或恐有可取也蓋陳明仲云亦嘗校定耳近看遺書目錄序時有先後以下一節說道理不出欲更之云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兩者交相為用而不已焉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默辨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

伯謙相見懸知必論此事但向來攻之未嘗不屈喻之未嘗不稱善而終為閉溺不能自解免恐所謂亦甚然之者亦未可保近覺與此一等朋友說話殊敗人意思不如獄口內修之為愈也

書劄卷十一

三

前書所論公濟論難反復之語不謂其所見乃如此初欲歸塗過之今日已迫矣恐未能但恐終亦難說話也金聲玉振之說皆未盡

孟子解看得兩篇改易教處頗有功但塗抹難看無人寫得一草本不知彼有後生醇謹曉文理快筆札者否俟某復來此借得一兩人來草寫出一本大家商量為佳倉司程書已了有一本在此俟來日觀之也

綱目有疑無問大小告便筆之但未知何日可會議耳

律尺之喻不謂蜀公差誤乃爾成書幸早見示程丈三器圖中引宋景文說不知見於何書說李昭黃鍾乃南呂倍擊即是倍平之法前輩已用之不知與今所論者有相犯處否也五代會要納去看畢非前所携去文字示及為幸昨日已到片溪今日

暮走寒泉暖即還此治淵源言行錄等書意欲老兄一來相聚旬日伯謙之意亦然綱目草冊併告帶來有餘力便欲下手刊修也

歐公疑周禮說荷錄示荆公必嘗親見其說但今集中無所見只有乘問一二條亦畧見不能無疑之意耳新史是紹聖所作荆公既有此語史官自是不敢不書也華詞固無益然專其吏材而不改行義乃當時之深蔽也時論又大變且夕必見及其兆已見矣星經參同甚願早見之只恐冥請不得共講詳耳

參同契尚多誤字可早存考異示及納甲之說屯蒙皆用上下卦初爻何耶類傳云其先明視仿禹治東方吐養萬物又云吾子孫當吐而生恐免之得名以吐之故但吐養云云未知所出耳昨看周禮磬氏疏中引案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

書劄卷十一

四

二律尺八寸不知所謂樂者是何書亦告批驗石磬聞平江不難得欲託人作小者數枚但不能得合新律幸為思之合用幾枚其長短厚薄之度如何幸悉批驗也

丹經甚煩警正然亦尚有一二處可疑當俟面請磬說更無可疑幸少黜先入之言而以公共之心度之則知鄙意之不謬如周禮經雖區區所未讀然試以前書所論勾股兩絃之說考之恐賢者未免錯解古經也使還來報草草已與諸友約開正同登西山矣

猿鶴事更煩一哥兄弟子細為檢

又韓詩聖提厥維其義云何上文角根既是辰卯則此當為寅

位孟既東之錯不知是否

句意此等語必先有出處故二書各用之耳或知其說幸以見教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亦望并及之也

諸說荷垂示但本草亦止說吐生而不言其得名之自此也相屬之說若以廿八宿之象言之則雖龍與牛爲合而它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爲鳥屬而反居酉則又舛之甚者今亦未敢論此只欲見得本來出處更望詳考見報也

通典中說十二律子聲莫便是清聲否若如所言即是廿四律不用六十律矣

莆田徐君來說曆如此理會不得今以納呈樂且又須自去求見但其自曉不得却爲老見所累被人上門反例且夕不免逐旋請教要琴理會得一大槩規模免被人如此熱護也

書劄卷十一

五

日間示及當往屬相識求之但觸其弦之說須依公指定乃佳不可徇偏說也

磬式謹領但求清弦是兩節事必如來喻則既以兩矩齊等求弦而又以矩之博益一矩之長而觸其弦亦無害於所謂來歷者必若勾短而股長則其一矩爲股者今雖未長而終必長其曰股者蓋即今之短而以其終之長命之也又如兩端相望然後爲弦則來喻固兩端相望而某說亦未嘗不兩端相望也但季通欲裁股博之下以觸弦而某則裁其上爲小異耳然亦未嘗不合也但如某說則簡而通如來喻則煩而窒多所遷就而後合耳

樂書已就否因便奉寄示近讀長編說魏漢津劉炳作大晟樂云依太史公黃鐘八寸七分之管作正聲之律依班固黃鐘九

寸之管作中聲之名正聲於十二月初氣奏之中聲即於中聲奏之故有廿四氣鐘之說初看甚駭其說細看乃知是讀著錯字史記又破句讀了試檢律書一觀可發一矢也一代制作乃如此令人慨歎可早就此書亦不是小事也

春秋無理會處不須枉費心力吾人晚年只合愛養精神做有益身心工夫如此等事便可一筆勾斷不須起念儘教它是曾史舊文聖人筆削又干我何事耶易說侯取得即納去然亦政自非急務也

極星出地之度趙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臺却只差八度也子牛之說尤可疑豈非天旋地轉闕却是天地之中也耶雅鄭二書皆欲得之律管并望務至不知何時得來

書劄卷十一

六

郭公易書全無倫理若兵書層書亦只如此即無可觀但恐偏有所長耳子直亦是閩中摸索不知如何見得好處也史記律數源遠七分爲寸之說亦深疑之但自算不得不取堅決去取今承來喻推析洞然無復疑論矣古人文字精密如此而後人讀之幽莽如此甚可歎也然不能布算其精細尚未盡曉更容子細別奉扣也啓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節與天數五地數五相連此是程子改定當時不曾說破今恐亦當添程說乃明也林待郎所論太極不知是對何人言之來喻似有闕文讀

者皆莫曉也  
所論者數少參多兩之說甚善然所積之數則少陰反多於少陽者八不知此意又是如何更須契勘恐不堪駁難也比近得林潭州易說甚可笑書多重滯不可寄去無事可一來觀之也

律書本丁却幸奇示樂書如何若能入山可一并帶草本及俗  
樂文字求得以面究其說幸甚律管樂書已領更容細看頌奉  
扣也方分竟如何若果如此即空徑三分之說遂不可用矣以  
琴爲準果可定否恐絲聲緩急亦隨律高下則不容其自相和  
耳前日因書亦畧扣湯節尚未得報只恐樂亦未必理會到此  
耳律呂書舊本莫只在不便中亦望示及開通錢小大自不等  
不知用何者爲正耶

廟議亦不盡記若士大夫以下自有定制但今廟不成廟即且  
依程夫子說自高祖而下亦未爲俗也

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樸者處推起雖亦體合然終覺  
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非所以得數之原近因看四象次第偶  
得其說極爲徑捷不審亦嘗如此推尋否亦幸語及也

書劄卷十一

七

儀象法費一冊納上但歸來方得細看其運轉之機全在河車  
而河車須入乃轉恐未盡古法試看之如何也

益馨之擾誠如所論今日事無不如此求學道愛人之君子殆  
未之見斯人之不幸可勝嘆哉

某自寺溪入長澗由楊村以出所過不堪舉目有小詩云阡陌  
縱橫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愴若知赤子元無罪合有人間父  
母心區區於此深有所不能自己者然出位犯分之愧蓋不勝  
言矣

其數日整頓得四書頌就緒皆爲彙註其餘議論別爲或問一  
稿尚家說下見精義者皆刪去但中庸更作集琴一篇以其集  
解大繁抄記

中多事更不別奏問也東坡之言如

源錄未成文字劉子澄又得數事來云汪書處似此文字甚  
多俟奇去是成乃可傳母枉費筆札也大學本敬付來人看畢  
早寄及論語方有六篇亦未成次第未可奇也

叔京前夕方行嘗勸渠日用加持敬之功渠三能存其心是之  
謂敬而某以爲惟敬所以能存其心論此兩日竟未能合觀其  
正意又似老兄所論克己之日一般以此見議論易差若不實  
下日用功夫勤加防檢殆無以驗其是非也諸友相聚作何功  
夫一日之間須看一兩時辰作科舉外功夫爲佳

書劄卷十一

八

且此數編玩而繹之自有餘味貪多務得恐却非所宜也餘山  
所論諸疑皆中其病大槩亦只是此一格次第當時見得卻不  
曾透徹耳然二先生語中亦間有如此處必是記者之失如明  
道論釋氏下學上達處則無滲漏矣其下文說盡心知性語亦  
不完也道義固一事然體用之殊亦不可不辨但云義即是道  
恐未可也又性固無不善其所以有不善有過有不及却從氣  
稟中來只如所論亦未子細造次顛沛必於是乃知仁而用力  
焉之事若知之未明則所謂是者恐亦未端的此亦須更察之  
日用之間卓然實見仁體可也觀過當以觀字爲重蓋觀處用  
力則天理人欲賓主分明而仁體在我者益彰著矣若但知之  
而已則恐未必端的實見也聖賢指人求仁之方多是於下學  
處指示蓋用力於此而自得之則安然便爲已得非若今人

行指料窺見彷彿便以為得也愚見如此重蒙下問不敢隱  
固固取率易言之以求反復如其未當更得痛為磨復以  
喻誠孤陋莫大之幸不爾則自此不復敢致其愚矣聞又從平  
甫借語錄此殊非所宜汲汲况溫陵已下手刊刻不數月當成  
昨日已寄得十餘板樣來矣冊不甚大便於齋擊與學者之幸  
也俟其寄來首當奉去然文字之外要當有用心處乃為究竟  
耳  
觀過終無定論如所喻亦未安愚意却欲只用古說和靖推說  
伊川之意甚分明蓋諸說皆有病惟是此說獨不責力但義差  
緩耳聖人之言自有如此處更以上文苟至於仁矣無惡也及  
表記仁者之過易辭也者反復證之則其理亦甚精晦叔所說  
比欽夫差直截但終是迫切不兼聖人語意耳

書劄卷十一

九

伯諫相見所談何事其精進固可尚而賢者之自咎亦不為過  
前此相聚兩日固疑近日多事心志不一浮躁之習又復發見  
此亦不可不速掃除也太極說近看儘有未精密處已畧刑正  
其大者如乾男坤女當為氣化之人物不知曾有人如此說否其下化生  
萬物乃為形化者耳又至義是指正與義而言蓋此是不易之  
定理大學所謂至善是也  
子直欲且留此為踰月之計俟某復來今欲煩藏用月初下來  
讀此寫却一兩卷孟子更得一朋友同來尤佳不煩俟其下只  
問月便可來諸事知已子細即于直薪水之屬亦已一一措置  
矣此兩日亦只因孟子理會得一兩條義理頗分明如盡心之  
說舊來不曾下語覺得諸說無謂須如知言所發明又別是人  
意思試檢合一觀即見也六君子心者也所以求其心也

求之仁中見喻為幸東山 章全類詩之比與言聖人之  
大而無窮進之當有漸耳熟味之可見可欲之善誠如所喻但  
行法俟命一章前日草草言之不能無失更為泰酌見告幸幸  
文中子論聖人憂疑處又作一論題不知合如何立語只云聖  
人憂疑如何不知可否若可作即令諸生試為之也伯崇之僕  
說到官之初儘為人理會事至於與作水利種種躬親若此不  
僿真副朋友之望也

廣之到彼有何議論叔京文字曾論著其得失否此人回可示  
及也觀過說依舊未安蓋此二字與中庸致曲文一同致曲者  
非致夫曲乃因曲而加功觀過者非觀夫過乃因過而觀理耳  
前日之說尋當以定却得奇去

書劄卷十一

十

誠意兩段竟尋舊案不見別補去如此可令兒童剪去舊字別  
寫此入其間明道說人須自知自慊之道至有外之心不足  
以合天地之心恐或舊本不載今可檢寫入因補此兩段覺得  
舊說儘有合整頓處又是一番功夫耳孟說更煩為契勘辭意  
或小有不安一字不遺乃所幸願自覺語意蹇拙終不快利也  
答擇之書并觀過說納去幸為訂之始終條理居敬行簡之說  
則得之矣昨答書中亦有始終一段今不復錄去也但所論小  
人其事之說則鄙意未能無疑蓋君子隨時揆世無必待學至  
聖人然後有為之理又不可強其力之不足挾私任智而徒  
倖於有成竊意惟循常守正為可以無悔顧其間屈伸變化則  
自有斟酌不可至於已甚耳易中論此等處當無所不盡更煩  
考之經傳令兒童抄出七日其詳之為佳得叔京書所論如此



內去一觀或能為反復之尤幸

通書西銘各一本上內又一角致兼善處數日為樂思講究不情之弊恐是未能勇華世俗之學有以陷溺其心而然不及別苦幸為致此意也不得於言如某之說則見其強勇迫切氣象正如釋氏所謂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意如季通所論則於不動心處取義殊緩兼文理亦自不通須作不字乃說得行耳

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然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修應辨惑而成徒義崇德之功矣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於禮亦可驗也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而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祇畏整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幾乎其可且易說

書劄卷十一

十一

三條非亦思之此上下文本自通貫前此求其說而不得故各自為義而不能相通耳洗心齋戒特觀象玩辭說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用已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相類此下所言闔闢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本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闔闢而無窮者以其有定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南而生四四而生八入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為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書耳前所謂易有太極者恐未可以書言也綱目凡例修立畧定極有條理意義矣俟到此更商榷之但修書功緒尚廣若得數月全似此兩月無事則可以小成矣九章之目與周禮註不同盈虧恐是不足勾股恐是勾股要幸

更考之見論也小學冊子向時携去今告早附來添註此數項

後可上納付匠家也子澄寄得鄂州本來今往一本并唐鑑如論遺上編懸文字亦幸早示及前日因看孟子說覺得金聲玉振一義舊說未安即已改定其說於樂之節頗有發明未暇寫去也大抵八音金石為衆音之綱領絲竹匏土包括於中而華水二音無當於五聲十二律故居最後而但為衆樂之節不知古人已作如此看否耶又前日說宮懸用十二律一懸用七律判懸以下無鍾特磬之說不知與古法合否幸并考之也

示諭創艾之意甚善但密切常存戒懼之意不必如此發作却未得歇滅舊病依然只在也詩傳不魯修近看論語却儘有念改處候修畢試整頓詩說看如何但精力短甚畏開卷也前書所云甚恨忠告之晚常時鄙笑莊周為惡無近刑之說自

書劄卷十一

十一

今觀之亦自不易也月未專望枉顧餘得而言所喻自省之意甚善然恐病不在此只合且於存心處事上痛自省察矯革也某求去未獲然賤迹終不能安度豈不報即以罪譴逐矣此間詞訴近日却絕少漸可讀書但直鄉既歸復之又病數日羸甚無人商量文字都不得下筆此事未知終竟如何萬一不就恐為千載之恨也季通可早來或未歸得共究此業或已束裝亦得道間相伴遊山玩水也希望要來甚善有朋友性靜向學能思索檢討者携一二人來尤佳其不能此者無益徒累人也樂說已領尚未有深解處須而扣乃悉耳雅樂說後便幸示及間有安定查鳴諾亦望錄寄偶得新都入陳石刻本納呈看畢却告附還其說與薛士龍者同異如何并告諭及雷通鑑方此

修改未定舊本太畧不成文字也近覺讀書損耗心目不如前  
坐省察自巳爲有功幸甚爲之當覺其効也

古樂之說尤荷意勤及今見之殊勝蜀公之方響也但諸說中  
頗有未甚解處及新書內論古錢處前後頗有相牴牾者又不  
見今是以聲定律爲與此尺合之意耳此皆俟相見面論今日  
寒甚寫字不成也啓蒙之名本以爲謙而反迄於不遜不知別  
有何字可改幸更爲思費隱之說若有所見須子細寫出逐句  
逐字商量如何見得上下察是隱處須着力說教分明方見歸  
著若只如此含糊約度說得不濟事不惟人曉不得自家亦曉  
不得也且若果如此子細當時便合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  
明至隱之義不應却引鸞飛魚躍至顯之事而爲言却說糊了  
也請更思之前日已嘗疑此後來子細反復逐一寫出比較見  
得說不行此無可疑也只管如此疑無了時只費頃刻功夫寫  
出了到寫不行處便釋然矣

書劄卷十一

昨日見報有因奏對極言太極之罪者累數百言大率皆攻鄙  
說其說甚歡可笑不知何人所發也竊恐流布諸書亦不甚便  
更思之如何

二變之說甚荷見教比因修禮編得鍾律一篇頗簡約可觀大  
抵盡用本原之書且又當奉呈也糴米事適問趙簿來問不知  
爲請此錢分付晦伯兄弟如何幸度其可否速以喻當以囑趙  
及元善作書也但吾輩時運不好不可自狎脚手然又不可不  
爲鄉里計也

平江人欲遣行啓式幸裁定示及黃鍾一均六律各隨大小書  
樣以所定古尺爲準各餘半寸以上以備磨錯乃佳仍告早示

下也前日所說崖崖刻河洛先天諸圖適見甘君說聞阜山中  
新營精舍處有石如削似可鐫刻亦告以一本付之先天須刻  
卦印印之乃佳但篆隸碑子字畫皆不滿人意未有可寫之人  
爲撓耳令伯謨象如何

三圖須作篆乃有古意便當遣人送伯謨處也但啓式股鼓俱  
大似是誤筆今別考禮注畫黃鍾一枚去幸細考之若合如此  
卽別爲作六枚併此付來也其厚亦有等差耶或但長短不同  
而博厚如一也并告依此界一側面便有定論老兄平時於此  
極精密不知何故今此殊草草也龜兆之說未曉所謂不知當  
近界茲處耶當遠之也又不知界弦是龜中直紋耶是四外邊  
界也幸更批諭

書劄卷十一

啓式已定但恐石璞不必太大四邊只各留半寸許可也博厚  
之制前書誤謂諸律一等後來細讀始知其繆耳參同寫得一  
本稍分明俟皆了納去更煩一頁便可刊刻矣藍家瑞界未得  
消息築者停手以待幸早寄信去得遣一親信人來乃佳不然  
卽且候界築矣切望留念省劄至今不到昨夕忽夢得餘千想  
今日必到也鈞孫在鋪下切煩三哥誨督之不可待以朋友之  
禮也切祝切祝南遊去住當已有夾計矣

公濟山頭日用功夫之問見李通未有端的應答彼說雖偏然  
吾輩之所以自治者如此之鹵莽幾何其不爲不如稱禪之五  
較耶兩日欲來扣因循不暇亦苦疲憊無好意思遂不能及今  
請試加省察果以何地爲進德之基也歸來又得伯恭書云學  
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此言甚  
當不致不以告也

某衰晚強顏力不勝事今又有經界之役此實一郡利病所繫不後義不當辭已上奏懇請今更欲得晦伯一來相助不知渠肯來否已有書與之更告為勉其行并為遊說老丈得不挽留之千萬之幸也向所懇者曾為留意否今偶遣人送到婿歸有一二十人昨承老兄有意見訪莫若就此同晦伯同途尤便過此則州郡遣人又費力矣春秋之說當俟面請或未成行千萬便錄大槩見示為幸

所論希真事已語到戎矣偶欲出縣匆匆奉報別有一二事令楚專人奉扣幸垂諭中府閣板并望早示及聞前日談天甚快恨不參聽其旁耳

三日來發熱昏目不識何証藥物雖進殊未見效良以為撓所喻朝聞夕死之意不勝歎服然老人之學要當有要約處恐非

書劄卷十一

五

儀禮之所及也費隱之說并不欲剖析言之但終覺費力強說不行不免且仍舊耳二書修改處想已了幸早寄及項平父劉公度同日遭章必是理會道學公事項罷新任劉補外也

開到黃藥想遍遊一帶各山多得勝槩然遂欲盡發天地之藏則難若果欲之不能無憾於見傷因便寓此敬問還期

諸書已領劄于又畧修改說得稍平人亦多說恐有此嫌鄙意獨謂此乃實情無可疑者事定乃知其不誤也

其杜門如昨無足言請祠人未歸若得如此占幸甚但恐消詳未盡耳二聖必不我欺也聞林又請對乞與論者廷辨且攻橫

渠甚急上皆不旬懶出而退未知竟如何  
未歸不審何說利往之字竊恐未可必也又

中送磨勤告來今日又不免遣人辭之此又足別一頭項  
公疏然亦無甚利害也別紙所示詞雖迂緩而意實誠忤却恐夫便所與元善書則今早所遣人方行須後便方得附去某書中只如初議萬一不及截止則此亦無甚利害與某事體自不同不必過疑也儀象法要昨因于莊過此再看向來不相接處今已得之元來文字只要熟看本義已畧具備覺取象之說不明不甚快人意耳今文之誤先儒舊說可證驗處甚多所欲改更皆非今日之臆說也俟月未携去看恐人多看不得耳因其人還附此不知便得達否

方仲文字正尋不見疑智夫借去乃在書府幸甚因便示及也渠深為 壽皇所知日今觀之不為不遇猶復齟齬如此是昨味道歸來說屠書就篇伏惟驥慶恨未得窺藩籬也

書劄卷十一

六

律圖想甚可觀然其聲須細考之今有定論乃佳切在虛心平氣不可有毫髮偏滯之私也

病之復作次第亦是出謁太早所致前日因嘗奉告且勿出入不惟可養疾亦且避得招呼之煩今須且切守此戒也此外只得寬以處之平日學問正要此等處得力也前書所扣一哥之行本喻如此是決不可行矣直卿只可往來相伴決不能終歲

守諸幼童謙之聞欲赴補又未必可挽而行期已迫思之只有鉛山徐子融老成有守常作小學已往招之又未知其能遠適

辭免文字甚遜然不至全然無骨甚荷憂念也元善書且夕遣人即付去律屠乃千古事數日細思伊川上富公書此事亦使人不能忘但今日月已迫元善之計亦未必行近日得其書云

議禮正冗未暇言政恐雖言亦不効蓋覆使還又附前議若

案如元善前書之云令人加心但不容効力無可奈何耳直卿  
前日有人來書中都不說必通書法各書亦忘督之若有便往  
可問之太極西銘前日忘此付去今付此人幸親至郭頤正編  
射法及馮侯者可并刊行恐力不足即因見夢傳爲言在渠爲  
之不難亦是適用文字殊勝時文也

徐貢父兄弟又遣人來奉邀計須歸來方得赴其約然自此亦  
當重然諾庶得安恬爲著書養性之計只管如此衝寒冒熱東  
西游走似非老大所宜尤非所以學安樂祖師之所行也

適見小報元善已得浙西提舉計是見闕就彼便赴上矣曆事  
當且悠悠然及此成書以俟來者亦非細事也但疑其不可就  
者非特趙君一祛此賦亦快事耳它日過此略帶草本來及新  
製律管及書俱來爲佳俗樂文字亦欲就借

書劄卷十一

七

鴻羽可用爲儀不知如何解先儒所謂進退可法者不知本文  
有此意否耶恐此亦只是可爲旌旄之屬無進退以禮之義也  
若如鄙意所釋則不如曳尾於泥中也矣

眩暈之疾若得靜以養之自當安定今乃汨汨應接如此何由  
可已如某目疾亦是如此今乃終日寫書不得一舉首勢必雙  
瞽而後已耳集注事前日已失究治今當爲料理可便作一狀  
來送邑中行遣也來春欲一到精舍或能俱行即同往觀尤佳  
然須有所託以爲詞乃爲便也

啓蒙中欲改數處今裁出來呈幸更審之可改即改爲佳免令  
舊本流布太廣也但恐不好看亦無奈何耳

費隱儘有說但日間稍得閑坐又貪溫養工夫不暇安排文義

耳 廟記已領云云一段補卷尾

前日所扣竟當如向幸早見教以解煩或幸甚幸甚諸事却未  
闕焚滅之命中康必已了矣早得數本爲惠幸甚幸甚

得履之書如此亟以奉呈恐欲預有所處也然不必匆匆但當  
有以待之耳葉正則遭論鴛兩共罷去并毀章中已見及名

次甚高與履之所云相表裏勢只旬月間須有處分又聞前日  
寒泉會哭已有告言路者周元與聞之城下吳生赴省歸者云  
然當非妄傳亦可畧語報仲也

昨日亦嘗上狀不知何故未達今早又以中庸集畧附劉醫乃  
昨日遣書時所遺也今想皆已到矣雨勢如此豈登山之時乎  
需藥遣去然恐不若安樂師翁所云病前自防也專門之誦正  
下公所謂執節者非壹而誰然今日聞公試之日諸生簾前  
一語尤可絕倒它日當自聞之也近報十五日車駕已與中宮

書劄卷十一

六

同諸重華終日乃歸軍民相慶恐欲知也

長沙之行幾日可歸益公相見亦何言耶聞記不敢辭但恐病  
中意思昏憤未必能及許教未替前了得耳向見薛象先盛稱  
其人今讀其書乃知構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  
資質者皆爲所掩閣壞了甚可歎也

其病雖粗健但自春夏來一向闕雨五月以前祈禱猶有應農  
功已想可觀而六月半後遂不復雨聞得數畧間一兩刻沾酒  
殊不周足今早禾損及八九晚田亦未可知初欲此月丐祠而  
事勢如此如何敢求去只得益力揀荒耳楊僉又以憂去新官  
未到今只有星守老令相與同憂更無分毫好况也然諸司已  
有不相容者且夕或以劾去不可知但自不敢求耳

二書并碑刻皆附便示及案詩當時做得數語後來多事今已

忘之矣白鹿春卿必能言曲折田已撥得些小然亦非久計要  
之此等典廢有時若無人主張讀書即有用亦無益耳諒刻今  
附去一角雲谷大隱兩處如何得馬道士書云已開堂基招得  
一道人在彼計須量與已食告就雲谷支也

細看啓蒙已不必收只如前日所說改定一句足矣通書樂上  
章萬物咸若下添解三綱各件想已有矣又欲於齊肅之意下  
添故希簡而寂寥耳刑章十二當作十一以兼再閏欲添五歲  
之象掛一一也揲左二也劫左三也揲右四也劫右五也只作  
注字亦得

易圖甚精但發例中恐不能盡述當舉提破而新圖以傳耳陳  
法大畧亦可見當如近日所說但未能洞曉其曲折耳樂圖煩  
更問子本此只有十二樣而謂各之多何耶琴說亦告尋便示

書劄卷十一

九

及千萬

因山之日已迫而未定議有詔集議尋復中輟昨日不免入  
狀議之未知如何也大學後來道中又改齊家治國章兩處不  
知曾爲刊否

前日所論非欲求容正爲當靈者不靈也造物者亦將無以爲  
造物耳然此事如此似已多時戰國只孟子是理會得底餘人  
如醉如夢也

北方之傳果爾趙已罷去蓋新用字兼濟爲諫官一章便行未  
知誰代其任此可深慮其辭免未允而趙已見諸今復如此更  
當費力耳相知者且如此况新來者情意不通未必以爲事也

某昨日冒雨登龍湖幸無它和路滑狼狽耳書堂高敞遠勝雲  
谷武夷亦多容得人他時儘可相聚也

求放之說其妙無窮後實用功乃見之耳

養正來辱書乃聞閣中之疾未已未能此來殊以張惻某此無  
它但爲通鑑課程所迫無復優游潛玩之功甚思講論耳已看  
到後漢章帝處只三四日當畢向後功夫却不多矣不免且那  
功夫了却易說未能審思不知能中理否

南軒已過上使得書書中一紙上呈幸爲訂之并昨所說管論  
著者携以見示幸甚幸甚遺文上納二錄已領昨伯崇借遺書  
三冊寄還乃不知分付何人至今根究未得極以爲撓蓋此本  
最精比老兄本後來又正了數字也

伯諫書中說託料理孟子集解今納去舊本兩冊更拾遺外書  
記善錄龜山上恭錄游氏妙旨庭聞素錄五臣解取范目各自  
抄出每段空一行末要寫經文且以細書起止寫之俟畢集却

書劄卷十一

九

剪下粘聚也每章只作一段章內諸說只依次序列之不必重  
出經文矣兩匠在此畧刊得數行矣字畫頗可觀未可印求得  
寄去也但此間獨力深恐校讐不精爲後日之累耳向來見宅  
人刊書重於收補今乃知其非所樂大抵非身處之則利害不  
及而心乃公耳

前書所論公濟論難反復之語不謂其所見乃如此初欲踏塗  
過之今日已迫矣恐未能但恐終亦難話也余聲玉振之說皆  
未盡數日客冗撥忙次得數語如此今以上呈可否俟報某來  
晚定歸亦帶過呈伯諫也孟子解看得兩篇改易數處頗有功  
但塗抹難看無人寫得一草本大家商量爲佳余司程書已了  
有本在此俟來日觀之也濟之同且有天然果如何耶

某記館去歸來未暇子細再看恐可抄出逐段空行剪開以類

相從蓋所取之類不一故也四十九篇昨來分成七類曲禮冠

禮記大學經試用推排喻及以參得失如何大學亦修成一書

適詳畧之中細看舊本乃大有不滿意處又當修改也

欲買淳熙編類一木煩為問不知直幾何便批報當遣人齎錢

去取臨老旋學做官甚可笑也或有可取處得便令此人

鴻羽為儀恐只是可為旌旄之屬無進退以禮之意也如何若

然則誠不如曳尾泥也矣

中庸首章更欲收數處第二版恐須換却第二版却只刊補亦

可然想亦只是此處如此後來未必皆然也且催令補了此數

版并詩傳示及也來日取得來教却別上狀

中庸所改皆是切要處前日却慢看了所以切已功夫大多不得

力甚恨其晚之晚也大學亦儘有整頓處亂道誤人可懼可懼

啟蒙前日所改尚欠數字頗覺之否通書註頗佳當携往觀也

東行有日幸早見過為兩夕之留也北風未開想只是虛聲或

是其境內自擾擾耳

所議可善處之母至過甚為作遠忘其怒面觀理之是非此前

賢大公順應之要法也

數日相聚頗覺兼善有意緩駁雜之病而李適責善傷於急迫

又雜以嘲玩似非以文會友之道臨行匆匆忘說願各矯所偏

以副所望幸甚幸甚

子仁留此數日稍款已勸令不如且讀書理會義理無為若用

太極說修定則夫後語只作一統論意似亦無不盡也西銘說

不似煩為細有推過見喻

讀書所說功夫甚善但所以見推者過當使人慚作不知所

書劄卷十一

五

學時學波變至此雖細故亦可驚歎奈何奈何克已贊所疑

不知云何因復見示

自覺校有寬平氣象甚善甚善滿沐不已意味當益深長耳二

方講論不廢然未值大節目也

盡心說錄呈并呈兼善參詳有未當處却以見喻且勿令齋中

諸生傳寫也前日所寄諸說有便并望反復

公濟伯諫得書否其歸塗過伯諫見收公濟書大以手忙脚亂

也大學誠意之說以再觀之果如所論想它書似此處多須一

通鑑節只各綱目取舉一綱眾日張之義條例亦已定矣三國

竟須以蜀漢為正統方得心安耳

適已奉狀尋大學章句詳本不見不知在書府否如在告帶來

參同梓并携來看也

猶有歸藏否有印借來校此間所藏者似恐只是偽書也

前日匆匆忘記面扣大子樂是後漢樂名本史志必有之王朴

之云亦是以一為正以一為變但當時未知變律之說故以其

半為清耳要之終不是也來書且留篋中以俟面質

日邊人尚未還未知行止之決所示卦象恐當以復卦為主則

揚庭字號更不着矣有攸往風吉而今不可以夙則有復而已

恐終當用此占也

祠堂記及輻仲書付去人更一書與劉公度託渠寫彼中相去

不遠也克已課程只是語錄中說常有簿子記言動之得失者

是也惺惺語亦是其持教法耳

李適無事更能一來否游誠之得書方自武昌趨長沙矣分韻

書劄卷十一

五

法器都未見都昌一二士人好資質然亦無意於此蓋是蕭果卿親戚念得福又熟了壞了見識也可惜可惜

都昌黃氏向來見喻減價羅米人甚頓之今出穀萬斛賑糶已驟請與縣官同措置採郵矣

旋運只是勞心之所致小試參同之萬一當如牛刀割雞也至之兩日在此察其意必不校此當更委曲曉之耳

李將若得此人之方真是笑啼俱不敢矣可付一笑也層議必有所付但今思之不得其說久當自出也宿適令墊具稟甚愧

遲緩幸更少寬也

建陽事竟如何緩急之間切宜善處為佳耳某前月晦日已交郡事以常情論之亦不至甚費料理但衰晚自不當出又閑散之久不能堪此煩碎又不能似眾人憑漫不省事初到甚覺勞

書劄卷十一

三

弊此兩日方少紓更看旬日又如何也大抵是不可久住夏末須力請而歸耳昨日至學中為諸生說大學自此二七日即一

到見謀作濂溪祠堂廬山有陶淵明劉凝之遺迹亦漸次表章之此罷歸日須皆可畢事也但恐迂緩伉拙時論不見容即又

未知如何耳山水之勝目所未親然必能畧言之意欲老兄一來又不能辦人去取已屬平交恐可借僕馬一來甚簡便也

一出又半月踰出城值石宰與順之擇之更一二朋友來遂留北巖而口同途至建陽而別叙父急欲歸奉祀事故不及遣人

相報然數日相聚亦苦人多不得于細講論未覺有深益也寒泉拜掃須在後月五六後事畢即上廬山遣人相報幸為一來

前嘗有書與小僧說今奉白及此春兩種植少竹木亦道試遊之意胡為乃不達此意耶更有一小詩謾錄呈山頭如有功役

可及吾人在以措撥了之為佳小僧稍知向前否更望提耳痛教告之也作又之病時偶論及此耳欲稍加潤縛亦不難但亦

復曲折耳

伯恭說所選之文取其備眾體或疏通或典重或寬或緊或反

陳法雖精而旗鼓如此得無有誤三軍耳目耶甚可笑也或問

寫本已檢得令納上告令寫訖便附下恐又有差互要此作底

也

到三山見庸仲煩致意所囑文字昨在五夫已為具草歸來一

向援援又緣卜葬未定心緒紛亂不暇整頓幸且體悉向後若

得功夫即為改定寄去不然不須等候送終是事此是浮文

自古未附有無銘而不葬者切不須等候也見趙南紀亦煩致

意

所論謹悉恨未得登山以觀激澗深碧之地它非所及也太極文字備宰云已錄寄并某書及中庸或問下冊小簡皆往何為

書劄卷十一

三

今尚未到一哥所寄集畧便令對讀且夕納去不及別作答也

封牌所論得之但不見三書之意不知改之為三如何留疏偽

學以上下文考之正謂永嘉耳

來

中庶章句比畧修定不知可旋開否如欲之煩二哥帶寫白人

詩傳中欲改數行乃馬莊父來說當時看得不仔細只見一字不同便為此說今詳看乃知誤也幸付匠者正之便中印一紙



後山米事若為鄉里之計實為利便但為身謀則吾人今日是何等時節運氣而可為此耶若必欲為之亦須先踏逐得能負荷得底人一以付之而吾無預焉乃為廢幾不然則徒使咕咕者得動其喙區區相愛之深不敢以此奉贊也

示喻茲法如此甚平正簡便不知何故本法却不如此恐別有意指也試更推之如何恐在老者陽多陰少則終為陽者少在貴陰陽少則多陽少則定為陽者亦少乃陽之意不知如何小學誤字再納去數紙封面只作武夷精舍小學之書可也

旋暈之疾正當靜養所需儀禮殊非急務日其本只兩卷餘是先人點其後乃其續點比更欲詳考則已憚其字小而不敢讀矣恐亦不能無誤不足傳後也細民艱食焦熬奈何氣象不佳令人不知措手之所不謂事勢急迫至此也

書劄卷十一

五

王朴不知變律之法而自中呂再生黃鍾則固不得不為黃鍾之半以為清聲矣但今變半等律亦生於極其本則十三弦者皆黃鍾耳薛宣等事取其一則果斷為賢於今之謬政耳豈以其為可法哉

某見治再祠之疏未能得了更三五日方得道人此請度必可遂憂世之心報王之願雖不敢忘然綿力薄材了得甚事不如且踰伏過此殘生也

印書之舉不謂末流之弊一至於此但當速去無可疑者必不可轉則直捐之耳乎生無所不捨而眷眷於此耶要之范六丈真聖人也

章丈教勸之意甚厚待伯恭書亦云爾但胃思重疊前後相妨如擦子輕重他人不覺惟猶不起者自知之耳若辭不得也須

別作出場不可又似前年暗然而冒受也

昨日之別令人點然然觀賢者處之勝如又足強人意也不密晚間便發程否前途千萬加意調節言語諸事更宜謹密飲酒戲笑皆宜切戒歸來便覺有相窺伺者次第恐亦不免久留自知之一書至直聊亦煩為託周幹附去或遞去前日亦忘此可見昏罔也昨日二尺短者是周尺長者是何尺耶是景表人否皆望批喻

自奉別後惘惘至今不能忘于懷計行已過衫領不審道間為况如布武陽曾少留否既不登車只得緩行無傷吾足乃作耳一路皆有知舊必不落莫但恐却有應接之煩耳某幸無它諸生既來造之不去亦姑任之若有禍害亦非此可免也但極難得人講究文字義理深處便無人可告語殊憤憤益懷仰耳至

書劄卷十一

五

春陵頗為問學中濼溪祠堂無恙否某向有一視版亦不知在與不在因風語及也

別後只得對豐城及宜春書知途中諸况足以為慰但至今尚未聞到春陵信漢以為念每至讀書講學無可吞扣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也三哥于陵一一安伴某足疾前日幾作今又小定未知竟如何但精神日耗血氣日衰舊學荒蕪有退無進恐遂沒沒無聞而死耳樂書非敢忘之但方此齟舌豈敢更妄作耶此書決然恨沒不得迭看他人所說更無堪入耳者不知老兄平日與元善相處曾說到子細處否但恐于期不會聽得便只似不曾說也迭因諸人論琴就一哥借得所畫圓子適合鄙意乃知朝端只說得黃鍾一均內最上一弦而遂欲以論琴之全體宜乎膠固偏執而無所合也學不欲既豈不信哉

以度日此外想無他境高懷所處亦無適而不安也趙守得書  
正留意寺居雖有約束然遠郡荒僻舍此則無以待賓旅往往  
亦不能一一遵守頃在南康此寺常為客館若自遠嫌不欲居  
之則亦無害更託人宛轉白之使知曲折可也翁丞便是德功  
丈之孫否耶渠向來坐事乃尊來見囑力不能及之想未必不  
見訝也

禮書附疏未到已與一哥說不若俟斷手後抄之今只寫符一  
截無疏尤不濟事也三哥為况如何想不廢讀書作文比之家  
居更省應接當日有新功也此間塊處有疑無所講殊覺憤憤  
昨因見人說琴無歸著謾疏所疑得數千字欲寫奉寄而昨晚  
一哥方報今日便有人行遂不暇及當俟後便也或有郭尚明

書劄卷十一

三

琴史十餘卷緊要處都不曾說若只是閑話耳其書亦是集古  
今人所說乃止如此是凡事不曾有人理會到底也以法言之  
亦當用旋宮法但恐以諸短律為宮則弦不惟不可彈亦不可  
上矣故或說琴只用黃鍾一均似有此理然又只成隋文帝何  
妥之樂可笑耳可預考之俟寄所草去求正也頃奉記後辱惠  
書具開動息足以為慰結夷當已成越但能素位而行亦何入  
而不自得也但聞三哥不快甚以為念計今當已向安矣覺得  
渠書中語意似放未下更當有以開曉之也琴說納呈幸為訂  
其終于細見喻更有一圖無人畫得大率與候氣淺深同是一  
法第一弦尤可見其下諸弦乃述償向上取聲耳精舍已空眼  
前朋友亦不長進只前日永嘉一二人來稍可告語今已去矣  
參同契更無縫罅亦無心力思量得他但望它日為劉安之難

大耳

到此見人說趙守家人歸云自始至投館光孝而寺僧自言  
於官云此人長大恐不能制遂移它處此必戲語可發一笑  
也

素患難行乎患難吾人平日謂之熟矣今日正要得力想為日  
既久處之愈安不以彼此遲速貳其心也趙守易地後來者不  
相識元善必已報去矣賤迹復挂彈文繼此須更有行遣只得  
靜以俟之若得在湖嶺之間庶得聲問易通亦一幸也律書序  
客中不暇檢尋須俟還家即為整葺後便奉寄也

書劄卷十一

天

三哥所苦疴疾想已向平復千萬寬心消護著頭緒讀書涵泳  
義理久之有味自不見得世間利害榮辱之有異也閑中些小  
疾疾所不能無但在我者已看得破把得定則外物之來終不  
能為吾患矣所喻雖知已放得下然亦不必大段安排也趙守  
長厚乃遠它適新侯聞是黃門之後但無人識之不知又如何  
若得其有家法恩書事必能善視遷客也

所需律序在歸未暇檢尋舊本且夕得之即寫本寄去鄙意但  
能說得有所據依而非臆襲之意它不能有所發明也禮書未  
附疏本末可寫以見喻再三恐亟欲見其梗槩已取家禮四卷  
并已附疏者一卷納一哥矣其後更須年歲間方了直卿又以  
憂歸前日到順昌弔之渠云歸安葬畢却可與履之兄弟大家  
整頓也琴說向寄去者尚有說不透處今別改定一條錄呈比  
舊似差明白

近至政和見陳廷忠朝老崇寧間以布衣上書論事請居春陵  
作詩甚多亦有佳句陳乃政和人議論頗切不易得也不知

中尚有其跡否昨附去琴說有一圖說逐弦五聲者此却  
了元本頌三哥為檢錄來只依元本闕欲界行填注不須更寫  
前後說也

精舍聞然時有一二亦不能久法器固不敢望其能依人口說  
着實讀書者亦自殊少甚可歎也聞亦自思此輩人人有分不  
應今日獨如此難啓發恐亦是自家未有為人手段無以副其  
遠來之意甚自愧懼耳吳伯豐在後生中最高為警敏肯着實用  
功近年說得儘有條理乃不幸而蚤死死後聞其立志守節不  
為利害移奪尤使人痛惜也汝玉彥中乃能相念如此甚不易  
得得楊子直書亦奉問但似云不敢相聞前日答之不曾入題  
只云小時見趙忠簡李參政諸公在海上門人親舊歲時問訊  
不絕如胡澹菴猶日與知識唱和往來無所不道秦檜亦不能

書劄卷十一

五

掩捕而盡殺之蓋自有天也以此知人之度量相越其不曾九  
牛毛既可歎惜又可深為平生服不識人之愧也周純臣頃有  
一書託直卿寄之而不能達却持以歸今再作數字并附去奉  
跪能為轉寄幸甚然須有的便乃可遣也陳廷臣在營道不久  
故人少識之然見其詩亦頗跌宕想亦以此不為人所敬耳別  
幅所示郡中諸賢聞之不勝悚歎趙守篤老靜退子弟皆賢誠  
不易得其名謂向幸批諭也歐陽君回書幸達之楊安諸公恨  
亦未之識幸各為致意也張船似亦畧曾相識王參政早歲休  
官泊然無求於世而晚為秦檜所用傷害忠賢助成凶虐以此  
得罪於清議朱衣道士諄諄之誨豈無意耶此語之陰若舟訣見  
謙溪有詩及之當是此書彼之行此而壽考乃啖猪肉而飽者  
吾人所知益不止此乃不免於衰病豈坐談龍肉而實未得嘗

之比耶魏書一哥已刻就前日寄來此必寄去矣校得頗精字  
義音韻皆頗有據依遠勝世俗傳本只欠敘外別傳一句耳前  
書亦嘗奉扣弦望之說不知然否返因再看又覺主驗明白因  
來更望詳以見告也若來喻所謂非人靜不能見者此實至要  
之訣但目為擾擾不能一意向裏涵泳三琴閣此亦失却舊所  
畫本日夕得暇當令在于更依候氣說畫出續寄去也禮書前  
卷已有次第但收拾未聚後卷則儘欠功夫未知能守等得見  
此定本全編否耶楊簿竟如何江西士人不患不慷慨但於本  
領上多大功夫耳湯宰所編黨人遺事若曾傳待幸峯見示  
前日丘仲高行後尋得律書序草今畧修定又適有彥中處便  
人過門因附以行度必先丘子到也年來精力衰退文字重滯  
無氣談此又是二三年前者今日亦做不得矣它所欲言多具

書劄卷十一

三

前書其不能盡者亦非此所能盡也序中恐有未是處更告詳  
細然檢一一見喻不敢憚改也自餘千萬自愛為禱  
容中得一二同志早晚講論想亦不覺度日也近報令臺諫侍  
從集議教條前此未嘗有此豈欲大施法宥盡釋累囚也耶但  
在我者只得為久駐之基耳諸朋友所讀何書其所講論亦有  
可示及者否比自城歸後學館一空亦自省事閑中却自看得  
少文字但昏忘日甚過眼輒不復記覺得不是讀書時節只好  
閉目靜坐耳琴說前已寄去後又寄改定數字不知已到未律  
書序亦附草本去固有回便幸喻及可否也  
周南仲竟不免近日方見報行章疏甚可笑也蘇守已屬計臺  
矣三哥不及別書想開服儘得讀書作方也參同笑一哥已  
手刻版矣轉看轉晚不覺

審思竊未聞施行而招趙四公有沒之恩皆格不下未知賢者去任復何如計高懷必有以處顧舊山明遊未得速承晤徒為恨耳諸喻已悉偶連日脚氣上攻方少下而右拇緩弱不能握筆又亟欲上五夫力疾撥冗附此數字似閒有類聚討論之旨仍有期限然則不過中春亦須見得果決若便歸得何其快也

似聞從游之士日衆其間當有可與晤語者則為况亦當不至落寞旬呈免與不免本非所較康節先生所謂打乖正謂此也一哥兄弟亦自識道理曉事勢凡百忍耐不至有他此間如封贈奏薦皆不敢陳乞元善遣使請祠已至都下聞劉趙徐呂之報亦復縮手平生說說隨時之義只是傳聞想象今日始是身親歷過與口說不同想亦深得此味也

書劄卷十一

五

律說幸寫奇但以聲定律及均弦用聲之說非面莫扣為可恨不知幾時可相會寒泉精舍繼到即賀客滿坐說話不成不知只來山間却無此擾公濟亦每以此為言也歷法恐亦只可略說大槩規模蓋符其詳即須仰觀俯察乃可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大學已令進之料理矣或入大源告為致問公濟既平心知氣以觀義理之所在則不患無鄰矣草絕交之書似於禮學亦未得力也親過之說竟未安管思之矣

朝記已領極荷指誨初欲詳記其本未守禦計謀後覺字數太多稍稍略此然已覺繁冗矣却是台人得說費却言語也其守城錄台流傳今但如此提起有照目者自應報狀岳麓圖已附去矣

止

朱文公書劄卷十二

書問卷五見續集補入序次如舊

蔡伯靜

啓蒙已為看畢錯誤數處已正之又欲添兩句想亦不難但注中奪文兩句不甚分明不免且印出俟其歸却商量今不能久俟也筮儀內前日補去者更錯兩字今亦并注可正之亟遣人還草此但看得不甚于細可更自看一兩遍為佳也事了能見過為數日款幸甚

或於啓蒙上卷之末添數句云卷內蔡氏說為奇者三為偶

者二蓋比初摺左手餘一餘二餘三皆奇餘四為偶至再摺

三摺則餘三者亦為偶故曰奇三偶二也如何

天經之說今日所論乃中其病然亦未盡彼論之失正坐以天

書劄卷十二

一

形為可低昂反覆耳不知天形一定其間隨人所望固有少不同處而其南北高下自有定位政使人能入於彈圓之下以望之南極雖高而北極之在北方只有更高於南極決不至反入地下而移過南方也但入彈圓下者蓋圖雖古所制然終不似天體孰若一大圓象鑽穴為星而虛其常隱之規以為窺口乃設短軸於北極之外以綴而運之又設短柱於南極之北以承窺口遂自窺口設四柱小梯以入其中而於梯末架空北入以為地平使可仰窺而不失彈體即古人未有此法杜撰可笑試一思之恐或為仰著其說以示後人亦不為無補也

天經已領其論換詳悉亦甚不易但回互蓋天頗費力只是舊年一般見識不欲惡者古今一個人耳其心則固深知渾蓋之是非也然則孰若據實而論之省詞說乎又况二極交互一說

理似不然別紙附去可為詳之不知是如此否尊丈許錄示參  
同火候向見已寫得多了今必已竟幸即檢示前日尊丈書中  
已云與一哥說更煩留念也步天歌開亦有定本今并就借校  
畢即納還也

參同定本納去可使寫白井元不寄來更看一遍然後刻本乃  
佳發貼處已改補矣一兩處無利害又灼然是錯誤即不須改  
也玄溝害氣恐未是說人身內事方是設譬之詞緩讀可見也  
肝肺腎是三物脾是戊已無可疑者定本亦已添入矣渾象之  
說古人已慮及此但不說如何運轉今當作一小者粗見其形  
製但難得車匠耳

參同辨考異方寫得了亦未暇再看過今附壽朋納去并此中  
寫本一冊袁本一冊濟本二冊煩逐一對過有合改處並貼出  
子細批注寄來容再看修定方可寫日刊行丘本不甚佳然豈  
相類篇首却得刪了四字送可讀改得一字送叶韻亦不為無  
助可試檢看以此知讀書不可不博考也

書劄卷十二

參同考異今以附納其開合改定處各已標注其上矣鼎器歌  
中七聚聚一作聚恐合改發為正而以聚為一作不知如何可  
更審之若改即正文此句亦合改也

自尊丈行後惘惘至今不能平適得晦伯報云得近書又不言  
已到何處殊增悵想也尊堂不審處之何如不能不以為然  
當有以寬譬之此亦無害只是如前年遠出一番耳與地志  
納遺皇極經世及樂府集却望檢付去人臨川曾景憲書云尊  
丈已過彼有以贖為贈者可免徒步之勞也昨看史記歷書大  
論之數第二二年即差小餘之數策三年即差以後昔暮不台不

知是如何尊丈必曾說來幸批贈尊丈得近書否此久不聞信  
息必是已過前中矣啓蒙上冊三十六版注中則一圖當下冊  
第二版前十卦占貞後十卦占悔兩占 前當作王可便改却此  
三字更于細看過為佳

營道有歸信否數日與人講論有得無可告有疑無可質始覺  
尊丈之遠為可恨也  
奉告乃知所苦脾疾乃爾赤土之約固宜少緩別俟一信也公  
晦之說極可笑其曲折須面論尊丈千里遠書戒賢者兄弟勿  
為人所誤正為此耳

尊丈要琴終今欲寄去不知何時有便須得有信掩或籠箱之  
屬置之其中乃免壓損折之患亦俟一報也伯謨說尊丈有  
素問運氣節畧欲借一觀比畧編得些小其間不曉處多問伯  
謨渠亦茫然未嘗措意以此知尊丈事事不容易放過不可及  
也

書劄卷十二

書白字豈不方正努胸捏肚甚刺人眼然已寫了無如之何不  
知鄉里如何似此一向不識好字豈不見浙中書冊只如時文  
省榜雖極草草然其字體亦不至如此得人憎也復卦處空缺  
不好看移在臨卦上亦何以異其勢須看債帖盡此以後二十  
餘版蓋雖只爭一字而篇末一行只有一字又須償動後篇直  
到冊尾也

考異俟更于細看且今刻正經此更一兩日納去未晚也浙中  
字種宅上書籍中須多有之如古木廣韻寫得最好相傳是唐  
時仙女吳彩鸞日寫十本者雖未必然要可法也  
相見否聞留衙公得自自便而謝給事綴之以為悲徐誼

之徒援例有請遂止得量移南劍備年復官亦是為謝所服也  
豈書也向若用李公晦之策又須頭撞然今尚何言哉  
數日探問未有返信方以為慮得書知今日可到麻沙不勝傷  
痛想感事與哀何可堪也

前日八哥來訪辱書具悉此事不迭見屬但適此病然不容發  
口已嘗託八哥奉報矣本欲今日往助墓下之役因得面言而  
累日洩瀉氣痛攻刺畏寒愈甚遂不敢出其事它日言之未晚  
人至承書知所苦向平深以為慰不知見服何藥切宜更加將  
護也蔬食久亦不便若不欲食肉醫家多以藥和肉為丸啖之  
亦助胃氣既無滋味自無所妨况在禮經自有權制耶

昨聞留趙徐呂之報已令劉二哥奉聞矣事勢如此不知尊丈  
歸期竟如何當此歲莫令人概念不能平也

書劉卷十二

四

律書證辨中論周徑處自十一其長之分至二釐入毫者是也  
此一節未曉恐有誤字或重複處幸更考之  
算學文字素所不曉惟賢者之聽耳然須得差簡約為佳更望  
留意也三哥用藥見効甚慰先訓尚未得下筆日因賓客一事  
做不得甚可厭也

答蔡仲默

周純臣書荷留念景建書已領却欲附數字報之今納去若春  
陵人未行猶可及也冠義會尋得否幸因便寄及  
洪範傳已領俟更詳看然不敢率易改動如餘子書一面寫後  
日早來取昨日有臨川便已畧報仲撫頗詳此無益而有害何  
苦委身以犯其鋒也

謝誠之書說六卷陳器之書說二卷今謾附去想未暇看且煩

為收起鄉後雨量也漳州陳安卿在此其學甚進

星室之說候更詳看但云天繞地左旋一日一周此句下恐欠  
一兩字說地處却似亦說得有病蓋天繞地一周了更過一度  
日之說地比天雖退然却一日只一周而無餘也岐梁恐須兼  
有來說而以退然為斷但梁山證據不甚明白耳禹貢有程尚  
書說冊大難送侯到此可見稍暇能早下來為佳

年來病勢交攻困悴日甚要是根本已衰不復能與病為敵看  
此氣象豈是久於人世者諸書且隨分如此整頓一番禮書大  
段未了最是書說未有分付處因思向日喻及尚書文義通貫  
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母強通  
其所難通即此數語便已參到七八分千萬便撥置此來議定  
綱領早與下手為佳諸說此間亦有之但蘇氏傷於簡林氏傷

書劉卷十二

五

於繁王氏傷於黎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如制度之屬  
祇以疏文為本若其間有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耳

示論書說數條皆是但康誥外事與肆汝小子封等處自不可  
曉只今闕疑某書謂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着意解者有畧須  
解者有不可解者其不可解者正謂此等處耳弗辟之說只從  
鄭氏為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  
註說後來思之不然時三叔方流言於周周公處兄弟骨肉  
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與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  
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  
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  
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但舜避堯之于南河之南禹避舜之  
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為篡矣或又

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京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知何處惡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胡氏家錄有一段論此極有意味

答劉晦伯

示喻文字非有所愛顧恐晦伯方欲讀書則其序不應始於此耳如何如何語伸向語及欲來春與居厚同爲此來不知果否更早得一報則見輩不復別爲招客之計不爾却須早有定論也

到此半年百術俱試而不足以出餓殍於溝中不致罪戾徒自咎耳蠶麥既收船米輻輳民食幸少寬而疫氣大作死者紛然見此醫救埋瘞又慮夏末尚須關米亦一面措置若幸過此一厄則亦且告歸矣精力凋耗又非昔時之比兼離家日久百事

書劄卷十二

六

不便此間俯仰費人心力易得言語不容久居也

浙東學者修潔可喜者多楊敬仲孫季和皆已薦之諸葛誠之兄弟亦時來相處但心地不虛我見太重恐亦爲學道之障也彼中亦有朋友過從如此間否

梁論度量權衡之制甚精若相見煩爲求其樣製造古升古尺古秤各一枚便中示及爲幸

仕宦遲速要有時命正惟盡心職業安以俟之度幾不失所守張憲到未向在浙東同官甚好士其所薦楊敬仲孫季和項平伏梁皆薦之

度量素不曾講究今有書扣之然此是千古未結底公案恐終未易以一言定也書煩遣去并趙憲程正思曹挺之書爲一一以之爲幸程在沙隨寓居處不遠可并遣也知趙憲已相薦甚

若此等物合得終是得正不須汲汲也某以按發賊使之故諸公相害不遺餘力獨賴聖主保全本至斥逐耳其勢豈可復出到官之後或更有一唐仲友又作如何處置耶只得力辭得非亦無如之何但兩脚不可過分水領一步耳

武夷精舍已成近與諸生往留旬日甚適但屋宇未備耳立之墓文已爲作矣而爲陸學者以爲病已頗不能平鄙意則初無適莫但據實直書耳余君書來詞義甚可觀今有書報之可就取觀也

經界事日荷留意打量法中間劉子禮寫來正如此以其無奇煩費而忿之近日較量此法雖拙而易曉亦一面雕印下諸邑矣但今孟冬已盡而指揮未下恐有陰沮之者某又見病且久不免上奏爲歸田計矣讀賴仲書爲之慨然此雖作郡反不若

書劄卷十二

七

彼得行其志也此間因不經界失陷省計以大萬數故爲不法擾民之計以補之若不經界真無下手處也只漳浦一項官米錢貳萬二千餘緡今實催五千餘緡而已凡事如此令人太息昨聞交代有日適詢劍浦人乃云來春方歸不知何故尚爾遲遲也賴仲書報經界復行不知却作如何措置第恐復爲諸司所敗耳

鹽筴欲行於一州尚不能勝衆說之排沮况欲通行四郡其間豈無見行之法自不爲害之處而何必爲此紛紛乎若必爲此恐其說尤易沮而難行也應倉自江浙間乍來固不諳此判病然當時若一到汀州親訪民言更廣詢有識以審其是然後回奏亦未爲晚不知何故忿怒如此便欲入城見之以此行恐難開口說話也來書所附固皆一方承入之至計然度今之君子



決不能用徒自譏諷耳趙帥在此所為不無未滿人意處然自  
今觀之又豈易得也學中致養人數頗多甚不易既難得人可  
相致只可撥忙自到彼中與之講說就他卑陋處雖剝與省庶  
幾猶不為無益也

林帥政事近年已甚艱得聞其雖嚴而簡此自為得體如鄭溥  
之却似為煩碎然亦不易得也其復得詞只用在劉令選舊任  
更不自別出勅也

此間竟未得雨田之有水者亦有蠶蠶之災歲事甚可慮且是  
熱氣可畏日甚一日未知終如何也小兒極荷留念不知作文  
竟能入律否看得只合小做規規庶幾淨潔緊巧易照管渠却

汎濫胡說不勤字數令人看得心煩切望痛與鐫切塗抹令其  
自咬立限再呈勿令懶惰推托放過乃幸耳謝公之去傳者不  
一昨日得元善書乃云以不言罪之此蓋只為不協力攻周揆

書劄卷十二

八

耳誠前之傳妄也輪對文字亦正當但不甚切然亦不問那下  
次第亦為所疾蓋自論正心近似道學也然重華却照知諸姦  
朋結之狀時有聖語云周有甚黨却是王黨盛耳此語儘鎮壓  
了怪事也關於中外且得如此亦是幸事尤丈本無向肯似與  
葵尤厚今亦不免尚未見章疏不知何事也

某衰病之餘支吾郡事甚覺費力諸邑惟漳浦最狠狠諸事如  
竊鹽子十折豆皆非法子斗者廢寺  
之田租也坐視半年未有可下手處

近方因有有條具輒以一二事為請若蒙施行則科罰之類可  
以盡禁惡界若行則子斗之弊亦可革去折豆見與同官商量  
雖或未能盡去亦可去其太甚但鬻鹽一事最為非法而未敢

違議蓋郡計所行萬數不少一旦失之便恐狼狽也經界已得  
一相度委檢閱錄呈此亦已一百訪問區處以俟命下即便進

行意欲及此農隙并刀打量出產措造文字夏料便行新稅未  
知力能辦否同官中亦有一二人可仗但四縣須得六七人分  
頭勾當郡中須得一兩人總統大綱乃可集事意欲奉煩賢者  
一來只就郡中檢校或以時循行諸縣指教督趣元禮亦許來  
且夕到矣不知能為一來否可稟知判官丈如計相助此有數  
卒送到塔歸得便就之以行為幸更欲并邀季通伯崇一處可  
得六七八人也

輅仲近得書否養士訓兵想已有條理此間兩事都做不得深  
以愧耳蓋作郡之勢不如作縣之親也

經界之議此間同官商量正如來論但漕司便欲施行其意甚  
美故或初欲先量城市及山坂無田去處又深計之亦有未便  
不免回申乞且先分保界立土封以俟秋成而後併手行之今

書劄卷十二

九

鈕草子去一觀若得前期一到此間與一二同官預定規模尤  
幸不必俟臨時也漕使書又云開正即欲到此恐未有益不若  
賢者先來議定却請漕使親臨以察其當否之為便也要是秋  
中乃來方有益耳

經界為鄰邦陰沮久已絕望今日忽得一信却恐且令此州先  
行此是何等處置廟堂無人乃使一統之中固有異政甚可笑  
也然今已向春田功方起如何更可下手萬一行下亦須回申

且俟農隙也復業之勝不妨早出值此間田荒已是三十餘年  
目下却無逃移更俟詢訪也諸論皆切當紙札之費諸司或不  
肯認此亦可自備見有一項閑錢若不因此用却亦須別作一

有利益事不然徒為後人妄費取之資也萬一求去未遂來  
年秋冬間當取此役是時恐晦伯已赴官不知更有何人相助

幸為籌之便中報及趙帥之來留意愈切但所下約束全無檢  
察茲欺督趣通負之意因其來問已力言之仍為之言若更如  
此數年鄉官彼守空倉舉子之家無復得米之望矣不知渠能  
信否大率其政尚寬未免有喪人道好之意此亦通人之蔽  
也仲宜自連城遣盛僕來此云提宮丈俸錢尙未得已為作書  
懇趙守未知能應副否也李通欲來不知已起離未恐其已行  
更不作書或未行且煩致意也應城書信已領手痛未及作答  
渠要學記堂額當俟後便也

所論經界利害極為明白向見何叔京每持此論趙若海陸辭  
日亦嘗以為請但說者多以為不可行私固疑之而揚于直廷  
日過此亦以為河州民力大困如人大病虛羸未堪汗下當且  
厚加調養然後可以節次調治其說亦似有理所與諸司劄子

書劄卷十二

十一

事理甚明但諸公何嘗以此等事經意想亦只是虛發耳未敢  
望其思量到子直所憂處也賴仲相度鈔鹽利害何如兩司之  
議不協恐亦終無益也世間萬事類皆如此令人慨歎但吾力  
所可及者不可不勉庶幾隨事有補救得兩三分也  
向承寄及沙隨古鐵尺置之几上忽然失之不知彼中見有此  
樣否如有之幸為別造一枚較今精審勿令一頭長短乃佳仍  
不必繫荷妨名字可惡只云溫公周漢尺可也經界中間更有  
無限不好意思不可不力辭今決此計一以明田賦之不可不  
均一以使秉權者知士大夫之不可以美官好語半籠然此意  
難以語人以來喻者其弊故轉及之耳人來往者傳聞政聲甚  
美足以慰所懷止不倦以終之耳林帥入境其知吏治美惡  
嚴殺有體甚強人心想必能相知也

韻仲亦得書說彼中事甚有條理讀之快人也如來書簡約不  
惹閑事又自是一種好意思也

饒廷老歸聞諸公相許已有成說而辛卿適至以某嘗扣其廣  
右事宜疑其可以強起乃復宿留然近又有書懇尤延之計必  
從初議矣萬一不允不敢憚遠畏瘴但恐伉拙無補於事而徒  
大家居講學接引後來之益歲月愈無多愈可惜耳

薛漕之來方議所以寬民力者未得要領而遽有他除雖諸公  
意不苟然失之此為可恨耳直卿罷舉不復可勸殊不可曉書  
信及諸處書悉煩達之向今渠奉煩根究留材乃欲以驗李通  
之律者不知曾根究得否幸更留念也

林帥述至此可駭可惜昨夕趙丞至方得其書人生浮脆如此  
而某又與之同庚得病尤覺可憐可懼章採事已為言之但今  
年緣理憲車相款大得罪於鄉人其實不曾開口說一字渠問  
亦不深慮不謂乃得此謗今此事雖不同然此亦不可廣也林  
帥同賢然近聞其與憲司不協亦大有行不得處豈其神明將  
去而不思至此耶抑為州者固得以捍制使而使者果不可以  
察縣耶大抵范忠宣所謂恕已則昏者甚不可不戒使渠自作  
監司能堪此耶

書劄卷十二

十一

長坂鼠帶之擾兩日未平縣中得黃德威申狀云已過羅溪范  
坑屬古陽界縣宰昨日親行募以重賞計必得之不爾亦不過  
深入山林四散奔逸或無所得食縊死而已無能為也但蔡一  
哥聞來乃云後山傳聞賊入石溪市中驚疑此次是虛傳此間  
亦虛傳賊到太田即是此一路也但市中群小却不可不防領  
官無權不足恃此是晦伯當為鄉里任責且靜以撫之為一生

使別無變動為佳若論長坂之賊只有七人尉司申來已獲兩人  
人欠決不能求不須為備也

昨日得報君舉以謝章奉祠而去未見文字不曉其由亦可駭  
也某意欲招一同人致請孫而未有便近可招者不知知識間  
有此人否須得兼通經義聲律嚴毅通曉奈煩善誨論人者乃  
佳必不得已只能作藝亦得其餘則不可闕也

所喻南安韓文久已得之外訛殊甚蓋方李中尊信閣本及舊  
本反將後來諸家所校定者妄行改易世俗傳訛就稱善本誤  
人多矣昨為考異一書專為此本發也近日潮州取去隱其名  
以鏤板異時自當見之今不必寄來但細讀數篇便見紕繆矣  
年及告老乃禮之常而異議那詳橫為沮抑若非章僅促幾  
不得遂今幸得之而一二要津亦肯放過亦是一事結抹如來

書劄卷十二

三

喻所謂結五十年之公案者然閱邸報猶未免有旁及之詞只  
恐諸賢更欲子細看詳未肯放過來哲手中也  
所喻臬司事體乃爾亦是地理太遠事權太輕其勢不得不然  
比見王南鄉在番禺本司時以潯水不辦親自到彼料理數月  
其課遂登渠精敏過人其事雖今未遠想尚可訪問稽考也孫  
薛二守一章微罷孫又長往尤可傷情大抵時論洵殊未定  
也

答劉子

某還家相道但心耗目昏者相頓見雖看書亦不能復如舊日  
矣得子澄書盛稱韜仲居官不苟前日晦伯一再相聚亦其進  
益得後來朋友向前如此老朽無復恨矣子澄樂於訓誨且數  
信見其善甚善伯恭竟不起令人痛恨非但朋舊之私情而已

案據條條皆切中其病然退當去恐不及改耳拂衣之舉凡所  
不能比道人持書人都兩月未還計此遲緩是必將從其請矣  
若若以此且當恣意遊山不能聽得世間許多是非毀譽也  
尤川之行初甚駭聽亟以書報趙帥趙帥報書云已奏俟鈔法  
定行差輔仲添克漕司屬官專一奉行諸人必未敢動當已聞  
之矣尤川今竟差何人只此一事已足見鹽法之弊漕司何乃  
全不覺悟耶所論鹽法皆善會與應倉說否若未即及早詳告  
之恐其為漕司所惑悞申却文字也上四州誠不必盡改但建  
寧以東南邑利害亦與尤劍無異此等縣道須別立一法乃佳  
若其他有利無害處一例改却又却害事反為汀州及諸邑之  
累耳如何如何山記乃煩重刻此甚不知所費幾何今却勝前  
本矣龜山別錄刊行若善跋語今往幸附之

書劄卷十二

三

又得尊丈書知莆田未行已被尤川之機朋友深以為慮昨日  
得居晦書云沙隨已為宛轉想必無他不知竟如何但鄙意終  
是不能無疑耳今雖不攝邑事而往督賦正是宗千金於乞丐  
之夫亦自無下脚手處若惟敲不恤則得罪於民若事不辦則  
又得罪於上官兩者之間亦須勇決斷置此恐無好出處也  
鹽羨已悉聞之帥說王漕亦頗有意相招奉扣不知定如何此  
君累歷州縣理事亦甚詳細向來正緣兩下情意不通所以擔  
閣至今若果相問詳為言之得其晰然一方之幸也  
鹽法利害曉然無可疑者王漕不知曾去相招否此是趙帥從  
初不與漕司通情之患若早以規模大槩語之當不至此齟齬  
也亦守事某既不成入府問人又不欲以書懸之但見趙帥說  
為言之彼雖領畧然未知其果誠實否與其坐待決斥不若



冀願西湖之智果就三十年矣其孫照者貧悴亡聊不能歸  
故里今欲只就左近卜地以葬竊意欲丐台旨以重其事少可  
必得今悉令取與倘蒙矜許却令踏逐別具申請也

向乞通理夏稅則聞甚蒙尚書同右司文維持之力但廟堂  
無果決版曹又巧爲沮抑至今未決甚可恨也竊聞檢放文字  
體式許以見示久未及請今願得以爲法專此拜請幸即付去  
人此事自屬漕司更告因二漕語次及之及早行下州縣令受  
狀檢踏爲佳蓋早禾已刈至八九月不復可辦豐凶官司何  
閭民多取而不知僥倖姦民反乘此以欺有司也

區區按率噬臍遇毒極爲可笑然公正之朝不宜有此亦如  
之但若竟如此則荒政亦不復可料理亦即引去矣

答趙都運 善覺

書劄卷十三

向來所呈啓蒙不審已蒙過目不近覺得有說未透處頗加  
定且夕修成別寄上也

理財之說尤切時病今之所謂理財者豈復有義立是豪奪工  
兩竭中亦苦賦重民貧不審何術以惠緩之

與田侍郎 子貞

引飲德良已生果安能發渴却是渴後喜食生冷此須究一  
原深加保養不可歸咎末節諱疾忌醫也比來陰雨過多氣候  
不正元氣不回者多是立脚不住平地啣交此一種病尤當過  
意隱防莫教隨例倒却也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與外人無交涉  
亦不免違條礙實看來無着力處只有更擴近裏而安身立  
寫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欽聞也看前可

疏便更區官汗行首身投免亦不可得只得守吾大玄也

所奇不平者何事此等大抵無足深惟所謂漸平者今乃激而  
愈偏大率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  
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  
之理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時事至此拱手坐  
視無著力處病松豈有窮耶所得水石知在何許恨不敢去一  
觀耳聞中所讀何書天下事既有所不得爲顧此一事尚屬自  
已若又因循放棄日月莫可惜也

書劄卷十三

三

某一病兩月將行未果所上告老之章迄聞亦已見卻勢不免  
復小紛紜或恐遂抵詰詞不可知也陰邪表裏欺天罔人方此  
之時不能仰首一鳴以期開悟而徒爲蓄縮自全之計承負臣  
子之責矣奈何奈何今從黃守借人專致此書幸以數字見報

凡鄉來見聞所及告悉及之亦懇黃守詳的便附來必不至浮  
沈也聞道學鉤黨已有名籍而拙者辱在其間頗居前列不知  
何者爲之及所指餘人謂誰皆望一一條示也  
昨日手通說舊居山水甚勝棄之可惜新居近城以此間事體  
料之必不能免人事之擾只如使節經由不容不見便成一迎  
送行戶應接言語之間久遠豈無悔吝今年尤覺不便始悟東  
遷之失計賢者異時亦當信此言也片紙所喻非有疑於二君  
但聞是時坐間亦有宅容恐致傳播不便耳時論日新于越章  
彭徐薛諸人必續有行遣未知輕重遠近如何耳薛竟不免枉  
道果何益乎某以議陵自劾恐亦觸諸新貴之怒然已判斷不  
能關心也

休致文字已中本府尚未得保

中肯陳乞矣比來論議似稍寧息未知竟如何正恐不削亦耳  
耳衛公計時相見聞欲從居盤澗若爾即尤相近也開正躬  
欲率舟南下又憚經由富沙不免見諸人一番露頭面可厭更  
俟許度若幸無疾病即當扶曳肩味一行兼欲見石佛懸泉之  
勝也

士子之賢如施林諸人已相見皆如來喻但陳鄭未見且又訪  
問之當有願也五日一延見諸生力爲晉說今頗覺有風動之  
意少假旬月亦當有以少變前日之陋也聞同官多得同志甚  
慰鄙懷其間亦有相識相聞者恨無由相會聚切嗟耳近觀時  
論日就界鄰而若然之士相繼而出似猶未艾天意儻遂悔禍  
則亦不爲無可用之人矣願相與勉旃荀卿子云略天不復憂  
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忌也此正區區今

日之意也

書劄卷十三

四

某氣痞的學日以益甚休致文字州府已爲施行但舉城知舊  
無一人肯爲作保不免遠求左右想無不可得與僉圖付去人  
仍借一得力可託人自持印紙隨之令俟此上印府以還免致  
失墜尤幸也來書前後不同東閣郎君之說蓋出老丈向得其  
書亦自言此意甚勤懇然事始已行不可復收矣只得向前旁  
人指點一切不能管得楊子直黃商伯乞官觀而遭繳豈有某  
却望復職致仕而求恩澤之理雖至愚者知其必不然矣况今  
不作奏不通廟堂書劄而陳乞狀內亦不敢叙歷任年月其意  
亦自可見也昨日又得黃仲本書云得親戚書議者方欲申版  
謝事條制渠是謂胡如家帶必非妄此亦似是有爲而後若但  
要遂不容可主 各州 萬一或是以此惠其必來而因

以治之亦無可避之策只得依擬探禮肩味向前看他如何區  
處古幸得一章痛加排置置之宜斤不容休致之地印在我者  
亦有辭矣不審明者以爲如何昨日作誠父書託其致意不知  
曾相見否或未見可借取一觀然其說亦大槩與此相表裏也  
欲作衛公書道此曲折數日又苦目昏不能謹書或因便問及  
亦告及之演山觀瀑之約夢寐不忘然須病軀稍堪扶持及此  
一事結斷了絕始可出入以此反增煩懣耳渤海方繳陳益之  
宜春之命去冬所傳上說亦恐是浪語耳中間議論稍平僕便  
疑不久諸人豈坐受縛者勢必多方遂談者持恐嚇以必勝爲  
効自此當漸見之繳詞未報其間必有大開闔可想也

與章侍郎 茂獻

書劄卷十三

五

頃幸同僚賈深慰喜雖邇尚之同彼此默喻然未嘗得從容  
倒以剛事變之所終極而遂匆匆去國至今以爲恨也昨聞忠  
言正論愠于群小遂以口語翻然西歸嘗附一言於上饒少致  
區區高仰之意而車騎已遠遂不可及但有懷想不能爲情近  
得張元德書竊聞還家爲况甚適吾人私計回應隨處而安但  
國論大變日甚一日令人發懼便覺無頓身處不知上天至仁  
何故生此等輩使能講張幻惑以欺人之國家也昨在經筵不  
能上爲明主預陳此說吾輩亦不得爲無罪矣於今尚何言哉  
尚何言哉發女旣罷江陵恐亦難安得其近書否念之不能忘  
也呂子約經由曾相見否諸賢盡去幾於空國矣樓孫獨未知  
所聞國是之論初甚駭聽徐觀其開意實微婉不知還是從之  
文字否果爾亦足以去也適隔乃是南牀語亦可見打不過  
卷亦不爲同列所容矣良齋諸丈愈忽云下後進六一事也

一查弔其于而未有以將之須倒後使恐沙

也誠齋久不得信不知成行否九級浮圖八級已了只欠七一

級固當為天下惜之也某自四月初大病至今中間危急已為

納禱之請近報未允前此辭職亦未果決適聞閣有疏其名守

牽連四十餘人以白于上者如此則非久勢須別有行遣然數

日前嘗以周易筮之偶得遯尾之占見乎著龜者如此則亦非

彼之所能為矣將安避之哉

解決之後亦知世路漸艱然不謂乃爾之遠也久欲致一書以

病不能引領鄉風徒切歎仰近得宜春袁推書具道有問之意

亦知雅眷之不我忘也

向來從游不款至今抱恨顧此衰朽疾病日侵恐不復有承晤

之期矣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握其事者怒猶未息未知終安

所至極耶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與日必有任是責者非左右

吾誰望耶子壽想時相聞近亦得書衡陽之視當已過彼久矣

初意但恐不得久於零陵不謂造物者亦復隨俗抵牾也需及

廟議便欲寫呈以來使不能依當尋的便別寄也當時不知何

故直爾匆匆更不暇博盡同異而遽為毀撤之計甚可驚惋豈

於是時已有擁壞之徵耶

廟議固可快然自有禩之乃有大於此者令人痛心子壽竟不

免推遷至此乃是無人肯受惡名今遂決之其勇亦可尚也

有灑之一句

昨幸同朝列雖不得日夕從容然荷相予之意甚勤而襟期所

屬以為可同天下之憂者如門下亦不過三四人耳今不幾日

而風流雲散恍然一夢豈不恤緯母深此懷而生死契濶未暇

論也不審次舍即今已次何許想徑歸清江舊第矣頃歲經由

見其登臨有江山之勝交遊中有老成可敬有士友可親甚可

樂想為况亦不落莫恨不得往從杖屨之遊耳子壽當已赴江

陵見袁樞仲說彼中形勢事體亦甚可慮不知子壽何以處之

聞北風殊惡計恐不可為久留計也

德修得祠私計亦甚便但其去日遠尤使人不能忘懷補之事

勢恐亦難久留若更去却真空國而無人矣昨晚得去相內口

書今想已到干越矣

答九尚書

示諭程門諸人行事附見甚善聽山靖康間論事頗多今長編

中全不載蓋緣汪丈當時編集之際楊家子弟以避禍為說懇

請刪去故雍傳即不見其章疏後來延平重刊龜山集方始收

入他時或作楊傳不可不細考也尹和靖被召時適有臣寮陳

公輔論毀程學尹公在道懸辭甚可觀又嘗論講和甚力皆不

可不載者也南軒集誤字有是元本脫誤者如召開處則拙者

蓋有罪焉然亦曾寫與定叟恐其欲有回互不妨報及今承疏

示當以示刊者有姓字處且令鑿滅後人亦須自曉得也

奉三月四日手教一通三復慰喜不可具言又蒙封送差教及

所撰族祖銘文尤切感荷養病之餘復叨祠祿已為優幸而雲

臺改命又如私請便得仰止希夷之高躅以激衰懦則又報事

者不言之教也幸甚誌銘之作雄健高古曲盡事情雖或節用

行狀之詞而一經點化精神迥出正襟伏讀使人魄動神悚知

君臣之義與生俱生果非從外得也竊謂此文實天下名教之

指南寒鄉冷族何幸而獨得之然亦非可得專有之矣幸甚幸

書劄卷十三

六

書劄卷十三

七



甚屬以一至城府歸慰武夷緣繞還家言問疾病之獲無  
一日暇以故久不得致謝意然此心未嘗一日忘也

少隨程丈忽見過留止旬日得款餘論啓發爲多如此等人老  
於州縣深爲可惜趙帥招之折衷奏議之編功夫亦殊浩渺也  
項平父白來紹興同官中極不易得來教所謂可用之才誠不  
易之論得書知欲此來未知能自授否耳蔡君存書已成簡徑  
精密悉有據依乃知前人大是草率恨不今年兄見之其曆書  
則未就然大畧規模亦與律書相似所謂無零分者非如來教  
所疑也

金陵之喪中外有識同切傷痛而況於交舊之私乎遠承弔問  
任所以爲之深謀遠慮者一皆切中事情無所回避感歎不已  
某昨聞其還卽走紫溪又聞以極重難行恐平父道間少人商

書劄卷十三

議遂至弋陽候之幸却不甚費力一恫之餘細開密折盡凡令  
尊兄之所慮者無不已有其端今當密與平父協力區處庶幾  
不至甚乖刺耳所幸延哥似却長進若得數年扶持教養當成  
令器顧恐疾病衰頹不得終任此責也彥叙遠止此可傷人生  
危脆如此又可歎也圭父爲况如何連得二書頗不安跡似亦  
不必如此人生各以時行耳豈必有挾然後可以生哉聞尊兄  
亦嘗寬曉之甚善平父遭此禍故初恐其心疾發動却因此不  
暇及營造無益之事反覺安穩若常如此可無他慮幸因書力  
勸其清心省事以持門戶爲佳

某喪病杜門苟安嗣祥方稿自幸上恩不棄忽復收用或激難  
榮然資凌村疎記復堪此此外曲折又復多端已力懇辭諸公  
哀憐當爲開陳使得請也承問之及感愧良深陳公必已判

不知去任如何此事自繫天意豈人力之所及哉江陵計今已  
起久不得書不知爲况如何吳豈州求免遠使不知得何策  
直以親老丐福恐無不得之理但恐別求任使則難必耳雜俚  
兄弟恐未參識自江西來者多能道其賢也程侍郎馬貢文字  
會傳得否若有本便中幸借及每讀此篇常恨讀書不多無以  
考見古今之同異計其所述必甚精博所願見也吳監丞輪對  
文字亦願得之不知可以并垂示否

書劄卷十三

尚書程公垂問曲折尤感其意因見率爲致謝惻區區之意蓋  
不殊前也羅兄亦告致鄙懷皆未敢拜書也蓋恭得祠甚善材  
品如此何患不達政須恬養以厚本根耳禹貢論得之開豁甚  
多歎服無已但恨未見畫圖得爲求之便中寄示幸甚傳畢當  
并此論歸納也伯駿劄子亦幸垂示宅有可見教不吝及之尤  
所望也

某不孝禍深早歲孤露提携教育實賴母慈不幸迂愚不堪世  
用不能少伸烏烏之報而奄忽至此竟痛割裂不能自存幸以  
今春粗畢大事音容永隔痛苦終天伏承慈弔并以香茶果實  
遠致奠儀仰感勤眷之誠俯念瞻昔之好拜領號絕不知所言  
衰陽之除必是見闕正此哀苦不敢奉慶惟是益遠誨臨而殘  
息奄奄不保朝夕引領西望徒切悵然

鄉邦得人之盛魁選復出其中甚爲可喜但所陳取士之策於  
人物取舍之際不免祖襲蘇氏浮薄之餘論此議肆行非天下  
之福殊使人不滿意自此脫去場屋想當別作規模耳哀陋何  
足取置齒頰間耶汪樞之孫遂進而立於三人之列想老之盛  
意也刑州之行寄任增重今當入境矣

答郭察院郭瑞

封垂示尤荷不鄙使任事者於事之幾微每每如此則尚何  
朝綱不振之足憂哉甚善甚善甚盛甚盛其衰晚多難悲辭思  
除未遂私計之便今不敢復以前請為說矣惟是前仕有妄乞  
施行經界一事今已任罷自合拆罪而反冒褒擢實無面目可  
將使指不免自劫以俟嚴誶

忽聞抗疏觸邪遂去言職此於賢業為有光顧在治朝為可恨  
下偶在病中聞之增氣與士友言亦未嘗不俯而歎仰而賀也  
邪黨交遊與有光寵其何幸加之

錄示諫草三復永歎知忠賢得志之難而吾道果未易行也然  
清名直節足為里閭光寵而去一凶人亦足少折陰邪之氣於  
正論不為無助此又皆可賀者

答郭邦逸

吾人之學要當以明理治身為本世間得失正不足深計也其  
衰病屏居尚叨稍食不復有與世俗較曲直之心矣聞以前事  
頗累鄭君為之踧踏尚賴寬恩不終抵罪也

志父中秘之除此却未之聞泉州之命亦然山間真如井底也  
某昨遣人請嗣今已竟月杳無還耗方以為慮承諭廟堂已有  
領畀之意若是監丞兄書中所報想必得其實兼林既去亦須  
兩下有施行乃見平平蕩蕩之意也

奏函必已關乙覽殊未聞宜召之旨何耶承常俯就臺選來歲  
發策大廷始當披腹呈琅玕耳

答羅參議

得欽夫書聞其進德之勇益使人歎息柳寇掩擊官軍反為

官軍所愛勢已小郇但未知終當如何耳閩中人情却甚安恬  
時和歲豐天所賜也第州縣以催發上供之故頗行刻急哀歎  
之政此為可慮耳建陽鄉人李乘義嘗從寶學劉丈入蜀今  
老且病往投舊議諸將因來求書得以附此渠不敢有所求但  
得一顧之寵亦足以為重也元履來山間相訪適值此使亦有一  
書附之

九月廿日至豫章及魏公之舟而哭之云亡之歎豈特吾人共  
之歎其名價甚敏學問甚正若充養不置何可量也但云項在  
富陽與尊兄辨論甚苦是時左右似未以外學為不然却與前  
此相聚時所聞小異何耶江丈日相聚所講論者何事當有可  
見語者某頃以書論數事似皆未以為然者未敢苟已復以此

書劄卷十三

書扣之論語序一篇欲寫呈之書中已言之而便速寫札不謹  
只納左右幸因語呈似幸甚幸甚先生埋銘頃欲只求汪丈寫  
不知見許不想嘗懇之不待言也前書所欲更易數處欽夫又  
欲刪去一句乃行狀不知汪丈以為如何乘間試為扣之所寄  
彥豐處書未到今此便過餘干却令往取矣

痛平幕府無事得以優游坐進此道而所以與謀贊畫者  
莫非便民聲勞兼勞之事甚休甚休  
示及汪丈書知已為緣况虛况虛字恐有志銘幸甚幸甚容附

書瑞父兄弟借來一觀也瑞父兄弟已祥祭先生德容日遠益  
使人痛心耳記善錄荷傳示甚慰所望亟作書遣人未及細觀  
然其大致可見於此始得聞和靖言行之詳蓋其見道極明白  
以其言之極平易以淺近而實深遠卓義不可及也而居

相見其義論云何清可以見示者若此山論語序本為世學膠  
固學者然多以分文析字執辭泥迹為務故有視其所視遺其  
所不視之說但所引用之事從莊列中說作太過遂致微失本  
意却似精粗本末真有二致所以中間竊以為疑非其意特  
疑其語耳後見張欽夫吳晦叔乃知文定亦嘗疑之不審尊意  
以為如何幸有以見教胡仁仲所著知言一冊內呈其語道極  
精切有實用處暇日試熟看有會心處却望垂諭其於汪丈書  
中已說及恐欲見即為呈似也欽夫嘗收安問警益甚多大抵  
衡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才一致尤易見功某近乃  
覺知如此非面未易究也明仲兄不及別拜狀想且以從容有  
講道之樂中間說看易傳不知後來所得如何某亦欲讀此書  
如有可以見教者因來及之幸甚幸甚元履晉叔近皆相見亦

書劄卷十三

十一

甚勝仰也前書懇求書籍碑刻等不知曾辱留意否  
先生諸書想熟觀之矣平日講論甚是如此奇論所未及者別  
後始作書請之故其說止此然其大槩可知矣老兄既知外學  
之非而欲留意於此恐於論孟中庸大學之書不可不熟讀而  
詳味章句之間雖若淺近不足用心然聖賢之言無不造極學  
之不博則約不可守今於二經未能遍考而止以論孟中庸大  
學為務則已未為博矣况又從而忽略之無乃太約乎  
某塊坐窳山絕無師友之助惟時得欽夫書問往來講究此道  
近方覺有脫然處潛味之久益覺目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  
者皆不我欺矣幸甚幸甚恨未得質之高明也元來此事與禪  
學十分相似所爭毫末耳然此遠未却甚占地位今學者既不  
知禪而禪者又不知學互相排擊絕不刺著痛處亦可笑耳何

秋間相過少欽相與懷想而致者俱不自勝也  
知言後來必已熟看其說如何汪丈曾說及否可否之間必有  
是論因來及之幸幸記善錄細看却似馮公所見未透記得無  
形長者所見莫亦是如此否

亦感留意以耳目之玩煩長者愧愧向附還三書已領矣書中  
忘記稟知也汪丈寄橫渠三書來此為校補甚多勢須刊作一  
本乃佳益補綴不好看也大抵集中脫誤盡在第二至第五卷  
中只換却此四卷亦得也第七卷中有一論邊事狀却只於卷  
末添版便得恐汪丈事多告請出為點對付之工人幸甚幸甚  
此道既寂寥而諸先賢之子孫亦復流落不振自幕府之西訪  
其書恤其人不遺餘力此亦一時節因緣耶較書極難共父刻  
程集於長沙欽夫為校比送得來乃無板不錯字方盡寫寄之  
不知今改正未也張家事已於共父書中言之不知其人已來  
未也人家僮僕乃有如此者可尚可尚今士大夫食君之祿不  
為不厚而臨事面說辭難就利無所不至亦有愧此僕也哉此  
書轉託欽夫尋便亦方索然無一物可伴書者可笑可笑

書劄卷十三

十二

與羅師孟師舜兄弟  
某昨承面諭將以先公行實見委始者徒感知遇之深不自知  
其不可既而思之先公平日交游皆海內老成賢倚之士其間  
相處之久相知之深而文字言語足以發揚潛德者尚多有之  
某之不才豈宜進越輒任此責若昆仲以先公嘗一顧之不欲  
卸棄它時草定行事本末因使得預討論而致之諸公則某雖  
不致不勉竭駑頓以承命萬望裁之又向蒙示教於輩行間  
是甚亦不敢當自此枉書率刊正之

先公銘文已為題額并託上饒程丈書之字畫淳古可愛想便刻石也其間有少曲折已為四哥言之矣

答羅縣尉南劍沙

讀書治病之說誠如所喻但古人之學以莊敬持守為先而讀書窮理以發其趣至於讀書之法則又當循序專一反復玩味一日之課不可過三五條譬如良藥雖無劫病之功而積日累月自當漸覺四大經安矣

與林安撫

竊聞開府以來獨除遺賈以大萬計號令所下至簡而嚴是以舉措不苛而人自不犯方地數千里吏畏民安近歲所未有也區區仰德為日固久而究觀規摹欲汪心服則自今始乃業垂問見聞所及又有以見高明之度不自賢智乃如此尤以歎仰

書劄卷十三

苟有所懷安敢不盡願實未有以塞訪逮之勤耳又承詢及所知別紙具稟恨所識不多未足以副好賢樂善之意也

與趙昌甫

罪戾之餘物色未已不知何以見惡如此之深其可笑也近讀經書不得却看些古文章識得古人用意處然亦覺轉喉觸諱不敢下筆注解但時發一笑耳

來書所喻似皆未切事隋已細與長孺言之後有的便渠必一一奉報要之今日只可謹之又謹畏之又畏不可以目下少寬便自舒肆况所謂少寬者又已激而更甚乎黃乃以力替建中而去前已去者將有復來之漸其繼之者與儲以待次者又不令人入若非上心慨然開悟發明善類未有少安之望也千萬

白仲宗書

敬奉朝父

不勝真切之望

也昨日得王謙詩書亦如恒常所料蓋遠方未見其報耳向謂學易集見其當紹聖元符之際愁居憊處之狀令人傷歎不意今日乃見此境界宛在目前試取一觀亦足以為法也

火時見呂紫微與人書說交遊中時復抽了一兩人令人驚懼當時不聖會得今乃親見此境界也斯遠聞其喪偶不知果然否經年不得渠書想亦畏偽學汚染也

李白詩多說此事惜不能盡曉粗窺端緒亦不暇入靜行持但玩其言猶是漢末文字可愛其言存神內照者亦隨時隨處可下功夫未必無益於養病也

已草挂冠之牘關成即上計較平生已為優幸獨恨為學不力有愧初心者書未成不無遺憾耳因便寓此少致問訊之意政遠千萬成詩止酒以時自愛春集均慶

書劄卷十三

五

答江隱君

每承詳切之誨若將擊而與諸聖賢之域願愚昧未知所以仰稱期待教督之意而又未得親奉指畫於前其為向仰不勝此心之拳拳

別紙所喻汪洋博洽不可涯涘即見所造之深所養之備縱橫貫穿上下馳騁無所窮竭底滯雖若某之蒙昧誠不足以語此亦已昭然若發蒙矣幸甚幸甚然竊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驗之其大致規模不能有異獨於其間語夫進修節序之緩急先後則或未同蓋某之所聞以為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大理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舉目無不在焉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究其可否由是格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容有次序而

一理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為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為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游玩發悟而自得之然後為至固不可自盡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支葉生實不至其日至之時而擢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凡此與來教所謂傷時痛俗急於自反且欲會通其旨要以為駐足之地者其本末指意似若不同故前後反復之言率多違異而語其所詣之極則又不致以為不同也姑論其大槩異同之端以為求教之目其他曲折不敢執着言語以取再三之澆要之非得而承不能究此心之所欲言也

伏曆壁教所以訓督孜孜不倦有加於昔願惟庸昧重勞提耳既感且愧不知所以為謝也

書劄卷十三

十六

義或不如此恐如所論則義以方外之一節似少功用耳及蒙垂喻再三每加精審讀之恍然自失於直截根源處更無纖芥可疑只是精義入神一句依前未免相悖思謂大體已是正當即不須強以此句說合費多少心力言語於道體無所發明於文理反有所累其精義之願乎心以觀聖人立言之意當信其非敢妄言而此句工夫自有其所謂不但如來喻所指而已拙於文詞又迫私冗來使不能久駐然此非難知以吾丈高明尤不難見若無義以方外一節即儒者與異端又何異乎此似未易以內外隔截看也前書別紙變化機要二者之分亦非愚妄所曉竊意聖賢之言則一而見之淺深在學者所證本非有異如此分別也昔有人見龍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論語其人遂問論語中要切是句語先生云皆要切王語可也此語其

乍看似乎平淡沒可說只以中有味所無窮令人說

得來驚天動地非無捷徑可喜只是味短與此殊不倫矣且看論語中一句一字孰有非要切之言者若學者體會履踐得皆是性分內緊切緊實事便從此反本還源心與理一夫豈有剝法哉若如吾又所謂變化者則聖賢之門無有是也其莊老竺學之緒餘乎反復以思未見其可大抵聖門立言制行自有規矩非意所造乃義理之本然也故日用之間內主於敬而行於義義不擇則不精不精則雖其大體不離於道而言行或流於詭妄則亦與道離而不自知矣故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而孟子養浩然之氣亦必曰是集義所生者不識此為對仁之義乎為精微之義若來喻所云乎且對仁之義亦何以知其不精微也但大傳中精字之義不如此耳

書劄卷十三

十七

前幅所陳謬妄不中理之言必多蓋未敢以為是而求正於左右切望指教區區之病正坐執滯於文字言語之間未能脫然有貫通處其於道體固患夫若存若亡而未未約卓之見耳但精義二字闢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來教之云似於各言之間小有可疑雖非大指所係然亦學者發端下手處恐不可畧故復陳之

與鄭景實

示喻曲折亦是時態之常頃聞仙遊故相葉公之為縣月計所須令民以漸輸送故縣籍無餘積而月解無餘欠人甚便之

計郡計既寬正當法此稍寬縣道之輸亦公私之利也但恐縣道難託別生它患此在高明必又有以制之耳儲宰既去為思家所誣亦寓公者為之先後輩評所清選學一事乃與賤跡相連士子有初不預謀者亦被流竄其事甚可笑或傳不止流竄果爾又可痛也蓋舊學基不佳眾欲遷之久矣儲宰一日自與邑中士子定議而某亦預焉其人則初不及知而其地亦不堪以葬也它時經由當自知之其可浩歎又不止如今所論也

與饒廷老

此間虞士朋與王阮同赴東府計會乃其郡郡鄉人必不使人攻之也姑以徐之當見底裏歸宿也游城之或云參選不得已歸臨海不知然否能碎千金之璧而眷眷於破釜何耶

伯起聞已西去昨日得浙中書云子約之近親戚有為旁郡守

書劄卷十三

六

者遂不復相聞末俗益偷乃至如此亦可歎也

所喻極當初亦疑之後則所得只是庶官恩例故不自慊今既不安不如且已止於未形尤為深慮保狀已納還仲本印紙今并附其人持歸幸檢入元不曾發封但別用紙護之也三衛已差替人正則恐亦不成赴上矣丁生頃年代君舉於桂陽自刻其詩集而屬君舉序之是時蓋求人社而不可得今日乃為此言固小人之常態也

示及報狀只披疏未見此其間候雖未易窺然其千勢規模亦不難見蓋已排黃子由之說而退之不久必別有勝負也元善

已如雷川其子假日至此見養子之說愕然曰大人到彼又更

矣此語亦有味固見仲本可開及之世間所傳坡文亦未必

其言可更詳也其地力得句又苦傍風益

候雖淒然服藥發散出汗多倦乏不可言屋下濕潤坐不得閣上又熱無着身處頗以為苦耳誠之進退不決河乃至此累年幾與老拙只爭十來歲前途事亦可知若時運來時又自非人力所及也

侯闕竟如何人生凡百信緣禍福之來豈計較所能免見說賢者慮慮過深幾至成疾何必爾耶伯起想已赴班引矣中間道學二字標榜不親切又不曾經官審驗多容偽濫近蒙易以偽號又責保任虛實於是真腹始判矣

與張孟遠

老益衰百病交作處世能復幾時而季通子約凶問沓來令人感恰不能為懷天之蒼蒼其果有所愛憎耶抑都無之而直聽其自爾耶層說恨未得請餘誨康節之學固非止於為層然亦

書劄卷十三

十九

不專為知來如後世譏緯之言也幸深考之復以見教幸甚歸來之後切勿重疊已深愧及不意又蒙收召之恩顧念本末不應復有仕進之計而懇辭未獲比不得已輒緣而奏封事之請安陳賢言政使至前所論不過如此計此愚誠當蒙允得遂退藏也然語默之間政爾難得中節此舉却是以語為默差之毫釐則是反逆其禍未知竟何似耳子充當已改秩亦久不得消息也季路之除甚慰物論供職當已久矣

衰病益侵自去冬來脚弱拘攣心腹痞痛日甚一日服藥略無効驗懸車年及已言於郡丐上告老之章而有司疑之交舊亦多以為不可未知竟如何然此意已決不復能顧利害得失也友人游于棠想試南宮行期偶緩遙寄欲買舟而無知謀可託

欲丐指麾幹事人相導之此公定夫先生從孫論議文墨皆有

在此為可與語者許當自識之也

記得某老初論衡陽有以詩送之者曰逢人深閉口無事學流  
頭此語有味可發一笑然亦不得只作笑會也

谷劉德修

似聞嗣官秩滿不知亦為再請之計否耶東方之事想日聞之  
某竟不免史議然已晚矣工使苟安亦何足為輕重顧未知世  
道終何如耳餘于時有人往來履常兄弟且如此昨得其書具  
道所教戒令人感歎但觀時勢恐未有補從促禍耳機仲元善  
各已為致盛意皆屬道謝子宜在宜春時得書其母年高不肯  
來就養甚可念子直罷盛陵後去之章貢外邑寓居亦不甚安  
子壽間亦得書平父聞亦歸江陵却不得近書也季章必已到  
聞中文叔寓居不知為說定何如亦已託君亮附書問訊矣東

書劉卷十三

子

溪志銘高古峻潔法度深嚴而渾然不見刻剝之迹三復歎仰  
以得見為幸老先生學行之懿遂託此文以不朽矣春間當已  
就寔恨不得陪素車之會也傳之計亦已襄事其子弟幾人當  
能世其學也天雄鐵杖石刻之況荷意甚厚第顧衰懦有不能  
堪重以為愧耳今年脚氣幸未大作但耳聾目昏日以益甚舊  
書不復可讀而頃年整頓儀禮一書私居乏人抄寫學徒又多  
在遠不能脫離深慮一旦無以下見古人又恨地遠不得就明  
者而正之也

方念久不聞動靜忽聞邸報有房陵之行爲之悵然寢食俱廢  
累日不能自釋不審彼以何已就道自簡至房道里幾何取道  
何州閱幾日而後至風土氣候不至甚異不居處飲食能便安  
古官吏士民願知相尊敬否吾道之窮一至於此然亦久知矣

有此事但不謂便在目前耳偶有鄂便託劉公度轉致此間知  
有的便亦望得一字之報使知動靜少慰遠懷千萬之幸馮李  
亦復不容李章得郡而名見乃弟疏中恐亦非久安者李良伴  
馮飛其冥使人深羨第恨不得扣其玄中之趣范文叔却幸未  
見物色想亦深自矜也某足弱氣痛已半年矣杖策人扶僅能  
畧移跬步而腹腸脹滿不能俯案觀書作字一切皆廢獨於長  
者未敢依劍口占耳數日又加右臂作痛寫字不成衰憊至此  
無復久存之理承教無期尚冀以時憐為世道自愛耳某隨例  
納解幸已得請中間蓋亦少有紛紛後雖粗定然猶不免為從  
之累亦可歎也

蓋室游山大是一段奇事衰病窮蹙不復能出門戶矣引領高  
風徒切歎仰李良伴恨未參識聞其養生頗有奇効恨不得一

書劉卷十三

至

扣立指參同契絕無善本近校得一通令人刊行方就同有訛  
謬處今納一冊或因音煩為扣之渠必於此深有得恐其有錯  
誤得筆示幸甚也屈平以往者不及來者未聞而有長生度世  
之願亦是不堪時人之妄作而欲見其末梢作如何出場耳每  
讀至此未嘗不發一大笑也

與方耕道

問禮之意甚善願淺陋何足以講此舊所遵守者温公書儀程  
氏新禮耳兩書想皆見之擇其善者可也嘉禮有日本合遣人  
致區區適此甚慘不得如願想能亮之承許改月來訪幸甚幸  
甚

所喻南軒病證極令人憂念且及博人候之當并拜狀也暮冬  
正要蚤晚從容密轉庶益來喻乃欲公應指笏納謝前言殊不



成舉指問之駭歎而足乃是事欲引善歸己已曲在人非主人所以千里相招之意也又況如此則必大激同官之怒亦使主人難處區區愚慮深為老兄憂之方念正論衰息吾黨甚孤正當凡百詳審委曲調護使人無可指議乃為益善若以小故先自乖離外激眾怒內致羣議殊非策之得也況向來所辟兩人游已望風引却今老兄若更做去就豈不大損主人聲望至來喻所謂官吏縱弛此亦當以漸整頓豈容一旦遽行商君之令乎居上以寬恐南軒自有規模若一向糾之以猛恐非吾輩平日所講之意更請裁之勿為過舉幸甚幸甚

回到知縣 謝君芳

嘗念兒時侍立先君之側見其每得村山侍郎公書未嘗不把玩歎息而善藏之是時雖幼無所識知然竊其詞意筆蹟之妙亦意其超然非常世之士也其後僅三四年先君即奔諸孤蓋已不及見更化之日矣是以一時去國諸賢次第收用侍郎公亦再登近班而某跼伏窮山不待一拜林下以修子弟之恭至今以為恨也不意垂老得其賢孫而與之游幸亦甚矣三復來誨俯仰今昔甲子殆將一周又自歎其老而無聞也

與蔡權郡 商康

丐祠之請前月半間已專人入郡度諸公見憐必已俯從所欲矣昨慮使郡虛有勞費亦已預戒即吏關白想微台聽也近聞已除石寺簿為代與之亦有和故其人豈弟達於從政真足以惠一方矣

答盧提翰

承問及為學之意足見志尚之遠甚慰甚慰蓋昔聞之人之一

身應事接物無非善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効矣幸試思而勉之幸甚幸甚

此有樂靜李公文集謾納一本其後序所云深可以為千古求進之戒幸試觀之區區奉寄意不在於文字也令兄寺簿詞翰兩絕把玩不能去手然豈敢輒以無能之詞妄取僭越之譏回書幸為遣行李集并往亦足以見區區也

答儲行之

所喻縷縷殊可駭歎此其意不在左右計必又須醞釀播揚成一大事亦不可知然區區之心有可以質於神明者以救民而獲罪亦所不敢辭也批書遲緩亦且得寬心忍耐為佳聞建安亦未得去崇安却已得好消息矣縣中近日大槩幸已無它但西路之窘日迫官司要已再輪上戶至八月初然無人監督以明者行之尚且不免為虛文況今日耶

書劄卷十三

三

適得蔡倉書尚有挽留之意若能領其恫欬幡然一來千萬幸甚昨日劉居之相訪具言麻沙事體云一種貧民至有餓而死者聞之惻然今日文鄉相過亦說諸處輪難已足上戶使謂事畢雖有米者亦不復難最是崇化一鄉可慮梁文叔亦言長平一帶小民般迎崇安早穀日不下百人或恐彼中土人爭占闕截亦能生事此皆可深慮者竊意左右聞此亦不必待其糾駁如林流血成川然後為復來計矣且是日今便覺上下人情不通有話便難出口適因蔡倉見問已告之云不若便臨諸司再願左右一來權領之 職帶取印杖從間道直趨崇化味沙往來

監製并博 誦教元... 不可者不知雅意如何文卿亦說縣中士民盛傳舊尹復來其  
意似亦可憐不應便怒然弃之也適又與文卿說自今以往境  
內有一夫不得其死一夫身被刀劍則左右皆不得辭其責切  
幸察此苦言少回必去之志勿信庸人徇已忘物之說以誤遠  
圖恐異日思之不能無追悔也

向來此間行事得失當亦有可自警者或謂却是欠些偽學  
其言雖可笑然恐有理不審於意云何也

閑中讀書奉親足以自樂外物之來聖賢所不能必況吾人乎  
但新學一旦措手而委之庸劣數日前已互遷象設令人憤歎  
不能已而一縣下人若實若虛若賢若愚無有以爲意者惟會  
堅伯相見新帥來以爲士子當相率訴之范仲宣深以爲然而

書劄卷十三

三

漠然無有應者此亦見人之謙見分量之不同也季通之行浩  
然無幾微不滿意丘子服獨爲之涕泣流漣而不能已處事變  
恤窮交亦兩得其理也

張鄭黃鄧相繼物故呂子約前月亦不起疾殊可傷悼亦是氣  
運使然豈可專咎章子厚耶元善到雪後一再得書殊恨失計  
初亦有所迫而然失之不能斷決耳季通在湖南耳根却靜然  
諸遠客聞高安之報想亦不免打草蛇驚也人生由命非由他  
此言雖淺誠有味也

偶有自江西來者得東坡與何人手簡墨刻適與意會今往一  
通可銘坐石也

東坡帖 附見

示及數書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見之愛我厚然僕本以

鐵心石腸望公何乃... 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

邑邑則與不... 道者不大相遠矣凡造道深至中必不爾  
出於相好之爲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故輒以狂言  
廣兄意耳兄雖舉坎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  
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可火之  
不知者以爲詬病也甚皇恐

吾人不合偶得一官遂以官爲業一日投閒便有食不足之歎  
彼此皆然然在此則身自當之無所怨悔亦知賢者以親養之  
故不能不介念也來春之行不知都下報者云何若非以鈞黨  
之故則疑雖重坐但經赦宥便是無事人只是一墮此城却恐  
未有出期雖然只是參選然亦須臺參出入而前恐又重遭指

書劄卷十三

五

日頂更審而後遣告詞傳問數聯不曾見全篇尋常此等只拂  
畧說過今乃鋪叙如行遣禁從帥臣之體不知果是誰筆因便  
幸畧批喻也某却至今不曾受告亦不見報行詞命喚奪半年  
未曾立案殊不可曉也避地蓋出於不得已其他却無說但後  
受百司對移之命既行彼乃深怨以爲自此發之不知三公經  
年不通問也府論率兩三月頃有一番引作近報集議救條不  
知意果如何恐亦只爲諸已行道人恐死灰之復然耳

張帥到未此公遂去朝廷不省所謂議者蓋深惜之彼當已得  
其說矣來使方今還自府中通此兩日所苦大作為疾草此不  
能究所欲言然前書計亦非晚當至矣獨樂園圖恐司馬守便  
之官未暇刻得與之議爲辨一旦刻之亦佳但共詩頗有謬字  
見山臺詩中劇透剛乃陶隱居之別號字作淵明當改正耳前

晉道迹正爾何人爭而使人相愛愛不能忘雖不得復至其處而猶欲見之圖書之間使其流傳之廣且遠而未至於泯滅然則爲士君子者其可不力於爲善哉

所喻批滿今始得之萬事遲速自有時節固非人力所能爲也代人上書者不知科之何人此人固非佳士然恐亦未應遽至於此當更察之若其果然則誠爲狗彘不食其餘矣彼汝怨妄言者固自不足責也前日亦料從人不欲復過此亟折簡呼文卿令其往見同欲寄聲昨日得報乃云冬收方冗未能自拔今水險及有問道過門之意似亦未便幸更審之大抵欲面言者無宅但欲每事詳察持重耳觀人之失亦坐自處未能深靜之故若處晦觀明處靜觀動則無不察矣

書劄卷十三

二十六

前日廖子晦歸說新關已爲人所受想已聞之理勢以應爾也詞命已行乃東山之筆有盡課入己之語深自對人誦之不知已被受否聞其亦有之樂却云是同官作其勢不應如此但至今不下亦不見人何誦必是誑以媚用事者而深藏以蓋其迹甚可笑也

帥幕無事可以讀書而西山南浦號爲天下勝處公餘從倚亦足樂然亦更須擇交勿忘前事之師乃所望耳小坡一著高似一著此其不易必是裏面說得轉了方下得此手脚然此亦至危之機更須深自防衛一種細故得放過且放過勿令人疑事事皆出於己乃爲佳耳鄒公亦有安靜之說次第善類須少安也王巽伯未能去否向語渠尋狗樂園圖摹刻流布不知曾爲之否不及作書回見幸爲扣之也景初素守於此可驗世路升沉何足深計但以此心無愧所得多矣衛公近得書寄梅溪

聞來初欲令作記俄聞溪城之報且罷休矣甚愧不得一遊其間并以文字結緣也至之且得如此亦是一事大抵吾黨倒多困窮只得存活得過便是十分亨泰矣後之晚娶深入瘴地似不善便此邦之侯一再通問亦依樣畫葫蘆蒼之不爲難也

答黃子厚

罪戾之蹤不容掩覆竟蒙基劫禡職罷祠昨日已被省劄而季通遂有春陵之行已入府聽命矣

示喻獲獲極感動念然此何足置意中耶季通只是編置無他刑名正緣有司欲秘其事却致傳聞張皇前日就道臨老遠謫殊可念耳告訐之門既啓世間羣小無非敵國便能因樹爲崖自同備人亦已晚矣況不能耶死生禍福正當付之造物耳

書劄卷十三

二十七

所說賑貸事想已蒙留意矣今日復有數人來云是六十二都人戶不知與昨日狀子是同都否不免非煩契勘令社首保正等人結保具狀來請恐亦只有三百來石勢亦不能廣及也社首輩或自呼喚不得今一書至伯起託其喚集幸爲付此輩自持去又恐去建陽遠俟見人數即報彼縣般載來黃亭東岸等候人來請貸也老兄閣中無事不合相擾然想閱此疲民不憚少勞也

答丘子服

昨晚又承簡爲慰謝字初不曉將謂有何異事承亥之說乃爾可笑也唐人詩云昨夜秋風還入戶登山臨水興如何爾此句甚覺塊處之憤憤而力未能出奈何奈何詩譜已得之未耶御書閣已裝了龜子恐官司未暇及意欲自出薄少而幸諸朋看共爲之似亦不妨已畧說與通理所欲議定喻及仍令匠氏

畫圖來看也

老子荷留念載管魄之義說者皆失本意前日因此偶思楊子說月未望則載魄于西與此字義頗相似檢看諸家亦無一人說得是實草定數語以辯之未暇錄去俟到此日可看也對面問以私意窺聖人崎嶇反以不成說話而反譏孟子為求其說而不得者其言之大非獨如來喻所指也

前晚聞春陟信不佳昨日亟走後山渠家亦不得的信但所傳甚于細恐必不妄志業精深今豈復有此朋友為之悼歎不但為平生交好之情而已也

示喻有科舉之累愚意非科舉之累人人自累耳所示論昨在寶幢曾聞此說渠曰嘗輒語其非試更思之得失有命似不必太狗時好也

書劉卷十三

三

前書問責沈時正接撥不及報不知平父曾寄去否此中無本沈是葉公之姓向來敬夫在桂林刻本跋語中解此字義舊有本亦已盡矣

周子通書近時到處有本此本頃自刊定比它本為完可試讀之此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簡質若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矣更有二先生集本皆為人乞去俟他時別寄也

與劉平父

承示及行在諸書已領今納胡丈書及陳賀二公祭狀葉樞與沈倉書共兩與黃守劄子去平父至彼可與伯修昆仲熟議若止處如有意東來即遣人持沈黃二紙抄元履令見二公而道曲折益共甫書中之說如此但前此某嘗妄發卜居之議未有

定論既而聞居泰寧之意甚決且謂勸居建陽者皆挾黨徇私其說非特不知誰主倡此說真與伯修昆仲者也范文素志不欲居泰寧見於書札者非一況啓手足之際又有道學失傳之歎不屬意可知矣今續息未定而異議紛然不顧義理之所安妄言同異雖其意謂范文為不復有知其如義理有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者不可幽明而殊視也胡丈之肯不約而同幸持以

示修崇老僕之言今可思未二公賄金尚在胡丈許其不曉求田事諸公已屬元履矣當於建陽近墓買田則建陽不憂食不足斷然可居無疑況近三世之墳墓而范文之門人子弟布滿左右伯修兄弟動息必聞小有過失必有交禍而更諫之者其於范氏門戶久長之計豈不優於入泰寧范文所不欲居之地去墳墓背朋友而自肆其心乎然則伯修兄弟今日之計不患

書劉卷十三

三

於食之不足而患乎身之不修為前人羞辱而已平父至彼便宜論此某月未至麻沙或扶曳一至邵武不可知然此議之責今在平父向者某已不復有意啓口偶因胡丈之言復發其狂琴志已領看畢即納上亦方是五七十年來文字非古書也小報却納還言者聽者皆不易得但欠一行字耳草澤中却有此等人使人益深索祭之愧也

答王樞使

便中忽拜手札之賜伏讀感慰不可具言蒙喻干越之故悼歎閱惻見於詞旨前此亦聞首為力仲歸葬之請固已深歎服風請之高足厲頑俗矣及此垂太息也浮議訥訥至今未息嗚呼命侶日以益眾不知更欲何所為者清源既不免而信安已擯去近見所上集議之言其頗有苦之言亦不易也當今舊

計所以處此嘗有定論也此間親舊有自干越會葬而歸者亦得其長子書聞其動息頗詳然亦無可言者但令人隕涕而已如某感迹固不足言而終致力辭僅免近職初意自此可以少安而後各餘責侵陵未已亦未知終安所稅駕也舊有足疾歲頃一發旬月以來正此為苦加以盲目日甚重聽有加終日憤憤如土偶人已無復有生意矣彼何見疑之過耶湘西區勝饒空寄示得以仰觀非惟健筆縱橫勢若飛動而心畫之正結體之全足使觀者魄動神竦其大惠也某前此埃意偶及於此而不敢容易以請輒因饒幸言之不謂便蒙謂可遂得彈壓江山垂示永久湘中學者一何幸耶趙機宜得趨幕下書來極感知遇之意醴陵亦說甚荷容容以見門下愛惜人材隨能器使之妙固無一物之遺也

書劄卷十三

三

自邇以來衰病沈綿日就羸頓此凋隕斷盡之常無足為門下言者今則鄉人李正通朝散祇役部下復此附稟其人明敏有才緩急之際可誘繁使之末聞亦嘗得出人門增竊計不待區區之言久已有以處之矣又蒙不鄙俯垂訪逮此見高明之度不以爵位之崇名譽之顯才業之偉氣節之高自謂絕人而謙虛下問至於如此甚盛甚盛願某至愚本無知識加以疾病之餘思慮昏塞其何以辱嘉命然竊以謂知院參政平日尊主庇民之心其素所蓄積者固有定論蓋不待士大夫知之而見童走卒亦皆知之矣今日得其位而施之其先後緩急固宜自有次第但能益以天下之重自任而勉焉以因其志則天下受賜已不貲矣至於主張公論

扶植善人扶去陰邪不使得乘間隙則願高明於此益加育實天下幸甚幸甚老生常談迂濶無取借易塵瀆伏深愧

與方伯謹

閣中不能無為而所讀書又不能隨眾備禮看過日間趨趨程限甚覺辛苦偶記楊敬仲答人書云恭惟某官讀聖人書既飽而嬉甚可笑然亦多着題也

答俞壽翁

與國盜鑄曲折不知如何近聞淮上以此頗洶洶朝廷深以為憂遂以其事屬之葉正則不知今果如何也所示周禮復古之書其間數處向亦深以為疑今得如此區別極為明白但素讀此書不熟未有以見其必然聞陳君舉講究頗詳不知曾與之商量否欲破千古之疑正當不憚子細討論必使無復纖毫間隙乃為佳耳某衰晚不天長子夭折忽已踰年念之痛割無復生意以卜地未定尚未克塋初被湖南之命即以此辭未報之間忽聞臨漳所請經界議格不行不免自劫廟堂已許復備祠官而不飲以此為名雖已降旨促行却令別人文字月初已遣人行計此月中必可拜命六十老翁餘年無幾自此杜門當不復出矣

書劄卷十三

三

示翰剛氣未能自克之病此正區區所深慮方當相與同謹佩書之戒耳大抵最要平時講學持養使此心常存義理常勝如有用力之地也此間銅儀見說只一平環一側環一望筒只用手轉想見當時草創未盡得元祐舊制也奉告且知條教已平物情風動士勸民安姦凶屏息此亦足以小試儒者之効矣更冀勉旃區區又將於其大者觀之也誠恐時神翻然令人慨想

所寄石劄某偶在...  
也武夷之會乃所深願而未可得者他時踐言何幸如之但恐  
功名迫逐不暇赴此寂寞之期耳因書誠齋多為致謝屬此悲  
冗未能占布也建陽新居粗有溪山之樂然心緒不佳又多俗  
冗苦未得舒放懷抱也周官復古正以此經不熟未得深考與  
時得面扣其說庶幾了然無疑乃敢下語耳永嘉諸人說此甚  
有與先儒不同處然頗秘其說亦未得扣擊之也

示及先丈所著周禮復古編極荷不鄙在時先丈固嘗以見寄  
矣某於此書素所不熟未敢容易下語然當足時猶意其可一  
見而決也不謂後來不遂此願至今遺恨况今方以僞學獲罪  
聖朝杜門齟舌猶懼不免又安敢作爲文字以觸禍機乎

答會景建

書劄卷十三

三

季通子約相逐而逝不謂天之無意於吾人乃如此每一念之  
輒爲悲愴不能爲懷也昨聞吉甫之歸方竊疑之伯豐之子乃  
如此尤可歎息耳道夫久不得書爲況如何因見致意便遽未  
及書也方遣人探子約之視何日過上饒欲遣季子往哭之近  
得玉山書則已過矣前日僅能扶病一撫季通之柩也廬陵子  
一書頗爲附的便其人乃子約嘗寓其舍者也得不浮湛爲幸

答俞景恩

朱趙相繼淪沒深爲可念聞宜春人欲留學古卜葬於彼遂爲  
留居之計不知果然否魯叔子弟幾人今皆年幾何莫亦能自  
卓立否欲作書慰之以病未能當俟後便也

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今人多是自放懶  
了所以一綽弛而衆目柔也不喻立蘇忠勇祠於故居甚善甚

善但某自今夏一病至重今已累月尚未復常力尤衰日前  
欠人文字且辭之未得盡脫豈敢更承當此事耶兼近日已辭  
林子方家墓碑之請亦恐不能無嫌也  
留中益得觀書當有深趣日月易得願益勉旃若但如拙者既  
老而後有閑則幸用已不能久而無復可力之望矣直卿既歸  
想時得從容宏論不能無異同正當力究有未決者因來論  
及不敢不盡鄙懷也

與陳同父

某扣首再拜訴哀叙謝畧具前幅而痛苦之懷終有不能以言  
語自見者三復來教及所示莫文則已厚盡之矣尚何言哉尚  
何言哉自聞意外之患既解而益急地遠無從調知動息親舊  
書來亦不能言其詳第切憂嘆而已數日前得沈應先書乃報

書劄卷十三

三

云云自是必可伸雪今日忽見使人得所惠書乃知盲料亦誤  
中也急拆疾讀悲喜交懷又念常年此時常蒙惠問不謂今歲  
彼此况味乃如此又益以悼嘆也觀望既息黑白自分千萬更  
且覽以處之天日在上豈容有此冤枉事也亡子卜葬已得地  
但陰陽家說演明年夏乃可窆今且殯在墳庵其婦子却且同  
在建陽寓舍小孫壯實龔厚近小小不安然觀其意氣橫逸却  
以可望賴有此少寬懷抱然每抱撫之悲緒觸心殆不可爲懷  
也五夫所居眼界殊惡不敢復歸已就此卜居矣然藥中纔有  
數百千工役未十一二已掃而空矣將來更須做債力可了辦  
甚悔始謀之率爾也但其處溪山却儘可觀亡子素亦愛之今  
乃不及見此營葬念之又不得勝痛也莫文說盡事情已爲宜白  
哀慟之餘哽咽不能自已此見素知尊蔡兄之文此足以少慰

之矣更有少惡將來孽處欲得數語識之此子自幼秀慧生一  
兩月見文書即喜笑吟嘯如誦讀狀小兒戲事見必學學必能  
然已能輒棄去後來得親師友意甚望之既而雖稍懶廢然見  
其時道言語亦有可喜者但恐其驚於浮華不欲以此獎之去  
年到發以書歸云異時還家決當盡捐他習刻意為己之學私  
竊喜之日望其歸不意其至此也痛哉痛哉尚忍言之此語未  
嘗為他人道以老兄素有教誨獎就之意輒以不朽為託伏惟  
憐而許之千萬幸甚更一兩月當遣人就請也奠禮有狀拜謝  
但來人至江山遇盜頗有所失亡今賚到兩緜云是他人所償  
此不敢留却封納却可送官給還本主也無以伴書白毛巾一  
端往奉冬裘之須幸視至未有承教之期惟千萬自愛為禱

答李繼善 孝述

書劄卷十三

三

便中屏書為慰信後初寒侍奉佳慶所示義各以所見附于  
左方矣來喻甚精到但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析之大繁恐  
氣薄而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其餘曲折敬子元思  
必能言今日疾作執筆甚難不容盡布惟冀以時自重不宜

答折憲 名知常

示及先正樞密端明少師家傳一通拜受伏讀得以仰窺精忠  
壯烈始終大致少慰生平尊慕鄉梓之心甚人幸也願又重勸  
必使次軀以記挺道之則區區所以不敢僭易以承嘉  
命者已悉具前書矣今雖錫我益勤孝思愈切然在某私計利  
害之實則不能有加於前也伏惟矜憐反復前說而改圖之使  
得免於不韙之罪泉多之怨則某不勝千萬之幸

與黃和府

有不獲已之懇事涉鄉閭利均勢甚迫切敢忘分守尸  
如子冒公聽幸得采覽斟酌行下千萬幸甚前日迎候之初便  
愛誨諭仰見仁人之心視斯人之不獲真不啻若痒疥疾痛之  
切其身竊意樂聞斯言不以為非是以敢布其愚

極米曲折固知仁民之切無所吝於此況又使府自認脚費此  
尤出於望外下邑饑民荷更生之賜感戴宜如何耶儲宰行已  
致日縣郭近封可保無虞但崇化麻沙以西一帶素少早田唐  
石乃全無之只此數十里間尚爾啓私居杜門亦不知其詳  
細為如何

聞有臺劾亦既施行而未有被受亦未見章疏遺書舊額頗有  
所礙幸辱情照或章疏已報行得賜指揭錄示為幸昨蒙垂示  
報狀極荷眷念區區尋亦已拜恩命矣罪戾彰徹固不可逃然

書劄卷十三

三

縣宰批罷一事至乃上玷清重尤切愧恐而不敢自明竊計高  
明固已洞照其實矣至於友生連坐亦家矜念委曲周至益見  
仁人之用心為不可及感歎亡已

但既錮罷名書罪籍不知奇祿餘俸合與不合幫勸已戒幹人  
訂會所司更乞台旨稽考法令然後施行恐不應得免貽後日  
之紛紛也

答江清卿

蒙喻湖北書極荷不外但年來疏拙不敢復與外事又伯升書  
言周憲於麟之自有薦論之意而麟之不欲為自衛者此意  
皆甚美竊謂寧少忍之以遂麟之高不當共為煦濡之態以  
虧其一簣之功也

先夫人高識懿行宜得當世大賢紀述以詔後世而尊兄過臨



誤以見爲自顧淺陋何以稱此然以委重之勤慕仰之素勉竭其愚以承尊命謹繕寫納呈幸賜裁訂而取舍之乃所願望即不可用不必過存形迹以累先德之美也向來所苦何疾今想已脫然矣細觀妙畫知目疾之向平爲可喜也然中年氣血非前日之比服藥亦難見効惟有虛心調氣靜以養之庶或少可補助耳

答滕誠夫

部綱之役不辭而行甚苦甚善親聞慈念固當眷戀然亦可更以王事靡盬之義反復寬譬乃爲兩全也

與葉彥忠

易傳且留是正不妨易自伏羲始畫八卦文王重爲六十四六作繫卦辭周公作繫文辭孔子作象乃釋文王之象文言之象象文言之象

書劄卷十三

三十一

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而象象繫辭各分上下是爲十翼舊說如此承問及之

示喻爲學有緒尤以爲慰且只如此用功且夕相見却得面論

而大學近修得稍平正前本亦不能無所偏耳

詩傳兩本煩爲以新本校舊本其不同者依新本改正有經州

在內恐要帖換也校時須兩人對看一聽一讀乃佳着旬日

八常可畢也

答李伯謙

不陸感如昨無可言者前月未修得數書亦有一二論說文字

思與老兄評之而相望邈然又無人抄得徒此鬱鬱想聞之

心無歡恨也此來觀書進學務擬後進次第如何深所欲

詳及之爲幸通鑑綱目三國以後草率之屬爲了

及今想隨行有的便旋付及幸甚唐事已了但欲東漢之末接三國修之庶幾有緒易爲力耳然伯起者亦尚悠悠近浙誠之伯起相過開可喜秦南北事甚熟或取過伯起者託察料理也

某碌碌之況已具前書通鑑文字近方得暇修得數卷南北朝者伯起不承當已託元善矣度渠必能成之但見修者已殊費功夫蓋舊看正史不熟倉卒無討頭處計今秋可了見到者餘

者望早付及此間杜門山中尚不能免賓客書問之擾想官下少暇也壁記已在前書中但齊記未成耳惡札不堪用不若別託善書者書之也周翰書詞傾倒相與甚至恨未識面耳子禮

元金渠已認還七月以後息錢矣但書肆很狠日甚深用負愧要之此等自非吾曹所當爲宜其至此但恨收拾得又不好愈使人意不滿耳揚州書已別付送去彼此各是破戒甚覺難措

書劄卷十三

三十一

辭也此事長沙必能爲辨吾人徒自擾擾未必有益第好笑耳因書亦當督之也

通鑑諸書全不得下功前此却修得晉事粗定條例因事參考

亦頗詳密但百事最末兩三卷未到故前書奉速今承喻已奇

少與處必是少與遺下不曾送來也此亦不難俟卒成之耳宋

以後事分屬張元善已得大宇數卷來尚未得點勘若得年

歲間無出入有人抄寫此甚不難了但恐不得如人意耳六象

似亦送少與不知何故未到俟別摹去近得曲江灑溪象此書

得前安本殊丰厚精彩亦當改正也讀易想有味有可論者便

中語及爲幸

致入此數時常得書論正甚多言仁及江西所刊太極解甚厚

勸其收起印板...

孟解已見一二篇雖無鄉時過高之失而...

不知何故如此無由相見殊使人憂之...

本朝事及作論篤一書雖盜跖之言有可取者...

又以為然否也書肆之敗始謀不滅理必至此...

之後紛紛口語互相排擊更不可理會幸已自脫去...

勝伯必自報去某於此却似放得下但馬設未易根究耳...

無包含不盡意乃為善言耳向見欽夫文字病痛正是如此也...

近有文字數篇及與伯恭問答數條偶當入城未能寄往少懇...

欲煩為尋訪雁安常難給說及聞別有論精文字頗多得并為...

訪問傳得一本亦及為幸

書劄卷十三

趙景昭

賦稅文字不知已進行未今再遣此人去漕司取中省狀恐未...

造可就付也今日風色甚佳而情思益憤憤臨風永歎不知所...

言

答毛朋壽

向見李通說甚俊敏史能勉力操修以世家學為作耳...

大學文字李通者尚未為定本且夕當取來更為改正乃可傳...

也湯屋之文固知賢者未能免俗然先有以立乎其長者然後...

出而應之則得失榮枯不能為吾累矣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就補遠行為榮親許此意甚美然古人亦有所謂不以得於外...

者為親榮者亦不可不知也

答馮奇之稿

某衰晚疾病待盡朝夕無足言者細讀來示備詳別後進學不...

倦之意世間萬事須又毀滅不足置胸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

侯死為究竟法耳余正父博學強志亦不易得虛書中聞商量...

多未合處近方見其成編比舊無甚改易所謂獨立無助者誠...

然然渠亦豈容宅人之助也此間所集諸家雜說未能如彼之...

好然儀禮正經段落注疏却差明白但功力頗多而疾病耗昏...

朋友星散不能得了耳商伯時時得書講論精密誠可嘉尚今...

敬子堅苦有志尤不易得近與諸人皆已歸只有建昌二呂在...

此蚤晚講論粗有條理足慰岑寂也

與王撫州 阮字南卿

南北形象雖在遠方無由究悉然大槩亦可意料日前固非危...

賦交急之時其為長慮卻願亦豈一無可施設者竊計方規素...

定其所區畫必有次第幸蒙見告乃荷不鄙也某今年公私之...

年皆七十矣疾病益衰氣疴滿腹足弱筋變不能轉動跬步之...

間亦須人扶乃能自致開廢之餘固無職事可効但尚泰階官...

義當納祿又不敷自通牒奏懇求州郡累月僅得一申省狀方...

此發去而聞聲評已及此事其間高語不無深意矣未知所請...

竟復如何然幸已少伸已志即此外一切不復計也老兄氣體...

從來清健今尚只如舊時否宣布之餘何以為樂想見歸弓盤...

馬橫策賦詩正自不減當年湖海之氣也此人趙受相隨頗久...

今因其省親江洋間附此問訊其人恐有可尋得得謀戲下...

幸甚

書問答 續集補八序次如舊

答劉縉仲問自炳海伯之弟自號悠然翁世稱陸堂先生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炳以為理當死而求生是悖理以偷生失其心之德也故曰言仁理當死而不顧其身是舍生而取義全其心之德也故足以成仁若比干諫而死夫子稱其仁所謂殺身以成仁也雖死不顧只是成就一个是而已使比干當諫不諫而苟免於難則求生以害仁矣未知是否

此說得之然更要見得夫其心之德全其心之德各是如何氣象方見端的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何故不及仁

更思之 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今之人多以姑息為恕且自居官者言之為州縣則不敢擊豪強為監司則不敢按賊吏為臺諫則不敢辨姦慝為宰相則不敢退小人皆自以為為恕而不知恕者如心之謂也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豈姑息之謂乎夫仁者謂之能好人可也而孔子兼能惡人言之 謂恕字亦當如此體認未知是否

此說固善然被排擊遭按退決非已心之所欲今乃欲施於人又何以為知心乎請更推之 莊以泣之動之不以禮莊敬者禮之容也兩句意疑相重 謂端莊不慢者敬心之發躬行之事也所謂禮者化民成俗

之具若為之冠昏喪祭之品節以教民孝弟者是也未知是否

動猶動民以行不以言之動禮只是在已者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集注之說曲折雖多然詞意精密發明聖人勉人為仁之意最為緊切有功或問節取范氏之說詞雖平而意則緩且未見蹈仁而死一句與上文不相應如范氏仁不傷人之說則與上句不合如程子殺身成仁之說與上句合矣而地位不侔 炳謂不如集注之說未知是否

殺身成仁蹈仁而死同異如何更思之

陽貨之惡如此聖人恐無不終絕之意時其亡而往者亦非欲其稱蓋終不欲見之耳遇諸塗者乃不期而會不可得而避非得已也未知是否

恐未然 伊川先生云性即是理 謂所謂理者仁義禮智是也未知是否

四者固性之綱維然其中無所不包更詳味之 子曰性相近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夫人之氣質雖有偏正昏明純駁厚薄之不齊然稟生之初未甚相遠也故謂之相近至於上智之所以為智下愚之所以為愚亦皆其氣質使然既謂之相近矣何故又有上智下愚如是之懸絕也

氣象雖相近然亦有如是懸絕者蓋既曰氣矣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吾豈匏瓜也哉為能繫而不食集注云匏瓜繫於一處而不

食物古注云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然匏瓜未嘗不可食而謂之不食物何也

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今俗猶言無口匏亦此類

公山佛肸之召諸家之說善矣愚必以楊氏解佛肸章爲得其要蓋公山之召而子路不悅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諭之而子路之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肸之召又舉其所聞以爲問其自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爲法庶乎不失其親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恐有學步耶耶之患也未知是否

得之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橫渠先生之說所以與諸家不同者何

書劄卷十四

三

故若曰告之教之則是爲之也說得爲字太重經意恐不然也未知是否

爲猶學也

今之愚者詐而已矣智則能詐愚者本無智巧也何故能詐如狂不直何不愿之類

予欲無言蓋夫子以予貢專求之於言語之間告之此以發之子貢未能無疑故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欲其察之於踐履事爲之實也程子所論孔子之道如曰星一段雖引無言之文然其大意却似說無隱之義至其言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夫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而曰予欲無言何也或曰予欲無言一竟實無隱乎爾之義蓋四時行百物生所謂無隱也蓋予之說蓋能明夫

子啓發予貢之意欲其求之於踐履事爲之實者未知是否恐人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疑得甚好更熟玩之當自見得分明也

四時行百物生兩句自爲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故百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未

知是否

有此意  
人宰我遊聖人之門而有短喪之間不類學者氣象諸家之說

或謂至親以期斷而宰我欲質其所知有疑而不敢隱所以爲宰我蓋欲聞其過也柄以爲宰我在聖門雖列於言語之科然哀公問社而有使民戰栗之對方晝而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說觀其地位如此則宜有短喪之間也未知是否

書劄卷十四

四

短喪固是不仁然其不隱不害爲忠信此一事而兼有得失得失又有重輕

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聖人立言之意固是勉人及時進德然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苟有特立獨行之士不徇流俗衆必羣嘲其罵何爲而不見惡學者亦不可不知也未知是否

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

柳下惠三黜而不夫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爲辱也此其所以爲和而介歟若徒知其不去之爲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

為有守未足以讓柳下惠也未知是得之

接與歌而過孔子蓋欲以諷切孔子孔子欲與言之則趨而避之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固將有以發之而二人不荅所問傲然有非笑孔子之意至於荷篠丈人知子路之賢則止于路宿殺鷄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親之厚之如此孔子使子路反見之則先去而不願見矣數子者若謂其無德而隱則存耕耘以避亂世澹然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而確然自信不移若有所得者若謂其無故而隱則存其濁世道既不行亦未見其必可以仕也特其道止於歸澤其身而不知聖人所謂仕止久速者知所謂無可者矣而未知所謂無不可者也故其規模氣象不若聖人之正大若以

書制卷十四

五

素隱行惟視之愚意未知是否

無道而隱如蓬伯玉柳下惠可也被髮佯狂則行惟矣沮溺荷篠亦非中之士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所謂降志如不去之類所謂辱身如三黜之類然聖人列之於逸民者不知於何處見得柳下惠遺逸處

見上

君子不施其親謝氏曰對報之謂施如親黨特無失其為親而已豈有施與往來之意也謝氏之意不明竊意其說若曰君子所以厚於親黨者特欲不失其親親之義而已豈有施報來往之意猶言豈望施報來往也其說與經文不通竊所錄或問解此段內有兩句云人之所以害其親親之思者其

失在於望報而不在於施炳謂施字上漏却不字未知是否謝說不通故或問中辨之文意分明不脫字也

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何故不容說才說性時何故已不是性未明其旨

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

答李孝述繼善問目 精之疑

孝述嘗求夫心之為物竊見大學或問中論心處每每言虛言靈或言虛明或言神明孟子盡心注云心人之神明竊以為此等專指心之本體而言又見孟子舉心之存亡出入集注以為心之神明不測竊以為此兼言心之體用而盡其始終反覆變態之神夫其本體之通靈如此而其變態之神妙

書制卷十四

六

又如此則所以為是物者必不囿於形體而非粗澁血氣之為竊疑是人之一身神氣所聚所以謂之神舍人而無此則身與偶人相似必有此而後有精神知覺做箇活物恐心又是身上精靈底物事不知可以如此看否孝述又嘗求所以存是心者竊見伊川言人心作主不定如破屋中禦寇又云如一箇翻車每每教學者做箇主或云立箇心又云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明道亦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以此似見得心雖是活物神明不測然是自家身上物事所主在我收住後放去放去後又復收回自家可以自作主事但患不自做主若自家主張者便在不主張着便走去及才尋求着又在故學者須自為之主使此心常有管攝方得又嘗求所以為主之實竊見伊川

論如何為主敬而已矣又似見得要自己做主幸須是敬益敬便收束得來謹密正是着力做主處不散便放疎散不復做主了孝述於存心功夫又粗見如此不知是否

理固如此然須用其力不可只好話說過又當有以培養之然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

孝述按大學章句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竊疑人得正且通之氣故心體中虛虛則靈如水之清火之明鑑之光皆是體虛所以透明心亦然濂溪云靜虛則明明則通似亦可見近驗之於心則日用間覺得一事累心便有滯礙更不通快是以竊恐虛故靈心惟虛靈所以方寸之內體無不包用無不通能具衆理而應萬事但以氣稟物欲之私有以昏之而不得全其虛靈之本

書劉卷十四

七

體故理之在是者遂有所蔽而應事接物亦皆雜以私欲不盡出於義理之正是無以具衆理而應萬事矣學者之學恐只是求去其氣稟物欲之昏以復其虛靈之體蓋心既虛靈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於所謂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得矣是以大學之教以明明德為主章句或問之言明德必以虛靈為質其言明德功夫又不過欲全其虛靈之體言存養則曰聖人設教使人嘿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言格物致知則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欲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言誠意則曰人之本心至虛至靈眾理畢具而欲其應物皆由此心以發而無所雜言正心則曰心之本體湛然虛明而欲其順應事物而無所動言修身則曰隨事省察之以審其當然之則似亦主虛靈者為說徹頭徹尾許多功夫

皆欲全此心之虛靈以融會衆理酬酢萬事而已以此觀之恐虛靈不昧乃心之所以為心而聖學之基本也不知是否同上

孝述覺得間管心存時神氣清爽是時視必明聽必聰言則有倫動則有序有思慮則必專一若身無所事則一身之內如鼻息出入之流細緩急血脈流行間或凝滯者而有纖微疾癢之處無不分明覺得當時別是一般精神如醉醒寐覺不知可以言存心否

理固如此然亦不可如此屑屑計功效也

孝述自覺心放時精神出外更不自知如夢然才知得放時卽是心便不放了如知得夢時卽是夢覺孔子言我欲仁便是仁至似亦此意故日用間覺得直須謹操持勤檢點蓋操

書劉卷十四

八

持容有懈時若不測地猛省起來則其懈時之故自不得遠去且不得久去如此維繫之久恐此心只得住裏面如欲睡底人須自家打起精神不可放倒間或精神倦時不覺坐睡又自家擺擺起來不容睡着每每如此自是睡不得愚見如此不知是否

是是但說太多了

孝述謂律有爲順無爲二者陰陽動靜之分仁禮之爲健義智之爲順竊疑仁之發卽有怵惕惻隱之意動於中動然不不禮之行卽有恭敬辭遜之容著於外故仁恐爲動之始動禮恐爲動之終動猶春之生物萌芽甲拆方動而微禮恐爲動之極猶夏之長物而長短小大莫不盡見義則所以制仁禮之宜蓋卽其中而爲之裁制使隆殺厚薄各適其分似有裁節又收

欲之意雖略有所爲其亦嚴且約矣智但分別是非當否畧無作爲又所以爲動之本而仁禮之所由發也故義恐爲靜之始猶秋之收而去華就實智恐爲靜之極猶冬之藏而歸根復命妄意推測如此不知是否

此元亨利貞所以循環之無端也

橫渠先生曰虛靜者仁之本亦此意

孝述又見先生答黃寺丞健順仁義禮智之間云有分而言之者有合而言之者孝述於分而言者已隨見陳於上矣復以合而言之者求之竊意仁義禮智若以用言則有有爲者有無爲者故仁禮爲健義智爲順若論其所以爲是四者之實則仁是人之不忍之心似有柔順之意禮之品節一定而不可易似有陰靜之意二者恐是健中有順義之戒制方嚴似有剛斷之意智之周流不滯似有陽動之意二者恐是順中有健於此可見陰陽本不相離之意不知是否

書訓卷十四

九

當時之意恐謂分則爲四合則爲二耳然如所說又自是一意即所謂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者

孝述又謂木火之爲陽動金之爲陰靜皆可言若水當爲陰靜之極然水流而不息未見所以爲至靜處不知當於何處觀之

水寒火熱水下火上其爲動靜之分者明矣

孝述妄謂五常是五行之德五行之氣其行於天者固未易見若質之在地者竊疑與德之在人者無往而不相配今隨愚陋所見言之五常之未發則本體中存恐如木之在山火之在燧金之在礦水之在地土之未動及其既發而有燭燧

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恐如火之出而炎上水之流而潤下及其情充積成行如仁之爲孝爲弟爲睦爲婦之類恐如木之爲棟梁榱桷火之爲燈燭炬燎金之爲刀斧盤盂水之爲池沼江海土之爲埤埴墻壁故五常之未發只可謂之五常而不可以萬行名及其發而成行隨在不同則各隨其所成之行名之而不得復以五常名矣恐如五行之未動只可謂之五行而不可以它物名及其動而爲物有萬不同則各隨其所成之物名之而不得復以五行名矣但十其爲五常之性也而萬行之理已無不包及其爲萬殊之行也而五常之體亦未嘗不存恐如五行之方具而萬用之質已無不全及其爲萬殊之用而五行之體亦未嘗不立極而言之則人道周乎四海無非五常之爲如物充乎地上而無非五行之

書訓卷十四

十

爲凡此雖未知是否似皆說得去但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皆待人爲而仁之惻隱義之羞惡信之誠實皆發於性之自然相配不得又土之稼穡與孝述所謂爲瓦礫之類又說不上不知五行之與五常本不可如此牽合耶爲復可以配說而未得其說耶仁之行固有可言若義禮智信之行皆未見其實然可指之目得非四者之行無往不在而不可一強名耶區區求之而未得其說

萬物雖不可以五行名然其分各有所屬則亦未離其類也萬行之於五常亦然從革曲直稼穡是亦木性之發非人之所能爲也若曰人爲則胡不能使木從革而金曲直乎

孝述妄謂仁義禮智之羞惡皆自吾身始次親次民次物仁恐始於愛身禮恐始於敬身義恐始於制此身之宜智恐始



於明此身之禮蓋不愛其身則是自絕故必不愛親而亦不以愛親不敬其身則是自賤故必不敬親而亦無以敬親至

於義智皆然妄意如此不知是否  
書字疑施由此始以有子孟子之言為仁之本仁義之實者說之其當自親始可見矣

幸述支謂仁義禮智合而成行其發也竊疑先智次仁次禮次義且就身言之恐必知此身受形所自而四肢百骸血氣皆指實屬吾所當愛然後有自愛之心知愛之而不忍傷則必敬之而不敢忽愛敬既生方可裁制其宜以全愛敬之道若獨指心而言亦恐必先知此心至靈至貴為一身之主然後自愛既愛之而不肯甘心放棄則必嚴敬自持而惟恐以慢易失之既愛既敬然後有可得而裁制者蓋愛而失宜則

書劄卷十四

七

或至枯守不用而為虛無寂滅或只知養護而不能痛自克治反非所以為愛敬而失宜則恐持之太甚而有把捉不定之患反不得其所以為敬此愛敬各有其宜而必有斷制之者然未愛未敬則恐無所施其裁制之道自暴自棄則又為復莊敬自重之心不知身心之當愛則恐雖可之而頹然不省豈復有自愛之意區區之愚所以疑是四者之發必有次第而不可棄也若未發之前則四者之體渾然在中不可謂先有此而後有彼但方發之際勢必相示無雜然並發之理然知識一開則餘三者雖乎其後自有不容已者是以既發之後則即其一行之中而四者之實無一不在以其本一理故也若以四時言之則恐智為冬藏仁為春生禮為夏長義為秋成歸藏者發生之本發生者長養之漸而生長又所以

為收成之體也夫四時者五氣之布五氣之生定於其初恐非至此而序生但氣之流布則其序必如是而後可然冬令既行則三時之斷起亦有不吝遇者是以造化既成之後則即其一物之微而五氣之功無一不在以其本一氣故也以此觀之則仁義禮智合而成行其發之先後亦有可言者妄意如此不知是否

此即前循環之說然說得太破碎又不好且靜以養之可也大學或問云以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云云是則所謂明德者也

孝述竊疑人物之性有偏全之異者不知是受得本同但做處不同為復是受得本不同乎按伊川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恐是受得已不同蓋理之在天本只是一箇渾然全體但人物隨形而受故受得來別人得形氣之正故承當得

書劄卷十四

七

盡物得形氣之偏故承當不盡偏底物事難為有全底道理孟子集註論生之謂性處云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似亦此意人之形體受盡得這道理所以亦做得這道理盡物之形體受不盡這道理所以亦只隨其所受做得更就其做處言之人得形氣之正故心虛而體全心之知覺便周流貫徹在處通得去形之運動便千變萬化是般做得去是以於其理之精微知亦知得盡做亦做得盡人之所以可為堯舜可參天地皆為有此體質儘做得但患不為或為之而有不充却無不能之理孟子謂王之不王非不能也而自謂不能吾身不能居物得形氣之偏故心塞而體拘心之知覺使拘礙而不能通形之運動便短狹而不能周

是以於此理之本體知亦知得淺狹做亦做得淺狹被形氣  
苟定更開不來所以求爲人之所爲不得如慈鳥父子螻蟻  
君臣之類若論父子君臣之道豈止如慈鳥螻蟻之爲但此  
二物所知只止此所能亦止此更夫不得了就其所得之分  
言之如此恐又是人與物做得別處然又有可疑者蓋物雖  
受此理不盡若隨其所受而發則仁義禮智須皆做得出來  
然所舉二物又每物只做得一般道理出不能相兼以通其  
全如此者恐是物所得之理既不能盡其全體又爲氣昏隔  
在裏面發處復不能充其所得之分劑是則容有得爲而未  
爲者此二物又是昏塞中各有一點明處所以各發得一般  
道理特特著見於其他道理便全微了至其餘物又或不能  
爾此可見物之氣稟又自有不齊處此等性命之說固不當

書劄卷十四

十一

妄意揣量然須畧識其梗槩方隨所見寫呈乞賜開示大端  
使知所向而求之庶乎其畧識矣  
既是不會受得自是不能做得更不須說然橫渠先生亦說人  
有近物之性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是一理如猫相乳之類温公  
集中亦說有一猫如此而加異焉此其賦性之近人而或過之  
但爲形所拘耳亦可悲也  
又云然於其正且通之中又或不無清濁善惡之異故其所  
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孝悌稱陰陽五行禮其大  
全而言之則恐同出一本而人物均稟焉所謂人物之生必  
得是氣然後有以爲百骸九竅五藏之身是也若別其體則  
恐一氣之中有偏正兩等而爲人物貴賤之分所謂得其正  
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也至極其變則恐偏正

之中又自萬殊而爲人物品物之分所謂於其正且通之中  
又不無清濁美惡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  
殊者是言人品之異也蓋體之既分則固一定而不可易矣  
然恐是氣之運一息不留所以俄頃之間變爲萬狀彼人物  
之生各隨其所值以爲體是固不能齊也但用變而體不變  
故人之所稟雖或至濁至惡而所謂止且通者未嘗不在而  
其爲濁惡又自是一般與餘氣之濁惡不同以其是正且通  
之濁惡故其濁可澄之爲清其惡可易之爲美既清既美則  
所謂正且通者即得其本然之正矣烏獸草木各以類分而  
每類中又有等色不同然其形聲臭味各不能變其本體則  
亦與人相似但人能自化能不自化耳妄意推測如此不  
知是

書劄卷十四

十二

此大槩然矣亦宜并以上章之意推之  
孝悌謂美惡惡即通書所謂剛柔善惡竊疑清濁以氣言剛  
柔美惡以氣之爲質言清濁恐屬天剛柔美惡恐屬地清濁  
屬知美惡屬才清濁分智愚美惡分賢不肖上智則清之純  
而無不美大賢則美之全而無不清上智恐以清言大賢恐  
以美言其實未嘗有偏若中庸稱舜知回賢是也下此則所  
謂智者是得清之多而或不足於美所謂賢者是得剛柔一  
偏之善而或不足於清於是始有賢智之偏故其智不得爲  
上智其賢不得爲大賢雖愚不肖恐亦自有等差蓋清濁美  
惡似爲氣質中陰陽之分陽善陰惡故其氣錯揉萬變而大  
要不過此四者但分數參互不齊遂有萬殊不知是否  
陳了翁云天氣而地質前輩已有此說矣

孝述又疑氣之始有清無濁有美無惡濁者清之變惡者美之變以其本清本美故可易之以反其本然則所謂變化氣質者似亦所以復其初也不知是否

氣之始固無不善然騰倒到今日則其雜也久矣但其運行交錯則其美惡却各自有會處此上智下愚之所以分也

又云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云云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因其所發而啓其明之端也

孝述竊謂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間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得其真矣上蔡

謂人須是識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於燕閒靜一之時如孟子言或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休惕惻隱之心或求之文字而怡然有得如伊

書劄卷十四

五

生所謂有論論後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悟如夷子問孟

其得一兩句喜者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悟如夷子問孟

之說遂無然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爲已

有是心而求以有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爲何物必至覺時

方始識其所以爲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

不昧之體迷溺於甲汗荷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

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指趣者

大不侔矣故孝述竊疑覺爲小學大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

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

格知至之後意誠以下六事未然而前慮則在意誠以下六事將然之際如此言之則定靜安慮在知止得止之間似皆有可實之處不知是否

解中似已有此意矣

孝述又按或問云不有以知其所當止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又云知是知其至善之所在得是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孝述竊疑知是知之在彼得是得之在我

得則心理俱融理爲我有得恐亦只是知不可便指爲已止其處但恐知虛而得實才得之則身亦隨之矣妄意如此不知是否

知與得兩事經文可見

書劄卷十四

六

孝述竊疑既知之後復有所謂慮而後得者恐知是知之至

慮是審之詳夫物格知至則萬理貫通固無不知其至善之

所在然恐身有未接則其義理精微容有毫釐之未察或所

接之際事復異宜故必於此精加審慮然後始無纖微滲漏

之處此知後必慮然後爲審不知是否

定靜安是未有事時宵次洒然慮是正與事接處對同勘合也

致知在格物

孝述竊謂人之本心至虛至靈無所不照但以氣稟物欲有以蔽之是以其明不能不昏欲開其明須藉事物之實以運具知思然後其明有可通之理蓋心既有蔽無從下手以開之所以窮究物理者恐是因窮究其所未知而將此心受到擦磨治其麓鄙而反復往來求出其明是以研窮之淺其明必將穿漏而出而物之理亦無所遺矣此其所以能格也伊

川先生曰思曰睿思慮久後磨自然生又曰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久自明快其說似皆以爲人心之明既有所蔽須即事致思然後其明自出孝述恐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亦有此意蓋窮至事物之理即所以推極吾之知識也不知是否

理有未明則見物而不見理無不盡則見理而不見物不見理故心爲物蔽而知有不極不見物故知無所蔽而心得其全孝述竊疑心具衆理心雖昏蔽而所具之理未嘗不在但當其蔽隔之時心自爲心理自爲理不相贊屬如二物未格便覺此一物之理與二不恨入似爲心外之理而吾心遊然無之及既格之便覺彼物之理爲吾心素有之物夫理在吾心不以未知而無不以既知而有然則所以若內若外者豈其見之異耶抑亦本無此事而孝述所見之謬耶

極是  
或問云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孝述竊謂事爲是身之所履善行之著處念慮是心之所發善端之萌處於此考察則心亦不遺可以得理之真實然當事爲念慮之時又欲着心考察則是一心二用互有妨礙似難於着力然或問又云人之明德全體大用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乎此是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孟子集註云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則又似必着意體察然後有見孝述恐所謂考察是此心常常反求不教外馳心存而不外馳則精神知覺常只照管自家步步不離所以事爲之形念慮之起自然

然有所見若此心尋常逐外不自覺顧則雖間或真心見前亦不知其新發非是臨時以此心爲之而又以此心察之也若齊王愛牛孟子屢發之使反求其所以然却在既發之後儘可着力追求意不相妨恐又與當事體察不同以此觀之則此所謂考察既以當事言則似不可重看孝述愚見如此不知是否

不必如此說只是隨處理會是與不是以爲取舍向背之決耳又云昔開延平先生之教云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孝述竊謂規模之大條理之密恐如序所論經文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規模之大恐自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以下四段即是蓋舉其始終全體而言條理之密恐自物必有理皆所當窮以下六段與前所謂讀書論人應事數端即是蓋備夫功夫項目而言之先生謂其爲說遠近虛實大小指粗無不兼盡而復分先後緩急恐亦言其條理之密不知是否

只是如此  
誠意  
孝述妄謂人之本心得之於天初無不善所以有不善者恐是人爲逆之也試以動靜驗之靜者天動者人是以靜則無不善動則常有不善使其如伊川所謂動以天焉則恐仍只是善奈何其不全以天而必雜以人遂流於不善今求其實而言之人心未發無爲思則其本然之體渾然在此人更不會動着似即南軒所謂天心者是時安得有不善來中庸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伊川

所謂其本真而前五性其焉又云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  
又云心本善惡皆指此心而言也及其既發有思有為即屬  
之人既屬之人即是氣質為之若質純粹則惟其所發無往  
不與理俱故本然之性得以順達而無害若有偏駁則其偏  
駁之發即與理相違至其知思嗜好感物而生者又多求快  
血氣之私而不由義理之節故本具焉又每每為所拂害不  
得沛然順發曩時之善至是遂流於惡矣甚則窮人欲滅天  
理曩時之善盡及而純於惡中庸所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樂記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以及夫好惡無節而天理滅盡  
子所謂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其可使為不善猶水可使過  
顛在山濼溪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明道所謂性善猶水  
之清其繼猶水之流有流至海而終不濁其次有遠近有多

書劄卷十四

九

少清濁雖不同然非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  
伊川所謂其中動而七情山情蕩而性擊又云發而中節則  
無往而不善又云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先生所謂心體  
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無不善然亦能流入不善  
見印行 恐皆指心之動處言也夫靜則善動則有不善是心  
本善而人每拂之為不善聖人之所以有教眾人之所以有  
學恐只為此濼溪云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  
止伊川云學問之道無他唯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橫渠云領聖而全好必由學又云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  
質則所謂教所謂學只是去其惡以全其善耳若其緊切着  
力處只在此心發動之初蓋私欲之根既理伏在內不動則  
已才動便牽引起來勢之所必然者真心之發其間當有私

欲夾雜不能得純一此處雜了前面便流行不去是以必於  
此處清正本正源使人欲淨盡查滓不留則自此以往天理流  
行更無梗拂而於其本然者得矣學必以誠意為要竊恐謂  
此妄以或問之意如此推測是否

說得太多然却未見誠字之意

孝述按孟子言上世有見親暴露者其類有泚而非為人此  
中心達於面目又云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  
心非為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竊以為此等是惻隱之心發  
得實處楊震真夜遺之金而不受上蔡自負記問闡明道玩  
物喪志之譏遂汗流浹背面發赤竊以為此等是羞惡之心  
發得實處張湛居幽室必整遇妻于若嚴君竊以為此是恭  
敬之心發得實處孔子誨子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范

書劄卷十四

下

氏云是日是非日非為竊以為此是是非之心發得實處  
人心之發每每如此而無所雜方是誠意若見賢而不能舉  
舉而不能先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與第五倫見于  
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于有病雖不視而竟夕不服竊以  
為此等是意未誠處不知是否

未親切

孝述妄謂顏子之樂恐在克復之後已過此關克盡已私故  
日用間是這道理在日中平鋪地順流將去無分毫私欲為  
之梗拂故不待勉強作為自無往而不與此理相周旋所以  
觸處皆樂雖行乎窮途逆境亦只如此會不改吾樂焉會皆  
之志恐是其胸中脫洒毫無繫累遐想其動靜語默之節了  
覆其所原之志似把這道理做家常茶飯相似日用間只如

此乎平地順行將去似將使萬事萬物各正其所而吾心蕭然不用意作爲於其間亦見夫此理所以天然自有矚目會見一分平分道理便妄自警善把來操券行時本不自在間只是分付着意似要於道理上加添些做與這氣象天淵不侔若會替可謂真知其爲天理但伊川則謂其雖知之而未必實能爲且漆雕開之未能自信恐是正在此處着力過關未得竊疑其雖未盡見是理自然流行之妙而於本然實體固已識之但恐識認未至真的又自度此心了他未下然亦可見其直要於打關處下死功夫勝過去不但及此而迹已也孝述妄意揣料如此不知是否

書劄卷十四

三

孝述近來自覺此心分明如有物象蔽在內若以存養言當其放時固是紛紛擾擾全無是處其知把捉時覺得此心在此不會從他處去但依舊蕩漾漾湖塗家象然要光不能得光及至忽然清明時方是襟懷開爽耳目聰明氣象迥別若以窮格言當其求而不得時固是茫然無入處昏惰之極至反覆尋求以揣約得大意又依舊覺得隔了一重更發不被又至暫時看得發時方識認和明心地方開若以誠意言則日用間身雖物接而此心頑然不動時是全然昏隔了有隨接便動時亦有徐徐畧省而後動時動如在觀前自愛心在長上之側有敬心但其愛敬意就間發得些又只據見在休了雖欲勉進自是做將來無意味是時心依舊昏有時忽地感悟動得則其愛直是真切其敬直是嚴畏非有所強而自

不能已是時心方大明故有養而至於心地明爽窮理而至於誠認分明誠意而至於真心發見如此者誠是少三者之中意誠時尤少每日省來覺得白日在夢明道先生所謂醒醒人恐味說此雖知得是夢要教省只是不能得省如此者豈非實昏之甚而難開汚染之深而難滌耶惟先覺盛而教之無使終陷則不勝願幸

書劄卷十四

三

且若真持守不須如此想象計較作弄恐思慮過當別生病痛  
孝述又自覺質弱心極易動日用間才有小小得失便過喜過懼此心全體動了雖欲自家做主更做不在以至在喧雜繁擾之地多處置不下甚至於亂大槩覺是氣怯而志復無以帥之不知治此病痛孰爲要切  
只此即是病根前說正慮其如此耳  
孝述曩以先兄在嫡末及有子而沒疑於所主蒙賜教云若已立後則無此疑但復有曲折先兄嘗收一襪襪之子爲嗣既沒孝述以其未勝喪又別無同居長上遂自主喪才兩月而此子卒喪時之問正此子已卒之後孝述遂不曾言及先兄將葬孝述復求從兄之子爲之後亦在襪襪孝述仍前自主祠板之題只從弟稱及領尊教始悟其非猶有不能勝喪之疑聞之伯量亦云嘗以此問先生先生答云有攝土又按喪大記云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是當以所立之子主喪而孝述爲之攝自是即欲俟練祭換梁板時易題所稱復有他慮先兄之後固爲宗子之子今既收立不知亦謂之嫡孫否若可爲嫡孫則廟祭當使之主又未知襪襪之子可

主祭為復行其成人或少長方可若即可主祭則今日祠板之變固合異日遷廟之稱矣如或未可則今日易從于稱異曰復易從弟稱有債慢之嫌又按喪服小記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稱則舅主之所主不同而各有所宜既不嫌數更則異日再易祠板所稱恐亦無害又眾議以為必從幼子主之理勢方順孝述於禮栗板日已更詳矣不知是否攝主但主其事名則宗子主之不可易也細考會子問諸說可見

孝述又疑幼子若即可嗣主宗祀則具時納主恐即據主祀之子祧遠祖矣若未可主祀且從孝述主之則異時所納之主即為旁親不知旁親當別設位而有祧為復只耐於祖而無祧

納主旁親之說未曉所謂可更詳之

孝述議親十年展轉牽制尚未成畢老母欲令今冬畢親但先兄几筵未徹老母乃齊衰三年之服復有妨礙然主婚却是叔父欲姑從鄉俗就親不知可否若就畢娶時凡百從殺衣服皆從素淡不知可否

若叔父主婚即可娶婦無嫌禮律皆可考也但母在而叔父主婚恐亦未安可更詳考也

孝述謹按禮婚將親迎父醮而命之今孝述父兄俱沒上惟母在旁尊有叔父不知往迎之時當受母命耶為復受叔父之命耶

當受命於母然母既有服又似難行記得春秋隱二年公羊傳有母命註

稱母之命以命之否更詳之更以上條并考之

孝述又按禮婦歸饋舅姑若舅已沒不知可以叔父受饋饋禮否

叔父無饋饋之文益與姑受禮禮相妨也母若有服則亦難行此禮要是本領未正百事俱礙耳

### 答劉德華允迪

某聞風甚久屏跡丘樊無由瞻奉茲焉似守密邇治封政化流聞益勤傾披謹因致問布此腹心諒辱深照

某衰病餘生不堪吏事茲蒙聖恩強界民社扶曳至此不敢為久居計顧念未有以仰報使人之意者訪聞管下諸縣有與貴邑地勢交錯稅籍俱併之處所以賦重民貧凋殘特甚向來貴邑得賢守令力為申請已蒙蠲減之恩而此間獨仍其舊念欲

### 書劄卷十四

二函

以此哀告朝廷仰祈寸澤輒擬就借貴邑當來申請一宗文字以為楷式諒仁人之心無間彼此得檢示去人今就抄錄以歸實為厚幸

某久不奉問鄉往馳情比以郡境枯旱異常夙夜憂勞不知所以為計意者君子所臨當不至是也備災之具經營似頗有緒但檢放一事未有長策蓋太詳則民有勞費太畧則又恐有不均之歎竊恐貴邑施行規模次第必有可見教者專人咨請切幸毋吝法曹經由會請見否已囑其歸塗面叩詳細矣引領以俟至懇至懇

建昌利病恐有所聞幸以見警千萬至禱

某承示及公文已行下通放矣聞貴邑所勸未甚多恐不可不早為之所請可未必可指準此間多是兌那合起官錢遣人收



竟將來還錢益未晚也奉新臨川聞頗有米市并販鬻之  
家亦可動論使往程也但陳法還自建昌聞元檢放分數過多  
今又不可失信王星子與毛棟迺行其境還亦言僅可得一  
耳民窮固可哀而官司之計將如之何積憂薰心百病交作求  
去不得未知所以爲計也

某數日爲江西船東不下愛窘不可言今開始得少通然財賦  
有經而饑民猥衆雖竭所有以糧不能爲旬月之備今再遣陳  
棟走建昌更令請教陳謹實勤懇同官中不多得建昌諸人既  
難深託百里之命正在此人耳切告推誠毋隱使鄉道之人均  
被惠澤而守官者賴以不得罪於其民固仁人所樂爲者是以  
忘其再三之責而敢以爲請當辱善念也

書劄卷十四

五

放及幾分別作如何措畫皆望見教中間小報言者有謂州官  
檢放但憂計之不足不恤民力之已困者可謂平論聞聖心  
極焦勞但無如有司出內之吝耳

某又問檢放得實州家悉已施行此見懇惻之誠乎于上下尤  
深喜慰

某示喻仰見愛民之切不勝感慨但此雖號郡邦然情意素不  
相通豈敢輒爾于預恐或徒爲紛紛而無益也向來嘗爲錢糧  
借道賢德今一書請之幸試逆之然須更得民戶自言乃相應  
耳吾人相求而不相值彼亦果何心哉可歎可歎

某疲病多故久不得附致問訊然來聽道塗竊知採荒之政究  
心悉力不勝歎仰恨有封壤之拘不得少佐下風也某昨移建  
昌之粟於都昌此兩日給散方畢遂可上奏與之巧實庶不失

信於此人幸甚幸甚孫金適到此首談長者採荒之意相與歎  
息錢漕前日通書已道區區然政不煩此也散郡兩邑月解千  
緡自去夏之供至今不得一文郡中獨力支吾幸不至大段曠  
闕前日猶恐將來爲縣道之累已悉與削其籍矣今日爲縣誠  
難若郡不恤縣則亦何以責縣之不恤其民乎顧上供給餉種  
種有不可闕者未知朝廷終何以惠綏之耳

某孤拙庸庸不自揆度妄意一出竟速與臆尚賴聖明照知本  
末假寵從欲所以矜憐慰籍之者甚厚顧無涓塵可以復伸報  
效感之多不若愧之甚也

書劄卷十四

六

某伏蒙垂諭義學記文極荷不鄙謹已略述數語具道雅意但  
卒章之意不欲但以勢榮祿利爲言故不復爾植桂之名將來  
入石只用今所寫去入字書額足矣文字荒淺指意闕疎不審  
尊意以爲如何不知當屬何人書之更告詳酌也

某昨蒙不鄙委撰義學記文不敢固違草具求教茲辱垂示乃  
知已便刊石未加指摘遠爾流播愧懼多矣記中第十行周字  
下元有滯字今似脫去恐爲去時脫了問兒子乃云寫時亦嘗  
疑之曾來請問乃知是古瞻字不應遺忘恐或刻時失之耳此  
於大義無妨但細讀之覺比上句少一字想無害也其文雖鄙  
然所叙契丈三事皆可以爲世法更欲多得數十本散施知舊  
庶有能勉慕其萬分者

右得之劉侯之孫觀光今爲浦城尉尉始來過書院  
祠謁甚敬言乃祖祭議公嘗受知 文公先生出所  
藏帖數十皆定所不載幾敬讀之其間格言至論真  
有補於世道遂刻以附於集因歎 文公之文流落

世間不傳者凡幾又歎前輩流風遺韻日遠日下  
存者幾能嗣守家訓不替祖風如劇者又能有幾賢  
矣哉劉侯玉山人文公嘗為之記義學云淳祐庚戌  
二月甲子後學徐幾謹識  
義學記載前集其間誤字觀此可證抑重有感於  
聖人古史闕文之歎云

卷類為一冊其間字之三五... 修丹錄出將文公問答語割截首尾譏刺殆猶亦由王陽  
其就程克勤之道一編欲合朱陸之學而一之遂謂文公早  
歲者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所以有早歲晚年之疑而  
人謂晚年之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牽扯紛紜發生枋節竊  
按文公之學蓋與顏子同昔顏子於聖人之道而未得也仰  
鑽瞻忽博約竭才以及其自立之後始發喟然之歎以為前  
日仰鑽瞻忽博約竭才皆為多事而極於欲從末由此顏子  
之所以庶幾也文公之窮理反躬錙積寸累正顏子之仰鑽  
瞻忽博約竭才之事及其豁然貫通之後乃恍然自失以為  
向來說是大涉支離覺得胸中氣象甚適此其悔悟正與顏  
子喟然之歎相似又有早歲晚年之分而然顏子於博約  
後夫循環不已所以智益明仁益熟而其體乎聖人也文  
公積累後工夫周流無間所以學日充德日盛而莫大成於  
諸儒也好事者不達乎此遂取問答手札中厭煩就約絕學  
相書之語為晚年定論之證如道一編首錄文公與吳茂實  
書今載十五卷中錄與蔡器之書今載二十一卷中錄與吳伯  
豐書今載二十三卷其序云別取朱子書札有交於陸子者蓋  
為三卷而陸子之論附焉其初誠若冰炭之相反其中則覺  
夫信之相半至其終則有若輔車之相倚者其意欲合朱  
陸一也而... 之學致良知去人等存天理又欲形已  
... 可少... 正異好奇之失所以借  
... 追之書也三  
... 無言...

之論即可見聖人之道于

亦此不

亦有

出儒之學管歸一路四多都不見得使以一路之學

幾聖人千門萬戶之道無極乎其合者少而不合者多也

一公當年維持道統惟恐學者一入於邪即失其正凡所問

答就病下藥極力拯揀正則是之邪則非之此大公之心也

後之人分頭晰緒借彼形此至於洗垢索瘢齟弄筆舌徒自

取其背謬之愆文公有靈當亦付之一笑而已矣今日者際

聖明之世於文公加意尊崇升配十哲之次

御輯朱了全書頒示天下務使溥海內外咸知正學人人遵循

而橫議邪說久矣潛銷凡有血氣者莫不尊文公為萬世理

學之正宗也讀是集者當於每篇之中上下全文首尾體會

則瞭然明悉文公不過就所叩以答所問耳尚何早歲晚年

已定未定之贅論也哉

十六代裔孫 玉百拜謹述

朱子文集大全類編第六冊目錄

卷一

問答 汪張問答

答 汪尚書 十一

與 張欽夫 十

卷二

問答 二 張氏問答

答 張欽夫 四

與 張敬夫 十二

卷三

問答 張氏問答

答 張敬夫 二十一

卷四

問答 呂氏問答兼時事

答 呂伯恭 四十九

卷五

問答 呂氏問答兼時事

答 呂伯恭 四十六

卷六

問答 呂氏問答

答 呂伯恭 八

答 劉子澄 十六

卷七

問答 陸陳辨答

答陸子壽二

答陸子美三

答陸子靜六

答陳同甫十三

卷八

問答問答論事

與韓溪胡先生七

與范直閣四

與慶國卓夫人

上黃端明

與王龜齡

答陳丞相

第六冊目錄

與劉恭父四

答韓無咎

與芮國器二

答鄭景望四

答尤延之二

答林黃中三

與郭冲晦二

答程可久十

答程泰之三

答壽翁

答陳體仁

答顏德子二

卷九

問答知舊門人問答

答袁機仲十

答趙提舉二

答周益公三

與留丞相三

與曾裘父三

答黃叔張

答耿直之

答薛士龍二

答林謙之

答江元適三

第六冊目錄

答詹體仁

答楊庭秀

答李季章五

答范文叔三

答陳君舉四

與劉德修

答黃文叔

答徐元敏

答林正夫

卷十

問答知舊門人問答

答嚴邁

答何遜二

答呂僊

答楊宋卿

答柯國材四

答許順之二十七

答陳齊仲

答徐元聘二

答王近思十二

答元履三

答魏應仲

答范伯崇十四

卷十一

第六冊目錄

問答知舊門人問答

答劉平甫九

答吳耕老

答何叔京三十一

卷十二

問答知舊門人問答

答馮作肅四

答連嵩卿四

答程允夫十三

答黃子厚

卷十三

問答知舊門人問答

白胡所仲六

與吳晦叔十三

答石子重十二

卷十四

問答知舊門人問答

答陳羽仲十

答李伯諫三

答吳公濟

答趙佐卿

答曹晉叔

答林禪之三十二

答林充之二

卷十五

第六冊目錄

問答知舊門人問答

答蔡季通十四

答方伯謨二十四

答梁文叔四

與吳茂實二

答任伯起三

答江德功十三

答黃直翁三

答曹子野

卷十六

問答知舊門人問答

答虞士朋二

答游誠之三

答吳伯起二

答歐陽慶嗣二

答嚴君厚

答邱子野

答邱子服二

答李深鄉

答胡寬夫

答吳德夫

答楊子直五

答呂季克

第六冊目錄

答廖子晦十八

卷十七

問答知舊門人問答

答李濱老

與汪伯虞

答汪太初

答方耕道三

答魯節夫

答呂士瞻

答呂道一

答詹兼善

答晉致虛二

答朱魯叔

答黃商伯五

答詹元善三

答潘叔度五

答潘叔昌十

答劉叔文二

答王子克

答胡伯達四

答黃仁卿二

答黃直卿七

卷十八

問答呂氏問答

第六冊目錄

答呂子約二十七

卷十九

問答呂氏問答

答呂子約二十二

卷二十

問答知舊門人問答

答王子合十八

答林伯和

答林叔和三

答林熙之

答陳庸仲六

答陳德粹十三

張

心材子玉

答廖季碩三

十一

名知舊門人問答

答物元範

答潘文叔四

名端叔四

答潘恭叔九

答鄭仲禮二

石余占之四

出清卿

第六冊目錄

答程正思二十

答汪子文

答汪聖可

答周舜弼十

卷二十二

問答知舊門人問答

答董叔重十

答黃子耕十四

答王士之二

淳心

長孺五

答字叔文四

答葉永鄉

答鄧昌縣學諸生二

答白鹿長貳

卷一十四

問答知舊門人問答

答劉公度六

答劉仲升二

答劉季章二十三

第六冊目錄

答許景陽

與陳伯堅

答胡季履

答胡季隨十五

答沈有開

答尚應朝

答王天民

答沈叔晦五

五

問答知舊門人問答

答孫季和二

之一



答一書誠之

答項平父 八

答陳抑之

答俞壽翁

答應仁仲 六

答周叔謹 五

答王季和 二

答傅子淵 四

答陳正己 二

答朱子繹

答路德章 五

答康炳道

第六冊目錄

答郭希呂 五

答時子雲

答毛舜卿

答王伯禮

答楊深父 二

答汪子卿

答趙幾道 二

答劉仲則

答黃文叔

答沙縣宋宰

答楊簡卿

答江嘉夏

答吳宜之

答徐斯遠 三

答趙昌甫

答徐彥章 四

答包定之

答潘謙之 三

答楊至之 二

答李守約 十三

卷二十六

問答知舊門人問答

答李時可 八

答劉定夫 二

第六冊目錄

答包顯道

答包詳道

答包敏道 二

答符舜功

答符復仲

答符國瑞

答黃幾先

答陳超宗

答張子堅

答三善北

答安仁吳生

答然道

卷二十九

問答 知舊門人問答

答湯德業

答王德修

答蘇西叟 七

答趙子欽 七

答詹子厚 二

答曾泰之

答徐載叔 二

答葉正則 四

答徐居厚

答方賈王 十五

答陳師德 二

答吳生

答李周翰 二

答朱飛卿

卷二十七

問答 知舊門人問答

答鄧子上 十四

答林一之 三

答李堯卿 五

卷二十八

問答 知舊門人問答

答...

卷二十九

問答 知舊門人問答

答張仁叔

答楊仲恩 四

答謝成之

答黃道夫 二

答李子能

答陳廉夫

答陳叔向

答舒提幹

答顏子壽

答邊汝質

第六冊目錄

答李次巖

答方平叔

答王欽之 三

答胡平一

答楊志仁 二

答徐子融 四

答宋深之 七

答宋容之

答宋澤之

答陳器之 二

答葉味道 四

答徐居甫 二

答符志伯

答鄧循老

答張敬之

答丁賓臣

答鄭

答黃嵩老

答黃令祜三下二段一作黃敬之

卷三十

問答知舊門人問答

答林正卿

答曹元可

答李巽卿

第六冊目錄

答程次卿

答龔維微

答龔伯著

答汪叔耕

答李元翰

答陳與叔

答方履之

答方若水

答方子實

答何巨元

答程成甫

答寶文卿

十四

答李公卿

答李處謙

答劉復之

答楊子順

答李實之

答吳生

答吳斗南

答輔漢卿

答陳思誠

答陳衡道

答陳才卿

答余正叔

第六冊目錄

答余方叔

答趙恭父

答趙詠道

答趙致道

卷三十一

問答知舊門人問答

答朱朋孫

答周純仁

答周南仲

答孟良夫

答許生

答李季思

十五

見他

答杓叔高三

答程生

答王南卿三

答汪易直二

答彭子壽二

答折子明

答劉君房二

答曾無擇

答曾無疑六

答曾擇之四

答王才臣

第六冊目錄

答度周卿

答李誠之二

答徐崇父

答林叔恭

答潘子善十一

答余葵孫

卷三十二

問答知舊門人問答

答林德九十一

答歐陽希遜三

答嚴時亨三

答曾光祖五

答台景建

卷三十三

問答知舊門人問答

答張元憲九

答甘吉甫二

答林退思二

答王晉輔五

答杜仁仙良仲六

答杜貫道二

答池從周

答胡文叔

答潘坦翁

第六冊目錄

答奚仲淵

答黎季忱

答傅敬子

答傅誠子

答高國楹

答常鄭卿

答李晦叔七

答余國秀二

答李敬子

卷三十四

問答知舊門人問答

答曾光祖五

卷三十五

七十一

不道工

答姜亞夫

答郭子從

答葉仁父

答王元石

答孫敬甫

合孫仁甫

答余正甫

答吳元士

答周深父

第六冊目錄

卷三十五

問答知舊門人問

答章仲至

答林易簡

何倅

答江彥謀

答

答

答

呂

答江端

答潘立之

答趙民表

答謝興權

答陳譽

答劉朝弼

答陳願剛

答姚揀一云答  
盧粹中

答林質

第六冊目錄

答李好古

答范應叔

答徐景先

答吳深父

答朱岑

答孫吉甫

答汪會之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答或人

答劉公度

九



之哉又曰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亮而誰也此可謂是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矣其於舜之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如何哉似此恐未可謂不可分也但其分難見如顏子之未達一間處只是顏子自知耳狂妄率爾肆意及此伏惟高明樂與人爲善必不罪而終教之區區下情不勝至望

答汪尚書

別紙示及釋氏之說前日正以疑晦未祛故請其說方虞僭越得罪於左右不意貶損高明與之醜酢如此感哉工已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敢遠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

問答卷一

三

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然則前輩於釋氏未能忘懷者其心之所安蓋亦必有如此者而或甚焉則豈易以口舌爭哉竊謂但當益進吾學以求所安之是非則彼之所以不安於吾儒之學而必求諸釋氏然後安者必有可得而言者矣所安之是非既判則所謂反易天常殄滅人類者論之亦可不論亦可固不卽此以定取舍也上蔡所云止觀之說恐亦是借彼修行之目以明吾進學之事若曰彼之參請猶吾所謂致知彼之止觀猶吾所謂克己也以其錄考之其不以止觀於克己同途共轡明矣後之好佛者遂去首尾孤行此句以爲已援正如孔子言勇狄之有君不如憂之十世豈宜然明道遺

卷之十

方論而曰三代

子貢子與

已言

有味者故喜於釋學雖所未安然未嘗敢公言詆之特以請學所由有在於是故前日畧扣其端既蒙垂教復不敢不盡所懷恐未中理乞賜開示不憚改也更願勿以鄙說示人要於有定論而已和戰之說頃嘗蒙面誨及今所示非不明白利害較然矣然愚意終未敢安蓋衛君待夫子而爲政夫子以正名爲先以子路之賢尚疑其迂然後夫子極言之以爲名之不正其禍至於使民無所措其手足聖人之言萬世之法苟苟然哉惟明人倫達天理知其上際下蟠無所不及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然後信斯言之果不妄也今欲以講和爲名而修自治之實恐非

問答卷一

四

夫子正名爲先之意內外心迹判爲兩途雖使幸而成功亦儒者之所諱也况先自處於背盟違命之地而使彼得擅其直以責於我內疑上下之心外成讎敵之勢皆非計之得也必以播動爲慮則所謂自治者其惟閉關固寇至而戰去不窮追庶可以省息勞費蓄鏡待時乎以此自治與夫因機亟決電掃風馳者固不同然猶同歸於見其與講和之計不可同年而語矣不密台意以爲如何

答汪尚書

竊茲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竊惟道德純備固非淺陋所能窺測而於謙虛好問容受盡言之際尤竊有感焉蓋推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愚恐他日之事常人所不能任者爾下終不得而辭也是以不勝拳拳每以



釋邪正之辨為說或有助萬分而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畧厭棄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蓋以多聞博識自為之所自來耶謂別有向上一著與此兩不相闕此尹和靖所以有此三事也事看彼則此患亡矣之說可謂切中其病矣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格物窮理務格即是理明此乃大學功夫之始潛玩積累各有淺深非有頓悟險絕處也近世儒者語此似亦太高矣吾人書別紙錄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為哉論者為此學而自謂有悟者雖不可又况俟之而未必不可為哉

問答卷一

五

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偃偃耳苟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畧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眾理洞然大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華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豪釐畢察齟齬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縱言至此亦可謂曠等矣然以閣下之明勉而進之恐不足以為難也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為優劣然此一而後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亡以異也太倫

其心害於其政發於

本則斯言之發庶不得罪於君子矣或未中理亦乞明賜誨諭將復思而請益焉固無嫌於聽納之不弘也孤陋寡聞企望之切

問答卷一

六

中國所恃者德敵人所恃者力今慮國事者大抵以審彼已較強弱為言是知敵人相攻之策而未嘗及中國治敵入之道也蓋以力言之則彼常強我常弱是無時而可勝不得不和也以德言之則振三綱明五常正朝廷勸風俗皆我之所可勉而彼之所不能者是乃中國治敵入之道而今日所當議也誠能以勵以此則亦何以講和為哉愚之所憂獨恐力既不振德又不修則曰戰曰和俱無上策耳

答汪尚書

意不揆愚鄙妄陳鄙見伏蒙高明垂賜誨答反復玩味欽佩無忘然有所疑敢不自竭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台論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為如此而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為說者曰丁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其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

才絕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  
蹙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  
注心於彼而微幸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喜稿恨其  
未敵也若易必以可儻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  
云者有害之辭也夫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如鳥啄食之而殺人  
則世之相戒者必曰不可食而未有謂不必食而已者也妄意  
如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又蒙教諭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  
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于後而來  
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熹亦未能不以爲疑也蓋司馬  
歐陽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  
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  
佛老爲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非惡其如此特於此可驗

問答卷一

其於吾儒之學無所得而三氏支離穿鑿附會以文之尤無義  
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  
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爲諸老先生之所誹詆龜山與胡  
文定書及  
不元其意矣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  
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如易說性命陰陽書之人  
器中和  
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蘇氏此等議論不可彈  
論見陽貨子由之論彼  
子西片以利害言之也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槩又足以震耀而  
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僥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  
大本尤前注中仙命諸說多  
四事乃以此行浮華忘本實貴通  
論事實則尚權謀其庶幾矣  
幾名檢此其也

而主名者  
此矣程氏語錄  
賢良處亦以有所  
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  
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蓋出於金陵也龜山所論  
其所假以  
爲贊耳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爲術要未志  
功利而詭秘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  
齒相與扇縱橫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  
爲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勸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  
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爲未必不身爲之也世徒  
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  
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揆未形之禍以加譏貶至於論道學邪  
正之際則其辨有在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  
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  
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狂妄僭率極  
言至此恐閣下未以爲然胡不取熹前所陳者數書之說而觀  
之也以閣下之明秉天理以格人欲據正道以黜異端彼亦將  
何所遁其情哉熹之愚昧么麼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  
發憤而不能已亦決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受學之語  
見於呂與叔所記二先生語中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故據以爲  
說從遊蓋所尊敬而不爲師弟子之辭故范內翰之於二先生  
胡文定之於三君子莫皆用此字但二先生於康節誠似太重  
欲改爲與又似太輕不知別下何字爲當更乞示誨幸甚程邵

問答卷一

龜山集  
也蘇氏發也當時固已爲  
龜山所論  
龜山詩乃

不難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遂  
貶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爲不同道  
之比妄意其然不識台意以爲然否抑康節之學扶摘竊微與  
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污染此其所見必  
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因論康節  
及此并以求教然向之  
一作然

答汪尙書

別抵諱誨良荷不鄙自頃致書之後方竊悚懼以俟謔訶豈意  
高明不以爲罪而虛受之此真慕所敬服歎慕而不能已者幸  
甚幸甚然所謂一字之失者若推其所自來究其所終極恐其  
失不但一字而已更望少留意焉則慕之願也濂溪河南授受

問答卷一

九

之際非末學所敢議然以其迹論之則來教爲得其實矣敢不  
承命而改焉但通書太極圖之屬更望暇日試一研味恐或不  
能無補萬分然後有以知二先生之於夫子非若孔子之於老  
聃邾子襄弘也惟是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喜前  
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  
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  
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  
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  
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  
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謝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  
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况况以邪攻  
來教又以

知道

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

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  
如學也蓋欲凌跨揚揚掩迹顏孟初亦豈遠有邪心哉特以不  
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  
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  
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  
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  
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  
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其心之不正至乃  
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  
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  
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爲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  
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  
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  
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  
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之  
而闕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  
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  
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板本塞源不得不如  
是之力書與于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子弗順天厥罪惟均孟  
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  
儀行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

問答卷一

十

儀行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

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區區僭越辨論不置非敢自謂工詞古人而取必於然諾實以爲古人致知格物之學有在於是既以求益而亦意其未必無補於高明也

與汪尚書

夫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先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

問答卷一

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累蒙教告終不能移也又蒙吟及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大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

如呂氏童蒙其嘗言之書而口用

伏蒙垂教以所不及反覆再四開發良多此足以見閣居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謙虛退託不自賢智如此區區下懷尤切欣幸窮頓淺陋不足以當誘掖之勤茲爲愧懼耳然竊思之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

答汪尚書

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送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竊意先賢取舍之意或出於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至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語則近嘗思之前此看得大段鹵莽于體玩味方知此序無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其文理密宥有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看得分明則即西銘之書而所謂一原無間之實已瞭然心目之間矣亦何俟於東銘而後足耶若俟東銘而後足則是體用顯微判然二物必各爲一書然後可以發明之也先生之意恐不如此不審高明又以

問答卷一

伏蒙垂教以所不及反覆再四開發良多此足以見閣居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謙虛退託不自賢智如此區區下懷尤切欣幸窮頓淺陋不足以當誘掖之勤茲爲愧懼耳然竊思之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

爲如何太極圖西銘近因朋友商確竊私記其說見此抄錄  
欲以請教未畢而明仲之後來索書不欲留之後便當拜呈也  
然頃以示伯恭渠至今未能無疑蓋學者含糊覆冒之久一旦  
寤欲分剖曉析而告語之宜其不能人也又蒙語及前此妄論  
平易踳過之言稱許甚過尤切皇恐然竊觀來意似以爲先有  
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熹有所不能無疑也  
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飶  
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  
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今日此  
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  
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窺秋毫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  
後勝匹纒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

問答卷一

十三

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  
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  
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  
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叙秩合  
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  
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過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  
浩嘆而欲火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累數千言  
而卒遺其言不過以批釋氏以爲必圖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  
呂樂公家傳則以爲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稱美之辭甚  
盛考其實亦誠有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謂其言則以爲  
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生之間分背才盾一前一北不樂言  
曰於此是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

復非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  
敢竭愚慮庶幾決疑伏望恕其狂易而終教之幸甚幸甚

答汪尚書論宗廟

熹伏蒙垂問廟制之說竊非託陳明仲就借古今諸家祭儀正  
以孤陋寡聞無所質正因欲講求俟其詳備然後請於高明以  
定其論耳不謂乃蒙下詢使人茫然不知所對然姑以所示兩  
條考之竊謂至和之制雖若不合於古而實得其意但有所未  
盡而已政和之制則雖稽於古者或得其數而失其意則多矣  
蓋古者諸侯五廟所謂二昭二穆者高祖以下四世有服之親  
也所謂太祖者始封之君百世不毀之廟也今世公侯有宗而  
無國則不得有太祖之廟矣故至和四廟特所謂二昭二穆四  
世有服之親而無太祖之廟其於古制雖若不同而實不害於  
得其意也又况古者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用諸  
侯之禮蓋仕於王朝者其禮反有所厭而不得伸則今之公卿  
宜亦未得全用諸侯之禮也禮家又言夏四廟至于孫而五則  
是凡立五廟者亦是五世以後始封之君正東向之位然後得  
備其數非於今日立廟之初便立太祖之廟也政和之制蓋皆  
不考乎此故二昭二穆之上通數高祖之父以備五世夫既非  
始封之君又已親盡而服絕矣乃苟以備夫五世而祀之於義  
何所當乎至於大夫三廟說者以爲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蓋  
古者天子之大夫與諸侯之大夫品秩之數不其相遠故其制  
可以如此若今之世則唯侍從官以上乃可以稱天子之大夫  
至諸侯之大夫則州鎮之職官而已爾橫渠先生止爲京官  
之大夫是安可以拘於古制而使用一等之禮哉故至和之制

問答卷一

十四

以天子之大夫為法亦深得制禮之意其自京官三少而上乃得為大夫則疑未盡而通士二廟官師一廟之制亦有所非備焉耳政和之制固未必深考古者天子諸侯之大夫同為一等之說然其意實近之但自大侍從至階朝官並為一法則亦太無降殺之辨矣蓋官職高下則有古今之不同但以命數準今品數而論之則禮之等差可得而定矣然此亦論其得失而已若欲行之則政和之禮行於今日未之有改凡仕於今日而得立廟者豈得而不用哉但其所謂廟者制度草略已不能如唐制之盛而况於古乎此好禮之士所以未嘗不歎息於斯也然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為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

問答卷一

十五

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為疏教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于祿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而來教所疑私家合食之文亦因可見矣但于祿之制它未有可考耳墓祭之禮程氏亦以為古無之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但簡於四時之祭可也凡此皆直據鄙見與其所聞而論之以求教於門下伏惟高明財擇因風還賜一言以決其是非焉則熹不勝幸甚熹又嘗因程氏之說草其祭寢之儀將以行於私家而連年遭喪未及盡試未敢輒以拜呈少俟其備當即請教也

答汪尚書

前蒙垂論廟制率易薦聞未知中否不蒙辨詰殊失所望然若果於合意無疑則亦足自矣別紙下

公以外祖無後而遂祭之此其意可謂厚矣然於之祀於理既未安而勢不及其子孫則為慮亦未遠曷若訪其族親為之置後使之以時奉祀之為安便而久長哉但貧賤之士則其力或不足以為此或雖為之而彼為後者無所顧於此則亦不能使之致一於所後若宋公則其力非不足為若為之而割田築室以居之又奏授之官以祿之則彼為後者必將感吾之誼而不敢乏其祀矣此於義理甚明利害亦不難曉竊意宋公特欲親奉嘗之以致吾不忘屏家之意而其慮遠不及此耳若果如此則其為後者主其祭而吾特往助其饋奠亦何為而不可伏惟高明試一思之如有可采願早為之使與時史策書之可以為後世法而宋公之事不得專美於前則區區之深願也愚見如此不審台意以為如何

問答卷一

其

伏蒙垂論祭儀之闕此間前日蓋亦有疑之者竊以為正廟配食只合用初配一人其再娶及庶母之屬皆各為別廟祠之乃於情義兩盡不審台意如何焚黃近世行之墓次不知於禮何據昨見欽夫謝魏公贈謚文字卻只云告廟此與近世所行又不知孰為得失也更乞台諭幸甚又見王彥輔塵史記富文忠李文定忌日變服事儀理窟亦有變服之說但其制度皆不同如熹前日所定則與士庶古服相亂恐不可行不知三家之說當從何者為是亦乞批誨當續修正也

與汪尚書

郭子和所辨買宅事元本尚未還納今偶尋不獲別錄一本拜

納伏乞視至其所辨論不審台意以為如何如其有微即合刻之程書本卷之後若其尚在疑信之間則亦不必傳也便還乞示一的報幸甚但其所辨侍疾事云有請問錄象學說及伊川往來書雖已焚蕩想渠尚及記憶欲乞因書試為詢訪或得其大畧梗槩當有益於學者而亦可以證明其說之不妄也渠說又云譙天授亦黨事後門人蓋見胡劉二丈說親見譙公自言以伊川易學意似不以為然至考其宅言行又頗雜於佛老子之學者恐未得以門人稱也以此一事及其所著家學文字推之則恐其於釋門亦有未純師者不知其所謂卒業者果何事耶凡此皆意所疑敢并以請得賜開諭幸甚幸甚

與張欽夫別紙 約 號定東四川綿竹人南軒弟

問答卷一

侯子論語抄畢內上其間誤字顯然者已輒為正之矣但其語時有不差豈其不長於文字而然耶抑別有以也頃在豫章見阜卿所傳語錄有尹和靖所稱伊川語云侯師正議論只好高壁聽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濶縝密沈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疎畧時有罅縫不得於言而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也狂妄駁爾輕議前輩可謂不韙然亦講學之一端所不得避不審高明以為如何人回却望批誨幸甚幸甚

答張欽夫

蒙示及答胡彪二書呂氏中庸辨發明親切警悟多矣然有未論收條其所以而請於左右答廣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

病止坐平時燭理未明

無以

本心於事物紛至之時精

聖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始獲益甚且又不見其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意所以不能亡也儒者之學大要云窮理為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者言謂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為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為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有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擊拳豎拂運水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人堯舜之道者正為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為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又謂心無時不虛熹以為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已私汨沒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王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耳似不為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仰所謂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今也必曰動處求之則是有意求免乎靜之一偏而不知其反倚乎動之一偏也然能常操而存者亦是顏子地位以上人方可言此今又曰識得便能守得則僕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先生曰既能體之而樂則亦不慮不能守須如此而言方是操撲不破絕滲漏無病敗耳高明之意大抵在於施為運用處求之正釋家所謂石火電光

問答卷一

集 17-436



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為不欲其如此耳愚慮及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與張欽夫 先生自注云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論本末耳下篇同此

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為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顯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

問答卷一

九

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格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不能致察使格之反覆至於夜氣不足以存而陷於禽獸則誰之罪哉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未發之前更如何求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二先生之說如此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

心之未嘗不發矣

元王自 云此書所論尤至屢所

自有辨論甚詳

此論乃知尚有認爲

切分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定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問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未嘗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深淺之不一不審如此見得又果無差否更望一言垂教幸幸所論羈山中庸可發處鄙意近亦謂然又如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見亦未為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一時字一際字便是病痛當時只云寂然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語錄亦嘗疑一處說存養於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更望指誨也向見所著中論

問答卷一

十

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妙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前後隔截氣象如何如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摸處也

與張欽夫

昨見其父家問以為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為嘗經文定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文定固有不可改者如曾君父援外敵討亂臣誅賊子之大倫大法雖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文字之訛安知非當時所傳亦有未盡善者而未得善本以正

之欲至所荷改數以義理求之恐亦不若先生舊文之善  
若如老兄所論則是伊川所謂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  
安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已作其父書詳言之復此  
具稟更望肅心平氣去彼我之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於取舍  
從違之間知所處矣道術衰微俗學淺陋極矣振起之任平日  
深於吾兄望之忽聞此論大以為憂若每事自主張如此則必  
無好問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有不滿人意處而其流風餘弊  
又將傳於後學非適一時之害也如近世諸先達間道固  
淺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用固有廣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偏  
倚處但公吾心以玩其氣象自見有當焉華處不可以火濟火  
以水濟水而益其疾也意謂道雖難老兄提掖之賜今幸畧  
窺彷彿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辭外於明哲故敢控瀝一盡

問答卷一

所言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其詳則又具於其父書中幸取而并  
觀之無怪其詞之太直也

與張欽夫

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湖本天作時欽夫愚謂此言先  
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天乃是左右參贊之  
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思即在中間正合天運不差毫髮所  
謂啐啄同時也此序所云先天却是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  
之若耕種苗裔之類耳兩先天文同而意不同先天先時却初  
不異但上言天下言人上言時下言政於文為協耳  
窺聖人之用心湖本無心字欽夫云著心愚謂孟子言堯舜之  
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無害於理否

別

孫好固未安稱簡子亦不九從父之名則亦當有

從子從孫之目矣以此為初似稍覺當慮偶及此因以求教非  
敢復議改先生之文也與公及謝師書全篇反復無非義理  
卒帝之言止是直言義理之效感應之常如易六十四卦無非  
言吉凶禍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  
祿壽考之盛以欲動其君而若戒之者尤不為少卷例孟子最  
不言利然對梁王亦曰未有仁義而遺後其君親者答宋牼亦  
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豈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以私心  
計之便以為利故不肖者則起貪欲之心賢者則有嫌避之意  
所越雖殊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大公至正之心  
出大公正正之言原始要終莫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若  
使先生全篇主意專用此說則誠善理矣向所見教同行異情  
之說於此亦可見矣

問答卷一

春秋序兩處觀其語脉文勢似熹所據之本為是先天二字卷  
中論之已詳莫無害於理否理既無害又意又暢何為而不可  
從也聖人之用下著心字語意方足尤見親切主宰處下文所  
謂得其意者是也不能窺其用心則其用豈易言哉故得其意  
然後能法其用語序然也其精微曲折蓋有不苟然者矣若謂  
用心非所以言聖人則孟子易傳中言聖人之用心者多矣蓋  
人之用處無不是心自聖人至於下愚一也但所以用之者有  
精粗邪正之不同故有聖賢下愚之別不可謂聖人全不用心  
又不可謂聖人無心可用但其用也妙異乎常人之用耳然又  
須知卽心卽用非有是心而又有用之者也

與張欽夫論程集改字二十七日別紙

家論論同論程集之誤定性書辭官表兩處已蒙收錄其中

之過也然所謂不必改不當改者反復求之又似未能不惑於  
心輒復條陳以巧指喻夫所謂不必改者豈以為文句之間小  
小同異無所繫於義理之得失而不必改耶嘉所論出於已意  
則用此說可也今此乃是集諸本而證之按其舊文然後刊正  
雖或不能一一盡同亦是類會數說而求其文勢語脈所趨之  
便除所謂疑當作某一例之外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  
此其合於先生當日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重正而不敢忽易  
之心則當一循其舊不容復有毫髮苟且遷就於其間乃為盡  
善惟其不爾故字義迥勝者必承誤說而後通如遺誤作尋  
尊其所聞語句詞闕者須以意屬證然後備之如管食家誤改止  
之類是也此等不惟於文字有害及求諸心則隱微之間無未  
是也

問答卷一

免於自欺耶且如吾輩秉筆書事唯務明白其肯故舍所宜用  
之字而更用它字使人強說而後通耶其肯故為詞闕之句使  
人屬讀而後備耶人情不大相遠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改之不  
過印本字數稀密不勻不為觀美而它無所害然則胡為而不  
改也卷子內如此處已悉用未閱其上復以上呈然所未閱者  
似亦不無可取方執筆時不能不小有嫌避之私故不能盡此  
心今人又來督書不容再閱矣便乞詳之可也所謂不當改者  
豈謂富謝書春秋序之屬而書中所論沿沂猶于二說又不當  
改之尤者耶以嘉觀之所謂尤不當改者乃所以為尤當改也  
意之愚意止是不欲專輒改易前賢文字稍存謙退敬讓  
也其成書稍有不愜已意處便極情奮筆恣行塗改  
則改盡善猶恐其

竊恐先生之意尚有不可不思者而改者未之思也蓋非特已  
不之思又使後人不復得見先生手筆之本文雖欲思之以達  
於先生之意亦不可得此其為害豈不甚哉夫以言乎已則失  
其恭敬退讓之心以言乎人則啓其輕肆妄作之弊以言乎先  
生之意則恐猶有未盡者而絕人之思姑無問其所改之得失  
而以是三者論之其不可已曉然矣老兄試思前聖人太廟每  
事問存饒羊謹闕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漢戒不知而作教人  
多聞闕疑之心為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意象又為如何  
審此則於此宜亦無待乎嘉之言而決且知嘉之所以再三冒  
瀆貢其所不樂聞者豈好已之說勝得已而不可已者哉嘉請復

問答卷一

論沿沂猶于之說以實前議夫改沿為沂之說嘉亦竊聞之矣  
如此曉破不為無力然所以不可改者蓋先生之言垂世已久  
此字又無大害義理若不以文辭害其指意則只為沿字而以  
因字尋字循字之屬訓之於文似無所害而意亦頗寬舒必欲  
改為沂字雖不無一至之得然其氣象却殊迫急似有疆禦力  
取之疑疑先生所以不用此字之意或出於此不然夫豈不知  
沿沂之別而有此謬哉蓋古書沿字亦不皆為順流而下之字  
也荀子云反然察之注惜乎當時莫或疑而指之以袂後人之  
云飲其沿同循也或後之疑者又不能闕而遽改之是以先生之意終已不明而  
舉世之人亦莫之思也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  
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耶漢儒  
釋經有



今之古所無有故古人一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  
此爲重至於是否必其敬盡於一亦而其物亦各有宜故世  
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禮考而後以其物享之豈非禮  
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  
耳故前日之意以爲既有正祭則存此似亦無害今承論論以  
爲廢而不敬此誠中其病然欲遂廢之則恐感時觸物思慕之  
心又無以自止殊覺不易處且古人不祭則不敢以燕況今於  
此俗節既已據經而廢祭而生者則飲食宴樂隨俗自如殆非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也必盡廢之然後可又恐初無  
害於義理而特然廢之不惟徒駭俗聽亦恐不能行遠則是已  
廢之恐拘於定制不復能舉而燕飲節物漸於流俗有時而自  
如也此於天理亦豈得爲安乎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

問答卷一

手

風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之議  
亦必有所處矣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尚之時  
所用之物奉以大槩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幾今  
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而無疑矣至於元  
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此例又初定儀時祭用分至  
則冬至二祭相仍亦近煩瀆今改用卜日之制尤見聽命於神  
不敢自專之意其它如此修定處甚多大抵多本程氏而參以  
諸家故特取二先生說今所承用者爲祭說一篇而祭儀祝文  
又各爲一篇比之昨本稍復精密繕寫上呈乞賜審訂示及幸

答張欽夫

文書論天命之與處也身已詳語之然彪丈之意似

白度如 身兄之意外者然不敢不自竭以本  
也三書行問彪丈謂天命惟人得之而物無所與鄙意固已  
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形以前爲天命之全體  
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此則稟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  
已固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乎人物之所受而別有  
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無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乎但其  
所乘之氣有偏正純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物野否之不  
一物固隔於氣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  
自絕於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  
日用之間存養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  
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  
其所以正心修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  
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正謂此耳遺書第十八卷夫豈以  
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爲一術以  
求至乎彼哉蓋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至命之樞要  
也今乃言聖人雖教人以仁而未嘗不本性命以發之則具以  
仁爲未足而又假性命之云以助之也且謂之大本則天下之  
理無出於此但自人而言非仁則無自而立故聖門之學以求  
仁爲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今乃謂聖人言仁未嘗不兼大本  
而言則是仁與大本各爲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  
此皆深所未喻不知彪丈之意竟何如耳知言首章即是說破  
此事其後提撥仁字最爲緊切正恐學者作二本三本看了但  
其間亦有急於曉人而割析太過善於下學而推說太高者此  
以或啓今日之弊厚文心 雅明本意以救末流可謂有功

問答卷一

手

集 17-441

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  
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為其說者猶知左右迷藏此為  
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水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入片  
天秩天命天討刪隱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  
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  
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為此道者  
反謂此心之外別有大本為仁之外別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  
非惟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恐此說  
流行反為異學所攻重為吾道之累故因來示得效其愚幸為  
審其是否而復以求教於彪丈幸甚幸甚

問答卷一

无

答張欽夫論仁說

天地以生物為心此語恐未安

熹竊謂此語恐未安有病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  
確然於上地墜然於下一無所為只以生物為事故易曰天地  
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為道其論復見天地之  
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以生為道者亦非  
謂將生來做道也凡若此類恐當且認正意而不以文害詞焉  
則辨詰不煩而所論之本指得矣

不忍之心可以包四者乎

熹謂孟子論四端自首章至孺子人井皆只是發明不忍之心

問答卷二

一端而已初無義禮智之心也至其下文乃云無四者之心非  
人也此可見不忍之心足以包夫四端矣蓋仁包四德故其用  
亦如此前說之失但不曾分得體用皆謂不忍之心不足以包  
四端則非也今已改正

一仁專言則其體無不善而已對義禮智而言其發見則為不  
忍之心也大抵天地之心粹然至善而人得之故謂之仁仁  
之為道無一物之不藉故其愛無所不周焉

熹詳味此言恐說仁字不善而以義禮智與不忍之心均為發  
見恐亦未安蓋人生而靜則德具焉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皆根  
於心而末於所著理也性之德也及其發見則仁者惻隱義者  
羞惡禮者恭敬智者是是非各因其體以見其本所謂情也性之

德也仁乃天地生之

德也仁乃天地生之

四者之仁而又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節此一事便包四者

此則仁之所以為妙也今欲極言仁字而不本於此乃樂以至善日之則是但知仁之為善而不知其為善之長也却於已發見處方下愛字則是但知已發之為愛而不知未發之愛之為仁也又以不忍之心與義禮智均為發見則是但知仁之為性而不知義禮智之亦為性也又謂仁之為道無所不體而不本諸天地生物之心則是但知仁之無所不體而不知仁之所以無所不體也凡此皆愚意所未安更乞詳之復以見教

程子之所訶正謂以愛名仁者

熹按程子曰仁性也愛情也豈可便以愛為仁此正謂不可認

問答卷二

情為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情不本於仁之性也熹前說以愛之發對愛之理而言正分別性情之異處其意最為精密而來論每以愛名仁見病下章又云若專以愛命仁乃是指其用而遺其體言其情而略其性則其察之亦不審矣蓋所謂愛之理者是乃指其體性而言且見性情體用各有所主而不相離之妙與所謂遺體而略性者正相南北請更詳之

元之為義不專主於生

熹竊詳此語恐有大病請觀諸天地而以易象文言程傳反復求之當見其意若必以此言為是則宜其不知所以為善之長之說矣此乃義理根源不容有毫釐之差竊意高明非不知此

奇命辭之未善爾

孟子雖言仁者無所不愛而繼之以急親賢之為務其差等

水皆不明

熹按仁但主愛若其等差乃義之事仁義雖不相離然其用則各有主而不可亂也若以一仁包之則義與禮智皆無所用矣而可乎哉

昨承開論仁說之病似於初意未安即已條具請教矣再領書

論亦已異曉然大抵不出熹所論也請復因而申之謹按程子

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

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

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

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

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

問答卷二

最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

其情能愛因性有義故情能愛因性有禮故情能愛因性有智

故情能知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

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

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此說前書

今謂復以兩言決之如熹之說則性強為情情強於性未有無

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為一物而不相稱攝二說得失此亦可見

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

不如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為仁之體則

既於以情為仁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

我之私便為仁體則恐所說者淡然而無情但如虛空本石句

中初未嘗有一字說著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

公為能體之非因公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禮之改為仁禮

而此語却是人字裏曰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

之辨而以情為仁而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泯然無所歸



而性持遠至於不枉管可謂知仁。直是亦枉而已矣。聖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情之德而味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敢詳陳之。惟

采察

意再讀別紙所示三條竊意高明雖已灼知舊說之非而此所論者差之毫忽之間或亦未必深察也。謹復論之。伏幸裁聽。庶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為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為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為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如此事當覺是覺此理。如此事之所以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

陽答卷二

四

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飽飢之類。爾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小大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為能衆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為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為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為仁言為德哉。今伯達必欲以覺為仁等見既非之矣。至於論知覺之淺深又未免證成其說則非嘉之所敢知也。至於伯達又謂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高甚妙然既未嘗識其名義又不論其實下功處而欲

驟語其精神此所以立意愈高為說愈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

本可據之地也。所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殆亦其俾爾想像如此爾。實未嘗到此地位也。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之靈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嘉詳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又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為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為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嘉向所呈伯仁說其間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教以為不如克齊之云是也。然於此却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却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為親切也。若遠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謂以公便為仁之失。此毫釐間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

問劄卷二

五

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易差也。又曰。小一致為仁之妙。此亦未安。蓋義之有羞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非獨仁為然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欽夫仁疑問

仁而不佞章

說云仁則時然後言疑此句只說得義字

不知其仁也章

說云仁之義未易可盡不可以如是斷若有盡則非所以為仁。大又曰仁道無窮不可以是斷此數句恐有病蓋欲極其廣大無所歸宿似非知仁者之言也。

仁者必有勇章

仁者必有勇章

章之說似亦只說得智字

仁已復禮為仁

說云由于中制乎外按程集此誤兩字當云而應乎外又云期道也果思慮言語之可盡乎詳此句意是欲發明學要躬行之意然言之不明反若極其玄妙務欲使人曉解不得將啓望空揣摸之病矣向見吳才老語此章云近世學者以此二語為微妙隱奧聖人有不傳之妙必深思默造而後得之此雖一偏之論然亦吾黨好談玄妙有以啓之也此言之失恐復墮此不可不察

必世而後仁章

問答卷二

說云使民皆由吾仁如此則仁乃一己之私而非人所同得矣

樊遲問仁章

說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仁其在是矣又云要須從事之久功夫不可間斷恐須先說從事之久功夫不可間斷然後仁在其中如此所言却似顛倒也

仁者必有勇章

說云於其所當然者自不可禦又云固有勇而未必中節也者故不必有仁此似只說得義字

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章

說云惟其真然莫覺皆為不仁而已矣此又以覺為仁之病

殺身成仁章

說云是果何故哉亦曰理之所會全吾性而已欲全吾性而後

殺身便是有為而為之且以全性兩字言仁似亦未是

知及仁守章

說云知以愛為仁而不明仁之所以愛此語蓋未盡

宰我問喪章

說云以為不仁者蓋以其不之察也幸我聞斯言而出其必有以悚動於中矣據此似以察知悚動為仁又似前說真然莫覺之意

殷有三仁章

說云三人皆處之盡道皆全其性命之情以成其身故謂之仁又云可以見三子之所宜處矣此似只說得義字又以全其性命之情為仁前已論之

博學而篤志章

問答卷二

明道云學者要思得之說云蓋不可以思慮應度也按此語與明道正相反又有談說玄妙之病前所論不知其仁克已復禮處與此正相類大抵思慮言語躬行各是一事皆不可廢但欲實到須躬行非是道理全不可思量不可講說也然今又不說要在躬行之意而但言不可以言語思慮得則是相率而入於禪者之門矣

以上更整詳考之復以見教又劉子澄前日過此說高安所刊太極說見今印造近亦有在延平見之者不知尊兄以其書為如何如有未安恐須且收藏之以俟考訂而後出之也言仁之書恐亦當且住即俟更討論如何

答欽夫仁說

仁者必有勇章

之意以只以世對心。只以世對心即下文所云。心也也與上文許多說話似若相戾更乞詳之

又曰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受之理得於內而其用形於外天地之間無一物之非吾仁矣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變為之也。此數句蓋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皇皇四達而仁之體無所蔽矣夫理無蔽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仁之用無不周矣然則所謂受之理者乃吾本性之所有特以廓然大公而後在非因廓然大公而後有也以血脉貫通而後達非以血脉貫通而後存也。今此數句有少差素更乞詳之受之理便是仁若無天地萬物此理亦有虧欠於此識得仁體然後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用無不周者可得而言矣蓋此理本甚約今便將天地萬物夾雜說却隔突了夫子答

問答卷二

九

子貢博施濟眾之問正如此也更以復見天地之心之說觀之亦可見蓋一陽復處便是天地之心完全自足非有待於外也又如濂溪所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者若如今說便只說得一般兩字而所謂自家意思者却如何見得耶

又云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此亦可疑蓋謂視天下無一物不在吾仁中則可謂物皆吾仁則不可蓋物自是物仁自是心如何視物為心耶

又云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強為之也詳此蓋欲發明仁不待公而後有之意而語脈中失之要之視天下無一物非仁與此句似皆別語並乞詳之如何

答張欽夫

諸說例家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

此類善說却覺無甚納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八

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入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微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喻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

問答卷二

九

九

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嘗有養使欲隨事察識猶必  
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總將有不可勝言者  
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  
學則人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濶掃應對  
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  
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  
又謂動中靜涵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熹前以復爲靜  
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  
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  
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  
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  
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

問答卷二

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  
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  
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  
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  
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  
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  
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  
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  
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者遂易  
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簡  
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  
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

以之注有出入省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切意謂  
功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學意以爲如何

與張敬夫 試能南軒魏國忠獻公沒長子諱日直

春秋正朔事此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只  
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  
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觀伊  
川先生劉賈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兩字乃魯史之舊名又  
似有所未通幸更與晦叔訂之以見教也

答張敬夫

竊承政成事簡暇日復有講習之樂英材心化多上風靡此爲  
吾道之幸豈特一郡之福哉泰罷丁錢此舉甚美初謂遂獲獨  
際不知僅免一歲雖亦不爲無補特非久遠利耳然熹竊謂有

問答卷二

身則有庸此近古之法蓋食王土爲王民亦無終歲安坐不輸  
一錢之理但不當取之太過使至於不能供耳今欲再奏不若  
請令白丁下戶每歲人納一二百錢四等而上每等遞增一二  
百使至于極等則略如今日之數似亦不爲厲民而上可以不  
失大農經費之入下可以爲貧民久遠之利於朝廷今日事力  
亦易聽從而可以必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似聞浙中諸郡有  
全不輸錢賦者有取之無藝至于不可堪者此不均皆爲未  
便朝廷自合因此總會所入之大數斟酌裁損而均平之乃爲  
盡善至如尊兄前奏有不容援例之語亦非愚心之所安也聖  
欽之臣誠可憎疾爲國家者明道正義以端本於上而百官有  
司畏從暫附於下則此輩之材才長尺短亦無所不可用但使  
之知吾節用裕民之意而謹其職守則自不至於病民矣今

此其大而惟末之齊斥彼之短而自無長策以濟之  
意此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寡幸無補於國事而虛為此紛紛也  
伯恭漸釋舊疑朋友之幸但得渠於此有用力處則歲月之閒  
舊病不患不除矣此有李伯問者各案舊嘗學佛自以為有所  
見論辨累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熹問問之天命之  
謂性公以此句為空無一法耶為萬理畢具耶若空則淨居勝  
果實則儒者是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為實而猶戀著  
前見則請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熹又告之曰此實理  
也而以爲空則前日之見悞矣今欲真窮實理亦何藉於前日  
已悞之空見而爲此二三耶渠遂脫然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  
此人氣質甚美內行脩飭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  
也前此答福州一朋友書正論此事書才畢而伯問至不一二

問答卷二

日其言果驗亦可怪也今以上呈二人伯恭昔識之深卿者  
從伯恭遊聞其家學守之甚固但聞全不肯向此學用功正恐  
難猝拔也

答張敬夫

示喻黃公灑落之語舊見李先生稱之以爲不易窺測到此今  
以爲知言語誠太重但所改語又似太輕只云識者亦有取焉  
故備列之如何所謂灑落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  
之意若有一豪私吝心則何處更有此等氣象邪只如此看有  
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若便討落著則非言語所及在人自  
見得如何如曾點舍瑟之對亦何嘗說破落著在甚處邪通書  
取語其精然愚意猶恐其太侈更能欽退以就質約爲佳太極

改不之謂也 上呈亦宜更宜指改已所論無極

無極之真自爲一物與二五相合而二五之變化生萬物  
又無與于太極也如此說不害理之甚兼無極之真屬之上句  
自不成文理請熟味之當見得也各具一大極來喻固善然一  
事一物上各自具足此理者箇一字方見得無欠剩處似亦不  
妨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擇之亦寄得此書草來大槩領略一過  
與鄙意同後不曾仔細點檢不知其病如何或是病痛一般不  
自覺其病耳伯恭不鄙下問不敢不盡愚但恐未是更賴指撥  
近日覺得向來胡說多悞却朋友大以爲懼自此講論大須子  
細一字不可容易放過庶得至當之歸也別紙所論邵氏所記  
今只入外書不入行狀所疑小人不可共事固然然堯不誅四  
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

問答卷二

幾焉觀其所為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  
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豐大臣當與共  
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力量未至此而欲  
學之則誤矣序目中語所更定者甚穩然本語熹向所謂先生  
之學大要則可知已者正如春秋序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  
乃易見也之比非薄春秋之詞也不收似亦無害若必欲收則  
新語亦未甚活落大抵割裂補綴終非完物自是不能佳耳

與張敬夫

伯恭想時時相見欲作書不暇告爲致意向得渠兩書似日前  
只向博雜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病痛頗多不知  
近日復如何大抵博雜涉害事如圖籠之作指意極佳然讀書  
其如無味耶先是以深懲玩物喪志之弊者正爲

言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功夫想見聖賢之言都只此中章  
一着過妙第一番便是了元不曾于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  
許久見寔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渠又為留意科舉文字  
之久出人蘇氏父子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  
向不以蘇學為非左邊右攔陽擠陰助此尤使人不滿意向雖  
以書極論之亦未知果以為然否近讀孟子至答公都子好辨  
一章三復之餘廢書太息只為見得天理忒然分明便自然如  
此住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強得也然聖賢奉行天討却自  
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便與春秋  
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舊來讀過亦不覺近乃識之耳不審老  
兄以為如何

答張敬夫

問答卷二

十四

建陽一二十人歸自臨安云嘗獲奉教亦錄得數十段答問來  
其間極有可疑處雖所錄或失本意亦必有些來歷也又有迂  
然之問略不曾經思索答之未竟而遽已更端者亦皆一一酬  
酢此非惟於彼無益而在我者亦不中語然之節矣又隨問連  
答若與之爭先較捷者此其間豈無牽彊草略處流傳謬誤為  
害不細就令皆是亦徒為口耳之資程子所謂轉使人薄者蓋  
慮此耳元履嘗疑學徒日眾非中都官守所宜薰却不慮此但  
恐來學者皆只是知此而為教者俯就太過略不審其所自則  
悔吝譴彈將有所不免况其流弊無窮不止為一時之害道  
之興衰實將繫焉願明者之熟慮之也

答張敬夫

張孔一言仁

太夫仁之說程子一人之意可謂深切然

專一如此用功却心不專致心好學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  
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  
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  
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  
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厭之味克已復禮  
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  
真實見處故其為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  
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為愈也蓋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  
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撻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  
主敬致知交相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  
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  
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  
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說稍為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  
如此迫切注解說破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為  
言之類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怪恍惚窮高極遠之言也今此  
錄所以釋論語之言而首章曰仁其可知次章曰仁之義可得  
而求其後又多所以明仁之義云者愚竊恐其非聖賢發言之  
本意也又如首章雖列二先生之說而所解實用上蔡之意正  
伊川說中問者所謂由孝弟可以至仁而先生非之者恐當更  
詳究之也

問答卷二

十五

答張敬夫

大批觀過知仁之說欲只如尹說發明程子之意意味自覺深  
長如來喻者為是說就此處體認仁體又一句岐為二說似未

長安話五三六陸上仁義之說皆謂四者皆有動靜則

於道理當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貞四字元中亨元義利正貞元亨利貞一通一復豈得為無動靜乎近日深玩此理覺得一語嘿一起居無非太極之妙正不須以分別為嫌也仁所以生之語固未嘗然語仁之用如此不語似亦無害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張敬夫

細看言仁序云雖欲竭力以為仁而善之不明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此數句似未安為仁固是須當明善然仁字主意不如此所以孔子每以仁智對言之也近年說得仁字與智字都無分別故於令尹子文陳文子事說得差殊氣象淺迫全與聖人語意不相似觀此序文意思首尾恐亦未免此病更惟思之如何

問答卷二

答張敬夫

中宇之說甚善而所論狀性形道之不同尤為精密開發多矣然愚意竊恐程子所云以一箇中宇但用不同此語更可玩味夫所謂以一箇中宇者中宇之義未嘗不同亦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已矣然用不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義者有所謂中之道者是也蓋所謂在中之義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亭亭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及處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之體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乃即事印物自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只此亦便可見來教所謂狀性形道之不同者但又見得中宇只是一般道理以此狀性之體段則為未發之中以此形道則為無過不及之中耳且所謂在中之義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爾非以

心中之中字解未發之中字也愚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忠恕之說竊意明道見就人分上分別淺深而言伊川是就理上言其上一而若就人分上說則遠道不遠者賢人推之之事也一以貫之者聖人之不待推也若就理上平說則忠只是盡己恕只是推己但其所以盡所以推則聖賢之分不同如明道之說耳聖人雖不待推然而已及物對忠而言是亦推之也大抵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適透灑落善謂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懇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看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伊川明道渾然天成下犯人力所引盡心知天恐是充擴得去之意不知是若

問答卷二

答張敬夫

論之則以為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與奪之際似已平允若更於此一向刻核過當却恐意思迫窄而議論偏頗反不足以服彼之心如向來所論知言不當言釋氏欲仁之病矣大率議論要得氣象寬宏而其中自有精密透漏不得處方有餘味如易傳序中說秦漢以來儒者之弊及令人看王弼胡安定王介甫易之類亦可見矣况此序下文反復致意不一而足不應猶有安於卑近之嫌也又所謂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自謂此言頗有含蓄不審高明以為如何以愛論仁猶升高自下尚可因此附近推求庶其得之若如近日之說則道近求遠一向沒交涉矣此區區所以妄為前日之所議論而不自知其偏也至謂類聚言仁亦恐有病者正為近日學者取煩就簡避近求遠此風已八萬五口劫六險情若



之為世以... 益長其計... 欲之心... 愈見... 紛... 而反陷於不仁耳... 然却不思所類... 說其中下學上達之方... 蓋已無所不具... 苟能深玩而力行之... 則又安有此弊... 今蒙來喻... 殆前說之非敢不承命... 然潛恐不能人人皆肯... 如此懸實用功... 則亦未免尚有過計之憂... 不知可以更作一後序略承此意... 以警後之學者... 否不然或只盡載此諸往返議論... 以附其後... 亦庶乎其有益耳... 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張敬夫

答晦叔書鄙意正如此已復推明其說以求教於晦叔矣但於來示所謂知底事者亦未能無疑已并諍之今錄以上呈更乞垂教

在中之義之說來論說得性道未嘗相離此意極善但所謂此

問答卷五

六

時蓋在乎中者文意簡略熹所未曉更乞詳論又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亦非文意蓋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即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即事即物無不有箇恰好底道理是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稟彜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為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被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于細處夫此心廓然初豈有中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分之則須如此亦若操舍存亡出人之云耳并乞詳之

心嘗之亦是因知言... 此言... 功靜善惡既有順逆則此言乃自然之理非用意在辨也人無有不善此一言固足以具性情之理然非所以論性情之名義也若論名義則如今來所說亦無害理不費力更推詳之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唯程子為能受之程子之秘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

然識於言意之表則道聽塗說其弊必有甚焉近年已覺頗觀其答張閔中書云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第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遵敬

則其微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知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之用為尤切非若此書詳於天而略於人有不可以驟而語

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詩

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其周子程子之謂乎熹

向所謂微意者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問答卷五

九

所引家語只是證明中庸章句要見自哀公問政至懼善罔執處只是一時之語耳於義理指歸初無所害似不必如此力加

答張敬夫

拚斥也大率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為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若以此為卑道不足留意便欲以明道先生為法為恐力量見識不到它地位其為泛濫殆有甚焉此亦不可不深慮也且不知此章既不引家語為證其章句之分與

日學謹處然其言不豈一言之得

兩字全然不可分說。又是向來伯恭之論。體用一源矣。如何如河。

答張敬夫語解

語解云。學者工夫。固無間斷。又當時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此語。恐倒置。若工夫已無間斷。則不必更言時習。時習者。乃所以為無間斷之漸也。

別紙  
三省者。曾子之為仁。恐不必如此說。蓋聖門學者。莫非為仁。不必專指此事而言。意思却似淺狹了。大抵學者。為其所不得。不

問答卷二

為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仁在是矣。若先有箇云。我欲以此去。為仁。便是先獲也。昨如言疑義。傳不習乎。疑只當為傳而不習之意。則文理顯亦是先孝弟。而後學文之類。

道千乘之國。道字意思未安。  
友不如己。恐只是不勝己。胡侍郎說得此意思好。

慎非獨不忽。追非獨不忘。恐不必如此說。上蔡多好如此。似有病也。區者。德之所聚。而惡之所由消。靡此句。亦未安。父在觀其志。一音作皆未安。

信近於義。則言必可復矣。恭近於禮。則可遠恥辱矣。因是二者。不不失其所親。則亦可也。已慕。尊說此章。只如此似於文意。力願與上文孝弟謹信。而親仁。下文篤敬慎。而就正意。亦相類。字字會意。以為如何。

是禮。無驕然。後樂與好禮。可得而進焉。者。以相戾。其之石。而形而不可變。惟王霸之異。本殊。歸者。乃得以此為譬。耳。喜又貴。論此。所以引詩。止謂孔子。以無語。無驕。為未足。必至於樂與好禮。而後已。有似乎治骨。而治之。而後。隨之。治玉石者。說琢之。而復磨之。蓋不離是質。而治之。益精之意也。如何如何。  
恐不知人。恐未合說。到明盡天理處。正為取友。用人而言耳。大率此解。雖比舊說。已為不穩。尚時有貪說高遠。恐怕低了之意。更本平心。放下意味。當更深長也。

問答卷二

三

答張敬夫論中庸章句

率夫性之自然此語誠似大快然上文說性已詳下文又舉仁義禮智以為之目則此句似亦無害或必當改則改為所有字如何然不若不改之渾然也

不睹不聞等字如此剖析誠似支離然不如此則經文所謂不睹不聞所謂隱微所謂獨三段都無分別却似重複冗長須似烹說方見得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大綱說結上文可離非道之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就此不睹不聞之中提起善惡之幾而言若子慎其獨蓋其文勢有表裏賓主之異須略分別意思方見分明無重複處耳

隨時為中為改作處如何

道之不明不行來喻與鄙意大指不異但語有其弊耳然烹所謂不必知不必行所當知所當行等句正是要形容中字意思所謂以為不足行以為不必知不知所以行不求所以知等句又是緊切關紐處恐不可闕但鄙論自覺有箇瑣碎促狹氣象不能如來教之高明簡暢為可恨然私竊以謂不期於同而期於是而已故又未能遽舍所安萬一將來就此或有尺寸之進此病當自去耳大抵近年所脩諸書多類此以此未滿意欲為疎通簡易之說又恐散漫無收拾處不知所以裁之也

答張敬夫

中庸謹獨處誠覺未甚顯煥然若盡氣力只說得如此近欲只



改末後一句云所謂獨者合二者而言之不睹之睹不聞之聞也此舊似已稍勝然終亦未為分明也更乞以尊意為下數語如何

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助而心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來論剖析雖極精微却似未及此意思慮及此不審是否如何

何有於我哉古注云人無是行於我獨我有之按此語是孔子自言此三事何人能有如我者哉孔子之意蓋欲勉人以學也

伊川先生似亦是如此說

伊川先生似亦是如此說默識而無厭倦何有於我哉勉人學當如是也所以發明夫子之意而尹和靖云孰能如孔子者哉是以勉學者云耳又所以發明伊川之意蓋此兩項七事乃人之當然而示之以近者故聖人以此自居而不以為嫌如云不如丘之好學之意語雖若少揚而意實已深自抑矣呂氏之說句中添字太多恐非本意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兩句文義亦自難說近看似此等處極多日前都草草懸空說過了也

再答敬夫論中庸章句

執其兩端竊說是推明程子之意未有過巧之病如來論云云固先儒所未及然却似過巧兼此方論中未應遽及此又似隔驀說過了一位也

強哉矯矯強貌古注云爾似已得之呂楊之說却恐不平穩也

素隱俟更思之

造端乎夫婦如此說固好但恐句中欠字太多兼造端兩字是實下功夫之意不應如此泛濫也此類當兩存之

人心之所安者即道也上文有率性之謂道云云故其下可以如此說若恐人錯會當更曉破耳

游子之言行相顧為有餘不足之事恐未安此數句各是一事不可混而為一也細意玩之自可見矣此亦當兩存之

章句之失誠如尊論此間朋友亦有疑其如此者但鄙意疑此書既是子思所著首尾次序又皆分明不應中間出此數章全無次序所以區區推考如此竊意其中必須略有此意正使不盡如此亦勝如信彩逐段各自立說不相管屬也更望細考若果未安當為疑詞以見之大率擺落章句談說玄妙慣了心性乍見如此瑣細區別自是不奈煩耳

與張敬夫

夷齊讓國而逃諫伐而餓此二事遷相關否或謂先已讓國則後來自是不合更食周粟若爾則當時自不必歸周亦不待見牧野之事又諫不從而後去也且若前日已曾如彼即今日更不得如此此與時中之義不知又如何凡此鄙意皆所未安幸乞垂教

答張敬夫

熹昨承誨論五王之事以為但復唐祚而不立中宗則武曌可誅後患亦絕此誠至論但中宗雖不肖而當時幽廢特以一言之失罪狀未著人望未絕觀一時忠賢之心與其募兵北討之事及後來諸公說李多祚之語則是亦未遽為獨夫也乃欲逆

探未形之禍一旦舍之而更立宗室恐反為計校利害之私非所以順人心乘天理而事亦未必可成也愚慮如此然而此外又未見別有長策不知高明以為如何若維州事則亦嘗思之矣唐與牛李蓋皆失之也夫不知春秋之義而輕與戎盟及其犯約攻圍魯州又不能聲罪致討絕其朝貢至此乃欲效其失信叛盟之罪而受其叛臣則其義有所不可矣然還其地可也轉送悉怛謀使肆其殘酷則亦過矣若論利害則僧孺固為大言以恐文宗如致堂之所論而吐蕃卒不能因維州以為唐患則德裕之計不行亦未足為深恨也計高明於此必有定論幸

并以見教牛論正而心則私李計偏而心則正有於我哉後來思尹子說誠未安竊意只是不居之詞聖人之言此類甚多不以俯就為嫌也惡知其非有也頃時亦嘗為說正如晦叔之意後來又以為疑乃如尊兄所論今細思之却不若從晦叔之說交意俱順法戒亦嚴不啓末流之弊也如何如何

熹窮居如昨無足言者但遠去師友之益兀兀度日讀書反已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疆輔因循汨沒尋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己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蹶以拙自修者若充擴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悞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勒

儼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

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注與  
經作兩項功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  
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  
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與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中  
庸大學章句緣此略修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刪處  
論語亦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脫藁孟子則方欲爲之而日力未  
及也近又讀易見一意思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  
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爲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  
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以  
待扣而決者使以所值之辭決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  
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但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詞皆依  
於正天下之動所以正夫一而不繆於所之也以此意讀之以

李開卷之三

五

覺卦爻卜翼指意通暢但文意字義猶時有窒礙蓋亦合純作  
義理說者所以彊通而不覺其礙者也今亦錄首篇二卦拜呈  
此說乍聞之必未以爲然然且置之勿以示人時時虛心略賜  
省閱久之或信其不妄耳傷急不容耐之病固亦自知其然深  
以爲苦而未能革若得伯恭朝夕相處當得減損但地遠不能  
數見爲恨耳此間朋友絕少進益者擇之久不相見覺得病痛  
日深頃與伯恭相聚亦深歎今日學者可大受者殊少也奈何  
奈何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  
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  
持謹慎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  
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鄉約之書偶家有藏  
本且欲流行其實恐亦難行如所勸也然使讀者見之因前輩

所以教人善俗者而知自修之目亦庶乎其小補耳

答張敬夫集大成說

孔子之謂集大成謂合衆理而大備於身也或曰集  
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  
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以樂明  
之變無窮玉聲首尾如一振之者振而節之猶今樂之有拍也  
凡作樂者始以金奏而後以玉振之猶聖人之合衆理而備於  
身也條理衆理之脈絡也始窮其然而後析毫分者智也終備  
於身而渾然一貫者聖也二者惟孔子全之三者則始不盡而  
終不備也漢兒寬論封禪亦云兼總修貫金知啓則巧也聖譬  
震而玉振之意亦如此疑此古樂家語也

李開卷之三

一

者正在言語氣象微細曲折之間然則來說似頗傷冗費脚  
手無餘味矣金玉二字正是譬喻親切有功處今却不曾說  
及只做始終字看了如此則孟子此一節譬喻全是剩語矣  
舊見學者所傳在臨安時說此一段却似簡當然亦不能盡  
記舊舊所解又偶爲人借去不及參考得失然記得亦似太  
多今略說如前竊謂似此已是不精約使人無可玩味了若  
更著外來意思言語即愈支離矣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敬夫孟子說疑義

告子篇論性數章

按此解之禮不爲章解句釋氣象高遠然全不略說文義便  
以已意立論又或別用外字體貼而無脈絡連綴使不曉者  
展轉迷惑想曉者一向支離如此數章論性其病尤甚蓋本

文不過數語而所解者文過數倍本文只謂之性而解中謂之太極凡此之類將使學者不暇求經而先坐困於吾說非先賢談經之體也且如易傳已為太詳然必先釋字義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之其淺深近遠詳密有序不如是之勿遠而繁雜也大抵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為有益耳

夜氣不足以存解云夜氣之所息能有幾安可留而存乎

按此句之義非謂夜氣之不存也凡言存亡者皆指心而言耳觀上下文可見云仁義之心又云放其良心又云擇則存舍則亡惟心之謂與正有存亡二字意尤明蓋人皆有是良心而放之矣至於日夜之所息而平旦之好惡與人相近者則其夜氣所存之良心也及其且晝之所為有精亡之則此心又不可見若精亡反覆而不已則雖有

問答卷三

七

日夜之所息者亦至微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矣非謂夜氣有存亡也若以氣言則此章文意首尾衡決殊無血脉意味矣程子亦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意蓋如此然舊看孟子未曉此意亦只草草看過也

大體小體

此章之解意未明而說太漫蓋唯其意之未明是以其說不得而不漫也按本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此兩節方是分別小體之不可從而大體之當從之意解云從其大體心之官也從其小體耳目之官也只此便多却從其四字矣下文始結之云此二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但當先立乎其長者則小者不能奪耳此章內先立乎其長者一句方是說據今所解全不曾提掇用力處而此句內立字尤為要切著立字而以思為主心不立而徒思吾未見其可也於是

又有君子狗理小人狗欲之說又有思非沉而無統之說又有專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之說雖有心得其宰之云然乃在於動而從理之後此由不明孟子之本意是以其說雖漫而愈支離也七八年前見徐吉卿說曾問焦某先生為學之要焦云先立乎其大者是時熹說此章正如此解之支離聞之惘然不解其語今而思之乃知焦公之學於躬行上有得力處

反身而誠解云反身而至於誠則心與理一云云

按此解語意極高然只是贊詠之語施之於經則無發明之助施之於已則無體驗之功竊恐當如張子之說以行無不懌於心解之乃有落著兼樂莫大焉便是仰不愧俯不怍之意尤懇實有味也若只懸空說過便與禪家無以異矣

問答卷三

八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解中引程子張子之說合而為一按此程子張子之說自不同不可合為一說程子云所過者化是身所經處所存者神所存主處使神是言凡所經過心所存主處便有鼓舞風動之意不待其居之久而後見其效也經歷及便字尤見其意又引綴來動和及易傳革卦所引用亦今以孟子上下文意求之恐當從程子為是張子說雖精微然恐非本文之意也

君子不謂命也

此一章前一節文意分明然其指意似亦止為不得其欲者而發後一節古今說者未有定論今讀此解說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兩句極為有功但上三句却似未穩蓋但云出於自然則只似言性而非所以語命矣頃見陳傳良作此論意正如此方以為疑不知其出於此豈嘗以是告之耶熹

竊謂此三句只合依程子說為稟有厚薄亦與下兩句相通蓋聖與賢則其稟之厚而君子所以為稟之薄而不及者也然則此一節亦專為稟之薄者而發

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

竊詳所解喜舊說亦然自今觀之恐過高而非本意也蓋此六位為六等人爾今為是說則所謂善者乃指其理而非目其人之言矣與後五位文意不同又舊說信為自信之意今按此六位皆它人指而名之之辭然則亦不得為自信之信矣近看此兩句意思似稍穩當蓋善者人之所同欲惡者人之所同惡人之為人有可欲而無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然此特天資之善耳不知善之為善則守之不固有時而失之惟知其所以為善而固守之然後能實有諸已而不失乃可

謂之信人也

張子曰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正是此意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此說信字未是後別有說

前書所示孟子數義皆善但條理字恐不必如此說蓋此兩字不能該得許多意思也始條理終條理猶曰智之事聖之事云爾條理字不須深說但金玉二字却須就始終字上說得有來歷乃佳耳易之說固知未合亦嘗拜稟姑置之以俟徐考矣大抵平日說得習熟乍聞此說自是信不及但虛心而微死之久當釋然耳若稍作意主張求索便為舊說所蔽矣此書近亦未暇卒業却看得周禮儀禮一過注疏見成却覺不甚費力也亦嘗為人作得數篇記文隨事頗有發明卒未有人寫得俟送碑人回附呈求教也心氣未和每加精治竟不能悅中間嘗覺求理太多而涵泳之功少故日當勿迫而不暇於省察遂欲盡罷

生而功夫且讀舊所習熟者而加涵養之力竟復汨沒又不能遂大抵氣質動擾處多難收斂也且如近讀二禮亦是無事生事也斷州文字亦嘗見之初意其說止是不喜人闢佛而惡人之溺於佛者既而考之其間大有包藏遂為出勢百言以曉之只欲俟伯諫歸而示之未欲廣其書也近年士子稍稍知向學而怪妄之說亦復益起其立志不高見理不徹者皆為所引取甚可慮也間嘗與佛者語記其說亦成數篇後便并附呈次昨夕因看大學舊說見人之所親愛而碎焉處依古注讀作譬字恐於下文意思不屬據此碎字只合讀作僻字蓋此言常人於其好惡之私常有所偏而失其正故無以察乎好惡之公而施於家者又溺於情愛之間亦所以多失其道理而不能整齊也如此讀之文理極順又與上章文勢正相似且此篇惟有此五

碎字卒章有僻則為天下侈僻字亦讀為僻足以相明但畏敬

兩字初尚疑之細看只為人所憚憚如見季子位高金多之比云爾此說尤生不知尊意以為如何然此非索而獲之偶讀而意思及此耳近年靜中看得文義似此處極多但不敢一向尋求而於受用得力處則亦未有意思耳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學而時習之

程子曰時復紬繹本意為論今此所引學者之於義理當

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句下三字雖有虛實輕重之

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字者不有以不詳而說

者尤不可不有以知其所以然也夫能者以知其能而

謂也而者承上起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時也言其重

而習也者指其所知之理而時之也蓋人而不習則無

以知其所以然之理無以能其所當為之事也蓋人而不

知其理能其事然亦生遊危殆而不能以自安習而不

日習之而其功亦漸顯矣夫終不足以成其習而之功

矣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窮蓋如此凡為

今詳所解於學而兩字全然而略而但言紬繹義理以

且必曰紬繹義理之端緒而涵泳之也又似義理之中別

意頗極待使學者胸中撥撥拈一放一將有涵泳助長之

非所以示人說者油然內懷也程子曰言淡洽於中則

入德之方也說者油然內懷也程子曰言淡洽於中則

事合理而中心滿足之意施之於此似亦未安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自孝弟而始為仁之道生而不窮按有子之意程子之說

非為仁之道但事親從兄者本也愛人利物者末也立

後未有所從出故孝弟立而為仁之道生也今此所解

雖高而其愛雖有差等而其心無不溥矣此章在字正

不親切則一事者是也故程子於此但言孝弟行於家

後仁愛及於物乃若實指事而言雖近而指則遠也今

無不溥形於所包雖廣然恐非本旨然覺意味之渾淡也

巧言令色

若夫君子之脩身謹於言語容貌之間乃所以體當在已

為正意相難而其抑揚反

處於已者不盡也處字未安

道千乘之國

信於已也己字未安自使民以時之外此句無所當

毋友不如己者

不但取其如己者又當友其勝己者以見友必勝己之意

乃以如已勝已分為二等則失之矣而其立言造意又

似欲高出於聖言之上者解中此類甚多恐非小病也

慎終追遠

慎非獨不忘之謂誠信以終之也追非獨不忽之謂久而篤

之也慎非獨不忘之謂誠信以終之也追非獨不忽之謂久而篤

解亦未凡事如是所以養德者厚矣慎終追遠自是天然

已者人能如此則其德自厚而民化之矣今下一養字則是

所以為此者乃是欲以養德而其意不專於慎終追遠矣

父在觀其志

志欲為之而有不得行則孝子之所以致其深愛者可知

舊有兩說一說以為為人子者父在則能觀其父之志而

順之父沒則能觀其父之行而繼述之又能三年無改於

時未見其行事則其父之志則其父之志則其父之志則

承家嗣事之責則當觀其行事之得失若其志與行皆合

理而三年之間又能無改於父之道則可謂孝矣此兩說

同思意每謂當從前說所解為順若如後說則上文未見

後說然謂父在而志不得行可以見其深愛則又非先

見得則志欲為之而不得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志哀而

不暇它之問也又曰三年無改者言其常也可以改而可以

未改者也此句之說惟尹氏所謂孝子之心有所不忍者

馬總論而將氏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斷

酌事理尤得其此解云志莫而不暇它之問者蓋出謝氏之論其意非不甚美然恐立說過高而無可行之實也蓋事之是非不可不察於耳目有不察者君子居喪哀戚雖如是之迷昧也所謂行不正不知哀者君子病之則亦不應如是之迷昧也所謂可以改而不知改者則出於游氏之說然又去其本指蓋改日在當改則改而不可改者則不然而之辭也彼曰可以改則意所欲而冀其或可之辭也二者之間其意味之厚薄相去遠矣又此經所言亦為人之父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通上下而言以中人為法耳今解又于富終身守之可也豈但以三年無改為孝哉

信近於義 恭謂貌恭又曰恭而過於貧適所以招恥辱 恭不近禮謂之可謂之貌恭而過實則失之矣且 無節而過卑則

至於失其信矣或欲守其不可復之言則逆於理而反害於信矣 此結句似不分明恐未盡所欲言之曲折也竊原本意不復則言於信進退之間蓋無適而可也故君子欲其言之信於人也必度其近於義而後出焉則凡其所言者後無不

可復之忠矣恐須知 此說破方分明也 不問答卷三

就有道而正焉 異世而求之書 本文未有此意恐不須過說或必欲言

貧而樂富而好禮 進於善道有日新之功其意味蓋無窮矣 此語不實

詩三百 其言皆出於惻怛之公心非有它也 惻怛與公心字不相屬

無適 有所適亦須指信何事不可但以有它二字繫之也 非有它也乃嫌於有它

生事之以禮以敬養也死葬之以禮必誠必信也祭之以禮 致敬而忠也 專言敬則愛不足專言誠信則文不足忠字尤

聖人此言至約而所包極廣條舉悉數 猶恐不盡况欲率然以一言蔽之乎

十世可知 若夫自蘇秦氏廢先王之道而一出於私意之所為有王者

作其於繼承之際非損益之何言直盡因革之宜而已 此立

意甚偏而氣象端迫無聖人公平正大隨事順理之意且如

此說則是聖人之言不足以盡古今之變其所謂百世可知

者未及再世而已不驗矣當究此章之指惟古注馬氏得之

何晏雖取世說而復亂以己意以故後來諸家祖習其言異

轉認誤失之愈遠至近世吳才老胡致堂始得其說最為精

當與說有續解考異二書而考異中此章之說為尤詳願試

一觀或有取焉大抵此二家說其也 好處亦多不可以其後出而忽之也

非其鬼而祭之謂也 無其鬼神是徒為誦而已 聖人之意罪其祭非其鬼之為誦

詔武 詔自惡德豈論其有鬼 而不識其祭無其鬼之徒為誦也

聖人之心初無二致揖遜征伐時焉而已 此理固然但此處

此說似以舜武心皆盡美而武王之事有未盡善則美字反

重而善字反輕為不倫耳蓋美之盛以其善致治之功

而善之善者致美之實以其德與事而言也然以德而言則

性之反之雖有不同而成功則一以事而言則揖遜征伐雖

不知義亦謝氏之說言雖不同而各有所指未可遽以此而  
非彼也若論先後則正以其初無適莫而不知義故徇其私  
遂不復求義之所在而卒陷於一偏之說也

求為可知

若曰使已有可知之實則人將知之是亦患莫已知而已豈  
君子之心哉此說過當若日所謂求為可知者亦日為其所  
當為而已非謂務皎皎之行以求聞於人也則

一以貫之

道無不該也有隱顯內外本末之致焉若無隱顯內外本末  
之致則所謂一貫者亦何所施哉此意甚善然其辭則似生  
於辨論反覆之餘者今發

之無若則無所當而反為煩雜若日聖人之心於天下事物  
之理無所不該雖有內外本末隱顯之殊而未嘗不一以貫  
之也則言順而理得矣

欲訥於言

不問答卷三

五

言欲訥者畏天命行欲敏者恭天職言行自當如此不必為  
畏天命恭天職而然今  
若此言則是以言行為小而必稱天以大之也且

書寂

知抑精矣抑字  
恐誤

減文仲

世方以小慧為知小慧似非所  
以言減文仲

季文子

非誠其思此語  
未善

顏淵季路侍

為吾之所當為而已則其於勞也奚施施勞舊說皆以施為  
勿施於人之施勞者  
勞勞之事今如此說語不分明子細推尋似亦以施為勞者  
之意為功勞之勞其意雖亦可通但不知勞字有如此用  
者否耳必如此說更須了存平公理此句亦  
細考證說今明白乃佳

質勝文則野

失而為野史之史寧若為野人之野乎此用楊氏與史也  
此野今解乃先言此而以  
為必不得已而有所偏勝則寧若此耳今解乃先言此而以  
言焉然於中之說則既日寧若野人之野矣又何必更言得  
池而進其文乎文理雖難前後矛盾庶乎言有序而不停也  
之方恐當移此於矯揉就中之後則庶乎言有序而不停也  
人之生也直

中人以下

不駭而語之以上是亦所以教之也孟子言不駭之教誨是  
亦教誨之蓋為不駭之  
教誨已足絕之而不復教誨然其所以警之者亦不為不至  
故口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所謂亦者非其正意之辭也若孔  
子所言中人以下未可謂上而不駭語之以性與天道之極  
致但就其地位言之以切已著實之事乃是教之道正合如  
此非若不屑之教誨全不告語而但棄絕以警之也今日是  
亦教誨之也則似教人者不問其人品之高下必盡告以性  
與天道之極致然後始可謂之教誨才不如此便與絕而性  
教者無異此極善理非聖門教人之法也且著此一句非惟

有善上文之意覺得下文意思亦成曠等氣象不能試思之  
若但改云不駭而語之以上是乃所以漸而進之使其切問  
近思而自得之也則上下文意接續貫通而  
氣象無病矣此所撰集注已依此文寫入矣

敬鬼神而遠之

遠而不敬是誣而已誣字  
未安

知仁動靜

知之體動而靜在其中仁之體靜而動在其中此義甚精蓋  
周子太極之  
遺意亦已寫入集注諸說之後矣但在此處讀之覺得有急  
迫之病略加曲折別作一節意思發明乃佳大抵此解之病  
在於太急迫  
而少和緩耳

子見南子

過衛國必見寡小君孔子居衛最久不可但言過衛見小  
君者禮之當然非特衛國如此也  
子聽衛國之政必自衛君之身始此理固然然其間似少曲  
折只如此說則亦粗暴而  
可畏矣試更  
思之若何

子聽衛國之政必自衛君之身始此理固然然其間似少曲  
折只如此說則亦粗暴而  
可畏矣試更  
思之若何

博施濟眾

不當以此言仁也仁之道不當如此求也其所以不當而不言不足以致先言仁者而後以仁之方結之立人達人仁也能兩事非本一事而先言後結也

述而不作

聖人所以自居者平易如此平易二字老彭孔子事同而情性功用則異孔子賢於老彭非老彭之所及人皆知之自不於遜讓而又出於誠實如此其所以為盛德之至也為之說者正當於此發其深微之意使學者反復潛玩識得聖人氣象而因以消其虛驕傲慢之習乃為有力也但平易二字等閒說過而於卒章忽為此語是乃聖人鞠躬避於前而吾黨等之壞袂扼腕於後也且無乃使夫學者疑夫聖人之不以誠居謙也乎哉大率此解多務發明言外之意而不指為病亦不細也

默而識之

默識非言意之所可及蓋森然於不睹不聞之中也又云世之言默識者類皆想像億度驚怖恍惚不知聖門實學貴於踐履隱微之際無非真實默識只是不假論辨而曉此道理聖人之謙詞未遠說到如此深遠處也且此說雖自踐履言之然其詞氣則與所謂驚怖恍惚者亦無以相遠矣

子之燕居

聖人聲氣容色之所形如影之隨形聲氣容色不離於形同相隨然却是二物以此况彼欲密而反疏矣且眾人聲氣容色之所形亦以有於中而見於外者豈獨聖人為然哉

志於道

藝者所以養吾德性而已上有四句解釋不甚親切而此句尤然莫不各有自然之則焉曰游於藝者持欲其隨事應物各不悖於理而已不悖於理則吾之德性固得其養然初非期於為是以養之也此解之云亦原於不悖於理之意故取於詳味此句便見得藝是台有之物非必為其可以養德性而後游之也

問答卷三

七

自行束脩以上

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其往爾海宇之意恐未之問亦未有不保其往之意也蓋吾無隱乎爾乃為二三子以然自慙而致不保其往乃為門人疑於互察童子而發皆非平日之常言不應於此無故而及之也苦以禮來者不以一言告之而必俟其自得於辭氣容色之間又洗萌不寐其往之意則非聖人物來順應之心矣此一章之中而說過兩節意思尤覺氣道而味短也

憤辨

憤則見於辭氣悱則見於顏色此兩字與先儒說正相反不知別有據否

子謂顏淵

其用也豈有意於行之其舍也豈有意於藏之聖人固無意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其教時及物之意皇皇不吝豈可謂無意於行之哉至於今之而藏則雖非其所欲講舍之而猶無意於藏則亦過矣若果如此則是孔顏之心漠然無意於應物推而後行也而後往如佛老之為也聖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也程子於此但言舍無與於已行處安於所遇者也詳味其言中正微密不為矯激過高之說而

問答卷三

六

語意卓然自不可及其所由來者遠矣程子又云樂行憂連憂與樂皆道也非已之私也與此相似亦可玩味

子行三軍則誰與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古之人所以成天下之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而已哉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本為行三軍而發之言雖曰無所不通而即事即物毫釐之間又自有不可易處若如此解之云是乃程子所謂終日乾乾節節推去之病矣

子所雅言

性與天道亦豈外是而它得哉固是如此然未須說

子不語

語辭則損志損志二字未安

弋不射宿

不忍乘危乘危二字未安

奮則不孫

聖人斯言非勉學者為儉而已聖人深惡奢之為害而寧取者之為儉其意可矣今為此說是以去儉之夫焉則其所以勉學者其言之過心之病也退公謂楊子又欲本高於聖人而不以一書以與易辨今讀此書雖名為說論語者然考其實則作欲與論語競矣辭意於此淺所未安不識高明以為如何曾子有疾召門弟子

形體且不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此亦過高之說非曾明本文之意使學者深慮保其形體之不傷而盡心焉是則曾子所為丁寧之意也且天性亦豈有可傷之理乎孟敬子問之

將死而言善人之性則然此語太略幾不可動容貌者動以禮也正顏色者正而不妄也出詞氣者言有物也動容貌則暴慢之事可遠正顏色則以實而近信出詞氣則鄙倍之意可遠此說蓋出於謝氏以文意求之既所未安而以義理觀之則尤有病蓋此文意但謂君子之所貴乎道者有此

問答卷三

三事動容貌而必中禮也正顏色而非色莊也出詞氣而能合禮也蓋必平日莊敬誠實涵養有素方能如此若其不然則動容貌而不能遠鄙倍矣文勢如此極為順便又其用功在於平日積累深厚而其效驗乃見於此意味亦覺深長明道尹氏說蓋如此惟謝氏之說以動正出為下功處而此解宗之夫經見但云動則其有禮與否未可知但云正則其妄與不妄未可勿動則動容固非禮者矣今但曰動則暴慢如何而遠可遠乎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則正色固不善則出言固有不善者矣今但曰出則近乎又曰出其言不善則出言固有不善者矣今但曰其用力至淺而責效過深正恐未免於浮躁及迫之病非聖賢之本指也

弘毅

弘由充擴而成此句似說不著

民可使由之

使自得之此亦但謂使之由之耳非謂使之知也

焉蕩乎民無能名焉

無所不諳而其用則密只廣大便難名不

焉吾無間然矣

皆所以成其性耳為之所行皆理之所當然固是本出於性性而後為之也

子絕四

絕而不復萌此顏子不取過之事非所以語孔子蓋此絕字猶日無耳然必言絕而不言無者見其無之甚也

顏淵喟然歎曰

約我以禮請使之宅至理於隱微之際侯氏曰禮文致知格物也約禮克己復禮也其說最善此解說必曰如者言其始見之端的者然也句

未見好德

問答卷三

衆人物其性此語未安蓋性非人所動物與人但不

語之而不惰

不惰謂不惰其言也夫子之言昭然發見於顏子日用之中此之謂不惰情字乃忘惰之義如所解乃墜墜之義字自作家語墜之意鄙意於此尤所未安也

衣敝緼袍

不佞不求之外必有事焉此語不可曉

可與共學

或者指權為反經合道驚世難能之事世俗所謂權者乃隨俗習非倫安苟得如

公羊祭仲廢君之類耳正不謂驚世難能之事也

唐棣之華

唐棣之詩周公誅管蔡之事詩及詩召南作唐棣小雅作棠棣無作棠者而小雅常字亦



正議

程子曰云云此解恐皆用致堂說  
向見伯恭說亦如此

古之學者為已

所以成物特成己之推而已按此為人非成物之謂伊川以  
而先以成物為心固失其序然猶非私於己者恐亦非  
當時學者所及也呂與叔中庸序中亦如此錯解了

不逆詐

孔注文義為順按孔注文義極不順惟楊氏說得之抑者反  
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皆略反上文之意也

徵生歎

包注訓固為陋此解是恐亦未安

諒陰

大君勅五典以治天下而廢三年之達喪經文未有此意短  
喪自是後世之失

問答卷三

十一

若欲發明當別立論而推以及  
之不可只如此說無來歷也

脩己以敬

敬有淺深敬之道盡則脩己之道亦盡而安人安百姓皆在  
其中此意甚善但敬有淺深一句在此於上下文並無所當  
削去此四字及下文一亦  
字則意義通暢自無病矣

原壤

幼而孫弟至見其弊之所自也恐聖人無此意今以為  
當如是推之則可耳

予一以貫之

所謂約我以禮者歟此說已見前此亦于貢初年事既曰當  
子貢是時應已默契夫子之意矣後來所言夫子之得邦家  
者安知不由此而得之何以知其為初年事抑此等既無考  
據而論又未端的且初非  
經之本意不言亦無害也

子張問行

人雖不見知而在己者未嘗不行夫子之言言其常理也人  
遠說以亂夫子之意向後參前倚衡使之存乎忠信篤敬之  
別以己意推言則可耳

理也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不忘而存其  
形於心目之間耳若不責之於言行之實而徒曰存其  
理而不舍  
亦何益哉

卷而懷之

猶有卷而懷之之意未及潛龍之隱見恐不須  
如此說

志士仁人

仁者人之所以生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為哉  
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  
不忍就彼以害此且非為恐虧其所以生者而後殺身以成  
仁也所謂成仁者亦但以此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非欲全其  
所以生而後為之也此解中常有一種意思不以仁義忠孝  
為吾心之不能已者而以為天命謹天職全其所以生  
者而後為之則是本心之外別有一念計及此等利害重輕  
而後為之也誠使與能舍此取義亦出於計較之私而無慈  
實自盡之意矣大率全所以生等說自它人旁觀者言之以  
為我能如此則可若按是心以為善則已不妄帖况自言之  
豈不益可笑乎且雙所載直躬證父一事而載取名事正類  
耶此

問答卷三

十一

放鄭聲遠佞人

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此是聖  
垂世之言似不必如此說然禹以丹朱戒舜以于達汝齔  
責其臣便說聖人必戒乎此亦何害乎此蓋聖人之心太  
過故凡百費力主強不知氣象却  
似輕淺追狹無寬博渾厚意味也

一言終身行之

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此句未安當云誠能行  
恕則忠固在其中矣

誰毀誰譽

毀者指其過譽者揚其美此說未盡愚謂毀者惡未至此而  
之也非但語其已深詆之也譽者善未至此而惡稱  
然之善惡而已誰毀誰譽謂吾於人無毀譽之意也聖人  
仁恕公平實無毀譽有所譽必有所試因其有是實而稱之  
非但無其意而已



此亦未盡試猶疑也聖人或時有所譽者雖其人善未至此然必嘗有以發之而如其將至是矣蓋聖人善善之速惡惡也亦無所拘焉又曰可毀可譽在彼又曰不云有所毀聖人樂與人為善也必有試而後譽則其於毀亦可知矣若如則是聖人固常有譽但於此者其有譽而匿其有毀以取惠厚之名也而可乎毀被壞也如器物之未毀而故被壞之聖人豈有是乎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天子亦豈敢以為已所可專而加私意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意見原褒夷侯子張問行章

三愆

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不能也聖人此言只是戒人言語地位言及之而不言當言之理不發也此語甚危蓋為養之若如此則是自見不到有隱於人矣

問答卷三

生而知之

其至雖一而其氣象規模終有不同者此一節當刪去於解也

子謂伯魚

為者躬行其實也按諸先生多如此說意極親切但尋文義所見書所謂不學牆面亦未說到不躬行則行不得處也

患得之 所為患得者計利自便之心也此句解得文義不分

君子有惡

以子貢之有問至抑可知矣夫子之問未見惡人之疑子

三仁

皆稱為仁以其不失其性而已此說仁字恐不親切

荷篠

植杖而芸亦不迫矣止于路宿則其為人蓋有餘裕又曰行以避焉嗟可知也此語自相矛盾

不施其親

引尹氏尹氏固佳然不知施字作如何解若如謝氏雖亦引無失其親為解然却訓施為施報之施則誤矣此等處須說破令明白也蔣德明釋文本作弛字音詩經反是唐初本猶不作施字也呂與叔亦讀為弛而不引釋文未必其考於此蓋偶合耳今當從此音讀

士見危致命

楊氏曰云云似不必如此分別

君子學以致其道

致者極其致也恐當云致者極其所至也自未合者言之非用力以致之則不能有諸躬耳不為有諸躬者發也若曰有諸躬則當訓致為致師之致如蕭氏之說矣然本文意不如此

問答卷三

大德小德

小德節目也此章說甚佳但以記所謂後其節目者觀之則此二字似未甚當

子夏之門人小子

君子之道孰為當先而可傳至循其序而用力耳詳本文之子之道本末一致豈有以為先而傳之豈有以為後而傳之者但學者地位高下不同如草木之大小自有區別故其為教不得不殊耳初無大小雖分而生意皆足本末雖殊而道無不存之意也焉可輕也蘇氏得之有始有卒尹氏得之此章文義如此而已但近年以來為諸先生發明本末一致之理而不甚解其文義固失其指歸然考之程書明道嘗言先傳後德君子教人有先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此解最為得之然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此解最為得之然者忽之而不深考耳

孟莊子

孟莊子所以不改意其事雖未盡善而亦不至於悖理害事

之甚與莊子之賢不及其父而能守之終身不改故夫子以  
仲尼焉學  
文元亞說諸家所不及也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莫非文武之道初無存亡增損近年說  
此意初若新奇可喜然既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則其爲道  
也非文武所能專矣既曰初無存亡增損則未墜於地之云  
又無所當矣且若如此則天地之間可以目擊而心會又何  
待於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一一學之然後得耶竊詳  
文意所謂文武之道但謂周家之制度典章得孔子之時猶  
有在者故云未墜也大抵近世學者喜聞佛老之言常遷言  
說以統之故其弊至此讀者平心退步反  
復於句讀文義之間則有以知其失矣

生榮死哀無不得其所者也  
所解不明似謂天下之人其生  
不知是否若如此說則不然矣于貢言夫子得邦家時其  
效如此范氏所謂生則天下歌誦死則如喪考妣者是也

此亦帝王爲治之要  
此篇多闕文當各考其本文所出而解  
之有不可通者闕之可也謹權量以下  
皆武王事當自周有大賚以下至公則悅爲一章蓋與滅國  
繼絕世崇逸民當時皆有其事而所重民食喪祭即武成所  
謂重民五教惟  
謂重民五教惟  
食喪祭者也

答敬夫論中庸說

爲飛魚躍注中引程子說蓋前面說得文義已極分明恐人只  
如此容易領略便過故引此語使讀者於此更加涵泳又恐枝  
葉太盛則人不復知有本根妄意穿穴別生病痛故引而不盡  
使讀者但知此意而別無定作則只得將訓話就本文上致思  
自然不起狂妄意思當時於此詳略之間其慮之亦審矣今欲  
盡去又似私憂過計懲羹吹葢雖救得任妄一邊病痛反沒却  
程子指示眼目要切處尤不便也

又

前知之義經文自說禎祥妖孽著述四體解中又引執玉高卑  
之事以明四體之說則其所謂前知者乃以朕兆之萌知之蓋  
事幾至此已自昭晰但須是誠明照徹乃能察之其與異端怪  
誕之說自不嫌於同矣程子所說用與不用似因異端自謂前  
知而言其曰不知不知之愈者蓋言其不知者本不足道其知  
者又非能察於事理之幾微特以偵伺於幽隱之中妄意推測  
而知故其知之反不如不知之愈因引釋子之言以見其徒稍  
有識者已不肯爲皆所以甚言其不足道而深絕之非以不用  
者爲可取也今來喻發明固以爲異端必用而後知不用則不  
知惟至誠則理不可捨故不用而自知是乃所謂天道者此義  
精矣然不用之云實生於程子所言之嫌而程子之言初不謂  
此引以爲說恐又惑人且以此而論至誠異端之不同又不若  
注中指事而言尤明白而直截也

問答卷三

切磋琢磨但以今日工人制器次第考之便可見切者以刀或

錐裁截骨角使成形質礫則或鑿或盪使之平治也琢者以椎擊鑿錐刻玉石使成形質磨則磨以沙石使之平治也蓋骨角柔韌不容琢磨玉石堅硬不逼切磋故各隨其宜以攻治之而其功夫次第從粗入細又如此雖古今沿習或有不同然物有定理恐亦無以相遠也故古注舊說雖與此異然其以切磋爲治骨角琢磨爲治玉石亦未嘗亂但不當分四者各爲一事而不相因耳豈亦有所傳授而小失之與來喻欲以四者皆爲治玉石之事而謂切爲切其璞琢爲琢其形此於傳文協矣然切其璞而琢其形則不必遠磋礫之既平而復加椎擊則滑淨之上却生癢痕與未磋何異竊恐古人知能創物不應如此之迂拙重複也蓋古人引詩往往略取大意初不甚拘文義故於此兩句但取其相因之意而不細分其物若細分之則以切琢爲

問答卷三

五

道學磋磨爲自倚如論語之以切琢比無詔無驕磋磨比樂與好禮乃爲穩帖今既不同亦不必殫爲之說但識其大意可也况經傳中此等非一若不寬著意思緩緩消詳則字字相梗亦無時而可通矣

答張敬夫

諸論一一具悉比來同志雖不爲無人然更事既多殊覺此道之孤無可告語居常鬱鬱但每奉教諭輒爲心開目明耳子澄所引馬范出處渠輩正坐立志不彊而聞見駁雜胸中似此等草木太多每得一事可借以自便即遂據之以爲定論所以緩急不得力耳近來尤覺接引學者大是難事蓋不博則孤陋而無徵欲其博則又有此等駁雜之患况其才質又有高下皆非可以一格而例告之自非在我者充足有餘而又深識幾會亦

何易當此責耶周君恨未之識大率學者須更今廣讀經史乃有可據之地然又非先識得一箇義理踐徑則亦不能讀惟此等處爲難耳建康連得書規模只如舊日與之書有兩語云憂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有以爲本根長久之計功勳名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有以喻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語頗似著題未知果以爲如何然亦只說得到此過此尤難言也尋常戲謂佛氏有所謂大心眾生者今世絕未之見凡今之人營私自便得少爲足種種病痛正坐心不大耳于語前書已及之所言雖未快然比來衆人已皆出其下矣交戰難好之說誠爲切至之論吾輩所當朝夕自點檢也誠之久不得書如彼才質誠欠追琢之功恨相去遠無所效力也陳唐激者舊十餘年前問其爲人每恨未之識此等人亦可惜沉埋遠

問答卷三

五

郡計其年當不下五六十矣吳傲者聞對語亦能不苟不易不易此等人材與溫良博雅之士世間不患無之所恨未見前所謂大心眾生者莫能總其所長而用之耳寄示書籍石刻感感近作濂溪書堂記曾見之否謾內一本發明天命之意粗爲有功但恨未及所謂不謂命者闕却下一截意思耳此亦是玩理不熟故臨時收拾不上如此非小病可懼也學記刻就幸早寄及只作兩石不太大否近思舉業三段及橫渠語一段并錄呈幸付彼中舊官屬正之或更得數字說破增添之意尤佳蓋閩浙本流行已廣恐見者疑其不同兼又可見長者留意此書之意尤學者之幸也中庸章句只如舊本已如所戒矣近更看得數處穩實尤覺日前功夫未免好高之弊也通鑑綱目近再修至漢晉間條例稍舉今亦謾錄款項上呈但近年衰悴目昏盛

下全看小字不得甚欲及早修纂成書而多事分奪無力騰寫未知何時可得脫稿求教耳

8 答張敬夫

誨諭曲折數條始皆不能無疑既一思之則或疑或信而不能相通近深思之乃知只是一處不透一觸處窒礙雖或考索疆通終是不該實偶却見得所以然者輒具陳之以上是否大抵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儻個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爲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腳下功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瀉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畧無毫髮難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正蒙可疑處以熹觀之亦只是一病如定性則欲其不累於外物論至靜則以識知爲客感語聖人則以爲因問而後有知是皆一病而已復見天地心之說熹則以爲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雖氣有闕闕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毫釐之間斷也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聖人以爲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內而爲闕闕之無窮乎此則所論動之端者乃

一陽之所以動非是指夫一陽之已動者而爲言也夜氣固未可謂之天地心然正是氣之復處苟求其故則亦可以見天地之心矣

答張敬夫

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爲有小異於晦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尚多未爲精切比遺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始竊自信以爲天下之理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所施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以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卽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息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萬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柁而沿泗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嘆以爲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爲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爲不切而私意汨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閑啓健直登其私語論諄諄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區

等言蓋不足以爲謝也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爲如何爾孟子諸說始者猶有齟齬處欲一一條陳以請今復觀之恍然不知所以爲疑矣但性不可以善惡名此一義蓋終疑之蓋善者無惡之名夫其所以有好有惡者特以好善而惡惡耳初安有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今推有好有惡者爲性而以好惡以理者爲善則是性外有理而疑於二矣知言於此雖嘗著語然恐孟子之言本自渾然不須更分裂破也知言雖云爾然亦曰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此不謂之善何以名之哉能勿喪此則無所適不爲善矣以此觀之不可以善惡名太似多却此一轉語此愚之所以反覆致疑而不敢已也

問張敬夫

心具眾理變化感通生生不窮故謂之易此其所以能開物成

問答卷三

三

務而冒天下也圓神方知變易二者闕一則用不妙用不妙則心有所蔽而明不遍照洗心正謂其無蔽而光明耳非有所加益也寂然之中眾理必具而無朕可名其密之謂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心之宰而情之動也如此立語如何

問張敬夫

喜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爲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蓋雖曰中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爾今夫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者心不宰而情之失其正也怵惕惻隱乃仁之端又可

以其情之動而遽謂之人欲乎大抵未感物時心雖爲已發然苗裔發見却未嘗不在動處必舍是而別求却恐無下功處也所疑如此未審尊意如何

問張敬夫

遺書有言人心私欲道心天理熹疑私欲二字太重近思得之乃識其意蓋心一也自其天理備具隨處發見而言則謂之道心自其有所營爲謀慮而言則謂之人心夫營爲謀慮非皆不善也便謂之私欲者蓋只一毫髮不從天理上自然發出便是私欲所以要得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只要殺這些計較全體是天理流行即人心而識道心也故又以鳶魚飛躍明之先覺之爲後人也可謂切至矣此語如何更乞裁喻

問答卷三

三

與來喻頗同要當於存亡出入中識得惟微之體識得則道心初發外是不識只爲人心也然須實見方得不講如何

喜謂存亡出入固人心也而惟微之本體亦未嘗加益雖舍而亡然未嘗少損雖曰出入無時未嘗不卓然乎日用之間而不可掩也若於此識得則道心之微初不外此不識則人心而已矣蓋人心固異道心又不可作兩物看不可於兩處求也不審尊意以謂然否

答張敬夫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本原未明了之病非一句一義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向來妄論引必有事之語亦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際所以謂人心私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者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心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顏子之

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曰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是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也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有養下功處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察本原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耳中間僅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夫人心特須如此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儻不由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

答張敬夫問曰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心體廓然初無限暈惟其格於形器之私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克己之私以窮天理至於一旦脫然私意剝落則廓然之體無復一毫之蔽而天下之理遠近精粗隨所擴充無不通達性之所以爲性天之所以爲天蓋不離此而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矣孔子謂

問答卷三

孟子

天下歸仁者正此意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格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主乎性者也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顏冉所以請事斯語之意也然學者將以求盡其心亦未有不由此而入者故敬者學之終始所謂徹上徹下之道但其意味淺深有不同爾

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云夭與天同夫夭壽之不一齊蓋氣之所稟有不同者不以悅戚二其心而惟脩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愚謂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欽之而無所不具擴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爲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爲天者不外是

矣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事者事此而已生死不異其心而脩身以俟其正則不拘乎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引告子之言以告丑明告子所以不動其心術如此告子之意以爲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以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之驗也歟

問答卷三

孟子

子之言而論其得失如此夫心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故勿求於氣未爲盡失至言之不當未有不出於心者而曰勿求於心則有所不可矣伊川先生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粹然達於外所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又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皆此意也然以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未爲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已凡曰可者皆僅可而未盡之詞也至於言則雖發乎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誠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每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爲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亦發外之意也其害理深矣故孟子斷然以爲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

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者哉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卽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胎子外尋不見卽莽莽蕩蕩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所爲我矣伊川先生曰它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和虛空沙界爲己身而不敬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

仲尼焉學舊說得太高詳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特言文武而又以未墜於地言之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但向來貪簡意思將此一句都瞞過了李光祖雖欲曲爲之說然終費氣力似不若四平放下意味深長也但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有一箇

問答卷三

三十一

生而知之原本領不然則便只是近世博雜之學而非所以爲孔子故子貢之對雖有遙詞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隱矣寂感之說甚佳然意思都是要從根本上說來言其有此故能如此亦似不可偏廢但爲字下不著耳今欲易之云有中有所所以能寂感而惟寂惟感所以爲中和也如何夫易何爲者也止以斷天下之疑此言易之書其用如此是故著之德也

是故明於天之道止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也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此言用易之事也齋戒敬也聖人無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慎齋戰疾之意也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玩此則知所以神明其德之意也

乾坤其易之蘊耶止 乾坤或幾乎息矣自易道統體而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蘊也自乾坤成列而觀之則易之爲道又不在乾坤之外惟不在外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然易不可見則乾自乾坤自坤故又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學而說此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爲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爲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已之未知未能而曉夫知之能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

問答卷三

三十一

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專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其精純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

哭則不歌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變於禮容范曰哀樂不可以無常無常非所以養心也哭與歌不同日不惟恤人亦所以自養也尹曰於此見聖人忠厚之心也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言不意舜之爲樂至於如此之美使其怵然忘其身世也



慎而無禮者絲里反畏懼之貌故也

疑不尸范以為嫌情慢之氣設於身體孫思邈言睡欲取覺則舒引夫子寢不尸為證

君子不以緇緞飾紺玄色說文云深青楊赤色也緇絳色飾者緣領也齊服用絳三年之喪既葬而練其服以緇為飾紅紫非正色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緣紅碧紫駟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緣為東方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為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為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為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黃黑而成駟為中央之間色

可欲之謂善天機也非思勉之所及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

問答卷三

无

有怵惕惻隱之心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玩乍見字厭然字則知可欲之謂善其眾善之首萬理之先而百為之幾也歟可欲之謂善幾也聖人妙此而天也賢人明此而敬也善人由此而不知也小人舍此而不由也雖然此幾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其始萬物終萬物之妙也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情也子思之為此言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其妙情性之德者歟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忠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恕也義也行達道也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安而後能慮慮而后能得此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處住了安而后能慮非顛

子不能之去得字地位雖其近然只是難進挽弓到臨滿時分外難開

舜好察邇言邇言淺近之言也猶所謂尋常言語也尋常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是如此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

答張敬夫

問答卷三

平

道即本也却為文意未安蓋莫非道也而道體中又自有要約根本處非離道而別有本也如云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此所謂本也無它達之天下也則是本既立而道生矣此則是道之與本豈常離而為二哉不知如此更有病否

苟志於仁

夫舉措白吾仁中出而俯仰無所愧怍更無打不過處此惟仁者能之顏曾其猶病諸今以志於仁者便能如此亦不察乎淺深之序矣愚竊以為志於仁者方是初學有志於仁之人正當於日用之間念念精察有無打不過處若有即深懲而痛改之又從而克夫所以打不過者何自而來用力之久庶乎一旦廓然而有以知仁矣雖曰知之然亦豈能便無打不過處直是從

此存養十分純熟到顏曾以上地位方是入此氣象然亦豈敢自如此擔當只是誠心恭已而天理流行自無間斷爾今說才志於仁便自如此擔當了豈復更有進步處耶又且氣象不好亦無聖賢意味正如張子韶孝經首云直指其路急策而疾趨之此何等氣象耶蓋此章惡字只是入聲諸先生言之已詳豈忽之而未嘗讀耶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以必自己出而不蹈前人為高則是私意而已矣

橫耳所聞無非妙道

橫耳所聞乃列子之語與聖人之意相入不得聖人只言耳順者蓋為至此渾是道理聞見之間無非至理謂之至理便自然與妙道不同不見其它雖有逆耳之言亦皆隨理冰釋而初無橫耳之意也只此便見聖人之學異端之學不同處其辨如此只毫髮之間

問答卷三

聖

也

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所以可大受而不可小知也謂它只如此

此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任天下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任大事

兩

民非水火不生活於仁亦然尤不可無者也然水火猶見蹈之而死仁則全係生氣未見蹈之而死者

此段文義皆是只此一句有病不必如此過求

知仁勇聖人全體皆是非聖人所得與焉故曰夫子自道也道體無窮故聖人未嘗見進之有餘也然亦有勉進學者之意焉自道恐是與道為一之意不知是否

上達下達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汗下底道理

呂謂君子日進乎高明小人日究乎汗下

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為子必孝為君必忠不可

羅先生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此說得之

四體不言而喻無人說與它它自曉得

語太簡不知它指何人此亦好高之弊

強恕而行臨事時却為私利之心奪不強則無以主恕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是理明欲盡者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是強恕而行者

無所用恥小人機變之心勝初不知有恥故用不著它

為機變之巧則文過飾非何所不至無所用耻也

問答卷三

聖

也

禮之用和為貴禮之發用處以和為貴是禮之和猶水之寒

火之熱非有二也當時行之百姓安之後世宜之莫不見其

為美也所謂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先王

之道若以此為美而小大田之則有所不行蓋天下皆知美

之為美斯惡矣知和之云云又逐末而忘本故亦不可行也

大凡老子之言與聖人之言全相入不得也雖有相似處亦須

有毫釐之差况此本不相似耶此說似亦過當禮與和是兩物

相須而為用范說極好和靜以小大由之一句連上句說似更分明可更詳味若如此說恐用心漸差失其正矣

先行其言一云行者不是汎而行乃行其所知之行也但先

行其言便是箇活底君子行仁言則仁自然從之行義言則

義自然從之由形聲之於影響也道理自是如此非有待而

然也惟恐其不行耳

此章范謝二公說好不須過求恐失正理

見其禮而知其政子貢自說已見禮便知政聞樂便知德樂  
正意不必是百世之王  
不必是夫子只是說論  
由百世之後等校百世之王皆莫能  
逃吾所見吾所聞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宰我子貢有

若到那時雖要形容孔子但各以其所自見得孔子超出百  
出而孔子所以超出百世終不能形容也

此說甚好但不知子貢敢如此自許否恐亦害理也更商量看  
一云是子貢見夫子之禮而知夫子之所以為政聞夫子之樂  
而知夫子之所以為德也如知夫子之得邦家之事也亦是子  
貢聞見所到也莫之能違則吾夫子是箇規矩準繩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謂必於射則不免有爭焉及求其所

問答卷三

聖

以爭者則乃在乎周旋揖遜之間故其爭也君子異乎衆人  
所以角力向客氣也

此說甚好

充類至義之盡也謂之義則時措之宜無有盡也若要充類  
而至如不由其道而得者便把為盜賊之類是義到此而盡  
舉世無可與者殊不知聖賢權機應用無可無不可者亦與  
其潔之義如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見之象喜亦喜義到此有  
何盡時

不必如此說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熹  
舊常為說曰充吾不穿窬之心而至於義之盡則可自謂如此  
豈可崇以此責人哉諸侯之於民所取固不足道云

止

朱文公問答全集卷四

書呂氏問答兼時事

答呂伯恭祖號金華人先世山東萊州人稱東萊先生  
初說成改謚忠亮

三山之別關焉累年踰伏窮山不復得通左右之間而親友自  
北來者無人不能道盛德足以慰瞻仰也比日冬寒伏惟侍奉  
吉慶尊侯萬福熹不自知其學之未能自信冒昧此來宜為有  
識者鄙棄而老兄不忘一日之雅念之過厚昨日韓文出示家  
信見及枉誨甚勤不知所以得此顧無以堪之三復愧汗無所  
容措區區已審察一兩日當得對恐未能無負所以見期之意  
而心欲一見面論肺腑不知如何可得自度恐非能久於此者  
故專裁此以謝盛意并致下懷餘惟進德自愛為禱

答呂伯恭

問答卷四

前日因還人上狀不審達否暑氣浸劇伏惟道養有相尊侯萬  
福易傳六册今作書託劉衡州達左右此書今數處有本但皆  
不甚精此本雖正稍精矣須更得一言喻書肆令子細依此騰  
寫勘覆數四為佳曲折數條別紙具之或老兄能自為一讀尤  
善也前書所稟語錄渠若欲之令來取尤幸近世道學衰息售  
偽假真之說肆行而莫之禁比見發中所刻無垢日新之書尤  
誕幻無根甚可恠也已事未明無力可救但竊恐懼而已不知  
老兄以為如何因書幸語及前此附便所予書至今未拜領也  
未即承教萬望以時為道加重

答呂伯恭

郎中丈伏惟安問日至熹近亦領賜書即已付便拜答今有妻  
兄一書類為附的便有報章只託潛臺遞下建陽可也右司韓

丈因見爲道區區幸幸昨承惠教便遽不及拜狀趙卿所刻尹論甚精鄙意却於跋語有疑不知趙守曾扣其說否蓋尹公本是告君之言今跋但以誨人爲說恐不類耳又云伊川出易說七十餘家不知伊川教人果如此周遮否語次試爲扣之爲幸謹嚴之誨敬聞命矣但以是心至者無拒而不受之理極知其間氣質不無偏駁然亦未嘗不痛箴警之庶幾不負友朋之責却聞門下多得文士之有時名者其議論乖僻流聞四方大爲學者心術之害使人憂歎不自已不知亦嘗擿其邪僞否久欲奉聞復忘記今輒布之然其曲折非面莫能究也

。答呂伯恭

竊承進學之意甚篤深所望於左右至於見屬過勤則非區區淺陋所堪然不敢不竭所聞以塞厚意竊舊讀程子之書有年

問答卷四

二

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爲獻以左右之明尊而行之不爲異端荒虛浮誕之談所遷惑不爲世俗卑近苟簡之論所拘牽加以歲月久而不舍竊意其將高明光大不可量矣承喻所疑爲賜甚厚所未安者別紙求教然其大槩則有可以一言舉者其病在乎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豪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象分而初不害乎其本體之渾然也往年見汪丈舉張子韶語明道至誠無內外之句以爲至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箇中字大抵近世一種似是而非之說皆是此箇意見惟恐說得不鶻突真是

謾人自謬誤人自誤士大夫無意於學則恬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於此此意之所以深愛水嘆不量輕弱而極力以排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注中改字兩說皆有之蓋其初正是失於契勘凡例後來却因汪丈之說更欲正名以破其惑耳然謂之因激增怒則不可且如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爲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惑既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其禽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之也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非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却著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

問答卷四

三

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爲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邪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爲無對也况熹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趨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康節所著漁樵對問論天地自相依附形有涯而氣無涯極有條理當時想是如此說故伊川然之今欲分明更注此段於其下如何科舉之教無益誠如所喻然謂欲以此致學者而告語之是乃釋氏所謂先以欲勾牽後令人佛智者無乃枉尋直尺之甚尤非淺陋之所敢聞也在伊川學制固不必一二以循其跡然郡學以私試分數較計鋪啜尤爲猾屑似亦當罷之若新除已下則上說下教使先生之說不遂終廢於時乃吾伯恭之責又不

躬施於一州而已也

答呂伯恭

示喻曲折深所望於左右願其間有未契處不得不極論以求至當之歸至於立彼我較勝負之嫌則熹雖甚固豈復以此疑於左右者哉持養歛藏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其他紛紛者固所不論而賢如吾伯恭者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詭經誣聖肆為異說而不甚以為非則如熹者誠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為極言覈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責者熹亦何苦而說謊若是耶設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扶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楊子雲之徒蓋未免將顏子只

問答卷四

四

做箇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則又甚焉其所論顏子者幾於釋老之空寂矣熹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如克己復禮不遷怒貳過不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顛沛所不可忘但亦須審時措之宜使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為盡善若用有所不同則所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真所謂體哉觀伊川先生十八歲時上書所論顏子武侯所以不同與上蔡論韶武異處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內修外攘之說者亦相貫夫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所未足然豈可以是而遂廢其討賊之心哉示喻蘇氏於吾道不能為揚墨乃唐景之流耳向見汪丈亦有此說熹竊以為此最不察夫理者夫文與道果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為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

則於道為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深淺耳屈宋唐景之文熹舊亦

嗜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

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為心害於是屏絕不敢復觀今

因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荆楚之間亦未必聞於孟子

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

為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况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

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

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滲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材

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尚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邪其貶而置

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向見正獻公家傳語及蘇

氏直以浮薄輩目之而舍人丈所著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

蘇黃為法嘗竊歎息以為若正獻榮陽可謂能惡人者而獨恨

問答卷四

五

於舍人丈之微旨有所未喻也然則老兄今日之論未論其它至於家學亦可謂蔽於近而違於遠矣更願思之以求至當之歸不可自悞而復悞人也前書奉問謝公之說正疑其不能無病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為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可一向溺於儀章器數之末耳若言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便只是釋氏所見徒然橫却箇所以然者在胷中其實却無端的下功夫處儒者之學正不如此更惟詳之

答呂伯恭

學校之政名存實亡徒以陷溺人心敗壞風俗不若無之為愈聞嘗有所釐正而苟且放縱者多不悅其事亦可想而知矣然

當留意於立教厲俗之本乃為有補若課試末流小小得失之  
間則亦不足深較也向見所與諸生論說左氏之書極為詳博  
然遣詞命意亦頗傷巧矣恐後生傳習益以澆漓重為心術之  
害願亟思所以反之則學者之幸也前書所引文理密察初看  
得不子細近詳考之似以密為秘密之密察為觀察之察若果  
如此則似非本指也蓋密乃細密之密察乃著察之察正謂察  
齋之間一一有分別耳故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只是一事非  
相反以相成之謂也若道理合有分別便自顯然不可掩覆何  
必潛形匿迹以求之然後為得邪大抵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  
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為之者學者須識得  
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  
之不服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邪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問答卷四

答呂伯恭

所論孟子論二子之勇處文意似未然蓋賢字只似勝字言此  
二人之勇未知其孰勝但孟施舍所守得其要耳蓋不論其勇  
之孰勝但論其守之孰約亦文勢之常非以為二子各有所似  
而委曲回互也且二子之似曾子子夏亦豈以其德為似之哉  
直以其守氣養勇之分量淺深為有所似耳此亦非孟子之所  
避也大抵伯恭天資溫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而熹之質  
失之暴悍故凡所論皆有奮發直前之氣竊以天理揆之二者  
恐皆非中道但熹之發足以自撓而傷物尤為可惡而伯恭似  
亦不可專以所偏為至當也無以報歲誨之益敢效其愚不審  
然否因來及之幸甚幸甚欽夫書來具道近事曲折少釋憂慮  
相贊助之力為多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大率致意此語尤切常

然想已有成規更願凡百甚重以圖萬全最是人材難全懲其  
所短則造其所長取其所長則雜其所短此須大段仔細著眼  
力乃可無悔吝耳

答呂伯恭

所論閑先聖之道竊謂只當如門邪之閑方與上下文意貫通  
若作閑習意思固佳然恐非孟子意也政使必如是說則閑習  
先聖之道者豈不辨析是非反復同異以為致知格物之事若  
便以為務為攘斥無欲藏持養之功而不致為則恐其所閑習  
者終不免乎瑩釐之差也若顏子則自不須如此所以都無此  
痕迹耳此事本無可疑但人自以其氣質之偏緣情立義故見  
得許多窒礙若大其心以天下至公之理觀之自不須如此回  
互費力也所論智仁勇之意則甚精密然龜山之說亦不可廢

問答卷四

七

蓋以其理言之則所至雖不同而皆不可闕如左右之說是也  
若以其所至之地言之則仁者安之知者利之勇者強焉又自  
各有所至如龜山之說矣然此兩說者要之皆不可廢經緯以  
觀其意始足如何動靜陰陽之說竟未了然何也豈非向來奉  
答者未得其要有以致賢者之疑乎此再觀之方以為病欲別  
為說以奉報今以來喻所引者推明之似却更分明也夫謂人  
生而靜是也然其感於物者則亦豈能終不動乎今指其未發  
而謂之中指其全體而謂之仁則皆未離乎靜者而言之至於  
處物之宜謂之義處得其位謂之正則皆以感物而動之際為  
言矣是則安得不有陰陽體用動靜賓主之分乎故程子曰仁  
體義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語道矣世之論義者  
多外之不爾則泥然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此意極分明

矣且體用之所以名政以其對待而不相離也今以靜為中正仁義之體而又謂中正仁義非靜之用不亦矛盾枘枘之甚乎意者專以知覺名仁者似疑其不得為靜恐當因此更加究察所謂仁者似不專為知覺之義也

答呂伯恭

久不聞問方切懷仰得元履書乃知賢閣安人奄忽喪逝驚愕良深伏惟伉儷義重傷悼難堪區區所願約情就禮為君親德業千萬自重幸甚欽夫去國聞之駭然想驟失講論之益無佳况也道遠不敢請其說然吾道之難行亦可知矣奈何奈何因便草此奉慰不敢別具狀疏諒蒙識察不次

國器云亡極可傷今日又聞賔之亦逝去善類凋殘甚可慮也知言疑義再寫欲奉呈又偶有長沙便且寄欽夫處屬渠

問答卷四

九

轉寄若到千萬勿示人但痛為指摘為幸功夫易間斷義理難推尋而歲月如流甚可憂懼奈何奈何

答呂伯恭

前日因便附書今既達否比日冬深氣候暄燠伏惟進德有相尊候萬福嘉去喪不死痛慕亡窮它無可言者但塵務汨沒舊學蕪廢思得從容少資警益而不可得欽夫又一向不得書懷想既深憂懼亦甚奈何今以舅氏之葬當走允溪魏應仲來墓次得以略聞動靜因其行附訊勿勿不及究所欲言者歲晚願言為道學自重因便來時枉書有以警策疲慵者不憚煩深所顧望前書許寄條對之文亦幸早得之也

答呂伯恭

近因元履之子附燕必達比日冬溫伏惟德業有相尊候萬福

建人劉氏兄弟初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嘉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甚熟知其督學可教因其行復附此為先容幸與之進餘已具前書此不縷縷幸察

答呂伯恭

便中辱書感慰信後已經新歲伏惟君子履端多納福祐喜免喪不死無足言者去冬以舅氏之喪再走允溪逼歲方歸而目前俗冗事狀殊迫猝無佳思舊學益荒蕪矣向所附呈諸說幸反覆痛箴藥之區區猶有望也立論相高吾人固無此疑然只要得是當亦良不易耳論治固有序然體用亦非判然各為一事無今日言此而明日言彼之理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整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粗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為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愚見如此更惟精思而可否之區區之論所以每不同於左右者前後雖多要其歸宿只此毫釐之間講而通之將必有日矣奉篇伏讀感發良多愚意尚恐其詞有未達者此人立俟未暇詳叩隨書傾想無已正遠惟益進德業自愛重是所願望

問答卷四

九

答呂伯恭

慰問之誠謹具前幅比日中夏久雨伏惟純孝感格體力支勝喜自泉福間得侍郎中文教誨蒙以契舊之故愛予甚厚比年以來闊別雖久而書疏相繼獎厲警飭皆盛德之言感激銘佩何日敢忘區區尚冀異時得奉几杖於寂寞之濱以畢餘誨豈謂不淑遽至於此聞訃悲咽不能為懷而山居深僻無發友之



便以故至今不能致一書以道此懷且候左右哀疾以來與寢之狀往來於心如食物之不下也不審能亮之否左右孝誠切至何以堪此然門戶之寄朋友之望實不為輕千萬節抑以慰遠懷人物眇然伏紙增涕

答呂伯恭

襄奉卜吉定在何時只就姦女否喜貧窶之甚不能致一奠之禮又以地遠不得伏哭柩前楚愴之懷無以自見奈何此書因趙守轉示韓丈書始得宛轉附此却託韓丈致之不知達在何時過此又復悠悠無通問處矣喜何以召命不置欲自載一至近縣庶幾得以一見尋念無益且亦負甚無辦裹糧處遂復中輟已瀝懇哀祈諸公僅得報聞何幸如之所欲言者無窮此書亦未敢旁及也

問答卷四

答呂伯恭

便中伏奉手疏伏讀感愴不能已且番反虞之久又恨不得從執紼者之後也即日霜寒伏惟哀慕有相孝履支福喜窮困如昔比復遭叔母之喪憂悴之外無可言者舊學雖不敢廢然章句論說之間亦未見一安穩處所欲相與講評反覆者非書札所能寄也示喻深知前此汗漫之非幸甚比來講究必已加詳矣矣累得欽夫書亦深欲伯恭更於此用力也別紙數事求教幸一一批誨比日讀書此類其多少冗不能詳錄當俟後便耳祭禮略已成書欲俟之一兩年徐於其間察所未至今又遭此甚矣勢須卒哭後乃可權宜行禮考其實而修之續奉寄求訂正也因便附此復因韓丈致之未由承 十萬以時節哀為遺體自愛幸甚幸甚

答呂伯恭

專使奉教承新春以來孝履支福感慰深矣教告諄複警策殊多離羣索居其害至此良可警懼蓋初心之善未始不明但失照管即隨事汨沒不自覺耳來介市書未還偶有便人亦欲令持此書以往因復附此未暇它及先此少謝厚意言行二書亦當時草草為之其間自知尚多謬誤編次亦無法初不成文字因看得為訂正示及為幸餘俟盛价還日別得奉問便遽草草

答呂伯恭

伏奉近告竊審已經祥祭追慕無窮尊體神相多福買茶人書尚未領當是已經之府中矣謝遣學徒杜門自治深為得策所造詣想日深矣恨未有承教之期為悵悵耳但為舉子輩抄錄文字流傳太多稽其所做似亦有可議者自此恐亦當少認其出也如何如何禮運以五帝之世為大道之行三代以下為小康之世亦略有些意思此必粗有來歷而傳者附益失其正意耳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為也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二帝三王為有二道此則有病耳胡公援引太深誠似未察也鄙見如此高明復以為如何因便附問草草

問答卷四

春集伏惟均慶山中有委勿外喜拜問

荅湖州昨日又得書其相與之意甚勤聞其學有用甚恨不得一見之然似亦有好奇之病至謂義理之學不必深窮如此則幾何而不流於異端也耶其進為甚驟亦所未曉因書幸見告以其所自意又拜

密菴主僧從穆近已死其徒法舟見權管幹此菴元只作右丞

莊屋如可且令看守即求一榜并帖付之恐或別有可令住者  
遣來尤佳但此巷所入亦薄非復謙老之時矣只令法舟守之  
亦便也

答呂伯恭

便中累辱手書伏審已經練祭哀慕如新即日溽暑孝履支福  
感慰之至嘉昨已作書欲遣兒子詣席下會連雨未果行俟梅  
斷看如何也但此兒懶惰之甚在家讀書絕不成倫理到彼莫  
親警誨或肯向前萬一只如在家時即乞飛書一報當呼之使  
歸不令久奉累也仁字之說欽夫得書云已無疑矣所諭愛之  
理猶曰動之端生之道云爾者似頗未親蓋仁者愛之理此理  
字重動之端端字却輕試更以此意稱停之即無侵過用處之  
嫌矣如何劉博士墓誌不曾收得早錄寄幸甚欲作淵源錄一

問答卷四

三

書盡哉周程以來諸君子行實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諸人  
事跡首末因書士龍告爲託其搜訪見寄也士龍相款所論大  
者幸喻及一二亦甚恒無因緣得相見渠更待闕耳其收命必  
有以也前時湖州買茶人回曾附書不知收得否因書煩扣之  
并爲致千萬意也菴勝已付之其僧有狀今附此便去擇之來  
此相聚甚樂有書網上元履春間不幸不起疾甚可傷近方爲  
卜得地且夕往與謀葬也承問及之因便拜狀草草餘已具所  
遣兒子書矣

答呂伯恭

潘守附致所予書得聞近况感慰之深信後暑毒異常伏惟讀  
禮之餘孝履支福嘉窮居碌碌無可言召命竟未能免近被堂  
帖督趣逾峻勢須一行至衢發間恭俟罷遣或得承晤何幸如

之子澄過此兩三日諸况其能言之因其行附此不復縷縷餘  
惟以時係衛區區至懇

眷集伏惟鈞安此間有翫勿外兒女寓食之計似終未穩豈可  
終歲擾人耶幸更爲處之使宮主之間可久處而不厭乃佳耳  
與叔度書不欲深言此但老兄以意裁之則善矣叔度惠書觀  
其論說氣質良厚不易得也聞薛士龍物故可駭可歎且恨竟  
不識斯人也

答呂伯恭

昨以召旨之嚴不免爲造朝計意經由必獲一見子澄之行草  
草附問已嘗及其故矣既而忽有改秩奉祠之命知獲遂退藏  
之頗然復寵過厚又有所不敢當者力爲懇辭未知諸公頗見  
亮否萬一再三不如所請其將何以爲計有以見教幸甚兒子

問答卷四

三

久欲遣去以此擾擾未得行謹令扣師席此兒絕懶惰既不知  
學又不能隨分刻苦作舉于文今不遠千里以累高明切望痛  
加鞭勒俾稍知自厲至於擇交游謹出人尤望垂意警察如其  
不可教亦幾早以見報或便遣還爲荷千萬勿以形迹爲嫌也  
賤迹如此又未有承晤之日臨風恍然惟以時節哀爲道自愛

答呂伯恭

前書所論仁愛之說甚善甚善但不知如何立言可使學者有  
所向望而施涵泳玩索之功又無容易領略之弊耶因來喻及  
幸甚幸甚劉博士誌文得之幸甚此類文字此間所已有者且  
夕錄呈切告據此以訪其所無異時成得一書亦學者之幸也  
近得毗陵周教授數篇論語令兒子帶去試一讀之以爲與程  
門諸君子孰高孰下也以一言詔及爲幸長沙此三兩月不得

書邵武有孟子說不知所疑云何預以見告俟得本考之也然此等文字流傳太早為言不細昨見人抄得節目一兩條已頗有可疑處不知全書復如何若洙泗言仁則固多未合當時亦不當便令盡版行也吾人安得數月相携於深山無人之境共出其書一商訂之以求至當之歸乎更有數條又具別紙幸早垂教也

答呂伯恭

方作書欲附便未行而兵子還辱書至感又得竊聞比日秋清孝履支福至慰至慰喜賤跡且爾辭免未報為撓不為已甚之戒甚荷愛念此非所為高但半邀禮命有所未安今且得力辭冀蒙相捨若其不獲又別相度耳若初意則直欲力辭雖使得罪亦無所避也欽夫得書觀其語意亦似不以為可受也更望審思復以見教幸甚幸甚

不問答卷四

五

時位之戒敢不敬承欽夫移書見戒一二事亦類此顧恐偏蔽已甚矯革為難未知終能副朋友所期否耳今歲紛紛蓋為初不為備率然整頓故有此患近已預為嗣歲之備亦自不至此也周教授語解誠如所喻愚意其篤實似尹公謹嚴過之而純熱或不及也高明以此語為如何小兒無知仰累鞭策感愧深矣在家百計提督但無奈其懶何今得嚴師畏友先與擊去此病庶或可望其及人也又得叔度叔昌書見子書中及回兵口說荷其照屬之意良厚益深愧怍偶欲入城臨行冗甚作此附便餘俟後便也匆匆

答呂伯恭

人還承答字感慰之深比日秋高伏惟孝履支福熹碌碌無足言者誨諭辭受之義此亦方以為撓若如來教雖可逆避將來

之患顧恐於今日義理未安耳幸更為思之因書見告為望懇懇兒子既蒙容受感佩非常不知能應程課入規矩否凡百更望矜念愚懇痛賜鞭策為幸之甚即不可教亦告早以垂喻即遣還尤幸也橫渠集刊行甚善但不知用何處本若蜀中本即所少文字尚多俟寄來看或當補即作別集也說文此亦無好本因便已作書與劉子和言之矣欽夫近得書寄語解數段亦頗有未合處然比之向來收歛懇實則已多矣言仁諸說錄呈渠別寄仁說來比亦答之并錄去有未安處幸指誨也因便致問正遠節哀自重為請

答呂伯恭

仁說近再改定比舊稍分明詳密已復錄呈矣此說固太淺少含蓄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其小學之時已有白直分

不問答卷四

五

明訓說而未有後世許多淺陋立空上下走作之弊故其學者亦曉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可不著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皆以求仁為務蓋皆已略曉其名義而求實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茫然理會不得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所不識之物復何所向望愛說而知所以用其力邪故今日之言比之古人誠為淺露然有所不得已者其實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愛情之說但別得名義稍分界分脈絡有條理免得學者枉費心神胡亂揣摸喚東作西禍若不實下恭敬存養克己復禮之功則此說雖精亦與彼有何干涉耶故却謂此說正所以為學者向望之標準而初未嘗侵過學者用功地步明者試一思之以為如何似不必深以為疑也自己功夫與語人之法固不同然如此說却似有王氏所論高明中庸之弊也須更究

其曲折與彼說破乃佳

答呂伯恭

昨日作書欲附便行今日忽得守示獲聞比日冬寒孝履支福既以感慰又得別紙論之詳伏讀再三警發甚至其為欣荷又不自勝但所謂飽經歷真切者不敢當耳區區已復詳具求教願俟益論也辭免文字附沈尹專人自七八月間去此意其已到近託人致懇廟堂求聽所請得報乃云文字未至良以爲疑得子澄書乃其人更過何處取書計今必已至矣當時若知其迂回如此只發遞去自無浮沉也然部中行下建寧又云已給批書此須作熹狀申部出給熹既不受不知此文字是如何行遣都不可曉亦不知此物今在何處杜門無事乃有此撓翻是韓丈拈出前此亦未知今既如此狼狽却須得韓丈出手

不問答卷四

七

大家救救莫令到無收拾處乃苟相念然又不欲作書彼亦未必以爲誠然不知可煩老兄因書一言所以不敢受之意非出矯僞得自廟堂上辭免文字特依所乞再授元官差監嶽廟便是一箇出塲也前日作書忘記及此因問之及復此切切千萬垂念也康節恐是打乖法門非辭受之正伊川再受西監止是叙復元官還蒞舊職又可逡巡解去卽與今日事體全不相似皆未敢授以自比欽夫書來亦云豈可逆料後患而先汨所守之義此語亦甚直截然渠却不曾爲思量如何解免得脫若只如此斯唯恐非臣子所敢安也千萬便爲盡以此意達之韓丈得早爲解紛幸甚幸甚夜作此書不能它及

答呂伯恭

便中辱書教感慰之深信後忽忽已迫長至伏惟感時追慕何

以爲懷神相孝履起處萬福嘉昨以叔母之葬走政和往返月餘今適反舍汨沒無好况它無足言者臨行寓書有所咨扣想已聞徹得早報及爲幸兒子極感教誨不知近復如何正唯懶

情不肯勤謹檢飭此爲大患計必有以變化之爲文稍能入律否初欲歲下令略歸今思之恐徒勞往返不若且令留彼度歲既蒙矜念如此當不異父兄之側矣但久涸潘宅不自安耳子澄一書告爲附便陸子壽聞其名甚久恨未識之子澄云其議論頗宗無垢不知今竟如何也學者用工不實之弊誠如來誨不但學問今凡一小事才實理會便自然見道理漸漸出來也近見建陽印一小冊名精騎云出於賢者之手不知是否此書流傳恐誤後生輩讀書愈不成片段也雖是學文恐亦當就全篇中考其節目關鍵又諸家之格轍不同左右采獲又勢反戾亦恐不能完粹耳因筆及之本不足深論也因便稟此草草

不問答卷四

七

答呂伯恭

便中連辱手教感慰亡喻卽此歲除伏惟感時追慕神相純孝起居支福熹碌碌如昨無所可言但懇辭既不得請又被堂帖檢坐近降行下然觀立法之意乃爲有官職之事者設與此避過恩辭逸祿者初不相關已復注釋此意別作狀回申矣亦得韓丈書敦勉甚至却爲令下見得此一邊義理稍重未能勇從萬一果掇疑怒亦無所避之也韓丈必已開府前日臨安人回已附書致謝此便速又當除日百冗不暇再作也兒子蒙教督甚至舉家感激不可言但所作大義似未入律聞亦已令專治此業甚善觀其氣質似亦只做得舉子學初尚恐其不成今既蒙獎誘不知上面更能進步否此亦必待其自肯非他人所能

疆也子澄去就從容甚可喜昨聞周子充辭郡得請今又睹此益知辭受由人而不在於時豈彼能之而我不能哉若來喻所云親切用工處誠亦敢當致力想相見必熟講之矣范伯崇云歸途亦欲請見今皆已到未耶淵源錄許爲序引甚善兩處文字告更趣之祭禮已寫納汪丈處託以轉寄不知何爲至今未到然其間有節次修改處俟且夕別錄呈求訂正也所論克己之功切中學者空言遙度之病然向來所論且是大綱要識得仁之名義氣味今有下落耳初不謂只用力於此便可廢置克己之功然亦不可便將克己功夫占過講習地位也中間有一書論古人小學已有如此訓釋一段其詳幸更考之然克己之誨則尤不敢不敬承也欽夫近得書別寄言仁錄來修改得稍勝前本仁說亦用中間反覆之意改定矣聞其園池增闢盡得江山之勝書來相招屬此蹤跡未自由又鄉里饑餓未敢輕諾之也王教授來值嘉人城不得相見以老兄所稱許如此甚恨未及識之耳小本易傳尚多誤字已令兒子具稟大本校讎不爲不精尚亦有闕誤掃塵之喻信然能喻使改之爲幸聞又刻春秋胡傳更偷使精校爲佳大抵須兩人互離乃審耳兩人一誦一聽看如此一過又易置之橫渠集已畢未耶得本早以見寄幸甚如此間程集似亦可作小本流布蓋版在官中終是不能廣也向議欲刊說文不知韓丈有意否試扣其說因贊成之爲佳偶便附此除日百冗不能既所欲言惟千萬節哀自愛以振吾道爲祝忽忽不宣

答呂伯恭

歲律更新伏惟感時追慕何以堪之神相孝思體力支勝嘉此

粗如昨歲前附一書於城中尋便不知達否紙尾所扣發人番開精義事不知如何此近傳聞稍的云是義烏人說者以爲移書禁止亦有故事鄙意甚不欲爲之又以此費用稍廣出於衆力今粗流行而遽有此患非獨熹不使也試煩早爲問故以一言止之渠必相聽如其不然即有一狀煩封至沈丈處唯速爲佳甚及其費用未多之時止之則彼此無所傷耳熹亦欲作沈丈書又以頃辭免未獲不欲數通都下書只煩書中爲道此意此舉殊覺可笑然爲貧謀食不免至此意亦可諒也正遠萬萬節哀自重餘已具前書矣便遽草草

答呂伯恭

自經新歲未及上問竊惟孝思有相起處支福祥禪計亦不遠追慕想難爲懷也喜屏居如昨向來辭免堂中竟用檢會近降海行指揮行下不免再具狀懇辭矣梁公至此相見之後始知前此請之由衷亦爲言於諸公今茲之請其必遂矣此外無致力處姑復任之但惕息俟罪而已去冬了叔母葬事又人事出入迫歲方小定開正復擾擾才旬日休息又以梁公遺憂不免入城弔之計又須旬日往返加以親舊聞死葬弔送轉走不暇鄉民又已巷巷告飢此皆不免勞必費力殊覺覺次塵埃學業固無由進益至於尤悔之積亦有不暇點檢者每一念之如此紛紛竟亦何益欲舍此以求講論規誨之助而不可得則亦悵然而已欽夫得書相招爲湘中之遊以此未能行然它亦有使人不欲前者至於老兄相云不遠亦無從相見曾中所欲言者無窮倘有便行臨出不及拜書道中作此奇家中令付之勿勿不及究所言之一二若免喪之後不免復爲祿仕能求一官

問答卷四

本

問答卷四

九

南來否乎引領馳情尚冀節哀自愛不宣

答呂伯恭

便還奉教感慰之深即日春和伏惟孝履支福已經祥祭追慕何窮然俯就先王之制誠有望於賢者熹再辭未報惕息俟命未知所以爲計也承問感感衢溫文字幸早留意寄及橫渠文集此有一寫本比此增多數篇偶爲朋友借去俟取得寄呈可作別集以補此書之闕也所論講學克己之功良多益寡政得恰好此誠至論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功夫學者於此須事無所不用其極然後足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喻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辯而後繼以力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若曰講習漸明便當痛下克己功夫以踐其實使有以真知其意味之必然

問答卷四

三

不可只如此說過則其言爲無病矣昨答敬夫言仁說中有一二段已說破此病近看吳才老論語說論子夏吾必謂之學矣一章與子路何必讀書之云其弊皆至於廢學不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之類乃爲聖人之言也頗覺其言之有味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因便附此不盡所懷餘惟節抑餘哀千萬保重

眷集伏惟均休手約已別奉書矣兒子久累教拊舉家愧荷不可勝言更願終賜使隨其資之高下有所成就幸甚固不敢大望之也子澄伯崇到彼所講何事伯崇且還江西尚未到里中也叔度奇得薛士龍行狀讀之使人慨歎不已不知所著諸書嘗見之否今有書帛其家煩爲致之欲求中庸大學論語說及陰符握奇揲著本政叙凡七書不審能爲致之否此委却望不

外

答呂伯恭

前月末及此月初兩附便拜狀不知達否府中轉致近教獲聞比日春晚尊候萬福感慰深矣屏居如昨近出展墓遂登廬山小巷在孤峯絕頂之側少留旬日舉目雲山盡數百里足以稍滌塵滯它無足言也懇辭未報若不將上則不若不報之爲愈今幸如此且爾偷安耳示喻專心致志之功警發昏惰爲幸甚矣但年來浸益多事雖書策功夫亦不能得相接續此爲可懼至於朋友亦正自難得人大抵氣習已偏而志力不彊殊未有以慰人意者門牆之下渠亦有其人乎誘接之道雖各不同要是且令於平易明白處漸加功夫時加警策而俟其自得此爲正法耳弟子職女戒二書以溫公家儀係之尤溪欲刻未及而漕司取去今已成書納去各一本初欲遍寄朋舊今本已盡所存只此矣如可付書肆摹刻以廣其傳亦深有補於世教或更得數語題其後尤幸也外書淵源二書頗有緒否幸早留意兒子荷教誨舉家感刻昨深慮其經義疏闊今得略條理甚幸甚幸新茶三十夸漫到左右因便附此草草不宣

問答卷四

三

答呂伯恭

昨已具前幅而便信差池便中又辱况書慰感亡量聞携書入山水勝處想講學之餘日有佳趣小兒亦得從行荷意愛厚矣感刻何敢忘也所論吳才老說經之意切中其病然在今日平心觀之却自是好語也學記深造自得之語初亦覺其過欲改之則已刻石不及矣以此知人心至靈只自家不穩處便須有人點檢也李習之在唐人特然知中庸之爲至亦不可多得然

其所論實本佛老之說故特於序文發之蓋不遺其善而抑揚之間亦不爲無意似不可謂不足而略之也哀公問政以下數章本同時答問之言而子思刪取其要以發明傳授之意鄙意正謂如此舊來未讀家語嘗疑數章文章相屬而未有以證之及讀家語乃知所疑不繆耳天斯昭昭之多以下四條譬論似以天地爲積而至於大者文意頗覺有礙不知當如何說幸見教他所欲請者甚衆臨書忽忽忘之顧未有面論之日茲爲恨恨耳

答呂伯恭

子約惠書已奉報矣不知何故如此猶豫前卻此不誠不敬之本於進道中正是莫大之病須痛加治療熹書中已極言之想從容之際亦必有以警之也吳聘叔來葬其母之喪今日方見之能道欽夫病狀亦得欽夫書今已復常矣聘叔亦多病癘瘁也人各有偏非見徹克盡所不能免此誠至論佩服不敢忘也小兒無知荷教誨之意甚厚異時稍識去就不知何以爲報也但久擾叔度兄弟甚不自安又聞浙東艱食恐向後道路難行今專此人去恐可遣歸即從韓丈借人送歸或尚可少留即亦唯長者之命歸來却無讀書處也熹書中已詳稟韓丈矣其去任遲速却在教度也大學中庸墨刻各二本子魚五十尾并以伴書幸留之它委勿外熹再拜上聞

答呂伯恭

熹借易拜問台眷伏惟上下均安子約賢友不及奉狀前書所講必有定論因來幸示及兒子久累誨督春來不得書不知爲學復如何向令請問選錄古文之意不知曾語之否此間與時

文皆已刊行於鄙意殊未安也近年文字姦巧之弊熟矣正當以渾厚朴素矯之不當崇長此等推波以助瀾也明者以爲如何九川新學二刻今兒子持納示教幸爲一觀記文之謬千萬指示也

答呂伯恭

便中連三辱書感慰無量即日庚伏酷暑伏惟禮制有終永慕何已神相尊候動止萬福熹杜門如昨辭免不遂今日已拜命矣屢煩悃悃愧荷之深前日得王漕書亦具道盛意也三釜之樂承負初心方此感愴忽又聞一表兄之喪明日當復轉赴亟遣此人喚小兒還家草草布此未暇它及此兒久荷教育舉家感德無窮今迫試期幸聽其歸異時復遣卒業終以累高明也已有書懇韓丈借人更告借以一言得早還家爲幸承從人嘗至三衢汪丈必甚款所論何事因書及之熹辭免已決秋冬間無事或可出入甚思承教但未敢預期耳正唯以時進德自重爲禱不宜熹頓首再拜上狀

答呂伯恭

聞懷玉山水甚勝若會於彼道理均矣如何  
兒子歸承手書之貺感慰良深秋氣漸涼伏惟尊候萬福熹昨以事一至城中還家諸况如昨蓋無足言者懷玉之約遲以明年無所不可但兒子說車馬自會稽遂如天台馬游不審亦可留此勝樂以俟來春相與俱行否若爾則不必登懷玉只自此經走發女相就而行也兒子歸來不惟課業勝前至於情性作爲亦比往時小異信乎親炙薰陶之效舉家感德不可名言但惜乎其氣質本凡又無意於大受不足以希升堂之列耳還日



又蒙借人津遣尤以懼荷但歸來表袞俗務汨沒不得如臨行所戒次第場屋得失初非所期亦復任之耳損減收歛之喻真實切當謹銘座右不敢忘也汪丈進德不倦後學幸甚但其所辦石林燕語頗留意於儀章器數之間此曾子所謂則有司存者豈其餘力之及此耶專意於此則亦非區區所敢知者矣長沙類得書地遠難得相見此公疎快書中不敢盡言心之所憂亦微詞以見晦叔歸因託寄懷想其亦樂聞之但事有日生者須推類以通之則告者不費而聞者有深益耳中庸章句一本上納此是草本幸勿示人更有詳說一書字多未暇餘俟後便寄去有未安者一一條示為幸大學章句弁在亦有詳說後便寄也此謂知之至也一句為五章闕文之餘簡無疑更告詳之系於經文之下却無說也淵源外書皆如所喻但亦須目下不住尋訪及有成書之日耳刑紙所論更俟參訂奉報權度此人已留數日不欲久稽之且附此書遺還也未即承教馳想亡窮惟千萬為道自愛

問答卷四

語

答呂伯恭

昨自叔度人還之後一向不得奉問豈勝向仰比日冬溫伏惟味道有相尊候萬福熹杜門如昔無足言者昨附去中庸大學等書如何未相見間便中得條示所未安者幸幸近稍得暇整頓得通鑑數卷頗可觀欲寄未有別本俟來春持去求是正也聞老兄亦為此功夫不知規摹次第如何此間頗苦難得人商量正雅條例體式亦自難得合宜也如溫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為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奉漢太遠與魏太遠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

可以為法此類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所欲言者甚眾此便又遠不及究一二春初即治溫台之行承教且不遠矣向寒伏冀為道自愛不宣十月十四日熹頓首再拜上狀熹僭易再拜上問春集伏惟均慶子約賢友不及拜書見輩附拜問禮大兒本即遣去席下又一動亦費力來春當自携行但恐又難去叔度處不知當置何許也前書所扣一二事因便告早及之欲為之備貧家辦事為難須及早料理也此書附建陽范澤民解元渠去赴省云欲便道請見其人老成孝友誠懇朋輩間所難得然苦貧此行甚費力或有可接手處得與垂念幸甚幸甚此委不外嘉僭易拜問

問答卷四

語

答呂伯恭

近以書附建陽范澤民秀才計已次第問達人至伏奉手誨竊審比日冬寒尊候萬福感慰之劇功衰之戚不易為懷疴疾想一向平復久矣杜門進學所造想日深所謂疑聚收歛是大題目此不易之論乃功夫根本至謂察助長之失乃其間節宜之宜耳此語却恐未盡蓋平論之則有容勿正勿忘勿助自是四事不應偏察其一若偏論之則助者已是用意太過之病若又以察隨之竊恐轉見紛擾此須更審之恐或立辭之病耳中庸解固不能無謬誤更望細加考訂來春面叩以盡鄙懷也叔度云欲傳錄此非所愛者現在同志何所不可但恐未成之書若緣此流布不能不誤人耳已書懇其且俟相見商榷之後度可傳則傳之亦未為晚也聘禮謹如所戒來春到彼便可先畢此

禮但叔度書云其令女方年十三歲此則與始者所聞不同此兒長大鄙意欲早為授室如溫公之儀則來歲已可為婚此并候到彼面議求日欲為次子納婦入夜百冗草草修報目昏不成字承教不遠預以自幸未間更冀以時珍重

答呂伯恭

自冬來五被誨示出入多故復苦少便都不得奉報豈勝愧仰昨聞幼弟之喪復遭功衰之慘伏惟悲痛何以堪處而營治喪事亦不能不勞神觀區區尤劇馳情比日疲窮伏惟尊候萬福熹碌碌粗安無足言但叔京自冬初與邵武朋友三兩人來寒泉相處旬日既歸即病十一月末間手書來告訣得之警駭即走舍至則已不起數日矣朋友間如此公者不易得極可傷痛然其病中極了了語不及私所以教子弟者語皆可記所與熹

不問卷四

末

書并令致意諸朋友今錄去一通度其意於當世之慮不無望於伯恭當亦為愴然也然不必以示它人為幸嘉開正當復往為料理葬比來甚覺衰憊不堪痔走然不得不為一行也兒子蒙收教極感矜念更望痛加鞭策千萬幸甚昨所獻疑本末未釐置之病明者已先悟其失不知近來所以開導之際其先後次第復如何因來見告為幸機仲擴之來皆未相見擴之過此日熹在邵武未歸但留書云老兄有所見教一二事甚恨未得聞也其間略說遠書不須刪定與來書似不相照不知果如何然渠開正須復來此當細扣之便中亦望批喻也渠託於縣宰之館誠似未便開老兄亦嘗警告之并俟其來細與商榷令去請教也修定書說甚善得并程書詩外傳等節次見寄甚幸前書託求本政書續添圖子論事錄等望留意近桂林寄本政書後

更有一二種文字已屬其別寄老兄處或可并補足成一家之書也欽夫書來及其為政之意甚美令作修愛廟碑文題目不小勉強成之不及求教為恨今亦未暇錄呈它時當見之耳聞更欲修堯廟此其勢必當屬筆於老兄也近讀易覺有味又欲修呂氏鄉約鄉儀及約冠昏喪祭之儀削去書過行罰之類為貧富可通行者苦多出入不能就有恨地遠無由質正然旦夕草定亦當寄呈俟可否則後改行也所懼自修不力無以率人然果能行之彼此交警亦不為無助耳季通昨欲出浙竟不能行今復欲謀之亦未定且夕相見當致盛意應仲書亦未有報也今日歲除鄉人有告行者草草附此未究所懷願言為道自重以對大來之亨區區至望不宣熹頓首再拜

答呂伯恭

不問卷四

末

昨承枉過得兩月之款警誦之深感發多矣別去忽忽兩月向仰不少忘便中奉告承已稅駕欣慰之劇信後秋氣已清伏惟尊候萬福喜還家數日始登廬山之頂清曠非復人境但過清難久居耳至彼與季通方議丹丘之行忽得來教為之惘然却悔前日不且挽留或更自揭湖迨逐入懷玉深山坐數日也捐約收欽此正區區所當從事日前外事有不得已而應者自承警誨什損四五矣自此向裏漸漸整治庶幾寡過但恐密切處不似外事易謝絕也綱目草蕞略具俟寫校淨本畢即且休歇數月向後但小作功程即亦不至勞心也向來之病非書累人乃貪躁內發而然今當就此與作節度庶幾小瘳耳汪文文字已寫寄之矣韓文近得書問清議二字所出何書殊不省記但憶劉元城語耳因書告見教唐裝之說此亦多知其誤奈官制

此欲救其小而不知其一於大者之過也專人奉問未究所懷  
惟千萬爲道自重不宜烹頓首再拜上狀

別紙誨示開發良多太伯夷齊事鄙見偶亦如此也復有少反  
復更望垂誨

已作書又得府中寄來七月九日所惠書爲慰尤深但所謂前  
兩惠書者其一未到不知附何人可究問也數日來蟬聲益清  
每聽之未嘗不懷高風也熹又覆

答呂伯恭

昨專人反附府中一書想比日秋涼伏惟尊候萬福近思錄近  
令抄作冊子亦自可觀但向時嫌其太高去却數段如太極及  
明道論性  
之類今看得似不可無如以顏子論爲首章却非專論道體自  
合入第二卷二段又事親居家事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緩今欲

不問答卷四

未

別作一卷今在公處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却數段草卷附呈  
不知於尊意如何第五倫事閭範中亦不載不記曾講及否不  
知去取之意如何因來告諭及也此書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兄  
數字附於目錄之後致丁寧之意爲佳千萬勿吝也遺書節本  
已寫出愚意所刪去者亦須用草紙抄出逐段畧注刪去之意  
方見不草草處若只暗地刪却久遠却惑人也記論語者只爲  
不曾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往時商量欲以程子格言  
爲名不如只作徵言如何雖有時氏所編已用此名然將來自  
作序說破不妨也更裁之又欲煩就枉丈處借呂和叔集檢看  
有西銘解否有望錄示也此三事切望留念又向時所許錄寄  
文字及前書所請者或去人已遣歸所寄未盡望續附來爲幸  
更說有何人語孟說亦望見寄也叔度叔昌二兄未及拜狀以

見煩致區區不宜烹頓首再拜八月十四日  
所云府中一書無之誤記也

答呂伯恭

便中承書良慰瞻仰比日冬溫異常伏惟尊候萬福竊陋如  
昨諸公許不彊致其計甚便所喻諄復深見仁者憂世之心然  
初辭用上便有前却此似有制之者非人力所能計較也近得  
建業轉致定叟報甚詳此亦不可便謂無妄之疾要是自處有  
不至耳得韓文書甚以老兄爲念然諸公不先其難者以開進  
賢之路而區區用力於末流適足以信其讒口於事竟何補耶  
近事一二似亦可喜然勿貳勿疑古人之深戒適足爲寒心耳  
竊承讀詩終篇想多所發明恨未得從容以請薰所集解當時  
亦甚詳備後以爲定所餘才此耳然爲舊說牽制不滿意處極

不問答卷四

未

多此欲修正又否別無稽援此事終累大也不審所欲見教者  
何事亟欲聞之恐不能悉論姑得大者數條見示亦足以有警  
也論語說得暇亦望早爲教訂示及會稽之行計亦不多日也  
近看周儀二禮頗有意思但心力短過眼即復惘然又似枉費  
工夫耳相人偶更有一二處但皆注中語不應禮記注中又自  
引此注文不知別有或當時人語如此耶近思刻板甚善  
曲折已報叔度矣垂諭昏議此極不忘但熹未敢輕易已具以  
來誨論諸往來者有可問處別馳報也擴之不曾相見擇之欲  
來亦未見到不知何故季通有母之喪貧迫甚可念也董氏詩  
建陽有版本旦夕託人尋訪納去其間考證極博但不見所出  
使人未敢安耳近讀大學疑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只合讀爲  
辟字則與上章同體而於下文甚願幸試思之見報如何梓林

近得書處一路財計甚有條理但云州兵閩習已成次第不知如何也亦甚覺向來講論過高之弊矣近復一到武夷留近旬月窮探遍歷乃知昔之未始遊也摩挲舊題俯仰陳迹而叔京遂爲古人重以傷嘆耳塾子久累誨督感刻已深又承許其稍進尤切銘篆苦淡之習欲其自知進步恐無此日更得明示好惡而痛加禱節則爲幸又不可言矣相望千里未有承教之日臨風不勝黯然願言爲道自重副此禱懇

答呂伯恭

廟碑恐未刻間尚可解錄呈一本幸指喻或因書徑報桂林令緩刻也叔京家屬爲埋銘方草定如此亦以來教此全未成尤望斤削然亦不必示人也元善遺祖母之喪遽投解官文字而歸州郡以法不計目今進退無據前日來問欲請詞或尋醫觀其不若尋醫蓋未以自幼鞠於祖母故欲如此然亦太輕率矣渠前日寫得亂道詩數篇去囑其勿示人近聞乃嘗呈以子約云已寫得切告掩藏勿令四出爲幸

答呂伯恭

正初以書附便人想已達自此過小溪旬日遂來富沙見韓丈啓閣近况爲慰比日春雨應候伏惟尊候萬福汪丈遠至於此想同此傷嘆此始聞之猶未敢信到城中始知果然此公實爲今日善類之宗主一旦隕沒何痛如之即欲奔行哭之又不不敢至近旬然旦夕歸婺源或當便道一過其家情義所在有不得而避者然亦不敢見人幸勿語人也因擴之行附此草草不暇它及塾獲依師席幸甚凡百望痛加鞭勒餘惟以道自重爲禱不宜正月晦日熹頓首再拜上狀

眷集均慶于約不及別狀

答呂伯恭

近因韓丈得附狀計不至浮湛人至奉告欣審即日春和尊候萬福承喻以期會之所甚幸但區區此行迫不得已須一至衢正以不欲多歷郡縣故取道浦城以在只擬夜入城寺遲明即出却自常山開化過婺源猶恐爲人所知招致梅咎今承誨諭欲爲野次之款此固所深願但須得一深僻去處踰伏兩三日乃佳自金華不入衢徑趨常山道間尤妙石巖寺不知在何處若在衢發間官道之旁卽未爲穩便蓋去歲鴟湖之集在今思之已非善地矣更熟籌度之又喜行期亦尚未定大約在後月半間經過宿留慶月盡日到衢耳未敢預約候到浦城專遣一介馳報同日即告喻以定處爲幸亟遣此入草草修報它惟爲道自重不宣頌首再拜上狀前書所懇爲韓文言者告留念前日自言之已力似已蒙領略然恐或忘之脫致紛紜不得不深防耳千萬

答呂伯恭

近因韓丈遣人拜狀計先此達矣比日春和伏惟尊候萬福行期想只數日間自此屈指以望車音幸疾其驅慰此傾駭也叔度兄昨小達和今已安否不知諸朋友孰能同來因便信過門草草附問餘惟面言

答呂伯恭

便中兩辱誨示感慰之深卽日雨寒伏惟尊候萬福正初復至邵武還走富沙上崇安四旬而後歸將爲婺源之行未及而韓丈召還道出邑中寄聲晉叔必欲相見不免又出一巡

豈不可支矣極欲一到三衢哭汪丈之喪而未敢前未知所以為決且夕上道却徐思其宜耳叔冒寄示所作奠文曲盡其為人之梗槩讀之令人隕涕也何兄誌文語病誠如所喻前此固已疑而改之矣它所更定尚多愆怒未暇錄呈草本告收毀之也于澄已對未所欲言者想已子細商較大概今日發口欲其盡已而不失時義之中此為難耳尊嫂葬事想已畢自此無事以次整頓諸書以惠後學甚善然亦願早下手也熹所欲整理文字頭緒頗多而日力不足今又方有遠役念念未始一日去心也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象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允言而之所以言易者遠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手之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為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臆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誤為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則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為遠運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使侯只是卜使侯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諱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成就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因來幸以一言可否之禮書亦苦多事未能就

問答卷四

三

術書成當不俟脫藁首以寄呈求是正也示喻令學者兼看經史甚善其善此問來學者少亦務放此接之但少通敏之姿只看得一經或論孟已無餘力矣所抄切已處便中得數段見寄幸甚然恐亦當令讀時務要留意為佳蓋史書開熱經書冷淡後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者此亦當預防也如何季通行計久未能辦近復有同母兄之喪且夕或同過發源然後入湖擴之已去今想到彼久矣到邑中擾擾臨行作此書不盡懷于約兄不及別狀意蓋不殊此無家收教舉家知感恐其懶惰未能頓革更望痛加鞭策千萬幸甚餘惟為道自重

答呂伯恭

昨承遠訪幸數日欵待開警良多別忽五六日雖在道途不忘向仰乍晴漸伏惟尊候萬福熹十二日早達婺源乍到一番人事究擾所不能免更一兩日遍走山間墳墓歸亦不能久留也道間與季通議論已悟向來涵養功夫全少而講說又多覆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眾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係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今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向來所聞誨諭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胸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自今改之異時相見幸老兄驗其進否而警策之也近思錄道中讀之尚多脫悞已改正送叔度處橫渠諸說告早補定即刊為佳此本既在無以應朋友之求假但日望印本之出耳千萬早留意幸甚精義可補處亦望補足見寄只寫所補原字精義或以屬景望刊行如何熹書中已言之矣昨所問趙公時曾有敎使到闕事想已得之此人回幸批

示前日過拜石門墓下甚使人悽愴也因便拜狀草草正遠惟  
為道自重為禱

谷曰伯恭

奉八月六日手教開營良深信來踰月秋霖為冷不審尊候復  
何如伏惟德業有相起處多福喜前月至昭武見端明黃丈旬  
日而歸幸相遺日無足言者黃丈端莊渾厚老而不衰議論不  
為詭激而指意懇切亦自難及見之使人不覺心服益自愧其  
淺之為丈夫也伏承誨諭辭受之說甚詳蓋一出於忠誠義理  
之心非世俗欣厭利害之私所能及三復玩味使人心平氣和  
恨其聞之晚也然中間亦嘗妄意出此及被不許之命則臨事  
又覺有怵怵慮遂復以犬懇辭而甚婉其說但昨以書謝韓丈  
及此弁發廟律未已頗盡其詞蓋來教所謂不當廣者悉已陳

阿不奉聞

書

之矣諸公悉其狂妄必相垂念萬一不然則亦不為有隱於  
今日冒昧一行蓋非所以但恐所處亦不能如來教之所謂者  
則反有所激以為身世之害未可知耳昨日得伯崇書道其所  
聞於周子正者則行止又似別有所制非復諸公所能斟酌矣  
然月末再狀已行度旬月間必有決語亦恭以俟命而已復何  
說哉儒釋之辨誠如所喻蓋正所當極論明辨處若小有依違  
便是陰有黨助之意使人不能不致疑而不知者遂以迷於向  
背非小病也自今切望留意於此豈可退託以廢任道之實幸  
其衰憊而忽防微之戒哉近思數段已補入逐篇之末今以上  
呈恐有未安却望見教所欲移入第六卷者可否亦望早垂諭  
也喪禮兩條承疏示幸甚或更有所考按因便更望批報也偶  
有便人夜作此附之未及究所欲言臨風悵惘于約兄未及別

狀近讀何書所進何如有可見語者願聞之叔度向欲刻近思  
板昨汝昭書來云復中輟何也此人行速亦未及作書此事試  
煩商訂恐未有益而無損也未承教中正惟以道自重為禱

答呂伯恭

前日專人拜狀想達偶至建陽竊聞新除不勝慰喜而區區私請亦遂從欲尤以欣幸諸公若早知出此則無如許紛紛矣老兄憂時之切惓惓不忘竊計裂裳裹足不俟屬而就途矣所願慨然以身任道無所回隱因上心之開明及時進說以慰善類之望千萬幸甚往者固憂鄭自明之舉莫之或繼其為安危禍福之機有不容息者今得賢者進為少寬吠畝之憂矣熹亦未知差敷在其處謂公必已發來或尚留彼若為早取附便也大兒方幸不不知今當如何欲使遣人取之又恐叔度惟只此庶幾則未能復



日夕發得并為一言速之千萬甚因黃尉行附此草草自此不欲數以名姓入都音問不得數通矣千萬為道自愛

答呂伯恭

前月半間遣人拜書及建陽附黃尉二書想已達不審從人竟用何日人都比日初寒伏惟尊候萬福任道濟時此中外所深望於明哲而區區尤所不能忘者計所處素定以時發之當不待它人之贊也熹祠請已遂尚未知救命所在不知諸公發在甚處也前書所懇大兒姻事今楊元禮教授經由專託渠見叔度面議若老兄未行亦望留意庶得便遣其歸也昨所寓李主管書今日方到恐閉知之未即承教惟千萬為道自愛

卷集伏惟均福承惠筆墨霜柿感領厚意便速未有以為報也

答呂伯恭

昨附建陽黃尉兩書不審已達未得子約書聞已供職矣甚善甚善又得向來便中所惠書尤以慰幸比日冬寒伏惟尊候萬福熹私門禍故老婦竟不起疾悲悼不可為懷兒子遠歸已後其母又切傷痛也一體併合情義不輕而自此門內細碎便不得不關心者衰懶詎復堪此奈何奈何又聞叔度之病亦復不尋常深以懸念不知竟如何此公清介在朋友中最高為可畏者且願其早平復也老兄到館而已旬月諸說如何近年一種議論專務宛轉互欲以潛回主意陰轉事端此在古人固有以此而濟事者然皆居亂世事昏主不得已而然者竊謂今日至相樂聞忠言非不切至特蔽於陰邪不能快然信用而或者

答呂伯恭

乃欲以彼術施之計慮益巧誠意益衰以上取明亦豈不悟其為此此所以屢進而卒不効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然當默之勿以語人也前附黃尉書或未到亦宜索之其間亦有一二語非它人所欲聞者不可淨湛也自此拜狀不能及此等矣熹祠命已下偶值喪禍未及拜受上思如此何以為報正惟修身守道以求無負獎寵之意而已因便拜狀哀冗不暇它及千萬為德業自愛為禱

答呂伯恭

私家不幸室人隕喪悲悼酸楚不能自堪黃仲本來伏承惠書慰問哀感之深并辱歸賻尤以愧待即日春寒伏惟尊候萬福史篇計已奏御勾考計良勞然得是非黑白不至貿亂足以傳信久遠亦非細事也熹自遭禍故益覺衰憊內外瑣細自此便



有不得不關心者加以目下一番賓客書問之冗至今未定形神俱耗不復能堪矣偶發源勝秀才琪在上岸其兄來為求書請見因得附此致謝勝生未相見聞資質頗佳亦知向學得與其進為幸未有承教之期臨風傾仰惟千萬為道自重慰此遠誠

答目伯恭

昨黃仲本至弁領回書弔問甚勤且辱賻送尋以數字附發源勝生致謝不知今已達否即日春和伏惟尊候萬福憲杜門忽忽意緒殊不佳雨多卜菘至今未定更旬日間且出謝親知弁看一兩處若可用即就近卜日也今日得叔度書知已向安甚慰近思已寄來尚有誤字已校定寫寄之矣汝昭聞已復官諸公必有以處之但不知後來竟自陳否耳徵錄當已進呈自此或少事矣小魏過門附此問訊它不敢及惟千萬為道自愛而推所有以正君及物為幸不勝吾黨拳拳之望

答目伯恭

前日魏應仲行拜狀想達比日春暖伏惟尊候萬福憲所欲言者已見前書適記一事嚴州遺書本于初校未精而欲夫去郡今潘叔玠在彼可以改正并刻外書以補其遺前附叔玠書因忘及此今此便速又未暇作渠書告因便為達此意并求一印本便中示及容為校定送彼蓋此中已無其本也切幸留意友人王欽之至簿赴調過此因得附訊欽之有意於學而病悠悠因見有以警之為幸正遠為道自愛

答目伯恭

久不聞問積有馳情元善歸承書少慰其後曾承經由亦道存

問之意為感然久不致問訊雖聞遷進之寵曾不能一致賀願此亦未足以甚慰所望云爾比日劇暑伏惟尊候萬福來書諸論差彊人意更願益以其大者自任上有以正積弊之源下有以振久衰之俗則區區之望也今瞑眩之藥屢進未効其他小小温平可口之劑固無望其有補矣不勝賦畝私憂輒復及此惟高明深念之也敬夫北歸私計甚便近收初夏問書云其子病繼聞音耗殊惡果爾殊可念也棟仲到必已久于重時相見否叔度兄弟久不得書不知為况如何詩說所欲修改處是何等類因書告畧及之比亦得問刊定大抵小序盡出後人臆度若不脫此窠臼終無緣得正當也去年畧修舊說訂正為多向恨未能盡去得失相半不成完書耳綱目近亦重修及三之一條例整頓視前加密矣異時須求一為鑿括但恐不欲入此千

問答卷五

四

古是非林中擔當一分然其大義例喜已執其咎矣但恐微細事情有所漏落却失眼目所以須明者一為過目耳文海條例甚當今想已有次第但一種文勝而義理乖僻者恐不可取其只為虛文而不說義理者却不妨耳佛老文字恐須如歐陽公登真觀記曾子固仙都觀菜園記之屬乃可入其他贊邪善正者文詞雖工恐皆不可取也蓋此書一成便為永遠傳布司夫取之權者其所擔當亦不減綱目非細事也况在今日將以為從容說議開發聰明之助尤不可雜置異端邪說於其間也欽夫寄得所刻近思錄來起欲添入說舉業數段已寫付之但不知渠已去彼能了此書否耳近時學子有可收拾者否近兩得子壽兄弟書却自訟前日偏見之說不知果如何曾丞說劉醇叟者欲來相訪而久不至豈不成行邪近看論孟等書儘更有

李高就低處恨未得從容面諭耳子約昨聞欲過湖秀今已歸  
否塾等拜起居正遠千萬爲道自重區區至禱

答呂伯恭

前日便中伏辱近告感慰亡量信後秋清伏惟尊候萬福熹比  
與純叟及廖子晦同登雲谷遂來武夷數日講論甚適今將歸  
矣偶浦城林叔文見訪亦累日云嘗從徐誠叟學頗能道其緒  
言今欲至湖中謁知舊以葬其親意亦可憐或恐有求館客者  
其人老成篤實得垂記念幸甚臨行草草附此未暇他及惟千  
萬爲道自重

答呂伯恭

前日所稟密審事想蒙垂念近以久不得報淨昇者益無禮至  
於聞官已冷回申云嘉遣人賚書在門下審其虛實矣切望早  
白知府令叔早發一信相報或別遣一僧來追收靜昇文帖爲  
佳不然此事無收殺必壞此卷可惜也千萬至懇至懇于重所  
遷何官未及上狀因見煩致區區

答呂伯恭

近因劉家使人一再上狀想達人日遞中忽被報聞之命丞相  
又以私書鑄喻懇切勢不容復辭已卽拜受但教劉尚劉府中  
且夕當請以歸也朝廷厚意如此豈敢不承但衰懶決不堪仕  
官其勢須專人致書謝丞相而後申官廟之請耳初謂黃緣可  
得一對使君相親見其衰悴不堪之狀或可脫免今既有任備  
奏事指揮則正自不如所料只得聲竭懇請庶免疏脫耳適中  
具此幸預爲一言庶得旦夕遣人到日便得遂請勿使至再不  
唯陰其孤疏不使至於狼狽亦使斗升微祿不至斷絕實爲幸

甚適復忝覽册府廢歌從容風議之辭獨得之於高明耳歎仰  
歎仰比日初冬寒氣未應伏惟尊候萬福更幾以時深爲吾道  
自重幸甚幸甚

答呂伯恭

月未人還承書具審比日冬寒尊候萬福感慰之劇進長著廷  
行膺獻納之選吾道爲有望矣熹所請不遂諸公意則甚勤但  
私計爲甚不便私義爲甚不安加以近來疾病益衰前日欲畧  
入城將就車而病作兩日不能起今方粗支然尚未敢出門戶  
也未論其他觀此氣象豈復更堪遠官今亦無可奈何且一面  
呼遊兵爲與病獨往之計萬一臨行不堪勉強又當別致情懇  
且前後誨諭之意非不詳悉亦竊自念一向如此實於大義有  
所不安又思今日致身事主以扶三綱者世不乏人決不至以  
喜故遂使大倫至於廢闕故願乞其庸繆衰殘之身以偷安自  
逸盡此餘年且萬一不免復有所請全仗老兄力爲主張使不  
至大段狼狽也子約得書否亦甚爲熹憂此行蓋此理灼然况  
今又甚於前日邪便中寓此不敢他及惟以時爲道自愛

答呂伯恭

月初遞中辱書并省劉良感眷念比日霜寒伏惟尊候萬福熹  
昨以祠請不遂欲俟遊兵到卽行今忽以此故累及他人心不  
自安不免復伸前請納去劄子三通其中但是說病不可支更  
上煩一爲宛轉不欲作諸公書又非倉卒所能辦兼亦不敢家  
居俟命已一面前走饒信問俟指揮若得回降告只發來鈔山  
弋陽以來尋問也非欲故違丁寧之誨願以私心實不自安亦  
以隨司前日之舉似太輕率恐致人言故不免復爲此請切幸

見亮早為料理使得免於後日之患則所望也。竊今雖行亦未敢越番陽而西且宿留安仁餘于界中俟命耳更有少懇劉樞之葬此間無曉飾棺制度者府中有狀申部得戒吏屬分明圖畫寫注行下為幸。竊暫到城中留此付其所遣人連日人事紛冗已不能支不復他及

答呂伯恭

昨在城中附府司持申部狀人一書不知達未比日霜寒伏惟尊候萬福。竊還家兩日南康已畧遣得數人來而今日復被堂帖趣行勢不敢久居家但開正須畧到近處墳墓省視及欲畧走邵武問黃丈之疾歸來方得就道計在燈夕前後矣。作所懇三劄不知已投否。幸早為宛轉得及行之未遠而被命以還為幸不然亦須早得一報蓋在道不容久宿留也。千萬留念至懇

開卷五

至福劉家葬禮得早為指揮圖畫注釋行下為幸。或假未開亦告督趣行下蓋其家葬已有期欲及時早辦也。渠家昨受過建康買棺錢今欲還納聞周內翰深以為不可不識何謂試煩叩之子細批報為幸。適中拜狀不敢他及。歲晚珍重以對大來之慶吾黨甚望甚望

答呂伯恭

歲前累奉狀今想皆達但得伯崇書聞嘗苦末疾甚駭聞聽不知賢者清修寡欲何以忽有此疾當是耽書過甚或失飲食起居之節致外邪客氣得以乘虛投隙而入耳。然計根本完固非久當遂平復尚恃此以不恐耳。竊昨懇請祠不知曾為致方否。恐不曾為料理再遣此人去託機仲宛轉求之。或前日所懇已有回降指揮即語機仲更不必投也。蓋病軀日來雖無他苦但

一味昏茫倦息應對隨輒遺忘坐久即思瞌睡此豈堪作吏者諸公想亦能哀之也。然亦不敢尼家俟命且夕畧過分水一兩程以俟得請而還。幸語機仲早為致力為幸。竊遣此人不暇他及惟千萬加意調養以取全安為望

答呂伯恭

數日來聞體中不安懸情不可言。建卒還得子約書知已有退證甚慰以老兄平日存養之厚根本深固必無他慮。今當日勝一日矣。竊二十五日已離家前至鎔山即止以俟前請之報。但機仲不為投下文字此甚費力向使當時即投前劄今或已免此行今若更不為投即不免遣還逐逐兵決為歸計矣。深不欲至此但事勢使然不得已耳。交戔以來十病九痛甚不堪此勞頓正使遂以罪罷不得祠祿亦所願欲因見機仲幸更為督之若

開卷五

必欲嘉赴官亦須更得朝旨乃可去。蓋已報本軍官吏以管請嗣今無故忽然撞到面前亦可笑也。老懶殊甚若得遂所請尤幸此但為不得已之言耳。于約不及別書意不殊此引疾巧閑計已屢上若度三兩月間未能就職不若力請為宜也。適中草此

答呂伯恭

自發鎔山後一向不聞動靜殊以為懷。到此始得叔介書知已出都門體候益輕快喜何知也。比日清和伏惟尊候萬福。休養既久計日覺平復矣。竊去月之晦已交那事違負夙心俯仰愧歎重以衰病精力昏耗驟從吏役尤覺不堪。尚幸地狹人稀獄訟絕簡少然猶治事終日不得少休亦緣乍到不知事之首尾綱紀又皆廢墜諸邑無復更良極費料理民貧財匱不得不少

勞心力更看一二日後如何若更如此則任不得便須告歸若能少定則或推遷至夏末也始至首下書訪陶桓公靖節劉凝之周先生諸公遺迹教授揚元範已作劉祠因并立周象配以二程先生尚未成也四五日到學中爲諸生誦說只此一事猶覺未失故步其他不能盡報塾必能畧道之或有未當幸口授子約細條畫見教爲望千萬至懇廬阜勝絕粗慰鄙懷漱玉三峽皆已一到簡寂亦深秀可喜也每至勝處輒念向來鵝湖之約爲之悵然今殊未有並遊之日但願早脫此羈繫亟往問訊庶獲欵教耳未聞千萬珍重

答呂伯恭

前日兒子行拜狀矣即日天氣不定不審尊候復何似竊惟斯文有相益向平復熹到此初不自料欲小立綱紀爲民整頓一

南卷卷五

九

二人遠弊滋兩日來覺氣象殊不佳已走介請祠矣却有小事拜懇學中元範教授立得濂溪祠堂并以二程先生配食又立得陶靖節劉凝之父子李公擇陳了翁祠通榜曰五賢蓋四公此間人而了翁亦嘗請居於此也周祠在講堂西五賢在東周祠已求記於欽夫矣五賢之記意非吾伯恭不可作本欲專人拜懇而小郡寒陋之甚不敢多遣人出入只令人附此於汝昭兄弟處書到切望便爲落筆却懇韓丈借一介送來或恐熹已行即徑送楊教授處可也陶公栗里只在歸宗之西三四里前日畧到令人歎慕不能已已廬山中載前賢題詠亦多獨顏魯公一篇獨不于事尤令人感慨今謾錄呈想已自見之也極知老兄體候未平不當有此語然恐已清安不妨遲思故敢以爲請耳韓丈不服拜書蓋此所避正韓丈向來所遭蘭精

之流甚恨失計輕去山林踞踏于此如坐針氈之上也相見煩爲說及此來不曾了得公家一事但做得此祠堂看得廬山耳然非暇日不敢出出又有所費初亦不敢數數今覺日子無多不免每旬一出也罷書才到郡便走谷廉轉山北拜濂溪書堂之下而歸亦足以少復鴈門之跡矣今日周先生之子來訪令人悵然明日亦約與俱游山也亟遣人所欲言者尚多皆未暇及惟千萬加愛爲禱不宣

答呂伯恭

自承病訊之後雖聞已漸向安然殊不得手字今又月餘不聞動靜懸仰不可言也比日暑溽不審起居復何似計益輕健也熹到官四閱旬矣俯仰束縛良有不可堪者見爲料理一二利害文字旦夕列上并申歸田之請也叔度昆仲子約諸兄友皆未及上狀兒子到彼必已久矣乞嚴賜檢束爲幸願雖無海門之禍然亦不免了翁之憂也因便附此令郡吏轉達蓋恐已歸婆女如或未行亦可早命駕也必以無醫藥爲憂者惑也高明必深矚此聊言之以助思慮之所不及云爾他惟爲道珍重

答呂伯恭

近得子約書知已還舊隱又見德化主簿經過云亦嘗得望顏色喜慰深矣此日想益輕健但數日暑氣異常不知宜如何耳又聞尊嫂亦嘗不快想亦無他也熹失計此來百事敗人意此月內當遣人巧祠祿得與不得復不可知然不以病去則必以罪去矣前請祠記近已畢事奉安不審能爲抒思否此不敢必但若得之不惟爲此拜之幸亦使四方善類知老兄病中猶不廢此足以少自慰也廬阜奇處盡在山南玉淵三峽蓋已屢到

但此數日來不欲暑行勞人徒夢想水石間也三峽之西有懸瀑瀉石龍中雖不甚高而勢甚壯舊名卧龍有小卷已廢近至其處不免相俸金結草欲畫孔明像壁間俟得解郡事且入其間盤礴旬日而後去耳此來百事敗人意獨此差自慰耳塾不知已到否此兒來自此徑去渠至中路又聞同中子歸家其不聽人言語皆類此到彼幸時呼來痛鐫責之渠於老兄教誨即不敢忽也千萬至懇聞少嘉為真曲折甚彊人意此亦一大機會惜渠輩伎倆止此不能乘勢立作也此間十海殊不聞事不知近專復如何耳子約不及別狀意不殊前嘉來此日間應接袞袞莫夜稍得閒向書冊則精神已昏思就枕矣以此兩月間只看得兩篇論語亦自黃直卿先為看過參考同異了方為折中尚且如此渠昨日又聞兄喪歸去此事益難統緒矣近年百

問答卷五

十一

念灰冷只此一事庶幾少慰平生之願今又如此亦命矣夫因毛掾告有便附此未能究所懷惟千萬為道自重因便數類寄聲為幸潘叔介書來云老兄能善大字書中得一二字幸甚幸甚不宣

荆州久不聞問遣人去亦未回但傳其政甚偉不知果如何也

荅呂伯恭

昨日方以書託毛掾附便未行今晨人還忽領手字把玩無數喜可知也但聞尊嫂復不甚安何乃如是計今服藥調理亦當平復矣論數事極感垂念學中向來畧為說大學近已終篇今却只是令教官挑覆所授論語諸生說未到處畧為發明兼亦未嘗輒升講坐浸官演告如來教所慮也但只如文翁常表

之為區區志願止於如此耳政事固欲簡靜但今時仕宦之人不務恤民多是故縱吏胥畏懼權豪凡有公事畧加點檢無不坐此二病者勢不得已須差擇一二根治此外則絕不敢有毫髮之擾財賦適諸縣皆不得人弛廢殊甚為丞佐所迫亦不免迫人吏監禁斷遣然思為縣者亦豈不欲了辦財賦見知州郡何苦如此浦慢想亦是有做不行處每握筆欲判此等文字未嘗不慨然大息乃知真是腐儒不敢諱人指目也趙守規模具在但終是意思不如此自使不行然亦恐官私俱竭政使人存政舉亦未必能為可繼也此事可慮真是使人不忍所以急欲巧去非是苟求自佚亦是下不得如此毒手也見為星子縣討論經界添稅重定旦夕申乞蠲減得三五百世和買未知朝廷肯相從否此為益殊不多然亦勝於不減耳所懇漕司者乃是

問答卷五

三

上供餘米兩漕近皆相許但未得明文撥下耳蓋本軍年額秋苗四萬六千石而上供四萬石餘六千石漕司椿管在軍往往亦催不足其見催到者本軍既不敢支漕司又無所用但陳腐積壓消折見欠數而本軍官無支給並是額外加耗巧作名色取之故今欲從漕司乞此餘數科撥在軍應副軍糧然亦僅可供四五五月之用其他依舊須自辦也平生讀書要作如何利益底事今到此此等事便做不得中夜以思實不遑安處每誦蘇州句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道有流亡愧俸錢此中百姓條來忽往更無固志未嘗不低徊慨歎也寄居積俸只是初到有以本身料錢為請者量與逐月帶支所費不多他如見任官員使臣任滿當去而未支者亦量事制宜不敢一例放行亦不敢一切不恤也修造事學中二祠只是因舊設像別無地步可起造

其他方作得劉凝之菴亭并門凡此等皆用初到送代者折送香藥及逐月供給中不應得者椿管爲之不敢破使官錢至如前書所說卧龍菴又自用俸錢亦不敢破此錢矣園中蓬蒿没人尚未能芟除何暇及他事耶求去之說如前所云又以衰病之餘精力耗損每對吏民省文案或至坐睡不惟有所不堪亦恐更輩乘隙爲姦貽患千里故欲愚去且承喻之及故悉具報如此只得勤尊慮也有未當理處却幸垂教所深望之前書懇作五公祠記計今可以抒思矣因來千萬早寄示爲幸蓋已具石恐熹或去此又不能得了耳承教未期千萬加意調衛以取十全之安至望

答呂伯恭

數日前毛掾人行附狀想達比日庚伏暑盛竊計尊體日益清

問答卷五

五

安矣熹昏眊短拙支吾不行已遣人上減稅之奏并以奉祠請於諸公矣其鳴甚哀恐必可得不然亦須再請以得爲期也熹向嘗拜書以五賢祠記爲懇後來不及遣行而嘗因書中懇昨偶檢閱故書得此恐後書首尾不見今以納呈幸爲出數語爲賜也近得荊州書已許爲記三先生祠若得老兄之文與之並傳真此一方之幸也五賢欲作五君子如何更告誨諭然此文大槩當以教官爲主蓋劉李之祠本楊元範所立今但增數公耳不欲掩其善且近以此著於薦書不可於此有異同也切幸留念去意已決他無可言亦不及作叔度昆仲書因見煩致此意子約亦不殊此塾已成昏未亦不及與之書告呼來喻之辨志錄偶不帶來欲令塾寫一本并告語之也尊嫂所苦當已向安矣暑氣未衰更冀加意珍重不宣六月十八日熹頓首再拜

上狀伯恭參議直閣太著契兄坐下

子約不及別書塾在叔度處只令就學書館亦幸可否更在尊意裁度也適又領四月三日所寄郡吏書不及作報也

答呂伯恭

便中屢拜狀當一一闕徹矣比日清秋伏惟尊候萬福但久不聞動靜懸想不可言向來所苦今當洗然矣願更加意飲食起居之節以壽斯文區區之禱非獨朋友之私情也熹在此不樂求去不遂無以爲計近因輒用劄子奏蠲租事爲廷議所折已申省自劾矣祠祿不敢冀只得罷逐而歸亦爲幸甚也郡事得同官相助近却稍不費力但所治無非米鹽筆撻之事殊使人厭苦得早去真如脫兔也汝玉竟不免彈射此亦仁鳥增逝之秋矣前書拜懇記文千萬勿拒便付此人以來爲幸千萬至禱

問答卷五

五

因遣人弔叔度草草附此

答呂伯恭

久不聞動靜不勝懸仰比日秋涼竊計尊候益輕健矣熹昨懇求盛文以記五賢祠事想已蒙念得早示及爲幸恐熹去不及刻矣又嘗附隆興書挽子約借精義補足橫渠說定本欲與隆興刻板亦乞爲子約言早付其人或徑封與彼中黃教授可也千萬留念至懇至懇今日釋奠處見楊教授說有便亟作此不暇他及亦不暇作叔度昆仲書幸爲致意塾亦不及書只乞喚來以此示之餘惟爲道自重爲禱

答呂伯恭

熹昨拜書以五君子祠堂記文爲請屢辱教字都未蒙喻及可否之意竊觀書札語意似已不妨出此數語以慰一方學者之

空况發明前賢出處之意又高明平昔所以自任之重乎非專出於鄙意也濂溪祠記荆州已寄來矣已屬子澄書而刻之旦夕刻成即寄但所請竊望便為留意及熹未去得之幸甚石謹具奚願俟願俟至懇至懇熹上覆塾子時乞呼來戒教之為幸熹又拜懇

答呂伯恭

久不聞問正此馳情忽奉手告竊審尊候日益輕安喜不可言子澄適亦在此相與慶拜也尊嫂所苦亦喜向平湖中醫藥計不難致也喜前日所請只乞減星子一縣偏重稅錢及減和買三二百匹耳此未足以慰益上下之望前日度力量恐不能加以加且爾粗糞責耳請祠已并上甚恨聞教之晚然衰病疏拙實非所堪勢不得不為此也李暉之事顏潛已燭其妄昨亦宛轉附之但恐此人前路復有講張不得不移書朝列一二故舊使之聞之非有咎顏潛意也通書初實甚懶近因申請減稅已例與之矣凡此隨俗漸乖宿心勢豈容久住只有力懇而去他皆不暇計也子約不及別狀意不殊此餘惟為道千萬自愛不宣

不問答卷五

五

答呂伯恭

借易拜問尊嫂宜人向來聞不安今想亦平復矣子約老友未及別書前便奉問達否比讀何書所進想日超詣因來及之滌此塵盆幸甚熹此來不得讀書胃次覺妨塞至於平日疾惡之心施之政事亦不免有刻急之譏無復寬裕和平之氣甚可懼也不知所聞如何幸有以警之熹再拜上問

熹汨沒吏事心力益衰前書記得有數事致懇今皆忘之幸檢

看一一選報也

答呂伯恭

昨聞尊嫂宜人奄忽喪逝深為驚愕即欲遣人致慰問而未暇及便中乃辱手書計告益愧不敏竊惟伉儷義重痛悼難堪然尊體未盡平復深宜節抑以慰友朋之望也熹雖僥倖於此恰已半年求去不得深以為撓自秋中得報即欲再請而諸公皆以為雖大臣故老典藩亦必暮年而後敢請意若以犯分僭越為咎者是以遲遲又以秋來若不甚大病作書懇請雖極諄諄覺得亦有難說處不免少忍踰冬以應暮年之說庶幾得之今亦託人先達此意逼歲通賀正書時便并遣也前此或恐有不相樂者或相中害此亦無如之何在任其彈射不能如此切切顧慮也郡事比亦甚簡靜秋間以兩縣破壞不免暫易其人即日詞

不問答卷五

五

訟便減什七八今或至當日而無訟者亦緣畧鉅去一二亂政生訟者之故戒令勸率民間亦肯相信如中間舉行別籍異財之令父子復合者數家此緣子澄力勸下令初恐其未必從今不謂其能爾也但財計全仰商稅盈虛之數繫於風水非人力所及近以風故虧欠甚多亦殊可慮耳文字亦稍得功夫整頓隨分有應接但終不似在家專一耳亦為黃生歸去無人相助頗覺闕事也子約書致盛意欲得語解定本此亦有欲修改處今日且納二冊餘却籍寄也但聞又欲修定向來所集告且斟酌不可太用精力也熹解中有未安處望口授子約一一錄示千萬千萬或呼塾子來令受其說子細寫來亦幸此子在彼如何進見之際幸痛加教戒使知有所畏忌為幸叔度比日為况如何前已遣人弔之尚未還也昨得其書自言於佛學有得未諭



是否計亦當有以處此顧乃不堪何耶子壽得書云欲往見今已到未耶向見所集詩解出車篇說戒嚴之日建而不抽不知此有何證幸見教若果有證說文義殊省力也其間亦有數處可疑今不盡記大抵插入外來義理太多又要文勢連屬不免有強說處不知近日看得如何亦望垂喻也此有周彥誠之書其富比借得一二而不暇細讀大抵多出臆見然恐其間有可取處也世有麻衣心易者亦出此間人所造嘗見之否九日嘗登紫霄峯頂昨日又到陶翁醉石處過簡寂關先而歸山水之勝信非他處所及尚恨拘繫不得恣遊又恨不得賢者之同也今遣此人附狀奉問并有贈禮具別狀幸視至餘惟以時自重因風時枉教督只口諸生令子細寫來為幸

答呂伯恭

問答卷五

七

子壽相見其說如何子靜近得書其徒曹立之者來訪氣質虛佳亦似知其師說之誤持得子靜近答渠書與劉淳叟書却說人須是讀書講論然則自覺其前說之誤矣但不肯翻然說破今是昨非之意依舊遮前掩後巧為詞說只此氣象却似不佳耳立之寫得伊川先生少年與人書三四幅來規模氣象合下便如此大了決非人所能偽作已託渠摹勒來此刻石矣云藏趙德莊婿方子家也今且錄一本去見刻康節手筆數紙且夕可先寄也尤延之已寄五賢祠記來矣且夕刻就寄去今日見劉生策卷後語令人心膽墮地奈何奈何

答呂伯恭

昨專人拜狀奉慰當已達矣叔度人來領近書甚慰比日冬溫伏惟履茲陽復起居益輕安矣擊彊之戒固知如此鄙性疾惡

終不能無過當處毛掾之於建昌亦正坐此而有甚焉者雖已遷官慰喻寬租期檢旱傷然終不能無愧於已病之民比復申省自劾矣去留未知竟如何然意緒益懶無復好況詩說前已納上不知尊意以為如何聞所著已有定本恨未得見亦可示及否鄙說之未當者并求訂正只呼堃子來面授其說令錄以呈白而後遣來可也桐鄉志文質實寬平無所為作文字利病不足言正足以見養德之效甚幸甚幸願深自病其年愈衰而氣愈厲未知可以進此否也近作兩記綱呈可發一笑耳初請諸賢祠記蒙見喻不欲勞心不敢固請今見此志乃恨其請之不力然叔度却報云有意為記即龍山居此固甚幸然今事又有大於此者敢以為請別紙所具白鹿洞事迹是也幸賜之一言非獨以記其事且使此邦之學者與有聞焉以為入德之門

問答卷五

末

則此惠深矣厚矣千萬勿辭仍願亟以見寄恐劾章忽下不得竟其事也郭功父舊記納呈向惟前輩多斬悔之果不虛得也荆州近寄一詩來讀之令人感慨今亦錄去渠以信陽事甚不自安叔度子約書云都下諸人頗不直果如何然世間人口無真是非未知果孰為是也叔度人回草此不能究所欲言千萬為吾道自重不宜十一月七日熹頓首再拜上啟伯恭中祐直閣大著契兄侍史

復有專人隨叔度人去令候得白鹿卧龍記文而歸幸一揮付之千萬建陽人來聞欲刊新文海此本已傳出耶甚恨未見向幾仲許寄其目亦未得也靖康間有處士陳安節召對授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者史錄中有其事否幸子細批喻其子弟見屬叙述以不知其本末不敢作也千萬留念熹又

拜

答呂伯恭

人還領所報書得聞尊體日益輕安而來書字畫又足為驗幸不可言記文之賜尤荷垂念思致筆力蓋不減末病時也此又慰幸之甚者既以為賀又以為謝也但鄙意有少未安處別紙上呈幸更為詳酌示報此已礮石只俟定本即託人寫刻也並山而東地勢畧是如此但此處已是山麓自郡城望之北多而東少不知別當如何下語或云東北入廬山下不知可否又率損其舊十三四今亦不見得舊來規模廣狹但據地基則亦畧是如此恐此語說得亦太牢固不若為疑詞以記之如云度損其舊七八如何又此役乃星子令王仲傑董之亦欲特附名其間以傳久遠并望因筆及之也其人老成忠厚民甚愛之此不

問答卷五

九

必言但欲知之耳洞主命官事記亦見之決非僻書但此無書可檢耳此類傳疑正不必深說也誨諭數條極荷愛念但前日未得回報間已再申矣又因地震之變心自不安不免具奏乞降付三省密院此亦面生或恐觸忤憎嫌因得遂請也未去以前郡事一日不敢廢但終是心意自懶覺得難勉強耳更看回報如何不得請即當如所教也治財太急用刑過嚴二事亦實有之蓋州郡用度猶可支吾最是上供綱運拖下兩年不起令人坐卧不安不得不緊懸然比之他人已寬了稍可寬處無不放過若更寬著即倒却人州縣矣傳者之言似為建昌而發便是何來自劾事初以此縣不辨令戶揀往代之此公性銳質薄作事不無過當初蓋亦慮之但以無人不免再三丁寧而遣之到彼果然過甚大失民和亟遣簽判親往慰諭然後相定此則

問答卷五

十

選擇不精戒諭不詳之罪今已令且還矣但此縣便覺無分付處撓不可言來諭所謂未掛酌者可謂切中其病少俟訟竟寧經憲司當以尊意開諭之也士人犯法者教唆把持其罪不一但後來坐法結斷賊罪為重耳然亦但送學夏楚編管江州其人經教便計會彼州官吏違法放還今日到家明日便陪涉宗室教唆詞訟為人所訴復追來欲撻之而同官多不欲者只決却小杖數下再送他州亦不為過也弊政固多踈脫至此一事往來之人雖有苦口見規者問於道途無不以此事為當也判語之失誠如所諭前亦覺之但已施行無及於改耳其所爭者乃是一人與妻有私而共殺其夫暑中繫獄病死而此宗室者乃認為已僕而脅持官吏禁近十人在獄踰年不決勢不得已須與放却但一時不勝其忿故詞語不平至此耳詩說昨已附小雅後二冊去矣小序之說未容以一言定更俟來誨却得反復區區之意已是不敢十分放手了前諭未極更須有說話也恐尊意見得不如此處却望子細一一垂諭更容考究為如何逐旋批示尤幸并得之却難看也近看吳才老說亂征康誥梓材等篇辨證極好但已看破小序之失而不敢勇決復為序文所牽亦殊覺費力耳所欲言者甚多極遣此人未暇詳布正遠千萬為道自愛塾子更望時賜誨飭令不至怠惰放逸為幸千萬至懇欲趁此有人令其孀婦還家叔度書來又似留其就學二者之計未知所處不審尊意以為如何此人回幸報及韓丈何為忽有此命此未見報不知果為何事今想已行矣不知却歸何處後便當致書也正月四日上狀不宣熹頓首再拜上狀伯恭冲祐直閣大著梁兄坐下

卧龍菴記聞已蒙落筆願并受賜也欽夫寄一詩來當并刻之耳信陽事誠如來誨然此言非獨欽夫當佩服也在於慧拙所警多矣叔昌書中有數語可發一笑子約書中所論却望喻其當否也熹又覆

今日得蕪州寄來王信伯集并語錄讀之駭人此洞記所爲作也然以一噎而廢食又似過當故愚意欲明者更加意也恐後人觀之復如今之視昔也

與東萊論白鹿書院記

當是時士皆上賈實實則入於申商釋老而不自知祖宗盛時風俗之美固如所論然當時士之所以爲學者不過章句文義之間亦有淺陋駁雜之弊故當時先覺之士往往病其未足以明先王之大道而議所以新之者至於程張諸先生論

問答卷五

三

其所以教養作成之具則見於明道學制之書詳矣非獨王氏指以爲俗學而欲改之也王氏變更之議榮公初亦與聞王氏之學正以其學不足以知道而以老釋之所謂道者爲道是以改之而其弊反甚於前日耳今病於未俗之好奇而力主文章章句之學意已稍偏懲於熙豐崇宣之禍而以當時舊俗爲極盛至當而不可易又似太過且所以論王氏者亦恐未爲切中其病也

明道程先生止卑忠信而小之也

世固有忠信而不知道者如孔子所稱忠信而不好學者伊川所譏篤學力行而不知道者是也然則王氏此言亦未爲失但不自知其不知道而反以知道者爲不知道此則爲大惑耳其以忠信目明道以爲卑明道而小之則可以爲卑忠

信而小之則不可蓋以忠信對知道固當自有高卑小大之辨也

開洛緒言止蓋思所以反之哉

程氏之言學之本末始終無所不具非專爲成德者言也今此語意似亦少偏兼於上文無所繫屬

政使止於章句文義之間止三代之始終也

三代之教自離經辨志以後節次有進步處是以始乎爲士而終乎爲聖人也今但如此言之則終於此而已恐非三代教學之本意也

自有此山以來止亦君子之意也

所謂與日月參光者不知何所指更望批喻其曰區區濬之者又恐卑之已甚有傷上文渾厚之氣如馬伏波之論杜季

問答卷五

三

良也兼此役本爲發明先朝勸學之意初不專爲濬之今但得多說此邊意思出來而畧帶續其風聲之意則事理自明不必如此駭破也

鄙意欲如第一段所論引明道劄子後卽云不幸其說不試而王氏得政知俗學不知道之弊而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於是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實雖新學制頒經義黜詩賦而學者之弊反有甚於前日建炎中興程氏之言復出學者又不考其始終本末之序而爭爲妄意躐等之說以相高是以學者雖多而風俗之美終亦不迨於嘉祐治平之前而况欲其有以發明於先王之道乎今書院之立蓋所以究宣祖宗興化勸學之遺澤其意亦深遠矣學於是者誠能考於當時之學以立其基而用力於程張之所

議者以會其極則齊變而魯魯變而道矣此語草畧不文而其大體規模似稍平正久遠無弊欲乞頗采此意又以俯辭不審尊意以爲可否若只如所示却恐不免有抑揚之過將來別生弊病且將盡變秀才而爲學究矣蓋此刻之金石傳之無窮不比一時之間爲一兩人東說西話隨宜說法應病與藥也

答呂伯恭

人至辱手書得聞春來尊體益輕健杖徐行又有問花隨柳之樂甚慰記文定本辭約義正三復歎仰已送山間屬黃子厚隸書到卽入石矣欽夫竟不起疾極可痛傷蓋緣初得疾時誤服轉下之藥遂致虛損一向不可扶持從初得疾又緣素請數事例遭譴却而同寮無助之者種種不快而然雖云天數亦人

問答卷五

圭

事有以致之此尤可痛耳熹前月初遣人請祠至今未還今又專人再懇勢必可得只俟命下便自此便道一過長沙哭之也詩傳已領小雅何爲未見此但記得曾遣去卽不記所附何人或已到幸早批諭也綱目此中正自難得人寫亦苦無專一子細工夫所修未必是當請更須後也雷頰失威之喻敬聞命矣諸諭皆一一切當謹當佩服但小序之說更有商量此人亟欲遣請祠者不欲稽留之別得奉扣耳塾蒙收拾教誨感幸不可言望更賜程督文字之外因語及檢束身心大要幸甚幸甚子壽學生又有與回萬人傑字正純者亦佳見來此相聚云子靜却教人讀書講學亦得江西朋友書亦云然此亦皆濟事也忽忽作此未及詳唯爲道珍重

答呂伯恭

久不拜書適潘復州來畧聞動靜粗足爲慰比日春晚清和伏惟尊候萬福嘉祠請竟未聞命昨再遣人亦無消息不知何故如此此心已去任此殊無好况百事皆嬾雖彊爲一日必葺之計終是無十分功夫吏民知其不久亦不馴服倍費心力駕馭細思何苦造此惡業以此思歸益切不知所以爲計也荊州之計前書想已奉聞兩月來每一念及之輒爲之泫然朋舊書來無不相弔吾道之衰乃至於此爲將奈何得江西書傳聞其柩已徑歸魏公墳所附葬矣昨遣人致奠亦未歸未知端的也江州皇甫帥之子歲前至彼見其未病時奏請多不遂且多爲人所賣中語亦不與之團教義勇亦不與支例物錢放散之日人得五百金而去以此上下之情不甚和輯馴致疾病端亦由此益令人痛憤又以知今日仕宦之不可爲也但其身後所上遺奏乃爲人摹刻石本流傳四出極爲非便或云是定叟意其不解事不應至此殊不可曉也遺奏想已見之更不錄去想聞此曲折亦深爲慨然耳洞記專人託子厚隸書未到甚以爲撓然雖去此同官必能爲成其事也十八日已入院開講以落其成矣講義只是中庸首章或問中語更不錄呈也向來所諭詩序之說不知後來尊意看如何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槩以風爲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聖人刪錄取其善者以爲法存其惡者以爲戒無非教者豈必滅其籍哉看此意思甚覺通達無所滯礙氣象亦自公平正大無許多回互費力處不審高明竟以爲如何也得韓丈上饒書及尤延之書皆令勸老兄且屏人事捐書冊專精神近醫藥區區之意亦深念此幸更於此少留意焉千萬之望學者之來畧隨

問答卷五

圭

分量接之不可更似前日命題改課爲此無益而有損也整子在彼不能無望於此然不敢以私計妨此至情尤當蒙見亮耳因楊教授遣人草此爲問子約老友不及別書前日書尾之戒甚有警發近日更不敢申請已忍却一兩事但借乎聞命之晚耳

答呂伯恭

元範人回承手字獲聞比日尊體益輕健爲慰之劇又承誨諭數條尤荷愛念信後雨餘蒸鬱伏惟玩心有相起處享福烹自被報聞之命不敢復有請但前日妄發本齋密齋聖聰昨日乃聞降付後省不密失身從是始矣然業已致身事主生死禍福惟其所制非已所得專也此間只有三五權行李及兒甥一兩人去住亦不費力但屏息以俟雷霆之威耳前日如自明諸人

南卷卷五

五

文字及近習者皆不降出此乃付外又不可曉區區愚忠猶不能無冀幸於萬一耳欽夫之逝忽忽半載每一念之未嘗不酸噎同志書來亦無不相弔者益使人慨歎蓋不惟吾道之衰於當世亦大有利害也自向來人還至今不得定叟書今日方再遣人往致葬奠臨風哽噎殆不自勝計海內獨尊兄爲同此懷也援筆至此爲之淚落痛哉痛哉祭文真實中有他人所形容不到處歎服今此人去亦有一篇謹錄呈蓋欽夫向來嘗有書來云見嘉諸經說乃知閑中得就此業殆天意也因此畧述向來講學與所以相期之意而嘆吾道之孤且窮於欽夫則不能有所發明也盛文所叙從善受言使言者得自盡施於褊狹所警尤多平日亦知敬服渠此一節而不能學今老矣而舊病依然未知所以藥之也不唯如此近日覺得凡百應接每事須有

些過當處不知如何整頓得此身心四亭八當無許多凹凸也耐煩忍垢之誨教聞矣今大綱固未嘗敢放倒但不免時有偷心以爲何爲自苦如此故事有經心而旋即遺忘者亦有不甚勞心力而委之於人者亦有上說不從下教不入而意思關珊因循廢弛者此兩月來既得不允指揮不敢作此念又爲狂妄之舉準備竄謫尤不敢爲久計身寄郡舍而意只似燕之巢於幕上也言事本只欲依元降指揮條具民間利病亦坐意思過當遂殺不任不免索性說了從頭徹尾只是此一箇病根也獄訟極不敢草草然入說亦多過處乃與整子所論諸葛政刑相似然欲一切姑息係養姦凶以擾良善而沽流俗一時之譽則平生素心深竊恥之亦未知其果如何而得其中也所論荆州從遊之士多不得力此固當深警然彼猶是他人不得力

南卷卷五

五

今自循省乃是自已不曾得力此尤爲可懼也不知老兄看得此病合作如何醫治幸以一言就緊切處見教千萬之望子壽兄弟待書子靜約秋涼來遊廬阜但恐此時已換却主人耳渠兄弟今日豈易得但子靜似猶有些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什去七八耶元範立碑之說向曾見告嘗語之云竄固不足道但恐人笑老兄耳意其已罷此議不謂乃復爲之聞之令人汗下幸已蒙喻止必且罷休矣平生性直不解微詞廣譬道人於善故見人有小失每忍而不欲言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整書說近建家廟立宗法此正所欲討論者便中得以見行條目子細見教爲幸白鹿書院承爲記述非惟使事

之本末後有考焉而所以發明學問始終深淺之序尤爲至切此邦之內業益既多而傳之四方私淑之幸又不少矣謹以十一本投納書凡內一本裝褱與濼溪祠堂記爲對又有雜刻數種并往伊川先生與尹和靖者可皆作一卷此人亟行不暇也然伊川先生才說病便有藥和靖却似合下便作死馬醫此道之傳真未易以屬入也觀書實非養病所宜若不能已當有以程之日讀若干以下也因人往永嘉督新簽赴任附此其人姓薛名洪不是士龍之宗族否中間旱甚田幾不可耕今幸數得雨然鬱蒸未解亭午揮汗未能盡所欲言惟千萬爲道自重不宣

令子想日佳茂周子充遂參大政不知嘗有以告之否至此若復暗默則更無可說不知其計安出也

開卷卷五

老

此專遣人至叔度處令便歸告早批數字或口授子約見報蓋至彼問兒婦消息望其速還也

答呂伯恭

承局回承書得聞比日尊候萬福細觀筆札又比前日不同深以爲慰薰前被不允指揮今已三月方始再上祠請適此旱災所禱未能感格今早禾已不可揀若更數日不雨即晚禾亦不可保觀此事勢必致大段狼狽遂不敢言去只得竭盡奮力若自以曠敗抵罪則無可奈何耳竊觀事勢萬一不稔即軍食所須是第一義而後可反賑恤已多方摩畫未知其濟否如何切幸因風有以見教於其思慮之所不及者幸甚幸甚囊封付出乃即吏云爾方竊惟之當時誠亦輕發然今已不可悔矣積其誠意待時而發固所當然但恐如諺所謂今年自家雪裏凍殺

不知明年甚人喫大碗不脫手言之痛心苦事苦事謹密之戒乃今閩之初但不敢以草本示人及與人說其中所論不謂乃并此題目不得漏洩也數年前風俗尚不如此自今當深戒之耳既云有調護者即是嘗有譴怒之意亦幸密見告也近緣早慮百事放寬又覺得雨露太勝雪霜然亦且得如此前日誠有過當處也二陸後來未再得信採荒方急未暇遣人問之于靜欲來遊山聞此中火色如此又未知能來否耳立廟等事甚善他時修定當得求教也康節刻成甚久何故不曾寄去耶今往五本他刻恐欲分人亦各并致一二也塾不知果能漸解事否人家後生只得自有意做好人便有可望此郎正坐無此根本使人憂心耳今令歸鄉應舉臨行更望丁寧之也試罷畧令此來有可見教書不能盡者幸以語之但恐亦不是寄附處耳知

開卷卷五

老

看書不多甚善詩不知竟作如何看近來看前日之說猶是泥裏洗土塊畢竟心下未安穩清脫便中求所定者節目處一二篇一觀恐或有所警發也尤延之見祭敬夫文以爲意到而詞語不若平日之溫潤鄙意亦頗疑其如此渠今深勸且省思慮意甚拳拳也新參近通問否大承氣證却下四君子湯如何得相當然尚幸其不發病耳老兄與之分厚須痛箴之吾輩與百萬生靈性命盡在此漏船上若喚得副手稍工不至沉醉緩惡猶可恃也再去長沙人未回前日因便又作書與定叟畧致盛意矣與說今日請祠便是奉行敬夫遺戒第一義時時勿忘此心而充擴之則甚善老兄因書更自勸勉之爲佳耳承教未期臨風引領千萬爲道自重

答呂伯恭

久不辱問向仰良深比日秋雨稍涼伏惟尊候萬福喜夏秋以  
來以早曠祈禳奔走日日暴露不得少休既無所效又不得不  
為採荒之備郡小財匱無罄盡處日夕究心遂發心疾上炎下  
瀉勢甚可畏已急遣人呼二兒及約子澄恐有不測無人主宰  
既而飲藥僅得少定又苦脚跟痛不能履地此兩日方能移步  
然亦終未脫然郡中賑助檢放等事却已稍有緒但軍糧無所  
指擬不免具奏祈哀并以衰病之實丐求罷免未知復如何但  
欲退縮省事以俟終更而事勢驅迫有不自由者今且信緣未  
知果安所稅駕也夏秋以來今日方得竟日之雨民間遂可種  
麥蒔蔬庶幾有以係其心志而不至於流移此後公私多方接  
濟到得春來則麥可食而無所事矣但其間日月尚多又未知  
果能如人所料否耳其間隨事措置曲折甚多未暇一一求教

問答卷五

五

所幸民間却稍相信鄉村士人有事便可來說上下之情稍通  
官吏不敢十分相問凡事省力但一味無錢沒撰處耳今日見  
少符并致文字有相及者此固不足為重輕亦殊可笑也比來  
計益輕健詩說可見示一二大節目處否不似詩說又被人傳  
印也別有論著可見教者勿吝幸甚子約不及別書兒輩計今  
日方終場度後月十間可到此也所欲言者甚眾恐遺此人  
暇正遠惟千萬保重不宣

長沙人至今未還亦不得明信令人懸心耳子壽兄弟久不  
得書子靜欲來想以早故未必能動且夕或遣人候之也自  
明之亡極可痛惜天亦為此曹復讎也耶不可曉

答呂伯恭

昨專人去拜狀想達比日秋冷伏惟尊候萬福熹瀛勉於此精

力日衰大抵問問如夢寐間度日耳採荒不得不經心然亦天  
前忘後不成倫理告歸已三請未知可得否方以為憂近再得  
大農曾丈報云必可得幸甚不知今司命下未也大兒來自里  
中懶慢如故令誦程文僅能記三兩句耳數日鄉間寂然必是  
又遭黜矣且令往挈婦孫歸家但恐自此遠去師席愈益怠惰  
奈何此中事渠亦畧能言之偶作書多心忡目澁不能詳布昨  
日答胡伯逢書戲語之云元來禹稷如此不好做今日作此又  
思尊兄之病未必不為福也子約老友承書多感病倦不及別  
狀正遠千萬加意攝理以慰遠懷幸甚幸甚

答呂伯恭

問答卷五

五

目下民間雖未告饑然盜賊頗有端日夕憂窘不知所以為  
計惟望祠請之果遂耳昨曾文報甚的既而復不然造物之意  
果難測也陸子壽復為古人可痛可傷不知今年是何氣數而  
吾黨不利如此也趙景昭官滿過此甚欵意思甚好今日如此  
等人亦難得也塾到復何如近得叔度書似未許其歸此番破  
戒差人借請糜費公私不少若不成行不惟枉費向後恐亦無  
人可使轉見費力幸為一言及此令其早歸為望元範歸偶連  
日冗甚夜作此書未暇他及惟千萬為道自重

與呂伯恭

熹近因塾行已拜狀今日求得西山地黃五斤恰毛揀有便謹  
以附內向見塾說藥裹所須也冗甚目昏不容他及十月九日  
熹再拜



子約不及別書曾丈聞已過京口欲遣人致問尚未暇也但所報祠請殊不效耳

與呂伯恭

再祭敬夫之文語意輕脫尋亦覺之則已不及改矣誨諭之意微婉深切銘佩何敢忘也弘大平粹四字謹書坐隅以爲終身之念稟賦之偏前日實是不曾用力消磨豈敢便論分數然自今不敢不勉更望時有以提撕警策之也專此布謝言不盡意烹既不得去景望之事可以爲法值此災傷恐有合理會事不得不通政府書然非甚不得已亦不敢發也此間幸亦無大齟齬諸司頗亦相悉泉司近爲奏請減得三縣人戶木炭錢二千緡殊非始望所及却是漕司不識好惡雖當予者或反奪之前日作書已大罵之復思老兄之言且忍須臾只細

問答卷五

三

與條析事理庶幾其或悟耳

與呂伯恭

久不拜狀日以馳情此聞已遂祠官之請良以爲慰即日霜寒伏惟尊候萬福燕龜俛於此再見歲晚祠請未報然去替只百餘日今亦不復請矣幸再乞早餘苗米已盡得之所遣人猶未還而已被堂帖之命計此周參之力爲多也得此不唯軍士得食官吏免責民間亦免將來縣道預借之擾上思此爲厚也賑濟當自元且舉行民間歲前有糶食處稍已賑濟之但聞頗苦乏錢此則無如之何然見修江隄役工買木亦足以散錢於民間但不多耳子壽云亡深可痛惜近遣人酌之吾道不振此天也奈何奈何欽夫遺文見令抄寫其間極有卓絕不可及處然亦有舊說不必傳者今便不令抄矣每一開卷令人慘然只俟

祥印徑徑哭之小洩此哀也遣人迓子重草草附此此亦是小三昧矣未即承陪惟千萬爲道自重不宣

答呂伯恭

烹幸粗安已遣人迓子重至即合符而行矣賑恤之備粗有文吾奏請數事悉蒙朝廷應副衰拙之幸大抵今歲江東諸郡故早分數稍寬緣此民間未至流徙此間諸縣鄉村四十里置一場糶官米及勸諭到富民米穀元日初糶殊未有來糶者以賞裕募得三家米近二萬石賑濟當得官者四人而飢民受惠不少矣然今未敢散須俟深春也昨楊教授人還領至日批示具曉至意不復有他請矣子壽之亡極可痛惜誠如所喻近得子靜書云已求銘於門下屬烹書之此不敢辭但渠作得行狀殊不滿人意恐須別爲抒思始足有發明也毛仲益自江西來逼

問答卷五

三

歲方領前此所惠書已久猶足慰意又得細詢昨來動靜如著書日有課程甚恨未得一窺草萊然朋友之論多以爲病中未可勞心深不欲老兄之就此編也大事記想尤奇尤有益然尤費力此更望斟酌也二書告令人錄一二卷多發明處見寄甚幸只送潘卿處令付郡吏以來汝昭過此小款渠當時自合請祠此行極費力於義亦覺未安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因奇卿人還附此雪寒手凍未能詳悉惟益自愛以慰倦倦之望

答呂伯恭

烹在此支撐甚費力子重不來已遣人通吳守書速其來矣境內目今幸未至流殍未知將來復如何但願早去庶免疎脫耳即今覺闕兩若更數日如此即可慮也少懇向來劉樞之亡以其兒女爲託今其女年漸長未有許婚之所來議者多在往未

滿人意不敢輕諾與平父議恐今年新進士中有佳士老兄所  
素知者得爲物色一人報劉氏與之定議平父欲自拜書專人  
致懇幸與留念推擇使其家得佳婿而喜不孤逝者之託千萬  
幸甚幸甚此書恐未達不復他及正遠惟以時加衛幸甚幸  
甚子約不及書叔度亦然并煩爲道意望子望時賜檢責不至  
忘情爲望

答呂伯恭

便中伏奉近書筆蹟輕利視前有異深以爲喜比日春和伏想  
日益佳健嘉疾病幸不至劇飢民亦幸未至流徙軍食想可支  
吾比連得兩雪麥秀土膏人情似有樂生之望矣子重不來可  
恨吳守度閏月初到到即合符而南矣去年之旱非常幸賴  
朝廷留意得早諸處奏請悉皆應副故得不至大段狼狽此於  
國計所損幾何而其利甚博此間卽是周參政調護之力爲多  
也欽夫遺文俟抄出奇去子靜到此數日所作子壽埋銘已見  
之叙述發明此極有功卒章微婉尤見用意深處歎服歎服子  
靜近日講論比舊亦不同但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却好商量亦  
彼此有益也詩說大事記便中切幸垂示子約不及別書意不  
殊前正遠切莫爲道自重

答呂伯恭

自頃謀歸卽無暇奉問而辱書至三四感慰不可言近書報  
飲食衣服已不須人尤以爲喜吾道之衰日以益甚天意亦不  
應如此之忽然也比日庚暑伏惟尊候益輕健熹一出兩年無  
補公私而精神困弊學業荒廢既往之悔有不可言者自去年  
秋冬災傷之後不能求去以及今春遂有江西之命又俟代者

至閏月二十七日方得合符而歸初欲乘此一走長沙自彼取

道分寧徑還甚徑尋以女弟之訃悲傷殊甚誼不可以他適遂  
罷前議替後只走山南山北旬日拜謁濂溪書堂而歸以四月  
十九日至家雖幸悉肩又苦人事紛冗老幼病患未能有好况  
然大槩已是入清涼境界中矣道中看中庸覺得舊說有費力  
處畧加修訂稍覺勝前計他書亦須如此義理無窮知識有限  
求之言語之間尚乃不能無差况體之身見諸事業哉稍定從  
頭整頓一過會須更畧長進也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  
之病多說如此卽只是意見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卽只是定  
本熹因與說既是思索卽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卽不容無議  
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  
卽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爲學者

問答卷五

書

之病熹云如此卽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閑字方始  
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  
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  
希矣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竟窮也來喻十分是當之說豈所敢  
當功夫未到則乃是全不曾下功夫不但未到而已也子靜之  
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着理自是渠台下有些禪底意思又是主  
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如所喻陳  
正已亦其所訶以爲溺於禪者意未識之不知其果然否也大  
抵兩頭三緒東出西沒無捉撮處從上聖賢無此樣轍方擬湖  
南欲歸途過之再與子細商訂偶復蹉跌未知久遠竟如何也  
然其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他時或約與俱詣見相與劇  
論尤佳俟寄書扣之或是來春始可動也敬夫遺文不曾勝得

俟日夕畧爲整次寫出却弁寄元本求是正也詹體仁寄得新刻欵夫論語來比舊本甚不干事若天假之年又應不止於此令人益傷悼也劉家事極感垂念渠家爲閑人來問者多頗費應酬又招怨怒亦欲早聞定論也塾子蒙招搗令寫綱目大字渠懶甚向令寫一二年大事記及他文字一兩篇竟不寫來不知竟能爲辦此否耳意緒本自不佳見此等事益令人歎惋奈何奈何子澄相聚月餘意思儘好直至湖口渡頭方分手也聞湖中水潦疾疫死者甚衆聞之令人酸鼻諸公直是放得下可歎服也未卽承教引領馳情切冀厚自愛重以幸斯人

與呂伯恭

夏中潘家人還奉問無便不能嗣音良以向仰比日新秋已半天氣漸涼伏惟尊體益勝健喜衰病如昨非但人事繁絀不得

問卷卷五

五

一意讀書爲恨比一至郡中鄭守時已久病應接甚費力又放不下覺其精力凋耗而郡事不理諸司數有譴問勸其力請引去渠甚以爲然未及用而已不起矣如此人材用之違其所長中道天喪甚可傷也竊一出兩年仙洲久不到前日方得一往會六兩竟日濕水甚壯既而復霽遂得窮搜澗壑水石可觀處非止一二悉已疏濬而聚土累石爲臺以臨之自此往遊觀賞益富不但如前日矣但恨不能致杖屨之一來論著當益有次第每書各得數段見教爲幸比看文鑑目錄無書者固不論其可檢者尚有不能無疑處恨不得面扣其說當有深意也數時絕無學者講學便覺頹惰無提撕警策之助且夕亦欲作一課程未必有益於人庶幾自有益耳但塾子歸家讀書殊無頭緒未有以處之因來幸有以教督之弁令如何度此光陰也歸自

山中倦甚草草布此子約未暇別書亦不能異此惟千萬自愛爲禱

問卷卷五

五

答呂伯恭問龜山中庸

龜山中庸首章之語往者蓋以為疑欽夫亦深不取自今觀之却未有病但集中云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體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此則不可

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雖出一理然亦各有所從來玩其氣象自可見龜山之語亦不為病如孟子語始終條理則亦豈不分別而言耶

達道達德一章婆本因有兩達德字而脫去中間數句以故不成文理今以為勝嚴本是亦喜合而惡離之過耳

成已成物之道無不備故能合內外之道而得時措之宜蓋融徹洞達一以貫之而然也然細分之亦有龜山之意但不當專以此為說却無總統耳

誠自成也此說恐是蓋此是道理自然如此但人却只要誠之耳

尊德性一章龜山從上說下呂與叔從下說上蓋無所不通不尊不信此段未得其說向見伊川亦只如此說且嘗從之有說勝此乃可易耳

龜山中庸有可疑處如論中庸不可能不可以為遠鬼神之為德等章實有病而來致所指却不為疵也

別紙

聖賢之言離合弛張各有次序不容一句都道得盡故中庸首章言中和之所以異一則為大本一則為達道是雖有善辨者

不能合之而為一矣故伊川先生云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為二乎學者須是於未發已發之際識得一分明然後可以言體用一源處然亦只是一源耳體用之不同則固自若也天地位便是大本立處萬物育便是達道行處此事灼然分明但二者常相須無有能此而不能彼者耳子思之言與龜山氣象固不同然若使龜山又只道箇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則不成解書矣釋氏便要如此嘗見其徒說李遵勗請某僧注信心銘其人每句大書而再注本句於其下便是只要如此鶻突也

南卷卷六

中庸不可能明道但云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言貫徹上下不若龜山之奇險也龜山之說乃是佛老緒餘決非孔子子思本意兼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兩句若如龜山之意則文理自不通但人悅其新奇不覺其礙耳若今人依本分做文字則而遠人處下而字不得須下則字方成文理後面雖有求仁之說然其言自道言之自學者言之又似王氏說話道若果不可為則學者又安可求仁以為道若學者可求則不可為之說又贅矣枉費說詞無益學者而反有害於義理之正不可從也向見李先生亦自不守此說又言羅先生陳幾叟諸人嘗以為龜山中庸語意枯燥不若呂與叔之浹洽此又可見公論之不可揜矣呂與叔說道不遠人處記得儘好可更檢看鸞魚鬼神兩章却是上蔡說得通透有省發人處如此說雖是排著一片好言語然却無箇貫穿處也

智仁勇須做有輕重看若言仁者必有勇則仁勇一而已豈有輕重然言勇者不必有仁則又豈可便言無輕重乎此三者天

下之達德然逐人稟賦成就不同故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異然仁則渾然全體智勇困在其中生知安行則從容中道而學利困勉不足言矣其動以天聖人之事龜山此章若以上章誠者天之道言之則以字不為害若直指道體而言則以字下不得矣

答呂伯恭

承諭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論之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勿正之正其字義正如今人所謂等候指準春秋傳

別紙

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用字之意亦正如此耳

川上之論甚當不逝之云極知非是然須如此說破乃可以釋學者之疑耳

以脩道之謂教為設教此固有諸儒之說以程子之言為為此而設教則恐微有牽合之弊大抵諸先生解經不同處多雖明道伊川亦自有不同處蓋或有先後得失之殊或有一時意各有指不可躐牽合為一說也脩道之謂教疑只與自明誠謂之教之教皆同言由教而入者耳所謂以失其性故脩而求復只是直解此文非有為此設教之曲折也故下文遂言戒慎恐懼及致中和乃脩道之始終也近得侯氏中庸亦正如此說不知高明以為如何文公自注云此說非是

中和中庸如所論得之然中和之中專指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則兼體用而言

參前倚衡之說甚簡當尹公云此只是收拾心令有頓放處此意亦好

艮背之用固在於止其所然能止其所乃知至物格以後事始學者還便可用否更告喻及也仁字之義孟子言心該貫體用統性情而合言之也程子言性剖析疑似分體用而對言之也其他已具別說如來喻之云固好然恐未為直截分明耳

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今日此等人極多然或資質敏利其言往往有可采者則不免資其講論之益而在我者躬行無力又無以深矯其弊方此愧懼今得來喻教當備以警告常所與往來者使自省察耳却是老成敦篤志行

別紙

可保之人往往又却遲鈍看道理不透求其有精神而醇者真難得耳

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慈實耶因此方知擺落傳注須是兩程先生方始開得這口若後學未到此地位便承虛接響容易呵叱恐為帶越氣象不好不可以不戒耳又注仁者人也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幸以見昔所謂人意相存問者却似說得字義有意思也

答呂伯恭

泰伯夷齊事鄭意正如此蓋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故雖變而不失其正也然以左傳為據便為泰伯未嘗

斷髮文身此則未可知正使斷髮文身亦何害也

富而可求以文義推之恐只得依謝楊說伊川說雖於義理為長恐文義不妥帖似硬說也

上蔡本說學詩者不得以章句橫在胸中因有堯舜事業橫在胸中之說然則非為有其善之意矣竊疑此乃習忘養心之餘病而遺書中上蔡所記亦多此等說話如玩物喪志之類此恐須更有合商量處不可草草看過也

誰毀誰譽一章所論得之但只說得三代直道而行意思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未落下落疑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諸儒之說於此文義殊不分明却是班固景贊引得有意思注中說得亦好大抵聖人之意止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言譽而不及毀之意

爾雅卷六

五

來喻亦善但毀譽兩字更須細看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遽誣之也試亦恐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聖人之心欲人之善故但有所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未嘗遽誣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毀蓋非全不別白是非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誣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

周敦授語解誠如所喻愚意其篤實似尹公謹嚴過之而純熟不及高明以為如何  
新刻小本易傳甚佳但錢題不若依官本作周易程氏傳舊嘗有意凡經解皆當如此不以傳先乎經乃見尊經之意漢晉諸儒經注皆如此也後見朋友說晁景迂亦有此論乃如前輩意

已及此矣今日又得景迂語解亦有好處大抵北方之學經是近本實也

答呂伯恭別紙

上蔡堯舜事業橫在胸中之說若謂堯舜自將已做了底事業橫在胸中則世間無此等小器量底堯舜若說學者則凡聖賢一言一行皆當潛心玩索要識得他底蘊自家分上一一要言豈可不存留在胸次耶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掃蕩直要得胸中曠然無一毫所能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觀其論曾點事遂及列子御風以為易做則可見也大抵明道所謂與學者語如扶醉人真是如此來喻有懲創太過之說亦正謂此吾人真不可不深自警察耳誰毀誰譽已具答子約書中然頃時聞伯恭議

爾雅卷六

木

論常有過厚之意今此所論却與往者不同豈亦前所謂矯枉過正之論耶聖人大公至正處似無人情然其隱惡揚善之心則未嘗無也此乃天地生物之心孔門教人求仁正是要得如此耳試更思之復以見教為幸

言仁諸說欽夫近亦答來於舊文頗有所改易然於鄙意亦尚有未安處大率此書當時自不必作今既為之則須句句字字安頓得有下落始得不容更有非指言仁體而備禮說過之語在裏面教後人走作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但是聞者未易解耳聖賢之言固無所不盡如孟子說箇浩然之氣大小而生然亦只說得箇難言了下面便指陳剖析一向說將去更無毫髮不盡處也伊尹先知先覺伊川以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與上蔡所謂心有知覺意思迥然不同向來晦叔諸公亦正

引此相難蓋不深考也且如而今還敢道伊尹天民之先仁否試更子細較量便可見矣懲創太過不免倚著之病近亦深覺其然然嘗見明道有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又似且如此用功基脚却稍牢固未敢便離却下學之地別求上達處也但當更於存養踐履上著力不可只考同異校詳略專為章句之學而已大抵道理平鋪放著極低平處有至高妙底道理不待指東畫西說南道北然後為得不傳之妙也明者思之以為如何

養忠厚華澆浮之論甚善要當以此為主而剖析精微之功自不相妨耳和靖錄中說伊川未嘗言前輩之短此意甚善今人往往見二先生兄弟自許之高便都有箇下視前輩意思此俗不可長和靖之言要當表而出之也

南卷卷六

七

元豐中詔起呂申公此段初固知其有誤然以其不害大體故不復刊今欲正之亦善但去司馬溫公溫公不起八字及依程集本題改寄為贈可也

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事昨來已嘗論之然亦有未盡今詳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為權論苟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見外書胡氏所記易傳於聚之初爻亦有不絕小人之說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論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論利害之心為之則其悖理而速禍也為尤甚

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疑於明道之言也胡氏所記尹氏亦疑之豈所謂未可與邵子文晚著此書於其早歲之所逮聞者年月先後容或小差若語意本末則不應全誤且所謂二公並相恭終言之召宗丞未行以疾卒亦記其不及用耳非必以為二公既相然後召明道也又謂邵錄多出公濟恐亦未然蓋其父子文體自不同也

折柳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為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故區區鄙意深欲存之蓋其說如此非一端也今乃以一說疑之而遽欲刊去豈不可惜若猶必以為病則但注其

南卷卷六

八

下云某人云國朝講筵儀制甚肅恐無此事使後之君子以理求者得其心以事考者信其迹其亦庶乎其可矣

范公不為程門弟子下卷范公語中論之已詳此年譜所載特鮮于所錄之本文耳然不削去門人二字者范公語中既引以為說則此不可削史固有變例也但來喻引范公日記以為伊川所為范公未必盡知若率先具素饌則應大與東坡忤何以能處程蘇之間而無違言乎此則恐於事理皆未盡也蓋范公所記正叔獨奏乞就寬涼處講讀而并及脩展邇英次第則固善之之辭而非有譏貶之意也但伊川已奏而事方施行則自不必更言而在范公之自處則亦或有不取言者至於國忌齋筵葷素所宜則以范公之賢於已之所行自當領義理之是非以為從違不當視同列之喜怒以為前卻也使其果欲依違兩



問由全交好則具素饌既忤東坡具酒肉亦忤伊川若慮於彼而忽於此則亦非所以兩全矣况范公之意未必出此而它書所記亦云范醇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則所記雖不同而范公之不畏東坡而每事徇從亦當時所共知矣故嘗竊意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而實尊仰取法焉其於東坡則但以鄉黨游從之好素相親厚而立朝議論趣向畧同至其制行之殊則迥然水火之不相入且觀其辨理伊川之奏則其心豈盡以東坡爲是哉但不能辨之於當時而發之於數年之後此則剛強不足不免乎兩徇之私者而其所重在此故卒不能勝其義理之公也大抵程蘇學行邪正不同勢不兩立故東坡之於伊川素懷憎疾雖無素饌之隙亦不相容若於范公則交情既淡而其氣象聲勢無足畏者故雖有左袒之嫌而不以害其平生之驪也

問答卷六

七

侯師聖論二先生大槩亦得之但語意少不足耳亦不必刪去也

文潞公事但注其後云某人云先生判監時潞公未嘗尹洛疑此有小誤

以管窺天此伊川本語見於遺書不必曲爲隱諱兼其語有抑揚善讀者當自知之若爲其不善讀而毀吾說以避之則古今書傳之得存者寡矣

橫渠墓表出於呂汲公汲公雖尊橫渠然不講其學而溺於釋氏故其言多依違兩間陰爲佛老之地蓋非淡知橫渠者惜乎當時諸老先生莫之正也如云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入如此則是儒學與端皆可入道但此難而彼易耳又稱橫渠不必以佛老而台乎先王之道如此則是本合由老佛然後

可以合道但橫渠不必然而偶自合耳此等言語與橫渠著書立言擯斥異學一生辛苦之心全背馳了今若存之非但無所發明且使讀者謂必由老佛易以入道則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非若前段所疑年月事迹之差而已也又行狀記事已詳表文所記無居狀外者亦不必重出

呂侍講學佛老似不必裁如何

溝封奉聖鄉雖非封建然亦可以爲封建之漸且無時不可爲若曰分茅昨土大封王侯則主少國疑誠非可爲之時矣但伊川決不至如此不曉事必待晚年更歷之多然後知其不可也大抵前輩議論不能無小不同今兩存之學者正好思索商量非若汲公之論橫渠大本不同其流有害也

楊應之事以少見故悉取之亦變例也恐可訪問更增廣之

問答卷六

十

楊於程門亦未必在弟子之列也

呂進伯和叔本當別出以事少無本末故附之與叔甚非是告訪問增益別立兩條楊川有薛氏汲公

薛博士語中胡公所論蓋以越職言事便非語默之當然又以其得罪之重知其言必有過當處耳詞之未瑩故若可疑然蘇

乃元符末年應詔上書恐未可以越職罪之也此事吾輩更合公之是非也

楊公墓志首尾聯貫不容剪裁故全書之亦變例也胡公所辨發明述作之意最爲有功似不可去

胡公行狀取屏斥學生事乃爲作學錄行學規之樣轍非獨爲後來論列張本也然明道敘述中亦有如此者劉立之記罷伊川存而不去蓋欲備見事情雖知氣象之小而不得避也其它

浮辭多合制節當時失於草草耳卷首諸公當時以具名一稍著故不悉書自今觀之誠覺曠闕但此間少文字之人檢閱須仗伯恭與諸朋友共成之也

答呂伯恭

熹昨見奇卿敬和之以比日講授次第聞只今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不知是否若果如此則恐未安茲為學之序為已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為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愚見如此不敢不獻所疑

惟高明裁之

8 答劉子澄

清之江西清江人稱靜春先生

四月十三日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朱熹謹向西再拜復書主簿學士足下熹至愚極陋自幼事事不能及人顧乃不自度量妄竊有意於古人為己之學雖講之有年矣而未始有聞也徒以從事之久足迹相接於先生長者之門反復論辨不絕於一二友朋之口是以人或以務學之名歸之而世之不識其面目不接其言議者遂相與疑之以為是果何如人也誠使一日見其面目聽其辭氣而徐察其所為則兀然一庸人耳其不唾之而去者幾希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進塗有聞於當世矣而說學好問之意勤勤有加又將有意於古人為己之學者而然邪誠如是則所以取友而輔仁者擇之亦宜審矣

乃道聽於人枉道垂顧以禮於名為務學而未始有聞之庸人昇之手書辭高而禮下熹誠不佞不識執事於夫人之言何所取信而遽為謙屈以至於此也既又留連竟日告語不倦雖蔬食菜羹相與共之畧無厭怠之色則又疑執事真若有取於熹者顧朴陋荒淺殆不能有以神補一二為慙率意妄言聞亦自知其可笑也然則執事果何所取於斯哉恐懼增劇因風陳布其究所懷連日快晴計已次昭武矣承顏盡懽退有怡怡之樂為况良不惡向暑千萬以時自重

答劉子澄

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為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功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為吾疾矣若不求眾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早夜憂虞僅能

開卷卷六

七

為所奪而吾之胸中初未免於憤憤則是亦何足道願老兄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食多務廣或得少為足則無由明爾真比來溫習略見目前所未到一二大節目頗覺省力但昏弱之姿執之不固尤悔日積計有甚於吾友之所患者乃承訪以所疑使將何辭以對耶然以所聞贊之則似不可不兩進也程夫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者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試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它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究索與何人辨論惟母欲速母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功日進而不窮矣固書或有以見教勿憚辭費焉亦

不敢不盡也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涉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以是終身抱不決之疑此可以為戒而不可以為法也伯恭近通問否比亦嘗附一書不知達否所示三錄極有警發人處然亦有合商量者所云只被公家學佛又顧于教治通典之說此兩條曾與伯恭商量否既云從容侍食告語之詳而又云云則疑若有欲告而不得盡之意既云專治通典使應變浹洽而元祐經筵駁議乃似未始略知今古之人此不知亦有說耶如未嘗語及告因書為扣伯恭却以見教為幸今世學者語高則淪於空寂卑則滯於形器中間正當緊要親切合理會處却無人留意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邪說暴行所以肆行而莫之禁也不知伯恭後來見得此事如何所欲言似此者非一無由而論徒增耿耿

南答卷末

車

答劉子澄

反復書辭具悉近况但學者正欲胸中廓然大公明白四達方於致知窮理有得力處今乃追咎往昔念念不忘竊恐徒自煎熬無復理義悅心之味也程子所謂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而正慮此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能不遺寸晷而不計近功則終必有主矣如何如何張呂時待書有所講論然亦頗有未定者未欲報去也大抵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所論綠衣篇意極溫厚得學詩之本矣但添入外來意思太多致本本文意反不條暢此集傳所以於諸先生之言有不敢盡載者也試更思之如何

答劉子澄

知言之書用意精切但其氣象急迫終少和平又數大節目亦皆差誤如性無善惡心為已發先知後敬之類皆失聖賢本指頃與欽夫伯恭論之甚詳亦皆有反復雖有小小未合然其大槩亦略同矣文字頗多未能寫去又有拮據前輩之嫌亦不欲其流傳也然此等文字且未須看俟自家於論孟諸經平易明白處見得分明無疑然後可以逐一攷究判其是否固未可盡以為是亦未易輕以為非也

南答卷末

南

天運不息品物流形無萬物皆逝而已獨不去之理故程子因韓公之歎而告之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焉此意已分明矣韓公不喻而曰老者行去矣故夫子又告之曰公勿去可也以理之所必無者曉之如首篇所云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之意爾及公自知其不能不去則告之曰不能則去可也言亦順夫常理而已反復此章之意只如此恐不必於不去處別求道理也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濳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橫渠龍女衣冠事却是一時偶見未到若見得到橫渠必不肯放過蓋此乃禮官職事使明道當

之亦不肯放過也

劉李游揚四公所到固未敢輕議然如所論亦近之矣但却不專為仕宦奪志而然蓋劉李未嘗不仕游揚非固狷俗自其所見有淺深故所就有純駁耳大抵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著工夫亦無入頭處也

學者所志固當大至於論事則當視己之所處與所論之事所告之人而為淺深則無失言失人之患出位曠官之責矣吾學若果未至見若果未明既未能自信且不為人所信則寧退而自求耳言而背其所學用而不副其言皆不可也

卒章所問甚切在賢者處之必已熟矣淺陋何足以及此然竊謂此事難以言語定論須且虚心觀理積習功夫令一日之間胸次洞然則隨事隨物無不各有一定之理矣無補於事而抵

開卷卷六

幸

以取名固所不為然亦有義所當為而或疑於二者則亦不得而避也如此處極要斟酌須是理明義精則源源自見不待問人矣

答劉子澄

此間文字修改不定朝成暮毀甚覺可笑直卿必能言之所喻學者心粗愛看見成義理此亦人之通患但雖如此終是須要自家玩味淡洽考訂精詳方信得及通計亦是許多工夫也綱目亦修得二十許卷此一卷是正義例益精密上下千有餘年亂臣賊子真無所匿其形矣恨相去遠不得少借餘力一加訂正異時脫葉終當以奉累耳

近有溫公論史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

舊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毀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為唐衡之婿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虛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為非而真以為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年來讀書只覺得此意思分明參前倚衡自不能舍雖知以是為人所惡而終窮以死其心誠甘樂之不自以為悔也來喻之云真知我者尚何言哉然亦願子澄澗察此意有以自振於頽波之中也欽夫得書云嘗得于澄書於所謂云云者亦頗所疑也

開卷卷六

未

答劉子澄

程子遺書廣東朱寄來道遠難督極甚澆人耳近一朋友借得游先生家本有鮑若雨錄數條頗佳昨所未見也它雜出者已一面編集但殊費心力知言已刊行謹納一本幸視至暇日熟觀亦發人意思也周之想時過從所論何事異時來簿延平則有承教之期矣所譏記文非敢忘之亦寥寥未暇且夕當思所以應命者幸察

答劉子澄

七月二十一日熹頓首再拜于澄通守奉常老兄詹總幹章參議兩致手帖良以為慰比日秋以復涼伏惟尊候萬福嘉五月間因曹挺之行附書想已達矣悲惱之餘心氣間作加以瘡腫諸疾交攻更無一日寧帖恐不復能支久矣日前為學緩於反

問答卷六

已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著文字亦坐此病多無著實處同  
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  
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語因  
循踰墮安得不至於此今乃發有望於君子澄自此惠書痛加  
鐫誨乃君子愛人之意也期禮之行覽觀山川感今慨古亦足  
償其勞矣又有同行令弟感發精進此尤可樂者恐有行記撰  
錄一時之勝願以相寄也李文到闕未聞有何大議論經筵直  
宿定以從容啓沃亦非細事也游誠之聞到三山已久一向不  
得書其人彊敏可喜而伎狠之根不除又計較世俗利害太切  
切恐不免上蔡鸚鵡之譏耳許生初意其飄然無累方欲約之  
來此教小兒今聞其既授室此事又差池矣塊坐窮山無嚴師  
畏友之益其不為小人之歸也鮮矣奈何奈何直卿赴試長沙  
病於清江賴向丈診視之前日聞得亟遣人往覓信至今兩旬  
未還甚令人懸心然必是已向安遂西行矣此間後生中只有  
渠尚可望但亦傷太狹耳昨渠行時亦屬令過省景陽公度不  
知病後能枉道經由否小學書曾為整頓否幸早為之尋便見  
倚幸幸昨來奉報只欲如此問所編者今細思之不若來教規  
模之善但今所編皆法制之語若欲更添嘉言善行兩類即兩  
類之中自須各兼取經史子集之言其說乃備但須約取勿令  
太泛乃佳如管仲良威如疾文章尤不可泛如雜騷忠潔之志  
固亦可尚然只正經一篇已自多了此須更子細抉擇叙古崇  
求亦太多兼與澀難讀恐非啓蒙之具却是古樂府及杜子美  
詩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喜諷詠易入心最為有益也來喻又  
有避主張程氏之嫌程氏何待言輩主張然立言垂訓事關久

七

問答卷六

遠亦豈當避此嫌耶其詳雖已見於近思然其一言半句灼然  
親切不可不使後學早聞而先入者自不妨特見於此書也若  
只欲其合於世俗而使庸人愛之則符讀書城南一篇足矣何  
事勞吾人捭撫之功哉荒田如何措置能錄示其施行條目為  
幸更如何勸得離軍歸正人情願耕佃尤佳何曾於封事中及  
此去冬奏對猶蒙上記憶宣喻以為善也學校頗得人表率否  
不然亦恐無益徒費錢糧耳精舍四言并十詠幸早為賦之適  
得祁師忠書開書堂中元前後可立本又寄得所為編定武當  
集錄甚簡當但與王叔堅林質夫論兵一二篇頗佳何為不錄  
耶熹向承見語有為見弟之約未敢違信而忽蒙加以非據之  
稱一向因循不得辭避今欲復尋故約而罷去無實之稱如蒙  
報書須用此禮即大幸也千萬痛察痛察社記得為撰數十言  
叙致本末亦使拙者省得一半氣力尤妙  
荆州地勢四平其守當在外楚人所謂方城為城漢為為池  
是也若不能守直至城下則無說矣

答劉子澄  
行記甚佳但人說天池光怪有飛空往來或入簷樞或出自房  
闈者與所記不類豈偶有所遺抑所見適止此耶此為陳寶之  
屬無足深怪怪世人胸次昏憤隘狹自以為疑耳此記流傳亦足  
以少祛其惑也

答劉子澄  
熹一出三月歸已迫歲病軀幸無他臂痛竟不脫然去體但不  
甚妨事可置不問却是精神困憊目力昏暗全看文字不得甚  
覺害事耳舊書且得直卿在此商量逐目改得些少比舊儘覺

六

精密且令寫出淨本未知向後看得又如何也到泉南宗司教  
官有陳葵者處州人頗佳其學似陸子靜而溫厚簡直過之但  
亦傷不讀書講學不免有杜撰處又自信甚篤不可回耳後生  
中亦有一二可教其一已入陳君保社其一度今歲當來此然  
亦恐只堪自守未必可大望自餘則更是難指望此甚可慮蓋  
世俗啾喧自其常態正使能致焚坑之禍亦何足道却是自家  
這裏無人接續極爲可憂耳讀所寄文字切切然有與世俗爭  
較曲直之意竊謂不必如此若講學功夫實有所到自然見得  
聖人所謂不知不慍不是虛語今却爲只學人弄故紙要得似  
他不俗過了光陰所以於此都無實得力處又且心知其爲玩  
物喪志而不能決然舍棄此爲深可惜者且既謂之玩物喪志  
便與河南數珠不同彼其爲此正是恐喪志耳班范外事不知

問答卷六

九

編得於已分有何所益於世教有何所補而埋沒身心於此不  
得超脫亦無惑乎子靜之徒高視大言而竊笑吾徒之枉用心  
也且羅守之賢如此與之同官相好乃不能補其所不足而反  
益其所有餘又從而自陷焉亦獨何哉數年來此道不幸朋舊  
凋喪區區所望以共扶此道者尚賴吾子澄耳今乃如此令人  
悼心矣固悵然累日不知所以爲懷不審于澄能俯聽愚言而  
改之乎不然則已矣無復有望於此世矣奈何奈何小學書却  
非此比幸早成之精舍詩拈筆可就亦不妨早見寄也羅守之  
文可謂有意於古矣社壇記已寫送似矣此是狀體文章不古  
不今不知是何亂道而人來求不已殊不可曉但可笑耳于尉  
策題亦不易此等人且收拾教戒得分數亦是一事桃源詩卷  
甚佳但李習之復性書已有禪了石林考其年是未見藥山時

問答卷六

十

作必是有此根苗韓公不曾斬截得斷後來遂張主耳詩中所  
辯却恐未必然也向丈詩初亦未解承喻乃荷其見愛之深當  
因警謝之也拙詩并序錄呈韓丈爲作記來意甚懇服甚可愛  
渠更欲改一二處未及寫去也邪居之論兵處何爲不取願問  
其說說易詩誠可疑也源溪書堂開規摹甚廣鄙意恐不必如  
此將來無人住得亦只是倒了不若裁損制度而壯其材植更  
爲買少田以贖守者使其可以長久乃爲佳耳壽安銘乃大佳  
恨得之晚今亦當刻版散施也趙斬水書來聞皆就取庶人章  
解當時草草說得不周徧後在會稽因撥禹穴見壁間有古靈  
勸喻文愛其言簡切有理因刻印散之凡投牒者亦與人一本  
并刻石置臺門外今各往一通恐亦可散施或有益也公度聞  
近到建昌娶婦甚念一見之而不可得奈何奈何因書更勸其  
向裏做工夫莫又錯了路頭也知通不受互送罪不在專殺譴  
賴之下可惜不作一章劾了少快公論耳一笑一笑然老兄宿  
逋已盡償又有棄飯可喫又已穿墻買棺可謂了事快活人如  
僕則債未盡償食米不足將來不免永作祠官方免溝壑儉德  
亦方用力但惜乎其已晚耳有意入闈相見甚善嘉固衰德意  
老兄未至此然親來書說得亦可畏誠不可不謀一再會合但  
恐諸公迫於公議有不得已而相挽者或能敗此約耳然若能  
遂吐至言力扶公議則其功不細又不致以私計不遂爲恨也  
楊子直何爲到彼相聚幾日曾說廟學配祀升黜之議否不合  
與晁家人相聚來遂一向與孟子不足亦可怪也三山見趙子  
直稍款藉中過冀實之墓下并見其子弟令人感歎嗟辭論既  
復乃是勸勿輕舉之意反遭醜詆甚可傷耳



與劉子澄

異生之傳甚駭人聽不得禍根乃爾近日此類非一不了官事  
這學平人其勢駭駭恐未遠已使人憂懼奈何奈何襄陽之役  
不為無補細讀來書及詩令人慨歎此事未知將來分付甚人  
天意必有在矣吾徒之力無如之何只有講學修身傳扶大教  
使後生並知有此道理大家用力庶幾人材風俗它日有以為  
濟世安民之助而已所喻戲謔本欲詞之巧而然此固有之然  
亦是自家有此玩侮之意以為之根而日用之間流轉運用機  
械活熟致得臨事不覺出來又自以為情信詞巧主於愛人可  
以無害於義理故不復更加防遏以至於此蓋不惟害事而所  
以害於心術者尤深昔橫渠先生嘗言之矣見之近思四篇此當痛改  
不可緩也近覺所聞所知真實行得令人大段歡喜與尋常會  
得說得不同此不可不知不可不勉也博雜之病亦是把做小  
事忽略了以為不足以喪人之志又不自知是自家病痛却以  
應酬人情為解此亦是大病非小病須痛斬截也吾人未老先  
衰餘日幾何而費日力於此却於自家身心上都不著力豈不  
是顛倒迷惑之甚耶小學書却與此殊科只用數日工夫便可  
辨幸早成之便中遭倚也得公度書有兄弟之慈又云甚窘澁  
以為念地遠無力不能少助之為恨本章甚不易比來作何功  
夫須更切已用力乃有實頭進步處耳此問學者未有太段可  
分付者然亦有一二將來零星揆合或可大家扶持也

與劉子澄

喻及治財聽訟望祀之意甚善所刻之書皆有益但小學惜乎  
太遠又不蒙潤色耳近略修改每章之首加以本書或本人名

問答卷末

三

問答卷末

三

字又別為題詞韻語庶便童習今設錄去一觀它日有暇終望  
為補故事之缺也羅集等異時刻就各求一二本端良止此極  
可憐惜信道不及亦是合下看得記誦詞章太重了後來又於  
此得味所以一向不肯放下未必專為祭忌指目也若使見得  
此道理重便斬作萬段亦須向前豈容復有顧慮耶近年道學  
外面被俗人攻擊裏面被吾黨作壞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  
出至如子約別說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却做管  
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自有須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  
令人追恨也子靜一味是禪却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斂得  
學者身心不為無力然其下稍無所据依恐亦未免害事也去  
年被人強作張呂畫贊及敬夫集序今并錄呈婺州學者甚不  
樂也李文素讓行狀可得一觀幸甚甚恨不得一見此老然讀  
其書却是大模樣大手段非如一種左右探拾委曲計校小小  
家計為無用之學也它時與羅鄂州小集皆願附各於其後然  
亦只能作題跋無力做得大文字也被紫林向丈來催後序正  
冗未能下筆近得書乃以死見要甚令人皇恐也社記樸拙粗  
疎不成文字不知端良以為如何渠文字細密有經緯可愛真  
如來喻之云也汝昭茂前到山間只得一宿便發病速歸近聞  
尚未全安渠却是將護未過易得生疾耳伯起聞已到官想經  
由必款曲居晦近一再相會皆為人多說話不得且夕無事當  
招其入山或過武夷相聚數日也蔡季通到賴仲諸人近日皆  
長進潘德夫之子友端廷對甚切直尤延之甚愛之為同寮所  
願降其等此不足計渠兄弟皆好此輩後生將來皆可望也  
又三四日阿祿便滿前日因便已託九延之為再請勢必得



之食貧不得已復爲此舉甚不滿人意前此聞諸人頗有誑抹之意決難承當此不過徒與談者藉口耳然若得其用汝昭故事亦可優游卒歲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建陽有丘伯興者字敦詩廉謹質實今爲武安節度推官得書云趙清獻嘗爲此官嘗卽解舍營一堂求各以見師慕趙公之意烹爲名曰愛直蓋取碑額云爾渠復求記以不暇作辭之已語之將爲轉求於子澄矣不識能爲作否此亦好題目得勉爲出數語爲幸公度不  
及別書向來諸生頗復來集否離羣之後誰更進益耶西山詩蘇黃之外却是三孔有筆力但不知所謂撓撓枉矢指何人耳異張一時聲價如此詩在衆人中未覺穎出也此等小技直是有定分况其大者功力不到處可強耶廣陵歸塗必取道浙中到衢信間能略見過喚集朋友說話數日否老矣多病後會不可知此日足可惜也

與劉子澄

諸書今歲都修得一過比舊儘覺簡易條暢矣恨不得呈以商量也小學見此修改益以古今故事移首篇於書尾使初學開卷便有受用而未卷益以周程張子教人大略及鄉約雜儀之類別爲下篇凡定著六篇更數日方寫得成恨仲叔不能等候得後便當附呈也知欲一來建安甚善善善前書亦嘗奉問欲就中路溪僻處相聚數時不知曾踏逐得此去處否麻姑當是佳處但聞去城差近不免人事之擾却不濟事耳武夷結茅雖就然亦苦此覺得却是朋友直來相訪只就書院中寢食則都無外面閑人相擾也晉陵將來如何尤丈得書亦云甚願得賢守臨之但恐難合耳今豐守稍正當諸司已不樂之不知將之

與李季

竟如何前此似有相物色作史官者今又寂然想文有主張者此等自有時節但景色日見不佳萬一不克即難由手耳尙丈著甚來由之語是此老子受用得力處然却不是蕪林句法也序文極力只做得如此却是好簡題目所假筆力弱耳仲叔來此前此在社倉宿食相去差遠近方移來閣下渠又告歸其人資性平和看文字亦易曉然似亦習成懶離羣之後全不曾做得功夫到此方討冊子看便未有可商量處如倉庫無紅腐貫朽之積軍士無超距投石之勇只是旋收旋支或鼓或罷終是不成頭緒已向渠說別後惜取光陰須看教滿肚疑難不能得相見相見後三五日說不透方是長進也希仲相見每間動靜亦甚以晉陵之行爲慮也居晦才力有餘晦伯輯仲恐不及然意趣則皆可喜誠之久不相見不知後來遊諸賢間所進如何但向覺其物我太澆胸中不甚坦衷此甚礙著事耳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排之今幸少定然其彊不可令者猶未肯堅降幡也但昨日得蔡人書云子約五月間得眩瞶之疾繼以藏府不安或作或止地遠未得安信甚令人念之也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滯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未免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慈嶺帶來柴炭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擗眉努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爲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爲此說引去真吾道之不幸也公度書來似有比病扇不知李

章如何學問固是須著勇猛然此勇猛却要有箇用處若只兩手握拳努筋著力枉費十分氣力下稍無可成就便須只是怪妄而已吳伯起資質本是大段昏弱故得此氣力便能振厲而短長相補不至於怪然亦失之偏枯恐不能大有所就若資性中本有些子精神彼此發作如陽藏人喫却伏火丹砂其不發狂者幾希耳近日因看大學見得此意甚分明聖賢已是八字打開了但人自不領會却向外狂走耳所寄諸書刻皆佳端良之亡爲可惜也然其文意亦傷冗乃是困於所長耳郡守題名記法戒甚備射亭詞筆皆佳不知兩君爲如何人也

與劉子澄

衡陽改命不省所繇今日忽聞蘇訓直又有別與近次之命此於取舍之際不無可疑不審何以處之計必有定論不容草草也學館答問甚佳曾君亦不易得但所須有的當存主處此等始爲有助耳家塾祀夫子於古未聞若以義起當約釋菜禮爲之乃佳開元政和兩書必有之可參攷也時令之書恨未得見不知所補於家國者何事爲急因便幸示及并喻及子細也子路不能變化氣質之論言之不難政懼行之不易是以難輕言耳周子有言聖人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已爾竊意如子路者可謂能易其惡矣若至其中一節功夫則雖夫子每每提撕然未見其有用力處也人百已千者終可必至宜若登天則終不可及兩論正自不同又何疑耶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目前看得誠是不切亂道誤人也趙子直入蜀前日至武夷別之亦與說游誠之周居時渠却云今只要尋箇不說話底人看此議論似已怕此一等人了宜乎作

開卷卷六

美

貴人也更進一步便參到周子充地位矣張甥向學不易得可喜但讀大學章句恐無長進須向裏面尋討實下手處乃佳耳重卿去冬暫歸今已復來仁卿亦來相訪見在此意思亦甚好也使人告行復作此附之未能盡所欲言但念果爲湖南之行卽相望益遠令人作惡耳宋憲樂善愛民可與共事諸子頗有意向學但前此未得師友今在彼又爲戴溪鶴突若到彼可力與救拔亦一學也

與劉子澄

使至辱誨示得聞到郡諸况深用慰喜信後秋深益熱恭惟尊候萬福條教所先必有以大慰遠人之望者不審謂何今既累月上下亦必已相安矣酒引竟作如何處置宋憲亦當可商量天下事有極要委曲者趙子直在此講求臨汀鹽法利病甚悉竟以諸司議論不一而罷甚可惜然亦是渠合下不與漕司商量之過不可專罪它人也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脩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修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浙中後來事體大段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極令人難說只得皇恐痛自警省恐未可專執舊說以爲取舍也小學能爲刊行亦佳但須更爲稍加損益乃善近得韓丈書云如鄧攸縛于於樹之屬似涉已甚恐此等處誠可削也若不欲盡去其事且刊前此語亦佳耳史傳中嘉言善行及近世諸先生教人切近之語亦多有未載者更望刷出補入乃爲佳

開卷卷六

美

也衡州劉德老宋憲嘗言之二君却未聞僻郡有此亦可喜此聞却自艱得也

與劉子澄

老兄歸來無事又得祠祿添助俸餘無復衣食之累在門讀書有足樂者不審比來日用事復如何且省雜看向裏做些功夫為善熹病雖日衰然此意思却似看得轉見分明親切歲前看通書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食芹而美甚欲獻之吾君也去歲作高彥先祠堂記前日漳守方送來今往一本此等議論亦觸時忌會帶累人喫苦也廬陵舊學子却須聚集高劉諸人頗長進否今日無事可為只

閑客卷六

圭

有收拾後生磨礪成就是著得力處而此間朋友鼓作不起深為可慮不知彼中如何更望留意以身率之乃所望也向讀女戒見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之問嘗欲別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為數篇其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勤謹曰儉嗇曰寬惠曰講學班氏書可取者亦刪取之如正靜篇即如杜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語亦可入凡守身事夫之事皆是也和睦謂宜其家人寬惠謂逮下無疾妬凡御下之事病倦不能檢閱幸更為詳此目有無漏落有即補之而輯成一書亦一事也向見所編家訓其中似已該備只就彼采擇更益以經史子集中事以經為先不必太多精擇而審取之尤佳也

與劉子澄

承寄示所和鴻慶舊詩三復感歎但麻屨之弊今何敢望有加

此亭耶槐陰詩文講卷皆佳季章蓋所謂為切問近思之學者真不易得但似有迫切狹吝之意見得道理到處十分到不到處亦十分不到想見都不讀書理會文義雖理會亦是先將己意向前攙斷扭扭主張所以有來喻云云之病景陽又忒寬慢自己分上想見是不親切也公度向時得見資質儘過諸人但後來覺得亦有局促私吝之意不知今又如何也卷子隨看各以鄙見批在紙背請更詳之似此講論初聞之以為當有益故嘗往來問目欲令諸生條對以今觀之則問者本無所疑而答者初無所見多是臨時應課塞白似此講論恐無所益又有一種切已病痛日用功夫只在當人著實向前自家了取下不用與人商量亦非它人言說所能干預縱欲警覺同志只合舉起話頭令其思省其聞之者亦只合猛省提掇向自己分上着力

閑客卷六

圭

不當更著言語論量應對如人有病只合急急求藥既得藥只合急急服餌不當更著言語形容此病更著言語贊歎此藥也今將實踐履事却作閑言語說了方其說時忘在於說而不在於行此恐不惟無益而又反有害也以愚見觀之似不若將聖賢之書大家講究一件有疑即問有見即答無疑無見者不必拘以課程如此却以實有功夫不枉了閑言語不知老兄以為如何也

答陸子壽 九齡江西金谿人象山之弟諱文達

蒙喻及附禮此在高明考之必已精密然猶謙遜博謀及於淺  
陋如此顧熹何足以知之然昔遭喪禍亦嘗攷之矣竊以為衆  
言淆亂則折諸聖孔子之言萬世不可易矣尚復何說况期而  
神之意於人情亦為允愜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周  
禮則有儀禮之書自始死以至祥禫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温公  
書儀雖記孔子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蓋其意謹於闕疑以為  
既不得其節文之詳則雖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從者耳程子  
之說意亦甚善然鄭氏說凡附已及於寢練而後遷廟左氏春  
秋傳亦有特祀於主之文則是古人之附固非遂徹几筵程子

問答卷七

於此悉其考之有所未詳也開元禮之說則高氏既非之矣然  
其自說大祥徹靈坐之後明日乃附于廟以為不忍一日未有  
所歸殊不知既徹之後未附之前尚有一夕其無所歸也久矣  
凡此皆有所未安恐不若且從儀禮温公之說次序節文亦自  
曲有精意如禮弓諸說可見不審尊兄今已如何行之願以示  
教若猶未也則必不得已而從高氏之說但祥祭之日未可徹  
去几筵或遷稍近廟處直俟明日奉主附廟然後徹之則猶為亡於禮  
者之禮耳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陸子壽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  
禮既卒哭耐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  
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於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

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

此無疑矣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  
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為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攷然穀梁但  
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  
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  
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為合於人情也來諭考證雖  
詳其大槩以為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  
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  
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  
喪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尤未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至虞而後  
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  
亦有未可深攷者然周禮自虞至附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

問答卷七

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  
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禘晉謂之禘祀禮疏謂之特禘  
者是也但其禮亡而士大夫以下則又不可攷耳夫今之禮文  
其殘闕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邪又謂壞  
廟則變昭穆之位亦非也據禮家說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書  
謂文王為穆考詩謂武王為昭考至左傳猶謂畢原鄭邠為文  
之昭邠晉應韓為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耐廟而可變  
哉但昭主耐廟則二昭遞遷穆主耐廟則二穆遞遷爾此非今  
之急但設言之以見又謂古者每代異廟故有耐於祖父祖姑  
來說考之未精類此之禮今同一室則不當專耐於一人此則為合於人情矣然伊

川先生嘗譏關中學禮者有役文之弊而呂與叔以守經信古  
學者庶幾無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

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烹於禮經不熟而考證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然亦不特如此喜常以爲大凡讀書處事皆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虚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開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已所相通之一說而盡廢已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開併及之幸恕狂妄

答陸子美 九詔 象山之兄稱校山先生

伏承示論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脚根依他門戶却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已見輒爲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與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

問答卷七

中

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却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已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擷糠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卽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

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

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爲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

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大之言以

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

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

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已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

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

何足以破人之帶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

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

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始爲此

言以收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子細商量否近

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絕難得

江西便草草布此却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

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

不得不服也

問答卷七

中

答陸子美

前書示論太極西銘之說反復詳盡然此恐未必生於氣習之

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已意是以輕

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爾且如太極之說熹謂周

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着無極二字以明之

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有淡指而來論

便謂喜以太極下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

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着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

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耶無形器之物耶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爲虛無而好高乎喜所論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積累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爲父母而以膠固斥之故竊疑之以爲若如長者之意則是謂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非嘉本說固欲如此也今詳來誨猶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而不辨也熹之愚陋竊願尊兄更於二家之言少賜反復寬心游意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愚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然

附答卷七

五

只此愚迫即是來論所謂氣質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則原於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于靜歸來必朝夕得欵聚前書所謂異論卒不能合者當已有定說矣恨不得側聽其有時效管窺以求切蹇之益也延平新本龜山別錄漫內一通近又嘗作一小小筮書亦以附呈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闕各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爲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之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陸子美

示論縷縷備悉雅意不可則止正當謹如來教不敢復有違謬

也倘至武夷匆匆布叙不能盡所欲言然大者已不敢言則亦無可言者矣

寄陸子靜 九淵 稱象山先生謚文安

奏篇垂寄得聞至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而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能窺測不知對揚之際上於何語有領會區區私憂正恐不免萬牛回首之難然於我亦何病語圓意活渾浩流轉有以見所造之深所養之厚益加歎服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轉處未免使人疑著恐是惹發帶來耳如何如何一笑喜衰病益侵幸叨祠祿遂爲希夷直下諸孫良以自慶但香火之地聲教未加不能不使人慨歎耳

答陸子靜

附答卷七

六

昨聞嘗有丐外之請而復未遂今定何如莫且宿留否學者後來更得何人顯道得書云嘗請見不知已到未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爲然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瘡否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黑白即在目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甚去年災患亦不少此數日來病軀方似畧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答陸子靜

稅駕已久諸况想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來書所謂利慾深痼者已無可言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



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垂戾狼悖將有大爲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未流之弊矣不審明者亦嘗以是爲憂乎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李于甚不易知向學但亦漸覺好高辭意且欲其著實看得目前道理事物分明將來不失將家之舊庶幾有用若便如此談玄說妙却恐兩無所成可惜壞却天生氣質却未必如乃翁撲實頭無許多勞攘耳

答陸子靜

學者病痛誠如所論但亦須自家見得平正深密方能藥人之病若自不免於一偏恐醫來醫去反能益其病也所論與令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亦不記當時作何等語或恐實有此病承許條析見教何幸如之虚心以俟幸因便見示如有未安却得

問答卷七

七

細論未可便似居士兄遠斷來章也

答陸子靜

十一月八日熹頓首再拜上啓子靜崇道監丞老兄今夏在玉山便中得書時以入都旋復還舍疾病多故又苦無便不能卽報然懷想德義與夫象山泉石之勝未嘗不西望太息也此日冬溫過甚恭惟尊候萬福諸賢兄令子姪眷集以次康寧來學之士亦各佳勝熹兩年冗擾無補公私第深愧歉不謂今者又蒙收召領前所被已極叨踰不敢冒進以速龍斷之譏已遣人申堂懇免矣萬一未遂所當力請以得爲期杜門竊原溫釋陋學足了此生所恨上恩深厚無路報塞死有餘憾也前書論論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性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垂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

問答卷七

八

淺見所及也但惠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黑白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群言之折衷也况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絀古書爲不足信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望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旣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群言之折衷又况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旣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縕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該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



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日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論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有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上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太傳既曰形而上者

問答卷七

九

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

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謂之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如何而亦爲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爲如何

問答卷七

十

來書云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悻悻如此亦可憐也

答陸子靜

來書云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悻悻如此亦可憐也

烹謂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所當明辨或者之說誠為未當然凡辨論者亦須平心和氣子細消詳反復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而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懣不平之氣則恐反不若或者之言安靜和平寬洪悠久猶有君子長者之遺意也

來書云人能弘道 止 敢悉布之

熹按此段所說規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及引大舜善與人同等語尤為的當熹雖至愚敢不承教但所謂莫知其非歸於一是者未知果安所决區區於此亦願明者有以深察而實踐其言也

來書云古人質實 止 請卒條之

熹詳此說蓋欲專務事實不尚空言其意甚美但今所論無

問答卷七

十一

極二字熹固已謂不言不為少言之不為多矣若以為非則且置之其於事實亦未有害而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獨無故於此創為浮辨累數百言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為瀆蕪亦已甚矣而細考其間緊要節目並無酬酢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欲取勝未論顏曾氣象只子貢恐亦不肯如此恐未可遽以此而輕彼也

來書云尊兄未嘗 止 固冒不同也

熹亦謂老兄正為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其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為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來書云老氏以無 止 諱也

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

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來書云此理乃 止 子矣

更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為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糧即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眾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此義尤明白似急於求一條其辭可見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

問答卷七

十二

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為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為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來書云以極為中 止 理乎

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

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

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為實字至為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為虛字至為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為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

此義在諸說中亦最分明請試就此推之當知來書未能無失往往類此

來書云直以陰陽為形器 止 道器之分哉

若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敘若  
喜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  
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  
陰陽所爲之器獨其所以爲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  
之慈子之孝乃爲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爲  
如何此一係亦極分明切至學加恩索便見  
來書云通書曰止類此

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  
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反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  
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  
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爲中也哉來書引經必盡今章  
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截自中焉止矣而下此安得爲  
不誤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政使誤引通書亦未爲害何必諄  
此小失而反爲不改之過乎

問答卷七

來書云大傳止執古  
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爲中也先儒以此極  
處常在物之中矣而爲四方之所向內而取正故因以中釋  
之蓋亦未爲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爲中則又不識先儒之  
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  
能無誤不足據以爲古又况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  
中初未嘗以極爲中乎  
來書云又謂周子止道耳前又云若謂  
欲言止之上  
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爲之  
爲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欽夫有此說嘗疑  
其贊今乃正使

知欽夫之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  
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違叛而  
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  
說有若實見得即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  
拘泥強生分別曾謂不尚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  
來書云夫乾止白反也

問答卷七

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於  
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  
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槩撲不破者也  
迨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  
當回避况今雖偶然道著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  
如它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  
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秘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姦又曰繫絆多  
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有此人可當此語嘉雖無狀  
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  
來書引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此聖言也敢不承教但以來書求之於道而未之見但見其  
詞義差舛氣象粗率似與聖賢不甚相近是以竊自安其淺  
陋之習聞而未敢輕舍故步以追高明之獨見耳又記頃年  
嘗有平心之說而前書見論曰甲與乙辨方各自是其說甲  
則曰願乙平心也乙亦曰願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  
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此言美矣然熹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  
操乙之見乙守甲之說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  
兩家姑暫置其是已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

其是非之實如謂治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便可改曲者為直改直者為曲也亦非謂都不問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已意之向背為主然後可以審聽兩造之辭旁求參伍之驗而終得其曲直之當耳今以粗淺之心挾忿懣之氣不肯暫置其是非非彼之私而欲評義理之得失則雖有判然如黑白之易見者猶恐未免於誤况其差有在於毫釐之間者又將誰使折其衷而能不謬也哉

來書云書尾止文耶

中間江德功封示三策書中有小帖云陸子靜策三篇皆親手點對令默封納先欲作書臨行不肯作

此並是德功本語

不知來

喻何故乃爾此細事不足言世俗毀譽亦何足計但賢者言行不同如此為可疑耳

德功亦必知是諸生所答自有姓名但云是老兄所付令寄來耳

問答卷七

五

熹已具此而細看其間亦尚有說未盡處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實無它老兄却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側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却先不好了况其言之坦率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且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疎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為孔子乎類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為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疎杜撰也子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

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周程之

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者反覆來

書竊恐老兄於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顏曾

自處而輕之也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

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

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

滿自足強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

其末乃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之言熹固不敢當此然區

區鄙見亦不敢不為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如

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

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言及於此悚息之深千萬幸察

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為太極若使

問答卷七

末

濂溪本書實有自為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辯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却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請試思

之

答陳同甫 亮號龍川永康人更名同諱文毅

數日山間從游甚樂分袂不勝惘然君舉已到未意來日上刺

溪然不能久留只一兩日便歸蓋城中諸寄居力來言不可行

深咎前日循琴之行也如此則山間之行不容復踐老兄與君

舉能一來此間相聚為幸官舍無人得以從容殊勝在道間關

置車中不得終日相語也君舉兄不敢遽奉問幸為深致此意

千萬千萬戰國策論衡一書并自注田說二小帙并往觀之如

何也所定文中子千萬攜來陳叔達說有韓公所定禮儀尚未

及在借也別後鬱鬱思奉偉論夢想以之臨風引領尤不自

與陳同甫

君舉竟未有來期老兄想亦畏暑未必遽能枉顧勢須秋涼乃  
可為期但賤迹孤危力小任重政恐旦夕便以罪去耳早勢已  
成三日前猶蒸鬱然竟作雨不成此兩日晨夜凄涼亭午慘烈  
無復更有雨意雖祈禱不敢不盡誠然視州縣開政事無一可  
以召和而弭災者未知將復作何究竟也本欲俟旬日間力懇  
求去緣待罪文字未報未敢遽發今遂遭此旱虐如何更敢求  
自便但恐自以罪罷則幸甚不然則未知所以為計也不審高  
明將何以見教也新論奇偉不常真所創見驚魂未定未敢遽  
下語俟再得餘篇乃敢請益耳妾人得錢守比之他郡事體殊  
不同他人直是無一點愛人底心無醫治處也趙倅之去甚可  
惜鄙意亦欲具曾救荒官吏殿最以聞以方俟罪嫌於論功遂  
不敢上不知錢守曾再奏否若其逆行實可惜也書義破題真  
張山人所謂著相題詩者句意俱到不勝嘆服他文有可錄示  
者幸併五篇見教洗此昏憤也向說方巖之下伯恭所樂游處  
其名為何其地屬誰氏幸批示近刊伯恭所定古易頗可觀尚  
未竟少俟斷手即奉寄但恐抱膝長嘯人不讀此等俗生鄙儒  
文字耳社中諸友朋坐夏安穩山間想見虛涼無城市敲頰之  
氣比所授之次第亦可使聞一二乎可與立者未可與權願老  
老之審此也

答陳同甫

病中不能整理別頭項文字閑取舊書諷咏之亦覺有味於反  
身之功亦頗有得力處他亦不足言也示喻見予之意甚厚然  
僕豈其人乎明者於是乎不免失言之累矣震之九四向來頗

問卷七

七

問卷七

七

常于以納甲推賤命以為正當此及常恨未曉其說今同甫復  
以事理推配與之暗合如此然則此事固非人之所能為矣附  
託之戒敢不敬承然其事之曲折未易紙筆既也叔昌所云初  
實有之蓋意老兄上未及於無情而下決不至於不及情是以  
疑其未免乎此今得來喻乃知老兄遂能以義勝私如此真足  
為一世之豪矣而區區妄意所謂淺之為丈夫者又以自愧也  
武夷九曲之中比縛得小屋三數間可以游息春間嘗一到留  
上旬餘溪山回合雲烟開斂且暮萬狀信非人境也嘗有數小  
詩朋舊為賦者亦多薄冗無人寫得後便當寄呈求數語韓丈  
亦許為作記文也此生本不擬為時用中間立脚不牢容易一  
出取困而歸自近事而言則為廢斥自初心而言則可謂爰得  
我所矣承許見顧若得遂從客此山之間款聽奇偉驚人之論  
亦平生快事也但聞未免俯就鄉舉正恐自此齋騰未暇尋此  
寂寞之濱耳策問前篇鄙意猶守明招時說後篇極中時弊但  
須亦大有更張乃可施行若事事只如今日而欲廢法吾恐無  
法之害又有甚於有法之時也如何如何去年十論大意亦恐  
援溺之意太多無以存不親授之防耳後生輩未知三綱五常  
之正道遠聞此說其害將有不可勝揀者願明者之反之也妄  
意如此或未中理更告反覆幸幸幸衛公集一本致几間此公  
才氣事業當與春秋戰國時何人為比幸一評之早以見寄幸  
喜

與陳同甫

比忽聞有意外之禍甚為驚歎方念未有相為致力處又聞已  
遂辨白而歸深以為喜人生萬事真無所不有也比日久雨蒸

鬱伏惟尊候萬福歸來想諸况仍舊然凡百亦宜痛自收斂此事合說多時不啻至今日遲頓不及事固為可罪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過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為之說然後敢發平日在妄深竊疑之以為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方欲俟後會從容面罄其說不意罷逐之遽不及盡此懷也今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為無以集眾尤而信譏口者矣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細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為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荷相與之厚忘其狂率敢盡布其腹心雖不足以贖稍緩之罪然或有補於將來耳不審高明以為如何悚不悚及

開卷卷七

答陳同甫

昨聞洵常託叔度致書奉問時猶未知端的不無憂便中忽得五月二十六日所示字具審曲折喜不可言且得脫此虎口外此是非得失置之不足言也林叔和過此又得聞其事首末尤詳是亦可歎也已邈家之後諸况如何所謂少林面壁老兄決做不得然亦正不當如此名教中自有安樂處區區所願言者已具之前書矣大率世間議論不是太過即是不及中間自一條平穩正當大路却無人肯向上頭立脚殊不可曉老兄聰明非他人所及試一思愚言不可以為平平之論而忽之也倘有便匆勿未暇索言

答陳同甫

夏中朱同人歸辱書始知前事曲折深以愧歎尋亦嘗別附問不謂尚未達也茲承不遠千里專人枉書尤荷厚意且審還舍以來尊候萬福足以為慰而細詢來使又詳歸路戒心之由重增歎駭也事遠日忘計今處之帖然矣熹衰病杜門忽此生朝孤露之餘方深哽噎乃蒙不忘遠寄新詞副以香果佳品至於表村又出機杼此意何可忘也但兩詞豪宕清婉各極其趣而投之空山樵牧之社被之衰退老朽之人似太不著題耳示喻縷縷殊激懦衷以老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為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跡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嘗

開卷卷七

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責有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為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為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心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能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率補過了時日其

問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  
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  
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  
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  
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爲出於子夏此恐未可懸  
斷而子路之問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爲  
成人則非成人之至矣爲子路爲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  
之所近然臧武仲卞莊子冉求中間掉一箇孟公綽齊乎並脚  
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模也向見祭伯恭  
文亦疑二公何故相與聚頭作如此議論近見叔昌子約書中  
說話乃知前此此話已說成了亦嘗因答二公書力辨其說然  
渠來說得不索性故鄙論之發亦不能如此書之盡耳老兄人

問答卷七

圭

答陳同甫

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  
挂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  
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疎卽更脫灑磊落耳  
李孔霍張則吾豈敢然與吾景畧之事亦不敢爲同父願之也  
大字甚荷不鄙但尋常不欲爲寺觀寫文字不欲破例此亦拘  
儒常態想又發一笑也寄來紙却爲寫張公集句坐右銘去或  
恐萬一有助於積累涵養辟面盎背之功耳聞曾到會稽曾遊  
山否越中山水氣象終是淺促意思不能深遠也武夷亦不至  
甚好但近處無山隨分占取做自家境界春間至彼山高水深  
紅綠相映亦自不惡但年來窘乏殊甚詩成屋未就亦無人力  
可往來每以爲念耳

人至忽奉誨示獲聞卽日春和尊候萬福感慰并集且聞葺治  
園亭規模甚盛甚恨不得往同其樂而聽高論之餘也樓臺側  
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只是富貴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  
不得亦不是躬耕隴畝抱膝長嘯底氣象却是自家此念未斷  
便要主張將來做一般看了竊恐此正是病根與平日議論同  
一闕操也二公詩皆甚高而正則兼寫九工卒章致意尤驚令  
人歎息所惜不曾向頂門上下一針猶落第二義也君舉得那  
可喜不知關在何時正則聞甚長進比得其書甚久不曾答得  
前日有便已寫下而復遺之今以附納幸爲致之觀其議論亦  
多與鄙意不同此事儘當商量但卒乍未能得相聚便得相聚  
亦恐未便信得及耳坐右銘固知在所鄙棄然區區寫去之意  
却不可委之他人千萬亟爲取以見遺爲幸自欲投之水火也  
他所誨論其說甚長偶病眼數日未愈而來使留此頗久告歸  
甚亟不免口授小兒別紙奉報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問答卷七

圭

答陳同甫

來教累紙縱橫奇偉神怪百出不可正視雖使孟子復生亦無  
所容其喙况於愚昧蹇劣又老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  
於其間哉然於鄙意實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曲相阿徇請復  
陳其一二而明者聽之也來教云云其說雖多然其大槩不過  
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而其  
所以爲說者則不過以爲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爲法  
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爲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  
爲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  
爲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爲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卽是漢唐之



世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其前後反覆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說而已若薰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即是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即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庸卷七

章

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格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於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比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既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于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

所不聞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之所以爲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爲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爲利爭欲慕而爲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三才之所以爲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

中庸卷七

章

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人者則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存然者常運乎上頽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爲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爲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不必人人皆桀而後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即此一念之間便是架漏度日幸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泯而未免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虫哉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

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爲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况謂其非盡欺人以為倫非盡罔世以爲制是則難以來書之辨固不謂其絕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却

中庸卷七

五

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爲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官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養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必於儒覺金銀銅鐵爲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辨說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

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棄繩墨脫畧規矩進不得爲君子退不得爲小人正如攪金銀銅鐵爲一器不唯壞却金銀而銅鐵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苟卿固譏游夏之賤儒矣不以大儒目周公乎孔子固稱管仲之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禮乎人也之說古注得之若管仲爲當得一箇人則是以子產之徒爲當不得一箇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之粗厲而鄙也其他瑣屑不能盡究但不傳之絕學一事却恐更須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見得却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混雜而非真洪所謂慣者乃流徇而非真慣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別不明舜蹠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術不唯老兄爲有識者所議而朋友亦且陷於

中庸卷七

五

收司連坐之法此熹之所深憂而其懼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若猶未以爲然即不若姑置是事而且求諸身不必徒爲說說無益於道且使卜莊子之徒得以竊笑於旁而陰行其計也

答陳同甫

示論縷縷備悉雅意然區區鄙見常竊以爲亘古亘今只是一體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賢所能獨然而後世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亦未有能合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喻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

其所以盡與不盡却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欲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爲金認賊爲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閒心

問答卷七

七

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是真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鍊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鑛邊查礦中撥取零星不亦悞乎帝王本無異道王通分作兩三等已非知道之言且其爲道行之則是今莫之禦而不爲乃謂不得已而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說不足援以爲據若果見得不傳底絕學自無此蔽矣今日許多閑議論皆原於此學之不明故乃以爲芭離邊物而不之省其爲與銀作鐵亦已甚矣來論又謂凡所以爲此論者正欲發儒者之所未備以塞後世英雄之口

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愚觀之正恐不須如此費力但要自家見得道理分明守得正當後世到此地者自然若合符節不假言傳其不到者又何足與之爭耶况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使彼益輕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以閉其口而奪其氣乎熹前月初間略入城歸來還了幾處人事遂入武夷昨日方歸冗甚倦甚目亦大昏作字極艱草草布此語言粗率不容持擇千萬勿過其間亦有瑣細曲折不暇盡辨然明者讀之固必有以浹得其心不待其詞之悉矣何丈墓文筆勢奇逸三復歎息不能已挽詩以心氣衰弱不能應四方之求多所辭却近不得已又不免辭多就少隨力應副往往皆不能滿其所欲今若更作此卽與墓額犯重破却見行比例矣且乞蠲免如何如何抱膝吟亦未遑致思兼是前論未定恐未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若於此不疑則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須更作也如何如何

問答卷七

七

答陳同甫

誨論縷縷甚荷不鄙但區區愚見前書固已盡之矣細讀來論愈覺費力正如孫子荆洗耳礪齒之云非不雄辨敏捷然枕流漱石終是不可行也已往是非不足深較如今日計但當窮理修身學取聖賢事業使窮而有以獨善其身達而有以兼善天下則庶幾不枉爲一世人耳

答陳同甫

方念久不聞動靜使至忽辱手書復聞近况深以爲喜且承雅詞下逮鄭重有加副以蜀縑佳果吳版益見眷存之厚願衰病

支離霜露悽惻無可以稱盛德者第增愧怍耳喫緊些兒之句  
尤荷高明假借之重然鄙儒俗生何足語此咏歎以還不知所  
以報也熹今年夏中粗似小康涉秋兩為鄉人牽挽蔬食請雨  
積傷脾胃遂不能食食亦不化中間論理稍似復常又為脚氣  
發動用藥過冷今遂大病疲乏不可言丹附乳石平日不敢向  
口者今皆雜進尚未見效意氣摧頹如日將暮恐不得久為世  
上人矣來喻袞袞讀之惘然反復數過尚不能該其首末蓋神  
思之衰落如此况能相與往復上下其論哉向來讀書頗務精  
熟中間亦幸了得數書自謂略能窺見古人用心處未覺千歲  
之為遠然亦無可告語者時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間一二有業  
未就今病已矣不能復成書矣不知後世之子雲堯夫復有能  
成吾志者否然亦已置之不能復措意間也只今日用功夫養

南齊書卷七

无

病之餘却且收拾身心從事於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粗  
疎脫畧之咎蓋亦心庶幾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全父聞之當  
復見笑然韓子所謂斂退就新懦趨管悼前猛者區區故人之  
意尚不能不以此有望於高明也如何如何此外世俗是非毀  
譽何足挂齒牙間細讀來書似於此未能無小芥蒂也大風吹  
倒亭子却似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深美也嘗論孟  
子說大人則貌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  
辨得此心即更掀却卧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  
人然此一種英雄却是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  
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著也伯恭平時亦嘗說及此否此公  
今日何處得來然其於朋友不肯盡情亦使人不能無遺憾也  
抱膝吟久做不成蓋不合先寄陳葉二詩來田地都被占却教

人無下手處也况今病思如此是安能復有好語道得老兄意  
中事耶承欲為武夷之游甚慰所望但此山冬寒夏熱不可居  
惟春暖秋涼紅綠紛葩霜清木脫此兩時節為勝游耳今春纔  
得一到而不暇宿秋來以病未能再往職事甚覺弛廢若得來  
奉命駕當往為數日款也但有一事處之不安不敢不布聞私  
居貧約無由遣人往問動靜而歲煩遣介存問生死遂為故事  
既又闕然不報而坐受此過當之禮雖兄不以為謔而實非愚  
昧所敢安也自此幸報此禮因人入城時以一二字付叔度子  
約俾轉以來亦足以道情素不為莫往莫來者矣如何如何

答陳同甫

南齊書卷七

无

熹衰病如昨不足言但所見後滯只是舊時人承喻正則自以  
為進後生可畏非虛言也想必相見必深得其要領恨不得與  
聞一二然自度愚暗於老兄之言尚多未解政使得聞決是晚  
會不得如前書所報一二條計於盛意必是未契文如今書所  
喻過分不止之說亦區區所未喻如僕所見却是自家所以自  
處者未能盡絕私意之累而於所以開導聰明者未盡其力爾  
故夫以五陽之盛而此一陰猶欲決之故其繇曰揚于王庭乎  
號有厲告自己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蓋雖危懼自修不極其武  
而揚庭乎號利有攸往初不顧後患而小却也拙詩前已拜稟  
大字固當如戒但恨未識錢君不知其所謂正與大者為如何  
未敢容易下筆也來詩有大正志學之語逢時報主深悉雅志  
此在高明必已有定論非他人所得預然所謂不能自為時者  
則又非區區所敢聞也但願老兄毋出於先聖規矩準繩之外  
而用力於四端之微以求平亮公之所樂如其所以告於巍巍

當坐之時之心則其行止忤合付之時命有不足言矣就其不  
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  
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爲  
而無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各爲報佛恩而  
杜子美亦云四鄰來報出何必吾家操此言皆有味也夫聖賢  
固不能自爲時然其仕久止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爲時者  
亦非它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

答陳同甫

自聞榮歸日欲遣人致問未能然亦嘗附鄰舍陳君一書於城  
中轉達不知已到未也專使之來伏奉手誨且有新詞厚幣佳  
實之况感認不忘之意愧怍亡喻然衰晚病疾之餘霜露永感  
每辱記存始生過爲之禮祗益悲愴自此告畧去之也此日秋

問答卷七

三

陰伏惟尊候萬福熹既老而病無復彊健之理比灼艾後始粗  
能食然亦未能如舊且少寬旬月未即死耳新詞宛轉說盡風  
物好處但未知常程正路與奇遇是同是別進御與不通御相  
去又多少此處更須得長者自下一轉語耳老兄志大宇宙勇  
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蓋  
未足爲深賀然出身事王由此權輿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  
可卜矣但來書諸論鄙意頗未盡曉如云無動何以示易不知  
今欲如何其動如何其易此其區處必有成規恨未得聞其詳  
也又如二者相似而寔不同處亦所未喻若如鄙意則須是先  
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國家好而所謂好者  
又有虛實大小久近之不同若自吾身之好而推之則凡所謂  
好者皆實皆大而久遠若不自吾身推之則彌縫掩覆雖可

以苟合於一時而凡所謂好者皆爲它日不可之病根矣蓋脩  
身事君初無二事不可作兩般看此是千聖相傳正法眼藏平  
日所聞於師友而竊守之今老且死不容改易如來喻者或是  
諸人事宜非老僕所敢問也不知象先所論與此如何向見此  
公差彊人意恨未得款曲盡所懷耳此中今夏不雨早稻多損  
秋初一雨意晚稍可望今又不雨多日山間得霜又早次第亦  
無全功幸日下米價低平且兩遣日未知向後如何耳冠膝之  
約非敢食言正爲前此所論未定不容草草下語須俟它時相  
逢彈指無言可說方敢通箇消息但恐彼時又不須更作這般  
閑言語耳人還姑此爲報未即會也千萬以時自愛倚俟詔除

問答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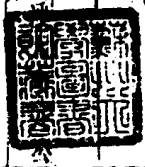
三

朱文公問答全集卷八

書問答

與籍溪胡原仲先生

字原仲崇安之籍溪人從子也



竊拜覆正字丈文尊前竊拜違教席忽已月餘瞻慕之誠食息不置即日秋暑未闌伏惟祕府清暇尊候動止萬福嘉侍親養疾幸粗遣不煩賜念但自別後殊不聞動靜今日拜省二十姑亦云未得到任所消息不勝懸想耳計程月初可到今想視事久矣官居廢食之况不敢問物情時變必已了然於胸中矣如有用我而將奚先此則區區所欲聞也因來賜書願以開示少紓畎之憂幸甚幸甚吾道不幸范丈前月十八日遂不起疾憂時淡切信道篤誠世豈復有斯人哉前此往哭其殯視其家生理蕭然未知所稅眾議葬於潤曲從其卜居之志甚善但聞

問答卷八

其家欲居泰寧似非良計然修樂之人不得而聞也竊初與元履諸人議以為居建陽一則便於墳墓二則便於講學三則便於生事言之甚詳未有見從之意竊惟范丈平日教誨之誼未敢默然故敢復言於左右伏想一物之餘亦當念之至此因善一提其耳或能改轍東來則甚善也八哥此月亦物故其重不幸如此可傷伯遠令姪自崇安徑趨邵武聞留止數日想今已行矣不得一見遂以為恨共父數相見否迎侍乍到不知為况又如何旬父後月初可歸到時恐尚留邵武且夕亦當歸也山中絕無事早玩收斂斗穀售十五錢小民無他恙幸可寧息謹恐欲知之喜衰疾幸不作氣體似亦差勝向欲得真齊州半夏合固真丹不知都下有之否如可尋訪乞為置得一二兩俎中寄示幸甚蒸痛雖小愈不得不過為提防也伯誠仙尉尊兄

想非晚可歸矣不敢別狀天氣向涼伏願順時保重行奮壯猷以慰人望謹啓不備

與籍溪胡先生

竊拜覆正字丈文尊前前月附使拜書不知已達尊視否自拜違後一向不聞問數日前拜省二十姑宜人蒙出示家問獲聞詳實深以為喜承嘗有賜書然亦未拜領也即日秋氣澄明伏惟尊候動止萬福嘉奉親養疾幸歸田里不敢上勒紀錄但里中秋來關雨此數日來晚稻秀而將實尤覺焦渴為患方議祈禱謹恐欲知范丈卜以重陽日葬近得伯崇書令為處葬禮一二變飾一日為檢閱今日方略定矣遠地不得求正於丈丈及有為撰壙中誌石文并俟他日請教倦甚拜書不能詳范家事於共父書中言之頗子細乞轉詢之也竊前書所議謀居一事與前日所見家問中意偶合此事勢難復與蓋其家已目元履與嘉為伯崇之黨矣可歎之甚然不能息意者政以范丈平日敦誨之德不敢忘耳得丈丈因書告語之甚善秋已向深江上消息如何得且不善甚幸然愿意反以為憂蓋令出師防戍轉輸科斂所不能免聞沿江海州縣已驟然矣歲歲如此何以支吾此不待兩兵相加而坐受敵之勢也前日劉子源來此道嶺上拜別所聞誨言以為必極論天下事至於慷慨洒涕有以見仁人之心不能忘世如此近又見其父家與士說丈丈至彼耳聽漸聰天其或者將一試大儒之效乎聞之喜而不寐伏計必有規模素定於胸中竊竊謂天下形勢如前所云者亦當路所不可不知也救之之術獨在救其本根而已若隨其變而一一應之則其變無窮豈可勝救也竊而所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

問答卷八

集 17-540

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措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於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熇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不審丈夫以為如何因筆不覺及此燈下作書目力方倦極草草不如法伏乞尊察未拜侍間伏乞保重以俟休命中秋前一日謹拜啓不備熹拜覆

與范直閣 如圭字伯達建陽人

胡文書中復主前日一貫之說甚力但云若理會得向上一著則無有內外上下遠近邊際廓然四通八達矣熹竊謂此語深符鄙意蓋既無有內外邊際則何往而非一貫哉忠恕蓋指其近而言之而其意則在言外矣聞子直說吾丈猶未以卑論為然敢復其說如此幸垂教其是非焉熹頃至延平見李愿中丈

問答卷八

尚以一貫忠恕之說見謂忠恕正曾子見處及門人有問則亦以其所見論之而已豈有二言哉熹復問以近世儒者之說如何曰如此則道有二致矣非也其言適與卑意不約而合設以布聞李文名侗師事羅仲素先生羅嘗見伊川後卒業龜山之門深見稱許其棄後學久矣李文獨深得其間與經學純明涵養精粹延平士人甚尊事之請以為郡學正雖不復應舉而溫謙慈厚人與之處久而不見其涯鬱然君子人也先子與之遊數十年道誼之契甚深

與范直閣

伏奉賜教獲聞邇日起居之詳慰感亡以喻信後暑雨應候伏惟盛德所臨百神勞相台候萬福喜親旁相遺未有寸言者伏蒙教諭忠恕之說自非愛予之深不鄙其愚豈肯勤動及復如

此成幸深矣但伏思之終未有契處不敢隱然請畢其詞以冀正於左右熹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謂以仁義為有二則熹之言亦非謂忠恕為有二也但聖賢所論各有所為而發故當隨時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言而為一也非不能合蓋不可合也強而合之不降高以就卑即推近以為遠始倚一偏終必乖戾蓋非理之本然是乃所以為不一也蓋曾子專為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子思專為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為二然核其所以為忠恕者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今人被教問曲折可以無疑矣不識尊意以為然否若夫曾子所言發明一貫之旨熹前書一再論之

問答卷八

皆未蒙決其可否熹又有以明之蓋忠恕二字自眾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為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為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為粗迹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為無形以日用忠恕為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耳此說雖陋乃二程先生之舊說上蔡謝先生又發明之顧熹之愚實未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衍為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焉更望詳覽前書重賜提誨不勝幸甚前日諸疑亦望早賜鑄譬俾母疑為望時序向熱伏乞為道保重以須環召區區不勝大願不備

與范直閣



四月一日領所賜教帖伏讀再三仰佩眷予之厚感慰不可以  
言前日因平甫遣人亦嘗拜狀矣不審已達合聽否即日初夏  
清和伏惟班布多暇台候起居萬福喜奉親屏處幸粗遣免山  
間深僻亦可觀書又得胡丈來歸朝夕有就正之所第約之中  
此亦足樂矣迫於親養夏末須為武林之行計不三四月未得  
定居也伏蒙別紙垂諭忠恕義仰荷不棄其愚與之反復為賜  
甚厚謹以來教所示熟思之矣敢復為說以請益焉書所謂忠  
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  
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  
者又以見隨寓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  
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  
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以

問答卷八

五

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為學者  
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  
免參校彼已推已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  
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  
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為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  
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學  
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闕哉愚見如此更乞教其不至者重  
賜鑄曉使得所正焉不勝幸甚他疑義尚多蒙論使得請教此  
宿昔之願但今日方聞伯崇欲以初三四日行迫遽未暇抄錄  
所記俟暇日料理有便即附行也前日在共父處見直閣文選  
朝陞對副本讀之不能舍去愛君敬主之義益終篇三致意焉

然久矣莫以此言警歎吾君之側者矣近日所用雖不能盡  
人望其間若亦有一二端士焉前旨備見思乎思其言必用其  
人延登之命計亦非晚矣願為斯道斯民厚自保重副此歸依

與范直閣

喜向嘗以忠恕一貫之說質疑於函丈伏蒙鏘曉切至但於愚  
見尚有未安比因玩索遂於舊說益有發明乃知前者請教之  
時雖略窺大義然涵泳未久說詞未學致煩辨析之勤如此今  
再錄近所訓義一段拜呈乞賜批鑿可否示下容更思索續具  
咨請也去歲在同安獨居幾閱歲看論語近十篇其間疑處極  
多筆札不能載以求教伏紙但切馳仰

與慶國卓夫人

少傅劉公彥修之妣樞密其父之母五  
哥即平父

喜輒有愚見初欲面稟今既不成行敢此布之五哥嶽廟近自

問答卷八

六

奉中以來頓城遊燕復近書冊若常能如此寡過可期更望因  
書褒勸以獎成之且聞尊意欲為經營幹官差遣不知然否喜  
則竊以為不可近世人家子弟多因為此壞却心性一生仕宦  
費力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任宦便為此官逐司只  
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聞有寬厚長者即以貴遊子弟相待  
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下辦之責下無吏民窺伺之憂而  
州縣守倖勢反出已下可以凌轍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  
傲慢縱恣席勢凌人其謹飭者雖不至此亦緣不親民事觸事  
愴然非如州縣小吏等級相承職事相轄一口廢慢則罪戾及  
之故仕於州縣者常曉事而少過愚意以為平父可且令參部  
受薄尉之屬乃為正當若不欲如此即舍人兄為管一稍在人  
下有職事與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

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恐非太碩人高明教子之本意也  
學思深厚有味及此皇恐皇恐

熹所稟大槩如此更有曲折意度紙盡寫不得舍人兄長必  
深委悉只乞因其侍次試以問之必以為然也熹又覆

上黃端明

中 字通老邵武人諱簡肅

八月十一日具位熹敢齋沐裁書請納再拜之禮於致政尚書  
端明文丈台座熹聞之孟子有言天下有達尊三焉一齒一德  
一此言二者之尊達于天下人所當敬而不可以慢焉者也雖  
然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于朝廷者則不  
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  
貌而不以心惟德也者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而推於鄉黨而  
達於朝廷者也有此而兼夫二者之尊焉則通行天下人莫不

不問卷六

七

貴雖斂然退避不以自居而人之所以心悅而誠服者蓋不可  
解矣恭惟明公以兩朝侍從元老上還印綬而退處於家自天  
予不敢煩以政賜之几杖而乞言焉其位與年固非偶然而得  
之者矣而明公則未嘗以是而自異於人其所以默而成之不  
言而信者則日新又新而未嘗有止也此天下知德之士所以  
莫不竊慕下風之義俱有執鞭之願而熹之愚則有甚焉者蓋  
其平生氣稟偏駁治已則不能謹於細微立志則不能持於常  
久以至待人接物之際溫厚和平之氣不能勝其粗厲猛起之  
心是以常竊自悼以為安得朝夕望見明公之盛德容貌而師  
法其萬一庶幾可以飭身補過於將來而不遂為小人之歸也  
今日之來蓋將頓首再拜于堂下以償其夙昔之願伏惟明公  
坐而受之使得自進於門人弟子之列而不孤其所以來之意

則熹之幸也鄉往之深不自知其僭越敢以書先於將命者而  
立於庶下以聽可否之命熹不勝皇恐之至

與王龜齡

十朋號梅溪湘江樂清人諱某文

熹窮居晚學無所自似往者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為國  
家所恃以為重天下所賴以為安風俗所以既漓而不可以復  
淳紀綱所以既壞而不可以復理無一不係乎人焉是以聞天  
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為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  
人為歎及其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熹之拳拳不少衰  
也聞其進為時用則私以為喜聞其阨窮廢置則私以為憂及  
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真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言  
論風旨卒無可稱功各事業卒無可紀者亦往往而有以此喟  
然自歎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

不問卷六

八

下之事未知其果將何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賢賢之心  
緩其憂世之志然亦竊自笑其前日所求於人之重而所以自  
待者反輕如孟子之所譏也於是始復取其所聞於師友者風  
夜講明動靜體察求一格物不敢弛其一曰之勞以庶幾乎有  
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為切切然者則既有所不暇矣當是時聽  
於士大夫之論聽於與人走卒之言下至於閭閻市里女婦兒  
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得其為進士時  
所奉大對讀之已而得其其在館閣時上奏事讀之已而得其為  
柱史在臺諫遷侍郎時所論諫事讀之已而又得其為故大丞  
相魏國公之諫文及楚東酬唱等詩讀之觀其立言措意上自  
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無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  
大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讀

之真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克頑廢憊立之效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己爲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云哉今以前日失數公者自微是以一噓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於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夔州撫臨近甸而喜之里開交游適有得在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喜其得賢大夫事之而自傷無狀獨不得一從賓客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不意貨絲與其向來鄙妄無取之言皆得徹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爲可棄狂僭爲可罪而辱枉手筆以抵宋倅盛有以稱道竊惟明公之志豈非以志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所忌憚舉俗滔滔思有以障其橫流者是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其素而借之辭色也耶明公之志則正矣太矣而喜之愚

八

九

未有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廢其所謂講明體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曰益固擴而充之曰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德大業前定不窮其剛德中正篤實光輝者固無所勉疆以喜之所親記則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明公其亦念之况今人物眇然如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尤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明公以爲如何哉喜又聞之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必曰盡精微極高明矣必曰道中肅溫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蓋不如是則所學所守必有不能之慮惟其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爲下而

不倍有道則足以與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偏之蔽也喜之區區以此深有望於門下蓋所謂德性廣大高明知新者必有所措而所謂問學精微中肅崇禮者又非別爲一事也狂易無取明公其必有以教之往者明公在夔成都汪公聲聞密邇竊意有足樂者比來時通問否此公涵養深厚寬靜有容使當大事必有不動聲色而內外賓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爲於世引類之舉其必有所先矣喜杜門養親足以自遣昨嘗一至湖湘出資交遊講論之益歸來忽被除命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歸朝廷喜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齋未有瞻拜之期向風馳義日以勤止輒敢復因宋倅相爲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其拳拳之誠伏惟照察

與陳丞相俊卿字應求莆田人初封福國公進封少師 魏國公贈太師諡正獻

八

十

慕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舉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淺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况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明公以厚

德重望為得內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以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歟所以待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問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心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佞倖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况乎所謂對偶駢儷徒以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為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濼留意於其間者也而問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意竊以為為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亦彬彬為惟明公留意取其疆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醇厚廉退者以厲俗母先

問答卷八

三

明公者矣

與劉共父

洪 崇安人忠定公子初之子諡忠肅

近略到城中歸方數日見平父示近問承寄聲存問感感但所論二先生集則愚意不能無疑伯達主張家學固應如此意不敢議所不可解者以老兄之聰明博識欽夫之造詣精深而不曉此此可怪耳若此書是文定所著即須依文定本為正今此乃是二先生集但彼中本偶出文定家文定當時亦只是據所傳錄之本雖文定蓋不能保其無一字之訛也今別得善本復加補綴乃是文定所欲聞文定復生亦無嫌間不知二兄何苦

尚爾依違也此間所用二本固不能盡善亦有灼然却是此間本誤者當時更不曾寫去但只是平氣虛心看得義理通處便當從之豈可肚裏先橫却一箇胡文定後不復信道理耶如定性書及明道叙述上宮公與謝帥書中刪却數十字及辭官表倒却次序易傳序改沿為沂祭文改姪為猶子之類皆非本文必是文定刪改喜看得此致處有無甚害者但亦可惜改却本文蓋本文自不害義理故也叙述及富謝書是也有曲為回互而反失事實害義理者辭表是也曲為回互便是私意害義理矣惟定性書首尾雖非要切之辭然明道謂橫渠實父表弟問道雖有先後然不應以聞道之故傲其父兄如此語錄說二先生與學者語有不合處明道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明道氣象如此與今所刪之書氣象類乎不類乎且文定答學

問答卷八

三

者書雖有不合亦甚宛轉不至如此無含蓄况明道乎今如此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箇閑字而壞却一箇從容和樂底大體氣象恐文定亦是偶然一時意思欲直截發明向上事更不暇照管此等處或是當時未見全本亦不可知今豈可曲意徇從耶向見李先生本出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比訪得游集乃知其誤以白先生先生歎息曰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此誤况其它又可盡信耶只此便是虛已從善公平正大之心本亦不是難事但人先着一箇私意橫在肚裏便見此等事為難及耳又猶于二字前論未盡禮記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言人為兄弟之子喪服猶己之子非所施於平時也况猶字本亦不是稱呼只是記禮者之辭如下文嫂叔之無服姑姊妹之薄也今豈可沿此遂謂嫂為無服而各姑姊妹以薄乎古人

固不謂兄弟之子為姪然亦無云猶子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孫亦曰兄孫耳二先生非不知此然猶從俗稱姪者蓋亦無害於義理也此等處文定既得以一時已見改易一程本文今人乃不得據相傳別本改正文定所改之未安處此何理耶又明道論王霸劉子等數篇胡本亦無乃此間錄去有所脫誤非文定之失伊川上仁廟書此間本無後來乃是用欽夫元寄胡家本校亦脫兩句此非以它人本改文定本乃是印本自不曾依得文定本耳似此之類恐是全不曾參照只見人來說自家刻得文字多錯校得不精便一切逆拒之幾何而不為訛誣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乎夫樂聞過勇遷善有大於此者猶將有望於兩兄不意只此一小事便直如此殊失所望然則區區所以劇論不置者正恐此私意根株消磨不去隨事滋長為

問答卷八

三

害不細亦不專為二先生之文也如必以胡氏之書一字不可改易則又請以一事明之集中與呂與叔論中書注云子居和叔之子胡氏編語錄時意其為邪恕之子遂削此注直與正文子居之上加一邪字頃疑呂氏亦有和叔因以書問欽夫答云嘗問之邪氏果無子居者以此例之則胡氏之書亦豈能一無繆誤乃欲不問是非一切從之乎况此乃文字間舛誤與其本原節目處初無所妨何必一一遵之而不敢改乎近以文定當立祠於鄉郡說應求邦彥二公皆指其小節疑之魏元履至為扼腕今二兄欲尊師之而又守其尤小節處以為不可改是文定有所謂大者終不見知於後世也此等處非特二先生之文之不幸亦文定之不幸耳今既用官錢刊一部書却全不賸是只守却胡家錯本文字以為至當可謂直截不成議論惡文定

之心却須該通流這夫不如是之陋也若說文定夫然主張此書以為天下後世必當依此即與王介甫主張三經字說何異作是說者却是訪文定矣設使微似有此亦是克未盡底已私所謂賢者之過橫渠所謂其不善者共改老正所望於後學不當守已殘而如道與使其遺風餘弊波蕩於末流也程子嘗言人之為學其失在於自主張太過橫渠猶戒以自處太重無復以來天下之善今觀二兄主張此事得無近此聖賢稽泉舍已兼聽並觀之意似不然也胡子知言亦云學欲約不欲陋此得無近於陋耶如云當於他處別刊此尤是不情悠悠之說與月攘一雞何異非小生所敢聞也每恨此道衰微邪說昌熾舉世無可告語者望二兄於千里之外蓋不翅飢渴之於飲食乃不知主意如此偏枯若得從容賓客之後終日正言又不知所以不合者復幾何耳欽夫尊兄不及別狀所款言者不過如此幸為呈似所云或不中理却望指教焉却不敢憚改也向所錄去數紙台改處當時極費心力又且勞煩眾人意以為必依此改正故此間更無別本今既不用切勿毀棄千萬盡為收拾便中寄來當十幾藏之以俟後世耳向來數十本欲遍遺朋友今亦不須寄來焉不敢以此等錯本文字誤朋友也天寒手凍作字不成不能傾竭懷抱惟加察而恕其狂妄可也

問答卷八

古

與劉共父

修德之說但云主上憂勤恭儉非不修德然而上而天心未諱下而人心未和凡所欲為多不響應疑於修德之實有未至焉蓋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之壞宮室觀遊之後也但存諸心者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必也存誠懼

之心以畏天擴寬宏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  
徇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十不狃於近利  
而昧於遠猷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茲在茲不敢忘怠而又擇  
端人正士剛明忠直能盡言極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  
便利捷給之人得以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汗染氣習惑亂聰明  
務使此心虛明廣大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  
後爲德之脩而上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凡所欲爲無不如志  
陛下自省於是數者其心可得於中乎其方從事於此而有未  
至乎其無乃謂此無益而正背馳乎一有不合乎此則臣恐所  
謂修德之實者有所未至也

恢復之形一段切中今日之病前日籤帖更定數語非是欲苟  
全正論蓋只此豪釐之間便是人欲天理同行異情處不可不

不問答卷八

五

精察而明辨也夫內修自治本是吾事所當爲非欲與人爲敵  
然後爲之而爲之之道必急其質而緩其名必以深厚淵宏爲  
務而不爲浮薄淺露之態然後可以蓄可久之德而成可大之  
功亦非爲畏泄其機而固爲是不可測也若謂姑爲純正之論  
而其質必用機心扶陰謀然後可則是心迹乖離內外判析孔  
子讀而儀秦行矣彼管仲商君吳起申不害非無一切之功而  
所以卒得罪於聖人之門者正在於此願明者之熟察之也

與劉共父

平父示別紙論及明道冠服事竊初意既在學校立祠密邇先  
聖先師之側則不應直用野服爲象故有此議兼在延平學中  
見曹御史陳了翁象亦是冠法服二公自去諫職流落於此  
皆非卒於其官者見聞習熟因欲援以爲例而未嘗計其當時

之待共也今如或者之言固亦有理但明道之爲御史初非攝  
官而宗正之除未嘗就職此其考之亦恐有未精也竊謂今日  
御史法冠乃是追用其平生冠服之最盛者似亦無害於理不  
然則直用承議郎本品法服亦佳律會要則九品官皆有法服  
但不知元豐官制後寄祿官  
有法服  
與否耳又不然則直用幘頭公服亦可嘗見其家書  
本雜衣也但太不近  
古耳鄙見如此更惟高明裁之或者所謂伊川祠堂之制不知  
何謂更告詢之并問何人所立今在何處可也

與劉共父

竊前幅所稟訪問人材事初若率然而思之此最急務然其  
意有未盡者輒詳論之如左云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  
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  
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

不問答卷八

五

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  
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益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且  
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  
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  
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  
僞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  
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  
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  
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  
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  
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示之備而  
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得天



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樹恒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論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為而天下之士先以訕訕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已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嘗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為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眾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問答卷八

七

答韓無咎 元吉 穎川人維之子稱南湖先生

海論儒釋之異在乎分合之間既聞命矣頃見蘇子由張子詔書皆以佛學有得於形而上者而不可以治世管窺笑之是豈知天命之性而叙秩命討已粲然無所不具於其中乎彼其所以分者是亦未嘗真有得於斯耳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和靖兩書昔嘗見之其謹於傳疑之意則是而遂欲禁絕學者使不復觀則恐過矣如以春秋改用夏時為無此說以傳為案經為斷為背於理則疑其考之未精或未盡聞他人所聞而欲一以已所聞者槩之之失也春秋傳乃伊川所自著其詞有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若果無改用夏時之意則此說復何謂乎况序文所引論語之言尤為明白不可謂初未嘗有慮意

也又門人所記有答黃聲隅之語謂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者蓋見於兩家之書是亦猶所謂傳為案經為斷之意而豈二人所記不期而皆誤乎推此兩條則凡和靖所謂非先生語者悉特它人聞之而和靖亦未聞耳今疑信未分而不復思繹遠以一偏之說盡廢衆人所傳之書似不若盡存其說而深思熟講以考其真偽得失之為善也况明道行狀云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觀此則伊川之意亦非全不令學者看語錄但在人自看眼看耳如論語之書亦是七十子之門人纂錄成書今未有以為非孔子自作而棄不讀者此皆語錄不可廢之驗幸更深察之如何如何

與芮國器 具與人

問答卷八

六

竊聞學政一新多士風動深副區區之望但今日學制近出崇觀專以月書季考為陸黜使學者屑屑然較計得失於毫釐間而近歲之俗又專務以文字新奇相高不復根據經之本義以故學者益驚於華靡無復揆索根原敦勵名檢之志大抵所以破壞其心術者不一而足蓋先王所以明倫善俗成就人材之意掃地盡矣惟元祐間伊川程夫子在朝與修學制獨有意乎澹華其弊而當時咸謂之迂濶無所施行今其書具在者後之君子必有能舉而行之區區願執事少加意焉則學者之幸也又蘇氏學術不正其險譎慢易之習入人心深今乃大覺其害亦豈有以抑之使歸於正尤所幸願

與芮國器

昨者妄以鄙見薦聞伏蒙垂論反復其說幸甚幸甚然竊以為未嘗行之不可逆料今日之不可行且事亦顛理之所在如



何耳理在當行不以行之難易為作報也盡心竭力而為之不幸而至於真不可行然後已焉則亦無所憾於吾心矣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論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捨之問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是則執事者之所宜憂也

答鄭景望

龔帥過建陽適人相望不及一見為恨今日季教授見訪云嘗小款道其語皆出於忠厚長者然在愚意尚未有深解處如論范忠宣救蔡新州及元祐流人以為至當之舉熹嘗論此矣以為元祐諸賢憂確之不可制欲以口語擠之固為未當而范

問答卷八

九

公乃欲預為自全之計是亦未免於自私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至其論諸公忽反爾之言遑好還之戒自取禍敗尤非正理使後世見無禮於君親者拱手坐視而不敢逐則必此言之為也且舜流四凶族為臯陶者亦殊不念反爾之戒何耶推此心以往恐無適而非私者邵子文以為明道所見與忠宣合正恐徒見所施之相似而未見所發之不同蓋毫釐之間天理人欲之差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又聞深以好名為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廢毀頓其弊有甚於好名故先聖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已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歟學者要當於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事事物物無非至當矣熹又記向蒙而詩堯舜之世一用輕刑當時嘗以所疑為請勿勿不及究其說近

孰思之有不可不論者但觀事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是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閒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有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閒此所以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而自不犯於有司非既犯而縱舍之謂也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又別本

聞二十一日旌旆定行何丞之論已不及事矣然渠所言大槩謂盜賊之餘土曠人稀州縣以昔日歲計之額取辦今日見存之戶民力累已不堪後來復以荒田之產均之見戶由尤流移愈多公私愈困耳向蒙面詢堯舜之世一用輕刑當時嘗以所疑為請勿勿不及究其說近熟思之亦有不可不論者但觀事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見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閒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有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閒此所以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而自不犯於有司非既犯而而復縱舍之也夫既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為輕刑以誘之使得以肆其凶暴於人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神之為克而姦民之犯於有司者且將日以益眾亦非聖人匡

問答卷八

十

直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

答鄭景望

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密其曰象以典刑者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曰流宥五刑者流放竄極之類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四四正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以待夫罪之輕者也曰金作贖刑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朴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疑後世始有贖五刑法非聖人有也此五句者從重及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曰眚災肆赦者皆謂過慢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贖之刑則亦不罰其金而直赦之也此一係專為輕刑設春秋肆大皆則過慢之大入于典刑者亦肆之矣所以為失刑也書又曰曰有過無大過之大入於典刑者特用流法以宥之耳曰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宥之法則亦不宥以流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入重猶今律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牽蓋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命皋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欽朴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有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

問答卷八

刑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以悞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

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為治然則刑爾教禁民為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殛暴賊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官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况君子得志而有為則養之之具勢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為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

答鄭景望

初謂按行消吉必不渝斯今所賜字殊未及此何耶遠民傾首以聽車馬之音久矣行期屢却無乃使之失望而下吏之奉約束聽期會者將亦因是懈弛而不虔乎伏惟執事者試深慮之潛易及此皇懼之至示論明道程文不必見於正集考求前此固多如此然先生應舉時已自問道今讀其文所論無非正理非如今世舉子阿世徇俗之文乃有愧而不可傳也曾南豐序王深父之文以為片言半簡非大義所繫皆存而不去所以明漢父之於細行皆可傳也况先生非欲以文顯者而即此程文便可見其經綸之業已具於此時雖文采不艷而卓然皆有可行之實正學以言未嘗有一辭之苟其所以警悟後學亦不為不深矣愚意只欲仍舊次第不審台意以為如何

問答卷八

答鄭景望

家祭禮三策并上不知可補入見版本卷中否若可添入即盡說徐灑兩家當在賈瑄家為儀之後並為第七徐為第八而述

僕以後篇數至政和五禮爲第十一而繼以孫日用爲第十二乃以杜公四時祭享儀爲第十三而通儀以後至范氏祭儀爲第十九又於後序中改十有六爲十有九仍刪去孟誥徐潤孫日用七字此版有不然卽存舊序而別作數語附見其後尤爲詳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更俟誨諭也但寫校須令精審無誤然後刻版免致將來更俟費力爲佳或永刻間且并寫定上版真本寄示容與諸生詳勘納上尤便也

答尤延之表 江南無錫人益文簡

晝社門竊食不敢與聞外間一事尚不能無虎食其外之憂衰病疲繭雖在山林亦不能有尋幽選勝之樂但時有一二學子相從於寂寞之濱講論古人爲己之學至會心處輒復欣然忘食不自知道學之犯科也年來目昏不甚敢讀書經說閱看疎

問答卷八

三

漏顧多不免隨事改正比舊又差勝矣綱目不敢動着恐遂爲千古之恨蒙教楊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楊雄置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或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或爲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它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摯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或之情

不審尊意以爲何如李淳謝廓皆略識之李在此作縣甚得民情謝甚後卽任伯參政之孫其家有古書者也但吳仲權亦聞其名見其文字甚清警未知材氣如此也今日下位後生中尚不爲無人雖真偽相半然亦且得勸勉獎就之未敢輕有遺棄也陳同父近得書大言如昨亦力勸之令其稍就斂退若未見信卽後日之患猶或有甚於此者甚可念也叔祖奉使葬事甚荷憐念此事初未敢有請不謂已蒙特達如此不知今有定論否叔祖當日挺身請使留彼中十六年竟保全節而歸以奏對論和不可專恃且彼有可圖之機忤素丞相遂廢以死在彼中時嘗有祭敬廟文或傳以歸乙覽感動錫賚甚寵其書皆在此此便的不敢附呈鄙意較欲次其行事以請於左右幸而并賜之銘則宗族子孫皆受不貲之惠矣叔祖受知於晁景迂學

問答卷八

四

甚博詩其一也

答尤延之

垂論楊雄事足見君子以恕待物之心區區鄙意正以其與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爲事莽則同故竊取趙盾許止之例而槩以莽臣書之所以著萬世臣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則亦不免於誅絕之罪此正春秋謹嚴之法若溫公之變例則不知何所據依晚學愚昧實有所不敢從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如未中理却望垂教也

答林黃中 渠 福清人論簡語

室戶之說屢蒙指教竟所未曉其如所論卽室戶乃在房之西偏而入室者先必由房而後進至於室矣歷考禮書不見此曲折處邵子之登必自西階房戶則在室戶之東蓋亦無所經見

語未足以證室戶之必東出也愚意於此深所未解更丐一言以發其蔽幸甚幸甚又見易圖談詆邵氏先天之說舊亦嘗見其書然未曉其所以為說者高明既斥其短必已洞見其底蘊矣因來并乞教語指擊其繆又大幸也

答林黃中

誨諭縷縷備悉樂章必已得之因風幸早示及丘推參選未還尚未得聞室戶之誨大抵所欲知者此戶南鄉西鄉果安所決而經傳實據果安所取不論傳授之有無也邵氏先天之說以鄙見窺之如井蛙之議滄海而高明直以不知而作斥之則小大之不同量有不可同年而語者此熹之前書所以未敢輕效其愚而姑少見其所疑也示論邵氏本以發明易道而於易無所發明熹則以為易之與道非有異也易道既明則易之為書

問答卷八

三

卦爻象數皆在其中不待論說而自然可觀若曰道明而書不白則所謂道者恐未得為道之真也不審高明之意果如何其或文予而實不予則熹請以邵氏之淺近疎略者言之蓋一圖之內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特安排而然有序以至於第四分而為十六第五分而為三十二第六分而為六十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移而與前之三分焉者未嘗不賅合也此之并累三陽以為乾連疊三陰以為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又先畫八卦於內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後得為六十四卦者其出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為之造作蓋不同矣况其高深闊闊精密微妙又有非熹之所能言者今不之察而遽以不知而作詆之熹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是以竊為門下惜之而不自知其言之僭易也

答林黃中

所扣鄉飲酒疑義近細考所奏樂有不用二南小雅六笙詩而用南呂無射兩宮十章不知何據豈有以見古之鄉樂用此律而寫其遺聲邪將古樂已亡不可稽考而別製此樂也然則特用此律其旨安在又所奏樂必有辭聲必有譜而律之短長必有定論凡此數端皆所未論幸因風詳悉指教

與郭冲晦

雍字子和洛陽人號白雲先生孝宗賜號冲晦居士更封顯正先生卒年九十七

燕窮鄉晚出妄竊有志於道雖幸有聞於師友而行之不力荏苒頽侵今大馬之年五十有一矣脩身齊家未有可見之効而志氣不彊不能固守貧賤之節強起從宦舊學愈荒施之於人尤齟齬而不合大抵志不能帥氣理未能勝私中夜以思怛然內疚高明不鄙不知將何以教誨之熹所拱而竢也向來次輯

問答卷八

三

諸書雖亦各有據依不敢妄意損益然疑信與傳不無低昂嘗得汪文端明示以執事所辨數事方且復書質之汪丈更求一二左驗別加是正則汪公已捐賓客矣自此每念一扣門下以畢其說而相去絕遠無從致問今幸得通姓名又以單車此來無復文書可以檢索不復記向之所欲質問者尚俟異時還家別圖寓信但恐益遠難致耳近刻程先生尹和靖二帖及白鹿五賢二記各納一本伏幸視至其間恐有可因以垂教者切望不棄

與郭冲晦

易說云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為已定之數熹竊謂數是自然之數策即著之莖數也禮曰龜為卜筮為筮是已老陽一爻過蹀三十六策故積六爻而得二百一十有六策耳又云大衍之數

五十是為自然之數皆不可窮其義熹竊謂既謂之數恐必有可窮之理

又云奇者所掛之一也劫者左右兩揲之餘也得左右兩揲之餘實於前以奇歸之也熹竊謂奇者左右四揲之餘也劫指間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於無名指間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於中指之間也一掛之間凡再劫則五歲之間凡再間之象也

又云三多三少人言共數雖不差而其名非矣熹竊謂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為少以偶為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員其法徑一圓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圓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

問答卷八

三

為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二而為六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四矣歸奇積二二二而為八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二矣歸奇積二二二而為七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然七八九六所以為陰陽之老少者其說又本於圖書定於四象詳見後段其歸奇之數亦因揲而得之耳大抵河圖洛書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其父也歸奇之奇偶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孫也今自歸奇以上皆棄不錄而獨以過揲四乘之數為說恐或未究象數之本原也

又云四營而後有爻又曰一掛再劫共為三變而成一爻熹竊謂四營方成一變故云成易易即變也積十二營三掛六劫乃成三變三變然後成爻

乃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熹竊謂此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書卦自然之形體次第最為切要古今說者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為能知之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明道先生以為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蓋以河圖洛書論之太極者虛其中之象也兩儀者陰陽奇耦之象也四象者河圖之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洛書之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也八卦者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

問答卷八

天

四實四虛之數也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者一為陽而一為陰陽數一而陰數二也四象者陽之上生一陽則為二而謂之太陽生一陰則為二而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謂之太陽生一陰則為三而謂之少陰也四象既立則太陽居一而合九少陰居二而合八少陽居三而合七太陰居四而合六此六七八九之數所由定也八卦者太陽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乾生一陰則為三而名兌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離生一陰則為三而名震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巽生一陰則為三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艮生一陰則為三而名坤康節先天之說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蓋謂此也至於八卦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四畫者十有六經雖無文而康節所

謂八分爲十六者此也四畫之上又各有一陰一陽則爲五畫者三十有二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十六分爲三十二者此也五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爲六畫之卦六十有四而八卦相重又各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其在圖可見矣今既以七八九六爲四象又以撰之以四爲四象疑或有未安也河圖洛書竊竊以大傳之文詳之河圖洛書蓋皆聖人所取以爲八卦者而九疇亦并出焉今以其象觀之則虛其中者所以爲易也實其中者所以爲洪範也其所以爲易者已見於前段矣所以爲洪範則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有不可誣者恐不得以出於緯書而略之也

問答卷八

无

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爲父坤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爲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爲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况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顯速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實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以攝此而弱彼也

又云西銘止以假塗非終身之學也熹竊謂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

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又云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竊竊謂極本窮原之善與善惡未流之善非有二也但以其發與未發言之有不同耳蓋未發之善只有此善而其發爲善惡之善者亦此善也既發之後乃有不善以雜焉而後者既得之矣而又曰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則竊竊恐其自相矛盾而有以起學者之疑也

又云孟子以養氣爲學以不動心爲始竊竊謂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爲始不動心爲效蓋唯窮理爲能知言唯集義爲能養其浩然之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

問答卷八

三

答程可久 始家沙隨避端康亂徙餘姚

熹昨者拜書草率重蒙枉答誨示勸懲并劉揀轉示所製古度量及圖義一冊伏讀捧玩開發良多其爲感慰不可具言竊孤陋之學於古人制度多所未講近看范蜀公集所房庶漢志別本比今增多數字又論員分方分之差亦甚詳悉竊意其所以與司馬公胡先生不同之端正在於此所當明辨今圖義中似已不取其說然未嘗質其所以不然之意竊於此有未曉然者因便更乞詳以見教幸甚劉揀又云蒙許并寄古權亦願早得之也溫公周尺刻本舊亦嘗依倣製得一枚乃短於今鐵尺寸許不知何故如此差誤俟檢舊本續求教也口賦阡陌二說并荷指教考證精博歎服尤稔但阡陌二字鄙意未能無疑因以來教千百之義推之則熹前說所謂徑塗爲阡者當爲陌咿道



爲陌者當爲阡蓋史記索隱引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今以遂人之法考之當以後說爲正也遂人鄭注徑從畛橫添從道橫今考一徑之內爲田百畝一涂之內爲田百夫而徑涂皆從即所謂南北之陌一畛之內爲田千畝一道之內爲田千夫而畛道皆橫即所謂東西之阡也其立名取義正以夫畝之數得之而其字爲道路之類則當从自而不當从人蓋史記其本字而漢志則因假借而亂之恐不當引以爲據也馬阡陌之問成羣正謂往來田間道路之上當者連阡陌亦謂兼并踰制跨阡連陌不守先王疆理之舊界耳若作仟佰字說恐難分明也不審專意以爲如何却望終賜誨示幸甚

答程可久

問答卷八

三

熹昨承龍示公劄論及黍尺制度極荷不鄙但素所未講同官亦少有能知其說者竊慮高明必有一定之論却乞垂教幸甚幸甚誠郡向來製造祭器時未準頒降此冊只用臨川印本司馬書儀內周尺爲之殊覺低小今雖得此制亦已無力可修改矣并幾台悉少懇田賦夫田二書更欲求得數本以廣長者採世之心得早拜賜甚幸甚幸

答程可久

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卽有是物無先後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大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今以大中訓之又以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太極而曰其物謂之神又以天地未分元氣合而爲一者言之亦恐未安也有

是理卽有是氣氣則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先生一而後一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老莊之言之失大抵類此恐不足引以爲證也

兩儀四象之說閩中前輩嘗有爲此說者鄙意亦竊謂然初未敢自信也今得來示斯判然矣但謂兩儀爲乾坤之初爻謂四象爲乾坤初二相錯而成則恐立言有未瑩者蓋方其爲兩儀則未有四象也方其爲四象則未有八卦也安得先有乾坤之名初二之辨哉妄意兩儀只可謂之陰陽四象乃可各加以太少之別而其序亦當以太陽二少陽二少陰二太陰二爲次蓋所謂通升而倍之者不得越二與二而先爲二也此序既定又通升而倍之適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也與邵氏先天圖合此乃伏羲始畫八卦自然次序非人私智所能安排學易者不可不知也

問答卷八

三

晉公子貞屯悔豫之占韋氏舊注罔有不通而來示之云鄙意亦不能無所疑也蓋以穆姜東宮之占言之則所謂艮之八者正指其所當占之爻而言之也今云貞屯悔豫皆八也而釋之以爲指三爻之不變者而言則非其當占之爻而於卦之吉凶無所繫矣據本文語勢似是連得兩卦而皆不值老陽老陰之交故結之曰皆八也而占之曰閉而不通爻無爲也蓋曰卦體不動爻無所用占爾然兩卦之中亦有陽爻又不爲偏言皆八則此說似亦未安且東宮之占說亦未定恐或只是遇艮卦之六爻不變者但乃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之占史闢爲之隨之說以苟悅於姜耳故傳者記史之言而曰是謂艮之隨明非正法之本然也然其九三上九亦是陽爻又似可疑



大抵古書殘闕未易以臆說斷惟占筮之法則其象數具存恐有可以義起者推而得之乃所謂活法耳

答程可久

喜前書所謂太極不在陰陽之外者正與來教所謂不倚於陰陽而生陰陽者合但熹以形而上者其實初不相雜故曰在陰陽之中吾丈以形而上者其名不可相雜故曰不在陰陽之外雖解自而言不同而初未嘗有異也便如今日所引舊說則太極乃在天地未分定前而無所與於今日之為陰陽此恐於前所謂不倚於陰陽而生陰陽者有自相矛盾處更望詳考見教

兩儀四象恐難如先天之序乃為自然之數而始乾終坤理勢亦無不可若必欲初二次二乃是以意安排而非自然之序又

問答卷八

二象之上各生兩爻即須以乾兌艮坤為次復無所據更乞詳攷見教

乾坤六爻圖位即意亦有未曉處更乞詳示

撰著新圖內策數不知於占筮有用處否亦乞開論

答程可久

臨汀鹽筴既無可言經界又不得行民之窮困日以益甚但有散為流庸聚為盜賊兩事耳廣右首議之人行遣甚峻近世少見其比益令人懶開口奈何奈何黃齋賢酌語用心甚苦諸圖尤有工夫甚不易得已遵尊命以數語附卷末晚生淺學何足為重三復長者之言為之慨歎科舉之弊至於如此奈何奈何

答程可久

所論為學本未甚詳且悉前書所謂世道衰微異言蠡出其甚

華刺者固已陷人於犯刑受辱之地其近似而小差者亦足使人支離繳繞而不得以聖賢為歸岐多路惑甚可懼也願且虛心徐觀古訓句解章析使節節透徹段段爛熟自然見得為學次第不須別立門庭固守死法也

答程可久

示論曲折令人慨歎然今日上下相迫勢亦有不得已者故事之從違可否當在人而不可必唯審時量力從吾所好為在已而可以無不如志爾先生研精於易至有成書樂行憂違伏想會中已有成算固非晚學所得而輕議也

答程可久

程書易原近方得之謹以授來使易學啓蒙當已經省覽矣有未安慮幸辱鑄誨上饒財賦源流得蒙錄示幸甚伯謙說近有刻石記文亦願得之也又有小懇欲求妙墨為寫大戴禮武王踐祚一篇以為左右觀省之戒不審可否卷于納上得蒙揮染不勝幸甚

問答卷八

忽聞有奉祠之命為之惘然得非反以貳車改正之舉而激之至此也耶世路險巇人情不可測以長者之寬平博厚處之尚未能坦然無所繫聞况如鄙狹之姿又安可望於少行其志耶行亦力請祈還故官仰繼後塵爾

答程可久

春秋例目拜既甚厚其間議論小國自貶其爵以從殺禮最為得其情者項年每疑胡氏滕子朝桓之說非春秋惡惡短之義今已釋然蓋後來鄭大夫亦有鄭伯男也而使從諸侯之賦之

答程可久

春秋例目拜既甚厚其間議論小國自貶其爵以從殺禮最為得其情者項年每疑胡氏滕子朝桓之說非春秋惡惡短之義今已釋然蓋後來鄭大夫亦有鄭伯男也而使從諸侯之賦之

說則當時諸侯之願自貶者固多但霸王必以此禮責之故有不得而自遂爾然其它尚有欲請教者便遽未暇大抵此經簡與立說雖易而貫通為難以故平日不敢措意其間假以數年未知其可學否爾

答程泰之 大旨 江南休寧人益文簡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意恐此道字即易之太極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偶三乃奇偶之積其曰二生三者猶所謂二與一為三也若直以一為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詳其文勢與列子易變而為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皆形變之始耳不得為非數之一也

策數

策者著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為筮者是也大傳所謂乾坤二篇

問答卷八

五

之策者正以其掛扐之外見存著數為言耳蓋揲著之法凡三揲掛扐過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為老陽之爻三揲掛扐過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為少陰之爻三揲掛扐過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為少陽之爻三揲掛扐過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為老陰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老陽老陰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為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為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為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為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令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皆為老陽坤六爻皆為老陰六子皆為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也但

三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齊於此若乾坤之爻而皆得於少陰陽也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為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為百九十二其合亦為三百六十此則不可易也

河洛圖書

論雖以四十五者為河圖五十五者為洛書然序論之文多先書而後圖蓋必以五十五數為體而後四十五者之變可得而推又况易傳明有五十有五之文而洪範又有九位之數耶

當基

易卦之位震東離南兌西坎北者為一說十二辟卦分屬十二辰者為一說及焦延壽為卦氣直日之法乃合二說而一之既以八卦之震離兌坎二十四爻直四時又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且為分四十八卦為之公侯卿大夫而六日七分之說生為

問答卷八

美

若以八卦為主則十二卦之乾不當為巳之辟坤不當為亥之辟艮不當為申酉巽不當為戌亥若以十二卦為主則八卦之乾不當在西北坤不當在西南艮不當在東北巽不當在東南彼此二說互為矛盾且其分四十八卦為公侯卿大夫以附於十二辟卦初無法象而直以意言本已無所據矣不待論其減去四卦二十四爻而後可以見其失也楊雄太元次第乃是全用焦法其八十一首蓋亦去其震離兌坎者而但擬其六十卦耳諸家於八十一首多有作擬震離兌坎者近世許翰始正其誤至立踰巖二贊則正以七百二十九贊又不足乎六十卦六日七分之數而益之恐不可反據其說以正焦氏之說也

孔穎達

孔氏是一揲也四字先儒莫有覺其誤者今論正之信有功矣

但細詳疏文後段孔氏實非不曉揲法者但爲之不熟故其言  
之易差而誤多此四字耳其云合於掛劫之處又云合於掛劫  
之一處而總掛之則實有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

畢中和

畢氏揲法視疏義爲詳柳子厚詆劉夢得以爲庸末於學者誤  
矣畢論三揲皆掛一正合四營之義唯以三揲之掛劫分措於  
三指間爲小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其言餘一益三之屬乃  
夢得直文太簡之誤使讀者疑其不出於自然而出於人意耳  
此與孔氏之失固不可不正然恐亦不可不原其情也

答程泰之

熹昨聞禹貢之書已有奏篇轉借累年乃得其全猶恨繪事易  
差間有難攷究處近乃得溫陵印本披圖按說如指諸掌幸甚

問答卷八

三

幸甚此書之傳爲有益於學者但頃在南康兩年其地宜在彭  
蠡九江東陵敷淺原之間而攷其山川形勢之實殊不相應因  
攷諸說疑晁氏九江東陵之說以爲洞庭巴陵者爲可信蓋江  
流自澧而東卽至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之東也若謂九江卽  
今江州之地卽其下少東便合彭蠡之口不應言至東陵然後  
東迤北會于匯也白氏所論敷淺原者亦有理而未盡蓋詳經  
文敷淺原合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疑卽今廬阜但無明文可  
攷耳德安縣敷陽山正在廬山之西南故謂之敷陽非以其地  
卽爲敷淺原也若如舊說正以敷陽爲敷淺原則此山甚小又  
非山脈並處若遂如晁氏之說以爲江入海處則合是今京口  
所過之水又不但九江而已也若以衡山東北盡處而言卽爲  
廬阜無疑蓋自岷山東南至衡山又自衡山東北而至此則九

江之原出於此三山之北者皆合於洞庭而注於岷江故自衡  
山而至此者必過九江也此以地勢攷之妄謂如此不審參以  
它書其合否又如何但著書者多是臆度未必身到足歷故其  
說亦難盡據未必如今目見之親切若明耳聞下向者固嘗經  
行而留意之久記覽之富其必有以質之故敢輒獻所疑伏惟  
有以教之幸也

答程泰之

病中得覽易老新書之秘有以見立言之指遠與博非先備  
思慮所及矣尚以道中盤輿搖兀神思昏憤未容盡究底蘊獨  
記舊讀儼若容止作容字而蘇黃門亦解爲修容不惰之意嘗  
疑此或非老子意後見一相書引此乃以容字爲容字於是釋  
然知老子此七句而三協韻以容韻釋脗若符契又此凡言若

問答卷八

三

某者皆有事物之實所謂容者亦曰不敢爲主而無與於事故  
其容儼然耳近見溫公注本亦作容字竊意古本必更有可攷  
者雖非大義所繫然恐亦可備討論之萬一不審台意以爲如  
何

答李壽翁

熹竊嘗聞之侍郎知易學之妙深造理窟每恨不得執經請業  
茲辱誨論警省多矣麻衣易說熹舊見之常疑其文字言語不  
類五代國初時體製而其義理尤多淺俗意恐只是近三五  
年以來人收拾佛老術數緒餘所造管翹數語於其後以俟知  
者及去年至此見一戴主簿者名師愈卽今印本卷後題跋之  
人初亦忘記其有此書但每見其說易專以麻衣爲宗而問其  
傳授來歷則又秘而不言後乃得其所著他書觀之則其文

意象多與所謂麻衣易說者相似而問亦多有附會假託之談以是心始疑其出於此人因復徧問邦人則雖無能言其履作之實者然亦無能知其傳授之所從也用此決知其爲此人所造不疑然是時其人已老病昏塞難可浚扣又尋卽物故遂不復可致詰但今考其書則自麻衣本文及陳李戴汪題四家之文如出一手此亦其同出戴氏之一驗而其義理則於邵意尤所不能無疑今以合論之及當復試加考訂他日別求教也程君著說亦嘗見之其人見爲進賢令至此數得通書愷悌博雅君子人也自別爲易說又有田制書近寄印本及所刻范伯達丈夫田說來今各以一編呈納伏幸視至它所欲請教者非一屬以歲凶郡中多事留此使人日久且草具此拜稟早晚別尋便拜啓次

問答卷八

答陳體仁 知柔 溫陵人號休齋居士

五

業別紙開示說詩之意尤詳因得以窺一二大者不敢自外敢以求於左右來教謂詩本爲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荷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攷之則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爲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

問答卷八

答顏魯子

四

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鍾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况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攷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等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爲詩之本也况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盡併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爲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未雖亡不害本之存愚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之文德則聲爲律而身爲度蕭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不審以爲如何二南分王者諸侯之風大序之說恐未爲過其曰聖賢淺深之辨則說者之鑿也程夫子謂二南猶易之乾坤而龜山楊氏以爲一體而相成其說當矣試考之如何召南夫人恐是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二南之應似亦不可專以爲樂聲之應爲言蓋必有理存乎其間豈有無事之理無理之事哉惟卽其理而求之理得則事在其中矣

答顏魯子

熹昨蒙論及深衣謹并幅巾大帶納上皆溫公遺製也但帶當結處合有黑紐之組所未能備其說見於書儀本章可攷而增蓋也又有黑履亦見書儀此不敢納呈去古益遠其冠服制度倖存而可考者獨有此耳然遠方士于亦所罕見往往人自爲制詭異不經近於服妖甚可歎也若得當世博聞好禮者表而出之以廣其傳庶幾其不泯乎

答顏魯子

蒙論深衣約紐正所未曉向借得者亦闕此制但既云條似紳而加潤即與今之匾條相似不知其制果如何又今法服背後垂綬亦是古組綬之遺象不記其以何物爲之恐亦可參考却俟訂正垂教也又承垂論景望謙卦忌盈之說未審曲折并薛氏鬼神事於此素亦未能無疑頓恨未得而扣其肯以快所惑或恐有可以言語發明者幸因筆及之也熹忽例蒙誤恩寬其致旱之罪而過錄微勞皆出推借之及初不敢辭適郡人應募賑濟者數家合得官資皆未放行義難先受不免申堂辭免并乞早與推恩矣恐欲知其曲折故敢及之非敢固爲矯激也

問答卷八

聖

朱文公問答全集卷九

書門人問答

琴袁機仲 樞 建安人

熹數日病中方得抽繹所示圖書卦畫二說初若茫然不知所謂因復以妄作啓蒙考之則見其論之之詳而明者偶未深考是以致此紛紛多說而愈致疑耳夫以河圖洛書爲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被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因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無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偶生成榮然可見此其所以濶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泚然氣象之所得而擬也是以仰視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偶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來喻又謂熹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此亦有說矣數之爲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伍錯綜無所不遍則有非人之所能爲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強合其所必合則縱橫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所能強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功夫神妙巧密直是好笑說不得也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

問答卷九

一

十至再劫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  
為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却連天數五至而行鬼  
神也為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間斷差錯不相連  
接舛誤甚明伊川先生已嘗釐正啓蒙雖依此寫而不曾推論  
其所以然者故覽者不之察耳至於卦畫之論反復來喻於畫  
之說亦多未究其底蘊且如所論兩儀有日乾之畫奇坤之畫  
偶只此乾坤二字便未穩當蓋儀匹也兩儀如今俗語所謂一  
雙一對云爾自此再變至生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各  
當為一畫之時方有一奇一偶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  
也來喻又曰以二畫增至四畫為二奇二偶又於四畫之上各  
增一奇一偶而為八畫此亦是於喜圖中所說發生次第有所  
未明而有此語蓋四象第一畫本只是前兩儀圖之一奇一偶

問答卷九

緣此一奇一偶之上各生一奇一偶是以分而為四而初畫之  
一奇一偶亦隨之而分為四段耳非是以二畫增成四畫又以  
四畫增成八畫也此一節正是前所謂自然契合不假安排之  
妙孔子而後千載不傳至康節先生始得其說然猶不肯大段  
說破蓋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來  
喻又曰不知陰陽二物果可分老少而為四象乎此恐亦考之  
未熟之過夫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揲著之法三變之中掛劫  
四以奇偶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  
分之然後爻之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所謂用九用六者正謂  
此也若其無此則終日揲著不知合得何卦至使得卦不知當  
用何爻安得以為後世之臆說而棄之乎又詳所論直以天地  
為兩儀而天生神物以下四者為四象此尤非是大抵則儀曰

家曰卦皆是指畫而言故曰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四象八卦又  
曰易有四象而示人以卦爻吉凶若如所論則是先有太極兩  
儀四象然後聖人以畫八卦而兩儀四象八卦三物各是一體  
而貌全然相接不著矣此乃易之綱領如法律之有名例不可  
以毫釐差蕪之所見判然甚明更無疑惑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如其未然幸復有以見教也

答袁機仲

邵子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此下四節通論伏羲六十四卦圖  
為陽右一偶為陰左三十二卦之初爻乃以果變而分非本即此  
初爻一偶為右三十二卦之初爻乃以果變而分非本即此  
也後做此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此一爻生第  
二爻而為陽下之半上交於陰上之半則生陰中第二爻生第  
奇一偶而為陽下之半上交於陰上之半則生陰中第二爻生第  
也太陽一奇今分為左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陰一偶今分為

問答卷九

右下半卦之第二爻少陽太陽其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  
分故此而初爻之二亦分為四矣  
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此一節以第二  
也陽謂太陽陰謂太陰剛謂少陽柔謂少陰太陽之下半交於  
太陰之下半則生太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為艮為坤矣  
偶而為乾為兌矣少陽之上半交於少陰之下半則生少陰中  
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為離為震矣少陰之上半交於少陽之  
上半則生少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為坎為巽矣此所謂  
八卦生八卦也乾一奇今分為八卦之四今又分為八矣  
四象生八卦也乾一奇今分為八卦之四今又分為八矣  
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為天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  
難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為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  
相交而生各加八卦以相間錯則六十四卦成矣然第三爻之  
一奇一偶於三爻亦分為一奇一偶各為二卦之第五爻而  
一奇一偶於三爻亦分為一奇一偶各為二卦之第五爻而  
奇一偶於三爻亦分為一奇一偶各為二卦之第五爻而  
卦相乘為六十四卦之第六爻而上下五爻亦分為一奇一偶  
者亦加二倍而卦相乘為六十四卦之第六爻而上下五爻亦  
如合符節不差毫此來教所引邵氏先生說也今子細辨析茲

呈幸詳考之方可見其曲亦未遑可輕議也然此已是就六十四卦已成之後言之故其先後多寡有難若語處乍看極費分疏倅然既會不得若要見得聖人作易根原直截分明却不如上看卷首橫圖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之後其先後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詞說於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揆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作依木畫出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蓋本不煩智力之助亦不容智力得以助於其間也及至卦成之後逆順縱橫都成義理千般萬種其妙無窮却在人看如何而各因所見為說雖若各不相資而實未嘗相悖也蓋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來喻所引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即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為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若執此說必謂聖人初畫卦時只見一箇三才便更不問事由一連便掃出三畫以擬其象畫成之後于細看來見使不得又旋劃筆添出後一半截此則全是私意杜撰補接豈復更有易耶來喻條目尚多然其大節目不過如此今但於此看破則其餘小小未合處自當迎刃而解矣故今不復悉辨以免高明伏幸財察註其數殊塗一本作二數

問答卷九

四

答袁機仲

來教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僞作

稟竊謂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真僞者一則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此兩塗而能直以臆度懸斷之者也熹於世傳河圖洛書之

書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義理不悖而證驗不差爾來教必以為僞則未見有以指其義理之繆證驗之差也而直欲以臆度懸斷之此意之所以未敢曲從而不得不辨也况今日之論且欲因象數之位置往來以見天地陰陽之造化吉凶消長之本原苟於此未明則固未暇別尋證據今乃全不尋其義理亦未至明有證據而徒然為此無益之辨是不議於室而謀於門不味其腴而較其骨也政使辨得二圖真僞端的不差亦無所用又况未必是乎願且置此而於熹所推二圖之說少加意焉則雖未必便是真圖然於象數本原亦當略見意味有歡喜處而圖之真僞將不辨而自明矣

答疑先天後天之說

問答卷九

五

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為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為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為邵氏解釋而於易經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

來教謂七八九六不可為四象



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卦相重四位成

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

正而  
陰陽

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太少分之者專以天道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太少矣推而廣之縱橫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此乃天地之間自然道理未畫之前先有此象此數然後聖人畫卦時依樣畫出揲著者又隨其所得掛劫過揲之數以合焉非是元無實體而畫卦揲著之際旋次安排出來也來喻於此見得未明徒勞辨說竊恐且當先向未畫前識得元有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底骨子方有商量今未須遽立論也用九用六之文固在卦成之後而用九用六之理乃在卦成之前亦是此理但見得實體分明則自然觸處通透不勞辨說矣至謂一八九

問答卷九

六

六乃揲著者所為而非聖人之法此誤尤不難曉今且說揲著之法出於聖人耶出於後世耶若據大傳則是出於聖人無疑而當是之時若無七八九六則亦無所取決以見其爻之陰陽動靜矣亦何以揲著為哉此事前書辨之已詳非熹之創見新說更請熟玩當自見之今不復繼續也來喻又云繫辭本只是四象生八卦今又倍之兩其四象而生八卦之一此數字不可曉然想不足深辨請且於前所謂實體者驗之庶乎其有得也

來教疑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

一畫為儀二畫為象三畫為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施次各加陰陽一畫則必至三重再成八卦者八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當以八卦編就加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得各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各之耳內卦為貞外卦為悔

亦是畫卦之時已有此名至揲著求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而得悔又是後一段事亦如前所論七八九六云爾非謂必揲著然後始有貞悔之名也大抵新書所論卦位與繫辭說卦空有異同至論揲著則只本繫辭何由別有他說如此等處至為淺近而今為說乃如此竊恐考之殊未詳也

來教引伊川先生說重卦之由

重卦之由不但伊川先生之說如此蓋大傳亦云八卦成列因而重之矣但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已意思惟而重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旋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

問答卷九

七

同然於天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然後別生計較又并畫上三爻以盡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處方其畫時雖是聖人亦不自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直是要人細心體認不可草草立說也

以上五條鄙意傾倒無復餘蘊矣然此非熹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為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劍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今見行周易緣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啓康之書所為作也若其習聞易曉人人皆能領畧則

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為屋下之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高明  
以為烹之說而忽之姑且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  
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玩之久熟淡洽於心則天地變化之  
神陰陽消長之妙自將瞭於心目之間而其可驚可喜可笑  
可樂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言之不盡偶得小詩  
以寄鄙懷曰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  
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說得太耶當了只少箇拄杖卓一  
下便是一回普說矣狂妄僭率幸勿鄙誚也杜杖上一  
本有拈字

答袁機仲

伏承別紙誨論詳悉及示新論尤荷不鄙但區區之說前此已  
悉陳之而前後累蒙排擯揮斥亦已不遺餘力矣今復下喻使  
罄其說顧亦何以異於前日耶然既屏開之使言則又不敢嘿

問答卷九

嘿然其大者未易遽論姑即來教一二淺者質之夫謂溫厚之  
氣盛於東南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者禮家之說也謂陽生於子  
於卦為復陰生於午於卦為姤者曆家之說也謂與位東南乾  
位西北者說卦之說也此三家者各為一說而禮家曆家之言  
猶可相通至於說卦則其卦位自為一說而與彼二者不相謀  
矣今來教乃欲合而一之而其間又有一說之中自相乖戾者  
此熹所以不能無疑也夫謂東南以一陰已生而為陰柔之位  
西北以一陽已生而為陽剛之位則是陽之盛於春夏者不得  
為陽陰之盛於秋冬者不得為陰而反以其始生之徵者為主  
也謂一陰生於東南一陽生於西北則是陰不生於正南午位  
之遇而淫於東陽不生於正北子位之復而旅於西也謂巽以  
一陰之生而位乎東南則乾者豈一陽之生而位於西北乎况

說卦之本文於巽則但取其潔齊於乾則但取其戰而已而未  
嘗有一陰一陽始生之說也凡此崎嶇反復終不可通不若直  
以陽剛為仁陰柔為義之明白而簡易也蓋如此則發生為仁  
肅殺為義三家之說皆無所悟肅殺雖似乎剛然實天地收斂  
退藏之氣自不妨其為陰柔也來教又論黑白之位尤不可疏  
然其圖亦非古法但今欲易曉且為此以寓之耳乾則三位皆  
白三陽之象也兌則下二白而上二黑下二陽而上一陰也離  
則上下二白而中一黑上下二陽而中一陰也震則下一白而  
上二黑下一陽而上二陰也巽之下一黑而上二白坎之上下  
二黑而中一白艮之下二黑而上一白坤之三黑皆其三爻陰  
陽之象也蓋乾兌離震之初爻皆白巽坎艮坤之初爻皆黑四  
卦相間兩儀之象也乾兌巽坎之中爻皆白離震艮坤之中爻

問答卷九

九

皆黑兩卦相間四象之象也乾離巽艮之上爻皆白兌震坎坤  
之上爻皆黑一卦相間八卦之象也豈有震坎皆黑而如坤巽  
離皆白而如乾之理乎此恐畫圖之誤不然則明者察之有未  
審也凡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契丈猶未之盡而况其  
體大而義深者又安可容易輕忽而遽加詆誹乎此熹所以不  
敢索言蓋恐其不足以解左右之惑而益其過也幸試詳之  
若熹所言略有可信則願繼此以進不敢吝也一本說說卦之  
取其潔齊而位之東南於乾則但取其戰而位之西北與以三  
畫言之雖為一陰之生而其所以位之東南者初非有取乎其  
義至於乾則又三陽之全體而初無一陽  
已生之義可得而取也按凡此論熹云  
又讀來書以為不可以仁義禮智分四時此亦似太草草矣  
夫五行五常五方四時之相配其為理甚明而為說甚久非  
熹獨於今日創為此論也凡此之類竊恐高明考之未詳思

之未審而卒然立論輕肆詆訶是以前此區區所懷不欲盡吐於老丈之前者尚多此其為龍施之聲音顏色大矣若欲實求義理之歸恐當去此而虛以受人庶幾乎其有得也借易皇恐恐又累

答袁機仲別幅

乾於文王八卦之位西北於十二卦之位東南坤於文王八卦之位西南於十二卦之位西北故今圖子列文王八卦於內而布十二卦於外以見彼此位置迥然不同雖有善辯者不能合而一之也然十二卦之說可曉而八卦之說難明可曉者當推難明者當闕按圖以觀則可見矣

論十二卦則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始於午而終於亥論四時之氣則陽始於寅而終於未陰始於申而終於丑此一說者雖若小差而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

問答卷九

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始焉已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遁卦而後溫厚之氣始盡也其午位陰已生而嚴凝之氣及申方始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義亦倣此蓋地中之氣難見而地上之氣易識故周人以建子為正雖得天統而孔子之論為邦乃以夏時為正蓋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按圖以推其說可見

來喻謂坤之上六陽氣已生其位乾之上九陰氣已生其位以

剝上九碩果不食十月為陽月之義推之則剝卦上九之陽方

盡而變為純坤之時坤卦下爻已有陽氣生於其中矣但一日

之內一晝之中方長得二十分之一必積之一月然後始滿一

晝而為復方是一陽之生耳夫之一陰為乾為遇義亦同此

雖有是說而未詳蓋論其始生之微固已可名於陰陽然便以密故為推之如此蓋論其始生之微固已可名於陰陽然便以此為陰陽之限則其方盛者未替而所占不啻卦內六分之五方生者甚微而所占未及卦內六分之一所以未可截自此處而分陰陽也此乃十二卦中之一義與復遇之說理本不殊但數變之後方說得到此不可攬先輒說亂了正意耳復遇一本

來喻又謂冬春為陽夏秋為陰以文王八卦論之則自西北之乾以至東方之震皆父與三男之位也自東南之巽以至西方之兌皆母與三女之位也故坤蹇解卦之彖辭皆以東北為陽方西南為陰方然則謂冬春為陽夏秋為陰亦是一說但說卦又以乾為西北則陰有不盡乎西以巽為東南則陽有不盡乎東又與三卦彖辭小不同此亦以來書之說推之而說卦之文適與彖辭相為表裏亦可以見此圖

問答卷九

來喻以東南之溫厚為仁西北之嚴凝為義此鄉飲酒義之言也然本其言雖分仁義而無陰陽柔剛之別但於其後復有陽氣發於東方之說則固以仁為屬乎陽而義之當屬乎陰從可推矣來喻乃不察此而必欲以仁為柔以義為剛此既失之而又病夫柔之不可屬乎陽剛之不可屬乎陰也於是彊以溫厚為柔嚴凝為剛又移北之陰以就南而使主乎仁之柔移南之陽以就北而使主乎義之剛其於方位氣候悉反易之而其所以為說者率皆參差乖迕而不可合又使東北之為陽西南之為陰亦皆得其半而失其半愚於圖子已具見其失矣蓋嘗論

之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為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

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為事作

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為事作

長爲生敘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楊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爾向日妙湛蓋嘗面稟易中卦位義理數甚多自有次第逐層各是一箇體面不可牽強合爲一說學者須是旋次理會理會上層之時未要攪動下層直待理會得上層都透徹了又却輕輕揭起下層理會將去當時雖似遲鈍不快人意然積累之久層層都了却自見得許多條理千差萬別各有歸著豈不快哉若不問淺深不分前後輒成一塊合成一說則彼此相妨令人分疏不下徒自紛紛成鹵莽矣此是平生讀書已試之效不但讀易爲然也前書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此是先儒舊說未可輕詆

問答卷九

七

今者來者雖不及之然此大義也或恐前書有所未盡不可不究其說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爲明白非區區今日之臆說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官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實實之義而爲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味五臭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

爲人之理矣故此一義切於吾身比前數段尤爲要緊非但小

答袁機仲

垂喻易說又見講學不倦下問不能之盛美尤竊欽仰已悉鄙意別紙具呈矣此但易中卦畫陰陽之分位耳未是吾人切身之事萬一愚見未合盛意可且置之而更別向裏尋求恐各自有緊切用功處也

答袁機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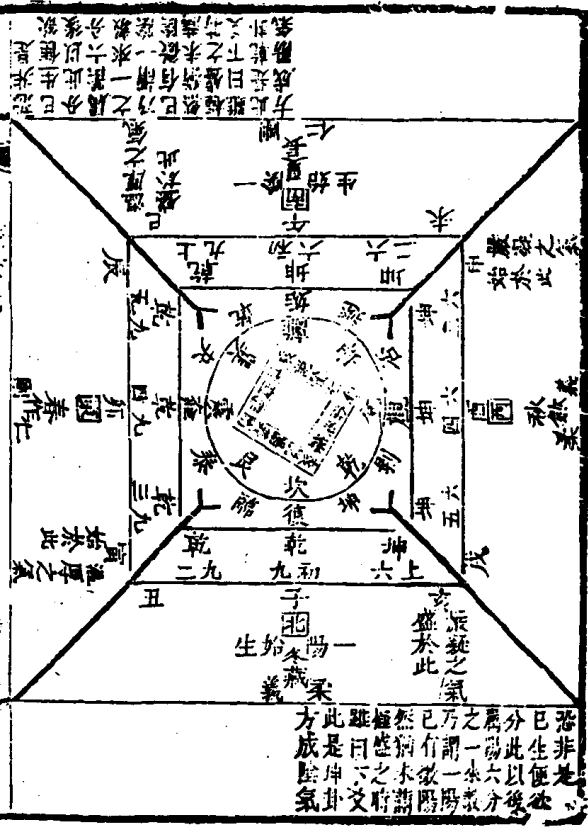
再辱垂喻具悉尊旨然細觀本末初無所爭只因武陵舊圖仁義兩字偶失照管致有交互其失甚微後來既覺仁字去西北方不得義字去東南方不得即當就此分明改正便無一事顧乃護其所短而欲多方作計移換陰陽剛柔四字以盡其失所以競紛紛紜以至干今而不能定也蓋始者先以文王八卦爲

問答卷九

七

說而謂一陰生於巽一陽生於乾則既非說卦本意矣其以二陽純乾之方爲一陽始生之地則又爲乖刺之甚者及既知之而又以十二卦爲說則謂一陽生於乾之上九一陰生於坤之上六遂按北方之陰柔以就南使之帶回仁字於西南而不失其爲陰柔移南方之陽剛以歸北使之帶回義字於東北而不失其陽剛則亦巧矣然其所移動者凡二方而六辰六卦例皆失其舊主又更改却古來陰陽界限蓋不勝其煩擾而其所欲遷就之意乃不過僅得其半而失其半蓋北方雖曰嚴凝而東方已爲溫厚南方雖曰溫厚而西方已爲嚴凝也是則非惟不足以救舊圖一時之失而其耻過作非故爲穿鑿之咎反有甚於前日者竊恐高明於此急於求勝未及渙致思也欲究其說以開盛意又念空言繳繞難曉易差不免畫成一圖先列定位





若論八卦之位則  
此與卦之象然說  
始生之象然說一  
之如初則不取此  
必如陽始生矣又  
為一陽之安若論  
如十二卦之安若  
在六卦之安若論  
六卦之安若論  
教云一陰已生何

來教之意以嚴凝  
為義剛而剛不可  
以屬陰故必移陽  
於北而使東北之  
陽與義剛合然以  
舊說言之則北方  
陰柔而反以為陽  
剛東方春而反以  
之始本仁而反以  
為義皆為未嘗若  
自以其說而論則  
於此而失於東也

答袁機仲

易說不知尊意看如何前書所云二方六卦六辰皆失其所  
與得半失半之說後來思之亦有未盡蓋徙陽於北使陽失其  
位而奪陰之位徙陰於南使陰失其位而奪陽之位二方固已  
病矣東方雖得仍舊為陽然其溫厚之仁不得南與同類相合  
而使強附於北方嚴凝之義不則却須改仁為義以去陰而就  
陽方得寧貼然又恐無此理是東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西  
方雖得仍舊為陰然其離北附南與夫改義為仁其勢亦有所  
不便足西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蓋移此二方而四方八面  
十二辰十二卦一時混亂無一物得安其性命之情也前書所  
稟殊未及此之明白詳盡也

答袁機仲

易說已悉若只如此則嘉固已深曉不待諄諄之告矣所以致  
疑正恐高明之見有所未盡而費力穿鑿使陰陽不得據其方  
盛之地仁義不得保其一德之全徒爾紛紛有損無益爾今既  
未蒙省察執之愈堅則區區之愚尚復何說竊意兩家之論各  
自為家公之不能使我為公猶我之不能使公為我也不自  
此閉口不談各守其說以俟義文之出而贖正焉然以高明之  
見自信之篤竊恐義文復出亦未肯信其說也魏鄭公之言以  
為望獻陵也若昭陵則臣固已見之矣佛者之言曰諸人知處  
良遂撫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正此之謂矣世間事吾入身在  
閑處言之無益此正好從容講論以慰窮愁而朽鑿之不合又  
如此是亦深可歎者而信乎其道之窮矣

答袁機仲



易說垂示極術不鄙然淺陋之見前已屢陳至煩訶斥久矣今復何敢有言但詳序說諸篇唯是依經說理而不惑於諸儒臆說之鑿此為一書要切之旨今以篇中之說考之則如繫辭說卦解兩引禮記以春作夏長為仁秋收冬藏為義說卦解又獨引溫厚之氣始於東北盛於東南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東北以為仁義之分此於經既有據又合於理之自然真可謂不惑於諸儒臆說之鑿矣但其所以為說則又必以為聖人恐乾止有陽剛而無仁坤止有陰柔而無義故必兼三才以為六畫然後能使乾居東北而為冬春之陽坤居西南而為夏秋之陰又必橫截陰陽各為兩段以分仁義之界然後能使春居東而為乾之仁夏居南而為坤之仁秋居西而為坤之義冬居北而為乾之義此非本書之詞但以鄭意注則其割裂補綴破碎參

問答卷九

九

差未知於經何所據依而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又按文王孔子皆以乾為西北之卦艮為東北之卦顧雖未能洞曉其所以然然經有明文不可移易則已審矣今乃云乾位東北則是貶乾之尊使居艮位未知使艮却居何處此又未知於經何所據依而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又按孔子明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則固以太極為一兩儀為二而凡有心有口者皆能識之不待推曆而算而後可知也今大極論乃曰乾坤者易之太極則以是兩儀為太極而又使之自生兩儀矣未知此於經何所據依而又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至繫辭解又謂太極者一之所由起則是以為太極之妙一不足以各之而其序則當且生所起之一而後再變乃生兩儀矣此則又未暇論其於經有無據依是與不是諸儒臆說之鑿而但以前論

參之已有大相矛盾者不審高明之意果何如也凡此四條真皆不敢以為非以觸尊怒但所未曉不敢不求教耳

答袁機仲

海論參同邵氏不知易之說辨博高深非淺陋所能窺測但參同之書本不為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處不敢輕議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沈存中筆談解釋甚詳亦自有理參同所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雖非為明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者其言自成一說可推而通則亦無害於易恐不必輕肆詆排也至於邵氏先天之說則有推本伏羲畫卦次第生生之妙乃是易之宗祖尤不當率爾妄議或未深曉且當置而不論以謹闕疑若必以為不知易則如烹葷尚何足與言易而每煩提耳之勤也既荷不鄙不敢不盡其愚其他如六五坤承向亦疑有誤字見於考異而所示十二卦圖以姤為子以復為午亦所未喻所引坎離無爻位亦有脫字此或只是筆誤皆未暇論也

問答卷九

九

答趙提舉善舉

慕用之久往歲離辱寵臨而空德卒迫不能少款每以為恨近乃竊窺所著易論語書又歎其得之之驗而不獲親扣門理也聞因虞君轉請所疑初未敢以姓名自通而高明不鄙遠辱臨書所以傾倒之意甚厚三復以還感慰亡量不敢無以報也茲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察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必有萬物峻極于天以形容其至大而



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倫德  
疑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  
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訓析喜高妙而略細微  
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  
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真也今且以經言論之其所察明固不  
外乎一理然其所指則不能無異同之別而就其所同之中蓋  
亦不無賓主親疎遠近之差焉如卦之所以八者以奇偶之三  
加而成也而爻之所以三則取諸三才之象而非奇偶所能與  
此理之一而所指之不同者也四象之說本為畫卦則當以康  
節之說為主而七八九六東西南北水火金木之類為客得其  
主則客之親疎遠近皆即此而可定不得其主而曰是皆一說  
則我欲同而彼自異終有不可得而同者矣此所指之同而不

問答卷九

三

能無賓主之分者也是皆樂渾全而忌剖析之過也至於乾坤  
之純而不雜者聖人所以形容天地之德而為六十四卦之綱  
也乾之純於剛健而不雜又聖人所以形容天理自然之全體  
而為坤之綱也所以贊其剛健柔順之全德以明聖人體道之  
妙學者入德之方者亦云備矣未嘗以其偏而少貶之也至於  
諸爻雖或不免於有戒然乾九三之危以其失中也其得無咎  
以其健而健也坤六五之元吉以其居尊而能下也上六之龍  
戰以其太盛而亢陽也是豈惡乾之剛而欲其柔惡坤之柔而  
欲其剛哉今未察乎其精微之蘊而遽指其偏以為當戒意若  
有所未足於乾坤而陋小之者是不亦喜高妙而略細微之過  
乎至於用九用六乃為戒其剛柔之偏者然亦因其陰變為陽  
陽變為陰之象而有此戒如歐陽子之云者非聖人創意立說

而強為之也大抵易之書本為卜筮而作故其詞必根於象數  
而非聖人已意之所為其所勸戒亦以施諸筮得此卦爻之  
人而非反以戒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知此所以其說雖  
有義理而無情意雖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比因玩索偶幸及此  
私竊自慶以為天啓其衷而以語人人亦未見有深曉者不知  
高明以為如何舊亦草筆其說今謾錄二卦上呈其他文義未  
學者多未能卒業姑以俟後世之子雲耳近又嘗編一書略  
論象數梗槩並以為獻妄竊自謂學易而有意於象數之說者  
於此不可不知外此則不必知也心之精微言不能盡臨風引  
領馳想增劇

答趙提舉

易學未蒙指教乃有簡易之稟令人踴躍其書草略何足以當

問答卷九

三

此然此二字在易數中真不可易之妙近世說易者愈多而此  
理愈晦非見之明孰能以一言盡之哉歎服亡已近嘗略修數  
處尋別寄呈但圖書錯綜縱橫無不融合終有不可得而盡者  
信乎天地之文非人之私智所能及也

與周益公

竊竊以孟夏清和伏惟判府安撫少保大觀文丞相國公鈞候  
動止萬福嘉近嘗拜書并樹先生墓文請教今者至城中乃知  
未遣已白史君趣其行諒亦非久當徹鈞聽也薰有少懇率易  
拜稟喜先君子少喜學荆公書收其墨蹟為多其一紙乃進鄴  
侯家傳奏草味其詞旨玩其筆勢直有跨越古今關闔宇宙之  
氣然與今版本文集不同疑集中者乃刪潤定本而此紙乃其  
胸懷本趣也嘗欲抄目錄李傳本語附其後而并刻之使後之

君子得以考焉而未暇也今江西使者汪兄季路乃欲取而刻之臨川妄竄欲求相公一言以重其事庶幾覽者有以知此幅紙數行之間而其所關涉乃有不可勝言之感非獨爲筆札玩好設也伏惟相公亦當慨然於此而終惠之早賜揮染附季路爲幸甚厚其他尚有與王觀文論邊事數紙異時并當附呈以求審定也專此具稟不敢它及伏乞鈞照

答周益公

昨蒙寵喻范歐議論鄙意有所不能無疑欲以請教而亦未暇今過此便似不可失而病軀兩日覺得沉重愈甚於前勢不容詳細稟白但竊以爲范歐二公之心明白洞達無纖芥可疑自公前過後功瑕瑜自不相掩若如尊喻却恐未爲得其情者故願相公更熟思之也向見范公與呂公書引汾陽臨淮事者語

問答卷九

三

意尤明白而集中却不見之恐亦爲忠宣所刪也忠宣固賢然其規模氣象似與文正有未盡同者深諱此事雖不害爲守正然未得爲可與權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少日見徐玉丈端立自言嘗見石林疑范馬鍾律之辨乃故爲同異以釋朋比之疑者因告之曰此事信否未可知然爲此論者亦可謂不占便宜矣石林爲之一笑而罷今日之論恐或類此故并及之僭率皇恐切望矜恕

答周益公

前者累蒙誼論范碑曲折考據精博論議正平而措意深遠尤非常情所及又得呂子約錄記所被教墨參互開發其辨益明熹之孤陋得與聞焉幸已甚矣復何敢措一詞於其間謹然隱之於心竊有所不能無疑者蓋嘗竊謂呂公之心固非晚生所

能窺度然當其用事之時舉措之不合衆心者蓋亦多矣而又惡忠賢之異已必力排之使不能容於朝廷而後已是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惡之况范歐二公或以諷議爲官或以諫諍爲職又安可置之而不論且論之而合於天下之公議則又豈可謂之太過也哉逮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亦以老病將歸而不復有所畏忌又慮夫天下之事或終至於危亂不可如何而彼輩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復用則其罪必歸於我而并及於吾之子孫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其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於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倦倦之義實在國家故承其善意既起而樂爲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

問答卷九

三

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無餘矣此善今不見於集中恐亦以忠宣刊去而不傳也此最爲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難者歐陽公亦識其意而特書之蓋曰公前日之貶范公自爲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爲可書二者各記其實而美惡初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淺之爲丈夫矣今讀所賜之書而求其指要則其言若曰公度量渾灑心術精深所以期於成務而其用人才德兼取不爲諸賢專取德望之偏故范歐諸公不足以知之又未知其諸子之賢而攻之有太過者後來范公雖爲之用然其集中歸重之語亦甚平平益特州郡之常禮而實則終身未嘗解化也其後歐公乃悔前言之過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託爲解化之語以見意而忠宣獨知其父之心是以直於碑中刊去其語雖以取怒於歐公而不

憚也凡此曲折指意微密必有不若然者顧於愚見有所未安不敢不詳布其說以求是正伏惟怨其僭易而垂聽焉夫臣公之度量心術期以濟務則誠然矣然有度量則宜有以容議論之異同有心術則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賢退姦然後可以有濟今皆反之而使天下之勢日入於昏亂下而至於區區西事一方之病非再起范公幾有不能定者則其前日之所為又惡在其有度量心術而能成務也哉其用人也欲才德之兼取則亦信然矣然范歐諸賢非徒有德而短於才者其於用人蓋亦兼收而並取雖以孫元規滕子京之流恃才自肆不入規矩亦皆將護容養以盡其能而未嘗有所廢棄則固非專用德而遺才矣而呂公所用如張李二宋姑論其才亦決非能優於二公者乃獨去此而取彼至於一

問答卷九

論

時豪俊所弛之士窮而在下者不為無人亦未聞其有以羅致而器使之也且其初解相印而薦王隨陳堯佐以自代則未知其所取者為才也耶為德也耶是亦不足以自解矣若謂范歐不足以知呂公之心又不料其子之賢而攻之太過則其所攻事皆有迹顯不可掩安得為過且為侍從諫諍之官為國論事乃視宰相子弟之賢否以為前却亦豈人臣之誼哉若曰范呂之仇初未嘗解則范公既以呂公而再逐及其起任西事而趨進職秩乃適在呂公三入之時若范公果有怨於呂公而不釋乃悶然受此而無一語以自明其前日之志是乃內懷憤毒不能以理自勝而但以貪得美官之故俛而受其籠絡為之驅使未知范公之心其肯為此否也若曰歐公晚悔前言之失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以自解則是畏其諸子之賢而欲除為

自託之計於是寧實死友以結新交雖至以無為有愧負幽其而不遷恤又不知歐公之心其忍為此否也况其所書但記解仇之一事而未嘗并舉其他美則前日斥逐忠賢之罪亦未免於所謂欲蓋而彰者又何足以贖前言之過而媚其後人也哉若論忠宣之賢則雖亦未易輕議然觀其事業規模與文正之弘毅開豁終有未十分肖似處蓋所謂可與立而未可與權者乃翁解仇之事度其心未必不深恥之但不敢出之於口耳故辭於墓碑刊去此事有若避諱然者歐公以此深不平之至屢見於書疏非但墨莊所記而已况龍川志之於此又以親聞張安道之言為左驗張寶呂黨尤足取信無疑也若曰范公果無此事而直為歐公所誣則為忠宣者正當沫血飲泣貽書歐公具道其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迹而俟歐公之命以為進退

問答卷九

論

若終不合則引義告絕而更以屬人或姑無刻石而待後世之君子以定其論其亦可也乃不出此而直於成文之中刊去數語不知此為何等舉措若非實諱此事故隱忍寢默而不敢言言則易為其不為彼之明白而直為此黯闇耶今不信范公出處文辭之實歐公丁寧反復之論而但取於忠宣進退無據之所為以為有無之決則區區於此誠有不能識者若撫實而言之但曰呂公前日未免蔽賢之罪而後自誠有補過之功范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本末如青天白日無纖毫之可議若范公所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者尤足以見其心量之廣大高明可為百世之師表至於忠宣則所見雖狹然亦不害其為守正則不費詞說而名正言順無復可疑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狂瞽之言或未中理得賜鑒曉于萬幸甚後書論又以昭錄不

書解仇之語而斷其無有則嘉以爲呂公拜罷范公進退既直  
書其歲月則二公前憾之釋然不待言而喻矣不然則昭錄書  
成歐公固已不爲史官而正獻忠宣又皆已爲時用范固不以  
墓碑全文上史氏而呂氏之意亦恐其有所未快於歐公之言  
也是以姑欲置而不言以泯其迹而不知後世之公論有不可  
誣者是以終今日之紛紛耳如又不然則范公此舉雖其賢子  
尚不能識彼爲史者知之必求能如歐公之深或者過爲隱避  
亦不足怪恐亦未可以此而定其有無也墨莊之錄出於張邦  
基者不知其何人其所記歐公四事以爲得之公孫當世而子  
約以爲紹興舍人所記此固未知其孰是但味其語意實有後  
人道不到處疑或有自來耳若談叢之書則其記事固得有於  
一時傳聞之誤者然而此病在古難遷固之博近世則温公之

陽春卷九

天

誠皆所不免况於後世雖頗及見前輩然其平生蹤跡多在田  
野則其兄聞之間不能盡得事實宜必有之恐亦未可以此便  
謂非其所著也卅朱之云誠爲太過然歐公此言嘗爲令狐父  
子文字繁簡而發初亦無大美惡但似一時語勢之適然不暇  
擇其擬倫之輕重耳故此言者雖未敢必其爲公之言而亦未  
可定其非公之言也此等數條不足深論然偶因餘海之及而  
并講之使得皆紫裁正則亦不爲無小補者惟是所與子約書  
中疑學道三十年爲後學之言者則嘉深惑焉而尤以爲不可  
以不辨不審明公何所惡於斯言而疑之也以道爲高遠玄妙  
而不可學邪則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  
州百千萬人常行之路爾非若老佛之所謂道者空虛寂滅而  
無與於人也以道爲迂遠疎闊而不必學邪則道之在天下若

臣父子之間起居動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  
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而讀  
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  
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不但玩其文詞以爲級緝纂組  
之工而已也故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  
道則易使而夫子是之則學道云者豈近世後學之言哉若謂  
歐公未嘗學此而不當以此自名耶則歐公之學雖於道體猶  
有欠闕然其用力於文字之間而泝其波流以求聖賢之意則  
於易於詩於周禮於春秋皆嘗反復窮究以訂先儒之繆而本  
論之篇推明性善之說以爲息邪距詖之本其賢於當世之號  
爲宗工巨儒而不免於祖尚浮虛信惑妖妄者又遠甚其於史  
記善善惡惡如唐六臣傳之屬又能深究國家所以廢興存亡

陽春卷九

毛

之幾而爲天下後世深切著明之永鑒者固非一端其它文說  
雖或出於遊戲翰墨之餘然亦隨事多所發明而詞氣藹然實  
平深厚精切的當真韓公所謂仁義之人者恐亦未可謂其全  
不學道而直以燕許楊劉之等期之也若謂雖嘗學之而不當  
自命以取高標揭已之嫌耶則爲士而自言其學道猶爲農而  
自言其服田爲賈而自言其通貨亦非所以爲夸若韓公者至  
乃自謂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則其言之不讓益  
甚矣又可指爲後生之語而疑之耶凡此又皆嘉之所未論者  
蓋嘗反復思之而竟不得其說恭惟明公以事業文章而論世  
尚友其於范歐之間固已異世而同轍矣至於博觀今昔攷訂  
是非又非肯妄下雌黃者且於六一之文收拾編纂警正流通  
用力爲多其於此事必不草草况又當此正道湮微異言充塞

之際餘論所及小有左右則其輕重厚薄便有所分竊計念之已熟而處之亦已精矣顧慮之愚獨有未能無疑者是以不敢默默而不以求正於有道所恨僞學習氣已深不自覺其言之狂妄伏惟高明恕而教之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與趙丞相別紙 正字竹至泉州人封魏國公諡忠宣

伏蒙別紙垂論楊至曲折不勝皇恐喜前此本以異議得罪於丞相幸蒙矜察今又失周防有此疎脫意必已重得罪而遂見絕矣不謂丞相承聽不遺洞見底蘊至於誨諭之詳雖使熹自爲辯竊不過如此幸甚然聞州縣奉行之間不無觀望囚繫箠撻橫及無辜程督之嚴至今未解遠近傳聞過有疑論此殆未知丞相與其外家自有契分而仁心曠度本不忍使其狼狽至此也熹既蒙鑄誨感懼之深尚恐未有以此聞於鈞聽者輒

不問答卷九

五

復稟白伏惟照察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

前此蒙諭楊至秀才事率易報稟似聞已荷寬慈許以容恕足見大人之度至公無我有如此者不勝敬服然聞有司尚以前日待移之峻追捕未已其人至今竄伏無所容寄有足矜者如蒙推念更得一言明喻所屬罷其捕遣仍俾互相關白使知盛德雅量不替匹夫之意則此人終受賜矣熹辱知素厚不敢復避嫌疑而胃昧及此并冀容察皇恐死稟

答留丞相

李通判歸出示所賜手教拜領伏讀慰幸已深至於垂諭諄復勤懇則又痛仰德盛禮恭樂取諸人不難舍己之意蓋有一介而衣之士所不易者歎慕感激所得多矣前此偶因垂問率易

呈獻亦以姑備燕中餘暇遊暇止睡之須不謂乃蒙親賜臨閱日有程諫以及終篇而斟酌取予詳審精切又有專門名家所不逮者此周公執贊還贊之心卑公克勤小物之意此所以爲聖賢之盛節而非近世諸公所及也熹雖凡陋然其用力於此不爲不久而歷選平生講磨論說其得此於人蓋鮮不意臨老乃有過於明公也更有它書欲送傾困倒廩以跪進於几下而私居乏人艱於繕寫少假歲月當遂此心僅得一一悉察印證則亦足以自信而無憾於方來矣顧所不能無恨者猶以登門之晚而其質疑請益乃有十年之遲伏想明公於此亦不能不慨然其間也謹因李倅還便奏記叙謝目昏不得謹好尤以皇懼并乞矜察

與曾裴父

不問答卷九

五

求仁之方竊意潛心久矣方恨未獲躬扣昨欽夫寄示送行序文其說似皆的當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與曾裴父

向聞垂意魯論聖門親切指要正在此書想所造日以深矣恨未得聞一二也敬夫得書否比來講論尤精密亦嘗相與講所疑否元履遇合非常未知所以稱寒士友蓋多樂之而熹竊有懼焉想高懷正如此當有以警策之也

與曾裴父

敬夫爲元履作齋銘嘗見之否護納一本其言雖約然大學始終之義具焉恐可冀左右也崇安二公祠記熹所妄作輒往求教雖不及改尚警其後也

答黃叔張

雜之

示及三書感誠立誠通之論誠如算輪不敢多題竊意自有此書無人與之思索至此西銘太極諸說亦皆積數十年之功無一字出私意釋氏以胸襟流出為極則以今觀之天地之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髮意思安排不著毫髮意見夾雜自然先聖後聖如合符節方是究竟處也

答耿直之素

熹生長窮僻少日所聞於師友者不過脩身窮理守正俟命之說雖行之不力有愧夙心亦未嘗敢舍之而從人也頃歲入浙從士大夫游數月之間凡所聞者無非枉尺直尋苟容偷合之論心竊駭之而獨於執事者見其綜理名實直道而行卓然非當世之士也顧雖未及一見而職事之間適相首尾乃有不約而合者於是始復益信前日心期之不偶然也茲者又承示及

不問卷九

三

所與學官弟子講論之說不唯有以見賢侯在洋弦歌之盛而潛心大業體用圓融之妙所以警發昧陋者又為深切三復欣幸不知所言然頃於此書粗嘗討究亦見前輩之說有如此者因以文義求之竊疑聖言簡直未遽有此曲折而孔顏之所以為聖賢必有超然無一毫意必同我之私者以為之本然後有以應事物之變而無窮以是止據舊說不復致疑今睹來示雖若不異於前人而其規模之大體用之全則非彼所到而熹之愚亦未及也更俟從容反復玩味別以求教它所論著亦有欲就正者私居乏人抄寫後便寄呈也去歲秋荒後時狼狽殊甚不謂其人乃復見恕如此來喻所及令人恐懼不自安耳

答薛士龍 季宜 永嘉人

熹竊伏窮山講服盛名之日久矣去年邂逅林擇之歸自宣城

又能道餘論一二皆成已成物之大致區區益願承教於前以憂慮之餘屏跡田里而執事名聞方昭德業方起隱顯異趣私竊揣料未容遂遂鄙懷則亦悵然太息而已茲者林擴之之來乃知榮膺辟谷出試備藩宣布之初譽處休洽深以為慰又蒙下鄙遠貽書翰所以教告甚悉擴之又以所聞相與推說皆平生所深歎問者感幸之至不容於心然而三復來教則有熹愚不敢當者二焉請陳其說而左右者察之熹自少愚鈍事學不能及人頗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益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錄絲累分寸靡攀以幸其粗知理義之實

不問卷九

三

不為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懷然大懼日力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其進而未得也執事乃不知此而反以講道教人之事期之此熹之所以不敢當者一也至於聖賢出處之義則亦略聞之矣顧以材智淺劣自知甚明而又學無所成不堪酬酢故自十數年來日益摧縮不敢復有當世之念雖昨來奉親之日急於甘旨之奉猶不敢自彊其所不足以及犯世患矧今孤寡餘生形神凋喪懶廢無用益甚於前誠不忍復為影綬結綬之計以重不孝之罪是以杜門空山甘忍窮寂以遂區區之志而庶幾或寡過焉執事又不知此而反以行道濟時之事責之此熹所以不敢當者二也感服至意無以為謝敢布腹心伏惟加察焉繼此儻未斥絕尚冀有以警誨之使不迷於入德之塗則執事之賜厚矣它非所敢望



也制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正名存實亡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太守身爲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編讀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蓋不出乎章句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洵瀾醜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敢因垂問之及而請質焉因風見教及此幸甚又聞慶曆間嘗取湖學規制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可攷者得令書吏錄以見賜則又幸甚相望之遠無由造前請益所欲言者何啻萬端遙想郡齋之間伏紙不審引領

答薛士龍

喜屏居窮陋幸無它苦而涉春以來親友喪亡叩問奔走不得少安殊無好况此外無足言者論諱後仰荷不鄙之意然無不可之教則非初學所敢自期而待禮而應者元非衰陋所敢萌意也區區之懷前言蓋已盡之矣萬一諸公終不察則不過恭俟嚴譴而已無它說也蒙愛念之深而其間頗有未相悉者故敢及之然不足爲外人道也垂論湖學本未不勝感歎而所論胡公之學蓋得於古之所謂涵濡應對進退者尤爲的當譬發深矣竊意高明所以成已成物之要未嘗不在於此而廣其大精微之蘊其所超然而獨得者又非言之所能論也踰伏之蹤末由承教於前徒切歎仰儼不棄外時得德音以輒策之實爲萬幸而來教之云倒置已甚讀之愧汗取踵不知所以自容萬望矜察自此書來存訪死生之外削去虛文直以道義啓告誘掖此真區區所望於門下者即懷倥倥亦得無所慚憚而悉

開答卷九

三

布之以求藥石之誨不密尊意能容而聽之否

答林謙之 光朝 黃田人稱文軒先生諡文節

茲承函召還朝不獲爲問以候行李伏奉貴亭所賜教帖恭容執御在行神相起居萬福慰之至比日伏想已遂對揚從容落沃必有以發明道學之要切中當世之病者恨未得聞至於不次之除非常之數則不足爲執事道也嘉惠不隨時自量其齊所願不避力田養親以末寡過而已所謂赴事功自當世賢人君子事豈嘉所敢議哉過蒙諄諄荷愛之渙書尾丁寧尤爲切至屬數日前已申祠官之請聞命不早雖欲奉教而不可得矣抑嘉久欲有請於門下而未敢以進今輒因執事之問而一言之蓋嘉聞之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驕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嘉雖力薄材學無所至徒抱愛歎末如之何竊獨以爲非如執事之賢案爲後學所親仰者不能有以正而

開答卷九

三



抹之故敢以為前執事誠有意焉則熹雖不敏且將勉策焉願  
以佐下風之萬一不識執事亦許之否乎謹此布聞因謝先辱  
餘惟為道自重以慰後學之望上狀不宣

答江元適

衢州人

孤陋晚生屏居深僻未嘗得親几杖之遊乃蒙不鄙使賢子遺  
之手書致發明道要之文三編加賜親札存問縉縉反若後進  
之禮於先達熹愚不肖不知所以得此於門下者拜受嗟蹟若  
無所容退而伏讀以思至於三四雖昏情無聞未復直闕所至  
之堂與然竊有以識夫所謂求仁之端者而知其玩心高明深  
造自得非世儒之習也幸甚幸甚熹天資魯鈍自勿記問言語  
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為己之學而未得其  
處蓋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

問答卷九

論

大方竟以才質不敏知識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  
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其所以奉親事長居室延交者蓋  
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日者誤蒙收召草野之臣其義不敢固辭  
造朝之際無以待問輒以所聞於師友者一二陳之豈胸中誠  
有是道以進之吾君哉特欲發其大端冀萬一有助焉耳不謂  
流傳復誤長者之聽伏讀誦諭漸負不知所言然厚意不可虛  
辱敢因所示文編其間有不能無疑者略擇其愚以請於左右  
伏惟幸復垂教焉無極齋記發明義理之本原正名統實於毫  
釐幾忽之際非見之明玩之熟詎能及此然其間有曰易始象  
其機詩書禮樂始陳其用熹竊謂姑者且然而非實之辭也夫  
易之象其機詩書禮樂之陳其用皆其實然而不可易者豈且  
然而非實之云乎又有曰考歸曰強名曰假狀凡此皆近乎老

莊與津鳴榮之說以六經語孟攻之凡聖人之言皆察實而精  
明平易而精與似或不如是也又有曰禮樂政事典讀訓誥皆  
斯齋之士其耳上其之言亦出於莊周識者固已譏之今祀其  
言以為是說則是道有精粗內外之隔此恐未安又曰老今釋  
今付之大鈞範質之初語意隱與亦所未喻又曰西伯不識不  
知仲尼母意母我茲益乾坤毀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  
乎息矣熹竊謂詩人之稱文王雖曰不識不知然必繼之曰順  
帝之則孔門之稱夫子雖曰母意母我然後之得其傳者語之  
必曰絕四之外必有事焉蓋體用相循無所偏滯理固然也且  
大傳所謂易不可見則乾坤息者乃所以明乾坤即易易即乾  
坤乾坤無時而毀則易無時而息爾恐非如所引終篇之意乃  
類於老氏復歸於無物之云也若夫中庸之終所謂無聲無臭

問答卷九

論

乃本於上天之載而言則聲臭雖無而上天之載自顯非若今  
之所云并與乾坤而無之也此恐於道體有害自所謂求仁之  
端者推之則可見矣士箴本未該備說天人貫通其於指示仁  
體極其親切三妻書推天理而見諸人事其曰體不立而徒恃  
勇斷以有為一旦智窮力屈善後之謀索矣可謂切中今日之  
病又曰體中心之誠實者達於禮樂刑政之閒而加之四方萬  
里之遠可謂善補衮職之闕皆非淺陋所及也然熹竊嘗聞之  
聖人之學所以異於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莫  
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  
高明而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  
實無異體故也故曰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  
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聖

人丁寧之意亦可見矣凡此謬妄之言皆不知其中否正欲求  
教於左右以啓其未悟故率意言之無復忌憚蓋以爲不如是  
不足以來警切之悔爾固來不吝垂教實所幸願而非敢望也

答江元適

別紙所喻汪洋廣大不可涯涘然竊以平生所聞於師友有驗  
之雖其大致規模不能有異至其所以語夫進修節序之緩急  
先後者則或不同矣蓋薰之所聞以爲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  
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  
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  
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  
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未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壓  
飭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

問答卷九

三

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  
振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凡此與來教所謂傷時  
痛俗急於自反且欲會通其旨要以爲駐足之地者其本未指  
意似若不同故前後復反之言率多違異今姑論其大槩以爲  
求教之目其它曲折則非得面承不能究也精義二字聞諸長  
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善  
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詣此而  
已矣所謂精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  
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  
致用而用無不利也來教之云似於各名之間小有可疑雖非  
大指所繫然此乃學者發端下手處恐不可略故復陳之不審  
高明以爲如何

答江元適

竊嘗謂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  
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  
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謬即  
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  
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爲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  
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  
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子  
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  
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  
之要矣今執事以反身自認存真合體者自名其學信有意於  
求仁矣而必以精義之云爲語道之精體而無與乎學者之用

問答卷九

三

力又以辨是非別可否爲空言不充實用而有害乎簡易之理  
則熹恐其未得爲至當之論也蓋曰道之精體則義不足以名  
之以義強名則義之爲名又無所當此蓋原於不知義之所以  
爲義是以既失其名因昧其實於是乎有空言實用之說此正  
告于義外之蔽也一不知義則大所謂仁者亦豈能盡得其全  
體大用之實哉近世爲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之書而五峰胡  
先生者名安字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  
玩味恐執事未以爲然則試直以文義攷之精義入神正與利  
用安身爲對其曰精此義而入於神猶曰利其用而安其身耳  
揚子所謂精而精之用字正與此同乃學者用功之地也若謂  
精義二字只是道體則其下復有入神二字豈道體之上又有  
所謂神者而自道以入神乎以此言之斷可決矣抑所謂反身

自認存真合體者以孔子克己復禮孟子勿忘勿助之說驗之則亦未免失之急迫而反與道為二大抵天人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自為障礙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己私印天理不期復而自復惟日用之間所以用力循循有序不凌不躐則至於日至之時廓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今於古人所以下學之序則以為近於傀儡而鄙厭之遂欲由徑而捷出以為簡易反謂孔孟未嘗有分明指訣殊不知認而後合振苗助長其不簡易而為傀儡亦已大矣熹竊以為日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真本體孔孟之言無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故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天何言哉而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豈平日雅言常行之外而復有所謂分明指訣者哉此外抵牾尚多然其大槩節目具於是矣以執事教誨不倦念未有承晤之期不敢久虛大賜是以冒昧罄竭其愚伏惟恕其狂妄少賜覽觀還以一言示及可否虛心以俟如有所疑不敢不以復也

答詹體仁 僑之 浙江遂安人

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然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二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故其說有太快處以啓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明有以救之也為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致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的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為先脩身則以循規矩為要除却許多懸空閑說庶幾平穩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楊廷秀 萬里 江西吉水人稱齋先生

程弟轉示所惠書教如奉談笑仰見放懷事外不以塵垢批撥累其胸次之超然者三復歎羨不能自已數口偶苦脾疾心腹撓悶意緒無聊值此便風不敢不附報自力布此僅能問何如他皆未暇及也時論紛紛未有底止契丈清德雅望朝野屬心切冀服食之間以時自重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通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

答李季章 璧

兩書纒纒皆有飄然遠引之意不審果以何日決此計耶熹竊謂得請深荷上恩既還舊官無復可辭之訖孤危之跡雖未可保然姑無媿於吾心可也承問及先人紹興中文字遺藁中劄子第三篇疑即此奏藁章所刊集中有之今以納呈已加籤貼

開卷卷九

九

於其上矣筆削之際儻得附見千萬幸甚諸公爭和議時先人與胡德輝范伯達諸公同入文字皆史院同寮也當時此一宗議論不知有無登載魏元履所集戊午讜議一書甚詳亦嘗見之否耶如節中未有得行下建寧抄錄上送亦一事也  
慶遠計程已到零陵久矣又聞其自處泰然亦不易也但未知便得一向安坐否耳前年與陳君舉商量拈出孝宗入繼大統一事當時議臣如婁寅亮趙張二相岳侯范伯達陳魯公皆未有褒錄恐可更詢訪當時曾有議論之人并與拈出也

答李季章

昨示喻及先君奏疏已蒙筆削得附史氏篇末幸甚痛念先君早歲讀書即為陸賈之學遭時艱難深願有以自見而不幸不試所得陳於當世者止此而已今乃得託史筆以垂不朽豈不

幸其但恐賢者去國之後或為不肖之孤所累因見刊削未可知耳又聞黃文叔頃年嘗作地理水圖以獻其家必有元棧欲煩焉尋訪刻得一枚見寄或恐太大難於寄遠即依謝莊方丈木圖以兩三路為一圖而傍設牝牡使其犬牙相入明刻表識以相離合則不過一大掩可貯矣切幸留念

河西為一 陝西為一 河東河北燕雲為一

京東西為一 淮南為一 兩浙江東西為一

湖南北為一 四川為一 二廣福建為一

大略如此更詳濶狹裁之相合處須令牌合不留縫罅乃佳

答李季章

真罪戾之蹤竟不免吏議然已晚矣又幸寬恩未即流竄杜門念咎足以遺日不足為故人道也累年欲修儀禮一書釐析章

問答卷九

聖

句而附以傳記近方了得十許篇似頗可觀其餘度亦歲前可了若得前此別無魔障即自此之後便可塊然兀坐以畢餘生不復有世間念矣元來典禮消訛處古人都已說了只是其書袞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難看故人不曾看便為檢人舞文弄法迷國誤朝若梳洗得此書頭面出來令人易看則此輩無所匿其姦矣於世亦非小助也勿廣此說恐召坑焚之禍

荆公奏草不記曾附去否今往一通可見當日規摹亦不草草也馬迹圖云是用長安舊本翻刻然東南諸水例皆疎略頃年又見一蜀士說蜀中嘉州以西諸水亦多不合今其顯然者如蜀江至瀘州東南乃分派南流東折逕二廣自番禺以入海以理勢度之豈應有此必是兩水南北分流而摹刻者誤連合之遂使其北入江者反為逆流耳然柳子厚詩亦言犍犒南下水

如湯則二廣之水源計必距蜀江不遠但不知的自何州而分為南北耳又自瀘以南諸州今皆不聞必已廢併幸為詢究一見論其圖今往一紙可為勾抹貼說却垂示也

答李季章

竊今歲益衰足弱不能自隨兩脅氣痛攻注下體結聚成塊皆前所未有精神筋力大非前日之比加以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矣不能復支久矣所以未免惜此餘日正為所編禮傳已略見端緒而未能卒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且與了却亦可以瞑目矣其書太要以儀禮為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它篇或它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又其外如弟子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別為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有鄉禮有學禮有邦國禮

問答卷九

聖

有王朝禮有喪禮有祭禮有大傳有外傳今其大體已具者悉十七八矣因讀此書乃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如國君承祖父之重在經雖無明文而康成與其門人答問蓋已及之具於賈疏其義甚備若已預知後世當有此事者今吾黨亦未之講而檢倭之徒又飾邪說以蔽害之甚可嘆也喻及仁里士人有志於學而能不專科舉者近亦似曾聞說但不知其姓名此殊不易得幸因風略報及也舊來諸經說三四年來幸免煨燼今亦恐未可保然因講說時有更定欲寄一本去恐可與西州同志者共之而未暇也留衛公得詩說日閱數版手加點抹書來頗極稱賞仍盡能提其綱亦甚不易老年精力乃能及此又不厭章句訓詁之煩也要是天姿深靜純實故能若此亦恨其聞此之晚不得早放區區之愚耳德脩文叔家居亦何

所務各有一書煩爲致之于直亦然也今年國中鄭黃邵皆物  
故氣象極覺蕭索場子直得嗣又遭駁項平父闢亦杜門不敢  
見人其它吾人往往藏頭縮頸不敢吐氣甚可笑也熹明年七  
十已草告老之章只從本貫依庶官例陳乞亦不欲作廟堂書  
劄而或者尚恐觸犯禍機顧念禮律自有別文而罪戾之餘尚  
忝階官亦無不許致仕之法並已決意爲之不復顧慮政使不  
免亦所甘心蓋比之一時輩流已獨爲優幸矣尚欲低回貪戀  
微祿以負平生之懷復何爲哉

前此附書似是因李普州使書中欲煩借黃文叔家地里木  
圖爲製一枚不知達否此近已自用膠泥起草似亦可觀若  
更得黃圖參照尤佳但恐此書或已浮沉不曾製得即亦不  
必爲矣禮殿圖書亦有之但今所寄草畫精好想正得古本

問答卷九

望

筆意也三五之目不可考古事類此者多矣今日豈能必其  
是非也邪但既有是名號則必有是人易大傳但舉其制作  
之盛者而言耳如漢人但言高祖孝文豈可便謂其間無惠  
帝耶洸研發墨錄錄可畏此所難得足爲佳玩矣

答李季章

熹伏承不鄙既以先正文簡公詩編行實并及三夫人二瀆刻  
文臨領伏讀足慰平生高山仰止之心而反復再三又見其立  
德立言明白磊落所以開發蒙吝有不一而足者幸甚幸甚至  
於不察熹之愚陋而將使之纂次其事刻之函官以視來世則  
熹之不德不文人知其不足以勝此寄矣顧念平生未嘗得拜  
文簡公之函丈而讀其書仰其人則爲日暮已久又嘗聽於下  
風而知公之所以相知亦有不待臧其面目而得其心者是以

願自附焉而不敢辭也唯是今者方以罪戾書名僞籍平居杜  
門屏氣嚙舌不敢輒出一語以干時禁而凜凜度日猶懼不免  
乃於此時忽爾破戒政使不自愛惜亦豈不爲公家之累是以  
彷徨顧慮欲作復止而卒未有以副來命之勤也伏惟執事姑  
少察此而濼計之竊意高文大筆取之今世不爲無人固不必  
參眷於一無狀罪廢之人而使盛德百世之傳不得以時定也  
前日所爲既而思之又似不誠而不可爲也又念劉孫所定本  
出賢昆仲之手者自足傳信後世但循例必欲更經一手刪節  
則雖在今日陰竊爲之亦是不害只是目下未可使人知有此  
作將來草定亦不可使人見有此書此則難護護耳來使本欲  
留以少俟渠亦以丁寧之切不來相逼但覺此終是未敢落筆

問答卷九

望

不如且遣之還俟一面更將所示者子細細閱隨所當增損  
處密託人送令弟處又恐經由都下不便不若且少忍之若未  
即死固當有以奉報或使流先朝露亦當以付兒輩今轉奉聞  
也平生多做了閑文字不能無愧詞今此好題目可惜不做但  
又適當此時令人鬱鬱耳續通典見詩中及之恐有印本求一  
部長編改定本只寫改處不知有多少冊得爲致之爲幸或云  
建炎紹興事亦已成書不知然否尤所欲得但恐字多難寫耳  
頃見靖康間事楊龜山多有章疏不曾編入不知後來曾補否  
蓋在丈所刻本不曾載福州成都二本皆然其素議後來南劍  
一本却有之恐亦不可不補也

答范文叔

大學之序固以致知爲先而程子發明未有致知而不在于敬者

尤見用力本領親切處今讀來喻知於主一蓋嘗用功則致知之學宜無難矣而尚欲更求其說何耶蓋舊讀大學之書嘗爲之說每以淺陋有所未安近加訂正似稍明白親知有取以鏡木者今內一通幸試攷之或有未當却望諱喻然切告勿以示人益重不逮之罪也

### 答范文叔

讀書不覺有疑此無足怪蓋往年經無定說諸先生所發或不同故讀書不能無疑比年以來衆說盡出講者亦多自是無所致疑但要反復玩味認得聖賢本意道義實體不外此心便自有受用處耳尹和靖門人贊其師曰不哉聖蹟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已言要當至此地位始是讀書人耳子約之去私計良便象先相從所論云何法歲相見不款未得盡所欲言至今爲恨耳講義反復詳明深得勸誦之體特寄此章豈亦有感於時論耶大學近閱舊編復攷數處今往一通試以舊本參之當見鄙意也

### 答范文叔

春風堂記久已奉諾安敢忘之但近覺孤危之迹爲當世所憤疾日以益甚遂絕口不敢爲人出一語非獨畏禍亦義理之當然也兼亦覺得此等空言無益於實僅同戲劇區區裝點是亦徒爲玩物喪志而已若論爲己切實功夫豈此等所能助而爲仁由已亦何待他人之助耶况明道先生氣象如此乃是不違仁之影于今於影外旁觀而玩其形似執若漢察其心之所到而身詣之之爲實耶竊謂爲仁之要固不出乎聖賢之言若于夏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克己復禮所謂恭敬忠

恕可以備見其用力之始終矣幸深味乎此而實加功焉則爲有以慰區區之望固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已也

### 答陳君舉傳良說北齋浙江瑞安人語文節

熹自頃寓書之後南來擾擾未能嗣音至於懷仰德義則無日而不勤也乃蒙不忘專人枉教此意厚矣何感如之垂諭詩說向見二君能道梗槩大指略同意其必有成編故以爲請今承語及乃知爾雅蟲魚決非磊落人之所宜注也唐突負愧如何可言詩示之勤尤荷不鄙然嘗謂人之爲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功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爲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爲學既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若熹之懣自信已篤向來之辯雖至於遺說取辱然至于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也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復其說千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一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發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悃鄉風引領不勝馳情

### 答陳君舉

前書所扣未蒙開示然愚悃之未能盡發於言者亦多每恨無由得送傾倒以求鑄切近曹器之來訪乃得爲道曲折計其復趨兩丈必以布露敢巧高明少垂采擇其未然者痛摺擊之庶

### 答陳君舉

前書所扣未蒙開示然愚悃之未能盡發於言者亦多每恨無由得送傾倒以求鑄切近曹器之來訪乃得爲道曲折計其復趨兩丈必以布露敢巧高明少垂采擇其未然者痛摺擊之庶



有以其其是之歸，不失列聖傳授之統，下使天下之爲道術者，信定于一，非細事也。惟執事圖之。

與陳君舉

先人自少蒙乘出語驚人，踰冠中第，更折節讀書，慕爲賈誼陸贄之學。久之，又從龜山楊氏門人問道，授業踐修，愈篤紹興初，以館職即曹與脩神宗正史，普徵兩朝實錄，而於哲錄用力爲多。其辨明誣謗，刊正乖謬之功，具見褒詔，後以上疏詆諆，和之失忤，秦相去國，補郡不起，奉祠以終。

與陳君舉

先人贈告必已蒙落筆，母妻二告如亦合命詞，則前日失於具稟，今再有懇先妣德性純厚，事姑極孝，敬祖母性嚴，先妣能順適之治家，寬而有法，歲時奉祀必躬，必親撫，掖御有恩，意無纖毫嫌忌之意。亡婦先世自國初時，以儒學登高，科其父諱勉之，字致中，紹興中嘗以布衣召至都堂，與秦丞相議不合而去。東萊呂舍人所謂老大多才，十年堅坐者也。凡此曲折，得頗見於詞命，足爲泉壤之榮，幸辱矜念，脫或已行，亦乞刊定，幸甚幸甚。

問答卷九

與劉德修

方念久不聞動靜，忽聞邸報有房陵之行，爲之悵然寢食俱廢。累日不能自釋，不審彼以何日就道，自簡至房道里幾何，取道何州，閱幾日而後至，風土氣候不至甚異否，居處飲食能便安否，官吏士民頗知相尊敬否，吾道之窮一至於此，然亦久知會，有此事，但不謂在目前耳。倘有鄂便託劉公度轉致此問，如有的便，亦望得一書之報，使知動息，少慰遠懷，千萬之幸。馮李亦復不容，季章得郡而各見，乃弟疏中，恐亦非久安者，李良仲鴻

飛冥冥使人深羨，第恨不得扣其玄中之趣。范文叔却幸未見物色，想亦深自晦也。惠尼弱氣，瘡已半年矣，策杖入扶，僅能略移跬步，而腹腸脹滿，不能俯案，親書作字，一切皆廢，獨於長者未敢依例，口占耳數日，又加右臂作痛，寫字不成，衰憊至此，無復久存之理。承教無期，尚冀以時，淡爲世道自愛耳。惠隨例納祿，幸已得請，中間蓋亦小有紛紛，後雖粗定，然猶不免爲之累耳，亦可歎也。

答黃文叔度 浙江新昌人

八月二十二日，具位朱熹頓首復書于知府顯謨。正言執事，熹踰伏窮山，閤執事之名，舊矣未復，既見，每竊恨焉。去歲趨召北歸，道聞新天子以執事爲賢，擢居言路，方與善類同，淡喜幸，以爲上新卽位，首擇一人以爲諫官，卽得執事之賢，以充其選，是必將用其言，以新庶政，無疑矣。以執事之賢如此，又遭難得之時，如此，其必將有以開悟上心，謹始建極，以慰中外之望，又無疑矣。而未一二日已聞出守之命，則又爲之惘然昏惑，莫曉所謂。比至中都，亟問其故，則凡有識無不扼腕，而劉德脩獨取執事所上免章，滕本相視，竊於是時亦復慨然浩歎，蓋不唯爲執事惜，此專會亦爲朝廷惜。此舉措且自恨其失一見之便，而又必知吾道之將不行矣。曾未兩月，果已罷遣，道間當來，又

問答卷九

與劉德修

以行役有程，不能宿留，以俟車騎之來，還家又苦疾病，重以春夏之交，氣候大變，邪毒薰心，危證悉見，自謂必死矣。固不能先自通於左右，乃於呻吟之中，忽奉手教之辱，三復醒然，過望幸甚。然而執禮過謙，稱道浮實，比擬非倫，則非淺陋之所敢當也。豈其戲耶，則執事莊士也，非以言爲戲者也。以爲誠耶，則懼其



有傷執事者關理之明知人之哲也至論古昔聖賢所處之難  
易則執事之意可知矣如喜之愚蓋嘗不自揆度而妄竊有志  
於此然學未聞道言語無力精神不專不足以動人悟物蓋昔  
人所謂說將尚不下者而又何足以議此耶雖然今亦老矣衰  
病益侵且暮且死此心雖不敢忘亦無復有望於將來矣願令  
運祚方隆聖德日新有永之圖必將與明者慮之則夫所謂致  
一以格天者乃執事也執事其亦察乎舜之所謂人心道心  
者為如何擇之必精而不使其有人心之雜守之必固而無失  
乎道心之純則始終惟一而伊尹之所以格天者在我矣於以  
正君定國而大庇斯人於無窮豈不偉哉鄙見如此不識執事  
以為如何如有未當願反復之以卒承教之願千萬幸也前此  
承書未久即聞去郡來使遂不復來取報章今想已還會稽不  
聞答卷九

答徐元敏

昨者拜書方愧草率人還賜教勤至區區悚及已不自勝別紙  
垂誨警發尤深但詞意之間謙卑已甚非晚學小子所敢當伏  
讀再三益增恐懼然竊伏觀尊謙之微指大率以曲禮首章為  
脩己治人之大要喜其易行而病於難久此非擇善之精反躬  
之切何以及此顧念平昔所聞於師友者其大端誠不外是然  
行之不力一暴十寒其樂舒肆喜談諠之病殆有甚於高明之  
所患者而何能有以少補於萬分抑又聞之主教者存心之要

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一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  
習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所聞如此然躬所未  
遠不自知其當否敢因垂問之及而以質焉備蒙矜憐選賜詩  
節使不迷於入德之方則熹千萬幸甚

答林正夫 長溪人 一作正甫

慕仰高風固非一日中間雖幸實緣再見然苦忽忽不得款奉  
海語至今以為恨也歸來抱病人事盡廢無辭奉記以候起居  
每嘆池鼓今茲楊通老來忽奉手誨之辱假借期許既非愚昧  
之所致富而執禮過恭尤使人恐淵跋踣而無所避也雖然高  
明之所以見屬之意豈若世之指天誓日而相要於聲利之場  
者哉况在今日而言之尤足以見誠之至而好之篤是以不敢  
隱其固陋而願自附於下風焉蓋嘗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圖者

問答卷九

吳

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  
識其崇高鉅麗之為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為我有而又  
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  
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  
又為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  
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  
粗規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人於其中以為真而力  
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淡得其味遂至半  
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竊計高明所學之漢所守之正其  
所蘊者蓋已施之朝廷而見於議論之實於此宜不待於愚言  
矣然既蒙下問不可以虛辱而熹之所有不過如此若不以告  
於門下以聽執事者之采擇則又有非區區之所敢安者是以

敢悉布之可否之決更俟來教熹所虛佇而仰承也通老在此  
相聚甚樂比舊頓進知有切磋之益惜其相去之遠忽起歸興  
而不可留也從之聞以牙痛為庸醫所誤投以涼劑一夕之間  
遂至長往深可痛惜然此亦豈醫之所能為謂德脩嘒嘒遠請  
令人動心然聞其平居對客誦言固每以此自必乃今為得所  
願然所關繫則不淺矣有寫其記文以來者已屬通老呈白想  
亦深為廢卷太息也元善寓晉川殊不自安且晚必歸于宜今  
日方得書也熹氣痞不能久伏几案作字草草且亦未能究所  
欲言臨風引領悵想亡量惟高明察之

問答卷十

辛

朱文公問答全集卷十  
書知門人問答

答戴道

熹來此得足下於眾人之中望其容色接其辭論而知足下之  
所存若有所蓄積而未得其所所以發之者心猶期足下可共進  
於此道及以論語之說授諸生諸生方愕眙不知所向而足下  
獨以為可信也手抄口誦而心惟之熹謂足下將得其所所以發  
之者矣甚慰所望今辱書及以所抄四大編示之而責其淺陋  
之辭託名經傳則非熹之任而足下之過也夫執經南面而以  
其說與門人弟子相授受此其非熹之任明矣熹無所復道獨  
敢竊議足下之所以過願寬其僭易而幸聽之夫學期以自得  
之而已人知之不知之無所與於我也今足下自謂其已自得  
之耶則宜無汲汲於此而熹之言亦何為足下重不然雖熹妄  
言之於足下何有足下之為甚過足下勉自求之期有以自得  
之而後已熹雖荒落矣尚能與足下上下其說而講評之四編  
且以歸書室而具其所以然者報足下幸察

答林翬 字順之泉州人

辱示書及所為文三篇若以是質於熹者熹少不喜辭長復嫌  
廢亡以副足下意然嘗聞之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  
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於  
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  
今足下之詞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類多採摭先儒數家之  
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  
蓋傷此也足下改之甚善示喻推所聞以講學則里閭亦其善

記曰：敬然後知困，知困則知所自強矣。其所望於足下者，亦此足下勉旃。

答林德

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伊川先生說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更以其說思之。脩道之謂教，二先生及侯氏說却如此。然恐不如呂游揚說尤渙集解想已見之。

章惇哀樂未發謂之中。

伊川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宜更思之。檢此段熟看。

民鮮能久矣，與其矣吾衰也久矣之久同久矣之意得之。

夫婦之恩

伊川先生論之已詳，大抵自夫婦之所能知能行，直至聖人天地所不能盡，皆是說費處，而所謂隱者不離於此也。

道不遠人。

此段文義未通，又多用佛語，尤覺走作，且更熟玩其文義為佳。正已而不求人，則無怨。凡讀書且虛心看此，一處文義令語意分明，趣味浹洽，乃佳。切不可妄引他處言語來相辨，非惟不相似，且是亂了此中正意血脉也。

答呂德

惠書甚慰，所守審如是足下之所存，誠遠且大，非熹所能及也。顧不能不以貧自累，而未有以得於人，則足下之忍其大而不可

忍其細，又非熹之所能知也。抑熹之官於此，祿不足以仁其家，而無以副足下之意，敢以所聞為謝。冀足下之堅其守也。貧者士之常性，無易其操，則其善。

答楊宋卿

前辱東手啓一通，及所為詩一編，吟諷累日，不忍去手。足下之賜甚厚，吏事匆匆，報謝不時。足下勿過，熹聞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楚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如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熹不能詩，而聞其說如此，無以報足下意。姑道一二，盛編再拜封納，並以爲謝。

答柯國材

厚書示以顏子子貢俱以仁爲問，而夫子告之有若不同者，此固皆思之而非如足下之說也。爲仁由己，此論爲仁之至要。蓋始終不離乎此。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之心，豈自外至哉？既得師友而事之矣，然不求諸己，則師友者自師友耳。我何有焉？以此意推之，則二說者初不異也。如足下之言，恐非長善救失之意。足下思之，而反復其說，則熹之願他所以見屬者，豈熹所敢當哉？藏陳二生趣向文辭，皆可觀。固知其所自矣。有友如此，足以輔仁，敢以爲足下賀。而僕亦將有賴焉。齋居無事，宜有暇日。以時過我，幸得講以所聞，而非所敢望也。

答柯國材

蔡邕來領三月六月九月三書急拆疾讀如奉誨語良慰久別  
不聞問之懷幸甚幸甚信後歲已晚矣不審為況何如伏惟味  
道有相尊侯萬福憲奉親粗造武學閣尚有三年勢不能待目  
今貧病之迫已甚且夕當宛轉請祠也親年日老生事益聊落  
雖吾道固如此然人子之心不能不慨然耳時事竟為和戎所  
悞今歲金人大入據有淮南留屯不去監前事之失不汲汲於  
渡江欲圖萬全之舉此可為寒心而我之所以待敵者內外本  
未一切剝弊又甚於往年妄論之時矣奈何奈何遠書不能詳  
言也喜自延平逝去學問無分寸之進汨汨度日無朋友之助  
未知終何所歸宿邇來雖病軀粗健然心力凋弱目前之事十  
亡八九至於觀書全不復記以此兀兀於致知格物之地全無  
所發明思見吾國材精篤之論而不可得臨書恍然也所示易

問答卷十

四

卦次敘此未深究不敢輕為之說但本圖自初爻而陰陽列  
三十二卦其一陽右次爻又一變而又交兌與巽交而八卦小成  
矣其上因而重之而成六十四卦此大敘甚明其所以為易者  
非專謂震巽四五相易而然也此理在天地間無時不然而得者  
俯察焉往寒來莫非運用也此理在天地間無時不然而得者  
制作之妙顯發乾坤造化之機不待考諸圖象而後明也然古人  
有如此者是亦可樂而玩之耳不合無愧之說在我固然第所  
不能無恨者精神言語不足以感悟萬一為恨耳若人人持不  
合無愧之說則君臣之大倫廢矣如何如何李君好學禮賢其  
志可嘉國材思亦推誠與之講論有可采處若得同為此來與  
寡陋之幸也春秋工夫未及下手而先生棄去蓋亦以心志獨  
殫不堪記憶此書雖云本根天理然實與人事貫通若不稽考  
事迹參以諸儒之說亦未易明也故未及請其說然嘗略聞共  
一二以為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換形似以

人之心求聖人之意未到聖人灑然處不能無失耳此亦可  
見先生發明之大旨也論語比年略加工夫亦只是文義訓詁  
之學終未有脫然處更有詩及孟子各有少文字地遠不欲將  
本于去又無人別寫得不得相與商確為恨爾若遂此來之約  
則庶幾得講之耳三序示及想見用心之精但每每推與過當  
恐未得為不易之論又論語序云學為仁一節不知見得仁字  
如何分明後面節次如何成概此義須句句有下落始得不可  
只如此含糊也近衢州一江元適登仕以書來云頃歲獨學  
常窺宋仁之端又謂須明識所謂元者體諸中而無疑則道之  
進也化也基諸此矣此論似非苟然然試一思之如何江君  
未相識書多好議論亦是一老成前輩也易序中云此以無思  
相似以至有思此恐亦不能無病試更思之近方再讀此經建

問答卷十

五

陽一學者亦欲講之因招之來年教兒輩得與其學用年歲工  
夫看如何昨齊仲奇疑義來乃不知是石丞者妄意批鑿非所  
施於素昧平生之人然渠既以此道相期必不相恤但在寡有  
倍率之咎耳所欲言者無窮以久不得書無所發端今得來示  
又以來人立後天寒手冷作字不成不能究悉胸中所欲言千  
里相望豈勝慨嘆但願果能乘便一來庶得傾倒不然終非紙  
札所能具也閣正孺人令郎各安佳老人以下幸安每動問念  
至感未由會晤之前千萬以時進道自愛不宜閉月晦日晷頓  
首再拜國材丈執事  
欲議仁字大槩且看不仁之人可見蓋其心頑如鐵石不  
開義理事任已知是以謂之不仁識此氣象則仁之為道  
可推而知矣因書試言所得以答合否如何耳

答柯園材

傳序鄙意不欲如此昨因論語小傳之作已罄鄙懷不蒙領異  
遂更不敢復言今所惠書反謂有所愛於言何耶行行之說尤  
非所以矯氣習之偏而反之於中和之域區區之意亦不願老  
丈之為此解也如何

答柯園材

示論忠恕之說甚詳舊說似是如此近因詳看明道上蔡諸公  
之說却覺舊有病蓋須認得忠恕便是道之全體忠體而恕用  
然後一貫之語方有落處若言恕乃一貫發出又却差了此意  
也如未深曉且以明道上蔡之語思之反復玩味當自見之不  
可以迫急之心求之如所引忠恕篤敬以下尤不干事彼蓋各  
言入道之門求仁之方耳與聖人之忠恕道體本然處初不相

問答卷一

下

干也一陰一陽不記舊說若如所示即亦是謬妄之說不知當  
時如何敢胡說今更不須理會但看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即是  
道之全體非道之外別有道也逆順之說康節以為先天之數  
今既曉圖子不得假說亦不通不若且置之易序兩句大病在  
彼此二字上今改得下面不濟事也凡此數說姑塞來問未知  
中否有便却望垂教幸甚石丈相聚所談何事其篤誠好  
學已不易得而議論明快想議論之際少所疑滯也昔來有少  
反復草草作答不能盡所言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  
能為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為深遠而抑之使近者  
非也以為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在不明此理而  
取決於心大心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矣而猶患其卑滯於  
近者已太近矣而猶病其遠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

以各自為方面不能相通也前此以陳詩二友好為高奇喜立

新說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故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藥之  
非以為凡講學者皆當盡於淺近而遂止也然觀聖賢之學與  
近世諸先生長者之論則所謂高遠者亦不在乎創意立說之  
間伊川云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意味覺  
得與少時自別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於經書不為講解而耳  
順心得如誦已言此豈必以創意立說為高哉今吾輩望此地  
位甚遠大集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淡  
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則  
亦不妨但必欲於傳注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  
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適舍之矣如此則屏心念勞而去道  
愈遠恐駭駭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學問之本意

問答卷十

七

也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強求也哉今人多疑  
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已出耳凡此皆石丈書中  
未及盡布者或因講論之次開為及之幸甚幸甚并以呈齊仲  
順之不知如此早說還可高意否二公更不及別書也徐丈惠  
書云有疑難數板却未見之豈封書時遺之耶偶數時村中乏  
紙亦不別拜狀只煩為致此意幸甚甚順之書中似以橫渠  
平易其心之說為不然談何容易更且思之為佳蓋所謂平易  
者非苟簡輕易之謂也群居終日別作何工夫便中千萬示及  
一二苟有未安不憚獻所疑以求益也

答許順之升覽存齋同人

示論記中語病的當改云知用其力而不知所以用力之方則  
未有不反為之累如何大抵見道未明揣摩求合自然有漏綻

處得公如此琢磨為益大矣後便見報幸甚兩書皆有來意甚  
想所望當在何時耶近讀何書工夫次第如何熹論語說方了  
第十三篇小小疑悟時有之但終未見道體親切處如說仁者  
渾然與物同體之類皆未有實見處反思茫然為將奈何意此  
因堂劄記行再入文字乞候終秩萬一諸公不欲如此得一教  
官之屬南去即相見之期近矣但分別之事豈可預料耶山間  
無他事歲豐米賤農家極費力然細民飽食遂無他志亦一幸  
也

答許順之

熹衰老幸向安然氣體虛弱非復昔時心力亦未復都不敢思  
慮舊業荒廢無所發明反而求之似於存養用力處未有地位  
甚以自懼耳如吾友於此却已有餘第未能達於詞命之間恐

問答卷十

其間亦有未徹底處却宜於事物名數上着少工夫蓋既無精  
粗本末之異即此亦不可忽也喪禮留意甚佳但其度數亦不  
易曉若哀敬之實則吾友素知之矣當益有餘味也近得橫渠  
語錄有云曲禮乃天地五藏魂魄心府寓於其事試思此語亦  
足以發耳記文如所改甚善但所辨說未能盡曉熟意欲云心  
之為體亦微矣彼不知用力於此者因拘於物欲而不自知餘  
即悉如來示蓋不能用其力之語亦似有病了真如象盲摸象  
達者見之可付一笑

答許順之

禮弓篇云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據孔子以殷禮  
為善則當從殷禮練而祔無疑矣然今難遽從者蓋今喪禮皆  
周禮也葬而虞虞而卒卒哭而祔是一項事首尾相貫若改

從殷禮俟練而祔即周人之虞亦不可行欲求殷禮而議之又  
不可得見以雖有孔子之言而未敢改也溫公只依周禮庶開  
元禮及近世亦有改  
者然終禮文極是密察不可僥制故聖人致詳於此毫髮不差  
蓋未詳未盡則於己之心且不能安民之不從尚末論也堯夫

于於二代之禮必有類此者關其一二則無所證矣前書因見  
讀禮故勸以致詳微細固有損所有餘勉所不足之言來書乃  
謂本末精粗本無二致何用如此分別此又誤矣若每每如此  
則更無用功處更無開口處矣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為譬之草  
木區以別矣何嘗如此備侷來惟密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  
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可在其中矣如吾子之說是先向上達  
處坐却聖人之意正不如是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  
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

問答卷十

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  
無二致正是鴿鴿吞棗向來李丈說鐵籠單却之病恐未免也

答許順之

承在縣庠為諸生講說甚善甚善但所奇諸說求之皆似太過  
若一向如此恐駸駸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為害亦不細  
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況此非特毫釐之差乎三復來示為之悵  
然已輒用愚見附注於下然其曲折非筆端可盡恐當且以二  
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說為標準反復玩味只於平易懇實之處  
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  
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為從前相聚時熹亦自有  
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如子  
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儘高儘妙處病痛愈深此可以為

戒而不可學也何由而話究此精微臨風鬱結無有窮已國材  
元聘為況如何昨寄得疑難味又是一般說話大抵齊仲順之  
失之太幽深九其而三公失之太執著讀者有時而通幽中  
問一條平坦官路却没人行著只管上山下水是甚意思因書  
可錄此意及二序送之為致不及書之意范伯崇學大進劉德  
明者亦稍識理趣皆可喜耳伯崇雜說一紙附去可見其持守  
不差見理漸明之大槩矣然其說有少未盡更求之却以見喻  
伯崇去年春間得書論諸數段其說甚高妙因以呈李先生  
李先生以為不然令其懇實做工大後來便別此亦是一格也  
然其當時高妙之說亦只是依諸先生說而推言之過當處耳  
非如願之所示硬將文義拘橫說却也切宜速改至祝至祝大  
抵文義先備盡之蓋古今人情不相遠文字言語只是如此但  
有所自得之人看有這意味不同耳其說非能頓異於眾也不  
可以管立說求奇恐失正理却與流俗詭異之學無以異也只  
據他文理反覆玩味久之自明且是胸中開泰無許多勞攘此  
一事已快活丁試依此加功如何

答許順之

讀書大抵只就事上理會看他語意如何不必過為深昧之說  
却失聖賢本意自家用心亦不得其正陷於支離性僻之域所  
害不細矣切宜戒之只就平易慈實處理會也必有事焉之書  
不曾接得不知如何上蔡云出入起居無非事者正以待之則  
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長則近於招情聖人之心如鏡所  
以異於眾人也觀此所謂事者只是事事之事遇此一事則事  
此一事本體昭然此便見所謂操則存舍則亡也見此理極平

易只在目前人自貪慕高遠所以求之過當而自失之也近再  
看論語尹先生說句句有意味可更玩之不可以為常談而忽  
之也伊川先生云立言當含蓄意思不可使知德者厭無德者  
惑此言深有味更思之如何

答許順之

空空如也或者多引真空義如何  
二程先生說此段甚分明橫渠說似過當了愚謂且以二程先  
生之說為主理會正當文義道理自在裏許只管談玄說妙却  
恐流入詖淫邪遁裏去

貧而樂云云善莫病於有為學莫病於自足有為則無為而  
或輟自足則不足而或止此學者之大病而賢達之必期於  
進德也恭善自己之常然而學須至於不厭知所當然則貧  
而樂富而好禮驕與語無所事也知所不厭則切磋以道學  
琢磨以自脩學問明辯之不可已也是宜引詩以自况亦明  
道學之無窮也

不問答卷十

此段雖無病然語脉中窒礙處亦多大凡不必如此立說此先  
儒之說已畧具矣李光祖說甚善  
不逆詐不億不信此有以見理人皆欲天下後世歸於寬厚  
長者之域處蓋天下不能皆君子不能皆小人私淑艾之可  
也今設有詐與不信之人彼未必不心知其非第此以誠實  
之道處之亦未必不觀感而化不亦善乎何用逆億為然君  
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小人之道來使此而不  
先覺豈不為所罔乎故亦在所先覺方為賢耳

逆詐億不信恐惹起自家機械之心非欲彼觀感而化也胡明



仲云道德在心是自詐自不信也只是此意若如此說便支離了不親切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李光祖曰理地明白則私智無所用之矣此說極善齊仲云抑亦二字當玩味有深意固是如此莫須也著先覺方是賢乎乎者疑問之辭以上意未盡故疑問也

社夫子曾語宰我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姓以畏萬民以服則知古人立社豈虛設哉亦以土地所宜之木而使民知戒懼其為教莫大焉然哀公問社宰我宰我受學聖人之門豈無格言以正其心術直以是而長之逢之宜得罪於聖人故反覆重言而深罪之如我戰則克夫子非不知陣而對靈公必以狙豆晉乘楚疇杞魯春秋孟子非不知聞而對威文以無傳凡此皆引君於當道會謂宰我久學於聖人而不知

知豈有補於名教者耶

問答卷十

三

此段只依古註為是又謂古人立木於社使民知所存者知社之神必有所司則國君所以守社稷其嚴乎三桓擅改而魯之權失所司則哀公之問社宰我因其問而言使民戰栗惜乎其說之不詳故夫子歎之曰成事不說謂不為之詳說也遂事不諫謂不因事而諫也使宰我之知不足以知之則無責可矣知而而言之不盡此聖人之所以惜之也既往不答蓋因其問而可以言而不言隨往之失今則無及矣無可答也猶曰今無可言矣

答許願之

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所以可大受而不可小知也謂他只如此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任天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任大事耳和順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則君子於此將如何哉亦曰備其在我者以聽其在天者而已矣

和順於道德是默契本原處理於義是應變合宜處物物皆有理須一一推窮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則性之所自來處以此推之自不重複不必如前所說

答許願之

山間有一二學者相從但其間絕難得好資質者近得一人似可喜亦甚醇厚將來亦可望也齊舍迫狹已遷在圭甫屋後佛頂菴中相聚矣向聞與齊仲在淨隱不知得多少時看何文字

問答卷十

三

如何作工夫今歲復相聚否所有發明條示數端得反復焉亦摩空書往來耳所示孟子說備見用意之精然愚意竊謂如此反似求索太過援引大雜使聖賢立言之本意汨沒不明已逐段妄以己意畧論其一二梗槩矣可以類推其餘不能一一備論也諸錄中有一節正論此今亦錄去可詳味之便見病痛處亦非小疾不可執吝以為無傷而不之改也齊仲元聘書中各有少辨論大抵亦止是理會近時學者過高之失可并取觀也

答許願之

亦將以利吾國乎

以利心為仁義即非仁義之正不待有不利然後仁義困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云云

定于一只是混一之一與德惟一之一不同不必過為此說也

而語人亦是偶然說及不必言公天下之善以下云云之說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云云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升高必自卑推之有本用之有序初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但病不求之耳歸而求之有餘師安在乎行險以僥倖區區於霸者之為而昧於遵王之道哉故孟子特指惻但愛牛之一端以啓其行不著而習不察之病欲齊王之知吾有是心亦曾於愛牛處見之吾安得而自失之耶反之吾身急於百姓何止平及禽獸而已正納約自牖之論因其明以投之也惜乎齊王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且曰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是亦豈真知反而求之哉第不過見孟子之論而一時消盡鄙吝之心故有是云爾使真知求之則明益明聖益聖能自己乎不得乎心無有是也

問答卷十

此段甚好然語亦有過當處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

湯事葛之專見於孟子詳味其曲折則知聖人之心矣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云云此極言仁人孝子之心親切處

當其親親之重雖大而天下苟得用心亦不以爲一而儉於其親而不用也况其餘乎非必天下也推其心是如此

此說甚好喜舊說此句以猶爲也不爲天下惜一棺槨之費而儉於其親也更參酌看如何爲穩却示報也

有餘不敢盡云云在我雖有餘然猶不敢以爲盡謂只如此

了蓋道體無窮雖文王亦只得云登道而未之見耳

行餘不敢盡似止是過者俯而就之之意故下文云言願行

願言君子胡不捷也爾其文意可見也

願言君子胡不捷也爾其文意可見也

答許順之

石丈惠書以夫子見謂詳此二字古人用之本非尊稱如伐顛與之季氏毀仲尼之叔孫皆得以稱蓋猶曰夫夫之人之北耳然以孔門弟子稱仲尼以此故後之人往往避其號蓋不惟不敢使人以是加諸已亦不敢以是加諸人也熹初通書不欲紛紜及此幸爲一言繼此惠音削去二字乃所願望不然不敢拜而受也告爲深陳之至懇至懇且既以道相知凡百禮文之過其宜者恐亦有可刊落者得并及之幸甚幸甚

答許順之

此間窮陋夏秋間伯崇來相聚得數十日講論稍有所契自其去此間幾絕講矣幸秋來老人粗健心閒無事得一意體驗此之舊日漸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日前真是一盲引衆盲耳其說在石丈書中更不縷縷試取觀之爲如何却一語也更有絕云牛飲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試舉似石丈如何湖南之行勸止者多然其說不一獨吾友之言爲當然亦有未盡處後來劉帥遣到人時已熟遂觀行要之亦是不索性也

答許順之

書中所論皆的當之論所恨無餘味耳更向平易者實處于細玩索須於無味中得味乃知有餘味之味耳之所警焉如石丈所說反求諸身亦是要切但經文指意恐不必如此脩身等事前章已說了此章正是理會脩身齊家中間事若不如此即愛憎子奪皆不得其所矣譬字只是度量擬議之意義以方外之事然義初不在外也如何如何敬齋記所論極切當近方表裏

若得無疑此理要人識得識得即百千萬億不爲多無聲無臭不爲少若如所疑卽三綱五常都無頓處九經三史皆爲剝語矣此正是順之從來一箇窠臼何故至今出脫不得豈自以爲是之過耶聞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來不活否却不干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此事所差毫釐便有千里之繆非書札所能盡切在細思會當有契耳先覺之論只著得誠字誠字亦是贊語只如文字不敢與柯丈見便是逆詐億不信了吾人心中豈有許多事耶夜氣之說近得來答始覺前說之有病也

答許順之

今歲却得擇之在此大有所益始知前此多是悠悠度日自茲策勵不敢不虔但道力衰薄未如能終不退轉否耳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舊說極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只管妄作自悞悞人深爲可懼耳向所論敬字不活者如何近日又見此字緊切處從前亦只是且如此說擇之必相報矣

答許順之

烹一出幾半年學問思辯之益發爲多大抵聖門求仁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所以尋常議論間偶因記憶自然及之非是特然立意與之爭勝負較曲直也想見孟子之闢楊墨亦是如此故其言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今觀所與祝弟書乃有謗釋氏之語殊使人驚嘆不知吾友別後所見如何而爲是語也及細讀二書則所可怪者不特此耳且論其大者如所謂棧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勤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事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

問答卷十

一

問答卷十

七

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爲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粗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看破便成已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爲資吾神養吾真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聖門之學所以與異端不同者灼然在此若看不破便直喚作謗釋氏亦何足怪惟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歲工夫屏除舊習案上只看六經語孟及程氏文字者開擴心胸向一切事物上理會第一不得與作聖事存心也方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真實語不但做兩句好言語說爲資神養真胡茶自己之說而已也又承見誓此則甚荷相愛之深然儒者之學於此亦只是順理而已當顯則顯當默則默若涵養深淳則發必中節更無差互既未到此地位自是隨其氣習所發不同然若一向矯枉過直則柔弱者必致狂暴剛厲者必爲退縮都不見天理之當然惟聖門之學以求仁格物爲先所以發處自然見得是非可否不差毫髮其工夫到與不到却在人今吾友見教要使天下之人不知有自家方做得事且道此一念從何處來喚做木心得否喚做天理得否直是私意上又起私意縱使磨挫掩藏得全不發露似箇沒氣底死人亦只是計較利害之私與聖門求仁格物順理涵養氣象大段懸隔信如備釋只此毫釐間便是纏以千里處却望吾友更深思之仍將此書遍呈諸同志相與反復商確不可又似向來說先覺之義更不與徐柯二丈見也朋友商論正要得失分明彼此有益何必於此揜覆只此是私意根株若不按去使之廓然太公何緣見得義理真實處耶所論好善優於

天下只是一箇公字此等處何不公之甚也

答許願之

沈溪書來議論極佳不知平日講論於此等處有異同否若無異同則亦可疑耳擇之所見日精工夫日密其覺可異如喜車今只是見得一大綱如此不至墮落那魔外道耳若子細工夫則豈取望渠也徐柯二丈及汝器近思諸友相聚說何等話向者程船來求語錄本子去刊因屬令送下邑中委諸公分校近得信却不送往只令棄學古就城中獨校如此成何文字已再作書答之再送下覆校千萬與二丈三友于細校過但說釋氏處不可上下其手此是四海九州千年萬歲文字非一己之私也近聞越州洪逆欲刊張子韶經解為之憂嘆不能去懷若見得孟子正人心承三聖意思方知此心不是苟然也二先生集

問答卷十

九

答許願之

承上已日書知嘗到城中校書曲折甚慰甚慰但且據舊本為定若顯然謬誤商量改正不妨其有闕誤可疑無可依據者寧且存之以俟後學切不可以私意輒有更改蓋前賢指意深遠容易更改或失本真以誤後來其罪將有所歸不可容易千萬千萬舊來亦好安意有所增損近來或得別本證之或自思索看破極有可笑者或指出所幸當時只是附注其傍不曾全緣浮改耳亦嘗為人校書誤以意改一兩處追之不及至今以為恨也

答許願之

文字樓板有次第否無異論否徐柯二丈通問否學之不講似是非之論肆行而莫之禁所欲言者非書可既

答許願之

石兄書來云願之且夕到彼深欲去相聚以此間事緒牽繫動不得屈指月日直到來年春夏間始得少閒耳幼兒未有讀書處甚以為挽地遠不能遺去尤溪甚可恨也經制所要二書倘未有本依有寄去

答許願之

乾之為卦上下純乾天之動也人欲不與焉潛只得潛見合當見三則過矣君子尤當致謹四則德盛仁熟磨不磷涅不縮不可以常情測進退去就時不可失皆所以進吾德脩吾

問答卷十

九

業也先儒多以舜白深山之中及其為天下之專明之其弊恐必至於王氏謂九三之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得非以利而言乎

乾卦皆聖人之德六爻乃其所處之位也如以舜明之深得其象舜亦非知堯之位可至而往至之也熟讀程傳可見不須別立說者專以進德為言則九五上九兩爻又如何解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既已不仁拜病疾痛已尚不知頑冥之甚安知其禮樂之為禮樂也是其無如之何也宜矣

大畧如此更宜玩味看教著實

何有於我哉自聖人觀衆人則備為兩德無不可者自衆人觀聖人則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故聖人因事發見示之以

無有也猶曰女奚不曰云云皆其本分事爾

此意固好然聖人之詞不如是之夸也恐只是謙退不居之詞  
論語有兩處何有於我哉須并觀之

夜氣不足以存始論豈無仁義之心哉無之是生不得惟其  
物交物則惟知有物遂與隔絕孟子於夜氣言之當其萬慮  
澄寂之中體之虛明自別引而喪之者無有矣故欲以復之  
初爰及之庶幾有以用力如何

人皆本有仁義之心但為物欲所害恰似都無了然及其夜中  
休息之時不與物接其氣稍清自然仁義之良心却存得些子  
所以平旦起來未與物接之際好惡皆合於理然才方如此日  
晝之所為便來格亡之此仁義之心便依前都不見了至其甚  
也夜間雖得休息氣亦不清存此仁義之心不得便與禽獸不

問答卷十

子

遠學者正當於日晝之所為處理會克己復禮德忿窒慾令此  
氣常清則仁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間萬慮澄寂然後用功  
也若必如此則日間幹當甚事也不遠復更難易得看

操則存仁能舍則亡仁不能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  
與仁之不可似以操則存舍則亡為人心惟危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為道心惟微妄意推測懸忤之甚乞賜提誨一二庶  
知所向幸甚幸甚

孟子此四句只是說人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舍亦不  
須如此安排也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  
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亡不是無只是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  
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恍惚萬狀所謂出入無  
時莫知其鄉也所引仁字尤不是正是倒說了且更平心玩味

不要說得太高妙無形影非唯教他人理會不得自家亦理會  
不得也大率講學本為聖賢之言難明故就下而說出教分明  
若是向上面說將去即轉見理會不得矣如建州人未識泉州  
須且教他從南劍州問路去豈可教他過漳州尋耶此是大病  
不可不知

答許願之

所論操會存亡之說大槩得之然有未分明處須他日面論也  
在山頭理會教條始知舊說太高之弊如君子不謂命止是以  
所值於外者而言如舜之於瞽瞍文王之於紂晏嬰之於孔子  
孔子之不得時位之類不須說氣質不同蓋為下兩句說不行  
故也凡若此類甚多皆好高之弊大抵讀書以此為戒且於平  
易切近分明處理會為佳耳

問答卷十

子

答許願之

春來平喪問疾略無少暇前月未問元履又不起疾交遊凋落  
可為傷歎而歲月如流悔吝日積亦將無聞而死為可惜耳所  
論孟子疑處甚善鄙意尋常正以疑此若如諸家之說即每事  
只說得一邊要須說口之於味云云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  
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君子不謂之性  
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云云在我則有厚薄之稟在彼則有  
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是以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  
於已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闕處試思之更與石丈諸公  
參較喻及為幸

答許願之

尤川學政甚肅一方向風極可喜擇之書來云古田宰聞之亦

欲效擊果爾則石宰之化不止行於尤川矣天下事無不可為  
但在人自選如何耳觀此可見也願之既有室家不免畧營生  
理書中所說不知當如何措畫此固不得不爾也粗有衣食之  
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  
皇皇役心規利耳想願之於此必有處決不至如此也

答許順之

齋記子細看未甚活絡未須刊刻如何學不到此地位疆勉關  
湊不通檢點如此如此便是靈驗處也

答許順之

關中安好想亦能甘淡泊相助經家務也脩身齊家只此是學  
更欲別於何處留心耶熹因循苟且今將老矣而進脩之功略  
不加進於此每有愧焉相見似無可說別後又覺得有無限說

問答卷十

話合商量以此臨風每深懷想耳

答許順之

熹為朝廷不許辭免州府差官逼迫甚無好況然亦只得力伸  
已志他無可言者示喻是吾憂也楊謝之說固未為得願之所  
論亦過當唯尹公乃是發明程子之意試更思之似亦只是稱  
已勉人之意  
聖人本意似只如此也

答許順之

所示數條鄙意有未安者已具紙尾大抵舊來多以佛老之似  
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之弊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  
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願之此病尤深當痛省察矯揉也  
詩已愛人如此甚不易得但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先將恭敬  
退讓之心壞了不是小病若實有為己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

耳

答許順之

潮州有一許敬之者聞管相過甚好不知謝簿識之否煩為問  
云今在何處因書報及陳君詩亦佳大凡學者勉其務實少近  
名為佳耳

答陳齊仲

同安人

向所寄示詩解用意甚深多以太深之故而反失之凡所疑處  
重已標出及錄舊說求教幸試思之因便垂誨幸幸三事之喻  
甚善但既知其驕矜走失而猶以為未可去不知更欲如何方  
可去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豈容公然走失耶相馬之說恐與  
忠恕之意不同蓋忠恕之理則一而人之所見有淺深耳豈有  
所揀擇取舍於其間哉學者欲知忠恕一貫之指恐亦當自達

問答卷十

道不遠處著力方始隱約得一箇氣象豈可判然以為二物而  
不相管耶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  
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遂以為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  
忽然應悟也哉且如今為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  
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  
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來論似未看破此處病敗恐  
不免出入依違之弊耳近嘗辯論雜學家數家之說謾錄此數  
條去不審高明以為如何願之不二法門則不可休不可休似  
未是不二法門請更於此下語如何渠所寄來孟子說大抵其  
說亦苦於太高却失本意可更商量須於平易明白中薦取不  
必如此打遠也

答徐元聘

望雲齋同安人

文王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  
謂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惡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猶得  
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  
命已絕則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備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  
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

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有名教  
而發也若有心要有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秦  
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有名教之說大害事將聖人  
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  
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背叛當國  
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

問答卷十

語

而後能也若馬鄭以為東行避訪乃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  
可不辨而自明陳少南於經旨多踈畧不通點檢處極多不足  
據以為說來教所謂周公之志非為身謀也為先王謀也非為  
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此語極佳

召公不說蓋以為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已亦老而當去  
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曰嗚呼君已日時我我亦不說  
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造又歷道古今聖賢  
倚賴老成以固其國家之事又曰予不惠若茲多詁子惟用罔  
于天越民只此便見周公之心每讀至此未嘗不喟然太息也  
試於此等處虛心求之如何

答徐元聘

承喻人物之性同異之說此正所當提當講者而考訂精詳人

見志意之不衰也慰幸慰幸嘉聞之人物之性本無不同而氣  
稟則不能無異耳程子所謂率性之謂道兼人物而言又云不  
獨人爾萬物皆然者以性之同然而言也所謂人受天地之  
正氣與萬物不同又云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者以氣稟  
之異而言也故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  
便不是熟味此言可見先生之意豈若釋氏之云哉承喻云云  
胡子知言正如此說內一章首云子思子曰者是也然性只是理恐難如此分  
裂只是隨氣質所賦之不同故或有所蔽而不能明耳理則初  
無二也至孟子說中所引乃因孟子之言只說人分上道理若  
子思之意則本兼人物而言之也性同氣異只此四字包含無  
限道理幸試思之若於此見得即於聖賢之言都無窒礙矣

答王近思力行同安人

問答卷十

語

向所寄論筆勢甚可觀但少主宰著眼目多被題目轉却已是  
大病又多用莊子語虛浮無骨肋試取孟韓子班馬書大議論  
處熟讀之及後世歐曾老蘇文字亦當細考乃見為文用力處  
今人多見出莊子題目便用莊子語殊不知正是千人一律  
文章若出莊子題目自家却從別處做將來方是出眾文字也  
老鈍久不為文如此主張未知是否更思之更思之抑人之為  
學亦不專為科舉而已不審吾友比來於為己之學亦嘗致意  
否汝器諸友相聚日所講者何事因來更詳及此為佳

答王近思

窮居且爾憂苦之餘無復仕進意杜門脩身以畢此生而已累  
書所問緣多出入無人收拾往往散落以此不及奉報然其大  
畧只是要做文字應科舉誇世俗而已年來懶廢於此尤悉棄



置不能有所司否於其間也

答王近思

示喻學之難易及別紙所疑足見好問之意本欲一一答去然  
熟觀之似未嘗致思而汎然發問者若此又率然奉答竊恐概  
為口耳之資而無益問學之實今且請吾友只將所問數條自  
加研究自設疑難以吾心之安否驗果理之是非縱未全通亦  
須可見大畧然後復以見論計其間當有不待問而決者矣所  
云或者說生新意不知此是何人并幸喻及

答王近思

別紙所示適此冗冗不及細觀大抵似有要說高妙作文章之  
意此近世學者之大患也但日用之間以敬為主而於古昔聖  
賢及近世二先生之言逐一反復子細玩味勿遽立說以求近  
功則久之自有貫通處而胸次了然無疑矣

答王近思

所論縷縷已悉大抵吾友明勉有餘而少持重頓晦氣象此是  
大病今秋若與薦送能迂道一見過幸幸所懷當面布之乃可  
盡耳聞祝弟持大學說及觀過知仁辨論去皆是向來草藁往  
返未定之說渠乃不知本末持去悞人甚不便可為焚之

答王近思

前此欲銘先夫人之墓以未嘗習為之無以應命亦自念君子  
之事親以誠正不在此但能篤志力行使人謂之君子之子則  
其為親祭也大矣祭文尤所未解凡喪父在父為主今自主之  
一失也古者將葬祖奠遺奠以事告而無文辭二失也古人  
居喪則言不文蓋哀戚之不能文也今文甚矣又將振而矜

之此三失也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吾友其未之思歟大抵

吾友誠懇之心似有未至而華藻之飾常過其哀故所為文亦  
皆辭勝理文勝質有輕揚詭異之態而無沉潛溫厚之風不可  
不深自警省訥言敏行以改故習之謬也

答王近思

校書閣用力甚勤近作一序畧見編纂之意若但欲且夕自警  
則亦何必求其辭之美耶精思力行於送往事居之際而識其  
所由來是則學者之急務也

答王近思

所不疑問深見好學之篤已輒具注所見於下且更於先達所  
言之中擇取其精要者一說反復玩味久而不忘當自有心解  
處不可妄以私意穿鑿恐失之浸遠難收拾也如必聞其政之  
說亦駭駭然走作了也戒之戒之

答王近思

到此忽忽三月政不得施教不得行日有愧怍而已所論已悉  
洪範說未暇細看此間相去不遠不知能畧見訪相聚數日否  
此事須款曲講論方見意味非文字言語可寄也人還草草餘  
俟面道

答王近思

平時無事是非之辯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非者十七  
八雖隨即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  
可惟可畏可沮者不能移其平時之心其道何由  
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  
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

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闕則人子不能無憂顏子方不  
改其樂必有處此矣

此說亦只是上條意思此重則彼自輕別無方法別無意思也  
孔子謂夷齊不念舊惡則是其父子兄弟之間猶有可議也  
蘇氏違言之說果可據乎孔子之言必有見矣

伯夷既長且賢其父無故舍之而立叔齊此必有故故蘇氏疑  
之觀子貢問怨乎之意似或有此意然不必疑但看後來求仁  
得仁便無怨處則可以見聖賢之心便有甚死讎亦只如此消  
融了也

孫思邈膽欲大之說有所未喻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爲不知馬援戒諸子以

問答卷十

表

口過而裹屍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  
其一節耶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已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

答王近思

昨在郡怨怒不能款曲至今爲恨耳別紙疑義已悉奉答亦恨  
向來不得面論也素歸來數日卜葬未定湖南誤思不容祇赴  
又聞經界報罷不見信於朝廷如此如何更可任一道之寄耶  
初辭未允近已上章自効次第必得請矣

答王近思

吾道一以貫之

此說未是更檢精義中二程先生及謝侯二說熟看楊尹說正  
是錯會明道意然曾子是力行得熟後見得今人只是說得自

是意味不同正便說得十分亦不濟事

仁

此說未是更檢伊川先生說孝悌爲仁之本博愛之謂仁心體  
如殺種三處看更檢易傳復卦象辭及孟子論四端處子細看  
欲爲春秋學甚善但前輩以爲此乃學者最後一段事蓋自非  
理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轉雜與讀史傳撫故實  
無以異况如老兄心中本闕恐非所以矯失而趨中也愚意以  
爲不若只看論語用年歲工夫却看證候淺深別作道理然但  
論語中看得有味餘經亦迎刃而解矣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  
深處不可穿鑿求速成又不可苟且開看過直須是置心平淡  
慈實之地玩味探索而虛恬省事以養之遲久不懈當自覺其

答魏元履

齋

問答卷十

表

益切不可以輕易急迫之心求且暮之功又不可因循始惰虛  
度光陰也語錄中一兩段說此事處別紙上呈可見此非臆說  
亦見春秋之未易學也若於此見得一義理血脈方覺從前一  
團私意妄想自家身心尚且奈何不下如何說得行道救時底  
話真是可笑語錄散漫亦難看卒無入頭處若只欲遮眼又不  
濟事不若且只就論語中做工夫有胡文會義初本否二先生  
說論語處皆在其中矣大抵只看二先生及其門人數家之說  
足矣會義中如王元澤二蘇宋咸維說甚多皆未須看徒亂人  
耳所欲言者甚多然其序說未到幸且勉力終不敢自外也

答魏元履

裴父所云欲於論語作數說此語可疑尋常讀書只爲胸中偶  
有所見不能默契故不得已而形之於口恐其遺忘故不得已

而筆之於書初不覺其成說也若讀書而先有立說之心則此一念已外馳矣若何而有味耶老兄所論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愚意則以謂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荆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以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因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諂處其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扶漢以為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即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為漢復讎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為武侯之所為則難而子房投間乘隙得為即為故其就之為易耳項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問答卷十

答魏元履

比來觀何書大抵人常有以自樂則用行舍藏之間隨所遇以安之和平先生云如霽則行如潦則休此言有味也三哥失解能自遣否後生所慮學不足身不立爾得失區區何足深介意也

與魏應仲 元履子孝伯

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誦乎三二十遍熟復玩味訖看史數板不遇五六反復數遍文詞通曉諸論精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

幽辨纔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慮即更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耻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黯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口稽查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子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類自照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答范伯崇 癸未 念德

如圭仲子白水先生仲瑛

問答卷十

辛

前書所詢民可使由之一段熹竊謂兩說似不相妨蓋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出之而不知不言其為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之知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釋氏之學是已大抵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

答范伯崇

蘇氏陳靈以後未嘗無詩之說似可取而有病蓋先儒所謂無詩者固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康節先生云自從刪後更無詩者亦是此意蘇氏非之亦不察之甚矣故喜於集傳中引蘇氏之說而繫之曰愚謂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正發明先儒之意也大蘇議論皆失之太快無先儒淳實氣象不奈坦坦所長固

不可廢然亦不可不知其失也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諸先生皆言之故集傳中不敢提起蓋詭隨非所安而辨論非所敢也歐陽公本末論甚佳憲亦收在後評中矣似此等且當闕之而先其所急乃為得耳不可使知之謂凡民耳學者固欲知之但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非可使之彊求知也機心惑志就呂博士之說求之則只如前日所說為是學者未知所止則不必言機心惑志只是真行妄作耳機心惑志謂見得一斑半點而鑿知自私之流也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而學者所造自有淺深此謂然弗畔所以不同也顏子見聖人接人處都從根本上發見橫渠所指是也餘人但能因聖人所示之方博文以窮理約禮以脩身如此立得定則亦庶乎可以不為外物誘怵異端遷惑矣

問答卷十

自今觀之顏子地位見處固未敢輕議只弗畔一節亦恐工夫未到此不可容易看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易嘗有孝悌來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若差了即不成道理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悌乎但方在性中即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悌在其中但未發出來未有孝悌之名耳非孝悌與仁各是一物性中只有仁而無孝悌也仁所包攝不愛憫之心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皆所包也江河淮濟言水而不曰梧楸檟棘非有彼而無此也伊川又云為仁以孝悌為本事之本守之類是也論性則以仁為孝悌之本天下本之類此皆要言細思之則自見矣

答范伯崇

衛君待子而為政

熹嘗問先生嘗殺殺人事先生曰剛墮父子以為無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誦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爾豈容他如此去得問先儒八議之說如何曰此乃破罪時事其初須著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矣熹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明道說見師訓文定說見袁二年竊謂剛墮父子之事其進退可

問答卷十

否只看輒之心如何爾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剛墮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為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來喻以謂剛墮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已嘗有天子之命而剛墮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除幸天子之與已之心焉掩耳盜鐘為罪愈大許多都只在是處得自家親手商量尤不好也又云雖然與師以尊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與師以拒得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雖已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為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喻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灑落所以如此此來喻心不可不察也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為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進而去之便無一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不審伯崇以為如何

子貢問士

伊川先生所云以子貢平時氣象知之又味夫子所答之意有耻不辱纔是依本分不疎脫不是過當底事儘似退後一步說然考其實則甚難所謂篤實自得之事也便可見往來答問意旨子貢所以請問其次者蓋為自省見得有未穩當處可見孔門學者為己之實若曰固已優為便是欠照管也

答范伯崇

來書謂聖人未嘗以得天下為心是矣但謂可取則取未可以取則不取莫非順乎天理如此則是有待而為也語似有病嘗謂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

不問答卷十

論

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子弗顧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說與來書云云固不多爭但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耳來書以謂文武之心初無異旨固是如此但恐此處不明即所謂無異旨者乃是一時差却耳孟子論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亦止為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而武王見商人之悅而歸已而遂往取之也如言仲尼不有天下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益蓋周公伊尹仲尼皆有天下之願而

以無天子為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直是論其理如此耳凡此類皆須研究體味見得聖人之心脫落自在無私毫惹絆處方見義理之精微於日用中自然得力所謂知至而意誠也蓋幾微之間衆理昭晰雖欲自欺而不可得矣至此方可說言外見得意忘言不然止是鑽故紙耳愚意如此不知伯崇以為如何恐有疎繆處切望反復幸甚三分天下一節似因十亂之事而遂言之兼此前後數章皆是歷舉古聖王事如孟子舜明庶物以下數章之均更詳考見教為幸達巷黨人本不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為淺近然自察適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之所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也故孔子不欲以黨人之所稱者自居而曰必欲使我有

問答卷十

論

所執而成名則吾嘗執御矣何不以是見各乎此章呂與叔說蓋如此但其辭約耳餘說似皆未滿人意如何如何

答范伯崇 同呂子約詳于前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也時也道也皆一也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則謂之易自其推遷無常而言之則謂之時而其所以然之理則謂之道時之古今乃道之古今時之盛衰乃道之盛衰人徒見其變動之無窮也而不知其時之運也徒見其時之運也而不知其道之為道也道之為道實造化之樞機生物之根本其隨其從非有所嗜有所從也一氣運行自有所得已焉耳所謂易有太極其此之謂歟一說當處便是時其變動不居往來無窮者易也其所以然者道也一說易道之生也故曰易變易也然易有太極故又曰隨

時變易以從道也故伊川曰君子順時如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豈有一毫人為加乎其間哉時而已時至自從而自不可須臾離也以是知隨時變易以從道三者雖若異名而易之於道初無兩物也然自學者分上言之苟未識夫所謂易則時食而飲時葛而裘毫釐之差其應皆忒則將以何為道哉又嘗以是思之盡天下之變而已不自道者其易之體歟未嘗截然離拆者其斯之謂道歟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此指易而言謂人事也以理言之一流行而無窮則時之遷移固自未嘗不隨其所當然而然也當然而然即從道也就人言之衆人不識易而不能體則時既遷而不知遂以倒行逆施而違其時之所當然惟聖賢之流行無窮而識之體之其身即易故能變易以從道所

問答卷十

謂隨時變易以從道猶曰時中云耳道不可直謂之中未知始備時中而言耳

是亦

易指卦爻而言以乾卦之潛見躍飛之類觀之則隨時變易以從道者可見矣

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聖人事也先觀動之一字則知會通者變動之總也天下之事變動無窮而其所以至於如此變動無窮者必有一事為之端由也此一筆者萬變之所總也聖人則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舉目即親夫變動之所總故無窮之事變滔滔然各入其綱目而事事物物各處之以其所當然所謂行其典禮也典禮事物中之所有而當然者也一說觀會通以行典禮會通綱要也事物之係也觀會通猶云知至會典禮猶云至之也如父子

子之會通惟慈孝而已至於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各止其則是乃行其典禮也苟不知父父之慈子子之孝則將何自而行其禮乎一說會通會而且通也未知孰是

會以物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  
聖人生而知之者也然未生於天地之間則始終之理雖具一而大明之者誰乎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聖人出焉大明天道之終始便是卦之六位應時俱成更無漸次由是時乘六龍以御天而變化無窮焉天地設位理固皆具聖人成能理乃大明具者天也明者人也文公批云揀處說  
自大哉乾元至品物流形是言元亨之義大明終始至以御天是說聖人體元亨之用耳

問答卷十

之則指萬物發生之端而已故止於一事

孔子之言仁專言之也孟子之言仁義偏言之也

保合大和即是保合此生理也天地氤氳乃天地保合此生物之理造化不息及其萬物化生之後則萬物各自保合其生理不保合則無物矣

各正性命言其稟則之初保合大和言於既得之後天地萬物蓋莫不然不可作兩節說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如日方升雖未中天而其光已無所不被矣

九二君德已著至九五然後得其位耳

元者善之長也亦仁而已體仁則痒痾疾痛舉切吾身故足以長人亨者嘉之會會通也會而通也通有交之意嘉會猶

言慶會會通而不嘉者有矣如小人同謀其情非不通也然非嘉美之會又安有亨乎利者義之和合於義即利也利物足以和義蓋義者得宜之謂也處得其宜不逆於物即所謂利則義之行豈不足以和義乎貞者事之幹徹頭徹尾不可欠闕人之遇事所以頽惰不立而失其素志者不貞故也此所謂貞固足以幹事文言四德大槩就人事言之自君子體仁以下體乾之德見諸行事者也是以系之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嘉之會眾美之會也如萬物之長暢茂蕃鮮不約而會也君子能嘉其會則可以合於禮矣如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是也利是義之和處義有分別斷割疑於不和然行而各得其宜是乃和也君子之所謂利也利物謂使物各得其所非自利之私也乾猶身之有骨故板築之裁謂之榦榦推此可以識貞之理矣

問答卷十

堯

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義禮智此語甚穩當

初九龍德而潛隱止言其自信自樂而已至九二出見地上始見其純亦不已之功也

潛者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德雖已完特未著耳

既處無過之地則唯在閑邪絕敬而已雖曰無過然而不閑則有過矣確乎其不可拔非專謂退遷不改其操也憂樂行遠時焉而已其守無自而可奪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意忠信脩辭且大繙說所以進德脩業之道知至知終則又詳言其始終工夫之序如此親切縝密無纖悉之間隙忠信便是著實根基根基不實何以進步脩辭立誠只於平日語默

之際以氣上驗之思與不思而發意味自別明道所謂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者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其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知至則知其道之所止至之乃行矣而驗其所知也知終則見其道之極致終之乃力行而期至於所歸宿之地也知而行而知者交相警發而其道日益光明終日乾乾又安得一息之間哉九三雖曰聖人之學其實通上下而言學者亦可用力聖學淵源幾無餘蘊矣

忠信心也脩辭事也然蘊於心者所以見於事也脩於事者所以養其心也此聖人之學所以內外兩進而非判然兩事也知至之主至知終終之主終程子此說極分明矣

問答卷十

堯

安在哉

隨時而變動靜不失其宜乃進德脩業之實也

遺書云仁道難言唯公近之非以公訓仁當公之時仁之氣象自可默識

公固非仁然公乃所以仁也仁之氣象於此固可默識然學者之於仁非徒欲識之而已

答范伯崇

有朋自遠方來以平生之所聞驗之若合符節而無絲髮之差豈不樂哉此出於上蔡而其本說太廣撮其要如此此但以志合道同故可樂謝先生謂無絲髮之差不免過言事君則能格其非心不至於以許爲直格君心之非者大人之事孝悌固是順德然所造有淺深未必皆能大人之所爲



也犯顏而諫主於愛君夫子之告子路亦曰勿欺也而犯之然則所謂犯上者恐不如此直謂出事公卿凡在已上者能發孝心以事之不至犯分而已

犯上不必專為事君凡在已上者皆是舉事者如此則其他可知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而穆王命伯冏以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則不必大人也前賢如董仲舒之流非一人皆能使其君婉畏而不敢為非是亦格其非心也

記曰辭欲巧詩美仲山甫而以令儀令色稱之則巧言令色非盡不仁也若巧言令色而無德以將之以是說人之觀聽此之謂失其本心焉得仁有諸中而形諸外則其色必莊而非有意於令其辭必順而非有意於巧君子所以貴乎道者如此詩人所以美仲山甫之德而非巧言令色之謂也辭欲

問答卷十

早

巧自承上文情欲信為說蓋曰既有誠心須善辭令以將之耳與此異言鮮者立言婉微之體所謂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若謂非盡不仁則巧言令色有時而仁矣義恐未安又曰無德以將之故鮮仁竊謂巧言令色其本已不正何能復有德以將之耶

辭欲巧乃斷章取義有德者言雖巧色雖令無害若徒巧言令色小人而已

信近於義橫渠說與謝說自不同如橫渠說遠恥辱一句恐不通竊謂此章意在謹始如言須當近義慮其後之不可復也恭須當近禮恐其自貶耻辱也不敢失親於可賤之人懼其非所可宗也有言必慮其所終行必審其所做之意

此論頗善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以私為私室如古法諫恐未安竊謂私是顏子自受用處夫子退而默省之以為亦足以發予矣此一句諷蓋非顏子不能深喻夫子之言非夫子不足以知顏子之所以潛心也

以私為顏子自受用處恐未安退非夫子退乃顏子退也發啟發也始也如恐人似無所啟發今省其私乃有啟發與啟予之啟不同

視其所以此章蓋述上文為說退而省其私私所安也論語立言雖簡以類相從每稱子曰即自為一段不必專以上下文求之

溫故知新學至此而無窮矣至於夫子而猶曰學不厭非以其無窮哉可以為師者以其足以待無方之問也溫故而不

問答卷十

早

知新雖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足以為史而不足以為師也此論甚佳

人而無信車之與馬牛本兩物以輓輓交乎其間而引重致遠無所不至焉物與我未合亦二物以信行乎其間則物我一致矣夫然於行

本文只言車無輓輓不可行譬如人無信亦不可行今乃添入馬牛於其間此蘇氏之繁

于入太廟舊說謂禮主於敬每事問所以為敬恐勝今說楊先生之說甚長

答范伯崇

王制喪三年不祭天地社稷惟越縉而行事鄭氏不解不祭



答范伯崇

須送行語哀苦中不復能為文然觀伯諫之言已足藥石但更須求所以立其本耳日用之間以莊敬為主凡事自宜章程約近裏勿令志流漫其剛大之本乎由此益加窮理之功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為必可行則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為吾累矣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畧因循怠惰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防閑之道甚至皆可佩服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暇日勿廢溫習少飲酒擇交遊子澄相去不遠真直諒多聞之益果能受其實攻而不憚改焉則彼亦將不憚啓告之煩矣區區所以相告者不過如此恐臨別匆匆不能盡舉預以拜聞惟所材擇

問答卷十

答范伯崇

熹比攜二子過寒泉招季通來相聚更有一二朋友來相聚初不廢講議但昏惰不敏自救不給何能有以及人而學者氣稟強弱不齊各有病痛未見卓然可恃者此亦殊可懼也知老兄官守不苟又得賢守相聽從得以少伸已志深副所望向來猶恐應變之才有不周今乃如此信乎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而程子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非虛語也凡百勉旃以火遠業之基增吾黨之氣幸甚但久留郡中於簿領之責竊恐曠弛亦似非便受納既畢所謂他事若他人所可辦者即不若且歸邑中之為愈也如何或未能歸凡百亦須戒懼遠避嫌疑無為恩怨之府乃佳

欽天得行所學吾道之幸但此事大難不可喜而可懼近復如何得正月書亦未有異聞也論學依舊有好高傷快之弊燕近覺此事全放在底下著實涵養玩味方見工夫有一二段雜問答漫寫呈當否俟喻及他所欲言非書所能盡也

答范伯崇

伯諫前日過此季通亦來會相與劇論儒佛之異因問伯諫天命之謂性此句為實邪為空邪渠以為實蓋云如此則作空見者誤矣且今欲窮實理亦何賴於前日之空見哉又為季通指近事譬喻渠遂釋然似肯放下舊學若自此不為異議所移則吾道又得此人其資稟志尚過人數等真有望矣

答范伯崇

欽夫日前議論傷快無涵養本原功夫終是覺得應事匆匆亦近方覺此病不是小事也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體圖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為爭校是非不如欽藏持養頃見子澄有此論已作書力辨之不知竟以爲如何也子澄通書否渠向疑處當時答得却有病近看此書病尤多文定云好解經而不喜讀書大抵皆是捉住一個道理便橫說豎說都不曾涵泳文理極有說不行處如程子文字往往尤有不熱也因作子澄書為政意

答范伯崇

伯崇近日何以用功官事擾擾想不得一向靜坐看書然暇時速須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逸期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衆理易明矣此外別無若刀處官事有可以及人處

慈不憚出力然檢身馭下尤不可不加意也

答范伯崇

前書所論數事大槩得之但語意多未著實曾子有疾之說近  
嘗通考諸說私論其故今以上呈幸更爲訂之心無死生所論  
意亦是但所謂自我而立自觀我者而言此語却大有病知言  
中議論多病近疏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有小往復文多未能  
錄寄亦懼頗有掩掩前輩之嫌大抵知心以成性相爲體用性  
無善惡心無死生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先識仁體然後做有所  
施先志於大然後從焉於小如木天道變化爲世休此類極  
多又其辭意多迫急小寬裕良由務以智力採取全無涵養之  
功所以至此可以爲戒然其思索精到處亦何可及也巨室恐  
如呂與叔大學解中云乃吾之一家耳室者私室家則室之巨

問答卷十

卷十

者也蓋承上文之意讀之只合如此說意思方正當語勢亦穩  
帖若以巨室爲疆家便有著心牢籠之意雖說不可造道千磨  
終是專立此意爲標準便有縫罅不似聖賢平日規模也如何  
舊說天下歸仁用呂與叔贊說夫子言性與天道用上蔡說近  
覺皆未是試更推之復以見告觀誓比何所得因來亦告及之  
極所欲聞也

欽夫近爲學者類集論語仁字各爲之說許寄來看然熹却不  
欲做此工夫伯崇以爲然否欽夫又說當仁不讓於師要當此  
時識所以不讓者何物則如此仁矣此說是否

答范伯崇

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  
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

之隔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  
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  
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如此然後  
能距場墨而列於聖賢之徒不然詭譎相訾以容氣爭勝負是  
未免於前輩自做之幾也

問答卷十

卷十

書知書門人問答

答劉平甫拜安人少傳忠定公于利季子為屏山先生後自號七省翁

新年人事幾日而定定後進業恐不可廢昨日歲前有欲奉聞者以無閒處不暇及亦嘗令四弟相告會及之否太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以不急雜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講學幹業之外悅弓鳴琴抄書備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身計果孰親且急哉又比來遊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况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疎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遊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為外人道以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若徒暴露於外而無見聽之實但使眾怨見歸為僕作禍耳千萬幸察裴丈正哉出山來幸為道區區此公勁直凡所告戒千萬倍受不可如聽喜言之悠悠恐不能堪耳

問答卷十一

答劉平甫

前日奉聞可且自觀書恐眾說紛紜未能自決即且理舊書如何二南說未編次可及今為之它日相聚裁定也論語向者看四篇似未液熱可兼新舊看為佳去歲所治大抵未熟者今悉溫尋之為善向致奉語可錄出所作工夫次第作一紙時復省察了與未了分數此最善可便為之益雖相聚一年所進業殊

心所當為而未為者殊多今又疾病如此羸頓勢未能出與兄相察相愛亦思索講究未得恐負太碩人與共甫兄相責望之意特復奉白幸惟思之無事勿出入蓋共甫兄不在宅中別無子弟戶門深閑事有不可勝處者不惟情遊廢業為不可賓客至者談說戲笑度無益於身事家事者少酬酢之則彼自不來矣切祝且溫習勿廢使有常業而此心不放則異日復相聚亦易收拾試思自去冬以來已過之日多少其間用心處放蕩幾何存在幾何則亦足以自警矣病倦不勝思慮

答劉平甫

甚表須看令式合高多少若所有石不及格便可買石不必問字之多少也臨時分上一截寫額下一截刻文却看廣狹如何為字大小今難預定也舊文兩日多所更定漸覺詳備銘文亦已得數語但不甚佳并歸日面議也

問答卷十一

尊嫂聞向安殊可喜點視湯藥之暇可以理舊學矣日月易過母因循失之乃以深望前以戲誦奉規能留意否先聖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向曾講此至熟日用之間只此一句勿令違夫則工夫已過半千萬萬幸以同召者例有任滿指揮不免覆倒陳請范文亦以為兄至此渠允甚不得款語然却儘有合處不至如早賦之矛盾也歸日當面言之惟益力進所學力行所知元履向至泰寧舉兄於諸人間不容口無使為過情之聞則甚善

答劉平甫

昨因聽見聖誦詩偶得此義可以補橫渠說之遺發錄去可於疑義簿上錄之

一章言后妃志於求賢審官又知臣下之勤勞故采卷耳備酒漿雖后妃之職然及其有懷也則不盈頃筐而棄置之於周行之道矣言其憂之切至也

三章二章皆臣下勤勞之甚思欲酌酒以自解之辭凡言我者皆臣下自我也此則述其所憂又見不得不汲汲於采卷耳也四章甚言臣下之勤勞也

又定之方中匪直也人云言非特人化其德而有塞淵之美至於物被其助亦至衆多之盛也

答劉平甫

關耶章句亦方疑之當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八句乃安但於舊說俱不合莫可兼存之否好迷如字乃安毛公自不作好字說更檢免置好仇處看音如何恐不須點破也蘇黃門併

問答卷十一

三

載馳詩中兩章四句作一章八句文意亦似關雎末後兩章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作一章八句依故訓說亦得

答劉平甫

熹承論及彭堂按古禮廟無二主嘗原其意以為祖考之精神既散欲其萃聚於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有二主矣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故廟無虛主而祭必於廟惟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祝曰季子某宗子使介子某庶子執其常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墓為壇以祭蓋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人主祭者遊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也國之比則以其田祿修其薦享尤不可闕不得以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禮意終始全不相似泥古則闕於事情徇俗則無復品節必欲酌其中制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

在奉二至以從之於事為宜蓋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常相依則祭下使宗子得以田祿薦享祖宗宜亦飲之處禮之變而不失其中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蓋如此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往也所喻留影於家奉祠版而行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而支子私祭上及高曾又非所以嚴太宗之正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禮一致推此思之則知所處矣學絕道喪此語世所罕聞知之必以為笑然以吾友下問之勤不敢不以正對待次試以稟知更與圭甫熟講斷然行之一新弊俗共萌博學多聞亦不應以此為怪也更詳思之

答劉平甫

問答卷十一

四

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為不可交際之道記曰子事父母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此事親之道也適以此意奉聞大略然此等事更留意體察勤加講治為妙此別須有旬月之期懷不能已聊復言之他日相見只此可驗進學工夫更不須問疑難也在彼凡事存此意善處為佳途中望寬懷自愛

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試如此用工天如何

答劉平甫

近收耕老書說一貫之有甚善但忠恕即說成兩貫了兩貫之理全然透不過忠恕裏面來如此即惡在其為一貫耶此事政須自得而渠堅守師說自作障礙無知之何但循循不差却無

與平父書中雜說

近得廟堂記一本奇甚蓋百十年前物刻畫完好尚有界行恨未令平甫見也

論語讀之想有味訓蒙草草不堪看只看要義自佳也

沙縣羅家傳得先聖像甚佳并武侯成都本與閩本大異此像嚴毅沉正恐差近之也

二先生邵張公四象今并欲煩為背之惟橫渠一象服章不類

問答卷十一

五

或有此關緝并告為摹易之如二先生野服如何

元履此翻會寄呈樞兄否此題目難做非續後尊上帝之比而彼易為之亦不思矣又時宰何嘗知有此事率爾發之殊不中節比以書正之已不及矣可笑可笑

表父詩勝他文近體又勝古風今及見之幸甚曾詩有廬山圖者不知有此圖否若未得遊且得一圖想像勝處亦佳

熹碌碌如初貧病日侵而仕宦之意愈薄吾命有所制矣程氏遺書細看尚多誤字蓋元本如此今以它本參之乃覺其誤耳

文定春秋并二書傳之甚善更問欽夫看如何渠似不甚愛道旨愚意則以為亦可傳也

答吳耕老

樞蒼人

胡丈昔年答黃繼道問一貫義云一貫誠也忠恕思誠也誠

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此語形容得甚妙中庸曰鸞飛戾

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

察乎天地此是子思在天舉一物在地舉一物在人舉夫婦

為與魚其飛躍雖不同其實則一物為之耳夫婦之道亦不

出乎此是皆子思發見一貫之道也孔子繫易辭有曰以言

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亦發明斯道也如何如何

來教引中庸易傳之言以證一貫之理甚善愚意所謂一貫者

亦是如是但據喜所見而以諸先生之說證之則忠恕便已在

一貫之中如所謂鸞飛魚躍雖不同然其實則一物之意是也

若耕老之說則是鸞魚飛躍內外精粗合為一貫矣而一貫之

外零却忠恕二字恐非聖賢之意也胡丈以一貫為誠而以忠

問答卷十一

六

恕為思誠也若喜之意則曾子之言忠恕即誠也子思之言遠道不遠孟子之言求仁莫近乃思誠也試推此思之如何

答何叔京稿

邵武人稱臺溪先生

五月十八日新安朱熹謹再拜裁書復于知丞學士執事熹少

而曾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為己之學而求之

不得其要晚親有道粗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為之

焉則又未及卒業而述有山頽梁壞之歎俛俛然如瞽之無目

適值索途終日而莫知所適以是竊有意於朋友之助願以鄙

朴窮陋既不獲交天下之英俊以資其所長而天下之士其聰

明博達足以自立者又往往流於詞章詭誦之習少復留意於

此熹所以蹙起於世求輔仁之益所得不過一二人而已聞者

竊聞執事家學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



問有超然非誦說見聞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潛躬行力踐已非一日之積是以嘗欲一見執事而有謫焉聽於下風又聞執事嘗過聽遊談之興憐其願學之久而未始有聞且將引而真之交游之未使得薰沐道誼之餘以自警飭以此尤欲及時早遂此願而貧病之故不能羸糧數舍求就正之益以慰夙心而承厚意薄陋聲迹本疎又不敢率然奉咫尺之書以煩隸人而為異日承教之漸惟是瞻仰不能一日而忘而且愧且恨亦未嘗不一日往來于心也不謂執事不鄙其愚一日惠然辱既以書意者高明抱道獨立亦病夫世之末學外鷺不可告語於是取乎熹之鈞恩靜退以為臭味之或同而不盡責其餘耳至於詞言與博反復通貫三復悚然有以仰見所有之妙竊不自勝其振厲踴躍以為雖未獲瞻望於前而亦無以異於

問答卷十一

七

親承清誨也惟其稱道太過責望太深乃熹所欲請於左右者而息綏不敏反為執事所先此則不能不以為媿然道之在天下天地古今而已矣其是非可否之不齊決於公而已矣然則熹之所望於執事而執事之所以責於熹者又豈有彼此先後之間哉繼自今以往執事有以見教而熹有以求教願悉屏去形迹之私商訂辨析務以求合乎至當之歸庶幾有以致廣大蓋精微而不滯於一偏之見則熹之幸也執事之賜也其它未暇一二姑先以此為謝復屬伯崇轉致不審高明以為如何暑雨煩鬱伏惟承頌盡懽候神相萬福熏社門奉親日益孤陋向風引領不任馳情承許秋涼見過何幸如之而非所敢望也未聞更冀以時為道千萬自愛進為時用以張斯文慰山野之望幸甚

答何叔京

真孤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講論踰月甚覺有益所恨者不得就正於高明耳它日伯崇相見或通書當能備言之或有差誤不吝指誨幸甚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脫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鈞之魚當時寧有是耶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懌以為真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而頽然如初無所睹此無他所見者非卓然真見道體之全特因聞見揣摩而知故耳竊意當時日聞至言觀懿行其心固

問答卷十一

八

必有不知所以然者泊失其所依歸而又加以歲月之久沮沒浸漬今則尤然為庸人矣此亦無足怪者因下問之及不覺慨然未知其終何所止泊也東平先生遺事猥蒙垂示得以究觀前賢出處之大致先延問學之淵源與夫高明纂輯成書以傳世垂後之意幸甚幸甚更容熟復續得具稟也語錄項來收拾數家各有篇帙首尾記錄姓名比之近世所行者差為完善故各仍其舊目而編之不敢輒有移易近有欲刻板於官司者方欲持以畀之前已刊行當得其原本以獻今無別本可以持內也孟子集解本欲自備遺忘抄錄之際因遂不能無少去取及附己意處近日讀之句句是病不堪拈出它時若稍有所進當悉訂定以求教今未敢也見所與伯崇講論敬仰之深然有少疑嘗與伯崇論之恐未中理更乞垂諭以警不逮幸甚幸甚

答何叔京

昨承不鄙惠然枉顧得以冰教累日啓發蒙阻為幸多矣杜門奉親錄祿仍昔體驗操存雖不敢廢然竟無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間矣所患絕無朋友之助終日兀然痛省提燈僅免憤憤而已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理人欲消長之幾不敢不著力不審別來高明所進復如何向來所疑定已冰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而克已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為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不失蓋記者之誤不可不審所取也孟子集解當悉已過目有差繆處切望痛加刊削警此昏憤幸甚伯崇云論語要義武

問答卷十一

九

陽學中已寫本次第下手刊板矣若成此書甚便學者親覽然向上虛索眼力若在本領處久不透徹則雖至言妙論日陳於前只是閑言語也廣文更欲刊通書此亦甚善今人知趣向如此者亦自少得往往伯崇遊談之功為多也孟子看畢先送伯崇處送成都寄得橫渠書數種來其間多可附入者欲及注補也淵源錄亦欲早得邵氏且留不妨也本欲專人致書以謝臨辱又苦農收乏人只附此於伯崇處未知達在何時臨書悵惘不自勝

答何叔京

專人賜教所以誨誘假借之者甚厚悉非所敢當然而此意不可忘也謹當奉以周旋益思其所未明益勉其所未至庶幾或能副期待之意耳杜門奉親幸祖遣日無足言者前此未於會

計安意增葺弊廬以奉賓祭工役一興財力俱耗又勢不容中止數日窺元方劇幾無食息之暇也末春又當東走政和展墓南下尤川省親此行所過留滯非兩三月不足往返且其居當復首夏矣北陰幾何而靡散於事役塗路之間動涉時序雖隨事應物不敢弛其警省之功然客氣盛而天理微涉紛擾即應接之間尤多舛迥如來教一言未終已覺其有過言一事未終已覺其有過行者在高明未必然而嘉實當之矣以此常恐因循汨沒辜負平生師友之教尚賴尊兄未即遐棄猶時有以振德之也前此所論未能保其不無紕繆乃殊不蒙指告來論勤勤若真以其言不為妄者何哉豈其以是進之欲其肆志極言而無毫髮之隱固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不然則庸妄所聞必有偶合高明之見者矣欣幸欣幸中庸集說如戒歸納愚意竊謂思當精擇未易一槩去取蓋先賢所擇一章之中文句意義自有得失精粗須一一究之令各有下落方懼人意然又有大者昔聞之師以為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痾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由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為切要至當之說而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借易陳聞不識尊意以為如何孟子集解重蒙領示以遺說一編見教伏讀喜幸聞裕良多然方冗擾未暇精思姑其所疑之一二以求發業俟且夕稍定當擇其尤精者著之解中而復條其未安者盡以請益欽夫伯崇前此往還諸說皆欲用此例附之昔人有古今集驗方者此書亦可為古今集解矣既以自備遺忘又取諸諸同志友朋之益其利廣矣語錄比因再閱尚有合整頓處已畧下

問答卷十一

九

竊謂思當精擇未易一槩去取蓋先賢所擇一章之中文句意義自有得失精粗須一一究之令各有下落方懼人意然又有大者昔聞之師以為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痾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由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為切要至當之說而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借易陳聞不識尊意以為如何孟子集解重蒙領示以遺說一編見教伏讀喜幸聞裕良多然方冗擾未暇精思姑其所疑之一二以求發業俟且夕稍定當擇其尤精者著之解中而復條其未安者盡以請益欽夫伯崇前此往還諸說皆欲用此例附之昔人有古今集驗方者此書亦可為古今集解矣既以自備遺忘又取諸諸同志友朋之益其利廣矣語錄比因再閱尚有合整頓處已畧下

李會元中額宅時附呈未晚大抵劉質夫李端伯所記皆明道  
語餘則雜有至永嘉諸人及揚邁道唐彥思張思叔所記則又  
皆伊川語也向編次時有一目錄近亦修改未定又忙不暇拜  
呈并俟它日淵源開見二錄已領西山集委示得以披讀乃知  
李丈之議論本末如此甚幸甚幸其間有合前教者亦俟詳觀  
乃敢以進也高文委示尤荷意愛之厚大抵必根於義理而詞  
氣高妙又足以發夫中之所欲言者非近世空言無用之文也  
易說序文敬拜大賜三復研味想見前賢造詣之深踐履之熟  
故詞無枝葉而藹然有篤厚慈誠之氣宅時若得盡見遺編何  
幸如之遺錄行狀并且歸內改定後更望別示一本幸幸孔明  
傳近爲元履借去示喻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梓者此論甚當  
然以爲略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  
未能免俗者則真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  
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齟齬首事者墳墓矣技衆而歸蓋  
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較  
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敵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爲  
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  
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  
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畧恐未必如明者之論也妄論如  
此如有未當因便有以見教幸甚雜學辨出於妄作乃蒙品題  
過當深懼上累知言之明伏讀恐悚不自勝宗禮處亦未有便  
因書當如所戒也伯崇近過建陽相見得兩夕之款所論益精  
密可喜其進未可量也大抵學者用志不分必有進益惟熹願  
墮日甚不覺有分寸之進世間無有不進而不退者然則其却

問答卷十一

行也必矣自此子書當痛加鞭策庶乎不爲小人之歸舍是而  
唯唯焉殆非所望於直諫多聞之交也

答何叔京

伏蒙委撰味道章記前者已嘗懇辭今又辱貶喻尤切悚異  
於文辭無所可取使爲它文則或可以率意妄言無問咄點今  
欲發揚先志昭示後來茲事體重豈宜輕以假人切望更加三  
思無輕其筆則非獨小人免於不慙之譏亦不爲賢者失人之  
累幸甚幸甚戒殺子文近建陽印本納上數紙其間雖涉語恠  
然施之盲俗亦近而易知不爲無助幸以投鄰里使獲之通塗  
要津也呂公之說龜山嘗論之亦以爲不逾論以利害其論尤  
粹而切向喻元履令附其說於後今不見恐是忘記別紙錄呈  
若那里間有可說論者令別刻一版附此呂說之後爲佳不然  
則別得老兄數語跋之却於跋中載龜山之語一道發明庶幾  
曲終奏雅之意尤善如何若然則跋中更不須說機祥報應事矣

問答卷十一

答何叔京

嘉奉親屏居諸况仍昔所愛所懼大畧不異來教之云而又有  
甚者焉耳躁妄之病在賢者豈有是哉顧嘉則方患於此未能  
自克豈敢以是相警切期佩服之餘嘗竊思之所以有此病者  
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  
若使主一不貳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  
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  
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  
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中節者寡矣孟子  
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教為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  
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常若  
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  
不宜不可之機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  
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雖知其然而行之未力方猶自憚  
取因來教之及而以質於左右不識其果然乎否也遺說所疑  
重蒙鑄喻開發為多然愚尚有未安者及後八篇之說非以求  
教有未中理伏惟不憚反復之勞有以振德之孔明失三郡非  
不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則  
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  
人之暴其邊境之民不若今之外敵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利  
詭眾而自欺者徒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歟欽夫傳

問答卷十一

三

論并熹所疑數條請求指誇幸以一言決之味道堂記誠非淺  
陋所敢當故有前日之懇非敢飾辭以煩再三之辱既不蒙聽  
察而委喻益勤益重不敏之非謹再拜承命不敢復辭矣然須  
少假歲月使得追繹先志之所行俟其畧見彷彿而後下筆庶  
幾或能小有發明可以仰以斤削耳下喻行已臨官之道此在  
高明平日所學舉而措之則夫世俗所謂廉謹公勤有不足言  
矣區區乃方有愧於此其何以仰助萬分之一乎祠堂記推尊  
之意甚善而所謂人心天理不容亡滅學者於此百世以俟聖  
人而已者亦佳但亦有可議者如以字謂諸先生一也立不教  
坐不議無言心成乃莊周荒唐之說非聖賢授受本旨二也以  
穆尹歐陽文章末技比方聖學擬不以倫三也明道無恙時學  
者其泉今日未嘗為師四也呂正獻之未薨伊川已去壽康差

問答卷十一

四

道有非當時諸賢所及知者是以難合非特以兩公之在亡  
為輕重今日二公薨而伊川去五也又曰正叔自謂道已大成  
可以無愧氣象淺狹恐非先生之志六也世傳了翁所序明道  
中庸乃呂與叔所著了翁蓋誤而今又因之七也據其語而論  
之其失如此蓋其大概切切然以辨謗釋言為事亦淺乎其知  
先生矣嘗愛明道墓表有云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  
為功知所至然後信斯名之稱情蓋此事在人隨其所至之淺  
深而自知之彼不知者豈可以口舌強爭彼知之矣則又何待  
較短長而後論哉記中所稱兼山氏者名忠孝語錄中載其問  
疾伊川之語然頃見其易書溺象數之說去程門遠甚而尹子  
門人所記則以為忠孝自黨論起絕迹師門先生沒不致奠而  
問疾之語亦非忠孝也然則其人其學亦可見矣愚見與所聞  
如此不審明者謂之何哉歲前報葉魏登庸蔣參預政陳應求  
同樞密知院事南北之使交贊往來元夕有旨州縣張燈山間  
所屬者不過如此羅李之除則未知也聞相麻以四事戒飭理  
財用省冗官汰冗兵其一則未聞蓋未曾見麻但傳聞爾宰相  
希知國用參政同知皆入衙升恐欲聞之金聲玉振之說改定  
舊說寫呈求教不知是否諸葛傳所疑瑣細不能盡錄其大者  
帖於册內矣

答何叔京

昨承示及遺說後八篇議論甚精非淺陋所至或前儒所未發  
多已附於解中其間尚有不能無疑者復以求教更望反復之  
幸甚  
巨室之說亦已附入可以補舊說之未備然廢舊說而專主此

意則又似有牢籠駕御之心非聖賢用處也麥丘邑人之語亦陳天下之理以警其君耳如孟子聞誅一夫紂矣之語豈可謂君其君哉引之欲證得罪二字出於人君之身有正而非已室怨望之私也豈亦無善於理否林少穎引裴晉公登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之語為證亦甚善當時不能盡載尋當添入其意乃備耳

仁義二字未嘗相離今日事親以仁守身以義恐涉支離隔截為病不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此言孝弟乃推行仁道之本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也但推行之本自此始耳為字蓋推行之意今以對乃字立文恐未詳有子之意也程子曰論行仁則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此語甚盡

問答卷十一

五

手舞足蹈所論得之然李說亦有不可廢者今注於其下則理自明矣其間句意小有未安處欲更定躍如也為左右逢原辨明其德為從容中道如何

乘與濟人之說與熹所開於師者相表裏但不必言姦人聖賢所警正為仁人君子毫釐之差爾姦人則尚何說哉諸若此類稍加審察為佳辟除之弊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此段注釋近畧稍改稍詳於舊畧云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惠而不知為政者亦有仁心仁聞而不能擴充以行先王之道云爾又云十月成災蓋時將寒近不可使民徒涉又農功既畢可以夜民之時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令民心曠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豈

子產所及哉諸葛武侯之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蓋其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亦庶幾知為政矣又云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已出然後為惠又況人民之眾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

有故而去非大義所係不必深為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如曰親戚連坐則先王之制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亦豈有此事哉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為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

問答卷十一

六

非禮義之禮義所論善矣但以為其心皆在於異俗而邀名則不必皆然蓋有擇焉不精以為善而為之者知言所謂緣情立義自以為由正大之德而不知覺者也此句之失與論子產而指姦人相類

孟子曰王驩而不與言固是然朝廷之禮既然而當是之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驩事於出甲處已見之此章之意則以朝廷之禮為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為愧衆人為已甚而始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衆人之失也

象憂喜亦憂喜此義集解之說初若不明及細玩之則詞不達意之罪也今畧改定云言舜喜象之來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舜之心見其憂則亦憂見其喜則亦喜今見其喜而來故亦為之喜蓋雖明知彼之將殺已而自我觀之則吾弟耳兄弟之愛終豈能忘也哉或曰云云愚聞之師曰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豈有

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傲狠關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伊川先生所謂云云正謂此耳或者之云固善然恐非所以語聖人之心也如此言之其精盡否則訓蒙蔽得之方訓術數恐未足附以非其道者獨非術數耶蓋愛兄放魚欺以其方也市有虎曾參殺人則以非其道也井有仁焉亦是君子不逆詐故可欺然屬理明故彼以無是道之語來則豈得而蒙蔽哉

艾讀爲又說文云艾草也从ノ入左ノ右入艾草之狀故六書爲指事之屬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德又劍又亦取諸此不得復引彼爲釋也

金聲玉振之說未安金聲博學之事玉振則反約矣反約者不見始終之異而始終之理具焉如射畢而觀破的之矢不見其巧力而巧力皆可見故下文又以射譬之若以金聲始隆終殺兼舉博約之事則玉振無所用矣愚意如此亦恐未盡俟更思之

尚友章所謂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者恐非孟子尚友之所取以論其世者正欲知其言行之曲折精微耳兼兩意說不得桐梓之說其善但不必分身心爲兩節又以木根爲譬似太拘滯蓋言身則心具焉豈是皆以修身爲本是已今但云以理義養其心則德尊而身安矣意亦自見

很疾之訓甚善然古字多通用不必言誤也如孟子中由猶二字常互用之

大爵二說其一極善其一未安亦由集解之說自不明白有以

致疑今改其答辭曰亦觀其心之所存者如何耳若假仁要利之心不去則夫不捨其天爵者亦將以固其所得之人爵而已是或可以幸而不至於亡然根於鄙吝之私是豈可以入堯舜之道哉必也真知固有之可貴而寢忘其乎日假仁要利之私則庶乎其可矣大抵假仁與利不同須曉析不差然後可耳別傳論聖人之公後王之私亦是此意見此卦象辭注中

鄉道志仁不可分爲二事中庸曰修道以仁孟子言不志於仁已亦言志仁之爲當道爾舍生取義諸先生說已盡之矣義重於生不假言也

夜氣以爲休息之時則可以爲寂然未發之時則恐未安魂交而憂百感紛紜安得爲未發而未發者又豈專在夢寐間耶赤子之心程子猶以爲發而未遠乎中然則夜氣特可以言復而見天地心之氣象耳若夫未發之中則無在而無乎不在也

耳目之官卽心之官也恐未安耳目與心各有所至安得同爲一官耶視聽濇滯有方而心之神明不測故見聞之際必以心御之然後不失其正若從耳目之欲而心不幸焉則不爲物引者鮮矣觀上蔡所論顏曾下力處可見先立乎其大的之意矣書之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亦此意也

彈匠之說理則甚長但恐文意繁雜頭緒大多不如尹氏之說明白而周盡故云必如羿之較率大匠之規矩然後爲至則是彈與大匠自別有較率規矩與孟子意正相戾矣若是所以教人之規矩較率則只是衆所共由之法又非所以言至也

歐陽公論世宗之事未爲失但以孟子爲爲世立言之說則寧



於理矣夫聖賢之立言豈不度其事之可行與否而姑爲是可  
喜之論以供世之傳誦道說而已哉蓋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  
有是心而後有是事有是事然後有是言四者如形影之相須  
而未始須更離也臯陶之執舜之逃天理人倫之至聖人之心  
所必行也夫豈立言之說哉聖人顧事有不能必得如其志者  
則輕重緩急之間於是乎有權矣故緣人之情以制法使人人  
得以全而八議之說生焉然其所謂權者是亦不離乎親親貴  
貴之大經而未始出於天理人心之外也今必以正理爲空言  
而唯權之爲徇不幸而有毫釐之差則不失於正者鮮矣此義  
龜山亦嘗論之見集第二十一卷

躍如也正是形容懸解頓進之意意有所感觸而動却不親切  
感觸二字自作但少頓進意耳引而不發則其思也必深思之  
既深則有所感觸而動其進也

必與矣如此而言  
意似消備如何

問答卷十一

九

好客之人如此說甚善但苟非其人一句不通而此章兩事亦  
無收拾結斷處子臧季札守節者也恐其不可謂役志於物

反身而誠言能體而有之者如此欲作言能體強怒而行言既  
失而反之者如此欲作言既失而所行之不著者所造未至也

欲作不先  
致知也

機變之巧所論甚當更欲增數語云乘時逐便以快其欲人所  
甚羨而已方且自以爲得計蓋唯知有利而已何所復用其愧  
耻之心哉如此乃盡其情如何

人心亦皆有害趙氏謂人心爲利欲所害此說甚善愚謂饑渴  
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爲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  
則所爲雖不可亦以爲可來喻詳費而理煩恐非孟子長於譬

時之本旨也

執中當知時苟失其時則亦失中矣此語恐未安蓋程子謂子  
莫執中比湯墨爲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執中與舜禹  
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  
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  
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  
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失矣子  
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吾恐其失  
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  
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知善端可求  
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

仁義者道之全體此說善矣又云能居仁由義則由是而推焉  
無所往而非道則又似仁義之外猶有所謂道者矣是安得爲  
全體哉親親而加以恩似有夷子施由親始之病夫親親之有  
恩非加之也欲親親而不篤於恩不知猶有病否大抵墨氏以  
儒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親親反有不厚釋氏以儒者仁民之分  
愛物而仁民反有未至

問答卷十一

子

山徑之蹊恐不必言爲尚于發人心皆然一息不存則放僻邪  
侈之心生矣

不聞君子之大道者肆情妄作無所不至不但挾勢陵人而已  
鄉原之論甚佳但孔子所稱具臣者猶能有所不從若鴻道之  
徒則無所不從矣許以具臣已過其分有以更之如何

答何叔京

慕祿祿講學親旁思索不敢廢但所見終未明了動靜語索之



問疵者山積思見君子圖所以酒濯之者而未可得今年却得一林同人在此各册中相與討論其人操履甚謹思索愈精大有所益不但勝已而已欽夫亦時時得書多所警發所論日精請向以所示遺說數段寄之得報如此始亦疑其太過及細思之一一皆然有智無智豈止枝三十里也今錄去上呈其它替問反復及它記序等文尚多以伯修行速不能抄為恨熹前此書中所請教者於尊意云何竊意其說不過如此但持之不力恐言語間不容無病深望指誨得以自警而改之幸也向曾上稟迨夫到日借數人來為相聚數日之計今恐已難難出入又意此人已到不能久留而尊兄已就道久矣或已到官亦未可知三四舍之遠阻隔不相聞如此可為深恨也武侯傳讀之如何更有可議處否問疑數條例小差以書問之欽夫皆以為然

問答卷十一

王

但熹欲傳末畧載諸葛驥及子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欽夫却以為然以為驥任兼將相而不能早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去以冀其君之悟可謂不克肖矣此法甚嚴非慮所及也老兄以為如何但欽夫極論復見天地心不可以夜氣為比熹則以為夜氣正是復處固不可便謂天地心然於此可以見天地心矣易中之意亦初不謂復為天地心也又老兄云人皆有是善根故好是懿德欽夫說見別紙熹則竊以為老兄此言未失但不知好者為可欲而以懿德為可欲此為失耳蓋好者善根之發也懿德者衆善之名也善根無對之善也衆善者有對之善也無對者以心言有對者以事言夫可欲之善乃善之端而以事言之其失遠矣此兩條更望思之却以見教幸甚幸甚西山集讀之疑信相半姑留此以俟的便

近事一二傳聞可慶然大病新去尤要調攝將護不知左右一二公日夕啓沃用何說耳此又似可慮如何如何欽夫書令致願交之意恨未倉識它日有可見教者無相棄也恐願

聞之

答何叔京

示喻溫習之益體驗之功有以見用力之深無少逸豫歎服之餘悚厲多矣錄寄數條無非精微廣大之致願鄙陋何足知之然食於求教輒復以管見取正於左右却望指擿見告幸甚熹近來尤覺辱憤無進步處蓋緣日前踰墮荷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華奮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強不知終能有所濟否今年有古田林君擇之者在此相與講學大有所益區區稍知復加

問答卷十一

王

激厲此公之力為多也遺說向來草草具稟其間極有淺陋踈脫處都不蒙一掎擊何耶前日伯修書有欽夫所論數條其精試一思之當有發耳大率吾曹之病皆在淺急處於道理上縱有一說似打得過便草草打過以故為說不難而造理日淺今方欲痛自懲革然思慮昏窒已甚不知能復有所進否左提右挈之所助深不能無望於尊兄也所喻孔明於管樂取其得君以行志此說恐未盡欽夫論瞻懼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僥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副爵以徵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愚所不及不知高明以為如何所借書悉如所戒但易傳無人抄得只納印本去此有別本遂留几間可也知言所傳已借出却

借得一本在此看本欲轉以上內然所借書已多一目之力何能遠及無乃有妨精思坐進之功耶嘉蕙宿有此病者今未能除然已覺知是病矣西山集前便恐有浮沉不敢附令付來人其間大有可疑處未暇論也

答何叔京

承喻及味道堂記文場然若驚比既敬諾安敢食言然須少假歲月庶幾賴天之靈或有少進始敢措辭耳金聲玉振不知當時寫去者云何近嘗思索更定其說婦亦以為無疑矣比再閱之又覺有礙更望相與探討異時各出其說以相參驗亦進學之一方也道理無窮思見聞有限聖人之言正在無窮處而吾以其有限者窺之關鎖重重未知何日透得盡耳自占之說甚不足較然舊說本之商賈似亦無害若農民則先王制民之

問答卷十一

三

產自有常度不待自占然後知其豐約矣所謂培斗折衝者恐非先王之法以舜之盛德循以同律度量衡為先孔子亦言謹權量審法度夫豈以措折為可耶度量權衡天理至公之器但操之者有私心耳以其操之者私而疾夫天理之公是私意彼此展轉相生而卒歸於大不公也近事久不開春閭龍曾皆以副帥去國英斷赫然中外震懾而在廷無能將順此意者今其黨與布護星羅未有一人動姦豎在途亦復遲遲其行亦豈尚有反予之望耶俯伏之機未知所决雖在啖畝竊不勝過計之憂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何叔京

奉親遣日如昔但學不加進鄙吝日滋思見君子以求切磋之益而不可得日以憤憤未知所濟也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

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却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耶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意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易若然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為言句所桎梏只為台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諸葛之論乃是以春秋責備賢者之法責之於瞻不薄矣春秋褒死節然亦有不書者甚多取舍之間必有微意思之未精考之未徧不敢輕為之

問答卷十一

三

說請俟它日也惟微者心也復者所以傳是心也若滔滔汨汨與物競馳而不反亦何自見此而施精一之功乎有對無對之說誠未盡善然當時正緣好是懿德而立文耳如易所謂元者善之長元豈與善而二哉但此善根之發迥然無對既發之後方有若其情不若其情而善惡遂分則此善也不得以惡為對矣其本則實無二也凡此數端據愚見直書遠求質正又疑孟之說尚有未盡之意輒因來教引而伸之別紙具呈更有二段擇之前日為說甚精偶其還家未得寫內且夕附便致之也今此所論且望不吝痛加反復幸甚近日狐鼠雖去至人未知其究也繼來者數倍於前已去者未必容其復來但獨斷之權統之益固中書行文書題臣具員充位而已其姦險者觀望迎令三謂天下不患無財皆欣然納之此則可憂之大者其它未

易以言既也北敵責歸降甚急予之則失信生亂不予又慮生  
雲隙未有以應之然廟堂之議斷然不予但上近者損八十萬  
繕築揚州之城羣臣之諫不聽其附會贊成者遂得美遷觀此  
邊事亦不能久寧矣根本如此何以待之可慮可慮

答何叔京

所喻疑義大抵諸說一槩多病蓋於大本處未甚脫然見得所  
以臆度想象終亦有差如云持志則心自正心正則義自明又  
云能體認之則爲天德又云心性仁義之道相去毫髮之間此  
病尤有心者發而未動及論鬼神能誠則有感必通此數條皆句  
句有差不知何故如此豈偶思之未熟耶大學之序格物致知  
至於知至意誠然後心得其正今只持志便欲心正義明不亦  
太草草乎性天理也理之所具便是天德在人識而體之爾云

問答卷十一

三

能體認之便是天德體認乃是人何以爲天德乎性心只是  
體用體用豈有相去之理乎性卽道心卽仁語亦未瑩須更見  
曲折乃可心者體用周流無不貫徹乃云發而未動則動處不  
屬心矣恐亦未安也鬼神之體便只是簡誠以其實有是理故  
造化發育響應感通無非此理所以云體物而不可遺非爲人  
心能誠則有感應也此等處尚多人事冗迫不容詳述布此稟  
亦已草草且舉大綱而老兄思之可也仍恐僭易幸甚又聞尚  
卿之賢好學得聞其餘論尤以爲喜此道知好之者日衆孤陋  
直有望矣幸爲道意未敢率然拜書也所欲細論者甚多不知  
何日得會面也所欲文字偶在城中無緣取內然博觀草草徒  
費心目之力不若就一處精思之爲有益也如仁字恐未能無  
疑且告錄出孔孟程謝說處反復玩味須真見得則其它自可

見恕性等說皆不待別立說也尚卿是韓子之言固失之而老  
兄所論亦未盡得博愛之不得爲仁正爲不見親切處耳若見  
親切處則博愛固仁者之事也試以此意思之如何博施濟衆  
一段不知尚卿如何看恐更須子細也

答何叔京

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至泗州遂爲縣中委以賑糶之役  
中間又爲隣境羣盜竊發百方區區僅得無事今早稻已熟雖  
有未浹洽處然想無它虞矣對按事變不敢廢體察以爲庶幾  
或可寡過然悔尤之積打不過處甚多卽以自懼耳自老兄南  
去日以爲念讀來書知志不獲伸細詢來使乃盡知曲折此朋  
友之責也夫復何言謹已移書漕臺且爲兄求一差檄來楚邵  
到卽又徐圖所處因此且可暫爲寧親之計亦急事也今日所

問答卷十一

三

向如此但臨汀深僻王靈不及嘗愈甚爾朝政比日前不倅矣  
近又去一二近習近臣之附麗者亦斥去之但直道終未可行  
王龜齡自夔府造朝不得留出知湖州又不容而去今汪帥來  
且看又如何上以薦者頗力又熟察其所爲其容佇少異於前  
矣然事係安危未知竟如何耳熹無似之蹤不足爲輕重然亦  
俟此央之耳欽夫臨川之除薦者意不止此亦係時之消長非  
人力能爲也近寄得一二篇文字來前日伯崇方借去已寄語  
令轉錄呈其間更有合商量處也前此借易拜稟博觀之弊誠  
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諭似有未能遂舍之意何  
耶此理其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問博觀而得則世之知  
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登途如喜飛魚躍明道  
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憂日則之問觀

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功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  
罪蓋不可勝數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  
察之知此則知仁矣所欲言甚眾不欲久稽來使草草略具報  
如此殊不盡懷

向蒙垂示先大夫易集義得以伏讀竊觀象玩辭之意知前  
輩求道之勤蓋如此不勝歎仰顧恨不得執經門下躬扣所疑  
三復遺篇徒深感悵昨承見索以在府中不得即歸內今謹封  
識以授來人至幸檢納不勝幸甚

上蔡語錄「卷數段極親切暇日試涵泳之當自有味不必廣  
求愈令隨語生解不得脫灑耳

答何叔京

一出五旬而後反歸來隨分擾擾未得開卷歲月逝矣天理未

問答卷十一

毛

明物欲方熾每得朋友論辯之書為之塊汗不能已未知終何  
以自脫於小人之歸也幸間里相寧老幼平進雖貧瘁日甚且  
復推遷官期亦未及區區甚懼此行欲俟暫到復為請祠計若  
不獲命治世奉來教以周旋敬夫相為謀亦如此也竊承深以  
去親為念又歎從仕之害其所學浩然有歸與之志此固吾人  
之所同然仕州縣者遷就於法令之中猶或可以行所志之一  
二仕於朝者又不復有此但知其不可而冒進自處便不是了  
更無可說此所以徘徊之久而重於一行也承論溫厲之說不  
記當時如何及之若直以厲為主誠可謂一偏之論矣或恐以  
氣質之偏而欲矯以趨中則有當如是者亦不為過矣然聖人  
之溫而厲乃是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毫髮無差處  
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當自有準則不至偏倚矣

不然正恐如狀醉人也來教所謂聖人所以處中似非本育更  
告詳之伯崇近得書講學不輟似亦稍進但為偷見入室夜義  
為之一空亦非貧者所宜遭也寄示各問六條得以見懇求用  
功處然鄙意多所未安輒敢條折以求訂正亦未敢自以為是  
也

宗禮之亡可傷不知後來所學如何似未能脫去禪學也今朋  
友間資質如此人亦不易得惜其止於此耳

答何叔京

示諭所以居官之意甚善昔范與之問政於橫渠橫渠告之曰  
尊所聞力所及願尊兄益充此心則力之所及初亦無限量也  
來使云頗得流亡復業及募得新民願受一屋者此最厚下  
固本之良策然更有方便與寬得一兩項泛科亦久遠之利來

問答卷十一

天

者必益眾矣如何開新倉使郭景望甚賢或可告語耳熹奉親  
相遺官期已及再披堂帖趣行然區區本志已不欲往而近見  
交親入仕於朝無不失其故步學力未充深有此懼已遣書巧  
詞矣萬一不遂或當一行但單行非所安迎養又不便只此一  
節便自難處其曲折又有非遠書所能致者

答何叔京

熹業喻堂記悚久之深此固所不敢忘者但題目大未敢率爾  
措辭意欲少假歲時尚與學有分寸之進而後為之庶有以窺  
測先志之一二而形容之不為虛作耳區區此心更望垂察幸  
甚幸甚知言一冊納上語錄程書未寄來也所疑記善足見思  
索之深然得失亦相半別紙具稟其詳向者曾說固不能無病  
來時反復深啓業滯所未安處亦具別紙更望提耳幸甚幸甚

和篇之喻非所敢當正此沉痾未有以爲計何服楮人之疾乎  
尹氏解無終食違仁處蓋本明道先生之言而失之明道云德也  
德也造次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此是三等人心私欲道心天理此  
亦程氏遺言中間疑之後乃得其所謂舊書中兩段錄呈有未  
然者更告指喻

答何叔京自此至知覺言仁其五段一云與王子合

來教云天地之心不可測識惟於一陽來復乃見其生生不窮  
之意所以爲仁也喜謂若果如此說則是一陽未復已前別有  
一截天地之心漠然無生物之意直到一陽之復見其生生不  
窮然後謂之仁也如此則體用乖離首尾衝突成何道理王端  
便是如此所以須知元亨利貞便是天地之心而元爲之長故  
見關於程子也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有此乾元然後萬物資之以始非

因萬物資始然後得元之名也

元

仁者心之用心者仁之體此語大有病程子已嘗闢之矣其下  
文乃有穀種之說正是發明闢此之意今引穀種爲說而立論  
乃如此非惟不解程子所闢之意竊恐并穀種之意而不明也

答何叔京

熹所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此雖出於  
一時之臆見然竊自謂正發明得天人無間斷處稍似精密若  
看得破則見仁字與心字渾然一體之中自有分別毫釐有辨  
之際却不破碎恐非如來教所疑也

性情一物其所以分只爲未發已發之不同耳若不以未發已  
發分之則何者爲性何者爲情耶仁無不統故惻隱無不通此  
正是體用不相離之妙若仁無不統而惻隱有不通則體大用

小體固用偏矣觀謝子爲程子所難直得面赤汗下是乃所謂  
差惡之心者而程子指之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則可見矣孟  
子此章之首但言不忍之心因引孺子入井之事以驗之而其  
後即云由是觀之無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則非人也此亦  
可見矣

知覺言仁程子已明言其非見四卷蓋以知覺言仁只說得仁  
之用而猶有所未盡不若愛字却說得仁之用平正周備也

答何叔京

盡心知性知天言學者造道之事窮理盡性至命言聖人作易  
之事  
衆天知命天以理言命以付與言非二事也五十而知天命亦  
知此而已矣知只是知得此道理初無它說不知命無以爲君

問答卷十一

三

子此知命字真與知天命不同程子嘗言之矣存心養性便是  
正心誠意之事然不可謂全在致知格物之後但必物格知至  
然後能盡其道耳

禮會非心不見橫渠本語未曉其說

至誠之至乃極至之至如至道至德之比

惟精惟一固是敬然如來論之云却殊不端的精一二字亦有  
分別請詳之

九德之目蓋言取人不可求備官人當以其等耳豈德不可備  
之謂耶

洗心聖人玩辭觀象理與心會也齋戒聖人觀變玩占臨事而  
敬也

明德統言在己之德本無瑕垢處至善指言理之極致隨事而

在處

著以七為數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員而神所以知來卦以八為數是田著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所以藏往卦惟三易有之皆筮法也若灼龜而下則謂之兆見於周禮可考也

安土者隨所遇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無適而非仁矣所以能愛也仁者樂山之意於此可見

无妄災也說者似已得之不知所疑者何謂却望批薛耕苗固必因時而作然對獲會而言則為首造矣易中取象亦不可以文辭辭辭喜意若必字字拘泥則不耕而望獲不苗而望會亦豈有此理耶

問答卷十一

三

建牧立監與巡狩之義並行不悖祭天朝諸侯躬巡撫之意皆在其中矣先王之政體用兼舉本末備具非若後世儒者一偏之說有體而無用得本而遺末也

時習三省固未為聖人成德事然亦不專是初學事也蓋通上下之言耳

答何叔京

公羊分陝之說可疑蓋陝東地廣陝西只是關中雍州之地耳恐不應分得如此不均周公在外而其詩為王者之風召公在內而其詩為諸侯之風似皆有礙陳少南以其有礙遂創為分陝東西之說不惟穿鑿無據而召公所分之地愈見促狹蓋僅得今隴西天水數郡之地耳恐亦無此理二南篇義但當以程子之說為正

即廊衛之詩未詳其說然非詩之本義不足深究歐公此論得之

罪人斯得前書已具報矣不知看得如何此等處須著箇極廣大無物我底心胸看方得若有一毫私吝自愛惜避嫌疑之心即與聖人做處天地懸隔矣萬一成王終不悟周公更待罪幾年不知如何收煞胡氏家錄有一段論此極有意思深思之如何

俾彼雲漢則為章于天矣周王壽考則何不作人乎選之為此言何也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脉流通處但涵泳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却詩人活底意思也周王既壽考豈不作成人材此事已自分明更著箇俾彼雲漢為章于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此六義所謂興也興乃興起之意

問答卷十一

三

義凡言興者皆當以此例觀之易以言不盡意而立象以盡意蓋亦如此

答何叔京

後書所論持守之說有所未喻所敢雖不多然此乃實下功夫田地不容小有差互嘗與季通論之季通以為尊兄天資粹美自無紛擾之患故不察夫用力之難而言之易如此此語甚當然熹竊觀尊兄平日之容貌之間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而於莊整齊肅之功終若有所不足豈其所存不至於敬是以不免於若存若亡而不自覺其舍而失之乎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真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固非謂但制之於外則無事於存也所謂既能勿忘勿助則安有不敬者乃似以敬為功效之名恐其失之益遠矣更請會集二

先生言敬處于細尋繹自當見之

答何叔京

持敬之說前書亦未盡今見為卿具道尊意乃得其所以至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尊兄乃於覺而操之際操其覺者便以為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功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為用之妙若便以覺為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願尊兄以是察之或有取於愚言耳所喻旁搜廣引頗費筋力者亦所未喻義理未明正須反復鑽研參互考證然後可以得正而無失古人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正為是也奈何憚於一時之費力而草草自

問答卷十一

三

欺乎竊謂高明之病或恐正在於此試反求之當自見矣

答何叔京

持敬之說前書已詳稟矣如今所喻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則是存則操亡則舍而非操則存舍則亡之謂也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四箴序中語然此一句但說理之自然下句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下功夫處以箴語考之可見矣若必曰先存其心則未知所以存者果若何而著力邪去冬嘗有一書請類集程子言敬處考之此最直截竊觀累書之論似未肯於此加功也豈憚於費力而不為邪

答何叔京

示喻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間隔今日專存諸內而畧夫外則是自為間隔而此心流行

之全體常待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著意安排擺苗助長之患否則雖口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愚見如此伏惟試反諸身而察焉有所未安知望垂教也

辨耳

乾元亨利貞五字括之亦自可盡大抵只要識得上下主賓之

問答卷十一

三

答何叔京

伏蒙示及心說甚善然恐或有所未盡蓋入而存者即是真心出而亡者亦此真心為物誘而然耳今以存亡出入皆為物誘所致則是所存之外別有真心而於孔子之言乃不及之何邪子重所論病亦如此而子約又欲并其出而亡者不分真妄皆為神明不測之妙二者蓋有失之真向答二公有所未盡後卒答游誠之一段方稍穩當今謹錄呈幸乞指誨然心之體用始終雖有真妄邪正之分其實莫非神明不測之妙雖皆神明不測之妙而其真妄邪正又不可不分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潘君之論則異乎所聞矣其所誦說環溪之書雖未之見然以其言考之豈其父嘗見環溪而環溪者即濂溪之子元翁兄弟也歟元翁與蘇黃遊學佛談禪蓋失其家學之傳已久其言固不



足據且潘君者又豈非清逸家子弟耶清逸之子亦參禪雖或  
及識濂溪然其學則異矣今且據此書論之只文字語言便與  
太極通書等絕不相類蓋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  
論不出乎陰陽變化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  
之外也而此書乃謂中為有物而必求其所在於未生之前則  
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耳殊不知中者特無偏倚過不及之  
名以狀性之體段而所謂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  
有一物先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既沒之後也其曰執曰用  
曰建亦體此理以修己治人而已矣非有一物可以握持運用  
而建立之也通書論中但云中和也中節也又曰中焉止矣周子之意尤為明白其後所謂立  
象示人以乾元為王者尤為誑誕無稽大槩本不足辨以來教  
未有定論故畧言之因來誨諭幸甚幸甚

問答卷十一

三

心說已喻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  
矣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  
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  
實有此二心各為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  
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  
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  
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  
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為戒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雖  
堯舜之聖亦只是有治安而無危亂耳豈可謂堯舜之世無安  
危治亂之可名邪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無善惡之說請更  
思之却以見教

答何叔京

承示近文伏讀一再適此冗中未及子細研味但如云仁義者  
天理之施此語極未安如此則是天理之未施時未有仁義也  
而可乎心性仁愛之說所以未契正坐此等處未透耳竊意不  
若云仁義者天理之目而慈愛羞惡者天理之施於此看得分  
明則性情之分可見而前日所疑皆可迎刃而判矣

答何叔京

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  
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  
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  
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  
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

問答卷十一

三

更以程子好學論首章求之即可見得果然見得卽心性仁愛  
之說皆不辨而自明矣

答何叔京

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  
發也敬為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何  
間斷之有哉

至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為亦靜而已所謂靜  
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  
真而靜是兩字純一無偽却只說得真字

仁是用功親切之效心是本來完全之物人雖本有是心而功  
夫不到則無以見其本體之妙故熹向者妄謂人有是心而或  
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以此故爾非謂旋安排也但著字差

重耳然舍此又未有字可下只此似亦不妨若下句則似初無  
病仁是用功錫刃之功  
此句有病後別有說

心王於身其所以為體者性也所以為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  
靜而無不在焉以此言之已似本相露了何得更為無著莫乎  
孟子雖多言存養然不及其目至論養氣則只以義為主此之  
顏子便覺有疎闊處程子之言恐不專為所稟與氣象蓋所學  
繫於所稟氣象又繫於所學疎則皆疎密則皆密唯大而化之  
然後不論此耳

雨木冰上溫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

答楊庚書論存心明理主敬窮理兩段意好然無總攝却似相  
反使人不知所先後要之須說二字交相養互相發而操存者  
為主乃分明耳答作肅書所謂性理之本此語未安夫本對末

問答卷十一

三

之名也今以性為理之本然則以理為性之末可乎所引元者  
善之長為此亦不類元在眾善之先故為眾善之長與此文意  
自不同也呂與叔云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子以為若謂道出於  
中則道在中內別為一物正今日之異同也覺與動字固不同  
然覺字須貫動靜而無不在若睡覺之喻則是動靜分屬性情  
只留得中間些子欲動未動處屬心也與前所謂心無時不在  
者亦自相矛盾矣又云心情亦可通言而又云情即心也此皆  
未安又難作肅云性者理之會是性本無須待理會於此方以  
為性此亦非也所謂理之會者猶曰眾理之總會處爾又所引  
率性之謂道亦正是呂氏之說意尚說此三句語雖未盡然却  
是程子意見錄試參考之或有取爾又云所以言性理之本以  
其本源也此亦未安體用是兩物而不相離故可以言一源性

理兩字即非兩物謂之一源却倒說開了餘已見答  
作肅書

出母有服所論得之記得儀禮却說為父後者則無服此尊祖  
敬宗家無一主之意先王制作精微不有蓋如此子上若是子  
思嫡長子自合用此禮而子思却不如此說此則可疑竊意禮  
弓所記必有失其傳者

云能不改樂仁便在此亦未安唯仁故能不改樂耳

云敬久則誠誠者忠信之積此語恐未安

光武雖名中興實同創業所立廟制以義起之似亦中節不審  
果何如更望參訂也餘論皆當向見胡明仲侍郎論李固事亦  
正如此也

人之本心無有不仁但既汨於物欲而失之便須用功親切方  
可復得其本心之仁故前書有仁是用功親切之效之說以今

問答卷十一

三

觀之只說得下一截心是本來完全之物又却只說得上一截  
然則兩語非有病但不圓耳若云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  
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  
親切者為能復之如此則庶幾近之矣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  
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然  
則仁字心字亦須畧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  
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試思之

顏孟氣象此亦難以空言指說正當熟讀其書而玩味之耳

體用一源者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  
也顯微無間者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而象中有理是無  
間也先生後答語意甚明于細消詳便見歸著且既曰有理而  
後有象則理象便非一物故伊川但言其一源與無間耳其實

體用顯微之分則不能無也今日理象一物不必分別恐陷於近日含糊之弊不可不察

天命之謂性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故曰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非謂先有無理之性而待其來會於此也但以伊川性即理也一句觀之亦自可見矣心妙性情之德妙字是主宰運用之意又所引孝德之本雖不可以本末言然孝是德中之一事此孝德為本而彼眾德為末耳今日性理之本則謂性是理中之一事可乎又云天下之理皆宗本於此則是天下之理從性生而出而在性之外矣其為兩物不亦大乎記得前書所引程呂答問者似已盡之更乞詳考

先武之事始者特疑其可以義起耳非以為正法當然也所論宜伯升之于以奉私廟此最得之但成哀以下即陵為廟似已允當蓋彼皆致寇亡國之君又未嘗命光武以興復自不當更立廟於京師也如漢獻帝晉懷帝又不同蓋昭烈元帝嘗受二帝之命矣此等事乃禮之變節須精於義理乃能於毫釐之間處之不差若只守常執一便不相應如溫公伊川論濮園事之不同亦可見矣

問答卷十一

五

龜山人欲非性之語自好昨來胡氏深非之近因廣仲來問熹答之云云此與廣仲書隨其所問而答之故與今所論者不相似不能盡錄然觀來教謂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此問甚緊切熹竊以謂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入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若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便但過與不及便如此自何而有此人欲所引惡亦不可

不謂之性意亦如此

答何叔京

不喻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致持養之功此意甚善然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功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功夫互相發耳來喻必欲先識本根而不言所以識之之道恐亦未竟成兩截也至於戒者以進為文王於盈者以反為文中間便自有箇竹如處所謂性情之正也此固不離於中和然只喚作中和便說殺了須更玩味進反之間見得一箇恰好處方是實識得中和也

學仕是兩事然却有互相發處

問答卷十一

四

母不敬是統言至字處係若思敬者之貌也安定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者之效也此只言大綱本領而事無過舉自在其中若只以事無過舉可以安民為說則氣象淺迫無涵畜矣敬則心有主宰而無偏系惟勿忘勿助者知之體物而不可遺今人讀此句多脫却可字故說不行當知鬼神之妙始終萬物物莫得而遁焉所謂不可遺也

答何叔京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後先急耳觀聖人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其語意正如此若子夏之論則矯枉

過其正矣故吳才老病其言誇有見於此者來喻之云却似未領其意唯曰伯恭謂才老蓋以記誦為學者故其言雖若有理然其意之所至則偏矣此論為得之蓋意偏論正自不相妨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來喻云父或行有不善子不為則可矣何改之有蓋謂不為便是改聖人之意正要於此處之得宜耳此章之指初不為有國家者設也大意不忍改之心是根本處而其事之權衡則游氏之說盡之試詳考之可見龜山之說施於此章誠非本文之意然其所謂不忍死其親者恐與之死致生之病不同幸詳之

小大由之

當依伊川說但人自少時即讀屬下句故今乍見其說震兀耳平心味之自見歸著省無限氣力也若屬下句即上句說不來

問答卷十一

聖

又與知和而意思重疊

信近於義

來喻云信必踐言則復言非信也此句真所未曉

蟾賓之問當時必有來歷恐傳者或失其真故其言不能無失

耳

伯恭夷齊之論大槩得之讓國之事若使柳下惠少連處之不

知又當如何恐未遽驟然遠引也

危論等語此或者道伯恭之言其間頗有可疑處故因書却之

而伯恭自辨如前所云耳隨時云者正謂或危或孫無不可隨

之時耳若曰當視時之可隨與否則非聖人所謂隨時矣

專心致志等語正是教人如此著力教者但務講明義理分別

是非而學者泯然聽之若存若亡則亦何由入於曾次而有所

醒悟邪

仁愛之說累書言之已詳請更檢看更非仁義禮智四字分別

區處令各有去著則自當見之不欲多言以取演告之咎也若

來喻則孟子側隱之心仁之端也此語亦嘗有於曾云

公覺之心仁之端也乃為備耳如此立言有可干涉乎

問答卷十一

聖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馮作肅允中 邵武人號見齋

所論兩條如叔京兄所論孔子非沮子貢乃勉其進此意甚善而作肅所疑亦有不得不疑者但此章自不必別為之說但看伊川先生解云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恕則于貢可勉而能不則非于貢之所能及此意極分明矣博施濟眾之問與此語先後不可考疑却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有欲無加人之說也熹嘗謂欲立人欲達人即于貢所謂欲無加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執玩文意似當如此然諸先達未之嘗言未知是否幸試思之更自叔京兄質其可否復

不問答卷十二

以見論幸甚又所引與賤為證恐聖人與點之意不止如此亦可并商量也

答馮作肅

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緩於窮理但勿好異求新非人是已則知識益明而無穿穴之害矣若因陋畜疑不為勇決之計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進乎日新也

答馮作肅

示喻頗為他慮所牽不得一意講習只得且將明白義理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心常勝便是緊切功夫久之須得力也

答馮作肅

敬義之說甚善然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有所偏廢則德孤而無所利矣動靜仁智之體對下文樂壽為仁智之效而一言猶

言其體段如此耳非體用之謂也學者求為仁智之事亦只如上章居敬窮理之說便是用力處若欲動中求靜靜中求動却太支離然亦無可求之理也

以伊尹為天民蓋以其事言之如耕莘應聘之事即分明見得有此蹤跡也治亦進亂亦進是指五就湯五就桀而言乃是就湯之後以湯之心為心非不待可行而遠行之謂也傳說是大賢比伊尹須少貶其見可而後行雖同但所以行者或不及耳周孔又高直是正已而物正之事可行而行亦有所不足道矣二南乃天子諸侯燕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所以風天下也然隨事自有正樂者則兼及之如燕樂自有無正樂者則專用之如鄉飲酒別無詩也恐是如此然亦未及考也

不問答卷十二

所施則異當更深察之

性情等說有已見叔京書者但所與當鄉論者今議其得失於此當鄉云理即性也不可言本此言得之程子亦云性即理也今見遺書二十二篇但其下分別感有內外則有病作肅非之是也作肅又云性者自然理則必然而不可悖亂者此意亦近之語亦但下云理不待性而後有必因性而後著此則有大病蓋如此則以性與理為二也下云性者理之會却好理者性之通則又未然蓋理便是性之所有之理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而當鄉失之於太無分別作肅又失之於太分別所以各人只說得一邊也作肅云情本於性故與性為對心則於斯二者有所知覺而能為之統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寂而已已動而無以統之則放肆而已此數句却好但必以不動為心則又非矣若心本不動

則孟子又何必四十而後不動心乎須知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則知二者之說矣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其精密與其他說話不同試玩味之則知所言之失矣

答連高卿並 御武人

正顏色斯近信矣此言持養久熟之功正其顏色即近於信蓋表裏如一非但色莊而已以上下兩句考之可見非謂正顏色即是近信也若非持養有素則正顏色而不近信者多矣宿諾者未有以副其諾而預諾之如今人未有此物而先以此物許人之類集解不用此義

盡心以見處而言盡性以行處而言

易筮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

問本卷十一

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子路位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為也

以道左為無用則道乃無用之物也而可乎但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故其言有親疏其實則無二物也中庸曰脩道以仁胡子亦謂人而不仁則道義息意亦可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

乾者萬物之始對坤而言天地之道也元者萬物之始對亨利貞而言四時之序也錯綜求之其義乃盡

功用妙用之說來論得之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耶以我為主耶若以天地為主則此性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別凡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為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點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澆濛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為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子聯渠

問本卷十一

必有說却以見喻

答連高卿

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多聞可以謂之師夫賢有小大記曰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至於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易之大畜故可以為師

賢與多聞細分固當有別但若只如此理會則與王氏新經何異恐不必深致意也下段着秋補助之說放此

配義與道而不言仁者蓋天地之間則仁在其中矣孟子言氣主於集義故也

更熟看上下文字細思豈不可以如此草草說過

樂正子有請已之謂信與反身而誠則能動人也如何信有諸已誠則能動人也

信與誠大槩相似但反身而誠所指處地位稍高亦未論能動人否也

孟子不見儲子謂其儀不及物夫儲子之平陸特遣人致幣交於孟子則其接也不以禮孟子何以受其幣而不見豈非不階教誨之道與孔子不見孺悲而鼓瑟之義同

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為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使魯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

楚令尹子南之子棄疾雍糾之妻一告而殺夫一不告而殺父二者亦不幸而遇此然當如何為正

居二者之間調護勸止使不至於相夷者上也勸之不從死而以身惜之次也否是亦無策矣

不問卷十一

桓公不足以有為民不免左衽管仲之不死得為仁乎或以為管仲自信其才雖不遇而仲之仁自若也若夫成功則天也

孔子許管仲以仁正以其功言之耳非以管仲為仁人也若其無功又何得為仁乎

答連嵩卿

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行也恭事上也敬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只一理表裏之言以此意解語孟之言似不契莫是有輕重否

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

敬不如恭之安

鬼神馮依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此真只是誠之不可揜感而遂通之意否

鬼神馮依之說大槩固然然先生蓋難言之亦不可不識其意也

窮神則無易矣

此言人能窮神則易之道在我矣豈復別有易哉

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乾是自然而然坤便有用力處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理義之同

不問卷十一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智崇禮學者其知要高明

其行須切近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竊謂言忠信行篤敬所主者誠敬而已所主者既誠敬則所見者亦此理而無妄矣故坐必如尸立必如齊此理未嘗不在前也

二說皆善

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仁與禮仁與禮果異乎竊謂五常百行理無不貫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仁之與理其命名雖不同各有所當皆天理也人之所以滅天理者以

為人欲所勝耳人能克去己私則天理者復動容周旋中禮

仁禮大焉

仁禮之說亦得之但仁其統體而禮其節文耳

答連嵩卿



德猶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所謂為仁由己也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君子所謂克己最難也則子亦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蓋難故易重故難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難則守之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乎恐不必引莖病諸以為任重之證也

死生有命言稟之素定非今日所能移富貴在天言制之在彼非人力所能致如所論却費力也

天下歸仁熟考經文及程氏說似只謂天下之人以仁歸之與呂氏贊不同蓋事事合理則人莫不稱其仁如宗族稱孝鄉黨稱悌之比若有毫髮之私留於胸中則見乎外者必有所不可揜矣人亦必以其實而稱之又何歸仁之有

知化只是知化育之道不必以知為主俾窮神知化存神過化

問答卷十一

伊川橫渠說此二義皆不同試考其說當孰從耶

忠質又不見於經然亦有理蓋忠則只是誠實質便有損文就質之意矣

曾子言仁人此義宜此只就孝上說孟子言仁之實義之實則兼孝悌而言程子言此雖只是一理然須分別得出是亦理一

而分殊之意大凡道理皆如此也此是說遺書第一卷中仁人此一役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所謂以己及物仁也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所謂推己及物恕也

並行不悖一章甚善此君子所以不謂命也但堯舜孔子為疏戚之異似未然此各是發明一事皆不以天而廢人者然所謂

人者是亦天而已矣此所以並行而不相悖也

答程允夫 洵 初字欽國號克菴婺源人

讀蘇氏書愛其議論不為空言竊敬慕焉

蘇氏議論切近事情固有可嘉處然亦滿矣至於衡浮華而志本實貫通達而賤名檢此其為害又不但空言而已然則其所謂可喜者考其要歸恐亦未免於空言也

為學之道受乎難哉

為學之道至簡至易但慮不知其方而溺心於淺近無用之地則反見其難耳

穎濱浩然一段未知所去取

反復讀孟子此章則蘇氏之失自見

孟子集解先錄要切處一二事如論養氣之類

孟子集解雖已具藁然尚多所疑無人商榷此二義尤難明豈敢輕為之說而妄以示人乎來書謂此二義為甚切處固然

問答卷十一

學者當自博而約自易而難自近而遠自下而高乃得其序今舍七篇而直欲論此是躐等也為學之序不當如此而來書指顧須索氣象輕肆其病尤大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先儒所謂行得即是者此最至論若論雖高而不可行失之迂且矯此所謂過猶不及其為失中一也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為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字子以短喪為安是以不可為可也子路以正名為迂是以可為不可也彼親見聖人

日聞善誘猶有是失况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

謂固世俗之所謂倫又豈知理之所在也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學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堅其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

前所論蘇頌演正以其行事爲可法耳

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前書以頌子方之僕不得不論也今此所論又以爲行事可法本朝人物最盛行事可法者甚衆不但蘇公而已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繁舉但其辨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眩耳僕數年前亦嘗惑焉

近歲始覺其謬

不問答卷十一

九

所謂行事者內以處己外以應物內外俱盡乃可無悔古人所貴於時中者此也不然得於己而失於物是亦獨行而已矣

處已接物內外無二道也得於己而失於物者無之故凡失於物者皆未得於己者也然得謂得此理失謂失此理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俗所謂得失者則非君子所當論矣時中之說亦未易言若如來論則是安常習故同流合汙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後漢之胡廣是也豈所謂時中者哉大抵俗學多爲此說以開布且放肆之地而爲蘇學者爲尤甚蓋其源流如此其誤後學多矣

答程允夫

所示詩文筆力甚快書中所云則未敢開命別紙條以往往試執着數處當自見得大抵自道學不明千有餘年爲士者習於耳目見聞之陋所識所趣不過如此如欲爲文章之士而已則以吾弟之才少加勉勵自應不在人後但不當妄談義理徒取請於識者若果有意於古人之學則如所示皆未得坤門而入者要須把作一件大事深思力究厚養力行然後可耳但恐浮艷之詞染習已深未能勇決棄彼而取此則非僕之所敢知也

答程允夫

熹本寄示前書所論皆未中理不得不相曉來書謂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吾弟必更自說然熹則以爲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論則裏皆諸

不問答卷十一

豈可以析精粗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癩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爲之帶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癩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爲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爲仁何以異第淡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况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己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

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厭禪學如大悲閣中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去志然後削削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此程氏正楊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及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瘳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王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術之開反覆呼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誠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已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

開卷卷十一

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闕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辨有以收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何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上瀾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况欲望其至之乎此蓋之所不得不爲吾弟極言而忘其僭越之罪也程氏書布在天下所至有之此間所有不過是

設寄大全集一本龜山語錄一本去大全可不他人之文目  
中已題出矣恐已自有之如未有且請看夏中寄來未晚也  
程氏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求之於此足矣不必傍觀他書蓋語錄或有他人所記未必盡得先生意思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試更思之若信得及試用年歲之功屏去雜學致精於此自當有得始知前日所謂蘇程之室者無以異於雜蕪蘆冰於一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汙蓋亦難矣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誇詭亦若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日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

開卷卷十一

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固嘗同朝程子之去蘇公雖孔文仲訖而去之也使其道果同如吾弟之所論則雖異世亦且神交豈至若是之辰耶又仲爲蘇所嫉初不自知晚乃大覺憤悶嗚血以至於死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尚可考也吾弟末之見耳因筆及此似傷直矣然不直則道不見吾弟察之幸甚  
答程允夫  
仁者天理也理之所發莫不有自然之節中其節則有自然之和此禮樂之所自出也人而不仁滅天理夫何有於禮樂此說甚善但仁天理也此句更當消詳不可只如此說過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者人心之妙用  
此說亦善

禮之用和為貴禮之用以和為貴也和如和羹可再相濟先  
王制禮所以節人情抑其太過而濟其不及也若知和而和  
則有所偏勝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知和而和則不中節矣

以和對同則和字中已有禮字意思以和對禮則二者又不可  
不分恐不必引和羹相濟之說

政者法度也法度非刑不立故欲以政道民者必以刑齊民  
德者義理也義理非禮不行故欲以德道民者必以禮齊民  
二者之決而王伯分矣人君於此不可不審此一正君而國  
定之機也

此說亦善然先生非無政刑也但不專恃以為治耳

孔氏之門雖所學者有淺深然皆以誠實不欺為主子曰由

問答卷十二

三

誨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教之以誠也  
若未得謂得未證為證是謂自欺如此人者其本已差安可  
與入道樊遲問智孔子既告之矣又質之于夏及覆不知已  
不敢以不知為知也凡此皆為學用力處

此說亦善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諂於鬼則於人可知矣

推說則如此亦可但本文諂字止謂諂於鬼神耳

自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至季氏旅於泰山五段皆聖人  
欲救天理於將滅故其言哀痛痛切與春秋同意

此說亦善

夏殷之禮祀未固不足徵然使聖人得時得位有所制作雖  
無所徵而可以義起者亦必將有以處之為是言者恐後生

以私意妄議先王典禮耳

夏殷之禮夫子固嘗講之但祀米衰微無所考以證吾言耳若  
得時有作當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之但此言之發非謂後生  
妄議而云耳

身有死生而性無死生故鬼神之情人之情也

死生鬼神之理非窮理之至未易及如此所論恐墮於釋氏之  
說性固無死生然性字須子細理會不可將精神知覺做性字  
看也

若上不寬為理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寬敬哀皆其  
本也聖人觀人必觀其本實不足而文有餘者皆不足以入  
道

此說得之

問答卷十二

四

心有所知覺則明明則公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仁者固有知覺然以知覺為仁則不可更請合仁義禮智四字  
思惟就中識得仁字乃佳

一念之善則惡消矣一念之惡則善消矣故曰苟志於仁無  
惡也又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此意亦是然語太輕率似是習氣之病更當警察察治也

行不由道而得富貴是僥倖也其可苟處乎行不由道而得  
貧賤是當然也其可苟去乎然則君子處貧賤富貴之際視

我之所行如何耳行無愧於道去貧賤而處富貴可也故曰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

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當以不以其道為一句得  
之為一句文公批知此說則其字無下落恐不成文理也

此章只合依先儒說有得富貴之道有得貧賤之道爲是張子  
謂云此言君子審富貴而安貧賤亦甚精當

朝聞道夕死可矣天下之事惟死生之際不可以容僞非實  
有所悟者臨死生未嘗不亂聞道之士原始反終知生之所  
自來故知死之所自夫生死去就之理了然於心無毫髮執  
礙故其臨死生也如晝夜如夢覺以爲理之常然惟恐不得  
正而斃耳何亂之有寧至於此然後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  
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此又雜於釋氏之說更當以二程先生說此處熟味而深求之  
知吾儒之所謂道者與釋氏迥然不同則知朝聞夕死之說也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君子安於德義如  
小人安於若處君子安於法度如小人之安於惠利心之所

問答卷十二

五

安一也所以用其心不同耳

此蘇氏說之精者亦可取也

放於利而行多怨利與害爲對利於己必害於人利於人必  
害於己害於己則我怨害於人則人怨是利者怨之府也君  
子循理而行理之所在非無利害也而其爲利害也公故人  
不得而怨人且不得而怨而况於己乎

此說得之

德不孤中德也中必有鄰夫子之道至今天下宗之非有鄰

子

此說非是

心本仁違之則不仁顏子三月不違仁不違此心也

熟味聖人語意似不如此然則何以不言回也其身三月不違

心乎

凡人有得於此必有樂於此方其樂於此也寢可忘也食可  
廢也蓋莫能語人以其所以然者唯以心體之乃可自見周  
濂溪嘗使二程先生求顏子所樂者何事而先生亦謂顏子  
不改其樂其字有味又云使顏子樂道則不爲顏子夫顏子  
合道亦何所樂然先生不欲學者作如是見者正恐人心有  
所繫則雖以道爲樂亦猶物也須要與道爲一乃可言樂不  
然我自我道自道與外物何異也須自體會乃得之

此只是贊咏得一箇樂字未嘗正當說著聖賢樂處更宜於若  
實處求之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養其心無一毫私念可以言  
直矣由此心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此與中庸言喜

問答卷十二

五

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相表裏中庸言理

易言學

此說是也

聖言其所行智言其所知聖智兩盡孔子是也若伯夷伊尹  
柳下惠者其力皆足以行聖人之事而其知不逮孔子故惟  
能於清和任處知之盡行之至而其他地方有所未周然亦謂  
之聖者以其於此三者已臻其極雖使孔子處之亦不過如  
此故也前章言人固有方行而不知道者若三子非不知道

知之有所未周耳知之未周故伯夷於清則中已於任於和  
未必中也伊尹柳下惠於任於和則中而於清未必中也易  
大傳論智常與神相配而中庸稱舜亦以大智目之則智之  
爲言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此說亦是但易大傳以下不必如此說智有淺深若孔子之金  
幣則智之極而無所不用者也學者則隨其知之所及而為大  
小耳豈可樂以為天下之至神乎

學道者始於知之終於行之循作樂者始以金奏終以玉節  
也孟子之意特取其終始言之不必於金玉上求其義

此說亦是但孟子正取金玉以明始終智聖之義蓋金聲有洪  
纖而玉聲則首尾純一故也

不動心一也所養有厚薄所見有正否則所至有淺深觀曾  
子子夏子路孟子告子北宮黝孟處舍之議論超操則可見

矣  
此章之說更須子細玩索不可如此草草說過  
郭立之以不動心處已以擴充之學教人與王介父以高明

中庸之學析為一教何以異  
郭立之議論不可曉多類此尹和靖言其自黨論起不復登程  
氏之門伊川沒亦不弔祭則其所得可知矣此論未理會存為

二致止恐其所謂不動心者未必孟子之不動心也  
答程允夫

去東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  
行任坐臥處方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為已物

爾敬夫所見起請卓然非所可及近文甚多未暇錄且令寫此  
一銘去此尤勝他文也為院闕期尚遠野性難馴恐不堪復作

史然亦始任之不能預以為憂耳所示語孟諸說深見日來進  
學之力別紙一一答去更且加意如此探討不已當有得耳丁

寧漢仁來時去以書恐更有商量處一一示及孤雁無所用心

惟得朋友講論則欣然終日千萬有以慰此懷也可欲之謂善  
此句尋常如向看因亦論及龜山易傳傳出時已缺乾坤只有  
華蒙數段不甚完備繫辭三四段不絕筆亦不成書此有寫本  
說附去然細看亦不甚滿人意不若程傳之厭飲克足活字淳  
書顯亦見之甚難佛老而言之者亦不必觀向所論蘇學之蔽  
吾弟相信未及今竟以為如何他時於已學上有見處此等自  
然冰消瓦解解無立壯處遂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與不虛語正  
蒙已領近泉州刊行程氏遺書乃二先生語錄此間所錄且夕  
得本首當奉寄也此學寂寥士友不肯信問吾弟幸有其志又  
有其才每一得書為之增氣更願再一工夫期以數年當有用  
力處如艮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  
門庭建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吾弟試熟味之有疑却望示論  
秋試得失當已決早了此一事亦佳然是有命焉亦不足深留  
意也

問答卷十一

可欲之說甚善但云可者欲之不可者不欲非善矣乎此語却  
未安蓋只可欲者便是純粹至善自然發見之端學者正要於  
此識得而擴充之耳若云可者欲之則已是擴充之事非善所  
以得名之意也又謂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但純尾之意  
以為須先有所見方有下手用心處則又未然夫持敬用功處  
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  
干又云但動容貌辨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  
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  
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

答程允夫

中庸之學析為一教何以異  
郭立之議論不可曉多類此尹和靖言其自黨論起不復登程  
氏之門伊川沒亦不弔祭則其所得可知矣此論未理會存為  
二致止恐其所謂不動心者未必孟子之不動心也  
答程允夫

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敬者考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來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又承若於妄念而有意於釋氏之學此正是元不曾實下持敬工夫之故若能持敬以窮理則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將不攻而自破矣至於鸞飛魚躍之間則非他人言語之所能與亦諸只於此用力自當見得益于思言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至于天下莫能載莫能破因舉此兩句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明道上蔡言之已詳想非有所不解正是信不及耳欲信得及捨持敬窮理則何以哉所示宗派不知何人為之昔子貢方人而孔子自謂不服蓋以學問之道為有急于此者故也使此人而如此理則宜亦有所不服矣無見於此則又何所依據而輕議此道

問答卷十二

九

之傳乎若云只據文字所傳則其中差互叢雜亦不可勝道今亦未暇泛論且以耳目所及與前輩所嘗論者言之園內游定夫所傳四人蓋識其三皆未嘗見游公而三公皆師潘子醉亦不云其出游公之門也此殆見游公與四人者皆建人而妄意其為師弟子耳至於張子韶喻子才之徒雖云親見荆山然其言論風旨規摹氣象自與龜山大不相同似胡文定公蓋嘗深閱之而嘉載其說於程氏遺書之後試深考之則世之以此學自名者其真偽皆可覈矣胡公答仲并語切中近時學者膏肓之病尤可發深省也三年無改只是說孝子之心如此非指事而言也有得此心則雖或不得已而改焉亦無害其為孝矣元祐之於熙豐固有所謂不得已者然未知當時諸公之心如何若蘇公野花啼鳥之句得無亦有幸禍之心耶

答程允夫

亦足以發

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

忠恕誠仁之別

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若

曾子之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恕與仁得通言之

恕本以推己及物得名在聖人則為以己及物矣侯氏說未嘗誤萬物者誠有病

有德者必有言有仁者必有勇洵稱謂有德者未必有言然

因事而言則言之中理可必也仁者未必有勇然義所當為

則為之必力可必也故皆曰必有

有德者未必以能言稱仁者未必以勇者然云以下各如所

問答卷十二

十

說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不議謂不得與聞國政非謂禁之使勿言也如陽虎之流以庶人而與國政者也

恐不如此陽虎饋豚於孔子蓋以大夫自處非庶人也蘇說之

誤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洵稱謂四時行百

物生者天命之流行其理甚普不待言而後明聖人之道亦

猶是也行此語默無非道者不為言之有無而損益也有言

乃不得已為學者發耳明道先生言若於此上看得破便信

是會禪亦非為此語中有禪蓋言聖人之道坦然明白但於

此見得分明則道在是矣不必參禪以求之也

如此辨別甚善近世甚有病此言者每以此意曉之然不能如



是之快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海龜謂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則無是讓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而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而不仕如荷蓀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為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不知此說是否

此說亦佳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遺書載司馬溫公嘗問伊川先生欲除一人為給事中云

海龜謂若以公言之何嫌之足迨豈先生於此亦未能自信

問答卷十二

邪

三

前賢語默之節更宜詳味吾輩只為不理會此等處故多悔吝耳近正有一二事可悔忽讀此問為之變然

上蔡語錄中有真我之語洵竊謂不必如此立論恐啓後人

好奇之弊蓋母我之我與我所固有之我字同義與本自分

明只下一真字便似生事二程先生議論不如此上蔡之學

所造固深此亦似是其小疵也

答程允夫

龜山曰宰我問三年之喪非不知其為薄也只為有疑故不敢聽於孔子只此無疑便是聖人作處

龜山之意當是如此然聖人之無體與宰我之無體亦當識其真處

伊川用行遇風流坐不為之變自以為誠敬之力烈

而柔不迷錯其亦誠敬之力歟

善之不迷此恐不足以言之

善為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其自

已分上事也

此說得之

善與人同以己之善推而與人同為之也舍己從人樂取諸

人以為善以人之善為己之善也

此說亦善

賢賢事父母事君與朋友交此四者皆能若子夏之言可以

言學矣然猶有難曰未學之語若猶賴乎學者蓋難能如是

而不知其所以能如是者從何而來則所謂行之而不著習

問本卷十二

三

矣而不察者也

此句意思未見下落請詳言之方可議其得失也

蓋惡之心善之端故人不可使之無廉恥無廉恥則無以起

其好義之心若之何而可化聖人之於民必使之有恥且格

者此也

人自是不可無恥不必引蓋惡好義為言也

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之發見

不可以偽為故子夏問孝孔子答之以色難

據下文恐是言承順父母之色為難然此說亦好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循理之所在周流天地

之間無不可者其親之也理之所當親也其遠之也理之所

當遠也何比之有

尊賢容衆嘉善而君不能此之謂周湯愛狗私黨同伐異此之謂比周周福也此福比也不必言周流天地之間

謝上蔡曰慎言其餘慎行其餘皆有深意惟近思者可以得之蓋言行有絲毫之不慎則於理有絲毫之失則與天地不相似矣

慎言其餘慎行其餘猶用白茅之意似此推言於理不害然恐未達說到此也

小人之陵上其初蓋微備其禮之末節而已及充其備禮之心遂至於弑父弑君此皆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

人有中雖不然而能勉強於其外者君子當求之於其中中

開卷卷十二

吉

者誠也外者偽也故父在當觀其父之志行者行其志而有成者也父沒則人子所以事父之大節始終可觀矣故父沒當觀其父之行事父之行既已終始無愧而於三年之間又能不失其平日所以事父之道非孝矣乎

此說甚好然文義似未安

數於事如必有事焉之事當為即為不失其幾也

事只是所行之事必有事焉不知尋常如何說請詳論之乃見所指之意大抵說經以彼明此因為簡便然或失其本意則彼此皆不分明所以貴於詳說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至告諸往而知來者此為學之法也亦可以見聖賢悟入深淺處凡窮理自有極致觀聖人如此發明子貢則可見矣

此章論進學之實效非論悟入深淺也悟入兩字既是釋氏語便覺氣象人此不得大學所謂知至格物者非悟入之謂

死生一理也然而為鬼猶生而為人也但有去來幽顯之異耳如一晝一夜晦明雖異而天理未嘗變也

死者去而不來其不變者只是理非有一物常在而不變也更思之

子開之曰是禮也三字可以見聖人氣象宏大後世諸子所不及也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與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皆聖人教人讀詩之法

此類言之大畧不曉所主之意恐其間有差或致千里之繆也見實理是為智得實理是為仁

開卷卷十二

吉

惟仁者能得是理而以得實為仁則仁之名義隱矣而以得實下疑當有字

理之至實而不可易者莫如仁義禮智信非仁不成如孝弟禮樂恭寬信敏惠皆仁之用也理之至實理一作道

此數句亦未見下落

學者須先有所立故孔子三十而立又曰忠所以立然則若何而能立曰窮理以明道則知所立矣

立是操存踐履之效所說非是忠所以立承不忠無位而言蓋曰忠無以立乎其位云爾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如諸葛孔明草廬中對先主論曹孫利害其後輔蜀抗魏吳其言無一不酬者蓋古人無後心故無後言如此

所引事不相類

劉器之問誠之目於温公曰當自不妄語入此易所謂脩辭立其誠也

近之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長之可妻以其平昔之行也非以無罪陷於縲繼為可妻也

雖嘗陷於縲繼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吾斯之未能信言我於此事猶未到不疑之地豈敢蒞官聽政發之於用乎

此事謂何事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孔子以此問子貢則子貢之才亦顏魯之亞然其所以不及二子者正在於以見聞為學孔子未欲以見聞外事語之故姑云吾與文弗如他日乃警之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道非多學所能識則聞一知十亦非所以為顏子

開卷卷十二

美

子貢言聞一知十乃語知非語聞也見聞之外復謂何事請更言之

忠與清皆仁之用有覺於中忠清皆仁無覺於中仁皆忠清以覺為仁近年語學之大病如此四句尤為垂辰蓋若如此則仁又與覺為二而又在其下矣

又敬不違非從父之令謂事親以禮無違於禮也所謂起敬也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則不得已而從父之令者有矣勞而不怨則所謂悅則後諫不敢疾怨也若不從而遂違之則父子或至

相類

居簡而行簡則有志大容小之患以之臨事必有怠忽不舉之處居敬而行簡則心一於敬不以事之大小而此敬有虧損益也

居敬則明濁事幾而無私意之擾故其行必簡為仁固難歟曰孔子不以易啓人之忽心亦不以難啓人之怠心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仁固不遠然不欲則不至仁固難為之則無難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不致知則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

二者交相為用固如此然亦當各致其力不可恃此而責彼也

丘之禱久矣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我何禱之有

開卷卷十二

美

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而自居耶細味丘之禱也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皆可見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聖人之事也非與天同量者不能顏子所以未達一問者正在此故第曰嘗從事於斯非謂已能爾也

此正是顏子事若聖人則無如此之迹有如此說處便有合內外之意如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好察遷言用中於民必兼言

之惟顏子行而未成故其事止於如此耳

子絕四蓋以此教人也故曰毋母者戒之之辭

毋史記作無常以無爲正

木見其止也學必止於中而止非息也於中止行耳自尺竿頭猶須進步豈有止法乎

據上下章止字皆但爲止息之意學止於中乃止其所之止非止息之意字同用異各審其所施竿頭進步狂妄之言非長於譬喻者

四科乃述論語者記孔氏門人之盛如此非孔子之言故皆字而不名與上文不常相屬或曰論語之書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然則二子不在品題之列者豈非門人尊師之意歟四科皆從於陳蔡者故記者因夫子不及門之歎而列之

君子之道本末一致灑掃應對之中性與天道行焉行之而著習之而察則至矣孰謂此本也宜先而可傳此末也宜後

中庸卷十二

子

而可倦哉譬諸草木其始植也爲之區別而已灌溉之長養之自芽葉以至華實莫不有序豈可誣也然學者多慕遠而忽近告之以性與天道則以爲當先而傳教之以灑掃應對則以爲當後而倦焉灑掃等節相欺以爲高學之不成常必

有此惟聖人下學上達有始有卒故曰志學充而至於從心不論矩自可欲之善充而至於不可知之神莫不有序而其

成也不可禦焉觀孟子謂徐行後長者爲堯舜之舜悌則灑掃應對進退之際苟行著而習察焉烏有不可至於聖者

子夏言我非以灑掃應對爲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爲後而德教但道理自有大小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唯聖人然

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耳二先生之說亦是如此但學者不察一例大言無本末精粗之辨反使此段意指都

無歸宿須知理則一致而其教不可闕其序不可紊耳蓋惟其理之一致是以其教不可闕其序不可紊也更細思之篤實也學當論其實論其實則與君子者乎與色莊者乎子有實者也色莊無實者也

得之

克己之道篤敬致知而已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篤敬也所以知其爲非禮者致知也

克己乃篤行之事固資知識之功然以此言之却似不切只合且就操存持養處說方見用力切要處

言領行行領言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中庸曰力行近乎仁論語司馬牛問仁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切乎

答司馬牛之意更宜思之

中庸卷十二

天

質直而好義則能修身察言而觀色則能知人內能修身外能知人而又持之以謙此盛德之士也雖欲不達得乎此與祿在其中同意名實相稱之謂達有名無實之謂聞察言觀色如孟子所謂聽共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孔子所言三句皆誠實退讓之事能如此則不期遠而自達矣非謂能修身知人而持之以謙也說知人猶遠正意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凡不教而殺不戒而

成慢令致期皆無以先之也既有以先之又當有以勞之而堯曰勞之來之凡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皆勞之之謂也

此堯舜之政也其要在力行耳故復告之以無倦

先之謂以身率之勞之謂以恩養之二者苟無誠心久必倦矣故請益則曰無倦而已

簿書期會各有司存然後吾得以留意教化之事故曰先有

司  
先有司然後網紀立而責有所歸

答程允夫

張子曰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水凝釋雖異其為物一也視  
張子之意似謂水凝而為冰一凝一釋而水之性未嘗動氣  
聚而為人一聚一散而人之性未嘗動此所以以水喻人以  
水性喻天性也然極其說恐未免流於釋氏兄長以為如何  
程子以為橫渠之言誠有過者正謂此等發耳觀孔子思孟  
子論性似皆不如此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邪邪  
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  
鬼神之理其向管蒙指示大意云氣之來者為神往者為鬼

南李卷十二

元

天地曰神曰氣之來者也人曰鬼氣之往者也此說與張  
子所謂物之始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  
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之意同近見兄長  
所著中庸說亦引此然張子所謂物者通言萬物耶抑特指  
鬼神也若特指鬼神則所謂物者如易大傳言精氣為物之  
物爾若通言萬物則上四句乃泛言凡物聚散始終之理如  
此而下四句始正言鬼神也精氣為物爾亦嘗與季遠講此  
渠云精氣為物者氣聚而為人也遊魂為變者氣散而為鬼  
神也此說如何更望詳賜批教  
易大傳所謂物張子所論物皆指萬物而言但其所以為此物  
者皆陰陽之聚散耳故鬼神之神體物而不可遺也所謂氣散  
而為鬼神者非是

答程允夫

程子曰鬼神者天地之妙用造化之迹也凡氣之往來聚散無非天地之用而鬼神尤其妙者也然既已動於氣見於呂氏曰萬物之莫不用矣是形而下者也故曰造化之迹 有是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是鬼鬼也者鬼之盛也故  
人亦鬼神之會爾中庸說曰鬼神之為德雖不可以耳目見  
聞接然萬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屈伸往來者是鬼神  
之德為物之體而無物能遺棄之者也何按此二說則張子至而後忘物生既盈氣日返而游散乃泛言萬物聚散始終之理如此而鬼神者亦物之一爾但其德在物之中為尤盛故為物之體而莫有能道之者人亦物之一也其欲散終始亦二氣之屈伸往來與鬼神同故曰凡口人亦鬼神之會耳然則非特人也凡天地之間禽獸草木之聚散始終其理皆如此也其理一而其得於氣者有焉顯福正厚薄之不同故其所以有鬼神謝氏曰鬼神是天地妙用流行充塞觸目皆人物之具賦 謝氏曰鬼神是天地妙用流行充塞觸目皆  
是欲其有則有欲其無則無鬼神氣也人心之動亦氣也以氣感氣故能相為有無呂氏曰

南李卷十二

辛

鬼神則蓋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然因感而必通如此意也  
詳此兩段皆是人物鬼神各為一物是殆見廟中泥塑鬼神耳  
呂氏所謂人亦鬼神之會者甚精更詳細推之  
答程允夫  
太極解義以太極之動為誠之通麗乎陽而繼之者善屬焉  
靜為誠之復麗乎陰而成之者性屬焉其說本乎通書而誠  
者猶疑周子之言本無分隸之意陽善陰惡又以類分又曰  
中也仁也感也所謂陽也極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  
所謂陰也極之體所以立也或者疑如此分配恐學者因之  
或漸至於支離穿鑿不審如何  
此二義但虛心味之久當自見若以先入為主則辯說紛拏無  
時可通矣

正論竊謂仁義指實德而言中正指體段而言然帝  
德之德有四端而聖賢多獨舉仁義不及禮智何也  
正即是禮智

解義曰程氏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此圖然卒未嘗明以此圖  
示人者疑當時未有能受之者也是則然矣然今乃違為之  
說以傳之是豈先生之意耶

當時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說破却令學者枉  
生疑或故不得已而為之說爾

濂溪作太極圖發明道化之原橫渠作西銘揭不進為之方  
然二先生之學不知所造為孰漢

此未易窺測然亦非學者所當輕議也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是聖人之誠不欺是

學者之誠如何  
程子此段似是名理之言不為人之等差而發也

近思錄載橫渠論氣二章其說與太極圖動靜陰陽之說相  
出入然橫渠立論不一而足似不若周子之言有本末次第  
也

橫渠論氣與西銘太極各是發明一事不可以此而廢彼其優  
劣亦不當輕議也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所謂  
事實者豈非是當行可行底事耶然未可謂自然者豈以其  
猶是思焉而得之歟

大槩如此更玩味之  
所教學者看精義說甚善然竊以為學者須先從師友講貫

粗識梗槩然後如此用工不然恐  
此乃憚煩欲速之論非所敢聞然亦  
無書不可讀但能剖析精微玩味久  
駭而反為吾磨礪之資矣  
承說之異同也  
昔為然若果有志  
說之異同自不能

答程允夫

昨來疑義久不奉報然後來長進又見得前說之是非也每與  
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  
但以少却玩味踐履功夫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却與自  
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繞過了氣休反不如遲鈍之  
人多費功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却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  
一詞一義之失也記得向在高沙因吾弟說覺得如此講論都  
無箇歸宿處曾奉答云講了便將來踐履即有歸宿此語似有  
味更告思之草此為報不能多及餘惟力學

答程允夫

版籍固所職然勢有所歷而不得為則亦無可奈何潘憲却要  
理會事俟出入少定試更白之威能相聽亦百里之幸也版籍  
分明自是縣道理財之急務今人只見重疊催稅之利而不察  
鄉吏隱瞞之害故不肯整理此是上下俱落在斯見計中甚可  
歎也不鼓之役意思甚好但恐擇之却難處耳魏公好佛敬夫  
無如之何此正明道先生所謂今之入人因其高明所以為害  
尤甚不知這些邪見是壞却世間多少好人破却世間多少好  
事也誠字得力甚善然知之亦已晚矣凡  
實事上更着力  
為佳

答黃子厚 錄 崇安人

知讀精義有科尤以為善大指固不出二先生之說然余觀博  
考見其淺深疎密於毫釐之間尤能發人意思使人益信二先  
生之說不可易也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  
觀謂之信此先生所以有盡已為忠盡物為信之論也鄙意如  
此試思之然否却見論登山之與前日失之於跬步之間今復  
冒暑而往則有所不能矣或恐欲尋舊約即請見過却議行計  
也伯恭甚愛上嵐山水前日經行適值風雨尤快心目也

朱文公問答全集卷十三  
書 胡廣仲人問答

答胡廣仲

欽夫未發之論誠若分別太深然其所謂無者非謂本無此理  
但謂物欲交引無復澄靜之時耳熹意竊恐此亦隨人稟賦不  
同性靜者須或有此時節但不知敬以主之則昏憤駁雜不自  
覺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程子曰敬而無失乃所以中此語至  
約是真實下功夫處願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試加意焉當知  
其不妄矣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  
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  
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  
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  
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致敬有所施  
則未知其以何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  
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  
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  
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答胡廣仲

太極圖舊本極荷垂示然其意義終未能曉如陰靜在上而陽  
動在下黑中有白而白中無黑及五行相生先後次序皆所未  
明而來論以為太極之妙不可移易是必知其說矣更望子細  
指陳所以為太極之妙而不可移易處以見教幸甚幸甚  
解釋文義使各有指歸正欲以語道耳不然則解釋文義將何  
為邪今來論有云解釋文義則當如此而不可以語道不知如



何立言而後可以語道也仁義之說頃答晦叔兄已詳今必以爲仁不可對義而言則說卦孟子之言皆何謂乎來論又云仁乃聖人極妙之機此等語亦有病但看聖賢言仁處還曾有一句此等說話否來論又謂動靜之外別有不與動對之靜不與靜對之動此則尤所未論動靜二字相爲對待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不與靜對則亦不名爲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流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靜則無以奮尺

問答卷十三

變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來論又有動則離性之說此尤所未論蓋人生而靜雖天之性感物而動亦性之欲若發而中節欲其可欲則豈嘗離夫性哉惟夫衆人之動動而無靜則或失其性耳故文定春秋傳曰聖人之心感物而動知言亦云靜與天同德動與天同道皆未嘗有聖人無動之說也却是後來分別感物而通感物而動語意迫切生出許多枝節而後人守之太過費盡氣力百種安排幾能令臧三耳矣然甚難而實非恐不可不察也

知言性之所以一初見一本無不字後見別本有之尚疑其誤繼而過考此書前後說頗有不一之意如子思子曰一章是也故恐實謂性有差別遂依別本添入不字今既遺棄無之則當改正但其它說性不一處愈使人不能無疑耳昨來知言疑義

中已論之不識高明以爲然否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然其記二先生語却謂未有致知而在敬者又自云諸君不須別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齊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峯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皆何謂邪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爲知邪正識趨向耳本使趨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峯既推之大過而來論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是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試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語意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已前可以怠慢放肆無所不爲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以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該玄說

問答卷十三

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上蔡又論橫渠以禮教人之失故其學至於無傳據二先生所論却不如此蓋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人先有所据守但讓其說清虛一失使人向別處走不如且道敬耳此等處上蔡說皆有病如云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尤未穩當于文子知言疑議亦已論之矣僭冒不遑深以愧懼但講學之際務求的當不敢含糊不得不盡言耳

答胡廣仲

知仁之說前日答晦叔書已具論之今細觀來教謂釋氏初無觀過功夫不可同日而語則前書未及報也夫彼固無觀過之功矣然今所論亦但欲借此觀過而知觀者之爲仁耳則是雖云觀過而其指意却初不爲遷善改過求合天理設也然則與

彼亦何異邪嘗聞釋氏之師有問其徒者曰汝何處人對曰幽州曰汝思彼否曰常思曰何思曰思其山川城邑人物車馬之盛耳其師曰汝試反思思底還有許多事否今所論因觀道而識觀者其切要處正與此尚若果如此則聖人當時自不必專以觀過為言蓋凡觸目遇事無不可觀而已有所觀亦無不可因以識觀者而知夫仁矣以此識彼是何異同浴而譏裸程也耶

人欲非性之語此亦正合理會熹竊謂天理固無對然既有人欲即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為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即善便不得不與惡為盛衰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本豈有對哉至於晉有五胡唐有三鎮則華夷逆順不得不相與為對矣但其初則有善而無惡有天命而無人

問答卷十一

四

欲耳龜山之意正欲於此毫釐之間剖判分析使人於克己復禮之功便有下手處如孟子道性善只如此說亦甚明白慈實不費心力而易傳大有卦遺書第二十二篇性章論此又極分明是皆天下之公理非一家所得而私者願虛心平氣勿以好高為意毋以先入為主而熟察其事理之實於日用之間則其得失從違不難見矣蓋謂天命為不聞於物可也以為不聞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為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知言中此等議論與其他好處自相矛盾者極多却與告子楊子釋氏蘇氏之言義無以異昨來所以不免致疑者正為此惜乎不及供灑掃於五峯之門而面質之故不得不與同志者講之耳亦願以此或頗得罪於人然區區之意只欲道理分明上不負聖賢中不誤自

下不迷後學而已它固有所不得而避也

答胡廣仲

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慳矣熹詳味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偽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是也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至

問答卷十一

五

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則熹却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記以靜為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便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為性之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為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真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真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則指其初未感物耳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情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真以靜狀性也愚意如此未知中否

答胡廣仲

熹承諭向來為學之病足見高明所進日新之盛一方後學業

惠厚矣然以薰觀之則恐猶有所未盡也蓋不務涵養而專於致知此固前日受病之原而所知不精嘗於涵養此又今日切身之病也若但欲守今日之所知而加涵養之功以補其所不足竊恐終未免夫有病而非所以合內外之道必也盡棄今日之所已知而兩進夫涵養格物之功焉則庶乎其可耳蓋來書所論皆前日致知之所得也而其病有如左方所陳者伏惟幸垂聽而圖之

夫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為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繆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已意之私也舊本圖子既差而說中靜而生陰靜下多一極字亦以圖及上下文意考正而削之矣若如所論必以舊圖為據而曲為之說意則巧矣然既以第

問答卷十三

六

一圖為陰靜第二圖為陽動則夫所謂太極者果安在耶又謂先有無陽之陰後有兼陰之陽則周子本說初無此意而天地之化似亦不然且程子所謂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即周子所謂互為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者即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兩句相須其義始備故二夫子皆兩言之未嘗偏有所廢也今偏舉其一而所施又不當其所且所論先有專一之陰後有兼體之陽是乃截然之甚者此熹之所疑者一人人生而靜天之性者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也感物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也程子於頤子好學論中論此極詳但平心易氣熟玩而徐思之自當見得義理明白穩當處不必如此強說枉費心力也程子所謂常理不易者亦是說未感時理之定體如此耳非如來論之云也

問答卷十三

七

此熹之所疑者二也知言疑義所謂情亦天下之達道此句誠少曲折然其本意却自分明今但改云情亦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也則語意曲折備矣蓋非喜怒哀樂之發則無以見其中節與否非其發而中節則又何以謂之和哉心主性情理亦曉然今不暇別引證據但以吾心觀之未發而知覺不昧者豈非心之主乎性者乎已發而品節不差者豈非心之主乎情者乎心字貫幽明通上下無所不在不可以方體論也今日以情為達道則不必言心矣如此則是專以心為已發如向來之說也然則謂未發時無心可乎此義程子答呂博士最後一書說已分明今不察焉而必守舊說之誤此熹之所疑者三也性善之善不與惡對此本龜山所開於浮屠常總者宛轉說來似亦無病然謂性之為善未有惡之可對則可謂終無對則不可蓋性一而已既曰無有不善則此性之中無復有惡與善為對亦不待言而可知矣若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對惡而言其曰性善是乃所以別天理於人欲也天理人欲雖非同時並有之物然自其先後公私邪正之反而言之亦不得不為對也今必謂別有無對之善此又熹之所疑者四也中庸說誠有未當然其說之病正在分曉太過無復餘味以待學者涵泳咀嚼之功而來論及謂未曾分曉說出不如更欲如何乃為分曉說出耶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嘆只得將它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為有功故熹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為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

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蓋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出於此四者今以此為創說而反謂仁義因父子君臣而得各此真之所疑者五也中和禮用之語亦只是句中少曲折耳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者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蓋前說之失便以中和為體用則是循便以方圓為天地也近已用此意改定舊語如來論所疑却恐未然又云中自過不及而得各此亦恐說未發之中不著此意之所疑者六也至於仁之為說昨兩得欽夫書詰難甚密皆已報之近得報云却已皆無疑矣今觀所論大槩不出其中者更不復論但所引孟子知覺二字却恐與上蔡意旨不同蓋孟子之言知覺謂知此事覺此理乃

問答卷十三

九

學之至而知之盡也上蔡之言知覺謂識痛癢能酬酢者乃心之用而知之端也二者亦不同矣然其大體皆智之事也今以言仁所以多矛盾而少契合也憤騷險蕩豈敢輒指上蔡而言但謂學者不識仁之名義又不知所以存養而張倡勢眼說知說覺者必至此耳如上蔡說氣之問亦微覺少也夫以愛名仁固不可然愛之理則所謂仁之體也天地萬物與吾一體固所以無不愛然愛之理則不為是而有也須知仁義禮智四字一般皆性之德乃天然本有之理無所為而然者但仁乃愛之理生之道故即此而又可以包夫四者所以為學之要耳細觀來論似皆未察乎此此意之所疑者七也吾文意中論此大槩與只乞轉以此段呈之大抵理會仁字須并義禮智三字通看方見界分分明血脈通貫近世學者食說仁字而各著三者所以無所據依幸并與夫來教之為此數說者皆茫然於簡冊見仁字而不識也

間之舊此其致知之功亦足以為精矣然以熹之所疑考之則恐求精之過而反失之於鑿也大抵天下事物之理亭當均平無無對者唯道為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蓋所謂對者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後或以多寡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復推之天地之間真無一物兀然無對而孤立者此程子所以中夜以思不覺手舞而足蹈也究觀來教條目固多而其意常主於別有一物之無對故凡以左右而對者則扶起其一邊以前後而對者則截去其一限既強加其所主者以無對之貴名而於其所賤而刻於有對者又不免別立一位以配之於是左右偏枯首尾斷絕位置重疊條理交併凡天下之理勢一切崎零剌側峻尖斜更無齊整平正之處凡此所論陰陽動靜善惡仁義等說皆此一槓中脫出也常安

問答卷十三

九

排此箇意思規模橫在胸中竊恐終不能到得中正和樂廣大公平底地位此意所以有所知不精害於涵養之說也若必欲守此而但少加涵養之功別為一事以輔之於外以是為足以合內外之道則非熹之所敢知矣要須脫然頓舍舊習而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安則無乎其可也仰恃知照不鄙其愚引與商論以求至當之歸敢不懷以求博約益天下公理非一家之私備不有益於執事之高明則必有警乎熹之淺陋矣

答胡廣仲

久不聞問向仰良深即日秋涼伏惟燕居味道神相尊候萬福熹哀苦不死忽見秋序觸緒傷割不能自堪時來填山幸有一二朋友溫繹舊聞且爾適日實則不若無生之念也欽夫召用

甚慰人望但自造朝至今未收書傳聞聯叔且歸亦久未至使人懸情耳吾文比來觀何書作何功夫想所造日益高明恨無從質問向嘗附便寄呈與欽夫擇之兩書不審於尊意云何有未中理幸賜指誨此書附新清遠主簿楊子直方因其入廣西取道嶽前屬使求見渠在此留幾兩月講會稍詳此間動靜可問而知其人篤志於學朋友間亦不易得也恐其或欲寓書告為尋便遣來幸甚幸甚今日當還家臨行草草布此不能它及邈無承教之期惟冀以時珍徇千萬幸甚

熹再拜上問閣政為人伏惟懿候萬福即娘均慶伯達兄不及拜狀昨郵司法行已嘗寓書矣不知達否子直亦欲求見幸遣人導之并以此意此委勿外熹再拜上問

問答卷十三

綏且又選家作書附子飛處未必不先達也熹又覆與吳晦叔

文叔出示近與諸公更定祭儀其間少有疑輒以請教幸與諸公評之廟必東向此一句便可疑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爨皆南向室西南隅為與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爛下者是也主既在西壁下即須東向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戶西向致敬試取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等篇讀之即可見矣今通典開元禮釋奠儀獨於堂上西壁下設先聖東向之位故三凡獻官皆南向彷彿古制神位南向而獻官猶西向失之矣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惟裕祭之時群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之時則太祖之主仍舊東向而群廟南向群穆北向列於太祖之前此前代禮官所謂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為裕祭時言也非裕時則群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向矣廟則初不東向也

至朱公揆錄二先引語始有廟必東向之說恐考之未詳或記錄之誤也且禮左宗廟則廟已在所居之東南禮家謂當東已內上若又東向則正背却中庭門道於人情亦不順矣故疑語錄恐是錯

東字然其後又言太祖東向則廟當南向而列主如裕祭之位唐禮開新儀祭位皆祖在西壁下又恐於今人情或不相稱抵牾如此似難盡從又考其說與後來伊川所定祭儀主式亦不相合伊川以四仲月祭而此錄秋用重陽井仲草制未定之論此皆語錄之誤也又今儀冬至祭始祖并及祧

廟之主夫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春秋祭禰廟此伊川之所義起也蓋取諸天時參以物象其義精矣今不能行則已如其行之而又不盡更以己意竄易舊文失先賢義起精微之意愚意以為殆不若不行之為愈也此則新儀之誤矣其餘小小節

問答卷十三

文未備處未暇一一整頓只此兩大節目似不可不正試與諸公議之如何如何

答吳晦叔

別紙所論三事皆非淺陋之所及然近者編讀舊書每恨向來講說常有過高之弊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但謂周之先王所以制作傳世者當孔子時未盡亡耳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亦是子貢真質語如孔子雖是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但其為學與他人不同如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耳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之所以為生知也若向來則定須謂道體無時而亡故聖人目見耳聞無適而非學雖不害有此理終非當日答問之本意矣其他亦多類此不暇一一辨析也鬼神者造化之迹屈伸往來

二氣之良能也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為者是以鬼神雖無形聲而遍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遠觀其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便見不可遺處著見章灼不可得而檢矣前帶引用此句或有脫了可字者乃似鬼神有不遺物之意非物自不可得而遺也來翰亦脫此字豈或筆誤而然耶春秋書正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庚史冬十月為證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萌長之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寒成梁之候國語引夏令曰十月成梁又似并改月號此又何耶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其比商書不同者蓋後世之彌文而秦漢直稱十月者則其制度之闕畧耳注家謂十月乃後漢意如此未知是否人進改當更致之因便復以求教幸還以一言可否之此區區所深望也尊兄近日所觀何書如何用力想必有成規恨未得而扣敬夫小試已不負所學使人增氣但從容講貫之際陰助為不少矣

答吳晦叔

陰陽太極之間本自難下語然却且要得大槩如此分明其間精微處恐儘有病在且得存之異時或稍長進自然見得諸當改易不難今切切如此較計一兩字迫切追尋恐無長進少氣味也伊川答橫渠書只云願更完善慮涵泳義理久之自當條暢此可見前賢之用心矣如何如何仁右道左一畧先生說得極有曲折無可疑者蓋仁是這裏親切處道是家所共白故

有左右陰陽之別古人言道德實平穩一一有下落處不若今人之漫無統約也

答吳晦叔

夫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極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未發已發之理也故曰易有太極言即其動靜闔闢而皆有是理也若以易字專指已發為言是又以心為已發之說也此固未當程先生言之明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吳晦叔

前書所論周正之說終未穩當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即止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為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循止於此則無它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為不改月之驗也蓋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惟在周之十月則為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為異哉况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為據之明且審也若尚有疑則不若且闕之為愈不必強為之說矣詩中月數又似不曾改如故書向者疑其並行也

答吳晦叔

觀過一義思之甚審如來喻及伯逢兄說必謂聖人教人以自



治為惡如此言乃有親切體驗之功此固是也然聖人言知人處亦不為少自治固惡亦豈有偏自治而不務於人之理耶又謂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凶者而疑伊川之說為未盡伊川止是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亦不止於此四者而已也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象亦自可識故聖人但言斯知仁矣此乃先儒舊說為說甚短而意味甚長但熟玩之自然可見若如所論固若親切矣然乃所以為迫切淺露而去聖人氣象愈遠也且心既有此過矣又不舍此過而別以一心觀之既觀之矣而又別以一心知此觀者之為仁若以為有此三物遞相看觀則紛紜雜擾不成道理若謂止是一心則頃刻之間有此三用不亦匆遽急迫之甚乎凡此九所未安姑且先以求教

問答卷十三

四

答吳晦叔

臣下不匡之刑蓋施於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劉賀則誅其羣臣而本朝

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慶樞李托之類是也劉氏乃乘廉惡來之比誅之目下為寬者昌邑王與賓何惡者固不得誅其餘正可當古者之坐耳乃不分等級例行誅殺是則罪尤之又如文定論楚子納孔儀處事雖不同意亦類此試參考之則知成湯之制官刑正是奉行天討毫髮不差處何疑之有哉

孟子知覺二字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此言盡之自不必別立說也事

兩魂之分東則高歡事已非復有親室矣當是之時見微之士固已不立乎其位不幸而立乎其位其賤者乎則亦去

之可也其責者乎則左右近臣從君於西社稷大臣守國於東而皆必思所以為安國靖難興復長久之計不濟則以死繼之而已此外復何策哉

前書所論觀過之說時彪丈行速匆遽草率不能盡所懷然其大者亦可見不知當否如何其未盡者今又見於廣仲伯逢書中可取一觀未中理處更得反復詰難乃所深望然前所示教引巧言令色剛毅木訥兩條以為聖人所以開示為仁之方使人自得者意猶猶有疑焉而前書亦未及論也蓋此兩語正是聖人教人實下功夫防患立心之一術果能戒巧令務敦朴則心不恣縱而於仁為近矣非徒使之由是而知仁也大抵向來之說皆是苦心極力要識仁字故其說愈巧而氣象愈薄近日究觀聖門垂教之意却是要人躬行實踐直內勝私使輕浮刻

問答卷十三

五

答吳晦叔

薄責我賤物之態潛消於冥冥之中而吾之本心渾厚慈良公平正大之體常在而不失便是仁處其用功著力隨人淺深各有次第要之須是力行久熟實到此地方能知此意味蓋非可以想象應度而知亦不待想象應度而知也近因南軒寄示言仁錄亦嘗再以書論所疑大槩如此而後書所論仁智兩字尤為明白想皆已見矣并為參詳可否復以見教幸甚幸甚

五刑一段近得大紀諸論考之其說詳矣然有所未曉復以求教蓋此經文本有七句今於其間雜然取此五句以為五刑之目而又去流取贖重不倫一也先贖後賊則非以重及輕先贖後贖又非從輕至重先後無序二也又謂象以典刑施於士大夫而以不顯其過隨宜收叙為近於流宥之法即不知正象



刑是作如何行遣三也又卑陶作士本以治夫蠻夷寇賊之爲亂者若如此說則書所稱卑陶方施象刑惟明乃獨以其施於士大夫者言之不惟非命官之本意亦與本篇上文不相應四也又鞭朴自是輕刑得者反遭流徙去輕卽重不足爲恩五也金贖流者本是一例而就其間贖又輕於流者今贖乃列於一刑之目而當贖得者反從流徙之坐尤爲乖妄六也移鄉謂之流猶爲近之改叙他官及遷嘉石入園土則與流字意義不同矣七也凡此七條皆所未曉更望參訂下諭幸甚幸甚

答吳晦叔

喜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及復詳明引據精密警發多矣所未能無疑者方欲求教又得南軒寄來書彙讀之則凡燕之所欲言者蓋皆已先得之矣特其曲折之間小有未備請得而細

問答卷十三

六

論之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君子所謂譬如終終之之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洒掃應對進不在敬者及易文言所謂知至知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禮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畧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

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道知之深而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其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滿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爲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

問答卷十三

七

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按五峯作復齋記有立志居敬身親論於知之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非如來教及前後所論觀過知仁者乃於方寸之間設爲機械欲因觀彼而反識乎此也此說甚底之言正是說此意如南軒所謂知底事又來論所謂端謹以致知所謂克己私集衆理者又似有以行爲先之意而所謂在乎兼進者又若致知力行初無先後之分也凡此皆鄙意所深疑而南軒之論所未備者故敢復以求教幸深察而詳論之

答吳晦叔

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此語與所以陰陽者道之意不同

但以易得觀之則可見矣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即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名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猶言臨泰大壯也豈得遂指此名以爲天地之心乎但於其復而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耳天地以生物爲心此句自無病時與南軒論之近得報云亦已無疑矣大抵近年學者不肯以愛言仁故見先生君子以一陽生物論天地之心則必欲然不滿於其意復於言外生說推之使高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心者實不外此外此而言則必解於虛淪於靜而體用本末不相管矣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者蓋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然初無間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

問答卷十三

九

不可以善惡而爲言耳思意如此恐或未必然更乞詳論

踐形之說來論得之但說得文義未分明耳意謂踐形如踐言之踐程子所謂充人之名是也蓋人之形色莫非天性如視則有明聽則有聰動則有節是則所謂天性者初不外乎形色之間也但常人失其性故視有不明聽有不聰動有不中是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之惟聖人盡性故視明聽聰而動無不中以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也可以踐形則無愧於形矣如此推說似稍分明不知是否

絕四有所說一說爲孔子自無此四者毋即無字古書通用耳史記孔子世家正作無字也一說爲孔子禁絕學者毋得有此四者今來論者乃此意也兩說皆有意思然以文意攷之似不若只用前說之爲明白平易也又來謝母意一句似亦未安意

只是私意計較之謂不必以溢美溢惡證之恐太遠却文意也餘三句則所論得之無可議者矣大抵意是我之發我是意之根必在事前因在事後嘗在二者之間生於意而成於我此又四者之序也

所示下學上達先難後獲之說不貴空言務求實得立意甚美顧其間不能無可疑者請試論之蓋仁者性之德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仁之所以爲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德也仁者人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爲仁者必先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矣不先克己則公豈可得而徒存未至於仁則愛胡可以先難哉至於元則仁之在天者而已非一人之心既有是元而後有以成夫仁也若夫知覺則智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享

問答卷十三

九

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禮義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而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大凡理會義理須先剖析得名義界分各有歸著然後於中自然有貫通處雖曰貫通而渾然之中所謂粲然者初未嘗亂也今詳來示似於名字界分未嘗剖析而遽欲以一理包之故其所論既有已攬牽合之勢又有雜亂重複支離渙散之病而所謂先難下學實用功處又皆倒置錯陳不可承用今更不暇一一疏舉但詳以此說考之亦自可見矣

答吳晦叔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本源未明了之病非一句一義上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向來妄論引必有事焉之語亦多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際所謂人心私

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也所謂動以人則有妄萌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是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察見本源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爾中間儘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夫人心特須如此乃可以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儻不如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前書云即人心而識道心此本無害再作此書時忘記本語故復辨之可

答吳晦叔

孟子操舍一章正為警悟學者使之體察常操而存之呂子約云因操舍以明其難存而易放固也而又指此為心體之流行則非矣今石子重方伯謨取以評之者大意良是但伯謨以為此乃人心惟危又似未然人心私欲耳豈孟子所欲操存苟又不可不辨也

答吳晦叔

未發之旨既蒙許可足以無疑矣又蒙教以勿恃簡策須是自加思索超然自見無疑方能自信此又區區平日之病敢不奉承然此一義向非得之簡策則傳聞莫見終身錯認聖賢旨意必矣又况簡策之言皆古先聖賢所以加惠後學垂教無窮所請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將於是在雖不可一向尋行數墨然亦不可遠舍此而他求也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也愚意却願尊兄深味此意毋遽忽易凡吾心之所得必以考之聖賢之書說有一字之不同則更精思明辨以益

守至當之歸母彈一時究索之勞使小惑尚解而大礙愈張也

答石子重

喜稱謂人之所以為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為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即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為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蕪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盡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

答石子重

所論仁之體用甚當甚當以此意推之古今聖賢之意歷歷可見無一不合者但其用力則不過克己之私而私之難克亦已甚矣區區不敏竊願與長者各盡力於斯焉猶恐墮廢不克自強尚賴時有以警策之幸甚幸甚

答石子重

按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謂以其舍之而亡致得如此走作則是孔子所以言心體者乃只說得心之病矣聖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兩字有善有惡不可皆謂舍之而亡之所致也又如所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蓋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為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為哉但子

約謂當其存時未及察識而已運動此則存之未熟而遽欲察識之過昨報其書皆極論之今錄求教其餘則彼得之已多不必別下語矣因此偶復記憶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有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請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現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雖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木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向來於此未明反疑其言之太過自今觀之却是自家看得有病非立言者之失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因風却望示教

答石子重

問答卷十三

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為佳耳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耳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邪但今人若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間須看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說矣如胡氏之書未免此弊也昨日得叔京書論此殊未快答之如此別紙求教如此言之莫無病否窮理盡性等說不記話頭是如如何然此亦非大節所存俟徐講之未晚也

答石子重

裏自去秋之中走長沙關月而後至留兩月而後歸在道線繞又五十餘日還家幸老人康健諸况相適他無足言欽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為多但其天姿明敏初從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火高湘中學子從之游

問答卷十三

者逐一例學為虛談其流弊亦將有害此來頗覺此病矣別後嘗有以球之然從游之士亦自絕難得朴實頭理會者可見此道之難明也胡氏子弟及它門人亦有語此者然皆無實得拈槌豎拂幾如說禪矣與文定合下門庭大段相反更無商量處惟欽夫見得表裏通徹習來習見微有所偏今此相見盡覺釋去儘好商量也伯崇精進之意反不逮前而擇之見起操持愈見精密敬字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序亦須如此有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誠意正心却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必須是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功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人為仁之間不同然大要以敬為入門處正要就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為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近方見此意思亦慮未得打成一片耳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却是要見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為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却恐礙以儻何非聖門求仁之學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克齋恐非喜所敢記者必欲得之少假歲年使得更少加功或所見稍復有進始敢承命耳欽夫為人作一克齋銘錄呈它文數篇并往有可評處幸與聞之欽夫聞老兄之風亦甚傾企令喜致願交之意也願之此來不及一見所養想更純熟留書見儼甚至但終有桑門伊蒲塞氣味到家後又寄書來與此間親戚問湘中議論而曰誘釋氏者不須寄來觀此意見忘於言儒門中全未有見又云不如且棲心淡泊於世少求

將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劫過似此說話皆  
是大病不知向來相聚亦嘗做之否此道寂寥近來又為邪說  
汨亂使人駭懼聞洪适在會稽盡取張子韶經解板行此禍甚  
而不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令人寒心人微學淺又未有以退  
之惟益思自勉更求朋友之助庶有以追躡聖徒稍為後人指  
出邪徑俾不至全然陷溺亦一事耳順之聞之必反以為謗子  
韶也和篇拜賜甚寵足見比來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氣象但  
見屬之意甚過而稱謂屢請不蒙改更深不自安自此萬望垂  
聽乃荷愛予不然恐與來教再拜而辭之則不得復資勝已之  
益矣千萬誠告伏惟裁之熹忽有編摩之命出於意外即不敢  
當復聞闕期尚遠足以逡巡引避遂且拜受然亦不敢久冒空  
名且口便為計矣但順之又未必以為是耳

不問答卷十三

答石子重

所論縣庠事前書已具稟矣若如今者所論則事體尤重須有  
傳道授業解惑之實乃能當之不然則以縣道事力遂為此事  
典憲譏訶恐有所不能免耕老雖故舊食貧心極念之然不敢  
贊兄為此也必欲相見招其一來為旬日之款則不妨一書納  
上書中之說只云老兄欲相見它不敢及也大抵講學難得是  
當而應事接物尤難中節向來見理自不明不得入德門戶  
而汲汲為人妄有談說其失已誤人非一事矣今每思之不覺  
心悸故近日議論率多畏怯無復向來之勇銳惟欲修治此身  
庶幾寡過自非深信得及下得朴實功夫者未嘗敢輒告語以  
此取怒於人蓋多然與其以妄言妄作得罪於聖人不若以此  
得罪於流俗之為愈私心甚欲一見長者面論而未可得知

是近日觀書立論比向日如何因書得示一二便是平日受  
用處矣

答石子重

國材苦學最可念所恨駁雜滯泥自無受用處深欲一見之或  
到能津遣一來為清明道集中所論學制最為有本曾經意否  
每讀其書觀其論講學處未嘗不慨然發歎恨此生之不生於  
彼時也伊川元節所修條制立尊道堂之類亦是此意然時措  
從宜處亦有曲折幸併取觀之當有所契

答石子重

南軒語解首章其失在於不曾分別學習二字又謂學者工夫  
已無間斷却要時習只此二事可疑耳擇之雖欲分別學習二  
字而不曾見得分明却遂便差排硬說尤覺紛拏不成條理大

不問答卷十三

五

抵學習二字却是龜山將顏子事形容得分明上蔡所謂傳者  
得之於人習者得之於己其說亦是然統而言之則只謂之學  
故伊川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之語  
分而言之則學是未知而求知底功夫習是未能而求能底功  
夫須以博學審問為學慎思明辨篤行為習故伊川只以思字  
解習字蓋舉其要也學者既學而知之又當習以能之及其時  
習而不忘然後無間斷者始可得而馴致矣若已無間斷則又  
何必更時習乎習字南軒之說正顛倒了擇之所論又不分明  
而詞氣不和意象輕肆尤非小病所宜深警省也  
行有餘力此章所辨詞意殊不分明大率行有餘力止是言行  
此數事之外有餘剩底工夫方可將此工夫去學文藝耳非謂  
行到從容地位為有餘力必如此然後可學文也

伊川言孝子居喪志存守父在之道與張解志空而不暇它問之語不同游氏說在所當改而不可以不改與張解可以改可以未改之語亦異揮之辨說雖多却不及此何也

答石子重

從事於斯是着力否若是着力却是知自已能自已多須要去問不能與寡者自知已有已實須要若無若虛不幾於詐乎若說不着力却是聖人地位曰顏子只見在已不足在人其餘何嘗以已能為多為有為實曾子却見得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故贊歎其所為如此非謂其着力也到得聖人則如天地不必言能不能多寡有無虛實矣此只是顏子地位

問答卷十三

熹按此謂顏子只見在已不足在人其餘者得之矣然只問不能問寡若無若虛便是更有用力處在但不是着力作此四事耳若聖人則固如天地然亦未嘗自以為有餘也

篤信猶曰深信伊川謂只是無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知味而愛所謂信之篤者也若不篤信安能好學守死謂死得有落著善道謂善其道猶工欲善其事善於其職之善守死所以善道

篤有厚意深字說不盡守死只是以死自守不必謂死得有落著蓋篤信乃能好學而守死乃能善道也又能篤信好學然後能守死善道又篤信所以能守死好學所以能善道又篤信不可以不好學守死須要善得道此所謂死得有落著也又篤信好學須要守死善道其意始備

且如自已為學官為館職遇朝廷有利害得失或是宰相之

諫所當聖會者他不理會自己要緘默又不忍國家受禍他出來說又有出位謀政之嫌如之何則可曰若任他事却不可若以其理告君何故不可

若是大專擊國家安危生靈休戚豈容緘默館職又與學官不同神宗固嘗許其論事矣但事之小者則亦不必每事數言也

子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同意當時傷道之不行中國之陋實起欲居九夷之念已而不去亦是順理都無私意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或問九夷尚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曰此是道已不行中國已不化所以起欲居九夷之念化與不化在彼聖人豈得必所居則化理如此耳中國之不化亦怎奈何

問答卷十三

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甲不得行其道耳未見其止止是聖人極致處所謂中是也顏子見得中分明只是未到到便是聖人故去子歎之問吾止也與未見其止同異曰止則一般但用處別未見其止是止於其所止吾止也是於其所不當止而止

以上下文考之恐與吾止之止同知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其要在致知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以仁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為先

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擇之云此是進德事仁者不憂習者不感勇者不懼此是成德事先知後仁從外故入由

用以自明而誠誠之者人之道也先仁後智從裏做出  
由體以及用自誠而明誠者天之道也三句雖同只仁智先  
後不同便有成德進德之問不可不辨也

程先生自分別此兩條今如此推說亦詳盡也

夫子之道思怨動以天者也由仁義行也誠者天之道也不  
思而得不勉而中也譬如做梁柱聖人便是尺度了不用尺  
度誘做便誘若他人須用尺及比量大小闊狹方圓後方始  
捧者

此說亦善

顏淵死孔子若有財贈與之梓否願之曰不與喪稱家之有  
無顏淵家本無則其無梓乃為得宜孔子若與之梓便是使  
顏淵失宜孔子必不肯蓋梓者可有可無者也若無棺則必

與之矣

問本卷十三

天

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為梓蓋朋友有通財之義况孔子之於  
顏淵視之如子耶所謂喪具稱家之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他  
求耳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天機自動不  
知其所以然

門人詳記曾皙舍瑟之事但欲見其從容不迫灑落自在之意  
耳若如此言則流於莊列之說矣且人之舉動孰非天機之自  
動耶然亦只此便見曾皙狂處蓋所見高而涵養未至也

伊川云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  
在灑掃應對是事所以灑掃應對是理事即理即事  
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差過則理上便有間

斷欠關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慎獨

此意甚好但不知無事時常如何耳慎獨須貫動靜做功夫始  
得

伊川云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此有必有事焉而勿  
正之意過猶不及只要恰好

克盡己私渾無意必方見得中庸恰好處若未能克己則中庸  
不可得而道矣此子思明道之意也必有事焉而勿正是言養  
氣之法與此不同

言動猶可以禮視聽如何以禮且如見惡色聞惡聲若不視  
不聽何以知得是惡色惡聲知得是惡色惡聲便是已聽已  
視了曰此之視聽是以心受之若從耳目過如何免得但心  
不受便是視不聽

問本卷十三

天

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  
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猶言無可憾者若他人之怨不怨則不  
敢必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

以文意觀之恐是他人之怨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就體上說已所不欲勿施於  
人就用上說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就效處說

此說甚好擇之疑出門使民已是用處然亦不妨蓋此兩事只  
是自家敬其心耳未有施為措置也

其言也誠有嘿而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之意或曰說得深了只是箴司馬牛多言之  
失仁者其言也訕此仁者與仁者不愛仁者安仁之仁者不



同正與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之仁者一般

前說誠之者其言也誠蓋心存理者自是不胡說耳後亦恐未然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氏為我近乎義墨氏兼愛近乎仁當時人皆以為真仁義也靡然從之未有言距之者若不是見得聖人這邊道理明白如何識得楊墨之非仁義故曰能言距楊墨者亦聖人之徒也

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兩者之間蓋不容髮也雖不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節食豆羹見於色順之云此言過不及也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過也苟不是這

開卷卷十三

樣人節食豆羹必見於色此不及也二者俱非也擇之云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若非有德之人雖以慕名而能讓然於簞食豆羹有時却見於顏色其心本不如是故也正所謂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者也

兩說皆通替來只如後說然亦嘗疑其費力但前說又無甚意味耳請更商確之

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言身若不行道則妻子無所取法全無畏懼了然猶可使也若使人不以道則妻子亦不可使矣擇之如此說順之云不行於妻子百事不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

順之說是

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蓋人之生也莫不知愛其親長也莫不知敬其兄此乃最初一著其他皆從此克去故子曰無他達之天下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孟子又謂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非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乎

仁義只是理事親從兄乃其事之實也  
在天為命在人為性無人言命不得無天言性亦不得但言命則主於天言性則主於人耳誠者合內外之道兼性命而為言者也

誠者以下語似有病  
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感而寂其寂然不動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惟心之謂

開卷卷十三

此說甚善  
動而不正不可謂道用而不和不可謂德  
此兩句緊要在正字和字上

在中之義義者理也只是這箇理在中者中也在外者和也中者性之體段和者情之體段也

義字說得大重伊川本意亦似只說體段云爾和者情之體段語意未備

止於至善至善乃極則擴之曰不然至善者本也萬善皆於此乎出

至善乃極則

愚是發用之機君子為善小人為惡那事不從這上出但君子約入裏面來小人拖出外面去故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正當於此謹之君子所以貴慎獨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所以主靜者以其本靜靜極而動動極復靜靜也者物之終始也萬物始乎靜終乎靜故聖人主靜

伊川先生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如此則倚於一偏矣動靜理均但靜字勢重耳此處更宜深玩之

動靜有終始賓主方其動也動為主靜為賓及其靜也靜為主動却為賓動極而靜則動却終靜却始靜極復動則動却始靜却終雖然方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不存也及其靜也

問答卷十三

三

動之理亦未嘗不存也

擇之云此段甚好但更欠說主靜之意

蒙學者之事始之之事也良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

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

誠敬如何分順之曰誠字體面大敬字却用力曰伊川曰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徹上徹下語如此敬亦是聖人事曰

固是畢竟將敬做誠不得到得誠則恭敬忠皆其蘊也

誠是實理聖人之事非專之謂也推此意則與敬字不同自分

明矣聖人固未嘗不敬如堯欽明舜恭己湯聖敬日躋是也但

自是聖人之敬與賢人以下不同耳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道也者陰陽之

理也

此說得之

致中和致極也與盡字同致中和便是盡性

此說亦是然致字是功夫處有推而極之之意克之書中亦講此段然其意亦雜幸并以此示之渠又論慎獨意亦未盡大抵

獨字只是耳目口鼻聞之所未及而心獨知之之地耳若謂指心而言而不謂之心蓋恐指殺似不然也故君子慎其心是何言耶

答石子重

口之於味等事其當然者天理也若槩謂之理則便只成釋氏運水般柴之說

不可離恐未育不可得而離之意以下文觀之可見

此一節當分作兩事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如言聽於無聲視於

問答卷十三

三

無形也是防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不知高明以為如何

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謹不睹恐懼不

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

所謂以下文觀之者如此

小人聞居為不善惡惡不加惡惡與也必見君子然後著其善

好善不如好好色也皆所以自欺而已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言於天下之德無

一定之師惟善是從則凡有善者皆可師也於天下之善無一

之之主惟一其心則其所取者無不善矣協猶齊也如所謂協

時月

答石子重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是爲仁自孝弟始也仁道之大而自孝弟始者以其卽愛親從兄之心習而察則仁矣然而不敢說必無犯上作亂故曰鮮其或有之以其習而不察故有子之言以人人有是心是以爲仁患在不察故爾表記曰事君處其位不履其事則亂也謂違君命爲亂此所謂犯上者犯顏作亂者違命也

孝弟順德犯上作亂逆德論孝弟却說犯上作亂底事只爲是他喚做孝弟恰似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一般君子則不然先理會箇根本根本既立道自此生易惟其已許順之云其爲人也孝弟猶是泛而論之如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肯可與知可能行非不孝弟也惟知務之不如君子也然孝弟順德終是不善之心鮮矣

問答卷十三

此二說大抵求之過矣鮮只是少聖賢之言大槩寬裕不似今人處迫便說殺了此章且看伊川說深有意味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伊川解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恕也又語錄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正解此兩句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近於仁矣然未至於仁也以有欲字耳前以爲仁後以爲恕而未仁二義不同若以有欲字便以爲未仁則我欲仁斯仁至矣亦有欲字不知如何

二先生說經如此不同處亦多或是時有先後或是差舛當以義理隱度而取捨之如此說則當以解爲正蓋其義理最長而亦先生晚年所自著尤可信也欲仁之欲與欲無加諸我之欲

又意不同不可以相比更推詳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明道曰動容貌周旋中禮暴慢斯遠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山齋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此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皆不著力是成德之事斯遠暴慢斯近信遠鄙倍猶云便遠暴慢便近信便遠鄙倍自然如此也伊川曰辭氣之出使至於鄙倍却是就遠字上用工上蔡云動也正也出也君子自敬處又曰緊要在上三字說不同如何

熹詳此意當以明道之說爲正上蔡之說尤有病克齋記說天下歸仁處先本云天下之人亦將無不以仁歸之後本云視天下無一物不在吾生物氣象之中先後意甚異畢竟天下歸仁當如何說

問答卷十三

初意伊川說後覺未穩改之如此乃呂博士說恐當以後說爲正蓋所謂伊川說亦止見於外書雜說中容或未必然也克齋記不取知覺言仁之說似以愛之說爲主近于細玩味似若知覺亦不可去蓋不知覺則亦必不愛惟知覺故能愛知覺與愛並行而不相悖恐亦無害於言仁但不可專以知覺爲仁耳醫者以四支頑痺爲不仁頑痺則不知痛痒又安能愛更乞開發

此義近與湖南諸公論之甚詳今畧錄一二上是亦可見大意矣一答胡廣仲書仁之說一答張敬夫書

答石子重

所疑荷批誨今皆已釋然蓋仁者心有知覺謂知覺爲仁則不可知覺却屬習也理一而分殊愛有差等殊與差等品節

之却屬禮施之無不得宜却屬義也禮也智也皆仁也惟  
仁可以包夫三者然所以得名各有界分須索分別不然混  
雜為一孰為仁孰為義孰為智

仁字之說甚善要之須將仁義禮智作一處看交相參照方見  
疆界分明而疆界分明之中却自有貫通總攝處是乃所謂仁  
包四者之實也近年學者專說仁字而於三者不復致思所以  
含糊渾泮動以仁包四者為言而實不誠其所以包四者之果  
何物也今得尊兄精思明辨如此學者益有賴矣幸甚

朱文公問答全集卷十四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陳明仲且建陽人

燕窮居奉養粗安義分無足言者惟是精力有限而道體無窮  
人欲易迷而天理難復寧平日以憂懼蓋未知所以脫於小人  
之歸者方念未能得叩餘論以自警發忽得來教乃知高明之  
見已如此自顧疲驚雖殫十駕之勤亦無以相及矣矍然驚歎  
不知所言至於反復再三則有不能無疑者蓋來喻自謂嘗有  
省處此心直與孔孟無異言行之間既從容而自中矣如此則  
是老兄之學已到聖賢地位尚復何疑而其後乃復更有學無  
得老將至之歎則又無以異於其所憂者此雖出於退讓不居  
之意然與初之所言亦太相反矣使素將何取信而能亡疑於  
長者之言耶又以其他議論參考之竊意老兄涵養之功雖至  
而窮理之學未明是以日用之間多所未察雖言之過而亦不  
自知也老兄既不鄙其愚而辱問焉熹雖淺陋亦不敢以虛厚  
意也區區管見願老兄於格物致知之學稍留意焉聖賢之言  
則反求諸心而加涵泳之功日用之間則精察其理而審毫釐  
之辨積日累月存驗擴充庶乎其真有省而孔孟之心殆可識  
矣示喻讀書之目恐亦太多姑以應課程可矣欲其從容玩味  
理與神會則恐決不能也程子之書司馬張楊之說不知其果  
皆出於一轍抑抑有所不同也此等處切須著眼不可尋行數  
墨備禮看過而已既荷愛予直以此道相期不覺僭易盡布所  
懷伏惟既以溫公之心為心必有以答之然說而釋從而改尚  
不能無望於高明也但能如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如

此若力兩三年間亦當自見得矣汪文蔚以呂申公爲準則其  
觀其家傳所載學佛事殊可笑彼其德器渾厚謹嚴亦可謂難  
得矣一溺其心於此乃與世俗之見無異又爲依違中立之計  
以避其名此其心亦可謂支離之甚矣顧自以爲簡易則吾不  
知其說也程子曰欲不學佛見得他小使自然不學真知言哉  
所示諸說足見留意便遽未暇條對大抵終有未脫禪學規模  
處更願於平易著實處理會不必以頓然有省爲奇只要漸覺  
意味明白淡長便是功效然亦不可存此計較功效之心但循  
循不已自有至矣

答陳明仲

前書所論不求安飽惟在敏於事上著力此恐倒却文意兼義  
亦不如此蓋惟無求飽求安之心乃能敏於事耳謹於言亦不

問答卷十四

專爲耻躬之不逮大凡言語皆當謹也愚見如此未知是否  
喻及論語諸說以此久不修報然觀大槩貪慕高遠說得過當  
處多却不是言下正意如首章論耻躬不逮便說古人誠實天  
地行迥神明今人作偽行詐欺世盜名都未合說到此且熟味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緊要用處是如何不必說向前  
去如此久之意味自別且如尹和靖講說便都無此簡約精緻  
極好涵泳也推此一章餘皆可見

答陳明仲

程集荷借及畧看一二處止是長沙初本如易傳序沿流作  
沂流祭文姪作猶子之類皆胡家以意改者後來多所改正可  
從子飛求之殊勝此本也

案承示經說比舊益明白矣然猶有推求太廣處反失本意今

不暇一一具稟異時而見當得一一指陳以求可否大抵讀書  
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復玩味朝夕涵泳便與本經正  
言之意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爲觀美  
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講學正要反復研窮方見義理歸宿  
處不可只畧說過便休也

向辱書喻有意於程氏之學甚善甚善然向聞留意空門甚切  
不知何故乃復舍彼而將求之於此豈亦知前之失而然邪抑  
以爲彼此初不相妨既釋而不害其爲儒也二者必有一矣由  
前之說則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須於此數書熟讀  
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熟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  
非如釋氏指理爲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  
得也此數書程氏與其門人高弟爲說甚詳試訪求之自首至

問答卷十四

尾循守加功須如小兒投書節節而進乃佳不可匆匆緝閱無  
補於事又不可雜以他說徒亂宗旨也如蘇氏若曰彼此不相  
妨儒釋可以並進則非淺陋所敢聞也

丞事如過割一條亦是民間休戚所係項在同安見官戶富家  
吏入市戶典買田業不肯受課據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  
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  
之中蓋不如此則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  
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嘗見友人陳元湧說昔年  
趙事吏部許公於邵陽許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法請問之則  
曰開收入丁推割產稅而已此可謂知爲政之本者願高明志  
之明道行狀及門人叙述中所論政事似指無事亦宜熟看殊  
開發人意思也

答陳明仲

所詢喪禮別紙具原顧亦考未精又適此數時擾擾不及致思恐未必是更可轉詢知禮之士庶不悞耳

別紙

靈席居中堂

家無二主似合少近西為宜

朔祭子為主

按喪禮凡喪父在父為主則父在子無主喪之禮也又曰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注云各為妻子之喪為主也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為主也今以子為喪主似未安

先遣柩歸而奉魂帛終喪埋帛立主時在官所

此於古無初既不能盡從古制即且如此亦可然終不是也

問答卷十四

奉祀者題其子

此亦未安且不須題奉祀之名亦得

廟別三世別設一世於其下

禮卒哭而耐於祖姑三年而後入廟今既未葬則三虞卒哭之制無所施不若終喪立主而耐耐畢而家廟旁設小位以奉其主不可於廟中別設位也愚見如此未知是否告更以溫公書儀及高氏送終禮參考之當有定論也

答陳明仲

喻及喪禮踰非主祭之疑此未有可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主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畧如巾服或忌日之服可也更告傳詢於禮者議之

答陳明仲

祭禮比得音亦及此數條各已隨事釐正如祀祭只用元妃繼室則為別廟或有庶母又為別廟或妻先亡又為別廟弟先亡無後亦為別廟與伯叔祖父之無後者凡五等須各以一室為之不可雜也冬至已有始祖之祭是月又是仲月自當特祭故不更別祭其他俗節則已有各依鄉俗之文自不妨隨俗增損但元旦則在官者有朝詣之禮恐不得專精於祭事鄉里却止於除夕前三四日行事此亦更在斟酌也忌日服制王彥輔慶史載富鄭公用垂脚鞋紗襪頭懸布衫脂皮帶如今人禱服之制此亦未得汪丈報不知以為如何也

答陳明仲

喪服前書已具去昨日又畧為元伯道一二恐古制未明或且只用四脚襦衫之制亦可但虞祭後方可釋服然後奉主歸廟耳自啓殯至虞其間吉禮權停可也次日恐亦未宜遽講賀禮恐令嗣有未安尊兄以禮意喻之則無疑矣此最禮之大節精意所在衣裳制度抑其次耳

問答卷十四

答陳明仲

苟欲關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辨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

答陳明仲

不遠遊與三年無改各是一章文義自不相蒙或欲牽合強為一說非聖人本意也竊謂夫子此言只是發明孝子之心耳蓋父之所行雖或有所當改然苟未至於不可一朝居則為之子者未忍遽革而有待於三年亦可見其不忍死其親之心矣此

心是本但能存得此心則父之道或終身不可改或終日不可行皆隨其事之輕重而處之不失其宜矣聖人特指此心以示人所謂貫徹上下之言而豈曰始以是為中制也哉若如所論章句文義固已不遍而其間又極有善義理處夫謂三年而免於父母之懷者責宰予耳父母之愛其子而子之愛其親皆出於自然而無窮豈計歲月而論施報之為哉若所謂中乃天理人倫之極致隨時而所在不同以禹稷顏子之事觀之則可見矣今日姑以中制言之則是微於中上落下之間指為一定之中以同流俗合汙世而已豈聖人之所謂中也哉

答陳明沖

為長府與季氏聚飲事相因與否不可知不必附會為說子路鼓瑟不和蓋未能盡變其氣質所云未能上達不已語不親切

問答卷十四

屢空之空恐是空乏屢至空乏而處之能安此顏子所以庶幾於道也下文以子貢貨殖為對文意尤分明若以空為心空而屢空猶復則顏子乃是易傳所謂復善而不能固之人矣何以為顏子

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為政但謂為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得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况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為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為佞而惡之

會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胸次洒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故雖夫子有如或知爾之問而其對亦未嘗少出其位焉蓋

將終身於此者而其語言氣象則固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但其下學工夫當未至此故夫子雖喟然嘆之而終以為任也克己之目不及思斷論大槩得之然有未盡意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為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為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徧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箴意正如此試熟玩之亦自可見

學固以至聖為極習固是作聖之方然恐未須如此說且當理會聖賢之所學者何事其習之也何術乃見入德之門所謂切問而近思也人不知而不愠和靖所謂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

問答卷十四

愠之有者最為的當蓋如此而言乃見為已用心之約處若以容人為說竊恐為己之心不切而又涉乎自廣狹人之病其去道益遠矣嘗見或人說此乃有容天論此又欲大無窮而不知其陷於狂妄者也

答李伯諫 宗思 建安人

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為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舍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之語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取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此亦來書中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



廢者其在茲乎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為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按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

來書云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堂奧而已窺其藩籬矣熹竊謂聖人道在大經若日星之明程氏之說見於其書者亦詳矣然若只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畧曉文義便為得之則當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而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饑餓終其身而不致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對祿未仕者忘饑寒此游學此亦必有講矣試將聖學做禮樣看日有孜孜竭才而進竊恐更有事在然後程氏藩籬可得而議也

問答卷十四

來書謂聖門以仁為要而釋氏亦言正覺亦號能仁又引程氏之說為證熹竊謂程氏之說以釋氏窮幽極微之論觀之似未肯以為極至之論但老兄與儒者辨不得不借其言為重耳然儒者言仁之體則然至語其用則蘊蘊必察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此體用所以一源而顯微所以無間也釋氏之云正覺能仁者其論則高矣美矣然其本果安在也

來書引天下歸仁以證滅度眾生之說熹竊謂恐相似而不同伊川先生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試用此意思之毫髮不可差等則入於異學矣

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為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為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為非熹謂所謂已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為

已而就此起計較生靈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禮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皆由於此今以為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此亦來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吝無心之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為是則克己乃是無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為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為此二本而歧其辭也

來書云輪回因果之說造妖捏怪以誑愚惑眾故達磨亦排斥之熹竊謂輪回因果之說乃佛說也今以佛為聖人而斥其言至於如此則老兄非特叛孔子又謗佛矣豈非知其說之有所窮也而為是遁辭以自解免哉抑亦不但已於謬者而姑為此計以緩其攻也嗚呼吾未見聖人立說以誑愚惑眾而聖人志

問答卷十四

徒倒戈以伐其師也執謂本末殊歸首尾衡決如是而尚可以為道乎

來書云韓退之排佛而敬大顛則亦未能排其佛也熹謂退之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而已其與原道所稱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者果如何耶

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熹謂性無偽冒不必言真未嘗不在何必言在蓋所謂性即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謂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為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真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

謂廉賈五之不可不謂之貨殖也伊川之論未身

未易遽曉他日於儒學見得一箇規模乃知其不我欺耳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侷者為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

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意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

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

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

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忽矣然其意

不然特老兄未之察耳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

夫耳但其用功却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却不曾著此所

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

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楊柳之根株則生楊柳之枝葉

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參末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

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來書云不

能於根株之外別致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

其巧也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

外不侷之意矣然來書之云却是從儒向佛故借藉先生之言

以為重若真胡種族則亦不肯招認此語矣如何如何

來書云以理為障者特欲去其私意小智蓋謂認私意小智作

理字正是不識理字來書又謂上蔡云佛氏不肯就理者為非

蓋謂若不識理字則此亦未易以口舌爭也他日解此乃知所

言之可笑耳

來書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事釋

教本死生本人事故緩於見性本死生故急於見性蓋謂既謂

之本則此上無復有物矣今既二木不知所同者何事而所謂

傷本人事緩見性者亦殊無理三聖作易首曰乾元亨利貞

思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孔子言性與天道而孟子道性

此為本於人事乎本於天道乎緩於性乎急於性乎然著急字

俗儒正坐不知天理之大故為異說所迷反謂聖學知人事而

不知死生豈不誤哉聖賢教人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終始

本末自有次第一皆本諸天理緩也緩不得急也急不得直是

盡性至命方是極則非如見性之說一見之而遂已也上蔡云

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論意此語

剖析極精試思之如何

來書云子貢之明達性與天道猶不與聞蓋竊謂此正癡人前

說夢之過也來書又謂釋氏本死生悟者須徹底悟去故祖師

以來由此得道者多蓋謂徹底悟去之人不知本末內外是一

是二二則道有二致一則死生人事一以貫之無所不了不知

傳燈錄中許多祖師幾人做得堯舜禹稷幾人做得文武周孔

須有徵驗處

來書云特聖人以中道自任不欲學者躡等蓋謂此正是王氏

高明處已中庸處人之說雖由官力詆之矣須知所謂不欲學

者躡等者乃是天理本然非是聖人安排教如此譬諸草木區

以別矣且如一莖小樹不道他無草木之性然其長須有漸是

亦性也所謂便欲當人立地成佛者正如將小樹來噴一口水

便要他立地干萎蔽日豈有是理便欲當人立地成佛

幻術亦不可謂之循理此亦見自私自利之規模處

來書云引大易生死之說程氏語默日月洪爐之論蓋按此四

者之說初無一致來書許其三排其一不知何所折衷而云然

問答卷十四

問答卷十四

然則所許三說恐未得其本意也。意以為不必更於此。且當按聖門下學工夫求之久。自上達所謂未知生焉知死也。來書云聖人體易至於窮神知化未之或知之妙。竊疑此語脈中有病。又云生死之際必不如是之任滅也。竊謂任滅二字亦是釋氏言之。聖人於死生固非任滅。亦初不見任滅之病。前段

來書云曹恭揚億不學儒不害為傳人。蓋前言已奉發矣。而細思之則老兄固云夫子之道乃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今乃有不學儒而自知道者。則夫子何足為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也。且仁義禮樂果何物乎。又曹恭揚億二人相擬。正自不倫。曹恭揚在漢初功臣中。人品儘處。疎後來却能如此。避正堂舍蓋公治。實相漢兵民休息亦非常人。做得其所見似亦儘高。所可惜者未聞

問答卷十四

聖人之道而止。於是耳。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畧有可觀。而矜子特以為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子之道。則於死生之原。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存憶。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事見蘇黃門龍川制志第一卷之末。蘇公非語佛者。其言當不誣矣。然則此二人者。雖皆未得為知道。然億非參之論也。子比而同之。過矣。蓋老氏之學。淺於佛。而其失亦淺。正如申韓之學。淺於楊墨。而其害亦淺。固論二人說及之。亦不可不知也。

來書云。監官講義。急於學者。見道便欲入立地成佛。蓋於前段已論之矣。然其失亦不專在此。自是所見過中。無著實處。氣象之間。蓋亦可見。

來書所謂發明西洛諸公所未言者。即其過處也。嘗聞之師曰。二歐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肯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見到處。却有病。此語極有味。試一思之。不可以為平常而忽之也。

答李伯諫

承喻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為人而不為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為外事。若實有為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造以道者。蓋

問答卷十四

其所謂濼者。乃功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濼也。豈離外而內惡。濼而濼。舍學問思辯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至於易之為書。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無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內非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鄙意如此。故於來喻多所未安。竊恐向來學佛病根。有未除者。故敢以告。然恐亦未必盡當於理。惟高明擇之。

答李伯諫

誦誦勤勤。幾荷不鄙。然人之為學。各有所見。豈能必於盡同。亦各信其所信。而勉焉耳。今高明所造日濼。日遠。而愚蒙底濼。不能受其初心。竊意必無可達之理。來書乃欲曲加遮諱。期之異。

日雖荷眷舊之私然恐亦徒爲說辨而無補於進修之實也謹此少謝厚意之辱伏幸哉

答吳公濟 樞說齊魯安人

來書云儒釋之道本同末異竊謂本同則末必不異末異則本必不同正如一木是一種之根無緣却生兩種之實來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則兼人鬼生死而言之意按伯諫書中亦有此意已於答伯諫書中論之矣他日取觀可見鄙意抑又有說焉不知生死人鬼爲一乎爲二乎若以爲一則專言人事生理者其於死與鬼神固已兼之矣不待兼之而後兼也若須別作一項窮究曉會則是始終幽明却有間隔似此見處竊恐未安

來書云夫子罕言之者正謂民不可使知恐聞之而生惑竊謂

問答卷十四

聖人於死生鬼神雖不切切言之然於六經之資格物誠意之方天道性命之說以至文爲制度之間名器事物之小莫非示人以始終幽明之理蓋已無所不備若於此講究分明而心得之則仰觀俯察洞然其無所疑矣豈聞之而反有所惑耶但人自不學故聖人不能使之必知耳非有所秘而不言也今乃反謂聖人秘而不言宜其惑於異說而不知所止也

來書云賢士大夫因佛學見性然後知夫子果有不傳之妙論語之書非口耳可傳授蓋謂論語固非口耳所可傳授然其間自有下工夫處不待學佛而後知也學佛而後知則所謂論語者乃佛氏之論語而非孔氏之論語矣正如用琵琶琴筆方響而音韻

善云因語孟見理然後知佛氏事理俱無礙之說竊按上文

言因佛學見性此言因語孟見理與性同乎異乎幸剖析言之以就末語但恐真見語孟所言之理則釋氏事理無礙之間所礙多矣

來書云幽明之故死生之說晝夜之道初無二理明之於幽生之於死猶晝之於夜也鬼神之情狀見乎幽者爲不可誣則輪回因果之說有不可非者謂上智不在此域可也謂必無是理不可也竊謂幽明死生晝夜固無二理然須是明於大本而究其所自來然後知其實無二也不然則所謂無二者恐不免於備纏牽合而反爲有二矣鬼神者造化之跡佛語乃二氣之良能也佛語不但見乎幽而已以爲專見乎幽似此未識鬼神之爲何物所以溺於輪回因果之說也佛語對禮樂而言之大抵未嘗熟究聖人六經之旨而遽欲以所得於外學者籠罩應度言之

問答卷十四

之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至又謂不可謂無此理特上智不在此域此尤害理蓋不知此理是合有耶合無耶以爲不可謂必無是理則是合有也合有則盈天地之間皆是此理無空闕處而上智之人獨不與焉不知又向甚處安身立命若是合無則凡此所謂不可無之理乃衆生之妄見而非真諦也此其與聖人之心大相遠矣而曰聖人無兩心吾不信也

答趙佐卿 善佐邵武人宗室

所示易說足見玩意之深不勝歎服此經舊亦嘗伏讀然每病其未有入處乃承見喻使反復其論蓋久不知其所以對也願厚意不可以終辭姑以己意畧疏其後未知當否惟高明裁之俟有以警之則幸甚大抵聖經推論孟文詞平易而切於日讀之疑少而益多若易春秋則尤爲隱奧而難知者是以平

日畏之而不致輕讀也

答曹晉叔 建去八

近仁之說來喻固未安擇之說亦有病竊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功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為近可下功夫若只守却剛毅未訥四字要想象思量出仁體來則恐無是理也

答林擇之 用中 古田人

熹以崇安水災被諸司檄來與縣官議賑恤事因為之遍走山谷間十日而後返大率今時肉食者漠然無意於民直是難與圖事不知此箇端緒何故汨沒得如此不見頭影因知若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為之理王丞文字足罷去因力薦何叔京

問答卷十四

攝其事若得此人來將來檢放一段事須有條理但只恐才不足然終是勝今日諸公耳此水所及不甚廣但發源處皆是高山裂石漏水川原田畝無復東西皆為巨石之積死傷幾百人行村落間觀其漂蕩之路聽其冤號之聲殆不復能為懷所寄李先之記文體而其佳趣向甚正但緊切處殊不端的只云此為仁此為義却何如便由此而用之且若真知仁義之實則又不可云以誠而意以正而心此類非一大抵此是尤緊切處只如此他可勿論也恐更有可措處因來更論之以起情氣也

答林擇之

熹奉養性安舊學不敢廢得擴之朝夕議論相助為多幸甚敬矣得書覽主觀過之說因復細思此說大害事復以書扣之擴

之錄得葉子奉呈不知詳之以為如何也伯達來問造端夫婦之說偶亦嘗思之前此說得洗滌不縝密今答之如此擴之亦已錄去矣近見古人下工夫處極是精密日用之間不敢不勉庶幾他時相見或有尺寸之進耳敬夫又有書理會祭儀以墓祭曾祠為不可然二先生皆言墓祭不靈義理又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於時祭今人時節隨俗燕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益嘗用之今子孫不察此而能然於祖宗乎此恐太泥古不盡如事存之意方欲相與反復庶歸至當但舊儀亦甚草草近再修制頗可觀一歲只七祭為正祭向元日以下皆用告廟之禮以薦節物於隆殺之際似勝舊儀便遠未及為去

答林擇之

問答卷十四

熹侍旁如昨祠官再請若更不得請當如所戒近事則無可說觀左史之除可見綱紀之紊但如諸公若不相捨不得不一行又聞亦有招致南軒之意果爾猶或庶幾但恐終不能用爾所欲言甚眾遠書不欲多談可默會也元履竟為按路所逐雖其多言未必一一中節亦坐膺菜四出之故然其為吾君謀也則忠士大夫以言見逐非國家美事亦使幽隱之賢難自進耳近得南軒書諸說皆相然語但先察識後涵養之論執之尚堅未發已發條理亦未甚明蓋午易舊說猶待就所安耳敬以直內為初學之急務誠如所論亦已報南軒云釋之於此無異論矣此事統體操存不作兩段日用間便覺得力嘗驗之否康節云若非前聖開蒙者幾作人間小丈夫誠哉是言近讀易傳見得陰陽剛柔一箇道理儘有商量未易以書見也兩段之疑動靜之說甚佳赤子之心前書已嘗言之謂言其體則無窮少長之別今日赤子之心已足

指其用 前此似亦未理會到此試為思之如何來論謂其言非  
寂然不動與未發不同為將動靜做不好說似初無此意但言  
不專此而言則兼已發發通之用在其中耳今者只如前書推  
明程子之意則亦不須如此分別費力矣

答林擇之

此有李伯諫往時溺於禪學近忽微知其非昨來此留數日蔡  
季通亦來會刺論不置遂有書去舊習此亦殊不易蓋其人資  
稟本佳誠心欲為為己之學雖一邊陷溺而每爭講究求合義  
理以故稍悟天命之性非虛空之物然初猶戀著舊見謂不相  
妨今則已脫然矣可尚尚仲尼焉學體物而不可遺齊王正  
月說如何谷神不死此數義近皆來問者幸各以教誨明之遺  
書論天地之中數段亦告為求其旨見喻更以周禮序天文志

問答卷十四

系之為佳

答林擇之

昨得晉叔書說剛毅本訥近仁示擇之嘗告以仁者人所以肖  
天地之機要須就發見處看得通神自然識得細看此說似非  
所以曉人乃所以惑人晉叔緣此說得來轉沒交涉不免就其  
說答之似稍平穩今設錄去不知還更有病否孔門求仁功夫  
似只是如此者實說未有後來許多玄妙也通神之語恐亦有  
病况不務涵養本根而直看發處尤所未安仁者人所以肖天  
地之機要此句極好然却只是一句好說話正如世俗所謂卦  
影者未知仁者定理會不得知仁者又不消得如此說與它要  
之聖賢言仁言不知此說論語孟子可見矣如何如何

答林擇之

所答之公問甚精當亦嘗答之只誤得大槩不能如此之密

然動發父且看語盡大學其意亦如所示也仲弓一段人迫切  
氣實與致致所及似禁不得如此鉅也晉叔亦是自修  
意諸公覺得且如此何丞運得書亦未有進處餘則不問問也  
季通兩日儘得講論亦欲附書未暇渠終是未專一若降伏得  
此病痛下方有可用力處已發告之未知如何終日憤憤自故  
不了更添得此累思與善釋之相聚觀感警益之助何可得耶  
嗒仰非虛言也昨日書中論未發者看得如何兩日思之疑舊  
來所說於心性之實未有差而末發已發字頓放得本甚穩當  
疑未發只是思慮事物之未接時於此便可見性之體段故可  
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也發而中節是思慮事物已交之際首  
得其理故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心則通貫于已發未發之

問答卷十四

間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云云舊是遺書所記  
不審今以此勸之無一不合信乎天下之書未可輕讀聖賢指  
趣未易明道體精微未易究也

答林擇之

大山為高矣然大山頂上已不屬大山此喻道體之無窮而事  
業雖大終有限量故下文云云意可見也又既得後復放開  
此亦非謂須要放開但謂既有所得自然意思廣大規模闊  
須字如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所得只是守爾蓋以放開與否  
為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須放教開則大害事矣上蔡論  
恭叔放開試早此語亦有病也為飛魚躍察見天理正與中庸  
本文察字異指便入堯舜氣象亦只是見得天理自然不煩思  
勉處爾若實欲到此地位更有多少功夫而可易其言耶疑上

禁此語亦傷快也近來玩索漸見聖門進趨實地但苦情廢不能如人意爾

答林擇之

竹尺一竹頰以夏至日依法立表以測其日中之景細度其長短示及孟說正欲頰訂正俟見面納向來數書所講亦併候面論但顯道記憶語中數段予細看皆好只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此但論道體之無窮而事繁雖大終有限量耳故下文云云意可見矣欽夫春來未得書開歲前屢對上意甚向之然十寒衆楚愛莫助之未知竟何如耳鄭丈至誠樂善當時少比必能相親其德器粹然從容厚重亦可佳也

答林擇之

此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

問答卷十四

三

所以事事減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上說便有又况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謂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近畧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轉轉幹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便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善事處便是才高無可改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答林擇之

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欲斲乃知敬字之功觀

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入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慄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答林擇之

所論頗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此來想亦只如此用功喜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所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况真能久邪但當益加勉勵不致少弛其勞耳拙齋和篇莊重和平讀之如見其人頗為多致謝意莊子詩亦皆有意味但可惜只玩心於此耳竊恐論語孟程之書平易真實處更有滋味從前咬嚼未破所以向此作活計然不敢僭易獻此說願無以謝其不鄙之意只煩擇之從容為達此懷也呂公家傳懷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

問答卷十四

三

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背病此所以流於異學而不自知其非耶而作此傳者又自有不可曉處如云雖萬物之理本末一致而必欲有為此類甚多不知是何等語又義例不明所載同時諸人或名或字非復非賢皆不可考至於蘇公則前字後名尤無所據豈其學無綱領故文字亦象之而然耶最後論佛學尤可駭歎程氏之門千古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背展之甚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如此疑若不叛於道而窮理不精錯謬如此流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為所誤益非特秀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奈何奈何



所論大抵皆得之然鄙意亦有未安處如謂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覓則莽莽蕩蕩愈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為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礙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以虛空沙界為己身而不知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為歲首而不改月號亦必以孟于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為正月而不改時者後工之編文不改時者天時不可改也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考之

問答卷十四

三

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錯亂無章也愚見如此而考之劉質夫說亦云先書春玉正月而後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為夫子所加也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又似元有此字而杜元凱左傳後序載漢家竹書乃晉國之史却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則又似胡氏之說可為據此間無竹書煩為見拙齋扣之或有此書借錄一兩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漢書元年冬十月注家以為武帝改用夏時之後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此亦更煩于細詢考也金聲或洪或殺清濁萬味玉聲清越

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作也八音克諧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序亦有不可紊者焉蓋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雖一而所歷之變洪纖清濁亦無所不具於至一之中聖人之知精粗大小無所不周聖人之德極粗大小無所不備其始卒相成蓋如此此金聲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之所得與也然即其全而論其偏則纖而不能洪清而不能濁者是其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乎金聲而遠以玉振之雖其所以振之者才嘗有異然其所振一全一闕則其玉之為聲亦有所不能同矣此與來喻大同小異更請詳之却以見告仲尼焉學舊來說得太高詳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特言文武而又以未墜於地言之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但向來論高底意思將此一句都購過了李光祖雖亦曲為之說然費氣力似不若四平放下意味澆長也但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是有箇生而知之底本領不然則便是近世博考之學而非所以為孔子故于貢之對雖若遜辭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隱矣

問答卷十四

三

答林擇之

遊山之計東萊借人行有日矣得伯恭書却欲此來遂復中輟山水之興雖未能忘然社門省事未必不佳也潘丈之政為閣中第一其愛民好士近世誠少此恨未識之耳端叔向見欽夫稱之恭叔昨在建寧得一見匆匆不能款然知其惑於世俗高妙之虛談矣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為此說者立論高

高用功官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唯恐不及  
往往其事物號畧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  
學禪之不至者而自託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  
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為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  
知深可悼懼也擇之既從其招致要當有以開之使決然無惑  
於彼乃為不負其相向之意然擇之向來亦頗有好奇自是之  
弊今更當虛心下意向平實處加潛玩澆灌之功不令小有自  
主張之意則自益益人之功庶乎其兩進矣

答林擇之

所示疑義已畧悉端叔叔惠書極感其意但如此用功鄙意  
不能無疑要須犯此事來做一平常事看朴實頭做將去久之  
自然見效不心如此大驚小怪起模畫樣也且朋友相聚逐日

問答卷十四

十四

相見晤語目擊為益已多何必如此切切動形繼筆然後為講  
學耶如此非惟勞擾無益且是氣象不好其流風之弊將有不  
可勝言者可試思之非小故也其間所論操存涵養若分別  
先後已是無緊要而元禮忽然生出一句心有未嘗放者遂就  
此上生出無限枝葉不知今若苦理會得此一句有甚緊切日  
用為己功夫處耶又如可欲之善向來說得亦太高了故端叔  
所論雖失之而擇之亦未為得也擴之云己子細報去此不復  
續續矣卷星二段却好大抵說得是當自然放下穩帖無許多  
枝蔓詭隱處且如二公所論可欲之善是欲向甚處安頓也

答林擇之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長處樂後說得之蓋君子而不仁者有  
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此皆所謂不仁者但所失亦有淺深

久連之差耳大抵聖人之言雖渾然無所不包而學者却要見  
得中間曲折也

好仁者無以易其所好則尚自尚也德不仁者不使加乎其身  
則加自加也若謂人不能加尚之恐未遽有此意也兼我方惡  
不仁於此又安能必彼之不見如乎用力於仁又是次一等人  
故曰蓋有之矣若好仁惡不仁之人則地位儘高直是難得禮  
記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正是此意  
曹交識致凡下又有挾黃求安之意故孟子拒之然所以告之  
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使其因此明辨力行而自得之則知  
孟子之發已也淡矣顧交必不能耳

子思泄柳之事恐無空留行道之別但謂穆公之留子思出於  
誠意今客之來非有王命耳

問答卷十四

十四

程子有言志壹氣壹專一之意若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  
在喜怒豈不動志當只依此說來喻此一段皆好但此兩句正  
倒說却與本文下句不相應耳  
按喪服傳出母之服甚但為父後者無服耳子思此事不可曉  
兼汗隆之說亦似無交涉或記者之誤與  
易黃事據曾子自言則非不知者蓋因季孫之賜而用雖有所  
緣然終是未能無失但染扶而易之當下便水消凍釋耳  
文之不可無質質之不可無文若質而不文則虎豹之鞶飾  
大羊之鞶矣鞶須縷說細看來喻却覺文義不通天以誠命  
萬物萬物以誠順天此語固有病而所改云天命萬物萬物委  
大誠也亦枯槁費力若曰天之命物也以其誠誠之在物也謂  
之天不知如何

答林擇之

誠之在物謂之天。前書論之已詳。來書所說依舊非本意。則此語乃本物與無妄之意。天命散在萬物而各為其物之天。月意雖如此。然窮管迫切自覺殊非佳語也。觀過知仁。只依伊川說。更以和靖說足之。聖人本意似不過如此。記曰仁者之過易辭也。語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如此推之亦可見矣。

子張所問子文文子只說得事不見其心。所以處此者的實如何。所以見他仁與不仁。未得伊川云若無善慍何以知其非仁乎。如此理會方見得聖門所說仁字直是親切。若如五峰之說却說出去得更遠了。與仁字親切處轉無交涉矣。知言中說仁切脈觀雜之說固佳。然方切脈觀雜之際便有許多曲折。則一

問答卷十四

十一

心二用自相妨奪。非唯仁不可見而脈之浮沉緩急雜之形色意態皆有所不暇觀矣。竊意此語但因切脈而見血氣之周流因觀雜難而見生意之呈露。故即此指以示人。如引醫家手足頑痺之語。舉周子不去庭草之事。皆此意。對若如來論觀雜之說。文義猶或可通。至切脈之云則文義決不如此。又所云同一機者。顯無無垢可法。

孟敬子問疾一章。但看二先生及尹和靖說可見會子之本意。而如上蔡之為強說。次蓋非惟功夫淺迫。至於文義亦說不去也。

盡心之說。謂盡字上更有工夫。恐亦未然。

答林擇之

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倚著一偏之患。亦未有過

與不友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為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所謂所以狀性之體段。所謂中者。性之德。所謂無倚著處。皆謂此也。擇之謂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子細。然伊川先生又曰。中即道也。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此言又何謂也。蓋天命之性者。天理之全體也。率性之道者。人性之當然也。未發之中。以全體而言也。時中之中。以當然而言也。要皆指本體而言。若呂氏直以率性為循性而行。則宜乎其以中為道之所由出也。失之矣。

答林擇之

何事於仁。恐是何止於仁。但下兩句却須相連說。蓋博施濟眾非但不止於仁。雖聖人猶以為病。非謂仁者不能而聖者能之也。民鮮久矣。只合依經解說。但中庸民鮮能久。緣下文有不能

問答卷十四

十一

若月守之說。故說者皆以為久於其道之久。細考兩章。相去甚遠。自不相蒙。亦只依合論語說。蓋其下文正說道之不明不行。鮮能知味。正與伊川意合也。前寄三章大槩皆是。但語氣有未粹處耳。石兄向論在中之說甚精密。但疑盡已便是用此。則過之大。抵此盡已推已皆是賢人之事。但以二者自相對待。便見體用之意。盡已是用上工夫。若聖人之忠恕則流行不息。萬物散殊而已。又何盡已推已之云哉。師訓中一段極分明。正是此意。可更詳之。

答林擇之

若厭之。其說甚佳。其頗未盡處。蓋答其善復詳言之。仁若於用。用本於仁。當時自不滿意。今欲以仁者心體之全。其用隨事

而見所舉伊川先生格物兩條極親切上蔡意固好然却只是說見處今日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致知個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窮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答林擇之

所引人生而靜不知如何看靜字恐此亦指未感物而言耳蓋當此之時此心渾然天理全具所謂中者狀性之體正於此見之但中庸樂記之言有疎密之異中庸微頭徹尾說箇謹獨工夫即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之意樂記却直到好惡無節處方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行交物之引然後差也蓋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紛擾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此道也二先生蓋屢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為近之然未免有病傳聞李先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淡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皆言之但當時既不領厚後來又不檢思遂成蹉過孤

問答卷十四

三九

此致翁年云云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只以此觀之亦自可

見蓋包括無窮意義而言之初不費力此其所以難及耳

答林擇之

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識以上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為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日即日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為學之序也又云涵養則其本益明進學則其智益固表裏互相發也此語甚佳但所引三傳靜自始學以至成德節次隨處可用不必以三語分先後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爾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而基底不亦太急迫乎敬字通貫動靜但才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體素立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

問答卷十四

三九

伊川論中直靜之字謂之就常體形容是也然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真湛然而已豈非常體本然未嘗不靜乎惟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感既息則未有不復其常者故意常以為靜者性之貞也不審明者以為如何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賓主兩觀此則學者用工固自有次序須先有體立脚處方可省察就此進步非謂靜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用得兩前此所論敬義即此理也

答林擇之

精一之說誠未盡但擇之之說乃是論其已然須見得下工夫底意思乃佳伊川云惟精惟一言專要精一之也如此方用力處如擇之之說却不見惟字意思如何前日中和之說看得如何但恐其間言語不能無病其大體莫無可疑數日來玩味此意日用間極覺得力乃知日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純熟而氣象浮淺易得動搖其病皆在此湖南諸友其病亦似是如此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着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用此意看遺書多有符

問答卷十四

三

合讀之上下文極活絡分明無凝滯處亦曾如此看否

答林擇之

心有忿懣之說似亦無可疑心字只是喚起下文不得其正字非謂心有是四者也遺書云易無思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向來欲添非字以今觀之似不必然此意蓋明聖人之所謂無非渙然無所為也特未嘗作為耳只此便是天命流行活潑潑地戒之者非聖人之自戒特以作為為不可耳大抵立言欲寬舒平易云云

答林擇之

戒夫作為此對老子之無為而言既不為老子之無為又非有所作為此便是天命流行為魚躍之全體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未嘗離此然體用自殊不可不辨但當識其所謂一源者耳

答林擇之

發而隱一節正是叩其兩端處其實君臣父子人倫日用無所不該特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尤切近處而君子之道所以造端其微乃至於此而莫能破也但熟味上下文意及為飛魚躍上下察之意即見得顯微巨細渾是此理意義曉然也

答林擇之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檢點氣習偏處意欲與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感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

問答卷十四

三

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林擇之

近見甫中西銘解義其胡公說莫是向來所說呂氏別本否謂之胡說固非然恐亦不是呂說似初無甚發明不知何人所作而如此流行誤人兼其後有數段言語極可怪也

答林擇之

敬夫寄得書論二先生事實中數段來改正謬說所助頗多但記二蘇排伊川處只欲改正云同朝之士有不相知者其說以為二蘇之於先生但道不同不相知耳不審賢者以為如何又欲削去當夷父張茂則兩段以為決無此事他議論亦尚多不能一一及之甚恨地遠不得相與訂正也

答林擇之

游尉能與師魯游必有志者因一見之啓其要未見他事且令於百姓分上稍察些不可得身心亦是一事也

答林擇之

知言序如所論尤有精神又照管得前來貫穿甚善甚善寄得柳學癩齋二記其文亦此類不知何故如此不但是言語文字之病試爲思之如何書中云常與右府書云願公主張正論如大山之安綱總國事無累卵之慮此語却極有味大抵長於偶語韻語往往嘗說得事情出也湘江諸人欲心不知果能便消否第恐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耳渠如此易其言正如廣仲說納交要與易去一般

答林擇之

問答卷十四

十一

酒語已領前日讀之不詳但所疑悉如來示然初亦不曾得致思但覺礙人耳

答林擇之

所論聞人說性說命說仁說學等語自覺羞愧此又矯枉過直之論其下論注疏與諸老先生得失亦然大抵近見擇之議論文字詩篇及所以見於行事者皆有迫切輕淺之意不知其病安在若如此書所論則凡經典中說性命仁學處皆可剔而盡張諸公著述皆可焚矣願深察之此恐非小病也

答林充之

古明人

所論陰陽動靜之說只以四方五行之位觀之便可見矣優柔平中如充之所論得之中字於動用上說亦然明道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卽此意也然只云於動用上

說却覺未盡不若云於動用上該本體說如何喪事不敢不勉恐只是一句程子亦有云喪事人所不勉恐解中亦且欲成文不免如此作句未必以四字包上三字也不成章不達此通上下而言所謂有節次者是也伊川所引充實光輝特舉一事以明之耳非必以成章專爲此地位也

答林充之

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爲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爲佳不然謂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益淺耻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

問答卷十四

十一

答蔡季通 元定稱西山先生語

昨日土狀必已達此人至又擇者三復感歎不能自已所謂一  
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費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  
須然後真可以修懲辨惑而成徒義崇德之功不然則向來竊  
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於此亦可驗矣自今  
以往設使真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  
祗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易說三條昨亦思之  
此上下文本自通貫前此求其說而不得故各自為說而不能  
相通耳洗心齋戒特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  
而與民同慮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

問答卷十五

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相類此下所言  
闔闔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闔闔  
而無窮者以其有是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  
矣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可見故聖  
人因之畫為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  
畫耳前所謂易有太極者恐未可以畫信也愚意如此不審如

又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  
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  
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  
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成

善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謂氣之所為  
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為善皆  
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為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  
形則其流為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為危非若道  
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  
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為一身萬事之主而  
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為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  
間而自然無不中矣凡物判判之初且當論其善不善二者既  
密其善不善也允執厥中則無過不及論其中不中惟精惟一所以  
及而自得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  
述之固未嘗宜以形氣之發盡為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純粹  
之時如來論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  
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為道心

問答卷十五

而欲據之以為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難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  
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為主也難言養氣而其所用  
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  
論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  
亦覺有差但既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又

所論以禮為先之說又似識造化之云不免倚於一物未是親  
切工夫耳大抵濂溪先生說得的當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  
當如此警地節自然有箇省力處無規矩中却有規矩未造化  
時已有造化然後本隱之顯推見至隱無處不脗合也

又

觀過說猶未安前日二生所寫告為收毀仍試別加思索只於



飲夫舊說中去得昨來所攻之病便自妥帖簡當也固復記書  
告身爲校正示及書堂誠欲速就然當使伯夷築之乃佳耳  
小兒輩又頗收教尤劇愧荷但放逸之久告痛加編的爲幸所  
示孟子數說未及細觀畧看大意皆好但恐微細有所未盡耳  
所與子直書論大本處甚佳雖云凡聖本同亦有明與不明之  
異昨見子直說及正疑其太儻何今得此書乃釋然耳

通鑑東漢已後却未用得然昨日畧看更有一例如人主稱上  
稱車駕行幸皆臣子之詞我師我行人之屬皆內詞皆非所宜  
施於異代此類更須別考也但無道之君無故而入諸臣之家  
無詞以書只當書幸以見其出於私恩耳餘卷想看了若行李  
暫出告并所編例示及所欲改處望子細開論也環中圖已見  
之初意書中別有密傳耳樂圖會理會否此便是七均八十四

問答卷十五

三

詞之法變當是變徵固當是變宮耳疑大樂亦只是如此推校  
但律之高下未有準則王朴之樂想亦只是得此法而不得律  
之高下所云黃鐘之管與今黃鐘之聲相因而推之得十二  
律乃是只以當時見存之律爲準如此安能得其真耶故歐公  
云凡其所爲當時莫敢難者然亦莫能加也似亦以此等爲疑  
耳向所托校歸藏告示及冕以道易說亦重借及此舊近細讀  
之恐程得得之已多但不合全說作義理不就上並上看故其  
說有無頓若處耳今但作一筮看而以其說推之道理自不可  
易但其間有不須得如此說處則若道理耳正如詩之興者  
說常制却一半道理也

又

還家半月箇中裏痛不自勝兩兒久欲遣去因循至今今亦亦

德過寒泉矣讀令詣左右告便令入學勿令遊嬉廢業千幸大  
兒不吝今讀時文然觀近年一種淺切文字殊不佳須尋得數  
十年前文字寬舒有議論者與看爲佳雖不入時無可奈何要  
之將來若能入場屋得失又須有命決不專在趨時也向借得  
子勉舊本書義皆今人所不讀者其間儘有佳作又記向年曾  
畧看論韓前後集其間亦多好論然當時猶以爲俚俗而不觀  
安知今日乃作此曲拍乎可歎此兒讀左傳向單經書要處更  
令溫釋爲佳如禮記令韓歐會蘇之文游沛明白者據數十篇  
今寫出反復成誦尤善莊荷之屬皆未讀可更與兼善斟酌度  
其緩急而授之也此兒作文更無向背往來之勢自首至尾一  
樣數段更看不得可怪望與錫之小者尤難說然只作小詩無  
益更置其材而誘之爲幸近來覺得稱勝往年不知竟能少進

問答卷十五

四

否可慮錢物已令携去一千足米俟到后山遣致或彼價廉即  
寄錢去頗爲釋也  
數日在家看得孟子兩篇今日讀滕文公篇觀其答於春之問  
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中浩然如灑江漢而暴秋陽也胡文定  
一書答朱子發舉兩泉新補話者集中有之否看此等處直是  
好著眼目也  
所論始終條理甚精審矣引康節志文尤當兒寬未必是引孟  
子恐是古來樂家自有此語而因用之耳蓋前漢人多不甚說  
孟子也此亦無原要但前日說中亦不曾如此說又其文太冗  
須更刊定趨約乃佳耳持養之功想日有未要之以久則克食  
然欲之私自當退聽矣飲夫伯恭昨收得書納去一齣却付此  
便回飲夫書勿以示人也伯恭竟未脫然前日答書不免又極

論持養欲莊實有愧於其語然不敢私其身之意當有能識之者所答者無暇寫去大槩是此意可見也擇之亦得書中有數條今再以往致書之說得暇試為一一論之相見日面講也伯諒前日過宿其家來書示之渠甚歡服精進伯公濟孤立甚可念恨無力能批回耳

道間思久假之說欲下語云五伯假之而至於功施當時名顯後世則是久假而不歸矣人亦安能知其本非真有哉孟子之盲蓋疾矯偽之亂真傷時人之易惑而非與五伯之辭也須為呈似元禮可大二兄商量看如何今日因思此義偶得一法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問答卷十五

五

綱目數日曾看得否高紀中數詔極佳如立口賦法及求賢詔皆合入更煩推此類添入有看了冊旋付此童來幸甚易學辨惑及邵氏辨誣暫借皆可付此人便欲用也

別又旬日已劇馳情奉告承即日秋暑侍履吉慶壽堂卷集一佳勝為慰前日之歎蓋見近日朋友談說紛然而躬行不力以至言談舉止之間猶未有以異於衆人是以憂之承問之反豈亦致疑於此耶古易納上坊中更有王日休所刊求之未獲可訪問考訂孰為得失也鄙意與伯諒欲季通一本稍費便望命駕有合商量事甚多非書札所能辦也通鑑簽貼甚精查乍到此未暇子細并俟相見面論撥冗作書道此人歸不及詳悉千萬早來為佳

兼善遠訪無以堪其意愧傷不自勝然捐其舊學之非非季澤

深排痛抵之力亦不能辨朋友正當如此衰懶不振負愧多矣渠不肯少留未及子細亦恨賢者不在此共評訂耳豈向所論中和等說近細思之病敗不少理固未易窮然昏憤如此殊可懼安得即面言之佇俟來音且又別遣人奉候

啓蒙近又推得初撰之餘不五則九其數皆奇而其為數之實五三而九一之應圓三徑一之數第二三撰之餘不四則八其數皆偶而其為數之實四八皆二亦應圓四用半之數是三撰之次亦已自有奇偶之分若第二三撰不掛則不復有此差別矣如何星經紫垣所當先太微天市乃在二十八舍之中若列於前不知如何指其所存恐當云在紫垣之旁某星至某星之外起某宿幾度盡共宿幾度又記其帝坐處須云在某宿幾度距紫垣幾度赤道幾度距垣四面各幾處與垣外某星相直

答卷十五

六

及記其昏見及昏且夜半當中之月其垣四面之星亦須注與垣外某星相直乃可易曉不知盛意如何也奈同一冊僅乳一兩納上考異意安能決其是非但恐文義音讀間有可商量處耳

鐘律之篇大槩原於舊編而其先後不同蓋但用古書本語或注疏而已已意附其下方甚簡約而極周盡學樂者一覽可得梗槩其他推說之汎濫有經之異同不盡載也當俟歸日面呈決求訂正耳星經可付三哥單其事甚願早見之也近校得步天歌頗不錯其說雖淺而詞甚儂然亦初學之階梯也但恨難得人說話非惟不能有助亦自不曉人言令人鬱鬱無分付處想亦不能無此歎也

又

人還承書為慰又承示及行日卦爻之說尤荷留念即此春曉  
共惟尊履萬福所苦比復如何須鹿茸納去視至通鑑本末并  
注綱目提要第九第十冊以是未定不會寫此物甚難作書法  
固不可不本春秋然又全用春秋不得舊有例一冊不知曾并  
送去了洪範新說恨未得聞俟面見以請算工俟為尋訪然亦  
須立一格目要得甚樣人始得如州縣撰司儘有能算者但恐  
不能算曆耳

人還承書知已還舍為慰易圖甚精但蔡例中不能盡述當畧  
提破而藉圖以傳耳陳法大畧亦可見當如近日所說但未能  
洞曉其曲折耳藥圖煩更問子本此只有十二樣而調劑之多  
何耶琴說亦告尋便示及千萬

問答卷十五

已領昨日過元善聽其絃歌二南七月頗可聽但恐嚇走孔夫  
子耳磬制乃賢者立論之失豈可推范蜀公蜀公若道季通許  
多說著處都不推我只這一事錯了便相執辯則將何詞以對  
耶如此護前恐為心術之害不但一事之失也

通書注修改甚精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  
盡在裏許也前後把他讀了幾遍都不曾見此意思於此益知  
讀書之難也近得林黃中書大罵康節數學橫渠西銘袁機仲  
亦來攻邵氏甚急可笑嘗記共甫說往時有亡大夫坐乞毀通

鑑板被責發來復官詞臣草其制有一聯云出幽谷而遷喬木  
朕姑示於寬慈以鳴鶴而笑鳳凰爾無沈於迷誠此輩今亦可  
并按也一笑  
前日七八九六之說於意云何近細推之乃自河圖而來

諸君欲於啓蒙之首增此一篇并列河圖洛書以發其端而操  
著法中只自大衍以下又分變卦圖別為一篇此卦以後雖不  
畫卦亦列卦名庶幾易榜幸為錄示也

河洛辨說甚詳然皆在夫子作傳之後其間極有不足據以為  
說者鄭意但覺九宮之圖意義精約故疑其先出而八卦寸數  
九疇五行各出一圖自不相妨故有虛中為易實中為範之說  
自謂頗得其旨今詳所論亦是了說更俟面論然恐卒未有定  
論不若兩存以俟後人之為愈也歸奇多寡不同向時嘗厚見  
示無可疑者似合附入圖中今却附還幸便寫入四象之後也

律呂新書并往  
題辭協律恨未得聞且愧其詞義之不稱也祭禮只是於溫公  
儀內少增損之正欲商訂須俟開春稍暇乃可為也程氏冬至  
立春二祭昔嘗為之或者願以借上為疑亦不為無理亦并俟  
詳議也

問答卷十五

作肅所求素與其人本不相熟今才一見耳固不容便作書亦  
見近日朋友憂道不如憂貧之切心甚愧恐平日所講果為何  
事而一旦小利害便打不過欲望其守死善道難矣

又  
至臨江忽被改除之命超越非常不敢當也始者猶欲且歸里  
中俟辭召命予決今既如此又得朝士書皆云召旨乃出上意  
親批且屢問及不可不來又云主上虛心好學增置講員廣立  
程課誠有願治之意果如此實國家萬萬無疆之休養不可不  
一往遂自臨川改轍趨信上以俟辭免之報但嶽麓事前書奉  
報乃廷老所定後兩日彥處到却說合在風雪右手僧寺業生

之中背負亭脚面對筆架山面前便有右邊橫按掩抱左邊坂亦拱揖勢似差勝但地盤直淺而橫闊恐須作排廳堂乃可容耳已屬廷老更畫圖來納去求正而未至更俟其來當別遣人但代者乃毀道學之人未知其能不敷此否耳熹老矣方學做官其可笑朝從奔走皆非所堪但叨冒過分上恩渥厚未敢言去耳經筵陳說不敢不盡區區上意亦頗相稱但未蒙下問反復未得傾竭鄙懷耳君舉在上前陳說極詳緩動懇其所長自不可及區區實敬愛之非但如來教所云也通理宗教之命已行前日亦已歸矣渠年少家溫所欠者腹中書耳得闕遠官闕更讀數年書未必不為福也何必汲汲於此乎公濟不長進只管來討書若有相議白不須說若無如何寫得不知他許多禪寄放甚處臨此等小小利害便如此手足皆露也不知今已行

問答卷十五

九

未如未行煩致意不成臘月三十日亦問人討書去見閻家老子也諸公已各為致意但黃文叔已逝去薰來亦不及見之此非獨吾黨惜之亦為宗社惜也

今日進講恭開玉音以為太上心氣漸寧但尚苦健忘發引之前必得相見此亦是一大事幸甚幸甚恐欲知之也不知何時可赴三衢之約能乘輿東下為數日款幸甚樓陳諸公亦數奉問也

修曆事若下須更商量蓋但測驗印人皆可為或須改造則恐不免一出亦非今日一時事也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粗耳歷代世變即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也此等處自是渠輩眼目低

故見得高了亦可笑耳祭法須以宗法祭之古人所謂始祖亦謂始爵及別子耳非如程氏所祭之遠上世則過於禘下僭則奪其宗之為未安也

曆事不知後來有何施行若如其說不知可為一行否祭法世數明有等差未易遽改古人非不知祖不可忘而立法如此恐亦自有精意也史記不知渠說好處是如何好必須會舉一二尤緊切處若只如曹器遠輩所說則亦不足言也

又癸丑三月二十一日

中閒到宅上聞是日得子滋為賀喜衰鈍之蹤素不利市自年三十餘時每到人家輒令人生女如是凡五七處今年乃值慶門得男則又似漸有傾否亨屯之象既以奉慶又竊自賀但恨其已晚耳夏口武昌一帶形勢既聞命矣涉重湖窺衡湘歷襄

問答卷十五

十

漢下吳會方卒而歸所得當益富屈指計歸程真得傾疎以聽劇談也律準前日一哥來此已刻字調絃而去但中絃須得律管然後可定然則此器亦是樂家第二義也聞記固難遽辦又適此數日脚氣雖輕而未愈今日右臂下自爪掌以上連肩背無處不痛寒熱大作其勢非更數日卒不能定不知許教既滿彼中代者為誰或同官中別有可託以竟此事者為誰亦已作書報之及與元善說俟此間病愈一面檢合成當尋的便寄薛卿處與之當無不達也今年病雖不重而氣體極衰至於昨日遂至無力說話朋友遠來相守又不欲甚孤其意勉強應接常慮相見之日不復更能長久季通倦游亦望早歸相與切磋以盡餘年實所願望

啓蒙修了未早欲得之通書皇極例等說不知已下手否如未

幸早為之乍歸寤甚變無欲請之人只欲得野者一來會語數日為幸切不必多與人同虛費又難語也可以他慮却之不必露此千萬千萬

所苦且喜向安亦宜更加將護也許見訪甚幸但亦自欲一到乘泉未能預定日子恐或途中相失也此行見上獲予甚至言難狂妄亦無忤色意謂可以少効尺寸而事之不可料者乃發於先天訂頑之間是可笑也已專人自執及盡還江右逐兵矣此等小小怪謬議論如蠅毛而起更不可開口奈何始者信其大過而罔人不廣不謂萬物之靈者乃如此不愛也亦有史五七日當有後命未知如何也元善說欲下州郡月致筆札之費然此事亦當審處恐此事面生後或有悔也

問答卷十五

二

伯謙來此已兩三月初欲來日歸因與商景紉左右一來相聚今專遣此人相視乘亦遣人歸戒徒御少緩一兩日來矣千萬即命駕其所論極不爭多孤城悉板合軍并力一鼓可克也中問報去欲改文王八卦邵子萬應天時應地方說下注脚今區檢之不得其說恐前說有誤却錯改却印本煩令一哥檢出錄示幸甚細詳此圖若以卦畫言之則震以一陽居下兌以一陰居上而相對坎以一陽居中離以一陰居下故相對巽以一陰居下艮以一陽居上故相對乾純陽坤純陰故相對此亦是一說但不知何故四隅之卦却如此相對耳此圖是說不得也聞有在陳之厄不能有以相周為之歎息而已律說少有礙處便不可筆之於書此意甚善不惟此一事而已它事亦何莫不然也但員徑亦須更子細如引漢志由此之議起十二律之周徑恐未免有牽強處也蓋積處數之前合定方廣圍徑之數

問答卷十五

三

以相參驗證辨首章可早修定奇來商量此處無願難下語也區象之數前日間推只自三畫未成之時已具此數蓋太陽居一而合九少陰居二而合八少陽居三而合七太陰居四而合六不待揲著而後有也揲著歸奇之數乃是揲著此數過揲之數又是揲著歸奇之數耳近見論者專以過揲之數斷七八九六之說至於歸奇之數尚不能明况能及此乎嘗為之說曰四象之畫六七八九之祖也四象之次六七八九之父也歸奇者其子也過揲者其孫也此論似不可易又曰象之次白十倒數畫六而得太陰之四皆然又括五指而計之一與九同二與八同三與七同四與六同此亦自然不言之妙直是可笑不由人安排也不知明者以為如何啓蒙所疑當得面扣然得先批示大畧尤佳歸奇已具卦象固平日所常論但亦其中一小支節耳蓋其多寡不均無所發明於著卦之說正自不足深論也如何如何律說幸早改定過彼即借看或能相伴入城途中得款曲商訂尤幸也

中庸序云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昨看此間寫本脫一吾字煩一哥為看如少即添之此雖不繫義理然亦覺少不得也費隱之說今日終日安排終不能定蓋宗乎天地終是說做隱字不得百種計較且是所說不知不能有何憾等句虛無恍惚如捕風繫影聖人平日之言恐無是也與來之或知不不審看得如何幸詳以見喻也

仁義之說固如來喻但於說卦六畫中安排則仁剛義柔不可易矣仁柔義剛又別是一說不相參雜也程先生謂天地間無義然為陰為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正此

志而表於此等處都骨然不曉所以難就緒也修身齊家固當  
等者至於有無之慮姑直任之不必切切介意若此等處更放  
不下即修行轉無力矣區區於此可憂者大於老兄然亦只得  
隨事聖遺曠目之後一切任之亦不復獨自己界分矣中庸詩  
傳幸速修改示及中庸更有數處今并錄呈幸即付之也

西山之約一何拒客之淡耶使武吏歸別當奉扣然臨風引領  
似已聞采薇之歌矣歸來又得伯恭書云學者須是專心致志  
絕利一源聚源濟濟方始收拾得上此論甚當不敢不以告也  
吳會文字已領亦甚不易但無致三篇似不甚條暢耳教日臨  
睡讀史記一兩卷沈着痛快真不可及不知永嘉諸人尊信此  
書而道穆言語却不相似是何故也豈善學柳下惠者固如是  
耶元吉尚未行何耶渠來此未肯不忠告之但渠自不耐煩而

問答卷十五

憤然欲去豈長者之絕乎乎季通似亦不須枉費心力宋元憲  
公率龍之事吾所不能而聖人亦已固有顯比之訓矣若必人  
人贈言以悅之豈不勞哉

公清伯諫得肯否某歸途過伯諫見收公清書大段手忙脚亂  
也大學誠意之說已再觀之果如所論想他書似此處多須一  
一整頓也明道遺文納去一本

又

傳書中有欲改更別紙奉呈不審如此是否幸早報及也易中  
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據著處推起雖亦屬合然終覺曲折  
太多不甚簡易疑非所以得教之原近因問看四象次第偶得  
其說極為徑捷不審亦嘗如此推尋否亦幸語及

本原第一章圖徑之說殊不分明此是最大節目不可草草候

氣幸恐合後在第四五問蓋律之分寸既定便當埋管候氣以  
驗其應否至於攝之五聲二變而為六十調者乃其歸耳况密  
度量權尤不當在候氣之前也但候氣章已有黃鐘之變  
半分數而前章未有明文恐合於正律分寸章後別立一章其  
數六變律及正半變半聲律之長短分寸乃為完備耳

明此章指者  
并段附入

審度量章云云生於黃鐘之長下當以子數相乘中者九十枚度  
之一為一分九乘實於管中則十三枚而滿一重積九十重則  
千一百枚之十分為寸云云  
數其質一也十分為寸云云

問答卷十五

證辨第一章今欲求聲氣之中下當而莫適為準則莫若且多  
截竹以擬黃鐘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  
而為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其間徑如黃鐘之法焉  
如是則更迭以吹云云

司馬貞九分為寸之說本原既不識恐合於證辨中立為一條  
以擬前篇之說  
請尺是非後來考得如何已改定幸并錄示

又

前日坐行已弄狀不審即日行次何許毋念遠別不勝惻悵至  
於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云云嘉連  
日讀泰同頗有起知千川萬過非虛言也但恨前此不得面扣  
耳向見為抄一冊卦氣消息者不知了未幸語一哥取以見予  
也又讀握機後語何也數條尤奇昔茲未有此體亦恨不得究  
其說耳平日相聚未知其樂別後乃覺圖事可歡可歎

初後得到豐城及宜春書知途中諸况足以為慰但至今尚未  
開到春陵復漢以為懸念每至讀書講學無可吞却無可告語  
尤覺仰德之深也此日恭惟尊侯簡肅三公子陵一一安佳此  
亦時得一哥書八評謂日入賊亦過此意足病前日幾作今又  
小定未知竟如何但精神日耗血氣日衰舊學荒蕪有退無進  
思遂及沒無聞而死耳樂書非敢忘之但方此齟舌豈敢更妄  
作耶此書決然沒不得近看他人所說更無堪入耳者不知  
老兄平日與元善相處曾說到子細處否但恐子期不曾聽得  
便只似不會說也近因諸人論琴賦一哥借得所畫圖子適合  
鄙意乃知朝端只說得黃鐘一均內最上一絃而遂以論琴之  
全體宜乎膠固偏執而無所合也學不欲恆發不信然偶有邵

問答卷十五

五

州便託彥中附此亦令一哥處取安問矣政遠千萬為道自

又  
云云 琴說向奇去者尚有說不透處今別改定一條錄呈比稿  
似差明白不審盛意以為如何琴回每絃各有五聲然亦有一  
絃自有為一聲之法故沈存中之說未可盡以為不然大抵世  
間萬事其間義理精妙無窮皆未易以一言斷其始終須看得  
玲瓏透脫不相妨礙方是物格之驗也最至之患賢者所未免  
乃以散遺諸生見教何耶此亦任其去來若有患難雖杜門斷  
吾亦未必可免也

又  
琴中旋宮一事正為初絃有緊慢而衆絃隨之耳若一定而不

可移則旋宮之法何所施耶但恐午未以後聲太高急而小絃  
斷絕故旋所調五降者乃謂製賓以下不可為宮耳此說固未  
必然然與今所謂一定而不可易古所謂隨十二月為宮者似  
得中制試更推之如何復以見教也參同之說子細推尋見得  
一息之間便有晦朔盈虛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  
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上也望者氣之盈也日沈於下而月圓於  
上也晦朔之間者日月之合乎上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歸性  
初之類是也眼中見得了如此但無下手處耳自從別後此  
等事更無商量處劇令人憤憤今此病中又百事不致思量未  
知異時賢者之歸得復相見論此否耳

問答卷十五

其

又  
嘉自開正印病至今未平今日方能把筆作書足猶未能平步  
也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亦不多病中魂坐又未能息心休養  
才方搖動冊子便覺前人闕畧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  
不免輒起若迷之念亦是閨中一大魔障欲力去之而未能以  
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知看  
語孟有味淡慰所願已許誨示幸早寄及也前書奉和琴譜旋  
宮之法不知考得果如何若初法一定不復更可緊慢恐無是  
理也

答方伯謨 士隱幾遠巷舊日人

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并及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且以  
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其定理之當然者  
道也故明道亦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而伊川又謂  
變易道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又云人隨時變易為何



為從道也此皆可以見其意矣易中無一卦一爻不具此意所以浴流而可以求其源也

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

或躍在淵九四中不在人則其進而至于九五之位亦無嫌矣但君子本非有此心故云或躍而又言又以非為邪也等語釋之

九六之說楊遵道錄中一段發明傳意與來喻不同然亦未曉其說嘗謂五行成數去其地十之士而不用則七八九六而已陽奇陰耦故七九為陽六八為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為老七八為少然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為陰陰極於六則進七而為陽一進一退循環無端此揲蓍之法所以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蓋取其變也只以此說推之似無窒礙龜山所謂泰之為九兩之為

問答卷十五

六乃康節以三為真數故以三兩乘之而得九六之數今以一三五為九二四為六則乃是積數非參之兩之謂且若此而為九六則所謂七八者又何自而來乎疑亦未安

大明終始傳意自明其曰明曰見曰當非人而何更看揚遵道錄中一段則尤分明矣天人一理人之動乃天之運也然以私意而動則人而不天矣惟其潛見飛躍各得其時則是以人當天也然不言當天而言御天以見遲速進退之在我爾雖云在理合一初無二體但主心而言爾

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為亨為利為貞則亦元之為爾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恐亦不得如龜山之說也以用言貞貞為主

家詞乃卜筮河釋象則夫子推其理以釋之也以安貞之吉應地無疆為卜筮之詞恐訛之誤也

又

夫子憂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以忘物為高乃老莊之偏說上蔡所論會點等似好然其說之流恐不免有此弊也

志於道志學如有向望求索之意大學格物致知即其事也

衛輒事龜山以為有靈公之命左傳史記皆無此說冉有子貢之疑只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似有可以得國之理耳謂夷齊不當去此說於所未曉且當闕之

問答卷十五

不義而富且貴所謂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奉養之盛耳此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厭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不以易言飲疏飲水之樂耳

富而可求以文義推之當從謝楊之說東坡說亦是此意似更分明蓋上句是假設之詞下句方是正意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事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重處在下句也

又

正所以立近之全字不穩當俟更思之

齊王見牛兩段當未發見時便合涵養惟其平日有涵養之功是以發見著明而擴充遠大也若必俟其發見然後保夫未發之理則是未發之時漠然忘之及其發然後助之長也

池柳申許 聞李先生說正如是林說恐非

大之生物使之一本前說是

王聖之說亦是

周公之過只依舊說

孟子言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故王問何以識其不才而合之而孟子告以進賢如不得已蓋於進退之間無所不審非但使之致察於去人殺人也

明道先生言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大抵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亦非判然兩物也前日之說只是論性雖有五然却亦不離乎一未有廢性澄治之意也

仁覺兩段互有得失然論愈精微言愈易若不若只遵伊川先生之說以公乎思量而從事乎克復之實久當自有見也

問答卷十五

九

正固便是事之幹故傳曰事貞之體各稱其事明其義與乾坤不殊但各主於其事而言耳

觀六二傳但以爲未至失道而求不失道耳非直以爲不失道也

鬼神功用之說得之幸說不可曉不知如何自有一種意亦不解其文義也

揲法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故於純陽之卦發此凡例凡揲而六爻皆九者則以此辭占之見羣龍謂此六爻皆九也無首謂陽變而陰也剛而能柔故吉而聖人因之以發明剛而不過爲用剛之道也左傳蔡墨云在乾之坤曰見羣龍無首吉杜注亦如此說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書求所說未是遺書知至至之主知知終

終之主終蓋上句則以知至爲重而至之二字爲輕下句則以知終爲輕而終之二字爲重也存義言其有以存是理而不失非有取乎不過之義也

又

昨承致書久無便可報但每朋友講論未嘗不奉懷耳文字煩抄錄爲愧比復有更定一二且未可出以示人也所論數條足見思索之深甚副所望正所以守守字誠未安但此字難下不知曾爲思之否因來及之得以反復也所論聖賢立言之意亦中淺陋之失蓋當時欲竭其顧慮遲疑之弊不自覺其過而生病耳頃嘗謂伯恭此是吾二人氣質之偏當各加矯革古人章句之戒殆正爲此設也所論陰陽男女之說則未然天地之間

問答卷十五

五

陰陽而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以事言之則善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哉中正仁義如君子時中順受其正仁者愛人義以爲質之類皆周子之意他處有不同者各隨所主而言初不相妨如子貢以學不厭爲智教不倦爲仁而中庸則以成己爲仁成物爲智此類亦可推矣甚思語語秋前想未能求有便時寄所疑爲望

又

意自春涉夏多病多故奔走出入不得少休近屏杯杓病才少愈惟是事端無窮未有寧息之期又迫朝命有託故稽留今意府覺察指揮勢或當一出前憂後愧未知所以爲計也甚欲一與伯謙相見不知能乘隙一見過百來月之初須且扶送叔母之喪還政和歸來月未方得爲去計也博之末此已兩月秋間

乃說日間時有講論然若人平斷續不得專一若伯讓能一來  
為句日秋秋慰慰所望也子聖亦到此三四日行令舅府判侍次煩為致問  
訊意此便少速未及拜者竟明為况何如會再往光澤否欲作  
書及附趙率書亦未暇悉煩道區區或伯讓未能來近日講學  
所得所疑便道尋告批喻幸君到彼辱周顧之為幸未聞千萬  
力學自秀

又

昨王發還承書至慰不聞問又許久劇暑伏惟侍履佳勝所  
心說似未安蓋孔子說此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結之不感如  
此苦力却只形容得一箇不好底心也來書所說自相矛盾處  
亦多可更詳之令舅府判侍次書及此百試為質之必有至當  
之說也或明及諸朋友皆煩以此詢之誠之開歸已久不知今

問答卷十五

在甚處或見煩致意南軒云有書附來告早野便示及也

又

前日託俞尉附一書當達比日遠惟侍學增勝前所懇令舅府  
知見作字不知已為落筆否二月甲子下更著一朔字尤佳仍  
望早附的便示及也近作得六先生回象賈護錄法端呈令舅  
一觀求其未當處且夕回成當并以拜况早得亦定為幸耳幸  
積微筆字墨本近偶得之似亦不滿人意小技難精猶如此况  
其大者乎得遠寄卿書云廖子明言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  
死而遽亡之理因引大全集中堯舜託生之語為證集諸入未  
有以折之伯讓可與克明各下一語便中見喻也

月初至案泉叔京約來相聚旬日不知能約諸同志者同  
為此言否但恐不欲令諸生又廢業耳

又

昨附俞尉及崇化兩書不知皆達否得兼者報云所要文字已  
寄去想亦已到久矣前書託稟令舅向日所說敬敏更求注字  
從道發已二月甲子報安後書欲甲子下增一朔字不知已為  
寫否如已寫下即於空處別寫此字不妨不必易紙也六先生  
京內去并煩求揮翰但不知前日所呈本子曾經參訂否今別  
錄去內畧有改更處又叔京疑伊川贊後四句不相應本意謂  
伊川之言平易濫過人所難識耳不知叔京之意如何渠又疑  
橫渠贊中述字隸行狀云於見盡棄舊學誇如也即是當時嘗  
有雜學下此字似亦不妨更稟令舅看如何若無可疑即乞為  
書付此便回併所懇此贊就畫象上寫一本須依今寫去本首  
向就此界紙上寫一本首尾亦依舊去本此本伯讓收刻如叔

問答卷十五

幸

京之說或或別有可疑處即且留此書於彼人回喻及俟却  
報去也敬敏大本乃立一句乃字不知其作甚字恐舊本不同  
即以作乃字為佳彭以鄙語塵潤妙筆何愧如之數日偶無事  
了得數篇文字未有人寫得去俟後便也向政胡公帖煩錄一  
本并政語付此人回或有講論亦可付此便此便甚的也

與方伯讓

人還承書至慰比日遠惟侍履佳勝筆字甚佳然其間不能無  
病筆已封寄去但恐被欲磨崖則所書大字或不堪用今其人  
過依更煩別為大書徑尺以上者封與誠之令轉呈南軒但筆  
路亦須稍重蓋恐塵石磨若字畫太細即不可辨耳向寄二刻  
不必苛求只留几間可也許來春見過幸甚但正初恐亦須畧  
出叔京又約相會於邵武若至此相聚尤便但恐人事擾擾不

能從容耳所欲言者無窮未即會面千萬自愛

孟子說附遠彼中朋友商量此書有疑處否

又

昨承狂顧別速累月馳向淡矣比日春晚伏惟侍學增勝所與處者為誰見作何等工夫有可以見告者便中及之為幸嘉近嘗一至雲谷留十餘日朋友來集隨分有少講論大率追正舊說之太高者為多也克明德柄皆未及書頰為致意直翁聞問否欲伴書亦未暇俟後便也濟之有少文字欲至彼病之有可為郡導處幸畧為致力幸甚長沙人歸未耶

又

別後一得手書亦無復可報今復久不問問想可量比想劇暑侍履佳慶羨衰悴如昨欲往引茂實至今未能不免且遣人致書亦復因循不能得達蓋目前百事敗人意當此午暑時兩眼幾不復可視物也向見所作平父詩小詩甚佳章辰州為人求詩懶甚無住思輒以奉煩渠本取章賢語名聞須畧點破也近讀何書向見頗有因循之病更宜勉勵區區所望於賢者不但如此而已也季過病甚強起如建陽料理墳墓數日不得書不知為况如何聞欲送過邵武不知是否遣此人本欲子細作書適意思不佳草草附此殊不及所懷之一二季克佐卿皆已得郡季克待闕否佐卿想便赴官也因見致意倦甚未及拜狀也方暑自愛

問答卷十五

書

又

蓋此祖安免章雖未報然諸公已見許章下必遂請無疑也前日所說伯恭昏事以書問之得其兄弟報字只要年長淑善安

黃曉族他所不計以吾輩度之已悉以屬我實亦畧與周

來祝其密之只與伯謨商量若有七八分以上可問即為欲和之却託茂實專人來報也千萬留意至祝至祝茂實仲本前日到此不及登山然却得靜坐兩日說話頗款仲本託為齋記已為章寄當必見之也虞嗣刻已寄來規模甚大文固不稱象額似亦差小耳未有別本俟續得之當分去也前書所煩作字使中示及為幸置物亦然季適竟羅家難窘迫可念彼中葬事如何勢須伏堯舉復來耳仲本別時所寄聲奉聞者想已發之此不可已也

又

昨承遠訪愧感良深別去惘惘人還奉告聞比日侍履佳勝為幸慕悲悴如昨無可言其感愛念寬勉之意然觸事傷懷亦未能遽平也七飭衣被并領季通屢得書殊未有定論然亦未聞其西去之期不知果如何爾錄示九行文字甚發人意大體只須如此得失已自可見但恐未足以盡其情傷曲折之變彼或以吾曹為真可欺耳然世間自當有明眼人此亦初不足辨也得伯恭書云到會稽見伯諫守其所聞牢不可破自信之篤如此亦良可尚耳常德一書煩達之想日相聚所講論當益有緒因便示一二為幸因孫巨源見過附此草草襄事之後能一來顧慰此幽鬱否乎常德之官後別有學徒相從否因便早及之為望

問答卷十五

書

又

前日承書人還匆匆不能作報比日秋暑德履佳勝承福收近信否燕此諸况如前所與廷老書此後竟未得兩祈禱萬方平

生所不欲為者皆為之亦卒無驗然每設難處為人引去天師  
前燒香即記著後漢書此亦何緣有效也據災之備不敢不勉  
但今日上下不相恤雖已具奏及申省部諸司未知復如何也  
在今日義不當求去為一所請不從則亦可以已矣但憲司有  
相料理之意今日又聞其勅信兩林子方此亦是發憤憤底流  
息旦夕或自以此去不可知耳數日前為得趙帥兄弟書因欲  
至一奠今為此災傷凡百皆廢且往空書因見幸畧及之也居  
仁遭誰喪昨日欲作書偶檢來書不見下筆不得因書更報及  
也搬過建安良使恐此間勳未得秋涼能來為幸但恐薦送即  
又不容求耳語刻碑已遺去想已遠未相見珍重

又

韓文考異大字以國子監版本為主而注其同異如云某本  
某作某辨

問答卷十五

其是非如云今斷其取舍從監本者已定則云某本非是諸別  
字別本者已定則云定當從某本未定則云且當從某本不足辨者  
從某本或監本別本皆可疑則云當別或云未詳其不足辨者  
畧注而已不必辨而斷也

燕不及奉書考異須如此方有條理幸更詳之

又

便中承書具審即日所履佳勝為慰親聞安問想不輟收也惠  
及新茶極感厚意病軀更此蒸濕却幸不動飢食亦粗喫得只  
賴且得如此則謫訶之及有以當之他不足計也韓文考異已  
寫成未如無人寫可懸元善轉借一二筆吏速寫以來只有此  
一事稍稍趨時不可緩也

又

比想所屬口住端午莫須一歸否耶韓考煩且為并手寫來便

付此人尤幸聞冰玉皆入偽黨為之奈何為之魁者不暇自謀  
特為賢者慮破頭耳因便草草

又

適方遣人奉簡忽承手示為慰切恭書已領少須手可作字并  
奉報章但不知其行期在幾時幸批報也韓考已領今早遣去  
者更煩詳閱籤示適有人自三衢來云瓊閣以論陳源故補外  
見為卿煩及之人還草草

楊子序篇有冠乎群倫之云以為無義者固可笑而問人  
出處者亦踈脫也

又

承簡喜聞佳勝韓考所訂皆甚善比亦別修得一例稍分明五  
夫人到日能畧過此少款一二日為幸勿以徒御為憂白飢青

問答卷十五

芻不難辦也燕更欲有所扣耳人還草草

又

燕今年之病久而甚衰此月來方能飲食亦緣多得脾胃逾數  
壯似頗得力也韓考已從頭整頓一過今且附去十卷更煩為  
看籤岳疑誤處附來換下卷但節意更欲俟審定所當從之正  
字後却修過以今定本為主而注諸本之得失於下則方本自  
在其間亦不妨有所辨論而體面正當不見排抵顯然之迹但  
今未暇耳緣其間有未甚定處  
須更子細為難也記得籍溪先生曾寫得陳希夷  
墓表云是呂洞  
賓所撰見與偶尋不見煩為問于端恐有本即為借寫  
一本附來也願頌方譽得紙旦夕寫得自從此寄去所求龜額  
便中望早寄也天氣甚好能下來數日否

又

近旬日不審爲况復何如前日匆匆又以病作遽歸不及  
夫人皇恐不可言也大哥來問子端竟有哭子之悲涕爲惻  
且煩致意不及附書爲問也欲煩家數十字納去紙兩卷各  
有題識幸便爲落筆欲寄江西刺之巖石有人在此等候不能  
久也千萬便付此人回仍不須大作意只譬如特開胡寫則神  
全氣定自然合作矣更欲錄六十四卦名及一籌小字數十其  
界紙又作一封請并書之所寫之字各在封內矣嘉惠聞有鎮  
職罷祠之命尚未被受不勝惶恐何時可來相聚數日耶專人  
馳布不宣

大哥今日已行矣已戒令速去恐禱倒也可因畫更促之

又

書聊昨日過此尚在雨林更兩三日方行不出見之否藉文歌

開卷卷十五

卷十五

升外集及願錄作考異能爲員滿此功德否即密子賜洪慶善  
楚辭補注中引顏之推說云是伏字濤商伏生即其後也如何  
如何

又

昨辱惠書爲慰但見元與及小兒皆說伯讓頗覺衰序何爲如  
此今想已隨從夫更宜節適自愛但強其志則氣自隨之些小  
外亦不能爲害也嘉病軀相遺諸證亦時往來但亦隨事損益  
終是冬服補藥不得今子問已歸籍文外集考異曾得歸否  
便中得早寄示幸幸正集者已爲了更得此種足須更送去詳  
定莊仲爲點勘已頗詳細矣近又看楚詞抄得數卷大抵世間  
文字無不錯誤可歎也趨幹之翰荷其不被買此嶮險尤見所  
在美於流俗之意但憂畏之餘多所謝絕固不容獨破戒幸甚

道此區區多謝其意可也異時未死之間樂細稍寬則或尚可  
勉也因便寓此草草

又

昨日承許示呂公奏議至感至感比想侍奉佳慶今子程試必  
甚如意開將以望前一日揭榜其開言語也奏議得一快讀甚  
幸朝廷無此議論六十年矣可爲慨歎也但未卷乞詔定大舉  
一策未竟而定策大舉一篇全無幸更爲補之乃佳耳轉考  
後卷如何得早檢示幸甚嘉衰病百變支吾不暇近又得一奇  
證若疾痛昔間或腹中氣刺而痛未知竟如何姑復任之耳

答梁文叔 邵武人

澹臺石刻已領考證詳密亦自是一種工夫也畧於制度之說  
不知謂何往往亦多是問得繁碎非學者所先或是從來剖判

問答卷十五

卷十五

不得如論語千乘之國注家自是兩說此等如何強通况又合  
所急之義理而從事於此縱得其說亦何所用乎昨日有人問  
看史之法兼告以當且治經求聖賢修己治人之要然後可以  
及此想見傳聞又說不教人看史矣

又

日用功夫如此甚善然須實下功夫只說得不濟事也李先生  
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然一向如此又不符  
也聖極之說來就亦得之大抵此章自是建其有極以下是總  
說人君正心修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以觀天下而天下化之  
之義無偏無放以下乃是反覆贊歎正說聖極體段曰皇極之  
言以下下是推本結然一章之大意向見諸專誠之說專是如  
但渠說有過當處耳

又

不論所處甚善不知幾道相聚作何工夫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功夫又只引戒懼精誠公明慎三限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若不然是密加錢水無真貨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勉願得力處前日不同故此奉報可以呈幾道也

又

鄭康成所說氣是離學辨云精聚則真聚氣聚則真聚蓋精是陰氣如耳目之聰明乃陰精之所為故謂之魄或欲於魄

問答卷十五

先

中求靈氣中求魄氣猶謂氣在人之一身陽即為靈陰則為魄靈魄聰明乃是身之中靈氣之所發見而易見者耳恐不必於靈中求魄魄中求靈也

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靈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則如東輪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嗅口之知味非眼即耳目之中皆有靈氣非靈即推之通體莫不皆然得書論四大處似亦難述此意

體魄歸于地先生云體魄自是兩物不知如何分別以目之明言之則目之輪一處而不可變者體也睛中之明而能照靈萬象者魄也魄既歸則目之輪雖存而其精光則盡矣以耳之聽求之未透蓋耳但見其聲而不見其他故也

所論目之體魄得之耳則靈即也何暇他求耶

體魄既是兩物不知真與氣亦為兩物否孔穎達謂鬼附於氣中庸或問直指康成之說則孔氏之說亦未得為通論體魄從前所聞只指為一物是以今人言目魄亦皆以黑處為魄若以眼光落地之說推之竊恐月之全輪受光處為魄及其月光漸虧亦如人之魄降其黑處却是體注疏之說皆不然思未通

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為精粗也微非若體魄之懸殊耳或問之意誠少子細也所論月魄恐不然日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耳月魄即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

且鬼神魂魄就一身而論言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然既謂之鬼神又謂之魂魄何耶據竊謂以其屈伸往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發而有知有覺而言故謂之魂魄或者乃謂

問答卷十五

幸

屈伸往來不足以言鬼神蓋台而言之則一氣之往來屈伸者是也分而言之則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也以其可合而言可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可分而言不可合而言故謂之魂魄或又執南軒陽魂為神陰魄為鬼之說乃謂鬼神魂魄不容更有分別據竊謂如中庸或問雖曰一氣之屈伸往來然屈者為陰伸者為陽往者為陰來者為陽而所謂陽之靈者陰之靈者亦不過指屈伸往來而言也

鬼神通天地間一氣而言魂魄主於人身而言方氣之伸精魄固具然神為主及氣之屈魂氣雖存然鬼為主氣靈則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死曰鬼南軒說不記首尾云何然只據二句亦不得為無別矣

與吳茂實 邵武人



近平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久當自有  
得力處却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  
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  
老兄偏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  
聖會講學其徒有曾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  
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  
省發覺情放流於惟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為入  
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王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却無  
此病也

又

所欲言者不過前久然亦非謂全然不事其心但資次等級未  
應逐爾趨驟須物格知至然後意可誠心可正耳

問答卷十五

答任伯起 希夷 邵武人論言獻

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  
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  
望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為說以亂之也  
論語別本未曾收定俟後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極養  
省察功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又

誠敬其然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所遺也然  
非逐項用力但試者實持守體察當自見耳

又

所喻已繁死勝此亦甚以為疑意謂世味漸深遂已無復此志  
今乃猶有懼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幡然如轉戶

樞亦何難之有哉瘵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竄放  
逸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還來無可遺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  
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諭似有仰人鼻息以為  
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  
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  
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不知曾  
見此書否

答江德功 崇安人

道千乘之國

以此五者為人君之德意則甚善然程先生只云論其所存故  
不及治具龜山只云苟無是心雖有政不行焉以此二言觀之  
則德事似太重矣兼亦不必引道之以德為證似有牽合之病

問答卷十五

子入太廟

所云已當執事不可不問固然亦須知聖人平日於禮固已  
無所不知而臨事敬慎又如此也

德不孤

據此文意但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德不孤立必以類至而已  
若如所訓則其文當云德不私於己必不私於人如此則成何  
文理耶

吾道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不專為彼已而發忠恕亦非專為一彼已而已也二  
程先生論此甚詳且宜潛心未容輕議也

子謂仲弓

此意甚佳東坡之說正如此但不必以仲弓字為絕句如子謂  
顏淵未見其止亦非與顏淵言也

加我數年

惡太過恐只是聖人之謙辭蓋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之之道然後可以無大過耳謂易道無大過差雖是程先生說然文意思不甚宏闊使後人不敢輕立說聖人未必有此意然在今日深足以有警於學者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此但為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無不觀其質而觀其學之意也若論質學之異則聖人君子以學而言善人有恒者則其質美而已張敬夫說如此似頗有理

曾子有疾

此章之旨蓋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於其間

問答卷十五

聖

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謂其動容貌則能和敬而無暴慢也其正顏色則非色莊而能近信也其出詞氣則能當於理而無鄙信也凡此三者皆其平日所養功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若夫邊豆之事則道雖不外乎此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蓋平日涵養功夫不至動容容貌不免暴慢正顏色不出誠實出詞氣不免鄙倍矣一身且不能治雖欲區區於禮文度數之末是何足以為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已成物著實效驗故曾子將死諄諄言之非如巽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所謂道在容貌顏色詞氣者文意義理皆有所不通必若此言則道固無所不在君子所貴又何止於三乎且其氣象狂易恍惚不近聖賢意味尤非區區之所敢聞也

士不可以不弘毅

謂仁以為己任者體之而不違是也若曰循頂至踵知痛癢處都是仁則非聖賢之木意矣體而不違只是克己復禮無一念之不仁耳死而後已來說亦太過若曰生有限量仁無紀極則豈以死而遂已耶

吾有知乎哉

無知者聖人之謙詞叩其兩端而竭焉又言己雖無知而於告人不敢不盡大凡聖人氣象只是如此著實看自然見得無世作許多玄妙虛浮之說也扣兩端而竭只如程先生范尹諸公說並之若曰只舉兩端教人默識取中間底此又近世禪學之餘三代以前風俗淳厚亦未有此等險薄浮誕意思也

唐棣之華

問答卷十五

聖

別為一章甚是精義中范公已有此說東坡亦然但其為說或未盡耳

其言似不足者

此說謝氏得之所謂意有餘者恐未是

當暑袷綌綌

先儒之說皆如來喻但鄙意常疑其不然似却是先著裏衣表綌綌而出之於外乃得文意不知如何

不撤藿食

恐只合依舊說若如所云則是他物有可棄之於地者矣恐不然也

南人有言

此但甚言無常之不可初不論道藝之別也

其言之不作

此但謂大言不作者其實難副耳來說理意亦善但文勢稍弱恐不若依舊說

子路問君子

諸說之中此條尤為險怪深非鄙拙之所敢聞也若曰修己以安百姓幾時安得了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則其曰修己以安人而不曰堯舜病諸者又何謂耶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只合依程先生說

誰毀誰譽

所論毀譽是加減了底甚當但此章更有曲折當熟死之所謂如有所譽者又何謂耶

問答卷十五

幸

見善如不及

聖人之用舍行藏非但求志行義而已且此章文勢斷續或有闕文或非一章皆不可考不必強為之說

性相近也

此只合依程先生說若如所論似欲深而反淺欲密而反疎也性之在人豈得以相近而為言耶

子張問仁

所論行字之意甚善聖言著實大抵類此推之以及其餘人之意可得而浮誕之見無所入於其中矣

飽食終日

此不欲啓博奕之端防慮甚審然聖人乃假此以甚彼之辭不必過為之說文義不通却成茅塞也

君子有惡

諸先生有說夫子所惡以戒人子貢所惡以自警者此意得之恐無天人之別

子夏之門人小子

此章之說明道先生曰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愚按諸家之說唯此數句明白的當試詳味之可見文義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只是說大小有序不可躐等之意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東坡得之有始有卒其惟聖人尹氏得之

猶之與人也

舊說猶字只為譬字之意又義亦通若覺未穩即且闕之不必強為之說也

問答卷十五

美

又

有禮則安說立意甚善但詳本文之意只說宛報往來之禮人能有此則不許於物而身安耳未逮及夫心安也况古人之所以必山於禮但為禮當如此不得不由豈為欲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必為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於人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大抵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為早近而不滿於其意願天理民彝有不容移減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提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為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

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况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  
有加於前則吾又爲有功於聖賢而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  
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  
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大學諸說亦放前意蓋不欲就事窮理而直欲以心會理故必  
以格物爲心接乎物不欲以愛親敬長而易其所體而予以誠  
者故必以所厚爲身而不爲家以至新民知本絜矩之說亦反  
而附之於身蓋惟恐此心之一出而交乎事物之間也至於分  
別君相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學亦似有獨善自私之意而無  
公物我合內外之心此蓋釋氏之學爲主於中而外欲強爲儒  
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欲強以色笑相親意思終有間隔疑  
阻不決洽處若欲真見聖賢本意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耳

問答卷十五

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  
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蓋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  
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  
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  
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  
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  
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  
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  
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  
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  
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

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實次第文義訓詁詳密  
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  
主實之分有所未安自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  
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明徒接而不求其理或  
謂事而不究其極是以雖與物接而不能知其理之所以然與  
其所當然也今日一與物接而理無不窮則亦太輕易矣蓋持  
出於聞聲而道見色明心之餘論而非吾之所謂窮理者固未  
可同年而語也且考之他書格字亦無訓接者以義理  
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  
之實地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踈畧以病後世之學  
者也又所謂非特形之所接乃志之所至所謂格物與小學同  
致知與小學異亦皆無當之言其爲闕字增語反致讀者之疑  
多矣至於強解程子之意以附已說其如他語之可證何又謂  
兼解以格物致知混爲一說則其考之亦未詳也又謂老佛之

問答卷十五

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  
爲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  
飽則其飽者病也若曰老佛之學欲致其知而不知格物所以  
致其知故所知者不免乎破陷離窮之失而不足爲知則庶乎  
其可矣  
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思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  
者今必外此而厚其身此卽釋氏滅天理去人倫以私其身之  
意也必若是而身修則雖至於六度萬行具足圓滿亦無以贖  
其不孝不弟之刑矣此謂知本以例推之凡言此謂者皆傳文  
非經之結句也  
無所不用其極觀上文三引詩書而此以無所二字總而結之  
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自新固新民之本然天下

無一物非吾度內者亦無一事非吾之所當爲者譬如百尋之木根本枝葉生意無不在焉但知所先後則近道耳豈曰專用其本而直棄其末哉今日不求爲新民而專求之德化則又賤彼實我之私心而無以合內外之道矣

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此言聖人之事蓋渾然一體不可得而分焉者也但以人言則曰德以理言則曰善又不爲無辨耳今日體至善以成德則乃學者之事而非傳文所指矣然體而成德以至於盛而無思勉之累焉則亦聖人而已矣聽訟與新民之說畧同請併詳之又古人言語有序此傳未解格物以下數節不應先解結句况此謂知本之云又非經之結句乎

問答卷十五

元

以聖人而言也今之所發聖人所以即事即物而止於至善又恐人不信故即人所知者以明之則夫其指矣心廣體胖之說甚善甚善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訓之爲至非是此等處雖非大義所係然亦須虛心平氣徐讀而審思之乃見聖賢本意而在已亦有著實用處不必如此費力生說徒失本指而無所用也

此以心感彼以心應其效如此之速感應神速理固如此但者一以字便有欲速之意所謂憧憬往來朋從爾思者正病此也絮知者度物而得其方也以下文求之可見今日度物以矩則當爲矩絮乃得其義矣

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學一書之本指也今必以治國平天下

爲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有正相南北矣禹偃黜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爲爲政哉風濤洶湧之說亦所未論此篇所論自一身而推之以及天下平正簡易不費纖毫氣力與橫渠所論周官家宰法制之事意思不同

又

致知格物前說已詳來書只舉得一概正當說格字致字處乃遺而不道恐考之有未詳若但以格爲法度之稱而欲執之以齊天下之物則理既未窮知既未至不知如何爲法而執之且但守此一定之法則亦無復節節推窮以究其極之功矣此義且當以程子之說爲主而以熹說推之不必體立說徒費力也經文末後兩句來喻固與舊說有間矣但所論先後之序經中上文已屢言之而本亂末治之云又已該舉目不須說但聖人

問答卷十五

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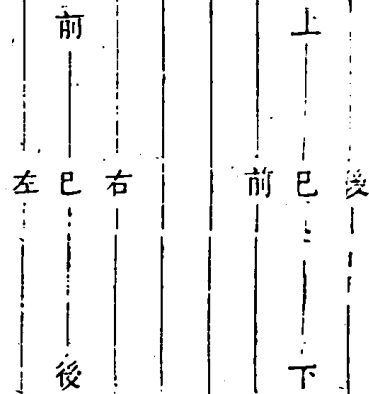
於此特下此語正要讀者有以知夫人道之大者有在於此不可同於仁民愛物之例而一以未視之此意不可不著眼耳今不領此而又必以身言非釋氏之意而何哉衍文得失不足深莫若兩存而徐玩之不必決取舍於今日也

盛德至善盛也至也皆無以復加之詞而上下文規模氣象皆聖人事則此不得獨爲賢人事矣且賦詩斷章此但取其咏歎不忘之意與衛武公初無干涉也

絮矩之說蓋以己之心度物之心而爲所以處之之道爾來喻殊不可曉而所謂先自度者尤無所當今以却說蓋爲兩圖各而觀之則方正之形隱然在目中矣

則圖

地圖



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如云仁則榮不仁則辱初無身心本末之辨蓋聖賢之言各有所指隨其淺深而莫非至理之極也今必以外為精粗而欲去彼取此豈非有所陷溺其心而然耶且

問答卷十五

聖

學者之勉勵力行亦勉其所當為者而已若曰勉焉以冀其有以自慰則是先獲後難而為謀利計功者之所為矣聖學異端之別於此亦畧可見試深察之可也

又

圓而神也其所以藏往者向之所謂方以知者也神武不殺言聖人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也是以明於天之道以下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此章文義只如此程先生說或是一時意到而言不暇考其文義但今玩味其意別看可也若幸合經旨則費力也

又

中庸集解程先生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止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默竊謂此段反復警喻皆是生之謂性而必

以性善之說向乎其中以性善之言證之於後何也若曰性只是理則夫為惡者謂之非理可也何以言惡亦是性濁亦是本此理不為堯桀存亡何以言流之遠近消之遲速此皆氣稟之譬於性善之說自當分別却說了不知如何直翁以水譬氣稟清譬天理濁譬人欲初亦可喜恐只是元初水一句又解不得直翁又為之說曰夫所謂繼之者善者以下皆因言性善而為說水譬性就下與清譬性善流而至於海終無所汚者此譬聖人之全天理流而濁者譬人欲也不可

問答卷十五

聖

然見得

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竊謂此兩句大意言百姓日用而不知程先生性字之譬却是不曾飲食而不知非日用不知也據程先生所言只譬如道者如人食性字須曾喫了方知非為此章至於呂與叔謂必察於芻豢之性草木之滋火齊之節調飪之宜恐非本旨默竊謂味即指飲食而言若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即飲食則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者也味與飲食只是作互用文耳不知如何直翁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此說亦似當不知是否

直翁說是

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默竊謂此四句若本上文謂道始於夫婦之愚不肖意味殊少默竊

妄意謂上下察是知得此理察乎天地是行到處君子之道  
造端乎夫婦者子思下章已申言之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  
必自爾爾如登高必自卑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  
翁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此察  
乎天地之次序也本意言君子所語而繼之以上下察故默  
謂是知此理蓋孟子難言之意也言君子之道而繼之以察  
乎天地故默謂是行到處蓋文王刑于寡妻之氣象也不知  
如何直翁云先生或問中已有易重咸常之說默未之見也  
此察字訓著不訓到觀此兩句只是疊說上文意思未有知到  
行到之意

論語精義伊川先生曰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  
性云云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庶作聖誠之之

問答卷十五

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則守之固直翁所  
疑曰學而至於盡心則與道不隔非信道篤者能之也則所  
以誠之者特在存養而已至此豈待言信道篤而伊川云爾  
者蓋信道者通貫上下者也為學之始固在夫信道之篤至  
於盡心之後亦在夫信道之篤也默以為惟與道不隔者為  
能信篤若與道隔則尚未識道安能信哉其所信者特信聖  
賢之言爾非自信也故伊川信道篤必存於盡心知性之後  
學者要當先明盡心性為何學然後知學之可以為聖人決  
矣不知先生以為如何

信有淺深有是篤信聖賢而信之者有是自見得道理當然而  
信之者伊川之意蓋如德功之說然謂如此然後能信則又過  
矣又道字之義恐伊川之意與德功亦不同也

伊川先生曰不遠仁是無纖毫私慾有少私慾便是不仁直  
翁推之曰仁者天理也人能無慾則天理之妙渾然于中其  
心無所越於仁矣然謂越字與違則違字乃違背之意只私  
欲蔽了仁便是違也越字却是違越之意豈得違越得他直  
翁云纔有放心便是違越仁矣然云放心亦只是不能存其  
心云放心非是越也惟禮有品節可以言越仁者無外不可  
言越不知先生以為如何

違猶離也去也

此案據鄙見奉報未知是否幸反復論之也

易說則全然草率不通點檢未敢奉報告且子細未要如此容  
易立說千萬千萬空恐至恐

又

問答卷十五

所喻易中庸之說足見用心之切其間好處亦多但聖賢之言  
意旨深遠于細反覆十年二十年尚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  
纔方撥冗看得一過便敢遽然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文義有  
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直與道理不相似願且放下此意思將  
聖賢言語反覆玩味直是有不通處方可權立疑義與朋友商  
量庶幾稍存沉澱釀郁氣象所聚實不輕也直翁謹願詳審好  
相聚講習所論透擲意亦佳然前賢固已言之矣但在力行如  
何

又

示喻誠敬之別此備是以地位而言須看其命字之本意則誠  
是真實敬是畏謹指意自不同也又論今昔用功之異此固曉  
然但不知今日之有昔日之無是則是別是相妨是不相妨也



類他日欽曲而論今未敢懸斷可否也二銘意甚佳然亦皆有未安處如天理既循人欲自克彼已既融萬物同體等語亦當俟再講之但此等文字非有不得已者亦不必作不若默存此理於胸中而驗之行事之實也

又

示諭諸說已悉前書所論誠敬字義不同正為方此論敬不當引誠為說本欲高妙反成支離耳意皆因事物而有然事物外至而意實內生但於中有邪正耳難以誠意為內邪意為外也來喻又云誠者體物而不可遺敬亦體物而不遺此語殊不可曉大率左右向來不曾子細理會文義反復涵泳義理故於此等處多是鹵莽恐更須加詳細也所喻舊學之誤但為不將事說故不能自合義理今就義理上用工又患未能全合詳此意思似是欲因舊學所見而加事試之功以補其闕耳正恐所見有差根脚便不是了雖加事試之功終不免兩截也義理名字呼喚得尚自有差却如何便得全合義理耶此等處仍是舊病臟等欲速之意尤不可不察也

又

疑義俟細看奉報易說知頗改更甚善然學者以玩索踐履為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既妨日用切已工夫而所說又未必是徒費精力此區區前日之病今始自悔故不願賢者之為之也絕學捐書是病倦後看文字不得正緣前日費力過甚心力俱衰且爾休息耳然亦覺意思安靜無牽動之擾有省察之功非真若莊生所謂也

又

及易說等書實不曉所謂不敢開卷累承喻及必欲見驅使而不出姓名以避近名之譏此與掩耳偷鈴之見何異不知賢者所見何故日見邪僻至於如此夫天下之理雖其是而已若是則出名何害若不是則不出名何益若如所論乾坤二字乃是將一部周易從頭髣突了豈能使易道著明乎若曰人人親見三聖而師之此尤不揆之言如所說乾坤字義恐自家未夢見三聖在如何敢開此大口耶元書體用封納抽直之言盡於此書今後不復敢開命矣千萬見察

又

所示經說孟子大意頗佳其間亦有少未合處徐議未曉也但易說愈見乖戾三復駭然因復慨念鄉里朋友清素朴實刻意讀書無世間種種病痛未有如德功者所以平日私心常竊愛慕思有以補萬分者亦荷德功不節三數年來雖所論不合加以鄙性淺狹識誦排斥無所不至而下問之意愈動不懈此在他人亦豈能及然自頃至今為日愈久而所執愈堅所見愈僻孜孜矻矻日夜窮忙不暇平心和氣參合彼已異同之說反覆論難以求至當之歸而專徇己意競出新奇以求已說之勝以至於展轉支離日益乖張而不悟不知用心錯誤何故至此使人更不可曉但竊歎恨而已今且據來示而舉其一二言之如既曰乾健也而又曰能體其德之謂乾若乾本是健即別無體此健者若更要體得此健方謂之乾則是乾在健外以此合彼而後得謂之乾也又如羣龍无首乃用程傳无妄六二之說雖於理不謬然安頓不是地頭全然不是文理又且咬而為二互

相矛盾蓋乾為萬物之始故天下之物无不資之以始但其六  
爻有時而皆變故有羣龍无首之象而君子體之則當謙恭卑  
順不敢為天下先耳非謂可天德而不可為首也又非謂乾不  
為首也可天德而不可為首不成文理無可言者若曰乾不為  
首則萬物何所資始而又誰使為之首乎且程傳之說為人不可  
以私意造始故為之戒耳若乾之為始乃是天理自然非若  
人有形體心思而能以私意造始也此二說者其失甚不難見  
原其所以失之大抵只是日前佛學玄妙之見尚在故以理為  
外以事為粗而必以心法為主然又苦其與大易體面不同須  
至杜撰捏合所以欲高而反下欲密而反疎耳此是義理本原  
大差謬處不但文義之失然在今日德功病痛尚是第二義却  
是日用之間自己分上更不會實下功夫而窮日夜之力以為  
穿鑿附會之計此是莫大之害正使撰得都是亦無用處不得  
力况其乖戾日甚一日豈不枉費功夫虛度光陰不惟無益而  
反有害乎熹之鄙意竊願德功放下口前許多玄妙骨董即就  
日用存主應接處實下功夫理會箇敬肆義利是非得失之判  
若要讀書即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  
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久之漸次踏著實地即此等  
說話須自見得黑白不須如此勞心費力矣若必欲便窮竟此  
說亦請先罷穿鑿已見且更追思今日以前凡熹所說與德功  
不同者并合兩家寫作一處于細較量考其是非痛加辯詰亦  
庶幾有究竟處不至如今日只見一邊不相照應而信口信筆  
無有了期也病起倦甚懷不能已畧此奉報千萬許之若以為  
是幸即加功若以為非即此書不煩見答今後亦不須更下論

問答卷十五

七

又

又

熹病相仍衰悴萬狀昨被按刑之命判不能往赴矣正初忽  
聞奏事指揮疾曳進趨尤覺費力專人懇辭竟不得命旦夕不  
免就道或入文字而於前路俟報萬一不獲即到都下面懇  
而歸度此衰殘必蒙聖照也所示諸經序解偶此冗劇未及細  
看然觀大畧似亦未離舊處也渾儀詩甚佳其間黃簿所謂渾  
象者是也三衛有印本蘇子容丞相所撰儀象法要正謂此俯  
視者為渾象也但詳吳棟所說平分四孔加以中星者不知是  
物如何制作殊不可曉恨未得見也

又

問答卷十五

宋

老病之餘扶曳造朝自取羞辱雖幸天口有以辨明然罪終有  
未盡滌者已力請奉祠矣理直義明計必可得不然雖使得罪  
亦勝忍恥作官也璣衡之制在都下不久又苦足痛未能往觀  
然問極疎畧若不能作水輪則姑亦如此可矣要之以衡窺璣  
仰占天象之實自是一器而今人所作小渾象自是一器不當  
并作一說也元祐之制極精然其書亦有不備乃最是緊切處  
必是造者秘此一節不欲盡以告人耳

答黃直翁 鄒武人

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是  
周監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時使然也聖人不能  
違時烏得不從周之文乎然亦少有不從處如行夏之時乘  
殷之輅是也

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不得不從也

使天子  
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為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

從周矣

程子曰三讓者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寅猶意求之  
繼立以嫡聞父喪而奔身體不致毀傷萬世之通義也泰伯  
胡為而不然耶蓋不立者泰伯知王季之賢又有文王之聖  
必能基成王業從而讓之亦太王之志也不奔父喪非本心  
也奔則王季辭立矣太王欲立之而未命逃而適他國足  
矣必之荆蠻斷髮文身而後已者蓋不示以不可立則心不  
安其位未定終無以仁天下繼父志而成其遠者大者也三  
者權也夫泰伯之讓上以繼太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  
非為天下之公而不為一身之私其事深遠民莫能測識而  
稱之茲其德所以無得而加也

問答卷十五

九

此說亦是但以天下讓只依龜山說推本而言之為是所云不  
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而位未定此意甚好非惟說得  
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也蘇子由云漢東海王以天下授  
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間言何必斷  
髮文身若使王季之心如漢顯宗唐玄宗則此說可也若有叔  
齊之心則不能一朝居矣王季之賢豈下叔齊也哉然泰伯三  
讓權而不失其正是乃所以為時中也故夫子以至德稱之

又

衛君事伯謨書中已畧論之徐思不奉父命而逃去固為未善  
故程子亦以為不可但居勢如此不逃却不得如泰伯王季之  
事亦非常理但變而不失其正耳

又

三稱誠敬異同之說已具德功書中矣且既日誠之者擇善而  
固執之則敬者但可為誠之一事不可專以敬為誠之道  
也明道先生蓋舉共一事而言爾大凡看文字須認正意不可  
如此支裂無了時也

答曹子野

示及史記疑數條意向會攷證來丁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  
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異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  
當全以史記所傳為非真也如淮陰為連敖典客漢史作票客  
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  
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為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  
淮陰何為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為是三代表是其疎謬處  
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為堯舜俱出黃帝是為同姓之

問答卷十五

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嬪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  
之無別又以為湯與王季同世白湯至紂凡十世王季至武  
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  
四世祖而代之豈不甚謬矣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  
史家叙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  
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  
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為潒王通鑑以  
為宣王史記却是攷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温公平日  
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  
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但二說今皆無所證未知孰是孰非  
更可反覆詳究如有所見却幸垂教

止